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二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二〇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忍經一卷

〔元〕吳亮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正統十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忍經一卷》

提要

忍經

錢唐蟠心吳亮編集

易損卦云

君子以懲忿窒慾

書周公戒成王曰

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又曰

不啻不敢含怒

又曰

寬綽厥心

成王告君陳曰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左傳宣公十五年

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昭公元年

魯以相忍為國也

哀公二十七年

知伯入南里門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

楚莊王

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左傳

一慙不忍而終身慙乎

論語孔子曰

小不忍則亂大謀

又曰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

又曰

君子無所爭

又曰

君子矜而不爭

顏子

犯而不校

戒子路曰

齒剛則折舌柔則存柔必勝剛弱必勝強好鬬必傷好勇必亡百行之本忍之為上

老子曰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又曰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又曰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又曰

天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

荀子曰

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藺相如曰

兩虎共鬬勢不俱生

晉衛玠

嘗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又曰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終身無喜慍之色

細過掩匿

曹參為國相舍後園近吏舍日夜飲呼吏患之引參遊園中國相召按之乃反獨帳坐飲亦歌呼相應見人細過則掩匿蓋覆

醉飽之過不過吐嘔

丙吉為相馭吏頻醉西曹詰罪之吉曰以醉飽之過斥人欲令安歸乎不過吐嘔丞相車茵西曹第忍之

圯上取履

張良亡匿嘗從容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出跨下

韓信好帶長劍市中有一少年辱之曰君帶長劍能殺人乎若能殺人可殺我也若不能殺我從我跨下過韓信遂匍身從跨下過漢高祖任為大將軍信召市中少年語之曰汝昔年欺我今日可欺我乎少年乞命信免其罪與之一劾官也

承案反

韓安國為梁內史坐法在獄中被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寒灰亦有燃否田甲曰寒灰儻燃我即溺其上於後安國得釋放任梁州刺史獄吏田甲驚走安國曰若走九族誅之若不走赦其罪田甲遂見安國安國曰寒灰今日燃汝何不溺其上田甲惶懼安國赦其罪又與田甲亭尉之官

誣金

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

誣袴

陳重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袴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袴以償

羹污朝衣

劉寬仁恕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之趁朝裝畢使婢捧肉羹翻污朝衣寬神色不變徐謂婢曰羹爛汝手耶

認牛

劉寬為司徒人有走牛就寬車中認之寬不爭辯默解與之步行而歸後數日主得牛乃慚送謝寬曰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認馬

卓茂性寬仁恭愛鄉里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嘗出有人認其馬茂心知其謬嘿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送馬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

雞肋不足以當尊拳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

唾面自乾

婁師德深沉有度量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五世同居

張全翁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州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太宗以為然

九世同居

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臨幸其家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流涕遂賜縑帛

置怨結懽

李泌實參器李吉甫之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刺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懽人器重其量

鞍壞不加罪

裴行儉嘗賜馬及珍鞍令吏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云不加罪

萬事之中忍字為上

唐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

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盤碎色不少吝

裴行儉初平都支遮匐獲瓌寶不貲番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碼碯盤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懼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吝

不忍按

許圉師爲相州刺史以寬治部有受賕者圉師不忍按其人自媿後修飭更爲廉士

遜以自免

唐婁師德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己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盛德所容

狄仁傑未輔政婁師德薦之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知吾不逮遠矣

含垢匿瑕

晉陳騫沉厚有智謀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存績

未嘗見喜怒

唐賈耽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喜怒之色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

語侵不恨

杜衍曰今之在位者多是責人小節是誠不恕也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不職者委之以事使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不必繩以法也范仲淹嘗與衍論事異同至以語侵杜衍衍不爲恨

釋盜遺布

陳寔字仲弓爲大丘長有人伏梁上寔見呼其子訓之曰夫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梁上君子是矣偷聞自投地伏罪寔曰觀君形狀非惡人應由貧困乃遺布二端令改過之後更無盜

愍寒架橋

淮南孔旻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竊其園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爲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則其愛人可知

射牛無怪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代錢不言

陳重字景公舉孝廉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請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當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認豕不爭

曹節素仁厚鄉人有失豕者與節豕相似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失豕自還鄉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謝節笑而受之

鼓琴不問

趙閲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内唯攜一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唯得忠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益見忠直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 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酒流滿路

王文正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不形於言

韓魏公器量閎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閲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器度耶公和顔謝之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未嘗峻折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非毀反己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辭和氣平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委曲彌縫

王沂公曾再莅大名代陳堯谷既視事府署毀圮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爲代覩之歎曰王公宜其爲宰相我之量弗及矣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

詆短遜謝

傅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拜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直爲受之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

服公有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寬大有量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在予欵語予問曰閻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呵辱自隱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爲公子也遂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容物不校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復爲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緍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鈞致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如此

德量過人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

衆服公量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還居不追直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公居而不追其直此皆人情之所難者

持燭燃鬚

宋丞相魏國公韓琦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它顧燭燃公之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咸服

物成毀有時數

魏國公韓琦鎮大名日有人獻玉杯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

得之表裏無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白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將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杯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杯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服公寛厚之德不已

罵如不聞

富文忠公少者有罵者如不聞人曰他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告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佯爲不聞

呂蒙正拜叅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是小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爲不聞既而同列必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

罵殊自若

狄武襄公爲真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沔有劉易者亦與坐易素疎悍見優人以儒爲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擲樽俎而起武襄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愈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

爲同列斥

王吉爲添差都監從征劉旴吉寡語若無能動爲同列斥吉不問惟盡力王事卒破賊迁統制

不發人過

王文正太尉局量寛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器量過人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爲畦畛崖岸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爲事物遷動平生無僞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

動心忍性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麄礦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受之未嘗形色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

淡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

與物無競

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奬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忤逆不怒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潛卷授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俾之自新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兖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未嘗按黜一吏

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祐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

小過不懌

宋朝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窘捨官吏小過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士之大者望為公卿次而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下亦望為州郡幕職官柰何錮之於聖世

拔藩益地

陳囂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慚惶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囂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

兄弟訟田至于失歡

清河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太守蘇瓊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忿忍過片時心便清涼

彭令君曰一朝之忿可以亡身及親錐刀之利可以破家蕩業故忿爭不可以不戒大抵忿爭之起其初甚微而其禍甚大所謂涓涓不壅將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人能於其初而堅忍制伏之則便無事矣性猶火也方發之初戒之甚易既已燄熾則焚山燎原不可撲滅豈不甚可畏哉俗語有云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試觀今人忿爭致訟以致亡身及親破家蕩產者其初亦豈有大故哉被人少有觸擊則必忿被人少有所侵陵則必爭不能忍也則詈人而人亦詈之毆人而人亦毆之訟人而人亦訟之相怨相讎各務相勝勝心既熾無緣可遏此亡身及親破家蕩業之由也莫若於將忿之初則便忍之纔過片時則心便清涼矣歟

其欲爭之初則且忍之果所侵有利害徐以禮懇問之不從而後徐訟之於官可也若蒙官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以全隣里之義如此則不傷財不勞神身心安寧人亦信服此人世中安樂法也比之忿鬬爭競喪心費財伺候公庭俯仰胥吏拘繫囹圄荒廢本業以至亡身及親破家蕩產者不亦遠乎

忿爭損身忿訟損財

應令君曰人心有所忿者必有所爭有所爭者必有所損忿而爭鬬損其身忿而爭訟損其財此君子所以鑒易之損而懲忿也

十一世未嘗訟人于官

按圖記云雷孚貝豐人也登進士科居官清白長厚好德與義以樞相恩贈太子太師自虛雷衡孫人長厚幮通人至孚十一世未嘗訟人于官時以爲積善之報

無疾言遽色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明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欲薄滋味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技遊宴以至于博弈奇玩淡然無所好

子孫數世同居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余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

願得金帶

康宗聞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內遽褰幃帳魏公延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攜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琦所及

恕可成德

范忠宣公親族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座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公誠有德

滎陽呂公希哲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楶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不爲動章嘆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耳

所持一心

王公存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如一

人服雅量

王化基爲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爲化基言而不及暮職怒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

欲得一響如此之重也鄉或知之化基無用此響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終不自明

高防初爲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紿云防使爲之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阡馬一疋遺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驚嘆益加禮重

戶曹長者

長樂陳希穎至道中爲果州戶曹有稅官無廉稱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義責之冀其或悛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驟之小吏持其貪墨狀于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其字號其篋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戶曹俾陰同其行則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聞者皆爲之恐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訐之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爲之所稅官聞之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行戶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視則皆衣食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爲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

逾年後杖

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

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終不自辯

蔡襄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

自擇所安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晚年爲宰相門下厮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稱爲善士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爲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俶

繼登進士第今爲曹南令族

得金不認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一言虀粉

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叵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虀粉矣上重答言

無入不自得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爲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囚羑里而演易若無羑里也孔子圍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乎

不若無愧而死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赦原放辭甚懇至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爲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於此無一人爲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謫命公在隨幾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爲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未嘗含怒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脩身行己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貌益康寧如在中州時

謝罪敦睦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人取妻諸婦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深懷忿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相敦睦

虞世南曰

十鬬九勝無一錢利

韓魏公

在政府時極有難處置事嘗言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是要

忍不然不可一日處矣公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皆
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使歸于是雖勝者亦自然
不爭也

王沂公
嘗言與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趙清獻公座右銘
待則甚壹任他怎奈何休理會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
干可以理遣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溢語難收

程子曰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張思叔繹
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孫伏伽
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卧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
門子弟驚曰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此顧雍

白居易曰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出於身

呂氏童蒙訓云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
濟者前輩當官処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上如差
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擾擾
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張無垢云
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

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以彼
此兩得也

或問張無垢
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是其識耶先生曰未必
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
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

蘇子曰
高帝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
項籍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
鋒而待其弊

孝友先生朱仁軌
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
一段

吳湊
僚吏非大過不榜責召至廷詰厚去之其下傳相訓勉舉無
犯事

韓魏公語録曰
欲成大節不免小忍

和靖語録
人有忿爭者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
不謹

省心子曰
屈已者能処衆
童蒙訓當官以忍爲先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

行一忍何事不辦

當官不能自忍必敗

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戒暴怒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

師友雜記云

或問榮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他一等也以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唐充之云

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詬不足爲人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

袁氏世範曰

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于吾心雖曰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處家貴寬容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若人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憂患當明理順受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自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所憂慮之事異爾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矣

同居相處貴寬

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間或一再尚可與辯至於百無一是且朝夕以此相臨極爲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有此當寬其懷抱以無可奈何處之

親戚不可失懽

骨肉之失懽有本於至微而終至於不可解者有能先下氣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

待婢僕當寬恕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

事貴能忍耐

人能忍事易以習熟終至於人以非理相加不可忍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習熟終至於睚眦之怨深不足較者亦至交詈爭訟期於取勝而後已不知其所失甚多人能有定見不爲客氣所使則身心豈不大安寧

蕭朝散家法曰

常持忍事免災殃

王龍舒勸誡

喜怒好惡嗜欲皆情也養情爲恐縱情爲賊折情爲善滅情爲聖甘其飲食美其衣服大其居處若此之類是謂養情飲食若流衣服盡飾居處無厭是謂縱情犯之不校觸之不怒傷之不忍過事堪喜

張文定公曰

謹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

孔旻曰

盛怒劇炎熱焚和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山谷詩曰

無人明此心忍垢待濯盥

東萊呂先生詩云

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

陸放翁詩曰

忿慾至前能小忍人人巻内有期頤

又曰

毆攘雖快心必忍理則長

又曰

小忍便無事力行方有功

省心子曰

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釋迦佛

初在山中修行時國王出獵問獸所在若實告之則害獸不實告之則妄語況吟未對國王怒斫去一臂又問亦況吟未對又斫去一臂乃發願云我作佛時先度此人不使天下人傚彼爲惡存心如此安得不爲佛後出世果成佛先度憍陳如者乃當時國王也

佛曰

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

又曰

六度萬行忍爲第一

又曰

忍辱波羅蜜

涅槃經

昔有一人讚佛爲大福德相聞者乃大怒曰生纔七日母便命終何者爲大福德相讚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而不嗔罵亦不報非大福德相乎怒者心服

人趣經云爲人端正顏色潔白姿容第一從忍辱中人

朝天懺曰

爲人富貴昌熾者從忍辱中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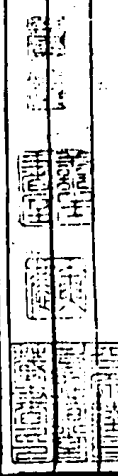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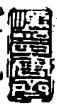
紫虚元君曰

饒々々萬禍千災一旦消忍々々債主寃家從此盡
赤松子誡曰
忍則無辱
許眞君誡曰
忍難忍事順自強人
孫眞人曰
忍則百惡自滅省則禍不及身
超然居士曰
逆境當順受
諺曰
忍事敵災星
諺曰

凡事得忍且忍饒人且饒人不是癡漢癡漢不會饒人
諺曰
得忍且忍得誡且誡不忍不誡小事成大
諺曰
不啞不聾不做大家翁
諺曰
刀瘡易沒惡語難消
少陵詩曰
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
莫爭打詩曰
時間忿怒便行拳招引官方在眼前下獄戴枷遭責罰更須
枉費幾文錢

誤觸人脚詩曰
觸了行人脚後跟告言得罪我當甚此方引惡丘山重彼却
原情羽髮輕
莫應對詩曰
人來罵我逞無明我若還他便鬭爭聽似不聞休應對一枝
蓮在火中生
杜牧之題烏江廟詩
勝負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傑捲土
重來未可知
誡斷指詩曰
寃家休斷指斷了終身恥忍耐一些時過後思之喜
[illegible]讓地詩
他侵我界是無良我與他爭未是長布施與他三尺地休誇

誰弱又誰強
尚書楊玢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
事揚玢批狀尾云　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思量未有時試
上[illegible]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忍經終

光緒戊子夏五得於上海郁泰峯家謹案 四庫全書總目忍經一卷元吳亮撰亮字明卿錢唐人前有馮寅序稱吳君精於經術吏事至元癸已解海運元幕之任恬淡自居於纂述歷代帝王世系之暇思其平生行已惟一忍字會集羣書中格言大訓以為一編係永樂大典本當日四庫館臣未嘗見刻本也此雖闕馮寅一序而後有明正統二十四年鄒季文重梓字跋其為明卿初刻無疑卷端有陸廷燦即印陸字扶照嘉慶定人康熙間官福建崇安縣知縣著有藝菊譜八卷是書為鄉先達遺刻元刻明題又經國初名人收藏不重可寶哉 八千卷樓主人識

忍經一卷 永樂大典本

元吳亮撰亮字明卿錢塘人前有馮寅序稱吳君精於經術吏事至元癸巳解海運元幕之任恬淡自居於纂述歷代帝王世系之暇思其平生行已惟一忍字會集羣書中格言大訓以爲一編所採皆習見之書蓋姑以見意云爾

龍輔女紅餘志二卷

〔元〕龍輔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崇禎間海虞毛氏汲古閣刻詩詞雜俎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女紅餘志二卷》提要

女紅餘志小引

余細君龍氏性夷淡令淑兼善屬文外父爲蘭陵守元度公後家多異書細君女紅中饋之暇輒紬閱之擇其當意者編成四十卷時置几頭命曰女紅餘志今年屬余游宦京師細君精差其最佳者手録之僅四十之一附以詩選內余囊中昔徐淑能文秦嘉方軏文君擅詞相如比肩余乃自幼東于制科深有愧于古人茲當勉焉以副吾細君贈是編之微指耳武康常陽序于太平官舍

龍輔女紅餘志目録

卷上

卷下

又爲子夜歌

龍輔女紅餘志卷上

鄙觀載籍頗多僻秘女紅之暇每一翻推玄底妙庶有別于瞽者一日屬君讀何遜詩不解山枝詠新識意鄙聞之笑曰彼奈何忘越人歌耶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政何所謂詠新識也因于間日稍有所識以便觀覽要多婦女家事龍輔識

圓魄

東陽詩云圓魄始降晨離嗣之光景倏忽石火猶遲君何不來徒有相思

瓊漿

游仙詩序云有仙童降于郊進余以瓊漿味甘如飴騰空而去故其詩有瓊漿且未洽羽轡已騰空之句

綠綺窓

隋文帝爲蔡容華作瀟湘緑綺窗上飾黄金芙蓉花琉璃網戶文杏爲梁雕刻飛走動費千金

珠窗

唐玄宗武惠妃窗上皆挂明光之珠

椒房

閨情詩曰含嬌弄態出椒房則椒房不必盡指宮中也

桂宮

陳後主爲張貴妃麗華造桂宮于光昭殿後作圓門如月障以水晶後庭設素粉罘罳庭中空洞無他物惟植一桂樹樹下置藥杵臼使麗華恒馴一白兎麗華被素袿裳梳凌雲髻插白通草蘇朶子靸玉華飛頭履時獨步于中謂之月宮帝每入宴樂呼麗華爲張嫦娥

紅壁

田尚衣多病文帝以硃砂塗四壁以辟邪故謂之紅壁

貞女引

貞女引雙思引一曲二名即今梅花琴曲也

迴風曲

王母别漢武昇雲命長裾歌迴風之曲

白紵歌

沈約白紵歌五章舞用五女中間起舞四角各奏一曲至翡翠羣飛以下則合聲奏之梁塵俱動舞

已則舞者獨歌末曲以進酒

飛蓬引

飛蓬引取首如飛蓬意思夫之曲也

碧絃

女九以黎洞寶香爲琴以崑山碧玉爲絃故曰碧絃琴

飛黄鬟

元雍姬豔姿以金箔點鬟謂之飛黄鬟

豪犀

豪犀刷髮器也詩曰側釵移袖拂豪犀

金梭

羊侃姬張靜琬能織奇錦有金梭玉鏞伏兎轆轤皆人間所無之寶爲飾

寶鏞

袁術姬馮方女有千金寶鑷插之增媚

金籠

青琴採桑携金籠玉鈎

玉雲

吳主亮夫人洛珍有櫛名玉雲

郎當

郎當淨櫛器也

鈿

李聽姬紫雲有金蟲寶粟之鈿

蓮枝帶

荀奉倩將别其妻曹洪女割蓮枝帶以相贈後人分釵卽此意

寒蛩褥

翾風因季倫見棄聽寒蛩心悲因織寒蛩之褥以獻之

赤珠

吳絳仙有夜明珠赤如丹砂恒繫于蓮花帶上著胸前夜行他人遠望但見赤光如初出日輪不辯人也

承雲

承雲衣領也昔姚夢蘭贈東陽以領邊繡脚下屧領邊繡卽承雲也沈弁八物爲十詠又有憶來時憶坐時憶食時憶眠時四詠俱爲夢蘭作也當時傳誦之

裙

周昭王延娟以奇錦爲裙晝看成鳳夜看成龍名

交龍鬭鳳裙

巾

羊侃姬孫荊玉拂履皆用輕絲合璧錦巾

鏡

李月素大鏡名正衣小鏡名約黃中鏡名圓氷

玉撥

隋煬帝朱貴兒插崑山潤毛之玉撥不用蘭膏而髮鬒鮮潤

生香屧

無瑕屧墻之內皆襯沉香謂之生香屧

太華氈

光武后陰麗華步處皆鋪太華精細之氈故足底纖滑與手掌同

熨斗

姚月華熨斗名麟首黃金爲之

剪刀

潘炕姬解愁有雙龍奪珠之剪

尺

吳王亮潔華有襍寶黃金尺

盈盈有謚尺

辟塵壚

無瑕嘗執辟塵壚禮觀世音誤落香鑪中火熾不及取至今名爲無塵殿

磲盌

盈盈家奴婢皆用黃金飾磲盌

莫難珠

李愿姬女寶腕繩恒貫莫難珠

珊瑚

宋禕侍女數百挂鏡皆用珊瑚枝

翠毦

臨川王宏妾江無畏善騎馬翠毦珠羈玉珂金鐙

踟躕

梭一名踋蹁

璘籍

蠶箔一名璘籍

釵帔

燕昭王賜旋娟以金梁却月之釵玉角紅輪之帔

索鈎

崇蘭館序云綺幔高褰結金索皆神麥之穗珠簾不捲懸銀鈎盡仙蒜之條

杵

杵之神曰細腰庾信詩曰北堂細腰杵

帳

梁惠王爲閆姬製鸞鳳帳焚百花香于内則鸞鳳俱飛䨥古老云鸞鳳乃仙夆血所染仙夆出休與山其形如猫愛花香聞有異香不遠千里必食之而後返

琵琶

陳後主孔貴嬪琵琶名懷風

玉鏡臺

淑文所寶有對鳳垂龍玉鏡臺淑文名婉姓李氏賈充妻

針

許允婦阮氏有古針一生用之不壞

南華謝美人針詩曰同心欲製錦歲月好磨礲眼中如得線燈下敢辭縫

衣帶

桓谿女字女幼製緑錦衣帶作竹葉様遠視之無二故無瑕詩云帶葉新裁竹簪花巧製蘭女幼庾宣婦

圓頂簪

魏文帝陳巧笑挽髻别無首飾惟用圓頂金簪一隻插之文帝目曰玄雲黯靄兮金星出

玳瑁牀

楚娘名伎也寢玳瑁之牀懸翡翠之帳

璫

璫婦人首飾也詩曰明璫間翠釵

玳瑁屏

陽文張玳瑁屏風黃金爲屈膝長七尺廣二丈可以卷舒

燭

絳愛琰琬宮中燭心至跋皆用異香寶屑燃之有

異彩數里皆香湯伐之發其殘跋值萬金

扇

東陽嘗贈所歡二扇一曰銀花一曰寄情後復歸之有詩云還君與妾扇

賣眼 李白詩賣眼擲春心

覩美女詩序云賣眼香屏之中弄姿淥水之側及桃李之芳年輕金瓊之重體

淚

鮫人之淚圓者成明珠長者成玉筯

眼語

寵姐每嬌眼一轉憲則知其意宮中謂之眼語又能作眉言憲寧王也

黃姑

黃姑牛郎也馮婦勇士也皆以女名

阿侯

語曰欲知菡萏色但請看芙蓉欲知莫愁美但看

阿侯容阿侯莫愁子也

玉奴

東陽詩曰誇腕絞羅袖示音呼玉奴玉奴即梅奴也

異姝

秦韓出異姝嫮姸委靡消蒐奪目隣國購之千金不許

柘彈

春游詩序云誇柘彈于禽林競韓盧于獸苑

印檢

南華牋云啓印檢而含情睹題書而揮淚

暮粧

令嫺荅徐悱詩有云落日照靚粧開簾對春樹一日薄暮令嫺忽作新粧夫戲曰照靚粧不若更新粧佳也令嫺大笑爲之罷粧

詩女

玄甫遠行吳氏女思之製吳思玄之曲其辭曰金風響洞房佳人心自傷淚隨明月下愁逐漏聲長燈前羞獨鴿枕上怨孤凰自覺鴛幃冷誰憐珠被凉

夢蘭美人

夢蘭古之美人見東陽襍志庾信詩云何年迎弄玉今朝得夢蘭

毛女

毛女字玉姜精乘鶴術一披衽而游八荒諺曰誰謂八荒遠玉姜頃刻返飲我五色霞食我三清飯

佳次婦

陸夫人好佛嘗夢三神人謂曰吾畀汝佳次婦夫人不識所謂後其子一夕室中被盜明夕少聞之三鼓聞後園相擊聲其子起覘之則後垣已壞殘月中見一女子與一人鬭其人力竭仆地女子頓足探手提之其形若飛遙擲去之然後復下至門

呼曰賊斃吾手矣安寢吾佳次婦也異日無相忘竟不知何人里中自是無復夜警

香丸婦人

貞觀時有書生幼時貧賤嘗爲人傭作一日至二鼓歸其母以餛飩一盂食之有隣人陳姓者乘酣嘻笑而來側目視其食食已復嘻笑而去生頗不平之又嘗有共傭作者與生不相能一夕伺于道覘而欲毆生生覺逃去已而爲人傭書其家奴誣

生盜其淨巾中金又行奴臣其主緊要文書害生生不能白主怒杖之人由是多謗生無行者生悲憤歸取先人業肄之業稍就不慮貧苦矣生一日閒步經觀音里有一婦人姿甚美生心動屢回顧看之有惡少年數人于路相詬此婦有邪行語語有實據生聞賤之不復有相顧意生後與妻坐燭下偶及此事妻曰此吾異姓之從女弟也妾徒以君貧故不敢與之往來聞其獨與一侍兒居此里

立身最高潔親戚俱畏敬之豈宜有此何等惡少年汙衊之也生聞之大怒欲爲報之翌日婦命侍兒來曰主母感郎君恩雖未行最感之即爲郎君死無恨幸與郎君有夙緣後日可一見于其所第未可嚮邇盡歡有日也生如期往果得望見各以目逆之翼日侍兒復至曰主母治杯醴屈郎君少坐及至酒饌甚盛几筵間所陳器皆人間所無獨命生坐中堂飲半侍兒負一葦囊至曰主母所命也啓視則人頭數個顏色未變乃向侮害生者也生驚欲避去侍兒曰郎君請無驚必不相累主母固預命以藥物待之矣懷中出少藥白色有光用小指甲每頭彈斷處粟米許頭漸縮小至于如李子大侍兒食之吐核亦李也侍兒又曰主母惡惡少年無須臾忘亦欲假手于郎君生愧謝弗能婦人又命侍兒進一香丸曰不勞君舉腕君第掃淨室夜坐焚此香于爐香烟所至君急隨之即得志

矣有所獲須將納于葦囊歸勿畏也生如指焚香隨烟而往初不覺有墻壁碍行處皆有光亦不類闇夜每至一處烟嫋嫋繞惡少年頸三繞而頭自落或獨宿一室或妻子共床寢或初就枕侍者執巾若麈尾如意圍繞未敢退悉不覺不知生悉以頭納葦囊中若夢中殊無畏意于是烟復嫋嫋而旋生復隨之而返到家未三鼓也烟甫收火已寒矣探之其香變成金色圓若彈倏然飛去鏗有聲

生恐婦復須此物無以復命正惶急侍兒不由門戶忽爾在前取頭彈藥食之如前生告曰香丸飛去不可覓奈何復須否侍兒曰得之久矣王母傳語郎君此畏關也此關一過無所不可爲姑了天下事共作神仙也後生與婦俱徙去不知所之

俠嫗

修容嘗言幼時其母好善屬里中盜大起閭門惶駭忽一老嫗至曰汝家從來多陰德盜雖亂吾能

匿汝無得駭也袖中出黑綾二尺裂作條子每人令繫一條于臂曰不必備飲食第隨我行耳家中一切無所損修容母子隨至一道院老嫗指一神像曰是神慈悲好行善行汝等可潛其左耳于是教修容母子閉目負之而入神像亦不大母子處之如一間屋中老嫗朝夕來視神像耳孔僅容指凡飲食至耳孔輒大一日盜突入院中兵器羅列甚利修容從耳孔中窺之甚寒心一夕老嫗持一人頭示修容曰渠魁已斬餘無足慮修容問何不早行之曰雖係盜亂亦天數然吾小術耳何敢違天今天命吾斬則斬耳于是用法如前負而出歸至家修容拜以爲師皆修苦行以報德老嫗曰汝仙骨尚微無徒勞也于是教修容作萬壽粧歌連遷曲後不知所往修容歸于元雍也

水仙花詩

花光照流雪葉影散凝氷不妨當水步只慮向空

凌雲窓居士詩也

新蒲

南華詩云姿嬌難作牒力弱詎爲輪

蘭

甘水之傍出玄蘭香聞數里有子如初生梅實種之皆生昔馬師皇治龍病龍負子一函贈之于是獻黃帝種之苑中○南華封蘭爲世愛君

竹

竹名鬱離不知所出偶睹沈詩云繁陰上鬱鬱促節下離離似出于此又云得生君户牖不願夾華池故南華封竹爲户牖君

梅

南華封梅爲寄春君

瑯琊草

文賓進上以瑯琊草十束可以染綬

花見羞

明宗同王淑妃看花一花無風搖動衆葉翻然覆之明宗笑曰此淑妃明秀花見亦爲之羞也自後宮中呼爲花見羞

倐

成都山有疾獸名倐項刻萬里

嘉蜂

麗丘出嘉蜂釀蜜如雪和諸香爲丸薰衣數年不散

黄鳥

黄鳥一名綿蠻

鼠

吳興姚察少時宿于人家夜聞一人呼曰幼卿曰諾一人曰幼卿視我豈殺人者哉今人欲藥我我不能藥人乎即去察異之因效其聲呼曰幼卿曰諾曰向與而語者何人也答曰陳二公公即鼠也察曰而何人答曰我牀頭醋面銅盆也公平生愛

惜物命當不害我與主家買我歸能福公使公至吏部尚書者我也明晨聞哭問其故乃主人辨色與欲會客食隔宿飯未盡半盆即仆地暴死察乃知其以藥毒鼠而爲鼠所毒也遂買其銅盆以歸戒人勿得毒鼠自後察家日以昌果仕陳至吏部尚書今人呼醋面盆爲幼卿鼠爲陳二公公出此也

龍輔女紅餘志卷上

龍輔女紅餘志卷下

詩曰無匪無儀惟酒食是議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則操管握牘非婦人之事明矣鄙也不才性多憂憤不有吟咏將成大病與君倡和聊爲之以代藥石非敢言詩然有愧于古訓多矣昔楊子謂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然綜古文辭者往往不鮮聖賢不之非鄙敢借以自解龍輔識

中秋

寂寂中秋夜含情出玉閨河長看雁遠月皎覺雲低

暮閨

暮閨翹首覺愁添鑿壁書生隔翠烟獨向嫦娥再三拜慇懃爲我到郎邊

鏡

徐淑古銅鏡背多青緑花收藏敢輕慢曾得照秦嘉

戲示女伴

誰道孤眠苦孤眠却自强請看隔宿髻常是不勞妝

偶成

繡窓同刺繡女伴喜天晴剪刀當日暖妝鏡隱霜明

曉景

春日映朝霞新妝出絳紗開簾驚宿鳥倚樹落危

花

荅外

金徽只自秘玉匣不曾開梅花難獨弄袖手待郎來

送外

榜人檥舟待催飯送郎行獨諳郎食性厨下自調羮

夏閨

日斜未理粒晝長人易倦迴撲硯上蠅墨花濺團
扇

蓮子寄外

蓮房新摘袖中携剖寄靑靑子數枚若識心頭最
淸淨莫嫌根脚本汚泥

蓮子詩比成自覺醜甚戲題此作以解發君
一笑耳

書能題鍾字要君知妾心雖然非白雪却是重黃
金

紀夢

夢中握手說離愁夢覺歡娛忽已休安得人生眞
似夢華胥蝴蝶共悠悠

寄外

面約隨時改離情睹物含君風愁少女妾弃畏宂
明

書懷

藁砧不可期蓮子空相託欲寄一封書惟愁被姑
覺

題書齋

深閨漸老大始學謝娘詩描筆題成句艮人事作
師白頭慚卓女圖扇愧班姬豈敢傳千載聊將遣
一時

冬曉

積雪帶晴霧閨中事可誇曙窓留鏡月寒髻集釵
花

春日

風吹花香薰洞房白日照鏡光射梁後園草暖雙
蝶醉堂前塵落對燕翔

二

春服初裁綺寒衣始卸絨花宿全慵蝶林摇半暖
風

三

侵堦草逾碧明窓日漸遲攜針聽語鳥牽斷繡床絲

偶成

堦下莓苔爛熳墻邊竹色蕭疎彩鳳繡來有恨疏鴻讀外無書

春日寫懷

暖氣逼房櫳開簾多鳥聲竹春思筝嫩地日識泥

晴

睡起

下幃恣午睡怪殺鳥相呼起來慵刺繡窓下理菖蒲

送外

緑柳千條映遠空郎君欲別思忡忡願得化爲江上水與郎直到赤門東

寄外用前韻

未得相携約尚空小歲一見一忡忡妾意原非泳江水無端只向畫橋東

寫懷

初聽鶯聲又燕聲年華不待使人驚桂花開遍門還掩風自清時月自明

寄懷

莫怪書頻斷難傳恨萬端雖承結髮愛難作比肩看淚積成恒濕思長筆屢乾臨封沾臂血使識寸

心丹

又

何處最難禁思君直至今雙魚浮水面對鳥下庭心

恨

背人解素襪裂斷寄郎邊須知銷玉骨無與步金蓮

荅外

君信問平安閨中差可歡竹𥫗連露倚雲好下堦
看

製履寄外

何物寄殷勤宮鞋緑錦文為郎承素足指日踏青
雲

冬至

冬至宵雖短孤眠恨自長枕單寒入夢窓破月窺
床

十一月初四日五鼓紀夢寄外

昨夜有佳夢馳書報與郎隔門須是近有臭必然
香

贈外

遠別當霜雪留郎且過冬只愁春色裏離恨更重
重

偶成

情弱抽思長腕嬌運筆拙口誦恐易忘牋書還自
裂

蘭梅詩

蘭梅逐候舒種此欲何如蘭芽堪崇佩梅花好寄
書

荅外

郎書來問近何如性癖如郎只似初忍冷臨風因
愛雪抱病點燭為看書

寄外讀書處

玉人之室隔清洲日日華牋空自酬書似峴碑看
即淚人非萱草過還愁

山中寄外 并序

昔李爽有山家閨怨鄙效顰為絶句若干
以寄君覩覽焉

泊舟古岸傍松栢日巳晌本非同心期空似西陵
路

二

湖色開明鏡鑑光列翠屏雙眉不忍畫羞對遠山
青

三
一到空山下回看遠俗塵松枝堪作麈無計贈情
人

四
若得共此柄松菊長携手岸上數株松何須減五
柳

五.
寄郎以山字得無無解處得郎一人來便可成仙
去

六
脚下繡宮鞋殷勤爲郎做今日貪看山鳳頭半已
破

七
躋攀不辭遠微汗濕紅粉萬一有桃源當期郎共
隱

八
山中白日暗霏霏雲雨動信此非巫山安能入郎
夢

九
妾在山中來郎在溪頭住郎若泛舟尋莫誤桃花
路

十
聞郎今日來日斜何不至應知篙櫓遲羡殺雲中
翅

十一
利名何足事山中樂未央郎如學耕耨奴便學蠶
桑

十二
茅屋擁紅爐聊在山中宿枉却几上燈無書供夜
讀

十三

嬌兒漸聽慧出語解人意促奴須早歸恐爺書又至

十四

寄郎三片玉至今無報音深山多古跡不得共郎尋

十五

買舟不論價但願舟不遲歸時與郎面不敢教秋時

送外

與君非一身同户悵相憶而況出門去寧知南復北

又

君言游宦向華京不得臨岐一送行行行惟有楊花路飛去飛來似妾情

又爲子夜歌

明朝將解纜叮囑不曾離文無識項刻不久便當歸

女紅餘志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龍輔撰據原序所稱乃武康常陽之妻序不題年月不知何許人也上卷皆採摭新艷字句陽序稱外父爲蘭陵守元度公後家多異書細君女紅中饋之暇瓢閱之擇其當意者編成四十卷屬余遊宦京師細君精差其最佳者手錄之僅四十之一云云然皆不著出典又無一語爲諸書所經見殆雲仙散錄之流下卷皆輔所作小詩亦淺弱不足採錄錢希言戲瑕稱爲好事者所依託則明人已灼知其僞毛晉乃刻之詩詞襍俎中失考甚矣

誠齋襍記二卷

〔元〕林坤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祕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誠齋襍記二卷》提要

誠齋襍記叙

余家藏誠齋襍記記事甚奇目所未見者什九第不著集者姓名近覽孤穴餘編有會稽林太史載卿者少好程朱之學以誠意爲入道之要訣故顏其齋曰誠後在翰苑與同官不相中遂挂冠而歸鬱鬱不自得迺日事歌舞暢飲無復有用世志矣其所著書并詩文凡十二種襍記其一也秖以其中多艷異事非宿士所宜述故遂隱其名昔孔子刪詩淫奔仍載釋迦說法摩登弗遺安在其諱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況非過乎故特表而出之使後世君子知太史之厚于才而薄于位不得巳而逃于是與魏之信陵共稱之也是爲序太史諱坤字載卿丙戌嘉平望日永嘉周達觀撰

星墜筵中明日爪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白樂天有姬善舞名春草

吳瀋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定國王仲先聞其美名故來求爲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共枕交游無已後同死而求大哀之因令葬于羅浮山塚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連時人異之號爲共枕樹

阮蘭字茂弘爲開封令縣側有刼賊外白甚急數

阮方圍碁長嘯吏云刼急阮曰局上有刼亦甚急其耽樂如是

黃昌爲州書佐妻遇賊相失後會于蜀復修舊好

張貝妻黃氏女也名帛貝乘舟覆沒求屍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嘆遂自沉淵積十四日帛持貝手于灘下出

漢末零陵太守有女甚娃閥門下書佐悅之使婢取盥手水竊飲而有娠生子能行太守抱兒使求

原缺第一葉

其父兒直上書佐膝書佐推之兒仆地爲水

桓玄寵丁期朝賢論事賓容聚集桓在背後坐食畢便廻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爲非玄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與著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歌畢便還去

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昔闔閭使令威丈人尋洞秉燭晝夜而行繼七十日不窮而返

韋洵美寵姬爲羅紹威所奪姬名素娥姓崔氏善諧謔洵美夜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寺有行者排闥而入曰先輩有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欻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後遂不知所之

錦瑟令狐楚家青衣也

有書生遇神女見胡僧指之曰此西王母第三女玉巵娘也

煬帝將幸江都東都宮女半不隨駕泣留帝帝意不回因戲題二十字賜之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

昔有一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寄止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家女自伴夜共彈琴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荅彈琴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綏復一絙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眞臘有石塔塔中一銅臥佛臍中常有水流味如中國酒易醉人

吳人薛曇捨宅爲慈悲寺

楊素有美妾姿色絶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蠱異術常一見婦人卽便能致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吁和之術何異崑崙奴乎安知非劒仙也

海人魚狀如人眉目口鼻手足皆爲美麗女子無不俱足皮肉白如玉灌少酒便如桃花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養池沼交合之際小不異人

王綸女爲鬼所憑自稱爲燕華君有雪詩云何事月娥期不在亂飄瑞葉落人間謂天上瑞木開花六出崔生入山遇仙女爲妻還家得隱形符潛游宮禁爲術士所知追捕甚急生逃還山中隔洞見其妻告之妻擲錦袜成五色虹橋度崔追者不及

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命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乎對曰無足者乘舟而至也果然

焦先曰入山伐薪以布施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藥也

沈羲爲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賜之後授

官爲碧落侍郎
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人助羣烏啣塊助成墳
吳郡沈豐爲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五縣流被山林膏草木時人歌之
鍾陵西山有游帷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十里若闤闠豪傑多召名姝善謳者夜與丈夫間立握臂連蹹而唱惟對荅敏捷者勝太和末有書生文簫

往觀覩一姝甚妙其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綵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生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姝亦相盻歌罷獨秉燭穿大松逕將盡陟山扣石冒險而升生躡其蹤姝曰莫是文簫耶相引至絕頂坦然之地後忽風雨裂帷覆機俄有仙童持天判曰吳綵鸞以私欲洩天機謫爲民妻一紀姝乃與生下山歸鍾陵爲夫婦
先主入蜀權遣船迎妹妹回至焦磯溺水而死今俗呼爲焦磯娘娘
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紗帷聽之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經笥矣
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後死合葬冢上生梓樹同根

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雁常宿于上孫權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略入夢耳久之若眞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既合而去出户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恒引蜜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興富甲里

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
唐末有喬子曠者能詩喜用僻事時人謂之狐穴詩人
陽縣地多女鳥新陽男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飛夜游女
沈文季爲吳興太守飲酒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亦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荊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但臂痛耳
遼東人以白頭豕爲奇異獻之天子
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
張堪物故南陽饑朱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爲常註曰堪嘗云欲以妻子託朱生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仲叔先亡忽見形謂志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恒相念念卿無婦當爲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人在寢室中志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志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詰其家大喜以爲天相與也志都後爲南郡太守
汾陰女子吳淑姬未嫁夫亡未亡時晨興靧面玉

簪墜地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誓曰玉簪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冶詩諷而悅之使侍兒用計覔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巹奩視之簪已合矣遂以寄子冶結爲夫婦焉後嫁子冶優于內治里中稱之子冶仕至蘭陵太守大
扶風馬元正妻尹氏天水人也元正早死欲從者久之其父勸之嫁尹氏哭指鐵井闌曰此上生花我則再醮三年而黃芝生于闌上遂嫁爲李暠繼

室尹氏幼好學清辨有志節以再醮之故三年不
言撫前妻子踰于已生愚之創業也謀謨經畧贊
毗居多事與吳淑姫頗同

漢武帝時有竹王興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
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
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爲姓所捐破竹于
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
羹無水王以劒擊石出水

南越王尉陀舉衆攻安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皐
通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越知不
可戰却軍住武寧縣遣太子始降服安陽王稱臣
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安陽王有
女名眉珠見始端正與通始問珠令取父弩視之
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王王進兵攻
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

李子昂長七尺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
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于是寤而即
返遂洞精典籍

沈璞字道眞童孺時神閑意審有異于衆年十許
歲智度便有大成之資好學不倦善屬文時有憶
識之功尤諳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

權武能倒投入井未及泉復躍而出

趙王李德誠鎭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

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
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
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
而遣之

秦始皇時有人進守宮云能典鑰人不敢竊發汲
云置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即吐血汙其衣此
二說與茂先博物志異

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爲虎數月還作吏則公牛

哀事眞有之矣

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其使訖將還忽有一人寄以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卽其處也但叩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沾濡此與近日柳毅之事何異乎

顧愷之善丹青嘗悅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形于壁以棘鍼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

之遂密去其鍼而愈

明德馬皇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眉角小缺補之以縹

天慶觀王聶碧窓有哀被虜婦詩爲一時稱誦詩曰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

顧愷之痴信小術桓玄嘗以柳葉紿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巳愷之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巳以珍重之

宋武帝節儉張妃房帷碧絹蚊幬

鄱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聚終日共相謂曰若得壻如葛勃無所恨也

班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陶侃嘗捕魚得織梭挂壁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飛上

元遺山妹爲女冠文而豔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

人達裕之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遂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荅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氊席

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因稟武帝帝以二人俱有靈通俾各以物

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其以鶴止處爲記誌公云其以卓錫處爲記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于山麓而鶴驚止他所

菴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此樹開花花生一女國人以園封之至年十五顏色端正國王收爲妃子

陳誂餞別妓江柳云鬓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

遮二年三載千擱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

沈處默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爲人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

韓憑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歌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玉悅士子韓重欲嫁之不得乃結氣而死重游學歸知之往弔於墓側玉見形抱重延頸而歌

弦超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蚤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當其夢也嘉其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駕輜軿車從八婢服羅綺之衣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遂爲夫婦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書

江海賦碧玉硯銀水玫瑰爲匣

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歡曉別贈墨一丸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于口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于人吳大帝以禮聘之旣至論王道之略

當時之務大帝歛容敬焉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

王逸少三十七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

劉穆之少時家貧嘗往妻父家乞食每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

此及爲丹陽尹召妻兄弟令厨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王彦伯善鼓琴至吳郵亭維舟中渚秉燭理琴見一女坐于東床取琴調之乃楚光明曲遲明女取錦繡贈別彦伯以玉琴荅之而去

桂陽張碩爲神女杜蘭香所降出薯橡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温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有小乖太歲東方卯當來嫁君曹毗作詩嘲碩共十二首甚有文彩

誠齋襍記卷上

誠齋雜記卷下

僞蜀辛寅遜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果然

殷秘書願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土在其上其子年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字是鞋字也赤朱色朱是珠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

楊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降梁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使宮人連臂蹹足歌之聲甚悽惋其詞曰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誰家含情出户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啣楊花入窠裏

東冶亭在汝南灣東南乃士大夫送行之地

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屈指其腹主憫之戒虞人保守之是夕生二狙

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

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粧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入抱之遂活兩家相慶配爲夫婦

吳故宮有香水溪乃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

飛燕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

眞臘王身嵌聖鐵縱使利刃斫之不能爲害

韓信紿陳豨從中起乃作紙鳶放之以量未央宫遠近欲穿地入宫中

梁羊侃妾孫荆玉能反腰貼地啣席上之珍謂之弓腰

彭城金氏少昊金天氏之後

王珉與嫂婢通嫂知撻之珉好持白團扇婢製白團扇歌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滕王湛然善畫蝴蝶

廣西婦人衣裙其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携

馬光祖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强庭無留訟有士

人踰墻偷人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墻摟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摟謝砌應潜越韓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强嬌羞不負秦楼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愛還了牛生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揺紅配取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既幸免罪反因此以得佳偶此近亦以禮待士也

唐玄宗時柳婕妤適趙氏性巧使雕工鏤板爲襍花打爲夾纈初獻皇后一疋代宗賞之

梁太尉從事中郎江從簡年十七有才思爲採荷調以刺何敬容覧之不覺嗟賞愛其巧麗敬容時爲宰相其詞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

王播客揚州木蘭寺僧厭苦之飯後擊鐘播慚題

詩壁上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後二紀鎮揚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矣援筆續云三十年來塵土裡于今始得碧紗籠

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嘆把花前出畫裙若曰纖纖玉笋似此時已纒足矣

響屧廊以楩梓板鋪于地上西施行則有聲故名

范蜀公居許下于長嘯堂前作荼蘼架每春季花

時宴客其下有花墮酒中者飲一大白微風過則舉坐無遺當時謂之飛英會

沈后者望蔡侯君理女也以張貴妃權寵動經半年不得御陳王當御沈后處暫入卽還謂后曰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后荅云誰言不相憶見罷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我若爲留

賈知微 會城夫人杜若蘭以秋雲羅帕裹丹五

十粒與之曰此羅帕是織女採玉繭織成後太雷雨失帕所在

崔氏有詞翰結納之後以盧校書年暮微有嫌色盧因請賦詩以述懷爲戲崔立成詩云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大笑爲樂

太眞夫人王母少女也諱婉羅[illegible]勃遂臨淄有馬明生字君賓少爲賊傷殆死遇夫人見而憫之與藥一丸立愈

明生隨神女禹章入石室金床玉几彈琴有一絃五音並奏

孟宗少游學其母制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臥席得聞君子之言

李靖以布衣謁楊司空有一妓殊色執紅拂立于前獨目公公既去而臨軒指吏曰問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

聲低者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執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

李靖與張氏乘馬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右旅邸既設火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乱乘蹇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自刷馬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

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袵前問其姓客曰姓張張氏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禮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遥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遂禮之

崔生謁一品既別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頭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 紅綃事第一段

崔生既歸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怳然凝思日

不暇食但吟詩曰悮到蓬山頂上游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宫月應照瓊芝雪艶愁 紅綃第二段

孔明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用人首祭神則出兵利孔明襍以羊豕之肉以麵包之以像人頭此爲饅頭之始

楚會諸侯魯與趙俱獻酒楚吏怒趙乃以魯之薄酒易趙之厚酒以奏楚王王怒遂圍邯鄲

崔生憂懷無已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心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解釋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而自苦耶 紅綃第三

崔生喜不自勝磨勒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常人輒入必噬殺之其猛如虎非老奴不能斃之至三更携鍊鎚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巳斃矣是夜與生衣

青衣遂負而踰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門繡户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歎而坐若有所伺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絶空倚玉簫愁鳳凰生遂掀簾而入姬躍下榻執生手曰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姬深感之召入以金甌酌之以酒 紅綃第四

紅綃謂生曰妾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侍

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筯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纖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生聞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出入再三遂負生與姬飛出峻垣十餘重 紅綃第五

齊婁逞乃東陽女子變服爲丈夫能奕又解文義

仕至揚州從事後事發始作婦人服語曰有如此技還作老嫗

趙師雄遷羅浮日暮于林間酒肆傍自見美人素粧出迎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與之扣酒家共飲一綠衣童子歌于側師雄醉寐東方既白起視大梅花樹上有翠羽刺嘈相顧所見蓋花神也

唐牛相國僧孺有子名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以有妻趙氏力辭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蔡後至節度副使

姜廉夫祖寺丞一夕方就枕忽聞夜間呵殿聲一女子絕色自簷出上堂拜姜母啓焉曰妾與郎君有嘉約願得一見姜聞欣然而起妻時引避女請曰吾久棄人間事不可以我故間汝夫婦之情妻亦相揖接歡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製綵絲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歷可數自是皆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

有大厄乞暫適他所避之再拜出門遂不見姜盡室驚憂頃之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不祥奇禍將至何爲而然姜具以曲折告之道士令于淨室設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臥戒家人須正午乃啓門久之寒氣逼人刀劒擊戛之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榻下日午啓門道士已至姜出迎笑曰亡慮矣令視墜物乃一髑髏如五斗大出篋中刀圭藥滲之悉化爲水姜問其怪道士曰吾與此女皆劒

仙先與一人綢繆遽舍而從汝以故懐忿欲殺汝二人吾亦相與有宿拚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吾去矣纔去女卽來同室如初

楊威少失父事毋至孝甞與毋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毋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而去

有婦人名沙壼居于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懐孕產十子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走

一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毋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爲九隆及長諸兄遂相共推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爲妻遂因孳育皆畫身象龍紋衣皆有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

張道陵毋夢天人自魁星中以蘅薇香授之遂感而孕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于此間得少佳趣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甞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惠州有溫都監女名超超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子瞻至喜謂人曰此吾壻也每夜聞子瞻諷詠則徘徊窗外子瞻覺而推窗則超超踰垣而去子瞻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子瞻曰吾當呼王郎與子爲姻未幾子瞻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

故子瞻思念之爲作卜筭子詞中有云揀盡寒枝不肯棲謂其擇偶也

子瞻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子瞻甞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粧先露畫屏前妹卽應聲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子瞻多鬚髯遂亦戲答之時年十歲聞者莫不絕倒　齊東野語不足信

孝緯屏門不出爲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罷慶

弔高臥謝公卿令嫺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沈仲仕齊爲御史中丞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腰鼓兄弟淡深並歷中丞兄弟三人並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

唐大曆中有人獨行到鳳凰臺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寒鎖難成夢那得同衾共繡床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自覺宵長男子和曰纖阿歛照窓風起漸覺霜寒

逼玉牀幽恨從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曰愁聽黃鶯喚友聲空閨曙色夢初驚窓前總有花牋紙難寄妾心字字明和曰遙知把筆怯禽聲密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牋傳不盡幽情舍處已分明又歌曰寂靜璇閨度歲華並頭蓮葉又如錢愁人獨處那堪此安得君來共枕眠和曰愁多四月日如年金錯囊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關明月夜遲眠又歌曰臥病匡床香屢添夜深猶有一絲烟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砧聲到枕邊和曰寒燈未滅夜愁添輕帳垂羅薄似烟忘却閨中病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追而視之乃二獸焉一類猪而體特高蔚有文綵一類龍而小徧體純黃色其人驚而走行者問之因語其故共往觀之寂然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篆幾毀文不可辯惟首策隸書地出梓桐僞失其衆邪去立言灌乎獲誦于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

用筆冠日輪三十二字

余初從書目見誠齋雜記誤謂伊洛淵源之類盱之宋儒道學籠中未嘗寓目何披伊席夫琅嬛記援引鳳皇臺唱和及吳淑姬張子治合簪二則注云出誠齋雜記因復覓而閱之凡一卷所紀百二十餘條皆小碎雜事新異可喜絕無腐氣頗似太平廣記又不墮于淫褻迂誕真小說家不多見者急付梓人以公同書

按周達夫序云林載夫所著書併詩文凡十一種恨未窺其全耳湖南毛晉跋

誠齋雜記卷下

誠齋雜記二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元林坤撰前有永嘉周達卿序稱坤字載卿會稽人曾官翰林所著書凡十二種此乃其一誠齋坤所自號也作序年月題丙戌嘉平不署紀元書中引聶碧窻詩與古人並列聶爲元初道士則是書在後矣中皆剽掇各家小說餖飣割裂而不著出典如崑崙奴磨勒一事分於五處載之其弇陋可知也

瑯嬛記三卷

〔元〕伊世珍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瑯嬛記三卷》提要

瑯嬛記序

閩曹學佺撰

瑯嬛記三卷首章為張茂先至瑯嬛洞覩異書故遂取名其間所載足新覩記大都作子夜歌演連珠體取材尤便予觀希哲之序甚一匱竊固文士常態若乃民憚[illegible]而不忌希哲微詞以自解亦可謂達者之流矣姑蘊沈從先有抄本携至予署中新安董之對見欲梓之事鄭玉元直尤力為從史此三君蓋以博雅公諸人者皆予友生

瑯嬛記序

余無他嗜惟喜載籍自謂不敢後于世之君[illegible]有琴川桑生悅者操牘揮毫時出奇語余每不能解悵然自愧于中心間而詰之桑乃大言曰大丈夫當挑挑八極攬玉光之秘典窺天保之藏書區區海内所共睹記何足齒也至梢琴爲晴香謂碁爲鬼陣芝草則曰壽潛希夷香爐則曰蒔塵文燕舞有百華歌有雙曲奇名異事不[illegible]勝[illegible]余益心艷矣去年上冬余買舴艋造桑桑[illegible]因私詰其侍者侍者曰郎

君近來終日飲酒酣暢自放耳目不復及書惟枕中藏書三卷往時恒在手有客至輒藏之今并不觀矣矣余聞之喜犒侍者錢君于得假以錄乃勝國伊席夫所輯瑯嬛記世莫之傳果可諷也後桑見余所撰著時時有所及撫掌軒渠曰子得無盜蔡邕帳中藏哉余應曰余即盜之終不效中郎惡客在允明不猶即在吾子乎桑亦不再問余益知桑爲世之曠達君子矣是爲序

枝指生允明撰

瑯嬛記卷上

元　伊世珍　席夫　輯

明　黃正位　黃叔　校

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爲建安從事游于洞宮遇一人于塗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内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内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嵯峩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

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檮杌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瑯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瑯嬛

中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　玄覽手抄

大曆中有人獨行到鳳凰臺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寒鎖難成夢邪得同衾共繡床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自覺宵長男子和曰纖阿欽照窗風起漸覺霜寒逼玉床幽恨從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曰愁聽黃鶯喚友聲空閨曙色夢初驚窗前總有花牋紙難寄妾心字字明和曰遲知把筆怯禽聲密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牋傳不盡幽情含處巳分明又歌曰寂靜璇閨

度歲年並頭蓮葉又如錢愁人獨處那堪此安得君來共枕眠和曰愁多四月日如年金錯囊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關明月夜遲眠又歌曰卧病匡床香屢添夜深猶有一絲烟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砧聲到枕邊和曰寒燈未滅夜愁添輕帳低垂薄侶烟忌却閨中病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追而視之乃二獸焉一類猪而體特高蔚有文彩一類龍而小徧體純黃色其人驚而走行者問之因語其故共往觀之寂然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策幾毀文不可辨惟首隸書地出梓桐僞失厥衆邪去立言灌平獲詛于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用筆冠日輪三十二字　誠齋雜記

昔有姜氏與鄰人文冑通殷勤文冑以百鍊水晶針一函遺姜氏姜氏啓履箱取連理線貫雙針結同心花以答之故定情篇曰素縷連雙針　謝氏詩源

人謂步搖爲女髻非也盖以銀絲宛轉屈曲作花枝挿髻後隨步輙搖以增婀娜故曰步搖　採蘭雜志

如意者昔有貧士多玄善陰德旁及鳥獸而菽水不

贍忽遇一道士遺以一物謂之如意曰汝陰功感神故以相與勿輕用也凡心有所欲一舉之頃隨即如意雖冬雷夏雪起死延年皆可得之今商之世有十四年大旱天運自然孰敢有違汝欲救之當解其半耳商世果大旱至七年湯乃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于桑林天忽大雨及數千里其人方私隱元元爲之一舉耳後人倣其制號如意云　採蘭雜志

博物志云上芝爲車馬故樂府云芝爲車　謝氏詩源

長生上藥有朱洞瓊泉姑射謫女日命達華童子進
九天先生其泉出檀井峰內乃英妃撫長琴歌怨蘭
花處怨蘭花曲名其辭曰人間一別下視微茲蘭花
發色在彼間房自離妾手懼其弗芳蘭乎蘭乎展不
可忘 脩眞錄

女子吳叔姬未嫁夫亡未亡時晨與靧面玉簪墜地
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誓曰玉簪
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治詩諷而悅之使侍
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啓奩視之簪已合

矣遂以寄子治結爲夫婦焉 誠齋雜記

眞觀寶高才博學儀神儁令而性託夷簡目不視邪
色要其心固有所待一日遇僧如公相之曰君相淡
泊取菩薩位如拾芥耳第淫根未斷柰何觀寶目飾
言知我勝我自知若素志一遂天下浮華不足棄也
僧曰世緣一謝後當見我與君相別不過二十年後
觀寶得祖鳳凰才子佳人精彩照耀各相謂曰素願
已畢誓伉儷終身及二十年後復遇此僧于叢林中
觀寶以前慾不能無愧色僧曰君勿必愧是君夙緣
固應及此及今努力彼岸非遥即說偈曰世有男女
相此人自分別以佛視淫慾如蚊蚋交感譬如兩木
人分作男女根設機能搖動解衣共喜戲兩根雖相
接無增亦無減以佛視世人交感誠如是汝若發[illegible]
提往事如空華天女本來淨摩登婬第一今各成正
果淨婬無分別試使取淨婬追尋了無得如何空華
相展轉謂眞實此是衆生心汝何固執着淨婬無差
別即汝妙明心觀寶言下大悟 禪林實語

沈休文雨夜齋中獨坐風開竹扉有一女子攜絡絲

具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絡絡繹不斷
斷時亦就口續之若眞絲焉燭未及跋得數兩起贈
沈曰此謂冰絲贈君造以爲冰紈忽不見沈後織成
紈鮮潔明淨不異于冰製扇當夏日甫攜在手不搖
而自涼 賈氏說林

李女鵲[illegible]夫以瑪瑙宛轉環丹山白水宛然在焉握
之而寢則夢入其中始入甚小漸進漸大有名山大
川之勝異木奇禽宮室璀璨心有所思隨念輒見因
名曰華胥寶環 眞率齋筆記

陳郡莊氏女精于女紅好弄琴有琴一張名曰駐電每弄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人遂籍籍稱女曰莊暗香女更以暗香名琴女一日悔曰此豈女兒事耶遂絕絃不復鼓矣 眞率齋筆記

藍橋驛乞玉漿黑犀合子下款妙觀三十二年周旋多慶先音永寶十四字 脩眞錄

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含此吉覺異之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蟛蜞爲長卿卓文君一

生不食蟛蜞 成都舊事

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摠名曰長離言長相離着也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于長桐之上人以爲雙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並興之瑞也 博物志餘

吳耽不好碁見人着輙曰汝非夾將軍柰何以鬼陣相攻後人因名碁曰鬼陣 採蘭雜志

閶門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巳與滇中寶珠寺荆州李姥浦同 致虛閣雜俎

姚氏女月華與楊子名達者相愛月華少失母隨父寓于楊子江江上端午有龍舟之戲月華出看達見其素腕褰簾結五色絲跳脫鬒髮如漆玉鳳斜簪巧笑美盼容色艷異達神魂飛蕩然非敢望也每月懷思因製曲序其邂逅名曰泛龍舟一日月華見達昭君怨詩愛其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向单于照舊顏語情不能已私命侍兒乞其舊稿楊出于非望樂不可言立綴艷體詩以致其情自後遂各以尺牘往來然終不易近月華有寄達詩題曰古怨其詩曰江水悠

悠春草綠對此思君淚相續羞將離恨向東風理盡瑶琴不成曲 本傳

姚月華贈楊達灑海剌二尺作履履霜霜應履而解謂是眞西蕃物也因貽詩曰金刀剪紫絨與郎作輕履願化雙仙鳬飛來入閨裏 本傳

昔有人飲于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爲謝豹 成都舊事

姚月華與楊達乆會謂之大會暫會謂之小會又大會謂之鶼鶼會小會謂之白鴿會 本傳

堂北曰背堂南曰襟故陸士衡詩曰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言前後皆樹萱冀其忘也 謝氏詩源

試鶯家多美釀試鶯不善飲時爲宋遷索取試鶯恒曰此豈爲其設哉秖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後人謂索郎爲桑落反音亦偶合也恐非本指 真率齋筆記

姑射謫女問九天先生曰天地毀乎曰天地亦物也若物有毀則天地焉獨不毀乎曰既有毀也何當復

成曰人亡于此焉知不生于彼天地毀于此焉知不成于彼也曰人有彼此天地亦有彼此乎曰人物無窮天地亦無窮也譬如蛔居人腹不知是人之外更有人也人在天地腹不知天地之外更有天地也故至人坐觀天地一成一毀如林花之開謝耳寧有既乎 玄虛子仙志

姑射謫女曰天上地下而人在中何義也九天先生曰謂天外地內則可謂天上地下則不可天地人物不猶鷄卵乎天爲卵殼地爲卵黄人物爲卵白 玄虛子

姑射謫女曰人能出此天地而游于彼天地乎曰能也駕無形之馬御大虛之車一息之頃無不出也無不游也天地雖多在吾心也吾心雖大無爲體也汝其游矣乎 玄虛子

宋遷寄試鶯詩有云聲成烏鰂墨人似楚山雲人多不觧烏鰂義南越志云烏鰂懷墨江東人取墨書契以紿人物逾年墨消空紙耳 謝氏詩源

昔有人得安期大棗在大河之南煮三日始熟香聞十里死者生病者起其人食之白日上昇故地名煮

棗 賈子說林

昔宗羨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游于水面獻囑曰汝能爲其通一問于桑氏乎魚遂銜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卽躍去是夜桑娣聞叩闥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寐達旦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彩霞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邈邈慕其儔蕭蕭獨處客惙惙思好逑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數武地化作萬里脩誰謂長河水化作濊

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鴎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謁余欵馳想託雲浮由此觀之則魚能寄書實有是事紈素製魚凾書更是一事 玄散堂詩話

姚月華得楊達書有密語者伏讀數十遍焼灰入醇酎飲之謂之欵中散 本傳

季女贈賢夫以綵華尋仙之屨素綵鎖蓮之帶白玉不落之簪黃金雙蝶之鈕皆製極精巧當世希覯之物也 别傳

楊達贈姚月華以筆墨書側理云奉送不律揄糜有

二女侍在側問曰不律揄糜何也曰楚謂之聿吴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皆筆名也漢人有墨名曰揄糜女子傳物有如此者 本傳

古之老人飯後必散步欲擺動其身以消食也故後人以散步爲消搖 採蘭雜志

蚊投水中能化小魚小魚不獨魚子生也 採蘭雜志

姚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然聊復自娯人不可得而見也嘗爲楊生畫芙蓉匹鳥約略濃淡生態逼真楊喜不自持兎銀光紙裁書謝之其大畧云邇枝欲長忽阻山蹊比翼將翔遽乖雲路思結章臺垂柳心馳普救帶僞幸傳尺素之丹青豈任寸心之銘刻江湖恍在案波浪倏翻窓植寫斷腸飛揮交頸繭紙發其枝幹兎管借之羽毛雕戲頻川雄依苔石色與露花同照爛翼將風葉共低昂明鏡曉開若憶文君之面疎螢夜度遥思織女之機所冀吾人蔓同斯畫越溪吳水之上常得雙開漢樹秦草之間永教對舞 本傳

吳郡有婚姻墩昔有女子送葬道逢書生于此各以

目相挑後成婚姻故以爲名後世誤以婚姻爲分金且以爲管鮑事更謬 真率齋筆記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待女花宜男草是絶對也 採蘭雜志

輕雲鬒髮甚長每梳頭立于榻上猶拂地已綰髻左右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于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蘇髻于是冨家女子多以青絲效其制亦自可觀故梅子美贈美人詩曰笛唇揚折柳衣髮挂流蘇 謝氏詩源

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大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髻形于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爲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爲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一二也 採蘭雜志

黃帝鍊成金丹鍊餘之藥汞紅于赤霞鉛白于素雪宮人以汞點唇則唇朱以鉛傅面則面白洗之不復落矣後世效之以施脂粉極其可咲 採蘭雜志

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故相逢行曰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謝氏詩源

唐厲玄度江見一婦人屍收葬之夜夢在一處如深山中明月初上清風吹衣遥聞有吹笙聲音韻縹緲忽有美女在林下自詠云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及就試得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題用夢中語作第三第四句竟以是得賞舉進士人以爲葬婦人之報 林下詩談

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二恒于暗中誦之言紙有金字光明射目孫綽爲著作郎每自暗中見筆端吐光若火余初不信近見朝士暗中脫衣或用手拂皆有光灼爍一室俱明始知富貴之士尚然光彩横發而况文章不朽盛業乎字筆有光固其宜也 採蘭雜志

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朝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琛愛之號爲綠朝雲 採蘭雜志

莊暗香暗中彈琴右手指有金花照爛几案因自造金花之曲 真率齋筆記

貞觀中冬月祁寒章維家池水徹底俱凍至季春水無停流而此池凝結如故使人鑿之乾堅如石維往諦視皆水晶也人以爲祥瑞其近岸方丈餘有球松樹影依然在内維製爲屏風置室中遠視皆爲以眞松樹也爭以紙摹之後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戶部郎中善于剖判時人稱之 志奇

沈世垣謝美人製魚書甚旨一時傳誦中有云製楚江之鯉裁越國之綾造化杳冥出兹針線鱗甲髣髴成彼丹青雖臯彈鋏之心聊作傳書之使素手得蒙

一水寧醉鮫室啣珠絲毫倘點雙睛尚異龍門燒尾
註曰昔楊隱之女有仙術與父爭衡隱之以土撚作
小丸散土中卽生梧桐數株枝葉青葱女以素綾剪
小魚一沾水卽躍去共爲笑樂忘其貧約顧士思少
時見隣家捕魚恒買放之一日有美男子叩門贈以
明珠曰此鮫室上珠報君活我士思後爲吏部郎沈
明遠畫一魚不點雙睛嘗戲詫人曰若點當化龍去
有一童子拈筆試點沈叱之魚已躍去矣欲詰童子
失其所在鯉魚躍龍門必雷神與燒其尾乃得成龍
文苑真珠

張九齡知蕭炅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
蕭荅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
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 青棠集

金多陶樂民人範磚以築垣鐵鮮猶魏帝后製弁以
飾首是有餘則賤不足爲榮也故炎畝沕夫金石則
貧賤者不思輕暖之裘寒氷結于江湖則富貴者無
用生凉之席註曰陶樂猶魏皆國名謝仙女盛夏上
玄宗以生凉之席 賈子說林

李易安賀人孿生啟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
仲兩楷之似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
璋錦挑對褓註曰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于午道卿
生于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毋不
能辨以五綵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 文粹拾遺

唐詩有閨中少女愛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翠袖弓
腰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宋詩有吹火鶯脣歛投
柴玉臂斜回看烟裏面恰似霧中花皆一詩而兩事
迥矣不同 採蘭雜志

余延壽選杜甫詩作六十卷其餘二十餘卷不足存
欲畀宋無忌有一俗客將掩爲巳物延壽不欲遂臨
之以刃與之以犨糜之吝而被叓光之服何益哉而
求如此也其後有覺之者仍入杜集中 膠葛

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叩門出看
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覔之乃風吹入池水内拾視
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畫者嘗
戲畫數魚投池内經日夜終不去 臥游記

舜以玉策書聖臣之名金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功

臣忠臣之名水晶策書才臣之名衆臣則書于木策木用墨書餘皆紫龍涎和繪實書紫龍涎者舜使廣虎養一紫龍虎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即與食龍俯而垂涎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以爲常每日得涎一合繪實者仙草也堯時生于朝堂之前四時有花取其實磨入紫龍涎色正赤可以書金玉其色透入金玉中一寸宫人佩玉盡畫鸞鳳須得良工一筆有誤終不可改 賈子說林

王豐爲穀城令治民有法民多暴富歌之曰天厚穀

城生王公爲宰三月恩澤通室如懸磬今擊鍾豐印一日墮地損其鼻鈕明日視之則覆斗也豐異之問功曹張齊齊對曰自昔君印多用覆斗以臣料之君當封乎後果封中山君 賈子說林

曹昊字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别字元亮性愛種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大黄菊當心生一紅子漸大三日若櫻桃焉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令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巳忽乘風飛去昊驚報其家父毋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于青天之中既而有老父至向菊拊掌嘆息曰我無緣哉何至之遲也昊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盡死此地方百里三年無菊昊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即此物也 玄虚子仙志

謝幼輿折齒之後猶不能忘情聞此女爲戴姓之妾而未及訪其所在日夜悲思體爲之病戴安道先嘗一見此女採来思所以解謝閉目想像者累日一下筆即肖造幼輿曰僕近取一妾姿色頗亦不惡頃偶戲貌一圖聊試示卿幼輿見之心知此女爲安道有

也自後更不思之久之方知安道紿巳亦終不動矣
致虚閣雜俎

一人爲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在水内相磨取水飲之効言畢化爲綠螈走入壁孔中其人如方即愈因號綠螈爲蛇醫即守宫也 二酉餘談

一婦人病陰中痒不敢告人苦甚平日奉觀世音像甚謹正病時見一尼持藥一函至曰煎此洗之即愈矣尼忽不見啓視之乃蛇床子吳茱萸苦參也 採蘭雜志

王父既胡服夜恒獨觀天象一夕見有神人自天而

降王父拜之覩其狀貌端莊艷麗面有光輝手指如玉音聲清亮授王父以玄女隱身之術九鍊變骨之丹忽復足下起五色雲從天西北去後王父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宮而人不覺夜靜昭王方與儀姫戲帷中王父因以匕首刺昭王中之而不傷昭王驚疑有諸侯刺客遣官追捕而王父猶在傍也王父知秦之世數未絕故歸亡何遇李　兌之變閉王父于沙丘三月啓覩重門鏁鑰封識如故而王父去矣蓋尸解云其後趙最遇王父于嵩山之下道服閑行最拜王父荅拜最曰君猶在也忘李兌之伉乎王父

笑而不荅 玄觀手抄

天師張與材善畫龍變化不測了無粉本求者鱗集海内幾遍晚年修道懶於舉筆人有絹素輒呼曰畫龍來頃之忽一龍飛上絹素即成畫矣故人間往往有言畫龍飛去者 丹青記

試鶯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下令可以藏書此古人尺素結魚之遺制也試鶯毋以此遺還晉有詩云花箋製葉寄郎邊江上尋魚爲妾傳郎處斜楊三五樹路中莫近釣翁船貞觀中事也

玄散堂詩話

仙人名鳳子與笙璡會于九口鳳子曰余二月丙子離天汝十一月丙辰離地何相得之甚也笙璡曰降雖不同而證方之時固當同也于是各以生生二肆之符相授註云生生二肆長生之秘訣 修真錄

靈芝一名壽潛一名希夷故劉庭芝取以爲字 續古今註

山中老人以禿鶖頭形刻杖上謂之扶老以此鳥能辟虵也古今註以禿鶖爲扶老甚謬 採蘭雜志

鸝鴣一名内史一名花冢 採蘭雜志

蛺蝶一名春駒 採蘭雜志

韓朋墓木有相思子有海石若豆辦入醋能移動者亦曰相思子 採蘭雜志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絳樹兩歌黃華二牘是確對也 志奇

謝霜回有七寶靈檀之几几上有文字隨意所及文

字輙形隷篆真草亦如人意譬如一人欲脩道則使一人自觀几上則便有文字因其緣分性資而曲誘之又如心欲得其物則几上便有文字曰其處可得又如欲醫一病人或欲作一戲法則文字便曰服何藥念何呪書何符即得也甚至讀書偶忘一句一字無不現出霜囬賫之故道經云世有靈檯則百事可圖世有神瓜則飲食可廢 玄觀手抄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爲一小女子長僅三寸自言天女能先知吉凶故至今名燕爲天女 採蘭雜志

結草虫一名木螺一名簑衣丈人 採蘭雜志

金陵子能作醉來粧 續古今詁

太真著鴛鴦並頭蓮錦袴襪上戲曰貴妃袴襪上乃眞鴛鴦蓮花也太真問何得有此稱上笑曰不然其間安得有此白藕乎貴妃由是名襌襪爲藕覆註云袴襪今俗稱膝袴 致虛閣雜俎

沈約有香爐曰辟塵謝靈運有帳亦曰辟塵 採蘭雜志

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鄉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我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履擲與化爲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爲不借 致虛閣雜俎

越嶲國有吸華絲凡華着之不即墮落用以織錦漢時國人奉貢武帝賜麗娟二兩命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著舞態愈媚謂之百華之舞 採蘭雜志

徐月英臥履皆以薄玉花爲飾內散以龍腦諸香屑謂之玉香獨見鞋 採蘭雜志

鬼一名少卿 採蘭雜志

昔有毋子離別毋每見蠨蛸垂絲着衣則曰子必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毋亦然故號曰喜毋均之一物也 採蘭雜志

公良孺多力仲尼爲桓魋伐其所庇大木仲尼將行公良孺怒拔其根立木而去明日魋視之木更生根活矣 賈子說林

張夫人暮年不茹葷日誦彌陀家人皆哭之謂老人宜滋補頤養而已僕僕如此恐無益而有損夫人修之愈篤年七十九每夜暗中見四壁皆纓絡光耀燭

人恍若白晝臨卒爇香几上烟宛轉結成一彌陀小
像初猶烟色漸覺淡黃遂作真金色眉目若畫一手
下垂若今塑接引像衆皆下拜誦佛號烟像甫消而
夫人屬纊矣此余目覩謂修淨土孟浪乎第恐修之
不專耳淨土節要

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
虱甚多漸變爲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既非一日矣
今君有急正吾儕效命之秋也遂列行于被上須臾
皆隕嵩驚覺燈火尚明呼待見視之被上有一線血

痕橫廣尺餘乃死虱也嵩痛惜久之不知其故蓋是
夜有刺客爲王所屬得金百斤來害嵩其人有古劍
利甚着處必破見血立死是夜其人劍一下即見血
以爲殊死矣歸報其主相對歡甚明日遣人瞯之無
恙也訪得虱事始知其夢盖虱代嵩死也魏生禁殺錄

李陵爲單于圍夜半使郭超吹笛聲多悲慘胡人皆
流涕解圍北走賈子說林

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人牆遺龍女曰汝謫以來
月輪周圍減一寸矣更減其半汝得復還本處幸自
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來至黃
帝時減若干自黃帝以至唐堯又減若干自唐堯以
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減以至于無則
天地毀不但是也即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減如人
自少至老精神消損頃刻不停亦復如是非日變而
月化也人皆不覺以真人覩之君日影過庭分毫不
差耳時八月十五日也修真錄

族雪道君有顯色天膏封以軟玉油賤命玉童寄侍
琴仙女于繡雲山中女方謫下爲田夫女捧之淚下

忽悟夙因敬拜稽首酌酒服之引鏡自照顏色媚于
平時天膏者自崑崙以東三千里有五色山東曰廉
遲南曰垂臺西曰鑑木北曰固元中曰中秀東青南
赤西白北黑中黃如五方色上生雲作鳥色各如之
栖嗣棠之林食條輕之果土人拾其糞和海中五色
魚膏擲地深五尺藏其中三月取出化爲水鍊以成
膏色白如雪婦人以敷面面得之而白唇得之而朱
鬢髮得之而黑服之則顏色美好芳香芬烈可以長
生女未謫時遨游于此曾試此膏故淚垂焉修真錄

梅橋先生有顛狗咬方隋試輙驗用班猫七個去翅足爲末酒服洩于盆内有衣沫如狗形者爲妙如無再服服七次雖無亦不發矣 上池編

鄙嘗謂高達夫燕歌行千載稱之第一篇皆三韻一換獨鐵衣遠戍下五韻羌不稱耳顏數應聲戲改曰邊庭飃飆那可薄絶域蒼茫無所掠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征柝却佳 林下詩談

英妃未遇仙時腋下忽生碧毛人以爲不宜無何義至曰仙毫長矣可共行也英妃對時人謝曰我碧毫

小仙也久爲世溷今當去汝等努力會當見我于玄門耳遂乗雙白鶴飛去 修真錄

燕地有頻婆味雖平淡夜置枕邊微有香氣即佛書所謂頻婆華言相思也昔京上芳時以此致張子由此觀之則當時未必不以爲相思也 採蘭雜志

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于手巾内解茶葉人與一葉客食之五内清涼異而詰其所從來茅君曰此蓬萊山穆陀樹葉衆仙食之以當飲又有寶文之蕋服之不飢謝幼貞詩曰摘寶文之初蕋拾穆陀之墜葉 謝氏詩源

一人病瘧醫禱甚久不愈有一道士至以棗一枚按病人口上誦呪三遍曰我從東方來路逢一池水水内一尊龍九頭十八尾問他喫甚麽專吃瘧疾鬼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即與病人服之即愈道士不別忽不見 二酉餘談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臥靡不諷詠薛道衡戲曰沈郎書真可秘耶謝猶以爲未足尊崇沈遂獨搆一室四壁寫沈詩案頭席上寫作小卷

及冊子甚夥不復雜一他書大書于額曰沈郎書室 子真雜抄

齊凌波以藕絲連螭錦作囊四角以鳳毛金飾之實以辟寒香以寄鍾觀玉觀玉方寒夜讀書一佩而徧室俱煖芳香襲人鳳毛金者鳳皇頸下有毛若綬光明與金無二而細軟如絲遇春必落山下人拾取織爲金錦名鳳毛金明皇時國人奉貢宫中多以飾衣夜中有光惟貴妃所賜最多裁以爲帳爍若白日上笑曰勝于飛燕合德明珠多矣觀玉謝凌波詩曰錦

囊寄贈可消魂解道縫時獨掩門不敢喚人收蠹蟫
蘭膏留得指頭痕 林下詩談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有呪曰元州鵲管
娶竺米題臨臥誦七遍吉 致虛閣雜俎
鏡聽呪曰並光類儷終逢協吉先覓一古鏡錦囊盛
之獨向竈神勿令人見雙手捧鏡誦呪七遍出聽人
言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
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昔有女子卜一行人聞人言
曰樹邊兩人照見簪餌數之得五因悟曰樹邊兩人

非來字乎五數五日必來也至期果至此法惟宜于
婦女 賈子說林
袁運字子先嘗以奇香一丸與莊姬莊姬藏于笥終
歲潤澤香達于外其冬閤中諸虫不死冐寒而鳴姬
以告袁袁曰此香製自宮中其間當有返魂乎 真率齋筆
記
筆神曰佩阿研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
筆神又曰昌化 致虛閣雜俎
舜漁于澤聞水中有聲若雷見一玉牌浮出水面取
視之其文曰受而禪惟汝彥因名其澤曰雷 [illegible]
姚月華少遭坎坷其效徐淑體寄楊達語多悲怨其
辭曰妾生兮不辰盛年兮逢屯寒暑兮心結夙夜兮
眉顰循環兮不息如彼兮車輪車輪兮可歇妾心兮
焉伸雜沓兮無緒如彼兮絲棼絲棼兮可理妾心兮
焉分空閨兮岑寂妝閣兮生塵萱草兮徒樹茲憂兮
豈泯幸逢兮君子許結兮殷勤分香兮剪髮贈玉兮
共珍指天兮結誓願為兮一身所遭兮多舛玉體兮
難親損餐兮減寢帶緩兮羅裙菱鑑兮慵啓博爐兮

馬薰整襪兮欲舉塞路兮荊榛逢人兮欲語匼匝兮
頑嚚煩冤兮憑胸何時兮可論願君兮見察妾死兮
何瞋即使徐娘復生不復遠讓也 本傳
倉公夢游蓬萊山見宮室崔嵬金碧璀璨光輝射目
忽一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内寒徹仰首見殿
榜曰上池仙館始知所飲乃上池水也由是神于診
脈 [illegible]
虞伯施少受學于顧野王野王當夏日聞蟬聲使詠
之伯施操筆便成詩曰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

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野王喜曰此子沉靜寡欲要當享大名于天下 虛樓續本事詩

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卑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爲司徒意而子愀然不悅奮身化作玄鳥飛入雲中故後人呼玄鳥爲意而 玄虛子仙志

龜千年者能至蓬萊山下覓仙人洗丹鼎水服之輒生翅能飛變化不測不但能巢蓮葉遊卷耳已也 腐葛

下士學道因其氣昏故茹素以澄其氣上士遇即食之但不殺耳氣清則心清心清則入道易矣 修真錄

昔有大夫與一女子相愛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遺來年是日篋中殆滿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喚曰情急了女子因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白日惟其所爲因名此鳥爲情急了沈如筠詩云好因秦吉了一爲寄深情秦吉了後人誤呼 謝氏詩源

錢塘潮逐月直而生 續古今註

蜋蛈一名青鳥一名觧憂 採蘭雜志

猫一名女奴 採蘭雜志

張叔良字房卿大曆中與姜窈窕相悅姜贈以髮髮藏于枕傍蘭膏芳烈因寄以詩云几上博山靜不焚匡牀愁臥對斜曛犀梳寶鏡人何處半枕蘭香空綠雲 本傳

漢有女子舒襟爲人聰慧事事有意與元羣通嘗寄羣以蓮子曰吾憐子也羣曰何以不去心使婢荅曰正欲汝知心内苦故後世子夜歌有見蓮不分明等語皆祖其意 謝氏詩源

孫眞人有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又名合歡叔

良製以爲丸贈窈窕窈窕不服佩之裙裾香氣異常 本傳

用硯水虛空以手指寫天上金鷄叫地下草鷄啼兩鷄并一鷄九龍下海喉嚨化如滄海二十五字口誦七遍飲之愈骨鯁又書鳥飛龍下魚化丹丘八字亦佳 二酉餘談

瑯嬛記卷上

瑯嬛記卷中

元　伊世珍　席夫　輯

明　黃正位　黃叔　校

杜康造酒因名酒曰杜康故魏武短歌行曰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謝氏詩源

灌氏秋日寄梅瑾詩曰琀簟生凉夜漏餘夢中恍惚覺來初魂離不得空成病面見無由淚寄書窓外江村鍾響絶枕邊梧葉雨聲疎此時最是思君處腸斷寒猿定不如梅答云忽見西風起洞房盧家何處鬱

金香文君未奔先成渴顛項初逢已自傷懷夢欲尋愁落葉忘憂將種恐飛霜惟應分付青天月共聽床頭漏漸長 本傳

小黃女子名覯失其姓與書生喬子曠筆札周旋喬子曠博學能文詞奇觀詩多不可解者余偶覧雜書識其一二其詩曰美人心共石頭堅翹首佳期空黯然安得千金遺侍者一燒鵲腦綉房前志林云鵲腦燒之令人相思又云曉來扶病鏡臺前無力梳頭任髻偏消瘦渾如江上柳東風日日起還眠漢時有楊柳每日三眠三起又云旭日曈曈破曉霾遥知粧罷下芳堦那能飛作桐花鳳一集佳人白玉釵桐花鳳小于玄鳥春暮來集桐花一名收香倒桂又名探花使性馴好集美人釵上出城都又曰孤燈[illegible]幌滅已三更窓雨無聲鶏又鳴此夜相思不成夢空懷懷夢到天明漢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曼倩獻懷夢草帝懷之即夢出鍾火山 林下詩談

姚月華時以石華遺達云出丹洞玉池異於他處色如南水晶清明而瑩久服延年達以詩謝月華曰青

袿仙女隔蓬萊珠樹金窓向曉開燕子羽毛非廣袖殷勤也帶石花來 本傳

風俗通云箜篌曰坎侯故玄伯詩云坎侯既張笳簧迭奏鼂錯傳曰爲中周虎落師古曰虎落者竹篾相連遮落之也故世芳詩云不須防虎落聊復策龍韜西南夷傳曰不毛之地故雲孟詩云德澤連枯骨聲華及不毛趙后傳辟帶往往爲黃金釭師古曰辟帶辟之横木露出如帶于帶之中以金爲釭若車釭之形也故音美詩云簾衣繡玉叚辟帶耀金釭 謝氏詩源

遜頓國有淫樹花如杜丹而香種有雌雄必二種並種乃生花去根尺餘有男女陰形以別雌雄種必相去勿遠二形晝開夜合故又以夜合爲名又謂之有情樹若各自種則無花也雌實如李而差大雄實如梔而小男食雌實女食雄食可以愈虛損 採蘭雜志

近有士子作游女詩中一聯云不曾憐玉笋相競採金鹽人多不解金鹽二字余近讀黃石經云五加皮一名金鹽始知玉笋金鹽對極妙而初不合掌 謝氏詩源

近一寄童有送人至瀛州詩曰人逢隨客意鳥聽信

天緣對絕佳昔有奚倩者游于瀛日暮至一所見一婦人美而艷在門倩曰此地可偕宿乎婦人曰敝居蕭瑟故當隨客意耳倩入婦人即使侍兒具酒餚共飲食之遂與之偶明日送至野外垂涕而別贈倩以黃裏綠衣即乘綵雲而去蓋仙云信天緣一名信天翁 謝氏詩源

九天先生曰無極之極而太極生太極極而生陰陽陰陽極而生天地天地極而生萬物蔚乎盛哉本無極也寂乎無哉源萬物也萬物極極而返天地天地極極而返陰陽陰陽極極而返太極太極極極而返無極無極至矣有往而無返 玄虛子

九天先生曰無極一而太極衆無極無窮而太極有窮也譬之種植無極猶元氣乎太極爲根陰陽爲枝葉天地爲華萬物爲實 玄虛子

或曰天地衆矣亦有數乎曰無數也凡物有限而始有數無極無限者也則天地亦無限何數之可言乎曰天地雖衆有生滅乎曰滅于是則生于彼生無窮滅亦無窮也曰然則有統之者乎曰有治一天地之

主號曰金昊治萬金昊之主曰諸福治萬諸福之主曰九招治萬九招之主曰沛歸治萬沛歸之主曰發間自發間而上無有窮極非吾之所得知也 玄虛子

曰每一天地年載有數乎曰無數曰無數則焉有滅曰非無數也不可以數論也譬之于人有壽有夭曰天地大小等乎曰亦猶人也有大有小有長有短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同乎曰亦猶人也耳目口鼻毛髮手足大抵同也 玄虛子

紫竹約方喬于翠雲間期會因于墻陰之下聞履聲

苔鞋底畫温而方不至戚聞人語遂歸繡閣獨倚畫屏不勝悵恨作踏莎行一闋寄方云醉柳迷鶯懶風熨草約郎暫會閑門道粉墻陰下待郎來蘚痕印得鞋痕小花日移陰簾香失㿥望郎不到心如如檮避人愁入倚屏山斷寬還向墻陰繞本傳

紫竹與方喬久別而想像難真因覔銀光紙序其悲愁眷戀之意復綴以卜筭子詞云繡閣鎖重門携手終非易墻外憑他花影搖那得疑郎至合眼想郎君别久難相似昨夜如何繡枕邊夢見分明是本傳

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爲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巳脫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爲觧曰汝殆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巳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爲詞女之夫乎後李翁以女女之卽易安也果有文章易安結縭未久明誠卽負笈遠游易安殊不忍别覔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詞曰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却上心頭外傳

易安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嘆賞自愧弗逮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忘食忘寢者三日夜得五十闋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絕佳明誠詰之答曰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侶黃花瘦政易安作也外傳

武帝與麗娟看花而薔薇始開態若含咲帝曰此花絕勝佳人咲也麗娟戲曰咲可買乎帝曰可麗娟遂命侍者取黃金百斤作買咲錢奉帝爲一日之歡薔

薇名買咲花自麗娟始也賈子說林

張説于元宵召諸姬共宴苦于無月夫人以雞林夜明簾懸之炳于白日夜半月出惟説宅無光簾奪之也採蘭雜志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淒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囀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荅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然大咲曰是吾政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

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 林下詞談

楊炯初見鄭義眞誦其姪女容華臨鏡曉粧詩鄭大擊節後誦已作數十首鄭皆曰不如首作炯爲之汗背容華詩曰啼鳥驚眠罷房櫳曙色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倡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去復徘徊 林下詩談

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中獨往峨嵋酣飲着簑笠入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斵以爲琴妙過于桐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 採蘭雜志

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于是夜爲藏鈎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達曙者 採蘭雜志

郭撫繫池得一空棺中有鐵物洗而視之乃琴也有斷絃處撫試設而彈之寂然無聲以語尚書郎姚範範異之亦不知爲何物尋有客來訪言能彈此用法繫去腹中泥銹遂弄數曲音響非恒撫拜求授得昭[illegible]戒勿傳人他人鼓之不復鳴矣 志奇

闌闠贈俞本明以青華酒杯酌酒輙有異香在内或有桂花或梅或蘭視之宛然取[illegible]若影酒乾亦不見矣俞寶之 真率齋筆記

近余友王九蓮居士修淨土一心觀想夜夢見佛皆塑像非活佛也無可奈何一日遇僧叙公居士告以故僧曰此特易耳因問居士曰君想像先公能得其平生容貌乎曰能夢中所見與生時有異乎曰無異也僧曰佛本無相因物見相自今以後宜即以先公作阿彌陀佛想漸想先公眉間有白毫光面如真金

坐蓮花上其身漸大皆可想像則君先公即活佛矣居士如法修之自後夢見其父即心謂是佛久之其父遂引坐蓮花與説法要有所得專修益篤尋有父執姓馬者其父未死時爲商蜀中十年不歸一日叩門求見言其日得危疾死半日被吏拘縛歷諸地獄正惶急忽見金光照耀中擁人影趺坐蓮花呼其姓名其諦視之乃尊公也命吏送歸遂活故不憚遠歸拜謝因問尊公何修而至此居士具以實告焉異之亦普如説求生淨土由此觀之則叙公此法不直能

自度兼能度人一舉兩得發前人所未發（安養記）
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
急呼女子持鍼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
惟吳媪有一女年十二拜之甚勤一夕月下飛一五
色綵雲如手掌大墜于女前衆皆恐女徑吸食之味
甚香美明旦梳頭窺鏡面色艷冶彈琴讀書不習而
能媪喜甚改名爲綵雲有詩一卷行于世（下黃私記）
玄宗與玉眞恒于皎月之下以錦帕裹目在方丈之
間互相捉戲玉眞捉上每易而玉眞輕捷上每失之

滿宮之人撫掌大笑一夕玉眞于袿服袖上多結流
蘇香囊與上戲上屢捉屢失玉眞故以香囊惹之上
得香囊無數已而笑曰我比貴妃差勝也謂之捉迷
藏（致虛閣雜俎）
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眞喜甚命宮
人各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艷惟襟上色不
入處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遂有馬嵬之變
血汙衣裾與紅雨無二上甚傷之（致虛閣雜俎）
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
不臥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謂潛
心傳記則心昧於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
中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之魚夜中每至一
更則爲之一躍薛蓄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
薛始就寢更名曰代漏龍（採蘭雜志）
馬嵬老媪拾得太眞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
履一隻眞珠飾口以薄檀爲苴長僅三寸玉飛奉爲
異寶不輕示人則纏足必在貴妃之先足下所記女
子纏足起于李後主窅娘新月狀似未深考矣（姚鸞尺牘）

灼灼與河東人神通目授不復可見以軟絹帕裹紅
淚寄之後姚鸞有秋閨詩曰菊花人共瘦楓葉淚俱
紅（謝氏詩源）
宋太祖微時夜臥至人靜時常有光如車輪內見黃
龍若在波浪中出沒魚鱉之類不可勝數亦有極怪
之物從而見焉皆作金色光芒刺目頃之始滅有見
之者後皆貴夫蜃海虫也而吐氣皆樓臺人物太祖
人主也而見光皆波浪魚龍所不可解（[illegible]）
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于嵩山中授以一珠曰

此醉龍珠也諸龍含之以代酒味踰若下王甫覬璣
而女忽不見矣 致虛閣雜俎
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
進後主使使促之延巳云有宮娥着青紅錦袍當門
而立故不敢徑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八尺琉璃屏畫
夷光獨立圖也問之董源筆也此與孫權彈蠅何異
丹青記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
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

自負土葬于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河因名金水至
今水上時有金氣 賈子說林
宋遷以霞光牋裁作小番長尺廣寸實素魚錦囊中
遺試鶯謂之新尺一 採蘭雜志
紫竹既爽秋期方喬憾惋蹉跎時景忽復青陽喬以
尺牘故相譏調紫竹爲菩薩蠻詞雜以戲語以解之
曰約郎共會西廂下嬌羞竟負從前話不道一睽違
佳期難再期郎君知我愧故把書相詆寄語不須慌
見時須打郎喬復以詞戲荅云秋風即擬同衾枕春
歸依舊成孤寢爽約不思量翻言要打郎鴛鴦如共
要玉手何辭打若再負佳期還應我打伊 本傳
紫竹工詞善于調諧恒謂天下無其偶自得方喬目
爲重寶尺牘之間往往呼之時紫竹有南番桃花片
重數錢色如桃花而明瑩如樆肉市之得百金因戲
以菩薩蠻詞寄方喬曰與郎眷戀何時了愛郎不異
珍和寶一寶百金償算來何用郎戲郎郎莫恨珍寶
何須論若要買郎心憑他萬萬金喬爲之撫掌 本傳
長夏喬讀書于種梅館懷思紫竹至于忘食一日紫

竹忽遺以書其大略云欲結未絕應須素節泣珠成
淚久比鮫人流火爲期聊同織女春風鴛帳裡不妨
雁語驚寒春雨雀屏中一任鷄聲唱曉喬荅之詞亦
多瑋麗末尾附以玉樓春詞曰綠陰撲地鶯聲近柳
絮如綿烟草襯雙鬟玉面碧窓人一紙銀鈎青鳥信
佳期遠卜清秋夜桐樹梢頭明月挂天公若解此情
深今歲何須三月夏 本傳
紫竹技暫書于喬因寄踏莎行一闋云筆蘸金針墨
濃螺黛盟言寫就囊兒袋玉屏一縷獸爐烟蘭房綵

處深深拜芳意無窮花賤難戴簾前細祝風吹帶兩情願得侶堤邊一江漆水年年在 本傳

大觀中有方喬者樂至人也與女子紫竹者甚相得其所贈生查子詞云晨鶯不住啼故喚愁人起無力曉粧慵閑弄荷錢水欲呼女伴來鬬草花陰裏嬌極不成狂更向屏山倚又云思郎無見期獨坐離情慘門戶約花關花落輕風颭生怕是黃昏庭竹和烟黯歛翠恨無涯強把蘭釭點其風調可知也 本傳

鯉一名稱龍 採蘭雜志

李白有馬名黃芝 採蘭雜志

袁瓘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詹見之曰王孫蟋蟀也 謝氏詩源

袁瓘爲施詹作古硯歌中有句云青州熟鐵不足數衛公結隣差可方古有青州熟鐵硯甚發墨 謝氏詩源

近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彈以鐵爲丸能先彈樹木廻丸中鳥人以爲神一夕夢其亡父謂曰我往好彈害物甚多今託生爲汝後園樹上鳥汝宜戒此勿復彈也魏覺心動欲戒之翌日游園中見諸鳥翻飛不覺輿動乃自思惟夢乃妄想所結况吾父平生何等人也顧託生爲鳥乎理乃必無遂復彈爲彈至亭午樹上一鳥向魏鳴聲甚悲若乞命者魏惡之一丸纔中而魏十指一時不仁魏始大悔命工製小棺葬其鳥于樹下 續儆昔

湯既伐桀讓于務光務光笑曰以九尺之夫而讓天下于我是形吾短也羞而沉于水有只尺之魚負之而去 賈子說林

吳人沈愛觀漁漁人網得一鏡背上有文曰紫金鍊

精書爍鬼形愛以百錢買之置閣內時時有人物影平生所未覩者往來于鏡內夜恒有光愛一日見亡父坐蓮花上身小于花愛妻又見死狗復活對之泣皆鬼也愛畏之仍投入舊處 採蘭雜志

更嬴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啓視皆有雲氣白如綿自囊而出囊大如鵞卵而可以開合更嬴善射每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墜驗之果有白雲在内因名箭曰鎖雲故子

美詩曰翻身向天仰射雲 謝氏詩源

向日靜坐調息可以延年 玄觀手抄

吾心如目妄念如塵埃必無可入之理 玄觀手抄

昔有婦人思所歡不見輒涕泣恒灑淚于北牆之下後灑處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婦面其葉正綠反紅秋開名曰斷腸花又名八月春即今秋海棠也 採蘭雜志

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班竹筆筒名裘鍾皆世無其匹 致虛閣雜俎

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罌甕用松枝灑于帷幄滿室俱香甕甕中積久下有濁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曬乾香踰于水謂之沉水製錦囊盛之佩于寶袜交趾蜜香樹木沉者曰沉水亦因此借名 採蘭雜志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倣畫名曉霞粧 採蘭雜志

吳秀有仙風道骨葛仙翁欲度之但色心未絕一夕秀讀書燈下有女子叩門啓視絕色也與之處者兩

月一日過仙翁翁曰君兩月不見態色非恒豈復有桑中之遇乎秀笑而不荅仙翁袖中出一丸藥云此藥以醇酒下能令婦人顏色媚好秀持歸如方與女飲之少選女云腹痛就枕秀呼問不應秉燭視之惟一具枯骨而已秀殊驚平生色心爲之氷釋蓋仙翁所爲也後受仙翁元明秘法年八十九白日昇天秀字長君 續列仙傳

修西方第一要發信心信得實有是處實有是理方可往生故雖一生勤行苦行受諸波羅提木叉毗尼藏而加之以伽陀作陀那鉢底臨終之時一念猶豫即入底栗車泥梨迦道雖一生淪于濁蓋作阿僧祇黑業臨終之時生一念信堅如金剛不可移易則能往生向之黑業如氷遇火不能爲累故第一要發信心也註云波羅提木叉戒也毗尼藏律也伽陀諷誦也陀那鉢底施主也底栗車畜生也泥梨迦地獄也阿僧祇無數也 安養記

李夫人着繡襦作合歡廣袖故羽林郎曰廣袖合歡襦 謝氏詩源

黄鵠一名運翮一名烏孫公主 林蘭雜志

昔有女仙喜食衆草日夜恒不臥一日食一樹葉酣臥不欲覺殊愉快因名其樹曰愉後人改心從木卽今榆樹也後女仙繞宮門種之時與族雪道君會于下使金童講錂虹寶典 修真錄

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天狗一名胎膺女仙與族雪道君各以玉膏鍊成上藥以相饋遺 修真錄

金母召羣仙宴于赤水命謝長珠鼓拂雲之琴舞驚波之曲坐有碧金鸚鵡杯白玉鸕鷀杓杯乾則杓自

挹欲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鸕鷀杓鸚鵡杯非指廣南海螺杯杓也 謝氏詩源

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時罘罳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畫石飛去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爲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蹟較之無毫髮差繆上始知維畫神妙徧索海内藏之宮中地上俱灑雞狗血壓之恐飛去也 丹青記

應元少年悟道恒曰天地内外前後百千萬億劫事不知非聖人也胸中有分毫之知亦非聖人也或曰胸中旣無知又安能得知應元曰汝知所以不知我不知所以知其人取十九史中最僻一人事業試之應元屈指歷歷言之若親識其人尚曰此大略耳君審言之則自生至死一日一時無不可也其人卽指史傳曰此處多不合何耶應元笑曰非我不合史乃

史不合我也子謂史皆可信乎其人尚猶豫因遣人覓平生不相識者數人來面試之應元卽一一言其往事惟大過則爲隱之數人無不魂動股栗叩頭不已至問未來窮通得失則曰勉之而已其後應元嘗不言此曰惟與人飲酒笑談而恒在山中覓藥草收人 妙觀雅言

河伯宴伯禹于河上獻玄旣之珠透山光玳瑁五灰陳兆大龜延蝌蠡鳳鮫綃百兩宜土四時寶華珊瑚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受惟受

河圖及大龜珊瑚樹兩株而行大龜者以桃枷松栢揄樹灰藏于算竹櫝中欲卜先齋戒三日加灰于龜背穆布于壇上主人具圭璧吏策祝曰某祇告于玉靈大君厥有其事未知吉凶惟爾有靈其實圖之昭格時命禮畢視龜吉凶之辭已在灰上矣珊瑚樹禹樹舜朝堂左右及禹受禪樹上五色氣光明燭天禹崩啓踐祚四時花開如故至大康荒逸弗恤國事樹死亥既珠者夜中宴樂懸于殿中光徹如白日客甫持觴而珠中衆音互作宴罷音亦已珉琱者其光能

隔山照見五丈山之小大不論即隔墻亦只五丈而已 賈子說林

楊與月華別曰少日即來不覺爽期及歸姚不即見之楊戲書一句送曰女桃雖美只如半朶桃花姚正怒索筆對曰人信爲高莫費一番言說楊愈益奇之 本傳

縫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鮮覯佳者近惟謝幼屠一首字字精工不啻青出于藍也詩曰懶向粧臺理曉粧爲郎獨自製衣裳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線牽時恨共長霜尸敢辭纖手冷芸窓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怪無鴻鴈贏得宵來覆妾牀爲一時傳誦 玄散堂詩話

一人畏鬼夜忌野行應元曉之曰天下之可見處則人物不可見處皆鬼神也故有幽明之別使鬼神而無乎則雖曠野更深亦何必有使鬼神而有乎則身之左右前後白晝之中無非鬼神也汝不見所謂箕仙者乎此亦鬼也甫焚符誦呪隨感而至豈擇野外乎故君子不懈惰于闇屋不矯飾于廣坐莊生有云無人非無鬼責正謂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則鬼神方

敬畏子而不暇其敢犯子而子顧畏之乎其人大悟自後恒丙夜野外獨行至不必燈火 妙觀雅言

本壽問于毋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毋曰吾聞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閫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于足者也聖人如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范雎曰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 修竹閣女訓

一人問應元曰觀音大士女子乎荅曰女子也又一人曰經云觀音菩薩勇猛丈夫何也荅曰男子也又

一人曰觀音一人而子一男之一女之者非矛盾乎荅曰非也觀世音無形故普門品述現衆身爲人說法旣能現衆身則飛走之物以至蠛蠓醯雞皆可耳豈直男女乎 妙觀雅言

應元博訪玄門了無所得一日謁悟師問如何是佛師曰無心是佛應元曰師兄假我十日當卽成佛若不成非應元也旣歸自恨根性遲鈍靜居一室有一念起卽自掐其臂肉肉盡出血雜念卽隨曰大減至第十日大雨閃電一照豁然念斷無心可得矣遂見悟悟喝曰無心不是佛應元言下大悟人視其臂無

完膚矣 妙觀雅言

系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絃自相屬和因改名曰自鳴但琴背有一孔若蛀者一日有一道人乞食因見曰此中有蛀不除之則將速朽袖中出一小竹筒倒黑藥少許孔側卽有一綠色虫衮出背上隱隱有金線文道人納虫竹筒中竟去自後唱曲琴絃不復鳴矣鳳怪之有博物君子說及此事嘆曰此異寶也謂之鞠通有耳聾人置耳邊少時卽愈喜食枯桐尤愛古墨鳳始悟道人竹筒中藥蓋古墨屑也 賈子說林

呼子先夜不臥惟倚藜杖閉目少頃卽謂之睡後與酒姥仙去留其杖子先故人陸麟寶之謂之藜牀後麟卒命其子置于棺中 賈子說林

馮小憐有足爐曰辟邪手爐曰鳧藻冬天頃刻不離皆以其飾得名 林蘭續志

姚子貴字歆孟陳郡人有寶鏡背有銘云鏡爲作自尚方銅爲產自丹陽觀其寶觀其藏延年益壽樂且康芳名寶鏡俱未央 子真古鏡記

菂苑寄叔良春思詩曰門前梅柳爛春輝妾織流黃獨在機雙燕不知腸欲斷銜泥故故傷人飛張于是愈不能忘情矣 本傳

郭暖宴客有婢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坐時竊寓目屬意甚深暖覺之曰李生能以彈箏爲題賦詩娛客吾當不惜此女李卽席口號曰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暖大稱善徹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鏡兒贈李 虞樸續本事詩

魯人有僕忽不見旬日而返主欲笞之僕曰臣之姑修玄女術得道白日上昇昨降于泰山召臣飲極歡不覺遂旬日臨別贈臣以金矢一乘曰此矢不必善射死轉中人而復歸于笮主人試之果然籲而寶焉因以金僕姑名之自後魯之良矢皆以此名 膠葛

嘉平二十五日叔良宿酲未解窈窕烹百和解酲湯進之隨飲而醒後遂依法作湯名窈窕湯 本傳

經霜冬瓜皮同朴硝煎湯洗痢花瘡立愈又有法以葡蘿代瓜皮亦療痔白芷茸松三顆附子尖飛鹽皮

硝輕粉少許肥皂共搗丸治雀子班烏藥細磨冷濃茶治湯火用生白礬末半分入臍以一指甲水滴之治婦人小便不通積年坑廁上雞殻煮湯服治乾霍亂用細辛白芷雄黃好酒研末入麝香少許服治毒蛇風狗傷鹽和油敷上治蜘蛛咬遍身生絲亂髮灰吹入鼻治鼻衄欲死黃連一兩酒浸曬胡荽莢一兩滾湯泡七八次閒木樨香止曬乾用真神麯爲糊作丸如梧子大食後荷葉湯送下三十丸治梅核膈蜜陀僧滑石等分生姜汁調敷治腎囊瘡方 梅𥱧先生藏

張璘者秦人也字子石年二十與其弟耕性好讀書耕畢輙握典籍吾伊瓏上人皆咲曰凡讀書者皆求所以榮親戚顯名聲也今終日孜孜而不離畎畒則讀書何益乎人謂張孺子多才吾不信矣璘聞之曰是何難哉于是裹糧負書求見秦王說之以彊秦弱諸侯之策指甚深妙秦王說之拜爲上卿璘曰臣少貧賤恒爲鄉里所戮咲幸遇陛下官爲上卿實非所冀有如籍陛下神靈使得錦衣還鄉足矣秦王留之再三固辭于是賜以黃金珠玉錦繡驂車馬人徒送

之歸里人以爲榮無不蒲伏而前不敢仰視璘故自尊貴而痛抑之居數日盡召宗族鄉黨與歡飲盡出所賜黃金珠玉錦繡散之家無所留躬操耒耜與其子戮力終不出矣陳勝吳廣起變名姓入山中及沛公定天下人有遇之容色鮮好採藥行歌 賈子說林

七夕徐婕妤雕鑴菱藕作奇花異鳥攢于水晶盤中以進上極其精巧上大稱賞賜以珍寶無數上對之竟日喜不可言至定昏時上自散置宮中几上令宮人闇中摸取以多寡精粗爲勝負謂之鬬巧以爲歡

笑 致虛閣雜俎

海中所産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鰊青類人首眉目宛然玄羅類人足鹹車類男陰文螠類女陰文螠即淡菜亦名東海夫人至于貴鈴類鳳蕊鍾類鹿鴆賊類象木藻類梟更奇 余皇日疏

管夫人性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時對庭中脩竹亦自興至不能自休 丹青記

紫竹愛綴詞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玄伯問曰後主詞中何處最佳荅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玄伯默然 本傳

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噀馬目則馬瞑眩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羣臣編爲馬鞭一揚卽走謂之不須鞭 採蘭雜志

石尤風者傳聞爲石氏女嫁爲尤郎婦情好甚篤爲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亡臨亡長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人以夫姓爲名故曰石尤由此觀之古時仍有尤姓也近有一榜人自言有奇術恒曰人能與我百錢吾能返此風人有與之風果止後人云乃密書我爲石娘喚尤郎歸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沉水中 江湖紀聞

琅嬛記卷中

瑯嬛記卷下

元　伊世珍　席夫　輯
明　黃正位　黃叔　校

姑蘇城中皮日休市有小橋名鶴舞父老相傳吳時有二鶴在其地對舞已而飛集金昌門外青楓橋東化爲鳳凰飛入雲際今鳳凰橋是也沈學士詩曰不如雙白鶴對舞石橋邊謝侍郎詩曰願作江頭雙鳳凰會飛直向青雲裏是一事 謝氏詩源

施陰起自微平生未嘗見書僅識數字而已一旦學

誦般願詩隨誦隨悟染指詩牘便多驚人昔人有不識字能誦蓮花經者豈非宿習使然乎 金剛錄

膏神曰鳳嬢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與膂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昔楊太真粧束每件呼之人謂之神粧 採蘭雜志

月華夢月輪墜于粧臺覺忽大悟自幼聰慧組織餚饍不習而能獨未嘗誦書自此搦管便有所得其所爲古文詞妙絕當時 本傳

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人謂銀花即火樹中花光明如銀故曰銀花殊不知銀花亦自有本昔薛瓊至孝父病嘗其溲而家甚貧嘗出求薪遇老父以一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置卧床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鈿螺及結實皆銀也 謝氏詩源

杜羔妻趙氏每歲端午午時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酒令婢送飲羔即歡然當時婦人爭效之 採蘭雜志

張芸叟臨江而居其妻遺一素綾鯉魚首尾宛然腹

藏短牘但未畫鱗甲耳芸叟試爲點染便躍入江中不知所之後魚人網得白魚破腹無腸者賣之買者命內人烹之及熟啓視不復存矣自後網得者即放去謂神魚云芸叟諱舜民 子真畫譜

申豫作詩文恒繞室而走得一佳句便拍案大呼人謂其足下有文章 採蘭雜志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鎔黃金散瀉入水中視巧拙以卜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首尾足翅無不悉備 膠葛

薛瑶英于七月七日令諸婢共剪輕綵作連理花千餘朶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于庭中隨風而上徧空中如五色雲霞久之方没謂之渡河吉慶花藉以乞巧 致虛閣雜俎

金絲荷葉草搗汁服之查塗患處治蛇毒用烏骨白雞血少許抹唇上即活治小兒驚風卒死用甘草濃煎汁調地龍糞輕塗上治小兒陰囊虛腫熊膽塗患處治痔人中白火煆存性一錢銅綠三分麝香二分爲末搽治小兒走馬牙疳端午日收桑葉陰乾爲末

每朝白湯下三五匙治痔舊棕燒灰又放在瓦上收火氣侵晨温茶調服三四錢治婦人血山崩血海敗千年運葉陰乾炭火燒存性酒送下治腦漏鷄子白和百草霜搽治小兒赤瘤 梅橋先生藏方

綠珠爲梁伯女生而奕偞好音伯嘗至山中聞吹笛異于常聲覓之弗得忽聞空中語云汝女好音欲傳一曲遠歸乎伯以爲神仙遂下拜因語曰汝即歸莫取西北方草結一人形被以桂服珠翠設杯酒盂飯命女呼我名曰茵于至三更我當至矣伯歸如法至時果至空中吹笛音極要眇綠珠聽之得十五曲一字不差因名笛曰茵于又曰遠歸遠歸仙笛名 志奇

瑟曰文鵠笙曰采庸鼓曰送君鍾曰華由磬曰洗東皆仙樂也 致虛閣雜俎

雷威斲琴無爲山中以指候之五音未得正躊躕間忽一老人在傍指示曰上短一分頭豐腰殺已日施漆戊日設絃則庶可鼓矣忽不見自後如法斲之無不佳絕世稱雷公琴 賈子說林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得

好顔色始影南並肩一星名䀢朗男子于冬至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 賞庵紀聞

張泌江南人字子澄仕南唐爲内史舍人初與鄰女浣衣相善經年不復覯精神凝一夜必夢之嘗有詩寄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闌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情人照落花浣〻可無所出流淚而已 虛樓續本事詩

沈雲卿夢皦羨甚寒仰見天火[illegible]無二兩字明日以告金廻秀廻秀曰羨寒無火也非美乎天無二字非

人乎以鄙人觀之君當有美人棄中之喜也沈是日果遇美人茁蘊顔色絕代才調無雙沈有詩云十三學繡傍金牕十六梳頭壓大邦色比昭陽人第一才同江夏士無雙沈謂金曰子之占夢卽索紞周宣不過也一曰沈雲甫 玄散堂詩話

古有女子與人約曰秋以爲期至上冬猶未相從其人使謂之曰菊花枯矣秋期若何女戲曰曠曰上冬政素節也是花雖枯要當更生明日菊更生蕋其人異之因名曰更生花 金剛纉

客有曰犬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旣姓朱則鴨姓奚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 採蘭雜志

陳豐與葛勃屢通音問而歡會未由七月七日豐以青蓮子十枚寄勃勃啗未竟墜一子于盆水中有喜鵲過惡汙其上勃遂棄之明早有並蔕花開于水面如梅花大勃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數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豐來數卽書其異以報豐自此卿人改雙星節爲雙蓮節 賈子說林

墨子姓翟名烏其毋夢日中赤烏飛入室中光輝照耀目不能正驚覺生烏遂名之 賈子說林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齧蠹魚不生 致虛閣雜俎

楊太眞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八分太眞二小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惟形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冀得復見卽死不憾道士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咒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將符僅類人形而已使上齋戒懷之疑神定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

矣上出像觀之乃眞貴妃面貌也上喜甚道士咲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壁而供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咒吸烟呵像上次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銜遥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旣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葳蕤鑰鎖之于是太眞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顔復見妾乎沈香亭下月中

之誓何在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于不意其言甚多太真意少釋與上曲盡綢繆勝于平日脫臂上玉環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啓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太真所以尸解今見爲其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姓王名冊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于李夫人是邪非邪遠矣此說又與長恨歌異存之備考 玄虛子仙志

東美有古劍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書十六字極古不可辨太白見之曰是辟燭劍也其文曰終歸之野鑒鉄鍊精辟燭是造百日斯成 採蘭雜志

唐太宗有古劍七星隱顯隨于北斗恒在燈下試之使人視雲氣過十劍上逐星漸隱填刻不差 膠葛

窈窕以古錢一枚贈叔良青綠色徹骨而凸起者叔良時置袖間一日忽瑩潤而小凹叔良弟謂弄久剝落耳明日則又復青綠凸起矣心甚異之後語窈窕窈窕言同盖窈窕有二古錢贈一留一留者乃極瑩潤而小凹時復類贈者焉自後察之張藏者隻日則青綠而凸美藏者隻日則瑩潤而凹乃二錢有靈能來去耳由是觀之則張之與美豈非夙定之奇遇也乎 本傳

美思張不得數見藏其指甲者關娶錦囊中佩之裙帶時私啓視恍如握手一日覺錦囊差重視之有物若南蕃石榴子私心異之尋有老僧乞食識其家有寶氣借觀之遂求買一粒願與直五十金言藥中用一釐便可延年起死謂之純情舍利反此爲想便可昇天反想入無便爲佛菩薩也 本傳

窈窕以相思子兩枚書名其上與叔良互藏一枚謂之留情石又作鸂鶒錦囊盛之繡銘于上曰兩心如

石萬載靡斁 本傳

梁鱣毋秦氏大雨中見火光自天降中躍一物赤色形若鱣飛入室中即不見是夜生鱣故名鱣及長從孔子游 賈子說林

蠶最巧作繭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私傍壁孔中視隣家蠶離箔明日繭都類之雖眉目不甚悉而望去隱然俏愁女蔡邕見之厚價市歸繅絲製琴絃彈之有憂愁哀動之聲問女琰琰曰此寡

女絲也聞者莫不墮淚 賈子說林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略入夢耳久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既合而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恒引蜜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與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 誠齋雜記

蘇紫蘅愛謝耽只尺萬里靡由得親遣侍兒假耽恒着小衫晝則私服于內夜則擁之而寢耽知之寄以

詩曰蘇娘一別夢魂稀來借青衫慰渴飢若使閒情重作賦也應願作謝郎衣謝亦取女䄠服衷之後爲夫婦 玄散堂詩話

窈窕每得張手札必避人于帳中觀之積之盈笥名帳中集張以爲類蔡邕之讀論衡私呼爲女伯喈窈窕有詩云數行心事鯉魚傳輕放金鉤㡛帳懸不是嬌慵貪晝臥衆中無處看花箋 本傳

達飲姚氏酒酣假寐月華命侍兒進以合歡竹鈿枕溫涼草文席皆月華閣中物也 本傳

殷頲夜夢牟皮上有二士又有赤玉在其上其子年十六解曰牟皮革也二士是圭字是鞋字也赤朱色朱玉珠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 誠齋雜記

仙女曉暈能釀游仙酒飲之而臥夢歷蓬萊赤水遍安期王喬王毋飛瓊之屬採芝爲車驪龍爲馬無所不至又覩金書玉簡字光灼爍多至言妙道初覺猶轉身尚能記一二策時有梵語者則不能記耳今人有游仙咒曰果𡗝寢𡗝八垓台厌如律令勑誦七遍書符酒上飲卧亦能如是 玄虛子仙志

先君子言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爲商遠歸携一鳥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鳥卵而方有自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之知曰見成丁百鳥志 採蘭雜志

水仙子爲南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如鳥卵色類玉後以贈青霞君青霞君以爲經鎮一日誦陰符經忽大風雨其石裂破有一虬走出狀若綠螈就硯池飲少水乘風雨飛去蓋龍也石隨合略無縫痕 修真錄

鶴一名仙子一名沈尚書一名蓬萊羽士 採蘭雜志

試鶯自言能作獨自舞宋選求其一舞而不可得因呼爲羊公鶴 真率齋筆記

卓文君閨中庭内有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卽文君井也 採蘭雜志

張牧過點蒼山拾一圓石徑寸明于水晶映月視之則有綠樹陰下有一女子坐繩床觀白兎擣藥兎不停杵樹葉若風動女子亦時匕以手拂鬟髻或微咲意其爲嫦娥也一夕名客看月出以視之忽躍入

空中明于月不知所之 採蘭雜志

等師勸修淨土以信爲入門之要一切世法亦不痛禁第云勿談人過飮酒不至醉茹葷不至殺生房室不至于邪治本業有餘暇隨地閉目端坐心念佛號目觀佛容一年半載後念觀稍熟卽行住坐卧皆可爲之至于夢中亦得見佛此乃必成之驗也此僧又有奇術與人共坐靜室能攝其神共游安養境界大都與阿彌經所說彷佛是人旣神游一二次則夢中所見往往類之其夢游旣多則臨終靈性自無他往必西方無疑也由是從者甚衆皆得往生大有奇驗至有見形報其家者然則淨土之說固可不信乎 安養記

有女子卸冠者奉觀音大士甚肅比丘尼往往勸其修淨土云當作觀音觀觀其法身愈大愈妙自此夜恒夢見之然甚小若婦人釵頭玉佛狀一日其夫寄一玉觀音類夢中所見自是奉之益篤 禪林實語

大曆中有一奇童其能詩性至孝讀書處供觀世音兩尊平明焚香礼大士爲父毋祝釐踰年兩大士俱

現形摩奇童頂曰汝勉終此志吾默祐汝倏不見因名其所居室曰二觀齋文思大進 禪林實語

南水晶極佳者不分厚薄映空若無昔李少君謂武帝曰甲帳仙姝有欲現形與帝見者第云世人濁氣不可得近必齋戒封閉殿門以須我當升于殿上空中一見耳及期請帝見于殿前于殿屋上見仙姝凌空而上足懸三尺身被五綵繡帶飄飄容色娟秀世所未見帝拜之仙姝袖中出金字篆書擲下與帝其言多秘帝于是愈益思盡見諸神仙矣後有人言少

君以水晶設機令其上可以立人使一女子冒之着男服匿入殿中及期如法行之帝謂真仙姝也少君罔上大都此類上終不察焉 賈子說林

貞元中有周存者性喜放生嘗放一鯉魚戲爲詩極佳陸贄稱之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既成苦于無結忽憶鯉魚詩因改二字云倘若從龍出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 林下詩談

楊景猷有文燕香爐 採蘭雜志

方喬既與紫竹遇一覩其狀更不可見晝夜思之面貌恍惚中心拂鬱每入闤闠見賣美女圖者輙取視與其有相肖者或狹邪妓館無不留意用計萬端竟無其人終日悲嘆幾成痼疾有寄情詩曰眉如遠岫首如螓但得相思不得親若使畫工圖軟障何妨百日喚真真一日遇一道士出一錦囊內有古鏡謂喬曰子之用心誠通神明吾有此純陽古鏡藏之久矣今以奉贈此鏡一觸至陰之氣留影不散子之所遇少女至陰獨鍾試使人照之卽得其貌矣然後令畫工圖之何有也所留之影伺此女一得陽精影卽散去他物盡然又戒喬不可照日一照卽飛入日宮散爲陽氣矣喬試之果然紫竹以白玉盤螭匣寶而藏之鏡背有篆書云火府百鍊純陽寶鏡 本傳

昔有一士人與隣女有情一日飲于女家惟隔一壁而無由得近其人醉隱几臥夢乘一玄駒入壁隙中隙不加廣身與駒亦不減小遂至女前下駒與女歡久之女送至隙復乘駒而出覺甚異之視壁孔中有一大蟻在焉故名蟻曰玄駒 賈子說林

南番白胡山出猫睛極多且佳他處不及也古傳此山有胡人徧身俱白素無生業惟畜一猫猫死埋于山中久之猫忽見夢焉曰我已活矣不信者可掘觀之及掘猫身已化惟得二睛堅滑如珠中間一道白横搭轉側分明驗十二時無誤與生不異胡人恠之夜又見夢云埋此于山之陰可以變化無窮中一顆赤色有光者吞之得仙胡掘得遂集山人置酒食爲別及吞卽有一猫如獅子負之騰空而去至今此山最多猫睛猫睛一名獅負仙女上玄宗獅負二枚卽

文士冠有文章好讀書鑿壁懸梁無以踰也嘗有客過稱雲來頂上謝臨風懷中出一書授之曰習此始可以爲文士之冠矣士冠覽而異之問撰者姓名不告弟援筆書于髹几曰彼何人斯三江之右金鈎煌煌風吹草覆 采蘭雜志

瑯嬛記卷下 終

瑯嬛記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元伊世珍撰語皆荒誕猥瑣書首載張華爲建安從事遇仙人引至石室多奇書問其地曰瑯嬛福地也註出元觀手抄其命名之義當取此然元觀手抄竟亦不知爲何書其餘所引書名大抵眞僞相襍葢亦雲仙散錄之類錢希言戲瑕以爲明桑懌所僞託其必有所據矣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二十卷

〔明〕仁孝皇后徐氏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永樂五年內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勸善書二十卷》提要

以上原缺

高皇后同勤開創茂建鴻基盛德昭彰卓冠
萬世備歷艱難化家為天下隆子孫無窮
之福嘉言善行永媲詩書圖史之美起敬
起慕服膺敢忘
皇上至聖誠孝道德隆盛纘
太祖積累之仁藉
聖母誕毓之慶本源深厚厥有自矣蒞祚以
來夙夜勤勤惟恐一民不得其所一物不
被其澤每退朝日晏未食吾躬侍左右
皇上顧吾曰皇后少休吾稽首曰
主上勤勞妾敢自暇
皇上曰朕惟欲生民皆壽不疵皆樂不擾皆
富不窮協于一德歸於至善朕勞而天下
逸也吾再拜曰勤勞政治之本仁厚福慶
之源故天地運而萬物生聖人勞而百姓
足

主上仁覆天下勤勞如此誠所願也深懼無以奉承竊惟仁者善之所由生也善者福之所由基也是故爲福莫大於爲善省己莫嚴於知戒用是輔仁其或庶幾聞采三教聖賢勸善懲惡之言類編爲書舉言以撮其要因事以著其實凡二十卷名曰勸善書將以省覽以防念慮之萌夫一念之幾甚微而休咎之徵甚速且備善爲福積惡爲禍善惡之報理有必然如晝之所爲善則夜之所夢者亦善晝之所爲者惡則夜之所夢者亦惡善惡實根於動作禍福響應於形聲譬之種嘉穀則獲稻梁長稊稗則成蕪穢視此以爲警於善如嗜飲食於惡如畏蛇蠍積小善可以成大善積小惡終必成大惡善積而福及無窮惡積而殃流百世致謹於幾動之微加嚴於趨

舍之際則必無過舉明無人非幽無鬼責福祿自然而生爲聖爲賢證道證果皆由於此矣吾揣德涼薄充位後宮伏覩

皇上仁民愛物之心至矣盛矣故無所不用其極謹錄爲是書序而傳之以訓以戒吾所自編隨得隨錄然古今事繁記載非一竊恐采擇未精不能無脫略尚有望於增益者固雖不敢方古著述其於勸善懲惡之道亦粗備矣觀者誠能於此而盡心焉則未必無補於脩省之萬一云

永樂三年二月初九日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一

嘉言

[illegible]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亡謙柔得退者德之餘強忍姦詐者禍之始○貞良而宗先人餘殃猖蹙而活先人餘烈○貴賤無常惟人所速苟善則庸夫之子可至於三公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為庶人○彼以君子保艾爾後○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九德不作事無悔故能天祿子孫賴之○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未嘗不昌○惟德不忘延世承寵○盛德必百世祀○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脩茂洪德施及子孫○但能顯立勳業自然福及後昆○德在人者死必恭其嗣○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illegible]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好貪不可與則福祚流於子孫○賢[illegible]不賢則速亡○良臣使身俊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業福祿無疆○[illegible]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功存于人澤垂于後○仁之所積[illegible]之所流者深○功既存于社稷慶宜及於子孫○積善存仁必有[illegible]福緣善慶多因積行而生○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輕[illegible]則家受其殃積惡成殃眾不可解

[illegible]其祖禍殃慶延于子孫○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憑法致[illegible]積善延慶○宗祧陰騭乘裕後昆○理盡善積歷代不移○活人濟物慶流子孫○精進奉戒應得長生子孫昌盛宗族榮顯○五根賊禍殃及累世○惡惡相承百世俱闇○陰謀之門子孫不昌

[illegible]積功累仁祚流百世○若其身修其心成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神融業茂靈慶悠長○修之於家其德乃餘○施恩布德世代榮昌○積善存仁榮華後裔○廉者不取乃無盡藏福祿傳家舉世所尚○懷奸抱宄為子孫之患○紋降者殃及三世○殺害物命招冤積業禍殃子孫○損人利己終無顯達雲仍其衆成家豈有久長富貴○不善所積降殃有餘積既由漸餘亦難除○不善者不容不以罪加之也司命奪算殃及五世○勿以曲為直勿以直為曲犯者奪算身受其害殃及子孫○行短虧心只是貽莫生巧計弄精神得便宜處休歡喜遠在兒孫近在身

感應

宋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周顯德三年為西上閤門使五年使吳越私覿之禮一無所受吳人以輕舟追遺凡再四不受既而曰吾終拒是近名也遂受籍歸造官世宗強還之始拜賜悉分遺親舊不私一錢乾德初為左神武將軍兼樞密承旨二年冬伐蜀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開寶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將伐江南彬使人諭李煜[illegible]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illegible]事諸將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共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煜之君臣卒賴保全彬歸自江南[illegible]傍予曰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薨年六十九真宗臨哭之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詔彬配享太祖廟庭子璨瑋玘珝琮璨之禧三年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卒贈中書令諡武懿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瑋尚秦王女興平郡主至昭宣使瑋累官安撫觀察使天禧間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諡武穆嘉祐八年詔配享仁宗廟庭琮左藏庫副使玘尚書虞部員外郎珝東上閤門使琮西閤門副使累官安撫都指揮使子佺皇城使嘉州防禦使佺子詩尚魯國大長公主玘之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彬父芸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王

宋竇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年三十無子嘗夜夢亡祖父既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用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公見而憐之即焚券囑其妻曰善撫之既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罪公不問由是父子圖公像晨興祝壽因元夕於延慶寺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涕泣而至公問之對曰父罪犯大辟偏懇

親知貸與金銀將贖父罪。昕暮以一親置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可贖矣。驗其實。遂以還之。復加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自斂。公爲出錢葬之。前後凡二十七喪。孤遺女貧不能嫁。公爲出錢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窮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資以金帛。俾之販鬻。由公而活者數十家。四方貧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于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其後公復夢祖父告之曰。汝三十年無子。壽且促。已皆告汝。數年以來。汝名掛天曹。以有陰德。特延筭三紀。賜五子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眞人位。言訖復祝公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是後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傳誦。子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翰林學士。偁左補闕。偁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公年八十有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其後八孫亦皆貴顯。

唐崔郾事寡嫂。穉敬三宗。多所諫正。檢校禮部尚書。卒諡曰德。郾不蓄貲。所有輒給親舊男女未婚死者未葬。皆爲營辦。居室庳陋。無廊廡。霖雨則張蓋沿歸以寬。經月不營一入。五子。瑤。瑰。瑾。珮。璆。皆達官。弟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爲禮部五。吏部再。自唐以來。未有。居光德里。營一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人即其里爲德星社。鄲爲金吾衛大將軍。忽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月。李訓亂。約死於難。世謂鄲亡。崔氏積德之報。然則人世可不勉立功德哉。

宋淳梁壽安鄉羅氏崇禮。家好善。常造棺櫬施人。其貧不能葬者。又贍以錢米。終其身不變。淳熙乙巳歲。其家小奴丁貴童夢之如存。與語曰。我平生多做屋宅與人住。坐此積累陰功。慶逮子孫。汝說與十四郎。明年秋試必得解。不唯若此而已。如今而後。接續登名者當不絕。十四郎者其子謙光也。童以告之。謙光不信曰。汝侮我耳。次年果預薦。自是殆無虛牓。至乙卯三舉。閏曰煕載。曰及。曰乃白。時鳳曰時緻。皆崇禮本位諸孫。讀書業文日以益衆。

宋蘇軾外祖程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官。官缺。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事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當因。因坐廡下。涕泣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盡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詐因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一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

宋王晉公祜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祜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祜徑趨出。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祜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祜赴貶時。親賓送於都門外。謂祜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祜笑曰。祜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祜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宋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方贄以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爲王民。豈當復循僞國之法。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永式。方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

東轉運使有五子皐準章華罕準之子珪為宰相他亦多顯貴世世子孫蕃盛

漢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望有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械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免濟活者千餘人其後子孫蕃庶祿仕不絕

宋朱承逸居霅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趁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其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為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懼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頓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後值歲饑承逸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孫名服熈寧登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即著南陽活人書者肱子彧即著萍洲可談者遂為吳興名族

宋潤州金壇縣陳氏元熈寧八年饑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焉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度後皆為監司子孫登仕者相繼

宋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姓者守建州城其部將有罪當斬章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往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諭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為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後連氏為建安大族其子孫官至卿相者相踵

宋縉雲管樞密師仁為布衣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獰惡叱問之對曰我等疫鬼也歲首之日當行病於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之曰何以得免曰君家三世積德後來餘慶方當顯大我等以此不敢入也遂不見

宋黃汝楫越人家頗富宣和中方臘犯境以財寶之物瘞於室將逃避忽賊黨執白旗來揖且拜黃懼認其人蓋舊僕也云賊將拘掠士女閉之空室持金帛則贖之否則殺黃曰我所藏直二萬緡獻以贖其命悉發所瘞攜輸其營千人皆得歸詣黃謝為之誦佛祈福歡聲如雷亂定夢金甲神從天而下呼曰上帝有勅以汝活人多賜五子科第紹興中黃為浦江令其子開闢閎同登乙科開闊繼之如神所言

宋盛陵民參政度之子也少以逸才自負舉進士殊等聲名益振人莫敢為之先及廷試王拱辰居第一陵民大不平之他日夢遊陰府謁主者請問所以坎壈之由主者曰公乃隋越國公楊素後身在隋時為將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其後相位會權弄法縱恣驕奢逞其陰險傾陷忠良進用奸邪附會之人隋室傾危實其所致故殃禍流於子孫闔門殂戮誅及宗親又使其死死生生磨切受報至是已更數世矣率貧不自振令受報自當如此此生亦終坎壈福業雖異才不易也陵民聞而大沮後果無成而卒

宋南劍州人陳源以蔭得官子蜀憚道遠不赴任居于鄉里專務陵轢平民淫污良家女子有與之校必詛於邪神而欵之人莫敢輒犯暮年病篤先自見所詛而死者然後死其明年弟之女年十二游於園中忽仆若寐見二鬼導之至一城宮殿侍衛尊嚴若王者居鬼曰此秦廣王也王召女升殿語之曰汝能為我通傳信息於世間否女曰生世不曾離閨庭如何解傳王意王使二鬼引到一獄曰是第十八重阿鼻獄也見亡伯在廡下荷鐵枷曳鐵索望女慟哭曰汝可救我女還殿下請於王曰何以救伯父之罪王曰惟看轉八師經可以救之然汝伯父造惡深重餘殃又及其諸

子。汝可往觀之。女出。別見一廟樹木翁蔚。伯之二子亦拘於樹下。長子呑鐵丸數十。次子斬首流血。女寤。具道其事。本末甚詳。明日父母復問。一切不復記矣。是時伯二子固無恙。後三日長子自遠方來。正苦咽喉痛。家人用女說求所謂八師經不能得。走僕往建州訪得之。未至而次子暴病即死。臨終嘆曰。經至無及矣。次日經乃至。其兄立名僧爲誦千遍。夜夢弟謝曰。賴兄之賜。已獲生矣。

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後統忽夢神人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欲以刑法毒人。將來使爾子爾孫皆被刑法死。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後統子松竦皆以非命死。至冀竟滅其族。

宋張該有一宅頗宏壯。以闕用典千緡在張俊家。俊心愛之。乃厚遺牙儈作契。契成換其首張用作絕契。後數年。該以乏用詣俊就絕。俊出契示之。乃絕契也。該語塞洒淚而出。仰天呪曰。願爾子孫異日亦復似我。欲語不能。厥後俊之子孫夢見一人在庭上告之曰。張俊强取我宅。我今問爾取報。既寤。果失音而死。

隋開皇末年。代州人姓王。爲驃騎將軍。在蒲州鎮守。性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奇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既還鄉里。里人親族爲作衣服而共愛養之。女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求覓。疑鄰里戲藏。訪問不見。諸兄乘馬遠覓。乃見去家三十餘里。馬追不及。兄等以數十騎共圍而始得之。口中作聲如兔鳴。足上得刺盈掬。經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獵餘殃所及。故女受報。遂合家齋戒練行不絕。

梁楊思達爲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唐徐玄之澠水人也。武后時爲刑官。專事煆鍊。慘酷尤甚。其子翥後因官遊于青州。貨殖殷贍。有子三人。其二癈殘。小者項有肉枷。人見所共驚畏。翥翁初銳意求官。驕佚自任。下輦成宴。言行事隨欣然有凌雲霄之志。見二子之疾。未甚介意。又覩肉枷之異。悒悒不樂。若有喪失。因遊東海山觀中。與道士話其事。道士曰。三子之疾。非己之過。非子之罪。盖宿業所鍾。爾道門所謂宿業。非是疾者前生之業。乃先人之罪殃流後裔也。君家先世當有酷於刑法。縱於捶楚。爲官不恤牢獄。不矜囚徒。意出法外。殘毒害物。遂使子孫受其報。爾翥汍然流涕曰。實然。先父爲官當則天之朝。世亂讒勝誅鋤李氏諸王。屠害宗室。朝廷德擊。必設法以陷之。殘刑以毒之。誅戮考掠。不勝其毒者。陷於狴牢。死於繫械。故不可勝紀。如武懿宗來俊臣周利貞李義甫之徒。恩渥隆異。回天轉日。天下畏之。以矜恕慈惠者爲懦夫。以强項忠酷者爲能吏。仁惻道息。貞正事廢。勢使然也。先父雖位卑厥薄。時稱能官。累按大獄。寃無枉抑。今日之報。信而有徵。將袪此罪。於此觀奈何。道士曰。拔先世之罪。當脩靈寶解厄齋。救存殁之苦。當脩黃籙齋。功恢金寶一遵天科。竭財向善。孜孜不倦。可以謝其罪爾。翥還家大脩黃籙道場三晝夜。至于第二日夜。向中忽聞門外車馬人物之聲甚衆。出門視之。則白光如晝。天兵千餘人。官吏數百。羅列門外。若有所俟。良久黑氣欝勃。直北而來。中有三人。枷鎖械縛。鬼神數十人領之。列於官吏天兵之前。一人即翥父玄之也。俄而黃赤光一道自西北來。照地上草木屋宇人物之形皆若金色。異香盈空。光中神仙一人。青童十餘人。二力士執節前引。其左一人武弁朱衣執金冊去地三丈許。衆官拜迎神仙儼揖。武弁者稱太上有勅。讀金札曰。徐玄之侮法害人。宜加考讁。以其子精脩黃籙功簡上玄。即宜赦宥。同惡延逮。並爲原除。於是神仙復去。官吏皆隱。即見其父素服麻衣謂翥曰。吾不知罪福。但恣胸襟。法外害人。久被寃訴。考責已十八年。同官屬吏皆均其罪。猶有十二年殃苦報訖方顧惡道痛苦之狀。不可具言。賴汝歸向法門。精脩此福。太上降赦。前罪併除。寃訟之人先已解脫。延累之罪自此亦銷。吾得生天去矣。勤於香火。以報道恩。乃飛空而去。翥之三子。旬月之間。殘病者完復。肉項亦銷。更脩黃籙齋十壇。廣爲存殁。仍令小子於山觀入道。永奉香燈。翥終身高隱。不窺祿利。常持誦真經。時亦鍊氣絕粒。

嘉言

【易】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惠迪吉

從逆凶惟影響○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仁則榮不仁則辱○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禍自怨起福由德興○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報之以殃○瑞應依德而至灾異緣政而生○善道屬陽惡道屬陰為善正守陽推折惡類則福道隨之矣○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殃之○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祥者福之先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來○積德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必由於積惡○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己者亡○行邪僻則身死夭行端直則無禍害○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至○知天理者天或可壽忽人事者雖安必危○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為善則善應為惡則惡報成名滅身惟自取之○政教積德必致安泰之福舉措數失必致危亡之禍○君子直道未必不得小人枉道未必不失○誠者萬善之本偽者百禍之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謙遜靜慤天表之以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以應應之以異○仁慈者壽凶暴者亡○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誇誕生惑○善以自益惡以自損故君子務其益以防損非以求名且自遠辱○見善如渴聞惡如聾○終身行善善猶不足一日為惡惡自有餘○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一行有失百行俱傾○禍莫大於從己之欲惡莫甚於言人之非

【釋】一切惡莫作當奉行諸善○為善生天為惡入淵○為善福隨為惡禍追○作善得福為惡受殃○罪則冥伺福則神祐○衆善共會萬惡爭消○大善積而灾消衆惡盈而福滅○善不失善報為惡自招殃○極善動天地極惡亦能動天地○善享天人之快樂惡投鬼畜以非堪○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莫輕小善以為無福小善不積無以成聖莫輕小惡以為無罪小惡所積足以滅身○行惡得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備善遇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若近於善人則得善名稱若近不善人令人速輕賤○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既死神當其殃○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遠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發善心者於福有基行善事者於福有報發惡心者於罪有基行惡事者於罪有報○於苦備福其

福最大於福作罪其罪不輕○受膏澤而荒蕪不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無因之士也○福在積善禍在積惡○作福不如避罪避禍不如脩[illegible]○何者為善惟行道善○聖人之道以善為用○凡脩萬善皆助菩提○善人行善獲福益壽○善若不脩則人道絕○萬德種善菩提資粮身口意淨不念人惡離諸業障得清淨業○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若人心氣調一切皆柔軟斯人生善種猶如良福田○常行慈心所適者安○宿造諸善緣百劫而不朽○聞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速禍之萌祇避之若探湯○崇善建福樹果脩因○纖微之善咸須殷勤勸請增進今生慧行○生上天者離惡積善○善著則跡彰跡彰則譽集○脩少善行受無量福○為善最樂道理最大○但行平等事不用問前程○中心念惡罪苦自追○愚人樂惡至死不休自受大殃○長惡不悛輪轉五道○生死推遷匪旦伊夕隨業受報淪歷無窮○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衆惡墮在地獄○為惡雖少後苦無邊如毒在身終為重患○惡業縱橫作善言不喜聞一入無間獄萬苦競纏身○邪見習癡業阿鼻受楚毒○常多惱亂諸衆生彼等當生熱惱處○若行邪道身壞命終墮於惡趣○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惡貫若滿夫必戮之○深耕淺種尚有天災利已損人豈無果報

(道)德積則福生怨積則禍至○為善不求福而福至為惡不求禍而禍生遺臭萬世流芳千古宜有間然○積愛成福積怨成禍○為善者善氣生為惡者惡氣生○小善不積大德不成小惡不止以成大罪○從吾道者是名善業離吾道者是名惡業○積善逢善積惡逢惡仔細思量天地不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還不報時辰未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一日不念善諸惡自皆起○積善善種積惡惡至如影逐形似響隨聲○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一日行惡禍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勸人莫作天網恢恢報應甚速○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脩善福應為惡禍來○人身行惡神亦奏之三官人身行善神亦慶其仙名○積善有慶集積惡有殃害○脩善得善其鬼亦善作惡得惡其鬼亦惡○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而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善不在大惡不在小○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惺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能惡而受惡報何如能善而生天堂殘忍而受殘報何如慈悲而受福祿乎○生世積善名入左契白日昇仙生世為惡名入死籍未有出期○休休之福積德所生凶凶禍害積惡所成○天高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有吉報○心平則無怨惡○非災橫禍不入慎家之門○道高龍虎服德重鬼神欽○常行大慈心以成無上道○功滿德就皆得飛仙○萬善來備王符下迎○勸助人民履行衆善令人世世安樂禍亂不生○以能導人為善而能必證仙階○細行不謹終累正真罪大惡積方滅其身○悖理傷道恣情縱欲天鑒昭然無所逃罪○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天人耳目咫尺非遙○天地鬼神森列昭布陰責冥誅烈於刀鋸依過定罪毫髮不爽

感應

宋余嗣字昭祖福州羅源人官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居鄉里與福帥薛直老有同年進士之好丙部銀綱往行在欲覬賞典今年勞還兩秩明年郊祀恩任子九月五日至郡中館于所親林氏十九日往大中寺飲於表弟韓知納家歸時已二鼓倦甚就枕月色甚明似夢非夢見一人排闥而入道衣小冠持旌幢立於床前呼曰司命真君相召嗣索所逮符檄曰面奉嚴旨並無文書嗣即起着紙帽衫繫帶而出回視己身卧榻如故歎曰吾必死矣遂旅中至此為之柰何追者前導常遠數步欲與之語不可得纔出東門覺非平日所行路奐道高木陰森蔽虧日色晃耀乃似辰巳間經五六里許不逢行人心甚怖俄見一城巍然門旁兩人對立軟巾束帶如唐人衣冠追者曰真君門下引進使者在此相候可進矣二使揖入門門內有亭供張甚盛一人華冠螺髻衣紅綃袈裟嗣升亭二使俱坐不交一談飲湯而退復引入廣行三四里所過金碧輝映梵地皆琉璃私喜知決

非惡地憂心稍釋入轉一曲角舍宇亦雄麗使者曰此真君治事所也嗣
問曰若至彼用何禮以見曰公無朝服只合肅揖聞呼即登殿入門揭金
書牌曰司命真君之殿如儀以謁即引上視真君冠服與今朝服等熟視
之蓋建炎間越州同官張聖行也笑謂嗣曰此間今年考校得三十人見
公姓名特去相名嗣惶恐謝曰嗣官卑材下無寸長可紀安得預考校之
列真君厲聲曰此間不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正不正爾
與公有舊欲公知前程事公官資儘有而所享之壽止七十四若能辭榮
納慶奇延一紀自此以往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蓋不止此公欲
之乎嗣曰敢不聽命真君曰今日非奏過天曹主者亦台公不得然不可
過三時宜速歸顧二使令引出遂退由元路行經一殿門閉人聲嘈嘈有
呻吟號泣者使者曰司過真君殿也方坐殿訊囚嗣問曰人世何事為重
罪曰不孝為大欺詐次之殺生又次之及外門華冠者出向嗣合爪曰此
官負不可思議吾到此半年見多少人入來何嘗有出去者此官真實是
不可思議復揖坐飲湯下階使者曰尋常只到此以公與真君有分且又

慈仁今特遠相送既出嗣問曰適華冠者何人曰渠是三十三天上人以
微過謫監門滿一年即復歸矣所飲何湯曰入時是醍醐出時為甘露嗣
懇曰今幸得歸何以見教曰輒有厭禳之術公到家日取門上桃符親用
利刃所碎以淨籃貯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於東南方穴地三尺
埋之此人出公即靜坐冥心祝曰天皇地皇三綱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
還乃止又云公歸家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當祭先寢當存息皆循持之
要嗣曰此行念無以報德使者何所須二人相視而笑掉頭曰此中無用
此中無用固問之曰公平生誦金剛經回向一兩卷足矣往來酬荅唯一
人其一默不語又行一二里辭去曰此去無他岐徑歸即至嗣獨行如及
城東門足跌而寤已三更矣儼如白晝出謁之狀遂呼僕張燈作辭綱劄
子遲明詣薛白之且言欲致仕洎還家取桃符如所教以行然不曉何理
也竟自列掛冠明年拜命始為人道其始末

宋台州彭矩字中方自為童時端重謹愿未嘗遊戲群童或欺侮之皆不
與較人謂之癡及長益慈祥謙遜有蔬圃與里人聯累里人婦每竊採之

彭佯若不知彭妻夾籬為界而里人婦不樂時出穢語彭妻欲應彭令毋
荅一夕里人拆其籬侵過其界丈餘夾之彭亦不問彭之親欲令訟之有
司彭斷不可里人聞之還其侵疆又嘗與一商同宿于店彭先早歸商先
夕寄傘忘收次早失之意彭持去登彭門索之彭對以故商怒大罵且言
失衣商欺彭懦必索其償彭如數償之而去若此不一彭性好善喜行方
便見飢者必減食食之寒者解衣衣之甃於整橋脩路但力到可以為善
者無不力行又修合香蘇散百解散香薷湯辟毒丸等施病者時邑有吏
張姓與彭母黨姻張為吏亦以循良為宰所敬言無不從時里人侵彭圃
界者以強橫於里為人所訟官將杖之懇彭言於吏竟請於宰免其罪人
愈服其長厚端平甲午彭年三十七尚未有子夫婦詣西嶽祈嗣未至十
餘里宿店將寢彭命妻烹茶忽有道士入室揖曰請獻茶彭隨道士行燭
炬前導約行一更許至一所在乃大衙宇守衛森羅有襴幞者出迎延坐
問彭來故彭對祈嗣襴幞者呼一吏告曰可去取覆其判官彭承事在此
相見襴幞者引彭行循廊至一廳事一官人紫袍下階延上廳講主賓禮

就坐吏人五色袍各抱文書列立左右男女雜立階下急足持杖者森然
判官曰公平生為善冥間知敬但富貴當在後世彭曰今生富貴尚不願
況後世乎但其駸駸晚景尚未有後不孝有罪柰何判官曰此却無說彭
方駭之傍一吏曰今生為善亦有誤處判官目吏使退彭懇問故判官曰
公生前多犯良人婦故今生無嗣籍已注矣無可說者彭曰生前事其不
復知但今生其自信無過判官目吏曰爾適何說吏取簿視之云彭里人
犯罪當杖彭不合言於張令免之謂之黨惡判官曰此亦無害彭不樂判
官令取彭為善簿觀之則彭平生凡為應干大小善事歷歷備具後擬云
壽五十有二再生某處某家仕宦歷某處某處末一行云山東某官彭曰
某平生不願官爵判官曰然則公何欲彭曰但欲得一子奉祖禰香火更
欲少延壽筭更祈此後無大禍患足矣判官曰若此非我所能容奏定奪
判官引彭行至一大殿下瞻望不極但見燭炬輝耀判官上殿彭俟之見
其親戚婦人亦在彭問來故婦人曰求嗣彭問所祈應否婦人曰當有三
子但其不合累悖翁姑及犯其事奪去二子得力者今止可十序矣言既

判官下殿語彭曰。皆允所請矣。但公當有三大難。本是大數難逃。以公多行善事。亦特為削去黑籍矣。彭喜辭出。見其里人劉某。問其來故。曰。吾兒久當登第。在甲科。仕宦至監司。以占里人墳。又一應大小罪惡。凡三十事。降第五甲。止得某邑簿尉。昨與族人爭田。今又擬削登科籍。但可請舉。故在此照應。彭方悟其已死。駭之。有衣紅人呵之使出。忽在店中。乃夢。初覺。汗流如雨。妻烹茶尚未沸。言彭初就寢即醒。彭怪之。明日詣廟。如儀朝謁。遂歸。首告劉某以故。方與族人爭田致訟。劉悟。讓與族人。不爭。其年劉請舉。明年登第。在五甲。終於在邑簿尉。既而彭生三子。未幾蜀亂。十室九死。彭舉家無恙出蜀。挈家泛江。舟覆皆溺。彭於中流得一木以濟。見其妻子二人先在岸矣。云。母子攜手。扳舟柂得免。越三日。一漁舟并載其二子以至。一家親屬遂得皆在。開慶己未。彭寓光州。逃避山藪。哨騎數百至。多被殺虜。又縱火焚山。無得免者。彭所避處二三丈許。風反火滅。咸淳癸酉年卒於臨安。年七十七。其親戚婦人後果生三子。長者為商。死於途。次子登科。未到殿死。惟存幼子焉。

宋蔣負外。明州定海人。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多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於數四者。嘗泛海欲趁郡。柁樓便旋。為田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遂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赴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吾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為積善報云。

宋隆興人京三郎。丞相仲遠之父也。昆季三人。其居鄉里。生計粗給。建炎金人至郡。郡守以降虜。虜將還。從郡索少壯三千人。若將使負荷者。郡乃戶取一丁。其大父議孰可往者。伯仲皆難之。三郎毅然請行。曰。伯仲皆無脫身計。不可往。我當行也。虜使少壯止城南四十里。翌日未明。虜騎奄至。奪取衣服。悉殺之。三郎被傷。墮水。伏於河之土崁中。遠晚無人。三郎登岸。傷且困。露寢於草莽。達旦既覺。有人坐其傍。問為誰。則曰。吾一夕守汝矣。汝曷起求朝餔耶。三郎告無衣可著。守者為其就河解溺死者衣數種出其水。衣畢。則曰。從此東去有僧寺可憩。以待虜盡去則歸。於是告別。竟不知其為誰。三郎乃東行。果得僧寺。三郎雖土人。初未知有此寺也。寺中避難者甚衆。訌雜不一。僧為作粥以給之。後三日。審知虜盡去。乃還郡城中。荊棘無人。其父及兄弟皆不見。三郎度水求之。相遇於塗。乃還故居。自是生事日增多。不日致富。乃取親戚之家困者悉撫養之。三郎後生三子。其長即丞相也。三郎為人廉謹質直。雖日以從事於市利。而語言心術未嘗少欺。既而丞相登科。旋升御史。繼登侍從。八年遂拜丞相。凡封贈三郎至朝請郎。而三郎衣服飲食如頃年。無所增益。出入徒步。戚勸之胡不肩輿。乃爾勤勞耶。三郎曰。吾往日京三郎也。今日亦京三郎也。往日徒步。今日亦徒步。此吾之真性。何改為。既捐館。將葬。連日大雨。先一日尤甚。至夜雲物開霽。星月皎然。翌日柩出。鄉里送者餘萬人。莫不咨嗟悲愴。哭之慟者不可勝數。皆受其恩者也。墳山在江西岸。既倚柩於穴。則雨復大作。又三日而就窆。復晴。掩土畢。復大雨。人皆異之。鄉人行賈。而與三郎至好。其子不肖。父病既危。乃密以千餘緡付三郎曰。我死。不肖子必蕩覆無餘。俟其欲凍死。然後付之。他日其子果如父言。鄉人皆詬罵不顧。窮苦至極。三郎召至徐詰其所以致此者。其子慚懼觳觫。三郎曰。我欲惠汝。懼汝不從。復以所得費於歌酒也。其子指心誓天曰。如是。將何面目復見三郎。當投江以死耳。三郎乃取所付千緡還之。封記宛然。其子初不知也。乃大駭曰。父臨死但云善事京公。無他言也。不虞拜此賜。於是循謹自守。家以贍給。至是為三郎持喪三年。

宋李參政至性脩潔。英淡年幾強仕。尚為布衣。開寶中有省郎典齊安郡。至依門下為學。讀書著文。夜分不寐。一夕有二女子。盛冠服。鳴珮璫。指李而坐。容態殊麗。風度婉約。李恍不知其所從來。因定神肅容。熟視而問曰。鬼耶。仙耶。答曰。奴非鬼也。乃仙之流亞也。少時出戶不見。自此月三至。飲之以酒。或毀茗而去。談幽顯之事。辭簡而理明。守將受代。二女復來謂李曰。與君款奉三年于茲矣。見君居常以禮自持。未嘗一言及亂。器識洪厚。終當遠到。然君前世曾為商賈。負人息錢甚夥。以貧不能償。故今世俾君淹滯於壯歲。因出書一封與至曰。俟改元太平乃啓。不爾當有禍。既而太宗践祚。改元太平興國。啓其封云。太平興國二年。李至第二人及第。既而

畢然後歷清顯入參大政擁旄鎮而終

宋邵旻徐州人為任信孺壻夢人告曰汝將有大災厄若行善可免紹興十九年同妻隨婦翁居衢郡守張巨山以端午日集競渡郡人多往浮石門外橋上觀邵亦往觀者益衆橋弱不能勝鐵纜忽斷橋上人皆溺邵身未全沒視同溺人皆已蟹首魚身或頭成魚鬣而人身者見二神人從雲端下其一亦蟹首如鬼神狀呼云三百人逐一點過眖旻曰汝是姓邵人不合死挾而之岸邵即歸不敢以語人明年如四明經從象亭晚登津上有偉人黃褐衣貌甚倨揖之不答厲聲曰汝邵氏子耶曰平生未嘗識面何以知我名氏曰頗憶去年端午事乎若何以得免邵驚謝曰賴神明庇黃衣人曰不然以爾有一善脫此大厄言畢而去

漢張仲和善用張仲景法療治傷寒其後二子奇兆皆相繼及弟張行甫亦行醫子孫典大郡作提轄者數世不絕此亦醫家能善用其心而克昌厥後者也

宋玉疊山人景煥有文藝善畫龍涉獵經史情性溫雅守道偷素未嘗與人有毫髮之競對人無老少必先稱名雍熙初年有富家王仲章者求山人畫龍初甚愛重後有人云景山人畫格品低於孫位黃筌遂將染為皂山人聞之曰何不速言酬以好絹恭謝而退嘗使小僕挈帽隨行遇雨尋僕不見冒雨而歸妻問何不戴帽衣服濡濕山人云亢陽祈雨不許人戴帽其妻使婢送金釵還鄰家婢中路遺之泣告山人因他處假金釵令還鄰人山人嘗於婢僕輩知其乏困飢寒必賙給之嘗謂君子不虐幼賤其園圃中養二斑鵻婢夜見鵻糞中有光明往告之山人令以水淘之獲麩金二兩餘自是其家愈盛

宋浙西提舉茶鹽司孔目官過椿年既補都吏赴省紹興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會慶節錫宴坐中得疾歸十二月死明年初春鄰人潘十六娘夢其挈衣笥語曰煩報我妻兒我已差去秀州後數日其家送柩如盤門外送者王媪仆地不省而作椿年聲音云我於正月間倩潘娘寄信想已知之自今已後不須更作佛果我託在秀州南塘上蔣六郎家為男屆注得六十年壽言訖王媪即蘇椿年子驛往往尋訪果得之蔣氏云前此育子時先夢一皂衣人來言是平江府令來汝家寄住已而生男睇求入房視之乘涕而出椿年為吏頗公正故死未久即復為人

漢僧寶立身脩道方正不回死遼東及歸柩阻海風同行數十船俱沒唯寶船見火投之得島嶼及岸無火亦無人玄晏先生以為積善之感

昔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頻婆娑羅王（華言影堅）將諸群臣出城遙望如來世尊為何所在唯願慈愍及比丘僧來受我供尒時世尊遙知王意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次遊行詣摩竭提國（摩竭提華言無害）值諸群鳥中有鸚鵡王遙見佛來飛騰虛空逆道來迎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慈哀憐愍詣我林中受一宿請佛即然可時鸚鵡王知佛許已還歸本林勅諸鸚鵡各來奉迎尒時世尊將諸比丘詣鸚鵡林各敷座具在於樹下坐禪思惟時鸚鵡王見佛比丘寂然宴坐甚懷喜悅通夜飛翔繞佛比丘四向顧視無諸師子虎狼禽獸及以盜賊觸惱世尊比丘僧不至明日清旦世尊引進鸚鵡歡喜在前引導向王舍城白頻婆娑羅王言世尊今者將諸比丘遂來在近唯願大王設諸餚饍逆道奉迎時頻婆娑羅王聞是語已勅設餚饍執持幢幡香華妓樂將諸群臣逆道奉迎時鸚鵡王於其夜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華言三十三天）

昔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天阿脩羅（華言非天）對陣鬭戰阿脩羅勝諸天不如時天帝釋軍壞退散極生恐怖乘車北馳還歸天宮須彌山下道經叢林下有金翅鳥巢多有金翅鳥子尒時帝釋恐車馬過踐殺鳥子告御者言可回車還勿殺鳥子御者白王阿脩羅軍後來逐人若迴還者為彼所困帝釋告言寧當迴還為阿脩羅殺不以軍衆蹈殺衆生於道御者轉車南向阿脩羅軍遙見帝釋轉乘而還謂為戰策即還退走衆大恐怖壞陣流散歸阿脩羅宮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以慈力故威力摧伏阿脩羅軍

唐婆羅痆斯國（華言江遶城）內有列士池池西有三獸塔是如來脩菩薩行時燒身之處昔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猿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脩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曰涉豐草遊戲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

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求覓。狐沿水濱，銜一鮮鯉；猿於林樹，採果俱來至止。唯兔空還。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和。猿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而言，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猿狐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猿狐競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盛。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塔也。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惠瑱，不知氏族。奉律貞確，禪誦為業。後遇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有一人，形長丈餘，美貌鬚類，具好衣服，乘白馬朱駿，自山頂來，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爾往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群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仗，入山拒擊，賊便驚散。從此每日瑱恒憑神力，安業山阜，不測其終。

宋圓應法師德賢，為兒時，相者曰：他日有官厄，唯出家可免。遂落髮，往靈山參學，于淨慈後竟繼其席。臨終謂門人曰：我生前道力免難，死後猶有殘業。門人造像入祖堂，乃以鐵護其頸。及虜至，其酋真珠王者至靈山祖殿，衆像皆立，獨師像不起。酋怒，令斬之，以頸有鐵不可傷。乃積薪盈門，縱火焚之，薪盡而屋如故。或見神僧十數，執瓶注水，出沒空表。虜衆大驚而退。

宋尚書僕射滎陽鄭鮮之，元嘉四年從大駕巡狩，忽一夕暴亡，乃托夢於人曰：吾壽命久盡，早應過世，賴比歲來敬信佛法，放生布施，以此功德，延住數年耳。夫幽顯報應，有若形響，宜放落俗務，崇心大教。于時勝貴多皆聞之。

唐盧陵太守龐企，字子及，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世，嘗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螻蛄取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螻蛄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亦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之。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刑，螻蛄夜掘壁根為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螻蛄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為饌，乃投祭祠之餘以祠之。

昔有導師與五百賈人共行作賈，到大曠野，飢渴困極，歸命世尊及釋梵四王，怖懼無計。于時導師登高遠望，見有林木飛鳥往趣，甚當有水，俱共奔走。不久得至，唯見樹木周而生草，其地清潔。導師顧謂賈人等：咸共穿地取水，必當可得。適共議已，時有天人遙從天上聽此導師及五百人困乏水渴，如仰辟頭，來到其所，住于樹上，伸其右手，從五指間流出八味甘美之水，供於導師及五百人，各各取用而無窮盡，皆得飽滿。所以者何？宿命親覲，俱種恩福，故使天人念之來下，以給美水，各得安穩。

昔日天王與無數天今來詣佛所，稽首言：以何等行得為日天，照四天下？復以何緣而為月天，照除夜冥？佛言：有四事：一常喜布施，二脩身慎行，三奉戒不犯，四然燈於佛寺。若於父母沙門道人皆值光明，又身口意行不殺等十善。佛言：又有四事得為月王：一布施貧匱，二奉持五戒，三恭事三尊，四冥設燈光於君父師等。如是脩行，得為月王，福樂無極。

宋馮檝，遂寧人，號不動居士。由太學登第，初訪道禪林，晚年專崇淨業，作西方禮文、彌陀懺儀。歸鄉郡作淨土會，感香爐中白光亘天，舍利應現。靖康兵厄，名山藏經多燬，檝積俸資造大藏經四十八藏，小藏四大部者亦四十八藏，造旃檀阿彌陀像九品化生，隨身奉供。後以給事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鎮長沙，於廳事設高座，著僧衣登座，謝官吏，橫拄杖於膝上而化。

唐邊洞玄，范陽人女也。幼而高潔敏慧，仁慈好善，見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俯而救之，救未獲之間，忘其飢渴。每霜雪凝沍，鳥雀飢棲，必求米穀粒食以散餵之。歲月既深，鳥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年十五，白其父母，願得入道，脩身絕粒養氣。父母憐其仁慈且孝，未許之也。既笄

誓以不嫁，奉養甘旨。數年，丁父母憂，毀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詣郡中女冠，請為道士。終鮮兄弟子，無近親，性巧慧，能機杼，衆女冠憐而敬之。紡織勤勤，晝夜不懈，每有所得，市胡麻、茯苓、人參，香火之外，多貯五穀之類。人或問之：既不食累年，而貯米麥何也？豈非永夜淩晨有飢渴之念耶？笑而不答。然每朝於後庭散米穀以飼禽鳥，於宇內以飼鼠，積歲如之，曾無怠色。一觀之內，女冠之家機織為務，自洞玄居後，未嘗有鼠害於物，人皆傳之以為陰德及物之應也。性亦好服餌，或有投以丹藥，授以丸散，必於天尊堂中焚香供養，訖而後服之，往往為藥所苦，嘔逆吐痢，至於疲劇，亦無所怨歎。疾纔已，則吞服如常。其同道惜之，委曲指喻，丁寧揮解，而至信之心確不移也。前遇歲饑，分所貯米麥以濟於人者亦多矣。一旦，有老叟負布囊入觀賣藥，衆因問之：所賣者何藥也？叟曰：大還丹，餌服之者長生神仙，白日昇天。聞之皆以為笑。叟面目黧黑，形容枯槁，行步傴僂，聲纔出口，衆笑謂之曰：既還丹可致不死長生昇天，何憔悴若此而不自恤耶？叟曰：吾此丹初熟，合度人立功，度人未滿，求仙者難得，吾不能自服，服之便飛昇沖天耳。衆問曰：舉世之人皆願長生不死，延年益壽，人盡有心，何言求仙者難得也？叟曰：人皆有心好道而不能脩行，能好道復能脩行，精神不退，勤久其事，不被聲色所誘，名利所惑，奢華所亂，是非所牽，初心不變，如金如石，難也，百千萬人無一人矣，何謂好道。又問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有金丹之藥，何不獻之，令得長生永壽也？叟曰：天上大聖真人、高真上仙與北斗七元君，輪降人間以為天子，期滿之日，歸昇上天，何假服丹而得道也。又問曰：既盡知之，今天子是何仙也？曰：朱陽太乙南宮真人耳。問荅之斂，事異於人，發言如流，人不可測。逡巡暴風雷雨，遞相顧視，驚怖異常，衆人稍稍散去。叟問衆曰：此有女道士好行陰德、絕粒多年者何在？因指其院以示之。叟入院，不扣門，徑至洞玄之前曰：此有還丹大藥，遠來相救，能服之耶？洞玄驚喜，延坐，問藥須幾錢？叟曰：所直不多，五十萬金耳。洞玄曰：此窮寒多年，殊無此錢，何以致藥耶？叟曰：勿憂，予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十年積聚五穀，餉飼禽虫，以此計之，亦當藥價也。即開囊示之，藥丸青黑色，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令於藥囊中自探之。洞玄以意於藥囊中取得三丸。叟曰：此丹服之，易腸換血，十五日後方得昇天，此乃中品之藥也。又於衣裾內解一合子，大如錢，出少許藥，如桃膠狀，亦似桃香。叟自於井中汲水，調此桃膠，令吞丸藥。叟喜曰：汝之至誠感激太上，有命使我召汝。既服二藥，無服易腸換血之事，即宜履臺閣之上，接真會仙，勿復居臭濁之室，七日即可以昇天，當有天衣天樂自來迎矣。須臾雨霽，叟不知所之。衆女冠奔走洞玄之房，問其得藥否，具以告之。或嗤其怪誕，或歎其遭遇，相顧驚駭。由是郡中之人有知者，亦先馳往觀之。於是洞玄告人曰：我不欲居此，願登於門樓之上。顧眄之際，樓猶扃鎖，洞玄告人曰我不於此，語猶未終，已騰身在樓上矣。異香流溢，奇雲散漫，一郡之內，觀者如堵，太守僚吏、遠近之人皆禮謁焉。洞玄告衆曰：中元日早必昇天，可來相別也。衆乃致齋大會。七月十五日辰時，天樂滿空，紫雲藹鬱，縈繞觀樓，衆人見洞玄昇天，音樂導從，幡幢羅列，直南而去，午時雲物方散矣。太守衆官具以奏聞。是日辰巳間時，唐明皇居便殿，忽聞異香紛郁，紫雲充庭，有青童四人導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是幽州女道士邊洞玄也，今日得道昇天，來以辭陛下。言訖，冉冉而去。乃詔問所部，奏函亦馹騎傳至，與此符合。勅其觀為登仙觀，樓曰紫雲樓，以旌其事。是歲，皇妹玉真公主咸請入道，進其封邑及實封。由是復勅校書郎王端敬之為碑文，以紀其神仙之盛事焉。

宋江古心知吉州兼提舉，就任改除江西漕使，舟經臨江慧力寺前，風濤大作，舟人恐，請燒香許願。古心以胡床坐於船頭，索紙筆書一詩：萬里為官徹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虧心事，一任碧波深處沉。詩纔投江，旋即風恬浪靜，徑至洪都。

宋韓王汝奉使在代州，引接王宗正者病傷寒，死而復甦，忽云在陰司作善部判官，到一官府，大廈如世間殿宇，見蓬萊公、程文簡公對坐，亦見鄭毅夫內翰過廳，云掌世間善事。韓問何等為善？宗正云：不欺方寸，好生濟物為上善。

宋陳縣丞者，建寧府浦城人也。稟性方正，篤志履道，以古人自期。登進士第，授臨江丞，居官廉直，聲譽籍甚。乾道四年秋，秩滿還家，忽得疾而卒。郎

武軍有廣祐王廟距郡二十里先祀唐歐陽使君之神有王道人者居其旁躬事洒掃頗謹一夕夢車騎滿野羽儀輿蓋如迎方伯連帥者道人問何所往一吏曰遠接新廣祐王又問王何人曰浦城縣故臨江丞陳公也道人覺而記其語乃具装往其處訪之果得陳丞家比道人至死已五日矣驗其得夢之夕乃陳丞死之日也

晉彭抗字武陽蘭陵人也舉孝廉累遷尚書丞稱帝永和九年棄官渡江南居府城之西北脩淨自處施恵貧困瘞掩暴骸立像設教治人諸疾知許旌陽有昇騰之道以長女妻之雖處室父之尊而執弟子之禮迺得傳付道要後舉家二十六口白日上昇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黒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唐李林甫為人性陰險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穽深阻卒不可得為宰相善養君欲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公卿不由其門而進者必被罪徙附麗者雖小人且為引重同時為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斥逐至楊慎矜張瑄等並相繼誅死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為爪牙數興大獄素忌惡者株連殺之為相既久自以陰禍且多天下怨望頗有鬼祟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久矣積怨者亦多矣為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果得焉自云嘗廁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為病退不隷籍林甫即資其衣食月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妓妾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絶善射者異而聽之閴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耶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伺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垣来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囀其喉屹而不能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墜下之物即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於是以名呼一一而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来且賀曰賴此人不然幾為所禍乃負囊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殃萬狀自兹十稔乃非吾之所知林甫舊第在平康坊南街廢樂院林甫於正寢之後別創一堂制度彎曲有却月之形名偃月堂土木華麗剞劂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偃月堂精思極慮喜悦而出即其家碎矣及将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遍體被毛毛如猪鬣鋸牙鈎爪長三尺餘以手擊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于厩厩中善馬亦卒不累月而林甫卒其壻告林甫厭呪語奪官爵斵棺剔取含珠金紫諸子悉徙嶺南籍其家後元和六年六月恵州有一倡女震死於市腋脇下有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政權帝命三震之此女子乃偃月公後身也至宋淳熙初漢陽軍漢川縣與復州隔界地名土陂有莊農家女子約年十六七送飯往耕處将近田畔風雨陡作女子震死身有天書云唐李輔國為臣不忠三世為倡今世㾓形後復七世為牛林甫輔國之惡天地實臨之故其得譴如此

宋宜黃縣踈山寺僧奉闍黎者善加持水陸又工誦呪偈年益老患舉音不能清每當入道場輒飲雞汁数杯云可以助聲氣或得酬謝不满意輒肆言詈辱暮年得疾舌左右岐出與元舌為三飲食語言皆不可醫者為傳藥割去之楚痛不堪忍纔旬日復然則又施前術凡至五六竟不止最後困劇其徒於白晝見青面大鬼自窓入捽之而去就眂死矣

唐李登年十八魁鄉薦継連發三薦自謂狀元及第未足為難每自憤懟時柴靖法師有道行通幽達冥無不驗者因薰沐詣師請問師曰俟為詢之他日為人上章適天門未開見諸判官皆森列門外師試以登第扣之一曰某即主科舉者也李登初生上帝賜以玉印年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右相緣魁薦時窺一鄰女事雖未諧因怒其父捃以他事繫之于獄坐此展退十年降為第二甲第二十八人及再發薦横侵其兄屋基甚至興訟坐此展退十年降為第三甲第三十八人及三發薦在長

安郎中私一婦人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又展退十年降為第四甲第四十八人及四發薦又於鄰家之女屢與之私坐此常怒責其不悛竟命有司削其祿籍今皆盡矣死在旦夕何望登第師還無所隱悉以告之登大沮尋以病卒

昔鄉北百里折而東之兩舍之餘有邑曰苴饒地瘠人貧編戶有子甲則蓄之乙則成否至于丙丁則不舉矣蓋嗇於衣食以便目前而不恤其後也張千十富室也祖其田而食者八十餘家授田之日即有約舊有男子力能耕穫者留之厥後所生斷不容留率以為常千十有二子長者有癈疾不任事次子三歲有癇醫卜巫禁皆不能治禱邑之神公孫掌十日不蘇掌告于七曲大神請救之為詢其所以致殃之由蓋前後祖民不舉之子四十有奇冥漠無歸共為祟焉神使工曹夢其妻李氏且言之故李氏雖言之千十不悔又遣工曹愬其幼子言之曰衆人之子猶吾子也愛汝之子猶他子也汝貪人之力惡人之冗食以耗其穀今罰餘命迫于汝子行且死矣千十自怨自咎叩頭出血初請改行其子乃安自是一邑之人重惜人命生齒漸蕃矣

宋宋昪政和初為京西轉運尋修西內語同列曰速成釀賞可立得凡官室延袤十六里殿宇丹漆速辦需牛骨和灰不給城外有五代數千人塚幹官韓容獻計發掘焚骨應用宋然之成州刺史郭璉等皆無異辭運判孫朏獨以為不可引疾罷去役成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為殿中監而卒韓容繼死不一年昪妻子盡死有朝士亦以是役遷晚年發疽於臂中有骨不可坐醫以藥取之如是洛三十六骨乃死宣和中孫朏病死至泰山府獄吏勒入令供臧族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塚以牽賞乃汝也安得辭孫請與一時人對見荷鐵枷一人立廡下有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前乃宋昪也孫歷舉去官狀昪屈伏孫得更生此則以惡為能殘害死人者也

宋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為錄事不問事之曲直惟冒賄賂惡常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既死夢其家人曰我已在湖州歙山寺為犬家人驚悚詣寺問犬聞家人至急避於僧寮榻下意若羞赧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許犬語曰陳大録你家人去矣即振尾而出見腹下垂一物若便袋狀首尾帶開匣繫腹隱隱可辨

宋閬州吏余林病死後夢所親曰吾平生行事但取快目前今到陰司始知有罪吾三日後當生窄巷丘家當見報應但身掛數斤皂衣者是也以手捻面揶笑而去至期詢訪丘家是日乃生一黑花犬子

宋李撫字德粹濟南人建炎初渡江寓居縉雲調台州教授單車赴官與州鈐轄趙士世善以官舍去學遠請於趙願易其處趙許之既徙家住居撫背鈐轄廨且謁告歸迎妻子未還教授廨內有小樓趙氏之人至其上聞馳馬呼噪聲恐而下則歌吹間作如大合樂遽以告趙即日反故宅撫還亦但處元廨中久之從容謂趙曰吾前生為天曹録事坐有過謫居人間而吾平生操心復不善故所享殊弗永去半月當發惡瘡死敢以後事累君趙愕然曰必無是理勿妄言才旬日疽發于腦信宿侵淫見骨果死數日家方飯僧庖婢在房舉止驟與常異自稱教授來遣僕急邀趙趙至婢泣而言曰撫死矣以在生隱惡受譴至重可令吾家用今夕設醮謝罪于天趙即呼道士如其請婢着青袍執簡戴幘雍容出拜於閣閫之爭入觀婢娃香執爐與官人無少異醮竟又謂趙曰已蒙道力得脫苦趣猶當為畜須只在郡城其橋下過三日韋一視我三日往焉見巨黑蟒蟠屈土中半露其脊趙酹之以酒他日婢復作撫来又邀趙謂曰蟒禍已免今為南嶽判官威權況味非陽官可及得請於上天許搬家矣遺骸滿室唯君是託趙責之曰君為士人豈不知書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君既不幸早世而令一家共入鬼籙可乎婢不復荅少頃即蘇未幾撫妻繼亡三子皆幼其送終之事趙悉辦之

元江州田文英稟性毒虐婢僕有過則椎其脛皆蹣跚（蹣跚音瞞珊）行躄至元乙亥北兵至境箭中其脛鏃入脛骨受苦三年而死人以為椎脛之報

宋長洲人尤二十三者富民也居于大瀆村紹興三年感病死初無他異既而鄰邑崐山之東農家牛生犢背下黑毛成八字曰尤二十三曾作牢子蓋尤始貧時曾為縣獄卒隱惡甚多尤氏子欲贖以貢萬錢其家不許

宋朱仲山者鄱陽人本憲臺小吏為人陰險後被譴責罷役居于上巷紹興五年八月四日晚城内風雨電光雷聲繞其室甚久一更後聞空中語曰往田頭收禾了又有問曰在甚處應曰章田也語畢倏然黑氣如曳帛穿西北去光響浸息家人旦起見屋瓦皆破碎是時朱乃在莊數日監刈稻妻處必致天譴邀天慶道士張在一往禳謝張曰是天威也吾不敢行午後一僕來言秀才昨夜遭雷震死矣朱平生多隱慝為胥時造惡尤甚其壻陶生實為之羽翼朱初卒陶生在城中聞之即奔走往視之還家兩日亦死朱將葬之日送喪者行田塍畔忽遭雷怖皆捨而竄伏至十月六日雷復震出其柩妻命僧誦經作懺豕祈禳有變異久而未息

宋庾道季以久病醮告保命真君曰庾道季身處陽官貪勢不能順天用法憒憒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罪目已定死在旦夕方欲脩德以求濟免不亦晚乎數日果卒

宋周義夫江縣人其家大富霸于一方甚多恣橫鄱郡有孫識之者嘗從容戒之義夫輒怒罵曰小鬼何知敢預我事及識之登第為本路漕義夫猶怒罵曰彼為監司亦柰我何一日識之按部至江適義夫撻人于市為被撻者所訴識之令義夫謝之且誨使改過義夫略無悛心未幾又有訴其不法事於他部使他部使鞫勘得實竟坐誅死籍其家子孫皆徙遠未敗先一月義夫夢老人告曰爾惡貫盈滿報應至矣及是果然

宋孫南金出繼為一富家子恃其有力交結官吏助訟亂政靡所不為因一二大獄官吏所得無幾已獨厚有所竊求田問宅益自矜負乃至鎖錢造器竭澤捕魚以酒換麻造船置碓侵漁水利占奪民田但凡人所不敢為者彼無不為人所不敢取者彼無不取如是數年忽得惡疾飲食不進枯瘠如豺及死即化為驢

宋李曇父子俱學妖術劇為民害一日夢數卒驅押其家人桎梏赴所曇覺甚懼未幾事敗執送御史臺獄具父子俱配嶺表妖術亦竟不行

宋賜升自言得墨子法能役鬼神召致食物雖物在拳握可以術取又能鍊丹乾汞與人摴博無能勝者乃至破碉鎔變形貌無不能之一時貴要悉皆推重賜官賜服頗自矜負未幾事敗竟至伏誅

宋[illegible][illegible]僧精於妖術凡物在千里外片時皆能立致一日獨寢室中[illegible]為鬼所判既死刃子猶在心上人皆謂為役鬼過苦鬼殺之也

宋廬山下盧常以魚膏雜置油中建隆觀前黃禹以牛脂為燭積日既久皆為震霆所擊

昔文奇以燒煉遊于西蜀諸貴之門凡留意於爐火者無不為其所欺富商有李十五郎積貨累萬惑奇之術三年之間掃地殆盡為識者所笑遂至自經奇乃捨去復於劍州僦一屋於中煅藥無何火發延燒一坊奇倉惶走避迷入林中遂為鷙獸所逐既而深入溪谷復為鷙獸所隨俄頃天明已為捕者所獲獄具斬於燒藥之所以謝居民

宋朱勔喪父作黃籙醮請茅山道士陳燾字彥真拜章伏侍報應但見金甲神人仗劍叱云朱勔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為拜章彥真不敢言於勔私為親密者道不踰三年勔敗

宋周應奇奉法心術不正未嘗行一好事發一善言一日行持祭將且曰法奉天心戒絕邪欲祭未畢有賣糠婦自外來彼則注目凝視心已不正由是樓遲偃蹇法固不靈已亦多病遂為社神所擊繼而長子道興年三十許宋疾而卒至燒化時額皮裂開頭顱白骨上現五黑字曰奉天帝某某內兩字不分曉次二子傷人陷于刑憲遂至威後

宋乾道己丑侍郎李南壽知簡州一日坐廳見吏兵儀衛請入冥司決獄李隨之至廳有吏呈案牘云熙州狄道縣巫師王自成擅役鬼兵殘害人口牛畜常以邪法恐嚇人民貪求請喚所害凡二十餘家伏乞處斷李即判云王自成輒用邪法殘害人物造意惡毒情罪難恕先以鐵杖決脊送下無間地獄俾受諸苦方配於外道孤魂仍使一家衰滅子孫淪墮判訖即令田申天府及獄司準勅依奏李遂復還

偽蜀章承皐曾為將校有待詔僧名行真居蜀州常平山嘗於本州龍興寺搆木塔凡十三級費錢鉅萬計尋為天火所焚第三次營搆方能就人[illegible]其有黃白之術也及承皐典眉州召行真至郡郡有盧敬之司馬者以[illegible][illegible]為業承皐嘗詰之曰某頃軍中與行真同火幕遇一章處士授以作金術[illegible]米鄰夫老矣故名行真同脩舊藥藥成當得分惠請吾子與商賈

之業可乎盧敬諾樂垂成韋牧坐罪貶茂州參軍臨行盧送至蟇頤津韋牧況樂鼎於江謂盧生曰吾罪矣先是授術韋處士者吾害之而滅口今日之事樂成而禍及其有神理乎及蜀國更變以拒魏王之師誅死

唐薛延陀多彌可汗馭下無恩多有殺戮國中震恐皆不自安貞觀年嘗有客乞食於主人引入帳內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主人不之覺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告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歸後太宗命將擊之其衆相驚擾諸部大亂尋為回紇所殺族類殆盡

宋政和間吳公路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因數皆美男子美婦合荷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惘然未知處決俄見一吏抱巨冊至公路展開視之乃陰律也其詞曰凡姦人妻女者其後當得絕嗣報於是公路即秉筆依律處判既而得還因與同舍生金景行言之遂聞於世然則隱僻之行是可為乎

宋盧多遜懷州河內人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由知制誥歷官至翰林學士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知制誥時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每名對多攻普之短普罷相出鎮河陽當時士大夫為盧所中傷者亦多太宗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復召普為相多遜不自安然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有以多遜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太宗怒下詔數其不忠之罪命翰林學士李昉等雜治之獄具詔免死流崖州三代封贈妻子官並削奪追毀一家親屬皆從流配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雍熙二年卒於流所其累世墳墓在河南一夕震雷盡焚其林木人咸謂盧多遜為惡之報多遜在逆旅有老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曰嫗自何來乃居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其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為其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黙然趣駕去

宋曹圭妻朱氏剛狠或勸其子誦關雎之篇以規諷之母曰毛詩何人作也其子云周公所作朱曰使周婆必不作是詩也後圭為縣令凡男女訟於庭婦人雖曲朱則使直焉圭夫婦忽病見二使攝至陰府府君命紙書斷曰婦強夫弱內強外柔一妻不能制禦百姓何由整齊鞭背若干朱氏詞云身為女子合治閨門奪夫權而在手反曲直以從私鞭脊未幾即死天報如此何可不畏

宋萊州錄事參軍王某嘗劾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重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後宣赦罷歸至新喻邑客馮氏具酒請王明日當往晚至僧院乃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匿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於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可言訖乃歿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有人也明日方飲暴卒

宋王安石為相行青苗錢法督取嚴急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賣子伐桑為薪以易錢貨不能償者後神宗感悟乃貶安石於金陵府其子王雱為人性險惡喜殺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安石哀悼不能為懷常恍惚見雱身擔鐵枷向安石道父親做乃事誤我受此重罪安石大驚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寺賜額為報寧院蓋為王雱求赦於佛後安石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群牧吏其死也已久矣安石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安石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如要見可於其夕幕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安石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流血汙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雱也雱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安石幾失聲而哭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安石薨

宋賈成之寶文閣學士讜之子通判橫州有吏材負氣不肯處人下太守鄱陽王翰不與校以郡事付之得其歡心凡同寮四年而後守趙持來始至即與賈立敵盡捕通判群吏械于獄必令列其官不法事吏不勝笞掠強誣服云通判每納經制銀率取耗什三以入己持以告轉運判官朱死知其不然移檄罷其獄且召賈入幕府持慮為己害與所善鄧教授謀遣軍校黃勝采毒草於外合為藥而具酒延賈中席更衣呼其子以藥投官奴阮王投酒中捧以為壽寘酒令劉儼時在坐酒入賈口便覺腸胃掣痛眼鼻血流急命駕歸及家已冥冥妻子環坐哭賈開目曰勿哭我落人

先手輸了性命不用經有司吾當下訴陰府遠則五日近以三日為期先取通持次取鄧其然後及儼王華經夕而死臨入棺頭面皆拆裂郡人見通判騎從如常日儀趨詣府閤者入白持涔然如斗水沃體明日出視事未至廳屏有撒沙自上而下每著身處皆成大燃與客立于傍一沙濺客亦遭灼良久乃止又明日坐堂上小孫八九歲方戲劇驚曰賈通判挈翁翁頭巾飈空去持摸其首則巾乃在地上遂得病時時拊膺曰節級縛我待教授來我即去越三日死時乾道元年七月也鄧教授考試泉州與監試簽判王粲然試官盧覺參語忽起與人揖回顧曰賈通判相守勢須俱行煩鄉人為我治事鄉人者覺也二人曰白晝昭昭烏有是事君豈以心勞致恍惚耶鄧指廡下曰彼在此危立久矣趨入室仆床上小史喚之已絕黃賜院王書不數旬繼死劉儼罷官如桂林乘船上灘水見賈來壓其舟遂病死既而復蘇如是者至于再持之子護喪至貴州亦暴卒復生然昏昏如狂醉

宋政和七年秋婺源縣雲溪王氏婦死經日復生邑人朱喬年方讀書溪上亟往問所見曰昨方入室見二吏伺於戶外遂捽以去步於沙莽中天氣昏昏不能辨蚤暮俄頃入大城歷市井邑甚盛凡先亡之親戚鄰里皆在焉相見各驚嗟問所以來故道吏引入官府歷西廂下拱立舍中吏檢簿指示曰汝是歙州婺源縣俞氏女乎答曰然父祖名某鄉里名某乎曰非也摘其耳曰誤矣叱追者使出久之復執一婦人至身血淋漓數嬰兒挛捽衣裾旋繞左右吏又問其姓氏家世邑里皆與簿合命付獄而顧我曰與汝同姓氏故誤相逮至此此人凡殺五子子訴冤甚切雖壽算未盡冥司不得已先錄之汝今還陽間宜以所見告世人切勿妄殺子也別遣人送出推墮河中遂寤喬年即與其家人往詢所追者家果以是日死

宋夔州戍兵高俊家睢陽世為卒隸雄威軍紹興二十二年正月辛亥登夔之高山逢一人披髮執杖出符謂俊曰受命追汝俊恐怖亟歸彼人隨之不置俊至家舉食器擲之彼人怒扼其喉俊立仆地即覺從而西且行且出其符凡大書數行後而押字俊不識也行久之路正黑俄豁然明見城郭嚴峻四隅鐵扉甚高四頭廛市列肆如一郡邑其中若大府西廡囚繫鐵鏁一女子懸足于桁吏曰前生多費膏油以塗鼓故懸以瀝之又一女反縛於鉗鉗其舌吏曰前生好搖唇鼓舌者俊所識寧江都將符鐵校曳鐵鎖獄卒割剔其股又血肉淋漓形容枯瘠不類人左右破腦者折脛者折肱者穴腦者百十人環守之吏曰生前賊殺無辜者也一部將亦同繫箠掠無全膚次則市之鬻麵者曰冉二死已數年矣前列十大甕畜腐水敗泔其七已空吏曰是嘗棄麵與水滌今積于此日使盡三杯又有鬻餳者堂上黃綬主者呼俊曰汝以何年月日時生乎俊曰俊年二十五歲六月二十四日辰時生主者披籍曰吾所追乃生于巳時者遂放還俊回戒一童曰速與偕行或埋瘞則無及矣童導俊由始來之路其正黑者既窮即失此童惟望西而行殆數里視其體則裸也或詬之毆其背遂驚寤蓋死二日家方謀瘞之云

唐監察御史王掄為朔方節度判官乘馹在途暴卒而顏色不變猶有煖氣懼不敢殯凡十五日復生云至冥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立於房內吏出掄試開其案牘乃揚慎矜於帝所訟李林甫王鉷也已斷王鉷族滅矣於是不敢開置於舊處而謁王王庭前東西廊下皆垂簾坐掄簾下慎矜兄弟入見王稱冤王曰已族滅王鉷即當到矣須臾鎖鉷至兼其子弟數人皆械繫面縛七竅流血王令送誠所於是與慎矜同出乃引掄考掄所作業未當死即放還掄既蘇月餘王鉷被禍

昔利州有一人被髮跣足衣短布襦與人語多說天上事或遇紙筆則畫樓臺人物執樂器或雲龍鸞鳳之像夜則宿神廟謂之天自在州之南市一夕火起煙焰亘天天自在於廟中獨語曰此方人為惡日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掬階前石盆中水望空澆洒逡巡有黑氣自廟門出變為大雨盡滅其火掌廟者訖之天自在遂潛遁去其後居人果為大水漂蕩始信前言有徵

昔有眾生身體頑痺眉鬚墮落舉身洪爛鳥栖鹿宿人迹永絕沾污親族人不喜見名之癩病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壞塔寺剝脫道人斫射賢聖傷害師長常無返復背恩忘義常行苟且婬匿尊卑無所忌諱故獲斯報

昔常州宜興縣有鰥夫吳堪為縣吏恭順家臨荆溪溪有一泉極為清澈衆人賴之堪為竹籬遮護不令穢入忽於水濱得一白螺遂收之後每歸見飲食已備堪謝鄰母為之執㸑鄰母曰子每出便見一女子具饌訖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明日向隙窺之乃見女理㸑堪入其女曰吾乃泉神天知君敬護泉源以余奉君無致疑縣宰聞堪妻美欲圖之詐曰吾要蝦蟆毛及鬼臂晚衙不納罪無捨堪度人間無此物憂形於色妻聞而笑曰妾有少頃具呈以納令令又曰我要禍斗堪又告妻妻乃牽一獸至狀如犬曰此禍斗也能食火君速獻之宰見怒曰吾索禍斗此犬也堪曰能食火宰以炭火食訖糞於地皆火宰曰用此奚為方欲害堪其糞火暴起煙焰亘城門宰一家為煨燼乃失堪與妻

宋端拱中知鳳翔府北部郎中高凝祐嘗就翊聖真君宮致禮既去真君忽降言於監宮李鑄曰高凝祐行虧忠信死非久矣鑄竊志之俄而凝祐秩滿還京為三司判官鑄聞之乃復焚香啓告曰高凝祐今為此職又何福耶真君降言死將至矣數月而凝祐果卒

昔閩王審知初入晉安軍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遂得寵遷為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衆破家者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追爾峴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致祭意甚悸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唱首及審知據閩中為潮立廟於水西故俗謂水西大王云

昔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手脚眼耳鼻等恒為虫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緣故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人藥墮他兒胎故獲斯罪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身受苦無賴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脚又牛行遲亦以針刺故獲斯罪

昔信相菩薩白佛言世尊有衆生攣(力全切)躄(必亦切)背僂腰髖(苦官切)不隨脚跛手折不能行步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為人慘刻行道安槍施射弋穽陷墜衆生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昔有衆生為諸獄卒執縶其身枷械苦厄不能得免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網捕衆生籠繫六畜或為宰主令長貪取民物枉繫良善怨訴無所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昔有衆生或顛或癡或狂或騃不別好醜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飲酒醉亂犯三十六失後得癡身猶如醉人不別尊卑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裴將牛耕地裴訴云兒弟幼小無人扶持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裴已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時同村人張成亦未死見成在王前有一人訴成云毀破其屋王遣使撿之報云是實曰成犂地不覺犂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成雖非故心終為不謹耳遂令人杖成腰七下有頃王謂裴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遂北出踰牆又登墻望見其舍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蘇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虛張成尋病未幾而死

齊王氏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覺心暖故未殯殮經二宿肌體稍溫氣息漸還俄而能言自說有二人錄其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踞胡床坐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錄人來各鞭四十語四娘云女郎可去答曰向來怳惚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即命一人力送之行不遠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婦不答不知處喚奴相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授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行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即四娘之嫂也正被苦謫四體束縛如裝鵝鴨法懸于路側相見悲啼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今貽此楚毒欲屈手摶頰求乞哀助而手被攣格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不覩形四娘問此為何聲答曰此是無行衆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叫聲也於是沿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屍駭意甚憎惡不復願還不覺有人

排之著尸遂復蘇活。

昔信相菩薩為諸衆生而作發起白佛言世尊今有受罪衆生為諸獄卒剉碓斬身從頭至足斬之已訖巧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兒魁膾斬截衆生故獲斯罪。

昔願是阿羅漢恒訓化餓鬼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豎莫不畏懼身出火燄如大火聚口出蛆虫膿血流溢臭氣遠徹不可親近或口吐燄火長數十丈或耳鼻眼身體肢節放諸火燄長數十丈唇口垂倒像如野猪身體縱廣一由旬手自爪摑舉聲號哭馳走東西是時願是問餓鬼曰汝宿何罪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曩昔時行作沙門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身持威儀出言麤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輙復罵辱偏眼惡視自賴豪族謂為不死造諸無量不善之本寧以利刀自截其舌如是從刼至刼甘心受苦不以一日之中誹謗精進比丘若還南閻浮地者以我形狀可誡勑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設見梵行持戒比丘者念宣其德自受餓鬼形以來經數千百萬歲受此苦惱我後命終當入地獄是時餓鬼說此語已舉聲號哭自撲于地如泰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矣。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為吳郡丞病經數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唅之具並備待畢而蘇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喚廓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閣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南面階陛森然威飾冠帶執刀者命廓坐坐定溫涼畢設酒炙果粽殽肴等廓皆嘗之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今不幸闕任有閑以君才顯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家貧少孤兄弟零落公私交迫乞蒙恩放還主人曰君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祿貲侍身口服御乃當勝君世中勤勤之懷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然並在齠齔僕一旦供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為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抹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末得一垣城門楯並固圍也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街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瘦形顔甚異呼廓語廓驚問其誰羊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亡來楚毒殆無蹔休今特少時寬隟耳前與汝姊來望以自代覓無所益徒為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其側有頃復使人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着巾憑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既得釋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跪辭而歸使人送廓至家而去。

昔信相菩薩重白佛言世尊復有衆生其形極醜身黑如漆兩耳復青雙頰俱皁皰姍孝面平鼻兩眼黃赤牙齒踈缺口氣腥臭矬短癰腫大腹小腰手脚繚戾僂脊凸肋費衣健食惡瘡膿血水腫乾消疥癩癰疽種種諸惡集在其身雖親附人人不在意若他作罪橫羅其殃永不見佛永不聞法不識菩薩不識聖賢從苦入苦不得休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為子不孝父母為臣不忠其君為上不愛其下為下不恭其上朋友不償其信鄉黨不以義從斷事不以其道心意顛倒無有期度殺害忠良輕陵尊長偷刼盜竊惡業非一美己惡人侵陵孤老誣謗賢善輕慢師長欺誑下賤一切犯之故獲斯罪。

唐隴西李捎雲范陽盧若虛女壻也性誕率輕肆好縱酒聚飲其妻一夜夢人捕捎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倡伎悉被髮肉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顧與妻別妻覺淚沾枕席因為說之而捎雲亦夢之正相符會因大畏惡遂棄斷葷酒持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不驗稍自縱恣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捎雲素無檢遂縱酒肉放誕如初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倡大縱歌伎酒正酣舟覆盡溺死。

唐京兆人劉子貢因熱病卒明日乃蘇自言被録至冥司同過者十九人官召二人出命繫之曰此二人罪重留之餘者且釋去又引子貢歷覩諸獄但空墻垣為數十院中不見人子貢問曰此為何處人曰此皆地獄也緣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蹔停若遇其鼓作罪人受苦可

驚駭耳目子貢娶蘇元宗女忽見元宗於途問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元宗曰吾前生有過故留然事已轉今將生天不久矣又問二子先死者何在長者愿而信死便生天少兒賊而殺身在地獄又遇鄰人李瞻曰君為傳語吾兒吾坐前生罪大被拘留爲吾造觀世音菩薩像一軀妙法蓮華經一部則生天矣又遇其父愼愼曰吾以同光王告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彈殺鳥獸故每日被牛頭獄卒燒鐵彈數千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數百道納熱彈其中痛苦不可忍又見身存者多為鬼其言甚悉是時後唐莊宗初生同光者其在位之年號也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一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二

嘉言

【儒】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天道福善禍淫○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美惡周必復○禍福之應各以事降○富貴在天得之有命○貧富貴賤功業所招○善惡之積各以類應反爾之戒酷亦甚矣○人有正理必當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為善者必佑為惡者必罰○物類之起必有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生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災禍乃作○天胙光德而隕明忒○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履行得咎而吉凶之報象焉○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善惡之行禍福所歸○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觀人之壽夭必視其用心○善惡施也禍福報也人報其陽天報其陰○喜怒愛惡禍福所因○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

【釋】欲知前世事今生受者是要知未來因今生作者是○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因地不真果招紆曲○貧富貴賤並因往業得失有無皆由昔行○淨業純熟自覩佛身惡果將成心現地獄○至誠有感莫消過往之愆為善有因庶獲後緣之慶○隨福所資果報不等勝福資識其境則大劣福資識其相乃微○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曰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經百千劫業不消滅○聲調響順形直影端因果之理必然非關鬼神之授○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果報相對有若影響有若權衡不差毫釐○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迂延之業○善惡路分禍福可覩○隨行種殃禍自獲善惡報○業因善惡致使報有冥爽○善惡報應如指諸掌○善惡之運業猶形影之相須○善惡二輪未嘗輟歇果報連環初無休息○不昧善惡兼修十戒者報之所以生天也○善惡相翻罪福皎然所以惡名俯墜善譽清昇○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

【道】汝思見世因緣則知夙世因緣汝修見世因緣則知來世因緣○禍與

福同門，剎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易稱善惡必以積言，勿以其事責諸目前。○人行善惡各有罪福，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若人雖然造罪，亦復修福，計功補過，福乃有餘。○三官鼓筆，料別種人，考算功過，善惡當分。○善惡異迹，同出於心，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禍福之階，事不可必，欲得而反失之，欲避而反就之。○善惡禍福各有命，根非天地，非人，正由心也。○生死罪福，莫不先由身，神影響相應。○天道福善禍淫，神明賞善罰逆。○心術邪正，禍福隨之。○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閒中點檢平生事，靜裏思量日所為。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虧。○但存心裏正，不必問前程，但能依本分，前程不用問。

感應

宋建炎初，丘宣教為蘭溪令，因上元會同僚宅眷，縣丞徐宣教妻赴會歸，責其夫曰，兩官序與知縣一般，請受不相上下，今知縣宅眷所著皆羅綺，首飾皆珠翠，我欲一隻釵子不能得，你殊不會營置，使家稍豐足。丞曰，汝欲安樂無事，骨肉相保，且麤衣淡飯度日，若做到守倅郎官，從容矣。今做小官，不能節儉廉謹，便要奢華取樂，用度不足，不免盜於官錢，取於民財，一場敗露，官失身逃，骨肉豈能相保。妻曰，何至是。丞曰，縣官極難做，斷民詞訴，得理者則喜，失理者則怒，公吏之輩，得意者則悅，失意者則怨，怨怒之人常窺伺我所為，一有不廉不謹，小則劫持，大則興訟，喪家失身，由此而致，可不念哉。未幾，丘宰為邑人訟于漕臺，送嚴州取勘，追官勒停，骨肉狼狽。徐丞後官至正郎，典數郡，蔭二子，以壽終于家，奢儉之報，昭然而明矣。

宋南豐朱軾嘗預鄉薦，家貧，教學於里中，歲暮得束脩三千，與其子歸，至中途，忽見田夫械繫悲泣道側，問其故，乃曰，春月貸了青苗錢，限滿而未能償，官司鞭笞已極，不若死之為愈。軾問所負幾何，曰三千五百。軾以束脩依數奉為納官，其人得釋。邑士人劉澈累舉蹭蹬，省闈默祝於神，一夕夢至官府，有吏語澈曰，汝生未有微祿，而德有虧，不可得矣。澈曰，所虧何事。吏曰，爾弟負官錢，不能少助之，致使死於非命，非虧德而何。澈曰，弟不省，以致刑辟，其復何罪。吏曰，行路之人，見且不忍，彼乃同氣，何不動心。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將獲陰德之報。澈覺後詣軾訪其說，軾曰，果有此事，豈知冥籍已注為陰德。遂語其實，澈始惘然自失。軾生三子，曰京曰亢曰其，皆顯官，軾至八十四，無疾而卒。

唐漢州孔目官陳昭，元和二年五月忽然暴亡，見兩黃衣云，王追汝，隨行約二十里，見一城，引入見王，曰，元年從州刺史竇遂遵承使帖殺牛事，今劉闢拒諱，須與竇遂對。須臾有典吏綠衣云，姓趙，引昭去，又行十里許，有一院宇，趙隔墻喚云，竇使君陳昭已到。遂呼云，劉闢反時有帖令殺牛四十七頭，造乾脯，梓州供軍，此帖何在。昭云，當時有一文字，用麻面紙寫，已在當州孔目院。趙與處遂發使者同昭往取，行到州衙門，已鏁閉，使者語昭云，但隨我來，所至門皆自開，入一小房內，竹架上撿得，將出，復司舊所，示竇遂及劉闢，見是親書，方且承伏，竇再三致謝。趙語昭曰，此事已對定了，然殺牛之時，公自取一頭。昭未服間，趙云，此處與陽間不同，分毫不差，豈可諱讚。須臾使見追到送牛頭人，并籠同至，昭始具伏。趙[illegible]據條決一百脊，劉五十。又云，公在生世有何功德。昭云，惟持金剛經一卷。言訖，見[illegible]小繡袱裹一卷經，從外飛入。趙云，此是公所持經，特來相救。昭瞻禮恭敬，不勝喜懌。趙云，既有此善，是可免罪。乃引至生祿簿主者處，路經一院，但聞楚毒之聲。趙云，劉闢一家在此受報。既到祿簿所，主者為撿，良久云，成都府華陽縣百姓，本名劍金，遂作刀，貞元十五年改作昭，從日邊召，今年五十二，更有十二年壽。趙曰，此人持經甚有功德，當與添年。生祿主者再為撿簿云，既有此福，可至八十四。昭拜謝而退，與趙泣別，云感君恩德，何以力報。趙執手云，君歸人間，須修善業，持經之際，與少莊嚴，或因本命燒錢，須分明標列，送上，併及生祿主者。言訖，上高便仆而寤，時已四日，自後休職，持經終老。

宋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他撿一撿。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撿，如何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撿，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

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庭一秤横前兩首皆有秤吏舉簿寘東秤秤重壓至地地爲動揺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捻今果爾柰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吏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徹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筯大吏持下至西秤秤亦壓地而東秤高舉向空大風歘起捲其紙敵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中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後來者何少年曰向所進玉盤中文書君活人之陰德也君本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坐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宋梁從義在襄州有小將孫咸暴卒越宿復甦言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一吏引與一僧對事僧名懷秀死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律又入冥無片善可錄乃紿云我常囑孫咸寫法華經故咸被追對咸初不省僧固執之經時不決忽見一沙門至曰地藏者語云弟子若招承已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又於與僧對勘時見一戎主衛者數百自外來冥主降階接引升殿坐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考覈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一火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騰空而去孫咸問地藏適來戎主風吹何處去地藏佛云彼外國主當入無間地獄向來風即業風也因引咸觀地獄及門煙燄扇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回鑊湯跳沫濺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乃命一吏送歸戒不許漏泄冥事及甦如夢妻兒環泣已一日矣遂還家寫經因請出家股中所濺處即成瘡終身不瘥

宋陳明遠名公開興化軍人嘗舉進士皇祐三年春過泗州遊普照王寺時群僧會齋于南院明遠遶浮圖自西廂趍大殿兩廡人甚譁獨老僧弊衣庭下倚樹讀青紙書其文光彩射百許步明遠遽往揖之僧小舉手就視其書則金字金剛經贅以梁朝傅大士之頌老僧細諷自若明遠從後聽之疑其光彩眩曰既久僧回顧笑謂明遠曰子亦樂此耶明遠對之稍恭僧讀竟遂以經授明遠曰江南李氏所施觀序之貌且當持此明遠喜受之以歸明旦取眡日則無復光彩一讀之徑藏書籠中明年從父官海陵忽得疾不可治以死三日家人將大斂覺其體復温移刻稍穌又食頃乃能言其族反驚明遠自言方疾革時見四卒深目虎喙持文書有大印字莫可辨共執明遠桎兩手驅西北行其勢甚暴所經依約皆曠野塵埃射人不可輒視衛過大河府署嚴家門外坐卒數十悉持梃內有考掠聲三卒先入一守明遠於門外如候命者須臾坐卒叢起挈跣明遠回視一僧秉盂而行過門見明遠植杖而立意若哀憫明遠不覺手桎盡解熟視其狀即泗州嘗遇授經者也因拜祈之僧頗取文書略視徐曰府君知耶纔欲入門而閽府中呼應甚遠有二人服紫服緋趨出迎之其侍衛之盛若世之達官二人禮僧極恭僧徹語二人愈甚旁睨明遠若談風罪者僧呼明遠前使懺悔俄二人詔吏睫還二人亦謝僧去復有吏馳出呼明遠則明遠李父鉞鉞太學進士有聞亡已三年矣既見訪明遠家事云我當錄冤簿三年纔二年亦非佳職也爾歸持尊勝七俱胝咒祈以免我又有故服祇其處牽挽之遺我復告明遠言世之人寔慎勿復殺之後務如索絢爲苦有迫百千生不能解者故吾此局置吏最多而簿書期會常若不及神君聖靈稱深原此言未竟若有呼之者因疾馳去僧引明遠遊旁兩大廡下見繫囚不啻數百亦有禽獸諸蟲悉能人言與囚對辨群吏見僧悉拜有械囚繫以大鐵鎖左右文書沒其首口嘗嚼嚅出血卒守之若使自齧輕重不當又鞭之其體樅壞明遠竊視之乃其表舅鄭生生爲閩吏喜以法自名死且十年餘見明遠泣下頻以手向僧且白明遠僧笑以杖指之鎖械俱墮然莫敢起而口嚼嚅出血也未已又見坐沙門五六人前列敗壞飲食數十甕氣色殊惡僧曰此嘗棄世中供養且重使食耳僧亦不甚念復引明遠出

唐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夾道多槐樹見數吏擁篲恂問之荅曰五道將軍常於此息馬恂方悟死耳嗟嘆而行忽有皂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遂驅迫至一處門闌甚崇似上東門又有一門似尚書省門門衛極衆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須別通且

伺務隙耳。恂拱立候之。須臾見街中人驚避辟易。俄見東來數百騎戈矛前驅。恂匿身墻門以窺。漸近見一老姥擁大蓋策四馬。從騎甚衆。恂細視之。乃其親叔母薛氏也。恂遂趨出拜伏。自言姓名。姥駐馬問恂是何人。都不省記。恂即稱小名。姥乃喜曰。汝安得來此。恂以實對。姥曰。予姪中惟爾福最隆。來當誤耳。且吾近充職務。甚驅馳。汝就府相見也。言畢遂過。逡巡判官務隙。命入見。一衣冠昂然與之承迎。恂哀祈之。謂恂曰。足下陽中有功德否。恂對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安語之所領。左右曰。喚呂坊劉家來。恂甚惶懼。忽聞疾報聲。王有使者來。判官遽趨出拜伏受命。恂竊窺之。見一閹人傳命畢。方去。判官拜送門外。却入謂恂曰。向來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來。所司誤耳。足下自見大使。便可歸也。數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擁門。恂被命入。仰視乃見叔母據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衛森然。傍有一僧趺寶座。二僮子侍側。恂亦禮揖。叔母方叙平生委曲親族。誨恂以仁義之道。陳報應之事。乃曰。兒豈不聞地獄乎。此則其所也。須一觀之。叔母顧白僧。顧導引此兒。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恂隨後行。漸一二里。遙望黑氣自上屬下。煙燄不見其際。中有黑城。飛燄赫然。漸近其城。其黑氣即自去。和尚丈餘而開。至城門即自啓。其始入也。見左右罪人被剝皮吮血。斫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轉其間。莫究其數。楚毒之聲動地。恂震怖不安。求還。又北望一門。盛然炎火。和尚指曰。此無間門也。言訖欲歸。忽聞火中一人呼恂。恂視之。見一僧坐鐵床。頭上有鐵釘釘其腦。流血至地。細視之。是恂門徒僧胡辯也。驚問之。僧曰。生平與人及公飲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階。君今隨和尚。必當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寫金光明經一部。及於都市爲造石幢。其方得作畜生耳。恂悲而諾之。遂回至殿。具言悉見。叔母曰。努力爲善。自不至是。又曰。兒要知官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青衣抱案來。勅於廡下發示之。見京官至多。又一節言至太府卿。貶錦州刺史。其後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一人送恂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字。一姓王。一姓焦。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噉。罵恂曰。我待爾久矣。何爲割我一脚。恂實不省。問之。羊曰。君其年月向某縣縣尉廳上。許能割羊脚。其時無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將

去。我自此而死。吾由爾而夭。恂方省之。乃卑詞以謝。託以屠者自明。其王焦二吏亦同解紛。羊當路立。恂不得去。乃謝曰。與爾造功德可乎。羊曰。速爲我寫金剛經。許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須同得幸惠。各乞一卷。亦許之。更行里餘。二吏曰。其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尋此徑。更一二里有一賣漿店。店傍斜路百步已下則到家矣。遂別去。恂獨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甕。不見人。恂竊取漿飲。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逐。罵云。盜飲我漿。恂大懼。却走。翁甚疾來。恂反顧。忽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殮棺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妻覺有發視之。綿綿有氣。久而能言。令急寫三卷金剛經。其夜忽聞敲門聲。時有風欻欻然。空中朗言曰。王某焦某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舉家聞之。更月餘。胡辯師自京來。恂異之。而不復與飲。其僧甚恨。恂於靜處略爲說冥中見師如此。師輒不爲之信。既而去至信州。忽患項瘡。宿昔潰爛。困篤。僧曰。恂言其神乎。數日而卒。恂因爲肆中造石幢。幢功始畢。其日市中豕生一子。五白色。自詣幢環繞。數日疲困而卒。恂後果爲太府卿。貶錦州刺史而卒。

唐天寶中。犍爲參軍費子玉。官舍夜臥。忽見二吏至牀前。呼費參軍。子玉驚起。問爲誰。吏云。大王召君。子玉云。身是州吏。未屬王國。何得見召。吏云。閻羅王。子玉大懼。呼人鞴馬。無應之者。倉卒隨吏去。至一城。城門內外各有數千人。子玉持誦金剛經。爾時恒心誦之。又切念云。若遇菩薩。當訴以屈。須臾王命引入。子玉再拜甚歡然。俄見一僧從雲中下。子玉前致敬。子玉復揚言欲見地藏菩薩。王曰。子玉此是也。子玉前禮拜。菩薩云。何以知我耶。因謂王曰。此人一生誦金剛經。以筭未盡。宜遣之去。王視子玉。忽怒問其姓名。子玉對曰。嘉州參軍費子玉。王曰。犍爲郡何嘉州也。汝合死。正爲菩薩苦論。且釋君去。子玉再拜辭出。菩薩云。汝還勿復食肉。當得永壽。引子玉禮聖容。聖容是銅佛頭西手。悉動。菩薩禮拜。手足悉展。子玉亦禮拜畢出門。子玉問門外人何多乎。菩薩云。此輩各罪福不明。已數百年。爲鬼不得託生。子玉辭還。舍復活。後三年食肉。又死。爲人引證。菩薩見之。大怒云。初不令汝食肉。何故違約。子玉復再生。遂斷葷肉。初子玉累取三妻。皆先卒。子玉死。悉來見。子玉問何得來耶。妻云。特來相慰耳。小妻云。君於

我不足。有恨而来。汝用我錢何不還之。子玉云。錢亦易得。妻云。用我銅錢今還紙錢耶。子玉云。夫用婦錢。義無還理。妻無以應。遲迴各去也。

唐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石為太原行軍司馬。孔目高涉因宿使院。至二鼓而夢諳鄰房。忽遇一人身六尺餘。呼曰。行軍喚尔。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之。疾走。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穿紅綠。當楼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壻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遊其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責償。意甚苦毒。涉遽云。尔時紙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因見羊人立齧。則逡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刳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舊相識湯演。云李說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為劫賊事已於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嘗記得無。涉辭以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為義兄弟。逢涉云。弟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来所見。未是極苦處。勉樹善業。今得還。亦經之力。因送至家。遂夢覺。已經宿。向所拓處數日青腫。

唐汾州孝義縣泉村人劉摩兒。顯慶四年八月遇疾而終。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比鄰有祁隴威因採樵。被車輾死。經數日而蘇。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人形。惟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為我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見。卿既即還。請白家中為脩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見館宇崇峻。執杖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曰。汝生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讀一切經。脱衫一領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須来此。遂索簿勘。及見簿。乃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時蘇活。

唐陳導者。豫章人也。以商賈為業。龍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見一舟泝流而来。亦宿於此。導以同旅相值。因問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厖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導乃邀過船中。厖眉隨之。導乃備酒

饌飲經數巡。導乃問以姓氏。厖眉人曰。某姓司徒。名弁。被差充使。今往至楚。導又問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見問。君子此行。慎勿以楚為意。頤適他土耳。導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耳。導驚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災。主者戒以勿傷善人。君平日積善。當受福慶。知君往楚。恐悮罹其咎。特相報耳。導感激告謝而別。是歲果荆湖大火。延燒數萬家。蕩無孑遺。導後顧驕矜。善行日駛。多積聚不義之財。一日忽得弁令從者持書一緘與之。導得書驚喜。躍開緘讀未竟。而宅內欻然火起。凡所畜財物悉盡。然無損他室。惟燒導家而已。

宋孫洪與同舍生游太學。生得家書。祕不示洪。洪詰之不已。出書示之。書云。昨夜夢至一官府。看閱登科榜。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其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不合與人寫離婚書。上天譴之。不得過省。洪愕然。生曰。公果有此事否。洪曰。有之。及就試。生果中高第。而洪不與選。暨生西歸。為尋夫婦合其已離之好。洪始以内舍生釋褐。

唐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賈也。父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返。期數月。妙寂忽夢父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讎。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為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乃曰。上元縣舟檝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憩焉。又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矣。於是褐衣捨力瓦棺寺。日持箕箒洒掃閣下。閑則徙倚欄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来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辯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来。攬衣登閣。神彩雋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具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為人解疑。况子之寃而神告如此。當為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

去兩頭。而言佚。故中字耳。革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寃有路。苟或釋憾。誓報深恩。婦人無他。惟潔誠奉佛。祈增福海。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為僧者必由之。四方輻湊。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将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為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乞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黄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名蘭者。默往求傭。輒賤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為者。不顧輕重而為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群傭苦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敬念。視士寂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鎖啓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己物。亦見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季處未嘗偕行。慮其擒一而驚逸也。銜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天宮寺尼洞微。即昔時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讎。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讎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宇無他。惟虔誠法象。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為作傳。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收敬為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已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覺而鎖械自脫。及曉還著。如是復解。二人遂發願。若得免罪。各出錢十萬。上西明寺作功德。不日俱免。宣依願送錢向寺。處茂違誓不送。及盧循寇兵。戍於香浦。為流矢所中。未死之間曰。我有大罪。語訖而死。

宋建寧府松溪縣地名祖墩。有潘道覺性者。元係軍身。為弾壓將。平昔好看金剛經。與衆結集蓮社。會其本里。一日起華嚴會。潘道以預蓮會。赴里會稍遲。羹飯清冷。潘道打破碗碟。主會顏千戶叱之。潘道悶悶歸去。中途遇見二鬼。牛頭馬面。喝問汝去何所。潘應云。我赴華嚴會。牛頭云。汝不是赴華嚴會。歸一棍打死你。潘歸家中思之。我是人身。如何見下世鬼王。吾必當死。遂香湯沐浴。於是得病在沐身死。被一人監他推下一坑。取路至縣東。覺見日色黄淡。風威悽慘。忽遇見一和尚云。我是汝舅。舅曾認得我否。見今東平王夫人生日。請汝誦經。遂引潘至一溪河邊。有一橋。橋邊有大樹。有枝無葉。橋下有萬丈深潭。有罪人無數。皆是生前謀害物命者。有鰍魚龜鼈食啖其肉。有諸鬼王。將鐵叉叉罪人抛過樹上。罪人不見。只掛得衣裳。和尚領潘過橋。和尚前去。有一鬼王攔住。不與潘過。和尚云。東平王請他看經。遂與之過。至東平王殿下。見數位香座。以綵帛盛經。紅卓幃見左畔一位是潘之祖。第二位是潘之父。經畢齋罷。潘出又見和尚與他同去看陰司罪福報應。引至一所。見有三條大街。中一條十分熱鬧。買賣右畔一條並是刑寃死無頭無足枉死者。相拖相扭。左畔一條路肅靜無人行。和尚又不見了。潘至驚。又聽人言新官到任。多有人要告狀。潘自思量道。我有多少寃讎。恐人告我。正驚怖之時。又見和尚領了行者前至云。我來救汝。多有人告你。我領汝從此靜處躲避。三人行了半日。到一所在。兩邊榕樹陰陰。有如府第。前和尚云。要作方便。未可輕易。遂教行者去淨瓶中取一盂水來。不多時取水至。潘自思之。我正行得渴。必是將水與我解渴。却將水澆在潘身上。十分清冷。和尚領潘至於府前。只見門傍兩邊桃符云。日月閻王殿。風霜業鏡臺。潘云。此是閻羅王之殿。和尚與潘云。不必畏怖。待我入殿中去討一執照。方可前進。去不多時。討得一幅紙出。上寫云。奉命而行。更用去直日司去討一執照。去到司中。見一青面鬼王。兩邊判官給事。分付紙一幅。寫云。依命而行。和尚領潘去遊行七十二司。看生死罪福報應之人。皆是世上名譽之人。不欲言其姓名。又至一所。有千倉萬箱。皆是盛世上人錄罪福之簿。人自十五歲已前不錄罪在父母。自十五已後方且錄。一人止有四十五紙。和尚撿潘簿葉與之看。錄至四十三葉。潘云。我只有二葉紙了。看其簿中。凡去人家殺牲相請。皆作我名上簿。潘看罷。自不覺心中驚戰。和尚云。不妨。更領汝去看受生前所作惡

報之所遂行至一所萬丈高山並是刀山劍樹上有銅蛇鐵犬口吐紅火和尚前去如飛喚潘行進不敢舉步繞行一步便被刀劍傷體遍身血汙便叫舅舅和尚救取弟子和尚云汝生前造罪無邊汝今方知有此果報遂教行着將一布帒盛了潘將他一駄過此山潘脚上刀劍傷破行步不得和尚與他毉治潘云一身傷碎如何毉治和尚將袈裟一拂全然無事和尚云此番領汝去遊福報之所潘云只是這樣所在休去遂至一所有如佛刹毫光萬丈如發火然中間有無數人在彼處受諸快樂禮誦華嚴經典潘問和尚此是何處和尚云此是生前預華嚴會看金剛經者受此福報又去一所又有毫光燦爛別是境界中有千百餘人在彼禮佛潘又問此是何處和尚云生前修禮淨土者此是第二道場又去第三所看有如極樂五彩毫光中有無數道人在彼念佛若念一聲佛號口中有一佛子起去和尚云此是生前修禮白蓮會精進者又去第四道場所又無毫光諸人念佛口中又無佛子起去潘問此是如何和尚云此是生前修四果齋之人若燒一炷好寶香使有一箇佛子乘雲起去又去第五所道場却是生前作功德之人在彼處點對隨果報福受生之所乃是功德司官之廳和尚對潘云汝猶有一紀之壽速復人世勸人廣修福田建齋禮佛勸至百與千壽終之時免至此處必得生天受諸快樂我非是汝之舅舅本是汝祖上造一地藏堂塑我真像昨因兵火打蕩堂宇將我金心銀喉盡底取去今復得汝修起菴堂塑過真像我今救汝報汝前恩分付一樣之事陽世不可漏泄恐遭罪報潘遂還魂陰間多有報應罪人皆是近年諸造惡者不欲言其姓名恐成輕慢漏泄略此勸喻生前看誦金剛經者歿後免遭惡道必有福報當信斯言驗矣

唐上都西明寺僧文昶太和三年暴亡見使者引至王所曰前月八日何故破齋判決鐵棒三下放回逡巡又報云天符下宰相韋處厚合生梵天王曰將相主生殺權不無冤濫何得生天乃令取善簿檢之云韋公十八度受菩薩戒手寫金剛經一千卷其簿開次光明滿殿昶既蘇說於本師師曰韋相甚安無得聞說後三日果薨

晉邑丙戌大荒歉民死於阻飢者尤甚邑有富農羅客閉糶而義士許容竭產賑貧來者無窮力不能繼終夜炷香祈於梓潼帝君帝君奏上帝有旨乘羅所畜之穀五千斛雨之於是乃勅風師發羅之屋穀隨風旋自空而雨遍於郊衢一邑之人無不飽飫羅之畜儲一日而盡邑人感許之惠往往酬還羅之災從而稱快

昔瀛水之瀕邑吏雍滌有弟源亦事于官每為滌所窘源以長事之恬如也滌源同娶梁氏二女家私微芒必較父之滌源為仇讎妯娌為寃對雍之父母不能制也乃議析居欲留源之房滌不許俾源夫婦出一物不與責以歲時供奉無幾路逢源詈以不拜輒箠之既傷復訟於鄉大夫詰其詞理滌乃不直滌之妻造源之門曳其妹出亦箠之曰法有長幼終不主幼而笞長也鄉議不與之儒家李華父晚景有嬖婢出一子臨終屬華曰汝以為子華泣對曰是兒母雖賤華之同氣也他日華教養之使之成材昭穆有序天可質也厥後名之曰蔚尤鍾愛之既長為名士為之娶妻華有子弥明先生於蔚十歲自蔚甫能言使弥明拜之及長禮待次其父一等華與子及蔚均為鄉人所舉達之太守上之春官論定以弥明官之弥明失言於蔚華乃撻之弥明伏義華以家貲盡付於蔚曰吾弟主之弥明自有祿養矣鄉人每以雍昆李相況為薰蕕滌聞之復曳源擊之一日梓潼帝君命直事紛其辭而折之滌妻尋亦疽發于手如此三年公私俱廢生事寖落父母相繼而亡滌與婦乞丐而死鄉人以為不義之報郡守旌華之閭曰尚義

宋鄭升之宣和間為樞密院監官後居湖州累年嘗往臨安於轎中遇急足持文書來視之乃追牒也上列官爵姓名一十餘人鄭在其末讀畢即恍惚如醉還家而病前使亦至呼之遂以行路半明半暗如月食夜到冥府使者先入鄭窺牖間見兩廊皆囚而以泥泥其首少頃呼入主者問曰汝當死有陰德否曰無嘗從軍乎曰然汝昔宣和中隨諸將往燕山有二卒得罪於將欲斬之以汝諫獲免又汝在京師時好以藥施人有之否鄭曰頗憶有之主者曰有此二義當令汝還取元牒判云特與展年放還去鄭拜謝既出門詢向使者曰吾復活幾何年應曰不知也將行使者曰汝平生好餘瀝沾几案間積有數斗須飲訖乃可去即舉一甕甚臭強鄭令

飲飲至斗許不能進失手墮甕乃醒

唐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至孝大曆中每為人書大篆字得錢即供甘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立於井旁謂龜年曰君之貧乏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神靈遂拜而對曰余嘗恨自不能取富貴以豐侍養且母年老而甘旨每闕雖不憚勤苦於傭筆其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以不覺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龜年乃取之得錢一百萬每備珍饌奉母始稱其意不遊貴達門後三載母亡龜年號慕毀滅性仍盡以餘錢厚葬其母後又貧乏累年因閑步至先得錢之井悵然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我今日貧天不賜之若天以我為孝子以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復自井中躍出謂龜年曰往日天知尒孝養老母故賜尒錢以為甘旨非濟尒貧乏今日無甘旨之用那得恨耶若尒則昔日之意不為親乃為己也龜年驚愕慚懼復遂再拜神人又曰尒昔日之孝聞于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匿迹不然則凍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訖復滅龜年果貧困而卒

昔舍衛城東有一婆羅門大富其子娶得事佛家女奉五戒持六齋常好布施勸夫行檀夫即開解白其父母父母大恚謂破吾家婦持錢帛與夫夫持與守閣婢婢持與守門奴奴送佛寺布施夫婦誓言施者有福者當使天下人皆共見之舍衛國俗三月三日舉國人民皆至水上作樂忽東南角有一天人騎白馬乘空而過衆人仰問是何神靈答曰問後來者須臾復見七寶宮殿有一玉女獨坐其上四大天神扶殿飛行衆人又問君何功德玉女亦令問後來者俄而復見大七寶殿一夫一女共坐其中前後妓樂十二天神共扶其殿衆人又問有何功德亦答問後來者須臾復見二薜荔鬼（餓鬼之異名）其身各長三丈黑瘦醜陋飢渴苦痛身中燋然各捉大棒更相撾打衆人又問答曰諸君還聞舍衛城東大富婆羅門否騎白馬者是守門奴小殿玉女是守閣婢大殿二人我兒與婦二鬼是婆羅門夫婦前世愚癡不信正法今當厄禍可復奈何

宋陸諒隰州人妻宋氏敬崇真武香火而陸諒不以為意好食鰻鱔雖不買歸家却在外烹喫口帶葷穢宋氏雖遭魔障供養愈恪經十五年陸諒染患纏綿一歲生業漸破視其卧床席上惟見一兩堆活物狀如小蛇蟠繞又發腦癰裂開臭爛涌出膿血皆長三寸狀如鰻鱔鮮活肉段厭聚苦毒備至遂至命終宋氏欽崇香火略無怠倦雖生計蕭條僅存日給忽於本家客堂上露一片花磚宋氏謂街砌磚石不以為事是夜有光宋氏遂取看其石太重與男杠之婦揩拭青苔乃是黃金極有紫磨光彩宋氏驚許不敢收藏遂用綿帛包裹投其州知州蔣庭堅云自夫亡孤孀貧窘不知此金從何而來庭堅亦知因供養真武天賜其金稱之有十四斤欲給還之宋氏堅欲均分一半入官尋令匠者用砧鎚分鑿忽現無限小赤蛇并碧龜圍繞砧槧又一蛇稍大蟠在金片上良久不見及視其金猶有一蛇如絲線隱隱在金面內庭堅驚異乃匣封其金上進于闕特褒稱宋氏誠心好善真武感化賜與黃金遂送入作坊造成真武聖像遣使賫送武當山王仙觀供養其宋氏特給度牒二道下隰州文錢絹各二百貫匹為之酬後宋氏年八十九偶一日沐浴易新衣口誦真武尊號無疾而終

宋建安村民伏古廟避哨掠夜將半一卒押六囚過廟前偶柱上有印榜云勸念阿彌陀佛一囚偶見念不絕口民怪卒之裝束詭異躡蹤視之約半里至大家老父出點囚曰一囚口中作蓮花香此處養他不得可付其家卒獨押此囚由鄰家門隙以入民大驚翌日大家生五豚而鄰生一子嗚呼一念之善出於真故能轉禍為福崇塔廟嚴齋祈不謂之善可乎

唐雍州醴泉縣東陽鄉人楊師操貞觀初任司竹監後因公事還任藍田縣尉貞觀二十一年為身老歸家躬耕為業然師操急性毒惡暴口但一生已來喜見人過每鄉人有事即錄告官縣司以師操曾在朝流亦與顏色然師操長惡不改數忤擾官司覓鄉人事過無問大小恒生恐嚇於自村社之內無事橫生整理大小謀呵是非浪作但有牛羊縱暴士女相爭即將向縣縣令裴瞿曇厭其煩碎初二三迴與理後見事繁不與理師操後經州或上表聞徹惡心日盛人皆不喜見但師操自知性惡亦向人說云吾性多急暴口從武德已來西度受戒持行禮拜日誦經論化人為善

然有人小侵已。師操不能忍。後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忽有一人從東來。騎白馬著青衣。直到師操門求見。叙寒暄訖。人云東陽太歲故遣我追你。為你自昔已來毒心纏縛。不能忍捨。逢人即說。修善已身持戒不全。慳貪不施。自道我有善心。供養三寶。然未肯布施片財。雖口云慚愧。心中即生別計。惑亂凡俗。為此喚汝。須臾不見來人。師操身在門。忽然倒地。口不能言。惟心上少煖。家人舉將入舍臥。經宿不蘇。然師操已到東陽都錄處。于時府君大衙未散。師操遂私行曹司。皆有几案牀席。甚大精好。亦有囚人。或著枷鎖。或露頭散髮。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算數。師操向東行過到一處。門孔極小。惟見火星流出。臭煙熢㶿。復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師操因問把棒人。此是何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獄。若持戒不全人。或修善中休人。知而故犯。死入此處。聞道有一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每告官司。道他長短。逢人詐言慙愧。有片侵欺。實不能忍。今欲遣入此處。故修理之。其人今日是四月八日。家人為師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還欲放回。未得進止。我在此間待師操。操便叩頭禮謝。自云楊師操者弟子

身是。願作方便。俾得解脫。此人答云。你但至心禮十方佛。發心懺悔。改却毒心。即隨往生。不來此處。雖懷惡意。一期能悔。如菩薩行。不惜身命。得生淨土。師操得此語已。即便依教。發露披勤懺悔。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師操得蘇已。具述此事。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舉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典籍。有譽鄉里。晚乃膺仕。終於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於地。心煖不已。屈伸隨人。留屍十日。平旦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夾扶泰掖。竟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邑青黑狀錫。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屋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名。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簡視名簿訖。復遣泰南入黑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所事。作何罪。行何福善。諦汝等辭。以實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已。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為水官監作使。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馬兵。令按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臥其上。赴即燋爛。尋復還生。或炎鑪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墜。隨沸翻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劍樹高不知限量。根莖枝葉皆劍為之。人衆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意。而身首割截。尺寸離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泰出獄門。見有二人賫文書來。語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為其於塔寺中懸旛燒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云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彩照發。見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為牀。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侍甚衆。見府君來。恭敬作禮。泰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願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云

有百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衆生也。行雖有虧。尚當得度。故聞經法七日之中。隨其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六人升虛而去。出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為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區。各有坊巷。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彩飾。有數百局吏對較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猪羊。受人屠割。婬逸者作鶴鶩麞麋。兩舌者作鴟梟鵂鶹。捍債者為驢騾牛馬。泰按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泰。卿是長者子。以何罪過而來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事家君。徵辟不就。修志念善。不染衆惡。主者曰。卿無罪過。故相使為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泰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惟言。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謫罰也。泰復問曰。人未聞法時所行罪過。聞法之後得除削否。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藤篋撿泰年紀。尚有餘算三十年在。乃遣泰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中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慎乎。泰復活之時。親戚相候者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

自書記以示時人時泰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為祖父母二弟延請僧衆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勸精進時人聞泰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来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關内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舍欵曲尋問莫不悚然皆即奉法也

宋紹興府寄居郭承恩新除温州參軍將欲之任親詣天寧寺佛菩薩之前焚香懺悔云挈家九口赴任温州一願到任合家不食牛肉二願掌權處政常行方便恤念孤貧濟人之急救人之危俟考滿還鄉誓捨財金書金剛般若經一卷恭入佛殿永遠供養後得三考滿與同寮官司法元珎廸功共買舟涉海還鄉參軍家眷居船前倉司法居後倉行至紹興府界首偶值風濤大作四面昏黑衆皆驚懼只見海内鬼神將船鑿為兩斷郭承恩前倉風帆順便徑直到岸司法後倉人口行李盡皆沉溺海中蓋緣司法任政徇私枉曲作直致招此報郭參軍秉心良善奉公執法誓願救人又承金剛般若功德之力救護平復其善惡報應如指諸掌見者聞者無不感歎

後周釋僧群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群仙所宅群因絶粒其庵舍與石盂隔一小㵎常以木為梁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群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回歸遂絶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曽折一鴨翅驗此以為報也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諂曲慳貪嫉妬終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有諸沙門及婆羅門貧窮乞丐従其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終受毒蛇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心猛盛則怒眼以視之能令便死頻婆娑羅（此言堅王）聞已心懷驚怪今此毒蛇見人則害惟佛能調作是念已即將群臣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具白前事惟願世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唱許可於其後日著衣持鉢往詣蛇所蛇見佛来瞋恚愈盛欲螫如来佛以慈力於五指端放五色光明照彼蛇身即得清涼熱毒消除心懷喜悦舉頭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清凉快不可言尓時世尊見蛇調伏而告本緣蛇聞佛語深自剋責蓋障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所作惡業今得此報方於佛前深生信敬佛告之言汝於前身不順我語受此蛇形今宜調順受我教勅蛇答佛言隨佛見授不敢違勅佛告蛇言汝若調順入我鉢中佛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林中王及群臣聞佛世尊調化毒蛇盛鉢中来合國人民皆往共看蛇見衆人深生慚愧厭此蛇身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即自念言我造何福得来生天即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蛇身由見佛故生信敬心厭惡蛇身得来生此受天快樂今當還報佛世尊恩賫持香華光明照燿来詣佛所前禮佛足供養訖已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

昔有沙門其家大富造作塔寺以旃檀為柱七寶為刹未成之頃有五百沙門從遠方来而其國内有五百賢者各各給與袈裟被服國人謂寺主遠人當去我先發遣阿闍黎常住（阿闍黎華言軌範師長之稱）自當作分寺主沙門念言我之功德積若須弥不可稱計（須弥山之名也華言妙高）而國人不能佐助我我但為一切人賤近貴遠便以火燒寺塔後入地獄畜生九十劫後作大魚身在海中長四十萬里眼如日月牙長二萬里正白似雪山舌廣四萬里正赤如火山口廣五萬里時有五百人入海採寶正是先身給五百沙門衣者因緣宿對魚張口飲水時舫従流甚疾皆大恐怖同稱南無佛魚聞其音合口而聽水住不流聞船上有諷經之聲魚便淚出自念不聞此音其来甚久因不復食經歷七日命終海中浮屍著岸神生法家墮地能語便識宿命年滿八歲得羅漢道還詣海邊見其故身積骨如山觀髑髏内七日不遍

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年可七十無子孫老惟有奴婢兩人家業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氣斷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温忽復蘇活口云初有兩人並著赤衣門前召出云有符遣追便即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高冠大袂憑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有著枷鎖人防援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為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即遣追婢須臾即至勘當元由婢即笞四十放還

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菩産遂尒
得活復有人問勘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疾久而始蘇腹背青腫蓋是
四十杖跡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六七十自從出家即頭陀
乞食當一食齋未嘗輕輒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死之夜隱師夢有亦
衣人來問夢中答云造經是實老母乃屈鄉閭眷屬及隱禪師行道雇諸
經生衆手寫經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云使人已來並皆
好住聲絕即死

昔閻浮（鞞言金）有國名波羅柰時有人名摩訶夜移有二子長名善求好積
諸德慈愍衆生次名惡求好為惡事恒生貪心懷嫉妬意年各長大共行
入海求索寶物各有五百侍從途路懸遠中道乏粮經於七日去死不遠
是時善求及諸賈人咸共誠心禱諸神祇欲濟飢險於空澤中遙見一樹
枝條欝茂使即趣之有一泉水善求及衆悉共哀求樹神現身語之斫去
一枝所須當出諸人歡喜便斫一枝美飲流出斫第二枝種種食出百味
具足咸共承接各得飽滿斫第三枝出諸妙衣種種備具斫第四枝種種

寶物悉皆具足裝馱悉滿所須盡辦惡求後到衆人如前盡得充足便自
念言今此樹枝能出是種種好物況復其根今當伐之足得極妙佳好之
物命人伐之善求諫惡求言我等飢乏蒙此樹恩得濟餘命云何而欲伐
之惡求即掘其根善求感佩不忍見之領衆歸家伐樹已竟有五百羅剎
取此惡求及諸賈人悉皆噉之財物喪失

昔迦葉佛時兄弟二人俱為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
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羅漢道衣常不充食常不飽弟生象
中為象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珎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
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丘值世大飢于時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少得
麤食劣得存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與之言我昔
與汝皆有罪也象思比丘語即識宿命見前世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懼
便往白王象不飲食不知何意王問象子先無有人犯此象否象子答曰
無他異人惟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即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我
象邊何所道沙門答曰語象言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悟

即放沙門令還所止

宋興化軍程嗣昌少為商賈性剛氣傲不崇三寶不親鄉友衆皆嫌惡嗣
昌惟買賣不使輕重斗秤不虧他人價直不曾用心稱量人物不慕烹炮
少食活物偶客於密州板橋郊西鎮此地多食鵰鴿鵓鳩喜鵲每日街市
煺（他回切）剔無數因出郊遊行見人或擎鷹鷂或挾弓彈或張網羅不忍觀
之回歸城中夜靜露天於星斗之下發心蔬食命工刋板印施戒殺圖一
千本適值十月上七真武下降乘此聖力普願人心回改時有税務攔頭
彭景最是好喫酒肉之人亦受一本歸家讀向妻子其妻華三娘却生嗔
怒用手碎撦（昌野切）棄於穢濁之中次日華氏買一黑魚方用砧刀如被人
把定雙手其魚跳起尾梢剌入眼中如中一刀滴血在地化為蟲蟻沿上
牀席咂（子合切）啗（徒濫切）華氏面上鎮市傳播抵因不敬戒殺圖文立受惡報
忽一日彭景酒醉於市中見嗣昌便出言毀罵稱板橋自來無人戒殺亦
自安樂你是興化客人亂施文字壞却我妻一目用手拖拽嗣昌意欲作
鬧嗣昌脫走歸房思悔時監鎮向執與巡檢宣旦聚廳見嗣昌腳懸地面

二寸許浮空行立於廳前附神而語吾是真武真君向執等備香設拜還
蒙降言吾見此地居民累劫好食飛禽業障深重有興化程嗣昌印施戒
殺圖是為最上善行祇今華三娘不能信受因殺黑魚反害其目不獨此
人受報凡好食生命不悟因業等人難免咎殃嗣昌恍惚化去不見形影
方行詳究忽還鎮廨申報客人程嗣昌無病身死監鎮等聞之驚歎華三
娘患眼在牀纏綿半載方得命絕向執與宣旦得替歸京將此因緣鏤板
印施勸誡殺生仍終身崇敬真武香火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任糞除佛知應
度即將阿難往到其所正值尼提擔糞出城而欲棄之瓶破汙身遙見世
尊深生慙愧不忍見佛佛到其所廣為說法即生信心欲得出家佛使阿
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將詣祇洹佛為說法得須陀洹（華言入流）尋即出家得
阿羅漢果國人及王聞其出家皆生怨恨云何佛聽此人出家波斯匿王
即往佛所欲破此事正值尼提在祇洹門大石坐縫補故衣七百諸天香
花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佛尼提比丘身沒石中出入自在通白已竟王

到佛所先問此事。向者比丘姓字何等。佛告曰：是王國中下賤之人除糞尼提。王聞佛語，謗心即除，到尼提所執足作禮，懺悔辭謝。王白佛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賤身。佛告王曰：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出家自在，秉提僧事，身稍有患，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以是因緣，流浪生死，恒為下賤，五百世中為人除糞。由昔出家持戒功德，令得值佛出家得道。

昔有人在道上行，見道邊一死人，鬼神以杖鞭之。行人言：此人已死，何故鞭之。鬼神言：是我先身，在生之日不孝父母，事君不忠，不奉敬三寶，不隨師父之教，令我墮罪，受諸苦痛難言，瞋故鞭之。稍稍前行，復見一死人，天人來下，散花於死屍上，以手摩挲之。行人問言：觀君似是天人，何故摩挲是死人耶。答云：是我故身，在生之日孝從父母，忠信事君，奉事三尊，承受師父之教，令我神得生天，皆是故身之恩，是故來報之耳。少復前行，又見一天人，衣服鮮好，端正香潔，道邊摘酸棗噉之。行人問曰：覩君似是天人，何噉酸棗。天人答曰：我在世時不喜飯飼人客，今作天人，恒食不充，是以食酸棗耳。行人一日見此三變，便還奉持五戒，修行十善，孝從父母，忠信事君，示語後世罪福不虛。

唐高紙，隋僕射頻之孫也。龍朔二年出長安順義門，忽逢二人乘馬，曰：王喚。紙不肯從去，亦未知其鬼使，策馬避之，又被驅擁。紙有兄是化度寺僧，欲往寺內，至寺門，鬼遮不令入。紙乃毆鬼一拳，鬼怒，即拽落馬，曰：此漢大兇頑。身遂在地，因便昏絕。寺僧即舁入兄院，明旦乃蘇，云：初隨二使見王，王曰：汝未合來，汝肯毀謗佛法，且令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犁耕之，都無所傷。王問本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嘗念金剛經。王稱善，即令放還。方與客語未既，忽悶倒，如吞物狀，咽下有白脈一道流下腹中，如此三度。人問曰：少年盜食寺家果子，冥司罰令吞鐵丸。後專以念經為事。

漢千九祖鳩摩羅多大士，大月氏國婆羅門（華言淨行）子。既得法眼，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為旃陀羅（華言屠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佛說業通三世者，蓋以前世所作善業而報在此生，此生苟為不善，則應在來世。故人有此生雖為善而不得其福者，前惡之報勝也；今世雖作惡而不受其殃者，前善之報勝也。苟以今生非得福報，復務為惡，而來世益墮惡趣也；苟以此世得其福報，復務為善，而來世益得善趣也。又前世為善，其德方半而改志為惡，及此生也，先福而後禍；此生為惡，其事方半而變行為善，及來世也，先禍而後福。今汝父與汝之鄰，其善惡之應不以類至，蓋先業而致然也，豈可以一世求之耶。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產一男兒，凡無有手，產便能語，作是唱言：令此手者甚為難得。深生愛惜，父母怪之，因為立字，名曰凡手。年漸長大，見佛聞法，得須陀洹果，求佛出家。佛告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昔有比丘二，一是羅漢，二是凡夫，為說法師。時諸民衆競共請喚，常將法師受檀越請。後於一日，法師不在，將餘者行，瞋恚罵言：我常為汝給使，令將餘者共行，自今以往，更為汝使，令我無手。作是語已，各自辭退，止不共行。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是果報，是故唱言：令此手者甚為難得。由於彼時供給聖人，故今得值我出家成道。

唐韓公滉之在中書也，嘗召一吏，不時而至，怒將罪之。吏曰：某別有所屬，不得遽至。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官。公謂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公曰：若然，我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雖細事，不可顯言，乞疏於紙，過後為驗。乃如之，而縶其吏。明日遽有詔命，既對，適遇進食糕糜一器，上以其半賜公，公食之美，又以賜之。既退，腹脹，而適歸第，召醫視之，食物所壅，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飲漿水。明旦疾愈，思前吏言，召之，視其書云：明晨相公只食一飣半糕糜，橘皮湯一盞，漿水一甌。皆如其言。公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有權者旬支，無則月支，凡六品至九品皆季支，其不食祿者年支。故知飲啄有分，豐約無差，所謂玉食錦袍，鶉衣藜藿，朱門金屋，千

駟一點皆因最初一念而造心迹幾現果報難逃以過去善惡為因現今苦樂為果必然之理也

昔迦毗羅國梵摩淨德長者園樹生耳如菌取而食之隨取隨長迦那提婆尊者至其家長者問菌所自尊者曰汝家曾供養一比丘道眼不明虛沾信施報為木菌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其樹不生耳長者年八十一樹果不生菌

宋雲蓋山老智禪師一日積雨初晴寒月微映宴坐丈室將及二鼓忽聞焦灼之氣如炮炙之臭俄又聞枷鎖之聲於戶外即時視之貌不類常荷枷帶索枷上火起起而復滅立于丈室之前以枷尾倚于門閫智曰汝為誰耶曰苦至於極也枷下人曰前住當山守顒也智大驚曰公居此山院宇一新道風遠著意非四禪不足處之云何若是顒曰某緣修造二十年間不合互將化士供僧之物為造僧堂等用僧衆未嘗填設受苦至此智曰作何方便可免顒曰望公慈悲特為估賣僧堂填還僧供智曰歲月浸久以何為憑顒曰當時意謂修造畢工即為填設無何死至嘗以破籠盛

檀越名字置庫司暗閣上今幸存焉智曰敢不從命顒叩首而退智翌日集衆詣庫司索其帳目果在智乃自賣衣鉢回買僧堂遂為填設五年乃足忽一夕夢顒禪師謝曰賴師之力得免地獄之苦獲生人中三生後復為僧

元明州海會寺僧子安至正癸卯秋賀山寶幢市之上建庵開基見古塋三窆詰以土實之庵成得病一夕夢入酆都見三人衣冠甚古列跪獄帝前訴安曰他前生姓趙名仕宏為吏以私屈我添遠同受屈者四人既獲肆赦一人生修淨業死即超度惟我三人前後死同埋於此今來又壞我陰宅冤亦深矣本共力殛之念其為吏時常供僧八十員今乃得為僧故不敢爾獄帝召安至前責還其地安受責既覺忽聞誠實之言毋爽者三聲次日設淨筵命祭枯木為說戒安病隨愈遂拆庵復封馬鬣而去

昔左街道士張仁表辯博多才應內殿講論造機響答抗敵折衝莫能當之而所履浮誕未嘗有由衷之言及於儕友險躁詭妄人多薄之因疾作逾月醫不能効夢為司命所攝步卒騎吏就所居以捕之亦如世上擒寇捕姦寘匿無所縻束將去歷荒徑曠原皆荊棘之地牽頓舁曳其速如飛衣冠叢刺肉碎芒棘苦不可堪行可三十餘里遙見黑城上有煙燄漸近視之乃鐵城也擁關衛門守陴抗敵皆獸頭人身辮蛇臂蛇之士或四口八目或十臂九頭齒若霜雪牙如鋒鍜真世之所畫地獄狀也入門則珠宮瑤堂玉樓金殿非常目所覩頓異於冥關之中行四五里一無所見徐問所驅捕者此何處也與門外所見不同或吞曰此太乙天尊宮耳過此方到本司仁表聞太乙之名遂記得平常講說之處多勸人念太乙救苦天尊今此乃天尊之宮何可不念即高聲念太乙救苦天尊十餘聲牽頓者皆笑曰臨渴穿井事同噬臍胡可得也既聞衆笑不阻其念更唱十餘聲其調哀楚其音悲切亦淚下沾衣須臾忽有赤光照其左右牽頓者一時捨去獨在光明之中頓盼四方即山川明媚雲物閑暇頃之天尊與侍從千餘人現其前仁表禮謁悲咽叩頭稽顙述平生之過願乞懺悔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師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於火焰之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頂火焰鋒鋩外

射如千萬鎗劍之形覆七寶之蓋後有寶木寶花照耀八極真人力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乙四十六神自領隊仗亦侍左右雲車羽蓋遍滿空中天尊謂仁表曰人之在生大慎三業十惡三業之中口過尤甚一人妄說萬人妄行妄說之人首當其罪汝之三業罪無不為吾不救護永淪幽苦汝壽命已盡不當復還今赦汝七年誘化於世以吾此像廣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為趨善之要勉宜行之即使童子引還疾已瘳矣數日後以己之財帛於爾明觀畫天尊之像東洛關外畿輔之間傳寫其本遍令開悟仁表因出城於春明門外見高棘之中如嘗行之處視棘刺之末有所留掛衣線紫縷及棘上微有血痕果是所追之夕經行其路仁表自此益加進修勸人歸善後果七年而卒

晋徽州李氏女名善瑜適葉元贊長子年三十自十八侍舅姑極孝家貧己雖飢寒凡飲食不敢嘗以奉舅姑舅姑病甚家貧不能召醫自為祈告天地願以身代舅姑適遇三官巡察空中聞之奏聞玉帝奉旨加其舅姑壽一紀仍賜錢八十萬注名祿籍二子賜品官後一歲一旦門未啓忽

見堂上有錢堆積計數收之東得八十萬其鄰居秦氏女年二十侍其長舌抵罹易姑李氏嘗勸之而不聽李氏受錢日秦氏為雷火焚燒所善惡之報昭然可畏

漢河間王病瘕音加醫莫能治有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合巴豆雲母賣於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買其藥服之下蛇數頭問其藥意俗曰王病乃六世殃非今世所招也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遇俗耳語竟遂不見後見在常山下

昔有跛腳道人持戒乞食過至一家見其患腳心生悲愍一年供養道人辭去主人言曰願數垂顧分離之際客主悲淚道人去後主人發牀唯見金寶因此致富鄰比一家見其大富問何因緣其人具以實答鄰人惡念希覓珍寶便覓一跛人欲供養之遍求無有會一道人身體完具遂復折腳供養少時強驅令去發牀視之惡心所感毒蛇蜂蝎求螫合家現世惡報後入地獄得珍寶者其心貞吉被螫毒者其心不仁

宋治平元年渝州巴縣主簿黃靖國權懷化軍節度使有戍兵罵本部將官黃諝軍校曰罵本部將官罪當死若戒禁推鞫煩累多矣但軍下自處之遂箠撃戍兵至死而罷熙寧五年黃官儀州病疫而死心熱不殯二十二日而蘇謂所親曰始見二皂衣來追出西門下坡數十里見官城儀衛甚盛樓觀宏敞乃入見王再拜王曰何敢枉殺人也俄引一人至廳謂靖國曰可速還我命黃視之即懷化戍卒也黃遂陳其本末王曰若是豈枉殺耶戍卒默然而退俄有一吏引黃出門見門戶鱗次各有防禦黃問之吏指第一門曰此唐武三思等獄也罪惡貫盈受諸苦毒方今以巨甕貯萬蝎中置三思等螫之耳又指第二門曰此酷吏獄也周興來俊臣吉溫侯思止輩在其間又指第三門曰此姦臣獄也李林甫盧杞崔胤輩皆在其間黃曰何此久處曰百千劫無有出期歷代皆有獄也惟唐最近故以示君耳既而復見王王曰卿官儀州監官哥從政卿識之乎曰識其有一事可以勸世華亭王主簿之妻李氏常私奔從政從政固卻而不從從政去年當命終以其持正天曹特賜延壽一十二年陰司最以此為重也雖陽間網疏而多漏陰府法密而難逃到陽間告人使之避罪圖福君其勉焉乃遣黃還家及寤詢問哥從政事實有後從政果十二年而卒

宋虞主簿建安人學問超卓登第後注官宜興臨赴任暴卒經日復蘇云初病困迷時見一吏揖廷下曰府君有命遂從以行行百里足力不能支懇求少憩良久復進到一所如世間嶽廟引入階望主者旒冕正坐乃叩頭請曰其死無所辭念父老無兼侍乞賜以餘生終父天年無所復恨主者曰汝知前生之事乎對曰不知也王曰汝前生為陳朝老令籍其宿學故得聰悟絕人但一生無絲毫善事是以福淺上帝憐汝讀書之勤與汝一第所以不食祿而早世正由不曾作福耳憫汝有養親之志吾奏於天曹許延七日可歸與父別也遂得還自知不永持父以泣越七日果死

唐雍州梁山釋文德醴泉縣人形質長偉立清履白好遊化俗營構福業而放言来事多所弘獎年有凶暴毒氣疫癘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禮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禳災禍其不信者殃禍交及

國朝胡儼江西之南昌府南昌縣人也其兄胡發有長女自幼許與同邑夏起霖子夏福為婿福死本府儒學生員未成婚洪武二十七年秋本府儒學被火廟宇燒毀緣福平日懶惰不學常被教授責罰以此每日結怨及致被火教授郭子奇意是福所為具奏差御史追問問得係福放火解赴京淩遲處死其母將骨殖焚化恐經涉江湖不利請道士求符送回其母到家三日於日晡時家人忽見窗紙如人扯破陰風颯颯從窗隙中穿入便聞福言我回家来但聞其聲不見其形其母問汝已死如何得回福言得都城隍差官押送我回至本府城隍廟城隍出迎本官交付取收領去遂送福下當境沙河廟為吏掌江湖間作惡之人覆溺之事其靈前設飲食福云我為前日燒化咽喉痛喫不得可將藥来解其家將黃連煎湯置靈前福亦就吸其氣自此索家中飲食其家諸小兒皆見福形在坐鄰人至福每在坐勸酒有鄰婦密將酒傾地不飲福在坐即發言責之鄰婦驚懼其母又問你曾去胡家否福言我去来其家有許多善神在家我不敢入自此日日往来其家半月有餘一日忽言廟神恐我漏泄陰間事將不肯放出我此後不来但三年後要取外祖母来看我過三年後其外祖母果亡

【論】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〇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〇惟口出好興戎〇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〇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〇君子約言小人先言〇君子之言信而徵故怨遠于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及之〇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〇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〇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〇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〇言之善澤如膏沐言之惡痛如矛戟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〇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〇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〇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〇百行之本一言也〇一言而適可以卻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〇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〇一言之善損增萬福之祥〇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〇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〇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〇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〇無以利口亂厥官〇捷捷翩翩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汝遷〇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〇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〇長者不及毋儳言〇巧言令色鮮矣仁〇駟不及舌〇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〇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〇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〇片言之誤可以起萬口之譏〇多言則背道多欲則傷生〇綺語背道雜學亂性〇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如虎狼

【釋】口者滅吾之本禍福殊流〇發善言者於福有因發惡言者於罪有因〇語善則人天勝趣述惡則三途劇報〇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則幽顯皆瞋〇甘露及毒藥皆在人舌中甘露謂實語妄語則為毒〇遜言慎詞尊敬於人弃結忍惡疾怨自滅〇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釋上資祖考下蔭兒孫〇耳聽善言不墮三惡〇至誠安徐口無麤言不瞋彼此是為梵行〇不攝身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很所不愛〇口是刀斧之門禍累之始〇惡口罵詈陵蔑人興起是行疾怨互生〇惡口之罪墮三惡道〇止以口過獲報累劫〇心為毒主口為禍樞因事成災沿流惡道〇惡口而兩舌好出他人過如是不善人無惡而不造〇人生世間禍從口生當護於口口中之舌鑿身之斧滅身之禍〇發言一憋衝口燒心〇毒害雖甚無惟能殺一身妄語惡業者百千身被壞〇夫人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斬身由其惡言〇應毀便稱譽應譽而更毀其罪口中生死則墮惡道〇身口意三業無非構禍之因〇惡口如毒箭著物則破傷地獄開門待投之以鑊湯〇若以惡口令他鬬亂則是兩舌得罪最深〇妄語之人心無慚愧閉塞天道涅槃之門〇若人惡分別息然妄說語死墮火刀上得如是苦惱〇但諸綺語不益自他唯增放逸長諸不善〇浮言背真理為此沉惡趣〇口中毒是毒地上毒非毒口毒割衆生命終墮地獄〇麁言觸惱人好發他陰私剛強難調伏生為口餓鬼〇假令衆生身雖有道不慎口業亦墮惡道〇傷人之語還是自傷含血噴人先汙其口

【證】罪福不由他諒自發爾身大賢故閉口欲絕諸惡緣〇與人善言煖如綿絲傷人之語利如荆棘〇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〇善言於心終身為寶〇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從事焉〇一言之善貴於千金〇多言數窮不如守中〇口舌者患禍之宮危亡之府〇言語者大命之所屬刑禍之所部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〇以言取怨者禍〇行有召寇言有致禍〇出言不當駟馬不追〇凶性作口舌鬬亂無親戚死受拔舌報〇一星之火能燒萬仞之薪半句非言折盡平生之福

感應

宋景公二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曰相吾股肱曰可移於民曰君者待民可移於歲曰歲饑民苦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在位六十四年。

宋遂寧府周苑因推感應篇曰遂覲閻又好與人演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經日還魂謂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下皆立籃縷人各有力士執州府旗號管押苑被驅立本州旗下顧眄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甚忍怖俄頃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間書星官像呼苑曰汝本在餓鬼籍中今以汝奉太上感應篇為人演說汝雖欲行未及一二然聞而回心為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者皆因汝之功今一縣追至已改注壽祿籍苑放還之後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苑既出忽一吏戒曰汝還陽間更宜將感應篇廣行流布若一方受持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天下豐治傳受之士功業不減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凡能平心待物亦可祈求男嗣添注壽祿擴而充之可進神仙苑因省敬錄其事以警世人

宋僧宗印本陝西士人姓趙氏棄俗為僧靖康時在長安住大剎好談世間事詞鋒如雲方金寇犯關范謙叔左丞帥京兆節制五路軍一見大喜邀使反儒服即往謁華山廟自言以身濟世之意遂從范公范以便宜命之官後頗有功積遷至直龍圖閣已而隸川陝宣撫司亦領兵數千人對客輒大言常云吾留意釋氏得大辯才在古佛中當與淨明維摩等至於貫穿今古精練吏事於天下文官實為第一料敵應變決機兩陣之間於天下武官亦為第一若四方多壘煙塵未清則為盜賊第一人不敢多遜坐客畏其言無敢荅者其評議人物凶險好罵蓋出天資既得志前後度僧五百皆名曰宗印使之代己時已年六十餘矣不復娶唯買妾二十人後解兵閒居數載而得疾臟腑洞泄無時群妾棄去不視趙自取其糞食之有見而怪之者荅曰汝安得知此味經旬乃死識者以為口業之報

宋陝州夏縣主簿張生者秦中人出自世祿性好毀謗無問賢愚貴賤識與不識但一聞其名則詬病百起無所不至後以險諢七竅流血氣方絕首足自斷而死卻武人黃通遊長安見其事因作詩以戒子弟且使弄吻薄徒知所警云其詞曰險諢古來有風俗常病諂驗之以張生厭理誠不誣張生何為者出於綺紈徒少小失教訓長大復逸居白痴性猶在黃吻乳尚濡口不道德義耳不聞詩書平生好奢侈日負生靈通欲使眾共懼乃輒事囓嚅逢人肆淩侮所恃惟凶豪面貌若狼獸言談皆誕迂毀者盡良善譽者多屠沽有小相戾鼓唱盈通衢就使本無聞快意亦大呼又能駕虛說妝點如畫圖蛇蝎性好傷無乃性所拘人怨天亦怨果為陰鬼誅俄而遘癘疾七竅流鮮朱語言尚能食皮膚已盈蛆頃刻即氣絕首尾皆離軀骨肉死殆盡狼藉埋道塗俄聞張生斃不覺長嗟吁少年不脩勉百歲仍須臾勿謂天至高善惡在條舒勿謂神無刑禍福固不虛張生為惡死作鬼亦應愚死者已難救生者尚可扶嗚呼爭柰何群喙方咮咮作詩三百言聊告利口夫

宋龜城之民有祝期生者為人褊薄好彰人短人有體相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嫉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能者評品之貧賤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則訐其陰邪士友則發其隱曲門閥才望皆出其右無可掎議者則必巧取其短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母家工商也妻家駔儈也其弟不良也厥子不肖也有小過者亦必溢詞增飾以成其短事無巨細一切如此乃至以無為有以十為百以疑似為端的以偶然為故犯以不得已為優為以錯誤為情實度其人可欺即面折之眾辱之過毀之待他人亦如此其待親族亦如此平生知識無不在其貶剟之中甚者目父母為頑嚚目兄弟為管蔡或教人興訟已復和之教人詛罵已復證之習之既久不以為非晚年忽病舌黃每作必須砭刺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之間作者五七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卒

宋韋齊一能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于詩由是盛傳不復可掩其間無不溢惡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屬竟以此故晚得惡疾嚼舌而卒

晉賈充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之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尔與孫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尔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悔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是衛

府之勲耶終當使孫嗣死於鍾簴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前曷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斃世之外厥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還営顔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其後孫謚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竟受大杖終皆如所言

偽蜀王宗信鎮鳳州有角觝人蘇鐸者委之巡警嘗與宗信左右孫延膺不協宗信因暇日登樓望見蘇鐸錦袍束帶似逺行人之狀宗信訝之鐸本岐人也延膺因譖曰蘇鐸雖受公蓄養其如包藏禍心久欲逃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斷舌臠肉然後斬之及延膺作逆其被法之狀一如鐸焉

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顔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申嘗晝寢於尚書省有鳥啄其口流血時論以讒譖賢之効焉羽族以好鳴見罪於人而能嫉讒如是使鳥多力必能殺申不但於啄其口也

周世宗時有陶穀者亦好陷害李崧之族誅魚崇諒之不用皆其一言及死葬于昭覺寺之後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塞以堅石一夕雷雨大作墓門又洞開雖髑髏亦無矣豈非妄有讒排而為太上深譴者乎

宋李叔卿為郡功曹最號廉謹雖不及前輩六老盛德亦一時善人也同僚孫容乃嫉而毁之宣言於衆曰叔卿妻其妹在吾視之狗彘也何足道由此一語事遂播傳叔卿坐此鬱鬱不得志遂自殺其妹亦悲憤詣府門一哭遂自經不數日忽雷雨暴作霹靂一聲則孫容已死於雷斧之下置屍於叔卿之門及埜雷又發冢竟至腐爛骨肉狼籍然則讒毁平人其報如此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鄭尚書愚鎮南海客將忽報楊相公入謁鄭驚楊相已有後命安得來乃接之楊相國曰某為軍容使楊玄玠譖毁遭害今得請上帝賜陰兵復讎欲于尚書燕犒并紙錢十萬燒錢時莫令着地從容長揖而滅鄭令南海縣官如約具祭北郊楊相有姪名壽陽見相國白馬朱弓撚箭前導謂曰我已射着楊玄玠脚必死矣俄報玄玠得脚疾死此毁人之報也

宋安庭柏為人能迎意求合得人懽心尤好離間雖至親密友庭柏豪中無不立生悔吝李中甫兄弟同居曰久無何即起爭訟繁擾與張義最相善俄至絶交鬭令兄弟朋友一至於此夏資深偏曉法律長於吏文專以交結胥曹干預公事為業與人作狀必藏機設穽為人代輸必深文巧詆使聽訟者熒惑而不能斷兩爭者連結而不能解甚至破人之家雖已悔悉為資深牽制不得休息雖道途之人素無交涉一語及訟資深聞之亦必寅緣交鬭其誘人子弟相與為惡洎至破產已則厚收牙儈之利鬭令人爭訟破殘人家產一至於此庭柏晚年兩頰連口苦瘡而卒資深末路兩目雙盲凍餒而斃其業報如此

宋文光讚父自少至老每歲獄訟連綿以宿因問曇相禪師曰汝父前生本寫訟狀人故今反受其報光讚懇求懺度師教以紙糊竹篦為桎梏令先自囚三日後為懺悔今之世有教唆興訟者寧免乎此姑錄為戒

昔有僧雲游投宿大刹偶與知客有舊溫存甚至次早粥罷聞上堂鼓隨衆立班住持陞座無一語忽火自口出黑焰滿堂燭亦暗然僧懼而出知客送之忽憶知客已死十年問其何以在此曰非人世也曰彼何以若是曰此僧平日見性不明妄談般若故以火燒五臟受罪足則為異類矣言訖西頭皆荒山

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蘇自云被人收捉將至一大院內見有大廳有一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人勘問云此婦女合死不有人更貴一案勘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勅左右即欲放還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有何罪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餘罪即令一人拔舌一人執斧斫之曰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時如睡而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

昔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演說法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頭衆僧告戒一切雜使不令卿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輕慢勉從僧命便與後學敷演經義與受義曰速前象頭次喚第二者復曰馬頭復次駱駝頭次驢頭復曰牛頭復次猪頭次喚羊頭羯羝頭次喚獅子頭次喚虎頭次喚鴿頭次喚熊頭

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三藏黃頰口出如此無量惡言。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悉皆馳走。

昔有長者婦懷妊。身體臭穢。都不可近。年滿生兒。連骸骨立。羸瘦憔悴。不可目視。又多糞屎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貪嗜糞穢。不肯捨離。父母諸親。惡不欲見。驅令遠舍。使不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糞穢。諸人見已。因為立字。名[illegible]婆羅。值佛出家。得羅漢果。由過去世時。有佛出世。名拘留孫。出家為寺主。有諸檀越洗浴衆僧訖。復以香油塗身。有一羅漢寺主見已。瞋恚罵詈。汝出家人。香油塗身。如似人糞。塗汝身上。羅漢愍之。為現神通。寺主見已。懺悔辭謝。願除罪咎。緣是惡罵。五百世中。身常臭穢。不可附近。

由昔因緣。出家得道。是故衆生。應護口業。莫相罵辱。

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城名華言廣嚴)前到梨越河邊。見有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怪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

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答言是。復問魚言。教匠汝者今在何處。魚答佛言。墮阿鼻地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毗梨。聰明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明世間。頗有更勝汝不。兒答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疑。往問沙門。為我解說。令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答。母即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答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偽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即作比丘。經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答母言。猶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儻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得勝。兒受母教。後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騃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是罵故。令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猪羊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此魚身也。以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慎。

昔世尊見大魚。一身百頭。頭頭各異。墮他網中。世尊見已。入慈心三昧。乃

喚此魚。魚即時應。世尊問言。汝母何在。答言。母在廁中作蟲。佛語諸比丘。此大魚者。迦葉佛時作三藏比丘。以惡口故。受多頭報。其母尒時受其利養。以是因緣。作廁中蟲。佛言。得此報者。皆由衆生惡口。鬪亂兩家。死入地獄。獄卒燒熱鐵鉗。表裏洞赤。以烙其舌。復燒鐵鉤。鉤有三刃。利如鋒鋋。以斷其舌。復以牛犂耕破其舌。復燒鐵杵。[illegible]其咽中。數千萬劫。罪畢乃出。生鳥獸中。佛言。若有衆生論說君主父母師長其罪如是。

昔有一人。聞外國有山。入中得仙。便向外國。募投主人。主人問客何去。答曰學仙。主人懷惡言。我有仙樹。君與我一年苦作。便與君仙。客一年苦作。恒無慍色。既滿。主人本心相欺。既無仙樹。將至山中。指臨巖樹云。此是仙樹。君上其頭。我喚君飛。應聲飛擲。客人心至。即於此樹飛騰虛空。遂得仙道。主人公見。深重此樹。情言是聖。少時父子相與共到樹下。讓父先上。兒便喚言。阿爺可飛。即便飛擲。墮巖石上。身體粉碎。

昔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群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驅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逕詣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

聞恒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臟燋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迷惑衆生。失如意事。

昔有一鬼言。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尒。目連答言。汝前世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迷惑人心。不得隨意。

昔有長者。發菩薩心。聚諸貧人。凡得五百。償給衣糧。入海採寶。宿一大山。衆人昏鈍。唯長者獨坐。並有所瞻。夜見山腹有一人出。光焰非恒。面目端正。口似猪口。以妓樂自娛。周旋山側。長者問曰。身形端正。口何獨尒。答曰。坐犯口過。常喜誑語。又曰。卿是何人。答曰。吾是國中長者。憂念貧匱。欲令安隱。故將衆人入海採寶。並欲運寶饒益閻浮。此人又曰。卿得無是菩薩耶。長者曰。吾發菩薩心。救濟一切婬怒癡病。諸未度者。吾誓度之。此人曰。善哉。遂送寶所。載寶而還。

昔罽賓國中。有阿羅漢。名曰離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牛。逐蹤至離越所。時值離越煮草染衣。即自然變作牛皮。染汁自然變作牛血。所煮染草

變成牛內。所持鉢盂。變作牛頭。牛主見已。即捉收縛。將詣王所。王即付獄經十二年。恒與獄監飼馬除糞。離越弟子得阿羅漢者有五百人。觀覓其師不知所在。業緣欲盡。有一弟子觀見師在罽賓獄中。即來告王。我師在獄。願王斷理。王即遣人就獄撿校。使至獄中。唯見有人威色憔悴。鬚髮極長。而為獄監飼馬除糞。使還白王。獄中都不見有沙門。離越弟子復白王言。願說教有比丘者悉聽出獄。王即宣令有僧悉遣出獄。離越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踊出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是事。五體投地。白言尊者。願受我懺。尊即下來受王懺悔。王即問言。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離越答言。我於往昔亦曾失牛。逐蹤誣他。經一日一夜。後墮三塗。受苦無量。餘殃不盡。今得羅漢猶被誣謗。以是因緣。一切衆生應護口業。莫誣謗他。

昔舍衛國有大長者。財富無量。無有男兒。唯有五女。端正聰達。其婦懷妊。長者命終。國法無男。財物入王。王遣大臣攝錄其財。其女心念。我母懷妊。未知男女。若續是女。財應屬王。若其是男。應為財主。往白國王。時波斯匿任法平正。即可所白。其母不久月滿生兒。其身混沌。無復耳目。有口無舌。

又無手足。但是男身。即為作字。名鏝慈毗棃。尒時是女。具以是事往聞於王。王告諸女。財屬汝弟。吾不取也。尒時大女往適他家。奉給夫主。謙卑恭敬。謹如婢事。大家長者覩其如斯。怪而問言。女子對曰。我父終歿。家財無量。雖有五女。猶當入王。會母有娠。生我一弟。人相都缺。但是男身。得為財主。雖有諸女。不如一男。長者聞已。即與其女往至佛所。白言世尊。彼長者子。以何因緣。佛言乃往過去有大長者。兄弟二人。兄名檀若世質。弟名尸羅世質。其兄少小忠信誠實。常好布施。舉國稱美。王任此人為國平事。國法舉債。取與無券。悉詣平事。時賈客從弟尸羅世質多舉錢財。時弟長者唯有一子。其年幼小。將其子并所出錢。到平事所。白言大兄。是賈客子從我舉錢。入海來還。應得尒許。我若終亡。證令得之。平事言然。其弟長者不久命終。賈客入海。遭風失貨。賈客得全。時長者子聞其空歸。便自念言。此雖負我。何由可得。須有當償。時此賈客復餘舉假。續復入海。獲大珍寶。安隱來還。心自念言。彼長者子。前雖不從我責。我舉錢財。此人幼稚。或時不憶。或見我窮故不責耶。今當試之。即嚴好馬。衆寶服飾。長者子見。即遣

人語汝。負我錢。今可見償。答言可尒。賈客自念。所舉頓大。重生累息。無由可畢。當作一策。乃可了耳。持一寶珠。到平事婦所。白言夫人。我本從尸羅世質舉債錢財。其子來責。今上一珠。價直十萬。若從我責。哥囑平事。其婦答言長者誠信。必不肯尒。為當試語。即受其珠。平事暮歸。婦即具白。長者答言。何有是事。以我忠信不妄語。故王立我為國平事。若一妄言。此事不可。明日賈客來。具告情狀。即還其珠。時賈客子更上一珠。直二十萬。頭使囑及此。既小事。但作一言。得三十萬。尒時女人貪愛寶珠。即為受之。暮更白夫。昨日白事。願必在意。長者答言。絕無此理。尒時長者有一男兒。其婦泣曰。若不見隨。我先殺兒。然後自殺。長者聞此。雖知人違。自念我唯一子。若其當死。財無所付。若從是語。人不信用。將來受苦。迫蹴不已。即便可之。婦語賈客。長者已許。賈客欣悅。還嚴大象。衆寶莊校。著大寶衣。乘象入市。長者子見。即往語曰。凡所負錢。今宜見償。賈客驚言。我都不憶何時負君。尋共相將至平事所。長者子言。此人往日親從父舉若干錢。伯為時平事。事為尒不。答言不知。其姪驚曰。伯父尒時審不見聞。又答不尒。姪子恚曰。

以伯忠良。王令平事。國人信用。我親弟子。非法猶尒。況於外人。枉者豈少。此之虛妄。後世自知。佛告長者。欲知尒時平事長者。今鏝慈毗棃是。由於尒時一妄語故。墮大地獄。多受苦痛。從地獄中出。五百世中常受此身。值好布施。常生豪富。得為財主。

唐扶溝令有名齊者。失其姓。大曆二年卒。經半歲。其妻夢與齊遇。問其地下罪福。齊曰。吾在生之時。陷於輕薄。或毀讟詞賦。或詆訾人物。今被地下所由每日送兩蛇及三蜈蚣。出入七竅。受諸苦痛。不可堪忍。法當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罪畢方得託生。近以他事為閻羅王所罰。剝去舊衣。為人所笑。可作一衣與我。婦云無物可作。齊云。前者萬年尉蓋又玄將二綃來。何得云無。兼求鑄像。寫法華經。婦並許之。然後方去病。

衆李獵進者。東州人。違災閒入蜀。後為蜀州江原宰。與邑人胡生遊。胡生娶四川都轉運使之女。女嘗陷窘。後乃嫁胡。獝違無戲侮之。至作小詩以貪咖誚。胡積不能堪。并撫其公過肆溢惡之言。售于都漕。所善張君。張適為幹官。證以為然。下其事於眉州。州命錄事參軍閭忞（莫巾切）典治。逮捕邑

胥十餘人下獄。必欲求其入己贓。弼違當官清白。無過可指。但得訾貿錢湯餅為償錢七百五十指為贓直。忞以為非辜。難即追攝。郡守畏使者不從忞言。立遣吏逮之。弼違不勝忿。自刎死。纔一月。肩之獄吏與郡守相繼亡。都漕與胡生亦卒。忞官罷赴調成都。過犍為沐川縣。就郭外民家宿。夜且半。聞扣寢門者。問為誰。曰弼違也。又問之。荅曰。弼違姓李。君豈不憶乎。君雖不開閤。吾自能穿隙以過。語畢已在牀前立。忞甚懼。回面向壁臥。弼違曰。君不欲見我。當以項下不潔之故。吾今自掩之。即觧腰間帛匝其頸。忞不獲已起坐。弼違曰。吾前冤已白。無所憾。然連坐者衆。非君來證之不可。君固知我者。今祿命垂盡。故敢奉煩一行。尚有未到人甚衆。天符在是。可一閱也。取手中文書示忞。如黃紙微淺碧。其上皆人姓名。而墨色濃淡不齊。弼違指曰。此卷中皆將死。墨極濃者期甚近。最淡者亦不出十年。所以泄天機者。欲君傳于人聞。知幽有鬼神。可信不疑如此。揖別而去。忞略能記所書。他日其人病。豫告其家。此必不起。已而果然。蓋以所見驗之也。忞數年亦卒。

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產生一女。字曰金剛。面貌極醜。身體麁澀猶如蛇皮。頭髮麁彊猶如馬尾。王見不喜。勅閉深宮。不令出外。年漸長大。任當嫁娶。便遣一臣推覓一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卿可將來。臣受勅已。覓得付王。王將屏處密私語言。聞卿豪族。今者貧窮。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給。時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賜。亦不敢違。豈況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妻之。為造宅舍。門戶七重。王囑女夫。自捉戶鉤。出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女壻。無所乏少。拜為大臣。後與豪貴共為邑會。聚會之契。令婦共趣。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臣。獨不將赴。衆人疑怪。彼人婦者。或甚端正。或復極醜。不能顯現。是以不來。復於後會。密共勸酒。令使醉臥。觧取門鉤。遣其五人。造家往看。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內自尅責。懊惱而言。我宿何罪。為夫幽閉。不覩日月。即便至心遙禮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暫救苦厄。佛知其意。即於女前。地中涌出紺髮相現。其女舉頭。見佛髮相。敬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漸現面。女心倍喜。面復端正。惡相麁皮。自然化滅。佛悉現身。今盡見之。更增歡喜。身體

端正。猶如天女。佛便為說種種法要。得須陀洹果。時佛去後。五人入見。端正少雙。覩看已竟。還閉門戶。繫鉤本處。其人還家。見婦端正。乃尒。婦便白夫。且說上事。婦復白夫。我欲見王。汝當為我通白消息。夫往白王。女郎今者欲來相見。王荅女夫。莫道此事。急當牢閉。慎勿令出。女夫白王。女郎今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正。天女無異。王聞是已。即遣往迎。見女端正。歡喜無量。將詣佛所。而白佛言。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貴而復醜陋。佛告王言。乃往過去。波羅柰國有一長者。恒常供養一辟支佛。身體醜陋。時長者家有一小女。見辟支佛。惡心罵言。面貌醜陋。身皮麁惡。何其可憎。時辟支佛欲入涅槃。便現神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已。即時自責。求哀懺悔。緣於過去罵辟支故。常生醜陋。由還懺悔。今得端正。以供養故。所生之處。富家尊榮。豪貴快樂無極。

嘉言

【儒】善惡之感。萌於心。災祥之應。見於事。○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袄星厲鬼殃荒札瘥皆在于此。是故君子謹其獨。○意在於善。凡所遇者。皆養吾之善物也。意在於惡。凡所遇者。皆養吾之惡物也。○人事有端疑之跡。神靈萌厭斁之心。○一言之益。重於千金。一行之虧。毒如蛇蝎。○一念之悔。其義烈蓋甚於風焉。○念慮不正。殺身之本。○惡氣之萌。本於惡念。○念慮少差。禍亂隨之矣。

【釋】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念之善。能除累劫之殃。○備一念善。遠階覺道。起一念惡。長淪苦海。○從生作善。臨終惡念。便生惡道。從生作惡。臨終善念。而生天上。○善心初發。上天之寶殿先成。惡念纔萌。下地之火城已具。○心念善法。受報亦善。心念惡法。受報亦惡。○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萌。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說人之善。善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意。意始雖微。漸生貲積。是以一善生巨億萬善。一惡生巨億萬惡。○片行

之善永為身資一念之福終為神用○於念念中本性清淨自脩自行自成佛道○一善染心萬劫不朽○心中念善福樂自隨○若起一念恚火便燒衆善功德○起一惡心獲無量罪○萬惡川派事由心造言由意顯便得重罪○惡從心生反以自賊如鐵生垢消毀其形

（道）一念之動若善若惡天必鑑之○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念纔起趣向不同善惡既殊禍福即異○心起於善善雖未為吉神已隨之心起於惡惡雖未為凶神已隨之○動合天心靜得地意無言而不從謂之善也○但主心於一亦可長生○一切善心皆得真道○一念苟妄即改災為福轉禍為祥

感應

宋張芸叟言初遊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見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守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彼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芸叟起謝曰先生見教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後一抗僧夢遇公於江廟中廟神皆起拱立曰歐陽相公平生一念之善及人甚多將來太平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參大政

宋三衢旱守禱弗應造二枷酌城隍神而告之曰旱甚夫守之罪也神不能請于帝罪惟均明日無雨同荷此枷坐烈日中以謝民是夕夢神曰汝責吾固當吾非不請汝無德以感上帝明日用陳自量名奏請或雨昧爽集僚屬告以夢皆莫能對傍老吏曰有之召其來老吏也曰其有本名平日糶米提以升斗俾之自量人以為戲名奏請果雨嗚呼一念之正猶足以感動上帝况無不正乎

宋峨眉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歳因觀感應篇焚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衣而卧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聞哭聲微如蜂蠅少頃有人云王湘方欲行感應篇真樂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甦

隋睦仁蒨（倉向切）者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嘗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天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蒨而不言後數見之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蒨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遊仁蒨即拜問之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為別駕今任臨胡國長史仁蒨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為臨胡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即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泰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泰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苦惟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數不能移動耳仁蒨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者曰爾常隨仁蒨行有事則先報之即爾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恒隨逐如侍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為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蒨於家教文本書仁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與客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食不能得飽常苦飢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食仁蒨既告文本文本即為具饌備設珍羞仁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蒨見景與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蒨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等問是何等物仁蒨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為絹帛最為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吏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蒨遇病不甚困篤而月餘不起仁蒨問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國內不知後月因朝泰山為問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為泰山主簿一員闕薦君為此官故為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當死仁蒨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為請之[illegible]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兄平生一念之善駸駸無已今幸得為泰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府令擇人吾已

啓公公許相用兒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除會何必賜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耶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蒨憂懼病愈篤景謂仁蒨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泰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仁蒨問何見府君景曰往泰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當見之仁蒨以告文本文本為具行裝數日景又告仁蒨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仁蒨告文本以三千錢為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景來告曰免矣仁蒨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為虛實答曰皆實仁蒨曰即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為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尚為鬼耶景曰君縣內幾戶仁蒨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仁蒨曰常二十人以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仁蒨曰無又曰九品以上官幾人仁蒨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人如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內囚唯鬼及畜生最為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不如我

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蒨曰鬼有死乎曰然仁蒨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蒨問曰道家章醮為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總統六道是為天曹閻羅王帝執冥閤政事泰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訴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得申何為無益也仁蒨又問佛法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職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即去無復相見然掌事猶相隨本縣為賊所陷死亡略盡仁蒨為掌事所導如常賊不見害竟以獲全

昔禪黎世界隊王有女子緱音（一曰繼音）生乃不言年至十四王怪之乃棄女於南浮長桑之阿空山之中女之糧食常仰日咽炁引月服精自然充飽體不疲損常行山中周匝巖桐忽與神人會于丹陵之舍柏林之下執緱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緱音曰汝雖不能言寄憶此也緱音私心自悼受生不幸亡不能言棄在窮山誓心自願得還人中當作功德無有愛惜百劫之後冀與願會天為其感遣來官靈童十數緱音理身之術受勅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

宋江陵朱峴女嘗為夜叉攫去置浮屠上每旦夜叉飛下人間為女取食見其遊行里中忽遇一白衣人輒辟易却走不敢仰視歸而問之夜叉曰此不食牛肉人也牛者耕稼所賴有功於人不食其肉則上帝祐之吾屬不得近也明日復去女乃呼天而誓曰願畢此生不食牛肉有頃夜叉來止於浮屠之外曰何尔見負遂東向而走其疾如風自尔不復見因得反室

昔梓潼帝君在君山一日春水初生湖口有大舟艤岸刲羊釃酒呼號而祭其聲哀婉清切帝君聞之不覺情感迫而聽之一婦人年三十餘三酹祝曰良人不幸得罪於君遠竄南荒死於瘴癘家鄉萬里旅櫬言歸日月不居行將卒哭重念家無兼侍堂有二親有子在腹未形兆眹（直引切）山川神靈察我夫君以忠獲罪憐我姑婦暮景無依令臨葬有期為垂陰祐使

得一男子以續張氏則妾之性命雖不保猶無憾焉帝君在雲路中聞之感其誠懇乃身墮婦懷自為其子頃之其婦即獲分娩無少艱苦蓋由此婦一念之善遂感帝君降生而昌榮其家其報可謂厚矣

昔呂洞賓初學道時遇一異人授以養道之法洞賓曰願聞其說曰煮銅為銀洞賓曰有變乎曰有變尚在五百年後洞賓曰誤了五百年後人不願學也天曹聞其一念即書其名遣鍾離度之遂陟仙品

宋李臻性溫約未嘗有失於人一日遇一道人自稱姓張名齊物授以黃白之術臻曰某賦命淺薄不願學齊物乃大驚曰君之所見非吾所及於是抽簪引以為劃地地開投身其中地復隨合乃神仙也其後臻亦得道

宋紹興乙卯春衢之西安永壽鄉有販子肩米貨于市就路傍掬糞田水溷其米將登船忽片雲起頭上雷霆大作其人恐怖乃於腰間解錢一千附其同行鄰人語之曰我不合以穢水和米今天之怒必我也不可逃煩將此錢歸遺我母具以此意稟白子不終養悔無所及語訖天忽開霽其

人遂獲免。夫愚者一發悔罪之言，而能回天怒於瞬息之間，書所謂克念作聖者，誠是哉。

宋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臨官縣雷震。先雷三日，有碩德譏妻張氏夢神人以宿生事告之：汝當死雷斧下。張覺大恐，涕淚悲噎。姑問之，不以實對。姑怒曰：以我債汝其物未償故耶，何至是。張氏盡言之，姑不之信也。是日暴風起，天色陡暗，張知必死，易服出屋外桑木下立，默自念震死即不可免，姑老矣，奈驚怖何。俄震雷晦冥，空中有人呼張曰：汝當死，以適一念起孝，故天赦汝。又曰：汝婦為善，以此語世人也。

宋盧媚兒者，歐陽文忠公婢也。姿貌端秀，善談笑，口中常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皆奇之，但莫測其由。公知潁州日，有一僧自蜀中來，頗能知人前生事。公因語之，僧曰：此女前身嘗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悞，遂至於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某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

宋時一士人赴京師，道見一人閱簿，自後竊覰之，持簿者覺而大怒。士人問此何簿，曰：來年過省簿。問某有姓名否，曰：有，汝來年過省，當受陳留主簿。士人稱喜自負。後至陳留界，時大旱，有一人擔水而過，士人既求飲，又欲與馬。擔水者云：此水十里擔來，已與官人飲了，又欲與馬，真不識好惡。士人怒曰：他時此守官，當治汝。明年乃下第，後十年方過省，受陳留主簿。一念之惡，遂遲十年，此心起於惡之報也。

宋丙午科舉，福建有赴省士人李其，道經衢州，擔簦負笈，貧窶亦甚。路傍店主姓翁，夢其家土地與言：明日有秀才獨行赴省，姓李者，是黃甲人，宜善待之。明日店主伺候，果有姓李者來，遂待以酒食，給以羸騎，隨以僕從，俾如京師。士人曰：主人何愛厚如此。店主曰：本店土地甚靈，報我云官人明年登黃甲，所以相待也。其士人大喜，而夜宿其店，心思我向去作官，但妻不稱作儒人，此時當更娶美者。越兩日，土地復獻夢於主人云：此士人用心不善，便欲棄妻，今無功名矣。士人到省回，尚覬店主待之如前，乃一茶不與，且不納之宿。士人苦問其見薄之因，店主云：吾家土地已知君有棄妻之意，不復有功名矣。士人惆悵而歸，果不中捷。可知一念纔起，鬼神即知，人亦可以自警矣。

宋時有士人事梓潼最靈，屢夢許之及第，省闈戰北，再扣于神，復夢曰：吾報汝無不的，而某年月日汝於某處所言何事，今祿籍削盡，敢望第耶。士大悔過。又曰：已奏上帝，夫復何言。蓋赴春官時，自謂若投顯要，而妻醜且賤，思有以處之。嗚呼，念可妄起乎。

昔華嚴和尚妙於華嚴，又且樂於講說，以是得名，從之者衆。然好瓶缽，聽徒三百餘衆，皆爭效之。中有一僧，道行最高，寢疾不出者已數月矣。有一琉璃寶缽，頗珍惜之。一日有一客僧來自遠方，瓶缽莫具，或令從病僧假借，初拒不許，力告乃從，且戒至切，齋罷宜速見還。既而持還，無何失足墮地破碎，病僧大恚，詬罵良久乃絕。後數十年，華嚴移住嵩山，時病僧弟子及借缽客僧皆在會中。一日方講說間，忽聞寺外蕭蕭作風水聲，華嚴已知，亟呼客僧坐之背後。少頃有一大蟒，長可十丈，努目張口，徑趍而入，衆將驚走，華嚴止之，且以錫杖約住蟒曰：汝於三百衆中道業最高，只為多嗔，不從吾教，今果至是，尚為一缽欲害其僧耶。因命大衆為授三歸三敬，及誦經呪為懺拔，蟒乃卷身而出。華嚴召其弟子謂曰：適來大蟒乃汝師也，累劫修行，將證果位，但以臨終一怒，遂至如此。若不遇吾，必吞其僧；若吞其僧，定墮地獄，自此流轉，何時而已。及明日山後荼毗（荼毗華言焚燒也）亡僧，既至，乃昨日大蟒已碎首而死矣。荼毗訖，華嚴又召其弟子告曰：汝師明年當於裴家託生為女，臨產稍艱，必至傷害其母，則業愈重矣。及期汝可急往救之，但呼其名，作吾傳語，必無他矣。已而果然。

宋鄱陽縣民黃赭，入山採荊楊子，遂迷不知道。數日飢餓，忽見一大龜，赭便呪曰：汝是靈物，吾迷路不知道，今騎汝背，示吾路。龜即回右轉，赭即騎之去十餘里，便至溪水，見賈客行船，赭即往乞食，便語船人云：我向者於溪邊見一龜甚大，可共往取之。言訖，面即生瘡，既往亦復不見龜，還家數日，病而死。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二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三

嘉言

【論】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君臣正
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
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
與國人交止於信○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以
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
明察神明彰矣○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未有仁而遺其
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
忠○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為莫大於義○孝以揚親為主忠以節
義為先○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以篤父子以
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所謂六順也○孝弟之子可以為家瑞○孝弟忠信之在身猶金玉
寶貨之在室○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忠則順天孝則生福○
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忠誠貫於金石孝
弟通於神明○始未能孝改過則大孝可至始未能忠改過則大忠可成

【勸】慈仁忠孝等心濟物○盡忠立孝濟國治家開生天淨路成第一福田
○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灾於未兆○聖人之為教也
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
之苦○忠者事君以盡命徇義以忘身孝者奉親以竭誠存歿以資濟○
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守道履德懷忠奉孝○力慕
善道斯用安身力慕孝弟可用榮親○仁孝及謙敬忠正脩禮智今皆為
回向同歸正覺道

【道】孝養父母竭忠於君我勑十方萬神悉令覆護○忠孝友弟正己化人
○千經萬論忠孝為先○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天下有大戒二其
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臣之事君義也是之謂大戒○求仙者
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

感應

唐顏真卿之推五代孫舉進士登甲科累官至殿中侍御史武部員外楊
國忠怒其不附己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託以霖雨脩城
浚濠陰料丁壯實儲廩佯命文士汎舟飲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為書生
不足虞也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唯平原城有備焉乃使司兵參軍馳奏
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真卿忠臣一人而已朕恨未識其形狀耳祿
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憕以其首徇河北真卿恐搖人心殺其使者乃謂
諸將曰我識李憕此首非真也久之為冠飾以草續支體棺而葬之祿山
以兵守土門真卿兄杲卿為常山太守共破土門十七郡同日歸順推真
卿為帥得兵二十萬橫絕燕趙詔加戶部侍郎平原太守時清河郡客李
萼謁於軍前真卿與之經略共破祿山之黨二萬餘人於堂邑肅宗幸靈
武詔授工部尚書御史大夫真卿間道朝于鳳翔拜憲部尚書尋加御史
大夫彈奏黜陟朝綱大舉連典蒲州同州皆有遺愛為御史唐旻所構
宰臣所忌貶饒州刺史復拜昇州浙西節度使徵為刑部尚書又為李輔
國所譖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入為戶部侍郎荊南節度尋
除右丞封魯郡公宰相元載私樹朋黨懼朝臣言其長短奏令百官凡欲
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奏疏極言之乃止後因攝
祭太廟以祭器不脩言之於朝元載以為誹謗時政貶硤州別駕復為撫
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為禮儀使又以高祖以下七
聖謚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謚為定為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潛
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將中害
之奏以真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諭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從之
事行朝野失色李勉聞之以為失一國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遣逆之
於路不及既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雪刃爭前欲食其肉叢
繞詬罵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希烈因宴其黨召真卿坐觀
之使倡優斥謔朝廷以為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輩如此遂
起希烈使人問儀制於真卿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

禮耳。其後希烈使積薪庭中，以油沃之，令人謂曰：不能屈節，當須自燒。真卿投身赴火，其逆黨救之。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其必死。賊黨使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公真卿四朝重徳，正直敢言，老而弥壯，為盧杞所排，身殁於賊，天下寃之。既死，縊者收瘗之。賊平，真卿家遷喪還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黒，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洎達塋所，空棺而已。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蔵於鐵石之中，錬形數満，自當擘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顔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莊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徳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盖在佛殿上立。此僕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僕亦左右随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步随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来。僕既入拜，輙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姪了，公探懐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焉，仍遣速去，歸勿與人説。後時家内闕用，即再来。僕還。舊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顔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去省覲，復至前處，但満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魯公尸解得道焉

唐王晙為并州都督，討虜聞行趣山谷，夜遇雪失期，誓於神曰：晙不忠，當自蒙罰；衆士無罪。心誠忠而天鑒之，則止雪反風。俄而和霽，追及虜，獲級三千。拜兵部尚書。

漢耿恭字伯宗，少孤，慷慨多大畧。初為戊己校尉，後屢守邊，被匈奴所圍。危難困極，益厲忠勇，克全臣節。後拜為騎都尉。先是守金蒲城，匈奴攻之，恭乘城搏戰，匈奴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来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絶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渇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劍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徳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涌出，衆皆稱萬歳。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皆謂此恭精忠所感。

宋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闕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虚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俾為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鐙為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満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鋭，凡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絶援，聞救至，踊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逆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冢歛葬，立廟祀之。

宋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累官至廣東鈐轄。是時交阯謀入寇，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未幾，蠻遂入寇，衆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寨。緘聞其至，閲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畧，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民震驚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蔵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守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群心揺矣。幸聴吾言，敢越佚則孥戮汝。有大校翟績潜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為桂州司戸，因公事携妻子来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暁，彼必以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妻子。選勇士拏舟逆戰，斬蠻酋二。邕既受圍，緘晝夜行勞士卒，發神臂弓射賊，所殪甚衆。緘初求救於知桂州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陳，擧軍皆覆。蠻獲北軍，知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為雲梯，又為攻濠洞，蒙以華布。緘悉焚之。蠻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傅城者，頃刻高數丈，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蔵于坎，縦火自焚。蠻至，求屍皆不得，邕被圍四十二日，粮盡泉涸，人吸漚麻水以濟渇，多病下痢，相枕藉以死，然訖無一叛者，緘之忠義有以激之也。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緘没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来，呼曰蘇城隍領兵来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懐忠。

宋程迪字恵老，開封人。以門蔭得官。宣和中，從楊惟忠征方臘有功，加武

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諸使合薦迪忠義謀略可任將帥。召赴行在。經略制置使唐重以敵迫近。留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為備。金人已自同州渡河。或勸迪還蜀。迪思有以報國。不從。乃詣种氏諸豪謀率衆保險。俟其勢稍衰。出奇擊之。會前河東經制使傅亮逞議。留守不當避。重從之。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超險。尚可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衆潰。迪率其徒行徇于衆曰。敵讐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鬭。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徧。絕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舁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斂。容色如生。

宋范旺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袁樂禍與射士張袞謀舉砦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凶黨怒刳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笑。賊脅汙之。不從。節解之。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然不沒。邑人驚異。為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中。詔贈承信郎。更立祠號忠節。復詔立愍節廟祠之。

金王浩性剛介。嘗自誦曰。為臣以忠君為本。為政以愛民為先。後擢為涇陽令。廉白為關輔第一。有善政於民。絲毫無犯。南遷後改扶溝令。涇陽民思之不忘。共作生祠祀之。以寓歲時之敬。開興元年正月。扶溝錢大亨等叛。執縣官送款于北。時大亨等以浩有恩於民。故不忍加刃。且遣所知勸之以降。浩罵之曰。豈有為忠臣而肯降於人乎。欲我降者必不可得。不如殺我。取其頭去耳。賊知其終不可降。於是殺之。而浩獨無血。時主簿劉坦、尉宋克孟見害。棄屍路傍。自春及夏。獨浩屍儼然如生。目且不瞑。烏犬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其忠誠之感如此。

晉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母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漢陽雍河南洛陽人也。兄弟六人。以傭賣為業。公少脩孝敬。達於遐邇。父母歿。葬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北徙絕水漿處。大道峻阪下為居。晨夜輦水漿給行旅。兼補履屩。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為書生問曰。何故不種菜以給。荅曰。無種。乃與之數升。公大喜。種之。其本化為白璧。餘為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荅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之以為狂僻。然聞其好善。戲荅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共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累世貴盛。凡右北平之陽其後也。

漢郭巨字文舉。河內溫人。妻產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遂掘坑三尺餘。得黃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閔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為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為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為奴。何敢屈夫人為妻。婦人曰。願為君婦。不恥貧賤。永遂將婦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為我織千匹絹。即放尔夫妻。於是索絲。十日之內。千匹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舊相逢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君事了。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忽飛而去。

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值王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君仲云。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義之。遺米三斗。受而不食。并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

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葬里中失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既葬廬墓側天旦下神魚四頭致墓前以祭母平生畏雷每有雷震順輒環冢泣曰順在此太守韓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舉順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漢徐憲臨淮人在喪致哀白鳩巢於戶側鄭弘為太守舉憲為孝廉朝廷稱白鳩郎

漢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太守鄧惲甄異之以為首舉

漢應順為冀州刺史事後母至孝遷東平相廉直無私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之前衆以為孝感之應

漢高式性至孝常盡力供養安帝永平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郡太守舉式孝子讓不受後以孝廉為郎

漢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有白兔遊其下人以為儲孝感所致

漢姜詩字士遊廣漢洛人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雨不時而還母渴詩遂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而問鄰母以實對姑感慚呼還奉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其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米肉詩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明帝永平三年察孝廉帝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人為立祠

漢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蟠在冢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於時

吳孟宗字恭武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筍食時筍尚未生宗往竹林中泣而告天有頃地上出筍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畢而病愈人皆以為至孝所感

吳王虛之廬陵人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醋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瘥俄而不見病果愈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口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晉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使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水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仕至尚書左丞

晉劉殷字長盛惠帝時年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便有菫生焉因得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食之七載方盡曾祖母王氏既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於庭樹自是名譽彌顯

晉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至孝嘗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鄰火所逼烟燄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琦乃匍匐撫柩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

漢許孜字季義孝友恭讓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沖在郡喪亡孜聞之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廬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

悲號而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松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鸞雉棲其梁檐。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之所為孝順里。

宋王彭喪母未幾。其父又喪。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哭。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塼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歎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復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

晉孫法宗。一名宗之。安帝時。父潁隨孫恩入海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離。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絰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麕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瘡。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感汝孝行。特來治汝瘡疾。可取牛糞煮傅之。即驗。如其言。一傳果得差愈。

宋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後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天性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為孝德里。

齊秦昂字千里。明帝時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着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舟皆沒。唯昂舡獲全。咸謂孝誠所致。

齊焦華事親極其孝誠。父遺嘗病甚。冬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尔父思瓜。因汝能孝。故送瓜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寤而瓜在手。其香味非常。父食之而病愈。

齊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夜於庭中祈告。聞空中云。此疾無他。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訪醫及檢本草。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遙睹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伏地流涕。具言來意。老翁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漬酒法。叔謙拜領受之。復視不見。依法為酒。母服之。疾頓愈。

齊蕭叡明字景濟。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冰如筯。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流。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人咸以叡明孝感所致。

齊劉靈哲字文明。武帝時位齊郡太守。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以餘根於齋前種之。葉似鳧茈。莫有識者。

齊江紑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齊武帝勅答曰。純誠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子夢云。飲慧眼水則目差。蓋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及父卒。紑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

梁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為元凶追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為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天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太守。征洞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哀痛幾絕。及至。家極力營葬。先居父憂。歷四年不出廬戶。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號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體枯悴。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為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官。而毀悴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過古人。故推汝為此職。非為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匠乃拜。子孫簪組蟬聯。時以為世代忠孝所積云。

梁庾域字司大簡文帝時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并曰而域所衣大布專充供養母好聞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

梁阮孝緒字士宗武帝時人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參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竟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人參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

梁褚翔字世舉武帝時人少有孝行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為精誠所致

梁劉霽字士烜武帝時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以君精誠篤至當相為申延後果以壽終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

梁庾子輿字孝卿武帝時為尚書郎父域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峻艱難啓求侍從以奉養獲許父還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輿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灩澦石高出二十許丈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攣持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尉演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嫡長襲爵國職盡推諸弟累遷兼中書司馬

梁陸襄字師卿武帝時除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事親至孝母嘗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

梁蕭脩字世和鄱陽忠烈王恢子也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母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沉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他葬訖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跡野鳥馴狎栖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

梁阮卓父問道為岳陽王謩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篤志經史尤工五言詩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為孝感之致

梁裴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為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殷氏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齊武帝時為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旦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為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為之枯有白鳩馴擾其側

梁甄恬字彥約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墓側恒有鳩安黃雜色集於廬樹恬笑則鳴笑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梁始興王憺表其行武帝旌其門賜爵

梁韓懷明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於星下稽顙祈禱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疾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以韓生家貧賜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父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梁武帝天監初始興王憺表言之

梁滕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悲哀切激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天監中奉使陸璉表言其狀

梁司馬暠字文昇幼聰警有孝性年十二丁內艱哀過禮水漿不入口殆

絰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絕父俞之令進粥猶毀瘠骨立服闋武帝後累遷正員外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昺結廬數載豺狼絕跡常有兩鳩栖宿墓所馴狎異常

梁柳遐字子昇有孝行武帝時初為縣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懇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可愈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人咸以為孝感所致云

梁宗懍字元懔元帝時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數次每旦有群烏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以為孝感所致

梁蕭放字希逸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孫也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其所居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闕時以為至孝所感

梁王崇字乾邕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為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隨落未及塋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群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孝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旌表門閭

梁皇甫遐字永賢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至孝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復遭母喪乃廬墓側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塊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營墓之初乃有鵰鵲各一徘徊飛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麪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陳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脩家貧無以自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欺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

陳徐份陵之子少有父風九歲為夢賦陵見謂人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時為海鹽令有政績入為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

後魏裴俠字嵩和孝明帝時人父欣西河郡守俠至孝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塋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亦孝心有誠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後子孫顯榮果如神言

後魏梁彥光字脩之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

後魏吳遠達河東聞喜人也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泣悲感鄉隣及長仇釁避地永安後欲改葬歲月淹久亡失墳墓連年於故鄉推尋弗獲號哭晝夜不止周遊巡歷叫訴神祇忽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葬曾祖以下三世九喪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表其門閭以彰孝義

後周紐因字孝露性至孝居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欝茂冬夏常青有鳥栖其上因舉身哭鳥即哀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廬擢授甘棠令

隋劉士儁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栢虎狼馴擾為之取食文帝嘉之表其門閭

隋翟普林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閭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着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栢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

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隋華秋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債為養其母患病秋容貌毀悴鬚鬢盡改母終遂絶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輒拜而止之獵者嘗逐一兔兔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群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隋李德饒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七旬不解衣煬帝時遷司隸從事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絶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為孝順村里為和順里

隋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得後宅側泉出忽湧而有魚遂得以供母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焉

隋陳孝意煬帝時為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尋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絶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

隋支叔才少貧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為賊執欲救之告以情賊聞其孝為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旁高宗時特表異其家

唐許坦豫州人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為猛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致孝自衷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唐武弘度士彠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高宗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悲號日一溢米素芝産廬前狸擾其傍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閭

唐崔玄暐少以孝行稱叔父秘書少監行功器之武后時舉明經為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

唐李迥秀字茂之少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荅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隣貓中宗以為孝感旌表門閭

唐褚無量字弘度中宗時遷國子司業兼脩文館學士後為母喪解韶州刺史薛瑩弔祭賜物加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栢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群鹿馴擾不復振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

唐梁文貞虢州閿鄉人少從征役比回父母皆亡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壙為門磴道出入晨夕洒掃其中結廬墓側未嘗暫息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畫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其親墓前由是行旅過之者莫不欽歎有甘露降塋前樹白兔馴擾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刊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孝行絶倫泣血廬墓三十餘年請宜付史官

唐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肅宗上元中為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不嘗醯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雨下火滅歲旱泉涌廬前靈芝生

唐林攢泉州莆田人德宗貞元初任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埏甓作冢廬其右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而露復集烏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蠲徭役時號闕下林家

唐張士巖性至孝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父亡廬於墓有虎狼依之

唐殷亮父寅舉宏辭為太子校書出為永寧尉吏侮慢甚寅怒殺之貶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歛其子亮斷指剪髮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後侍蕭病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楣

唐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美日不乏汲縣人異

之尉柳晃爲刻石頌其孝感。

唐安金藏中宗神龍初母喪葬南闕口。營石墳晝夜弗息。地本高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花。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愼上其事。詔表其門閭。

蜀校山軍帥李夢樵絰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樵在岐陽處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樵刺血點母眼。即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甚昭然耳。

蜀孟昶販果實養母。承顏順旨。昏定晨省。出告返面。不憚苦辛。父常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漿哀號。幾至滅性。布苫于地。寢處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搖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巨富焉。

宋丘懲字偉。時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每噉生菜。遇蝦蟆毒疾作。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

宋臨川水東小民吳云事五通神甚靈。凡財貨之出入虧贏。必先陰告。忽來見夢曰。汝明日午時當爲雷擊死。吳乞救護。神曰。此受命於天。不可免也。吳雖下俚人。而養母至孝。凌晨具饌以進。白云將他適。請暫詣妳家。母不許。俄果雲起。日中。天地冥暗。雷聲塡然。吳益慮驚母。趣使閉戶。自出坐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必實。未敢以告。是夜復夢曰。汝至孝感天。以宥宿惡。宜加敬事也。

宋鄭邑民支祖寘其妻喻氏年二十五。有姑黃氏八十。病目無所見。性褊急。喜潔。難事。而喻以少年。勤廉恭順。能逢迎之。三年無間言。其夫因酒誤觸人仆。墮兩齒。求免刑責。入財自贖。以喻隨貲入之。喻無悔。一夕夢里域追逮責之曰。汝前生爲此隣年容之妻。年三十病殗殜。逾年。汝之姑七十餘。黃糜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太頻。笑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之前一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汝家司命聞之于天帝。有旨令焚汝尸。而汝氣已絕。事未之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爲一世。今當結絕。汝宿業所應。著死於雷斧之下。來日誅之。以汝今生且孝。故先期告汝。喻驚而寤。中夜坐而號泣。良人有家幹出外未歸。姑曰。汝以吾兒破汝嫁貲。謂終身不可償耶。喻曰無之。凌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不復來。歸婆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日炷香立於屋南大木之下。仰天而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有所不辭。重念夫貧姑老。晚年失婦。誰爲供事。一也。父母自少教訓。今被天誅。爲父母之辱。二也。身有孕既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有支氏無後。乞少延三月。分娩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里域爲梓潼帝君言之。帝君知其心。乃爲奏之。有旨取里中凶逆者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溪悍悖逆。事姑無禮。制其夫如奴隸。帝君即遣里域同雷火神治之。俄喻氏無恙。而實之妻焚焉。

漢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治毒。孝婦不堪楚毒。自誣服之。時于公爲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辭。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思求其所咎。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躬祭孝婦之墓。未反而大雨焉。

漢江和。其女名雄。和永建元年爲縣功曹。縣長趙祉遣和捧檄謁巴郡太守。十月乘舡於城湍。墮水死。屍喪不得。雄哀慟號泣。命不圖存。告弟賢及母夫人。欲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時雄年二十有七。生子貢五歲。貰三歲。又爲作繡香囊一枚。盛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未得。雄乘小舡於父墮處。大哭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先以夢告其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期乃相持並浮出江面。縣長表言。郡太守蕭登白於尚書。遣戶曹掾爲雄立碑。圖像其形。令知至孝。

唐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三歲。所生母亡。爲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歿。繼母尋亦卒。王收所生母及繼母屍柩。幷立父像。招魂遷葬訖。又廬於墓側。有紫芝生于廬下。又有一白鹿常馴擾近墓。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爲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

在隋朝父没遂左招魂還葬負土成墳又葬其祖父母等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表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石

唐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生數歲時父母微有疾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長成恭順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初聞儉有疾便即號踊自傷期於畢死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絶既葬有慈烏數百飛鳴墓上日至者三月餘始去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編録之

唐賈孝女濮州鄄城人也始年十五其父為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强仁年幼孝女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强仁成童思共報復乃候玄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强仁自列於縣有司斷以極刑孝女詣闕自陳己為請代强仁死高宗哀之特制孝女及强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陽後夢其父告曰汝至孝汝壽止四十吾今請於冥司以吾餘年二十五益尔壽後孝女果六十五而卒

宋五羊村民生子義而慧未幾父死母鍾愛特甚數歲獨戲田間猛虎攫而食之母未之知也暨晚往求之弗見母悲號嘔血或告以子為虎所食母曰吾恃此子以生子既死吾何生為乃持刃入山將手殺虎雖死而弗悔也村民共哀之勸之不止乃隨以觀焉及見虎負嵎母直前格虎復為虎搏以去村民為之號慟飯僧及爇楮幣誦佛書越三日母歸無傷村人駭問之答曰吾為虎搏入深山中刃猶在手心念忽誓得便則必殺虎屬已昏黑虎置我於樹中而去約時夜分有人呼我曰吾送汝還家隨之以行忽見燈火入一官舍中虎伏庭下堂上據按者謂曰汝自與辯之虎忽作人語曰汝子吾前生之子也嘗殺我故得是報汝何讐我之深耶母曰吾安知此夫既没子又亡痛切於中寧死於甘心耳斯又安可信而遂已耶據按者命吏檢簿籍具載其事據按者曰虎雖猛安敢妄食人虎固不敢傷汝然汝亦不能勝虎也況汝事公姑至孝何患不能生天已有所賜活汝今付以歸母重子念也命取一物與之緘封甚密仍命一吏曰善送其往母還家即昏昏然不知所以逮天明覺有人行且語者矍然以醒則在村路之東隅也取物視之則白金二十星母因販買所得甚厚

晉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哹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為孝感

宋衢人李五郎雖為閭巷編氓而好賢樂善事親孝謹祖母病篤刲股以療家貧稍腴尤喜濟道途貧乏闕士張師中赴省試過衢經其門感寒欲雪行不能前佇立少時李適望見之邀入附火問其鄉里張以告且言一僕負擔不能相追隨故候之于此及僕至天色已晚李因留宿具酒饌明旦雪大作又留一宿仍遣壯奴送至嚴陵張感德無已春闈下第鄉人薦往大理吳宜之少卿招致學館方兩月衢州送凶盗二十輩來對獄李生乃在焉張密使詢其故云為盗有求不愜誣為窩停主人訴于郡不見察故陷黨中至暮吳卿詣書院張即白之曰頃客三衢目聞邦人多談其賢且家自豐足何由作不義之事願少卿有以分明之吳瞿然躬到獄戶閱實知其非惡徒立釋遣李未及理歸棹得疾甚危并隨行一子亦然張為召醫拯救皆獲痊李遂歸其妻夢人謂曰五郎有大難緣有孝行活祖母一節上穹録甚誠必特令張吉甫(即張師中之字也)秀才為此果報耳苟不如是當死於大理獄矣人益知李生為長者云

宋蔡端明事母至孝嘗步行過一嫗貌甚龍鍾問其年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如嫗後果符其言

宋毛洵吉州吉水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仕至鎮東軍節推其父國子博士應俭卒于當塗母高氏壽春縣君終于池陽洵與兄漸徒跣護喪歸里中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凡二十一月毀瘠如初設儀輿疾歸家數日而卒郡以孝聞仁宗賜帛五十匹粟五十斛以旌顯之

宋歐陽脩自南京留守奉母喪歸葬于瀧岡將興役忽陰雨弥月公念襄事踰期日夕憂懼里之父老往告公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公乃為文齋潔而禱于神曰脩扶護母喪歸附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令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終始之賜報德何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人皆以為公孝感所致也

漢顏烏東陽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冢群烏銜土助之烏吻皆傷遂名其縣曰烏傷邑人立祠於縣東歲時祀享焉

南齊庾黔婁字子正性至孝未嘗失色於人從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聘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故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

晉吳隱之字處默年十餘歲時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宋揚州朱壽昌以父蔭累官至閬州守初七歲時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乃刺血寫佛經凡力所可致無不為之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時稱壽昌孝感所致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為郡守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既葬有白烏集墓上拊鞠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宅居之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唐程表師母病十旬不號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哭癯羸人不復識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右每哭群鳥鳴翔

宋蔣堅金陵人乾道元年游衍江左至鄱陽僦邸舍起卜肆其學精於六壬為士大夫所稱道遂留不去有母存事之甚謹淳熙己卯四月堅抱疾當晝困閒見數人持執火炬遣其室喧呼雜鬧大呼其姓名出文牒一通曰奉命來追堅欲拒而不能乃隨之去至中途有六七十人偕行約兩時頃到王者所居一使引由西廂過幽暗不可辨入立庭下王端坐殿上吏高唱云追某人某人到遂一前點名朱衣吏呈閱案牘皆押而西望東廂光明如晝悄無一人得往王獨留堅問曰汝平生好食子母牛肉罪業深固今當受其苦堅驚怖曰雖好此味但遇屠者市肉則買之未嘗親殺也王曰以汝嗜此故屠人宰殺以奉汝爲得無罪而敢飾詞抵諱何也堅曰堅實有罪死不足惜但老母年七十六歲自是無人給飦粥為將奈何王笑曰余亦知汝孝於母特放汝還從今不得再食牛矣堅再拜謝王勅一卒送之歸覺然而蘇母與妻正相對悲泣後四年乃死

齊庾沙彌父佩玉仕宋為長沙內史坐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仕齊為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疾病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夜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庭戶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淚沾為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啖甘蔗沙彌遂不食焉梁武帝召見嘉之特加褒寵及官其二子焉

晉夏方字文正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始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遜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

北朝宋瓊字普賢以孝稱母嘗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

南朝夏侯詳字叔業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

昔迦夷國（華言赤澤）有一長者無有兒子夫妻喪明心願入山求無上訣脩清淨志信樂空閑時有菩薩名一切妙見心作念言此人發意微妙眼無所見若入山者必遇狂害後菩薩壽終生長者家名之為睒（吐濫切）至孝仁慈奉行十善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如人事天年過十歲睒長跪白父母本發大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真豈以子故而絕本願人在世間無常百變命非金石對至無期願如本意宜及此時入山清淨我自供養不失時節父母便即入山睒以家中財物皆施國中諸貧窮者便與父母俱共

入山睒至山中以蒲為屋施作牀褥不寒不熱恒得其宜入山一年衆果豐美食之香甘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中蓮花五色清明栴檀雜樹芬芳倍常異類衆鳥作音樂聲獅子熊羆虎狼毒獸慈心相向無復害意食草飲果不生恐懼睒至孝慈蹈地恐痛天神山神晝夜慰勞睒着鹿皮衣提缾取水麋鹿衆鳥亦復往飲不相畏難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見水邊有群鳥鹿引弓射之誤中睒胷睒被毒箭舉聲大呼言誰持一箭射殺三道人王聞人聲即便下馬往到睒前睒謂王言象坐牙死犀坐角亡翠為毛死麋鹿為皮肉死我今正坐何等死耶王問睒言卿是何等人被鹿皮衣與禽獸無異睒言我是王國人與盲父母俱來學道二十餘年未曾為虎狼毒虫所見枉害今我更為王所射殺正尓之時山中暴風卒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獅子熊羆走獸之輩皆大號呼日無精光流泉為竭衆華萎落雷電動地時盲父母驚起相謂睒行取水經久不還將無為毒虫所害禽獸飛鳥音聲號呼不如常時四面風起樹木摧折必有灾異王時怖懼大有悔責我所作無狀我本射鹿箭誤相中射殺道人其罪重甚坐貪小肉而受此殃我今一國珍寶庫藏之物宮殿妓女丘郭城邑以救子命時王便前以手挽拔睒胸箭深不可得出飛鳥走獸四面雲集號呼動山王益惶怖三百六十節節節皆動睒語王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憐我盲父母既年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終沒無瞻視者以是之故用自懊惱非為毒痛王復重言我寧入泥犂百劫受罪使睒得活長跪向睒悔過若子命終我當不復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為念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負此誓睒聞王誓言雖被毒箭心喜意悅雖死不恨以我父母仰累大王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量王言卿語我父母處及卿未死語使知之睒即指示從此步徑去此不遠當自見一草屋我父母在其中止王徐徐往勿令我父母怖懼以善權方便解悟其意為我上謝父母無常今至當就後世不惜我命但念父母年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是懊惱用自酷毒死自常分宿罪所致無得脫者今自懺悔於父母從無數劫來所行衆惡於此罪滅福生願我與父母世世相值不相遠離願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

神常隨護助灾害消滅王便將數人徑詣其父母處王去之後睒便奄絕鳥獸號叫繞睒屍上以口舐睒胸血其盲父母聞此聲益以增怖王行既疾觸動草木肅有人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國王聞道人在山中學道故來供養父母言大王來善勞屈威尊遠臨草野王體中安隱不宮殿夫人太子官屬國民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足隣國不相侵害不王荅道人言蒙道人恩皆自平安王問訊盲父母來在山中勞心勤苦樹木之間飛鳥走獸無有侵害道人者不山中寒暑隨時現世安隱不盲父母言蒙大王厚恩常自安隱我有孝子名睒常與我取果蓏泉水恒自豐饒山中風雨和調無所乏短我有草席可坐果蓏可食睒行取水且欲來還王聞傷心淚出且言我罪惡無狀入山射獵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睒故來相語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太山崩地乃為動王便自前扶挐父母號哭仰天自說我子孝慈蹈地恐痛有何等罪而射殺之向者風起樹木摧折百鳥悲鳴疑我子死父母啼號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卻今且問王射睒何許今為死活王說睒言父母感絕我一旦無子俱亦當死願王牽我二人往臨屍上王即牽盲父母往到屍上父抱其腳母抱其頭仰天大呼母便以舌舐睒胸瘡願毒入我口我年已老目無所見以身代子睒活我死死不恨也睒若至孝天地所知箭當拔出毒藥當除睒當更生於是第二忉利天(華言三十三天)王聞即為動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號哭乃聞第四兜率天(華言知足也)諸天宮皆動釋梵四天即從第四天上如人屈伸臂頃來下睒前以神藥灌睒口中藥入睒口箭自拔出更活如故父母驚喜見睒已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禽獸皆大歡喜風息雲消日為重光泉水涌出衆華五色樹木華榮倍於常時王大歡喜不能自勝禮天帝釋還禮其父母及與子睒願以國財以與道人睒曰王欲報恩者王且還安慰人民皆令奉戒王勿復射獵夭傷虫獸現世身不安隱壽盡當入泥犂(華言地獄)中人居世間恩愛暫有別離久長不可常保王宿有功德今得為王莫以得自在故而自放恣王自悔責從今已後當如睒教從者數百皆大踊躍奉持五戒王還令國中諸有盲父母如睒比者皆當供養不得捐捨犯者令加重罪於是國中人民以睒活故上下相教

奉脩五戒十善者死得生天不入三惡道者佛告阿難(華言慶喜)宿命眼者我身是也盲父者今父王閱頭檀(華言淨飯)王是盲母者王夫人摩耶者是迦夷國王者阿難是也時天王釋者彌勒是使我疾成無上正真道訣者皆是我父母供養慈惠之恩從死得生感動天龍鬼神父母恩重孝子所致今得為佛并度國人皆由孝德也

昔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好果先奉父母當於介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共啖食時鸚鵡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有虫鳥揃(音剪)穀穗(音遂)處瞋恚懊惱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鸚鵡尒時語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故敢來取如何今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為誰鸚鵡答言有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畜生尚尒孝養父母豈況於人佛告比丘昔鸚鵡者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盲父母者今我父母淨飯王摩耶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成佛

漢蕭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何十四世孫也舊居沛因徙長陵因家關中少有孝謹遭父母喪六年雉鵲遊狎其居麞鹿入其門瘡徵聘不就固生子芝字英髦亦孝心醇至後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宿其廬上嘗上直送至路雉飛鳴車側人以為孝感所致

唐慈州刺史太原王千石性自仁孝以沉謹見稱尤精內典信心練行貞觀六年丁父憂居喪過禮蔬食長齋廬于墓左負土成墳夜中常誦佛經宵分不寢每聞擊磬之聲非常清徹兼有異香延及數里道俗聞者莫不驚異

唐僧子隣俗姓范氏兖州人也其父不喜三寶見僧必咄唾師小名鄰兒幼遇僧則慕之遂捨之出家依東都廣愛寺及披剃法名子隣過十一年忽思親歸寧父乃喪明母亡已三載矣師欲報鞠育因詣泰山祠求知母之幽趣即敷具一意誦法華經誓見天齊王王憫其懇苦現形以問隣曰母王氏亡來已除服今胡在王顧簿吏對曰王氏見繫獄受苦子隣問我母何罪所致王曰生和尚時多食鷄卵又取白傳頭瘡坐是由汝子隣悲號求免王曰執縻有分放釋無由若往鄮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子隣遂遵途到句章山寺叩頭哀訴禮至四萬拜忽聞有呼子隣蔽望空見雲氣中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忉利天故來報汝言訖而隱

唐廬陵閭閻中有一劉行者以釘校為業性至孝母患眼二十餘年行者懇苦救療一日忽有衲僧携淨手銅鉼子覓行者磨洗出百金為酬行者不受告云家有母親患眼多年和尚莫有藥否僧云待磨鉼子了與藥僧俟磨洗畢便出門而行者隨問之僧云但歸去已與醫了言訖失所在行者奔還家見母忽自床墜地雙目豁開闔家驚喜方知向者僧是羅漢遂畫其形影供養焉

周釋道丕值世擾亂遂自擔負其母逃避於華陰縣山中身自乞食以為供養其父亡以行役死亡於王事丕後往其父死之處求其遺骨既到其處有雜亂之骨不可分辨道丕即便禱祝忽然有一髑髏跳躍至其所祝之前人皆謂孝誠所感

劉宋王固字子堅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丁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享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拜跪又宴昆明池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唐司馬喬卿河內人任大理司直天性純謹有志行永徽中為楊州戶曹丁母憂居喪痛毀刺心上血寫金剛般若經一卷未幾於廬上生芝草三莖經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瀝汁一升傍人食之味甘如蜜去而復生如此數四

南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養佛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浸其華莖欲令不萎如此三日而華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吾母因此勝利願佛之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看視罌中稍有根鬚母病尋差當代稱其孝感也子懋弟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母樂容華寢疾子罕晝夜禮拜于時以竹為燈纘其燈照耀終夜極明此纘經宿枝葉茂盛母病尋愈其孝行與兄並稱焉

梁何瑚字重寶為北征諮議博聞強學幼有令名性淳深事親恭謹母病求醫不乘車馬忽感聖僧體質殊異手執香爐來求齋食而至無早晚故

原缺第二十七葉

時皆現化佛隆家並見與毋沉痾自然頓差人皆謂孝感所致。

陳姚察字伯審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垣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殁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勑申專加譬抑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察既累居憂感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為之動容命停長齋令從晚食陳亡入隋開皇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垣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為之歔欷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戶上察至孝有人倫鑒識沖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

元僧導吳興人元破江南父被戮母遭虜北行導失乳伯父收育之年將十四問伯父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伯父為言所以因發憤求母每問我母面目何類伯父曰汝類之遂携鏡一奩隨行習櫛髮業以資衣食涉十寒暑莫得忽至河間府狀元縣遇牧馬老軍與語正虜其母人也引導婦家坐未定繳有老媼自外而入語帶南音導出鏡照貌與媼類亟拜呼娘問鄉里姓名及生時歲月無差於是母子相執大哭鄉民聚觀涕泣導欲奉母南歸其家老幼不聽因引母潛遁達揚州置小籃輿母自負而行十步一置必四方膜拜然後拜母直抵四明補陁山祈觀音現大士相始還鄉里既而導求出家母從之不久母死火化灰燼中得小玉觀音一軀至今留宜興南門外精舍中供養精舍乃導所建也。

南朝畢鼎字超盛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

南朝師覺授性至孝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苫前俄而不見搖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為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宋楊纘字文対濟州任城人性耿介事親以孝聞以明經中第累任州縣皆有能稱後為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于官道遠喪未還鄉其姪珣一日晡時恍然如醉夢中見其叔騎從甚都來其家珣亟拜之既坐言語如平時珣問叔今代滿耶曰陰司以我在生頗有忠孝之節今以我為忠孝節義司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其職甚高而閑逸故來別汝也人但見珣若與人言語時且拜也至夜珣乃省父而方言曰適廣州叔來其言如是眾方悲駭知纘死矣珣曰叔臨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可即臺立廟以祀之後呼工為像塑遂肖其容狀鄉人歲時即其墓而祭之。

漢姜肱彭城人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肱常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俱爭先賊兩釋之但奪衣資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怪問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聞而感悔一日盜詣肱求見拜而告曰某即所犯賊也夜夢一緋衣神叱某而語曰姜公以德報怨尔當謝過庶可背惡從善覺後感悔特來拜謝因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晉田真性孝友其弟廣及慶欲分財產堂前紫荊一株花葉茂盛夜議析[illegible]至曉即憔悴頁乃歎曰樹本同株聞分析尚如此人何不如也兄弟由是不復分焉其花再發。

漢薛包性至孝友父母服除弟姪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遂從之奴婢則引其老弱者曰彼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則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用身口所安也弟姪數破其產輒復賑給之以篤行至孝顯于時仕至侍中其後子孫昌盛蓋友弟之報云。

唐李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貲用童僕無間也當大業末盜賊過其閭輒相戒曰毋犯義門鄉人往依者五百餘室賴之皆得免開元中孫瑱為給事顯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仕至給事中者六四人。

晉烏程吳逵性至孝友歲值饑饉父母兄嫂及群從小幼之親十有三人皆卒逵病篤隣里咸以葦席裹衣而埋之親屬皆死存者惟逵夫妻而已家徒四壁晝則傭債夜還燒塼伐木夫妻勤苦朞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隣

里，嘉其志義。逵嘗夜行，道遇虎，虎輙下道避之。人謂逵孝義所感。太守張崇之義其志行，加蒸鴈之禮，命補工曹史。逵以門寒，固辭不就。

五代時有一士人，夙喪父母，及冠，惟姪父存焉。姪有七子。一日，姪謂姪曰：吾當與汝析籍。姪曰：如何處其產業？姪曰：分之爲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共一分，可爲八分。姪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分之。纔十七歲，預薦入京。時同舘者二十餘輩，有術士遍視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貢士咸斥術者曰：汝何謬耶？吾等皆大手筆，久歷場屋，豈不如一乳臭兒？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之氣，必積善之所致。及拆榜，果獨成名，餘皆下第。時咸以爲友義之報。

宋建炎間，彭城徐棘弟薛應充軍役，坐違期不至。州將將斬之。棘乃詣郡自列，乞以身代弟就戮。其妻許氏又寄語其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阿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曾娶，家道未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太守張悈表其事，特詔貸罪，仍賜束帛。後其家產紫芝及連理木之祥，蓋和氣所鍾也。

宋劉庭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登第。及歸，則定婚女子已雙瞽矣，家又不振。庭式涓日成禮。女家不可，曰：女子已爲廢人，何可奉箕帚？庭式曰：吾明於定婚之後，於義有所不可。竟娶之，生二子。及倅高密，盲女得疾死，庭式哀矣良切。時東坡爲太守，慰諭曰：余聞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愛從何生？庭式曰：其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有目與無目也。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絕，於義何有？令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爲妻乎？東坡拊其背曰：子真大丈夫也。不惟令世罕見，古亦未聞。其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繼登第。

宋鄭紂通初與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學，遂登第。既歸，則夏氏女已瘂。其伯叔欲別擇，紂通堅不可，曰：此女其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況以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哉？竟娶之。其後紂通官至朝奉大夫，瘂女所生一子亦有官。

齊襄陽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所住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其脚爲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意重，不忍更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門，又表於臺。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三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四

嘉言

事君慎始而敬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謹事朝廷坐享富貴○至忠動天舉無不克○農夫竭其耕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居位食厚祿當須優忠弄蹈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食其祿者必死其事○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劾公不言已能○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承問而對臣之職也竭誠無隱臣之忠也○人臣以不欺為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父母所愛愛之父母所樂樂之○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者百行之源而萬福之本也故天地佑之鬼神護之○大孝尊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于神明神明猶且助之況於人乎○篤其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佑○愛親者所以愛其身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親也如是則身安如泰山壽如箕翼○人之修德必始於孝而後仁義生先王之教亦始於孝而後禮義興○孝悳者百行之先莫過於孝孝至於天則風雨順時若至於地則萬物化盛若孝至於人則衆福來臻○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衆欽○宜兄宜弟令德壽豈○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孝敬貞順專一無邪者婦人之紀綱閨房之大節也○正身潔行稱為順婦以崇蠡斯百業之祉○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上下雍穆家道以興

天事君者不可以二心唯一至忠而已矣至忠則名光而衆仰○凡人事天地神祇不如孝其二親矣二親者家神也○敬養父母成第一之福田○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為戒亦名制止○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之所愛者親也○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一生補處菩薩功德一等○從地積珎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沙門之為孝也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為存歿二親及經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溥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耶不唯不見其心抑亦孤於聖人之法也○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義所以通神明廣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孝也者大戒之所以先也為善微戒善何生焉為戒微孝戒何自耶故經曰使我疾成無上真正之道者由孝德也○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為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為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孝養父母敬事師長眷屬和從謙敬萬物如斯之人生於天上○孝順還生孝順子五逆還生五逆兒不信但看簷頭水點點滴滴不差移

若人忠貫日月全名高節則富貴壽考永榮始終○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養子方知父母恩○家有賢妻夫不作橫事

感應

晉卞壼字望之濟陰人也成帝初與庾亮共參機要亮將召蘇峻壼固爭亮不納壼司馬任召勸壼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壼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至東陵口詔以壼都督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壼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壼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壼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

而戰卒勵散死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苦戰遂死之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沒將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贈壼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正贈世子眕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處士程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其後盜發壼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咸以為神遂立廟祀焉

宋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及為將務行寬大屢破賊立戰功嘗攻下宜興盜郭吉甫又破虔州盜彭友諸其人入感其德皆畫像祠之高宗嘗手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以賜飛後徽欽北狩劉豫屢挾金人入寇飛以復讐自任數見高宗論恢復之畧乞假以月日提兵趨京洛經畧兩河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之計實在於此高宗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又召至閣謂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命飛駐師江州飛知兀朮惡劉豫遂以間廢之又奏宜乘廢豫之際搗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金人歸河南地飛又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及金人攻拱亳命飛馳援劉錡飛即分遣諸將收西京汝潁凡八郡又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高宗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皆奏捷兵勢銳甚兀朮大懼又敗金人拐子馬陣兀朮遁去兩河父老頂盆焚香以迎之金將知不可敵往往密約來降恢復之勢已成會秦檜欲棄淮北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牌追之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遂班師民遮路而哭聲震原野時和議既決檜終忌飛異己乃奏授飛樞密副使解兵柄竟誣搆以死時年三十九金人聞之皆酌酒相賀飛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人稱其有諸葛孔明之風其墓在錢塘宰木之枝皆南向無一枝向北者至今猶然其忠誠所感如此

漢將子文者廣陵人常自謂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自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宣言百姓為我立祠孫主乃遣使者立祠于鍾山封子文為中都侯加印綬以表其靈晉蘇峻之難帝夢將侯曰蘇峻為逆當助共誅之後果斬峻加封相國太元中苻堅入寇望見王師部陣齊整又見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懼色初朝廷宰執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於蔣山神及堅望之若有助焉梁武帝嘗禱而不應遣使焚其廟未及中途忽大風雨振動宮殿帝懼禱之乃止南唐謚曰莊武并史脩廟宇宋景祐二年賜廟額曰忠烈

宋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準荅曰方進取可欺君耶授大理評事轉鹽鐵判官詔百官言事準極陳利害擢樞密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極力固諍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拜諫議大夫後拜參知政事帝問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於是立為皇太子中外皆喜真宗景德元年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急書一夕凡五至都人甚恐蜀人陳堯咨勸帝幸蜀江南人王欽若勸帝幸江南準力勸上親征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驚愕不能成列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悅敵遂迎擊斬獲大半虜引去河北罷兵準之力也加中書侍郎王欽若素嫉準數譖於上由是罷為刑部尚書知陝州久之復同平章事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閒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既而傳位太子復相準容省使楊崇勳以告丁謂謂懷恨譖之降準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今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猶言惟準與李迪可託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道出公安剪竹插神祠前誓曰準心不負朝廷此竹當再生後果如所言準在雷州踰年而卒遂歸葬西京道復出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笋衆皆謂公忠誠之感如此為立廟歲時享之謚曰忠愍皇祐四年立神道碑帝親篆其碑首曰旌忠

元莆陽人黃琮初為福州閩清縣令。事母至孝。平日蔬食，但日市肉數兩供母。為人方嚴，不畏強禦。時方興道觀，郡守黃尚書命諸縣各持一疏斂之。縣各數萬。琮不欲民惟以己俸四月輸之。素有廉直之操，尤盡心撫字其民。一日忽夢神人告曰：汝忠孝感天，當使廉訪言之於朝。時有內臣為福建廉訪使者。琮數忤其意，深銜之。一日入朝，上問汝在閩廉察，知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意，即極口稱琮。上喜，即改授京秩，果符其夢。

宋黃河自大坯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缺圮，則以薪芻窒塞，補薄增卑，謂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則命使臣巡視。凡一埽岸必有薪茭竹揵椿木之類數十百萬，以備決溢。使臣始受命，皆軍令約束。熙寧九年，大明府元城縣一監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黿屢來嚙岸之薪芻，似將穴焉，遂發弩射之，中首而死。是夜夢一綠衣劊首，謂監埽曰：汝殺我，我已訴於官矣。又月餘病疽死。見二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埽竊思之曰：此必殺黿事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當先白所由司，汝姑止此，無他適。二使既去，仰視高闕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閽，如道觀所謂龍虎君者，以姓名白之，乃引入。俯視其闕，有榜題曰朝元之闕。下見韓侍中稚圭憑几而坐，侍者數十人，若神仙儀衛。乃再拜訖，韓問來狀，遂白殺黿事。因曰：隄岸有決，當受軍令之責，非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倘見陰官，但乞檢上清格，即出門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訐以殺黿事。對曰：某主埽岸，河流奔猛，漲溢不常，苟有決漏則當誅。黿敗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陰官取格視訖，謂曰：上清格云：無益于世，有害于人，殺而不償。罪固難加，宜遣之還。復問之曰：汝在世有何功德？對曰：家貧力薄，並無功德，但好勸人為忠孝。陰官曰：此功德尤大，因取功過案視之，曰：汝好日勉人之功多矣。將來官至郡佐，正受此報。遂拜辭而出。陰官命前使者引出，一跕遂活。

宋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楊氏與女同繫，窮究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子于其內，旁列大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柰何受此汙辱，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訴冤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墮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者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遂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纔數日也。人皆謂其果有訴冤之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宋羅居通，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傍。太祖以為延長之瑞。

宋順陽南鄉縣楊豐與息女香於田穫粟，豐為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搤虎頸，豐因獲免。香以誠孝致感，猛獸為之逡巡。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資穀，旌其門閭焉。

唐裴敬彝曾祖子通，居母喪哀毀明，有白烏巢塚樹。兄弟八人皆以孝稱，詔表門閭，為孝義之門。

宋易延慶字餘慶，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輕陰為奉禮郎，後為大理評事，知臨淮縣。太祖乾德末，父贊卒，葬臨淮。延慶居喪摧毀，廬於墓側，手植松栢凡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于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本州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或畫其芝來京師，朝士為詩賦稱其孝感。母卒，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延慶樹二栗樹於墓側，二樹後為連理之瑞。

宋成象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酥酒。太宗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瘞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鬻里宅錢三百萬，贈之。家廬於墓側，以衰服襟袂歸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悲慟，聞者感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臥，象無畏色。鶩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為書以諭之，遂歸。教授如初，遠近目為成孝子。

宋陳思道，喪父，事母孔以孝弟聞。鬻醯市側以給晨夕。買物者如所索與

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洎母啜水漿不
入口七日既葬以鬻醢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
攜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南豹環
其廬而臥真宗咸平元年旌其門閭
宋初暐字坦之太宗淳化三年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真宗天禧
中出知濰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暐既解官就墳側構小室號泣守護蔬
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烏白兔馴擾墳側州人異之
宋何保之業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群鳥飛集墳上
哀鳴不去又嘗有兔馴於坐隅人稱歎為真奇大中祥符中降詔旌表
宋庾袞潁川人咸平中家遭疫癘二兄相繼而死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
盛父母諸弟皆出次唯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
自扶持晝夜不眠復撫二兄棺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稍息家人
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
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始知癘疫雖毒不能加孝誠之人也

宋趙州贊皇縣張鑾妻治平四年三月七日死三日而蘇語音變為江東
人曰我樂平縣王璉姪女十七歲嫁閻氏為夫性酷暴乃自縊而死初見
二鬼前導至一大城宮闕壯嚴有王當殿曰秦廣王王問所以死左右取
大鐵如車輪使我照之因命一吏曰此婦人嘗割股救母又嘗燃香於臂
祈姑疾安愈此二事可延一十二年壽宜令急還也吏送至家咽喉已斷
乃復告王王許借屍因得至此耳又說冥間昏昏無晝無夜有河水赤如
血沸湧凡有罪者至鬼卒推入河中身體腐爛過而復完無罪者從金橋
渡無所苦刀山劍樹鑊湯銅瓦無異人間所畫地獄王令我說於人間勸
勉作善
唐陳昭江陵人武德年間日常齋素持念金剛般若經累積功行每日有
大蟒時來座側聽經有鄰人力昌勇悍不信見蛇往來疑是妖怪潛伺打
殺其蛇銜冤訴于閻摩天子勅使者追力昌魂至冥司令蛇纏身噬齧苦
痛難忍力昌遂託夢告妻曰我在生打死一蛇其本要聽經百卷可以昇
騰只欠七卷我不合打殺今苦楚不可勝言可與我請僧寫得金剛經七

卷躬就佛前懺悔以救倒懸之厄妻覺而憶其夢欲依寫經奈何口食不
給倍增悲苦有男名僧護方年五歲問母何事悲哭母說其由僧護曰何
不將兒賣以救父母於是哽咽抱兒出市賣與蜀客得錢兩貫與子分離
五內痛割遂請僧寫經七卷對三寶前苦心禱祝一願夫力昌承經功德
解釋冤尤二願母子再得相見自別之後憶子目盲但每日誦念金剛經
求乞於市其子隨客往蜀已三十年繼父母俱亡忽念親母賣我寫經薦
父至今不知存亡遂復回江陵尋母未即之見買宅暫居忽遇節臘祭祖
就齋乞者有老嫗數人來則誦金剛經一卷乞意回向僧護云我幼年喪
父我母將兒賣身薦父今得回鄉尋母不見願得父母同獲超昇數中一
婆婆便叫曰郎君我是汝母汝年五歲賣你寫經薦父見有賣契在我住
處藍兒內僧護索契讀之悲喜交集焚香拜告三寶天地神祇今得母子
相見緣母目盲不能認子遂取水漱口躬對天地之前與母舐其目左右
皆明遂得母子團圓以應向年之祈禱也觀者無不感嘆
元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

自喫蔬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
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鄰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
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
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
元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
守欲更嫁之聞氏曰一身二夫烈婦所恥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
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
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為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
傭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憐惻鄉里嘉其孝為之語曰欲學
孝婦當問俞母
宋黃遵家興國軍性疎放頗知書而能丹青善傳人之形神曲盡其妙事
母篤孝凡得畫直未嘗私蓄供甘旨外悉歸于母慶曆中遵忽感疾而死
凡三日心尚煖母不敢殮是日遵復甦家人扶坐問皆不語遽索紙筆圖
一人形容良久乃語曰始入一公府見廊廡肅靜皆垂簾閣吏通曰興國

軍黄遵令追到有吏問遵曰爾黄遵耶遵曰唯前謂吏曰遵未嘗有過倚以見逮吏曰爾筭盡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號泣拜曰毋老無兄弟乞終毋壽吏曰此不敢與聞遵拜乞不已吏哀其誠乃曰俟主者來若自告之移刻兩廡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軸簾東北隅有户洞開緋衣數人前導見一紫衣金帶者升堂坐諸吏僅百人列堦下致恭畢分入法局始見領數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訐訖驅出已而呼遵問里閈姓名遵號慟叩頭拜曰念母老無兄弟遵若死母必餓殍乞終母壽遵叩堦額血濺地紫衣顧左右索籍視之久乃謂曰汝母壽尚有十餘年矜爾至孝許終母壽紫衣以筆注其籍命左右速奏覆遵拜而去復呼之命立堦下問曰汝在人間與人傳神者是乎遵曰愚昧無能僅成其形耳又曰爾識我否遵曰凡目豈識神儀曰我乃人間所謂崔府君也爾熟視吾貌歸人間寫之然慎勿多傳記之勿忘自是遵在興國凡所寫者三本厯後十年母以壽終既葬服除遵一日偏辭親識因大醉數十日而卒

宋趙朴母卒廬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子慶士孫佯為作孝子傳官至恭知政事宮當與父曰汝至孝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天必相汝及子必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虬卒子雲又以哀毀死人稱其世孝

宋蘇頌字子容知婺州泝桐江水暴至舟欲覆母魏國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為誠孝所致

宋庾遵愍所生母漂泝交州遵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登第後求為廣州曹掾到廣乃徒步往交州尋求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一村日暮雨驟至乃寄止一家有老嫗負薪自外還而遵愍心動因訪問之乃其母也遠近聞之以為孝感所格

宋仰忻字天貺温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於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哲宗紹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為孝廉坊

宋徐積字仲車孝行出於天禀三歲父死旦旦哭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粟飲水翼之餽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哲宗時以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苫枕塊衰經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絶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為一幹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如故

宋鄧甯字志宏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芝產其廬

宋李籌字秀良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為恨徽宗政和中改葬其母於楊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後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幹五枝鄉人以為瑞

宋王珠字仲淵以孝謹聞高宗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為杖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宋穎師魯字幾聖高宗時遷國子丞自幼莊重若成人天聖初為番禺簿喪父以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風大作人以為孝感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

宋高登高宗時人事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母病思食肉夜有虎銜一豕置門而去母食肉病遂愈

宋朱泰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儉觳戒妻子常候母所索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托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强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送之里人曰朱虎殘

宋臨江軍富人周十三郎名昌時事母鄭氏甚孝鄭病腰足五年餘行步絶費力招數醫治藥略無小効紹興二年中秋夜周與妻侍母飲酒賞月見母坐立艱辛不覺墮淚泣罷就寢抽身潛起妻謂其登厠耳乃懷小刀

下庭向空朝北斗禱云老母染疾久百藥並試有加無減今發願剖腹取
肝吹母以報產育乳養之恩望上真悲憐使獲感應焚香訖將施刃忽聞
有聲自後叱喝具杖擊其背驚而回顧寂不見人但一紙貼在地取視之
中有紙書云周昌時供奉母親累歲孝行此藥三粒賜鄭氏八娘周捧泣
拜謝明旦以進母積痾頓愈方具所見告于妻子

宋錢彥卿溫州人性至孝紹興中母得痢疾閱五月不愈醫者拱手謂旦
暮就盡彥卿不離侍側禱於觀音忽夢一僧來問曰汝母曾服地榆散乎
曰百藥皆試獨此未耳僧曰第服此無憂既覺遍扣藥肆皆無之止有小
兒所服者其名正同買兩貼歸并煮服之疾即愈

宋鄱陽千秋鄉民江澄所居在棍市以牙驵為生業四十七歲時抱病昏
眩冥冥不語四體盡冷唯膈間微溫家人治棺歛之具哭待其絕凡三日
忽甦云我入冥司至殿下望其上尊官當中坐左右侍立十數人幞頭衫
履全似知州廳體面紫衣者引立于前中坐者問曰汝冒利村市欺瞞客
人財貨為己有罪惡盈積當死澄拜而啓曰澄受誅戮不敢辭但以母老

年八十無資產供養不得已作牙儈求斗升為二膳計上無兄下無弟一
旦受死母必餓殍願大王哀愍王沉思移時乃曰吾念汝愛親之切放汝
回人間宜密此語盡悔前非待汝母亡後決來喚汝澄拜謝汗流浹背而
寤病遂脫親黨問故皆不答即棄其舊業昔之商販來往者悉謝絕之傾
家所有創為藥肆貧人買者不取錢事母愈謹淳熙己酉歲母壽終明年
葬畢澄復病始告妻子以前事且曰母死矣尚何詞至紹興辛亥卒

宋楊祥事親孝避地醴陵因家焉及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
白烏白兔白芝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

宋杜誼字漢臣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
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為墳往
來十餘里日渡塘潤泥水没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膠
塗之每覆一畚必三遶墳號泣而後去既葬遂茇舍墓傍一飯不葷雖虎
狼交於廬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大水山皆發洚推巨石走十數里
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獨不及

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獎

宋郭義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慟
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餽不受聚土為墳手蒔松竹而廬於其傍甘露
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閭

宋荀與齡字壽隆滁州來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喪力竭而禮盡
鄉黨稱之母歿廬墓側有芝九莖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詔旌其門閭

宋鄧宗古蘭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為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露降于墓
木里中號為鄧孝子

宋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性孤潔喜讀書聞人之善若
出于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之見旼于路輒歛衽以避
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
聞特賜旌表

宋何執中徽宗時以母憂去寓蘇州北隣夜半失火執中方索居遑遑不
能去拊柩哀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滅柩乃得存

宋耆道字湛然幼沉疑不群未冠以詞業稱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
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入市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
饋又刲臂血寫佛經以祈母壽後母至九十餘終

元李茂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
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己
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居喪哀慟聞者傷之成宗大德九年楊州
弃火延燒千餘家火將及茂廬風遂返而火滅事聞旌之

元廣惠山海牙字公亮希魯海牙之孫希憲之從子也父阿魯渾海牙廣
德路達魯花赤惠山海牙幼孤言及父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垢衣
糲食不以為恥母喪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為
言即仰天大呼曰吾將負母歸葬神柰何阨我耶風遂止既葬廬墓側有
紫芝數十莖生焉後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元史彥斌嗜學有孝行順帝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
母卒慮有後患乃為複棺刻銘曰鄆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

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為水所渫彥斌縛草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于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元龐遵文宗至順間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于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惟病瘥

元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齒痕隣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

元王薦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皂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覩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元余丙切喪母泣血成疾父亡負赤葬結廬古山下瘞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燒廬丙與子悲呼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大滅

元楊皞父清母牛氏牛氏嘗病劇皞仰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歿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皞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葬畢今妻衛氏家居養清皞獨廬墓上負土為墳疏食水飲終其喪清卒亦如之

昔孫希賢母病㓇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溫身熱者死血冷身凉者生希賢嘗之其血溫乃號泣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

元孫瑾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傳柩赤葬衣不解帶嘗食粥誦佛書及葬載柩渡江潮波方湧俄順風翼帆如履平地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瑾親吮之又喪目瑾舐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瑾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如注數日不止

元杜佑河南行省署為三叉水馬驛提領父成病于家佑忽心驚[illegible]沾汗即棄職歸父病始三日遂禱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有馴兔之瑞

元武德政武用男也母蘇氏德政四歲而父歿蘇氏守寡德政事母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元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嘗禱久之不効思孝方欲刲股肉為糜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元王思聰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母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元吳希曾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號抱前柱艾燃腕火盛雨止既葬廬於墓左縣上狀旌之

元畢也剌答立迷裏氏家泰州父喪廬墓次盡夜悲號有飛鳥翔集墳上踴起

元湯霖字伯雨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得効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冰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漢陰子方為人至孝又有仁聞適臘日晨炊忽見竈神現於其前曰子能事親其益勉之子方再拜每值臘日即祠祀之自此大富比於邦君至其孫陰識有女為后遂得封侯

元王庸字伯常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隣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卧之地獨不沾濕咸嘆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遂得蜜蠟以供祭祀

元黃贇字止敬父君道仁宗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贇江南年幼及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贇來盡挾其貲

去更嫁不見讚贇踊哭語人曰吾之來為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歿思奉其歸而窆之莫知其墓茍得見庶母亦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乎父之閣庶母居海濵丐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號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斂時有其物可驗啓朽棺得父骨以歸

元吳國寶性孝友父喪廬墓成宗大德八年境内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為孝感所致云

元恭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成宗大德七年地大震郇改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為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

元萬載縣獲賊市丐者姓郭左手及兩足皆反掌於上止得右手拄地擦行人遂名以郭擦母老病風弟病亦然擦每月朔望出丐一市人皆憐而遂惠之遂得養母及弟僅足一月之食如此者十八年無怨元貞二年冬遇一道人見其貧苦又甘心養母與弟遂予藥五丸與擦云汝服吾藥宿

疾頓愈擦如教服之手足隨即如常不料疾愈無可托辭以丐而人亦無惠之者方窘思間又遇元道人擦謝之且祈之云向蒙惠藥偶忘母病未曾分今母尚病道人再以五丸與之其母服兩丸其疾如失尚餘三丸適為里近富人所知其病亦同富人與擦云聞汝有妙藥三丸以鈔一錠與汝回贖擦應言不願受鈔願病安三口乞終身供給遂以藥授之後果効富人守信供給之得非郭擦一念孝弟獲遇神仙以受無窮之福吁丐者而處心如此人亦可以自反矣

宋嘉帝家妻許氏世稱孝婦舅姑性嚴而許奉事彌謹每謂妯娌曰我得人身生于中國尚為女子亦所關也今父母皆死惟舅姑為尊雖被打罵亦雖不聞止有一女極聰慧暴卒既而復還言至陰司司命以小真呼之曰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恵於人已授地仙之品汝母許氏心至於道孝事舅姑當陟仙品亦合居丹陵之闕且歸齋沐太乙使者行將至矣明日許氏小真果皆上昇

宋京師人司仲因尚里人父患背瘡若負火炭晝夜呼叫其子泣於途遇道人曰子何憂之深也告之故道人曰子當求不耕之地遇野人糞為蟲鳥所殘即以杖去糞取其下土飾而傅之乃如其言用之立愈父曰汝豈以氷着吾背耶吾五臟俱寒矣遂愈仲因識其方後有周少隱者病背瘡其子勤苦求醫弗効忽夢神人告曰盍求之司仲因覺以告父父怒曰平日不聞其能醫子再三言乃召仲因至用前藥果愈蓋皆孝心所感云

宋紀邁廬江人本姓訏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時往視語曰汝是我生邁涕泣告趙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傭力所得輙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衰心喪三年趙欲為娶賫酒米往婚家道值醉人打趙體悶絕有一狗直至衕邁衣若此者三邁心動走赴婚家逢醉人適共舉酌於草中邁乃以擔毆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令宥之乃誓不娶後邁嘗寢忽夢一女言姓衛昨忽暴死天神矜愍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母子至衛門外果如言送喪上冢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叙說之主人開柩女乃有氣息至曉便復蘇女具說始末如趙所言遂為夫婦趙卒邁慟絕復蘇

者日數四邁年五十嘗病幾死夢神曰君門至孝延曆將得百歲果九十七而卒

宋宋豫字世林父貧喪葬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間土壤自高五尺松竹生焉

宋陳遺吳郡人少為郡吏母好鐺底焦飯遺在役常帶一囊每煮食輙录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逃竄多有餓死獨遺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目豁然復明

宋夏侯訢字長況梁國寧陵人也母疾屢經危困訢衣不釋帶二年母不忍見其辛苦使出便寢息訢出便卧忽夢見其父來曰汝母病源深痼天常矜汝至孝賜藥在屋後桑樹上訢乃驚起如言得藥而取水和進之便得痊瘥

宋韓靈珍東海郯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靈敏共種瓜半畝欲以營殯及瓜熟採賣每朝取暮復生大小如初遂得克葬

唐撫州金溪葛祐二女性至孝祐敬宗時為金溪監銀場吏時鑛盡其煉

不成歲額盡鬭祐傾家無以償拷掠幾死祐無子唯二女不忍見父之苦乃相與嚙齒發誓願以身代父死明日果同躍入池中俄有陰雲四起烈風雷雨如晦衆皆驚怖即發爐取其骨已化爲白金矣有司遂釋其父并聞于朝朝廷嘉其孝烈即詔旌異之官爲立祠題曰烈女廟嚙齒之處有池名曰歃血池其廟至今尚存鄉民水旱疾疫必往禱焉甚著靈應

宋丁容字靖公遭父憂寢於塚側致飛鳧一雙游容廬旁小池中後遭母喪復廬於墓所而故時雙鳧復來時人服其至孝所感

宋辛𤣱字幼文母喪倚廬旁有大鳥頭高五尺雞首燕頷魚尾蛇頸備五色而青棲于門樹

宋文詵養母至孝及喪不用僮僕之力兄弟二人營葬其墳暫歸取糧群鳥數千銜壤代而成墳

吳中書郎盛仲至孝母王氏失明仲暫之行命婢食母婢乃取蠐螬蒸食之母甚以爲美不知是何物兒還母曰汝行後婢進吾食甘甚然非魚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服曰實是蠐螬仲抱母慟哭母目霍然立開

宋隗通字君相母好飲江水常乘舟檝致之深後艱辛忽有横石特起直趍江脊後取水無復勞劇

宋浙中陳少卿事親以孝聞一朝母疾求醫不効不遑安處夙夜思之人事既盡豈若禱之於天不過一誠而已遂發心夜半處禱上天願求妙藥以療母疾少頃金盤有聲果蒙天賜四十九粒太夫人服之即獲勿藥之喜少卿喜而不勝經歷四五年間太夫人又病少卿仍舊處禱於天了無感應晰夕憂懼迟早自撰青詞而自寫之即召羽衣設醮而祈禱焉既而道士伏壇須臾而言曰上帝甚喜少卿青詞至誠至孝如此少卿問曰其言如何對曰吾見中有一聯云減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諒帝之心必從臣子之請如今太夫人病三日安樂更延一紀之壽其後果然

昔會稽人顧翺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彫胡飯常帥子女躬採擷還家導水鑿川供養母有盈儲家近太湖湖中生彫胡無復雜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爲養郡縣表其閭舍

趙衛公雄微時最貧母存無以卒歲夫婦對泣日因掃地拾銀一錠重二十五兩因此稍活後登相位列賜銀百錠既受而缺其一將以次日詰守藏吏夢左藏庫神曰某年某月某日相公先借用一錠覺而記之則獲銀之歲月日同也

宋蘭溪聖壽寺僧良俊清齋持律其徒以雅爲主首逃避終不肯受母老二兄貧不能奉甘旨乃取至寺中於卧房後闢一室以處之躬致庖饌凡十有五年不使其徒干預母亡整衣鉢律送終人欲服之凡有佛事必命以爲主年七十二一日晨興沐浴衣服坐而化去出家子能如此是亦可佳也

宋貴陽縣民支漸葬母於賴錫溪山中廬於墓側已經三年自負土成墳齋素不食五味惟菽粟而已日三時號慟餘時即誦佛經有白黑雀各一對盤泊墳上松間每有野狸白蛇兒自山上來看上土久之方去又有白鴉及五色雀計萬餘圍繞人以爲孝感所致年八十餘與其妻王氏皆康寧神宗詔賜粟帛付之史官擢資州助教

元廬陵趙氏子性至孝年四歲其父行賈不還祖母及母養之既長欲往尋其父以祖母老不得行及祖母卒子年二十六時從父從北來言父已久死而不知其處日夜哀號即辭母往求父骨誓必得乃還聞都下有宿老者與父厚善當知之即走數千里往詢焉知父死資州利津縣又徒跣至利津得朱琪張文者言若父吾所葬棺具有題識在城南外然歲久城南皆然榛莽冢墓纍纍不可辨識矣趙子往復行哭七日求不得即解髮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過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墮既歷數墳忽經一墳髮解鞍墮獲之棺上具有父姓名召朱張視之信然遂獲父骨婦人皆以爲孝感所致

宋周犨事繼母至孝家貧一夕夢神人引至上帝前奏周犨孝於繼母敢告旌褒此人以爲孝者之勸上帝顧左右取注生簿云周犨平生止五貫貧身其神又奏曰若不旌褒此人無以激勸世俗上帝云張車子有錢一千貫可且借與十年後得二分息犨自得夢後作商有倍蓰之獲十年及千一百緡一日有孕婦過其門將産腹痛不能前其妻扶持歸其家油車屋内生一男遂名車子後周犨歸其妻具以語之犨遂送一千緡還車子

其家不受，置之其門而去。自後終身不滿二百千，以此觀之，人之賦財有分限，不可妄意非理貪求而得也。

宋杜羔性至孝，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過求不獲，後隨兄廒赴澤潞判官。兄嘗鞠獄於庭中，有一老婦見羔，語曰：此少年狀貌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無存者。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烟煤下，見數行字，拂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

唐留京，臨江人，有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上龜背，約行十數里，及一高岸，登岸回顧，龜遂不見。

宋傾琦，字彥異，蒼梧人，至孝。母喪，琦獨身立墳，歷年乃成，居喪逾制，感物通靈，白鳩棲息廬側，見人輒去，見琦則留。

宋皮延，字灼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鳩巢廬側，終喪而去。

宋都昌吳孝婦，夫蚤亡，無子，寡居而事姑至孝。姑老且病目，念吳孤單，欲招一壻幹蠱，因以為義兒。吳泣告曰：女不事二夫。新婦自能竭力供侍。乞罷此說。姑知其志不可奪，勉從之。吳為鄉曲鄰里績麻、絡絲、澣濯、補綴，及饁餉、掃除之役，日獲數十百錢，悉以付姑市米買薪，或得肉餌，必懷藏歸賦。性質直，不妄說一言一話。錢物之屬，雖紛雜在前，不肯輙取，皆稱歎其廉。交相邀喚，以故婦姑介處，略無饑寒之慮。嘗炊飯未及饋，餾鄰母呼之出，姑謂過熟，將取置盆中，以不能視瞻，誤傾桶內。其間頗垢污不潔。吳氏還舍，不發問，亟往比鄰借飯饋姑，而拈所汙者，汲水滌蕩數過，別蒸以食。一日正晝，里人盡見祥雲五色，從空而下。吳氏躡之而升，杳杳遡天際，驚報其姑曰：婆婆，媳婦白日上升去了。姑曰：莫要胡說，恰來與誰家舂米，甚倦困，見在床上歇。如不相信，但往驗之。衆共詣其房，猶睡着，皆駭然而退。及寤，姑語之故。吳曰：適夢兩箇青童駕雲來，手執符牒，牽我衣裾，言天帝召。便同躡虛，直叩天門，引入朝謁。帝御坐臨軒，勞問周至，曰：汝一愚下村婦，却能奉事老姑，勤苦盡心，實是可重。遂賜一杯酒，馨香噴鼻，又與錢一貫文，教將歸供贍，從今不須去傭作。乃拜謝而返，兩童仍前送還，恍惚而醒。果見床頭有千錢在，滿房酒香。始悟衆所觀者神遊耳。自此倩喚愈多，吳亦不拒，而賜錢專以為姑用，用盡復有一千，綿綿不竊。姑雙目亦再明。或云：婦姑後皆上天。

宋武昌村民共設昭惠齋，一牧童侍餕頭二隻，以木葉包其一，置腰間魚笈中。將還家，天忽冥晦，雷電大風，童仆地，少頃復起行。見者問其故，童曰：初不聞雷聲，但見神人數百疾驅至，頗相逼，有老人握我手曰：汝何敢以齋食置魚笈中？我荅曰：欲歸遺母。老人喜，即揮衆使退。

宋李穠事母至孝。忽一日薄暮，有客欲投宿，穠適臨溪烹雞，客謂必以相館，既而具飯，乃脫粟也，客大怒，不食而出。穠實告曰：母病思肉，山居無有，故烹一雞，不能及君也。客怒愈甚。是夕即從屋後乘風放火，將及其廬，忽大雨反風，火即隨滅。既而鄰里聚觀，乃見一人臥在火中，所執火炬尚猶在手。細視乃客也，且自言曰：我俠士也，以亡命至此，不謂主人待我如是，自縱火時，明見一大人狀如神君，立於空中，叱火令反，故至反及。今則死矣。言訖遂死。

唐盧國，少有孝行，後為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廳事，每出行縣，飛逐其車。既卒於官，遂喪還至餘姚，止墓前，歷三年乃去。時謂盧國孝行所感。

唐陽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歿，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則紡績，數年間，葬其舅姑及夫，并夫之叔姪兄弟凡七喪，深為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存恤之。所居後生靈芝數十莖，成五色焉。

宋崔希喬，清河人也，以孝弟稱，解褐臨清尉。丁母憂，哀毀殆至滅性。服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聞乎京邑。轉鄭縣丞，所居堂芝草生焉。一夕而葩蓋盈尺矣。州以狀申，歲餘，遷御史，出授并州兵曹，轉馮翊令，人吏畏愛，風化大行，貧弱之輩，尚其仁恕。時有雲如蓋，當其廳事，斯須五色雜綵，周於縣郭，道俗仰望久之，以狀聞，敕編諸國史。尋遷司勲員外。其并州廳事前叢葦中，有小鳥來巢，如鵪鶉，孕卵纔數日，𣪍毀而誕，已離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如鵉，馴擾閑暇，無復驚懼，自能飛翔，時歸舊所，并州人皆稱為兵曹鳥。

初居喪管城毋一哭群鳥畢集至于數萬墻宇皆遍至有樹條折者周於原野村鄰嗟稱之毋所居其巢燕數乳必返哺踰旬後分飛矣此孝義感通也

蜀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充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之中流婦出渚乃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夫所寄熟而進之於姑聞者嘆駭

昔梓潼帝君既冠母氏六旬矣少時勤於織絍飲食失時常致疾疹逮至衰暮重之以六氣所淫遂成大苦疽發於背始以巫覡祈禱中更醫工砭劑月餘皆不効帝君不離卧內日夕省視未嘗解衣而息計窮矣乃為吮疽出大膿血疾少間醫曰疽根附骨未易出也越三日復吮之忽覺口中充滿吐而視之有膜如綿纏膿乳如米粒母氏漸安而以病久食少復成羸瘵醫曰此痾須以人補人真補其真庶可平復帝君因夜中自刲股肉烹而供之忽

合曰上天以汝純孝延爾母一紀之壽翌日而愈矣

符神告及帝君年三十有六歲在作噩疫毒流行人無免者鄉邑蕭條路無人跡帝君之父年八十有五母年七十有三盛暑中皆得疾同日而逝於是帝君自持畚鍤以經營大事乃於墓傍倚廬枕塊以終三年之喪既葬五年距墳西三十里洪水暴發平陸成溪以墳為岸水源不竭勢頗湊急帝君心甚懼焉欲改卜之而無及矣乃齋戒守墳日夜誦大洞經不輟口并取家蔵金像而嚴事之期於無虞次年秋雨霖霪傍溪水湧漲數流奔合為一帝君心益恐齋戒益嚴及水落視之則墳前溪谷變成堅確廣一里餘自是松楸永無害矣

昔漢水之源有孝婦曰楊靚中衣冠之後也適寒士雍有章有章早逝靚中矢言不復他適及囊篋罄空家無兼侍姑老且病媒妁日至靚中曰人之所慕色與財爾妾家素貧方丁大禍今好逑之人不已意者以妾年齒未衰血氣尚盛身無惡疾惟此為求爾妾尚忍棄晚年之姑忘結髮之夫革面而事他人乎針指小巧素所不廢為人縫紝浣濯粗以自給妾與姑老焉不得已則待姑百年改卜未晚也乃自斷髮毀面不御鉛朱以婦功

自給如此六年姑死禮葬之三日復祭里人助者百數有賊人乘其出踰垣啓鑰盡攜所蔵靚中未知也家有土地白致一與邑里正神康湖生欲治之適會梓潼帝君來痿中就以此報帝君遣陰兵三十八人執賊於市擧持所竊歷告于人曰此節孝婦楊氏之物也當還之已而擧手向口自齧十指盡而死

唐劉師貞字文通彭城人也爰失其母及長不記容狀哀慕之心不拘月制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爾母也爾孝通神明故我得達爾處師貞夢中大哭及覺哀號逾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薦新必先薦然後食時人語曰孝通幽明漢有丁蘭唐有師貞父福年老患目凡飲食非師貞親調則福不能食居處號為嚴潔或問其故師貞曰居處不莊非孝也師貞偶疾卧其父福暮食不安師貞歘然起號曰飲食不精之所致耶師貞驚起而愈兄有瘵疾經旬不瘥師貞衣不解結日一食為讀道釋經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貞自求之藥肆皆不曉因夢其母曰胡王使者羌活也覺而求之兄疾遂愈後考妣繼喪六年有雙白雉栖飛戶間除几筵之日對師貞啁鳴頓翅狀若號咷踟躕久之乃去

漢羅青東郡民之女母疾積年青扶持左右四體羸瘦村里乃斂錢營助湯藥母瘥許嫁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託以其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以供養其父母為務十餘年中公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並自殺女姑告青殺之縣收拷掠遂以誣款刑於市青臨刑語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幡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血上天血乃緣幡竿上天

漢丁蘭者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借看蘭妻跪授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張叔醉疾來酣罵木人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懌乃問其妻具以告之即奮劍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為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奏之詔圖其形像

漢趙狗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父

出輒侍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候父至數年父沒狗思慕羸瘠不異成人哭泣哀踊居於冢側有白兔之祥鄉族嗟稱名聞流者漢安帝時官至侍中。

昔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解釋黃中父老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有三子而操同產二人張氏厚於三子命操常執勤主炊為三子設席操弟多以疾辭卧舍不出而操服勤不以勞倦張誨其子讀書咸以驕志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操執鞭引繩如童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後三子嗜酒佚蕩輒敢抵忤於人或至及門詬罵詞及母氏而操為涕泣拜而解之惡少年咸曰不謂三賊有令兄某無故及長者門羅拜操而去繼母遺其三子以亡而操訓養踰於未亡日哀毀過禮廬於墓側每夕有狐狸羅列散於廬左右欲旦而去凡三年時人以操在野野獸為之衛侍非孝感通於神明其孰能逮於此服闋明經擢第歸上冢盡哀以報揚名之義里巷榮之調為臨渙縣尉毗佐以寬仁吏民皆稱慕焉操以官舍鄰屋寡老所處不敢寧居唯西廡而已鄰屋設几筵神座祀之出必告反必面過其庭鞠躬如也入門恭謹其家居常若奉尊者無太嚶咄責之音同寮服之操每旦具冠帶搢紳讀孝經一篇然後視事忌日則增其數讀至喪親章號咽不勝哀慟追感之心如新丁艱操子昭有文名於世次子雩恭謹有父風高尚好學。

昔果山之隅富人王基年五十尚無子一日醉飽睨其妻曰人之欲富者生有衣食之養死有祭祀之歸今富而無子安用富為哉妻安氏亦巨室也生平性嚴而妬聞而自愧乃出貲粧買柳氏女以奉良人逾年有娠安甚喜早夜焚香祝于天地每以王氏嗣續為請知柳氏有娠即以己之衣飾與之至於防護飲食寢處無不經意臨蓐之月前期請女醫以為備既分娩果得男子大喜乳哺襁褓大小便利皆自洗濯視其子猶己生也夫君賢之子彌月名曰宜壽亦安之意也尋召乳婦專飼養之語柳曰吾與汝主客也汝至吾家飲食受用與吾無異以吾兒之故爾兒將周歲矣吾將擇媒嫁汝為良人妻也柳乃號泣曰非所願也願與宜壽相處死而後已安不悅曰汝欲與我為代耶易其衣粧食以粗糲視之如犬豕呼則以畜名之力作辛苦畢責於柳宜壽三歲一日走投柳懷相向而泣柳曰我以兒故飢寒苦辛無所恨也迩來月餘不見兒面兒憶母否宜壽亦哭之贅閉于外安往視之奪兒出持梃以捶之甚苦時當寒月盡褫其衣夜屏之外詰旦呼里胥而逐之基以重傷宜壽之心勸留之安曰我與此畜勢不俱存今欲以此畜為妾則我且出必欲留我則無容此畜倘移時不決則我且求死於君前基不能拒與柳所服裙釵俾携而為背安乃奪之柳以久於飢困憔悴骨立鬢髮童禿身肉枯黑人無所取焉乃行於城郭乞食自養適王之族有徙居通州者挈柳偕行年餘安知之貽書紿責又被逐焉既無所向乃以薪水力作餬口於人厥後兩周星紀宜壽父母皆死己亦有子十歲名知微乃告其妻康氏曰我家生理頗豐無不足者惟我所生母不知存歿日夜愁苦我今三十而已華髮伊此之故也即以家務委其妻曰善視吾子我將訪母見而後歸乃出而北行凡遇井邑觸處徘徊淹留道路饑爾經歲宜壽每出行路哀哭摧毀日惟一飯菜米而已誠動幽明所至靈祇為之感格已集二相合之地有鳳凰山梓潼帝君倘佯焉有一老嫗負薪行烈日中揮汗不已息於松下南向長號曰宜壽宜壽吾兒健否母困極於此兒安得而念之帝君聞之有所不忍呼里域獨孤正而詢之正曰是王宜壽之所生母也時宜壽久別其家但歸已返中途帝君為夢之宜壽自見所生母在家之日苦樂之詳及路中相見之處明日大喜曰神明告我子母相見兆矣乃復北首所經山川道里皆夢中境也乃行三日到鳳凰山之下方炊暴雨忽至行人莫進良久一村婦負薪而入見宜壽揖之宜壽心動詢之乃其母也迎而歸之柳年八十而卒。

元祝公榮字大昌處州麗水人事親至孝母歿居喪盡禮竈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二親像於堂事之如生。

元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摶有疾士弘傾家資求醫見醫即拜遍禱諸神扣額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若相狎然衆咸異之終喪復建祠於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元郭玄禮廬陵人。事親極誠孝。大德中忽病而死。但心胸間微暖未斂。經宿還魂云有黃巾人追至一所若公府。見一人服飾如王者坐於殿上。私問吏卒云。殿上是何官人。曰是閻羅王。即宋文丞相也。玄禮私喜曰。丞相吾鄉人也。王遽召上殿。曰汝命當盡。上帝以汝有孝行特放汝壽一紀。汝還世間多勉人為忠孝。冥間報應不爽毫髮。遂遣前黃巾人復送之歸。遂活。歷歷與人言之。

宋太學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官天台。因赴任在途遇生日。逗留旅館。午困假寐。夢至一庵中。人請喫麻糍。覺來聞隣居有一嫗哭泣之聲甚哀。葉因此過其門扣之。一老嫗曰。今日乃兒子忌辰。適往墳庵齋佛追修。心為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駭之。遂問令嗣何年夭逝。嫗言其子所死之時。即葉所生之日也。老嫗曰。吾一兒甚孝於父母。業儒治詩義。名陳希曾。本縣亞薦。初死時次日復生。言陰司以其能孝。將復往生儒家為男。得官達。後十八年復得見母。言訖遂歿。吾今日思之正十八年。是以悲也。葉問尚有詩卷及其書否。嫗發篋示之。其文其書即葉之請舉及第程文一本。葉遂拜嫗為前生父母。載之赴官。

唐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

唐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自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皐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冢木。自荊州長史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子拯居父喪有節行。

唐許法謹。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唐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也。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却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傅墳踊而哭。鳥獸皆為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

宋金銀行人楊初配納膽軍錢七百餘千。盡鬻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至孝。每為供軍司追促。不令母知。恐母為憂。一日有道人詣其家問所納官錢以何准備。具以困窘言之。道人令市生鐵備炭。次明日復來。燃炭置鐵以藥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初曰。我住青城山中。念爾孝不違親。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供養。復引初住山中。與以丹藥。俾奉其母。後其母髮白還青。老能返壯。

唐鄭潛曜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頮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唐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葬母。有烏銜芝置輤車上。徊翔悲鳴若助哀者。久而後去。

唐賈循其先家常山。父曾有高節。常稱疾不答辟授。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墳。廬其左。手蒔松柏。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聘君。循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為瑞。

宋顧忻泰州泰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年九十餘無疾而終。

宋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遷反者。義母過其冢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餱糧。踰年墳間瓜異蔕。木連理。又有巨蛇繞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唐商踐猷字伯起。燕麗正殿學士。以叔父喪哀慟嘔血而卒。子寅為永寧

尉貺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斂。其子亮自誓事祖母如寅在時。其後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楣。時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宋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乃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瘥。父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异名其坊曰崇孝。紹興十二年。詔旌表其門。

唐沈季詮。字子平。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異其孝感。具祭禮而葬之。

北魏崔鴻。字彥鸞。事親至孝。為三公郎中。延昌三年。以父憂解仕。甘露降其廬前木。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木。

宋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烏集墓上。

唐楊炎。字公南。有孝行。玄宗時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

宋董黯。字孝治。會稽人也。少亡父。獨養母。孝敬甚篤。家得甘果美味。輒即奔獻於母。母常肥悅。比隣有王寄者。其家大富。寄為人不孝。每為非法惡事。母懷憂愁。身體羸瘦。寄母為黯母曰。夫人家貧年高。有何供養而長肥悅。黯母曰。我子孝順。不為非法。身不憂愁故肥悅耳。遂問寄母曰。夫人大富。美味充饒。何為羸瘦如此。寄母曰。我子不孝。出入往來。嘗使我憂愁。是以瘦耳。寄聞之。候黯不在家。遂入黯室內捽黯母。拽於床下。手掴脚踢。苦辱而去。黯歸見母在床。顏色不悅。跪問曰。老人不能自慎。多言。黯知之。母遂成疾。醫弗効。及母亡。葬送訖。乃斬寄頭祭於墓前。奠於塚上。跪祝曰。人之有德。孝為至先。鞠我養我。誠然信然。父母之讎。不同戴天。今已殺讎。祭於墓前。昔讎已復。更無後冤。後乃自縛入官。得赦免之。

晉鄧寶者。九隴人也。有孝行。事父母至孝。鄉里稱之。其家酤酒。得利即以奉甘旨。常有二客狀貌魁偉。非常人也。每來飲酒。竟日不醉。視其事親盡禮。每嗟異之。二人往來歲餘。忽一旦言曰。汝孝行可嘉。與道有緣。不知何年復重會耳。寶聞其言異之。伺其去。潛隨其後。行三十餘里。有江。二客履

水而渡。勢若平地。寶涉其跡。水雖至深。亦不陷溺。二客登山。有雲門瓊宇寶亦隨之。入庭廡。盡廣奇花怪石。皆神仙談論。或博奕歌宴。或隱几者。青童玉女。吟詠經文。二客迴見寶笑曰。汝亦來也。引之周覽。不覺飢渴。稍夜雖星斗羅空。而光景如晝。二客謂寶曰。汝離家已久。母氏憶念成疾。可還家。與藥兩丸。令救母疾。遂出在山外。迴顧向之雲木蕭空。無復所有。至家已二年矣。母病見寶還。喜而平愈。寶以藥獻母。壽百餘歲而終。寶結廬墓側。歲餘。向之二客詣廬召之。入鳥墳洞天。後所居之處。號為鄧寶路。鄉里傳之。

昔有人姓蘭名期者。稱之曰蘭公。初居于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庭。字伯中。語蘭公曰。始氣為大道。於日中為孝道仙王。元炁為至道。於月中為孝道明王。玄炁為孝道。於斗中為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吾於上清以下。託化人間。示陳孝悌之教。後晉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為衆仙之長。因付蘭公秘旨。及金丹寶籙銅符鐵券。令傳授丹陽黃童靖女真諶母。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許遜。汝當以此授之。孝悌王遂將蘭公遊於郊野。道旁忽見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仙衣而已。第二塚乃太陰鍊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藏蛻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指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其妖妄。擅移路逕。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詰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云。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公與地分對開其塚。其第一塚果有仙衣一領。其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睡初覺之狀。第三塚見連環骨一具。衆咸驚歎。吏乃持仙衣還獻府君。府君看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仙人合為一體。竦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塗。其後吳郡有十五歲童子。丹陽三歲靈童。並是真仙之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接合仙之士焉。

宋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妻侍奉

勤謹孝行克諧每夕焚香為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遣飛天大神逐日監
察見其心專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婿皆列殊科居先身證仙果
昔有一士人居貧守約事母至孝母病且篤無資命醫方憂窘無計忽有
道人詣門謂曰惟羅天大醮極有感應若能至誠盟許即獲痊愈士人如
其言立盟以籲天母疾果痊厥後貧窶如舊力不能酬時人皆言修建此
醮非數千緡不可自度終身不能畢願深抱悒怏愧負夙盟其母亦知其
子以未能酬醮為憂一日謂其子曰天帝惟享誠耳爾但能以誠意酬之
亦猶愈於久不酬也乃自發誓願以千二百枚石子代還羅天大醮事親
之暇遂山遍尋石子先是每日得三四枚後漸難得而尋之愈堅確每得
一石子凡三四次洗滌置淨處雨雪之外日日不廢如是千餘日始全其
數乃於山谷潔淨之處建立醮壇羅列石子每一石子存想天帝一拜至
中夜拜猶未畢時有丁倅者舟行道經其村二更後忽聞千兵萬馬之聲
悚然驚悸推篷視之則漠然無迹方抱疑而坐忽聞空中有人云朝聖已
過至帝所至其辭甚明頃更又聞天樂嘹亮丁倅又出視之唯見五色綵
雲浮空遍前山而栖泊林杪至翌旦再起視之綵雲仍在林間不散遂登
岸詣其處訪之唯見地上陳列無數石子其間異香馥郁霞光掩映乃徘
徊其間久之遇一樵者至詢問其由樵者答以士人以石子還醮之事丁
倅更詣士人詢得其詳深加歎異越數日丁倅又聞其隣邑有一富家建
黃籙醮者適與士人同日其主醮道士伏章良久方起報云王帝已赴千
石寶珠會去矣適與向夜躬自聞見者相符因知純孝至誠感動穹昊良
有以也
晉孫略有孝行卒時大斂日有一老父縕袍草履不通姓字徑入撫柩而
哭哀聲慷慨感動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喪主喪而
追焉直去不顧時人以為孝行感通致有神仙來弔之
漢蘇仙公者名耽桂陽人也文帝時得道少喪父以孝聞宅在郡城東北
仙公少時常牧牛與小兒更日為牧師牧之牛則不驅自歸餘小兒牧之
牛則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公曰非爾所知一旦母曰食無鮓仙公
攜錢去斯須鮓至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
何速如是仙公曰買鮓時見舅云我明日來明日果來言見公便縣買鮓
母方知其神異常乘一鹿又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
歲後仙公洒掃門庭謂人曰仙侶當降俄頃見西北紫雲氤氳數十白鶴
飛翔降庭中化為少年仙公逢迎乃白母曰某受性當仙被召有期儀衛
已至且違色養母曰汝去後我如何存活仙公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
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有所闕
乏即叩櫃而言之所需當至慎勿開也言畢紫雲捧足群鶴翱翔沖虛而
去來年果疾疫人求母療之皆愈有所闕叩櫃即至後母輒開櫃見雙鶴
飛去母年百餘歲卒鄉人以禮葬之忽見牛脾山紫雲中有號哭之聲咸
知蘇君之神郡守鄉人就山弔慰但聞哭聲郡守苦請相見答曰出俗日
久形貌殊常若當露見誠恐驚俗固請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有細毛異
於人也因謝弔客曰遠勞見慰道途嶮阻可從直路而還不須回顧言畢
即見橋亘嶺逕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吏回顧遂失橋所墮落江邊乃見一
赤龍蜿轉而去仙公哭處有桂竹兩林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後無復
哭聲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為白馬嶺自後有白鶴來止郡樓立人
或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
蘇君彈我何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宅也
隋潘師正字子真趙郡贊皇人也祖居常梁州刺史父寔通州刺史母善
相骨法乃曰此兒不貴即仙及能言授孝經論語詩禮及易隨披輒通暢
微旨乃曰復有書乎母曰有五千言道德經因委意精誦及母病服勤湯
藥母告之曰死者人之大期期至而往吾何恨哉哀汝尚幼師正曰若天
奪慈顏師奉隨委順母曰此俗孝也又曰劉愛強生永從道訣其為福幽
冥母摩其頂曰勉之母終廬於墓側大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者一見師正
曰三清驂者非爾誰能乘之時復有茅山道士王遠知乃陶貞白之上足
也愛道常謂師正曰吾非不欲爾為榮然成就功德非遠知不可當相付
囑矣遠知見之殊復歡悅謂愛道曰我輩福德今日復有潘仙耶於是隱
訣真文通神別異以相付唐太宗招遠知於茅山師正送至華陽洞頓
住遠知曰汝終歸嵩嶽初師正向茅山渡楊子津飲織水澗下凝脂數升

腠理枯竭夢見一人衣冠乘空而下授一杯白藥夢中飲訖便寤而平復師正奉師之語即歸嵩山與道士劉愛道合居懺泉後上嵩山中頂二十餘年少水復移下逍遥谷與人境都絕每食但數粒青飢一漱泉水洗心空山形與草木俱每日沐浴靜坐養氣導和所修經法乃太上之道有三中真之道有六下真之道有八並金闕之朱格玉函之秘言也高宗延至洛陽請作符書辭不能帝問山中復何所須師正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少遂放還山調露初帝與后幸嵩山以乘輿迎師入嵩陽觀對問玄理親送至逍遥谷見室中有兩大鼯上問曰何以為師正曰中有青飢昔西城王君以南燭草為之服食得道上乃命道士葉法善往江東造青飢上每致書稱弟子又為師造隆唐觀仍於高嶺別起精思院帝幸精思院後宮侍從不得及門令相王擎飢米及諸藥敬養之禮備至焉師正嘗謂弟子曰吾賓無用矣恩溢永坐官屋食官藥養宦湫興動土功驚擾靈祇吾罪人也汝等學道當求絕跡之處時天子在洛陽召之勑陽城縣令樊文捨枝道路幡花從嵩山抵上陽苑無幾還山詔師為大弘道觀主師辭帝曰僧師名耳豈發居山一早逍遥谷東巖上忽有簫管仙樂之音弟子白師師曰吾無所聞汝勿眩俗也但曰吾今不復吾覩勉之之訓矣乃危坐而逝人以為尸解焉

唐姚栖雲家不甚富惟仰給農桑生三歲其父為其兄無子代之遠戍遂死于邊栖雲既長迎魂以葬廬于墓側終身孺慕縣令蘇徹捐俸買田開阡刻石以表其事府尹渾瑊列狀以聞有詔旌賞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愛敬始自栖雲凡十五世同居聚口數百歷三百餘年無一人異詞經五代離亂子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

晉頴合字孔都少以孝聞武帝咸寧中侍兄疾十有三年淳行不替年九十三卒而喪在殯會隣家失火移棺綍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為含淳誠所感也

宋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正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衰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爾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紿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遁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僂德璋鞠之如己子

宋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州以聞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為贊皇令

宋樊景溫陝州芮城人榮恕旻雄州歸信人兄弟各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溫携樹五枝并為一恕旻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各感其異因復義聚鄉人並稱雍睦

元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戍福寧未幾死戍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刲股肉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既而歎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所依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終暴棄遠土使無妾則已妾在敢愛死乎乃卧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于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于童言動無異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于大府使零護還喪給錢使葬仍旌其門

宋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鄉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甎為婦人與嬰兒狀至今宛然如新或訶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熾炭其狀益顯

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杞梁殖戰而死杞梁殖無子內外又無五屬之親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

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其誠。外無所倚以見其節。吾豈能更二哉。惟當倚吾夫於地下耳。遂赴淄水而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舅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二。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宋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為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人。君將焉用之。願請為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則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為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晉宜陽縣女子彭娥。值永嘉之亂。父母昆弟皆為賊所害。娥方負器出汲。聞賊至。走還。與賊格鬬。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汙之。溪際有峭壁。高數十丈。娥大呼曰。皇天有神否。豈受辱於賊奴耶。遂以首觸山石者再。山忽開數丈。娥即趨入。賊逐之。山復合。賊皆磔死。娥遂不知所在。所遺汲器化為石。形似雞。人因號曰石雞山。女娥潭。後有樵者嘗見娥在山洞間云。

宋福州福清縣文紹祖與巢公行議親。既問名。巢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父長悖禮傷義。是為速禍。因勸紹祖即娶巢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巢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後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至荊州刺史。少為太學生。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見孺子。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白母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使攜子往依焉。妻從之。式既省平子書。向柩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後元伯寢疾篤。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范巨卿。爾尋卒。式時為郡功曹。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能忘。我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式既至。號慟良久。乃叩喪曰。元伯行矣。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其冢。為脩墳樹碑。然後乃去。人皆謂范張為死生之交。

唐羅道琮。蒲州人。慷慨尚義。貞觀末徙嶺南。有友人同斥者死荊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涌沸者。道琮曰。若尸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沸湧。乃得尸還鄉。道中夜宿行店。彷彿見其友告曰。君厚德不問存亡。名位將不止此。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為時名儒。

宋洛陽李源隱居山谷。嘗與惠林寺僧圓澤交。處契誼甚厚。相約世世無相棄。一日邀遊峨嵋山。圓澤欲取路斜谷。李源強之泝峽。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圓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李源驚問之。圓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其子。懷孕以待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我。一笑為記。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須公相見。以明交誼。至暮。圓澤無疾逝。而此婦果育子。踰三日。李源往視

兒果笑源後十二年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及相見曰李公真信士也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卻回烟棹上瞿塘觀此一事則知佛性一點靈明亘古不壞萬劫千生生身雖異而此性長存也

唐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恠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共友數輩游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見尊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宋尚　殿中丞知夔州巫山縣有尉李棋者山東人頗幹敏一旦疾病尚聞其妻頓日往臨問曰萬一不起可以後事告也尉曰願以老妻幼女為託公倘垂矜惻棋雖死敢忘結草之義乎尚法然憖之既死出送其母及骨函還鄉里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李如平昔拜且泣棋懇求於陰官令得為公之子以此為謝耳是月邑君姙娠明年解官沿流赴闕或遇灘險隱約見尉在岸上指呼將抵荊渚又夢李報曰棋明日當生府中必送一合來宜收之翌日果誕一男子府尹以合貯粟米遺尚曰聞邑君育子以為糜粥之具因字穎兒名合兒穎性純厚敏於行后舉進士至大理丞

嘉言

【儒】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惟天無親克敬惟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畏棐忱○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民人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焉○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天之處高而聽卑○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釋】存心佛法當蒙福祉○克誠可以感鬼神惟德能以動天地○為人豪貴國王長者從禮事三寶中來○眾生脩善以清淨心歸佛法僧命終生天○歸依佛不墮地獄歸依法不墮餓鬼歸依僧不墮傍生○三寶護世間我今頭面禮六道諸眾生今盡為歸依○若人知敬佛及佛弟子眾現世人讚歎後世生天上○大覺之慈至極之聖聞名致敬則勝業肇於須臾憑心想化則妙果成於曠劫

【道】供養三寶廣達福田救災拔難○形容端正眾人恭敬者從敬奉三寶中來○子孫昌盛長命富貴者從供養天尊大道星辰中來○豪貴尊勝人見敬畏之從敬信三寶中來

感應

唐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磨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源詮皆休譔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發願世世為國家弘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于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不允而止

宋王才元侍其母仁壽郡主好善敬佛一日過天台詣石橋至羅漢嶺下遇一僧策杖獨行謂曰欲往燒香耶志誠著既去眾疑僧眉毛覆眼恐非凡乃令上嶺訪之已失所在至石橋亭子爇香設茗次仁壽忽指橋外亂山曰山上有路必亦可通人行諸人皆不見寺僧曰羅漢不現已十餘年郡主既先有所覩今夕必有異至夜大風雨炬燭俱滅忽有白雲覆橋上化作長廊廊上一僧秉燭風勢雖猛而燭不搖三十餘僧往來其中久之

燭忽滅一炬別起而僧已百餘人至第三次燭光中僧至數百人面目手足皆可辨如世所繪行脚羅漢一行之人皆見獨一弟婦與一姪無所覩蓋仁壽能盡至誠故感應昭著如此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世奉佛法父苗苻堅時為中山太守為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携母南歸登陟峭嶮飢疲絕糧無復餘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仲德等甚飢各與一飯回忽不見時積雨大水仲德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為淺俄有一白狼旋遶其前遇水而反似若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逐狼而渡水纔至膝俄得陸路南歸後自五兵尚書為徐州刺史嘗欲設齋一旦洒掃屋宇敷陳香花盛列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清婉流暢仲德遽往觀之見有五沙門在佛坐前威容偉異神儀秀出仲德知非凡僧心甚懽敬沙門回相瞻盻意若依然昔旨未交忽竦身飛空而去親友賓僚見者甚衆咸悉欣躍倍增信悟

晉周閔汝南人為護軍將軍世奉佛法篤於誠敬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播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文素反復書之又有餘經數臺大品亦雜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臺中倉卒而去徘徊嘆咤不覺大品忽自出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

宋王尚書雲字飛卿少不慧昆季皆指笑之父母亦不愛也或勸之禱諸觀音王從之乃齋戒沐浴晝夜禮拜一夜恍惚若夢寐中而未甞寢也見一人縮高髻著白寬衣雖無裝飾而神彩尊嚴光明洞照一室謂王曰汝誠心昭格自此聰慧過人

昔有長者夫人懷妊口出好香氣滿一國阿闍世王遣使尋求問長者長者具荅使者白王王大惱喜名諸長者卿若生男者當持與我後乃生女有金縷衣自然著身母恠解去隨生一重還著其身便往問佛佛言昔有貧家婦出行遇雨見一老沙門是辟支佛泥倒躃地傷膝血出即扶沙門起洗去其血自裂己衣用裹傷膝婦人雖未奉法能常好敬信佛道死生天上壽終下生故有自然之衣口出好香

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制度瓌異耆老相傳云頃自荊湘泝流向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檝取之千夫牽挽終不及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構大聖院安置之東川有牙將者其子甞病瘖忽一日畫地告其父曰我宿障深重被兹業疾聞大聖神通我欲捨身出家依止供養冀消除罪根耳父許之乃度[illegible]梵脩凡忽然念經三四載欻爾能言梵音清暢超於恒輩復有跛童子者覩兹奇異發願於大聖院終身苦行懺悔求福未逾朞歲忽能起行筋骨自伸步驟無礙事悉具本院碑碣東廡有瘖僧跛童子畫像焉

宋費崇先吳興人自少精勤佛法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慧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逕來衆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方悟神異自惟衣裳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撤去壺即復見此人還爐於前未至席猶見兩爐既至即合為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爐影耳崇先又甞聞人說福逡寺有欽尼者精勤得道欣然願見未及得往屢意甚至甞齋於他家中夜忽見一尼容儀端儼著赭布袈裟正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崇先及見此尼狀類被服即前夜所覩者也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進兒女遵脩唯婦迷執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云可安施高座幷無量壽經世子即為具設經座女雖持齋戒未甞看經今即陞座誦聲清利下啓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壽國見父兄及已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故歸啓報語竟復絕母於是敬信三寶尤篤

宋陳秀遠潁川人甞為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宴卧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惟已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流飛俄而一室盡明遐空如晝秀遠遽興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閣危欄彩檻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之坐於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裝不異世人末有一嫗年可三十青襖白布裳行至秀遠左而立有頃又一婦人純衣白布偏環髻持香花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顧指青白嫗曰此即復是我前身也言彈而去去後老嫗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既下光亦尋滅

宋饒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衆紙筆緣自出力以清旦淨念書華嚴經期滿六部乃止癸未之夏五藻時疾忽兩目失光翳瞙障蔽醫巫救療皆無功自念惟佛力可救次年四月朔誓心一日三時禮拜觀音願於夢中賜藥或方書五月六日夢皂衣人告曰汝要眼明用獺掌散熊膽丸則可明日詣市訪二藥但得獺掌散默之不効二十七夜夢赴為福寺飯飯罷歸及天慶觀前聞其中佛事鐃鈸聲入觀之及門見婦女三十餘人中一人長八尺着皂春羅衣兩耳垂肩青頭綠鬢戴木香花冠如五斗器大郭心知其異欲候回面瞻禮俄紫衣道士執笏前揖曰我乃郡正也專為華嚴來迎請歸合嚼茶郭隨以入過西廊兩鞍垂長黃旛一女跪爐禮觀音簾外青布幔下十六僧對鋪坐具而坐又見一道士下階承茶器未及上郭不告而退徑趨法堂似有感遇夜分乃覺明日告其妻黃氏云熊膽丸方乃出道藏可急往覓語未了而甥朱彥明至曰昨夜於觀中偶獲觀音治眼熊膽丸方衆室驚異與夢相符即依方市藥旬日乃成服之二十餘日藥盡眼明至是年十月平復如初即日便書增為千部乃此後晬子瞭然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多愈藥用十七品而熊膽一分為主黃連密蒙花羌活皆一兩半防已二兩半草龍膽蛇蛻地骨皮大木賊仙靈脂皆一兩瞿麥旋覆花甘菊花皆半兩蕤仁一錢半麒麟竭一錢蔓青子一合同為細末以羯羊肝一具煮其半焙乾雜於藥中取其半生者去膜乳爛入上藥杵而圓之如桐子大飯後用米飲下三十粒諸藥脩治無別法唯木賊去節蕤仁用肉蔓青水淘蛇蛻炙之郭生自記其本末但所謂法堂感遇不以語人。

宋紹熙癸丑金華縣孝順鎮農民陳二者其妻懷妊將產詣鎮市太平寺請僧於佛前許孔雀明王經一部以祈陰護既而生男久不償初願妻遂雙瞽凡衣裳縫紉皆倩隣里男能移步但匍匐而行妻夢一僧來言與我千錢吾為汝治眼疾旦以告陳夫夫云得非所許經卷未還故耶妻曰家間亦貧尚無飯喫何暇及此佛亦不應肯與我較也是夜陳二所夢亦同偶到太平寺閱僧房功德簿頓憶其事乃焚香告禱乞放妻眼光明倏秋成還賽及秋暮始踐前約捨錢一千纔及新春妻雙目如平生時了無患苦。

宋福州南臺寺塑新觀音像而毀其舊水上林翁求歸事之後數月操舟入海舟壞而溺急呼觀音曰我常敬汝汝寧不救我語訖身便自浮得一板乘之驚濤亘天紛行百餘里隨流入小浦中獲遺物一篋頗有所資而歸人以為觀音之助。

宋陳藻閩氏祝李貞敬信三寶至誠不倦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悟即起馳出門其妻子詣前訊之子和曰我祝李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既而語音非子和矣遂行妻子隨之至李貞家見子和來以為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祝李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語果李貞也驗其事即李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李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忘冥間大王亦以我敬信佛法功德不小特從所欲遣我復還特以我去世久遠宅舍已壞語我曰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假其身而還即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聞語乎若事歷然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李貞不食酒肉衣短褐衣行乞陳蔡浚鄭間得緣即隨以脩佛祠施貧餓者時一還家不復預家事

宋馬虔伯巴西閬中人也自少敬信佛法嘗丞宣漢縣元嘉十二年七月夜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麗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牣空中告曰汝厄在荊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剋消災中齋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相識揚暹等八人並鎖械又見道士胡遵半身土中天際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遵曰若能脩立功德猶可延長也暹等皆如期終亡遵益懼奉法山居勤履弥至虔伯後為梁州西曹掾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復命為行參軍虔伯思荊楚之言心甚懼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固不許十五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危篤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方有三人形可二丈前一人衣恢垂髮頂光圓明後二人姿質金耀儀相端儼列于空中去地數仞虔伯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香移時方歇同居小大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即小差虔伯所居宇卑陋于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煥然光耀皆是珍寶俄即所患平復。

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為治之刳出腸胃湔洗腑藏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內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眾患豁然便利體得復常故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夢其是乎

南齊釋法願善唱導又能占相王侯士庶並受師戒法永泰元年寺側遭火燒逼及寺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念於是三面被焚唯寺不燒

宋陳安居襄陽人也伯父少事邪巫鼓舞祭祀神像盈宅父獨敬信佛法恒自齋戒世父無子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即伯舍而理行精至廢絕淫祀歡心愈固常誓曰若我不殺之志偶當虧奪者必先自斷截四體乃就其事家人並諫之安居不聽經二年病發死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斂至七日夜守者覺屍足間如有風來飄動衣衾蘇而有聲家人初懼屍壓皆避之既而稍能轉動乃求飲漿家人喜問從何來安居具說所經初見一人若使者有從者數十人持刀呼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可三百餘里至一城府樓宇甚整使者將至數處如局司有一人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稱有教付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可只三尺械疑論不決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有頃傳教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至閤見有鉗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至階下一人冠冕立于內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娶妻之始夫婦為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後竟棄其妻妻常冤訴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六義不終罪大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辭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縣器於福竈口而此婦眠嬰兒於竈上匍匐走行糞汙縣器中此婦寤已即請謝神祇盥洗精潔府君曰眠竈非過小兒無知又已請謝神明是無罪也引安居至階下一人具讀文牒為伯所訴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欺誑百姓罪宜窮治以昔有小福故亦加罪耳今復謗訴無辜教催錄取來至而府君遣還云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安居出至閤局司云君可拔却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既畢遇一貴人言汝得還甚善方脩功德吾身福微未辦生天受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游富樂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君還為吾致意兒誡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語之也乃以三人力士送安居出門數步有傳教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過戍守以示之勿輒偷過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倏然如眩乃是其家庭中也正聞家中號慟所送三人勒還就身安居聞身臭穢白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踣於屍腳上安居既愈欲驗黃水婦人故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舊云已死得生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安居果壽九十三

宋施昌時者郵陽宦族子也其家奉事觀音甚虔年三十五歲時登樓失腳墜地遭傷歷用接骨補筋諸藥皆不効已而沉困醫士熊孝誠陳禹功以為脈息甚惡懼不可治家人驚憂之施瞑目不食累日妻子已營後事視其外証方無生理一日正午蹶然而興謂人曰恰夢一婦女白衣黑裳與我言來日庚申又是斗降可取供養斗中一盞棗湯吞木香分氣丸當即愈妻檢視官曆庚申斗降皆明日也敬依所教服藥不逾夕損處悉平白衣婦者蓋為觀音也夫以佛而使人用斗法乃信釋道二教本無差別云

宋蔡始中有當陽令曾虬字靈預少抗節好學既為令未幾罷官歸家爵淩常服鹿皮斷穀餌朮及胡麻不應徵命精信釋教絛布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從居之後病亟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有香氣及發舉其日卒

宋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獨絕穎常患癬瘡積治不除房內常供養一觀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緣壁上屋須臾一鼠子從屋墜地涎液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似活即取竹刮其涎液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行取涎以傅癬上所傅既遍鼠亦全活信宿之間瘡癬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所請所致

齋董賢明妻宋氏夫婦敬信三寶嘗發願求嗣暨宋有娠夢有人語云尒必生男體上有背誌可名為胄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性理寬和年十四州辟主簿後為水曹參軍二年寢疾自云不瘥次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業累永絕願母自愛不須憂念因失聲大哭辭盡而絕將殯夜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殁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厝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親詣其墓乃見建如生云須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即止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賢明夢見建云須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夜於光明中聞建哭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往在何處建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滿百日當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暫得還願父母從今已後勿復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不久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曰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宗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吏部宰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及此間唯此間二十七年餘處止三五年耳自今以後妻痛歲多宜勤脩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修脫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命見汝否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條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縣平希張永王玄謨蕭惠明梁季文也賢明遂出家名法藏

昔釋迦牟尼佛告大眾言我曾往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是五十三佛名便即合掌心生懽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異口同音一心敬禮即得超越無數億劫生死之罪其千人者華光佛為首下至毘舍浮佛於莊嚴劫得成為佛過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孫佛為首下至樓至如來於賢劫中次第成佛後千佛者日光如來為首下至須弥相佛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

宋沈銓家錢塘同妻施氏專心淨土敬禮三寶請照律師依觀經繪九品往生圖印施般若經供佛飯僧徑山天寧五剎皆建大殿像平時諸善悉用回向銓及施氏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接引西去

宋永嘉許及之事諸天甚著靈應盜嘗夜入門家未之覺許老夢冠至為巨人持長槍逐之驚寤遽起視外戶已開略無所失明旦見一槍于大門之外不知從何來及入供諸天室焚香則神手所持槍失之矣始悟昨夢之驗

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舍衛城而行乞食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從外而來見佛出城光相巍巍時婆羅門歡喜踊躍遶佛一匝作禮而去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婆羅門見佛歡喜以清淨心遶佛一匝以此功德從是以後二十五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快樂無極竟二十五劫得辟支佛名持懺那抵槃以是因緣若人旋佛及旋佛塔所生之處得福無量也

唐侯弘實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為軍外子弟年方十三四嘗寐于簷下天將大雨有虹自河飲水俄貫于弘實之口其母見不敢驚焉良久虹自天沒于弘實之口不復出焉及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之而歸母聞之默喜知其必貴矣後數月忽有蜀僧詣門求食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有後福合得兒子力侯母呼弘實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蜆龍也但離鄉井遠遊江海容宦方有顯榮又曰此子性識慘毒必為生靈之患儻敬信三寶即得善終言訖而去弘實後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收蜀蜀平之後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華作叛及延孝既滅弘實得激賞為眉州刺史節度夔州復自寧江遷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官業崇高敬奉三寶信心無怠臨戎理務持法御下一歸慈善卒得善終

昔佛在世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從闍羅延國遊行村落時天盛熱無有陰涼有放羊人見佛觸熱即起淨心編草作蓋用覆佛上遊隨佛行去羊

太遠放盡擲地遠超并從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放羊人以恭敬心而以草蓋用覆於上以此功德十三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生尊貴家快樂無極常有自然七寶之蓋而在其上竟十三劫出家脩道成辟支佛名阿耨婆達。

晉孫稚字法暱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崇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為泰山府君見稚說稚母字曰汝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荅伯父將來欲以代謫有教拘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免稚兄容字思淵時亦在側稚謂兄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進脩善奉佛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之故獨生國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邾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無傳者。

晉張應者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妻平日信奉佛法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曇鎧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許當事佛曇鎧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汝家狼藉乃爾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便炳燭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具說夢遂受五戒斥除神像大設佛供妻病尋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糴鹽還泊蕪湖口宿夢見三人以鋼鉤鉤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絲不置曰奴叛走多時應怖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乃放之謂應曰但畏後人復取汝耳眠覺腹痛泄痢達家大困應與曇鎧間絕已久病甚遣人請之適偶不在應尋氣絕經日而復活說有數人以鋼鉤鉤將北去下一坂岸岸下有鑊湯刀劍楚毒之具應時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面來形長丈餘執金杵欲撞此鉤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鉤人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也盡不復久生可暫還家頌唄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當復命盡即生天也應既甦三日持齋遣人疏取曇鎧名至日中食畢禮佛讚唄與家人辭別澡浴著衣如眠便盡。

昔毘舍離國有五百盲人乞匃自活時聞佛出世覩見之者癃殘百病皆蒙除愈貧乏衣食愁憂苦厄悲能解免盲人共議我等罪積苦毒特甚若當遇佛必見救濟便共行乞人各令得一錢用顧人引去是得達彼行乞經時人各獲一錢左右喚人誰將我等到舍衛者金錢五百顧其勞苦時有一人來共相可以錢與之語諸盲人展轉相牽自在前導將至摩竭棄諸盲人置空澤中盲人不知為何國所在互相捉手蹊踏他田傷損苗穀田主見之盛發瞋恚欲加痛責乞兒求哀具說上事長者閔之令一使人引詣舍衛適達彼國又聞世尊已向摩竭提國使人復引向摩竭盲人欽佛係心欲見肉眼雖閉心眼已覩歡喜發意不覺疲勞已至摩竭復聞世尊已還舍衛如是追逐凡經七返爾時如來觀諸盲人善根已熟便住待之佛光觸身應時兩眼俱各開明乃見如來四衆圍遶身光晃昱如紫金山前詣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異口同音共白佛言唯願垂矜聽在道次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法衣在身重為說法得阿羅漢果。

昔月支國有王名惡生王此國中莫不靡伏母教勅王曰設有臨死之難慎勿左旋佛寺當念右旋慎莫違吾此教時惡生王六出兵衆攻純血城手自執劍殺三億人後戰不勝乘象奔走顧視佛寺即憶母教誡便回象右旋敵國見之因各散伏王見賊退尋復進兵得其本城擒獲王身便憶佛語自歸佛者為尊為上無有及者設我不右旋豈能壞此賊乎。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性淳謹尤喜奉佛太元八年暴病而卒經夕復甦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叔父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荅遊姑姊追歷年載欲往問訊未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欲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叔父云汝姑從已二年汝大姊兒道家近被錄來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回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遂至路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

不敢開不復得去今為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發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脩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還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皆因汝平生奉佛之故但人生在世無幾倏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皆聞其語今視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為孝敬受法持戒慎不犯一可也若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欲改惡為善何可得耶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并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遵既附尸尋即氣通移日遂活乃勸示親戚並奉佛法初遵姑適南郡徐漾長姊適江夏樂瑜小妹適吳與濮晚遂路遙遠久無音息遵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妹又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喪殮於動等事皆如叔言姊聞遵所言道文異聖開棺之意追加痛恨乃重為制服

昔南天竺法家有一童女每日早起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會值如來於門前過心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於後即終生天夫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

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定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由是昔日見佛歡喜善業之故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乃供養佛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梵語聲聞名也華言預流）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字婆持加甚大惡喜生瞋恚無有人類相與親善然於六師生敬信心於後時間遇疾困苦理極正爾誰能救濟我所受命我當終身善好奉事思惟是已唯佛世尊能救我命即於佛所生懇重心渴仰欲見爾時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眾生誰受苦惱我當往彼濟拔之當歡語說法令彼心悅若隨惡道為設方便而濟拔之安置人天使得道果爾時如來即便觀察見彼長者為病所困憔悴回看無人瞻養即放光明照病者身令得清涼心即醒悟喜不自勝五體投地歸命於佛爾時世尊知婆持加善根已熟應受我化即便往詣彼長者家忽然驚起合掌來迎善來世尊敷座而坐佛問婆持加汝今患苦何者偏劇答曰我今身心俱受煩苦佛自念言我於曠劫所脩慈悲誓療眾生身心俱病時天帝釋知佛所念即詣香山採拾藥草名曰白乳以奉世尊佛得此藥授與婆持加令使服盡病悉除愈身心快樂即於佛所倍生信心即便為佛

劉宋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凡北境亢起像輒流汗是年像忽流汗冬魏寇淮上時兗州驅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誣以助亂須及斬決沙門恐秉至誠望佛懇禱像大流汗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王使數人以帛拭之隨出不已王乃拜曰眾僧無罪誓自營護必不加罪若幽誠有感當隨拭即止言已自拭應手而燥王具表聞下詔皆見原宥云

宋尼法盛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遇病假寐見大士乘雜華雲出寶相光前來相迎時諸尼欵門問疾咸見光明迸溢盛白佛及菩薩放光度我言竟而絕

隋釋僧倫始五歲時自見白光滿室遂往越州雲門寺出家本業誦法華經開皇中佛法大興歸於武陽理律師所聽講忽見五色光猶如車輪照自心上即於光中禮五十三佛光猶未息又禮五十五佛光方收斂師年八十五俄名弟子曰吾靜夜中得諸法解脫遂宴然坐逝

唐賈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釋職計司家頗富贍然其脩奉勤至人所不及有一幅老君像常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威應之効不可殫述黃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挈金帛挈骨肉自東渭橋出道路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家百餘人行李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蓊居避難衣冠及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給諸道流轉道德度人經不啻萬卷有群賊忽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杖刃於地羅拜其前湘問其故默而不答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群賊猶拜唯稱罪過湘哀之持繒帛使人與之慰勉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外戶不扃人無敢犯或問群惡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見賈湘常侍左右神兵極多皆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魂喪魄惟恐不得命耳時既脩宮闕車駕將還湘於老君前請進退之兆忽見香爐邊有粟苗甚茂上有兩穗如風所動粟穗西指乃移家歸京至永興里尋其舊第已隳拆矣有小舍一二十間權為栖止三月駕歸京師芟薙草構宇于基址之上掘土得銀六千兩家產益贍五載亂離家口皆全乃其嚴奉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唐吳興沈瑩夙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剡縣市中之居第。時草寇裘甫起自農畝，聚集凶徒，奔突縣邑。素無武備，官吏奔駭。甫因據有縣城，詔徵陳、許、鄭、滑、淮、泗等軍以討之。八道天軍圍城以攻之。海內久無兵戈，居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竄村落。瑩倉惶鎖其外門而逸。士馬既至，瑩誤鎖小童一人在舍中。却回將開門，則瑩纍施列，不敢窺犯而去。其後或勝或敗，兵勢不常，市肆半被焚爇，或遷徙所據，或官軍所收，十餘月日，方至殄滅。罷兵之後，瑩所居六七間，扃鐍如常，籬垣完備，及誤鎖小童安然。問其故，云門閉之後，有一童子青衣，年可十三四，云老君令與其遊戲，良久引去。一大宅內得飲食果實，飡啗了，却與童子為伴遊戲，如半日頃，即聞老君令其添香續炷，香了，即聞開門之聲。瑩入門時，香烟未歇。問其聞戰鋒火隣里焚燒驚怕之事，一無所聞。是則十月戰爭，比隣燒爇，如同頃刻，殊不知覺，列肆併焚，其家獨存，非大聖神通之力，孰能及於此乎。瑩亦自此棲心玄門，探真慕道，將有長往之志。遂領此童離鄉邑，參方問道而去，人莫知其所之。

漢北海人于室，後改名吉。世好道術，供奉老君。忽得痼疾，經十餘年，百藥不能愈。乃晨夕焚香，哀告上天，願賜救度。老君感其精誠，乃令仙人帛和為賣藥翁於市中。吉往問之，帛謂曰：卿審欲得疾愈者，明日雞鳴時來大橋北木蘭樹下，當教卿愈疾之方。明日雞鳴，吉往到其處，而帛已先在，怒曰：不欲愈耶，奈明日夜半時來。於是吉初夜便往候之，久而帛至，乃出書二卷，赤界青首朱目，號太平青領書，以授吉，曰：此太上老君太平經也。卿得此書，非但愈疾而已，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拜受訖，踴躍悲感，其疾頓愈。後老君復降，親授其旨，遂編前經成一百七十卷。

宋政和二年壬辰，建康府有鄉民梁光映，久患疾病，其家畏其傳染而棄之。既愈，乃發心歸敬三寶，於茅山玉晨觀捨身，逐日擔水以給道眾，夜則睡於三門外龍虎君之下。竭誠不怠，如是者數載。一日汲水之際，忽一人皓首素衣，乘白馬而朱鬃，跡躡其身，上放光明，照映山川，前有二人持節。叱梁曰：太上老君來。梁再拜叩頭。老君曰：吾有天童護命經，流傳於世久矣，汝聞之乎。曰：不識。老君曰：吾今授汝，汝可記之，誦以呪水沐浴，則汝疾當愈，亦可濟人也。於是所患頓愈，而天童護命經乃能傳誦焉。

唐成都楊階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勤不怠。階兒在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為敵人擒虜，往南山寨中，不被傷殺，晝夜常念老君之號，願再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朵，令童子引之，送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已出山寨，因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為其作百日齋矣。

昔李琛者，中條人也，累世奉道，常供養老君，有所祈祝，未嘗不應。太和三年七月十五日，巡室外，忽有清風異香，有頃五色光照庭，松柏皆如綵絢。俄然雲鬱勃自東南來，見老君著五色衣，乘白馬朱鬣，侍者七八人，皆乘龍，二青童侍馬前，赤雲成蓋，人馬去地丈餘，向西北而去。謂琛曰：即當召汝。舉家驚喜，自後琛家無復災患，子孫日盛。一日琛忽謂妻曰：太上召我入蓬萊山。言訖，凌虛而去。

宋閬州進士陳喻言，少年三辭不第，偶會益州青城山鐵柱觀道士焦知微，言陳君空懷文學，皆是業緣，不留於陰曹注授，豈不聞今世例多崇信真武，若依此脩奉，必獲福貴。喻言曰：今若發心供養，莫已遲否。焦知微云：

若心志虔恪，不論年深日近。從此每遇月與日重時，但如法供養。喻言忽以淨帛畫真武聖像一軸，於本家供養，戒心持受。時遇五月五日天壽節，正所謂月與日重時也。喻言乃齋沐虔恪，夜至戌時，焚香燭案於門首露天朝北禮一百拜，燒獻紙幣。次朝喻言與妻劉氏言：夜來我得一夢，甚異。夢見身著紫袍金帶，手握天下人姓名簿籍，恐今次科場必不失矣。喻言因而促裝西上，一去十年，不知消息。妻劉氏經官陳狀，涉牒到京尋討，尚未行遣，忽有走史賫到皮筒一角，上稱家書，附達閬州盤神巷供養真武陳判官宅。走史纔出衙門，便不復見。試差人將皮筒往盤神巷尋陳判官宅，巷中祇有陳喻言秀才，自入京應舉十年不歸，焉得有陳判官名目。是時知閬州錢延年詳劉氏狀，稱夫主陳喻言秀才上京取辦不歸，遂喚到劉氏取問因由，召集眾官，并劉氏親屬男女等，焚香將皮筒開拆，披讀發是陳喻言墨跡，述自離家入京，所趾不第，如鬼魅所惑，誤入西京柏梁山天壽洞，遇青衣童子二人，賫到玉皇金籙，引喻言去見北極帝君，差充真武佑聖院副注生死善惡壽命長短判官，賜紫衣金帶，交割天下世人姓

名索卷。蒙真武授記云。汝尚有凡胎，功行未滿，又差為北元七君下權掌校量諸天宮分神仙，差遣一次。卻歸佑聖院，諭言因此忘歸，音信莫通。今因隨從慈主遊奕下降，見閬州有怨氣衝天，真武詳驗，知是諭言妻兒街怨。乃為不知存亡之故。諭言當乃哀訴，蒙真武垂慈，許令親歸心意家書一角，差直日遊神化作凡人，費赴閬州通官投放，責令妻守志，仍舊業進。存濟兒女，切須崇敬本家真武香火，不可欺心昧聖。吾雖有報國之志，緣累舉不第，今係天曹主執，常懷保護國朝、安民利物，亦當陰有所助。恐汝等思念，故遣此親書為報。本州奏朝廷，續有四降下閬州，看詳陳諭言雖人間顯祿無分，却於天界官職有緣，仍懷報國安民之志。況閒已授真武部屬，又緣真武朕素崇敬，天下蒙福，宜賜決醮一會七晝夜，就玉津園設銀謝真武，仍下閬州支錢三百貫，給付陳判官妻兒充作功德報恩使用，并就近便宮觀置佑聖判官陳府君祠堂。

宋汴州武平縣令杜珪，因失目歸家，就醫凡六年。珪妻遂州吳育侍中長女，其妻自二十七歲因值産難，求道士周明宴符籙救護平安，從此發心供養真武，又持齋戒，看閱道經。見夫雙目全失，遂每夜人靜時，置備名香淨水，露天朝啓北方，禮七七拜，願真武垂慈，救珪眼患，可得開明。將及二年，時三月二日之夜，忽夢見一黃衣道士，謂吳曰：心堅不如身淨，意重不如緣合。七日內有人來醫杜珪眼，使平復如故。卻來雲巷相見，與我師還卻眼債。言訖不見。後滿七日，吳於門前見一人，稱為雲巷道人，攻治眼疾，吳即召之，令看夫眼，用二針針眼兩角，并留三藥，日進三服，水調服，盡見功。道人一錢不受，出門不知所之。遂依此服盡其藥。一夜，杜珪夢見雙目被一小龜沿上面來，用舌舐其眼，珪用手拂之，驚覺，雙目俱明。乃思醫藥并小龜顯是真武降靈救眼患。後聞妻父吳育判太原府，因携妻至彼，一日出西城，因至天祉觀，其山名雲巷。步入其山，見一殿裝塑神像，被人割除眼目。問知真武聖像。吳遂驚悟，向者雲巷相見與我師還眼債之語，遂一一與父言之，育乃自備錢裝備，將杜珪前因患眼、罷官後遇真武應化醫救情由保明申奏，授杜珪捞州觀察判官。

宋饒州樂平縣有江州團練判官朱牧，男女並無，牧父亢臨終之時，囑云：汝今後莫忘真武聖堂香火，凡遇每月下降，至誠供養。如遇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此四日每備供養，三分精虔祭獻，牧自先父屬後不曾有違。一次適遇七月七日聖降之辰，是夕焚獻畢，其妻夢見一黃衣道士以石榴歲青棗一枚，勸喫，便覺見異香滿口。道士言：此乃天錫仙人之棗。尋即有孕，生下一男，風骨俊秀，五歲記誦聰敏，七歲天才通悟，名應四方，人稱神童，乃應母氏之夢，名曰天錫。朝廷察知，授牧大理評事，借緋，携子天錫上殿說書，史稱旨，賜天錫將仕假承務郎，及賜買書錢一百貫，更歸脩讀，又有襃諭之文。

宋信州弋陽縣閒然綿舖陸中道妻張氏，年四十四歲不産。中道告曰：竊知時人多供養北方真武，凡百祈求，無不感應。遂贖得川畫真武，歸家供養。張氏晚夕虔禱，雖祁寒極暑，未嘗暫忘。如是六年，忽一夜中道與妻同得一夢，夢與丫髻仙童爭拋綵毬，繡毬上竄，仰天遠觀，不覺見飛一紅纓入於張氏口中，咽下，遂有娠，經十三箇月，生一女，至十三歲，非常端正，但未能言，人皆謂之啞女。時司天臺奏，近有明星見東南，吳地分野，正當弋陽縣地界，招陰貴神仙，托凡異相，本縣與勘，祇有陸中道家十三歲啞女，必是異人。尋喚到陸中道供其緣由，保奏朝廷。時啞女聞此，忽自言語，索取香湯沐浴，換衣坐於淨床，告父母云：兒本是天宮雙女宿下善財掌籍天童天女第一名，謂之綠霞瑶女，每七周年一次輪降。充北極佑聖院副判司，隨所差巡遊諸處，昨為父母虔告天曹，求嗣感動真武，將因緣簿檢閱母氏宿本不注胎息，惟因在世夫婦脩奉香火虔誠之功，先為保奏三天，然後點兒化為紅纓入母之腹為女，一紀餘年，解免母氏勤求之意。兒降胎時，曾受真武囑付，處世不得出聲，雖在父母左右，未嘗言語，今既限滿，又見國家文字徵求，事泄天機，兒慮不便，告別而逝。中道與妻遂命工用漆灰封布，如塑像於真武側，逐日香火脩持，功德設齋，答謝真武恩慈。續後朝廷賜到衣帛、官文、糧米，以表異降生神聖之瑞。

宋武安軍觀察使殿前太尉王植妻壽昌郡君焦氏，一生不産，為性樂善，慕道，專勤香火。忽一日因往後園視花果，內有石榴樹一枚朽死，自然有烟火生於其上，焦氏驚忙救之，其火乃滅。樹前忽見一神人，圓光赫赫，披

頭伏劒脚踏龜蛇認是真武真君焦氏便拜今日幸遇上真伏望慈悲微
度真君問曰汝有何緣見吾今心意有何所欲焦氏曰願得嗣息真君曰汝
候三月三日來宮化門外祚真觀與汝一嗣必得後貴焦氏方再拜忽已
不見歸來言與王植至三月三日往祚真觀是日啓建真武生日齋會見一
女嬰集忽有一髽頭奴子方六七歲扯定焦氏及王植覓錢物焦氏細看
狀貌殊異如昔家手問其所由乃云父母俱役親屬皆無年來多在四向
宮觀宿食焦氏遂攜歸養育自然聰敏可愛至八歲王植因無子乃作親
子奏恩蒙上宣問卿昔云無子今何有八歲親男王植從實開奏前因乃
是真武感所賜之子上驚歎久之又問所生年月無由可知惟將祚真
觀初得之年是三月初三日巳時也當家勅送司天臺定其貴賤司天臺
之到此命五星七曜並有武學遷功至十六歲値淵渠水從正北而發占
者以為玄武之祥宜有貴人當之於是賜名王淵授右侍禁校尉內殿崇
班出身仍許弟三越國長公主為姻後隨父朝見臨殿試中武舉策義加
賜閤門祇候尋納禮部尙書。授賓州防禦使駙馬都尉乃奏請將所給

俸錢弁賜賚之物於祚真觀建真武寶閣仍奏請勅額。
宿單州一婦人姓楊名素真寡居有在京散祿右職袁清見其別無親傍
却有奩具之饒遂引誘從己因舟過孟陽湖夜宿其岸袁清飲素真酒醉
既而推墮深潭急喚梢人言醉君酒渴叩船取水失身墜溺急可撈救陽
為哀惱自謂素真必已溺死所有奩具皆為己有既到濮州將奩具互易
約千餘貫非幾於市中見一婦人念經求化袁清以為素真泥鬼被素真
扯住叫報廂巡噤口無言遂將解送州府所司勘問遂一招伏因問素真
如何得生素真云不幸早寡父母親屬皆已喪亡因嫠居單州日誦道經
供養真武持奉之心精勤不怠嘗於天慶觀求施小字金書真武妙經一
卷以綵帛為囊置於髻根頭綰內常時頂戴不暫離去是夜被袁清推入
深潭但覺身泛虛空如雲霧擁護頭頂之上若有鬼神光輪旋轉聲言護
持寶經至天明神鬼散去不覺此身已在湖邊草徑衣服濕透唯金書經
囊如故近處人家憐憫素真喚引至家換衣安養詢其所在知是孟州界
分於是遊行各處日誦道經以求日給因經歷河陽濮州不期遇見此人。

當其行惡之際若無髻內之經永作街冤之鬼沉滯水底何有出期濮州
看詳袁清犯法情重具奏朝廷准中書批狀其袁清不當以官引誘謀害
依法施行素真請得餘剩物件充實祠部改名仲巖投禮慈慶宮女道士
湯晉通出家披戴從此發心出街緣化建造三清七元二殿及刱真武寶
閣瓔網玉會轉輪法藏依所戴髻根金書真武妙經本子印施五千卷後
蒙宰相向公具奏特賜楊仲巖紫服并賜號慈慶大師改額為護聖宮
宋壽州安豐縣王文慶一女小字招弟從十三歲便絕葷物唯食蔬素心
好奉道一日有遊方化緣女道士來叩門勸招弟供養北極真武靈應真
君招弟告云其心常好善當得如教願得真武經一卷女道士即授與一
卷令誦已熟每日行坐間藏於胸懷遐空存想真像焚香朗誦不輟年至
二十容貌端好性復聰慧富貴之家多來求姻並無允意口中唯念誦而
已一日伯叔兄弟相聚磋嘆而言去年大旱諸鄉缺食今年田苗又將枯
槁天若不降甘雨民何以生雖聞本鄉直孚岩有龍潭官府已曾祈禱取
水略無應驗時招弟在側一聞此言即剪髮誓言取七月十五日捨身焚

化為天下旱災之處祈求甘雨普賜豐稔以利生民骨肉勸止不從遂於
家前起立柴塔是日四方觀者圍遶讚歎招弟神色不動乃辭父母親屬
人衆留一偈云來時尋度去即舊路三春花艷開謝無固說偈畢笑容入
柴塔中尋有火自然燒起中心有清光一道直衝天上良久火透驟雨隨
至雨雖傾注其火有如油蠟澆灌火焰轉盛化畢又降大雨兩日一夜凡
河渠苗稼盡皆霑足至晴王氏親屬來收骨灰纖塵不存獨有襴子一條
雙帶結定及生前受持真武經一卷儼然如故無少損壞方知其死火解
而去州縣因其雨澤之利民及有經卷衣服之靈異欲具奏其事省符亦
行照會天下缺雨之處已於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甘澤周足及勘本州
境界清光一道直衝天上是何祥瑞州司具奏准中書看詳宜下壽州以
官錢就天慶觀建立小閣貯王招弟火中不化真武經一卷用綵匣置藏
永充供養立碑以表其異仍贈王招弟為濟澤聖姑置祠以奉香火。
宋咸平二年司天臺奏定九月初三日火星合躔虛宿正照齊國鄆州分
野主火災行下本州預宜禳謝緣鄆州係京東西路屯兵津要從四月間

告示宮觀備建禳火道場。設醮祈禱。時市南李惟信充斗子牙人。每夜三更潛於橋道要會之處燒香設拜。一夜偶值都監任從遠出巡捉犯夜收解鄆州據稱在外為不肖犯夜。惟信言。自正月初七日夜因知一事遂燒夜香。乃問何事。惟信言昨發心將一年牙錢醮獻天曹答謝衣食。來處作散席齋會。忽有雲遊道士衣冠不整風韻飄逸。手挈圖畫一軸。入來求齋。是綃畫真武像。惟信欲求供養。其道士便允。秪取價錢兩貫。乃就齋食將半未訖。忽一聲風鳴。亦不見其人。但於坐卓上收得活龜一枚。如桃核大。惟信知是聖真顯化。今得降授香火。無有小龜盛具。因寶惜供養。本年正月初七日至夜方備下降紙禮燒獻真武。忽見數年前所遇齋畫軸道下小龜道士入門。惟信便拜。欲問姓氏。不說。秪稱負道。又言能攷曆數。算得上界火星。至九月初三日正照齊地鄆州。主火災燒至萬家。如得一家姓萬。不拘屋宇大小。什物財寶。不得移動分文。先與抄錄見數。至九月初三日天明。用一火命男子。頭披髮。身著緋袍。手携火把。從正南方。繞其屋三匝。以火燒之。至後更無火災。候畢。即衆備上件屋宇什物。逐一酬還姓萬之

人。方可消禳。言訖出門化白光不見。惟信雖得聖降報說。不敢申訴。惟夜後從市中要處禮祝火星。願免其災。今有隨身香火爐照證。州府據惟信供狀看詳。與近降朝旨一同。遂差公吏緝問姓萬人家。將家產什物抄劄見數。責下衆戶候火過陪填。備文狀在案。放李惟信歸家焚香保護。既時日至。裝一著緋衣童子。將市西府橋萬明一家焚燒。被南風吹。燄起勢猛。火分二邊。人心驚駭。不覺青天驟雨一降。火勢因息。不經一時。燒過萬家。李惟信家不見小龜。是時並風雨化去。鄆州承此靈驗。已行遣咨。又准中書劄子。為司天臺照見九月初三日火德已臨鄆州。至於寅時燒除萬家。取問曾不侵動官物庫仗等。時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吳敏若判鄆州。聞析保奏。續降指揮。看詳李惟信遇真武救災。以顯宿德。宜賜法酒百瓶。絹百匹。米十石。麵十石。錢百貫。仰於本州公使庫支請。厚卹其家。

宋東上閤門使眉州防禦使新差京兆府兵馬鈐轄謝某立。自天禧年中差西戎路頓行當於黃河岸際遇真武真君飛渡黃河。謂某立言。西番奉使李希丞入國。切宜緝捉。能畫者即是奸人。某立稟命果至東京捉獲傳

蠱慈孝寺皇后御容。一行并使賊露罪。寄送大理寺。已罪訖。某立蒙朝廷推賞轉職。遂日於家堂香火報謝。每夜二更備香露天朝北禮拜。將及一年忽蒙朝廷諮充交趾回禮副使。同國使史部侍郎燕宿渡海。未及中路至白林山。於午時間遇寇船四十餘隻。吽喊拖執於船。意欲劫奪財貨。為防送不備器械。是時謝某立於水際費酒拋紙望空。江告真武降靈。海寇頭領稱是陳廣秀才。方擎槍欲害某立。忽發一箭。射中陳廣前心落海。鉤搭上船。斫其首級懸竿。令衆射見。群寇五百餘人。競船相附。發怒欲來酬殺。其寇船方努力搖上。被抵頭風吹退。如此相拒三晝夜。忽望見交趾國不遠已臨女仙城界。有人來接引。衆寇退散。燕宿與某立等賴家真武救護。回國。以上件感應面奏。特奉勅命就玉津園賜設黃籙大醮道場七晝夜。散日。差近侍遍詣名山洞天拜建道場。投放龍簡。虔謝恩德。

宋登州辛山白雲資慶禪院有維那僧曉初。不惟奉佛。留心道教。常於寮舍靜處供養真武。專誠勤恪。其院臨近海島。有仰武軍周應等百餘人。於海道強劫殺人放火。所屬州縣堆垛賞錢召人收捕。日久徒黨轉多。難以

除剿。一日周應等欲入本院劫奪其夜曉初夢見院門土地來報。將有禁劫。被真武指揮。令放黑風吹逆舟船。來之未及。可速報官。不得遲也。曉初遂夜發人告報巡檢。即時兵甲到院。四散埋伏。果於一日周應等數百人執槍杖入院。秪云借此一宿。主事出迎。周應等共到法堂點茶。院門已將關閉。曉初哀告。許下錢物。至曉臨行。當得獻納。周應曰。何須到曉。急令搬出。應驀然驚懼云。何故眼前亂花。頭如火燒。四肢不舉。續後西辛山巡檢衆皐一行人馬擁出擒捉。並不走透一人。解押入登州禁。奏已各行遣外。所有賞錢七分合給僧曉初。三分支與巡檢兵級。據曉初狀稱。所獲海寇。非院門功勞。因真武降靈。使令衆寇手足不遂。合就擒縛。願朝廷報答真武。州司備奏。降旨。其辛山白雲資慶禪。是撥教禪院。特賜真武殿一所。并賜御書太上真武經一卷。永充奉安香火。仍賜曉初紫衣。并真應大師號。充焚修本殿。掌管御絹。仍給七分賞錢。添造寶殿。

宋朝奉郎尚書刑部郎中知嘉州楊扈劄子。伏見峨眉縣令孫隱治縣。公勤有數術。救濟災苦。第一孝鄉村。蝗蝗傷害早禾。峨眉縣雖有飛蝗不傷

禾穗。只因孫隱付下呪水，分俵逐鄉人用柳枝散洒，其蝗盡化為飛蛾促水而變。至秋收不失分毫。檢校峨嵋山近年有虎狼傷人，孫隱發黃紙符牒一封，給付峨嵋山諸管繫神司，自後絕跡。弟二考，本路轉運使陶汾經歷，偶風涎氣中，孫隱將藥湯調水灌之，乃安。弟三考，知州楊危有新婦賓氏臨產驚危，孫隱付生殊符一道，燒灰水調服之，即獲平安。緣孫隱任滿，本州百姓涕泣舉留再任，特名孫隱審問何術以成其功，孫隱乃云：先父大臨，孫宗道曾隨太宗皇帝駕取河東，夜在綿柳川遇見武真君，傳授九件符籙呪水科目。先父雖不行用，隱從受恩，一向供養真武，欲誓行符呪水救人，皆承真武扶助，豈孫隱之能。楊危具副保奏，運使陶汾續有奏聞朝廷看詳，未言餘事，祗將消蝗蟲鎮伏虎豹乃是靈法，議為優顯，其孫隱係蔭，賜恩本無出身，令特轉授光祿寺丞，再就峨嵋縣一任。其嘉州有真武慈濟觀，是知州楊危運使陶汾及市戶報恩捌立。

宗廣南賓州衙宇有伏屍精怪，前後官令不肯住，眾自身染患，則兒女死亡。維熙中，有權賓副使楊從信一生慕道，書符篆籙為人救治疾疫，侍奉

北極四聖香火，各有感應。纔到任三日，屬官來問可就延福禪院寄歇。緣州衙多有不祥，切恐深夜驚動從者。從信既感真靈護身，只於州衙卧廳備新果茶酒淨水等，取隨身真武供養。至夜戌時用黃絹一丈二尺，辰砂書篆六丁神將追魂籙一道，奏告真武，據札跟隨紙錢燒去，供養經七晝夜，州衙安然，皆無驚怖。至第十日，從信為無響報，再懇真武顯速報應。當夜二更，聞窓壁震動，如風雨聲，燈燭皆滅，或見電光閃爍，良久平定。五更二點，從信聽得有人敲房門，從信起身潛窺，見供養真武燈火如初，於案前有一艷粧婦人，叩窓叫言：念兒是周朝張忱侍郎之女，聘與賓州刺史姚文吉，此人寵信偏婢范香春，同謀將兒用練帶勒殺，就本房掘地坑埋。不久姚文吉差去提領脩築濬閘，為事不諧，遂被殺，馬踐向山坡，寸骨不收，今兒身沉陷於此，魂魄常守其屍，不得解脫。今因權賓樓告真武差六丁神將同城隍土地搜捉兒去，押送風都羅山，屍骨沉為下鬼，兒告訴究屈事理，蒙真武慈憫特與授記，得超人天，切念兒屍尚在東房南邊壁下，約深六尺，若得出離，便得超生，今來懇告，為兒作主。從信候早，令人鍬撅

果有全副骸骨，取出用函木盛貯，於延福禪院殯寄。州衙從此安靜。從信因勸諭世人，親敬上真香火，以求保護之福，且謂善惡無門，惟人所召。若平等無欺，天地垂監，況有妖魔，敢為禍患。凡為人但心慕大道，敬奉天地動止之間，神明衛護，何懼邪祟。惟供養真武，即獲正道，永鎮群魔。居納嘉祥，門庭清淨。於是賓民悉皆永與無不虔恭。後從信歸京，差充皇城內巡檢，無充宮令官，偶陪御祭祀家神，因奏此。奉物送有司勘會，賓州舊無宮觀，宜令轉運司相度。限五年建宮觀二所，選道士焚脩，官給錢粮供贍，特賜福聖并乾熙觀為額。

宗慶曆二年三月初五日，中書門下據鄭州保奏：本州監酒內殿崇班鄧宿，在任公正，惟供養真武，侍奉精恪，既不曾以諂曲欺詐之事祈求，又不曾於諸事背義貪殘恣殺物命。凡州民有水旱災疫，先於諸處神祠無應，若鄧宿齋沐於本家真武前祈禱，皆獲靈驗。人皆謂鄧宿曾悟聖教，素契神靈。故鄭州陰受其賜。忽一日，鄭州於日午間，天降風雹，烟雲四起，於北門裏黑霧盤旋，降下無蓋銅棺一具，空中但聞音樂嘹亮，自知通以下至

於百姓，盡皆易衣入棺，並不容在內。其後監酒鄧宿盛服而來，方入其棺，忽聞震響一聲，遂降其蓋，雖舉而上，仙韶鶴唳，瑞氣天香，凝而不散。棺舁舁向北而去，忽據白蓮山延壽院僧智仁等狀申：昨晚山上五色祥雲籠罩，聞有樂聲，異香芬馥，天花如雨，墜而復收，霧垂甘露。約三更盡方息。今早集僧眾上看，其山中原有一峰號鵬巢，兩畔有石岩相離十五餘步，今却相合，於正北石岩接縫間，留一小石門，方圓四尺，望見裏面有一銅棺，山之上下，朽木並發枯條，一時變為茂林，雜花競開，鳥獸飛鳴，如呈瑞狀，未委事由，州司尋詳，已得昨晚銅棺迎去鄧宿，因依集官吏道僧前去看驗委實，保奏續有回降下，鄭州緣鄧宿近出神到內，獻朝辭，云已蒙天符差充北極壽限曹副判官，正相符合。

元玄帝於至元丙辰年間，親降於建寧府建安縣桃源村住人陳道興家，自稱是武當山李道人，時陳道興雙目失明，道人乃教以百字聖號，令焚心禮誦三日，即得光明。道興恭敬禮謝，道人遂失去，道興依言禮誦，日果復明。

唐給事中穆將符仁裕之姪幼好道從師得吐納內脩之道好渴人蔡測之長安酒肆姚生亦好道因與將符善姚生忽暴卒使人召之從至姚已無喘息將符方醉家人乞告笑曰可救也解衣與姚同衾而卧戒其家令作人參湯以候之勿悲泣待喚即應中夜方命燭視之姚已起坐以人參湯注之良久能言曰適為青衣使者三四人載去西行道途蒙昧如微月逡巡有赤色光如白日青衣使者促戀尤急即聞傳呼云太一勑使天兵追回顧見騶乘旌旗森列向者青衣奔走別有緋衣一人引歸曰是姚平復將符遂去不知所適後羅浮軒轅仙人云穆傷士位列九清矣

國朝俞永松江華亭縣人洪武二十九年任江西吉安府經歷奏本府官吏賣放強盜對理得實罪以終身工役蒙恩改除湖廣辰州府經歷行至吉水縣得患傷寒病証汗下數次精神耗散意其難生永平日曾看歸空訣與佛經遂勉強調息收斂精神存想落日懸鼓阿弥陀佛之像五月初九日大汗出後氣絕之時如山壓下之狀亦不覺疼痛家人見心頭微溫又無變色以此不曾棺殮永一靈靜定但覺杳杳冥冥虛空中行欲尋火光霞光跳入碌無所見忽思壯年地葬父母意欲得回一念纔動身已隨地即有二鬼使如力士狀根住鬼使云你初靜時無尋作處今番卻在這裏同行數十里見一井鬼使云是酆都後門下至井中卻是平地市井買賣諸色俱有如陽間日未出時天色一般多有請喫茶酒麵食堅意不喫鬼使亦言休教他喫遂行數里又入一門沙欄門樣上寫千將門三字行數步鬼使云莫行望見數十步外有柱甚多柱與驛馬柱相似柱上綁令飛刀刺之鬼使與永都念佛良久霹靂一聲人柱俱不見少間旋風自東南起盤旋沙霧昏黑過後其人復綁柱上刀刺如初若此者九次然後收拾回東北獄中黑氣籠罩而去監押罪人者如缺前將軍身披金甲頭戴金盔撓鳳翅鬼使又勸念佛待去遠纔方行動永問鬼使適來何為答云此是刀劍地獄風是業風又行一二里遇大河下船不撐不搖自然浪推過河永同鬼使登岸見探莫與吏劉鼎和扯住同至一衙門有一主者衣冠如今之朝官命決十下永叫冤枉止決三下問何冤枉永言此吏原是道士爲合婚婦棄道還俗求充吉安府

刑房典吏意圖害人推官陳本與他鈔貫令書謀落強盜文卷出罪止令補役充軍律該故出死罪

大諸買重作輕皆得終身工役主者准訴引至大殿是綠琉璃瓦蓋祈不見殿上是何衣冠但聞教查行止送至另一衙門見取黃紅黑青四簿引至大殿陛前用一秤架如天平狀先將黃黑二簿對稱黃簿在東較重黑簿在西較輕殿上人云總重罪輕取下黃黑二簿抑放紅青二簿於秤上紅東青西紅重青輕殿上人云功多過少喝令叩頭又送至一衙門主者檢看黑簿內有殺牛殺狗之罪令各變一次以償業報一次在莊家做牛生一日到晚月明見水中牛影隨即跳入致被淹死氣悶難當又回至本衙門令去鐵匠家變狗狗胎甚冷夜間生養在鐵爐邊叫喚不已鐵匠起身燒火撓下鐵槌打破頭死其痛尤甚遂死復回又於簿中檢出無辜打人致成膿血令口舐喫藏嘔難忍又檢簿冊看有鬼吏云餘罪多是設念未行罪用諭之曰陽間人惡念一起未曾行出又能改過日久簿上罪自消滅若行出事了其簿上罪日顯輕則陽報重則陰譴作善念者肯行出去自然獲福汝今罪少已自報償既有功德又能敬奉佛法令得還魂且聽候上帝命令汝回去既而天樂響自西北來見幢旛二首俱用黃紗籠罩一首上寫上帝好生一首上寫遷善改過彼時托生者十三人還魂者永一人皆俯伏叩頭說有引導者一人如序班一般永問初來打我的是誰答是伙頭公又告引者云我來時千艱萬難如今獨自箇怎麼回去其引者手指云望見哭泣的是你妻子就被引者一推如跌狀就覺在床邊叫家中云我回來了此五月十六日已死七日矣其時有吉水人解縉父解開先相望因說前事解開先云隣近臨江府玉笥山後非離此六十里正是酆都後門後永被打三下處背腫醫治不痊遂令醫者用巴豆擦爛用刀割去背內三塊方纔痊可今任禮部主事

嘉言

【易】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在誠感神)○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賢者之祭也必受

其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宗廟致敬鬼神著矣○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敬恭明祀增致福祥○祭先主於恭祭神主於敬○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如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

【經】若人有福曾供養佛○供養如來法僧獲無量功德○供養佛故無量世中不墮三途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自成無上道○六道四生受苦無量作水陸大齋以拔濟之○世有水陸大齋可以利益幽品○法會設佳供齋日感神靈普仍無別請客主散休祝凡聖俱沾從災難皆安寧良由逸善功翻惡就福城○若善男女未終之時道脩生七然燈懸旛轉經其福無量。

【道】投心北極即有冥感○自認北極本命所屬星君隨心禱祝無不應災罪消除○敬奉尊像隨心獲福○命諸道流設大齋醮當得國土清平五穀豐熟黎庶安泰○嚴置道場轉經齋醮依儀行道其福無邊○種種香花時新五果像世威儀清淨堂宇隨力進功請行法事功德深重不可具陳。

感應

唐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俱患瞽疾求方術不能致遂退居別墅杜門自責唯禱醮星辰以祈所祐歲久家業漸虛精誠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詣門請謁家人曰主公夫婦抱疾不接賓客久矣書生曰吾雖書生亦攻醫術聞使君有疾故來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欣然曰久病不接賓客脫有方藥願來相救書生曰但一見使君自有良藥士平聞之扶疾相見謂士平曰此疾不假藥餌明日請丁夫十人鍬鍤之屬為開井一眼當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備焉書生即選勝地自晨穿井至夕見水士平眼疾頓輕及得新水洗眼即時明淨平復如初瘵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婦感而謝之厚遺金帛書生曰吾非世間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數年不忘於道精心禱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於此術以祛重疾答子脩奉之心金帛之遺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轉救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陰德其要曰子午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為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効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訖昇天而去。

宋劉光祖號後溪好尚道教嘗延朱道人在家父死設醮請遠方有道之士充醮官甚精專高功衣冠整肅將升壇拜章忽朱道人來曰我擾君家甚多無以相報今日拜章我當為君謁玉帝也高功及衆道士與醮主家老小皆不欲後溪曰朱道人欲拜亦由他拜我自令高功拜之於是二人俱拜頃之高功起惟朱道人不起又良久衆以手撼之只見冠簪衣服大驚次夜朱道人忽來與後溪曰我即朱光庭已奏玉帝使汝家富貴不絕倏然而去其家遂留冠簪以為至寶後溪及弟位至尚書子孫不絕。

元有淮人林月溪者誠感上帝曾為馬裕齋客至元丁丑以無疾死為一卒攝至冥司到一官舍榜曰泰山府君之殿卒領林入謁坐殿上者裕齋馬公也公引林入內堂道舊事極其歡密林曰某被追至此有何罪責馬曰吾為泰山府君為門下二寵枉死事不得明白故請過此以決曲直君之壽限儘多但毋啗此間飲食少頃即可回去古心江先生見充閻羅大王因引林訪之林賀曰先生生為宰相死為閻王可謂盛事古心蹙額謂曰歿為鬼官是豈予心所欲哉林曰某回去不知作何功德可以資助二先生出離鬼官幸明以教我庶有以報先生之恩二公相顧謂林曰既辱厚意請往龍興路託西山道院徐道人為設齋醮可以感上帝耳言畢乃相辭而出林甦徑到龍興尋訪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人乃一放蕩不覊之人索一百二十貫錢為建道場乃留三十貫於紙鋪要令造紙錢餘者悉以為酒食之資林俟候月餘方且齋戒就道堂打坐一日至晚將紙錢燒化賀林云善功圓滿當時林甚不滿道人所為越三日夢二公來謝云已得徐道人齋醮之功行得脫離自此出離幽關矣。

宋太學生潘祖浩居豫章水墨畫上真像隨行供養每禱必應一日畫像作哭聲仍明告祖浩曰汝其死矣未幾果卒總三十八歲死之日又托夢

其子曰汝父已死我當護柩歸速其子與夫亟往扶櫬離務舍曰赤蛇蟠
其柩上潘平日事之甚謹因真聖之報也戊寅年寇作其家燬於兵火像
儼然獨存其孫霖寶之續付青坑李生表背遂為所失
梁陰子春於祀神最虔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臨海神廟宇棟上有一蛇
役夫不能捉於海水是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苦破壞所居
今既無託欲託於子子春心密記經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辦牲醪立宇祀
之數日夢一緋衣人謝曰德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軍欲襲朐
山子春具知設伏摧破武帝以為南青州刺史
宋韋太后好佛老初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執刀劒以衛太后
曰我祠四聖謹甚必其陰助既北還常設祭及歸立祠西湖上
宋台州臨海縣上亭保有小剎曰真如院東廡置輪藏其神一軀素著靈
驗海商去來禱祈供施無虛日紹興中童行金法靜主香火之事甚敬為
寺祭頭因令劉工繳皐為僧智全從傍過誤觸其背刀中脇牢不可取出
血至數升悶仆不醒恍惚間見藏神呈舉手拔之便覺痛少止刀墜于側

旬日瘡愈自是遠近檀信益衆同時有李生者事其土地神甚虔常繳百
被觸刀刃在中困卧之際夢土地神為出之凡事神能盡誠敬鮮有不著
靈驗者
宋湘潭有周基者妻病已兩年求醫問神茫無寸効惟燒夜香祈禱而已
一日有兩婦人衣青登門貨藥却云專醫婦人周亟延之請診脉治病婦
人曰不須診但火一照可也見訖云何不服南嶽魏夫人濟陰丹周曰容
備合婦人曰自送一丸周曰一丸豈能療兩年之病婦人曰試服開藥包
以一丸授之令溫酒點下藥纔到口香味異常其病隨即如脫病者即求
攬衣出謝而兩婦人忽亦不見矣
唐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于器潛祝土地
至長未嘗暫忘也元和二年春榮嘗作木歸方暮有一叟來謂其母曰蔡
榮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見榮歸令速為婦人服飾有來問者必給之
曰出矣勿令知所在也言訖走出其母聽其言才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
人執弓矢直入堂中呼蔡榮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在對曰榮醉跡忘於

其榮老婦怒而笞之榮潛去不知何在月餘日矣將軍遣吏搜捉者出曰
房中無丈夫無器物將軍曰吾主若後殿傾圮立俟營構不得蔡榮何以
反命忽空中有人叱之曰吾乃土地尓淫祠執役之人安得擅役良工吾
當執尓以白于帝將軍及從人辟易奔走倏尓滅跡
宋蘇洵嘗於大聖中至王局觀無礙子肆中見一畫像筆法清奇云乃張
仙也無子者禱之輒應洵尚無子因解玉環易之每旦露香以告乃得軾
又得轍性嗜書皆成大儒洵乃自贊其像
晉瑯琊王珉其妻無子嘗祈觀世音云乞兒我後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悅
之僧曰我死當為君作子少時胡僧果亡而珉妻有子及生能語即解西
域十六國梵音大聰明有器度即晉尚書王洪明身也故小名阿練叙前
生時事有驗
宋潘中散适為處州府一日作醮其茶百二十盞皆乳華內一盞如墨詰
之則酌酒人誤酌茶盞中潘焚香再拜謝過即成乳華僚吏皆敬歎
宋元淨法師辯才住上竺居南山龍井焚指供佛左三名二尊俯淨土

觀時然皆其友道潛曰吾西方業成後七日去矣至期右脅吉祥而逝
宋妙雲四明楊氏號慈室自南湖退處溪口吳氏菴一旦沐浴趺坐謂侍
人曰吾有辦香藏之三十年矣擬臨終焚之用報佛恩今正其時及香烟
正盛起白佛陳意就坐而化
昔佛成道時林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來下勸言太子
今者在於林間汝可供養女人聞已心大歡喜于時地中自然而生千葉
蓮花花上有乳女人見此生奇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頭面禮足而以
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呪願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使
施家安樂無病終保年壽智慧具足太子復言為我成就一切衆生故受
此食即受食之身體光悅增受菩提
昔長者名須達華言善施其家富後貧最劇於糞壤中得一材木其實旃檀出市
賣之得米四斗語婦曰且炊一斗吾當索菜時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
生炊米方熟舍利弗佛弟子名往婦見歡喜一斗米飯悉投鉢中更炊一斗目
連佛弟子名復往亦歡喜與之復炊一斗迦葉佛弟子名復往亦復與之適有一斗

尋復炊熟。盡施如來。佛口咒願。罪滅福生。從今日始。須達踊躍。歸想其悉。
便問曰。如今佛衆及舍利弗目連迦葉盡來求食。當與否耶。答曰。當與福
田難遭。若來求者。是為值遇。婦言尚四斗米。吾盡用施矣。夫大歡喜。止有
飯汁。公姥共飲之。須臾彷彿諸室珍寶倉庫穀帛自然滿實。如往時富也。
須達踊躍。知佛憫念。更請佛及僧供養。盡空佛為說法。皆得道果。
昔時首陀會天下閻浮提(華言勝金)至世尊所。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世尊默然
許可。即設飲食。并辦洗具。溫室燒水。調適蘇油澡豆。皆悉備有。於是世尊
及諸比丘納其供。共洗浴已。并厚飲食。其食甘美。世所希有。食竟漱口。各
還本處。是時阿難(佛弟子名)白佛。此天往昔作何功德。形體殊妙。威相奇特。光
明顯赫。如大寶山。佛告阿難。乃往過去毗婆尸佛時。此天彼世為貧家子。
恒行傭作。以供身口。聞佛說洗僧之德。情中欣然。便勤作務。得少錢穀。用
設洗具。并及飲食。請佛衆僧。而以奉上。由此福行。壽終之後。生首陀會天。
有此光相。七佛已來。乃至千佛出世。亦皆如是洗佛及僧。
昔舍衛城外。有婦人清信。戒行純具。佛自至門乞食。婦人以飯著佛鉢中。
却行作禮。佛言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種千生萬。種萬生億。得見
諦道。其夫不信。默於後聽佛咒願。夫曰。瞿曇沙門(佛姓瞿曇)言何過甚。施一鉢
飯。乃得爾福。復見諦道。佛言卿從何來。答曰。從城中來。佛言汝見尼拘陀
(華言無節)樹高幾許耶。答曰。高四五里。歲下數萬斛實。又問其核大小。答云如
芥子。佛言。汝語過甚。何有種一芥子。乃高四五里。歲下數十萬子。答曰。世
人共見其實如是。佛言地是無知。其報力尚爾。何況人是有情。歡喜持一
鉢飯上佛。其福甚大。不可稱量。夫婦二人心開意解。應時即得須陀洹(華言預流)
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含香。財寶無量。
不可稱計。稟性賢柔。敬信三寶。每自思惟。我今此身及諸財寶。虛偽非真。
如水中月。如熱時焰。不可久保。作是念已。往詣佛前。作禮佛足。却住一面。
而白佛言。我欲設供。請佛及僧。唯垂聽許。佛即然可。還歸家中。設諸餚饍。
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往詣其家。
受其供已。心懷歡喜。取一小床。在佛前坐。渴仰聞法。佛即為其種種說法。
心開意解。因發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衆生。
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而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
汝今見此含香長者請設餚饍供養佛僧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大長
者以是供養善根功德。於未來世九十劫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
中常受快樂。最後身得成辟支佛。號曰含香。廣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
耳。
昔毗婆尸佛般涅槃後。法滅盡時。有一長者。名阿淚吒。家貧傭賃。值歲
歉人飢。食穀不繼。日往取薪賣。糴稗子共家婦兒以自供活。見一辟支佛
乞食不得。請到其家。分稗子糜。躬自持施。辟支語言。汝亦飢渴。當共分噉。
阿淚吒言。我曹俗人。食無時節。但願為受。即受食訖。感其至心。
即發大願。時辟支佛還歸所止。時阿淚吒即還入澤取薪。時見一兔。意欲
捕取。以鐮進擲。即時墮地。適欲前取。化為死人。上其背上。急抱其頭。盡力
推擲。不能令却。心懷恐怖。憧惶苦惱。意欲入城。共婦解却。復恐人見咎責。
聽入留待日暮。以衣用覆。擔負往舍。既到舍內。自然墮地。變成一聚閻浮
檀金。光明晃昱。并照比舍。展轉談之。聲普徹於王。王自來看。見是死人。形漸
欲臭。即問淚吒。汝見是何。答言看實是金。即取少許。用奉於王。王見金色。
驚言未有。問其所由。何緣得此。由施辟支。王聞歎善。即更賜與。拜為大臣。
佛言彼阿淚吒者。即我身是。我於彼世以少稗糜施辟支佛。緣是以來九
十一劫。生天人中。無所乏少。
昔佛住黎耆閻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時有獼猴行見樹上有
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取蜜奉獻。
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獼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蟲。轉看見鉢邊有流蜜。又到
水邊洗鉢。水滿鉢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獼猴大歡喜。却行而舞。
墮坑命終。即生三十三天。
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娶妻。無淫泆之情。處在深山無人之處。以茅
為廬。蓬蒿為席。水果為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赴意靜處。無為於山
藪中。與禽獸相娛。絕於人路。山有四獸。一名狐。二名獼猴。三名獺。四名兔。

此之四獸日於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蓏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徙去四獸大愁憂情不樂共相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獼猴去至他山得甘果來以上道人願止莫去野狐行化作人求得一囊飯麨來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獺亦入水取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兔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即念當持身供養便取薪以然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為兔請入火中作炙以身奉上道人可給一日糧便自投火中火為不然道人見兔感其仁義哀憫傷之則自止留佛言爾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是爾時兔者今我身是爾時獼猴者今舍利弗是爾時野狐者今阿難是爾時水獺者今目連是也

昔恒又尸羅國有一女人至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憂王所起靈廟見有狗糞見佛座前尋作是思此處清淨如何狗糞汙穢其中以手捧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今此女人遍體生香如栴檀樹口中常有青蓮花香

昔佛遊至給孤獨精舍波斯匿王（舍衛國王）供養於佛及諸大眾眷屬祇洹（即祇樹園）縱廣百六十里波斯匿王周徧然燈民人競看貧女難陀居無舍宅問行路者知波斯匿以油千斛為佛然燈難陀自責我以何故獨貧如此即入街里沿家乞丐得少雜飯心自念言我當貨之以為燈直賣得一錢貨詣油家問女持一錢油作何功德難陀答言欲為佛然燈主聞之助其喜踊將一燈油即施與之貧女歡喜受到祇洹佛告阿難言有大長者興無上福不能自到開門使前波斯匿王聞佛此教尋自思惟吾於舍衛一國之尊興起道供豈殊我者佛何以故不讚於我便稱長者須臾貧女來到佛所然所賣燈當佛之前而發大願我為一切求佛知見令此光明徹於十方幽明惡道悉皆休息如是便退至明晨朝時者目連歷檢諸燈難陀所然光獨如故目連即吹吹不能滅便以神力持五恒河水激亦復不滅次以毘嵐大風（華言迅猛風）飄不能滅盡其神力竟不能滅心懷恐懼佛告目連然此燈者有發重心以是之故燈為常明設羅漢舍利弗等及辟支佛神化功德共滅此燈不能滅也今金翅王持大海水若師子王震吼奮騰共滅此燈終不可滅難陀女人以日出時身往按行昨所然燈燈亦不滅光不缺減即大歡喜稽首佛足佛知女心求無上道放五色光從口中出佛為說法三乘之業授聲聞莂（記別）光從頂入授辟支佛莂光從兩眉間入授菩薩莂光從口入佛之笑光上至三十三天皆悉通達已便回還繞佛三匝從口入時阿難起問佛言阿難汝見昨夜然燈女不此女壽終因是功德轉女人身當作男子劫後二十劫不墮惡道即生諸天及金輪王二十劫後當得作佛號三曼陀優訶

昔佛在世時有大長者名脩羅陀財富無數信向道德自誓常以臘月八日請佛及僧終身子孫奉行不輟長者亡時囑兒勿廢兒名毘羅陀後日漸貧至時無以供辦愁感不樂佛遣目連往問云汝父供月欲至當設何計答言唯願世尊勿見忽棄八日臨時將妻至外家貸百兩金還辦供具佛與千二百五十衆僧往舍而坐行水下食清淨竟而還其日夜半諸故藏中寶物自滿夫婦見之且喜且懼恐官瞋問即往白佛佛言安意快用勿有疑難汝之履信不違父教聞施慧道亡財滿足

昔舍衛國有一居士亡失田宅家人得罪死亡都盡唯餘一子無復所依子聞人說飯佛及僧者生忉利天（華言三十三天）乃願飯佛僧唯當客作以果此願有一居士多有田宅此兒雖小多諸藝能求欲傭賃居士問汝何所能答曰能書兼文義別金銀珠貝錢財縑羽監田坐肆無所不解問歲索幾物答曰年一千金錢居士曰今世飢饉乃願五百年滿併還即使坐肆始滿一月撿計所得已盈三倍日止一食留一食分更使監田比及冬歲復三倍歲滿索金及食居士慮其便去屢託不在後謂之言急索作底小兒言我欲飯佛及僧居士聞之即生信心又問欲何處作答曰欲往祇洹（即祇樹園）居士曰但住我間器物相助小兒白佛願明日受我食佛僧默然正遇節日諸白衣多送種種飲食衆僧受取共相謂言今日貧兒竭力作會人人皆當為之稍食及到居士舍手自行食皆云少與食遂無減貧兒問僧為食麤澀為憫我貧答曰今是節日早起人送食好乃少與家數既多遂成飽滿貧兒愁憂恐所期不果涕泣問佛佛為說法必得生天汝疾還去貧兒歡喜更行僧食隨僧意取我竭力時斯諸供養今諸大德雖不能啖隨意將去時五百客商從優那禪國來時至道路迷向絕糧三日入城買食時世飢歉且天威熱都無所得商主嘆曰海中不乏大城無食宜更遍

求隨須何物貧兒啼向佛時多人見之語賈客云其舍有食即往居士家
白小兒言我欲須食小兒聞言有幾人答曰有五百可盡與來何須論直
至設食皆得飽滿有一大銅盂一賈客主解衣角珠直十萬金錢置於盂
中小兒言我不貪食何忽與珠留客小住待我問佛佛言但取不妨得生
天此是花報果報在後還受寶物賈客又問居士此城先有某甲今何所
在答曰已往又問有子孫不答曰向之施主即其子也賈客語小兒言君
父是我等師又與百千兩金以敘舊好時居士無兒唯有一女端正殊妙
求妻小兒送金百千兩居士死後波斯匿王問有兒否誰相料理答曰唯
有一女女婿當嗣判財物并嚴女婿拜為大臣後成佛果竟得生天

昔阿闍世王（王名譯言未生怨）請佛食已佛還祇洹王與耆婆（耆婆譯言活童）議曰佛
飯已竟更復何宜耆婆言唯多然燈於是王乃勑具百斛麻膏油從宮門
然至祇洹精舍時貧窮老母見王作此功德乃更感激行乞得兩錢詣膏
油膏主曰母今大貧窮乞得何不買食以自連繼用此膏為母曰我聞佛
生難值百劫一遇我幸逢佛而無供養今日見王作大功德雖實貧窮欲
然一燈作後世本於是膏主感其至意與兩錢膏得二合特益三合凡得
五合母則往當佛前然之計此不足半夕乃自誓言若我後世得道如佛
膏當通夕光明不消作禮而去王所然燈或滅或盡母所然燈光明特朗
殊勝諸燈通夕不滅膏又不盡至明朝旦佛告目連天今已曉可滅諸燈
目連承教以次滅燈諸燈皆滅唯母燈三滅不滅便舉以扇之燈光益明
乃以威神引毘嵐風以次吹燈燈更甚盛上照梵天傍照三千世界悉見
其光佛告目連止止此當來佛之光明功德非汝威神所能滅此母宿命
供養百八十億佛已從前佛受決務以經法教授脩檀（檀譯言布施）故今貧窮
無有財寶却後三十劫當得作佛號曰須彌燈光如來至真等正覺世界
無有日月人民身中皆有大光光明相照如忉利天母聞歡喜作禮而去
王聞耆婆我作功德巍巍如此佛不與我決此母一燈便與授決耆婆白
王所作雖多心不專一不如母注心於佛也於是後時闍王以至誠心奉
獻油燈供養佛故佛便授王決曰却後八萬劫劫名喜觀王當為佛佛號
淨其闍王太子名旃陀和利時年八歲見父受決甚大歡喜即脫身衆寶

以散佛上曰願淨其佛時我作金輪王得供養佛佛般泥洹（泥洹華言圓寂）我
當承續為佛佛言必如願佛號栴檀

昔有一女端正紺髮髮與身長國王夫人請售髮與千兩金而不肯與見
佛歡喜願設供養請其父母乞為呼之父母言家貧無以飯之女言取髮
直以用供養父母白佛願明日暫顧微飯女割髮與王夫人夫人知其緣
急但與五百兩金女取金買食歡喜無量悔昔慳貪今世貧窮願令我後
莫值此苦見世尊金光五色照其門內頭面著地遶佛三匝頭髮還復如
故佛言此女先世貧無可施當時頭面著地作禮後八十一劫當生人中
此福已盡命終今生貧家猶識功德見我歡喜福祐無量命終當生第二
忉利天上盡天福壽當發菩薩道心父母兄弟莫不歡喜命盡生天

昔舍衛國內有豪富長者生一男兒面首端正天雨衆華積滿舍內即字
此兒名弗把提（華言花天）兒年轉大往至佛所心自思惟我生處世得值聖尊
即前白佛唯願世尊及與衆僧明日屈意臨適鄙家受少蔬食佛即受請
華天還至化作寶床遍其舍內正設嚴飾佛及衆僧即坐其座華天福德
飲食自辦佛僧食已廣為華天具說法要華天闔家得須陀洹即辭父母
求索出俗父母聽之佛言善來鬚髮自墮袈裟著身遵脩佛教逮得羅漢
阿難白佛華天何福得如是佛言過去有佛名毘婆尸出現於世度脫衆
生時諸豪族皆悉供養有一貧人見僧歡喜即於野澤采衆草花用散大
會僧衆佛告阿難爾時貧人今華天比丘是散花之德九十一劫身體端
正意有所須如念而至

昔跋提城有長者名文荼華家兒婦以至奴婢皆大福德長者入倉空中
雨穀出而後止婦取飯器分布內外隨取隨滿兒以金囊瀉出真金注而
不竭兒婦出米一斛供家一月而亦不盡其奴耕時輒成七壟其婢磨香
半兩塗家內外亦不減盡四方人聞莫不來觀瓶沙王與天眷至果見
如是歎服不已長者白佛我兒婦等皆云己福竟是誰力唯願說之佛告
汝等共有此福昔王舍城一織師家因辟支佛持鉢乞食織師令以己飯
施之婦讓夫食待我分與兒至奴婢遞相讓施辟支佛言汝等皆以己捨
分與我善心為勝可共減與汝食不少我亦得足人減一匙平滿波鉢辟

去受施神變而去彼等命終生六欲天展轉七反餘福生此繼師於爲今汝等是。

昔有童子數人與戲道中遇佛一人作禮手中有五粒豆上佛四粒入鉢一粒墮地佛言令汝世世得福童子命終即生天上後八十世復得為轉輪王。

昔佛在世時佛大弟子大目犍連(佛弟子名也言采菽氏)東遊往忉利天上入帝釋園遊行觀看見一天女形貌端正光明照耀與衆超絕目連見已即問天女汝本前身種何福緣今受此報奇妙無量天女答曰我本前身時作瓶沙王宮中使人時王宮中有佛精舍我時夜入見佛塔中暗無光明我即然燈著精舍中由是因緣今受此身光明殊妙天堂受福快樂無極

宋會稽人安千載仕於江陵家門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財積門內云使作佛剎(即佛寺也)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華言靈骨)紫金色椎打不碎以水浴之光明照發便白舉家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而復時臨川王鎮江陵聞而迎之雜光間出佐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呪曰云云輒應聲光出夜見百餘人遶舍利屋燒香持華如佛出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一巷中有一婦女抱一小兒在巷坐地時彼小兒遙見世尊心懷歡喜從母索華母即與買小兒得已持詣佛所散於佛上於虛空中變成華蓋隨佛行住小兒見已甚大歡喜發大誓願以此散華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衆生如佛無異爾時世尊見此小兒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惟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此小兒以華散我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小兒者以華散我於未來世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過三阿僧祇劫成佛號曰華盛廣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名華言山鼠)竹林時彼國中有一商主名曰浮淡將諸商客入大海中采其珠寶其婦少壯容貌可觀憶望其夫晝夜愁念述得還家即使往詣那羅延(華言鉤力士)天所而作呪言天若有神不逆人願使我夫主安隱速還我今當作金銀瓔珞以報天恩作是誓已未經幾時果如其願安隱還家悲懷歡喜即造金銀瓔珞嚴飾將諸侍從往詣天祠路值如來將諸比丘入王舍城時彼女人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曾耀如百千日心懷歡喜欲以金銀瓔珞擲散佛上其從語言此非那羅延天遮而不聽時彼婦女不從其教即以瓔珞擲散佛上於虛空中變成寶蓋隨佛行住見是變已深生信敬五體投地發大誓願我今以此散佛瓔珞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衆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於今者見此婦女以金銀瓔珞散我上不阿難白佛唯然已見此婦女者於未來世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受諸快樂過三十劫成佛號曰金輪瓔珞廣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昔佛在世時諸弟子中德各不同如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連神通第一如阿那律(佛弟子名華言無貪)天眼第一能見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微細無所不覩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阿那律宿有何業天眼乃爾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涅槃後此人爾時身作劫賊入佛塔中欲盜塔物時佛塔中佛前然燈其燈欲滅賊即以箭正燈使明見佛威光惶然毛竪即自念言他人尚能捨物求福我云何盜便捨而去緣正燈炷福德因緣從是以來九十一劫恒生善處漸捨諸惡福祐日增今得值我出家脩道得阿羅漢(梵名華言應供)於衆人中天眼徹視最為第一何況有人至心割捨然燈佛前所獲福德難可稱量。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提婆達多極大愚癡憍慢嫉妒教阿闍世王立非法制擊鼓唱令不聽民衆齎持供養詣瞿曇(華言釋迦佛姓)所時彼城中有信佛者聞是制限憂愁涕泣悲感與並感天宮殿動搖不安時天帝釋作是念言我此宮殿有何因緣如是動搖尋自觀察見阿闍世王立非法制令彼城人憂愁涕泣感我宮殿動搖如是尋即來下爲唱言我今自當供養佛僧作是唱已即往佛所前禮佛足長跪請佛惟願世尊

及比丘僧盡其形壽受我供養佛不然可復白佛言若不受我終身供養當受五年佛亦不許復白佛言若不受我五年當受五月佛亦不許復白佛言若不受五月當受五日佛即然可爾時迦蘭陀竹林[illegible]以床榻臥具天酥陀食盛以金器與諸天衆手自斟酌供養佛僧時阿闍世王在高樓上遙見迦蘭陀竹林猶天宮殿天酥陀食盛以寶器見天帝釋與諸天衆手自斟酌供養佛僧時阿闍世王覩斯事已即自悔責極大瞋恚罵提婆達多汝是癡人云何教我欲加非法向於世尊作是語已即於佛所深生信敬時諸群臣前白王言願王今日改先制限令諸民衆得見如來隨意供養尋勅司官擊鼓唱令自今以去聽諸民衆設諸餚饍供養佛已爾時世尊即便為其說種種法心開意解有得須陀洹(華言[illegible])斯陀含(二果華言一來)者阿那含(三果華言不來)者乃至發於無上菩提心者(華言道心)

昔有一女人妊身數月見佛及僧願我生子以後出家為沙門及生子後愛念既隆不遂宿心子年七歲意忽還悟作二人食及三法衣持鉢將子行詣佛所白佛言願哀我子使為沙門令後得道身形如佛佛即聽之母以水灌洗其兒應時九龍從虛中出吐水灌兒澡訖設水散兒頭上於頭上下變成華蓋寶帳交絡并師子座上有諸佛佛時微笑出五色光照十億剎還繞佛身從兒頂入母即前行以飯上佛并食其子子發無上平等道意十億佛剎六反震動皆自然現佛以母分飯佛及諸比丘皆悉飽足其飯如故母即懽喜及諸天人得阿惟越致(華言不退轉)時兒隨長成為沙門立不退轉我身是也

宋大原王琰年在幼稚於交阯賢法師所受五戒以觀音金像令供養遂奉還楊都寄南澗寺琰晝寢忽夢像立于座隅意甚異之即馳迎還其夕南澗衆失像十餘並與鑄錢觀音像獨得免大明七年秋夕像放光照三尺許金輝映奪合家同覩後以此像寄多寶寺琰適荊楚垂將十載不知像處及還楊都夢在殿東衆小像內的的分明詣寺如夢便獲時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豪富長者皆共聚集詣泉水上作倡伎樂而自娛樂爾時婆羅能會([illegible])時彼會中遺於一人詣林樹間采娑羅華作諸華鬘時彼會人還來會所路見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以所采華散佛世尊於是而去還復上樹更欲采華值樹枝折墮隨命終生忉利天

昔婆竭羅(華言海)龍王女年始八歲首一寶珠價直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為十方一切衆生演說妙法

昔有婆羅門問婦言家中有餅具否欲隨伴供養瞿曇沙門婦言有即作餅持去遇國王大臣刹利婆羅門十八聚落主在坐婆羅門不敢前念言佛是一切智者應知我心佛遙喚來問器中何等答曰是餅佛言可行與衆僧答少不能遍但與人什一番猶故不減乃至三遍尚不損耗佛知其心隨從說法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諸人民各自莊嚴作唱伎樂出城遊戲至城門中遇值佛僧入城乞食諸人見佛歡喜禮拜即作伎樂供養佛僧發願而去佛即微笑語阿難言此諸人等由作伎樂供養佛僧緣此功德於未來世一百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中最受快樂過百劫後成辟支佛皆同一號名曰妙聲以是因緣若人作樂供養三寶所得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

昔有婆羅門奉祀外道其婦事佛語其壻言聽我與佛作婦懸繒幡蓋繞香然燈壻不聽之作一幡懸於屋內晨夕向禮壻殺牛羊呼師解事師到其門語言卿舍有佛幡蓋我不敢進即入問婦推覓得幡壻嗔打婦婦即投河心至感神河水為竭自然有七寶華蓋其上壻見斯瑞知佛可尊即捨外道奉事大法

唐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因為田承嗣所縻曾因討叛爲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遺有力者拔而出之其鏃堅然不可動曹進痛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為廣修佛事用希慈蔭不數日則以索縛身而候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叫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于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其中當自愈矣及寤言於醫工醫工曰

米汁即甜豈宜愈瘡哉遂令質詢于人莫有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乞食因遜名入而直進中堂遂見乃昨之所夢者矣而延之備述昔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米食殘當知其神驗也昔進遂悟飴為米汁況所見復肯從中則取之如法傳之應手清涼頓覺酸疼既夜其瘡稍癢即令如前拔之鉗繩及臉鐵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差矣吁佛之感應可謂顯灼矣

梁武帝夢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為作水陸大齋而救拔之帝初諸沙門寶誌曰尋經必有因緣帝取佛經躬自披覽創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捧儀文停燭白佛曰若此文理協聖凡願拜起時此燈自明或儀式未詳燈暗如故言訖投地一禮燈燭皆明至是二月十五日於鎮江金山寺依儀備設帝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利洽幽明至今遵行焉

宋鄂渚王媪常貫紙錢作寄庫券僕李大代書押媪亡忽李大得疾仆地三日甦云為陰府逮捕至庫所令認押字此我代主母押字也引見金紫官問吝如初但追證此事可令回將吝媪至大喜曰荷汝來我寄庫錢方有歸也今人好齋僧誦寄庫者當以往生經為據

宋范陽盧蔚弱冠舉進士有日者言其年壽不永常宜備醮本命以增年祿蔚素崇香火勤於脩醮未常懈焉年二十五寢疾於東都逾月益困忽夢為親友所招出門乘馬其行極速疑為冥司所攝有一人乘馬奔來所在留滯必為搗解遮救言旨懇切及到所司此人又懇為請託因得却還部署行里如親吏焉所遂道中見兵士數千初頗疑懼此人曰此皆他日郎君所主兵士也將至所居自後垣乘虛而入徑及庭中有門旗麾纛武器之屬此人曰他日當用之瘞於兩階之下將別去蔚問素未相識何愛勤之甚也答曰吾乃本命神郎君為冥官所召大限欲及某已於天司奏陳必及中壽疾亦就痊無以為憂也遂辭去蔚之疾尋愈其後策名金紫亦享中年除宿州刺史角橋都知兵馬指揮使不到任死以其瘞武器門旗故也

唐公孫璞雍州馮陵人武德二年為雍州司馬年四十餘沉荒酒色常令家童漁釣弋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有千餘人持刀劍弓矢入其家擒璞殺之璞流汗驚懼因成遍身瘡疾其瘡皆有口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令賈宣告見其瘡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嘗聞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往問之璞遂令其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衆冤所為可脩黃籙大齋懺悔宿冤疾冀可愈其子以此告璞便脩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日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闕宏麗有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照地司其門大開即見魚鱉鳥獸猪羊牛馬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化為人遂延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所殺冤魂今天符既下乘功德力託生為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璞疾果愈遂入華山禮謝姚尊師將歸得一取一卷仙經擲之展於崖上化為一橋二青龍負之放五色光其明如晝璞與僕登橋而行須臾到家璞後脩道入華山不知所之

唐太尉中書令南康王韋皐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隔江創置新南市開拓通街誤發墳墓水之南岸人逾萬戶鄽閈樓閣連屬宏麗為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礫擲石鬼哭嗚咽其喪失墳壠平刻墟墓無所告訴故為虛耗之鬼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葺後韋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誠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韋公夢神人曰所營南市開發墳冢使幽鬼之類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於分野之災賴黃籙之功為其遷拔上帝勅窮魂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為憂也公深異之自置黃籙記並於真符觀

唐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為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死已逾年忽現形還家約勒大小幹當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亦以為常矣約罷官二年力甚困闕頻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人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受官近見陰司文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受黃州刺史可用二十三日更入中書投狀約如其言於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侍中路巖性甚強既早聞其妻現形之事又聞二十五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印因會話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妖妄之言固不可聽其已斷辭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印黃州

刺史有缺，路遥疑多時未欲注擬，忽下筆與男黃州刺史，亦総不知勅下之緣。方復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任，妻亦隨之，發日及上官，日日皆其妻所擇。到任旬日，妻謂約曰：我人間世限盡，與君生死之決。所以未去者，為天司與一上待處，日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過咎未得原免，今居官之際，可為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曰：請脩黃籙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問何故須脩黃籙道場。曰：天上地下，一切神明，無幽無顯，無小無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遵奉帝王爾。黃籙齋者，濟拔存亡，消釋冤結，懺謝罪犯，召命神明，無所不可。上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即降明勅。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光如日出之象，照地獄中，一切皆獲俱得停歇，救濟拔贖，功德極速，故須脩黃籙齋為急。約聞其語，乃備法物，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其亡女復為母氏於紫極宮別脩一壇，亦三日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授金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卹貧弱，矜憫孤獨，踈薄財貨，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淨身心，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即為上矣。勿以久貧而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為念也。長子後牽明昌，亦在道鄉中，子一尉不足榮貴，小子當令入道，以奉香火。十年之內，四海多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虔請，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言。

唐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神祇，乃生鵬舉。二三歲間，終年多疾，十歲猶尫劣怯懦，父母常以為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說陰陽休咎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八歲。父母大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以紹續祭祀，如其不永，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敖之餒乎。相視涕泣，請其禳謝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之術，但勤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興門族、居大位者。父母拜而請之，因授以醮南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依法祈醮，然後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勤奉無缺，致醮之久，有物如流星墜席中，一年之外，忽有青衣吏二人過憩其門，留連。與語，吏曰：主人每日常饋所設位餕，欲何所求也。具以前事白之。吏曰：司命知君竭誠，明年復當有一子，此之二子皆保眉壽，其名有一馬傍向下懸鍼者，當居亞臣。其一有水傍者必為相國。所食自此無煩致矣。明年果生次子。兄弟皆充盛無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鴻漸，為相國西川節度使，並壽踰九十，終身無疾。

晉巢州闊四二百餘里，為洪水所陷，改巢源為焦湖，中有聖女山，特封焦姥，跡靈顯聖母。後為風浪四起，漂溺舟船，官民祇以思願祈請聖母而已。其風濤凶猛，轉惡有行。舊巴安在西晉城進狀，稱是焦湖植利之家，為見焦湖風浪傷溺人船，官司惟禱於聖母，不知聖母不[illegible]從人，祇因戒殺蔬食，遇真武敕水清淨，發聖為巢水土地。家國改名焦湖，封號靈顯。承此天地之恩，尚未能報，何為卻與風浪為害。豈是舊日巢民報償水族冤魂相執，存無解脫，所以造作惡風惡浪，鼓傷人船，遞相報對。如要消伏，除是真武可以救此。言訖忽然不見。晉朝看詳狀，老母乃是焦湖土地靈顯聖母化身，報說當急速依憑付道，尋差使并道士同往靈顯廟建道場，獻御香，奏懇真武，祈請風浪不生，往來寧靜。道場經一月，焦湖風浪頓息，使命欲回，忽於雲霧中覩符吏曰：臣是中界真符，受真武將軍差報官家，焦湖波濤是巢州殺害魂魄酬償冤執，不能解脫，致興妖禍。今朝廷禱祈平安，已蒙真武面奏北極，因勅三清，得玉皇勅旨，升降吉祥甘露，三將焦湖惡報冤鬼與水族等解結洗滌，並送東嶽泰山府及地府冥司，係名收錄，量度輕重，報盡受生。焦湖今得平息。直符遂退。晉朝再遣使降香建醮於聖女山，報謝天地，仍就山建真武殿，勅賜為額，并加號靈顯順聖之號。

宋范文正公仲淹通判陳州日，郡守為母疾，請道士拜章，伏地久而不動。人捫其軀，則僵矣。直至五更方起，謂守曰：得太上旨，太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憂。公詰其伏地甚久之故，道士曰：上章嚴將回，適會張明年進士榜，群仙聚觀，礙隘欲出不能，是以久。公疑其妄，曰：法師曾見榜否？曰：是，何不見。復問曰：狀元是誰？曰：姓王，名上是拱字，下一字墨塗之，又注一字於傍。天門高，望之不可辨。明年果王拱壽作大魁，御筆改為拱辰。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行遊他國時須達長
者勻波斯匿王言我等今者久不見佛願王今者脩書遣使往請世尊來
詣此間而共供養時彼波斯匿王聞是語已尋即遣使往請世尊必不來
覲唯乘哀愍來受我請爾時如來即便然可使者還馳啓白王言世尊許
可王勑使者莊嚴寶乘與彼使者往迎世尊願乘哀愍可乘此車受彼王
請時佛答曰我有六通之神足七覺之華騎八聖之道分五御之安車是
我神足不須汝車時彼使者慇懃三請唯願矜愍憐見用神足願乘此車受
彼王請爾時世尊憫其使者即便上車以神通力令彼車乘履虛而行至
王舍城受彼王請時彼使者即於其處而取命終生忉利天
宋揚州江都縣白砂村吳元嗣家豪富每秋冬間醮謝三界中下界神
道憑師巫賽願其夭曾仍請法籙道士醮謝將及數年忽於醮日有二十
餘人遊化求齋元嗣留齋畢因問從甚處來作何營業內一人答云我等
住無間天來從無間路來本業無間所營去從無間道去今日特知此處
有祈天之會故來赴其醮獻言訖二十餘人盡化為雲霧不見內一位椅
背上留下花紋金縷皂紗短袖背子一領極有奇異已悉天真降臨留此
天衣顯其聖驗遂用絹紙帕裹箴匣內永為家傳供養纔過逐月真武下
降日其衣隱隱有光芒元嗣子孫皆壽後揚州依稟朝旨摧責老人名赴
聖節宴席惟元嗣家子孫壽年八九十百歲以上兄弟八人內吳琬壽過
一百步履康健視聽不衰州府問勞據稱翁父元嗣在日義狀不分醮祭
因依及賫到真武皂背為驗時太傅陳州平守揚州備錄申奏續蒙指揮
特賜吳琬並為義門除授本州揚長吏仍令於大門置義順士臺二所立
華表鶴柱旌表門閭并收真武遺迹衣袍是鎮家顯聖之物不得損毀
宋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黃顺為江東兵馬鈐轄紹興二十二年正月
挾淛將歸弋陽過池州值雪少留郡守假以數椽僻舍過趙同官趙士遏
道訝其頰色青黑而欬不已語言動作非復如昔時從容問所苦黃愀
然久之曰吾家不幸祖傳瘵疾緣是殞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來此證已
萌芽吾以子沈亦然殆將死矣遂悲傷出涕趙曰每聞此疾可畏聞亦有
不愈者而不能絕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籙治之但慮人不知道因循喪軀
公果生信心試為公驗於是焚香書符以授黃及沈使吞之吞未久遍手
指內外皆生黃毛長寸餘趙曰疾深矣稍後還延當生黑毛則不能救療
今猶可為也於是擇日別書符牒城隍申東嶽奏上帝訖令黃君汎掃寓
舍之西偏小室紙糊其中實石灰于壁下設大油鼎一枚父子着白衣閉
門對床坐吞符訖命數童男秉燭注視有頃兩人身中飛出黑花蜘蛛四
五壁間別有蟲作聲而出或如蜣蜋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沸鼎中
臭不可聞啾啾猶未止繼一蟲細如絲髮蜿蜒而行入于童袖間急捕得
亦投鼎中便覺四體泰然了無患苦黃氏舉室嘆異知其靈驗默禱于天
願為先世因此疾致死者作九幽大醮拔度之未醮數日黃之妻夢先亡
十餘人內有衣皂小團花衫者持紫黃籙白簡來拜謝曰汝救我則我救
汝妻覺以告夫黃泣曰衣小花衫者吾父也吾父死於兵戈中衣服不備
但得一衫以斂夢中所見者真是矣遂以二月朔設醮於天慶觀是
雲四垂雨意欲作中夜隱隱聞雷聲所供聖位茶皆如白乳道衆恐雨
不能焚詞既而至五鼓醮事畢雨乃大至黃氏歷世惡疾自此而絕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五

嘉言

箴 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家福祐

注 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信心念佛是人善根福報無盡○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極樂國土○修淨業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

圖 有諸衆生作是念言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使稱名者咸得如意○朝禮上聖福慶九祖長保三光天地同年

感應

晉僧慧遠居廬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于念澄心繫想三聖相沈厚不言經三十年忽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師語法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至期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

唐僧善導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講誦觀經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續至京師擊發四部每入室互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時寒冰亦須流汗出則為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不暫睡臥般舟行道方等禮佛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送厨粗惡自奉乳酪醍醐皆不經口凡有嚫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撰寺廢落所至修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恐談世事長安道族傳授淨土法門者不可勝數從其化者至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卷者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或得入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耶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偈曰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老病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願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遂化

唐僧法照蚤從釋教精意念佛勤懇不懈止衡州雲峰寺慈忠嚴定為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覩五色雲中有梵剎當東北有山澗石門後有一寺金書其題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閣萬菩薩衆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聖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四年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感祥雲彌覆雲中樓閣觀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有數僧持錫行道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觀大聖今何輒止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炎隨至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來北五里果有大山山有澗澗北石門旁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獅子座為衆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繞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師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復與五十僧往金剛窟師無著見大聖處忽覩衆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岩巔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燈既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之光徧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引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群生共知之師因命匠刻石為圖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衆曰吾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

唐僧少康法師縉雲周氏子生好念佛自少出家年十五通法華楞嚴等五部尋往會稽嘉祥學究律部後詣上元龍興聽華嚴瑜伽諸論貞元初往洛下白馬寺見殿中文集放光探之乃善導和尚化導文師曰若於淨

土有緣當更發光言已光復閃爍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遂至長安光明寺善導和尚影堂大陳薦獻忽見導真像升空而謂之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養師聞佛音如有所證乃南適江陵路逢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言訖而隱師既入郡人無識者乃乞錢誘小兒曰阿彌陀佛是汝導師念佛一聲與汝一錢兒務錢者隨聲念之月餘孩孺念佛覓錢者眾師乃曰能念佛十聲者與一錢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十年乃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集眾行道師每升座高聲唱佛眾見一佛從口而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師曰汝見佛者決得往生時眾數千有不見者嗚呼自責愈加精進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囑累道族當於淨土起忻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曹此時能見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而逝郡人為建塔於臺岩。

宋房翥暴亡入冥府王曰據善簿君曾勸一老人念佛彼已得生淨土君承此福亦合得生翥曰尚欲誦金剛經萬卷既而放還後卒償其願臨終異相不違先報。

宋僧省常字造微姓顏氏錢唐人七歲厭俗十七具戒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謀結蓮社以西湖天下之勝遊乃樂嘉遯以無量壽佛往生之仰止乃刻其像以華嚴淨行品成聖之宗要乃刺血而書之於是易蓮社為淨行之名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眾見地色皆金移時方沒。

宋唐州泌陽尉李珏平素念佛遇北虜入寇挾一僕單騎走夜匿道旁空舍聞車過嚴遣僕問唐州賊何在見車中人長丈餘面藍色驚而返珏即乘馬追及之前致敬曰珏避寇至此敢問車中何所載其人曰此京西遭劫死人名字天曹已籍汝是李珏亦其數也珏大怖告曰何法可免頓賜指教人曰能旦旦念摩利支天菩薩七百徧向虛空回向天曹聖賢則死籍可銷可免兵戈之厄珏方拜謝御車者疾馳而去自是不輟誦持以教人皆得免難。

宋僧道生鉅鹿人魏氏平生好念佛精心求道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輒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席吐納明藏雖夙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喟然嘆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文句鮮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競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六卷成文經云除一闡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正因闡提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闡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遂顯大眾擯而遣之師正容誓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癘疾若與實相不背願捨壽之日據獅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媿服師被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至闡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為點頭旬日學眾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罽賓律師譯沙彌塞律傳於世既而辭眾復投廬山預蓮社久之還都止青園寺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眾疑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天始言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一眾從之莫不嘆其機辯時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畢眾見麈尾紛然墮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誓有證。

宋僧道敬琅琊王氏祖凝之刺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律終身難全願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為得度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之篤志念佛晝夜弗替遠公歸寂乃入若耶山永初元年謂眾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眾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春秋五十二。

晉劉程之字仲思號遺民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不干時俗初解褐為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與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鐫石為誓文以志

共事遂於西林澗北別立禅坊養道安貧精研玄理修持禁戒宗張咸讚仰之嘗貽書關中與什肇揚确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誦坐禅之意始涉半載即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於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語之曰安行如来為我摩頂覆我以衣我而佛為摩頂引袈裟以披之他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花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謂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徧後時靈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来次供阿彌陀佛復次供妙法蓮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命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衆別即床上面西合手而化

昔有婦人甚事佛其夫不信婦白婿曰人命無常可修福德婿無心懶惰即復白婿欲懸一鈴安著戶上君出入時振鈴作聲稱南無佛婿曰甚善如是經久其婿命終獄卒以之擲鑊湯中叉振鑊作音聲謂是鈴聲稱南

無佛獄官聞之此人奉佛放令出去得生人中

宋曇濟之句容人稚川後也妻同郡紀氏體貌閑雅甚有婦德濟之世事仙學紀氏亦同而心樂佛法常存誠念佛不替元嘉十三年方在機織忽覺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釋筐棱仰望四表見西方有如来真形及寶蓋旛幢蔽映天漢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即此者耶便面佛作禮濟之驚其如此仍起就之紀援濟手指示佛所濟之亦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於是雲日鮮彩五色燭耀鄉比親族亦皆見兩三食頃方稍除歇自是村間多歸法者

唐西京淨影寺釋善胄瀛州人也善通經論涅槃偏長席談機悟國中第一行年七十有一初患臨終語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存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即令掃拭房宇燒香嚴待病来多日委卧不起忽爾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在此汝等懺悔慙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卧曰向阿彌陀佛来汝等不見耶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卒

宋沙門僧規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此院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死二日而蘇規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間喚呼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幡徑来入屋叱喝僧規規因頓卧怳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填積行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問曰五人有幾人来答曰一人耳仗人人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架壤為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槔左右有匱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並赤語規曰汝生世時作何福罪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答赤衣人顧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福罪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秤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秤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佛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為此人秤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匱秤之秤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點執筆觀簿遅疑久之又有一人朱

衣玄冠佩印綬執玉板来曰算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去須臾見反縛向五人来監官曰殺鬼何以誤將人来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来既至帝宮經見踐歷路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花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為小鬼誤收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今亦有錯誤如汝比也規曰凡人罪業當以何方而濟免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為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生免患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守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而去

隋江都安樂寺釋慧海俗姓張氏清河武城人也善閑經論然以淨土念佛為業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齎無量壽像来云是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儀容既冥會素情深懷禮懺乃睹神光炤爍慶所希幸於是模寫懇苦願生彼土沒齒為念微患至夜忽起依

常向西禮讚暗然至曉方逝儼然如生。
唐釋知欽專習禪業。又禮念一萬五千佛名一百徧。後於鄭州阿育王塔所燒一臂。願生淨土。弟子僧護夜半見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來照。凡三聞空中聲云。來迎欽禪師耳。護急排窗觀之。即見佛身光明。擁華寶蓋騰空而下。欽應時飛去。
唐韋皋鎮蜀。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法葬之。得舍利十餘粒。為記略曰。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火或稟奇孕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卓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五百賈客往詣他邦販賣求利。涉路進引到曠野中。迷失徑路。靡知所適。值天暑熱。渴乏欲死。各各號拜。請天神等以求福佑。皆無有感。時諸商中有一優婆塞語眾人等。如來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眾生。誰受苦厄而往拔濟。我等今者咸共至心稱南無佛陀。以救苦厄。時諸商客聞是語已。各各同聲稱南無佛陀。願見救濟。此諸渴熱。於時如來遙聞眾客稱佛名號。與天帝釋梵住到彼諸賈客所。降大甘雨。熱渴得除。各懷歡喜。達到本國。
唐鎮江邵彪。夢至一官府。有一官人問曰。汝知汝未及第因否。對云不知。命引彪去看。見一大鑊煮蛤蜊。見彪乃作人聲呼彪姓名。彪遂念阿彌陀佛號方念一聲。蛤蜊皆變作黃雀飛去。彪後果及第。至安撫使。以此見殺生陷人前程。不可不戒。又見佛力廣大。不可不敬信。
宋吉安王氏女。日誦彌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母病亡。既斂。惡血滴流。女發誓曰。若我孝心真實。願臭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舐滴處。絕無穢氣。父娶後室。與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臥。手攬觀音手中幡。寂然不動。繼母篩灰於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花數朶。
宋慧才法師號廣慈。晚居靈峰塔課佛不輟。忽夢入一處。若宮室者。人告之曰。淨土中品是汝所生。復見一殿。勝麗殊絕。人曰。上品之生。以待淨慈本禪師也。才臨終。果書偈面西趺坐而化。

宋有嚴法師學于寶雲。住太平興國寺。精意念佛。一日示疾。為弟子廣談玄旨。眾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師曰。阿彌陀佛與二大士親至于此。即右脅西向而化。門人夢阿彌陀佛授記為超壯如來。或夢師坐青蓮花執如意對佛說法者。法智嘆曰。臥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
宋若愚法師居雪川仙潭。學于辯才。歸覺海。建無量壽閣。勸道俗四季開會念佛。凡三十年。將順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寄齋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正待汝。師乃沐浴更衣。命眾諷十六觀經。果端坐默然。忽云。淨土現前。吾當行矣。遽書偈而化。偈云。本是無家可得歸。雲邊有路許誰知。溪光搖落西山月。正是仙潭夢斷時。又於半月前書一頌云。空裏千華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宋守真法師永興人。講起信論法界觀。常於中夜輪結無量壽佛往生秘密印。至天將曉。自覺身登淨土。舉目見佛。自俯伏像前。念曰。四十八願能度我者。乃持香華入殿供養。就坐而化。
宋晤恩法師姑蘇人。住慈光。講法華諸經。後於井中見白光出。乃絕食念佛。越三日。見梵僧捧鑪三繞之曰。吾灌頂也。以汝所修同我之志。故從淨土來迎。次日恩升座說止觀指歸。即座面西而化。眾聞空中絲竹之音。依稀西去。
宋知禮法師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釋天台觀經疏。大彰觀心觀佛之旨。每於每歲二月望日建念佛施戒會。動逾萬人。又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後於歲旦建光明懺。至五日召大眾說法。驟稱佛號數百聲。奄然坐逝。
唐法順法師杜氏。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著五悔文。讚詠淨土。弟子至五臺。見老人謂曰。文殊今住終南山。杜順和尚是也。歸則順亡。
唐懷感法師居長安千福寺。念佛三年。見佛金色玉毫。得入三昧。乃製決疑論七卷。臨終見佛來迎。合掌而化。
唐僧美法師於會昌寺西院造懺悔堂。行般舟。一夏不坐。或止口過三年。不一或行不輕。通禮七眾。或節衣食。四分除二。或去世想。專念西方。口誦彌陀。終于命盡。後於一時入室。撫佛倏然而化。

宋崇衣法師號淨業住廬山二十三年退居草堂。一日別衆而逝。衆念誦
久之忽復省曰適隨觀音大士行見金色沙門長身無髮謂我曰汝雜緣
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期趺坐而化殮龕之日有赤雲無布向西而沒。

五代志通法師遊天台見智者淨土儀欣然會心嘗至招手岩因陳大願
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誦已投身岩下若有神人捧之于樹乃復正心登岩
曰餘生可厭大願已發惟願海衆菩薩同相接引再投而下適在紫荊草
上久之復甦寺衆見相現前乃起禮佛趺坐而化

唐善道法師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心念佛以
修十六妙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遺蹤豁然增思後遁跡終南修般舟三昧
數載睹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
綽請觀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嘗安佛像在簷牖下
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嘗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方
僧前懺又因造屋多損虫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衆生前懺綽靜思往咎
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往生
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即掩室怡然念佛而逝異香天樂向
西而隱。

唐寶相法師居長安六時禮懺者三十年夜誦彌陀經七徧佛號六萬聲
後忽見佛大士衆自西來迎囑諸徒曰念佛為業西方相待遂坐而化。

晉僧濟法師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在
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憑此建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念佛延僧諷淨土
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夢自秉一燭浮空而行見阿
彌陀佛接至於掌徧事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明
日復於空中見佛菩薩謂弼曰佛來也即舉首而顧一息而終時方炎歊
體三日不變異香郁然。

晉慧恭法師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遠慧蘭同志為學光等學力不逮恭
而於淨土凝想則過之蘭謂恭曰君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龍奏音
衆悅彼不自聞恭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時咏如癡哉後七年蘭等先逝
夫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甚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
為哉於是叩頭而泣指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
喜歎又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勝
慰喜但恨五濁淹延稍依之晚耳恭於是日告衆欣然奄迅而滅時義熙
十一年也

唐僧藏法師西河人夏月在草間飼蚊念阿彌陀佛二十許年飲食行坐
志在安養忽於病中見化佛光照其身次日謂侍者曰吾適瞑目正在淨
土諸上善人散花召我乃整衣西向而終

唐祖皓法師於吳郡結道俗為西方社有不能遺塵累者別退之時以為
旃檀林中常木自枯後示疾謂弟子曰淨土聖相已現吾今夕必往生乃
澡身易衣端坐而化香氣滿室。

宋法因法師住四明廣壽三十年真心淨業偶在疾集衆諷觀經稱佛號
者三夕謂門人曰吾將行矣或請留偈為之書曰我與彌陀本無二二與
不二並皆離我今如此見彌陀感應道交難思議起身端坐結印而逝。

宋了然法師號智涌住白蓮二十四年夢兩龍戲空中一化為神人袖出
書曰師七日當行既寤集衆說法大書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
可不自勉即沐浴更衣集衆念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能仁詩
行人皆聞天樂之音祥光上燭天表。

宋智仙法師號真教住白蓮講道十三年西向十念歷十二時未嘗廢一
夕微疾請觀堂行人誦彌陀經卷未終而坐脫能仁行人皆聞衆樂和鳴
黎明師始亡。

晉慧虔法師晉末居廬山見遠公德業之盛嘆曰吾人也彼人也乃之山
陰嘉祥寺聚徒講經謂衆曰願乘講導求奉彌陀後五年知時已至乃曰
華聞見佛即其時矣其夕有尼淨嚴假寐之頃見觀音勢至與百千衆從
空而下嚴問大士何所之曰嘉祥迎虔公耳虔亦預感勝相以告弟子奄
然長往異香經旬不歇。

宋曇鑑法師居江陵定中感佛以水灑面曰滌汝塵垢清汝心念一夕念
佛步廊及旦趺坐而化同時江陵道海淮南曇泓東林道廣弘農道光臨
終皆見金臺來迎之相。

宋曇泓法師南遊交趾誦觀經不記數於山巖聚薪焚身舍利數百人見泓身金色乘金鴈向西去。

隋釋道喻依開覺寺念阿彌陀佛日夜不廢造其像僅三寸後於定中見佛謂曰汝造我像何小喻曰心大即大心小即小言訖見像身徧滿虛空告曰汝且回本國香湯沐浴明星出時我來迎汝至時感化佛來迎光明滿室遂坐而化。

隋釋壽洪汾陽人常念佛欲往生西方將亡見光照室（如淨土文）天童子來迎師曰我心期西往不生天上即令衆念佛遽云佛從西來矣言訖而化。

唐釋善胄博野人勤篤淨業常見佛大士像放光照身一夕疾中倏起合掌祝曰佛以四十八願攝我有情必棄此時如佛本願已而告衆曰佛光照我所願無失言訖而化。

唐釋法祥住揚都大興國寺三十年修安養之業凡有饒益必用回向因在疾弟子聞師稱佛聲甚厲又見房西壁有光若鏡現淨土境相頻伽鼓翼祥倏然而化。

唐釋明瞻晚歲克志安養或譏其遲莫瞻曰十念功成猶得見佛吾何慮焉後因疾於興善寺具齋別道俗時僕射房玄齡杜如晦皆會焉日過午整威儀念佛遽曰佛來矣二大士亦至竦身合掌而化。

唐釋道綽入壁谷玄中寺是曇鸞之舊居也專志念佛日以七萬徧為度勸并汾人念佛或以豆記所度者及萬斛四月八日集道俗為如來生朝慶會俄見鸞爲空中乘七寶船謂綽曰汝淨土堂宇已成衆復見化佛菩薩飄飄在空皆欣仰嘆異同志道撫將領相見必指淨土為會綽亡三日撫聞之曰吾昔期先行今乃在後吾加一息之功見佛可退矣即於像前叩頭陳露退就其座而化。

唐釋智瓌居武丘集僧俗修淨業觀想每月一集五百餘人後於病中見梵僧手執寶瓶前謂之曰吾無邊光也卻後淨土所稱功德寶王乃我爾瓌與寺衆論曰無邊光勢至大士功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我其西歸乎其夕竟亡。

唐釋神素居蒲州誦阿毗曇（華云北法）無成實論願早登安養後病中令弟子誦觀經靜坐而聽既畢唱佛大士號始終無數番至中夜安坐而化。

隋僧頂雍安人日以念佛為事臨終示寂室有異香因誡誨弟子畢忽起合掌稱阿彌陀佛二大士名奄然而化。

唐釋辯才襄陽人潛自念佛以修淨土之業三十年未嘗說獨與誰戒任公善謂之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後一日令弟子報任公曰向所期已及矣任公及門才曰吾其去矣趺坐而化衆聞仙樂西來異香撒滿。

唐釋惟岸并州人常以念佛修十六觀門每因出觀見觀音勢至現於空中岸頂禮雨淚曰幸由肉眼得睹聖容所恨世無傳焉倏有二人稱善畫聖相既就人亦俱失乃謂弟子曰吾西行其時也有從我者乎一小童曰惟師之命即往白父母歸寺沐浴至像前趺坐而化岸撫其背曰汝何先吾而行即令弟子助聲念佛仰目西顧寂然而逝。

唐釋法持江寧人見黃梅忍禪師悟心要繼牛頭祖位嘗專心淨土日念阿彌陀佛俯仰不違將終戒弟子露骸松下令禽獸食我血肉起淨土因弟子如其旨見神旛數十西來繞山旛出異光以燭其室。

唐釋慧日汎舶南海至天竺諸國訪善知識問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速得見佛天竺三藏皆讚淨土日聞喜躍至健陀羅國山有觀音像祈請者或見身日絕食七日畢命為請七日六夜觀音於空中現紫金相長丈餘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利人又願生極樂國當如汝志開元七年東歸長安進佛真容梵夾帝旌其德賜號慈愍三藏日以念佛著淨土文行於世天寶七年將終見蓮華在前狀如車輪。

唐僧銜并州人初念慈氏期生內院年九十遇綽禪師聞淨土之法始回心焉早暮禮佛千拜念佛萬聲三年有疾謂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示我寶手吾其去矣既終七日異香不散時啟芳圓果二師目擊斯事乃於悟真寺觀音像前折楊枝置像手誓曰芳等若於淨土有緣當使七日不萎至期枝益茂芳果歿於晝夜觀念不捨數月忽覺臨七寶池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寶蓮華臺光明輝映芳果前作禮佛告之曰汝念我名皆生我國人見寶幢珠網有梵僧御寶車來謂曰吾法藏也故來迎汝芳果忽覺乘車前邁又聞釋迦佛文殊菩薩以梵音聲稱讚淨土。

寶殿之中。有寶階三道。第一道純是白衣。第二道僧俗相半。第三道惟是
佛菓。佛指謂芳曰。此皆閻浮提念佛之人。今得生此土也。後五日。二人無病
忽聞鐘聲。芳果曰。鐘聲我業事也。當時俱即化去
唐釋懷玉。丹丘人。觀想淨土。將四十年。日課佛名五萬。誦淨土諸經[illegible]三
百萬。一日見西方衆聖。有擎銀臺而至。師曰。如我本望。必得金臺。言發而
臺隱。師彌加精苦。三七日後。向人復來曰。法師已得上品生。忽異光照室
越三日書偈曰。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花化生為父母。我經十劫修道來。出
世閻浮厭衆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弟子見佛菩薩共御
金臺西下。迎玉而去。
宋揚傑。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感佛來迎。
宋四明孫氏。寡居齋戒。禮誦念佛三十年不懈。手製衣衾鞋韈。施僧不記
其數。一日微恙。見異人立床前。祝曰。宜勤精進。又夢八僧繞行。戲宮身挂
縵衣。隨僧行道。遂沐浴淨衣。請僧行懺於大衆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亂。
左手結印。奄然而化。遠近皆聞空中奏樂。

宋唐世良。會稽人。持戒茹素。念佛禮拜。年老疾病。猶不就枕。誦彌陀經七
萬遍。語家人云。佛來接我。言訖作禮。即便坐逝。利行人時在道味山。夜夢
西方異光幡華天樂。空中聲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宋陸偉。錢塘人。為州都掾。中年厭世。一心念佛。率衆結法華華嚴二社。各
百許人。其法各人在家誦經一卷。月終就寺讀誦。終日而散。如是二十年。
遂成大會。嘗手書法華華嚴楞嚴圓覺金剛金光明等經。晚年子孫彫落。
更無餘累。忽一日易衣端坐。念佛而化。
宋李彥通。家會稽。為鍛師。因開元繫念。徃預其會。忽悟世無常。歸心淨業。
一朝得疾。遽云我遊行淨土。見二門扃鑰甚固。逡巡之際。見利行人開門
引入。見蓮華樓閣佛菩薩衆。遂請晞經道場二行人至卧榻前說法策導。
衆家念佛西向坐逝
宋陸俊。家錢塘。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為業。預西湖繫念會。每對佛
懺悔。必至垂淚。道友相見。說淨業因緣。纔十餘句。便悲咽感嘆。惟恐此生
之不度。三昧之不成。往生之未諧。我佛之未見也。臨終得病。請圓淨律師

說淨土法門。諷觀經至上品。淨曰。此時好去。俊曰。衆聖未齊。且待少時。即
起就竹床。面西端坐。頃刻化去。
宋馮珉。上虞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為鄉民害。珉持槊往刺之。見蛇在岩下
與黃特相持。珉推巨石壓之。蛇竟死。後每思之。慮蛇為怨對。乃求佛解釋
投志西方。修懺念佛。如是十載。一夕請同修社人相助諷彌陀經念佛號
次誦普賢懺偈頌往生偈。即端坐合掌而終。
宋徐六公。嘉興農夫也。翁婆蔬食。設像繫念。如是四十年。屢夢遊淨土。預
作一龕。臨行之日。易布衣草履。入龕端坐。頃之即曰佛來迎我。即化去。
隋文帝皇后。忠敬大乘。常持佛號。臨終之夕。異香滿宮。時尼大明與后最
愛。每念佛時先著淨衣。口含沉香。忽衆聞沉香氣滿室。異常。頃之有光明
如雲來迎。向西而去。
宋昝定國。號省齋。常念佛讀淨土諸經。結西歸社以勸人。嘉泰初。於小江
慧光淨土院結石塔於池心。為鄉民火葬藏骨之所。印施念佛圖。月三八
集僧俗就淨土院諷觀經念佛以為常。嘉定四年。夢青童告曰。佛命召君

三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而化。
元鄭氏淨蓋。家錢塘。念佛誦經。日無虛度。得疾禱之。于佛聞空中聲云。汝
行有期。無得自怠。又見佛身金色。即奮身起。面西端坐。念男僧義修諷阿
彌陀經。倏然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說修師令知。
昔梅汝能。常熟人。仕至縣令。嘗有志淨業。忽夢僧授紙百幅。擘破為二八
字。以問東靈照師。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以經與
之。忽不見。自是誦經念佛。取名為往生。以見志。因邑中破山道生師。造丈
六彌陀像。汝能施財百萬為之粧飾。設齋慶懺。殿前池中生雙頭白蓮一
朶。其花百葉。當年冬。汝能無疾而終。
宋蔡氏。縣君。居武林。早年孀居。持經念佛。每旦禮像。逾二十年。忽見金蓮
華現空中。遽索平時修行果目卷而懷之。安坐而逝。
宋楊福。松江人。誦經持戒。繫念淨土。臨終預知。即絕食飲水。念勢至菩薩
至七日。澡浴更衣。端坐告衆曰。勢至菩薩今來迎我。即坐化去。
宋嘉禾鍾婆。日誦彌陀經十卷。餘念佛。二十年為常課。一日語其子曰。見

大白蓮華無數。一婦人端正好衣立我前。又衆聖在此。何以供養。予云不
見。遂無語端坐側身而化。
宋上虞胡長婆李氏。夫喪後日夜高聲念佛。及誦彌陀經凡十餘年。一旦
有僧覆以緋蓋告之曰。汝今月十五日夜子時去。問師何人。答曰我送汝
念者。婆遂會別諸親。至時果有異香光明。即端坐而逝。七日火化。齒如雪
玉。舌如紅蓮。睛如蒲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以數。次日焚處生一花。如
白鷺粟然。
宋錢塘盛氏。日課觀音經。念佛不輟。一日病中浴畢。面西問家人云。聞磬
聲乎。淨土衆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已至。觀音手執金臺如來
接我。登座。即奄然而化。
宋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鸜鵒。俗呼八八者。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即隨口
稱念。旦暮不絕。因以與僧。久之鳥亡。僧具棺以葬之。俄口中生蓮花一枝。
人為頌曰。有一靈禽八八兒。解隨僧口念阿彌。死埋平地蓮花發。我輩為
人豈不知。

隋釋慧雲。大業時。居江都安樂寺。專心淨業。得齊州道詮所遺無量壽佛
像。殷勤禮懺。像忽放光。自是懇求往生愈切。一日面西趺坐。念佛而化。
宋天台黃岩正等寺觀師。畜一鸜鵒。常隨人念佛。後則常念阿彌陀佛不
待教導。一日立死籠中。乃穴土而瘞之。舌端生紫色蓮花。大智律師為之
頌曰。立亡籠閉渾閑事。化紫蓮花也大奇。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昻。魏郡人也。履信標宗。風神清徹。獨懷異操。高
世表慧解。夙成殆非開悟。結志西方。願生安養。後知命將終。預告有緣。至八
月初當來取別。期月既臨。一無所患。問齋時至未。景次昃。吾即陞高座。身
含奇相。鑪發異香。援引四衆受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勉心。于時七衆圍
繞。食承遺味。昻舉目高視。乃見天衆繽紛。絃管繁雜。告於衆曰。兜率陀天
音樂下迎。昻曰。天道乃是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土。何此誠不遂
意耶。言訖。便睹天樂上騰。須臾遠滅。便見西方香花伎樂充塞如圍雲飛
涌而來。旋環頂上。舉衆皆見。昻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親往。
言訖。但見香爐墜手。便於高座而終。卒於報應寺。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

十年八月內也。道俗崩慟。觀者如山。接捧將殯。於是下有普光堂等文字
生焉。還送寒陵山。鑿窟處之。經春不壞。坐固如初。又登葬之夜。時屬陰暗。
素無燈燭。昻舉掌高示。便發異光。朗照堂宇。大衆皆惋怪所從來。昻曰。此
光手中恒有。何所怪乎。自非道會靈臺。行符明聖。何能現斯嘉應哉。
宋樓氏慧靖。四明將帥樓璹之孫。適奉籓周元卿。常披味傳燈。發明見地。
允以淨業為真修。晚年被疾。忽見蓮臺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室。以語家
人。亟命念佛。頃刻而化。
宋馮氏。少師珣之女。承宣使陳思恭之妻。少多病。從慈受深禪師受教。持
齋念佛。逾十年。益精進。謂族黨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梵語稱中國曰支那華言文物）
數緣盡。行即西歸。一夕語侍者曰。吾神遊淨土。獲禮三聖。夫聞其語。即
相陪念佛。右脇安卧而逝。三日之間。妙香芬馥。
宋錢塘陳氏媼。從靈芝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嘗有舍利散經案
上。臨終見化佛來迎。顧旁人語未及半。已凝然不動矣。
宋四明黃氏。早喪夫。歸父舍。修淨業。臨終念佛。結印。履地徐行。儼然立化。

家人篩灰於地。以驗生處。見蓮花一朶生灰中。
宋釋慧明。號晦庵。學于慧光僧錄。晚依菁山常照寺。與至叶修淨業。日課
法華。楞嚴。圓覺。持彌陀聖號以萬數。慶元己未春示寂。謂弟子曰。吾學大
乘求生淨土。今遂願矣。乃累足坐逝。衆聞天樂西來。徘徊頂上。荼毗（華言焚燒）
之餘。五色舍利不可以計。
宋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每感母氏華其往生之瑞。嘗誦經念佛。願生安
養。病中請僧行懺。自見其身著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家人曰。汝
輩當勤修淨業。吾當於淨土待汝。即右脇吉祥向西而亡。
宋尼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夜間見佛菩薩來。光明照寺。奄然遷化。
唐尼淨真。居長安積善寺。衲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徧。專志念佛。語弟子
曰。五月內十度見佛。兩度見淨土寶蓮花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言
訖。跏趺而化。祥光滿寺。
唐尼悟性。居廬山。念佛願求往生。忽聞空中音樂。謂左右曰。我已得中品
生。見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花生寶池中。以待其生。言畢而逝。

宋屋能奉。錢塘人。專修淨業。常夢佛光照身。及聞天人善言開發。一日無疾。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聞奉誦佛聲厲。奔往視之。則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音西邁。

宋王古。儀真人。官禮部侍郎。與晦堂楊岐為禪侶。嘗作直指淨土決疑集。楊傑為序。又增補往生淨土傳。皆行於世。平時志在往生西方。臨終無所苦。惟念佛不輟。忽滿室光明。端坐而化。有人夢古乘蓮花西去者。

宋江公望。釣臺人。官司諫。少年登科。蔬食清修。述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有子早亡。託夢舅氏曰。欲煩大人。乞就天寧寺看寶積經。庶得生善處。大人修行功業已成。真府有金字牌云。嚴州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熏修。心無愛染。動靜不忘於佛法。言談罔失於宗風。名預脫於閻浮。身必歸於淨土。宣和末知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宋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中。單馬逃竄。虜追騎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名。既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

宋越大善寺童行。常隨師善輝念佛禮拜。一夕夢婦人持數珠賣。童曰。欲得一串。恨無錢買。婦曰。我當與汝。汝可開口。即以數珠投口中。童以告。輝曰。此是大勢至菩薩授汝念佛三昧也。過數日。童見二大士持華座與之曰。七日當乘此來生淨土。童逢人即說我七日當往生也。至期忽自唱曰。菩薩來矣。即座而化。

宋倪道者。仁和人。棄家作道者。建小菴。專意念佛。欲焚身代一切受苦眾生。供養諸佛。久之。有朱藤三稟生卧榻前。謂眾曰。此藤若焦。我當西去。臨終半月。集眾念佛至于萬人。焚身前一夕。其地忽有光明金色。高半尺許。以手掬之。隨浮掌上。又謂眾曰。我焚身時。必有紫雲青雲從東北過西南。是我往生之相。及四面發焰。端坐其中。果有二色雲瑞。

宋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凡官居私舍。必飾淨室。安設佛像。每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普勸道俗同修淨業。皆服其化。有僧定中遊淨土見繁。後繁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宋資州何慈妻范氏。虞彬甫表姊也。好念佛經。至誠精一。早夜不廢。一日家中烹魚。已剖腹。見脂裹一物極堅。叡剖之。乃二佛頭也。其家斵木為全體。一家尊禮供養。

宋釋智廉。居上虞化度寺。初徧參宗門。晚節一意西方。慶元改元秋八月。書偈別眾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大眾圍繞而說法云。諸上善人。當須專修淨業。來生我國。說已即隱。我既見相。往生必矣。即向西作印坐逝。

宋李秉。紹興中官也。領御樂院。初學禪于淨慈輝。自得有省發。晚閱龍舒淨土文。日課佛號。與其子閣長元美殿長林師文等數十人。結淨業會于傳法寺。久之感疾。忽見彌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華滿房。乃囑付親眷。書偈端坐結印而終。

宋閻邦榮。池州人。因僧勸修西方。持決定往生呪。每旦向西一誦千徧。或率眾同持。如是二十年。紹熙元年春。偶聞異香連日不消。家人夜夢二青衣侍立邦榮之側。其子又夢彌陀放光徧照堂宇。悉作金色。數日面西趺坐課佛。忽起曰。我去矣。行數步。舒手結印。微笑立化。

宋汾陽約山[illegible]婆。每日嗟嘆世間無常。無一可樂。月晦必請僧二員永夜念佛。翌旦設齋。婆手自營辦。臨終之夕。咸見佛光入室。寶蓋覆於庭上。婆遂遷化。

宋周行婆。家太平州。晚年念佛精專。一夕胡跪念佛。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自婆家出。引婆騰空而去。

宋釋智深。號慈行。學于海月。歸嘉禾開長堂。供二十年。專志念佛。常以淨業化人。得往生顯驗者甚眾。一日示疾。客至問安。談論如常時。客方出門。師即遷化。人見紫雲向西而沒。

宋釋有嚴。受業天台靈鷲。依神照傳教。晚居樝菴。專事念佛。作懷安養故鄉詩四篇。為時所傳。居山十年。夢池中大蓮花。天樂四列。乃作餞歸淨土詩。後七日跏趺而化。塔上有光如月。三夕乃隱。

宋釋宗利。受業會稽天華。修法華懺三載。夢亡母謝曰。荷汝懺功。已生善道。期滿見普賢從空而過。復謁大智律師增受戒法。忽夢律師吐白珠令吞之。嘗神遊淨土。見寶池蓮花行樹之相。尋詣新城碧沼。脩念佛三昧者十年。後入道味山築菴。名一相。越十五年。謂弟子曰。吾見碧蓮花徧滿空

中。三日復曰。佛來矣。即書偈曰。吾年九十頭雪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坐斷乾坤窄。奄然而化。

宋釋齊玉。號慧覺。初於雲川寶藏建立淨土會。念佛者如蟻之衆。後住上竺。夜半頂彌陀像行道念佛。一日謂首座曰。牀前多寶塔現。非吾願也。所欲見則阿彌陀佛也。可為我集僧念佛。首座鳴鐘繫念。將百餘人頃之。曰今已見佛。即瞑目端坐而逝。

宋釋仲閔。三衢人。篤意念佛。受業祥符。著教義憲章集。一日升獅子座。見銀臺西方而來。師曰。吾一生解第一義。擯取金臺。今乃若此。即座而化。

宋釋瑩珂。受業雲川瑤山。徧參教席禪門。後歸受業。酒炙無所擇。竊念戒業有缺。恐從流轉。令同住取戒珠師所編淨土往生傳。對床讀之。凡讀一傳為一首肯。既而擇一室。面西設禪椅。不食念佛三日。夢佛大士謂之曰。汝尚有壽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曰。設有百年。閻浮濁惡。易失正念。所願早升安養。承事衆聖。佛曰。汝志若此。後三日當來迎。至期令衆誦彌陀經師曰。佛大衆皆至矣。遂奄然而化。

宋宗本。初參天衣懷禪師。念佛有契。居後住淨慈。奉詔入住東京慧林。召對延和殿。密修淨土之業。臨終安坐而逝。雷峰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殿殊麗。人曰。以待淨慈本禪師。又資福曦師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詰之。答曰。吾定中見金蓮花。人言以俟慧林本禪師。又小蓮花無數。稱是以待受度人。或有委者。云是退墮之人也。

宋釋善本。試華嚴經得度。即淨慈。詔住法雲。賜號大通。後歸杭州象塢。專修淨業。有時定中見方丈彌陀佛。示金色身。一日告門人曰。止有三日在。至期趺坐。念佛面西而化。

宋釋元照。住靈芝。弘律學。尤屬意淨業。不輟念佛。一日會弟子。諷觀經及普賢行願品。跏趺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樂聲。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俗姓李氏。金城狄道人也。志節恭勤。常時念佛。依華嚴經作蓮花藏世界海觀及作彌勒天官觀。至開皇十七年遇疾。累悶唯心不冷。未敢藏殯。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戶前而立。曰官須見師。俛仰之間。乃與俱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寶樹林。端嚴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退。幹獨入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池無非珍寶。焜煌亂目不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無坐者。忽聞人喚云。靈幹汝來此耶。尋聲就之。乃慧遠法師也。禮訊問曰。此為何所。答曰。是兜率陀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南坐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頂戴天冠。衣以朱紫。光偉絕世。又謂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得覺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至大業三年。禪定初成。粉召為道場上座。僧徒一臧。匡救有序。至於八年。於本房內所患漸重。將終。目睛上視。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頦如常曰。沙門童真問疾。因見是相。幹謂童真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來召。相逐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及入宮。若翅足舉望則見城中寶樹花蓋。若平立即無所見也。傍視疾者曰。向舉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住彼大遂本願。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迴。華嚴藏海是所圖也。不久氣絕。須臾復蘇。童真問何所見。幹曰。見大水遍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所願足矣。尋便卒。

宋釋了義。號木訥。鍾離沙師之曾孫。十五舉進士。過金陵見保寧璣公。開法開悟。即從剃落。隨所至處。痛曰昨夢念念西方。未嘗間斷。祥公赴黃蘗挽其偕行。一夕祥夢師來別。云西歸矣。復見佛菩薩授以金臺。越三日炷香宴坐。念佛含笑而化。嘗詣五臺。忽覺隨衆菩薩後行道。有紫綬金章二人從其後。師詰其名。一僧引至般若觀。玉牌金書王古葛繁二名字。

唐乾符中有僧恒以課誦念佛為業。未嘗暫廢。因下峽泊舟白帝城。夜深群動已息。持念之際。忽覺有腥穢之氣。見水面有一人漸逼船來。僧問之。曰某非人也。姓許名道明。唐初為夔州以貪殘暴虐。受業報。在灩澦堆為龍王之子。今二百四十年。適聞師持誦。大有利益。故來遜謝耳。僧問曰。峽路險惡。多覆溺之患。盍勒諸龍而禁戢之可乎。曰。此類皆業所作。非常力能制也。僧憫異之。將復問。忽亡所在。

宋釋慧真。居武林延壽。號清照。依靈芝習律。專修淨業。殆六十年。每接對賓侶。必以念佛為勸。建寶閣。立三聖像。最稱殊特。貴官江自任參敬師。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是清照律師當升此座。社友孫居士訪師。作達。即在家作印而化。師往炷香。迴謂其徒曰。孫君已往。吾亦當行。即請衆念佛。復

云彌陀口口稱。白毫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即端坐而化。
宋釋仲明。居山陰報恩。素無戒檢。偶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云。但隨息念佛為上藥。明即依法念之。至七日乃已。因寧又命想目前佛像。久之。忽見二菩薩。次又見佛迎接。瞑目而化。
元至順庚午。浙西連歲饑饉。杭州城中。餓殍相枕藉。有司命坊正倩人舁棄六和塔後山大坑中。有一婆子。經旬不腐爛。每日居衆屍之上。人怪之。搜其身。懷中有小數帖。念彌陀佛圖三幅。事聞。有司為買棺斂焚之。烟焰中現佛菩薩像。光明燁燁。因此發心念佛者極衆。
宋釋宗賾。住長蘆。作蓮花勝會。録勸人預名念佛。忽夢白衣士謂曰。欲入公彌陀會。師秉筆問其名。曰普慧。書已。復云。家兄亦告上名。問何名。曰普賢。言訖遂隱。師以聖賢幽贊。乃更以二大士居其首。師述勸修淨土頌。有云。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是安身處。蓮花勝友待多時。收拾身心好歸去。目想心存望聖儀。直須念念勿生疑。他年淨土花開處。記取娑婆念佛時。此頌家在人口。住普會時。迎母居方丈東室。勸令念佛。臨終前一日。師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人來召。師曰。此往生之祥也。
宋釋惟月。居諸暨化城。明律學。日念佛以修淨業。一日有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今見阿彌陀佛高八尺。在空中。言訖而化。
宋釋思敏。依靈芝增受戒法。專心念佛二十年。一日偶疾。請衆諷觀經者半月。三日見化佛滿空。臨終。念佛聲出衆外。酷暑閉龕七日不變。異香郁然。
宋釋睎湛。山陰人。少為儒生。忽厭世出家。與塋行人於院杜同建無量壽佛殿。專修淨業。坐不背西。久之。常見三聖相。一夕面西念佛。正坐端然。作印而化。
宋釋曇懿。居錢塘淨住。以醫為業。晚年禮法華經。修念佛三昧。以平時所積。供佛齋僧。造像設浴。如是二十年。後微疾不服藥。請利行人七僧念佛以助往生。次日見蓮花。其大如屋。又一日。梵僧到床問訊。夜半衆聞念佛聲。恬泊然長往。
宋釋太微。兒時投錢唐法安法師。初授彌陀經。便能背誦。及受具。嶺扃門

念佛精進不怠。常緩步後山。忽聞划船者歌。豁然開悟。因留一笛以自娛。有淩監簿者。亦修淨業。撰歌為淨土鄉長。一日叩門曰。淨土鄉弟相見。微曰明旦可相見於淨土。今日請佛正几耳。翌朝人怪其不赴粥。往視之。見留鉢禪椅。先已焚卻。跏趺地上而化。
宋紹興十四年三月四日。江東憲司騶卒鄭鄰。因久病。夢二使者追至一所。見樓觀巍然。若今大官府。使引之登階。入朱門。見庭下有男女僧道為犬牛羊。殿下有大鏡。照人心腑。歷歷可見。頃之。王出。二使擁鄰聲喏。稱追到信州鄭鄰。王以筆點案上文字。顧吏曰。還是此鄰字否。吏云誤追之。判官攜簿前覆稱。合追處州松陽鄭鄰。王曰。若是則不干此人事。可即放回。從命檢生死簿。鄭鄰尚有一紀半壽。遂呼鄰前。曰看汝乃一善人。在生曾誦經否。鄰曰。曾念高王觀音名號。王曰。汝視此間罪囚。皆是不作善事者。鄰舉首見殿下鐵杻。繫者甚衆。丘木被體。痛楚呻吟。總無人狀。柱上立粉牌。誌其名姓罪犯事因。獄戶皆金釘。圖大海獸。張口銜之。兩廡皆鞠獄官吏。有戴牛耳幞頭者。鄰周覽而旋。王曰。汝已見了。可還世間。依舊精持。若見戳人。只念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名號。彼得因號受生。汝亦消災介福。鄰曰領聖教。拜訖退。行數步。回首已無所覩。惟一白叟以杖指曰。由此而歸。鄰行毋緩。鄰憂撓。遂寤。偏體流汗。乃初六日夜矣。
晉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嘗隨軍北征。既而軍少失利。秀竄逸被掠。經歎處作奴。俘虜異域。欲歸無因。少信佛法。恒至心念觀世音號。每夢寐輒見像。後既南奔。迷不知道。於窮山中忽覩真容。如今畫像。因作禮。豁然不覺失之。乃得還路。遂歸本土。後精進彌篤。
晉欒苟。不知何許人也。少奉法。嘗作富平令。先從征盧循。值小失利。船舫遭火垂盡。賊亦交逼。正在中江。風浪駭目。苟恐怖。誦念觀世音名號。俄見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與水齊。苟心知祈念有感。火賊已切。便投水就之。體既浮涌。腳亦履地。尋而大軍遣船迎接。敗者遂得濟。
晉張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太元中。符堅既敗。長安百姓有千餘家南走歸晉。為鎮戍所拘。謂為游寇。崇與同等五人手腳杻械。盡坑中。埋築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崇慮望窮盡。唯潔心念觀世音。夜中

摠怨自破因得脫免。路經一寺。乃復稱念觀世音名號。至心禮拜。以一石
置前。發誓願云。今欲過江東訴於晉帝。理此冤抑。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為
二。崇禮拜已。石即破焉。崇至京師。具列冤狀。帝乃加宥。已為人所掠賣者。
皆贖為編戶。智生道人目所親見。

宋釋用欽。居錢塘七寶院。依大智學律。聞其示衆曰。生弘毗尼。死歸安
養。出家為道。能事斯畢。即摽心淨土。志不退。日誦佛至三萬。冀神遊淨
土。見佛大士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明日西行矣。即集衆念佛。黎明合掌
西望。跏趺而化。

昔有一國與羅剎相近。羅剎數人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剎約。言自今以
後。國中之家。各專一日以次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唯有一子。始年十
歲。次當充行。父母哀號。使至心念佛。委及宗親。助子屬想。便送此兒辭別
捨之。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因茲絕患。國人
嘉慶慕焉。

元至正十五年冬。張士誠侵湖州。江浙丞相委令徑山屬院化城僧慧遜

團結鄉民。守與界嶺。一日賊兵犯境。遜率鄉民與之格戰。賊敗走。獲四十
餘人。遜至官。夜宿西湖鳥窠寺。黎明道前往饒州天寧。謀大猷徐步廊廡
間。因睹見師神觀閑雅。持誦不輟。乃齊聲告曰。長老救我。師曰。我救你不
得。你若至誠稱念南無救苦救難阿彌陀佛。却救得你。中間有三人信受
其言。高聲稱念不輟口。既而官司取發衆囚。俱易杻鎖。偶至此三人缺刑
具。但繫以繩耳。既到番因官獨鞫勘此三人。一人供正治麥畦被虜。二人
供元是明州奉化鋸匠。來此備工。被虜。三人遂獲縱免。乃到鳥窠拜謝大
猷而去。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那羅聚落。多諸疫鬼。役害民衆。各競
求請諸天善神。冀其病消。待除降伏。如是數請。而無所應。時聚落中有一
優婆塞語衆人言。如來在世。利安衆生。我等當共一心稱南無佛陀。以求
救濟病苦之患。時諸人等聞是語已。咸各同時稱南無佛陀。唯願世尊大
悲憐愍。覆蔭我等疾疫病苦。爾時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衆生誰
受苦厄。尋往化度。使修善法。永拔諸苦。見此疫病諸人民等同時一心稱

佛名號。以救疫病。爾時如來。將諸比丘。往彼聚落。以大慈悲。熏諸民衆。勸
令修善。疫病同時皆悉退散。無復疫患。

宋祖輝。居四明郡城佛閣。逢人但云阿彌陀佛。說也說不得。人竟以說不
得和尚目之。鄞尉王用亨夫婦事之甚至。一日到其家告別云。我明日行
矣。及詣檀俱會。即入龕端坐。求甘瓜啖盡一枚。念佛而化。

元寶雲僧文宗周。若象山人也。淹博教觀。持律甚嚴。尋常與人言。寡默不
出口。至陞座竪義講說。滔滔若建瓴之水。莫之禦也。臨終陞座講十六觀
經。終卷。欲與衆訣。左右進前啓曰。和尚後事未曾分付。奈何。宗周曰。
衲僧家要行便行。有什麼後事。啓者益懇。復是下座。歸方丈。一一條畫之。
即合掌稱念西方四聖尊號。回向發願畢。遂入滅。火化設利燦爛。

宋楊次公。篤志淨業。不輟念佛。嘗作文勸人云。大願聖人從淨土來。來實
無來。深心凡夫從淨土去。去實無去。彼不來此。此不往彼。而其聖凡會遇
兩得交際。彌陀光明如大圓日。徧照法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諸佛心內
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若能發心念彼佛號。即得往生。

沙河諸佛。有同舌之讚。十方菩薩。有同往之心。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不生
淨土。何土可生。自棄己靈。是誰之咎。公臨終時。見金蓮從空而至。即說偈
而逝。偈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
極樂。

宋周續之。字祖道。鴈門人。父後過江。因居豫章。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
十二詣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閒居。窮研老氏。公卿
交辟無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蓮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
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復辟太學博士。俱不就。以嵇康高士
傳得出處之正。為之注釋。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令講禮。月
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薦於武帝。辟太尉掾。不就。文帝踐阼。召至都。
館東郭外。乘輿行幸。問禮經傲不可長。辯析精奧。上甚悅。或問身為隱士。
時從王庭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
穴耳。時號通隱先生。後居鍾山。專心念佛。愈老愈篤。一日向空曰。佛來迎
也。遂合掌而逝。

宋吳人周举。建炎元年自京師歸鄉里。時中國受兵。所在寇盜如織。举遇
星冠羽服人。謂曰。子明日當死於兵刃。能誦十字天經。不唯免死。亦能解
冤延壽。举跪以請。云。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十字是也。拜而受之。明日
果遇盜。遁逃至林間。窘懼次。猛憶昨語。亟念一聲。猶未絶口。雷聲大震。群
盜驚走。遂得脫。

元鄞縣賢幢市周婆。精修淨土。每遇歲首。持不語戒。晝夜長坐。盡正月。遇盛
暑。就渡會亭施茶湯。盡一夏。年七十餘。一夕夢見大荷葉徧覆賢市一境。
手持念珠行道荷葉上。既而得微疾。鄰人夜見幢幡寶蓋入其家。黎明婆
已合掌念佛而逝。嘗聞佛謂末法中。南閻浮提女人獲生淨土者多如雨
點。今以周婆觀之。良信。

元黃岩陳君璋。為人端重寡言。慎交。篤苦信服一鄉。年幾四十。與室葉氏
暇則披誦法華。念佛惟謹。鄉無梁王懺本。君璋手書之。既畢。門首有茶
秋吐花。而君璋漠如也。迨至
國朝洪武庚戌。君璋年六十。疾篤。其子景星與子婦王氏性孝。躬調樂食。
夜不解衣。晝不離病所。王氏又割股肉為粥以進。是歲十二月十六日。縊
陽衕山君璋命扶之坐。謂景星曰。吾歸去。曰。歸何處去。曰。沒處去。又曰。
我死宜依桑門闍維(華言焚化)法。言訖。合掌稱念阿彌陀佛。須臾氣絶。

國朝洪武五年。釋無慍。字恕中。客上虞夏蓋湖積慶精舍。偶一朝。有俞安
人者自百官市來。長跪於前自陳曰。吾與吾夫不相得。發心念佛修淨土。
已十七八年矣。近一二年中。每於澄心靜坐時。聞空中細樂及鸞鶴之聲
洋洋焉。余自謂為勝境現前。或謂是魔境。請禪師決之。慍曰。是汝因閱經
中有風吹百寶行樹。其音如百千衆樂及衆鳥之聲。一時同作之文。信之
既篤。根於八識田中。無由除去。靜定中乃發現耳。汝後若再見此境。不得
作勝想。亦不得作魔想。當頭與他一坐坐斷。便見惟心淨土。本性彌陀。全
體皆是。豈在十萬億遐方國土之外耶。俞以手指其胸曰。吾自此疑團皆
泮矣。

國朝天童照察元素多病。洪武丙辰病日篤。勉藏主勸其持觀世音菩薩
名號。照如其言。日誦萬聲。明年十月十七日午時。自念病勢去死不遠。與
如汝持阿彌陀佛號。方興此念。忽一美婦人身衣六銖衣。手持一淨瓶。自
戶外入。立其面前。照驚訝失措。既而定心諦觀。乃是菩薩。示相照涕泣露
罪求哀。須臾不見。越五日。病盡脫。

國朝劉谷賢。黃州人。隸虎賁左衛軍伍。嘗從太監鄭和操舟往使海外諸
番國。經大海洋。谷賢忽失脚墮水。時風帆迅駛。不可以援。和令舟人升桅
末望之。遂見一人隱隱在波濤中出沒。相去數十里。咸以為無復生理。須
臾谷賢追及舟。舟中人大喜。速以物引上之。有大魚長丈餘在傍。依然而
去。人皆異之。谷賢曰。余墮水不沒者。此魚力也。適戴余至此。余將沒者數。
魚輒以鬐鬣負起。以是水不入口。舟中人問谷賢爾平生作何善功以獲
此報。谷賢云。但念觀音經耳。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六

嘉言

(佛)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釋)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能起念佛。能行布施。得歡喜心。無有死苦。○若人於劇急之中。一心念佛。至到歸命。即得安隱。○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禮佛者敬佛之德。念佛者感佛之恩。○有人求佛道。而於一劫中。合掌在我前。以無數偈讚。由是讚佛故。得無量福德。○抄寫經法施人讀誦者。所生之處辯多才。所學之法。一聞領悟。諸佛菩薩常加擁護。○如來滅後。若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若自書若教人書。其福最勝。無量無邊。

(道)宜心望北極稽首禮拜。念本命真君名號者。亦不虛過本命限期。皆得延生注福。○勸助治寫經書。令人世世聰明。恒值聖世。○若復有人紙墨縑素。抄寫裝治。流通讀誦。當知其人。名書金格。○抄寫經文。令人代代聰明。博聞妙賾。○經者聖人垂教。敘錄流通。隨我本心。廣寫供養。勸化天人。

因經悟道。因悟成真。得福無量。○執符把籙。保命生根。

感應

昔波琉璃王白佛。我國中災患。使我憂勞。不得修行。願賜易修法。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報障者。當貫木槵子一百八。以常自隨。行住坐臥。恒當志心。無分散意。稱佛陀達磨僧伽名。乃過一木槵子。如是漸次度木槵子。若十若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無諸諂曲。捨命得生第三炎天。滿百萬遍。當得斷除百八結業。始名背生死流。趣向泥洹(即涅槃也)。斷煩惱根。獲無上果。大王禮謝。即辦木槵。以為千具。六親國戚。皆與一具。王常誦念。雖親軍旅。亦不廢置。又作是念。世尊大慈普應一切。若我此善得免長淪苦海。佛當現身為我說法。願樂迫心。三日不食。佛即應形至其宮內。而告王曰。沙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含果。漸次習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佛告阿難。何況能誦三寶名經歷萬數。但能聞此人名。生一念隨喜者。未來生處。常聞十善。眾喜奉行。

昔日有五百估客。入海采寶。值摩伽羅魚王開口。海水入中。船去駛疾。船師問樓上人。汝見何等。答言見三日出。白山羅列。水流奔趣。如入大坑。船師言是摩伽羅魚王開口。一實是日。兩是魚眼。白山是魚齒。水流奔趣。是入其口。我曹了矣。各各求諸天神。以自救濟。是時諸人復求所事。都無感應。中有五戒優婆塞語眾人言。佛能救厄。當共同聲稱南無佛。此魚先世是佛破戒弟子。聞稱佛聲。得宿命智。心自悔悟。即便合口。船人得脫。以念佛故。俱免死厄。

唐錢塘梅先。恒以善事自業。好持佛經。兼持七齋。隣里呼為居士。天寶中遇疾暴卒而活。自說初死。為人所領。與徒十餘輩見閻羅王。王問君在生復有何業。先答曰。唯持經念佛而已。王曰。此善君能行之。冥冥之福。不可虛耳。令檢先簿。喜曰。君尚未合死。令放復生。宜崇本業也。再拜。時曾未有人送。留在署中。王復訊問。次至錢塘里正包直。王問何故取李平頭錢不為屬官。直曰。直為里正團頭。身常在縣。夜歸早出。實不知也。追子問。王令出船追直子。須臾有使者至。令送直還。遂活。說其事時。其子甚無恙。眾人皆試之。後五六日。直子果病。即二日死矣。

宋新淦上坊朱五郎。素習白蓮社。咸淳年間。嘗夜夢數卒驅之出門。有二僧衣褐衣青。一俗人衣白。同到隣人王紙馬鋪。見其家供佛。有位牌寫南無阿彌陀佛。遂共舞誦之。卒大怒。以杖逐出。仆地而覺。次早詣王宅。見一燈供佛。與夢中所見一同。乃知是夜得青褐白灰狗各一。獨二灰狗死。蓋朱五郎之灰道服也。

宋東平梁氏乳媼崔婆。淄州人。為宣義郎元明乳母。平生茹素。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王母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能誦阿彌陀佛。處誠不少輟。亦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紹興十八年。年七十有二。得疾洞泄。不下牀。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唱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泥丼。時不用著鞋韈。脚踏蓮花步步生。諷詠不絕口。人問何人語。曰我所作也。又問何時可行。曰中時去。果以其時死。十月五日也。用僧法焚之至盡。舌獨不化。如蓮花然。

宋許公西。明桃源鐵工也。年將七十。兩目喪明。里中昝學諭以犖宗圖印

總勸人念佛。計公初受一圖。念滿三十六萬聲。念至四圖。兩目瞭然。如是
三載。念滿十七圖。一日念佛。忽氣絕。半日復蘇。曰。我見佛菩薩。令分六圖
與曾學諭并勸道之首。分一圖與李二公。此是依圖之人。囑其子往謝學
諭。言訖。沐浴西向坐逝。
宋王闐。西明姑蘇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洞達。著淨土
自信錄。以明三界四土之旨。晚年專心念佛。西向跏趺而化。異香滿室。焚
龕獲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宋潭州黃打鐵。每用工時。常念佛不絕。一日無病。託鄰人書偈云。丁丁當
當。久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跏香滿室。即坐而化。
宋洮三郎。家臨安。兩買為業。晚年回心念佛。一日病。請僧講彌陀經。設尊
像。日夕西顧。忽易衣而終。須臾縮膝欲起坐。二子以易龕為難。曳脛令直。
經半日欲斂。忽舉手出衣被。瞿然而坐。舉家驚避。二子急前扶衛。恐其子
曳脛。以肘節揷之。子曰。助父坐脫耳。荼毗(華云化)有白鶴二十九隻。飛翔雲
表。父之西去。
宋王仲回。無為人。官司士參軍。因楊傑為說淨土之法。念佛益進。未亡前
七日。預別故舊。端坐而化。時傑守丹陽。夢仲回来謝云。向蒙指示。今得往
生。再拜而去。已而訃至。
隋宋滿。恒州人。念佛以小豆記數。滿三十石。設齋慶讚。一佛二大士。化作
三僧至曾乞食。滿曰。弟子願生西方。師来赴食。深副本心。事畢。即見天花
繽紛。弥空而下。未久。滿遂面西坐化。
唐并州汾陽老人。於法忍山借房止宿。念佛。忽火光遍照。人見其登蓮臺
而去。
唐鄭牧卿。滎陽人。舉家念佛。開元中病篤。有勸進魚肉者。確乎不許。手執
香爐。循求往生。忽與香蔚充。奄然長逝。男尚書蘇頲夢寶池蓮開。牧卿坐
其上。
唐張元祥。長安人。常念佛不輟。一日催家人云。西方聖人待我。齋畢。同往
淨土。凡事訖。畢索香火。跏趺面西而化。
唐李知遙。長安人。率衆為五會念佛。忽出堂向空頂禮。空中有聲云。報汝

李知遙功成果自指引君往淨土。同汝上金橋。即就牀坐化。天香郁然。
宋孫良。家錢塘。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常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
課佛萬聲。二十年不懈。忽語家人。令請僧念佛。以助往生。方半日。望空合
掌云。世尊菩薩已倘降臨。即退坐而化。
唐元子平。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忽聞空中音樂。即西向坐化。異香數
日不絕。
宋胡闐。家雲川。平時多念佛作佛事。忽夢佛呼曰。汝可造屋迎我。闐乃往
明因建彌陀閣以協此夢。臨終之夕。忽云。佛放光照我。言訖而化。
宋錢琳與妻陳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偶得疾。請守律師指示西歸。講說未終。
端坐而化。後五年。陳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曰。我已得生矣。汝後七
日亦當往生。至期果逝。
宋雲川朱氏。念佛三十年。每誦金剛經。以為聖賢在此。不敢踞坐。後忽不
食四十日。唯飲水念佛。先夢三僧入室。各執蓮花。謂曰。我先為汝種此蓮
花。汝却歸来。既覺喜悅。乃請僧衆念佛為助。即坐而化。
宋嘉禾周氏。適庶民孫氏。同翁婆常時念佛。感室中佛像有光如螢。或現
鮮花。或現佛菩薩像。三時心開天樂。或空中有誦經聲。
宋湖山黃婆。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暑中忽得痢疾。但飲水不食。臍庵沙
門善修常勸念佛。曾婆病中欲請修。修夢婆來謂曰。將往西方。修未以為
異。越二日。婆西向念佛十聲。端坐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宋醋坊孟氏女。精勤念佛三年。謂夫曰。可急報親隣。令来相送。暨畢集。女
焚香與衆人念佛。見空中執錫沙門曰。汝當往生。已而佛菩薩至。擁華排
空。忽然遷化。
宋汾陽梁氏女。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
菩薩旛蓋来迎。即日命終。
宋念佛道者。陝氏。順禪師之母。師住廣平普會。迎侍方丈東室。剪髮為出
家。析朝夕念佛。四衆称為道者。後病中集緇素唱偈念佛。西日忽合掌瞻
像。泊然而化。明日頂煖。面色鮮白。師前一日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来
桐召。師應之曰。此往生之祥。言已坐滅。面色變白。至是果然。

宋錢塘孫氏女常念佛持咒因病請清照律師至謂曰久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為談淨土因緣大喜至夜夢師持藥一盃服之流汗身心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迦葉尊者來取好金蓮花座。即瞑目結印而化。

宋會稽胡氏淨安禮念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普四會。偶微疾見佛來迎安詳坐逝路人聞空中樂聲隱隱西去。

宋二和郭氏妙圓長齋念佛誦法華彌陀經又二懺常誦觀落日。對想西方忽空中告云郭妙圓史生淨土請照亨律師說法求佛接引即時端坐。疑然而去。

宋錢塘沈氏念佛十餘年日加精進命工畫八尺彌陀像病中安設牀前欣然曰我何多幸即請僧念佛相助忽曰見一僧長丈授我金座遂坐其前方執錦褥角其座即行恐有障緣望眾更為念佛。眾皆勇猛厲聲。良久復云念佛功德已登金臺此去不回矣。即瞑目而逝。

宋長安姚婆因范行婆勸念佛晝夜念誦勤虔不懈臨終見佛菩薩來迎婆言未與范婆相別。請暫駐少時須臾范至佛尚住空中具言所見勝異執手而化。

宋汾陽裴氏女專心念佛。以小豆為數積滿十三石報盡之日索火燒香。口云佛以花臺與我。今當往生。已而天花飛墜遂亦坐化。

宋項氏妙智四明鄞人寡居二女悉令為尼同居楊氏庵見人惟勸念佛。忽曰我欲坐化錯與作棺也。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毋喜遂有異香滿室。飄上品微嚬身面西兩手作印。微哂而逝。

宋汾陽溫靜文妻病在牀上。夫勸令念佛二年不絕聲。謂夫曰。我已見淨土佛菩薩後月當去。至期見金蓮花如日輪。遂逝。

宋沈氏妙智四明慈溪人。自幼蔬食念佛。長歸童氏未嘗中廢施濟貧被以濟飢寒常誦彌陀經為日課。一夕微病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居士長者擁立目前燈光千點纍纍然狀如虹橋即日右脇吉祥凝然不動。

唐長安京房因善導和尚勸人念佛。滿城斷肉。京嫉之持刀入寺興殺害意導指示西方現淨土相即回心發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眾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

唐長安張鍾馗殺雞為業臨終見緋衣人驅群雞至喝言啄啄。即四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堪忍有沙門弘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覺香氣滿室群雞散去即端坐而化。

唐馬子雲舉孝廉為涇縣尉押租綱赴京遇風船溺被繫乃專心念佛。五年後遇赦因入南陵山寺持一食齋忽謂人曰。吾一生坎坷。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行當往生安養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異香滿室。言曰。佛來迎我言畢而歿。

宋王袞居錢塘孤山。即林和靖之故迹隱居自適政和間舉隱逸朝廷旌以處士後官至朝散大夫潛心淨業有大感悟。日誦彌陀經七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絕一日無疾沐浴面西跏趺而化異香馥郁。眾皆讚歎。

宋張迪居錢塘官助教從圓淨律師受菩薩戒咨問淨業法門然臂香以為誓每念佛揚聲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弟子近於靜室見白色頻伽鳥飛舞于前又觀想中見嬰孩綵髮合掌問訊後三年。念佛西望而化。

宋賈純仁晉川人官至郢倅。潛心淨業長齋念佛因微疾面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香滿室。

隋汶水二沙彌同志念佛。經五年。大者先亡得生淨土。見佛欣慶。即白佛言有小沙彌與我同修不識可得生否佛言。汝本無心念佛由彼勸汝。汝今宜還益勤淨業三年後可同來此。至期佛與眾聖自西來迎大地震動。天華飄舞是二沙彌一時俱化。

宋魏師贇雍州人。為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遇疾而亡。忽再蘇。白父母曰。阿彌陀佛來此。兒當隨行。隣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尚西而歿。

宋金奭家會稽業網魚曰天華寺利行人結白蓮社家勸念佛頓棄前業。日持佛萬聲久之告家人云我已見佛菩薩至門。已見金蓮花來迎我矣。即坐竹牀結印而化遠近皆聞異香。

宋張渊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無錫縣南禪寺次女自幼好念佛號。已嫁孫元明來歸寧紹興己未正月七日回遊惠山寺食煎餅差冷還家心痛至夜遂劇正臉落枕元明扶之起坐但淚下不語。指其口曰說不得問

何所見應曰張滋在此溼者淵道外也死於兵間後降靈其家云為泰山府且符走吏意其為祟呼洞虛觀道士視之道士取紙焚香作法請家人共視皆曰髣髴見紙上有影如人戴幞頭者道士曰然則正神非祟也是必陰府追對事耳書符使吞之天明稍甦猶心痛忽忽如疑脫乃能言云始病時有持符米狀下云官追汝女曰我士大夫家女子何得擬喚曰陽間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寺後牆門欲出有一人金身長丈六許語追者曰張侍郎小娘子吾弟子爾往來善為護衛追者拱揖聽命既出牆外有兜轎甚飾追者使我登焉兩人肩舁約行數百里又渡錢塘江久之入一大府朱門明煥上施大金額殿屋九間皆垂簾其中三間簾捲王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王竦身凭案立問曰張相公在陝西殺趙哲汝父為參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荅曰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不去荅曰當求一郡不得請王顧左右令詣司供狀方對荅時望西廡一人側聽而笑衆廡亦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既詣曹曹吏指曰笑者乃趙哲也其東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一丈戴鐵幞頭著褐布袍具筆劄令女為狀且曰當追長子以其不慈故盡淵道長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俄持盤食來甚豐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矣廡下各列門戶或揭云鑊湯地獄或揭云刲碓地獄其室甚多皆扃鐍不見人遙見故姻家宋氏母攫案相望而笑傍人云見判善部須臾供狀畢王命放還前追者復以轎乘見送行及江頭見貴人公服乘馬導從甚盛問人云呂相公也是時呂忠穆公已臥病後一月始甦蓋其魄兆已先逝矣

唐成珪天寶初為長沙尉部送河南橋木始至揚州累遭風水遺失揚州所司謂珪盜賣其木拷掠不勝楚痛妄云破用揚州轉帖潭府時班景倩為潭府廉察之吏使揚覲往收珪并覲至揚州以小枷枷珪陸路遞行至鎮江方入船鏁枷附于船梁四面悉皆釘塞惟開小孔出入飯食珪意若至潭府必死發揚州便心念救苦觀音菩薩恒一日一食或時不食但飲水清齋經數日至滁口夕暮之際念念誦懇至其枷及鏁忽然開解形體翛然無所累著伺夜深舟人盡臥珪乃折所釘船身出窓外至覲所大呼曰揚覲汝如我何覲初驚起問何得至此珪曰當與江魚腹中豈與汝輩成功耶因決意赴水初至潭底須臾遇一浮木中有竪枝珪騎木把得至水面中夜黑暗四顧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復浮出珪一意至心念觀世音乃漂然忽爾翻轉隨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便入蘆中潛伏又江邊多猛獸往來顧視亦不相害至明投近村村民為珪裝束送至滁州州官資為市驢馬糧食等珪便入京於御史臺申理初揚覲既失珪一時潰散覲因此亦出家焉

宋平江徐祐文妻遇金人破城獨脫身賊手出郭外水中行惟誦觀音聖號頭有金釵慮為累擲棄水中半途迷所向有白衣老媼在岸呼之令上指示其路曰遇僧即止又云恐汝無裝具贈汝金釵視之乃向所棄者至一林中見寺遂止乃薦福也偶見其壻并世永遂携以歸

宋車世者遭廬陵王青泥之難為虜所得在賊營中其母先來奉佛即然七燈於佛前晝夜精心念觀音願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叛還七日七夜獨自南走常值天陰不知東西遙見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因乃發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自後懇到專行慈忍

宋右奉議郎開封王梁字才元與其諸弟侍其母仁壽郡夫人靖康丁未秋自汴京泛舟東下抵京口艤舟閘內遇辛道宗下軍叛大掠城中解舟欲出而官網塞河不通老幼七十餘口號泣盡日晡群盜大至于岸以金訪舟人告士族骨肉所在才元舉家志誠誦大聖救苦觀世音名號及大悲神呪求哀請救次日賊始登舟囊橐一空又次日賊掠婦女時妻女輩皆匿避船隅舟人有告之者賊刃刺隅中皆不中亦不見有人乃反詬告者以為誕而去至辰時滿船經光赫然須臾光中見大聖菩薩以真珠幗冠其頂謂曰吾來救汝一家即隱不見又少頃有紅巾之士持竹絲合一枚來云統制令傳語無驚恐發合中皆漸絲子也午間其渠魁郭李二人同來相見撫存備至仍揭榜禁其侵掠追取所失銀物得百五十星乃自陳願以其餘犒軍資避禍也二魁既去繼以羊米為惠又有姚董人等來問勞饋遺不絕凡月餘竟脫禍盡室安全初非親舊不知何以得此咸以謂

大聖陰祐之力。才元乃鐵枷被廣其事勸人持誦聖號。

晉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木末時此縣常有逋逃。木末大怒欲盡滅一城。衆並怖懼。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名號。頃之木末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使人讀之。木末大惟喜。因省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

宋張孝他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須誰句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日。故病頓愈。於是孝他遂教其孫及乳母齋潔持誦不兩月。孫步武如常。兒患腿足者誦之皆驗。

又汀州白衣定光行化偈亦云。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凡人來問者輒書與之。所求無不立驗。

宋番易鄉民甘棠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一日夜夢僧持數珠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一珠。而覺後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永平橋衆中見道人頎而長著皂布袍。顧棠來徑前攬其衣曰。與我偕去。棠疑且懼。却之曰。素昧平生。適未嘗相犯。何遽留。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既弗可脫。不得已隨行百步至江岸。岸先艤巨舟。即挽使登。艤首挂金書牌。刻賜職醫字。左右侍女數人。義容麗服。問所未覩。道人云。汝失明久。今風緣相值。當為汝醫。棠謝曰。眼瞕十年。瞳子已枯。雖醫何益。道人不聽。強令仰臥。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撥攪睚間。痛不堪忍。泣而言。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不願醫。乃掖之起坐。一女傾缾中湯半杯與飲。頗覺甘美。正念少甦。復扶臥如初。棠知無可柰何。委命而已。箸再入睚。覺腦後如鉤出一物。徐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病楚。棠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既至邪。為人言所逢。無不駭異。好事者十餘輩亟隨之。及舟處。略無見矣。棠時年三十八。其所居為崇德鄉。自初得疾。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者久。倚事甚謹。蓋殆佛力云。

元平江僧惠祚病翻胃不能飲食。夜夢一僧猶自項背入腹中。從此日甚。每過市見魚蝦起嗜想。遂發意誦觀音菩薩百餘聲。日持大悲呪百八遍。後夢至山中。遇道人相慰問曰。吾與汝締緣。俄青衣童籠一鷄至前。猶自僧口出。從入籠擒鷄。同驚覺。病頓獲愈。

宋洲州民歐十一坐誤殺人配廣中。其妻在家齋素日誦觀音。歐在配所見一僧呼曰。汝家妻孥極念汝。欲歸不。曰固所願。遂出藥擦其腕。初無痛楚。腕已墮地。血流不止。僧曰。可持以告官。當得歸。收汝斷手。勿失也。歐如言得放還。及中途復見僧曰。汝斷手在否。曰在。取而續之。脗合如初。

梁張達有罪繫獄。分當受死。乃專念觀音名號。鎖械自脫。因遂獲免。終身齋戒。

五代李儒俊為賊所逼危急。夜踰垣出。見賊縱橫並臥。儒俊乃一心念觀世音。便過賊處。趨空澤。賊即隨來。儒俊便入草。未及藏伏。賊掩至。儒俊驚恐。一心專念觀世音。忽得馬馳去。因此遂得脫。

昔吳郡人沈甲被繫處死。臨刑市中。日誦觀音名號。心口不息。刀刃自斷。因而被放。

晉劉澄隨費淹為廣州牧。行達宮亭湖。遇風。澄母及其兩尼聲聲不絕唱念觀世音。忽見兩人扶舟。遂得安穩。澄妻在別船及他船皆不濟。

晉裴安起從虜得脫還南。至河邊不能得過。望見追騎在後。死在須臾。於是稱觀世音。見一白狼。安起遂抱之。一擲便過南岸。即失狼所。追騎共在北岸望之。歎惋無極。

宋沙門道泓曾行梁州路。次被賊所圍。欲劫衣鉢。道泓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音。俄頃覺如雲霧覆道。泓身群賊索之不見。遂免斯難。

梁沙門法通自小出家。極是尪弱。曰誦觀音晝夜不捨。曰一日於庭中樹下臥。忽口中涎沫流液有三升許。母問曰。何事如此。答曰。向夢見有人贈三驢馱筋。法通始噉一馱。被孃喚覺。餘二馱失之。自是忽覺身雄举。起一石重五百斤。

魏沙門求那跋陀羅（華言功德賢）天竺國人。至此土。國王欲請翻譯華嚴等經。緣未解此方言音。旦夕禮懺。祈請觀音。旦夢一人身着白衣而手持劍擎一人頭來。即以劍斷跋陀頭。更安新頭。豁然得悟。此方言音。盡皆通會。

晉沙門跋陀隨軍船而下至梁山。軍船乃敗。去岸懸遠。跋陀一心稱念觀音。遂投身江中。水流深急。一童子以手牽之。乃得到岸。童子忽然不見。

晉沙門洪洪在俗時出時疾發腳攣常念觀音。忽有一僧執澡瓶在前立。乃問曰。師從何處來。答曰。以檀越常喚。所以來也。汝但閉目。吾為醫之。洪洪閉目。但覺膝上如各拔六七寸釘相似。既為拔去。開眼乃差。

魏末那跋他羅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海水復竭。舉舶憂懼。跋他曰。可同心并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

宋釋慧簡荊州聽事先有三間別齋。由來多鬼怪。無能住者。唯簡居住一間。餘安經像。俄見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身上。時簡目開心了。但以不得語。密念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來相試。今神色不動。豈復道耶。欻然還入壁中。簡夢向人曰。吾以漢末居此。數百年為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特相容耳。於此遂絕。

晉南宮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為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懈。四肢不隨。時長樂公親自臨視。驚問之。子敖聊尔答云。能作馬鞍。乃令原釋。遂得道。後造觀音小像。貯以香函。行則頂戴。

晉竇傳者河內人也。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呂護各擁部曲相與不和。傳為昌所用。作官長。護遣騎抄擊。為所得執。同伴六七人共繫一獄。鎖械甚嚴。剋日當殺之。沙門支道山時在護營中。先與傳相識。聞其被執。出至獄所候視之。隔戶共語。傳謂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山曰。若能至心念觀世音。必有感驗。及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誠自歸。觀其鎖械。如覺緩解。有異於常。聊試推盪。忽然離體。傳乃復至心曰。今蒙哀佑。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無心獨去。觀世音神力普濟。當令俱免。言畢。復牽挽餘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若遂開戶走出。於警微之間。莫有覺者。便踰城徑去。時夜已向曉。行四五里天明。不復進。共逃隱一林中。須臾覺失囚。人馬絡繹四出。追捕焚草踐林。無不至遍。唯傳所隱一畝許地。終無至者。遂得免還鄉里。敬信異常。

秦徐義者高陸人也。少奉法。為苻堅尚書。堅末兵革鋒起。為慕容永所獲。將加戮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夜中專念觀世音。有頃得眠。夢人謂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守防之士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既解。足亦得脫。因而逃去百餘步。隱小叢中。便聞追者交馳。火炬星陳。互繞此叢。而竟無見者。天明賊散。歸投鄴寺。

宋伏萬壽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為衛府行參軍。事訖還州。四更初過江。初濟之時。長波安流。中江而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勤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爾與船中數人同覩北岸有光狀如村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漁村火也。迴舟趣之。未旦而止。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然火者。方悟神力。

秦沙門釋道冏。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采鍾乳。與同學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探穴。入至三里。遇一深流。橫木而過。冏最先濟。後輩墮水而死。時火又滅。冥然昏闇。冏生念已盡。慟哭而已。乃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狀若螢火。倏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巖下。由此信悟彌深。屢覩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作鎮廣陵。請冏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夜四更盡。眾僧皆眠。冏起禮拜。還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現。一佛螺髻分明。有一長人著平頂幘。素布褲褶。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授冏。冏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冏公可為受香。以護王公。俄而霍然無所復見。

晉徐榮者琅邪人。嘗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不慣。誤墮洄洑中。遊舞濤波。垂欲沉沒。榮無復計。唯至心稱觀世音。斯須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船者。踊出洑中。還得平流。沿江而下。日已向暮。天大陰闇。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濤波轉盛。榮誦經不輟口。有頃望見山頭有火光赫然。迴舵趣之。徑得還浦。舉船安隱。既至。亦不復見光。同侶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光。眾皆愕然曰。昨夜風雨如此。豈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後了知其為神光矣。

魏僧明道人。為北臺石窟寺主。魏主每疑沙門為賊。官收數百僧。並縶縛之。僧明為魁首。以繩急繫。從頭至足。剋明斬決。僧明大怖。一心念觀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繩索都斷。既因得脫。逃逸

奔山明旦獄監来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非關人事即以
釋放

魏攻涼州城中民少逼僧上城來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釋僧朗
與焉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罪極刑戮明日
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
異正為道人彼為迫脅實非本心願勿加刑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朗
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歸本鄉然防守甚
嚴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傍垂岍側遂以鼓旗竿繩繫
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岸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從恐軍覺倉惶無計捉
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厄頭至唯念觀音衆頭祈哀一心專注須
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回光至地還忽冥暗方
知聖力非關天明相慶感遇便稍眠臥良久始聞軍衆發唱將發而山谷
重疊徘徊萬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
虜難虎口難脫朗語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
將非異人示吾路耶於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
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便隨道自進至於七日達于仇池又至涼漢出于荊
州後不知所終

元徑山古鼎和尚生稟侏儒唇褰縮齒露齦鼻嘶燥膚膝皺腊相工相之
曰以函之四賤相萃乎侏儒之軀平生不言而可知矣師曰自立誓禱之
於觀音大士日持聖號無算洎禮聖像以千計如是修之二十年忽賤相
化為福相唇舒緩而齒隱聲圓潤而膚膝光膩後與向之相工遇賀曰吾
師今之相非昔之相矣況陰騭紋已現即當居顯位大振宗風其年出世
隆教自隆教遷寶陀自寶陀陞中竺徑山不滿五年而三遷居徑山十二
年壽七十九

梁九江廬山東林寺釋留聽為志汎愽遊化自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
奉佛為業先所奉神廟不復宗事悉施與離至七日後主人毋見一鬼持
赤索欲縛之毋甚惶懼乃更請聽讀經行道鬼怪遂息離晚還廬山獨宿
逆旅時大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
壯偉有持胡床者乃對離前踞之他厲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乃無恐耶
速拽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聽然念觀音稱聲未絕即見所住林後有一天
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執金剛杵指之鬼便驚散甲胄之屬粉碎為
塵矣

唐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
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師有侍者否師曰有兩箇裴曰在什麼處師
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
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裴曰不
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宋文帝尚食厨羞御饍烹鷄子忽聞鼎中有聲極微聽之乃群卵呼觀世
音菩薩悽惋之甚監宰以聞帝遣驗之果然帝歎曰吾不知佛道神力乃
能若是勅自今不得用鷄子

宋嘉祐龍圖閣學士梅摯妻失目夢白衣人教誦十句觀音經曰而雙目
復明

宋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為娶妾復積歲不孕
將祈求繼嗣轉觀世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子

魏末魯郡釋法力精苦有志勤營塔寺欲於魯郡立精舍而材不足與沙
彌明琛赴上谷乞材一載將還行空澤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恐無得免
法力倦眠比寤而火勢已及曰衆聲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一時風轉火
焰尋滅安隱還寺

魏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二劫賊所得縛繫在樹將欲殺之唯念
觀音至死不輟引刀屢斫皆無傷損劫賊怖走道集回而得脫

魏沙門法禪山行逢賊賊欲害之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放箭不得賊遂歸
誠投弓於地知是異人怖捨逃逝

魏沙門超達博學多聞時魏帝禁圖讖甚急所在搜訪有人誣指超達乃
收提付獄以車輪繫頸遂專念觀音至夜四更時忽然不見車輪因得脫
走行至天明追者繼至回伏草中軍馬來踏對面不見回茲得免

昔西域有大商主崇敬佛法曰泛南海遭風失路勤念觀音俄見一僧杖

錫淩空而來救濟不逾旬日即復本國曰玆方信佛法矣

魏沙門僧實忽告衆曰火急備香花課誦觀音以救江南某寺講堂崩倒之厄當尒之時揚都講堂正當講法聽衆數百人忽聞西北有異香氣及聞空中音樂闔堂人一時出堂外同共聽空中樂聲講堂忽然崩摧大衆之中不損一人

唐武德初有醴泉縣人姓徐名善才一生常修齋戒誦念觀世音經過逾千遍每在京城延興寺玄琬律師所修營功德救造一切經至武德二年十一月因事還家道逢胡賊爲其所掠至幽州南界胡賊凶毒所掠得漢人數千各被反縛將向洪崖差人次第殺之頭落懸崖善才見前皆殺定知不免唯念觀音不輟次到善才初下刀時只見下刀及至斫時心都不覺當殺之時日始在申至於初夜覺身在深澗樹枝上坐去岸三百餘步善才便自私念我何故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殺何因不死身全在樹便以手摩項覺項微痛而無損傷即知由念觀音得全身命當時十五日天晴月朗其身無衣兼不得食經由數日極覺飢寒旦漸下樹循澗東行二

里於其澗內拾得一領羊裘及得一雙鞋韈得著免寒復行一里便得一裹桃棗青翠赤白似新摘來可有升餘得食免飢自非觀音神力豈得仲冬有新桃棗既免飢寒得充氣力漸上南坡到南崖上反顧北看遥見賊營數里人畜聲鬧猶未眠臥善才雖到南崖猶恐賊來望家急行可行五十里知賊漸遠身心寧泰在一樹下歇息跏趺誦念身勞日久不覺坐息至於四更忽寤開目見一青狼偉大向善才前蹲坐將口拄善才見已還閉目作念云若實我業應願食我身以償宿殃各捨怨結共發仁慈若是觀音願救弟子令得安泰作此語已開眼觀視不見遺跡當知諸佛慈善根力隨緣感現利益無窮善才平安到家弁將殘桃棗呈示道俗

宋韓徽者居于枝江其叔幼宗宋末爲湘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擧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貳殺之戮及妻孥徽以兄子繫于郡獄鐵木竟體鉗梏甚嚴須考畢情當將恐誅滅徽惶迫無計待死而已徽本嘗事佛頗諷誦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經至數百遍方晝而鎖忽自鳴若燒炮石瓦爆咤之聲已而視其鎖鎔然自解徽懼獄司謂其解截還呼告之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鍱徽如常諷誦又經一日鎖復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玉取鎖詳視服其感通即免釋之徽自此勤誦殊至

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陲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加禮事後爲劫賊橫引禁於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斷死刑明旦行決其夜禮拜懺悔淚下如雨啓曰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誓不重作又發大願云云言已少時依稀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度苦難敬德驚覺起坐誦之了無差錯比至平明已滿九百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刀折三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當官人莫不驚異具狀聞奏丞相高歡表請其事遂得免死勅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觀世音是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所存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親同觀歎其感通

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爲衛府行參軍元嘉十九年亦自都還廣陵

發石頭城舟行至中江風浪大作邁單船孤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十許遍風勢漸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屢聞異香芬馥不歇邁心獨嘉故歸誦不輟遂以安濟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元興中起寺行牆至蘭上買材路經湖道材主是婦人而應共至材所唯許價直遂與同船俱行既入大湖日暮暴風興作浪湧如山純船小水入命在瞬息念植行無福忽遇斯災又與婦人俱行心懷恐懼乃一心誦觀世音經俄有大舟泛流趣純時既入夜行旅已絶純自惟念不應有此流船疑是神力既而共渡乘之而此小船應時即沒大舟隨波鼓蕩俄得達岸

晉竺長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資貨爲富人元康中從洛陽長舒奉法精至尤好誦觀世音經其後隣家失火長舒家悉草屋又在下風自計火已逼近乃囑家人不得輦物亦無灌救者唯至心誦經有頃燒訖其隣屋與長舒隔籬而風忽自迴火亦際屋而止于時咸以爲靈里中有輕險少年四五人共毀笑之云風偶自轉此復何神伺時燥夕當爇其屋能令不

然若可也。其後大旱風起，少年輩密東炬擲屋上，三擲三滅，乃驚走。遂家
明晨相率詣長舒自訟昨事，稽顙悔謝。長舒荅曰：我正誦觀世音，當是威
靈所祐，諸君但當洗心信向耳。自是後人咸敬異。

唐白居易，字樂天，贈尚書左僕射。居易晚節尚佛，經月不葷，號所居為香山寺，
自稱香山居士。嘗述讚曰：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巍巍
堂堂，為人天師，故我禮足讚歎歸依。會昌初，有客舟遭風漂至大山，一道
士曰：此蓬萊山。一院扃鑰甚固，曰：此白樂天所居，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
之，為詩曰：吾學真空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須
歸兜率天。樂天嘗立願曰：吾勸一百四十八人，同為一志，結上生會，行念
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願當來世必生兜率。晚歲風痺，命工畫西方淨土一
部，晝夜供養，為之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眾苦，願如我身老
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倏然而化。

宋王虛中，名日休，龍舒人，早為太學諸生，傳注經子數十萬言，然不利於
場屋，晚以特奏名廷試，不用條對式，但如科舉答策，坐是竟不得官。獨好
佛，若淨土文，直指西方淨土，甚辯了然，觀者起敬，或自力，或勸人，或家念，走
建安刊淨土文板踰二十副，願力洪深，修行尤精，若諷誦禮拜，夜以繼晝。
館於廬陵通守家，一日謁通守謂之曰：某去矣，以後事累公。通守愕然，虛
中乃着白衫詣佛堂，合掌念佛頃之，立化如植木矣，傾城縱觀。翌日不能
過通守，亦明眼人，乃命舁棺，指虛中謂之曰：先生平時照了諸妄，坐臥自
如，今請先生臥。即舉而入棺，言罷遂臥，乃舉入棺葬之。

昔佛告阿難（華言慶喜）：我念往昔有一如來出現於世，號曰弗沙（華言增盛）多陀阿
伽度（華言如來）阿羅訶（華言應供）三藐三佛陀（華言正遍知）。時彼佛在雜寶窟內，我見彼
佛，心生歡喜，合十指掌，翹於一脚，七日七夜而將此偈讚歎彼佛，而說偈
言：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
者。阿難，我以此偈讚彼佛已，發如是願，乃至彼佛語侍者言：是人過於九
十四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我於彼時得授記已，不捨精進，增長功德，
無量世中作梵釋天、轉輪聖王，以是善業因緣力故，我得四種辯才具足，
無有一人能與我論降伏我者，我得成阿耨菩提，乃至轉於無上法輪。

隋釋智通，河東人，常誦先賢讚佛偈三十首，每六時對像引聲高唱，委曲
淒切，聞者悲之。大業七年，與門人頂蓋同聲念佛，忽見光明勝提，寶幢幢幡
幔，謂眾曰：吾生淨土，克在今夕。即坐亡於帳，堂眾見樓閣千重，排空而去，
猶雲霧然。

唐修德禪師，定州人，隋末喪亂，隱于雕石山，常誦法華，欲寫此經，無人同
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來詣之，似以寫經為請，禪師大歡喜，清旦食訖，深
浴清淨衣，入淨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燒香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復
如初，曾不告倦。及繕寫了畢，乃至裝褫，一如正法。書生告去，送至門，忽失
所在。禪師持誦，曾無倦廢。後遭胡賊，倉卒逃避，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
年賊敗，乃尋經於巖下，獲之巾箱，糜爛應手灰滅，撥朽見經，如拾新好。

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誦法華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特
為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熏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一竹筒，令
寫經人每欲出息，輒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恭敬，盡
其悲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眾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之，開
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慚懼，即送還尼，尼悲
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於七日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
字如初。故知抄寫深加潔淨，比來無驗，良為不勤故也。

唐元和初，江淮人宋衎應明經舉，至河陰縣，因病而廢，後為鹽鐵院書手，
月得錢兩千，娶妻安居，不議他業。年餘有運米過三門者，且不識字，請衎
同去，通管簿書，月給錢八千。衎謂妻曰：今數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極
為利也。妻楊氏甚賢，勸其夫曰：三門舟路頗險惡，身或傾危，利亦何益。衎
不納，遂去。至其所，共遇暴風，群船盡沒，唯衎入水，捫得粟藁一束，漸漂近
岸，扶藁以出，餘數十人皆不救。衎因撫藁曰：吾之微命，爾所賜也，誓存此
不捨。既晚，抱藁疾行數里，餘有孤姥鬻茶之所，茅店兩間，遂詣宿焉，具以
事白姥，姥憫之，乃為設粥。明日就屋南曝衣，解藁欲曬，於中得一竹筒，開
視乃金剛經也，即以示姥，竟不知其詳。姥曰：汝家楊氏自汝去後，晝夜寫
經，朝夕禮念，由其至誠，故經來救汝。衎悲咽請歸，姥指東南一徑曰：但從
此去，校二百里許，可兩日抵家。與米二斗，叙別而歸，二日達河陰，見妻愧

謝揚氏驚問曰何以知之備述其事因出經以示妻云
寫時誤[illegible]詣國寺謙和尚屬請添和尚年老眼昏筆[illegible]也字
皆模糊似十日來忽失此經開看果如其說衍感泣悔謝每日焚香禮經
於淨室訖其妻曰河濱之姥不可忘也遣人封茶及絹以惠之人至其地
人屋並無問其牧豎云此水長無涯畔豈有人家及徑路耶始悟經神化
現越數載相國鄭公絪為東都留守召衍及其妻來問其詳仍求其經與
男武職受持月給錢五索故亳州刺史丞相弘農公目覩其事遂敘之為
楊氏徵驗

唐沂州褚西倫曰亂備危充軍行營一鎮河北經涉九年家中莫知消息
其妻發願每年出錢一千文為夫寫金剛經數卷淨衣蔬食每書一字又
合掌念一聲佛寫經裝潢訖其夜夫正在河北入陣交戰失利奔竄遇夜
風雨不知所適唯見一道大光猶如火引尋光信腳備涉平川便回至家
妻見其夫歡喜踴躍遂開函視經猶濕

隋兵部尚書李綱得疾暴卒唯心上煖三日復蘇云見一人引見大將軍
將坐索案看云錯追公有以獄卒擎一盤來盛兩碗銅汁三枚鐵丸并將
一鍬置前鍬下自然火出其中銅汁涌沸者鐵亦如火色獄卒進盤將軍
以讓綱綱懼言飽將軍總吞一丸舉身焰起又飲銅汁俛仰之間兩碗俱
盡身既焦爛良久如初綱乃前問答曰地下更無他食唯此物耳公若不
食須臾即為猛火所焚若甚於此苟欲免之當許寫佛經十部轉金剛經
千卷公亦不來吾亦離此綱既復生一如所約酷信佛法

宋張安道少年謫滁州道過一僧舍入門悵然便悟前生曾作寺僧手
書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具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猶匣在屋梁上取
視之筆迹宛然與今生一同遂託東坡書此經施錢入金山寺了元長老
刺板印施東坡作序詳言之矣及作杭倅游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
其院後堂殿山石處作詩記云乃知性慈慧者必是大修行中來非一世
熏習所致

唐李琚成都人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患瘧疾恍惚之際見一人自稱
行病鬼王罵琚云抵犯我多求領汝去明日我北三女人同來送設酒食
謂我妻也琚亦酬酢曰汝何得三妻但聞呵叱啾唧不覩人也都四度來
至二十一日辭去琚亦拜送迴便覺身輕於佛堂作禮將喫粥忽被風
吹去住是不得乃至一大山見江海無涯人畜隨流琚立岸邊不知所向
良久有皂衫人問曰公是何人隨我來纔行四五步已見大江甚遠又問
作何善事琚云在成都府曾率百餘家於淨衆寺造西方功德一堵於大
聖慈寺寫大藏經五百餘卷鎮慶讚了忽又有一使者引去約五十里見
一大城入門數里見一大殿巍巍殿上有一僧長六七尺語殿中王云今
此人志心造善無有欺謟王詰皂衫人云於何處得文帖追平人來答云
山下見就須來無帖追王云急送去使見所作功德在殿上碑記分明使
者領去又入一院令坐向琚說云緣漢州韋刺史亡欲令汝作漢州判史
琚都不諭六七日放歸凡過十二處皆云王院悉有侍衛總云與寫一卷
金剛經遂到家使者臨別執手亦曰乞一卷金剛經便覺頭痛至一塔下
聞人云我是道安和尚願得你道心堅固遂醒見觀音菩薩現頭邊立哭
自此頓悟妻兒環泣云沒已七日矣琚後寫經與所許者自誦不怠

昔浙東路有張公為商往西蜀回乘船忽遭風浪溺於水中川江風浪危
險性命難逃張公平日持誦金剛經未嘗輕慢舊年曾施經一千卷功德
不小公忽於水中如有神人將身一拽不覺回頭身在岸傍只聞虛空中
有人云緣汝施經有此福報汝當再延一紀

元南劒路順昌縣余提幹每日看誦金剛經於至元癸酉間乘船下福州
至南劒州船覆諸人溺水而死獨留余提幹一人恍惚間如有人挾至岸
傍正省悟間身上懷得金剛經一本信其靈驗如此當時對天發願刊施
金剛經一千卷後歸到家遂刊成此經未得印施忽然身死分付其子曰
我既往之後千年永別汝當為我印造此經奉施於至元戊寅間正欲印
造遇畬寇臨境又妨印施自後全家遁隱遂得術人占云汝家有大項功
德未圓有金甲神人守此功德遂將上項所刊註解金剛經印造一千卷
其男余群馬將經逐部看過然後奉施後全家安寧先亡超生佛地

晉內史孟顗請佛馱跋陀羅於建業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有二青
衣旦從池出灑掃研墨

求延齡少有依行崇判改寫妙法蓮華經一部。長七寸。廣四寸。厚半寸。作旃檀函。盛於巖巖一尖嚴。人就八字於其上曰。若開此經。誓同逆氏。祐閣有貴人遊山見之。疑其有伏。人以鉏發之。有血如綫出焉。須臾風雷震山。焰焰入屋。相視不見。獨曰不止。貴人大驚。投誠懺悔。

宋僧詳學住江東廣嚴院。乃延慶法智尊者門弟子。深於教律。諳通淵源。故人以教主稱之。嘗以銀字書蓮經七軸。內佛菩薩字則易以金書。筆法遒勁。殆逾常法。即眼所見。皆歎服。師既歸寂。是院舊物猶存。其經雖歷年所而文收儼存。建炎中院宇廣寇盡焚。於瓦礫中獨獲是經。淳熙間有法蓮講主住持。一夜正睡熟。夢聞呼聲則如千萬人聲。驚起乃見方丈別室遺火。火已穿屋。其經以小匣子閣於壯上。冒火持下。略無所損。此經所經烈燄。蓋由大乘功勳。天龍訶衛。近則法師行願堅固。所持佛言。誦是經者火不能焚。於斯驗矣。

隋嚴恭泉州陽人也。舉家信鄉。皆道營誦法華經一部。誦至寶塔品。輒經歎曰。寶塔之內有二如來。分身諸佛。其數不少。我何為不能感見。悅歎良久

至夜忽夢一胡僧自稱法脫。語曰。若誦此經。欲見諸佛。當解說書寫流通供養。斯願可諧。恭因發心造經一百部。求及成辦。忽得重病。乃更發願增造千部。病既愈。即於楊都住宅起造經堂。若紙若筆。必以淨心。不行欺詐。隨得便營。書生常十數人。如法供給。恭親檢校。勞不告倦。嘗有人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其人得錢。船過中流。忽爾沉覆。錢失人活。恭是日入庫。見元錢俱濕。方怪。自後見負人。方知沒溺。一日忽有異僧年八十許。自云從絕域國來。今往羅浮山去。聞君造經。願請一部。恭即授經。僧贈金一瓶重四十兩。願助造經。言已而退。恭而尋訪。莫知所止。又有侯志從番陽來。至宮亭湖遇風。舟伴沉溺。唯志獨存。有人引入廟。見神人案劍而坐。問志還識我否。此法華經嚴恭否。我欲寄錢一萬。八其功德。語已便隱。志次日至當塗。見一人自言姓許。求見侯志。乃留錢一萬。遺令受之。而去。志思惟方知是神所託。錢到送與恭。以錢付恭。恭志更猶堅。造至三千部。又有流人夜見江中火燄燄浮來。以船迎之。乃是經一函。即嚴恭所造。後發願云。無一字不經眼照。一字不用心。然嚴恭造經之多。至於子孫猶傳其業。世號恭法華也。隋季盜賊縱橫。聞其積善。皆相約不入其里。人賴之。

唐武德九年。蘇州開元寺僧契玄。常持金剛般若。戒行無缺。發願寫經一百卷流傳。未就而亡。七年後忽於空中喚諸弟子云。吾是汝師。初死見王。王問在生脩何福業。吾以持經事答。王遣吏檢簿。果云名行無玷。嘗發心造經百卷。合生天道。王問曰。師且欲生天耶。歸人世造經畢。始生上界。答以且願生天。王即判云。上生兜率。今已七年。吾先許百卷經尚未周圓。汝可為吾寫畢。弟子皆從其命。遂問和尚何不現身。曰。吾自生天。身量長大。吾若出見。恐汝驚疑。

隋僧法泰姓呂氏。初披戴為道士。已卜餘年。忽厭彼宗。發心大覺。乃往眉州鼻山投師落髮。持誦蓮經。專即通利。仍親寫是經一部。數有靈異。曰辦錢兩千。將向益州裝潢。路至作橋綿陸水。傑雖得濟。乃失衣籠。泰大呼曰。錢物尤閑。何忍其經。有人洑得者。當贈兩千。時有一人沒水求之。但得錢物。泰更延望求覓。忽於洲中有一襆子。試取看。乃經也。草木所擊。宛無濕處。遂往裝潢。洎還寺供奉。每聞異香凝結。精進倍加。夜課二部以為常式。寺有彪法師講授。午夜看誦燃泰誦經之焰。欲勉低聲又往。忽見泰之門前神人無數。皆跪膝合掌。愧汗而退。

唐隴西李觀。顯慶中寓止滎陽。丁父憂。仍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隨願往生經各一卷。自後院中恒有異香。非常郁烈。鄰側亦常聞之。無不稱歎。中山郎餘令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其事。

隋益州新繁縣西王李村居士苟氏。晦跡不顯。人莫知之。嘗於村東空地上。遙望虛空手寫金剛般若經。遂感諸天龍神覆護。凡遇雨此地不濕。約有丈許。如屋覆然。每雨則牧童小兒皆避於此。至唐武德年間。有僧語村人曰。此地向來有人書經於此。致有諸天設寶蓋於上覆護。切不可令人作踐爾。後設欄圍遮。供養佛像。每遇齋日。集遠近善友誦經唄音。嘗聞天樂聲振一方。遂為吉祥之地矣。

隋沙門法藏居鄜州寶室寺。果性淳古。行業精勤。嘗於開皇中在本州路川縣建造寺宇。兼將自己衣鉢變賣。起蓋殿屋二所。又寫經八百餘卷。至唐武德二年二月中偶染一疾。昏昧中忽見金剛神手執一二卷。謂法藏

曰汝造寺寫經有二用之罪我今授汝金剛般若經一卷汝若至心能寫此經流通讀誦二用之罪悉皆消滅言訖不見俄而疾愈後發願寫書寫百卷畢世受持備諸善行不涉世緣壽至九十九歲臨終索筆寫偈曰今年九十九看看無所有更莫問如何虛空打筋斗遂端坐而化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為五娘立靈經月餘一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污牀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你不能縫衣汝大襤縷宜將布來我為汝作衫及襪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染患遂殺一螃蟹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現有折刀七枚願慈愍為作功德救助知姊貧迫計不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間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所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

唐雍州僧法誠弱齡穎異依藍田寺出家師事僧弘亦神異之僧誠奉師訓誦法華經以為日業又行持法華三昧嘗夢普賢勸書大教即竭己力書八部般若常寫華嚴感異色鳥舞下經案手寫華嚴正當露地因事而行未及收擧屬洪雨滂霑及歸經案儼然餘並漂溺至貞觀中感疾忘顧上生兜率乃曰今有童子相迎吾即去矣言已口出光明與香充室恬然坐化師誦蓮經一夏五百徧縱值人客非經部終中不他語略計十年萬有餘徧

宋僧元鑒四明陸氏文章陸佃之族也舜歲習律閱大藏誦蓮經萬部又刺血寫蓮經一部律宗諸疏三部建炎四年金虜破四明師時住湖心廣遍之北行至南徐謂左右曰吾將西歸矣即聞笙歌之聲一時軍民咸見師西望念佛而化

唐長者李通玄在神福山造華嚴論初開元七年至太原孟縣高仙奴館之齋中三年遷馬氏古佛堂南側閣十年負經書而去行二十里偶一虎當途長者撫之曰吾將著華嚴論能為擇栖止處否即以經囊掛其背隨至神福山原下土龕之前蹲踞長者乃於龕著論每夕口出白光以代燈燭有二女子日為長者汲泉炷香奉紙墨每食時輒具淨饌置長者前論畢撤器而去如是五載至長者著論畢遂滅迹不見

宋湖州有娼妓楊韻手寫法華經每執筆必先齋素盥沐更衣後病死之夜其母忽夢韻來別云某以書經之力今得託生烏程縣廳吏祭家作女子時祭家方娠此夜夢有人與及門者迎之則楊韻也云來寄宿寤而生女其母他日往尋視之女為之啞然一笑

宋泗州書生趙璧赴京應舉其妻已亡後璧及弟還鄉離家十里許似夢非夢見亡妻在路傍哀告曰切念奴在生之日殺害物命每於蟹出之時買作醉蟹恣意食啖自死之後唯閻摩天子勅驅入蟹山被群蟹鉗其眼目及徧身流血晝夜受苦又生不合吐酒餘殘飲剩為脚陰司積那五石九斗七升五合使奴陽壽先減一紀又受三七日大地獄苦再准王勅差獄吏監奴賣酒以償無常鬼追到亡魂催勒來買酒却就奴身上刺血懸賣升合務要補填原數是日別受地獄今聞夫君及弟榮歸特來叙告陰府深敬書寫金剛般若經乞將奴身畜纔賣若為奴寫得七卷仗此般若之功實可救拔地獄之苦其夫允諾纔到家即便捨財請僧寫經方了兩卷一日備祭祀禮為妻上墳方到墓側忽見一老翁言吾是山神土地汝妻承寫經功德昨日午時准閻摩王勅上昇天界地下不復見矣豈不見佛印禪師戒殺文曰鱗甲羽毛諸品類眾生與佛心無二只為當時錯用心致使今生頭角異水中游林裏戲何忍將來充日計磨刀落火或斫鹽口不能言眼還覷或捶搕或刀刺牽入鑊湯深可畏燖毛羽枯皮鱗剖脊剜心猶吐氣異君喉許好味勸子勸妻言俊利只知恣性縱無明不懼陰司毫髮記命纔終冤對至面對閻王爭敢諱披頭一一覩無差爐炭鑊湯何處避勸賢豪須戒忌莫把眾生當容易食他一臠還他古聖留言終不偽戒殺無能買放生免入阿鼻無間地又滿庭芳詞鱗甲何多羽毛無數悟來佛性皆同世人何事剛愛口頭饞痛把眾生割剖刀頭轉鮮血淋紅零炮碎炙不忍見渠儂喉嚨纔嚥罷龍肝鳳髓畢竟無蹤謾誇得

生前夭壽多凶。奉勸世人省悟。休恣意擊惱閻翁。輪迴轉。本來面目改換片時中。

宋僧思照。錢塘人。為僧已後。徧歷教庠。研究宗乘。但有所聞便即立行。每夕四更。即起熏煉淨業。稱誦佛名。懈怠比丘聞師之聲。不遑安寢。昔法藏比丘發四十八願。師亦仰傚。即秉爐白曰。古佛不奪今佛之願。今佛豈違先佛之願乎。其自信也如此。嘗刺血書法華經一部。每一字一禮。至于十遍。如是乃至華嚴楞嚴等經。共禮二百七十餘卷。讀華嚴經一千部。觀音經五藏。彌陀經十藏。又化道俗結繫念淨業會。僅三十年。一日感疾。夜夢丈六金軀。自此每日輪請七僧。助成十念。至滿七日。踊身合掌。同衆厲聲稱佛。良久屈指作印。奄然坐逝。闍維。即焚齒及數珠不壞。

宋紹興初。衢州有僧祖南。居止於本郡法輪寺。自剃度來。唯專苦行。刺指血寫法華經十餘部。金剛經一百卷。彌陀經五百卷。如是書寫歷二十七載。始終如一。常念彌陀。期生淨土。晚年血盡形枯。無病。猶能行坐。一日詣方丈。相見並無語。忽端然瞑目坐逝。詳其意蓋欲堂頭證明後事也。火化次。眉間涌出五色舍利。顆數無筭。道俗請求。如願皆得。

宋縣尉王迪功。好鷹獵。殺害衆生為樂。有妻在家日誦金剛經。一日妻正念經。見夫出獵方歸。其妻苦勸夫從持經功德分第十五。同念此一分。不肯終卷。竟入廚房。烹炮物命。恣意飲宴。後過五年。迪功忽患風中在床。經年不愈。一日自見二使著來追。驚駭而卒。唯心頭有氣。二使引見閻摩大王。王怒迪功曰。汝既受爵禄。何不福上增修。却好殺害生命。減筭絕禄。合獄卒驅入鑊湯。其鬼吏檢簿告王曰。此人雖有殺業。善籍重如山。生前嘗得其妻勸念金剛經一分功德。雖片紙重如惡簿。合與免罪。放還陽間。大王勑曰。就鑊湯內取一杓湯淋其背。然後放還。因得再活。後患背疽。遍身潰爛。痛不可忍。百藥不能治。一日令妻就佛前發願云。今後誓不殺生。候病痊日。願自手書金剛經。齋素受持。忽一夜夢見一僧。用手摩迪功背三匝。至天明視其疽已痊。更無痕瘢。其善惡之報如此。

宋遂州姜學生。纔年二十三歲。暴疾夭亡。見二使者追魂。引見閻摩大王。勑曰。汝前身脩福。注今生壽年八十二歲。丁丑科赴試得舉。官至公卿。汝不合殺牛食肉。有犯天律。奉玉帝勑。令汝減筭絕禄。汝既讀書。豈不聞海州雷雨七日七夜。天降石鼓記曰。萬物唯心造。為牛宰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有一鬼吏語生曰。汝急告大王改惡脩善。乞賜還魂。若判入地獄。無有出期。生曰。有何門路。願求指教。鬼吏曰。陰府深敬重書寫受持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汝若發心。即獲脫免。得聞此言。遂告大王曰。念生雙親垂老。別無兄弟侍養。處世年幼。不知罪福。致犯重罪。雖作詩賦文詞。却不曾毀謗佛僧。既陽壽未終。乞賜放回陽間。孝養父母。發願書寫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捐世食素。精勤受持。大王憫其回心。改惡從善。貢放還魂。大王誡曰。汝回陽間。孝養父母。恭敬三寶。誦持經典。修行善業。若再違犯。卒入黃泉。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姜學生既得還魂。親識鄰里咸來詢問其由。無不慚愧。改過自新矣。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鎮軍將軍輶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留在都白馬寺中。寺為災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

宋慈溪縣有居士吳振心。務善道。嘗發心書寫蓮經一部。讀誦不輟。紹熙壬寅歲六月二十日失火。衆人奔救。什物流散。火後思其經。次日方得之於隣舍。視之。缺失第四卷。知已被火。過七日。男與宗昇乘桴於是經端然居其下。但卷初微有所損。四衆皆見。再歎希奇。

昔溫州治中張居道。滄州景城縣人。未莅職日。因嫁女事。恣意屠宰牛羊豬鷄鵝鴨之類太多。涉旬得病而死。唯心尚煖。經三日却活。云初見四人來。一人持棒。一人持索。一人持袋。一人着青騎馬。戴幘至門下馬。懷中拔一張文書示居道。乃是猪羊等同詞共訟居道。其詞曰。猪等雖前身積罪。合受畜生之身。配在世間。年限未滿。遂被居道枉相屠殺。更歸畜生。再遭刀机。有騎馬者。即令從人縛居道去。直行一道向北行。至半路。使人即語居道。吾被差來時。檢你筭壽。元未合死。但為你殺許多衆生。被冤家錄訟。今冤家專在閻王門底待汝。居道聞之。彌增驚怕。告使人曰。乞示一計。使人云。但能為所殺生命。發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當得免脫。居道自發誓言。

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盡形供養。願免冤家解釋。少時望見城門。使人引向東入。轉向北見閻王。廳前無數罪人問辯。荅款者枷械鎖杻手鏁足鞭撻狼藉。號痛叫辯。不忍聽聞。使人即過狀閻王。王曰急喚訴者來。使人走出。諸處訪問曹府。咸悉稱無。即帖五道大神檢化形案。少時有一主者報云。世人張居道為殺生故。願造金光明經四卷。依科其所還殺者並合乘此功德化生善道。王曰。居道冊歸生路。當且念善。多修功德。於是出城。如從夢歸。後居道發心造經。戒葷止殺。持溫州安固縣丞妻病。經一年。絕粒不食。獨自狂言。口中唱痛。叩頭乞罪。狀有所訴。居道聞之。為其夫言。多是冤家所苦。急為造金光明經。求哀懺悔。縣丞依遵其教。請人抄寫。未畢。妻便醒悟。說云。狀如夢。悵悵常有猪羊鵝鴨二日二遍。競來咬齧。痛不可當。後皆化為人身來與我別云。雖是冤家。遭汝屠宰。以汝為我敬造功德。所以令我得化為人。今既解脫。不復相尋。詰訖即去。病即輕差。由居道指教之力也。

唐括州刺史樂安任義方。平生樂善。多寫佛經。武德年中。死經數日而蘇自云被引見閻羅王。王令人引示地獄之處。所說與佛經不殊。又示地下晝夜昏暗如霧中行。于時其家以義方心上少有氣。遂即請僧行道。義方乃於地下聞其誦唄之聲。王檢其案。謂吏曰。彼有寫經功德。未合即死。何因錯追。遂放令歸。義方出度三關。關吏皆驗送人云。但尋唄聲當即到舍。見一大坑當道。意欲跳過。遂落坑中。應時即起。論說地獄。畫地成圖。其所得俸祿。皆造經像。增寫金剛般若千餘部。

宋朱氏如一。欽成宋府之姬。歸于四明薛君。繡法華經一部。十年而成。針鋒緻舍利如粟連綴數十粒。一字一拜。禮法華者三。於經首題。別致八萬四千拜誦法華經。二月而通。則舉家闔勸人念佛。滿十萬聲。所化二十萬人。獨朱氏日夜誦之不可以數。紹熙四年。為寶幢藏繡經。迎歸南湖。飯千僧為慶讚。是年微疾。請僧念佛。忽起跏趺。薛君曰。吾家無是法。於是右脇吉祥而化。家人夢其乘彩雲向西而去。

唐栢州滏陽人都元方。少有志。好釋典。嘗寫金剛經一部。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道傑。情切友悌。乃將一巫者至家。追求元方與語。道傑又頗解術法。乃作一符攝得元方魂至。令巫者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能解書。執筆為元方口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詩二首。及其家中亦留書啓。文理順序。言詞悽愴。其書說大抵勸修功德及遺念佛寫經。以為殺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前蒙冥官處分。令於石州李仁師家為男。但為隴州吳山縣石名遠於華嶽山祈子。乃改與石家為男。又云受生日逼。匆迫不得更住。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願兄等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至是年十二月。兄憶其言。即往吳山縣。訪石名遠家。果得一子。求視之。彷彿如其弟云。

宋任觀察內貴中賢士。徽廟極眷之。任傾心釋氏。偏恭知識。每自歎息曰。余幸得為人。而形體不全。又不識所生父母。想前生輕賤於人。招此報應。遂發誓。遇休沐還私宅。屏絕人事。炷香禮佛。刺血寫華嚴經一部。每字三拜。願來世識所生父母。忽一日有客相訪。任出遲。客怒云。人客及門。何故不出。任笑曰。在家寫一卷赦書。客詰其故。任以實對。遂取經示之。云此是閻羅天子面前契鐵棒吞鐵丸的赦書。客悚然驚駭。回舍亦自寫一部。後任夢翁媼謂之曰。我是汝所生父母。感汝寫經功德。已得生天。特來報汝。任獲此報。愈加精進不怠。

宋南康路燕宗周有男。以病半載。疾篤。有兄燕宗德誦金剛經于側。正昏瞻中。病者忽耳聞心醒。孫發心許施此經千卷。言未既。俄見金剛現半體于前。由是此病頓愈。

元建寧路浦城縣有僧名道鎮。稱曰海珠禪師。平日持誦金剛經。因造南浦橋緣入邵武路。又在溪邊拾得金剛經一本。乃付眾首葛宅刊施。曾有頌云菩提心捨利解注經。依本便刊行。如同日月明。光葛於丁亥年間得一夢。有僧分付解註金剛經一本。令其刊施。其年忽生一男。及是果遇海珠。令其刊施此經。協應前夢。自後禪師歸本寺。與僧眾云某日歸寂。後至期以香湯沐浴。整頓袈裟。升座說云。自號曰無盡意菩薩。又作偈云。月到天心處。平地一聲雷。如來正法眼。大地一時開。偈成端坐而逝。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十一月十三日也。

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動㥯便病迺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慚而退爾後遂成百部以施故病亦愈誦經既廣情願又滿一日聞空中告曰法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

宋王通京兆人也世積善常持金剛法華等經及勸人讀誦書寫散施政和三年通作商登途日見一人青紅服色常在前行至長沙江凡十六人同渡見一老人涼巾道服呼王通長史通近前揖老人曰今日風惡船小莫渡俟某家船來則同去通信其言先渡者須臾風起船覆殆無存者通乃拜謝適不蒙見救必死于此老人曰天命也不偶然須臾船到邀通上船過數山坳出船見一大第高樓畫閣狀若仙宮老人與通入左右出迎少頃置酒通乃辭謝老人曰吾非凡流乃水府仙官奉天曹勅命權管此江水八百里君合死于此命屬水府然君勸千人誦經聲動神祇千人數內有五七人短命惡死因功德力更延壽命通曰不知又曰何得現世因果老人曰天曹紀人功過禍福無差世間有枉死大患大難命在須臾者有能以湯藥衣具飲食救濟得免橫死天曹紀功延壽君之善功已大上帝特延三紀之壽行下太山閻報土地沿路擁護老夫因此相接酒罷送下山舉步則不見老人所在始知前日在前行者土地神也還鄉後愈行好事後果以壽終

唐武德年間長安蘇仁欽有父前生嘗於陰府借過受生錢得託生為世享富貴福因循不曾答還自死之後陷廁中擔負沙石與織受無量苦楚又仁欽在生恃其豪富不知懲悔恣意宰殺猪羊烹炮物命蓋因被殺眾生各經陰府陳訴又復幽顯靈祇注記罪惡致蒙陰司追錄仁欽魂識收繫在獄遂使陽間受諸重病枕臥牀席經年不瘥以是殺生惡業識弄夭亡見二使者押見閻摩大王勅曰緣汝前生修善以致今生富饒汝今恣意享福不識因果殺害衆生遂使滅算絕祿令獄卒驅至刀山劍樹之上償諸惡報於是惶惶恐怖仰告王曰念仁欽生前雖不曾看經作善嘗施財請贖金剛經一卷捨與安國寺僧神敬受持此僧遷化已久豈無報應須臾有異香芬馥見僧神敬手執金剛經直至大王殿前言貧僧久與仁欽受持此經致有般若之功於是時來告王願賜慈悲再放仁欽還魂改惡從善王即合掌判仁欽加五十年壽復歸陽間得還魂鄉隣遠近見聞無不驚歎各戒殺生回心向善仁欽得活發心印施法華經一百部金剛經一千卷齋僧一百員修設水陸大齋作諸功德忽夜夢亡父言我受地獄苦無量謝汝修行佛法功德之力我已得生天界汝若為我將田百畝捨入寺內供佛齋僧此功德不可思議功超七祖福及子孫仁欽遂依亡父所囑以滿心願

宋紹興二年有宋承信居秀州華亭縣因患番胃之疾數年百藥不能治療忽一夜夢見有一梵僧謂承信曰汝乃宿世冤愆遂致今生受諸病苦汝知否應有世間男子婦人或風癱或癆跛或盲聾瘖瘂或疾病纏身經年累月枕臥床席將死不能氣絕者其魂靈攝在陰司考校前生所作罪愆因緣果報毫髮無差若有奉施金剛經或自身書寫或舉世受持經業心動念遂感陰府官曹捻擬善功先放魂魄附體次遇良醫其病即愈醒覺省悟明旦令妻焚香躬對諸佛菩薩之前發願廿許奉施金剛般若經一千卷尔後又復夢見一金剛神賜藥一丸令承信吞之次日其病即瘥將養月餘身輕體健容貌精神俱獲復舊凡見聞者無不稱歎此經有起死還生之功

宋紹興九年明州王氏平日好持齋奉佛因夫帶往岐州任所身懷六甲二十八箇月不能分娩兼以多病形骸羸瘦深慮生產之時子母難全憂惶不已一日倚門而立偶見一異僧教化因問增福利王氏將錢捨施已僧云娘子有善根何不印施金剛經若發心印施經一千卷見世增延福壽父母子孫團圓所願皆遂福及七祖先亡一切眷屬咸獲超升王氏猛省依僧所囑遂印金剛經一千卷齋僧一千員就念經二千卷躬就天寧寺對三寶前懺悔求願保佑生產之日子母雙全早祈感格齋罷還家至夜三更得夢自見一金剛神以杵指王氏腹其疼不可忍及覺已生二男子在牀相貌圓滿令人愛樂仰藉般若之功天神衛護報應之速王氏既得子母雙全不勝欣幸爾後專心齋素誦經不輟年至六十一歲無疾忽

亦身亡。自見二使者引見閻摩大王。問曰。汝存生作何善業。王氏答曰。自幼持念金剛般若經。至今每日不缺。大王賜金牀與王氏就殿側坐朗誦一遍。地獄辛酸之苦。一時停息。諸受地獄之人。皆蒙恩利。大王再問王氏何不誦呪。答世間無本。王令鬼吏於藏中取呪本付王氏。囑曰。汝歸陽間展轉流通。切勿遺墜。大王又曰。王氏向後壽終。徑生極樂世界。不復再來此處矣。

五代蕭子良造逆經一千部。夢感一人送經一卷。云有誤處。乃是第五卷壽量品失一塵一劫一句。即法華之宗。因脩此句。乃感白雀翔應之瑞。

宋邵武軍有一婦人。忽憑建陽縣水東觀道士葉克勤。詣龍虎山參授九真妙戒籙。事之甚謹。死後半日還魂。與家人曰。被二神吏監往到龍虎山見葉道士在彼。問我還帶得籙來否。我對曰不曾。葉道士複白神吏。不須監管。你可急急還家取籙再來此尋我。并與你家男女云。今後也不須供養飯食。此間自有二百四十日香飯可享。可急將籙焚化與我。將去。家人如其言。焚訖復死。

唐趙業。定州人。開成中為晉安縣令。因疾暴卒。手足柔軟。心上微煖。三日乃蘇。云初為冥官所追。牽挽甚急。問其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諱事。自思身心無此罪犯。必恐誤追。行三五十里。過一山嶺。嶺上有宮闕崇麗。人物甚多。有一青衣童子前來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乎。其答云晉安縣令趙業爾。童子哭曰。豈得便忘却耶。又一童子續來云。太乙令喚趙太玄追事人一時散去。即與童子到宮闕中。不見太乙。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為有疾。受正一八階法籙。名為太玄。豈得流於俗官。併忘此事耶。太乙有命。便令放還。却須佩籙脩真。行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黷貨財。輕人性命。言訖不見。所疾速蘇。於是精思參受法籙。累置壇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宋成都賈瓊。年三歲。其母因看蠶市。三月三日過龍興觀門。脩齋受籙。遂詣觀受童子籙一階。十餘年後。因女兒有疾。母為請處士吳太玄為入冥看檢致疾之由。仍看弟兄年命凶吉。經宿太玄還言。疾在江瀆。求之即差。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玄看之。時太玄與人入冥撿事。必鎖於一室中。安寢而往。不許人驚呼。俟其自醒。與入開門。乃問之歷說冥中之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或兩宿然後回。兩日既再往撿瓊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興觀受正一籙。已名係天府。不屬地司。籍內不見名字。於天曹黃籙內撿得其名。

唐應夷節。字適中。汝南人也。唐明皇開元中。高士應毅之曾孫。累世不仕。篤道養恬。母何氏夢流星入懷。驚覺有孕。因而吞焉。既生。不食茹葷。年七歲而性敏慧。詣閬溪靈瑞觀吳尊師受老莊文列及周易。十三歲與道士龔持十戒而勤焚誦。師友見之肅如也。久之。遊天台龍虎山。受正一紫虛都功等籙。而後復受昇玄上清。回車畢道。又密索交帶。籍地騰天。符且上清大洞。自陶隱居傳王遠知。王傳潘先生。潘傳司馬宗師。司馬傳薛李昌。薛傳田良逸。田傳馮惟良。馮傳夷節也。師行之精謹。故動有神靈之助。與葉藏質劉處靜為林泉友。唐武宗會昌中。就天台桐柏觀之西南別建淨壇以居。觀察使李褒聞來問道。為奏請院額。因詔以道元為名。拾遺張顗撰記。而棲真此地五十餘年。吳越之人。瞻風稽首。願侍巾几者。莫知其數。宴入靜行道。登壇閱籙。為人致福。類有感應。居常誦黃庭大洞一經。至於八道望雲。三元受事。洞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尤勤行之。時公卿以師名聞。奏詔賜服號。固辭。常謂門弟子曰。吾以維持教法。不能滅迹匿端。雖道不違人。而勤行方至。然王京金闕。泉曲酆都。相去幾何。惟心所召。爾等勉之。昭宗乾寧中。忽一日沐浴入靜。凝神如有所待。至翌日昧爽。解化。春秋八十有五。是夕。清香馥郁。猨鳥悲鳴。及遷神就窆。但空棺而已。

宋嘉祐七年。仁宗皇帝不豫。夢三神人自言其姓號。左右翊衛之。既寤而疾遂平。乃詔遍訪神祠。無有合者。帝後於所受太上正一籙中得之。迺三將軍也。八年三月十六日。詔曰。神理至幽。必有驗於顯。誠心至著。必有達於微。音容和交。符應若合。上仙隱景唐將軍。上靈飛形葛將軍。直使飛真周將軍。皆列仙游。名在真籍。頃朕違豫。漠而感通。孚祐有加。康復如故。不薦美號。無以答其稱讚。不嚴秘閣。無以宅其威靈。唐將軍加號道化真君。葛將軍加號護正真君。周將軍加號定志真君。仍於在京宮觀內建置殿宇。庶殫精衷。肅答休諦。

宗何儀字子秀。曉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遂篤禪學。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雲門寺。又以若耶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為壁。別為小閣。寢處其中。躬自啟閉。童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儀初還將築室。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儀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儀依言而還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儀所居室巋然獨存。何氏過江。自晉司徒充葬吳西山。儀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年登七十二。儀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儀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儀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儀在般若寺。見一名僧授儀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儀開緘乃是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儀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

既有德。應獲延期。儀疾乃瘳。至是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袴。行列在前。拜於林下。覺又見之。命以具。既而疾困不復瘳。初儀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汝南周顒與儀書。勸令食菜。以變之。大者莫過生死。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儀末年遂絕其血味。

晉指揮緇雲何山之崇德寺僧清允。好食牛肉。每食必二三斤。人屢勸之。終不聽。一夕夢至陰府。主者謂追吏曰。可引之詣獄。至一門。有牌曰。黝泥沙獄。入獄見獄卒縛二木夾罪人於沙石上。若今磨碑石者。有磨去半體而不死者。冤痛聲不忍聞。吏顧僧曰。爾受戒而食牛肉。亦當被此。乃捽清允歷之。痛不可忍。少息又復然。如是者數次。痛苦無告。忽憶念佛號不絕口。吏即捨放之。謂曰。汝壽命亦未盡。又且不忘念佛。今姑放汝。然自此勿食牛肉。此清允以夢徧告人。而其性根所嗜。終不能自禁。未幾病傷寒。思食牛肉而不可得。恍惚如夢寐中。遊行出外。過小橋。宛轉至墻隈。有市牛肉者。清允大喜。食之甚美。飽飫以還。既醒。求及語人也。清允之相好者。來問病。忽曰。適有所見。頗異。有蜈蚣甚大。自公房中出。徐步詰曲過牛院小橋。直至圈中。牛有遺糞在地。蜈蚣食之過半。既飽。其態度若甚欣喜者。復自彼還入房。即不見。清允大駭曰。公具言之。客乃為詳言。與清允所夢同。於是胸膈壅嘔。遂大吐。吐者皆牛糞也。清允乃誓於神佛。他日犯禁。則不敢食五穀。當食牛糞。病愈起。尋夢中蹤跡無少差。

唐崔紹者。博陵王玄暐曾孫。從其父直官遊南海。其家嘗事一字天王。隣家李或畜一女猫。常往來紹家捕鼠。南土風俗惡他舍之猫產其家。以為大不祥。或之猫產二子於紹家。紹甚惡之。曰。命家童縶三猫於筐篋。加之以石。復以繩固筐口。投之於江。後不累月。忽得熱疾。一夕遂重。二日遂亟。

將亟之際。忽見二人。一人衣青。一人衣皂。手執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紹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為惡。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大怒曰。公殺無辜三人。冤家上訴。奉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當冤家對命。奈何猶敢稱屈違拒王命。遂展帖示紹。即文字分明。紹頗畏懼。不知所裁。須臾間。見一神人來。二使者俯伏禮敬。神謂紹曰。爾識我否。紹曰。不識。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為爾家供養久矣。每思以報之。今知爾有難。故來相救。紹拜伏求救。天王曰。爾但共我行。必無憂患。王遂行。紹次之。二使者押紹之後。經衢廣陌。行五十許里。天王問爾莫困否。紹對曰。亦不甚困。天王曰。欲到矣。遂逡巡見一城。門樓高數十仞。門樓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見天王。側立敬懼。如是者數處。其宮室街衢車馬。一如人世。後到一所。一字天王先入。使者先引紹見判官。判官顧紹曰。公尚未生。紹初不曉其言。心甚疑懼。判官云。陰司諱死。所以喚死為生。判官領紹見大王。大王正對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秖為此人來。大王曰。有冤家上訴。手雖不殺。口中處分。令投於江中。天王令喚崔紹冤家。有紫衣十餘人齊唱。喏。走去。頃刻間。有一人著紫

襴衫執牙笏下有一紙狀領一婦人來兼領二子皆人身而猶首號泣不已稱崔紹非理相害天王向紹言速開口與功德紹心懼之中都忘人間佛經名目唯記得佛頂尊勝經遂發願各與寫經一卷言訖便不見婦人等大王問紹公是誰家子弟紹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若然則與公是親家總是人間馬僕射紹即起申叙蓋馬僕射猶子磻夫紹之姊婿紹復咨啓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極崇則合却歸人天為貴人身何得在陰司職大王哭曰此官職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職總濫蒙司徒知愛舉以自代所以得處此位豈容易致哉紹復問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嚴寒恕所以上帝不遣久處此杜公替之紹又請曰不知紹先父在此復已受生大王曰見在此充職紹涕泣曰願一拜覲不知可否王曰已歿多年不得相見紹起辭大王大王令人送紹出到一廳廊下入門滿壁悉是金榜銀榜備列人間貴人姓名將相二色名列金榜將相以下悉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州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榜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謝世者則隨所落籍送者曰見之則可慎勿向世間說榜上人官職

已在位者猶可言之未當位者不可漏泄漏泄則終身喑啞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報其陰司誅責惡心人頗甚紹已停止一旦忽見打嚴警鼓數百面瞿不吹角而已紹問送者曰冥司諸事一切盡似人間唯空鼓而無角不知何謂送者曰夫角聲者象龍吟也龍者金精也金精者陽之精也陰府者至陰之司也所以至陰之所不欲聞至陽之聲紹又問送者曰陰司有地獄不知何在曰地獄名目不少去此不遠罪人隨業輕重而入之又問此處城池人物何盛如是曰此王城也何得怪盛紹又問王城之人如海豈得俱無罪而不入地獄耶曰得處王城者是業輕之人不合入地獄但有生關則隨分高下各得受生又見舊識康州田洪評事紹發康州之日評事猶甚康寧去後半月染疾而卒紹都不知及追到冥司已見田生在彼相見彼此涕泣田謂紹曰洪別公後未經旬日身已謝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紹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畢了即得放迴洪曰有少情事竊敢奉託洪今無子養外孫鄭氏之子為兒已與錄得身名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責以奪他人之嗣以異姓承家既有己子又不令外孫歸本族見為此事被勘劾頗甚今公却回望為洪百計致一書與洪兒子速令鄭氏子歸本宗又與洪傳語康州賈使君洪垂盡之年竄逐遠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殁之後又發遣小男北歸使道骸歸葬本土眷屬免滯荒陬雖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淺分何以當之但荷恩於重泉恨無力報言訖二人慟哭而別一字天王與紹欲回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頗盛導引騎從闐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處分與紹馬騎盡諸城門大王下馬拜別天王天王出山不下然後紹相別紹辭大王亦還拜訖大王使回紹與天王自歸行至半路見四人皆人身而魚首著慘綠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污臨一峻坑立泣拜謂紹曰性命危急欲墮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紹曰僕何力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許諾則得紹曰灼然四人拜謝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許更欲啓難發之口有無厭之求公莫怪紹曰但力及者盡力而應之曰四人共就公乞一部金光明經則得度脫罪身矣紹復許言畢四人皆不見却見本身偃臥於牀以被蒙覆手足天王曰此則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懼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蘇問家人輩

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煖蘇後一日許猶依稀見天王在眼前又見階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養鯉魚紹問此是何魚家人曰本買充廚膳以君疾亟不及修理紹曰得非臨坑四人乎遂命投之於陂池中兼發願與寫金剛經一部及寫佛頂尊勝經三卷以酬解冤之誓

元濵州小吳門外洪德城畔街南居民孫侍榮立身奉公居閒慕道慶元二年癸丑正月二十四夜左邊隔壁鄰居遺火狂風似箭延蔓至七邑民居到城作又飛火過于街北旁宇焚絕又飛火過于下邊街南燒至侍榮右邊隔壁鄰居而止火起之初侍榮發心許醮在後火息延燒四十九戶中間獨存侍榮房舍翌日相識探問夜來火中見雲如青傘蓋空中旋舞有此感應

唐李丘一好鷹狗畋獵為戲通天元年任揚州高郵縣丞忽一日暴卒見二鬼使來追一人云姓段時同被追百餘人男皆杻械追女子反縛被鎖前驅行可三十餘里見大槐樹數十下有馬槽段云此五道大神案迹察人間罪福于此歇馬丘一方知身死矣到一陰府段指一胥吏此人姓

焦名策。見公木頭遂被領過王曰。汝殘忍無慈。好殺物命。以為已樂。須史見所殺禽獸周圍數匝。從已索命。其從數人有一人姓田。任揚州參軍。王令左右皆授以藥。喝令開口納藥一丸。纔納藥即成猛火。須史灰滅。俄復成人。如是宛轉至田氏累三丸而王不見火。王驚曰。爾有何功德。田云。往年猟于揚州棘叢下得玉皇經一部。今已持誦百部矣。王云。此正滅一切罪。王令撿田功德簿。還白如言。遂次至丘一。丘一怖甚。急云其曾寫玉皇本行經。王云。寄有此否。吏云無。焦策進曰。有本人寫經。見在天堂。王曰。宜開號玉皇經庫上功德。公能書寫功德不小。即勅焦策領向天堂撿驗。至一寶殿甚壯麗。衆經充滿。丘一試抽一幅。果是所造之經。既回見王。知所造經有貿。乃召所殺生命。令田與丘一許造功德。田即應聲便念經。王起合掌。那之緣三紙許。回顧庭中禽獸悉已不見。丘一急發願云。願寫玉皇經一百部。田誦經畢。王令焦策同一青衣送田與丘一還。焦策云。吏乃又此豈不相報。丘一乃許錢三百千。辭而不受。與造經五部。田可也。至一坑。策推之。乃活。身已在棺中。惟聞哭聲。死已三日矣。急呼人至。破棺乃起。旬日寫經五部了。見焦策來謝云。近承君功德。已生天矣。尋百部了。適有勅加丘一兩品。仍充嘉州招討使。

唐康仲本元和十一年往東海。數年不歸。其母惟此一子。日夕憶念仲本。有一道士來求齋。母不違其志。道士因謂母曰。所願何事。母具言之。道士曰。若能急持誦玉皇本行集經。則兒得渡回矣。道士遂出經以與之。母為不識字。將所得經藏堂柱舊孔內。加漆其上。旦夕焚香禮拜。祈兒早得回歸。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明旦視之。則柱已不見矣。莫知其由。一月餘日。兒果歸家。以錦囊盛木一段。界歸。遂入拜其母。母遂問仲本曰。此何物也。仲本曰。昨因海上遇風破舟溺水。感雷霆拔此木於波中。仲本及一舟人因得此木而出。仲本之命與財物實此木所與。敢不尊敬。其母視之驚曰。此吾藏經柱也。昨因雷霆不見此柱。命斧破柱。遂得所藏之經。其子愈生敬歎。終身持誦焉。

宋李去病伏見玉皇本行集經高上無比。妙法無與等倫。功德不可思議。發心信受。齋絜自寫大冊讀誦。曰。遽寒卒不能負戴。遂生湮沒。何以扶危拯溺。利益存亡。皆福含靈。頃作小冊。以於袖藏。凡行不於。隨在處持誦作齋聚拜禮為安樂。蒙玉皇載有情耳聞口誦信受尊重。感登道岸。無使汝侵一如舂行真語所願。既作是願。遂就邑請鄉前承節郎黃鎮齋戒書寫成歲九月上旬。有七日也。寫經一卷。是夜有五婦人各着緋衣。前一婦人衣紫施禮頭聘欲來相試。筆乃就寫經几案。問得退筆數枝。舉而請從婦曰。此乃寫玉皇本行集經筆。願婦於預自持魔其鬼未恐怖。遂執筆出。見衆婦果東而走。舉弓引弩於門此方。衆婦驚懼。謂所指方奔潰而滅。擧散普請狀。經力何物是之驗也。既而語去病曰。夏祖欺為王皇大神呪及本行集經凡十部。令有此驗。去病思五婦人者乃是陰魔也。此經流將傳天下。垂萬世利益一切。存亡信乎玉皇本行集經者。功德中之功德也。書寫之筆已能卻邪。況書寫讀誦。其功德乃窮劫難言。豈不誠然乎。

唐王倆乃康晉市民。稟性狠鄙。不顧罪福。唐元和十四年。其家併遭大疫。十死八九。惟倆獨免。一日忽思犬肉食之。頓失雙目。所苦非一。不求醫藥。惟衛祝神祇而已。並無感應。俄有一道士登門告齋。因問倆失目之由。倆具實以告。道士曰。吾教汝持玉皇經。此經能救衆苦。報應如神。子能受之乎。倆辭曰。愚人又且失目。固不可奉命。道士曰。但請人書寫亦可。倆敬從之。造得一部。請師誦之。是夜夢一道士持刃決其目。倆驚覺。兩眼復明如故。遂終身齋戒尊心持誦此經。

唐李省嶽慶中丁父憂。發心寫玉皇經三部。以答劬勞。纔一部了。筆間有五色圓光。之既經畢。筆無所損。俄聞異香。座前時有花墜。復失筆頭。經半載。后見地上有金色光彩。視之。乃向所失筆頭。自然光彩不壞。經之功德若誠所感。父得超升矣。

宋祭易。字東周。世京謝役之後。恭事觀世音甚謹。慶元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告誰祈。披讀既。小安。即以錢三千米一石付造紙。江西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入城販鬻。周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界其直。及傳紙于周。每幅皆斷為六七。懼而亟還家。悉乃續制納于周。周倩一道指成册。齋戒繕寫。及二十卷。正書運筆。群鴉數

十鵲躁屋上逐之不退起禱像前浴出視龍一鵲血流血衆鵲為救之
不能得故至悲鬧周連誦官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名號指之箭脫自
旋鵲飛入空中周讚歎之際箭挿天井內擲落于佛龕側靈感如此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七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八

嘉言

【儒】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書能達人○人生至樂莫如讀書

【釋】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復五
百歲其有衆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能於此經受
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
德○甚讚嘆誦經法者所生之處常獲雅妙聞者歡喜○大乘經典信心
供養顯揚如來智慧聖德

【道】值遇經法普得濟度全其本年無有中殤○一誦諸天禮十轉枯骨生
○傳教世間流通讀誦即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
精猛獸隨所擁護捍厄扶衰○經之至微宣道之意正真之教誦之千日
白日升天致慶七祖

感應

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緋衣藜杖扣閣進見向暗中
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爛然火明因說開闢已前事授洪範五行之文自云
是太乙之精聞金卯姓有博學者下而觀之復出懷中天文地圖授之

元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為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
讀之有群鳥集其塚樹

唐江陵府公安縣潺陵村王從貴妹四娘未嫁時常持金剛經貞觀年間
俄卒埋已三日其家還墓聞呻吟之聲開墓視之乃見四娘起坐棺中良
久言曰初至冥府陰官聞有持經功德合掌讚歎且令放還

唐開元中有盧氏者寄住滑州晝日閑坐廳事見二皂衫人入門盧問為
誰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盧甚愕然問何故相追因求觀帖見封上作衛
縣字遂開文字錯繆不復似人書怪而詰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其故俄
見巳馬巳備在階下不得已上馬去顧見其尸坐在床上心甚惡之倉卒
之際不知是死又見馬出不由門皆行墻上乃驚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
與妻妹等別行可數十里至一城城甚壯麗問此何城吏言王國即追君
所司入城後吏欲將盧見王經一院過問此何院吏云是御史大夫院因

問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靈盛驚甚。白吏曰。此我表兄。令吏通。須臾使出相見。悲涕具言平昔。延入坐語。大夫謂曰。弟之念誦功德甚多。良由金剛經是聖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議功德者也。盛初入院中。見數十人皆是衣冠。其後太半繫在網中。或無衣。或露頂。盛問此悉何人。云是陽地衣冠。網中悉緣罪重。弟若能為一說法。見之者悉得昇天。遂命取高座。令盛升座誦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網中人已有出頭者。至半之後。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車御雲。誦既終。往生都盡。又入謁見王。呼為法師。致敬甚厚。王云。君大德不可思議。算又未盡。屢歎念誦之功。尋令向吏送之回。既至舍。見家人披頭哭泣。尸卧地上。心甚惻然。俄有婢從庭前入堂。吏令隨上階而前。魂神忽已入體。因此遂活。

梁東陽張瑤病死。數日方活。云被所由領過一府舍中。貴人儐從如王者。瑤至庭內。見其所殺眾生。盡來待對。瑤曾殺一牛。以布兩端與之追福。其牛亦在庭中。角戴兩布。又曾供養病僧。其僧亦來。謂所司曰。張瑤持金剛經滿三千遍。功德已入骨。又寫法華經一部。福多罪少。故未合死。所司命攝之。當生盡起。而瑤猶在地上。所司取司簿勘之。一紫衣引青衫吏抱黃簿至。云張瑤名已掩了。合死。視簿有紙帖掩其名。又命取太山簿。頃之亦紫衣吏人引青衫吏持簿至。云張瑤掩了。合死。又命取閻內簿。檢使者云名始掩半。未合死。王問瑤云。汝名兩處全掩。一處掩半。六分之內。五分合死。以功德故。放汝歸閻浮地。勿復殺生命。瑤入地獄。遍見受罪。火坑鑊湯無不見。有僧曰。汝勿復為罪。遂印以印。印其股曰。將此為信。既活。印甚分明。人皆見之。

宋咸淳己巳。杭州一老嫗年六十餘。常誦金剛經。誦畢佩帶於身。中秋到江頭觀潮。值潮頭啟高。澎湃衝激。吸沒百餘人。嫗亦預焉。已而潮回。乃獨送此嫗于江之濱。儼然存活。人問之。則曰見潮神閱簿。言我曾誦金剛經有功。送回陽世。視衣襟皆濕。惟所佩之經獨乾。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義寧九年坐誣枉繫大理寺。儉志心誦金剛般若經。有兩紙未遍。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誦經。令遍即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勅喚就朝堂。放免人。儉他時夜誦經至三更。忽聞有異香散漫滿宅。至曉不絕。皆感應所致也。

宋建炎間。沈粲政避虜難于徐之山谷中。一夕在草莽間。歎曰。吾母在順昌。相去三百餘里。未知存否。念吾母平生誦金剛經。今三十年矣。金剛神豈不能救此難耶。因涕泣良久。足疼以手摩之。忽有大木葉兩片飛墮其前。遂取包兩足跟。有頃聞雞聲。遂起行。步若有神助。及曉至順昌城下。視足跟木葉。乃其母所誦金剛經前面兩版。遂得與母相見。

元俞子慶。建昌新城縣人也。少從鄧順齋學。及長遊淮。自言得隱形術。一日有殺傷在館東之門。眾驚散。捕者環列道途。俞挺身出其間。捕者不見之。俞則悉見也。後歸故鄉。家甚貧。歲底鄉館。每晨起必正衣冠。迎日而揖。焚香誦金剛經一過。然後學者至。授書。年八十餘。耳目聰明。行步便捷。至元丁丑以來。鄉學多廢。日煮金剛經以食。人異之。一日無病。過其女家曰。明日吾從此逝矣。汝能飯我乎。女曰。何言恠也。俞曰。不飯我則已。女為炊食之。俞携錢百文。雇其隣里明日為我掘金井。其携鋤及其來。隣曰。教授無病。何為若此言也。俞曰。汝但來。先汝雇者。懼汝不來也。明日雇者如約。俞指畫去處。廣袤棺大小而掘焉。及午時可矣。謂曰。汝往飯吾女家。其人飯畢視之。則已端坐隱几而化矣。

元建寧府城內有陳公。於至元己未間。夫妻長齋。日夜持誦金剛經。後於癸巳年忽一日香湯沐浴。端坐誦經而逝。有神光繞室。合城僧道備香花迎奉荼塔焚化。壽年九十有七歲。

元建寧府建陽縣地名荼坂洪山白蓮堂有一僧。平昔齋戒。持誦金剛經及華嚴經。又禮華嚴塔。後於至元三十年間忽然示寂。師孫葬之。明日再還魂。云是去錯路頭了。急討香湯浴罷。穿袈裟。如法正身端坐而逝。

唐魚萬盈。京兆市井粗猛之人。元和七年。其所居宅有大毒蛇。其家見者皆驚怖。萬盈怒。一旦持巨棒伺其出。擊殺之。烹炙以食。因得疾。臟腑痛楚。遂卒。心尚微暖。七日後蘇。云初見冥使三四人來追。行暗中十餘里。見一人獨行。其光繞身。四照數尺。口念經。隨走就其光。問姓字。云我姓趙名某。常念者金剛經。汝但莫離我。使者不敢近。漸失所在。久之至其家。萬盈拜

謝曰向不過至今定不回矣其人授以金剛經念遂得還及再生持本重
念更無遺闕所疾亦失因斷酒肉不復殺害

唐張國英大曆年間為西蜀崔公寧兵士時楊林反叛國英與之戰遭流
矢中腹醫者曰藥無所施旦夕必死因與同伍叚別令備棺材妻兒環泣
人不忍聞國英隻持金剛經忽夜夢胡僧相尋撫憐如有索與藥一丸令
吞之且曰無足慮矣翌日果瀉下箭鏃瘡合而愈蓋持經之力也

唐元和九年孫伯達家于房州世傳惡疾凡二百年矣伯達纔冠便患風
癩父兄親族以為必不可療恐貽後患請送之山中其父裝粮置伯達于
巖下泣涕而別絕食未幾忽有僧過傷之曰汝可念金剛經內四句偈或
脫斯苦伯達受教念之累日一旦感一大虎來伯達不敢開眼但至誠念
偈虎乃遍舐其瘡唯覺涼冷如傅妙藥了無他苦良久虎去自顧其瘡皆
已乾合明日前僧復至即於山邊拾青草一握授之曰可以洗瘡但歸家
日以此煎湯洗浴伯達感泣拜謝僧拊其背而去及歸家親族大驚具述
其事浴訖身體潔然都無瘡癩隣里歎異自此相傳之疾遂止

唐沈嘉會貞觀中任校書郎以事配蘭州思歸甚切每旦暮常東向拜太
山頻得生還積二百餘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見一童子儀服甚秀云
是太山府君之子府君嫌公朝夕拜禮故遣奉迎嘉會云太山三千餘里
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閉目勿憂道遠即依其言瞬息之間便到宮觀嚴
麗童子引入謁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對坐談笑無所不知謂嘉會曰人之
為惡若不為人誅死後必為鬼得而治無有徼幸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剛
經一遍即萬罪皆滅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過天帝黜之其姓劉
嘉會亦不敢問其他也嘗與嘉會觀陸無設酒肴處令遊於小廳東見姑
臧令慕容仁軌執笏端坐云府君怗追到此已六十日未嘗慶分嘉會坐
啟府君使令名仁軌入謂曰公縣下有婦人阿趙被縣尉無狀拷殺阿趙
來訴遂誤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沈面仍遣一小兒送歸嘉會亦辭復
令二男送凡在太山二十八日家人但覺精神昏昧既還如舊嘉會詰仁
軌於船長史趙持誦令人驗之無不同自此常持經遇赦得歸

唐劉鴻漸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乾元初遇亂南徙有僧令誦金剛經鴻
漸日誦經至上元年客壽春暇日出門忽然死去見二吏云奉大尉牒令
追鴻漸云初不相識大尉何以見命意欲拒抗二吏怒兩直前拖拽鴻漸
請著衫吏不肯放幸行未久倏過淮至一村須臾吏持大麻衫及腰帶令鴻
漸着笑云真措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漸梗澁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嚴
麗忽見素勸讀經之僧從署中出僧後童子識鴻漸徑至其所問十六郎
何以至此因近向和尚云劉十六郎適為吏追以誦經功德豈不往救之
鴻漸拜至僧所度僧求救僧曰弟子行無苦須臾吏引鴻漸入詣廳事
案後有五色浮圖高三四尺迴旋轉動未及考問僧已入門浮圖變成義
丈夫年三十許云是中丞降階接僧問和尚何以復來僧云劉鴻漸是已
弟子持金剛經功力甚至其算又未盡宜見釋也王曰君持金剛經則頗
聞因令跪誦鴻漸誦兩紙訖忽然遺忘廳西有人手持金鉤龍頭幡幡上
碧字書金剛經布經於鴻漸前令分明讀經罷都不見人但餘閑字閑寂
因遣出門唯見追吏忽有物狀如兩目來擊鴻漸鴻漸惶懼奔走忽見道
傍有水鴻漸欲止而飲之追吏云此是人膏血澄久上清耳其下悉是餘
皮爛肉飲之不得還矣須臾至舍見形骸臥在床上心頗惆悵鬼自後推
之入冥然如入房房遂活

唐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為右廂虞候王某為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謂之
人結軍心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召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
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慄不能自辯劉令杖三十時新造赤棒固以筋
漆遭者幾死韓意王已死矣及昏造其家憐無哭聲又疑其不敢哭耳訪
其門卒即云大使無恙韓素與熟遂至卧內問之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
矣今方得力初被杖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
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經十紙及貴計數百軸後在中書盛
暑有諫官因事見謁韓方淡汗寫經諫官怪問之乃具道王某事

唐廣陵張嘉猷者寶應初為明州司馬遇疾卒載喪還家葬於廣陵南郭
門外永泰初故人有勞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圖下坐久如夢忽見猷乘白
馬南來下馬相慰如平生然不脫帽帽低頭而語勞問冥中罪福如何猷
云罪福昭然莫不隨所為而報但我素持金剛經因得無累亦當別有所

遣在何月日耳公還為白家兄令誦金剛經一千遍何故將我香爐燃諸
惡物公家亦有兩卷經可為轉之增已之福勞既寤乃發誓誦經

隋上儀大業中為天水郡司法薛舉作逆攻陷郡城盡殺官吏至儀行刑
者刀斷監者白舉道力士宋羅㬋解佩刀斬之刀亦寸折舉大驚問有何
術答曰祖父以來持金剛般若恐是此力遂放去投村避賊入人家溷室
中賊衆續至問何人云尚被刑刀折者賊曰我遙見光上屬于天疑有異
寶無心相害

唐天后朝裴宣禮為地官侍郎坐事被繫宣禮憂迫唯念平日所持金剛
經枷鎖自脫推官親訪問之後得免侍御史任植亦同禁勸其誦經亦
免

唐貞觀七年長安縣尉李行及坐累當就刑專誦金剛經一千遍其鎖自
開時已秋分數日按獄當時決罰者千餘人並不免唯行及恩宥被配涼
州會赦得還

五代醫師能大丞居京師高頭街藝術顯行致家貲鉅萬晚歲於城外買
名園畜姬妾十輩全失衛生之理但每日早起誦金剛經數卷既卒三歲
女真犯闕發其墓剔取金帶衣服棄尸道傍亂定其子訥脩理墳塋見僵
尸暴于墓左頹然若生略不少損乃知金剛不壞身之說非虛語也

唐貞元十五年嘉州趙居敬常持金剛經清潔有素嘗往湖南舟行洞庭
湖忽有煙氣如雲來覆其舟俄頃而散舟中人但見趙居敬不在衆甚驚
異久之乃見居敬凌波而出衣服不濡懷有珍寶人問其故曰向者常持
金剛經適有二僧來召至龍王宮左右命升殿誦經得珠寶數十粟二僧
相送出宮其一僧曰寄少信至衡岳觀音臺比丘絕真付之但言汝和尚
寄與令轉金剛經後至其地訪問果有人云和尚滅度已五六年矣

唐天寶中常州宜興縣吳遂每日五更誦金剛經七卷嘗作詩云五更鐘
動莫貪眠抖擻精神向佛前一拜一聲彌陀佛西方池內添朵蓮年至九
十二歲忽然辭別妻子云有二使者呼名其去遂見閻摩天子天子問生
前作何業遂云自幼至今常誦金剛經天子因賜遂殿階坐令其誦經方
念至舍衛國口中出奇異妙香忽現一佛相天子合掌歎喜語遂曰君持
經有般若之功吾送汝便生舍衛國承品官之後受國家爵祿長享福貴
子孫榮貴遂即拜謝天子勅二使者送往舍衛國託生因歸訣舍就空中
叫妻兒叮囑具道其事吾死得經力今准閻摩天子勅命得託生舍衛國
中特來相別汝等切宜精心受持金剛經及妙法蓮華經冥府鬼神甚敬
重此二經其功德不可思議如不識字但能每日用香花菓餅燈燭供養
自有福根仍不可殺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若能回贖物命放還生路亦
主無病延壽之報妻兒聞語悲號遂曰不用傷感人生在世略有半善可
憑命盡之後猶如夜眠天曉還見日月之光人無善心更無救生一死之
後驅入陰府如行刀劍黑闇之路恐汝等不知特來相告言訖不見

唐趙安成都人每日常持金剛經十遍太和四年會蠻寇退散歸寧嘗於
途中見賣軍器者遂買于家為仇人告之于官府追者至門安泣別家屬
禮經而去既為牢獄所苦甘自伏罪將科斷次引至師司其枷鎖自解吏
詰之安曰實不為盜此器得之巷陌耳吏叱之不信呈案之時忽見於安
名下大書一放字竟不知其由有司異之因是得免罪洎還家齋沐禮經
開匣視之見其經紙皆損破如被人搦碎模樣妻云曾一日開其匣中驚
即安受拷訊之時也

唐陳利賓者會稽郡人也弱冠明經擢第善屬文為長城縣尉少誦金剛
經每至厄難多獲其助開元中自會稽江行之東陽會天久雨江水漲溢
與其徒二十餘船同發乘風掛帆須臾天色暗昧風勢益壯至界石竇上
水擁閉漂流而下波濤衝擊勢不得泊其前輩二十餘舟皆至竇口而溺
舟人大懼利賓誦經至漂流所忽有一物狀如赤龍橫出扶舟因是得濟
議者以為誦經之力也

唐開元三年京兆府武功縣丞蘇朗持金剛經闔門五十餘口並皆蔬食
其妻崔氏亦誦此經崔氏有親表見其喫菜年深面無顏色勸其私買肉
味崔氏因使人竊市羊肉三斤暗處食敢纔喫一臠變之為骨咽塞不下
又不能出日暮氣絕以體微煖未敢棺殮從六月十五日死至二十一日
方蘇家人問其事云行至冥府王問汝是武功縣丞妻汝夫是大菩薩汝
因食肉金剛善神變肉為骨以此警汝合年七十為汝受持金剛般若今之

可添至九十。知放還生。武功一縣道俗咸知。縣官具録申州。州官申臺奏
聞。因此御注經文。流布天下。

唐河東薛少殷。好奉佛。常持誦金剛經。後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義里。云有一使持牒曰。大使追。俄引至官府。見其主者。即薛子叔明也。少殷將有所訴。叔明曰。寔食將至。何為割雞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塔乘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我方欲立事。和尚何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又出門之西院。闇若入白。少頃開命。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叙泣久之。謂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有他事。少殷時新婚。力辭不願。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曹相見。接遇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聞。王判官忽起。又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飢甚奈何。僧曰。唯宴煎薑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泣且請去。兄知其不可留。乃入白官。庇許之。少殷曰。既得歸人間。願知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之。不令少殷見。既去。毋過危險。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識和尚。何蒙見護如此。僧曰。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

唐吳思玄。天后朝為太學博士。信釋氏。持金剛經日兩遍。多有靈應。後稍怠。日念一遍。長安中。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細兒言事如神。思玄往就見。細兒驚曰。公有何術。鬼見皆走。思玄私負。知是經力。倍加精勵。日念五遍。兒病疾醫無効。思玄至心念經。三日而愈。思玄曾於渭橋見一老人。年八十餘。若緌縮服。問之。曰。為所生母也。思玄怪之。答曰。母年四十三時。有異僧教云。汝欲長壽否。但念金剛經。母即發心。日念兩遍。終一百七。姨及儕母讀之。並過百歲。思玄遵母業。年至九十餘歲。

宋建炎間。建康人屠二常誦金剛經。一日。番人到城下。屠二嘆曰。金剛不壞身。今如之何。是夕忽夢金剛神曰。汝宿欠連四命。來日到汝家。當告䌫連四。此人閑名。必放汝。來日番人果入來。屠二依金剛神之言。拜告番人。全具述前驗。求活。連四曰。吾萬里之程。殺戮冤枉不少。今改前非。救汝。驗持受是經者。感應如此。

梁天監中。琰法師。居長安招提寺。年十一歲為僧。忽一日同寺中數人僧行往相師家求相。占至琰。曰。可惜聰明。奈何壽短。只年十八歲。刻定夭亡。琰歸。就藏殿焚香作禮。發願乞賜經一卷精專誦持。任手就藏函內抽得金剛經一卷。不捨晝夜。精心靜念。忽一日夜見房中有五色光現。須臾見一僧身長丈五許。語琰曰。汝壽止十八歲夭亡。得念經有感。向去增延壽數。言訖潛隱。因此感應。愈更精勤。年及十九。再訪相師。師愕然謂琰曰。吾昔曾定師夭亡。今日再觀死氣已去。構何善業。而添法齡耶。琰曰。專心誦經耳。相師稱前云。吾在塵俗中。豈得知經力有此殊勝。觀師此去。壽可至九十二。後果應相師言。終于招提寺。

唐吉州龍興寺三刀法師。本姓曹。天性疏食。幼小出家。于時安史之亂。南方不寧。兵革未息。大曆七年十一月。廣州呂大夫被蕃賊攻城。洪州路已牒吉州刺史劉寧。徵兵三千。同收蕃賊。法師昔名伯連。為人貌雖強惡。心甚猶良。常持金剛經。以筒盛而佩之。無何被括為軍。呈閱之次。選充行營小將。非其所好。遂亡命焉。時本州捕送本軍。劉怒。令於朱木橋懷斬三下刀俱折。劉怪而問之。對曰。素志捨家。常持經法。蓋由怯懦怒。恸軍戚。是以亡耳。問經何在。曰。被獲時遺墜。令尋討。果數百步外得之。竹筒有刀痕而幾絕矣。劉拱手稱歎。乃縱為僧。奏聞。勅下本道。號三刀法師。居本郡龍興寺。後加精進。卒于住所。

隋蕭瑀。武帝玄孫。梁王巋之子。梁滅入隋。仕至中書令。封宋國公。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熲同禁。欲寘於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枉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枉梏至殿前。獨有瑀二人。即宣詔。因著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乃造寶塔貯經。檀木為之。高三尺。感一鍮石像。忽在庭中。以安塔中。獲舍利百粒。貞觀十一年。見普賢菩薩冉冉正西而去。

唐梓州慧義寺釋清虛。姓唐。本州人也。長誦金剛般若。三業無懈。嘗於山林間。揚諷。有七飛騎逸。若傾聽焉。聲息乃去。又嘗居失火。連甍灰燼。唯虛室獨存。長安二年。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遠汲於淵。遲致甚

勞問單旅大師法藏聞虛揚經靈驗乃請入彌勒閣內看誦經道旦有三
忽假寐中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刻地便見泉湧遂取其處遂
令人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

後唐涪陵開元寺經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至冥
司見王問師生平作何功德對曰常念金剛般若揖上殿登繩床誦經七
遍侍衞巻合掌階下考掠論對皆停息而聽誦畢後遣一吏引還王下階
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誦讀因隨吏行數十里至大坑吏自
後推之若隕空焉從是而寤死已七日唯面不冷

唐成都府逍昌寺僧年師開成三年八月暴卒忽見四人來迎至一河側
多有大樹使者曰此非人間也還記在生事業否年曰幼年曾念金剛經
使者云此經冥司甚重請誦之四人合掌靜聽至四果章四人止之忽然
不見須臾又一人來問曰向者何人到此年具說之曰此四人已生天師
可速歸也迴身見一大蛇作人語索命年曰不省害汝時蛇曰在雅州時
年因思十三歲時斫柴次誤傷同伴殺之非我也蛇曰因你傷我遂走不
得致被人殺須還我命年許轉金剛經一千遍蛇即低頭而去傍有送者
抱年拋本身上遂活時淨衆寺僧仲詵來看具說其事因託轉經一日未
畢其夜又夢冥使曰冤家不去須更得衆僧誦半日方足次夕夢蛇謝曰
感經功德已得生人類矣言訖而寤

唐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誦金剛經遇疾而死其手猶熱不即
入木經七日再活云初至陰府王者降階迎接叙揖羅謂曰更容上人十
年在世受持真經免離生死僧因問王人間衆僧中曾食薑薤以心用酒服
可否王曰此大違本教僧又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曰此後人加之非佛
意也自後荊州僧無敢食者

唐孫明者鄭州陽武人也少貧賤為盧氏莊客善持金剛經日誦二十遍
凡三十年初持經時便不茹葷忽一日正念誦次暴卒見二吏來追明意
謂騎吏便隨其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官府門吏云王已出迎吏因閑明於
空室中其室縱廣五六十間經七日王從外歸吏引見王王問汝有何福
果荅云但持金剛經已三十年王言此大果也迴語左右曰昨得祇洹家
牒論孫明念誦勤懇請延二十年壽乃知倚誦不可思議延汝二十載以
償功也遂令送還其家殯葬已罷神靈復體家人不知曾有獵者從殯所
過聞號呼聲報其家人開棺遂活時天寶末也

唐天寶初易州參軍田氏性好畋獵一日於易州放鷹於蕀棘中見一卷
書取視之乃金剛經自爾發心誦持越數年誦及二千餘遍然於畋獵亦
不能輟後得疾暴卒即日被攝至地府見諸鳥獸周迴數畝就已索命領
之見王王問作罪何多田無以對令所由領去推問其徒十餘人同至吏
局吏令開口以一圓鐵致其徒口中便成烈火遍身焦爛須臾灰滅俄復
成人如是經六七人後至田氏累發三圓而不見火吏怪之復引見王具
以事白王問在生有何福德田云初以畋獵為務嘗於易州蕀棘中得一
卷金剛經持誦已及二千餘遍王曰正此滅罪王命左右撿田福簿還白
如言王令誦經纔三紙許迴視庭中鳥獸並不復見誦畢王稱美之云誦
二千遍延十五年壽遂得放還

唐王陀為鷹揚府果毅因病解歸遂絶葷食發心念金剛經日逐五遍後
染瘴疾見二十二鬼來陀即急誦鬼聞便退遥曰王令追汝汝且止經抱
是暫歇鬼又近前陀皆遂欲絶須臾又見一鬼來云王令誦經人權放六
日既醒一心持念晝夜不息六日雖過鬼亦不至夜聞空中有聲呼曰汝
以持經功德當壽九十竟如其言

唐內臣姓楊忘其名後恭之弟也崇敬佛法適秦宗權叛陷賊內二十餘
年恒讀誦金剛經雖在賊中未嘗輒廢會宗權男為襄陽節度使楊為監
軍使楊因人心危懼遂誘麾下將道德言攻殺宗權男發表舉德言為節
度使由是軍府稍定民復叨業矣楊於課誦之功益加精勵嘗就牙門外
柳樹下焚香課誦次欻有金字金剛經一卷自空中飛下楊拜捧而泣覺
駭心目得非信受精虔獲茲善報也故陷于賊黨二十年間終能梟巨盜
立殊勲克保福祿者蓋佛之冥祐也

唐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茹葷飲酒為賞設庫子前後為誤累合
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大和四年郭釗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
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畜狗隨郭臥起非本宅

人逢之悵然忽吠聲並抱王般之背驅逐不去郭巽之怒遂解。

宋釋德遵申州人。初年五十得勞瘦疾醫藥不效且臥且起僅至骨立。因發心絕葷持金剛經扶羸倚輔日至十遍因而彌勵曾未期月厥疾頓瘳壽至七十八歲。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智藏法師初遊京輦帝深加禮敬。至是帝為誌公建塔寺。曰開善勅藏居之。初相者曰。師壽止三十一。藏乃竭精修道專誦金剛經至厄年之暮俄空中曰承般若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相者驚曰。短壽之相今無矣藏問今得至幾曰可六十餘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乃至于今感通廣著。

唐永泰中釋文照住河東府開元寺幼小出家性少聰慧常自恥之一旦誦新梵音禮曇延大師真容冥有所禱忽若假寐。見曇延身長一丈。目光四射。謂照曰爾所欲者吾安能致之。有聰明經一卷求之可也因袖中出以示之即金剛經。令其日誦七遍。既寤猶在目。誦念無滯如久習焉。自此聰明日勝一日。

唐宋汶牧黃州日秦宗權阻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權差為細作。令入黃州探事。行至黃州未逾旬。為人告敗。宋汶大怒令於軍門集衆決殺。忽報有官使到將校等上言方聞喜慶不欲遽行殺戮是旦令禁錮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獄牢次報使入境從且停止使已發引出就刑值大將入衙見之遽白於汶曰。黃州士馬精彊城壘嚴峻何懼奸賊覘覘細作本非惡黨特受制於人耳。將軍曲矜性命足示寬恕汶然之。命髡髮負鉗緣化財物。造開元新寺寺宇將就汶一夜夢八金剛告曰。負鉗僧若行如此締構即終盍釋其鉗以旌善績。汶夢覺大異之。遂令釋鉗待以殊禮。自後一州童稚老呼為金剛和尚。

唐釋神晏姓劉住梓州玄武縣福會寺萬歲通天元年。被人告停劫賊繫瀘州獄。晏先持金剛經乃精心虔誦月餘日。忽中夜見獄中光明。枷鎖自脫。遂蒙原宥。

唐原州龍興寺因大齋會寺主僧夏臘既高是為宿德。坐儼賓頭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後至。以無坐所帳寺主下踞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輒叱之。如是數四小僧恐齋失時竟來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摑之方欲舉手。大柚為柱所壓不得下。合堂驚駭小僧愁沮不齋而還房衆議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與寺衆同往禮敬小僧惶懼自言初無道行不敢濫受大德禮數。逡巡走去。因問平生作何行業。云二十年唯持金剛經衆皆讚歎謂是金剛護持之力。便於柱所焚香頂禮呪云若是金剛威神力。當還此衣。於是隨手而出也。

宋廖等覩知潭州善化縣時有一婆每日誦金剛經於街市乞食。夜則歸宿山阿。忽數日不見行乞。群鴉噪集於其止處。令人往視之。見懷金剛經傍巖而化。群鴉銜土以瘞之。

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復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以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處有猪羊雞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索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時其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拒逆。唯知一心念佛謝罪諸畜見為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罪處訖。王付一椀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項及其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蘇。具說此事。極患頭痛并及手足。久後得差。從是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彷彿欲睡。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云。汝不為吾欲殺生不。驛長答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羖牸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感力。真實感應也。

唐遂州任善病亡。同數俗人。一僧俱至閻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王即合掌。忽有五色雲迎僧升天。冥官謂善曰。汝亦曾誦二十一遍。即令放還。

唐長慶中鄧州商人何老同雇夫擎物趂瘦市。過夜歇於山路睡著。雇夫潛以刀斷其喉。棄于澗下。擔其物去。何老以常持金剛經之故。都無傷損從澗中出直詣城市。雇夫方欲賣物次。見何老大驚駭何老安慰之云是

經力也非有他故約不告訴相與為僧

唐米義倫麟德中為蜀王府典籤暴卒三日方蘇云被追見王王曰君曾殺狗兔鵝今被論君亦又合盡然適見君師主云君持金剛經不唯釋罪更合延年我今放君此後不喫酒肉持念尊經否義倫拜謝曰能又見殿內床上有一僧可五六十披衲倫即拜禮僧曰吾是汝師故相救可依王語義倫曰諾王令領使者往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中煮人痛苦之聲莫不酸惻更入一獄鐵床甚濶人卧其上燒炙燋暴形容不辨西頭有三人私黑佇立頗似婦人向義倫叩頭云不得食喫已數百年倫吞曰我亦自無何可與汝更入一獄向使者云將熱恐家人見然遂去西南行數十步後呼云無文書恐門家不放出遂得朱書三行字並不識門司果開看了放去遂蘇。

唐李九師本邛州臨邛縣人常念金剛經開成中暴亡被使追攝見王有一僧於王前救免又送出門云我是須菩提故來救汝可努力修善更得十三年若執心堅固當必生天九師拜謝爾時思得粥飲無處不覓乃發聲大呼僧亦與飲飲訖又呼忽覺在床後持經愈勤果十三年卒臨終有異香天樂信其生天不謬矣。

唐劉鄉貞觀元年任江南縣尉忽有一鳥於房前樹上鳴下人云是鳥所止為不祥鄉聞之恐懼思欲崇修功德未知何者為勝夜夢一僧稱讚金剛般若令誦百徧又將依命即誦滿其數忽有大風從東北來拔樹進擲巷外其根拔處土坎縱廣一丈五尺乃知經力不可思議。

唐僧慧因善三論及法華金剛經常為講說至德中黃昏時見一人入門云王請法師因遂催作唯心頃暴七日却蘇云初隨使者至一城極甚宏麗入見王從數百人下殿至閤門拜曰弟子不幸主世名稱無治罪人甚用為苦聞上人善講金剛經卓為敷析於是就坐講畢王施絹三百匹遂令送歸次見一講堂有百餘僧相與談論初極禮法少時各爭競於手指上巻生纖爪共相掌摑血肉塗地牛頭巨卒以火燎之盡成灰粉須臾又復本身因驚懼却蘇歷然而起絹已在櫃與前數同遂得此施作功德自此更不講說惟持經而已。

唐釋道濟成都人武德中[illegible]自京還歸道遊新益州戶曹常約欲赴任少路費濟借數十千到綿州夜與渡江至中流舍從者縛濟以龍盛沉水中盡分其財濟有戒行常持金剛經雖在洪波水不入口俄頃如有神力龍浮繩解濟若小洲時方夜半村人遙見洲上有光即棹小舟來視濟因得活時費公執為都督濟往訴之召約詰責全不承認濟為賓藏在簾下卷簾以示之約頓首請罪濟哀頻放於是不問約泣涕悔謝然身皈向佛經。

唐崔元中名道凝常持金剛經往上都龍華寺常往莊嚴寺參請貞操禪師門人止之曰和尚不面女人難以引進道凝泣涕自謂曰我修行有日矣願集其福再生為男子身不月餘忽一日沐浴令人以硃書其脚下為願生字便奄然而逝後感夢於徒弟曰我於金城坊張濟家作男子七月一日當生至期來訪以硃字為憑夢者覺異遂記于壁至期往訪張家果生一男請視其足有願生二字其分明張氏因以命名五歲携詣貞操禪師具述其因師曰宜令出俗從為師徒弟。

唐于昶天后朝任并州錄事參軍每至一更後即喘息流汗二更後方愈妻柳氏將召醫昶密曰自無他苦但晝決曹務夜判冥司力不任耳每知有災咎即陰為之備部下形言凡六年後丁太夫人艱乃持金剛經更不復為冥吏常讃歎此經功德諸大令子孫諷誦後為慶州司馬卒年八十四臨終忽聞奇香非世所有謂左右曰有聖人來迎我往西方去也言訖而沒。

唐張玄素洛陽人年二十持金剛經天授初任黃梅縣令凡有厄難皆獲免離七十遇疾忽有華蓋從空而至澡浴與家人訣奄然而卒。

唐常克勤少持金剛經為中郎將從軍代遼東遂陷高麗貞觀中太宗征遼克勤望見官軍乃夜出投之闇不知路至心念經俄見炬火前道遂達漢軍。

宋淳熙十四年餘縣令虞泰議樹選廳吏呂明往嚴州歸塗值一客亦負擔而不相識即顧揖如舊交凡四五日間其行或在前或在後一日呂嘗食必招與共啜但見其追逐不捨頗疑焉及投宿村店取腰從中所藏指

券十餘道置席下以防其竊明早啓戶遍此客前問曰爾平生何善緣呂曰我小人耳有何善可說客曰我相隨許時本不是好意望爾身畔料必有財物欲為不利夜來鎖壁覷乃觀一人長七八尺面貌全似神道怒眼看我我不覺驚倒又不敢叫人相救此何祥也呂曰每日天未曉時誦金剛經如今十年矣客悔悚巽謝而去。

唐元和初九江有一村叟粥薪於市年近七十餘常持金剛經至晚歛歸江北中流風暴同舟皆溺唯此一人獨浮水上飄至南岸岸邊皆巨商之船人皆見其背上有光高數尺許意其富貴人也既見其抵岸爭以衣飯遺之與語方知一村叟耳因詰其死則云我讀金剛經五十年矣在背者乃經也前後或遇危難無不獲免。

唐臨安陳哲者家住餘杭精一練行持金剛經廣德初武康草賊朱潭寇餘杭哲富於財將船移產避之寇而賊至哲謂是官軍問賊今近遠賊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爭以劒刃刺之每下一劒則有五色圓光徑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賊等驚歎謂是神人莫不懇悔捨之而去。

元魏楊龍驤追和二年為饒州長史本州有出銀山採戶居者甚衆往往並是草屋其年秋值大風起民居焚燎俱盡長史親往撫問忽見一家獨存略無損動遂問其故老者出云累世奉佛樂家持金剛般若

元魏大和五年梓州人倪勤以武略稱因與涪州涪上有倉名興教勤當主之素持金剛經有廳事兩江甚為勝槩乃設佛像於下讀經于前其年六月九日涪水漲唯不至此廳下勤讀誦益勵暨水退周視數里屋室盡圮唯此廳不霑濕經亦無傷人皆禮敬。

五代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遊邛縣臨溪路極險阻忽遇猛獸震怖非常唯專念經獸熟視曳尾而去流涎满地當任安州判司過楊子江夜遇暴風起祖船數百艘相接盡覆唯令望船獨全蓋令望手時念經不輟。

唐崔善冲先天初任梓州銅山丞巂州刺史李知古奏充判官諸蠻叛殺知古善冲等二十餘人奔走擬投昆明夜不知道善冲專念金剛經俄見炬火在前衆便隨之至晚火滅遂達其所。

唐倚璟天授初任懷州武德令常持金剛經至河陽水漲橋倒日已夕人爭上船岸遠未達欲沒深惶恐且急念經須臾近岸遇懸崖攀緣得出餘溺死八十餘人。

唐崔文簡先天中任防州司馬屬吐蕃作亂抄至城下因被掠去鎖之甚固至心念經三日鎖忽自解虜疑有術謨捉窮問汝有何術答曰念金剛經復令鎖之念未終卷又解衆皆歎異遂送出境

唐唐晏梓州人持金剛經日誦七遍開元初遭事晉州安樂縣與人有隙誣於使者劉肱肱使人捕捉晏夜夢一胡僧云急去急去驚起便走遂州義方縣肱使人捕至奔走無路遂一心念經捕者交橫並無見者由是獲免。

唐元和中江陵岑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至吒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著岸視手中所執乃所持金剛經也吒灘至下牢相去凡三百餘里。

唐長安縣死囚入獄四十餘日誦金剛經未嘗輟口臨決脫枷枷頭放光長數十丈照曜一縣令奏聞玄宗遂釋之。

唐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為党項縛入西蕃易馬蕃將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兩疋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俱乏死遂晝潛夜奔後為刺傷足倒磧中忽風吹物窣窣過其前因擘之衆是有頃不復痛試起步驟如故經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後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忘專祈見你今果如願因取經看中間不見數紙烽子道中傷足不能行經中神以經紙救之視瘡上乃經紙也瘡亦隨愈。

唐南康王韋皐鎮蜀時有左營伍伯在西山行營於同火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為蕃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於地以髮繫橛覆以駝罽寢其上此人唯念經題忽見金一鋌放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鋌走計行未得十餘里。

僅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疑其鬼具陳来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北逃初常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唐建德縣李惟燕少持金剛經天寶末為餘姚郡參軍秩滿北歸過五丈店屬上虞江埭塘破水竭時中夜晦暝而迴艇人此路舊多劫盗惟燕舟有吳綾數百懼為賊劫因持劒去船頭誦經三更後見埭上兩炬火自遠而至惟燕疑是村人衛已去船百步許又復迴去心頗異之且誦經愈厲因思其大得非經力乎時塘水竭而外塘水多惟燕一心願塘破當得水来行舟中夜後聞船頭有流水聲久之船浮及明視之衆外塘發一穴水流夾進乃知經力如是浩瀚惟燕弟惟玉任虔州別駕兒兒誦經有功因殺之後泛舟出峽水急艤折舟甚危此惟玉專心誦經忽見一艤隨流而下因得之以濟其族人亦常誦此經遇安祿山之亂伏於荒草賊將至恐得鞋著以走俄有物落其背視之乃鞋也

五代杭州人吏徐玘每日五更常誦金剛經三卷方入公門其家甚富忽一日有劫賊百餘人至其家將闔門大小盡用麻繩縛之仍以玘縛在箭梁上玘心中云金剛不壞身今如之何須臾見一尊佛現憂心便釋衆賊各放箭射之屢發不中玘身衆賊驚歎問玘有何幻術答曰無術每日但念金剛經想是佛力龍天護衛有此感應衆賊合掌驚悟併釋放之

唐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孝廉同情考掠旬日苦極推吏疑其冤未具獄孝廉唯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一日有竹兩節忽墜獄中轉止其前他囚爭取之獄吏恐藏刃其中破而視之內有兩行字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迹甚工賊首悲悔具述其誣孝廉遂得脫

唐永泰年間張齊丘為朔方節度使信向佛法每日侵晨對聖像前看金剛經數卷後因小將犯事恐敗露結託數卒持刃欲謀害齊丘方至衙門皆投刃於地垂手開口戰慄久時方甦及問其故乃云見二神人長二丈許瞋目来叱皆如中惡齊丘聞此誓絶肉食持誦倍常

晉潞州銅鞮縣人杜思訥常持金剛經勞病得愈每至持經之際必覩神光繞室

宋德祐丙子建陽之崇政地名南窯華家山有一老叟姓華名友生来好誦金剛經極有靈驗手接衣領自有金光爍人眼目其年大元軍馬之来華友以逃難之際忽禱于佛前是夜金剛賜夢云你前世因殺了一人不曾償命其人見託生建康歷陽縣土名雞籠山姓王名二今在大勢軍中你當死於此人之手我雖欲救爾其如數何今以相報不必趨避華友次日端坐佛前看經不輟近午有二人突入將華友戮了華友告云告取王二官令我當死在你手一死不爭容我誦了一卷經便得就死軍問你何以知我為王二華友以夢實告所言鄉貫無一差舛王二曰既是你前生欠我命債你須喫我一刀遂以刀去其巾喝道殺了也我今與你解究釋結令華友教之誦經留衣服與之為別纔越一月華友以病而死信乎數之不可逃也但得免死於兵得非金剛救護之力乎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剛經初為右監門大將軍時京師有蔡榮者暴亡數日方甦云初至冥司見一鬼使被冥官嗔責以追人不到將撻之鬼使云將軍魏恂持金剛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即別差鬼使去須臾回報其說亦然冥官曰且罷追恂由此警勵日加精進後終睦州刺史

唐蜀道白衛嶺多虎豹噬人光化中有書秀才者已中選調授巴南宰嘗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緋衣挈三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人相聚叫譟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蟲也遂巡與常分路而去常終不覺蓋持經功也

隋睦彥通日誦金剛經十卷李密盜起彥通宰武牢邑人欲殺以應義旗通知之遂投身下城賊便拔劒逐彥通通為迫急躍入城隅深澗中空虛中忽見金剛神指令一人接彥通右臂置一磐石上都無傷損神人曰汝念經有感特来相救因此免難其右臂上旬日聞香氣不絶後官至方伯八十九歲無疾沐浴索筆書偈端坐而逝偈曰八十九年在世隨身做箇活計今日撒手便行明月清風自在

宋熙寧間李遵一軍士因遇寇敵戰敗亡走失道竄伏荒林自悼曰死固不惜不得侍母之餘年吾母持金剛經逾三十年一旦兒有難無神力為助言訖泣下忽二大木葉墜前有人曰取之乘是可禦荊棘俄行頃覺脚力倍常凌晨乃至太原府還家見母及取葉視乃母經之二梵夾耳後詢

進窟虞至太原一千里。

梁青州人粜汪爲壽春府司理鞫劫盜。有囚自言其離城三十里開旅邸。殺過客旅有囊橐者。多殺之。投其尸于白沙河下。前後不知其數。惟謀一老姬不得殺。問其故。因曰。頃年有老嫗獨擕行李寄宿。某與兄弟言。今夜好箇經紀。至夜半。遣長子推戶。久之。回云。若有人抵戶而立。不可啓。某怒不信。提刀自往。及門杳無人聲。試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神。與房上下等。抵門而立。氣象甚怒。某驚懼失聲。幾於顛仆。天將曉。門方開。老嫗正起理髮誦經不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也。

宋政和中。真州石匠孫翁日誦金剛經三卷。忽一日帶三十餘人入山鑿石。山崩盡陷其中。惟孫翁在石罅中得活。後經十二年。其子孫鑿石穿透舊所。忽遇孫翁。端坐石孔中。容顏如故。子孫拜泣。問其所活之因。翁曰。常持金剛經。又問飢否。翁曰。陷石之後。似有人持一油酥餅與之。至今未嘗飢渴。翁又云。吾昔所持之經。今還在否。孫曰。見在佛厨內。翁因徐步還家。就厨中取經看。時只見經上有一圓孔。知當時油餅大小。方知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解救孫翁飢餓垂死之患。

宋胡石壁作湖南憲時。寧鄉銀場數十人入土取礦。俄石落土崩。諸人皆驚出。獨胡三八郎父子殞焉。越二年。銀場爐主過其門。適其死之三週。其家命僧薦拔。爐主聞其故。大恨曰。彼父子實由我而死。今固無可奈何。但掘二骨出葬。可盡吾責。乃喚三百人掘之。先得一骸。復掘過一大石。石中有小竅。僅可容拳。內有人聲。視之則胡三八郎者端坐其中。未嘗死也。諸人大駭。問其生故。胡曰。石崩之時。大石覆我於中。故得不爲土石所壓。每日有白鼠負齋一隻。由竅而入。吾取以食。故得不死。諸人問其有何陰德而致此。胡曰。吾平生皆無功過。但自幼日誦金剛經一遍。雖極冗未嘗輟也。開石出之。回少如童。舁之至山下。則不復能言矣。爐主以爲奇事。聞之於官。石壁以爲妖妄。逮到爐主。具答以實。石壁不以爲然。後舁胡三八郎以至。石壁命看汝金剛經。則經中七百餘字。逐一爲鼠所囓蠹。衆方悟其石中所食之齋。即經中之字也。

唐東京開寶寺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寶曆初。因他出夜歸。忽遇暴虎。中路哮吼跳躑于前。蔭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文。心期救護。虎遂伏草間。守之達曙。村人來往。觀虎蹲處。遺流溺地。

唐貞觀十七年。段文昌自荊入蜀。應南康王韋皋辟命。洎韋之暮年。爲劉闢說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卒。劉闢知留後。文昌舊與闢不合。闢之逆。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遂離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爲導。初意縣吏候迎。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本縣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矣。時文昌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道左右火。乃經所著跡也。後闢逆節漸露。詔以袁滋爲節度使。文昌從弟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於袁。事旋發。悉爲魚肉。闢謂文昌知其謀。於一時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外悉閉。忽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暴然有聲。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舉燭。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門爲已開闢矣。文昌受持此經十萬餘遍。徵應孔著。劉闢欲誅文昌。時朝廷命將討闢。文昌遂得免禍。

唐龍朔中。白仁哲爲虢州朱陽縣尉。常差運米遼東。過海忽遇惡風。四望昏黑。仁哲與合船人從八十二人。盡皆憂懼。仁哲平昔好佛。當時焚香看誦金剛經。未終卷。忽如夢寐。見空中有一梵僧。身放五色光明。謂仁哲曰。汝等八十餘人。宿有惡業因緣。今日俱當沒溺海中。數內緣汝平日持經功德。王帝有勅牒告龍王水府神祇。皆得免此橫逆之禍。吾特來報汝。勿致憂疑。須臾風恬浪靜。八十餘人俱得濟岸矣。

唐王侍制船至溪江。阻風波。濤洶湧。船驚惶。遂將平日持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拋棄江中。遂得風浪平靜。侍制惟日深憶此經。受持年遠。鬱鬱不樂。經涉兩月。方到鎮江。見舟尾百步許。有一物似泚之狀。出沒無時。擬疑其異。侍制差人喚漁人取之。乃螺螄輥成一團。剖之。外濕內乾。侍制用手分開視之。乃是向日所拋之經。毫髮無損。侍制驚喜拜受。愈加精進。

唐乾元年中。廣州僧慶慧。自幼受持金剛經。寒暑不易。因與緇俗數十人。泛海往南安都護府。忽值風濤大作。打壞船隻。溺船人俱沒海中。唯慶慧在浪中。偶遇一叢蓬蒿。自身漸至蓬蒿之上。隨浪三日三夜。方得濟岸。仔

細視其藁中，乃見金剛經一卷，並無淹濕，慶慧拜受此經，精誠供養，日夜受持，年至百三十歲，端坐告終，其經本自出香烟，漸成五色雲氣，徐徐上昇天界。

唐崔肸為壽州刺史，有一健兒犯極刑，震決之際，差官吏押往市曹處斬，連施三刀，其刀自折。刺史問健兒曰：汝有何術？答曰：無他術，平昔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遂差人取經來看，及開函視之，乃見經本已作三段痕跡分明。刺史視之，合掌歎意讚歎曰：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今果若是。遂免其罪，健兒求出家為僧，刺史即施度牒。

唐僧靈幽在京大興善寺出家，長慶二年暴亡，已經七日復生，云：二使者引見閻摩大王，問幽在世習何行業，幽對曰：貧僧一生常持金剛經。大王合掌賜坐，命幽朗誦一遍，地獄煎熬撻楚之苦，一時停息，罪人聞幽曰：念此經中而少一章，師壽合終，今加汝壽十年，歸世勸人受持此經，真本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幽既還魂，具奏朝廷，差中使往濠州碑上看驗，真本此章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後增，爾時慧命須菩提至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是也。

唐永徽元年，僧明濬暴死，蘇云：見二青衣引至冥王，問一生何業，答曰：誦金剛經。王曰：善哉！若誦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乃放還，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

宋淳熙元年，揚州府承局周興，自幼日誦金剛經一卷，公私不易其心。嘗承太守莫濛差，與賫幣帛香燭壽禮約有一千餘貫，往行在送朝貴生日。行至瓜洲渡客店，郁三家投宿，其夫妻見承局行李重貨，喚兄郁二謀意商量，夜至三更入房，將周興僭地打殺，離店五里許埋在路傍，行李財物盡行刼已，緣承局過限，回剳文引，杳無所歸，其妻子被官府兩次監禁杖限，條經一年，實難追獲，後因太守被召赴行在，一行人從起程，未及到瓜洲渡，尚有五里許，忽有一朵蓮花擱在路上，太守令從者折之，刀斫不斷，遂掘至四五尺，只見一死人，其蓮花從口中出，衆人愛護取看，睹尚自眼動，再三熟視，却是周承局也，取到人家，以粥徐徐調理，次日方能言語，云被客店郁二等刼死埋地，已得十六箇月，太守驚問因甚活且不飢，答曰：得旨前持誦金剛經力，被埋在地，如夢中見有一金剛神將一朵蓮花插在周興口中，至今不覺飢渴，太守合掌讚歎云：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遂釋放周興妻子，立差人追郁二、郁三究問明白，重杖處死。

宋靈參軍誦持金剛經，忽見廳下地裂湧出一神人，稱吾是速報司，參軍問速報司曰：報惡不報善，善者受飢寒，惡者豐衣飯，清者難度日，濁者多榮變，孝順多辛苦，五逆人受見，速報司唯當靈不靈，唯當現不現，既靈須顯靈，既現須教現，顛碭一明言，免使閻浮衆生怨。答曰：吾掌速報司，非為不報惡，非是不報善，善者暫時貧，惡者權饒賤，濁逢曲惡災，報來盡抄名，第一抄名姓，二除福祿神，三散絕後代，四遣禍星臨，五使狂心計，六被惡人侵，七須壽命短，八報病纏身，九遭水火厄，十被王法刑，如此十苦難，盡是十惡人，參軍休問我，照鑑甚分明，一朝天地見，萬禍一齊臨。詩曰：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速與來遲。靈參軍再問速報司：陽間有僧尼善友及士夫黎庶有受持金剛般若經之人，將來百年命盡死入幽冥得超昇否？答曰：皆得超濟。

唐元和三年，李同捷阻兵滄景，帝命劉祐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傷十八九人，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王忠幹，博野縣人，長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缺，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中箭如蝟，為擂木打落，同火卒拽出於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見日西，遂收軍，其時城上矢下如雨，衆軍忽忙，取忠幹歸，忠幹將死，忽夢至荒野，遇河不能渡，仰天而哭，忽聞空中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指示其路，其人云：你莫怕，我令汝得渡，忠幹拜之，低頭未舉，神人持忠幹腰，將一炊久，方著地，忽如夢覺，聞城頭已二鼓矣，亦不知其傷痛，擡手捫面，血塗眉睫，方覺敗陣，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再倒去，復見前夢中長人持刀叱曰：起！忠幹驚忙，又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遂又本營，始知夢中渡河乃水濠也，軍中就醫得活。

唐馬總貞元初嘗為邕管戴叔倫從事，先是南海節度都制五嶺，運師李復有用事胥馬生，叔倫自以文章仕已，不修巡屬之敬，叔倫又不長吏事，凡五管皆有饋遺馬生，獨叔倫此禮殆絕，故為使案，復又與總有詩酒之

奸猾奏為南海從事有日昔叔倫曰中丞有馬已成宜慎之叔倫由是不乘馬每出輒乘肩輿無何為賓客所訟誦總陰持邑管之事寮獻遺訛以背叔倫故復案源也叔倫抱恙而歿總亦不能自明冤窮然甚招物議聲達於朝貞元末閱邸柳公見深嫉之是歲總貶泉州司戶見以為得之將加諸法遂容訊其罪請殺之總素與監軍善自被幽繫晝間莫適叉期以秋分當寘總於法總計已盡甘其必沮忽夢一人不見其首長七尺空中有言讀七遍葬當得白明日開獄外人吏喧宣則曰中丞邊疾固辰之內縱步於缺墻塵中得金剛經一卷總心悟之乃讀七遍未及秋分見竟卒監軍從其獄覆奏總遂獲全元和已來三擁節旌出入榮秩可為盛矣

唐時有一富商恒誦金剛經每以經卷自隨嘗賈販外國夕宿於海島衆商利其財共殺之盛以大籠加巨石并經卷沉于海平明衆商船發而夜來所泊之島乃有僧院其院僧每夕則聞人念金剛經聲深在海底僧大異之因命善游者沉于水訪之見一老人在籠中讀經乃牽挽而上僧問其故云被殺沉於海不知是籠中但覺身處宮殿常有人送飲食安樂自在也衆僧聞之普加讚歎蓋金剛經之靈驗遂投僧削髮出家於島院

宋政和間太平州脩利圍圩工徒甚衆忽有鵝千數噪集于別圩之堤主役者異之使人驗視乃一役夫已斃而鵝銜土以覆之掀瘞幾半又含吞土於死者胸臆間得小卷軸乃金剛經也衆莫不敬歎為從諸高原歛而瘞之舊事多有此比者

唐大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已姪為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已兄貌皆不類其兄語云有冤牛一頭訴爾燒畬枉壞其命爾又嘗賣竹與殺狗人作箜篌殺狗兩頭狗亦訴爾爾今名未注死籍猶可以免爾為作何功德翰欲為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終身為善不殺牛犬

宋馮察院常持誦金剛般若經年至二十八歲一日為國事修劄具奏玉帝當夜四更忽見兩使者追入冥府引見閻摩大王勑曰汝壽合至七十九官至樞府緣汝奏劄於國損民汝當絕祿除算馮驚愕俯伏告曰臣既陽壽未盡乞賜再生誓當畢世持經常行陰隲不造罪愆有犯天律王憫其回心向善放回陽間再三誡諭曰凡掌權政可置簿一面日間作事夜必書之既不可書必不可作此延年之術也總舉一善惠民恤物增延福壽若用刻剝之心上帝惡之則促壽減祿馮得再生日行方便利國利民陰德日著官拜丞相壽至九十八忽一日臥疾有第九子出至廳堂前忽見階下列無數牛頭馬面獄卒子問諸鬼曰何緣來此鬼吏答曰吾等特來迎接閻摩大王其子驚惶哭入堂內以所見白父丞相笑而撫掌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摩王是吾職也索浴更朝衣坐化

唐抃行立陝州人不識一字長慶初常隨善友口誦金剛般若經時或為商凡身到處即奉經本用錢三百餘貫買疋帛往他州貨賣經過峻嶺撞見強賊數人各持刀仗來趕行立箱籠約重五十斤急棄之竟投嶺下深澗側遂忽見空中有一金剛神以手指行立只覺身在水面上如行平地衆賊見箱籠遂即取之又舉甚重不能起賊皆驚異招手喚行立曰上嶺來我若殺你如殺我等父母行立即上來賊再三拜問汝有何幻術答曰非有幻術恐是平日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為佛神力感應故有斯靈異賊遂令行立開箱視之乃見五色光明現於其上衆賊皆合掌悔過遂以一百貫文與行立贖經前去受持衆乃發願棄鎗刀更不作賊俱改惡從善矣

宋湖州城南屠戶陸翁年二十三歲時門前見一雲水僧稱教化有緣人陸不領解僧云汝殺猪羊不計其數何不改業陸曰承繼祖業不忍棄捨僧云汝若不改後世必墮此類仍被他殺冤冤相報無有出期負僧觀汝宿有善根何不受持妙法蓮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汝若受持消除惡業增長善福豈不見我仁宗皇帝御讚蓮經云六萬餘言七軸裝無邊妙義廣含藏溢心甘露時時潤灌頂醍醐滴滴涼白玉齒邊流舍利紅蓮舌上放毫光假饒造罪如山嶽只消妙法兩三行僧言訖回頭不見陸遂省悟想

是佛及觀音菩薩化身來勸化我即請畫工繪裝阿彌陀佛觀音相一軸
就佛前焚香持誦蓮經一部金剛經一七卷對佛懺悔口稱向時殺猪羊
幾口願將看經功德超度被殺猪羊盡此報身早生淨土願我命終之時
免斯冤對年至八十一歲端然坐化凡士夫鄉友無不瞻仰稱歎
宋孫抃武林人號無諍居士幼學易因曰易所以窮理盡性何必區區為
進取計掩關晦迹居絕俗務沙門守寧與之交謂曰白樂天以儒修身以
釋治性君聞之乎抃深契僧語日閱華嚴金剛彌陀經嘗夢至蓮池與清
照亨律師同立其側又夢一人持書金字梵體讀之不解人曰請十三日
齋耳十二月十三日忽得疾請妙先律師欲為祈禱抃曰生死已定何必
禱之乃與聞道往生淨土之旨即跏趺作印西向坐化翌日清照至為入
龕歸菴三日亦坐亡應同立蓮池之讖
唐大曆中夔州推司楊旬常持金剛般若經嚴心正直積累陰功感動穹
昊有子年二十三歲習科舉業一日眾父欲入試場父云汝學未充不可
其父當夜夢一金剛神謂旬曰汝念經陰騭有感吾將來報汝子將來必
貴若應科舉須改作楊椿名納試卷吾場屋中助子筆也旬既得夢次日
令子作楊椿名納卷果得第六名次年赴省試椿自夢見一金剛神語椿
曰今年省題乃是行王道而王汝可預留心焉切勿漏泄正試之日果如
其夢試中第九十六名又殿試畢試官納三名卷于御榻上擇日拆號唱
名椿再夢神語曰汝策甚好却不中主文意打在第五甲吾今將汝卷於
御榻上換了第一名卷後日唱名汝奪天下都魁矣緣汝父平昔念經
行善之報至期果應其夢使君聞推司楊旬子中天下都魁請旬賜坐令
旬解職旬告使君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
積陰德留得三箇慳囊乞台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當三
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箇計萬數小錢使君不知所以旬曰
每詳讞罪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有從死罪正為流罪即投一當三錢有
從流罪而正為杖罪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者量其輕而決放便投一小
錢又每劫周旋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收街市遺棄嬰孩僱人看養
俟年十五願識認者還歸父母團圓二每年冬十一月初三日為始呪六

十已上十五已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
二月初三日已滿一季令其自便求趁三晉泒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
棺木周急無力津送之家五有女使不中使喚不計身錢并給衣資從便
改嫁六旬履於世尊一戒戒殺救護眾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
荒歉之年其糧食貴余賤糶賑濟貧民八應有寺觀崩損者為修理之聖
像年深剝落者為裝飾之或橋梁道路潰濕不通者咸為治焉九有遠鄉
仕夫客旅流落者斟量遠近以助裝粮而周全還鄉十前來居推司凡遇
冤枉必與辯明常推己及物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感動穹蒼賜旬男今日
奪天下都魁皆因旬平昔奉公行善之所致也豈敢捨公門退職而自求
安逸耶
唐景兆殷安仁家富日誦金剛般若經初隋義寧中有客寄其家停止客
盜他驢於家殺之驢皮還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
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從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
明日果有五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執兵仗入寺遥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
念誦愈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日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私與我留
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捕君耳終須共
對不去何益安仁遥答曰往者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何
以見追倩君還為我語驢我昔不殺汝然今又為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
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明日更來如其許者明日不來矣言畢而出
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為驢追福而舉家持戒素食云耳
唐祿華有熊慎者其父江鄉捕魚為業嘗乘小舟飄游為樂業慎父自詠
曰沽酒遠村香更好就船鬻鯉味偏長短篷只恐無蹤派小艇唯愁遊岸
傷追與任歌無曲調忘情品節按宮商有時只與推夫話閒論人間事一
歲一日下網得魚甚多滿載册中棄及入市夜宿於册中忽聞歌曰夜靜
天寒月正明倚船高聽此聲來叩山寺鐘聲動誰向此邊聽佛名慎父
怪之出船却不聞之自謂是夢而依眠又有千人念佛經而細察之乃是
船中諸魚也熊慎父歎曰蠢動含靈皆佛性我今以此為生計非善業也
將魚盡放入水中歸家與子慎改業為薪樵曰世云樵子與漁父義濟雖

同道不同更不傷生雖綠水卻携斤斧近高峰樵采辛苦無殺生之過嘗崙薪於石頭岩窮乏至甚一日暮宿江上忽見沙中有光焰高丈餘遂以斤斧掘之得黃金數斤明日詣市貨之市人曰此紫磨金也酬錢數十萬盡緣改業致富也

宋僧法宗臨海人幼好游獵嘗於剡川射中孕鹿忽墮胎生子母猶啣箭舐子宗悔曰貪生愛子有識皆同遂擲弓折矢斷髮為僧分衛自資日唯一食六時禮佛以懺往愆常吟咏法華維摩二經響聞四方從受歸戒凡三千餘人開拓所住以為精舍因誦經為目曰法華臺

宋滏陽趙修復元豐中因坟疾發動恍惚如醉夢之間見鬼神擁一緋衣一紫袍乘馬揮鞭俱來詣門喊聲震地呼修復速出修復聞之汗流被體髮毛如放魂飛魄散莫知所措連聲逼迫見鬼官衣緋者在左衣紫者在右衣緋者是崔府君自言掌生死事衣紫者是已之伯父宗丞自言管生死案俄而二公語之云修復在生任肆不軌邪慢無道縱心所欲橫殺物命衆生今來冤訴云我等積罪合墮旁生所受生身自有年限儻業滿足當得為人餘業未盡橫遭傷殺所報不終復入惡道往復既頻重罹塗炭痛苦銜冤不能具陳異口同聲銜冤論對今我大王平生理冤為此等受勑追捉汝身事已彰露更莫多言於是修復被諸鬼神赤繩繫手白棒歐身唯聞喝急不許辭家修復自念平生鮮福多罪心甚慄然乃有一鬼拽倒而去遂祈禱曰某以凡夫處俗未能崇敬為心洪料前程尚無依怙甘從萬死敢忘一生若非真聖慈濟衆冤何以面覲吾伯父之親加府君之故惟冀哀憫終思報德於是府君謂宗丞云修復乃公骨肉又且悔過深可愍之既而二公轉惡以為慈謂修復云汝能為所傷冤家造玉皇大道君聖像更朝夕能誦玉皇本行集經念其名號當獲福無邊得免斯咎修復聞之至誠唯唯不勝感感便發誠心充崇妙典願諸冤等早生人天言訖即到一城二公引修復東北而立見一大殿中有人云是聖帝衣王者衣據案而坐又見殿下罪人無數皆被推拷號天哀慟不可忍聞修復尤切驚懼頃間即被引過聖帝見之瞋目作色大聲告勑云名冤證事獄卒宣傳帝命出名諸冤周廻不見冤使愕然具上事數於帝前帝乃召有司詢問有司答曰頃見天門忽開有彩雲自天而下隱見手持寶詔云滏陽趙修復為殺生彌廣今已懺謝發心造玉皇本行集經一部是諸冤等以此功德時刻昇仙並隨勝力皆生天界其趙修復即命再生復歸人道不得拘留上帝符命時刻奉行聖帝歎曰修復殺生雖廣而懺罪情切冥通上界驚琅函寶偈太上真詮令諸冤等各獲人體既能如是善莫大焉可放令還修復蒙帝旨放還頓首再拜而退修復辭帝已訖便出城忽如醉夢之歸神復其體家人唯見言詞紛挐自忻自擾寢僧不食如是三日得生既而身活覺身碎痛如是一月方安乃發心造像持經歸誠大道

昔有一婦人於三生曾置毒藥殺害子命此怨家不曾離於前後欲求方便致殺其母遂託此身合煞母至生産之時分解不得及至生下不過兩歲便即身亡至第三遍抱此孩兒直至江邊不忍抛棄感觀世音菩薩化作一僧乃謂此婦人曰此非是汝男女是弟子三生前中怨家以神通力一指遂化野人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緣汝曾殺我來我今欲來報怨蓋緣汝有大道心常持佛頂心陀羅尼經善神日夜擁護故殺汝不得我此時既蒙觀世音菩薩與我受記了從今後永不與汝為怨道了便沉水中忽然不見

宋龍泉萬壽宮道士潘夢庚平生有道行一日浴罷倚窓寄傲恍如醉夢身到一所若世之官府官吏整肅兵衛森嚴至門首見舊識李鑄馮曰此陰府也知宮安得至此俄有一卒曰大王願見道士拖至庭下王端冕中坐面黑多鬚真凡間所畫閻羅王也王曰你平生誦度人經又九天生神章齋煉有功幽沉獲福壽延一紀吾所追者吉州龍泉潘應辰也於汝無預追汝之卒吾已縋之以法汝可速歸故鄉出至通衢見一判官携簿按籍從者十餘人呵導而至乃側身回避偷視之乃鄉人郭浩堂知丞也因長揖曰知丞何得至此答曰我在世公平正直不欺於心王命擢為掌祿判官陰陽異路機不敢泄知宮既得延壽放還故家宜速回若使少緩則身非已有辭退忽有青衣推入坑水中醒來但見汗雨遍身其瞑目已兩日矣嗣是愈謹戒律誦度人經卒享高壽

後周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年十六其祖喪明三載元恒憂泣晝夜

經行以祈福祐。復讀藥師經云、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晝
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祝曰、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
界、乞祖目見明。元永代闇、如此辛勤、至七日。其夜夢一翁以金篦療其祖
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踊、驚覺乃遍告家人。三
日祖目果差。

宋泰州周二婕賣煎魚為業、年五十六、以心痛而死。其子法昌於資林寺
作童行。紹興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忽夢其母謂之曰、我三年在地獄中受
苦、不得功德。為我誦太上救苦經千遍、可免。法昌於太平觀求得其本、誦
之數足。越二年、忽過趙九郎門首。趙有女招兒二歲、不能語。因見法昌、遽
挽其衣大慟。父母驚異之。其女忽能言、指法昌曰、此我前生子周法昌也。
我賴其救苦經之力、得生于此。法昌驚訝、常往來其家、瞻敬不衰。

宋建炎間、太平州冠陸德叛、焼劫居民、殺害官吏。蕪湖尉儲生竄避不及、
為賊黄縛去。德自臨斬之。已脫衣、德見其頂有毫光三道出現、乃釋之、且
令主邑事、付以倉庫。後盗平、用此策勳、改京官宣城。僧祖勝云、儲尉每日
誦圓覺經一部、觀世音菩薩千聲、以為常、以故獲果報、得免擄逆。

南齊何點少時嘗病渴疾、積歲不止。永明十年在吳中石佛寺誦維摩、於
講堂晝夢異僧授丸一掬、夢中服之、即愈。時謂經功所感。

宋程紹彭有女慶娘、及笄。慶元四年初春、為瘡疹困重、至二月二日、氣結
而絶。救療無計。惟撚火艾炷灸其頂、若焼木然、冥無所覺。夜將半、忽呻呼
語人、有兩使送我回。可將紙錢與之。父如其言。又曰、未也、須一倍此數、別
就一處焚之。少焉遂蘇。父扣所見、對曰、初被兩使追入大官府、立於庭。堦
王者著黒衣、據按而坐。傍吏呈一引、王把筆簽押、仍倒我。悲哭云、我家貧
不曾受用過、當有何罪而抵此。王曰、各有定數、更負於汝者也、若來我已
死、亦不離所恨者、二親生育之恩未施報答、今反為之累。王舉一器相示、
內有如小藥、截成錢子者三片、使我喫。俄一白髭翁附耳曰、此是迷魂藥、
服之則生路永斷、不可復還、切不宜接。翁遂拱手懇王曰、此女家好焼香、
其父母誦北斗經、金剛經、不可以數計。行除愆積善、餘他人莫能及。望特
赦放其殘甚恭、其辭甚切。王頷首、取前引、別判一一行、差二急足送還。

梁道珍法師、天監中、寓廬山慕遠法師、精心淨土。只時夢中見十人舟艤
浮海。問何往。曰、迎安養國。珍曰、須得隨往否。曰、二日之修功、超永劫。子未
誦彌陀經、未曾浴僧、何可求往。珍乃大設沐浴、專誦彌陀經。後二年、有捧
銀臺至者、曰、以法師之功、當得金臺、奈何始心猶豫、故止此耳。珍曰、嘗見
佛之基有漸、奚必金臺。後亡之夕、所居山崖烈火千炬。鄉民大驚、旦則知
珍遷化。

唐崔明達、小字漢子、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元獎、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
玉、金吾將軍、冀州刺史。明達幼於西京太平寺出家、師事利涉法師、通涅
槃經。開元初、齋後房中晝寢、及寤、身在魯外。還房、又移出。如是數四、忌甚
惡之。須臾見二牛頭卒悲持死人於房炙之、臭氣衝塞。問其所以、卒云、正
欲相名。明達曰、第無令臭、不憚行。卒乃於頭中拔出其魂。既而引出城中、
所歴相識甚衆。明達欲就告訴、則不可。既出城西、路逕狹小、俄而又失二
卒。有赤索繫片骨、引明達行甚艱。之行數里、骨傻不見。明達惆悵獨進、僅
至一城。城壁毀壞、見數百人鎔鐵補城。明達默然而過、不敢問。更行數里、
又至一城。城前見卒吏數十人、修方丈室。有緋衫吏呵問明達、并令卒吏
推明達入室、累塹塞之。明達大叫。衫吏云、聊欲相試、無苦也。須臾內傳王
教名明達、既明達隨入大廳、見白面少年可二十許、階上階下朱紫羅列、
凡數千人。明達行入庭、竊心念王名、我不下階。忽見王在階下、合掌慶敬、
謂明達曰、冥中深要陽地功德。聞上人通涅槃經、故使奉迎開題延壽。明
達又念欲令開講、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見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達
上座開題。仍於塔下設席。王跪、明達説一行。王云、得矣。明達下座至庭。王
令左右送明達法師還、臨別、謂明達可為轉一切經。既出、忽於途中見車
騎數十人、云是崔尚書。及至、乃是其祖元獎。元獎見明達不悅。明達大言
云、已是漢子、阿翁寧不識耶。元獎引至廳、物問鄉田莊。次問庭玉、明達具
以實對。元獎云、吾自從後、有職務、未嘗得還家、存亡不之知也。尋有吏持
案至。元獎閲理、明達竊見、籍至明達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畢、元獎
問明達、得宛否。明達辭不見。乃令二吏送明達詣判官、令兩人送還家。判
官見不甚禮、左右數咨云、此是尚書嫡孫、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處分

二吏送明達曰此輩送上人者凡五六十萬所以微此勞之也門吏各求錢五千吏云王家宜便如其數焚之吾將行錢方大取處凡二老姆被髮啓門徒苦並歎息明達不識其死但見大坑吏推明達於坑遂活尚冷况不能言唯累擧手左右云要焚紙錢否明達頷之及焚錢訖明達見二人各持錢去自爾病愈初明達至王門見數吏持一老姥至明達問所為云是鄭縣靈巖人及至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菩薩戒乃爾不潔令放還可清潔也及出與明達相隨行可行百餘步然後各去明達疾愈往詣靈巖果見其姥如舊識也

後唐董吉於潛人也奉法三世吉尤精進恒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輙請吉讀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亦奉法卒得重疾醫弗効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設中食後同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渡還迴歎息良久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惻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徑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頸及吉渡纔至膝耳既上岸囊經已失甚悲恨哥至晃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濕氣開囊視之經無少損遂為誦經其疾即愈吉家西北有山高嶮中多妖鬼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降伏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與吉語言良久吉思惟非於諸人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覲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止恐相逼冒恒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為斷吉曰僕貪此靜寂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甚為此願見祐助鬼答曰亦復憑君不侵勉也言畢而去經宿所芟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焚焉

宋台州海壖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為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誤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溫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當別之際謂曰甥在此甚驅馳歸為我言之可造楞嚴經救拔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善明年當死還世可以求衣食學誦經典庶可延壽良久有人鄰上司有帖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减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促行固至所居驚覺遂甦至次年果如帖下云漁者乃為行者日誦不輟後十年而死

五代馮載自言常患風氣一夕門外有人喚馮載者遽出門見一紫衫銀帶類親事官者云勾追你馮不覺從而隨之去轉一街又逢一人親事官云急勾馮曰我病不能行二人曰我扶你行至一大衙門已有親事官二三十人後有丈夫婦人小兒皆露頭散衣啼哭不止馮見之忽驚駭曰我死矣奈何斯須擁過第三重門有廳事兩廊每間各有司吏罪人三五人忽然下簾於簾下有人問姓名馮亦記其一二俄見裹軟腳幞頭二三十人從廳後而出各執黑漆梓立於廳下悲喚罪人至廳前小男小女婦人在前丈夫在後從頭驗事問訖次到馮問曰多少年幾甚年甚月甚時生馮老對之東廊下有一吏持公案簿曰同又問曰曾作何功德曰從十二上念天童護命經主判曰某年某月收得功德凡經數處皆一同亦對問如前又至一處馮見寫四五紙文字一紙曰都勾院一紙曰送地戶院一紙曰風門院一紙曰送入門院一紙曰送鬼門院又至一處見主判者簾眉多鬚一手按膝而坐馮熟視之則宰相王隨遂告之不聽勑一走舍將筭子來與筭之即曰與你筭子了也二吏送出過一陂逢其亡兄五木具體形容憔悴曰知汝來可分與我功德又聞屋中哭聲乃先亡妻也亦乞功德馮欲與妻語二吏曰不可恐恩愛相戀遂催行焉馮曰送我何往曰送往北御園去既入園已水閣倚欄方食忽欄壞落水遂蘇矣

唐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知其死逢故人為吏問曰因何得來具報之乃知是冥途吏謂儉曰君平生無修福處何以得還儉曰一生誦心經及高王經雖不記數亦三四萬遍檢勘得實遂還吏問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儉合運出身為曹州參軍轉登州司倉即掩却不許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尋有勑募運粮因放選授曹州參軍後秩滿轉授登州司倉又入選除晉州判司未至任而卒

宋張守一者襄陽人有妻子隆興元年捨之學道日誦真武經三卷以資藥行醫自給乾道四年遊長沙駐於小湖門道堂嘗出至瀟湘門外見舟中一人招使上與語曰家開去此八十里老母苦腳疾踰年不能履地醫藥無瘳吾昨日因幹入城夜夢一道人來用藥隨手見効道貌先生容貌蓋夢中所會者豈非吾母宿生有緣故得際遇願邀惶即往顧不識可乎張曰吾雲水閒人方欲徵積功行正所欲也遂還堂內挈衣笥偕來即解舟夜半到彼處迨旦有十輩男子喜笑而迎扶登岸入舟人之家延視病嫗張曰小疾耳無須慮治之七日嫗步趨如常時舉室歡賀連夕樂飲告去弗許留連兩旬乃設具將謝遣纔一更後忽有二十餘人喧噪自外入即席擁張出門穿越山林赴蒙棘間古廟解其髮分髻繫于柱束縛手足張昕被酒方醒衣袴皆已脫去但紙錢香灰狼籍滿地自知必死泣告衆人曰守一方外細民命如草芥用以祭神不辭乞為取隨行諸物一一焚燒然後就斃則死亦瞑目其人許之旋踵而至凡其所齎一切赴火唯真武經存張即冥心黙誦求數十句覺廟中陡暗燈燭盡滅陰雲四合聞甲馬隊伏之聲群凶奔散張繋髮自解其縛亦斷左右寂無音響至曉林疾走若有持炬導之者天明到小塘市不知所從來僅逃性命生理一空初舟人用夜回程正恐識其道徑蓋素明殺意而張不覺寃漢間傳笑呼為祭張

昔荊州江陵縣尉李玄宗女年十三歲時夢見一梵僧謂女曰汝有善根何不持念金剛經又云世間若有男子女人每日淨心能誦一卷陽間增延壽笄百年命終即生天界若能究竟般若到涅槃彼岸或有看經雖未圓就死入陰府不能拘錄即判生富貴之家受諸勝報玄宗女依僧之囑日誦三卷年二十四歲不願有家忽患傷寒三日而卒有二使者引見閻摩天子照勘其女無罪及見女子頭上有佛顯現王云此女既有般若之功即判還魂照放時王囑曰汝父有仇讎遂使陽間先減二紀之壽不久追入陰司對謫因汝父好將活魚切鱠今有魚七千餘頭狀訴索命汝若不信歸陽間問父每夜夢見落在網中日日頭痛此是魚來報也女得還魂以陰府事述一白父其父聞之驚惶無措遂同女往天寧寺大佛殿內為僧百員發願斷除葷酒手寫金剛般若經四十九卷寫經已畢女宗忽一夜夢見有數百青衣童子俱拜玄宗口稱我等昔日被君殺戮各經陰府訴其宿冤索君性命今蒙寫經功德我等咸乘善力出離三塗皆獲各得往生善道君既釋冤陰司復還原壽又添遐筭玄宗聞之不勝欣喜自爾持誦經文不輟為善不怠壽至百二十歲無疾索浴告終

宋俞氏二女東莞曾城人也元嘉九年姊年十歲妹年九歲天性慈善信向經法忽以二月八日並入定去三日而歸粗說見佛九月十五日又定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及梵書見西域沙門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皆入定田間作人云見其從風遷飄上天父母號懼祀神求福既而經月乃返剃頭為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世因緣應為我弟子舉手摩頭髮因墜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彩臨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汝經法也女既歸家即毀除鬼座繕立精廬夜齋誦經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峯崩若燈燭煇煌照映遠近刺史韋朗夫人聞其感應顯異並迎供養敬禮甚至二女為之講華嚴普門諸品妙經及上觀與聞者皆得開悟

晉僧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聞釋道安講般若經豁然開悟遂與母弟慧持同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遠神明英越心與理契大善講貫後南適荊州居上明寺大元六年至潯陽見廬山閑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叩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及諸品經咒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史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時僧慧永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遠學侶寖衆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遠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無他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木藂蒨閒素沙布地梗柟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為建刹

宋平陽邑淨明院有闍梨有元者課誦諸品經咒而於大悲咒尤精每夜二更即起持誦日間名宜或坐撫琴焚香而已嘗講止觀于堂上而笞聞鳥雀相喧因下座與衆行道誦經咒已而鳥雀皆去自後佛殿法堂前後無從燕雀聲又殿柱多為白蟻損蛀元公乃行道殿中誦經咒七晝夜後

柱礎傍蟻皆移去。自此遂絕。
元衡邑紫蓋鄉一老儒，大德甲辰初夏出邑中，既而以他幹并追於潼光，歸是夕維舟旋返，抵暮獨趍江岸，喚渡，值操舟渡子與各酣臥，咪不之顧。是夜，空雲擬魋，月色朦朧，止一漁人扁舟往來，獨釣江上。將艤舟假寐，渚間忽於佛選見二人，隱隱立于波中，逐逐相近。漁者瞪望竊視，其人私相謂曰：北岸一人喚渡已久，我俟于此，汝往與偕來。其一人荅云：此人是老儒，念經不絕，未可近之。良久，其人又謂之曰：可矣，汝亟去取之，恐誤此會。又是三年，未可聞也。又荅云：彼尚念經未止，空中萬衛轉嚴，不可犯逼。如是數次，老儒呼渡未已。迨夜分後，水中之人寂然不見。漁者知為鬼矣，遂傾卧舟中，時聽傳更已至四鼓，俟達旦微明，漁人移舟次于邑岸，邀之待涉者，獨坐水濱。漁人邀載以渡，至中流語之曰：獨者秀才呼渡之時，不知所念何經？二鬼俟閒欲取秀才，終夕立于波間，不敢親近，何也？老儒曰：持誦玉皇寶誥，雖暮夜獨行山林間，寂無恐畏，自是持誦益虔。

廣右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許，家未忍殯斂。至七日而甦，自說云：當死時，被冥司收錄，至一官曹，廳事甚宏壯，廣大，庭內有囚數千人，或枷鎖，或杻械，皆北面立滿庭中。吏將山龍至廳下，天官坐高牀，侍衛如王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前至階下，王問：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講，恒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既升，廳上東北間有一高座，如講座者。王指座謂山龍曰：可升此座誦經。山龍奉命至側，王即起立曰：請法師升座。山龍升座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開經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山龍即止，下座，復立階下，顧庭內向囚已盡，無一人在者。王謂山龍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乃令庭內衆囚皆已聞經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山龍拜辭，行數十步，王復呼還，謂吏曰：可將此人歷觀諸獄。吏即將山龍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上屋覆其城，城傍多有小窓，或大如小盆，或如盂椀。見諸男女從地飛入窓中，即不復出。山龍怪問吏，吏曰：此是大地獄，獄中多有分隔，罪業各異。此諸人者各隨本業，赴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至院門，見一大鑊

罪人入湯受苦。楚聞山龍念佛，稱一時並得息。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不爾，恐他官不知，後追錄君。山龍即詣王請抄，王命紙書一行字付吏曰：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廳事侍衛亦如此。王之遣吏皆取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龍持出至門，吏送歸家，見親眷正哭，經營殯具。山龍入至屍傍，即蘇。

晉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任為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久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即起東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故人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來矣，知我家何如？清具以敬之家事告之。敬又言：僧達道人是汝師也，當以苦告之，可得免難。遂令一卒引清至一大寺，見一沙門在像前禮拜，卒謂清曰：此即僧達也。清求哀救度，僧達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不免當報。今若能改悔，我當明日指汝歸路。今夜且於門外俟我。清遂於門外俟之。至曉門開，僧達果出，清便隨逐，稽顙。僧達云：汝當革心為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更能持誦諸品經典，可得不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發心奉受。僧達即與授記，謂清曰：爾向東南，日光出處，即達家矣。清既還，復見向來所經歷朱門，阮敬僕來相迎，執手與語，託以家事。敬乃以一青竹杖，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到家，入至尸前，於是而活。蓋阮敬家與清居止相近，其家已落寞，無可依託者，清乃賙䘏其子孫，分宅居之。自是歸心三寶，勤誦諸品佛典，晡夕不輟。

周阮基者，河內人也。以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獵入王屋山東北，見一道士坐樹下，神狀奇異。基遂捨弓矢，稽首起居已，師命基曰：可暫往觀中眺望。巖間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觀門，臺殿嚴麗，皆飾以金玉，土地清淨，皆紺琉璃。行樹端列，綠葉朱實，清風時起，鏘然有聲。基於門下觀覽，心神惶怖，再拜請退。即至師所，師笑曰：汝不敢進也。基曰：凡夫肉身，不識大道，忽於今日得觀天堂，情誠喜悅，不能自勝。顧師弘慈，濟基沉溺。師曰：汝積罪人也，先自微緣，今得遇我。汝命將盡，其柰之何？基聞不勝惶悚，叩頭千百，求乞

生道師令基捨惡從善，誓棄弓矢，乃授基智慧上品十戒及諸品經典，令基誦之，無爲設疏食。食訖令去。基再拜休離。師曰：汝命絕之時，吾將送汝。後基奉持淨戒，精勤經典。一日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暖，家人不即瘞。之三日而活，久乃能言。云：初見皂衣使者二人執文書引基去，忽至一處，狀如臺府。至屏門，使者引入，見大廳上有官人隱隱，階前小吏數十人，皆執簿書，或青或黑。有一吏執黑簿，謂基曰：汝積罪深厚，應入地獄。基聞命惶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憶聖師。心中作念：於昔初別之時，聖師垂諭，必來見度。今日危困，幸垂救濟。須臾，天西北瑞雲忽起，雲車冉冉自空而下，直至階前，去地丈餘而止，乃見聖師在車中坐。官吏見之，皆稽首作禮。聖師曰：我有弟子在此，故來度之。乃取經一卷付基，基再拜跪受。頭云太上救苦真經，令基讀之一徧，冥官皆稽首受命。聽訖，謂基曰：可去，勿住此，深勤精進，後更與汝相見。言訖，失師所在，唯覺香氣氤氳。久之，乃見一皂衣使者，引基至家，唯聞家人號哭之聲，基乃還活。然坐良久，追憶夢中經，不遺一字，乃慎持念，遂抄錄傳于世，復辭親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

昔薛巖爲忠州司馬，長齋日念金剛經二十遍及諸品。終年七十二，臨終時見有幢蓋音樂來迎。其妻崔氏，即御史來儼之姑也，屬纊亦見旛隨幢蓋冉冉而去，一家皆有異香。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八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九

嘉言

【儒】讀書不破費，讀書萬倍利。○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教子孫愚。○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釋】能於釋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讀誦，爲他人說，所得福德無量無邊。○演暢實相義，開闡一乘法，廣導諸衆生，令速成菩提。○說是經故，得無量福，漸具功德，疾成佛道。○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衆生，令離諸著。○讀是經者，常無憂惱，又無病痛，顏色鮮白，不生貧窮卑賤醜陋。

【道】燒香行禮，晨夕誦經，棄諸雜想，心注太真，尅得玄降，白日飛騰。○長齋誦靈章，五靈互相扶，功成天地基，世世慶有餘。○若復讀誦，依經脩行，晝夜不懈，是人所在，自得安樂，隨所往生。○爲諸天人演此妙寶，得悟之者，俾躋仙阼。○若有男女受持讀誦，我當與十戒仙官隨所擁護。

感應

元至正辛丑，陝西有民家小兒甫三歲，一日村巷中遇縣官喝道來，衝前呼其名作揖曰：相別頗久，尚無恙。縣官驚訝曰：此小兒焉知我名？乃進而問之。小兒爲言前生姓名，又連舉舊與酬唱詩數首。縣官始信其爲故人也。復與縣官言曰：自與君別來，已歷三生矣。今得再相見於此，萬幸也。縣官因問曰：汝前身喜潛心玩易，尚能記憶否？小兒笑曰：真是曾用此工夫，不虛費也。言已別去。縣官因言此人受用太極未動以前一著，故能出生入死，不受生死移換。

唐董雄，河東人，貞觀中爲大理丞，幼奉佛法，蔬食多年。因罪累繫，同列李敬玄、王欣俱被維縶。雄專念法華普門品，滿三千遍，以求脫免。鎖忽夜解落，雄驚告忻玄共視，鎖堅全在地，而鉤束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燭之，而甚怪，重鏁封札而去。雄但誦經不輟，至五更又解落有聲，雄復告忻玄等。明日守一視之，封題如故，而鏁自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爲鬼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鎖亦解落，視之

如雄無異不久俱免

北齊後主隆化元年法師曇遷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賾嘗講唯識論遂感心熱病專憑三寶夜夢月墮其懷乃擘而食之脆如氷片既寤所苦頓除以食月成德遂私名月德後授人戒常云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

唐釋遺俗者不測所遊止醴泉山專誦法華為業乃至數千遍貞觀中因病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吾死葬後當以十年為限試發視之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為起一塔庶生俗信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讚歎乃函盛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

五代全州進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溫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為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間為我以法華經為報亦當勸人誦之伯虎請曰其他日亦得祿乎謂之曰雖有薄祿還出至家而甦後任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晉有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經又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已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講竟神施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呪願畢於是遂[illegible]

宋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經每夜吟誦常聞空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大江遇風濤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勵彌復精勤矣

唐貞觀中有王順山悟真寺僧㳂夜於藍溪忽聞有讀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迥臨四望數十里闃然無覩其僧悚然有懼及至寺與白其事於羣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果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物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顱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唇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致於千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讀法華經聲在石函中長安中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新羅僧在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往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也

宋李元佐以紹興十六年監建州豐國監生女子買民妻陳氏為乳母女既長因不復肯言歸媼賦性獷戾常與人競視同列無如也乾道四年女嫁王氏以其好罵弗與之俱後三年李為戶部郎陳死於臨安赴歛僧舍從命僕泊火化將以其骨歸明日僕往收燼未出聞喧呼聲衆視之則有老幼數十人聚立火所曰火尸香如蓮花聞於外是異人也故來觀之僕為留一宿黎明呼僧誦經未集遠近已奔湊視灰中皆舍利衆競取之僕切於拾骸不暇尋覓只得十餘顆以歸色如泥金而光明可鑑其形若小兒高不盈寸李始歎異訪諸婢云此媼平生險惡有何功力致然皆云無他善業但每朝早起即誦法華經十餘遍不能記全文唯止憶三兩句每日清晨鍾靜只聞如是而已媼生前罵人當積口業而用三十六年誦經之故獲報乃爾亦其善念堅固所致云

唐永徽年中太白山有兩僧名道祥慧悟祥持涅槃悟受華嚴忽有居士作禮請一僧齋僧云二人不知請誰居士云請華嚴師悟乃赴請於是居士置悟於衣上坐令其瞑目只耳聞颼颼風聲少頃放他開目不知到處唯見屋宇嚴麗延悟入堂禮佛繞畢忽五百僧翔空而至悟遂下坐居士語曰此日齋意在師一人雖五百羅漢臨時請耳師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引悟坐於聖衆之上齋罷居士令一童子送還童子請悟開口飛入口中悟即騰身空中謂祥曰神仙請齋遂獲神通今欲辭之金闕界空而去

唐上元中洛州敬愛寺有律僧歸覲及鄭州界迫暮投店次有僧至不知其名並房安泊其後來僧謂主人曰貧道疲餓酒酤三升肉買一斤飲噉迨盡律師怒而訶之身披法服恣噉酒肉不知慙愧其僧默而不荅少頃索水漱口端身趺坐緩發梵音誦大方廣佛華嚴經入如是我聞至寂滅道場其僧口角兩邊復發明光透射房舍洎至三更猶聞誦經聲不絕光明轉盛誦至六帙即歇收光其僧乃臥天明律師涕泣懺過輕謗聖賢頓罪消滅

周僧延壽。字沖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投四明翠岩禪師出家。衣不繒纊。食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往天台智者巖。九旬習定。有鳥尺鷃(音晏)巢於衣裓(古得切衣前也)。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遶像。見普賢前蓮華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鬮。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鬮。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脩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初演法於雪竇(寺名)。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歎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功也。乃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衆受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為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跏趺而化。

昔佛告四衆。吾於過去無量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倦。於多劫中。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為於法故。捐捨國位。委政太子。擊鼓宣令。四方求法。誰能為我說大乘者。吾當終身供給走使。時有阿私仙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乘。名妙法華經。若不違我。當為宣說。王聞仙言。歡喜踊躍。即隨仙人。供給所須。採果汲水。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為床座。身心無倦。于時奉事經於千歲。為於法故。精勤給侍。令無所乏。爾時王者。釋迦文是。時仙人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成等正覺。廣度衆生。

昔過去日月淨明德佛。為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及菩薩聲聞衆。說法華經。是菩薩樂集苦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得現一切色身三昧。得此三昧已。即作念言。我得是三昧。皆是得聞法華經力。我今當供養於佛及法華經。我雖以神力供養。不如以身供養。即於佛前自然其身。光明徧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

昔有四比丘。於法華經極生殷重。卷舒祕教。甘露未霑。由是結契山林。共斯佛慧。幽居日積。衣糧罄盡。萬里雲霄之志。可得言哉。其一人云。吾等四窮。尚不存身。法當安寄。汝三人宜以命奉道。我一人者。當給所須。自爾抵錫門閭。以求供給。雖寒暑代謝。甘喜無慍。以故三人功圓事辦。一世之益。當無量生。其一人者。數涉人間。屢逢聲色。坯器未火。難可護持。偶見王者出入車駕喧闐。生心動念。愛彼光榮。功德熏脩。隨念受報。人間天上。常得為王。福雖不貲。亦有限也。三人既得道果。會而議曰。我免樊籠。功由此人。今彼耽果報。增長有為。從此死已。當沉火坑。幸其未墜。正宜設化。一人云。此王着欲而復邪見。若非愛鉤。無由可拔。一人可作端正婦。二作聰明兒。兒婦之言。必當從順。如宜設化。果獲改邪。時國王者。即妙莊嚴王。今華德菩薩是。其婦即淨德夫人。今光照莊嚴相菩薩是。而昔二子。即淨藏淨眼。今藥王藥上二菩薩是。

宋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幾死乃得免。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為上。即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過。焚香仰天。輸寫誠懇。凡越兩歲。紹熙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異光照室。少焉分娩。母子俱安。

昔天竺國有一阿蘭若(華言閑靜處)比丘。名摩訶羅。讀摩訶衍(華言大乘)。德行彌著。國王正信。嘗布髮掩泥。令比丘蹈。又有比丘來白王言。此人不多讀經。何大供養。王言。我曾一日夜半欲見此比丘。即到其所。見彼在一窟中讀法華經。有一金色光明人乘白象。王合掌供養。我方親近。彼即滅沒。我問大德。以我來故。金色光明人滅耶。比丘言。此是徧吉菩薩。徧吉自言。若有人誦法華經。我當乘白象來教導之。我讀是經。徧吉自來矣。徧吉即法華經中普賢菩薩也。我聞是已。禮足而退。是故我今常當供養。

姚秦法師鳩摩羅什(華言童壽此法師名也)。龜茲國人。七歲出家。日誦千偈。其母嘗携至月支國。見一羅漢曰。此沙彌至三十五。若不破戒。當大弘佛教。度無數人。戒若不全。止才明法師而已。母唯其言。一日謂曰。大闡東土。惟爾之

力但於爾自身無益耳什曰大士之道利彼亡軀若使大法流傳能洗蒙俗雖身當鑪鑊無恨矣時苻堅據關中太史奏云有德星現外國分野當有大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羅什將非是耶即遣呂光率兵伐龜茲光既獲什迴至涼州聞苻堅為姚萇所害乃據關外僭號後涼萇子子興襲位廟庭俄生連理樹逍遙園蔥變為茝以為祥瑞遂伐呂光迎什入長安待以國師之禮興於逍遙園引諸沙門聽什講說什辯通華夏覧舊經與胡本乖謬以弘始八年於草堂寺與僧䂮擜等八百餘人對舊經考校譯此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後忽感疾即語眾云因法相遇殊未盡心無何緣謝所譯法華等經幸共流布若所譯無謬願焚軀後舌不焦爛言訖而終至於闍維舌果不灰

晉釋道生從師姓竺年在志學吐納清新人皆畏服之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讚仰羣經不憚勞苦遂往關中稟承羅什辯問超卓咸稱神悟後遁蹟虎丘寺有講臺石至今存焉或時居半塘誦法華經忽有一雉常來聽受一日不見師念之夜入夢云某因聽經遂獲改報今在某家為兒子侍過數年却來奉事。猶師詢之果爾。及出家。無何童子命終因瘞于林一夕放光輝照塘塢鄉人異之啓看乃獲一舌生青蓮華。因是起塔。後革成寺即半塘寺是也

隋僧法俊住碧㵎寺行法華三昧即獲悟入示滅之日仙樂盈空天香亘野眾見凌空西向而去。

隋僧等觀生于富陽孫氏為僧已後聞智者開法佛隴遂往依承專誦法華無能講說貞觀中赴餘杭法忍寺講忽一夜見神人曰吾錢唐皐亭祠神也師嘗經過廟庭弟子巡遊不值今故特來求授戒法師即為然香秉宣至明日夜半奄然命終

晉僧法莊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山遠公弟子性率直以苦行有名誦法華經日為恒業常於靜夜隣者每聞師房前有兵仗羽衛之聲

隋僧法京姓朱會稽人年少聚沙為塔高丈為殿合掌稱佛忽遇乞食僧勸之曰汝可往天台山出家彼有初依菩薩說法化世兒即奔往使侍智者為弟子智者笑曰宿願力故今得相遇於是曉夕左右服膺無懈師因教誦法華經一部兼備懺法後隨侍智者入廬山即於陶侃瑞像閣內要制法華三昧俄見一僧云汝法名未勝應改名為普明則照了三世矣自是從改為號晚旋歸國清所居之房乏水師想念右上忽流泉又嘗鑄丈六盧舍那像感異人施金而隱一時於赤城松林中現身高數十丈章安頂禪師親見之

陳僧慧思武津李氏子幼立志持戒日唯一食不受別供十年專誦法華七載常行方等九旬常坐脩一行三昧續詣北齊慧文禪師所諮稟禪法長夏攝心夏滿受歲慨無所證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然開悟法華三昧及餘大小法門後止光州大蘇山道俗檀施造金字般若金字法華眾請講二經即與敷釋莫非幽賾次至南嶽見林泉勝淨乃曰此古寺基也依言掘之果獲燈址器皿又往巖下乃曰吾先世在此坐禪為賊斬首由此命終又今世也僉共尋覓乃得枯髏師得而頂戴因起塔以報昔恩陳宣帝詔住棲玄寺道俗顒仰忽有普賢摩頂涌生肉髻常往瓦棺遇雨不濕履泥不汙或現身大小或寂爾藏身瓶水常滿若有天童給侍臨終日大集門學說法唱言眾聖相近泯然命終感異香滿室遠近咸聞時太建元年也

陳僧智顗齋出潁川世居荊州華容縣十八出家湘州果願寺二十剃髮受具即往大賢山誦法華經無量壽普賢觀歷於二旬三部終畢後住瓦棺寺首開法華玄義隱居天台初宴息於銀地時經行於東南峯或居方丈誦法華經而入三昧眾魔惡鬼競來惱害師於禪定中亦不覺神之變怯一時講誦法華感普賢乘白象踊駕於前隋煬帝居藩請為菩薩戒師乃賜智者之號後歸老天台一夜忽夢大風吹壞寶塔是時詔書連徵至石城像前遂云有疾遂命弟子唱法華經而自讚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曠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今日矣

隋僧慧超生丹陽沈氏性溫裕自幼從釋專課法華聞光州思大禪師定慧俱明毗尼（華言律）無善乃與智者虛心潔己摳衣請業思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及遊衡嶺後與智者同途誦經移歲後隱終南八載行道倍隆三慧（聞思）備也大唐伊始榮重京師師自入道即誦蓮經五十餘年萬有餘徧洎

寢疾將終。名衆告曰。往返者之常也。長生不怕。夕死不感。第一義空清淨智觀是吾憑仗。言已。向西而逝。遺言命露屍松石。以施禽獸。弟子依教停一月餘。顏色如生。還累塔以窆之。

隋僧智璪。姓張氏。清河人。年十七亡二親。染患委篤。知無生意。夜忽見月。遂念月光菩薩。因而得差。深知三寶是我依憑。即往安淨寺出家。挺志高邁。言行俱實。遂聞智者悟解超羣。遂抵台嶺。服膺受道。智者察其根器。乃遣行法華三昧。洎脩至二七。初夜坐禪。乃見一九頭龍從地涌出。上昇虛空。璪明日白師。師曰。此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入法性空耳。又嘗於寶林寺脩法華三昧。洎脩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璪師問之。答曰。我來看燈耳。頻經數過。亦問如前。寺有慧成禪師聞其事而言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是必相害也。天曉和戶問之。見其猶在。甚喜。成因以報永陽王。王即遣數十兵吏執杖防護。璪曰。命由業也。豈在防護。謝而去之。至第二夜。鬼即入來偏打東西。於三七日恒爾為惱。璪坦然無懼。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見。

隋僧大志。會稽顧氏子。發家出家。師事天台智者。智者見其形神灑落。高放物表。取名大志。誦法華經。索然閑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峯行頭陀（華言抖擻）行。有時投身猛獸。彼皆避去。飡粒若盡。唯以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持福林寺。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陵遲。遂身著孝衣。於佛堂中慟哭三晝夜。誓捨形骸申明正教。即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一臂於嵩嶽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士衆通集。師絶粮三日。登大棚中。布裹其臂。灌之以蠟。如炬然之。光照巖岫。晃然大明。衆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讚佛德。或為衆說法。聲聲不絶。燒已下棚。跏趺入定。七日而卒。

隋僧道悅。俗張姓。荊州人也。十二出家玉泉寺。器識沉邃。安貧苦節。長誦法華以為德業。玉泉智者創置。未有鐘磬。師於泉源得怪石一片懸之。每誦經一卷。輒扣一下。聲韻清徹。聞者肅然。幽冥之徒屢有祥感。知而不傳。嘗患水腫。急如鼓。一夜誦經。水忽流注。洪腫頓消。

晉僧靜生。蜀郡郫人。俗袁氏。少為僧。以苦行聞。成都守宋豐請主三賢寺。誦法華經。又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忽有一虎來蹲於前。徹章乃去。後誦習次。常見四神人左右侍衛。年雖垂老。行業彌堅。洎感疾。即付囑門人。趺坐而化。

晉高昌僧法緒。德行嚴峻。蔬飯飲水。後入蜀居劉師冢間。行頭陀行。虎兕見而不傷。常處石室誦法華維摩（華言淨名）光明三經。忽於一夏在石室中右脇命終。七日不壞。香氣襲人。每夕放光照徹數里。鄉人異之。即於屍上為起冢塔。

晉僧法義。俗姓竺。十三歲入道。專勤梵行。誦正法華經。住瓦棺寺。後還會稽寶山精舍。咸和二年染疾。誦習無廢。夜夢一僧為出腹胃洗滌垢穢洗已還納腹中。夢覺疾即痊愈。晉帝嘗宣至禁中。從受五戒。供奉殷厚。至太和年不疾而化。勅市新亭崗起塔安窆。

晉僧竺法曠。俗皐氏。寓居吳興。志操高卓。戒行淵深。本師寢疾。曠為祈誠禮懺。凡七晝夜。因感五色光明照室。其病即差。後止於潛青山石室。每言法華為會三之旨。無量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講。平居則誦。謝安為吳興守。時往展敬。晉簡文帝召至。命齋懺以遣妖星。晚遷禹穴昌原寺。為百姓拯救危苦。莫不效驗。有人常見師行坐間。每有鬼神數十輩衛於前後。享年七十六。

晉建興二年。長沙縣西一百餘里有青蓮花兩本生於陸地。道俗爭觀。因掘其地一丈二尺。得一瓦棺。而蓮出於棺之壞處。斲棺視之。有髑髏。撿索其蓮根生於齒頰間。時有說者曰。昔有僧不知名氏。誦蓮經十萬部。不疾而化。遺言使衣紙服以瓦為棺。此其是矣。

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經為常業。初死權殯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朽。唯舌不壞。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終置屍巖下。餘骸並朽。其舌如故。

宋僧慧紹。不知出處。孩孺時。母啗魚肉即吐。自是不茹葷。八歲出家為僧。通法華經。苦行堅節。後隨師僧要止臨川招提寺。常念佛恩之重。誓欲捨身以報。乃顧人斫薪於東山石室。積高一丈。中開一龕。即還寺告師。師諫不從。於是剋日就山。建八關齋。會闔境雲奔。盈滿山谷。至夜。紹自行香。執

焰然薪入龕而坐誦藥王捨身品火必至額猶聞誦聲大衆忽見一星大如斗直下火中俄而升天咸謂天宮迎接之瑞紹嘗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木切莫伐之後三日果孽而生道俗異之時元嘉廿八年也

宋僧瑜俗姓周吳興人也弱冠出家行業純備於廬山南建招提寺以居之常持蓮經未嘗少替一日謂友人曰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轍獨何遠哉遂積柴為龕誓辭衆是日雲雨交零乃發誓曰若我捨身無悔天當晴朗不然即霧霈矣言已雨霽至夜入龕合掌趺坐誦藥王本事品火燄至體其坐自若衆見紫氣騰空經日不散時年四十四過後十四日瑜之舊房忽生雙桐樹枝葉豐茂貫壞直聳識者以為娑羅雙樹克炳泥洹之道瑜之庶幾故見斯瑞因號雙桐沙門

宋僧慧益廣陵人出家壽春後憩竹林寺氣節卓越精誦法華誓願焚身作真法供凡在見聞皆讚尤多初絕粒食酥油後斷酥油服香丸雖四大綿薄而精神警正孝武深加敬異遣使諫止不從以大明七年佛生日於鍾山南置鑊辦油乃詣閣辭帝帝見改容師再三囑以佛法而退帝親為見臨時四衆奔集師乃入鑊纏以吉貝灌之以油將欲發火帝使止之益確固不從且曰微軀賤命何足介聖意願乞度二十人出家為佛法助勅許之益執燭自然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睫猶聞其聲衆見悲慟響震山谷帝忽聞空中笳管之聲異香芬馥盡日方還是夜帝又夢益振錫而至復囑以佛法翌日帝設大會度二十人勅於燒所建藥王寺云

晉僧登師者止廬大林寺通誦法華晝夜不息一日忽見空中有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殿師遂入殿坐起經行如是三載安王聞之累詔奉迎因暫下山王與四衆嚴持香華從師乞戒登曰白日喧雜心多散亂當於清夜受之至夜正說戒相三歸依時師之口吻放光明偏照大衆衆見光明競拜喧鬧師即不語光便收斂師云本欲受戒那得見光喧鬧光現但是受戒祥瑞耳是得戒正緣今更從初大衆默然師又說法還復放光衆又喧鬧因而且止明日再來師即辭別歸山所現金殿還復如故一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殿不復迴也即於是日倏然趨化

晉僧法志結菴餘杭山誦法華經朝夕不懈有雉巢于菴之側每聞誦經聲則翔集於座傍若侍立聽受狀如是者七年一日憔悴師撫之曰汝雖羽族而能聽經苟脫業軀必生人道明旦遂殞師即瘞之及夜方假寐夢童子再拜曰我即雉也因聽師誦經得脫羽類今生於山前王氏家為男子右腋猶有雉毳可驗也僧詣朝至其家問之果然王氏一日設齋志方踵門此子遽然曰我和尚來也舉衆異之携以示志志撫之曰此我雉兒耳遂解衣周視其腋下果有雉毳志曰至七歲宜聽出家父母唯之至時入山十六落髮以腋有毳命名曇翼授與蓮經未遺一字志師歸寂翼即為此山第二祖矣

宋僧弘明生於會稽龐氏出家雲門寺節行孤高人所具瞻誦法華經坐禪禮懺六時不輟感淨瓶之水常滿人謂天諸童子給侍也一日坐禪龕忽有一虎蹲伏于前久之乃去續往永興石姥巖入定亦有山精來惱明以腰繩繫之精遜謝求脫即曰後不敢來自爾絕跡

齊僧慧豫黃龍人少務學游京師止靈相寺偏叅名師或聞臧否人物輒塞耳不聽誦法華大涅槃等經一日寢臥忽夢三人扣戶衣冠鮮潔執蓋相迎問之答曰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緣未了可延一年否遂諾而去至明年是日復夢三人如初因爾而卒

宋僧了宣四明寶林肄業入南湖光嚴堂閱大藏預法華期懺二十七年與榮行人最相善一日詣榮室默坐榮問之師曰西歸有期難忘道義異公淨土重會耳榮喜曰正所幸願忽示疾請衆諷彌陀經念佛之際端坐書偈曰性相忘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悉利合掌而化炎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異香噴人士庶聞之傾城來哀闍維之處舍利無算

周釋慧命法師長沙人十五誦法華纔七日終一部與法音為淨土友一夕携手月下相顧咲曰時至不行為貪生西方有期吾其去矣音曰寧不俟我十日命豎兩指曰過此不可也越二日果終衆見天人下降奇香異樂咸唱善哉後十日音亦以祥瑞悉與命同

晉僧跋澄年二十出家為僧根器魯鈍罔然無所措立志誓誦蓮經以求西邁日記一行或得半偈如是勤苦至八十歲方通一部一日忽見朱衣神人手持請疏曰天帝奉迎大德跋澄師曰生來愚鈍隨分誦持專祈極

樂忉利雖是勝處非所願也神人辭去又一時夢七寶大塔身居第五層望見七寶城階無有涯際外有二金剛執杵而立數十青衣手執白拂以拂階道澄問答曰此是西方寶城階道來迎跋澄夢覺即語弟子曰汝將吾衣鉢營大衆齋又言汝等此時見千佛否答云不見又曰覺非常香氣否答云咸聞言已西向奄然而化

梁僧法雲陽羨人俗周氏其母始生見雲氣滿室因以雲為小字七歲出家立名法雲年三十講法華淨名機辯風生嘗於一寺講數此經忽感天華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于堂內不空不墜講訖乃去時誌公道超方外或來雲所曰吾欲解獅子吼請師為說師即陞猊剖析誌彈指曰善哉微妙矣武帝一日以天亢陽問誌曰何計得雨誌曰雲能致雨當請雲師講經雲講法華未畢即大霈甘澤

梁時僧還出於嚴氏自幼神俊識者奇之師侍法師道則自弱冠便誦蓮經數盈六千一日坐而若寐夢見普賢垂光照燭親為摩頂書而不傳至將示寂方陳同志法華大品涅槃等十八部經各講數十徧皆制義疏流傳後學後歸寂空于江陵中華山

隋僧法崇篤志經論尤精法華嘗至湘州麓山山精化為夫人詣崇請戒因捨所居山為寺未幾化洽湘土

隋僧玄秀居黃州隨華寺性清志溫常誦法華每有異相不以為奇時當酷暑師方誦經友人遣价名師納涼行至房前忽見人馬翊衛怖懼而返友人親往所見果然迴轉後門兵甲彌多填塞空中不可勝數四衆感傳咸曰神異

隋僧生孤雲之性初無定姿但是伽藍不問有無僧衆於中止住乞食自資誦法華經滿一千部即便移錫開皇中至靈巖寺持誦一夜忽見神人數十俯伏聽受生曰汝是何者神曰弟子是山神住此已七百年今聞法師誦經之聲特來聽受請師為誦良久乃去自是常來師續詣相州法藏寺建大藏於眼中然燈供養大乘旋誦不息後終於彼

隋大業中虎丘有僧亮十二出家稟學唯誦法華未滿四旬一部通利南游會稽於剡縣三生像前鄭山舍利塔前各然一指以表慧燈供養尋送

故鄉止北禪寺一日忽索湯盥沐與檀越作別正坐而化感異香滿室

唐百濟國沙門慧顯少出家有大志唯誦法華經或有祈福請願無不如意聞講三論便往聽受法一染神彌增慧解初住本國脩德寺有衆則講無則清誦四遠聞風咸來參侍師厭於迎接竭往南方達拏山山極深險顯坐其中專業如故遂終於彼同學昇屍置石室中虎噉身分俱盡唯獨髏與舌存焉經于三年其舌紅赤柔軟勝初後變為紫色其堅如石道俗仰止無窮累塔表識時貞觀初也

隋僧法喜生於襄陽李氏七歲出家荊州清溪寺雖學諸經唯以法華為宗骨文帝勅住禪定寺晚年欲祈通感誓誦蓮經千徧因不止舊房延繞塔寺誓填本願數滿八百寺僧忽見一白馬駕寶車入喜房後歸老廬陵唐貞觀六年染疾召門人曰無常已至勿事驚擾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大衆忽聞林北有音樂車震之聲因以報喜喜曰世間果報已捨如何更生樂處須臾異香充室端坐而化

唐僧會通雍州人也少忻道檢剛勁高節隱終南豹林谷綜業讀法華經因見藥王捨身便欲仰做私積柴木誓欲行之以貞觀末年於靜夜中誦菩薩本事以火焚燎煙焰甚盛卓爾跏趺誦聲如故衆於是時忽見西方有大白光流入火聚燒已收聚餘骸即樹勝塔勒石山中以傳不朽

隋僧慧旻河東人也九歲出塵服勤白業誦蓮華經後主光興寺講法華經彈指之間異香屢至聽者雲集咸言善瑞後遷通玄寺結會行道者一十七年足不踰閫隋末崩離吳中飢饉四衆逃難唯旻守死旃誦大唐開化止南閒寺兩兔一彪相親同止未終前三日異香滿室聚衆問師師曰吾後日當去生死人之常也寄世若行雲各念無常早求自度至期果順化

唐桂府城外江東五里有雉山寺其始有一僧卓菴此地日誦蓮華經仍能講說忽有一雉常來伏翼聽受終第五卷雉即不來後八年山下民家生一男子年始八歲不葷不戲堅欲投其僧出家父母聽之既去一日僧浴令兒淨背堅不肯袒衣僧問答曰其前身即雉也因聽師講誦故報為人今腋下猶有雉毛故不袒也僧因授是經前五卷覽所舊習後二卷則

不徙也往此山以雉名因山置寺寺猶存也
隋僧智聰住揚州白馬寺尊習三論尋渡江住安樂寺值隋國亡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四虎馴遶聰曰吾已十日不食命在呼吸間爾可食之虎作人言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見一老翁腋下挾一小船來曰師欲渡江即上船其四虎見而淚出聰曰持危拔難正在今日即同四虎利涉南岸船及老人忽然不見聰領四虎止西霞塔西經行禪誦誓不寢臥安衆八十餘人若有凶事虎來大吼由此警覺至貞觀中年九十九於佛降生日熏鑪徧禮聖像還歸于靜室端坐而化
唐僧法嚮揚州人身長八尺骨狀雄岸十六出家即事勤苦通誦法華以為德業晚於西霞寺側立法華堂行智者法華三昧三七精進大獲靈瑞知而不言一時有虎侵害人民日計數十道俗設攘災大齋虎忽入堂搏一人去師隨後喚住曰何故遭次今為設齋可放此人虎即放之自後諸虎皆集師以杖扣頭為說正法自此不復為害
唐僧儀禪師止蘇州開元寺造大佛殿忽見一婦人抱兒子告師曰兒子

為患請轉法華經一部禪師轉畢還有一朱衣佩劒來者拜曰前日妻子為兒所患蒙師轉經今已得愈特來相謝聞師造殿謹以錢十千相助弟子是許將軍師曰公住何處許曰住師屋後言訖不見師遣人穿地尋之乃見骸骨一具佩劒橫身人皆歎異師即祀而葬之
唐僧法轍絳州人少而勤苦通法華經常以是業誘化一切乃於孤山西河造立堂宇創置伽藍處元無水一旦地陷清泉迸出故秦州刺史房仁裕申請寺額即以陷泉為名師又善持呪多有應驗永徽二年二月自知將死囑付徒衆端然坐逝時天色晴朗雨華如雪香而不釋樹枝草葉皆同粉色周二里餘三日始隱終後三年坐身不壞
唐釋大義蕭山徐氏子生而英特十二從釋山陰靈隱寺凡是經教開卷必通開元中喪其親因入天台佛隴閱大藏翱勛勞謁見左溪稟承止觀超然悟心以畢大事平生誦法華涅槃大小戒本以為行業終時咸聞空中有奏天樂之聲
唐僧遂端俗張氏投師於明之德潤寺為人質直清粹不妄交游師授蓮經誦猶宿習人皆駭歎十二時中口吻不輟至老不懈咸通二年跏趺而絕須臾口生青蓮華七朶芬芳香潔遠近聚觀於是造龕窆於東山之下經二十餘年塔內屢見光現及啓視之形質如生遂迎還寺漆紵飾之
唐僧元慧晉平原內史陸機之裔髫齡穎悟長而溫潤出塵納戒之後入五臺山觀禮聖迹歸建興寺立志持三白會昌中遭沙汰宣宗朝還入法派咸通年送佛骨舍利往鳳翔鍊左拇指口誦蓮經其指復生所誦法華平生不計其數三白者白飯白水白鹽也又身不偏觸口誦真經意不妄緣此三明白享此嘉名以故呉人呼為三白和尚
唐僧鴻莒即楚公之兄也出家越之龍宮寺精通蓮經晝夜讀誦每見鬼神扶衛或為添香然燈至後唐長興中不疾坐亡至于三更手敲龕門曰吾緣佛土善友嫌服裝不淨以故轉來易畢再坐去至於七日頂上猶暖葬後每有一虎遶塔號叫
唐釋貞誨姓包呉郡人十三出家龍興寺守性沉靜分陰是競方逾一稔誦徹蓮經用是為常業日周二部十九祝髮自是伊洛晉郊凡有講筵莫

不參聽天祐中至京相國寺寓舍講法華經十許徧後會宋州師孔公仰師高行即給俸於西塔院置長講法華堂後將終自具湯沐更淨衣唱上生禮佛忽望空合掌曰勞煩衆聖排空相迎徒侶爾時並聞天樂之聲須刻而卒
昔潭州門裏街北巷有青衣寺有僧亡其名於此地誦法華經每致靈異世不具傳一時感二青衣童子侍奉死後葬之忽於冢上生二蓮華發而看之乃自舌根而出因建此寺遂以青衣為名焉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懷正信常誦法華普門品偶公幹乘船過呉松江中流風作人船俱沒文本浮在水面聞人語曰但念佛誦經必不死也如是者三自此隨波達于北岸後於江陵設齋雲徒並集有一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遇害當逢太平致富貴也言已而去文本忽一時食椀中得舍利二顆獲太平富貴皆如僧言
隋開皇年臨沂有王梵行少瞽兩目其母慈念口授法華經誦計一萬七千部其後目雖瞽其日夕往返織簟縫衣等事皆無礙人疑其別有所得

問之終不肯說布衣蔬食終身不娶年七十一而終。遺言送屍林野任禽獸敢食肉盡骨存舌則不壞色如蓮華。

唐王淹琅琊臨沂人祖父皆顯宦淹官至黃門侍郎。生而魯鈍專樂大乘法華一部。終始誦通後病亡有弟固即新安太守亦誦蓮經。忽夢兄曰吾生西方在鐵葉蓮華胎內五百年。華開始得見佛以苦志誦經故得西方之生以魯鈍故尚受胎報告汝等知當思來報勤心經典勿懈怠也言已而別。

隋陸淳吳郡人。雖居俗舍心常慕道。法華一部日夕誦持後忽病一向仰臥開眼看屋了不蹔瞬有知識僧來問疾君何仰臥視屋耶。荅曰佛記陸淳當生夜摩天今見彼天宮殿城闕及諸天衆以故我今顧盻不倦過四日遂終。

宋元嘉十四年孫彥曾家世奉佛。安王慧稱少而信向年大彌篤誦法華經輙見浦中有新色光使人掘深二尺得金像連光趺高二尺一寸趺銘云建安五年歲在庚辰官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

元鐵鏡和尚住何山座下有恭都寺者四明人廉介自持精脩梵行。日誦法華一部臨終無疾苦更衣坐逝闍維舌根不壞。

宋紹興二十八年。無為軍指使李遇迎新郡太守於城西既行十餘里聞尚遠遂還家忽見百許人從路傍出皆如三五歲兒大呼而前合圍擊之李初不懼相與毆每奮拳必十數輩仆地纔仆即起已散復合。如是數四。有躍而登肩取巾搊髮者李益窘走不可脫且鬬且前俄一老叟布袍草屨不知自何來厲聲叱曰此官人常持法華經若損他豈不累我叱令退兒遂散老人亦不見李迴及門不能行門卒扶以歸至家惛不醒諸子揭衣視之但青痕徧體即就其處招魂請僧誦蓮經涉半年餘始能策杖而行老人疑土地神云

宋陸沉道號省菴居士住明之横溪文章左丞陸佃之孫官至刑部都官郎中任福建提舉于役憂而歸中交代鄭興裔之言聞退于家客至必合爪而言曰其與鄭無隙此歷刦中宪耳。果此心不安。必彼此酬酢無了時也予謹當以善法而解之遂一志持蓮經每晨起即澡浴更衣入淨室中焚香跏趺目不他瞬首唱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福不禳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刼火光中舞一迴。然後開卷而讀不緩不急散如貫珠日一徧者三十年登八秩增至三部賦詩見意有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即以紙界方窠劃滿百部為一圖于積成巨軸總其數則九千四百八十五矣計其卷則六萬六千三百九十五矣餘暇又閱毘盧大藏凡是台教律部少林心宗無不博究復誦弥陀佛號一意西馳紹熙五年壽八十五。四月六日索湯淨身冠衣整容就寢而逝洎殮入忽聞蓮華馥郁之氣皆不知來處近搃之蓋噴之於口鼻中也是時女人多不聞香豈五障所蔽乎。

唐淮寧近城河北岸有華臺寺其始乃一大姓家有室女能誦法華經其兄娶妻心亦樂學未幾姑與嫂俱能背誦每至更闌夜靜月白風清二人同巖以誦雖世之戛玉鏘金無以並其韻矣一時病姑嫂併殂異日嫂墓忽生紅蓮一朶開數妙盛人悉異之啓看乃見蓮根自嫂之口連貫姑墓又發姑墓其根盡出于姑之舌本焉。蓋嫂之經從姑以授表相因由也。

唐武德中都水使蘇長授巴州刺史帶家族赴官因渡嘉陵江中流風作船帆傾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喪失唯一女使常讀法華經凝入船中矣乃頭戴經函誓與俱沒既而女即不沉隨波泛泛須刻至岸捧函而上開視其經了無沾濕此女後嫁於揚州其篤信讀誦愈於舊也

宋紹興末奉化縣有姓趙人其母平日重佛齋戒誦法華經房下有一女使每竊聽久久忽記得四句所謂青蓮華香白蓮華香華樹香果樹香自此動靜施為常吟咏不絕人聞之謂為笑語殊不知此女亦有用心處一日作事乖主意箠楚至死遂以其屍潛瘞後園異時忽於其上秀出青蓮華一朶香色可愛餘人不知其因獨趙母默而識之蓋所誦四句經感應之如是也趙母復不匿其德家說與虛堂法師本空空每舉此以化人。

唐天童山景德禪寺。始西晉時有學佛者立祠巖下垂四百載至開元二十年高僧法璿按圖記披榛莽得故跡造精舍於山麓之東祕書省正字萬齊融首建多寶塔于西南隅峭拔數仞法璿居此日誦法華經感天童躡雲升降捧天食來供師遇夜則繞塔行道人遥見師身與塔之相輪等初毋夫人夢吉祥天女引行摩利上宮已而姙師焉茲所謂太白禪師也

寺有記的撰記備述其事。

梁尼諱道蹟，號總持，不知何許人。得法於菩提達磨，道居湖州卞嶺之頂峯，晝夜誦法華經，滿十萬部，幾二十年不下山。後歸寂，塔全身於結廬之所。至大同元年，塔内忽有青蓮華一朶，道俗異之，因啓看，見尼肉身不壞，其華從舌根生。又於中獲蓮經一部，州郡錄實表奏，勑置法華寺。

唐吳興僧抱玉，毋梅氏孕子協靈祥，即惡葷腥。既誕亂歲，即思佛乘，遂於尼總持法華寺出家。頤誦蓮經，三月通貫，自此日持七部。年登二十，詣京受戒。時肅宗皇帝夜夢吳僧誦法華經，口出五色光，吳音清亮。洎翌旦陞朝，勑京城僧能誦法華者二百餘人並入禁中，帝視之，皆非所夢者。其抱玉方入闕，閣令問其遠來之意，荅云善誦蓮經，特來受戒也。令奏帝，即降旨召見。帝曰：朕所夢者音容宛若。遂勑令上殿賜坐誦經，至隨喜功德品，口角放五色光。帝大悦曰：朕夢中所覩之光即此也。經終畢，賜七寶湯，令別築香壇，專為受戒，賜名大光，封天下上座。居京三年，專一持誦。又勑千福寺行道經四七日，而梵音徧滿，常通聖聽。別居藍田精舍，復詔住資聖寺。

光以慈親在吳，上表乞歸報恩，勑不允，再加首飾，戴法華經誦念寺有詔許還。光奏曰：臣歸鄉有三願：就養老母，一也；乞度天下僧，二也；願增造法華寺，三也。詔並許，勑湖州以官緡增廣寺宇，賜璽詔一道、多寶塔一所、彌勒像一軸、金字蓮經一部、七寶念珠一副、奴一人侍行。既歸，乃依法華寺松逕築菴以居，日持華偈，報上大恩。至永貞改元季冬，往別刺史顏防善曰：余去矣，人世無常，猶如夢幻。還寺恬然坐逝，感異香飄拂，三日不消，葬于菴側。時衆咸謂師即梁朝尼總持後身。師居藍田日，寺僧先夢天童來降，告言大光經聲通于有頂，非聊爾也。光一日宴坐道場，自見神人從天而下，以手按摩手心，自爾功力彌著，形神不勞。師偶山行，忽墜龍井，即思多寶佛塔，願持此品十萬徧，恍然奮脫，有若神人捧出。後詔住資聖寺，寺文德皇后造，忽遭回祿，於瓦礫中得數部經，不損一字。以事奏聞，降旨重造。光覽其經，倍加精進。次乞歸吳地，既即止烏程。相國李紳刺于吳興，醉於持經道場，夜醒忽見白光滿室，往覘光公，宴坐持經，光起面門，經聲向息，光亦隨斂。

宋太平興國中，江南僧懷德，自離俗誓厚飾身，誦通法華，因以得度。自爾雖登講席，然以誦持為專務。晚游泗上，禮僧伽塔，屬太宗遣使賚幡華上供，德誓欲焚身供養。先捨衣盂設齋，次衣以紙服，纏身灌蠟裡酥，報僧手執燈燭，登薪積上，發火誦經，至火燄熛高，猶聞誦經之聲不輟。及收餘骨，舍利尤多，遠近莫不稱歎。

宋僧紹巖，雍州劉氏子。七歲入道，凡百經書，覽同温習。遊方至杭州，掛錫水心寺，恒持法華經，不捨晝夜。俄感陸地生蓮華，舉城瞻囑，巖並蹤之。因發誓仰傚藥王焚身，時錢王篤重歸心，苦留乃止。尋復潛往，投身曹娥江，用飼魚腹，投而不沉，云有若神人捧足，漁者救之。錢王即造上方院名以居焉。開寶中感疾，不救藥石，即預命曰：吾誦蓮經及二萬部，决以安養為期，今奄遂懷。言已坐亡，襄事官供，茶毗于龍井山，獲舍利無算，骨猶玉瑩，乃以石函寘于影堂。太師孫承祐製碑。

宋成都府有僧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兩亂於蜀，亦不遇害。一日忽見山僕曰：先生來晨請師誦經，在與市奉迎。至則已在，引入溪嶺數重，洄翠見一蹊，溪山閑乃其居也。僕出曰：先生請師誦經，老病起遲者，至寶塔品，乞見報。師報之，先生果出，野服藜杖，兩眉垂肩，默揖焚香，側聽而入齋，則膝盤竹箸，秫飯杞菊，不調鹽酪，美若甘露。飯訖，下襯一鏹，僕曰：先生寄語，遠來不及攀送。僕即送行，僧於中途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何名？僕即於僧掌書思邈二字。僧嗟駭，僕忽不見。凡尋三日，竟迷路蹤。歸視襯金，乃金錢一百。由茲一餐，身輕無疾，至大宋元禧中，年一百五十歲，長遊都市，後隱不見。

晉僧景超，素持戒範，性質直不茍循，解包盧山，唯誦妙經為常務。禮華嚴經，一字一拜，已及二徧，乃燒一指為供。次禮法華，煉指亦然。自後身膺内隱隱出舍利，磊落圓瑩，或有求者，坐席行地皆獲之。石晉天福中，卒於菴所。

溪僧洪真，滑州淳于氏之子，少悟塵樊，決求出離，介然之性，雲鶴相高。師授妙法，一舉通利，生來所誦約一萬過，鎧甲精進，餘無過事。後詣朝上表，乞焚身供養佛塔，勑不允。真歎曰：善根微弱，魔障尤强。遂退廣愛寺，蘇捨

衣盂作非時施忽怡然坐逝經于數日顏貌如生洎遷化舌根儼在益更鮮紅伊洛之人重之如佛

宋明州開元僧可久常誦蓮經時稱久法華元祐八年無病端然坐亡過三日忽甦云吾已神遊淨土其土之相與十六觀經所說莊嚴一同七寶池中所有蓮臺皆書當生者姓名一紫金臺書云大宋成都府廣教院熏法華已生其中又一金臺書明州孫十二郎又一金臺書明州久法華又一銀臺書明州徐道姑言訖復坐去至後五年徐道姑果坐亡亡時聞異香滿室過十二年孫十二郎卒時聞天樂之聲靈瑞交顯人皆仰之

宋僧若觀世烏鎮人俗姓錢氏徒釋於嘉會院立行卓爾四衆欽之紹興十八年嘗結緇白輩脩行淨業其勸化榜子云某伏念生死無際輪迴不息唯安養之歸則無退轉某適跡山間生滅夢幻幾二十年不入城市常看法華光明二經每日各一徧終始不倦誓與法界衆生莊嚴淨土入會者各念佛號十萬聲先得道者迭相度脫前後命終各執青蓮華往生淨土一日空相講主見訪齋次食方三味忽索筆書偈趺坐而終空相證明大為勝興荼毗正直日輪當午舍利迸出光瑩奪目道俗競取而骨亦不存

宋僧從雅錢塘人肄業淨住院依天竺海月都師得台衡三觀之傳然無經世意乃曰慕虛名爭如脩實行言清行潔聖賢所呵遂歸南山天王院專以讀誦為業平生閱法華經五藏金剛四藏彌陀十藏禮釋迦三十萬拜禮真身塔十遍每一字三拜禮法華經三遍禮彌陀佛一百萬拜誦此佛號五千萬聲時憲使楊傑嘉其精脩以所撰安樂國贊十章贈之師欲以此化導無窮遂圖三輩九品真容列以贊文刊石淨住院一生坐不背西其精誠類如此後無疾坐逝感異香滿室天樂盈空人皆謂西聖來迎之必矣

宋僧思聰錢塘人年十五入天竺靈隱山就法安寺出家立志勤苦每日出城化僧供夜而不寢專誦蓮經至二十歲抱經投試即預選僧自此日持二部餘則又稱佛號或謂之曰誦經足矣何必更稱佛乎師曰命終欲生其國安得不繫念在心一日感氣疾乃曰某夜來已見佛菩薩衆並云同來接引更兩日吾其行矣弟子祖安曰恐是魔境不可據隨師曰吾命終時若於胷中生蓮華則往淨土之驗矣過兩日天始排明命安盤盥曰佛及菩薩已滿虛空衆共稱佛奄然而終探其身皆冷唯胷前如掌許溫潤有若蓮華敷榮之狀果符所說矣

宋僧靈照東陽人也生而傑異志願為僧自入空門未嘗偃臥晝夜禮誦未逾一月通法華光明二經年過弱冠中試經第進具以來負笈教庠盡得天台三觀之道累尸名剎晚止華亭超果元豐間結諸善知識為社仰東林之風慕西方之訓嘗夢彌陀三聖師跪而問曰某一生誦經期生淨土為果願否觀音指曰淨土不遠有願則生勿復疑之又於靜夜誦經夢睹普賢因即發心造菩薩像誓誦蓮經一萬部以嚴淨報餘之所誦不計其數忽卧疾謂衆曰吾病中見有異相淨土之期決矣遂累足而殂闍維舌根不爛柔潤如生舍利遍流赤白相間

宋僧可諒俗楊氏鄞人也七歲出家誦通法華二十二策經落髮師風骨清聳志趣不羣攝威儀謹言語課誦佛書日有常度恪脩淨業一覽大藏經九載熏脩法華懺行住坐臥常在其中不見世間過患一日寢疾召弟子曰吾大事將至汝當精進行道毋忽吾言吾平生進脩未嘗犯戒若實得道死必有異過數日俄而床足土上產芝草一本其色白其紋如蓮華師見而言曰吾居現此去時至矣即書偈曰無經可誦無佛可念今日臨行大家證驗投筆跏趺而逝

宋僧惠詢道號月堂俗陳氏永嘉人自童齔舉止傑異因捨從釋肄業祖印院師授法華登案數徧即背讀人皆駭異披緇已挺志于學行愈勤蓮經七軸日課為常縱祈寒隆暑寢病亦復不懈十載于茲言行俱滿一日屬疾氣色將行弟子請說法師曰法豈有說耶即索筆書偈告衆驟稱佛號垂手兩結彌陀印跏趺而終遺言依五天佛制火浴法骨分為二一祔胸山觀堂一塔南城祖原議者以諸祖皆窆全身遂碎頂骨以表師志將一歲猶未往偶學者至啓龕瞻禮忽睹舍利盈掬光彩陸離提舉陸沅為之贊

宋僧雲依出家鄞之海慧院素持法華經策試得度自是參學台宗雖往

返江山多歷年所而不瘥所業聆跡延袤四十餘年靜處一室清誦琅然日以四部為率年八十餘偶老病不至困篤即索湯沐浴更衣整肅色同袍訊四安樂行少選之間端坐而逝洎從火化煙燄上作金色或五色芬芳至收餘骨得黑堅固其相內空外圓狀似槵子數珠人頗異之

陳華手尼高郵縣人志節霜淨言行氷清誦法華不捨晝夜初誦一卷忽於右手爪上生一華狀如綾絲次第誦至第五五指爪上皆生一華誦徹六七掌上併生二華大過爪上由是聲傳帝聞陳武帝召入看之從此郡人競呼為華手尼

陳僧玄光海東熊州人少厭俗塵專脩梵行洎長遂越滄溟求中國禪法於是往衡山參思大禪師思察其根器授以四安樂行儀證法華三昧返錫江南附舟至于大洋偶見彩雲雅樂絳節而至空中聲曰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於龍宮說親證法門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尋入宮城不類人間官府無非鱗介鬼神既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者凡七日事畢王躬送別光復登舟舟人謂泛洋不進者半日而已

唐尼法潤住丹陽三昧王寺自少入道精脩禪慧通誦蓮經日夕不替至七十四而化遺言令露屍施生命弟子遵承鳥獸啄盡唯心舌俱存舌猶赤色心稍黑焉眾即起塔緘葬

齊并州東罕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黃白相間忽得一物狀如兩唇中有一舌鮮紅赤色州縣異之以事申奏上問臣僚皆無荅者即詔沙門大統法上上奏曰此是持法華經者六根不壞報也其誦千部徵驗如是帝遂勅中書高珎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珎承命而往乃集諸持法華經僧執鑪旋繞宣誦此經而告之曰菩薩涅槃以經像法流行欲無謬者請現靈瑞言已聲誦此之脣舌一時鼓動有如讀誦之相四眾觀見莫不毛豎珎回奏詔以石函緘之立塔旌表

梁庾詵字彥寶新野人幼聰警篤學經史賦性夷簡特愛林泉蔬食弊衣不事產業少與武帝相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又詔為黃門侍郎並稱疾不起晚年專志釋教宅內立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忽於後夜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寢病既愈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遽然而化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詔謚貞節處士

宋撫州有華藏寺在縣南七十步於昔李唐朝號光度寺蓋唐有優婆塞（華言近事男）於此地專誦蓮經一日忽見老叟言是譚陂七郎君（譚陂七郎君載在郡祀典）告曰願輟誦少頃假道以過旦日當為營建精舍是夕雷電風雨大作曉霽遽見棟梁椽桷萃疊其上爾後優婆塞歸寂以全身塔于寺南至宋祥符中塔內忽生蓮華七朵衆郡異之

宋范儼仁和縣人常時蔬食不涉世緣其子不能治家儼不之顧但云我自是寄客耳於廿日讀法華經專心不懈復書寫是經一部大觀中年七十餘偶呼甥徐保曰汝當為吾治後事吾秖三兩日在保續聞儼在佛堂中高聲呼普賢菩薩應諾數番多云固是兩字保問之荅曰我見普賢乘六牙白象光明射我紀作金色謂我嘗誦法華經念彌陀佛得生淨土故來相報汝明日卯時當行吾與彼佛同來接引我從此應諾也至時儼即念佛菩薩便觀衆聖授手自稱儼是何人得佛菩薩接引述言實是難當遂說偈合掌瞑目而去

唐聖曆中有沙彌名彌伽雖未受具身意清淨專誦華嚴一日帝釋遣使迎請伽曰未審天帝何緣見命使曰帝與脩羅時戰欲求法力加彼伽曰沙彌無法使曰唯見法師專持華嚴可為人天福田所以見迎耳於是受請閉目俄頃便至天宮延請入殿誦華嚴經坐于寶臺乘空而行向其敵所脩羅軍衆睹此威靈怖懼竄藕孔之中帝喜送師還宮供養施以七珎異寶又白師言若須長生之藥當以奉上師曰寧受出家求無上道世間珎異及長生事非所志焉帝釋稱謝曰成菩提時願相救度遣使送還

宋荆王夫人王氏元祐中專西方課經佛甚精恪獨一妾懈慢夫人特遂之其妾悲悔越加精進一夕異香徧室無疾而終夫人忽夢妾起居叙謝因夫人訓責令獲往生夫人曰西方可往否妾曰但隨妾行夫人隨之見二池皆白蓮華或榮或悴妾曰此皆世間發心脩西方人也世間纔發一念池中即生一葉隨其勤惰榮悴各異中有一華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風消散即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妾曰此楊傑也又有一華朝服坐上其華

稍悴曰此馬汗也復前導數里遥見蓮臺光明交徹乃曰此夫人化生處上品上生也徐訪楊傑則已亡馬汗則無恙孫夫人於生日秉爐焚香坐觀音閣佇立而化

隋大業中秦州有慕容文策誦法華金剛晝夜不息一日忽有二人持文帖一通示云閻羅大王遣追汝可使行策驚怕隨使至一大城墻郭六重門戶黑闇過已便見宮殿閻王正坐部衛威嚴下有男女諸國殊形一一唱名至文策王問行業策答以能誦金剛法華齋戒等事王合掌令所由考籍云未合死王判放還策西去不知途路忽逢一沙弥云可隨吾後來過六重門過黑闇處沙弥手執明炬遂得出而復生策由此精苦念誦

宋僧怡遲錢塘金氏子稚歲離俗克勤逢經考試中策即預法流立志深靜杜門謝事放誦此經足五千遍自康定二年起首閱藏每卷終誦心經五卷一藏告滿五藏心經亦圓如是者三過看華嚴經二百部光明經五千部心經一百藏金剛小弥陀大悲呪各二十藏楞嚴圓覺維摩各三千部千佛名經二千部彌陀尊號一千萬聲所有善因一意莊嚴淨土崇寧元年秋偶疾結印坐亡壽八十九火浴口齒數珠不灰

宋僧覃異生姚江杜氏脫素于龍泉寺皇祐中普恩得度習台教於兩浙所業既遂即還舊居或以住持强之皆確然不就晚年掩關絕事尊脩淨業誦法華經滿五千部普賢觀彌陀經一萬卷佛號不計數崇寧改元忽染疾召徒屬焚香告曰吾生淨土時已到矣當乘金剛臺隨佛西邁願勉力進脩可得相見言訖手結佛印泊然坐逝茶毘舌根數珠不朽人所敬歎

劉宋尼慧玉長安人勤戒行善通德道脩教化游行不避寒暑住江陵牧牛寺誦法華楞嚴等經行日通利世以為奇元嘉中焚香禮佛啟白吾若誠心有感捨身之後必見佛土七日之中願見佛光至于五夜寺東樹林忽現光相形色特殊衆見歎悟即於發光之地起立禪堂以安清衆

唐法師辯脩俗劉氏東陽人也天安貞元中獨體日誦法華經及維摩光明等六時行道老而益勤每年行七七日懺摩盖止觀中第四隨自意三昧也後以三觀付門人物外會昌中沒于楞林寺還神於佛隴金地弟

子良汝發墳火化淘收舍利一千餘粒建塔藏之

魏沙門曇鸞洛下遇菩提流支梵僧問曰佛道有長生乎支笑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既授以觀音經曰能解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轉師承其語晝夜專誦觀音經脩三福業觀想九品北魏主嘉之號神鸞勅住汾州玄中寺一夕正持誦見梵僧入室謂曰吾龍樹也以汝有淨土之念故來見汝鸞曰何以教我僧曰已去不可及未來未可追見在今何在白駒難與回言訖不見鸞即令弟子同音唱佛西向瞑目而化

隋僧慧恭俗周氏成都府人從釋招提寺與僧慧遠結契勤學取成法器遠往長安聽成實論還鄉講授卓爾絕倫恭去荆揚訪道而歸契闊三十年夜話次遠語如流恭杜無所對遠譏之恭曰賦性至愚無所解也遠曰可不誦得一經乎恭曰誦得普門品遠猶輕之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宣當為兄誦一遍恭即敷座而誦纔發聲覺有香氣次見天花零亂天樂嘹亮經已便息遠作禮稱讚願留教誨恭曰非某之力諸佛力耳恭即拂袖而去不知所終

宋潞州人周開山誦華嚴經甚是虔誠時澤州東門有一僧能誦金剛經二人一時俱暴死同至冥府王延請開山誦所業經甚禮敬之又延僧誦金剛經心不甚敬誦訖王問典簿云二人俱有壽遂皆放還其時誦金剛經僧恃所誦多王不甚敬禮心大愧乃問開山所住何處後願相尋二人既蘇誦金剛經僧徑往潞州訪得開山問其所以開山曰每誦此經必精潔衣服洒掃淨室然後燒香呪願肅心啟口常如對佛不敢怠忽僧乃謝曰吾有罪矣吾每誦經居常輕率身口不淨誠意不至古人有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僧自此誦經之際必極至誠不敢惰慢

宋建初中有僧普明少出家性純素常蔬食布衣以法華維摩為日課每誦至勸發品即見普賢乘象前立誦維摩時即聞空中有倡樂之聲鄉人王道真妻病革請師持呪方入門病者悶絕忽見一物如狸長數尺從狗竇出其病即愈又嘗行水旁有巫者云神明見明法師悉皆奔走

晉周璫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年十六便菜食持齋諷誦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受八關齋至鄉市寺請其師竺僧密及支法階竺佛密令持小

品齋日轉讀至日三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経方憶意甚惆悵瑠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至人定燒香託衆家恨不得経忽益踟蹰有頃聞有叩門者言送小品瑠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袂先所不識又非人行時疑其神異使長跪受経要使前坐年少不進期夜當来聽経比道人出忽不復見白氣適一宅中既而視之乃是客経也道俗驚喜密経先在厨中緘鑰甚謹還視其扃鑰儼然如故於是村中有十餘家咸皆奉佛益敬愛瑠瑠遂出家字曇瑠誦経至二十萬言

昔有一比丘誦阿彌陀佛経及大般若波羅蜜経將人欲死語弟子言阿弥陀佛與其大衆倶來須臾命終命終之後弟子燒之明日收灰見舌不燒

梁富陽齋堅寺有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維摩経呉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怖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惠韶為屋所壓頭陷入胷琳為韶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按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竟見帛上有人跡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齋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二

晉周子長僑居武昌五丈塘東岡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浦中暮還五丈未達行一里許先是空岡忽見四匝瓦屋當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是佛弟子何故捉我吏問曰若是佛弟子能経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鹿子経便為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知是鬼便罵之曰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為汝誦経數偈何故不放人也捉者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遂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門亦不得作聲而心記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胷復罵曰武昌癡鬼今當將汝至寺中和尚前了之鬼亦擒子長胷相拖度五丈塘西行後諸鬼謂捉者曰放之向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已放子長故復語後者曰寺中上有道人輩何乃畏之後一鬼小語曰他能誦経以此放了便共大笑子長達家已三更盡

唐僧大行入泰山持普賢懺三年感大士現身晩歲入藏室陳意隨手取卷得弥陀経乃日夜誦詠至三七日覩琉璃地上佛及二大士現身其前僖宗聞其事詔入内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年琉璃地復現即日而終異香旬日不散肉體不壞

元如一菴者永嘉人姓袁氏先誕五日父夢一異僧持梵経至問何來曰五雲山問姓曰姓殷問名亦曰姓殷且謂後五日當再来留経表信至期果誕師頭骨嶄聳目光射人年十五師事方山和尚出家受具久依竺元和尚得其要領住供福退居西澗庵十年道望益隆師早年發志暗誦首楞嚴経至第五卷得嘔血疾乃輟疾瘳一夕夢見所未誦経皆金書布空中厲聲讀之既覺猶存移時始隱故師再誦足此一経毎日誦一過至終弗替

宋岑闍梨姓楊臨原人於繖蓋寺西山泉側造誦経堂常誦金光明経感得四天王来聽後讀藏経皆悉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内鼠百餘頭皆馴繞爭来就人鼠有病者岑師以手摩捋皆愈

宋釋處謙繼神照住白蓮一夕會弟子設香華諷普賢觀経阿彌陀経端坐稱讃淨土功德復告衆曰吾得無生日用有年矣今以無生而生淨土如入禪定奄然而化

昔有官人擬赴懷州縣令為無錢作上官行李遂於泗洲普光寺内借取常住家錢一百貫文用充上官其時寺主便以接借即差一小沙弥相逐至懷州取錢其沙弥便與官人一同乗船至一深潭夜宿此官人忽生惡心不肯讓還寺錢令左右將一布袋盛此和尚抛放水中緣此和尚自幼隨師出家常持佛頂心陀羅尼経供養不闕常不離手所在之處將行轉念既被人殺殊不損一毫毛只覺己身被人扶在虛空中如行暗室直至懷州縣中此官人既到任三朝後忽見小和尚在廳中坐不覺大驚乃問和尚有何法術此沙彌具說衣服内有佛頂心陀羅尼経三卷此経功德不可具述此官人聞語頂禮懺悔便於和尚邊請本破自己料錢喚人向廳前抄造一千卷置道場内日以香華供養散施後勅加懷州刺史故知此経功德無量

齊僧慧光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衆来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唯願我佛

攝受遂我本願。即彈指聲欬。言氣俱盡。

齊法琳法師。晉原人。嘗誦觀音經。輒一僧大身在前。建武二年感疾。見寶樹下一佛二大士像坐蓮華上。琳大慰喜。夜半聞鐘聲。衆就視之。即席而化。

齊僧柔。學方等諸經。文宣詔至鄴下。柔惟以淨業為懷。亡之日。見化佛千數。室内外聞異香。西望敬禮。即時遷神。

隋僧慧成。居枝江。誦阿彌陀經。脩西方觀三十年。常坐不臥。每入定。見淨土蓮臺寶樹。臨終之夕。人有夢乘蓮華上。隱隱西沒。

隋僧慧命。天台仙城人。專志念佛。臨終誡門人精進淨行。衆忽見阿彌陀佛領衆來迎。師隨佛後。向西而去。

隋僧智舜。入廬山。踵遠公淨業。講觀經。才終。即示病。見鸚鵡孔雀念佛念法。皆微妙聲。告弟子曰。我今日往生矣。既而果還化。時大業初歲也。

梁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觀中汎紅蓮於玉沼。初未見佛。乃即華上傾心致敬。遂睹佛之金容。光輝遠睒。一夕見衆菩薩來迎。奄忽而化。

宋常熟陶氏寡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人授以蓮花。令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彌陀經。覺即能誦。不假師授。一夕帳幌光明。有彌陀像立經函上。每誦經時。必於卷上迸出舍利。積以成合。

魏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貝葉經投火。一無所損。經乃放光。舉國敬異。便放還東夏。即放光般若經是也。年八十亡。依法火焚。而屍不壞。道俗異之。乃俱祝曰。若真得道。法宜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焉。

宋樂平檀源民唐富。本農家子。而亦時時為人屠殺。慶元元年三月。白晝在家。有持文引一紙來者。意謂縣司公吏。拒之曰。我小民無罪過。又不曾與人爭訟。何緣追喚。語未了。身已隨驅出門。回顧則仰臥地上。妻兒環之而哭。始知是死。即懇諸吏曰。不審以何事見攝。還可再生否。略不答。泣告再三。方云。照殺蟢子公事。富答言。自念尋常不曾妄踐踏蟲蟻。只記屠了牛十三頭。猪二十口。若得放還。誓願改過。吏云。此非我可主張。且到奈河橋頭。汝自告判官乞檢簿。遂偕進。至一河邊。有橋跨之。緋衣官人執簿。吏附耳曰。此乃判官也。兩犬極獰惡。迎吠。河津不容人過。於是再拜致禱。緋衣為閱簿曰。錯了。殺蟢子者。乃是彭富。與汝不相干。無汝壽數未盡。當使汝還。富拜謝之次。牛猪如所屠之數。各銜一紙。浮河而來。緋衣叱使去。仍命數卒遮護。戒之云。今再須人世。宜便改業。做善事。誦佛經。如不識字。但稱念佛名亦得。遂合掌高聲念阿弥陀佛。不覺被人推倒而蘇。死已經夕矣。從此不復鼓刀。專理田業。終身念佛不輟。

國朝湖廣黄州府蘄州黄梅縣四祖禪寺僧尚智。其徒曰法幢。初本廣濟縣民李雲隆次子。雲隆嘗於乙巳歲三月十九日夜夢四祖寺長老到家借住。遂生法幢。洪武九年。巳十二歲。送寺出家。在寺專寫諸品經文。持誦并施與人。日念阿弥陀佛不絶聲。十七年八月内。尚智同法幢往本家省視父母。在途遇舊識余髙男余志五。尚智與志五談論。既去。法幢云。此人無一點善念。尚智云。彼如此。我能化之。法幢言。我能化之。尚志言。爾有何道以化之。法幢言。我往生他家。尚智云。爾何輕言。法幢言。人人可為父母。後因事往黄州府回雲隆家。遂坐化。茶毗後。其指甲齒牙并原持數珠俱不壞。有舍利無數。時人咸見作偈頌之。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夜。雲隆及尚智皆夢法幢言往余高家託生。二人相見。皆言所夢而異之。明年正月初十日。遂偕往余高家究其因。余高言。亦嘗於是夜夢法幢藏主到家。入第五男余志五房内。三人所夢皆同。余高乃云。他日若生男子。還送出家。是年九月二十日。果生一男子。尚智後聞其家生男。往視之。其子笑入懷抱。遂名曰善來。後歲餘。抱至寺禮佛。直入生前臥房。一一偏認舊時衣服。呼之曰法幢。即應。尚智又斯製小直裰。藏放他處。即令尋取。二十六年。父母捨入本寺出家。仍以幢藏主稱之。今年二十歲。終日持誦法華圓覺等經。其父母家亦持齋供佛。今悉化為善矣。後召至京。詔仍舊名曰法幢。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九

嘉言

【儒】吾每讀聖賢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凡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讀書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釋】若有衆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自在之業。普門示現神通力者。當知是人功德不少。○呪是三世諸佛所說。若能至心受持。無不靈驗。○受持讀誦陀羅尼者。能成就八萬種吉祥事。能除滅八萬種不吉祥事。○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

【道】敬奉三寶。口誦尊經。一切莊嚴。真法智慧。不可思議。○能依吾教者。供養轉經。魔鬼消除。九幽息對。見存獲慶。天下太平。○持此真文者。外伏魔精。內安真性。功霑水陸。善及存亡。○敷演教法。啓方便說。而為接引。當得福報。同證無為。○好學至經。功德滿就。皆得神仙。

感應

宋王文正公曾父平昔見故紙遺墜。必掇拾洗以香水收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時曾母有孕。及期因得此夢。次日果生一男。遂命名為曾。後狀元及第。此則敬重聖賢字紙之報也。

宋饒州德興縣常豐村士人董性之母李氏。淳熙十二年五月苦腹疾。是時村墅間多嬰此患。李疾勢日進。七月九日夜半氣息不續。家人相守涕泣。棺斂衣衾悉已辦治。天時正暑。須明即就木。翌日卯刻。微若欠伸。扶起坐。乃言曰。吾殆落冥境。初行平陸曠野數里許。入大城。聞人聲嘈嘈。而眼界絕闇。一無所覩。自分必死矣。以口語心曰。吾受持觀音普門品經。凡三十年。未嘗少懈。今一旦入冥錄。佛如有靈。不無覬幸。於是大聲疾呼救苦觀世音菩薩。僅百聲。恍然若有以右手把吾左臂而偕行者。纔三十餘步。漸覺光明如晝。乃一婦人瓔珞被體。璀璨照耀。香氣芬郁。相好端嚴。吾知為菩薩示現。告使救命。應曰。爾數已盡。緣善根素具。故來相援。宜急歸。勿留。更半紀復相見。吾方作禮敬謝。則舉步愈高。相距愈遠。指西方而去。遂望幡蓋導前。金碧輝晃。使人蕩心駭目。旋如夢覺。不知身之卧此榻也。自是康豫安平。後五歲。紹熙元年八月十七日。無疾坐逝。性之自為文記其事。

宋淳熙末。建昌走卒楊亮病。見兩吏持符追。已且索錢。亮怒曰。役此是公人。如何拕我乞錢。若要我去。只今便行。遂隨之以出。俄到官府。王者問生時有何功德。對曰。身供趨走之役。每遇差使。不敢違程限。又曰。不問此事。別有何陰隲。亮始悟為冥司。曰。但念得觀世音經。又問更有何善事。對曰。小人那得一善可稱。但知守本分。不害人耳。王者命檢籍。如所言。遂云。汝未合死。放汝還。亮得釋。歡喜奔歸。蹶然而寤。已在棺中。死兩日矣。既沐浴着衣。以製孝服未辦。故就木待之。適聞有聲。急來看。則見欠伸。如熟睡方醒者。扶起坐。汗流如洗。移時履地復常。年過七十。

元江陵府周道人。好善。常持誦觀音經甚虔。至元壬午冬。與衆相約。欲往他郡求行。閒忽見門外有一鸚鵡作聲喚曰。莫要去。莫要去。似有再三丁寧之意。其人省悟。莫是觀音臺上个顯靈報我。遂不敢行。他人不信而往者。中途遇盜。盡被刼殺。獨此人獲免。

宋王球字叔達。太原人。為涪陵太守。以元嘉九年於郡失守。繫在刑獄。防鏁堅固。球先精進為善。至獄中。百餘人並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世音。夜夢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云光明按行品。并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觀世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輪也。既覺鏁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志。因自釘治其鏁。經三日而被原宥。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龍。孝建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出家。還俗後長誦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遍。疲而晝寢。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繫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眠。忽有双白鶴集子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側。時復覺如美麗人。道榮起見子喬及械脫在腳外。而械痕猶在焉。道榮驚視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道榮曰。有所夢不。答曰。不夢。道榮以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尚慮獄家疑其

欲叛乃取械若脚經四五日而蒙釋放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為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弥鮮慈誦觀世音經二僧俱暴死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弥金高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稍惰僧情大怏怏問沙弥住處既蘇從南來至岐州訪得沙弥共問所由沙弥云每誦觀音於別所衣淨衣燒名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息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於斯驗矣
宋慧和沙門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元嘉之難和猶為白衣屬劉胡部下胡嘗遣將士數十人作諜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諜衆離散各逃草澤和竄下至新林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所衣袴褶易其衣提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遊軍捕此散諜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答對謬略因被拷掠尋將見斬和自發心便恒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殊至而軍人揮刀盡鉄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
宋江陵辭徹音如平生敬事觀音故得此名每日早必莊誦觀音經一二卷雖有事不廢忽其妻病百藥不愈辭誦經祈靈益虔妻忽夜夢一白衣婦人來曰汝病乃宿業所致吾以汝夫虔懇故來相救即於瓶中取藥少許飲之因忽不見及覺口中異香不絶自是頓愈
宋元嘉初有黃龍沙門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脩苦行與諸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艱險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齎經誦稱名歸命有獅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誦經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乃得免
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壠採甘草為羌所執時年大飢羌胡相噉乃置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者十有餘人羌日夕烹之唯達尚存達被執便潛念觀世音經未懈于心及明日當見噉其晨始曙忽有大虎迸逼群羌奮怒號吼羌各駭怖迸走虎乃前嚙柵木得成小缺可容人過達初見虎嚙柵必謂見害既柵穿而不入心疑其異知是觀世音力計度諸羌未應便及即穿柵逃走夜行晝伏遂得免脫
晉沙門釋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也義熙中嘗夢人云君之年命當終六十七泰年至四十二便遇篤病慮必不濟悉以衣鉢之資厚為福施又歸誠屬念稱誦觀世音晝夜四日勤心不替時所坐牀前垂帷忽於帷下見人跨戶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褰帷遽視奄然而滅驚欣交并因大流汗即覺體輕所患平差
隋沙門釋法智為白衣時嘗獨行乃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絶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然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唯法智所處容身不燒始乃敬奉大法後為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裏乃隱溝邊荊棘叢中得蔽其頭後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喚後軍指令殺之而軍過搜覓竟無見者遂得免濟後遂出家為淨國寺僧一心念佛一日謂衆曰吾生淨土矣忽安坐牀上而化有金光自西來冉冉迎去
晉呂竦字茂高兗州人也寓居始豐其縣南溪流急岸峭迴曲如縈又多大石白日行者猶懷危懼竦自說其父嘗行溪中去家十里許日向暮大風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火光來岸如人捉炬者常在前導去船十餘步照見溪中了了徑得歸家火忽不見
宋政和七年秀州魏塘鎮李八叔者患大風三年百藥不驗忽有遊僧奉與藥一粒令服李漫留之語家人曰我三年間化主留藥多矣何嘗有効不肯服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菩薩滿三藏是夜夢所患藥僧告曰汝尚肯三藏價誦我卻不肯服我藥既寤即取服之凡七日遍身皮如脫去鬚眉皆再生
唐三藏玄奘法師西域取經行至澳賀延沙河無復水草忽失手翻却水袋千里之資一朝罄盡三藏唯專念觀音夢見一大神謂曰何不強行何在此臥忽然驚寤遂前進行十里餘其馬忽然異路而去到一地甘水澄清遂就池飲得存性命玄奘尤明法華正典日誦七遍嘗於靜室朗誦感天人下聽齋講之時禎祥合沓
宋王氏女者徽之姪也父兄俱入關徽之時在翰林王氏與所生母劉各及嫡母裴氏寓居常州義興縣湖㳇渚桂岩山與洞靈觀相近王氏自幼不食酒肉攻詞翰善琴好無為清靜之道及長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

九章真經道德章句。戶室之間時有異香氛氣。父母敬異之。一旦微疾猝與劉爲於洞靈修齋祈禱。是日稍愈。亦同詣洞靈歴像前焚香冥祝。及晚歸。坐於門右片石之上。題絶句曰。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及明有雙鶴栖于庭樹。有仙樂盈空。異香滿室。遠近驚異。奔共觀之。鄰人以事白於湖洑鎮。鎮吏詳驗。鶴已飛去。因囚所報者裴及劉焚香告之曰。汝若得道。却爲降鶴以雪鄰人。勿使其濫獲罪也。良久雙鶴降于庭。句日葬于桂巖之下。棺輕但香氣異常。發棺視之。唯衣履而已。今以桂巖爲道室。

唐時陳璨會稽人。擢第入金門。尋釋褐任長城尉。自少誦玉皇經。每至厄難。多獲護佑。至開元中。自會稽江行之東陽。大雨與二十餘船同發。乘風挂帆。酒吏天色昏黑。風勢益壯。至界石灘上。水湧波擊。前二十餘船皆壞。璨急念此經。中流忽有一物如赤龍。橫出扶舟。因得達岸。俱得活。

魏銀山老人。饒州人。所居採銀戶逾萬。俱是草屋。延和中天火發。屋皆燼。老人所居其火不及。時州牧問老人有何術法。答云。奉道年深。日誦玉皇經。不關時救火者。亦隱隱見神人在老人屋上。如防護者。

隋慕容文遠病亡七日欲殮。忽縮一足。遂蘇。云被一人追入一城。見王者問。卿在生有何功德。文遠答。貧家無力可脩功德。惟一心念玉皇經。王稱善曰。此經欲得聞之。遂延文遠上殿。設一金牀。令誦經。忽有玉女頂翠鳳冠服紫霞衣。手指文遠。隔閣所誦經本。露布其前。令分明讀誦。畢忽不見出門唯有追吏隨行。登一高山。見城郭極高峻。烟火接天。黑氣溢地。哀叫之聲不忍聞。叩頭求去。使者乃引回家。見形卧牀。冤吏自後推之。忽然復活。

唐竇德玄麟德中。爲奉使過揚州。渡淮船。見一人形修悴。引一小童坐地上。德玄曰。天晚別無船來。何不同行。遂至中流。見本人有飢色。與食濟之。達岸。德玄上馬。同行十里許。問君欲何往。答曰。我非人。乃東嶽君使往揚州追春使竇德玄。德玄驚怖。下馬拜曰。我即是德玄。涕泗請計。鬼甚愧。云公谷載設食濟急。奈何。汝急誦玉皇經一百部。當來相報。德玄曰。世無本。鬼使曰。鉢州靈仙觀道士尹嗣玄有正本。可急索誦。言訖不見。德玄遂回。令人求經本。晝夜不斷讀誦經一百部。因晝卧夢見前鬼使來喚。至一城殿門外。使曰且立此。當白王。既入。德玄於外遥聞王怒云。因何故漏泄吾事。爲他作計。令左右驅決其使。使比袒以示曰。此乃爲公致此。引入見王。問曰。公有大功德。算未盡。人間秩滿當生天界。召使送回。德玄問使者云。我將來官爵如何。答曰。汝從此可改殿中監。六十四至左相。言訖辭去。後果如其言。

唐呂文展開元三年任閬州信道誦玉皇經萬卷。年衰牙落。向經懇請。牙復生如舊。時天旱。刺史令祈雨。誦經一遍。隨獲霈然。又苦霖潦。爲別駕請嶽祈晴。立霽。又一夜誦此經。見屋內光明如晝。有王者數人。與諸仙衆。長跪合掌禮拜稱善。文展大驚。下座回禮。云文展無道法。得聖賢如此恭敬。罪當萬死。王者云。我等皆天人魔主。適向諸天。見此人間有光照燭。故尋光化身下降。云珍重而去。

宋臨安劉光家大富。無嗣。有貧道人以玉皇經來貴。需直百千。光謂價高。道人笑而去。數日複來曰。公心慕經。下宜吝直。光悟。以直授之。道人忽不見。光夫婦恭敬受持。是歲生一子。長而敏慧。年十八登第。官至朝奉郎。複以經本鐫石。

宋吉州城内胡汝賢。於咸淳壬申臘月始每旦禮誦經。誥薦先世。祈後嗣饒及一月。夢其父語之。云已生天矣。次夢道士。選宗子立繼。未幾妻歐陽氏。又夢道士抱付嬰孩受之。而覺。隨獲有娠。於癸酉十月八日誕生一子。自此受持不懈。歲施此經。又值華運。兵燹盛行。汝賢親觀靈光大現。於是全家獲慶。

元江西瑞州郁夢虎。至大四年辛亥三月初十日葬母。又於丙辰年葬父。偶值交逢節氣。陰雨不止。誠恐行車不便。哀悼不已。發心許誦玉皇經。雨果立止晴光普照。其時葬畢。又復大雨。前後感應不可盡述。當有善信張洪與信此孝感。命工共鋟斯經。以廣傳施。

唐于李回。舉進士科。元和八年不第。將歸有道士勸云。秀才欲及第。何不持誦玉皇本行集經。終日與李回同步言語。忽失其人。李回遂神其事。後歸遂求本。遇御史大夫安儼之得之。日課一部。因春暇日詣村大醉。欲還

家至王橋店。不敢進。遂宿店下。是夜月明如晝。閑步月下。見一婦人顏色甚奇。因與言語。遂被誘去。行十餘里。至一村舍。戲笑甚喧。遂入升堂。見五六人皆女人。季回自念村舍安得有此絕世之色。遂心中疑其是妖鬼。乃默誦玉皇本行集經。忽有異光從口出。群女急忙驚駭奔走。但聞腥臊之氣。蓋狐狸之宅也。視之榛棘滿目。季回茫然不知所適。俄有白鹿色逾雪霜。前行以導季回。其口出光鮮奪月色。遂巡逵於本家。深感經力。勤誦不替。

唐任自信。嘉定府人。進士下第。乃閑恭高卧。不求仕進。常持玉皇經。潔白無點。貞元十五年往湖南幹事。見洞庭湖左有龍王廟。宮殿樓閣極其壯麗。自信將入其廟觀覽。有人止之曰。幸公無往。其神踪暴不可觸犯。每春秋二賽。祭必三牲。如其祭祀不謹。則迅雷烈風雨雹暴降。損人居止牛羊苗稼。昔有人寓止其處。屢為霹靂所震。人皆畏其威靈。莫有敢犯者。自信謂曰。吾受三天淨戒。持始青妙典。奉行正教。以信待神。神果有靈。必應報我也。言訖乃入廟內。排徊廊廡。登陟臺宇。是夕月朗天清。風蕭蕭起戶外。江水拍岸。天籟響林。自信乃於殿之西楹。誦玉皇經。其夜約三鼓間。暴雨驟來。霹靂震地。自信乃安神定思。閉目誦經。俄而神風靜默。雲洞無烟。徐聞絲竹嘹亮。車馬駢闐。有人傳呼龍王至。次有赭袍金冠者。乘輿而來。見自信乃下輿趍揖。自信欲拜。王遽止之。謂曰。公久叨道蔭。不可思議。未審參脩何典。有此利益。自信曰。自少以來。雖旦夕常持玉皇經。而功勤未著耳。王即稱善。遂請自信同往。不三五里乃抵一城。玉闕瑤池。瓊樓紫閣。寶樹奇花。羅列亭臺。王乃下輿。辭自信入宮。少頃美人數輩舁一高座。上施碧几。其座皆七寶裝飾。又有美人數輩持毛錦地衣。次第陳設。須臾王出。命自信昇高座。少頃王后太子諸妃公主皆至。圍闔四座。王乃啓請自信誦經。自信乃閉目合掌。誦經數遍訖。引自信復入一殿中。設進會訖。須臾出金銀寶珠。莫可名數。羅列于殿廡之下。以遺自信。未嘗云。自信欲有所言。願王聽納。則勝於得寶矣。王云。願承教命。自信云。大王恃神威靈。少不如意。則雨雹暴降。壞人居止牛羊苗稼。春秋二祭。稍有不謹。降罰於民。何也。須王恤念黔庶。使無枉橫之虞。此臣所以勝得寶矣。王曰。敬承命矣。幸

先生復為誡鄉人。而今而後。無險詖其心。不孝不悌。不仁不義。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撟是傳非。不敬天地。穢慢神祇。專行凶道。敗人成功。誠能改是。則雖清香淨水。膽敬廟下。吾助其福。如其不然。雖祭以牲牢。吾不享焉。自信乃辭謝王。王及諸貴戚乃送自信出宮。人見自信凌波而出者。人大驚異。自信乃集村落人衆。為傳王意。村人聞之。大神其事。因請所誦之經。自信乃親為傳寫付之。及至家。家人大驚。云十日前有十餘人將擔珠玉金銀送至子家。後自信遂隱入青城山。莫知所在。

唐陳國賢公夫人。姓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達罪福。常持誦玉皇本行集經。忽一日夫人誦經未遍。而故疾發作。至半夜未愈。夫人自念儻病不救。乃不能終經。遂欲起誦經。令婢燃燈。而火悉已滅。婢空回白無火。夫人乃自歎恨。俄頃三清堂內煌煌有燭炬出。漸升堂堦。直入卧內。去地三尺許。無人執。夫人大神其事。驚喜取經誦之。頓失所苦。家人鑽燧得火燭光即滅。夫人自此尤更精心。不茹葷血。日持五部。率以為常。後芮公病欲垂死。夫人前往看問。公語夫人曰。吾姊以誦經之報。壽得百歲。生好處也。夫人問其故。云司命昨日諭我。夫人當授紫陽公主。人間二紀滿。當往矣。我亦陰授天曹長箕官。後夫人壽九十有五。無疾而終。已前七日。隣人並聞異香馥郁。將葬於堂上。聞仙樂繁會。及出葬。靈柩前有仙鶴飛翔導引。自爾有鶴結巢於墳上。時冬月。守墳者於塋側常得異花。豈非為道之善報耶。

唐元和十四年己亥歲。朝請大夫兼通事舍人張承福。及靈仙觀道士李道真。皆受持玉皇經。後承福病。為冥司所追。惟至誠密誦是經。所追鬼吏悉皆不見。後病愈。竟享長壽。

隋大業七年。趙居易常持玉皇經。未識戒葷酒。忽一日暴卒。三日復活。云初見二鬼抱文牒。追至一城。門頗嚴峻。入行五六里。見宮殿神衛甚衆。王當殿坐。或僧或尼及四夷人。不可勝數。皆東西立。使者令居易最後立。王一一問在生作何善果。仍唱居易名。問曰。在生有何善。居易對曰。自少來持誦玉皇經。王敬起合掌曰。君功德甚大。最為弟一。雖限盡。以持經故。當為申延。又曰。諸罪中殺生最重。君以猪羊充庖。如何。即以長釘五枚釘居

易舌及頭手足每下一釘金光罩體遂不復釘又有一長安人高純稱是僕射高頲之孫王曰汝曾誹謗大道令左右拔舌以犁俄舌上有光高二丈餘亦無所傷王加嘆訝問記掌福善童子云此人有善在福簿否曰有此人曾在黄童觀帳詠嵩看玉皇經一卷偶然而讀也大有至誠不敢怨咯況專心奉持乎王即指揮冥吏速送二人出少頃與高純二人一時出門行十餘里與高分路而去魂既返居易遣人持書訪其家驗之彼家云近已死還蘇遂捨家入道矣居易以此專持更不敢食肉後因公事至驛忽有一青衣女子求哀試問飢有何物可食吏云見欲備一肥羊甚嫩詰之乃青羖也居易曰我不食肉遂贖放之

晉劉淵者河北相州人也世以開食店為業一日病死於甲辰歲秋季望日有青衣吏持東嶽牒來追淵哀告願與家屬訣別青衣不許驅之入城角東去行荒野中日色慘淡如深秋日落時也約行數十里聞唱道聲追吏曰五道將軍巡四世界遂引淵入大林中避之林中有廟曰舞陽侯廟（舞陽侯者乃樊噲也）俄見高車朝服入廟廟神皆起淵問追吏曰為誰吏曰三國樊大監淵曰既為樊將軍廟樊大監何以居之吏曰樊將軍今在北方真武位下充都點檢大監奉命守此語未竟忽見一人戴花搭酒從東來見淵而損乃淵隣家子忘記姓名握手號泣問曰我家人安否又問劉淵汝從何來汝死矣淵曰吾不知死但此吏追至淵復問戴花人見在何處曰吾充炳靈公下執事甚逸奉命送酒樊大監汝待我於此仍祝青衣曰少留既送酒至廟中復出問淵曰汝在世積何善事作何善果我當為汝言淵曰樊謝北極未嘗闕也戴花人云此亦善事也吾先往為汝圖之遂疾馳而去青衣推劉淵行行百餘里見一土山過山見宮闕嚴盛守禦人物皆鬼狀如世所畫地獄也青衣坐劉淵于門等候須臾戴花人復出告淵曰吾為汝問吏言汝所殺物命來索償其辭甚冤柰何柰何吾有一事汝能皈依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至心稱念聖號庶幾有濟門闢劉淵隨衆而入至殿中見儐吏道俗無所不有鵝鴨猪羊見劉淵來皆怒目人言曰還我命來劉淵怖畏恐懼忘記聖號正徬徨間見殿之東角有青衣童子持一幡上有金書字曰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劉淵乃記戴花人教念者連呼數聲俄口中有紅光出鵝鴨猪羊之類盡皆從光中昇空而去繼見黄雲盡覆有一青衣童子持玉帝誥命而下仙官吏從跪拔列班如州縣捧讀赦文之儀宣示於衆淵但記云劉淵殺生之罪既能懺悔可還其本壽王又官吏再拜青衣復去王謂淵曰汝當還矣淵因請問世人作何善事可免此來王曰凡道釋經所載地獄報應一一不誣汝歸說與世人孝於父母忠於君王奉行禁戒讀誦聖號不殺物命不毀五穀不從此来淵拜謝欲出有紫衣吏告王曰劉淵既當還當令見昔時造業之物乃可放去王許之吏即付一卒押送從殿西下淵隨之過廊廡數間面北小殿有官正坐亦復有一門其卒驅淵扣門曰罪人來其門開獄卒撮淵入見一池内穀米肉麪魚羊無所不有臭穢不可近獄主曰汝認得否劉淵曰然既是作業皆合食盡方還淵復念聖號口吐紅光將穢物皆燒盡獄卒合掌嗟嘆領淵復出皆官復付青衣青衣相慶忻賀言汝自歸無忘我可以餞財況我淵許之行數十里望見相州城下滾水清淺劉淵行觀青衣推在水中即覺見妻孥環坐相哭曰汝已死七日矣淵急呼家人取紙幣答謝青衣既安捨宅為觀傾家資塑造玉帝聖像誦號不輟又出家為道士奉香火妻孥為女冠云

唐長慶三年四月中旬前奉天縣尉馬敬佳淄歸蒲坂住東石子坊平日惟持誦玉皇本行集經及一十五年不惰慢及到蒲坂經數月忽然見一神人披甲狀貌甚異謂敬曰爾既精心持此真經何不詣近康宫東道堂訪一持念女冠李霞卿彼人姓名已係仙籍秘藏此玉皇經本持誦之功尤倍常言訖不見敬驚悚汗流透衣至旦乃詣延康宫試為尋訪於李名霞卿者果符神人所言得遇霞卿乃令童子入通少頃霞卿出有瓊表玉質出世之姿脩眉俊目有不可犯之色所謂真神仙人也既接坐而乃問馬敬曰有何事相覔乃話及神人所言之事霞卿曰大奇大奇密持是經已多年無人得知必府既蒙神人指示霞卿焉敢隱情乃命小師出匣取至乃跪而受之將歸勘舊所持經本方知文句脫畧即依法脩行新經本其神驗頗異無不感應

宋李鑄袁州宜春縣人先任江州德化縣丞初燕子處心禱祈受持諸經

呪於玉皇經尤極究心晝夜念誦三年獲生二子端平中官于成都北兵破蜀惟鑄全家獲免與經俱存舟行往返驚灘巨浪若履平地遂鋟經本傳於東南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平日處性不避强禦忽一日坐廳見亡者故吏抱一案牘約數百紙請押問曰汝已去世何由來此吏曰此陰府文簿康成視之即見人姓名而已殊無他事吏曰此皆是來年兵死者問曰得無我乎吏曰有吏撿示之康成大駭曰君乃舊吏得無情乎吏曰故以此報明公爾惟玉皇本行集經可託言訖遂不見康成乃求經日誦不輟明年朱泚果叛迫陸康成爲御史康成乃叱泚曰賊臣敢亂唐室而汚國士耶泚大怒令數十騎圍而射之康成遂閉目持誦玉皇本行集經竟無所傷泚曰儒者以忠信爲甲胄信矣乃遂釋而去之康成遂隱入終南山不仕

宋乾德中兖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嚴峻治軍有法有一衙校宋懿衙參不前崔怒命斬轅門外時懿顏色不改變衆咸驚異是夕三鼓已來懿復還家妻子見之驚駭疑爲鬼矣宋曰我初就戮時一如醉睡無諸痛苦至今方醒身卧衙門因以歸家妻子聞之半驚半喜俟遲明宋懿入謝在衙軍吏無不驚駭及尚書見亦驚惶曰汝有何妖術能致不死耶宋曰素無妖術然自幼專持誦玉皇經日誦一部昨因家人失曉爲誦經慞惶所以衙參過期崔問記得斬時否答云初推到戟門外即如醉夢皆不得知又問所誦之經在何處云在家急令取至鎖鑰如故即開鎖取經經已爲兩段矣崔大驚亦自悔責遂安慰宋懿賜衣一襲即降錢命工寫金字玉皇經一百部永充供養又於本州乾寧觀門畫宋懿衙門處斬不死并經文作兩段之事以警世人信向大道之驗

昔東梓州郪縣居民陳文達一生誦玉皇經發心爲先妣誦及數萬遍屢獲吉祥靈瑞之報人亦見之以爲常又其鄰里親舊民庶凡有危惡疾患文達躬往誦經則患者立愈

唐開元中盧重謫寄住滑州忽晝寢俄見二皂衣立堦下盧問爲誰答曰里正奉帖追請盧甚惶惶間已見備馬於堦下遂不得已上馬而行回顧見其屍卧牀上方驚已死悔恨不得與母親屬相別行至數里覩一門墻甚高峻問此何地吏云乃御史大夫院也問御史何人云大夫姓李名某盧驚喜曰即吾表兄也因入見之問云君壽已盡未審平日有何善功答曰在生常誦玉皇經李云此經乃聖教之骨髓其功德莫可稱量盧顧見院左右網中皆衣冠之士數十輩忽有項禮哀告者盧問此悉何人云乃陽間衣冠之士不顧罪福恣作種種不善之業以致罪根深重故白經中無由解脫盧甚嘆憫李云聞君經功甚重故命至可爲罪囚持誦真經令脫苦處亦君之福利矣遂設金牀命盧陞座盧至心默誦玉皇經至神呪品已見網中罪囚半有出頭者經終俱出地上或衣大袖者或冠帶常服者或駁卓乘騎或徒步進回須臾悉皆隱去盧亦獲得還生再延福壽故知玉皇經拔地獄者誠不誣矣

宋端平丙申冬金兵犯蜀有眉州丹棱縣東館鎮士人劉天澤持誦玉皇經終始不渝是日其家已先遁劉適在後背負是經方出門乃與金兵遇自謂必死拜以求免且默誦寶誥金人連發數矢如有障隔射皆不中亟

下馬殺之未及追劉而馬逸金人乃奔馬劉遂解脫

昔衡山縣武陽鄉同鳥墟有程萬里者持誦玉皇經精勤備至嘗爲商往來蜀中一日附舟出夔門適江派湍急觸碎是舟皆葬魚腹獨萬里附一板須臾達岸所誦之經隨身而至視之全不濡濕萬里乃發心創庵於所居之側所食惟淡飯而已自是終日持經不輟

唐元和五年李元一任饒州司馬有女居別院中忽有鬼神驚悸而卒顏色不變其夫嚴訥自泰州來蒼梧見其妻恍惚行水上而至訥驚問妻泣曰我已死矣今鬼也訥駭妻語之曰此近北鴈浦村有嚴夫子教衆學彼有奇術公往告請哀救妾庶得更生矣訥往果有嚴夫子拜詣哭訴盡啓元因嚴初怒是狂来見悔又拜泣淚交下嚴乆方謂曰殺夫人者王將軍也葬在堂西北柱下爲設醮轉玉皇經于其柱下則小娘子必當再生訥因問求經嚴云觀中有也訥乃拜謝疾往郡城明旦到具其事白外父元一取經設醮經纔一部半女乃開目尚不能言及醮散便言云承君功德何敢忘之然此堂中柱下有王將軍枯骨一具抱一短劒君爲改葬劒請

便當以酬公惠發之求驗遂厚葬之出其錢元一遂寫經百部而施

唐張政豫州新息縣人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見四人來捉行半日至一大江面甚闊度深三尺許張政細看盡是膿血政即密念玉皇經使者請止及入城見在世日勸令持經道士從署中出然結束奇異急迎拜道士乃罵鬼使如何不依帖妄追平人鬼使惶恐驚拜及見王王降堦迎接道士上殿對坐道士曰張政是吾弟子被妄領來可速送還王曰冥俟勘對此人壽美及祿薄道士神色似怒王見急索帖上判放去字道士乃拂袖起王即持道士手喚使者四人近前叱之皆著大枷綁列廊下道士同政出乃私謂政曰自此宜戒酒持經乃引政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中煮人痛苦莫不憫惻更有鐵牀其上燒炭炙人皆焦黑形容不辨西頭有三人枯黑頗似婦人佇立廊下向政叩頭云不得食不知幾歲政云我亦自無何得與你遂發願斷酒乃引政回遂前渡水道士曰合眼以杖一擊乃活

唐潘勉者吳中人也年少有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捷其勇署為牙將以兵士千人軍于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棄天子法文宗時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城鉦鼓震地飛狐人懷然不自安謂勉曰薊兵勢不可敵今且至其勢甚急願空邑以走不然旦夕拔吾城吾不忍父母妻子盡血賊刃之下雖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勉自度兵少不能折薊師之眾欲從邑人語恐得罪於天子欲堅壁恐一邑之民盡屠于賊憂既甚而計未決忽有探者報云賊且潰矣有栗并甲在城下願取之勉亦垣望時星月明朗見賊兵潰走顛踣者不可勝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門縱兵逐之生擒得賊兵數千得遺甲甚多先是勉常信大道常誦玉皇本行集經既敗薊師多得其士卒勉召訊問之曰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十身長數丈雄俊可懼怒目呋吻掛金甲手執劍戟因見之甚驚駭汗流即馳走逃避安有鬪心乎勉始悟巨人乃飛天神王也益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為清塞副使得非經之力乎

唐開化中有王少府者專心持誦玉皇經萬遍忽於一夕夢見仙人謂曰子之念誦殊為精誠所惜本誤而功薄也王少府稽首告請真文仙人乃授之以廣文句一一傳授訖送仙人出門光景如晝忽然而覺視室中僕吏猶睡乃呼而責之已明矣左右邊報曰今方夜半須臾漸漸光滅及旦王少府自異所見閉目誦之歷歷清暢轉益精誠自是每日齋心莊誦儼如對越未嘗少間或時夜誦之際彷彿如見神人左右侍衛一時好道之士聞其靈異並加敬信天寶初一日無病而卒忽見二鬼使來追遂隨行十數里至一大樹下二使同坐憩忽思憶玉皇經遂閉目誦之纔一部回顧二鬼使已不知所之須臾四人至跪告少府曰仁者修行有此利益向來追君二使已生天矣不知仁者崇奉何等功德如是甚大王少府曰吾但誦玉皇本行集經爾四人叩頭曰唯此功德之故也請為弟子誦之救拔苦難王少府誦之部半閉目又不見四人須臾空中聞曳甲之聲有一神人紫服披甲儀衛侍從甚雄前跪而言曰吾是五道冥司任頗重且責然終未離鬼道願求生天彼六人若以公法力之故各得生天今請同歩至弟子所居誦之冀福廕之餘也乃相隨至一陂澤方圓近十畝皆是羅人枷杻因縛決罰訊問拷掠之所也神乃坐石為座神與諸部從長跪座下合掌聽之王少府閉目誦之三部舉目四顧一人不見惟有斷枷破杻弊鎖而已王少府驚悚罔知所適忽然有童子四人來云王請公速回亂我曹局文簿破我冥司枷杻數童子前導王少府入一空谷中遂生貴玉皇本行集經不可思議之力也于是太清宮王師及法師張承光聞王少府說三復敬嘆神奇之事深加敬異既皆同業各持本校勘文句多少並同如一本焉彼此相慶賀王師云吾此本受之於太清宮聖公王少府曰吾本因夢遇仙得之張承光曰吾本受之於西王母寶篆尚存三人咸歎共覩其本經旨字數如一王少府遂捨家從隱逸三人乃同入王屋山修道

漢李氏顯慶中太平州人孫壽獵于海濱遇野火延燎草木蕩盡惟有一叢草甚茂獨不燒壽疑草中有伏獸遂燭之竟不燃壽深怪訝乃即入窺視見有一塼塚蓋經天雨傾陷毀缺中有棺乃石爲傍記銘云大漢建平二年念玉皇經李氏女墓火之不及蓋由此也因念棺槨中必以經附葬

焉乃命斲頭棄膺在地開函者之其人身上之衣飄飄然隨風而化然其
人綠毛蔽體莫類人身其髮惟髻露其面手足爪甲屈曲拳拳各長尺餘
其體溫若新死壽始見之大恐慄因出至于外覩其顏色不變於壁間有
匣開之隨手粉壞界有經在內其經匣幅已皆糜爛獨其經如故壽見其
神驗因歸為造衣衾重葬之自此壽更不復獵遂舍家出求解脫道
昔朱仙見夢昌州何應龍曰汝文章行業雖達天庭緣宿業未除御筆批
遲一紀惟誦玉皇本行集經可以消免何公如戒誦持辛酉赴舉大比川
省又見夢簡州李鳴鳳曰吾親書玉帝聖號若誦持供養當令榮顯高科
子孫書種不斷李公誠敬誦念甲子過省名冠四川
宋周乾字亨嗣其先浟江昭靈人也咸淳初教學於湘之攝江後遂家焉
乾恪奉道法崇脩齋會敬慕玉皇本行集經居常持誦乙亥兵火民居煨
燼家室淪散妻為亂兵虜去不知所之至元中歸附於元乾思慕無已遇
夜焚香仰天虔禱誓誦玉皇經萬部為祝曰妻存則復與完聚亡則以經
力薦之拔罪遂虔心持齋誦經三年晝夜不輟至元戊寅冬誦畢萬遍是
夕命道士醮懺中夜遽感異夢至翌旦有北軍一人自嶺南征歸乘舟下沅
竟造其家送其妻還乾而去攝江之人至今稱之後乾夫婦居安數年偕
老而亡
宋譚應乾世服儒業時鄉貢不舉以宗婿游仕嶺南年踰耳順遂居攝江
教學杜門退處常以平時稟受道法晉施符藥濟人利物嘗受持玉皇經
宗盟道會乙亥兵革剽蕩之餘父子離散時翁年七十有五矣避地於愽
濟壇壇之左右前後惟兵刃者橫屍滿地乃翁執經常讀誦於雷閣下終
日不輟乙北軍往來日以百數見者驚嘆皆曰此老異人戒勿恐動或棄
錢米等物予之而去是歲冬殁于道士王希微之寢室留頌於壁其畧曰
今朝脫蛻悖瀟魔王保舉相迎至元丙子歸附於元壇之道衆稍覺旋集
啓戶視之身體面目衣服寢處如故略無毫髮之損
元許周若雁乾之子也敬慕道法常誦玉皇本行集經至元丙子歸元後
年已五十艱險備嘗性理頗悟受持尤謹每有叩禱立獲感應至元甲午
秋攜小价之醴泉訪親假道潞市抵暮未至止于渡北十五里石子塘時

諸店行旅盈集前見獨有一舍父子偶處往就宿焉比寢方瘖間忽聞肆
中擊搏門戶開闔震響殊甚若寇入室其家父子俱各寂然小价亦默周
欹枕靜聽良久忽夢慶一室焚香誦玉帝功德大之頌厲聲琅然未幾有
人馳報一官人在門求見及誦畢忽一人襴幞端簡趍進拱立于前竊視
之乃舊支也周顧謂之曰吾閒寂誦經于此爾胃領鄉薦何至以官宦給
我對越耶語畢驚寤時夜將半室中須洞之聲俱怙然矣逮旦欲詢店主
不果而行中途价者以告曰疇昔假館之桐乃彼店婦縊死之處以故無
人托宿吾二人者終夕賴無恐焉方知所夢官人者蓋此境里社神也
元南審黃德父習諳吏道敬奉道法常夜伺家人寢後於中宵人靜時明
燭焚香持誦玉皇本行集經祈禱多獲感應至大德年間捐財命匠于家
刊本印施玉皇經千部一夕於夜半後閒處中庭燃燈炳燭對天焚香誦
經至下卷未竟忽烈風迅作經遶燈燭俱滅俄一人自空而下竦立于傍
長可丈餘衣襴戴幘秉巨筆毫芒光爍口眼火焰爍人莫能仰視竊窺乃
雷霆辛鄒督也德父惶懼俯伏謝罪稽首至百餘拜忽厲聲曰汝若印經
成就不可妄施與人須令當面誦過一遍字句若無差誤方可授受切勿
輕易敬之慎之言訖不見時家人已寢聞磬音久寂亟命婢秉燭出視獨
聞滿室皆硫黃氣未絕德父危立庭中汗流浹背燭視大門數重皆洞然
豁開由是去矣自是德父不敢輕施凡有請者直令誦過方與越數年後
德父即世厥嗣繼志所施經本亦令誦過方授以是知經中所謂非人勿
施者其斯之謂歟
元吉安路廬陵縣儒行鄉仙桂里吳宗琀大德壬寅上元為男日榮初因
患疹後變風癱手足拘攣語言瘖嘿諸藥罔功宗琀發心許施玉皇本行
集經一千部施經之日其子之疾立愈皆謂神靈之應
唐丞相張鎰父齊丘崇敬道法常清晨更新衣于三清殿前誦玉皇經一
部已積數年略無懈心時永泰初為朔方節度使一日衙內有一將兵謀
叛恐事露未決亟覩動心腹者數百人就衙欲謀齊丘齊丘衙退開行於
小廳前忽見有甲士三四人持刀奔入廳之左右僕吏亦驚走齊丘縱步
過小廳回顧絕無人跡疑是鬼怪及入宅其眷屬亦驚呼云有甲士數十

人走入廳上。齋立忙惶。忽聞人叫云。衙將謀叛亂。立入。恐傷主帥。齋立剛之鎖。將無所措。良久。十餘兵。忙然西偏于庭。舉頭張口。拔刃于地。衆遂擒縛。瘖不能言。餘者俱首云。適因衙將叛。某等謀欲上廳殺主帥。忽見廳左右有甲士四人。各長丈餘。從刃瞋目呵叱。電光爍人。初如中惡。皆不可近。於是齋立聞之。驗甚。遂將叛兵根問依法施行。齋立自後懇切虔恭。禁戒葷酒。終日持誦是經。回謝神人擁護。得解叛賊之恩。此經所謂所在有飛天神王擁護之驗也。

宋慶元間梓州寶珠會。凡遇誦經。有跛者王明。策杖常至聽經。一日至十方無量度人處。似有壯力人拽其腳。視之不見。遂棄杖而歸。人問其故。明曰。予二十年聽經。方知誦經四遍。跛痾積逮。皆能起行之驗。

宋江州德化縣李信一。開雜貨鋪。每旦於鋪床上誦度人經一遍。寶祐年間其下偶頓二雞。毋抱二十四鴨卵。兩月不生。一夕夢一群人羅拜其前曰。我輩今脫禽類。得為人身。皆拜超度之賜。李寤而怪之。旦視雞抱之卵皆空殼矣。

漢崔寔者。汝陽侯仲牟之後。嘗謁白雲先生。與論脩身之術。先生曰。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寔于避席而對曰。以財賑人。財有數。而人無厭矣。以爵賞人。爵既崇而人或驕矣。何如示我以道。將以普濟生靈。先生曰。吾道之內。有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寔乃作禮承受。至誠誦之。厥後有使者馳一緘遺崔公曰。予之先君。命吾將此謝汝。言訖。使者忽然不見。於是啟緘熟睇之。果認得先君親札。云感汝念誦度人經功德之力。累世之祖。盡生天矣。自後崔寔之家。念誦不絕。

唐崔玄亮常持黃庭度人道德諸經。未嘗曠廢。其後以感通之至。彌加篤勵。去世之時。入靜室諷黃庭。無疾而化。將葬。棺輕若空衣焉。人謂之尸解云。

唐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啟中。僖宗再幸陳倉。遠近驚擾。姚生為賊所迫。夜走。墮枯井中。傷足求出未得。乃傍有穿穴。匿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飢渴。足疾亦愈。時襄王既平。大駕歸闕。鄉里人戶稍復。有遊軍夜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拯而出之。具述經靈驗。遂為道士。居華原西界觀。

唐汾州刺史崔恭小女崔少玄。初生時異香襲人。端麗殊絕。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于盧陲。陲小字自列。歲餘。陲從事閩中。過建溪。遠望武夷東峯中。有神人乘雲而來。告陲曰。玉華君來乎。陲問曰。誰為玉華君。曰。君妻即玉華君也。陲因告之。少玄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耶。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既退。陲問之。答曰。少玄昔居無欲天。為玉皇左侍書。賜名之曰玉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人。每至秋分日。即持簿來訪志道之士。數功過之實。因為與同宮四人。退居靜室。恍惚如有慾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為君之妻。忽已二十三年。自今不復近附於君矣。少玄自是獨居靜室。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來詣其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恭既解印。與陲俱家于洛陽。一日少玄詣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四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勞之恩。敢不救護。遂發篋籍。取扶桑大帝金書黃庭內景之書。致於其父曰。若非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誦萬遍。以延一紀。乃令恭沐浴。少玄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須臾有

三朱衣。自空而來。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經月餘。少玄語陲曰。玉清真侶。將復召予為玉皇左侍書。將欲返神。還于無形。余留詩一首以遺子。子當記之。其詩曰。得一之元。匪受自天。太老之真。無上之仙。舍影藏形。出於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美則真。體性剛柔。丹霄碧虛。上聖之儔。百歲之後。空餘墳丘。後恭以誦黃庭內景之功。果獲延壽。

晉李昌遐者。後漢兗州刺史之後也。生而奉道。常誦太上靈寶昇玄消災護命經。而稟性柔弱。每為衆流之所侵害。忽因晝寢夢坐煙霞之境。四顧而望。熊羆虎豹。圍繞周帀。莫知所措。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即救苦真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密衛於汝。昌遐既覺。豁然大悟。因知自前圍繞我者。非禍患殃咎。蓋經中所謂金精猛獸侍衛是經也。

唐尹言者。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為宗姓之弟。常潔身持戒。崇道慕善。孜孜不倦。因詣嗣玄受陰符經。至誠諷念。為其常少記性。願得心神聰爽。受之數年。念逾萬遍。稍覺心力開悟。因本命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遍。忽了憶前

生之事。姓張名慶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一明了。與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異。張之兒女聞之。嗚咽感動。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耳。自是兩家契為骨肉。黃寇犯闕之前。其二家皆在。

宋台州仙居縣城西王笠。有次男王淨。年四歲。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時生。因戊寅年二月二十三日笠帶出閑嬉。被邪祟侵害。回家不能語言。至二十六日戌時身死。笠情切發心。命工刊太上感應篇印施。欲求亡男王淨魂魄再投母胎。復為兒子。果家感應。妻黃四九娘己卯春有娠。至于三月二十八日夜。夢到黃岩縣定光觀黃籙普度大會附薦所。同亡男王淨共轎歸家。夢覺胎娠微動。至十月十八日申時生一男子。捨在東嶽行宮。取名師回。至乙酉年妻復有孕。得病甚篤。四月二十八日。命工刊感應篇板。病則繼痊。

宋張道人。不記其名。天彭人也。家以酒業破蕩。遂慕道流。落於嘉眉黎雅間。口傳太上感應篇。緣化以充旦暮。慶元元年夏六月。雲遊至雅安。有一茶肆。日供齋饌。令道人念誦此經。雖為至誠轉誦。然止能誦其半而未究全篇。每以為愧。數日前以疾臥於此。其月十二日早。忽然困絕。初死之時。見一鬼吏呼之前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州憲司。方入門見飢餓者無數。又過一門。有一大庭。見庭下旗幟羅列。劍戟滿前。有一人坐於廳上。遂引至前問曰。你在生之日。誦太上感應篇。何故止誦其半。道人竟不敢答。又曰。汝雖有過而亦有功。今還人間更受辛苦百日。吏遂引出。謂曰。汝以誦經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今既生還。若到人間可究全篇。及化世人誦念此經。即可免汝之罪。言訖而覺。時學諭宋子止見之。道人具言其事。復泣而告曰。貧道所見如此。乞為作一方疏。以太上感應篇勸念誦。一以願奉道之人消災集福。一以少贖貧道不誦全篇之罪。乃知太上感應篇其為寘司取重如此。

宋閬州進士王巽。於開禧丁卯之冬。染病困篤。為陰府所攝。比至一山。樓宇壯麗。金釘朱門。金字大書曰東嶽府。內則廊廡清肅。階陛峻嚴。有青衣道士數輩。如以職役於下。仰視殿左一碑。高可丈餘。乃金書太上感應篇。

誦讀敬禮而出。復經從一所在。宛如官府。榜曰速報司。方竦然而身已至於庭矣。人亦衆。衆有縶縛者。有從容者。半可面識。各以善惡照對。所拘不相存問。俄聞呼巽姓名。曰。太上聖訓。汝既面覩。切宜遵奉。從此當持法戒。聞之釋然。其疾頓愈。遂終身崇奉不怠。

宋黃巖縣進士楊琛。覩刊感應篇。遂占助一板。甲子春夢神人告曰。已排君在第二甲第十七名。意謂應在科舉。次日刊局發板樣。請金乃刊琛名在第二卷第十七板。丁酉春。板將成就。刊局欲再作小卷。刊施本文。使人便於持誦。庶幾由誦而覺。由覺而行。進士沈球。因內子項氏有娠多病。發心刊施至三月庚申日刊成。刊者捧板至門。項氏即產。不移時刻。母子俱慶。且無少艱。

宋祈門汪氏子。自番陽如池州。欲宿建德縣。未至一舍間。遇親故居留與飲。行李已先發。飲罷獨乘馬行。遂迷失道。與從者不復相值。深入文徑榛莽中。日且曛黑。數人突出執之。行十里許。至深山古廟中。反縛于柱。數人皆焚香酌酒。拜神像前。有自得之色。禱曰。請大王自取。乃扃廟門而去。汪始知其殺人祭鬼。悲懼不自勝。平時習大悲咒。至是但默誦乞靈而已。中夜大風雨。林木震動。聲如雷吼。門軋然豁開。有物從外入。目光如炬。照映廊廡。視之。大蟒也。奮迅張口。欲趨就汪。汪戰栗誦咒愈苦。蛇相去丈餘。若有礙其前。退而復進者三。弭首徑出。天欲曉。外人鼓譟而來。欲飲神胙。見汪依然。大駭問故。具以事語之。相顧曰。此官人有福。我輩不當得獻也。解縛謝之。送出官道。

昔有開食肆者。死為陰府追去。冥官殿下。猪羊鵝鴨取命者無限。又有數大鑊。臭穢羨汁。獄卒逼令食之。其人驚怖。即念玉皇寶誥。王即下拜。諸畜盡皆退去。鑊中羨汁已竭。王曰。汝有此善心。非惟能免自罪。抑且宽債俱獲超度矣。更延半紀。可還人間勸人持誦。功德不可思議。今世之人。如能信心。異日為護身符也。

宋樂平留田院僧仲脩。姓李氏。持戒頗謹。最善談誦孔雀經。僧輩罕能之。以故邀請相繼。院近大溪。有寒橋既峻且險。往來之人常罹墜溺之厄。近住富者視如他境。莫肯脩治。仲脩每過時諷大悲咒一遍。及稱當界土地

生歎喜七聲而去一夕獨歸聞有人相語李大師來已是十分醉了如何過得此橋有荅曰吾曹謝他四向多合為致力於是或扶其前或策其後暨到彼岸仲脩因禮謝之見累累然皆跳入水中方悟為鬼物謝其經卷之賜云

宋鄱陽大塘湖洪媪為其子納一幼婦年十四歲俗稱為童養者也媪每夕挾之同寢嘗以五更自起開房後小門登厠至曉不還媪尋呼不已仍遍集鄰伍徧處搜討竟不可得遂往和衆坊從黄見鬼山人占課影黄書兩鬼執一人云此女只在住屋後須急去尋若過酉時便落空亡矣於是奔而歸又不見鄰叟汪公者素誦消災呪行坐弗舍正把刀斫竹篠作捕蝦簣而吟誦喃誤三滿多母陀喃忽聞篠内有人聲就視之乃覩女蹲坐其下口鼻眼耳皆為黄泥塞汙即報近衆救挈與歸問所遇曰纔欲上厠被兩箇婦人捉捺在篠叢裏我望見婆與鄰舍往來相覔欲應荅之間兩婦人掩我口做聲不出未各兩婦自相覷言多有兵甲人馬來放手走脫今知是汪公神呪之力若遲一時辰定壞性命思之甚可怕也

唐王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輪呪開元初徒侣三人將適河北有船夫求載乙等不甚論錢直云正爾自行故不計價乙初不欲去謂其徒曰彼賤其價是誘我也得非包藏禍心乎船人云所得資者只以供酒肉之費但因長者得不滯行李亦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供飲頻舉酒屬乙乙屢聞空中言勿飲心愈驚駭因是有所疑酒雖入口者亦潛吐出由是獨得不醉泊夜秉燭其徒悉已大鼾（音旰息也）乙慮有非為默坐念呪忽見船人持一大斧刄可長六七寸從水倉中入斷二奴頭又斬二伴次當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燭忽爾自滅乙被斫三斧背後有門必已釘塞忽有二人從門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於岸血雖被體而不甚痛行十餘里至一草舍揚聲云被賊刦舍中人收乙入房以為扼閉及明報縣吏人引乙至刦所見岸高數十丈方知神呪之力後五六日汴州獲賊問所以云厯夕忽曉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乙瘡雖破而不損骨未幾平愈如故此持如意輪呪之功也

陳時川蜀中有一士登科者因赴調投宿失道至暮不遇店一僕一馬悽惶窘怯忽見一野次燈燭甚盛羅列几案五六客據坐酒肉盈前士就揖之皆相顧有喜色曰我曹相聚正恨冷落得官人肯臨可謂大幸遂邀與同飲仍請居東向士辭不敢往復良久竟處主席且使着公服拜神酌數盃後一騎者起白曰敢問吾官所能士曰本書生藴科第只解作詩賦他無所長固問之曰實然與諸君昧平生邂逅延接荷有酒救尚何隱之有騎怒發語抵突意若不善士佯起如厠跨馬疾馳彼亦不追逐行三四十里且五更得孤寺扣門僧出問故即推之出曰切勿相累事既至此已無可奈何士垂淚乞救僧云君於道釋二典中有所習否曰粗記白傘蓋真言僧曰足矣但堅坐金剛背後僕馬莫相遠若見異境但誦此文士如其戒俄頃刀劍鏗然飛集無數士閉目默誦真言又聞兵器戛擊甲騎縱横而俱不能相向迨天明愈劇逼暮方止士飢渴憂危始見僧來招入寺謂曰此輩皆習南法害人極多每一歲必擇日具禮祭神而餕其胙然後較藝或新得一法彼此傳授渠見君至以為同業故相待如此既不如所欲致謀加禍昨日吾所不敢納君者畏其遷怒也今不得有所施彼諸人行且自促㬋咎也他日當知之留至明日登途沿路戈甲斧劍以千萬計悉翦紙所為者白傘蓋者三千一百三十字在諸呪中最為難讀頗與孔雀明王經相似僧徒亦罕有能誦習者故妖魔外道敬畏之云

唐長沙人姓吳征蠻卒夫也平生以捕獵漁釣為業嘗得白龜煑而食之乃遍身患瘡悉皆潰爛痛苦號叫斯須不可忍眉鬚手足指皆墮落未即死遂乞於安南市中有僧見而哀之謂曰汝可回心念大悲真言吾當口授若能精進必獲善報卒依其言受之一心念誦彌後瘡疾漸復手足指皆生以至平愈遂削髮為僧號智益於伏波將軍舊宅建立精舍住持

南齊瑞安士人曹毅字覺老少出家為侍者其家累世病傳尸住門戶者一旦盡死無人以奉祭祀毅乃還儒冠後數年亦病作念無以為計但晝夜持誦消災呪一日誦最多至萬遍覺三蟲自身出二在項背一在腹上周匝急行如走避之状毅恐畏不敢視但益誦呪忽頂上光如電蟲失所之疾遂愈

宋袁可久嘗救其弟昶以寶樓閣呪昶不甚深信然旦起必誦三五十遍

初未知其功效也紹興三年夏肄業府學方大軍之後城邑荒殘直齋卒汪成每番宿室中必夢魘遂旦方已無一夕安寢成殊以為苦或詢之吞曰彼人捽髮欲加箠故呼叫拒之昶令從於己房猶不止同舍生惡其妨聽共議逐逐昶試書咒語貼於柱此夜晏然由是一齋妖祟絶跡其咒語即所謂唵摩呢達哩吽撥吒八字但世俗所傳訛謬寫皆從口而亦不得其音要當取大藏中善本元初譯師言為證自有大功昶因悔昔慢始篤奉之秘其事

宋晉江主簿陳舜民被檄詣福州未至三驛已就館從者皆出外獨坐于堂有婦人從東偏房出著淡黄衫靚裝甚濟徘徊堂上歌新水詞兩闋舜民知其鬼物惟端坐持咒殊不之顧婦纔步低唱其容如初舜民益疾誦咒聲漸厲婦人乃默然斂容趨去遂不見

宋全州朱推官母王氏朱道誠之妻也日誦十句觀音心咒時年四十九病篤家人方治後事王氏恍然見青衣人曰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咒但復少十九字增之當益壽王曰我不識字奈何青衣曰隨聲誦記之乃曰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父之而醒疾亦尋愈後至七十九

宋天竺悟法師錢塘人每誦咒時身出舍利所供像亦如之天聖三年慈雲欲以智者教觀求入大藏文移王公擬達天聽悟曰此非常之事小子將助之乃然千手像誦大悲密語誓曰事果遂當焚此軀未幾公奏悟益加精勵晝夜不廢越歲乃克如志悟遂吞前誓薪盡尸在袈裟獲體儼然如生衆咸異之慈雲再積香木焚乃方壞舍利無數

昔僧寶通梵行精修長誦法華經陀羅尼品稍有靈異時楊橋村有趙氏家妻為神所魅請通持咒通既至神即現形通告曰神在村中合當與福如何反魅於人神曰非弟子事此乃部下小鬼耳遂呼小鬼至前責罰趙妻因此得差續後趙妻之病仍發歌吟竟夕又告通通又去見所責鬼在病床前通曰前曾誡治那得再來汝若不去吾當誦咒令汝頭作七分如阿梨樹枝也鬼叩頭求哀云不煩咒也從此病差鬼不復至矣

宋廬山李商老因修造犯土舉家病腫求醫不效乃淨掃室宇骨肉各令齋心焚香持誦消災咒以禳所忤未滿七日夜夢白衣老人騎牛在其家忽地陷旋旋沒去翌日大小皆無恙志誠所感速如影響非佛力能如是乎

唐賢首國師謂塵律師云賢安坊中郭神亮暴亡七日方穌當時被使者追至平等王處問罪訖引至地獄中見一僧教誦一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亮連誦數遍同受罪者數萬人皆脫地獄國師云此華嚴第四會中偈也塵遂取經檢之果見十行偈中最後偈也

唐歐陽璨住徐州南五十里居家常誦大悲神咒一日到城薄晚方回不一二里已昏暝矣是夕陰晦約行三十里則夏雨大澍雷電震發路之半有山林夾道密林邃谷而多鷙獸璨怖懼不已既達山路雨勢彌盛俄見巨物出於面前纔十餘步長丈餘色正白亦不辨手足之狀但導前而行璨恐悸尤極舊嘗諷大悲神咒欲朗諷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徧則能言矣誦之不輟俄失其妖去家漸近雨亦稍止

宋福州永福縣能仁寺設山林神乃生縛猢猻以泥裹塑謂之猴王歲月滋久遂為居民妖祟寺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籬升木自投於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於是祠者益衆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瘥則召巫覡乘夜至寺前鳴鑼吹角目曰取攝寺衆聞之亦擂鍾擊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日甚莫之或改長老宗演聞而嘆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既受報而汝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為誦梵語大悲咒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人身猴足血污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繫兩手抱雜女再拜于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冤之痛今賴法力得解脫生天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演從之且說偈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元是佛靈光洞曜沒中邊聽偈已再拜而去明日啓其堂施鎖三重蓋頃年曾為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常深閉猴負小女如所覩乃碎之并部從三十餘軀亦皆烏鳶梟鴟之類所為也投之溪流其怪遂絶

唐彭城劉載之儒家子偏辭學外常事北極香火不懈多寓京師少而神

氣怯懦。每驚魘。往往不悟。嘗遇蘇門道士劉大觀。授以天蓬神呪。令持誦千遍。載之勤而行焉。絶葷腥。尊香火。逆旅之中。亦拳拳備尚。自是無復魘悸矣。寇陷長安。在宣楊里為寇所虜。力役勞苦之事。素非其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紉。性命憂迫。在乎頃刻。而密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軍士之飾。謂之曰。勞役之事。吾為子免之。此有徑路。可以脫禍。可相隨而行也。載之疑為寇所試。辭焉。此人引其手若騰躍於空中。良久履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川參差。泉聲流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嚴。層城煥麗。金樓玉堂。奇禽珍木。周環數十里。有謁者平冠裦柚。云大帝君令於賓宇憩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飲。載之問大帝君所主何國。某未嘗朝拜。忽奉恩勑。深所憂懼。仙官曰。大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卿大帝君也。上理北極。下統酆都陰境。帝君乃大帝之所部。天蓬上將。即大帝之元帥也。吾子寘心北元尊神呪。而值此危難。將陷鋒鏑。大帝閲籍。當在驅除之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述勤瘁之心。延壽三紀。使還於故里。爾頃之得朝謁大帝。叩顙謝恩於闕下。命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其友人謝良奏事行朝。具話其事。是則大帝之昭鑒。天蓬之威神。不遺毫分之善也。

唐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笆居住。當僖宗幸蜀之時。常以卜筮符術為業。行坐常誦天蓬呪。每入雙流市貨符卜。得錢須沽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曉夕有人祈賽。長乘牖。牖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此妖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無敢正視者。道珂因飲酒回歸。入廟朗誦神呪。則廟堂之上悄悄然。傍人睬之。無不驚駭。道珂異日晨雞初叫。忽隨村人携綵赴市。夜行至廟門。忽然倒地。倉惶之間。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嘶拽入廟堂堦之下。聞堂上有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內。念呪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天蓬神呪。逡巡却蘇。蓋緣其時與挐綵人同行。神兵避其臭穢。而不衛其身。遂被妖狐擒伏。洎挐綵人拋去。道珂心中想念神呪。即妖狐便致害不得。既蘇息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內大訴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常誦道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聞神呪。我知非白馬神。乃狐狸精怪。傍附神祠。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為民除害。遂志心朗念神呪。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無光透。簾幕唯聞自撲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鄰近居人睬之。唯見老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而斃。自後寂然無妖異。竟絶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呪。勿得食葷至甚觸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服一切呪神。故能誅滅妖怪也。

晉釋慧嚴。冀州人。執節清峻。務學遊方。至南天竺國界。殊方異典。無不洞曉。秦主姚興召見。睹其風韻含吐。即大激賞。稱為四海領袖。昔法護譯正法華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妙法華至此。乃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言過質耳。嚴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解爲出若此也。翻譯纔畢。命嚴講之。嚴乃品酌幽玄。開為九轍。一昏聖相扣轍。即序品。二涉教歸真轍。為上根人。三興類潛彰轍。為中根人。四述今通昔轍。中根領解。五彰因進悟轍。為下根人。六贊揚行李轍。即法師品。七本迹無生轍。多寶不滅為本。釋迦不生為迹。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八舉因徵果轍。即湧出壽量品。九稱揚遠濟轍。即隨喜品已下讃經流通也。嚴又著經序。見大藏本經。又有二十八品生起。荊溪師稱大有眉目。師回向弘贊善刹。願生西方。臨終之日。洗浴更衣。燒香禮拜。合掌向西坐卒。時見五色香雲從房而出。久之乃沒。

梁釋慧韶。年十二。出家具戒。遊京聽講。以義淺。乃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勝。當夕夢採得李子數斛。撮欲噉之。先得枝葉。覺而悟曰。吾從學必踐深極矣。後從武陵王鎮蜀。請於龍淵寺講。見一青衣神拜曰。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後法化盛行。是年七月告衆安坐而逝。

唐釋白覺。居平山重林院。為呪神講說者三年。屢有祥感。常發四十八願。因觀音大悲接見阿彌陀佛。乃率衆建刹。鑄大悲像四十九尺。俯伏像前。陳其願曰。聖相已就。梵字已成。願承聖力。早登安養。夜中忽見金色祥光二道。佛及菩薩左右隨之。佛垂手接覺首曰。守願勿易。利物為先。寶池生處。終當如願。後十一年。見天神雲中出半身。謂之曰。安養之期已至。即如像前跏趺而化。

唐梓州僧智通。俗姓陳。八歲出家。為正道法師弟子。專誦法華。并以講授。

住牛頭山。威儀奉戒。常有慢鴿來聽說法。講百餘遍而度。放光貞觀中。別衆而卒。合寺房堂悉皆震動。變作白色。經一食頃。

唐濮陽縣李錄事立常往餘法師所聽講維摩。時見一鬼。師問之曰。今誰此經感何人聽。答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見諸天聞法師酒氣。皆回面而聽。餘即悔過。不復飲。鬼又曰。非惟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立常親承見聞。遂筆記之。

隋釋貞觀姓范。錢塘人。其母以誦藥師觀音求嗣得師。師少有節操。舌紫羅紋。手現奇相。誦法華經。日終一卷。從師聽律。超勝前輩。後於靈隱山建南天竺寺居焉。常誦法華以為心要。每盥洗遺滴地。不為濡。人皆異之。一日皐亭神請講法華。感神捨祠為寺。有司馬李子深請講涅槃。至現病品。夢二人把旛告云。淨居天遣迎。續便卧疾。夢與智者同輦翼佛還山。覺而嘆曰。昔謂六十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十四。復致斯驗。生期畢矣。乃啓手足。時聞空中伎樂之聲。至子中夜。跏趺而寂。

唐僧鴻楚。永嘉人也。楚與昆弟器度宏遠。皆樂出俗。誦習蓮經。時大雲寺荒墟（[illegible]蕪也）。昭宗勅重構。締師主成之。就而講習。梁太祖賜紫衣師號。師讓而不受。師克性寬慈。面無慍色。目不邪視。言不妄發。講法華經至五十遍。一時講堂忽生蓮花一朵。重跗覆葉。香氣芬馥（音[illegible] 香也）。衆駭稱異。又刺血寫是經一部。永嘉世世寶之。

隋僧法安止建元寺。聽能法師講。悟通玄要。又長誦法華。講四十餘遍。忽於講座四角。生華一莖。有十餘枝。黃白相間。長五六寸。狀似蓮華。香光熱蘇（[illegible]切 穌也）。或者疑是蒸潤所生。又過數日。復於都講牀側。及大衆坐處生八九華。經一月方萎悴。道俗聚觀。咸言講經之瑞。

隋僧惠向。姓劉氏。常誦法華經。兼解深義。後至淮陽江都止故亭。村衆請講是經。時年一百一歲。顏色猶壯。忽告衆曰。吾其去矣。言訖合掌端坐長往。即瘞于銅山。後樵人每於塚所聞誦經之聲。一日司馬趙恪取道于傍。顧見蓮花一朵。驚問村人。乃云是向師之塚。恪乃令人掘之。見白骨一聚。唯舌宛然赤色。其蓮根從舌生焉。

隋僧辨頂。總持。生於章安吳氏。始三歲時。便能隨母稱三寶名。時共驚異。因立小字。名曰非凡。入道能日記萬言。晚止稱心精舍。長講法華。化洽黑俗。神用無方。時有法龍村人。去山三十里。染患將絕。其子奔來求救。師為轉法華經。焚栴檀香。病者遙聞香氣。即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清溪。人往不通。師往觀覽。留連不捨。乃發誓曰。若使斯地夷坦。吾當來此講法華經。宿未決旬。旬沙遍湧。平如玉鏡。師償先志。乃往講焉。又常於攝靜寺講涅槃經。值海寇劫掠。師撞鐘就講。賊入。見兵旗耀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因爾退散。師以貞觀六年於國清示疾。而室有異香。告弟子曰。彌勒經說。佛入滅日。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言已而逝。

唐僧功迥。俗姓遼氏。六歲乞從佛。懇親奇之。口授觀音經。即通。十六遂其志。因入泰山事弘法師。迥曰。栖默山林。乃一途獨善。至於維持餘寄。非化誘不行。遂南登止汴慧福寺。專以法華為時要。撰䟽五卷。鎮常講敷。每講至藥草喻品。天必降雨。人皆奇之。所講法華。始末計五十遍。兼講餘經。未易悉舉。後竟終於是寺。未終之日。乃有異香光明。迥覩之曰。願承此瑞。往生淨國。所飲井水。終時偶竭。殯經數日。水還彌滿。

宋僧淨梵。嘉禾人。姓笪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而懷娠。生甫十歲。依勝果寺出家。祝髮從湛講二法師學教。得其傳。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大觀中。結二十七僧修法華懺。每期方便正修二十八日。連作三會。精恪上通。感普賢受羯摩（此華言作法）。呼淨梵比丘名。聲如撞鐘。時長洲縣宰王公度親見其事。題石為記。又嘗夢黃衣人請入冥。見王者。令撿簿云。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即遣使送歸。一日禪觀中。合衆皆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懺期。蒙章獻天。點撿大衆中。有戒不嚴淨者。先以預定。後果懺法不全。時姑蘇守應公。有婢為祟所惱。請師授戒。其妖即滅。葛氏請施戒薦夫。見夫遶師三匝而去。侍制賈公聞師道行。即補為管內法主。師住持十餘年。亡後焚軀有舍利五色。

唐僧法融。俗姓韋。潤州人也。家世業儒。博通書史。然無經世意。一日偶閱般若。曉達真空。乃棄儒竄入茅山。改縫掖而披緇。探賾此道。二十年間專精匪懈。貞觀中。於牛頭石室為四衆百餘人講法華經。是時積雪滿階。忽於凝冰中現華二朵。狀似芙蓉。黎同金色。凡七日方隱。又宰公蕭元善請

誦般若感大地震動，鐘聲香林並皆搖動，至於寺外，恬然不知。又劉禹錫作師塔碑曰：師之神功，感旱蘖泉湧，詰雪道生，巨蛇摧伏，群鹿聽法。列師住牛頭日，有百鳥銜花之供。時四祖信禪師望彼山有瑞氣，訪之果見公住巷，多有虎狼之跡。一言契悟，傳佛大法。自此應緣講經，皆致靈驗。

宋僧曾照，名覺先，世居慈溪，姓陳，生而敏銳，脫去於精進院師授蓮經，二讀成誦，披緇已後，首入延慶明智之室，復升天竺慈覺之門，切問近思。一家教觀，莫不洞曉。衆請住寶林院，法華三大部，聯環講貫，授道無虛日。靖康春，大旱，師對龍天講經，即為三日之霖，百里歡呼。道俗感其神異，為光明幢以表識之。次遷延慶法席，恢揚祖教，戶外屨滿。紹興八年，退歸寶林作終焉計。師化導外，唯以法華為心要，日課未嘗輟，通誦一萬部。方丈向深處築室，號妙蓮堂，安住其中。彌陀經復持四十七藏，正心淨業，可謂專注。後感微恙，為衆說法，安然而化。

宋朱仲振居平江府虎丘寺前。寺中作佛會，衆皆來聽佛印禪師講演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朱因挾入寺，見其男女分列兩廊，朱試聽間，師正說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解說極是分曉。朱聞其言甚喜，心中亦悔不早來。次日午時，朱在宅中偃息，似夢非夢，見一鬼使押六箇罪人，中一婦女，從門前過。朱隨其後行，次至一街巷，轉灣有青布簾家，鬼使引罪人揭簾而入，徑至其廚下。見竈上有桶，罪人盡用鐵杓舀桶內湯喫。朱亦飢渴，欲舀其湯。被鬼使喝一聲，喚聽佛法之人不得喫。因此驚覺，追思夢中，尋至其地，果見青簾。朱詣其宅，見一婦與丈夫對飲，朱進揖，因說夢中所見，未委使宅廚下有何影響。丈夫云：方見豝子來報，竈下雌狗生六箇狗兒，五雄一雌。朱大驚異，後詣謝佛印禪師，言其曲折。師云：汝喜得日前聽經之力，豈不見鬼使分明說破聽佛法之人不得喫。汝若當時不聽得山僧說此數句佛法，一時喫了桶內迷魂湯，陽間便放命，就入狗胎，化為畜生身矣。朱因師撥轉省悟，遂禮拜請得金剛經一卷，歸家受持，寒暑不輟，身體輕健，兩子雙捕入太學。年八十九歲，忽發書請長老闍寺僧衆及道友，八月十五日，就家庭啓建金剛經會。會罷，朱請大衆入園內閒遊，行到後園有古松處，朱索紙筆作頌，身體漸漸騰空，徑上樹梢枝上，辭謝大衆及眷屬等，立化而逝。

元建寧路劉屠性狠，屠宰為業。一日侵晨持刀正於案上，背內有頭陀道者，沿路敲磬誦金剛經教化，至劉屠門前，正念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而劉屠若有所悟，頓下屠刀，合掌立化。

宋婺州僧道隆，雲遊諸方，寓江州能仁寺。所為不常，但呼為風和尚。紹興元年，行化抵瑞昌，投宿天花寺，夜夢男子垂泣言：弟子不幸，在生前廣造惡業，今墮牛身，一尾生於頭上，形模醜異，願師慈悲，為我懺悔，令脫此苦。明日至若山湯氏家，一門男女悉出作禮，咨告曰：前日牛產犢甚怪，尾出頭上，恐於寒家生災禍。和尚暢此因緣，以洗宿咎。頃之，驅牛前來，掉頭搖尾，若乞憐狀。隆咄曰：汝昔者作業，幾日難逃，雖受此形，本性何異，豈不聞潙山和尚示衆，言中有警句，稟戒擬汝，若於斯會得，便見靈光動耀照徹十方，佛與衆生，本同一體，其或未然，當為作偈。即於坐成，頌云：牛兒牛兒知不知，昨夜三更夢見伊，汝既殷勤求懺悔，吾當為汝說無為。牛兒牛兒知不知，掉尾頭中恐阿誰，緣汝生前貪愛重，致令今日落便宜。牛兒牛兒知不知，本性何曾有情迷，幾轉頭來觀自己，頂門一隻眼長開。牛兒牛兒知不知，擺尾搖頭更是誰，七佛祖師同此體，聖凡不隔一毫釐。牛兒牛兒知不知，兀兀騰騰世所希，此去雪山田地穩，甘泉充渴草充飢。牛兒牛兒知不知，佛祖雖為正面窺，明月光中留不住，白雲影裏失蹤跡。受記纔畢，即隨隆歸能仁，觀者日以千數。牛見人，俛首不食，為蓐報態。寓客司馬遂亦作兩頌曰：六塵荒卻自心田，受業貪情以索章，當日眼睛隨物轉，如今鼻孔被人穿。今朝撞著主人翁，彈指聲中業已空，從此韁繩都放下，夕陽江上卧秋風。歲除夜半，忽跟隆又夢來謝，遂頌衆觀，為然炬燚之，且說偈曰：正當臘月三十夜，商汝殷勤來報謝，含言已得脫輪迴，更沒新冤并舊債。牛兒牛兒真可憐，知汝罪大福亦大，罪大當頭抽尾巴，福大遇吾親說戒，形類雖殊佛性同，便於言下能領解，從茲水草已忘食，平伏雪山無狹隘，聽汝一把三昧火，頭角及尾俱脫卸，本來面目露堂堂，光明照徹娑婆界。說偈已，遂焚之。

隋滎陽劉式安，有膂力，善弓矢，常射虎。曾有在嵩山以南為暴者，遂往射之

漸至深山忽有異物如野人手關虎皮来冐武安身上因推落澗中又起已化為虎矣惶怖震駭莫知所為忽聞鍾磬處知是僧舍因往求救果見一僧正念金剛經安但閉目俯伏其僧以手摩其頭忽爆作巨聲頭裂破矣安乃從中出即述其事又撫其背隨手而開既出全身衣服盡在唯背上有少虎毛蓋先有灸瘡處也安從此出家專持金剛經

元邵武路松林平於至元庚寅間彼處起金剛經會每雲集善人看經着饌齋飯忽一日有一屠人從門首過不免駐足看諸人誦經時衆請歸裏面喫齋飯屠人云不敢進我身不淨作去擔罪善人皆云不妨遂進来飯罷云我不曾預會反擾諸善人後五日當捨一供忽一日有一人夢見有七八人成隊入人家去見屠人也入其家去云是莫有甚事只見彼一人將屠人推出去云汝是金剛經會內之人休得進此至次日省問其一人家生九箇豬子死了一箇其屠人死去一夜再甦

昔迦羅池中有一蛤兒聞佛說法即從池出入草根下是時一牧牛人見衆圍繞聽佛說法前詣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著蛤頭蛤即命終生忉利天尋即思惟我先為畜何因緣故生此天宫觀因於聽法得此果報時蛤天人即從宫殿往至佛所禮謝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

宋紹興初石鼓伍氏有新婦姓沈定海江南人稟性貞淑善果自脩其姑每旦誦蓮經婦則謹於事奉凡展卷則来聽受或一二品乃至一卷久而不倦一時感疾即白姑曰婆婆誦經新婦獲聽世緣告謝不及奉侍願他世諸佛會中相見漫成一頌乞傳之平生快活死也風流最後一着分付烘頭言已聳身加趺而殞廼姑見其超脫往白天童宏智禪師師聞讃善遂以已龕與之治從火化餘骨中所謂堅固子者瑩然無數四衆見聞稱嘆希有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為業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鴿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雛法師每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鴿雛後雖漸長羽翼未成乃並學飛俱墮地而死僧並收瘞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白之曰兒等為先有少罪遂受鴿身比来聞法師讀法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託生為男十月之外當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人同時誕育二子因為作滿月齋僧呼為鴿兒兩兒並應之曰諾一應之後歳餘始言

昔有一國穀米湧貴人民飢餓時有沙門入城分衛（乞食）周遍門室無所一獲次至長者家乞食得麁惡飯適欲出城門中逢一射獵屠兒抱一狗子持歸欲殺見沙門歡喜前為作禮沙門呪願老壽長生沙門知有狗子疑欲殺之故問其人令何所費答曰空行無所獲持沙門又問吾已見之何為蔵匿殺生之罪甚為不善願持我食貿此狗子令命得濟卿福無量其人答曰不能相與我故行求家門共食卿此小飯何所足乎沙門殷勤曉諭請之其人抵突不肯隨言沙門又言設不肯者可以示我其人即出以示沙門沙門舉飯以飼狗子以手摩抆（抆摩也）呪願淚出卿罪所致得是犬身不得自在見殺食噉使爾世世罪滅福生離狗子身得生為人所在遇法三寶自然狗子得食善心生焉踊躍歡喜知自歸依人將還家屠殺共食狗子命過即生一家貴大長者家適生墮地便有慈心時彼沙門分衛次到長者門衆分衛時長者子見彼沙門憶識本緣便前稽首禮沙門足請前供養百味飲食前白父母言今我欲逐此大和尚奉受經戒為作弟子父母愛惜不肯聽之我今一門有汝一子當以續後家門之主何因使欲棄家而去小兒啼泣不肯飲食不欲聽我便自就死父母見然便聽令去隨師學道除去鬚髮被三法衣諷誦佛經深解其義便得三昧

昔佛在波羅奈國於林澤中為諸天世人演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群鴈聞佛說法心深愛樂樂廻而翔来下聽法時有獵師張施羅網五百群鴈墮其網中為諸獵師都悉所殺於此命終生忉利天忽自長大如八歳兒端正姝妙諸天身光明曜宫殿猶若寶山便自念言我脩何福得来生天尋自觀察知從鴈身聞佛說法心深信樂乘此善心即便命終得来生此便作是言我等今者當報佛恩即共同時頂戴天冠著諸瓔珞莊嚴其身齎持香花来詣佛所供養世尊供養已訖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蒙佛世尊演說妙法信樂心生得生勝處唯願世尊慈愍我等更為重說開示道要爾時世尊即便為說種種法要心開意解五百天人一時皆得須陀洹果心懷歡喜繞佛三匝頂禮佛足還詣天上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梵語其所營務耕田為業於其匹對聘以為婦足滿十月生一男兒名日月光年漸長大與須達梵語善施兒出外觀看到僧坊中見諸比丘勸加誦習時婆羅門兒即便得聞一四句偈深生敬信即還歸家卻後七日即便命終生忉利天

昔鶴勒那梵語鶴問二十二祖摩拏羅大士曰我有何緣鶴衆隨我祖曰汝昔嘗為比丘赴會龍宮汝弟子衆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受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時汝即令其衆赴會是諸弟子福薄德微墮於羽族然已五劫今乃轉受鶴身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時諸鶴衆聞偈俱得解脫飛鳴而去

昔佛在世時有一比丘林中誦經音聲雅好時有一鳥聞法敬愛在樹而聽時為獵師所射命終緣此善根生忉利天面貌端正光相晒然無有倫匹自識宿命知因比丘誦經聽法得生此中即持天花到比丘所禮敬問訊以天香華供養比丘比丘具問知其委曲即命令坐為其說法得須陀洹既得果已還歸天上禽鳥聽法尚獲福報豈況於人信心聽法寧無善報

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牀下一心聽經不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沙門沙門歎喜後作比丘尼應得真道

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須達長者信敬佛法為僧檀越梵語施主衆僧所須一切供給須達家內有二鸚鵡一名律提二名賒律提稟性黠慧解人言語見比丘來先告家內令出迎送阿難後時到長者家見鳥聰黠為說四諦苦集滅道門前有樹二鳥聞法飛向樹上歡喜誦持夜在樹宿野狸所食緣此善根生四王天彼天壽盡生夜摩天夜摩壽盡生兜率天兜率壽盡生化樂天化樂壽盡生於第六他化自在天他化壽盡還生化樂如是次第還復下至四天王天四天壽盡還復上至他化自在天如是上下經於七返生六欲天自恣受樂極天之壽而無中天後時命終來生人中出家

脩道得辟支佛

宋圓照本禪師住淨慈日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為蛇既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懺罪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是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其母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

宋左街都監道士賈善翔嘗至太清宮衆請講度人經至說經二遍盲者目明時會中有媪年七十餘喪明已三十年一聞經義豁然目明至暝之夕夢衆靈官傳太上命為具仙服為太清宮主者數日返真張商英作真遊記備載其事

梁武帝皇后郗氏崩後數月帝居寢殿見后祈求功德帝聞之感激明日大集沙門於殿庭宣其由誌公對曰唯禮佛懺滌悃欵方可帝乃然其言搜索佛經錄其名號兼親撰悔文共成十卷皆采摭佛語削去閑詞為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室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初不知所來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蒙帝功德已得生忉利天今呈本身以為明驗也慇懃致謝言訖不見

宋僧道深號圓辯為南湖八世祖於彌陀懺宴坐中見法智尊者於法華懺中見普賢放光每月二十三日建淨業會以為常課道俗俱至一日示疾頷平曰一毫之善回向淨土集衆諷觀音經不絕七日謂首座曰吾已見佛身聞異香乃沐浴更衣書偈曰唯心淨土本無幽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住復令諷安樂行至深入禪定見十方佛嗒然而化

宋襄陽天仙寺在漢江之東津去城十里許正殿大壁畫大悲千手眼菩薩像世傳唐武德初寺尼作殿求良工圖繪有夫婦攜一女子應命期尼以扃殿門七日乃開至六日尼頗疑之乃闢戶闃其無人有二白鴿翩然飛去視壁間聖像已成相好奇特非世工所能獨其下有二長臂結印手未足乃二鴿飛去之應也郡有畫工武生者獨能摹傳其本大觀初有梁寬大夫寓居寺中心無信向頗輕慢之武生云菩薩之面正長一尺寬以為誕必欲自度之乃升梯欲以尺加菩薩面忽梁間有聲如雷寬震悸而墮損其左手僧教寬悔過自懺後歲餘方如舊繇衆傳於像法事者愁其

慢瀆耳

梁小莊嚴寺在建康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廟地天監六年林渡禪師起造時有鄉文立者世以屠為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為不祥即加刲剖鹿懷一麑尋當產育就庖哀切有惻害心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並壞因生慚愧深起悔責乃求林渡禪師發露重懺立大誓願捨家資迴買此地立為伽藍（梵言衆園消悔寺也）尋夢神人語曰以汝悔過造寺鹿得託生汝疾從此愈矣

隋僧法喜常行方等禮懺有一雉來索命神人斥之曰法師當往生淨土豈償汝命後於病中發願以一生所修行業迴向淨土至心念佛即見佛菩薩眾來迎端坐而化

宋僧淨觀居嘉禾寂光菴修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後月二十七日當去至兩日前見紅花次日黃花滿室皆有化生孩兒仙帶結束及期入龕坐命眾誦經念佛頌之即脫去

宋陸氏宜人家錢唐朝請王瑛妻常誦法華晚年篤意淨土禮懺一會念佛萬聲凡三十載因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即面西端坐兩手結印而化

宋秦氏淨堅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處精持齋戒閱華嚴法華光明般若經無虛日晨昏修彌陀懺日禮佛千拜久之有光明入室中面西念佛安坐而化

宋李思一暴死經日乃蘇言見冥官云汝年十九時嘗害生命一曰在安州見法師會下聽說懺何緣於彼相害官追見師有答見生金粟界不可追且放還家即延有僧元通為禮佛懺悔罪愆至晚又死明日還蘇云冥官喜曰還家大作福德矣又見師遣僧來說思一此時不曾殺害遂即放還

宋僧法宗依雷峯廣慈學教用止觀行法修大悲懺至九載然五指供佛每月率四十八僧同修淨土懺久之夢佛菩薩來迎後三日乃合掌西望而逝

宋僧法持居化度寺修彌陀懺三年燼二指增受戒法造西方三聖像誦觀經彌陀經如意輪呪願從閻浮之壽早生安樂之邦一日小疾興慟懇告願垂接引念佛之聲聞於百步忽見佛身丈六立于池上即自言曰我已得中品生端坐面西而化

宋僧本如號神照住東山承天三十年講經之餘集百人修法華懺又嘗與郡守章郇公結白蓮社一日升座說法與眾訣別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去明年啟塔尊容如生有蓮花產于塔前

晉僧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夕便覺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誦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皆悉來觀聽尒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永和中卒於河北

宋僧師安受業烏鎮普靜通華嚴宗旨修彌陀懺觀想淨土二十年昕夕不廢一生多病臨終忽精爽謂弟子曰佛菩薩已降吾將行矣言訖即端坐而化

唐懿宗朝有悟達國師知玄者未顯時嘗與一僧邂逅於京師忘其所寓之地其僧乃患迦摩羅疾（梵言惡疾）眾皆惡之而知玄與之為鄰時時顧問累無厭色因分袂其僧感其風義祝之曰子向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其山有二松為誌後悟達國師居安國寺道德昭著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為法座恩渥甚厚自爾忽生人面瘡於膝上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餧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徧召名醫皆拱手默默因記昔日同住僧之語竟入山相尋值天色已晚徬徨四顧乃見二松於烟雲間信期約之不誣即趨其所崇樓穎殿金碧交輝其僧立於門首顧接甚歡因留宿遂以所苦告之彼云無傷也巖下有泉明旦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間其人面瘡遂大呼未可洗公識達深遠考究古今曾讀西漢書否曰曾讀既曾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即袁盎吾即晁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為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為高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賜寵過奢名利心起於德有損故能害之今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以往不復與汝為冤矣悟達

闇之凛然䰟不住體連忙掬水洗之其痛微微絶而復甦自此其瘡遂愈乃知聖賢混跡非凡情所測再欲瞻敬回顧寺宇不可復見因卓菴其所遂成招提迨於宋朝至道年中賜名至德禪寺有高僧信師古作記紀其事甚詳悟達當時感其殊異深思積世之冤非遇聖人何由得釋因述為懺法朝夕禮誦後傳播天下今之懺文三卷者乃斯文也盖取三昧水洗冤業為義命名曰水懺此悟達感迦諾迦之異應正名立義報本而為之云耳

隋陳鍼智者之兄為梁晉安王中兵參軍年四十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𦬆月遂行脩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後十五年當生於此果後見鍼驚問曰君服何藥荅曰但脩懺耳果曰若非道力安能超死竟延十五年而終智者嘗為其撰小止觀咨受脩習夙夜不息

隋東川釋慧雲辯聰令逸大小通明住寶明寺襟帶衆經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雲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徒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豎義令後生開悟雲氣岸風格當時無敢抗者咸順從之自結夏以來嘗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將升草座失雲所在大衆以斯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覔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塚間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瞋雲改變布薩妄充豎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端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為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屢示嘉祥

梁楊都宣武寺沙門法寵姓馮南陽冠軍人也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通獎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當死無可避處唯祈誠諸佛懺悔先愆排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貴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光興寺閉房禮懺杜絶人物晝忘食息夜不寢衣迄至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弥生怖恐其夜懺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遍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由懺蕩之殷故致延壽也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四

齊竟陵王崇信內典得熱病夜中垂死夢見金像手灌神湯因遂平復

元至正庚子定海白沙夏太三以運粮如大都溺海死後十六年當國朝洪武乙卯其妻陳氏與子善追念太三性稟酷暴馭下少恩死於非命孤䰟沉滯曷由昇濟遂歛資來鄞之十字港菴嚴設道場延淨行僧十人請叶萬宗主之脩禮梁皇懺法陳氏虔懇至切入道衆聽數陳無不感泣是日禮二卷至中夜少就寢有僧宜便忽驚呻寐語撼之不寤惟見其多辛苦憂怖狀於是萬宗等懼其不甦悉起持呪良久疾呼之乃甦問故惟泣而已再問乃言曰有神人若章天冠帶甚嚴逼令我同取夏太三来此受薦道經鹽浦神威凛凛行着遂遍歷諸險臨大海見鬼物戢戢充満大海可怖神人命我入海提挈太三太三首戴元帽浮沉波浪間既難着手又有神勸要我錢乃放適有錢在我手中與之又盡力扶太三將登岸被汝等喚省言訖又泣盖苦於涉歷然懺罪薦亡無出此懺之功

國朝王興為都指揮僉事家北京篤於好善崇信佛法常持誦真言洪武二十八年七月臥病二十餘日忽見二使者来一鬚髯班白一年少呼興而告之曰王有命召汝興但覺奮然而起隨二人往行既久遇已死老達達扭該呼之不應始知已身亦已死而精神如舊復行見路傍盧蓬下排列紅卓上有諸品果肉菜亦有歌舞者衆相率来迎舉酒勸興飲興辭其二使者亦却之云菩薩不飲不必苦勸衆皆慟哭煩惱如是迎者凡三又到一大城門三重皆裹以鉄葉入城見往来者不絶於道皆用銅錢交易亦有人家舍宇一河横亘東西河之南有荷碑題河岸者有一男子偃卧于河北水邊東首蛆食其體筋骨皆露猶欲飲水狀興問使者曰此人口邊即有水何以不能就飲老使者荅云彼乃陽間一大財主所享皆美飲食餘者寧棄之不肯施與貧困之人故受此惡報興又問此人經幾時矣老使者荅云已歷五百年不曾得水飲興又問何時可托生老使者荅云再經四五百年不得托生興復行進一王城見緑琉璃殿前有紅漆橋三座興由西邊橋到殿上侍衛者皆帶弓箭繖扇左右遮擁前有大香爐一興行四拜禮畢舉首望之繖扇下微露衣裾老使者云今爾去見王轉過東廂復有緑琉璃殿見五王皆衣青衣髭鬢班白列坐殿上興即拜有一

王云不須拜。菩薩爾来何為。興打一問訊云。王差人召我来。王云誤召爾来。即索簿書閱之。謂興云。爾復有三十二年陽壽。可送回。興因問云。我再来時居於何處。試觀之。王語興云。菩薩居處在南遼寺裏。興即到寺中。見一長老。興四拜求攝受。見湯飯各一桶。往来人食之不盡。興問長老此飯與湯往来人食不盡。其故何如。長老云。爾不能知。此是聖境之處。興別長老。欲詣王相別。二使者不許。興直還王前。一王謂興云。菩薩爾何以不回。興云。我来見王。因問陽間常傳有十王。我但見五王。其五王復在何處。王云。爾所問良是。五王在上方。彼下降則我五王當上昇。呼左右急索茶與菩薩飲。茶至。五王各飲一鍾。以一鍾與興。興受而不飲。王云。爾不飲。因是但我所與茶飲之無妨。興隨飲訖。腹中便覺清涼。王又云。爾速回。就與扣別。謂二使者云。爾二人還送菩薩回去。使者即引興復從原路回。向所見三處蘆蓬下羅列酒肴如舊。勸興食之。興不食。只與二使者食之。行經通州南門口過。到東嶽廟前。認是樞密院。轉角過来到家。二使者不肯進。興找其衣云。爾隨我二三日。勞甚。與爾茶飯。及草鞋錢去。興令其在門外候。興進門。見燭明。家人輩俱慟哭。隣家長幼群聚。並不見興。興見己身在牀。試推之。體硬不可動。復撥開双眼。興就入己身。氣息漸出入。聞妻呼長幼云。爾衆人不必哭。他已回。必索何物。興即云。可取湯来飲。湯至。飲不下咽。興云。二人候于外。可取酒二甌。肉二臠。飯二捥。紙錢二束。與之。焼紙訖。飯湯俱潑於地。興復索湯飲之即下。却云。我回時日早暮。家人輩云。已三更。興云。正午時到家。爾輩何以云三更。自此病即愈。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一

嘉言

【儒】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德則樂。樂則能久。○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善者因禍而為福。○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為善最樂。○仁勝凶邪。德除不祥。○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循焉。○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耶。安有不聞者乎。○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遜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救灾恤隣。道也。行道有福。○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為善不求人知者。謂之陰德。故其施廣。其惠博。天報必豐也。○有陰德者。其後必大。○為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惠。○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畊。

【釋】陰施陽報。弘廣無量。○造善於陰。德報於顯。○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感動穹昊。○給濟貧病。撫恤孤惸。常以仁恕居懷。恒將惠愛為念。○信善作福。積善不厭。信知陰德。久而必彰。○見諸病人。施其湯藥。令離病苦。命終生欲境天。○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若見一切病人。常應供養。如佛無異。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為第一。○開通道路。興置橋梁。一念善因。受天人之快樂。證佛祖之真源。○曠路作好井。橋船度人民。功德日夜增。常生天人中。○日日行方便。時時發善心。○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

【道】人有一善。百神俱泰。人有十善。司命儲筭。人有百善。東華注名。人有千善。福及七祖。萬善既備。白日登宸。○天上人間。方便第一。○皇天不負好心人。○慈為萬善之本。心若不慈。善何以立。○有德行者必有昭名。○在世積善。長行陰隲者。鬼神敬之。五福隨之。○若人積善。天神扶衛。魂超福境。○陰功可延其壽。吉人依舊無凶。○若非積行施陰德。動有群魔作障

緣〇於力到處種種方便則陰德無量而受報如之矣〇隨時應物行方便〇線犯凶星亦不虞〇以慈悲為本覩一切物常行不忍世人痛苦如在我身常行慈悲心自成無上道〇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〇善濟物而不以為德〇重積德則無不克〇儲勳風世〇累行昨生故得玉府登膺瓊宮簡錄〇陰濟良善則有福報〇汝欲登科須憑陰德〇有陰德者必補仙官〇學道者廣行陰德救人危難〇與人方便自己方便〇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神輔之〇人能刻意為善靜與道合動與福會〇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

感應

楚孫叔敖為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故叔敖泣而對曰人言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日見之恐死無日矣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之已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爾必興於楚及長為楚令尹以老終。

漢王忳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當到洛陽而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忳鬻金一斤營殯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亭長初到日有馬馳入庭中而止大風飄一繡被墮忳前即言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洛陽馬奔走牽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忳具說其狀主人曰卿何陰德致此忳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御德耳。厚遺忳忳辭讓而去由是顯名舉茂才除郿令子孫皆顯于時

後漢弘農楊寶名士也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墮地下為螻蟻所困即懷之安置梁上又被蛇虺所齧乃移巾箱中采黃花飴之毛羽既成朝去暮來積年之後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寶數日乃去是夕三更寶讀書未卧忽見有一童子向寶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為鴟梟所搏君仁愛拯救數承恩養實感恩德今當受使南海不得朝夕奉侍涕泣辭別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後當如此白環矣於是遂別寶既孝聞天下名位通顯生子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為京師盛族累應白環之數天下無比及楊震葬有大鳥隨之時人以為貞孝所致陳留蔡伯喈獨立論云是黃雀感恩而致也

唐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工在洛中大為縉紳所神公特造問命相工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為郎君細看公然之他日出遊香山寺徘徊於廊廡間忽見一素衣婦人置緹褶於僧伽和尚欄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緹褶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其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婦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歸逆旅詰旦復携往寺門始闢覩昨日素衣疾趨而至撫膺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婦人曰阿父無罪被縶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賂津要不幸去失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尋詣相者審度聲色頓異驚歎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因以前事告之相者曰是已度後果位極人臣

宋成都運使李之純喜以掩骼埋胔為念吏人徐熙專為宣力訪其所藏無慮萬計一日金華街王生死復甦云見冥官曰爾以誤追今當還人間陰司事雖禁泄露然為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葬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及第汝宜傳於世間後皆如其言

宋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即對衆焚券曰債已償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公竭家資煮粥以濟之動以萬計死者復為瘞之人皆曰子陰德可謂大矣公曰何足為德一日假寐夢有紫衣人告之曰上帝知汝有德及人報在爾後言訖而去後謙壽百歲而終子孫皆為顯官

宋韓魏公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妓張氏姿色甚麗券成張忽泫然公問其故張謝以良家子也流落至此不覺隕淚公曰爾初不以實告吾無用爾命焚券且逐去張惶怖遽吐其情妾借職郭守義妻也守義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願身役于人以活守義兒女公惻然憫之乃留券遣張持三十萬錢還舍且令語

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張欣然而去郭後得辯雪且得調淮右見闕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緡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郭氏兒女張不得見望門涕泗感激百拜而去人咸謂公之隱德如此者甚多後公薨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廷復贈魏王子五人忠彥繼登相位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為吏部侍郎拜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其孫在徽宗時亦為顯官隱德之報豈不信哉

宋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為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至馮家次早生京喜讀書領舉為解元省試為省元登第為狀元世稱為馮三元

宋鍾離瑾開寶間宰江州之德化明年將以女歸許氏一日諭其胥魁僄市婢以送女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嫗曰撫之臨川人也幼喪其親外氏育之女受嫗戒亦不敢有他言君視事少間歸遇于屏是女流涕有戚容疑其家咕拱詰之曰不然其之父昔曾令是邑不幸與母俱喪無親戚以為依時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矣且將為已女今明府欲得媵妾胥與嫗以其應命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胥嫗以審之果如女言誠家人易其衣服養之如已所生以書抵許氏告緩期姑將輟吾女之資以嫁焉許亦惻然復曰君俟獨能抑已女而拔人之孤女予固有季子願得以為婦安事盛飾哉卒以二女歸許氏父之君夢一緑衣丈夫造庭拜而謝曰不圖賤息辱貺於君今得請於帝奉十任有土官故來致命後果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後鍾離氏有仕籍于朝者常十餘皆出君之裔故世為冠族

宋曾魯公公亮布衣遊京師舍於市側聞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者戚然動心免若於難旁舍生顧視左右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棄為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曰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公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來俟吾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商人果不爭攜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行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公後果登相位公未顯時嘗夢人謂公有陰德必獲厚報竟如其言

宋馬涓其父以中年無子因置一妾極姝麗每理髮見公必引避如有沮喪之狀公怪問之則曰其父本守某官不幸死去家甚遠無力可歸故至鬻其今猶未經卒哭紛疑者實素帛暫以絳絛蒙其上不欲公見初無他也公為惻然即日訪尋其母還之且厚有資助是夕公夢一羽衣曰天錫爾子慶流涓涓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涓字名之即巨濟也及長赴試羽衣復入夢曰汝欲及第須中三魁既而魁太學魁鄉薦乃至唱名為天下第一屈指果中三魁

宋張忠定公詠號乖崖任成都時嘗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忽吏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且揖張坐承事之下顧語詳款似有欽歎之意公翌旦即遣人詣西門外請黃承事者戒令以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坐耶黃云無他長唯每歲遇米麥熟時以錢三萬糴收糴至明年米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不易在我者初無所損而細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

宋陳元植者粗有家道希好行陰隲至於禽蟲悉求其惠每將食於高原之上百鳥遥見必飛鳴前後或來逼其坐隅元植甚憫之禽鳥亦不畏懼凡如此十餘年一夕夢有衣緋人長三尺餘巾幘俱具謂元植曰爾甚有陰德及物於一切生命皆欲濟活然爾將來壽命短促以此之故須延其

壽汝唯勉之覺後飲食加增於常時年九十九歲一旦晝坐忽然柚中有一物投地化為著緋衣人長三尺許拱立於元植前謂之曰君壽本不逾四十為有陰功是以延爾之壽今僅百歲須歸常理辭亦去焉瞥然不見元植遂與子孫述之令選地樹墓逾月無疾而終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肥間貲財數百萬脩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然施人之恵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者於壽春道逢元溥曰噫君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館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然更三二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柰我何相者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於度量又寬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享爵祿而況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二載當復此來言訖而去元溥送之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抵維揚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名蘭蓀者有殊色風骨姿態殊不類賤元溥詰其情久乃對曰賤妾死罪無復敢言主君既深訝之何所潛隱其代為名家世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因緣姓與國同疑為近屬身委鋒刃家沒官以此湮沉無所告訴其諸骨肉冠平之後悉被官軍收掠為俘不可復知也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不幸及此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地此女雖家族喪亡實衣冠之後不可以為婢使遂焚其券收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辛夘蘭蓀既歸是夜元溥夢一人被青衣秉簡望塵而拜迫之潸然曰余則蘭蓀之父也謝公嫁我女我無以報今告天帝為君請壽言訖而去後三日元溥復夢蘭蓀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笏侍衛甚嚴前謝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請君於帝許延君壽二十四載富及三代子孫其所殘害吾家者悉獲按理之存者禍身沒者子孫受殃又憫余之寃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因嗚咽再拜而去詰旦元溥依依未能甚信後三年相者果復至迎而賀元溥曰觀公之面陰德之氣甚盛視公眉目可延二紀之壽公作何陰德元溥曰無他上將婢作親女嫁之相者曰不忍以貴為賤此真陰德也元溥果壽考而終富及三代子孫之盛異於他族

宋傅勬字次張濰州人為士子時以紹興二十年過吳江縱步塔院見僧房竹軒雅潔至彼小憩其東室有殯宮問為誰僧云頃者前知縣館客身故聞其家在福建無力歸窆因權厝于此勬惻然憐之既還舟次是夜夢儒冠人持名紙來見曰三山陸蒼自叙蹤跡與僧言同將退拱白曰旅櫬棲泊無依君其念我君有德人也故來相告明旦勬復抵僧舍遂傾其貲遷葬於官地上乃脩佛果以資助之至七月勬赴轉運司試寓西湖小刹復夢陸生來拜三致謝且云舉場三日題目倉悉知之謹奉告切勿宜泄若泄之彼此當有禍勬寤而精思屬藁洎應敵盡如其言遂薦名高第

宋青州益都尉老舉人云初在鄉里累舉不捷乃庵居郊野無復進取之意一夕有盜雨中穿窬而入乃謂盜曰汝冒雨夜穴壁良苦度汝心必不得已也盜以實告曰我非為盜者其營卒也因博輸懼軍令不敢歸乃來相擾爾尉曰吾有絹二疋因取贈之盜拜謝而去詰旦又詣其營為請於軍校得不治其罪亦不言其為盜也次舉知友勉令就試猶豫間卒又出燈下尉曰何復來耶盜曰某自前年蒙秀才恩惠自誓死生必立効相報今不幸歿于軍前知秀才欲赴舉故來遂失所在既而赴舉試前盜以所試題送出累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迨陛試卒又見形曰內中某不敢入矣秀才勉之已而登第卒又出曰若遇益都尉不可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其村林中者尉忽忽率衆往捕會馬駭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乃叱令遞相反接舁而部衆始至盜驚曰向見馬後有甲士百餘故不敢動不然寧束手耶

宋剡縣陳婺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塚每飲先輟祠之二子患之曰塚何知徒以勞苦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吾止此塚三百餘年公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饗吾佳茗雖潛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內獲錢十萬似久埋者唯貫新母告二子二子慙之從是禱酹愈至母壽至九十餘無疾而終

唐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蔚然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疵

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人以為陰德之報

宋時邦義陽武人父為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已六十四歲婦方四十餘未有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兩可携至成都求一妾歸異得子為身後計邦美父至成都訪牙儈見一女甚華麗詰其家世不對窺見以白布總髮怪而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為州掾卒扶櫬至此不能歸鬻妾欲辦裝耳邦美父惻然携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為幹行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掾妻如部曲至都下僦居蔽殯畢方辭歸妻迎問買妾狀具以實告妻曰濟人危急為德甚大當更為君圖之未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披衲㰐輿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生邦美後舉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

晉李公冰為蜀守行部至湔山乃曰岷山導江為四瀆之首而水或為患以害于人作三石人以止江水作石犀五以厭水精鑿離堆山分二十六江以灌溉於是蜀稱陸海人無水旱之憂家有粒食之安其後入廣漢[illegible]中遇一羽人謂公曰公德及民物已注名天府矣帝遣吾來迎公也遂白日升仙蜀人世祠之

宋元祐間嚴州清溪王氏女名亞三性柔惠好行陰騭一日見鷹母為猫所食有未出巢鷹子三枚每日以飯飼之後長大飛去其冬亞三病死次年春三鷹復來飛遶其屋不已母曰尒非尋亞三否亞三已死葬在後園中欲尋則隨我去母行鷹飛隨後至園母指墓示之鷹飛鳴於墓以嘴鑚入墓土中皆死

魯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其子顆曰必嫁是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顆見老人結草以亢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尒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唐侍御劉軻者韶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黄老之書究輕擧之道嘗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北牖下而屍骸跼促死者從真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詢于緇屬果然劉君即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骼具棺櫬改窆於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軻立食之軻啗一卵而吞其二焉後乃精於儒學肆文章因策名科第歷任史館

宋武弁有趺遶者嘗過黄坑從者於馬前拾取髑髏數片中有一片其上隱隱有逃走奴字蓋黥跡入骨也是夕從者即夢一人以手障面從之索骨且曰我羞甚切急為我深藏無令人見我當有以報君從者驚覺立為瘞之他日再過黄坑復夢前索骨者告曰鄙惠君恩去此數步地下有大伏藏聊以為謝如教掘之果獲金千餘兩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以選授江南縣宰自課其命云來年秋壽祿俱盡將出京又訪於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胡為遠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但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尒及之任買一婢子因詰其姓氏婢子曰姓張父嘗為某掾官兵寇之亂略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因謂其妻曰故人之女豈可使為婢卷以女粧奩擇邑客謹厚者配之秩滿歸京日者見之大駭曰子何前細黠之甚算子祿壽俱盡今乃無恙非甲子差謬即當有陰德為報耳范曰偶無之日者詰問不已范偶以嫁女僕之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果歷官數任而終

唐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之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癈疾非泰何適衆皆服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燈臺買之既磨洗即銀也泰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回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時覩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嘗迨事吾姑于此子孫不肖今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從容謂之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宜增汝壽而昌汝後也汝唯勉之泰自是愈脩陰德壽九十而終子是進士及第世為顯官

宋鄂州都統司醫官滑世昌。居于南市。家貲鉅萬。而行醫以救人為心。鄂之人盛稱其德。淳熙十四年十一月望日之夜。夢有客來訪。車騎甚都。云是城隍神王。既入坐。談話之次。言此邦明日有非常大灾。民罹非命。君家亦當陷此厄中。以君平時用心慈仁。多所濟活。陰功昭著。上帝勑我救爾一家。但有資財不可得耳。滑拜謝。且伸懇禱。云若獲卒免。而資蓄蕩然。則舉家狼狽。與死一也。神曰。此却易辦。決不至凍餒。恍然而覺。聞樓鼓已五更。呼告其妻。妻亦夢如是。深以為憂。至旦。天大風。陡寒。滑方朝食。漢陽武八官招之視疾。及還家。已昏暮。夜未半。火作於市。滑居烈焰中。念闔門十口。無計自脫。忽有壯夫數十輩。着紫衫。排列火邊。驅家人登轎。徑舁至將臺下。相去六七里。俄風雪大作。適路有空屋。趨避于中。相看如癡。莫知所以。黎明。人轎皆不見。顧舊居已為瓦礫之場矣。搜剔埃煤中。得銀三十餘兩。始悟不至凍餒之說。夫婦兒女僕妾悉無恙。旋僦宅於城中。醫道復振。會歲荒疫。凡傷寒有危證者。指藥救療。賴以安全者不可勝計。由是家業愈盛。子孫三世皆致大富。

宋吳五承事者。合州赤水縣人。其家頗饒於財。傳四世皆一子。專務陰德。凡可以濟衆賑貧者。無所不盡。至五承事。遂生兩男。其壻張溥司戶。勸其次子庚讀書。招邑士張坦于館舍。及赴舉。坦黜而庚預薦。將就類試。乃指錢百千結同舉勾龍溪以為助。迨入類場。則兩人分坐東西廂。是歲丙子。場屋嚴肅。不得相往來。庚才思短索。窘迫無計。髣髴見坦在側。取其試卷一揮成文。凡三日皆然。遂中高等。張溥扣其所着。略不能言。溥曰。正使全出勾龍溪手。獨不稍記。按驗以答交游閭閈訊者乎。庚曰。與勾龍溪對廊坐。遠甚。失望。非賴張先生力。殆成曳白矣。溥感坦之德。亟往見謝。坦駭曰。坦既不發解。何由入得類場。君無戲我。俄庚亦來謝。坦惟歎其異。曰是亡他。乃君家累世陰隲。彰聞天地神祇。故以善祥相報爾。庚登科。調果州相如主簿。其後子孫皆讀書業科舉。代有顯官。

宋醫者周添佑。河北人。世以醫藥為業。人有所請。無貧富。用藥無二。一日暴卒。經宿乃蘇。仍跛其足。人怪而問之。添佑曰。始死。追詣州北崔府君廟中。府君曰。令取鏡照之。乃言爾無罪。平生多陰德。周亦不諭此言。府君曰。追爾來無他。上天遣二童子來。知爾善誦顏長官詩。爾可誦末篇。誦畢。童子即飛空而去。府君令取祿簿閱之。曰。爾尚有十五年祿。故未可死。脚已損不可行。府君命木匠取廳前樹枝使裨之。遂得歸。果十五年卒。

宋徐宗仁。西蜀人。其鄉有兩石嶠夾出一江。四時皆湍急。下則深淵。惟此處可以立渡。常年溺死者甚衆。蓋舡小觸石即碎。宗仁發心造一巨舟。兩頭累以鐵葉。自顧篙手。專一渡送往來之人。且建善緣以薦亡者。一日忽有道人登門稱善星命。謂徐曰。公壽止三十三。徐大驚異。其年生日之時。夢至官府。見王者坐于堂上。門首濕衣之鬼約三四百人。執一卷投于王前。云。徐宗仁濟生拔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妻壽考。子孫榮貴。王者揖左右以此詞示宗仁曰。君壽本當盡。為此之故。可特延三紀。覺而異之。自此益好善樂施。二子三孫皆榮貴。宗仁果逾三紀而卒。人為立祠于渡側。

宋周必大字子充。監臨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獄未論報。子充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子充遂自誣服。從失官。吏得免死。子充歸。道謁婦翁。翁肅容坐定。門外雪交下。撞子掃於庭。翁不樂。意謂妻以女。為門戶計。既失官。敘前望殊不為禮。復私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惟子充雨雪中至。無他客。姑留之宿。子充既歸。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班直家。其妻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先是。子充試前。夢入冥。見一判官。拷掠一捻胎鬼。指子充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柰何。鬼請為作帝王鬚。官首肯。鬼起摩子充頰。為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子充既罷相。私居。一相士挾貴人書見子充。適避近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子充進揖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何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子充氣愈和。色愈溫。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子充答如初。子充起。相者亦起。捋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子充大驚為服。厚贐之。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至親。亦不以告也。

漢陳臨。字子然。為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

報施其後子孫繁庶並登榮要果符所祝。

宋王丞相曾初任滿入京師一日過甜水巷聞子母二人哭甚哀若有大憂者因詢其隣云其家少官逋四萬錢計無所出止有一女賣與遠方客子旦夕分離無復相見之期所以哭之哀切公乃訪其家問之果然因謂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仕宦往來時得相見遂以白金與之令償客約三日取至期不來其母遂訪公之所館而公已行矣其後公大貴位至兩府子孫皆極榮盛陰德之報信有徵也。

宋南昌王知縣一日凌晨見一婢子堂中執箒而泣詰其故乃云憶存事不覺淚垂因言妾陸知縣之女父受替自此去過鄱陽湖為劫賊所害獨留妾一身流轉到此詢之縣吏皆曰然遂語其妻曰仕途交代有兄弟之契今此妮子乃前交代之女須與看承擇良配嫁之公有女許隣邑知縣之子涓日畢禮處書報之曰近得前故交代之女年已及笄欲那展一年收拾餘資以辦奩具與女子同時出嫁隣邑知縣報云某有一姪年數弱冠請將今女奩具中分之嫁吾子與吾姪庶成一段義事也出嫁之[illegible][illegible]視事忽見一人朝服拜於庭下公驚問之云前任知縣陸[illegible]劫賊留一女子在此念其流落無歸常相隨逐今蒙矜憐特為嫁遣故來相謝公緣此陰德增壽一紀將來子孫三人同及第語訖遂不見後果如所言。

宋閩之富人皆無子多市婢妾終無妊者有武官自廣東携家至福唐貧甚不能去妻且死矣措但踊慟有女將笄且有姿色問其父曰人死安得久停術致敗壞奈何父曰汝將何如曰以我貨之得錢必多葬母之餘父以為行道費吾募期以三年父待閱至我已限滿可同往也父曰我非不知也念平生只汝一女此何忍為亦不忍言也女曰不然舍此無策盍早為之父遲勉從之試問之邸翁邸翁曰此有某人無子數令我尋訪溫良賢淑之女今往言即諧矣果如翁言父於是得錢三百千葬其妻畢徬徨未忍舍去女既歸富人富人大喜入其房不敢作聲戚色乃強笑語雍對詳雅富人自覺非偶語言進止若震驚皆失其常度躊躇良久乃告其妻曰女非常女也吾疑且懼翌日見女以素帛總髮問之則云貧故也使易之女又覼縷為易終不言其喪母也富人即呼邸翁究之翁具告焉遣人曰吾固疑之矣即日昇還其父驚以謂背券約而取金焉須臾富人亦至謂父曰初不知之也今以女還父且再遺二百錢云他日仕宦來此幸相覓也於是父子拜謝之富人婦夜夢人若相賀者曰汝不當有子以近日一善事所感當得三子妻亦夢焉未久富人果生三子富人姓王住福唐城東福唐人謂手為爪謂拳攣為蟠富人一手拳攣鄉人呼之為王蟠爪。

晉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德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也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晉武帝時果授仲堪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荊州刺史。

漢孫鍾家於富春幼失父事母至孝遭歲荒以種瓜為業瓜熟常以設行者家事福德神甚虔瓜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曰吾未獻神子姑坐即起入獻神引少年入設瓜及飯飯訖三人謂曰我蒙君厚恩今示子葬地葬之後子孫世世貴不可言遂令鍾下山百許步勿反顧見我去即葬地也鍾去不六十餘步便返顧見三人並為白鶴飛去鍾記之遂於此葬母其地在縣城東塚上常有五色雲氣屬天鍾後生堅母孕堅夢腸出繞吳閶門以告隣母曰安知非吉祥堅後生權權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皓皆王於吳

魏任城王章好行陰德時亂軍殺傷者皆無棺槨王皆收其骨葬之及王薨夜葬聞空中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王之仁惠及於死者故精靈以之懷感焉。

宋許教授知可毗陵人嘗獲鄉薦省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平望夜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知可曰某家貧無資可以與人白衣曰何不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揣寤歸踐其言果得盧扁之妙凡有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後舉又中鄉評赴春官艤舟平望復夢前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醫功大陳樓間殿上呼臚喚六作五思之不悟其意姑記於牘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上名不祿遂陞第

五其上則陳祖言其下則樸材方省前愆

晉許遜未為旌陽縣之先歲饑民無以輸租郡邑繩以法率多流移洎遜涖事日乃以靈丹點瓦礫化黃金令人潛瘞於縣之後圃一日籍民之未輸者咸追于庭使吏詰責之令服力後於後圃民鑁地獲金得以輸納故免逃竄之憂悉按堵隣境流移之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衆遂至縣邑戶口增衍人物富庶焉後以陰德所致得道成仙遂白日拔宅上升

唐李珏廣陵郡中人也世居城市販糴為業而珏性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糴父年老珏繼之人與之糴珏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升只取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恠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揆莫斷其弊也吾早悟之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為無偏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耶後父母歿世及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後值李珏出相節制江南而珏以新節制同姓名乃改名寬李珏下車後數月脩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陞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為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廣陵部民也珏及曉歷歷記前事益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始召廣陵官屬詰之亦皆莫知也乃令府城內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以車迎之入府致淨室珏齋沐拜為道兄一家欽事朝夕參禮李寬情性素澹道貌秀異鬢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以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欽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煉之事珏復拜以問寬所脩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脩遂具販糴以對珏再三省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遂師其胎息後李寬一百餘歲輊健異常忽告童子曰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

董一夕無疾而終三日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屍已解矣

漢周義山字季道汝陰人也丞相勃之後父秘陳留刺史義山年十六讀書外常以平旦日出時東向嗽咽服氣百數經年父問之對曰義山中心好此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服之是歲陳留荒多飢民義山傾家財以濟之有黃泰者元鳳中寓陳留着敗衣賣芒屩義山見之曰聞仙經云仙人目方面光容奇之使人買芒屩常以金帛著物中陰以與之泰後詣義山義山延之靜室泰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感於我是以相詣吾中嶽仙人蘇子玄也義山再拜膝行而進自陳少好長生今靈啓神降得接聖顏乃請乞奇要仙人遂授以長生之道後義山為紫陽真人白日昇天

漢劉翊字子翔一云子相潁陰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窮困而不以為惠嘗行於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敗停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札意其為翊後到潁陰還所假車翊閉門辭卻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郡引為功曹後黃巾賊起翊救急之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死亡則為殯殮鰥夫則助其妻娶獻帝遷都而東翊舉上計掾時道路寇阻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勤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又散珍寶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死道次仍又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飢困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一日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心陰德感通天神太上特嘉子之用情故使我來授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爾能隨我去不翊於是叩頭曰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後度名東華為方理中監

晉殷文祥一名道詮自稱年已七七而面光白若四十許人留賣藥於荊州時多疫癘藥貴賤皆與之藥所活不可勝數人謂之神醫得一錢即施與貧者又多為橋梁以便往來凡利人之事行之不倦一日謂人曰吾夜見神人謂我有陰德當登仙矣衆疑其妄明日還辭別往甘露寺北巖遂乘雲而去後十餘年人見在江西賣藥又見在蜀者終莫知所之

周沈義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能消災除病以藥救濟百姓服者立愈

功德感天天神識之周赧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名隱士沈羲羲一日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道逢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道士沈羲否羲愕然荅曰是也騎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多有陰騭老君今遣仙官相迎侍郎薄延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三仙羽衣持節以白玉冊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碧落侍郎羲不能讀遂載昇天時道間耕鋤人共見之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中食苗以語羲家子弟遂數百人求之不知羲之蹤跡至後漢殤帝延平元年凡四百一十二年乃還鄉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懷喜懷喜曰聞先世祖相傳有祖仙去竇太后疾嘗遣使請羲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天

五代居士郭智汾州平遙人也為人淳厚喜怒不形于色好行陰德鄉閭高之其父嘗曰起家者必此子夫無何有白犢之戚居士處之自若也其妻何氏憂之忽夜夢人告曰若無憂起家之事將自此始遂授以金文一帙何發而視之惟僬僥兩子御史巖叟八字而已明日以告居士居士莫究其旨會宋興太祖太宗削平僭亂河東底平朝廷以河東負固最後歸化遂還其民於河南居士既至河南數月忽有窶者款門其容甚瘁已乃箕踞而坐曰與吾取水居士呼徒者進之窶者怒而起曰飲長者水而不能親授乃使徒者進之乎遂不顧而去明日復來索水居士蹶然親起而進之窶者亦不飲而去如是者三居士之意愈勤不少怠也窶者曰此子可教即探囊以藥一瓢遺之曰用此藥可愈子疾居士拜而受之既用之其効若神居士以衣一襲為謝明年復具冬夏時服他歲亦如之數稔朝廷復其民居士將有河東之行即奉幣以別曰今朝廷詔還得奉先人丘壠固厚矣然不能從先生方外遊斯為不足窶者歎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郭君之賢者於是始以方授之居士尚未神其事也後至平遙之初夕夜未央忽有呼居士者居士念曰吾方抵此寧有識之者耶意甚疑之倉皇未有以應俄見紅光如線自外透入須臾明照室中秋毫可數又見一異人頭出屋極間大約數斗目圓而碧光彩射人居士驚且走異人曰若無恐也吾即河南之窶人爾若尚能記汝昔日之夢乎即河南相會之言也向所遺書切宜寶之言訖忽不見光亦漸斂居士因悟昔八字云僬僥者小人也小人尒字兩子者二人也二人夫字御史直人也直人值字巖叟者山人也山人仙字居士自是方神其術後有目疾者無問遠近咸被其賜焉先是居士之祖以子孫不競令日者筮之遇坤之謙日者喜曰是殊遇之卦也夫坤順也衆也謙致和而卑以自牧也六爻無犯而三為陽陽為德為報為明其於人也為真仙君之子孫久將蕃盛上下協睦六世同爨乎及三世將真仙三者八之壯也逮八世亦然君其留之至居士果有河南之遇居士孫曾壽從兄弟七人家百餘口尚同爨而食竟如日者語初居士與友吳使君樂郊居遂卜居於平遙之東人景慕之相繼而居者百有餘家遂成里第人因號其居曰冀郭

晉沙門安慧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禱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上洛陽大市寺手繕書黃練大品經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別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母胡氏供養胡氏過江賫經自隨後為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

五季時鄭屯田建中居安陸貲鏹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完又隆冬苦寒翳舍縉仍月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紓也侍郎有五子長曰獬皇祐元年登第官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敦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由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昔有五百賈人入海採寶內一人善知兵法恒為寇盜欲殺諸人謀取其寶還閻浮提尔時有人名曰大悲衆中導師夜夢神報此有惡人起不善心殺五百衆取其財寶此五百人皆不退轉菩薩惡人殺者墮入地獄汝為導師可作方便令彼惡人不陷地獄彼五百菩薩可得全其身命尔時大悲如是思惟更無方便唯有除此惡人者乃可令此五百人得全身命

我若說時此五百人當生惡心殺此惡人彼諸人等皆墮惡道大悲思惟我今當自殺之雖百千劫墮惡道中受地獄苦我須忍之尒時大悲生哀愍心作是方便吾誅五百人故害此惡人即以穳矛刺殺令諸商人安穩得還善男子道師則我是五百賈人則賢劫中五百菩薩當此劫中得證菩提我行方便故即得超越百千劫生死之難

昔梓潼帝君自言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後七十三化為士大夫未嘗酷民虐吏性烈而行察如秋霜白日之不可犯後西晉末降生於越之西嶲之南兩郡之間是時丁未年二月三日誕生祥光縈戶黃雲遶野居處地俯近海里人謂清河叟曰君今六十而獲貴嗣童稚時不喜嬉戲每慕山澤往往語言若有隱顯晝誦群書夜避衆子自笑且樂身體光射居民祈禱者則余唉而訕長嘯曰土木而能衣人之衣食人之食享之而有應誇之而有禍我為人而焉無靈乎自後夜或夢為龍或為王者天符或為水府漕自怪而不甚信為吉兆後三農傲旱嘉禾無䵅舞雩祝神恬然無驗余曰寐中夢治水府今夕當驗夜往水際以夢中官銜牒河伯而驚魂恐恒惶不能忽爾之時陰雲四合風飛雷震一吏稽首余前曰運判從居余曰非我也我乃張戶孝子名亞吏曰奉帝命促子余曰家人何如吏曰先到詔所余惶懼未決吏揖請上一白驢而去俛首里閈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到一山連屬嶺而撐參宮星也若鳳凰之區下有古湫引余入一巨穴門有數石筍吏曰民之禱雨祝此石而有應名曰雷柱吾方褰衣入穴吏又曰君記周室七十三化陰德傳家而迄今否余方大悟若夢覺也吏又曰吾在天譜得神仙之品於人世鮮有知之者晉不日有中興之兆君可尋方而題化余曰謝天使嚮報也入穴則若墮千仞之壑近地而足不沾若騰身虛空有王者之宮中有禁衛余入遂見家人悉在其間

昔有小國去城不遠有好林藪有五道士於中學道有一比丘得六神通有一沙彌聡慧年始八歲共在山中各一面坐思惟經道師知沙彌命餘七日在此亡者父母謂吾看視不快使其命終必懷怨恨即語沙彌汝父母思汝汝可歸家八日早來沙彌歡喜稽首而去道逢大雨流潦滂沛地有蟻穴流水欲入沙彌念曰我佛弟子一者慈心二者活生即便塑土決

水令去沙彌歸家無有他變八日晨還師逆見之怪其所以七日應死今何因緣得非鬼神化現來乎即入三昧見其救蟻現世延壽沙彌再稽首作禮於一面坐師謂言汝作大功德尚自知否沙彌言七日在家無他功德師言汝命應盡昨日以救蟻故現世增壽八十餘年沙彌歡喜言善有報即更勤修精進不懈得阿羅漢

唐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常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為功偶出路行見牧牛童子殺小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童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內復月餘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壯下馬拜思邈謝以言曰小弟蒙道者所救思邈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請思邈以別馬載之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雜儼若王者之居少年迎思邈入見一端正美貌人恰幘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故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獨出忽為惡人所傷賴脫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面見道者榮幸是矣俄頃延入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曰此兒癡騃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嘗救青蛇即詢此何所也及見左右皆閹人宮妓呼袷幘為君王呼女子為后妃心異之潛問於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王者乃命賓僚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爾留連三日問其欲對曰山居樂道思真鍊神目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行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報乃命其子取龍宮藥方三十首與先生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先生歸山既歸深以為異歷試諸方皆若神効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誘人之疾著脉經一卷大行於世隋文帝時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至唐太宗時名詣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拜諫議大夫復固辭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鄰有時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

睞邈天之珠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何如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夫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動而為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聲音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情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息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彼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疾疢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湧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息也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道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人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迴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照鄰曰非君則不聞是言矣蓋其文學也顯出其道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後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辭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嚴其衣冠端拱以坐謂子孫曰我為世人所遇隱於洞府修鍊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往來脈氣絕遺令薄葬不設明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屍解矣

唐呂志真內潔而外和似不能言者好脩陰德專以藥石濟人每歲一至京師遊瀟湘常荷二大瓢經錄道具貯之後居商山石室甚隘一夕致瓢忽山開數十步其中平敞復有黑豹馴繞其側有神人授以金簡曰上帝以爾累世脩德行善特名爾掌仙籍其夕屍解

蜀巫山道人黃萬祐篤好濟人勤懇不倦遂感神人授以道術所濟無算蜀主王建嘗召之鋪草薦水面泝流而上一日至成都後得仙而去莫知所之

唐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煉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既擢第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帝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極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帝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看侍然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不得接近每夜聞室內有客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至二月二十五日正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翔鸞白鵠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極衆昇天而去

晉王少道與同志李伯山常以陰德廣惠拯救於人皆積世有道至行所鍾累功積德以至成仙少道嘗謂人曰功滿三千白日沖天脩善有餘坐降雲車弘道不已自致不死斯言信矣

晉周暢性仁惠和篤穆帝時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夏旱久禱無雨因收葬枯骨萬餘乃大雨後位至光祿勳

漢幽州刺史趙熙少有善行常濟困窮救王惠等族誅行陰德數十年熙得詣朱陵其子得遊洞天其女名素臺為易遷夫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移去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貽山澤以自足熙父子所以得至此者皆源陰德之功

唐譚峭岩茅山道士敬宗寶曆中遊天台江渤間年貌如二十許人人亦不知其有道務以陰功救物常遺金於途以賑貧乏或報之殊不認問其故則曰陰真君化土為金以賑不足吾恨不能且無用之物以遺人亦何恡久而知其有術神丹以化瓦礫符篆以制鬼神或者詰隋煬帝東巡事峭岩忽失言曰大業中開丹陽河斷三両脉其下血流吾嘗往觀之由此知峭岩之壽蓋數百年矣弟子鄧甲久事之授以丹訣符術而不能其妙但陸擒兕虎水縛蛟螭而已峭岩謂曰人賦分有定水不能致其熱火不能致其寒雖盡吾之道而汝則止是矣文宗開成中輕舉於南嶽

昔王老坊州宜君縣人居村野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其妻亦不倦一日有襤褸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延禮之居月餘間白與王老言談杯酌

甚狎饑患遍身惡瘡王老求醫藥看療益加劇切而瘡日甚一日遣將適年道士謂王老曰此瘡不煩以凡藥相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爲之精潔釀酒既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入甕三日方出鬚髮俱黑而顏復少肌若凝脂王老闔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以君有陰德濟世吾故言之徐看所釀之酒清冷香美異常時方打麥王老與妻子并打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欲上天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彩雲如蒸居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唯貓鼠棄而不去風定打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在焉

晉周隱字惠常大將軍瑜之後好行陰德見人之貧窮困苦者必濟之嘗與同志遊巴蜀雲臺山得漢天師驅剪精邪之法專以救民疾苦爲事聞許真君在旌陽詣公庭願備下執真君納之令供侍杖屨夙夜惟勤遂行道法以濟生靈始終不怠乃就宅西百餘步開築室以居真君飛擧惠崇與曾興國同縣龍東白日仙去宅號宣昭府政和二年封元通真人

晉時荷字道陽少脩道德之教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衆妙之術因能却寐絶粒役使鬼神驅除邪魅點化金玉賙濟窮苦民受其賜聲聞遠邇惠帝之世聞許真君仁孝道法盛行江左徒步踵門願爲弟子真君納之授以秘訣復遣還山教導徒衆明帝詔赴闕師問之堅不願留竟歸依棲真君侍側功成行著以寧康二年與陳孝舉執册導從昇天

晉沛郡施岑字太玉祖朔事吳因從居九江赤烏縣岑狀貌雄傑勇健多力弓劒絶倫尤善治療之術專行濟利許真君初領徒誅海昏大蛇會鄉壯三百餘人來助力太玉預焉致恭懇乞願充役者真君納之與甘泊武當執劒侍左右真君念太玉陰德甚厚所秘經典並以付之寧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晨見東方日中有一童子乘彩雲執素策驅蒼虬降其所居宣玉帝詔遂御蒼虬乘雲而去

晉王遥字伯遼鄱陽人也好行陰德遇異人授以道術頗行治病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一條八尺布帊敷地坐不飲不食須臾病愈即起去其有邪鬼作禍者遥畫地作獄呼召之皆見其形在獄中或狐狸黿蛇之類遥斬之燔燒病者即愈遥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遥數十年未嘗見遥開之嘗一夜大雨晦冥遥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將出行雨不沾遥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常見兩炬火導前當行三十里許登一小山入石室石室中先有二人遥既至取弟子擔篋發之中有古竹簡三枚遥自鼓一枚以二枚與石室中二人並鼓之良久遥辭去取三簡皆內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遥語遥曰卿當早來何爲久住俗間遥答云我早晚來也遥還家百日許天復雨遥夜忽燈火莊嚴遥先有葛單衣及葛巾已五十餘年未嘗著之此夜皆取著之因自擔篋而去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又見遥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蓋已爲地仙矣

宋梁母肝眙人好以陰德濟人舍逆旅于平原客來宿者住還錢多少所得悉諸貧寒嘗有少年住經月臨去曰我東海小童也至元徽四年馬耳山道士徐道盛於蜂城西遇一青牛車見一童呼云徐道士前去車三步許止又見二童子着皂衣絳纂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曰我平原梁母令太上以我有陰功召我應過蓬萊我心憂勞汝爲我謝東方士女也言訖遂馳車騰逝極目而沒道士還逆旅訪之正梁母度世日相見也

唐開元中長安裴氏子延平門外有莊兄弟三人未仕以孝義聞惟好施惠務行陰德常有一老父過之求漿顏色稍異裴子待之甚謹問其所業云以賣藥爲業問其族曰不必言也因是往來宿於裴子舍數年裴無倦色嘗一日謂裴曰觀君兄弟至窶而能恭謹不倦於客實長者必有大福今爲君致少財以備數年之用裴謝之老父遂命炭數斤坎地爲爐煽之命取小瓶兒如手指大數枚燒之皆赤懷中取少藥投之乃生紫烟變爲金矣約十餘斤遺於裴子謂裴曰此償倍於常者度君家三年之資矣吾去後君家罄盡當復來耳裴氏因問其居吾復當相示焉訣別而去裴氏貨其金積糧明年水旱獨免其災後三年老父復至又燒金以遺之裴氏兄弟一人願從學老父遂將西去至太白山西巖下有大磐石左倚石壁老父以杖叩之須臾石開乃一洞門內有黃冠及小童迎接老父引裴生

入。初猶暗黑。漸即明朗。見城郭人物。内有宮室堂殿。道士王童仙女無數相迎。歌鶴諸道士。或琴碁言論。老父引裴氏櫰謁。謂諸人曰。此城中主人也。留住一宿。設胡麻飯。麒脯。仙酒。裴告歸。老父送出洞。遺以金寶。謂曰。君今未合久住。且歸。後二十年。天下當亂。此是太白左掩洞。君至此時可還來此。吾當相接。裴子拜別。比至安史之亂。裴氏全家西去。隱於洞中。數年居處仙境。咸受道術。亂定復出。兄弟皆至大官。一家良賤。亦皆壽考。

唐劉白雲。揚州江都人也。家富而義。多以財濟人。務行陰德。尤喜脩行之事。忽於江都市遇一道士。自稱樂子長。謂曰。子陰德甚昊。天籙仙骨。流浪塵屯何也。因出袖中兩卷書與之。白雲捧書開視篇目。子長曰。子先得變化而後受道。乃一一指摘次第教之。依而行之。能役致風雨。變化萬端。於襄州隔江一小山。化鸞鶴數千飛翔其中。結紫雲帳幄。天神侍衛。逾月不散。節使于頔疑妖幻。使兵馬使李西華引兵攻之。帳帷侍衛漸高。弓矢不能及。判官寶慶約曰。此幻術。穢之即散。乃取尸穢焚於其下。少頃白雲遂乘馬與從者四十餘人。走於漢水上。履波如履平地。追之不得。謂追者曰。我劉白雲也。元和年中。桂州觀察使王遜好道。白雲時來郡中。忽一日見暫往湖南。即於鍾陵相見。辰發靈川驛。午在湘潭縣。驗其所行。頃刻七百里。旬日王遜除洪州。白雲亦來相訪。後於江都值樂真人。曰滿罔游人間。因有年矣。金液九丹之經。今授於爾。可選名嶽服之。以登雲天。乾符中猶在長安賣藥。人識之。蓋不可親矣。

隋蕭靈護。字天佑。廬陵人。少好道法。見貧窮飢寒者。必與之以衣食。又建橋修渡以利涉往來。雖罄其貲。不以為意。人或謂曰。君貧無自苦也。靈護曰。陰德莫大於濟人。吾聞有陰德者必有福。若安得而不為之。因遇岳麓廬遇鄧真人。語之曰。子多積陰功。吾傳子火鼎之術。居太宗貞觀二年。游瀟湘。禮法主。行法驅邪。鄉邦得濟者不可勝計。後居招仙觀。煉火鼎之術。化黃白而外濟之。脩造觀宇。為之一新。侯王禮敬。請為法主。皆傾心事之。五年。辭真閭。六年壬辰。桂州鑄銅鍾一口。重五百斤。歸觀。凡五更。不敢撃。蓋驚地神故也。後選其幽勝。煉神丹於山北。凡經三遍。方始煉就。後服之。於高宗弘道二年中秋。謂門人曰。吾行期已至。當有所適。不可淹留汝等。精勤將有所繼。是夕遂尸解。

梁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秉志濟人。精通醫藥。所利濟甚衆。又學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居山。忽雷震。有一白衣人謂千韶曰。君陰德甚厚。道備仙籍。當在人間役使鬼神。令神人降。俄有真宮降。部從鬼神。執簿一卷。謂千韶曰。天命授君神將吏兵。以救世民。千韶開簿。請名即應。作法救旱潦。以符救病。咸通十一年。遊濠州。刺史劉昉中風。千韶以三符貼於肩膊曰。驅風。捉是而出。三日果愈。不受謝而去。隱於西山為地仙。

晉趙尊師者。遂州人。誓以濟人為務。有異人重其陰德。授以道術。因善役使山魈。令挈書囊帶帽。故所居百里。絕無妖怪鬼物為人患者。有民阮瓊女為精怪所惑。每臨夜梳粧。似有所伺。必迎接言笑。召人醫療。必先知其姓名。瓊乃奔請尊師。趙曰。不勞親去。乃以白絹朱書大符與之。瓊貼其符於戶。至一更。聞有巨物中擊之聲。如冰墮地。然燭照之。乃一巨鼇死在地。符即不見。女乃醒然自悟。又與一符。令女吞之。自是無恙。而朱書大符却歸在案矣。後竟仙去。

漢周爰支。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成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尹河南時。遭大旱。收葬洛陽旁客死骸骨萬餘。為立義冢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事。太上特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道成仙。

唐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好行陰德。常携一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即濟人貧乏。如此經歲餘。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之心。即君主也。旁列藏府。即内輔也。外張九竅。即外臣也。故心有病則内外不可救之。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亂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而内輔之藏府雖有疾。不難療也。外之邪竅亦無由受病也。況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使之藥用之以佐。不當其用。必自亂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像國家任人也。老夫賣藥。常以此為念。每患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以至於良醫無措。名藥不效。實治身之不得其道故也。悲夫。士君子記之。忽

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採壷中唯選一丸藥吞之謂人曰老夫功已滿今歸島上俄化一白鶴飛去衣與藥壷並沒於水

宋段璵（□切）字德璵袁州萬載人知書天性淳謹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則奮臂而前高宗建炎間寇盜充斥段氏族屬四十口皆為所擄璵挺身持金往贖賊歎重其義皆付之使歸紹興五年東南諸處大旱斗米過千錢璵盡發宿藏止取常直又為粥以食飢者賴以全活不可勝計後忽厭人事結菴於嚴田之山中壁間多書坦蕩二字一旦召會親舊與叙訣曰不久天帝召我人不以為然經數日陞樓鳴鐘欻然淩雲而去鄉人走視所居惟弊衣履存

宋樞密使盛文肅（公度修）起居注曰嘗感疾而死肢體猶溫故家人未敢殮越宿乃蘇云始為人追攝若行田野間氣候昏塞始欲雨狀良久入一府見主者被古諸侯服起而接公且諗以同姓名而誤追又言公前世陰德甚厚今世未盡食其報遂歷告公以將來所歷而亟命公還既而復行田間遙望有數人皆若舊識及追視之乃故相國沈公義倫也喜揖盛曰審知學士得還為我語家人頗為汗脚襪所苦草草別去盛神還疾亦漸愈遂以冥中所屬語沈之孫其孫泣而不悟汗脚襪之說及服除徹公靈榻而神座之横梲有敗襪焉究其所自則守靈老卒之遺物偶然於此旦起忘之謂已遺失故不復索也後文肅公所歷一一如主者所言

宋右丞錢狥與裴安居近狥病死再宿而活言於妻子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有陰德不作罪業便再為男子遂去市人畢瑤家託身入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畢氏妻有孕月數足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誤矣合在裴家為男此處非也又隨使者到裴家見其妻使者云當在斯為子緣裴氏月數未滿令且回去云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是日果產一男容色有似右丞

宋處州有老叟住大溪傍一夕夢一士人在水中抱青龍長丈餘且甚懼臨門呼曰活我當厚報叟曰此不難也即引手撥龍龍去士得登岸覺而異焉以語其子明日正午風大作波濤如山而至一小舟碎於波間有人溺水持大青竹竿連呼救人叟出觀之宛如夢所見者急棹漁艇往拯救之下已昏昏不能言叟喚兒童策扶以歸寘於室為然火燎衣具飲食良久乃蘇云吾乃張體仁建州浦城人也因適永嘉不虞遭此變非叟仁心則吾葬魚腹矣留旬日乃能復常歎謝而去叟亦不以所夢告之張後登第仕宦通顯遣人訪叟家致錢帛為謝

昔佛住舍衛城南有大村邑商人驅八牛到北方俱哆國復有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諸車（□□□□）捕得一龍女穿鼻牽行商人見之即起慈心問□言汝牽此欲作何事答言我欲殺噉商人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貿取放之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今為汝故我當放之即取八牛放大龍女時商人復念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還捕取即自隨看所向到一池邊龍女變為人身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我宮當報大恩商人答言汝等龍性卒暴瞋恚無常或能殺我答言前人繫我汝能力救彼以受布薩法（布薩言淨住）故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小住此中我先入摒（□切）擋（丁浪切）是龍門邊見二龍繫在一處問言汝為何事答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不堅固為雖車所得以是故被繫唯願天愍語令放我此龍女若問欲食何等食者當云閻浮提（閻浮提華云勝金洲即南瞻部洲也）人間食龍女摒擋已便即呼入坐寶床褥上龍女白言今欲食何等食答言欲須閻浮提人間食即下種種食問龍女言此人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答言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直爾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法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五生時龍眠時龍婬時龍瞋時龍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搏身復問汝欲求何等答言出家難得又問當就誰出家答言如來應供正遍知今在舍衛城未脫者脫汝可就出家商人便言我欲還歸龍女即與八餅金言此是龍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著本國行伴先至語其家言入龍宮去父母謂兒已死眷屬宗親聚在一處悲號啼哭時放牧者及取薪草人見已先還語其家言某甲來歸家人聞已即大惟喜出迎入家已為作生會作生會時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也

宋時有日者，苦貧窮，問計於得道者。答曰：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答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陰德，故今生受之。況所積之德有過於開井者耶。

宋王和𡢃，蜀人，善醫。鄉里道不行。入揚州，募求者如市。有得道者謂曰：揚州某處石橋，是汝前生造，故今生於彼處受福。

宋蜀僧悟詮，號覺海，有慧性。峽州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謂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覺海字。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海曰：君年促，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杯，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欣悅。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脩捨橋路人，右廊是壞毀橋路人。若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發心凡百里之內橋梁路道，一一脩整。用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遂得九十二，五世昌盛。

宋張師中，秀州人。父仲淳，居鄉教授，以文學知名，人皆師禮之。好周人之急，常以財濟貧乏，病者給以藥。務行陰騭，不求人知。忽有一商旅途中抱疾甚困，僦舍于仲淳。仲淳詢其來，但略言其名氏鄉里，遂不能語而斃。仲淳閱其行裝，有金十兩，乃遣人召其妻子，護尸持金而歸，復捐貲經營葬之。是夕，仲淳夢其人謝云：公平生不欺心隱財，陰德甚厚，故遠來託公以死。公待我以恩如此，願公明年生貴子。至期，師中生，後舉進士第，登朝帶館職，為京西漕使、尚書工部郎中。世為官族。

昔山南道中有二道者，一人負畚鍤修路，一人空手立，但見負重之人，即替之負三二十里，人與之錢，便走不受。如此十餘年。二人一旦同往邛棘，一人善吹鐵笛，一人撫掌而和，或歌或舞在闤闠中。數日，上州南白鶴山上，人隨看之，舉身淩空，旋有雲霧生，足吹笛撫掌，冉冉而去。

宋時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一夜夢神人以綠衣抱筒付之，後生一子登第。

宋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幼沉嶷不羣，以詞業擅。淳化中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葬，其母兄鬻女以襄事。道傾囊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壻，捐財資遣。又故人卒，貧甚，其女為婢於人，道贖之，嫁士族。縉紳甚服其行。後知虢州，歲蝗災，民歉，道不俟報，出官廩米賑之，又設粥以救飢者，給州麥四千斛為種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其居官時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嘗夢神人謂曰：汝位止正郎，壽五十七。後歷官刺史，年六十四。論者以為公陰德所延也。

嘉言

〔書〕安民則惠，黎民懷之〇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〇民罔常懷，懷于有仁〇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〇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〇以公滅私，民其允懷〇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〇假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〇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〇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〇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〇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與蕃育之祚〇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〇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〇愛民者必有天報〇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〇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〇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〇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〇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〇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日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〇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〇為政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欲為本〇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〇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〇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〇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待同僚如家人，視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

〔行〕不刑不罰，感德從化〇正法治國，不邪枉人民〇出一嘉言，則士民悅

服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〇為民父母當務仁化恕己育物危命濟猥〇視民如子民奉猶父〇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〇惟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〇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人之教省刑而恤獄

(道)盡力救民事君濁財勿顧邪事莫聞懃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自為吉人〇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〇以政教化者易而必成〇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〇大政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僞匿〇愛人則無怨刑知人則無亂政〇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〇去心志省刑罰反清淨物將自正〇善為政者積其德德積而民可用也〇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〇聖人因人性而設教觀風俗以為治〇恃道化而不恃智巧〇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〇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〇政有得失見於灾祥隨事而應罔有差忒〇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吾道不窮〇正刑脩德去私戒盈百福日至矣〇法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

感應

漢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自幼習魯詩為諸儒所稱後舉直言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者牛主訟於恭恭令歸之再三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父老涕泣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遣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竪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遂歸以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後拜侍御史年八十一卒於家子謙為隴西太守謙子旭官至太僕

漢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稱為通儒初辟丞相府史事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性不好爭如此後遷密邑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灾獨不入密縣界太守按行見乃服之後遷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

漢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光武時復徵拜議郎遷廣漢太守有政績時陰氏賓客在郡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光武嘉之嘗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賀曰大殿者宮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徵茂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年七十二卒

漢楊統建中初為彭城令多有美政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庭時大旱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即時降澍後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

老年九十卒子厚為循吏有名

漢宗均字叔庠南陽人二十餘補辰陽長人皆安之遷上蔡令多政績拜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托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今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言虎相與東游度江而去中元元年山陽楚沛間多蝗螟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百姓頌之

唐羅珦會稽人為廬州刺史民俗病者舍醫藥禱淫祠珦下令止之捐己俸給藥以濟貧者民皆德之又脩學勸士務崇其本三年政化大洽芝草生於庭白雀數十巢於坐側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尋還京兆尹轉太子賓客

唐韓愈為潮州刺史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祭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昔先王之有天下除蟲蛇惡物之為民害者今天子撫有四海愛民如赤子命刺史來

守是邦亦鱷魚乃據食民畜熊豕以肥其身與刺史爭為長雄不可也令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不然是冥頑不靈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強弓毒矢盡殺乃止其無悔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人感公之德初潮人不知學公興起學校由是多士彬彬政教大行後召拜國子祭酒長慶四年卒潮人思公之深立廟歲時享之

齊張華原公直有信行為兗州刺史下車之初獄有繫囚千餘人華原料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惟重罪者數十人各給假五日曰期盡速還也囚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州北七十里甑山中忽有六駮食猛獸咸以為政化所感卒于官州人大小號慕為樹碑立祠四時祭焉

隋辛公義隴西狄人也為岷州刺史有善政及民合境之內呼為慈母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決斷咸盡人服其明後有爭訟者鄉里父老相曉示曰此蓋小事何可煩勞使君訟者多

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大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覩就其所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音仁壽元年轉揚州道黜陟使所至多有政績

隋豆盧勣字定東周武帝時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烏翔止聽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為玉漿泉

宋范大鍾初為蘭溪縣吏行案公平不撓法以求賂雖貧窶甘心焉中年無子因逐監司至白砂收一流離女子後生一男官至少卿生二子一為郎官一為提舉諸孫相繼登第餘以恩授官者甚衆後大錄追贈正議大夫人之處心可不為子孫計哉

宋王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以不敢棄法受賂後遇鍾離授以道要遂能前知禍福徽廟時嘗召至賜號洞微

宋王昌遇本潼川一推司不敢棄法受賂讞獄多所平反後遇異人入山修道為上帝收錄白日上昇

宋陳公洎為開封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輸不以實乎爾曹勿與吾當任咎乃自為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後洎夢卒告曰陰司以公為政公忠已注公當貴顯及與公賢子孫我受公之恩故來相告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顯著為一時聞人

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俗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求珠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至教化大行一年後去珠復還

漢劉昆為江陵令有德政民有火災昆向火叩頭即大雨反風火遂息後遷弘農太守虎渡河北去詔問之昆曰此偶然耳帝曰此長者之言知卿有德以感之耳尋加遷擢

漢劉文饒名寬少好道舉方正稍遷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怒不形顏口無疾言行陰德拯救寒困民悅之如父母後為司徒太尉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於寢室授以投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又授以鍾火丹方修之道成在洞中作童初府師上侯主始學者

宋仙井監蘭池鄉民鮮于述因病誤服藥病且亟恍忽不知人見二青衣吏持檄來追別有三白衣者囑於梁上述命其家焚紙錢祝之曰有子買藥未還願延須臾三人喜載錢以出至暮子歸三人從以入述遂死與二白衣同行蓋亦就逮者一曰蜍充一曰稅中定行久之入大城門闕三重宮室甚壯過故人曹惟吉先死數歲矣問述來故述曰被追至此不知何也曹賀曰有鄉人在可勿憂曰誰耶曰虞太傅今判更生道明日為更生佛矣宜速往少焉吏引入殿下王者旒冕坐其上先呼中定及充相去頗遠不知所云如何也既而問述平生脩何善對曰家貧無力但嘗遊屋山騰辟支佛瑞色甚勝乃以一木施天翁堂耳吏與紙筆使錄所言持以

上王。王書其後曰。放還。逑於庭。回數步。聞有呼之者。王臨階語曰。為我報家人。令設更生道場。且誦更生佛名。語畢。白光騰上。室宇赫然。逑又拜而出。至大樓閣下。望題榜綠牌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如來。纔出門即甦。蓋子正時矣。諒且覘將斂矣。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明日奔詣虔。述所見。適虔公小祥日。公虔名祺。字齊年。平生未曾讀佛書。每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其至則一也。吾知此而已。嘗為夔漳潼方軍興。時諸道以聚斂為先務。虔專意惠利。及民所部獨晏然不擾。最後在潼川。德政亦然。當紹興十七年。感微疾。至六月二十七日。憑几不語。忽呪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歸矣。子允文旁泣下。又顧曰。身得為佛。有何不可。客異其言。已含笑而逝。及逑事傳。然後虔成佛之說益顯。亦其平生為政公恕有德以致之也。

宋張逸。字大隱。滎陽人。進士及第。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後徙青神縣。貧不自給。王嗣宗假俸半年使辦裝。既至縣。愈加廉謹。愛民如子。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揚異相繼登科。縣東南有松栢灘。春夏暴漲。多覆舟。逸禱于江神。不逾月。灘為徙五里。時人異之。累遷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所至有美政。人以為神。

元許維禎。字周卿。遂州人。為淮安總管府判官。不務苛刻。人頌其德政。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為害。維禎默禱于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當為爾禱之。已而雪深三尺。朝廷知其有德。詔褒美之。

元田滋。字榮甫。開封人。公直有德行。居官以廉能稱。累遷浙西廉訪使。屬縣尹張或被誣以贓。獄成。滋審之。但俛首而泣。滋疑之。明日齋沐詣城隍廟曰。張或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累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祝。火未盡而去之。爐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出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詰之。成等不服。因出火中誓狀。皆驚愕伏罪。張或得釋。十年。改濟南路總管。尋拜陝西參知政事。時陝西不雨三年。道過西嶽曰。禱曰。滋奉命來參省事。而安西久不雨。民飢而死。滋將何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黔黎。到官果大雨。歲登。民悅公之德。卒于官。封開國郡公。

元王天章。字君章。洛陽人。皇慶初。為歸德知府。興學校。復河渠。河患遂息。民賴以安。改饒州路總管。民飢。即發廩賑之。僚佐持不可。天章曰。民飢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失申之責。吾獨任之。竟發粟賑之。民賴以全活。火延燒饒之東門。天章具衣冠向火拜。勢遂息。鳴山有虎為暴。天章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陞廣東廉訪使。嶺南地素無氷。天章至始有氷。人謂其政化所致云。

元觀音奴。居新州。泰定四年進士。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擿如神。民有積冤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來訴。立為剖決。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事至亳。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歲蝗不為災。後陞都水監官。

元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為衛輝路總管。平徭役。興教化。恤孤獨。賊劫汲縣民張聚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禱城隍神。而使人伺于死所。忽有村民阿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遂正其罪。秋七月。虫蝝生。民皆患之。秉直禱于八蜡祠。虫皆自死。歲大飢。人相食。出俸米食之。病者與藥。死者與棺以葬。天不雨。禾且槁。秉直詣城北太行之蒼峪神祠祝之。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大至。

嘉言

（儒）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欽恤庶獄。務在於寬。○為官刑獄為要。治獄寬恕為先。○刑主殺。德主生。則修德莫若好生也。○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興。○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死者不可復生。用法務在寬簡。○不加刑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者感恩自新。所謂感之斯從。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

（道）晉斷諸暴虐刑獄。皆上措懽獨悉安隱。○以法理之。可護者護。可責者責。應遣者遣。治以正法。人民安寧。○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脫刑罰不中也。雖傾財奉佛。何以益乎。○議獄緩死。眚災肆赦。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

盡矣。

圖誅者不怨罪之當也○惟正身待物不廢公道猶車行陸舟行水無往而不通有陷於不平者乎○決寬刑緩囹圄空虛○平而不阿明而不苛○乖念寃結務從輕刑治獄稱平

感應

漢于公東海郯人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凡犯法者于公決之一無枉曲百姓為之生立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守寡侍其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隣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恐我累及孝婦柰何若無我則必嫁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官婦殺我母吏捕孝婦下獄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不嫁何肯殺姑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之郡中枯旱赤地千里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其咎在此於是太守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大熟郡人以此大敬重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漢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恕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後為郡吏辟公府召入議獄遷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所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躬奏讞法科多所全活中子晊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劒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頴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宋王繹為兩路提刑每斷死囚必焚香奏天然後行下一日晝坐恍見一神人雲冠絳服手持數公案又見一玉女長帔大袖手持一角公文立于簷前遙告繹曰此汝平生所奏事目一一皆合情法無有枉濫上帝嘉汝已為汝父延壽一紀兼為汝倍增福美汝之二孫異日亦皆當作監司更宜自勉言訖而沒後果如其言

宋歐陽觀廬陵人文忠公脩之父也有學行嘗為泗綿二州推官留心於讞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夫人鄭氏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夫人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時文忠公纔三歲回顧乳老方抱之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言告之明年祥符庚戌果卒文忠既成立夫人嘗告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厥後文忠果登第列官于朝為龍圖閣直學士入副樞密遂參政事朝廷推恩褒其三世追封觀鄭國公

宋王君覎之父以平生仕宦持不妄殺務從寬恕一夕夢神諭之曰爾能慎刑子孫必昌後其子十八人登仕版而君覎又為天下第一

宋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真陽縣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群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圭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病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因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臂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邈計不行恚忿嘔血死文規雪寃獄活十人當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為剡奏但用舉者遷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屍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般取舡上行李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床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告以病篤

之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已與俱
往頃刻間至英入城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過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
焚之矣吏止之令少待曰僕取公案須臾而回問何等文書曰吳邀解明
達案也吾念邀死已久矣何為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嚴
峻戈戟列衛甚嚴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
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兵愈盛力士數十皆
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不渴又易茶來復辭之其人怒曰
何為難伏事也復前行追吾先入門出引衆俱過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
上垂簾皆不敢仰視潛問追吾殿上為誰曰王也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
於即捽去我從方及吾聞簾內所問果吳邀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
知然必須卿至結正者以賞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
獨不蒙朝廷賞賚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若准賞格當改
在京官而今但用舉者備員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蓋
吾初得三薦某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

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吏
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邀荷
校於簾前而休圭張逗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
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己正直以法不私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
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佯為不曉以問吏吏曰子病學老
儒豈不曉一紀之義乎一紀者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一紀
報子此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
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
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郡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
聞濮州大鐘果有之乎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
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所增當至七
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
係乎所脩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
郝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讒搆忠良毀敗善類

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見門內一僧持磬吏曰迎冥
和尚也凡人魂魄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
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朝官人得歸撫州煩為四知州許朝散云十
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下府保舉官人吾默思
許令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
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為言之理無所礙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
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
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青衣來報方提舉以死追在此蓋英守方希覺者見
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得奏鞫獄事遂卒妄言陷我以求利
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待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船遂寤視臂
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膂間肉墜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
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
為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
逝矣文規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為不勝任檄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與事

實保明病已愈堪釐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
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為火所焚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大觀二年七十
八矣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除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
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
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為失出偶事在赦前又
曹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
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
得夢時首尾為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為半紀云

漢盛吉字君達為廷尉決獄無寃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
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
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廷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
為祥後吉生三子皆仕州郡

宋趙稹為益州路轉運使蒲江捕盜不得反繫平民數十人楚掠強服稹
辨其冤釋之天久陰雨忽晴霽郡人歡呼滿道後進位少師

漢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孫弘辟為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和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陰雨，晝寢，夢有過客車騎。覺而有老嫗年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方盛，而嫗衣履不濡。比干與之延入坐。須臾雨止，嫗辭去，出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又鞫獄平恕，今天賜策，以廣公子孫。佩印綬符，狀如簡，長九寸，凡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徙平陵，八男去，一男留，常祭嫗於東行，及遣令東首。自比干已下，累世為名族，子孫榮盛，皆符老嫗之言。

漢袁安為楚相，會其王坐事卒，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因皆自誣，歷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授拜，即按讞而行。既到，決獄事，人人具錄辭狀，本非首謀，為王所引，應時理遣，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沛，歲大豐稔。

唐顏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立辨之。天久旱，及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宋崇寧間，孫立節為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公被旨鞫吏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公，并欲盡斬之。公持不可，謝以語侵公。公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預焉。謝即奏公抗拒，公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如公言，十二人皆得不死。其後公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初公未拜官時，嘗夢神人語之曰：桂州事持公來明辨曲直。公甚許之，至是果符所夢。蓋神以公平生正直不欺，故先告之。其享報也宜哉。

宋楊提舉初為越之錄事參軍，會太守禁盜甚嚴，凡保內有賊不即捉赴官，而民家所失物，皆保正長倍填之。一日有盜入民家，而主覺知，持白棒趕賊，一打仆地，遂執付保長。保長為其所訴，遂縛以木刀擊之，因而致死。其保長自認打殺，更不抵諱。獄具，公因閱案驗狀，有左肋下一痕，長寸二分，中間有白路一條。公疑是背後趕打此一痕，乃致命處，恐非保長所打。獄吏力爭，以為案已圓成，公執不聽，遂追元捕賊之人問，果得其情。及索到白棒，首有裂路，方知是捕賊人打之。引法以登時打殺，罪止於杖，保長遂免死。其家感德，畫公像供養以祝壽。後公二子登進士第，官皆至大中大夫。人謂公陰德之報云。

宋紹興乙卯，鄭承議為越之蕭山丞。有朱統制在縣牧馬，侵打西興鹽場草，鹽司申請朝廷降黃牓止約，許人格捕。其卒打草如故，為鹽亭戶殺傷四人。統制與其卒議曰：若不得西興草，則馬不可牧矣。於是醵金囑案吏，上作因言氣鬬殺，亭戶八人皆合償命。案成，知縣已簽訖，次呈縣丞。公乃詰案吏曰：黃牓在前，許人格捕殺之，其罪甚輕。今著作鬬殺結解，是本縣先自拒黃牓。解狀即不得書我名銜。案吏惶恐謝罪而去。有頃復到曰：今晚寅夜通換案卷，依元情結解，乞賜恩花，勿令知縣知。次日賫到，前後通易作拒捕結斷，止留知縣判差其人與官押數字而已。亭戶八人到府，各杖八十放歸。八人還家，日焚香拜天祝曰：願鄭丞有子有孫，富貴不絕。後公長子預漕薦，次子登第，家富盛過於昔時。

宋韓魏公琦判大名府，一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及參假

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及半年後，一日令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乃白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愿，不為非法，乞恕前罪如何？公乃問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此人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二倅起揖公曰：公仁恕如此，將上天不獨厚於公，公之後世亦將貴顯無極矣。公嘗夢以手捧天者再，後果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東宮，子孫蕃衍，充滿要途。

宋趙清獻公抃，景祐中登進士第，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有偽造印者，吏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謂公宜大顯貴，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公嘗守青州時，山東旱蝗，自青齊及境，遇風退飛，墮水皆死。後公登二府，子孫俱貴。

宋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叔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洎長，因襲姓趙氏，亦未知自明。趙氏之隣有郭榮者，世為右軍巡院吏，趙氏因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之闕。實祥

符三年也。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獄常日躬視掃滌，至暑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罹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為職，若不知重，則罪者何所赴訴耶。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常為其徒侮之曰：若區區為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看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為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為之辯釋，嘗為好言教獄囚，果有罪，當自認，毋誣良善，以重己過，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景祐五年，京師疫，袁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尚未殮也。忽然起坐不語，衆覩以為更生。踰時遍體流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行至一所，穢汚所聚，不覺身在其間，乃起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端嚴，俯長謂袁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為而來，急去急去。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今尚未有嗣，胡為來此。言未終，白衣人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拋出穢汚，遂乃復甦。袁氏自念常事白衣觀音精虔，必其感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曰：信乎趙佛子，乃獲陰報也。其後族人因告慶曰：爾本張姓也。乃述其始末，因復其姓張焉。慶年八十二，一夕無疾而卒。袁氏更生之明年，生子享。享生三日，有一道者丐於慶之門，慶因延入，今不復詢其姓名。既坐，謂慶曰：若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乎。慶曰：今四十九歲，止有二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道者曰：信乎陰功未易量也。爾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嬰兒聲，不獨爾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爾善保之。飯訖而去。享既長，記名於門下省，授三班借職，生六子，皆讀書，至顯官，京師號為世族。

晉洧縣令甚平恕。民有姚牛者，年十餘，父為鄉人所殺。牛常賣衣物市刀戟，圖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衆中。吏捕得，縣令深矜孝節，未忍遽決之。既而遇赦，又為州郡論救，遂得無他。令後出獵，逐鹿入草，草中有古深井數處，馬將趣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將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恐君墮耳。令曰：汝為何人。翁長跪曰：民姚牛之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因忽不見。令歎曰：吾平生未嘗欺心妄行，凡人有罪者，必尋其情以求其實。今見是翁所云，其報我者厚矣。即罷獵而還，愈加公恕。

嘉言

（書）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恭儉畏己，必蒙祉福。○克儉節實弘道之源。○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始也。○上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僭則家有剩貲，如此則天下自然富壽矣。○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疎。○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救奢必以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唯儉可以助廉。○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約於今者，必有重報於後。○恭儉，福之興。○勤者富之本，儉者富之源。○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成家之道，曰儉與勤。○脩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勢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事不可做盡，言不可道盡。○身被一縷，常思織女之勞；日食三飧，每念農夫之苦。

（釋）節身時食，清淨自活。○抱素儉約，德逾高乾。○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啖蔬菜澄心神，招慈善感延年。○麤衣惡食，約身守節。○蔬菓是吾，無求滋饌。○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量腹而食，無所積藏；度身而衣，不求餘長。○金玉不貴，惟道為珍。約己守節，甘苦樂貧。○我今有一襦，非羅亦非綺，夏天將作衫，冬天將作被，冬夏遞互用，長年只者是。○為人常喫用，愛意須慳惜，老去不自由，漸被他催斥。○過費行廉恥以節之。○節食養胃，清心養神，口腹不節，致疾之因。

（道）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見素抱朴，少私寡欲。○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守其天常，安其命義，食止充虛，衣止禦寒，不苟所得，不棄所有。○取與有節，出入有量。○遠聲色，薄滋味，養形之道也。○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儉則廣，損則大。○福生於清儉

○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無所誘蒸精神內固○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靜漠恬澹所以養生也○不敢驕奢故能長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恬愉退靜獨善守己○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澹然無極衆美從之○衆人重利廉士重名○官上清約則人富官上奢縱則人貧○清貧常樂濁富多憂○遏情閑欲以義自防○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粗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有福莫享盡享盡身貧窮有勢莫使盡使盡惡相逢○千般巧計不如本分為人萬種強圖爭似隨緣節儉

感應

吳陸績為鬱林郡守自奉儉約罷秩泛海而歸不載資貨舟輕用巨石重之中流風波横作一時同泛者率多漂溺惟有績舟安流無恙舟中一人假寐之際如見神人往來舟中若護翼者且戒舟人毋有恐怖舟中使君持身清儉不以一毫干擾於人行通乎天所至神人護佑之故特來相報也既覺言之果獲安濟

周河內張奉字公先少時名激子恬淡寡欲其妻服飾奢麗奉不顧皆無異路人婦改服乃復成室家後棄俗入剡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覩其自奉清儉有仙資授激子九雲水強梁鍊桂法後脩煉得道登東華宮領九宮尚書

漢龍伯高名述京兆人建武中為山都長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從仙人刁道林隱處方臺師之錄君得道成仙

後魏高允字伯恭博通經史志尚清儉雖居顯貴不改貧賤草屋數間布被縕袍朝夕所食鹽菜而已一夕其子夢有神人告曰爾父清儉舉世寡儔天帝特命賜粟千石帛千匹以旌之數日元帝幸其宅覩允所用歎曰古之清貧豈有比乎賜粟帛一如所夢之數

唐杜黃裳為相自持清儉人不敢干以私時李師古憚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送錢數千緡并氈車一乘亦直千緡往與黃裳使者

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中出從婢二人皆青衣襤褸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白師古師古乃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初黃裳微時窮約安於澹素廉介屹然嘗過山寺寺僧恭禮甚至黃裳素不識僧怪而問之僧曰夜有司土神告我明日杜秀才當過此此人雅澹持正他日位至宰相身致太平不可慢忽以此知之黃裳不荅而去後十五年果登相位

唐盧懷慎清謹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儉陋既貴妻子尚不免飢寒而為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為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惟一布囊耳後為黃門監兼吏部尚書卧病既久宋璟盧從愿常相與訪焉懷慎卧於弊箐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即以席蔽焉璟與從愿皆懷慎所器重者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俎而已此外蕭然無辦因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出入為藩輔聖主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于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儉而廉潔謇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納貨山積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横財我無一焉惡可並哉言訖復絕家無留儲唯蒼頭自鬻以給喪事上因校獵於城南望墟落間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因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因為罷獵憫其貧匱即以縑帛贈之

齊武帝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張道字進賢道少好黃老術每日食不過二食味衣服不華飾因病謂妻曰我死後棺足周身殮服但取今者慎勿改易及道卒男安護欲奉遺言妻朱氏曰汝父雖遺言如此且不忍依其言因別製衣四時服而殮後一日家人忽聞其棺中呼安護之聲數回家人一時驚懼疑其反生即啓棺道已開目遂扶起卧於舊寢因坐責妻曰我平生素儉奈何違言易我故服因自悉解其衣服投於床下謂男曰復殮我故衣又曰但安於棺中後三日看之若儼然即葬如目開即重生也如戒後三日安護乃啓棺却見開眼家人等皆驚喜扶出遂生謂男與妻曰

地府以我平生脩德惟務儉約無奢侈之失故兩次放我還生今更增壽二十五年并加以官導後果為達德令壽筭如其言

嘉言

(儒)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謀道不謀食○仁者以財發身○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清心寡欲增吾福基○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無恥○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知足則樂務貪則憂○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閒

(釋)不貪人財是故富樂○知足之人雖貧是富○少欲之人無求無欲○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勿貪麁弊色聲香味觸也若貪著生愛則為所燒○斷絶貪欲乃得滅苦但當作福以求道真○離欲及貪愛定成天人師○終以不貪賢者識真○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樂安隱之處○少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食任緣寧有積藏之累○攝心守正泊然無想此最為樂○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故能俯絶地獄仰生天堂○利不為貪終稍少事能常忍得身安

(道)大盈若沖其用不窮○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貪鄙不生忿爭乃息○去其誘慕除其嗜欲○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知養生之和者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恥玩靜真淡泊守固○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性○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財不貪無所害酒不貪無所觸○妙樂難醫究債病橫財不富命窮人虧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

感應

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父寶隱居教授震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後舉茂才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尋拜太尉年七十餘卒遣令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朝廷嘉其忠賜葬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來止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俯仰悲鳴淚下霑地眾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墓畢乃飛去郡以狀上下詔令太守具中牢祠之時人立石象鳥於其墓以昭其靈感子孫世為顯官

宋呂蒙正字聖功未第時甚貧寓讀書僧寺中所居之室夜常有光僧以為蒙正之祥禮待甚厚蒙正亦自數見光不以為怪夜夢白衣老人指坐榻下語蒙正曰此有厚藏君當取之既覺了不留意一日鼠穿榻下地榻沉陷焉蒙正躬治地安榻見黃金一器白金二器在下蒙正覆之如故不取之亦不言也後登第累官至左補闕知制誥僧求施錢營造佛寺佛像蒙正曰故時榻下有藏可副所需僧往發之資用悉充乃大感蒙正每旦於佛前焚香祝之願蒙正及子孫世世顯貴後蒙正果登宰輔子從簡惟簡承簡行簡務簡居簡知簡皆為顯官其家世世貴顯不絶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于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因雨隤陷得錢盈缸奴婢喜告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後皆舉進士第景讓官至太保鄭不貪婪而三子鼎貴天報豈爽哉

唐周頌者天寶中進士登科授慈溪令在官清廉有守忽夜暴卒為地下所司追至一城其人將頌見王門外忽逢吉州刺史梁乘乘問頌何以至

此地獄耶。初頌雖死。意猶未悟。聞說地獄。心甚淒然。因嗚咽悲涕白乘云。毋老子幼。漂寄異域。柰何而死。乘曰。冥司善惡之報甚公。以君平生為政清謹。不欺心貪財。當不至死。宜暫見王。問則具言之。必嘉君之行。慎無自苦也。有頃使者引頌入見王。王形貌甚偉。頭有兩角。問頌曰。公作官不橫取人財否。頌云。身是平時進士出身。官至慈溪縣令。儉約自守。未嘗非理受財。王曰。吾固知之。但公壽數當盡。故追至此。今嘉公立心清慎。宜增壽筭。可即還家。頌再拜辭去。乘甚喜云。王已相釋。理可早去。頌云。道路茫昧。何爾歸去。乘令原追人送頌行數里。其人大聲叫云。秀才秀才。使我來去送迎如是。獨不解一言相訓。行十餘里。至一石井。遂推頌落井而活。自是愈加廉謹。歷數任。年七十無疾而終。

唐衢州范元之。素貧。篤志讀書。盛暑浴于水邊。拾得金銀一袋於岸。歸謂其子曰。世人以財為命。萬一彼失此者自經於溝壑。枉喪性命。將如之何。翌旦。父子携於岸待之。果有一婦悲號而至。元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銀。至此失之。元之即以還之。婦分與。亦不受。既而鄉里年少無知

者反誚其不能取銀經營生理。空自守貧。元之笑而不荅。因自歎曰。吾平生安分不貪。豈可圖他人之財以厚於己。而汙吾之名哉。識者賢之。是年其室產紫芝數莖。光彩燁燁。人知其為祥瑞也。明年父子果登第。歷十二世皆為郡守。

宋葉丞相夢鼎。淳祐戊申。知袁州。仁慈廉謹。任滿得替。士民攀轅卧轍以留之。旗幟甚盛。於內綵旗有一聯云。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只天知。隨從吏人挿於歸舟。過袁河口。大江中忽大風掣去。衆見直上雲霄。在空中飛舞。亦不見其墜。此豈非公廉只天知之驗歟。

宋楊中奉存。吉水湴塘人。元豐八年赴省。宿息州旅舍。既卧。覺床席間有物礙其背。揭而視之。乃鹽鈔二萬引。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曰。淮甸一巨商某姓名也。公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回。可與之言。吾在某坊某人家安歇。又大書于所宿之房曰。某年月日廬陵楊存寄此。遂行。不數日商人果從故道處處物色之。至息邸。主人以公言告。且使自觀壁間所書。乃徑去京師訪公。公曰。果汝物耶。當聞之官以歸汝。商曰。如教。公詣府

愬以授商。府使中分之。公力辭曰。既某欲之。前日奄為己有。泯默不言矣。商不能強。乃捐數百緡。就京師相國寺設齋為公祈福。有彩雲天花之瑞。衆皆謂公之德所感也。是年公出焦蹈榜下。歷官至中奉大夫。子孫皆貴顯。

宋劉留臺少極貧。尊事道謌。歲久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市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日有一人號泣而來。自言為商于外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之。商以數片遺之。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劉荅曰。吾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是欺心矣。必有禍灾。況商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豈不哀哉。吾是以還之。人皆歎服其義。忽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汝年生安分不貪。將有大顯。并及汝後嗣。劉曰。非其所敢望也。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子孫在仕途者二十三人。

宋樂平東關民張五郎。淳熙七年。有親戚從假貲物。付以一金釵。過期不

反。張自出錢往贖。輸息未足。遂家遣婢雪香持所欠取之。既得釵。半途登廁。慮其墜也。挿于壁間。溷畢而忘之。行百步始覺。亟回。適一弓手往來其外。即就索焉。拒曰。未嘗見。婢泣告曰。我娘子性嚴急。此係陪錢取典。已自忿躁。更將原物失去。必謂我與人有私。以釵與之。將痛責我。備至死地未可知也。遂徑適水濱。弓手懼其赴水。遽呼曰。我實獲釵。本喜為橫財。今乃令汝就死。我不忍也。即以還之。婢歸言其故。張歎息語其妻曰。雪香服事十三年矣。無分毫罪過。若因此自盡。可謂至冤。不如分付與人。作一段好事。妻以為然。併與釵以嫁十里外結竹渡邊民王二。其婦懷弓手恩。恨不問其姓名。尚依略記其形狀。經四年。因往溪頭挈水。渡舡人已滿載。中一人絕類弓手者。近而扣之。信也。邀還家。其人辭以公事有限。若遲一渡。便阻五里。不可。婦力懇請。與俱行。船即離岸。婦又家告其夫。方相與啜茶間。忽聞渡所呼譟喧鬧。出視之。船扃中流而覆。溪漲正猛。不容奔救。溺死者凡三十六人。惟弓手獨免。

宋南劍人林積。昔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席間有物逆其

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又其中得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云濟陽周仲津林曰此人必復至幸令来上庠相訪汝可具吾姓名告之數日仲津果以失珠物色至蔡邸主人具以告之乃延上庠訪積求之積驗其珠數皆相符合悉以歸之仲津選大珠數十顆為報積固不受仲津拜謝曰公處心不貪如此願公及子若孫世世富貴後積登第官至太中大夫子德新為吏部侍郎其家遂世世簪纓不絕天之報施信可徵也

宋郴君李氏有賢德嘗有債珠子老媪李氏携珠子至既去遺珠子在地郡君收之後媪踰時不至一日既至形容枯瘦精神恍惚非昔時也郡君詰之曰向時所貨珠子歸則失去皆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愁成疾幾不能起郡君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媪驚喜涕下願致金六兩以請郡君取還之金不受忽微疾夢乘車出曠野至大官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郡君知其陰府遂誦大悲呪左右皆驚愕其堂揺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尓歸矣一吏持大藏書至素偉人曰記得還珠子事否郡君曰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增二十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而不受珠寶無貪得之心此可尚也偉人即命還復乘車至門首而入見其尸卧帳中驚而悟起後二十年乃卒

宋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裹一物令女奴捧之因在鬧中女奴力勸置門闌上車馬駢集婦人女奴忽相失乃遺帕裹在闌傍公為守護至日晏竟不至忽婦人號泣而來公問之曰夫犯極刑有能救護者惟欲寶帶令晨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即以帶還之婦人泣謝曰公秉心正直不貪財如此天地鬼神必監公之德將大顯于時以享厚報也遂再拜去公明日又見葫蘆生生曰秀才必種陰德前程非某敢量也来年果及第後位極人臣

嘉言

【儒】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興者○好生者生之徒也○活數千命利莫大焉

【釋】慈洽蒼生拯救危苦○我若見彼將被殺害不捨身命救贖其苦則不名為菩薩心○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救一厄難令勝餘一切施衆星雖有光不如一月明

【道】能救一夫之命當延一紀之年○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見人窮急度其死厄見世明達能制凶逆年命長遠世享無極

感應

漢梁皇后少時以列女圖置於左右以自監戒父商深異之謂諸弟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大位不究而積德必報若慶流子孫儻興此女乎選入掖庭後為皇太后臨朝在位十九年族皆榮貴

漢鄧禹嘗曰吾嘗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後自中興以後累世寵貴凡諸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孫女為和帝皇后曾孫女為桓帝皇后信知活人必有厚報

漢魏譚字少閒王莽末政亂盜賊起人民相食譚為夷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稍就啖見譚貌謹勅獨放令主炊養有夷長公哀譚謂曰汝者皆當以次死欲縱汝急去此譚不肯去叩頭曰我常為諸君主炊恆食精肉肌香餘皆菜食羸瘦腥臊不可食我願就亨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其夕譚夢天神告曰因公好義遂活此數十人上帝命延汝壽二紀後譚果以壽終

唐劉翺京兆萬年人少警穎及長歷顯官所得俸祿悉以分遺宗親家無留藏所至以陰德為先其在山南節度幕時峒寇嘯聚傷雲安公引兵破城禆將欲屠城公不許但除首從餘皆全活河西有溺子之風公嚴其禁民不敢犯及解任而所活者數千公後與弟金吾將軍谿同入閩金吾因

卜居崇安五夫號曰東族而翔卜居建陽之麻沙號曰西族一日舟行至地名長平見有赴水求死者公力救之詢其所以則云欠錢六十貫追逋日迫無可還者公曰錢易得人命難得悉貸錢還之人得以活後公以開國致仕子孫繁衍歲時致祭祠下三四百人登科歷仕數百人孫韐以直言諫諍謚忠簡純以死節立廟封忠烈皆陰德之報也僉吾之後有韐以靖康死節謚忠顯屏山子翬以道德學問為朱文公師謚文靖實學子羽以保守川陝有功卒謚忠定樞密珙謚忠肅籍溪胡埼肅公憲嘗叙其譜謂劉氏乃漢楚元王之裔丞相梁文靖公克家亦叙其譜云劉氏積陰德而族以大本支所以蕃也

唐咸通中吉州牙將李賀得重疾將死忽夢入冥見主吏曰嘗活七人性命合延十四年吏執簿書以取上命久之出謂賀曰事畢矣遂命使者令送還家至一高山推落乃寤自是疾漸愈後果十四年而終

五代章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乃章郇公得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夫人密使二人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為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金帛并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太傅十三子其八子皆夫人所生也後子孫及第至達官者衆人皆以為陰德之報

宋少保王公明開寶八年乙亥拜秘書少監黄州刺史時王師問罪金陵公帥師入豫章市不易肆至戊寅歲受代從傅舍有黄衣來謁延之坐乃曰公總兵入州洎解任不戮一人惠及物者大矣陰隲垂祐無疆袖中出一通青紙朱篆數幅曰他日舟至大孤當有黄衣來謁必能識之才出門即不及見及至大孤山果有黄衣庋止公大喜亟召見即以篆文示之乃曰請紙筆易為真字即烏犀丸方書畢而去公神其事遂依方合之而病之服者無不效

宋沙門島罪人舊制有定額溢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謫守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令後溢額已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未幾馬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為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遂致二童乘雲而去後生男女二人

宋駕部郎中李宗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善畫因遺火得罪當死李君緩其獄會赦得免時可元年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為其子以報可元死李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遂生男子小名蜀孫幼善畫長讀莊老事親以孝謹寫真絕妙一時東坡嘗贈古詩以序其事

宋高海太守見配瓊崖人以三百人為率過其數則推先到者入海中守乃申奏朝廷云當來朝廷所以不殺有罪之人寘之遠方者欲其生之也今過三百人之數則推先到者於海中是復殺之矣不若滿其數併先到者量移入內地朝廷從之太守素無子一日忽設香案俯拜以手於案上若取物狀凡五次取置懷中復作拜而止人問其故乃云天帝以我申奏朝廷放還推入海中之人以小盤盛五小孩兒賜我乃取之置於懷中其年妻與四妾皆有娠既而各生一男皆登第以此見天道好生故有此報若懷不義以陷人命其損折子孫可知矣

宋虞忠肅公彬甫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民貧而有子既無以給粥藥安得錢輸官故生子多不舉丁口衰絕公惻然憐之為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姓添丁錢百萬生靈鼓舞感賜生子足舉丁口日增先是公艱於子孫明年雙誕二孫自茲子孫蕃衍此則不損子之吉報也

宋許文規被攝至冥司以嘗活一人得延一紀而還既出望見一門守衛甚嚴詳以問吏吏曰此都獄也但凡世間讒諂忠良毀敗善類常行陰賊之人死後無問貴賤皆當治罪于此此陰賊良善而必入地獄者也

齊相州鼓山梓道巖者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靈丹黄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帝來往幷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答帝嘗命酒幷蒸㹠勑置巖前遣令食之巖那無

辭讓極意餽餤。帝乃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撤床，見向者蒸豚酒等猶存，都不似噉嚼者。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西則東望山顛，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覩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臥，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衆前，側手指胷云：你輩癡識真佛，不泥龍畫佛語，不出唇智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舊日欺我，愁墮阿鼻。又眼睛已赤，呼呼無常。合寺知是驚悼，及未發前，攀詣豐所，徑即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遺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之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涉降辛苦，努力勤脩道業。使指寵傍去一方石，遂有懸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昔有賈客名爲吉利，入海取大珎寶，安穩而出。凡有八十億摩尼珠，一一皆直百億兩金，以多寶物與一乞人，不入其家，復還至海，採取珎寶。入海之後，倍得寶物，經八十歲，還到本國。欲入城時，見犯罪人，殺者執縛，打惡聲鼓，街巷唱令，將至殺處，加以刑戮。時應死者遙見吉利，作是言：賈客主救我死罪，拖我壽命，是大檀越，賢善好人。吉利聞已，與應死者出入：我今施汝無畏，救汝死罪。即至殺者所，人人皆與一摩尼珠，價直一億兩金。汝今小住，待我今者至王邊還。爾時吉利疾至王所，白言：大王，我欲以好珎寶買此人命。王答吉利：是人罪不可恕，不可得買。若必欲買，汝所有物盡以與我，許自代死，乃可得脫。吉利欲喜：我得大利，得滿所願，能救此人，得稱我意。即以居家所有財物，及於大海所得珎寶，無量千億金銀寶物，皆送與王，白大王言：可放此人，我所有物盡獻在此。與殺者言：將吉利殺。即縛吉利，將至殺處，右手舉刀，欲斫吉利，手直不下。驚惶恐怖，即以告王自看。王聞此語，即自執刀，欲殺吉利，舉刀兩手落地，遂止不殺。

全宋顯，越州人，親授金總持三藏，植迹持呪之法，齊病解冤，計所得施利，並爲織入永壽常住。後病中見佛菩薩前迎，蓮花徧滿，技樂韶奏，弟子皆告留法師住世救苦，淨土雲相漸漸隱沒，乃復住十五年，行呪救人。一日天樂異香，佛及衆聖如前迎接，即面西跏趺而化。

晉許敬之爲旌陽令，郡中屬歲大疫，民死者十有七八。敬之乃以所得神方拯治之。凡符呪所及，皆登時而愈，至於沉痾之疾，亦無不痊者。郡中疫民既活，救濟之道傳聞他郡，病者相繼而至，日以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皆瘥。其悼耄羸疾不能自至者，汲歸飲之，亦獲痊愈。故蜀民爲之謠曰：民無盜竊，吏無奸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爲。後乃積功成道。

唐相國盧鈞爲尚書郎時，以疾出刺均州，到郡羸瘠，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忽一人衣襤衣，蹻垣而入，云姓王，自山中來，笑而謂之曰：郎王山人也。曰：此来何以相救？王曰：公之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深，故相救耳。乃解丹一粒與之。約曰：此後五日疾當愈矣。後三年當有大厄，勤立陰功，救人憫物。此時當再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三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初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爲災極重也。以君爲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只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而已，固無憂也。自此後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去萬頂相候。此時君節制漢上，當有丹藥相授，勿愆期也。自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項，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寡陰功，未契道品，更宜勤脩也。以金丹十粒令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忘脩煉，世限既畢，佇還蓬萊宮。忽不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盧公年九十，耳目聰鑒，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滿室矣。

宋葉知遠，知嵐谷縣，壽限當終。其春，首知遠之子與一巨室同謀，私受財物，妄入人罪，誣以劫掠，其勢炎炎，罪及千家。知縣覺其情，鞫其子申於朝，力爲明辯，遂免千家之罪。城隍申奏，知遠延壽一紀。一年內，妻妾生二子，後皆榮顯。然則善簿所記，存心如知遠者，必有福。知縣若私其子以害民，必自受責，其禍當何如。

[illegible]北方洞陰朔單諱總五靈玄老君者，本姓浩，字數明，蓋玄皇之胤，太清

之胃生於元福棄賢世界始青天中。年至十二。性好幽寂。心翫山水。遠離家中。或去十日。時復一還。時天下大荒。人民餓死。一國殆盡。敖明於地鏡山下。遇一項巨勝。身自採取。餉給窮乏。日得數過。救度垂死數千餘口。隨取隨生。三年不還。是時辛苦。形體憔悴。不暇營身。遂至疲頓。死於山下。九天書其功德。金格記其玉名。度其魂神於朱陵之宮。帝遣金翅大鳥。恒敷兩翼以覆其屍。七百年中。屍形不灰。劫運既改。水捧其屍。漂於無涯。水過數明。屍落貝渭邪源。初黙天欝單之國。北壟玄丘。四十年中。又經山火大行。熯燒屍形。屍於火中受鍊而起。化生成人。五色之雲。覆蓋其上。至開明元年。於北壟玄丘改姓。諱靈會。元始錫靈會洞陰朔單欝絕五靈玄老君號。

漢李善字使孫。本南陽李元家奴。建武中。元家人疫死。盡而巨富。惟有一孫名續祖。尚在孩抱。諸奴欲共害之。分其財。善乃密負續祖逃避山中。哺養犯乃自生。計至年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意悉追其奴殺之。而立續祖。光武拜善為太子舍人。後至日南九真守。善後在少室得仙道焉。

宋黃十翁者名大言。浦城人。寓居廣德軍。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因病久心悸。夢青衣童呼出門。行大衢路。經十餘里。更無居民。望樓觀嵯峨。金碧相照。童引入門。罪人萬數立庭下。殿上四人。冠通天冠。衣纓金袍。分席而坐。一吏喚黃大言云。汝數未盡。誤追汝來。命青衣童引出東門外。如陽間市肆。往來閙閧。行未遠。別見宮闕。止簾內外多牛頭卒者。冕旒秉圭坐其中。威儀肅然。紫衣吏問曰。汝住世作何因果。對曰。頃歲兵亂時。保五掠二人。索財物。無則欲戮之。大言憫焉。以錢二十千贖其死。及平生戒殺。持經造像數十事。俄持巨鏡下照。了無寃業。即令詣總管司照對。總管司之長。稱舍人。其副乃廣德軍故吏王珣。與大言素厚。謂之曰。汝當再還人世。若見世人。但勸修善。敬畏天地。孝養父母。歸向三寶。行平等心。莫殺生命。莫愛非己財物。莫貪女色。莫懷嫉妬。莫謗良善。莫損他人。造惡在身。一朝數盡。墮大地獄。永無出期。受業報竟。方得生於餓鬼畜生道中。佛經百種勸戒。的非虛語。又囑曰。為吾口達信於我家。我在公門。豈能無過。但曾活三十一人。有此陰德。故得為神。可造衣服一襲。多誦經文。化錢萬七千貫。與疏奏城隍司。以達我要贖餘過。且言世人以功德薦亡。須憑城隍證明。方得獲福。若歲時設物祭祀。亦祖先不享。此二事不可不知。後二日陰府會善男女於無憂閣下。隨其善行。俾證道果。至於地獄。因人亦驅至彼。如州郡因赦。赦罪。輕者亦脫苦受生。宜往觀之。至則覩所謂無憂閣者。衆寶所成。高出雲表。祥光徹天。男女皆在其下。其善者衣服盛麗。持香花經卷。徜徉氷雲之閒。玉砌金階之上。而地獄之衆。皆鎖梏囚執。尪劣憔悴。蹤伏門外。喜懼相半。方顧視感歎。忽蕩無所覩。云總管云。已過今日。佛蔭脫池獄苦。然皆失人身矣。回至總管司。見對事者亦衆。其相識者託為嘱子孫乃功德。所付之語。皆生平閨門隱祕。非外人所得知。事畢。童導之歸。望一鐵山。烈火燄然。燒炙群囚。號叫不絕。又一山。有樹無葉。其植刀劍。囚扳援而上。受剸割之苦。積尸無數。大言合掌誦觀世音地藏二菩薩。忽震雷一聲。二山皆不見。前行過一巖洞。臭河不可近。童子云。世人棄殘飲食酒茗於溝渠。皆為地神收貯於此。俟其命終。則令食之。又行數里。再至王所。王勑云。汝還世五年。傳吾語於人間。作善者即生人世。受安樂福。作惡者萬劫不回。受無間苦。令聞此者口口相傳。遂別。命一青衣童引出長春門過橋。失足而寤。已初八日矣。

嘉言

【謨】無咎者。善補過也。○改過不吝。○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過則勿憚改。○改撤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天所贊也。○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改之不脩。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責躬脩德。所以除患而福至。○以咎而自警。故脩德而家祉。○以能補過。故得無咎。○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改。不貳過。以遂罪則有遷善之義。○人之有過失。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石。誨之以廉恥。雖過失不害為賢者。雖疾病不失為全人。○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知過之為過者。恐懼不敢為。不知過之為過者。殺身而後已。○逢此過[illegible]天

以誡終四名諱○除妖失孽○貴在脩德○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氣象

(過)有惡知非改過得善罪日消滅後會得道○慚愧悔過能止一切惡法○慙顔嘆慟惻悲自責改往脩來不敢復作○知過能改是謂智人○過由我生改不藉他○能自改者與無過同○所生惡欲今當悔過發菩提心利益衆生○前心作惡如雲覆月後心起善如炬消闇○前路既落坑後卑須改轍若也不知此恐君惡合救比來是夜叉變即成菩薩○改往脩來減惡興善○慳貪斷日癡諂曲登時止驅遣除惡業歸依覺真性○自性內除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能自改悔守身良貞今世滅罪後世得果。

(過)教人改三過可為一勤○人豈無過改必以誡○知過必改知善必為○禁非止惡守而不為○學術不正習與性成則靜者動明者昏遇賢師而聞善言心有所悟則可復其性初之天○一念改脩頓歸清淨○思神存真謝罪解過上希神明赦會之恩○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善者以弱為强轉禍為福○過貴乎改過而不改真為過矣○其有當行惡事後自改悔久久必獲吉慶○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

感應

昔蜀都杜郛氏王尚忠富而無子。行年四十心憂而計速。廣求妾媵終無所出。又取本支之子以為繼絕。然資性除急。妾媵少不如意則鞭笞之轉易之。養子有違教訓則復逐之。用心愈急為計愈踈。歲月因循行將半百。於是大設供具延請群望鑒視巫覡月餘不已。梓潼帝君因化一居士語之曰。栽植桃李既培壅之又灌溉之。日月未久剔其枝葉以冀速長。復移其處加以冀壤。時令未至撥其根荄視其堅否。見其種植枝葉潤茂又復取之。棄其舊土又復移易。用心過勤終不成實。可謂智乎。曰不可。梓潼帝君曰。汝之求嗣何以異此。吾今勸汝寧汝身心改汝前行。寬人之力容人之過。婢妾可畜者留之。不可者嫁之。宗人之子既捨所生呼汝為父亦汝初志。略其細故。汝室有子勿萌棄心。脫人之死濟人之急憫人之[illegible][illegible]人之孤。一志行此聽命于天。若此三年必有善報。語畢而隱形不見。尚忠信之以為神告。厥後嫁婢一十三人。所養二子皆為娶婦。指撥別業使為久計。整資人父母五十餘喪。成貧男女八十餘婚。三年之內果獲貴嗣名曰仲保。長而克家焉。

唐句龍義閬州人也。長慶三年於鄭縣傭力自給。常以邑人有疾往省之。見寫金剛經義無故毀斥而止絕之。言便瘖啞醫不能愈。頑冥無識亦竟不悔。僅五六年忽聞隣人有念是經者。惕然自責曰。我前謗真經得此啞病。今若悔謝終身敬奉却能言否。曰後每聞念經即倚壁專心而聽之。月餘疑如念得。數日偶行入寺。逢一老僧禮之。僧問何事。遂指口示啞。僧遂以刀割舌下。便能語。因與念經正如隣人之聲。久而訪僧都不復見。壁畫須菩提指曰此是也。乃寫經畫須菩提像終身禮拜。

宋程虞卿建安人。嘗為他郡幕僚。貴往剛豪多結里中輕俠椎牛釀酒嘷獵博塞。乾道三年春月赴一宗室家宴飲酒酣與同坐者入大中寺。至扣冰堂繪西方書佛。壁內一侍者貌古怪。指而笑侮之。是夜歸舍醉寢[illegible]見數丁夫[illegible]行抵別館逢兩僧持杖大呼向前[illegible]前追室屋未可進。度事窮勢迫乃俯伏作禮拜告哀祈。僧怒少霽謂曰。汝更食牛乎。對曰願自此永斷。僧曰。汝若再食來吾堂中必刖汝足。且欲汝跪拜而歸。既覺流汗浹於枕席。心怔營不寧坐以待旦。詣丁生之門方擬啟說。丁錯愕止勿言。先敘所以無一辭異。於是相率往扣冰堂見兩像皆夢中僧也。怖懼益甚。遂絕意太牢而餘事亦從斂戢。

宋周階字升卿泰州人。寓居湖州四安鎮。泰楚材守宣城檄攝南陵尉。以病疫告歸。夢就逮至官府。緋袍人據案治囚。又有緋綠者數十人以客禮見環坐廳事。一吏引周問曰。何得酷嗜牛肉。叱令鞭背。數卒捽曳以去。周回顧乞命且曰。自今日以往不唯不敢食。當與闔門共戒。坐客皆起為謝罪。主者意解乃得歸。夢覺汗流浹體疾頓愈。

宋京師人程[illegible]居湖州四安鎮。年五十無子。繪觀世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盤擎一兒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陳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男子彌月不育。又禱請如初。有聞其夢者告[illegible]曰。子酷

嗜牛肉豈謂是歟揖妹然即捨閤家不復食遂復夢前婦人送兒至妻抱得遂生子為成人

昔秦隴間有村民平生好食犬烹殺不知其數一日烹犬將熟見皮上隱隱若有文字疑其異呼家人共視之乃其父左臂上所刺者時父死十二年矣對之哀慟從此絶食焉

宋處州都監廳白直兵士得牛肝一片破之覺有物隱于刃下視之舍利淵中一一圓明如小石路分曹師是駐劄于括蒼親收得舍利數十枚自是兵士捨不復食牛肉

宋威肇凡有延會必殺牛取肉巧作庖饌以咴為樂一夕有扣門者威肇自啓門出視見一蒼頭携以青簡展而視之乃大字書云六畜皆前業唯牛最苦辛但有横死者盡是殺牛人讀之三過人與簡俱亡威肇驚駭自是戒食牛肉

宋龍圖張公壽即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樞直為殿中丞日奉朝請在京師税宅于汴河南小巷中居常閉關一日有人扣門頗急大呼曰小師入去何故使不放出張起視之乃一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復與之校量良久乃去邑君先姙娠是夕生壽登景祐元年第進士甲科後嘗誤食犬肉夢青衣使者逮至一府宏麗如宮闕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辦致曰非敢故食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吾為若言少頃復出謂張曰可謝恩乃引至一殿前逌曰張壽誤食厭物謝既再拜而寤汗流浹體壽之神骨清粹襟懷夷曠豈非仙曹之被謫者歟自是遂不食犬肉

昔澧陽州王千五舉家好食犬肉嘗買一犬沿路牽之不行王千五怒而箠楚之犬忽作人言曰吾尒父王千二容緩行毋更打我王怒曰尒畜生敢作人言恣意鞭打遂死於路拖歸烹宰脱毛見犬背上隱隱有數字在焉仔細辨認乃其父生時墨刺記本生年月日時並無差錯自是舉家戒食犬肉

昔潁昌府吳儀曹好食犬肉夢神告曰狗死為人人死為狗互殺互食自作自受君能戒殺富貴良久家業田園子孫保守如違吾戒惡報彰彰吳後亦捨不食夫犬有義之物人家畜之以防奸細道家以為地厭[illegible]味無限何苦而食之

宋穆度字次張青州人政和四年為潁水沈丘主簿起同官宴集及鷄臛至不下筋揖之再三但拱手而已問其故曰度平生好鬪鷄一鷄既勝矣復使再與他鷄鬪而敗度甚怒盡拔其腹背毛羽鷄哀鳴宛轉一夕死未幾夢為二皂衣追去行無人之境遇戴金冠七道人皂衣捨度拱立於側執禮絶恭度意其神也趨揖致禱其一人曰汝生於酉鷄為相屬何得殘暴如是今訴于陰司決不可免度懼甚乞放還人世當設醮六十分位以謝過仍資薦鷄託生道人勑二吏釋之遂寤因備禪貴經歲未償復夢二童來儺迫趣急行到官府七金冠者列坐責不如前所言度俯伏請命乞至本家增修百二十分蒙見許俄頃得回度不寐待旦亟延道流誠懇滿賽自是之後不復敢食鷄舉家亦因斷此味今十餘年矣諸客為之悚然穆作異夢記具述所覩七道人者實北斗七星靈化穆氏素所嚴事故委曲救護至此

宋北京人聶進家世奉道不茹犬鴈鱉蒜之屬唯進獨喜食之其父嘗戒之輒曰將止矣他日復如初年二十二歲時病傷寒困頓見青衣人來喚遂應而行踰山涉水乃抵大城門門吏問此何人青衣曰聶進也吏曰來矣可速行已而到一宮闕門下復有吏衣裾甚偉亦抗聲問曰何人青衣復白聶進也亦曰來矣官人相候久可速入進殊驚悸引至廡下或呼令升階進竊舉首見三人皆王者服據案坐諭進曰汝嗜食厭物雖父兄戒飭不敬聽是何理耶此等物亦有何好進伏地告曰茲蒙嚴旨自此決當斷食王曰果能尒當放還進曰若從念此罪死不赦王命吏送歸戒行不知所之及家見身累枕近吏推之身投榻上並汗從鼻出約斗餘移時漸甦進病愈後更不食其厭物

宋婺州天慶觀道士徐滄然字希孟甫甫黄冠也紹興六年與同輩作醮事既畢就寢困睡中若哽咽者傍人呼撼再三始寤已不能言索紙書之云適夢兩青童喚起隨之前行至大殿下童持一狀讀判曰戒子徐滄然屢喫葷酒對聖陳詞可令罰啞一紀旋以灰酒一杯使飲覺來即瘖凡數月同輩共議為設醮祈謝夢其母曰不可為此恐譴責愈重乃書告報止

之。未幾。又夢一馭卒追縛到官府。過有著緋袍繫魚皮帶者。立於西階問
曰。汝是戒子徐希孟耶。曰。字希孟。非名也。又曰。是饒州人耶。曰。婺州也。緋
袍顧馭卒曰。豈可錯誤追人。便放回。將出門。見舊所識法司吏在門下。揖
與款語。且云。澹然坐茹葷罪。當罰啞一紀。今因赴遠邸。欲出聲。如本觀道
流之懲過。固有甚於我者。何爲不治。法吏言。是日偶三官巡遊天下。覩見
汝罪。所以行罰。徐因扣請凡平生所爲不善事。尚恐有可知而改者。願以
見告。吏即令取一簿。檢至徐名字。第一項書云。曾打母一拳。但年方五歲
未爲罪。後一項云。常孝思父母。乞免染疫病。閱讀未了。吏促之去。行次水
邊。墜而寤。其瘖如初。又半歲。夢前者兩青童復來。引詣故處。當云。徐澹然
改過來。道用心精勤。可免先罰。與清酒一杯使飲。飲罷。傍有三道士。率之
同遊天台山。洗之湮溪。俄然覺。則已身乃卧三清殿後深水中。呼道童扶起
將入寮。今猶未啓關。徐聲音一切復故。於是徧謁謝鄉老。自述其詳。
昔天府吏姓沈。判司性慈善。事玄帝三世矣。一夕夢帝曰。汝有大厄。吾亦
奚如之何。沈泣拜求哀不已。曰。汝家人拋棄五穀罪。歸家。長雖有從善。不
依贖罪。覺視之信然。後數日。沈偕全家泛湖。中洶濤中。棄[illegible]
棄菜加糾苴爲肉糜以待。而家人日盰候沈不至。怒歸。餒甚。爭食之。斯須
而盡。又數日。道所以皆懺悔。而沈卒無恙。嗚呼。乞食得塊。猶拜手以謝天
賜。況民以食爲天。可棄乎。
宋紹興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平江虎丘山有常州僧法道。因病入延壽堂
忽變形作餓鬼。頭目極大。頸窄咽細。口吐猛火。人以食與之。則呼曰。鐵丸
也。不可食。如是七日。長洲令爲請道法師救之。謂曰。汝生前想有隱惡。急
自言。佛法容人懺悔。我爲汝誦咒解釋。病僧久之方自言。曰。向日在廬山
慧日寺作典座。盜常住菜。日換酒一升。後作江州能仁副院。將寬剩米沽
酒。有是二罪。法師曰。汝能知過。吾救汝。即扶其口灌咒水。僧豁然遂睡。天
明方醒。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
宋福州安國寺方丈育一猫十餘年。捕鼠甚捷。而不以條肉向口。寺僕嘗
誤以甑汁水一撥於地。不即掃滌。猫在傍意若嫌惡。即不食。至于累日。餓困
且死。長老忍人也。以爲畜產異類。而敢妄作惡怒。而投諸井中。未幾長老

無疾奄化。未及龕斂。瞿然而起。嘆曰。我卻到陰府。見此猫乃是冥曹判官。
望我入門。起身相揖。徑升殿白王曰。某昔在世時。蒙其撫養之恩甚久。雖
賒命一撥。不敢銜怨。乞放之還生。以示報德。我已被引立庭下。盡聞其語
王從所請。故得反魂。然則吾有負於幽明多矣。自是不敢復害物命。
宋黃丞者。有艷妾。妻不容。付儈者而轉其直。張尉得之。一歲而生男。張之
兄戲曰。兒有名乎。曰未也。曰。宜名黃兒。豈無黃家氣味耶。張之一家由是
惡其母子。居無幾。妻有孕。張逐妾棄子。佃僕憐而鞠之。明年生女。數年又
生女。又數年娩一子。又數年以過逐之。二女多病。皆殘廢。所棄子獨無恙。
妻死張悔。復尋其子。年已二十矣。父子之恩復全。天理也。嗚呼。人可昧夫
天理哉。
宋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不修戒律。偶得一虎皮。戲被於身。搖尾掉頭。
見肖之。或於道傍戲鄉人。皆懼而逃走。至有遺其所攜之物者。僧得之喜。
漸於要衝伺往來有負販者。欲自草中躍出。眾然虎也。皆棄所齎而奔。每
蒙皮而出。嘗有所獲。自以得計。時時爲之。忽一日被之。覺其皮著於體。及
伏草中良久。試暫脫之。觸方皆不能脫。自視其手。是虎也。爪牙虎也。乃近
水照之。頭耳眉目口鼻毛尾。虎矣。非人也。心又樂於草間。遂捕狐兔以食
之。每攫飲啗。皆虎也。是後常與同類遊處。復爲鬼神所役使。夜則往來于
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厭苦之。形骸雖虎。而心歷歷然人也。但不能
言耳。周歲餘。一旦餒甚。求無所得。乃潛伏道傍。忽一人過于前。遂躍而噬
之。既死。將分裂而食。細視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也。寧而爲僧。不
能守禁戒。求出輪迴。自爲不善。沿變爲虎。業力之大。無有是者。今又殺僧
以充腸。地獄安容我哉。我寧餓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大號。聲未絕。豁然
皮落如脫衣狀。自顧其身。一裸僧也。奔舊院。院已荒廢。乃用草遮身。投于
俗家。得破衣數件。走于鄰境佛寺。因遊方。止臨川崇壽院眾堂中。是時圓
超上人居看經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問爾何處人。出家幾
夏。曉習何等法。而勤勤若此。對曰。某心有悔行。願因上人決之。但不欲
他僧聞耳。乃屏侍者問之。其言爲虎之事。叩頭作禮。求懺罪業。上人謂曰。
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剎那之間。即分天堂地獄。豈在前生後世耶。爾惡念

為虎。善念為人。豈非發於苟有志乎。脫離者。趣無上菩提。還元返本。念不善則人不為虎。虎不為人矣。方今閬中大善知識比肩。尒其往哉。僧乃奉教。入身詣於智作長老。長老見之。以向者事問。皆無異同。使目猶赤。耽耽然可畏也。後入嶺不知所適。

唐開元初尚書席豫以監察御史按覆河西時。因下食求羊肝不得。撻主吏。吏生取羊肝以進。豫見肝搖動不息。嚬蹙良久。令持去。乃取一絹為羊禱佛。半日。詩豫暴卒。隨吏見王。王問殺生有道。何故生取其肝。獨能忍乎。豫云。初雖求肝。肝至見動。實不敢食。言訖。見一小佛從雲飛下。王起頂禮。佛言。如豫所陳。王謂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尋放豫還。

昔文殊者長安人也。父母令於別業讀書。為莊前堆阜之上置書堂焉。而性本踈誕。不樂文字。但與隣里少年。彈射飛鳥。捕捉野獸以為戲樂。至於答筍之具。罻羅之屬。弋繒罝罦。弓矢矰刃。靡不置之。數年之間。殺獲不可勝紀。忽有道士見之。謂曰。子之頭何遽變耶。殊驚而問之。乃引於臺下。令其窺井照之。自見其人形而獸頭矣。欲求道士悔謝。道士令熟視井中。[illegible]之間。我形不改。而頭已百變。或禽或獸。或蛇或魚。殊見[illegible]。[illegible]曰。飛物走獸。各貪其生。至於飛動。皆重其命。爾反天道而殺之。當有此報耳。每變一頭則受一生。終爾所殺之數。一一償之。積月累日。計其壽限。自此之後。爾身則死。乃歷生異類之中。報所殺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身之日。殊號泣求救。頓棄弋獵之具。以謝前愆。洗心改悔。不敢更犯。道士見其誠至。乃謂之曰。我奉太上之勑。歷救衆生之苦。名曰救苦真人。爾有昔緣。早合遇道。此苦不救。淪陷無期。乃以道士衣與之。令其終身修道。陰功救世。廣濟物命。方免前罪。道士即踊身而起。去地數丈。立於金蓮花上。左執瓊枝。右執柳枝。金冠鳳履。身邊三丈。通身有五色之光。上連天表。照曜一川。逡巡乃隱。文殊乃焚羅網之具。披道士天衣。於其處立殿。製所見之像。晝夜精勤。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真仙授以藥訣。令遊行海內。救人疾苦。後乃得道而去。

昔有老公。其家巨富。而此老公思得肉食。詭作方便。指田頭樹。語諸子言。今我家業。所以皆富。由此樹神恩福故爾。今日汝等宜可群中取羊以用祭祀。時諸子等承奉教命。尋即殺羊。禱祭此樹。即於樹下立天祀舍。其父後時壽盡命終。行業所追。還生己家群羊之中。時值諸子欲祠樹神。便取一羊。遇得其父。將欲殺之。羊便哩哩。笑而言曰。見此樹者有何神靈。我於往時為思肉故。妄使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肉。今償殃罪。獨先當之。時有羅漢過到乞食。見其亡父受於羊身。即借主人道眼。令自觀察。乃知是父。心懷懊惱。即壞樹神。悔過修福。不復殺生。

昔佛在舍衛（華言聞物）國。時拘薩羅國波斯匿（華言勝軍）王。勑典獄者。諸有盜賊罪應入律。詣市殺之。時有一賊在大衆中。逃竊得脫。外假法服。私為沙門。然內不思惟。謂為永離困厄之難。不復懼害。在閑靜處。不思道德。不習經義。律儀禪誦之道。然未得證果。不勤求證果。佛告彼人。已免生死賊寇之難。故有餘恐。五疑陰身。輪迴五趣。無有解已。為諸結使。所見殘害。便當墮於餓鬼畜生之道。時彼比丘。在閑靜處。思惟校計。內自怨責。解知萬物。皆悉無常。生不久存。盡歸於滅。興衰之變。斯來久矣。即於佛前悔過自責。成羅漢道。

國朝吳興何山者舊僧[illegible]權悔衆。素行不軌。尤嗜殺生。一日宰猪饌客。先以首入鍋煮之。自去候其生熟。忽見一人首張目咬齒。頭髮蓬亂於沸湯中。翻覆可畏。僧見之怖懼戰慄。若無所容。及遣人覘之。猶猪頭也。其僧因此改行從善。

昔摩竭（華言不害）國甘黎園中。城北石室窟中。有衆多獵師入山遊獵。廣施羅網。殺鹿無數。復還上山。時有一鹿墮彼擭穽（阱也）中。大聲呼喚。獵師聞已。各各奔馳。自還墮擭。傷害人民不可稱數。雖復不死。被瘡極重。痛不可言。各相扶持。乃到其舍。求諸醫藥。以傅其瘡。室家五親。各迎屍喪。歸還被瘡衆生。念知瘡瘥。厭患遊獵。宿緣應度。便自捨家學道。作沙門。

昔舍衛國有一貧家夫婦。慳貪不信道德。佛愍其恐。現為沙門。詣門分衛。（華言乞食）時夫不在。其婦罵詈。無有道理。沙門語曰。吾為道士。乞匃自居。不得罵詈。唯望一食。婦曰。若汝立死。食尚頗得。況今平健。欲望我食。但稽時躇。不如早去。於是沙門立住其前。戴眼抒氣。便現立死。身軀膖脹。鼻口血出。腸潰腹爛。不淨流溢。婦見恐怖。失聲棄走。於是道人即化作琉璃小瓶。以

自園逶其夫不能得入即問道人何不開門道人曰欲使開門棄汝弓刀其人自念當隨其語若能得入手拳加之尋棄弓刀門故不開復語道人已去弓刀門何不開道人又曰吾使汝棄心中惡意弓刀耳非謂手中弓刀於是其人心驚體悸道人神聖乃知我心即便叩頭悔過自責詣道人曰我有弊妻不識真人使我興惡願小垂恕莫使見捨今欲將來勸令悔道即起還歸其妻問曰沙門所在其夫具說神變之德今者在彼卿自宜往改悔滅罪於是夫妻至道人所五體悔過願為弟子請問琉璃城堅固難踰志明意定永無憂患奇德致此神妙道人答曰吾博學無厭奉法不懈精進持戒心不放逸緣是得道自致泥洹

浮香闍黎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醉樂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嘗自飲啖未嘗與香今日須飡一頓諸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尒污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雉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鮓鶩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皆斷宰殺自後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德風也後因誌公寄語遂化于寺弟子等營葬將殯恠棺太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

昔給孤長者子婦玉耶端正姝好而生憍慢不事翁姑夫壻給孤念言佛能化於一切即詣具陳欲屈一飯而為玉耶說法化令改過佛既到家大小皆來禮佛惟玉耶不出佛即變化其舍墻壁皆如琉璃內外相見玉耶驚出禮佛懺悔佛告玉耶女人不當自恃端正輕慢其壻何者端正除去邪態心十四垢定意一心是為端正不以顏色為端正也女人身中有十惡事一者初生父母不喜二者舉養視無滋味三者心常畏人四者父母憂嫁五者父母生離六者畏夫喜怒七者懷產甚難八者少為父母撿錄九者爭為夫壻禁制十者老為兒孫所訶從生至終不得自在玉耶白佛稟受下賤不知禮儀願訓為婦之法佛言婦有五善三惡何等五善一者夜卧早起心常恭順執事先啟所尊甘美不得先食二者夫罵莫恨三者不得邪非四者願夫長壽五者夫出整家何等三惡一者不事翁姑夫壻美食先噉早卧晚起夫訶應拒二者心不向夫念他男子三者欲其夫死別嫁佛又告玉耶世間復有七輩婦一如姊婦者愛夫如弟二如妹婦者敬夫如兄三如善知識婦者訶夫之過敬夫之善四婦婦者竭誠事夫唯和為貴五婢婦者務脩婦道不妬聲色如事大家六怨家婦者見夫不歡常如寄客七奪命婦者毒心相向毒藥害之佛言為五善婦者常有顯名後得生天為二惡婦者常得惡名後入三塗玉耶流涕白佛言我愚癡自今以後改往脩來當如婢婦承事翁姑夫壻盡壽不惓受戒為優婆夷佛言善哉人誰無過過能改者善莫大焉

宋劉琛之沛郡人也嘗在廣陵逢一沙門謂琛之曰君有病氣然當不死可作一二百錢食以飯衆僧則免斯患琛之素不信法心起意謾沙門曰當加祇信勿用為怨稍去二十步忽不復見琛之信行之後病時氣危頓殆死至九日方愈如夢非夢見有五層浮屠在其心上有二十許僧遶塔作禮因此而寤即得大利病乃稍愈後在京師住忽有沙門先不相識直來入戶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琛之因說先所逢遇答曰此賓頭盧也（賓頭盧尊者名）語已便去不知所向琛之以元嘉十七年夏於廣陵逢見惠汪精舍

前懴悔甚衆而無形像駛往觀之比及到門奄然都滅後遂證佛果

唐若金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舉家奉佛然不斷肉食永徽中煑一羊胑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更命盡煑還復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肉

唐揚州白塔寺沙門道昶掌知僧物自在侵用忽有冥官數人白日入房拽昶下地欲斷其頸昶驚呼乞命官偶聲言合房資財並送還僧當放汝活昶叩頭言不敢違命即聲鐘集衆盡捨衣物造像設齋冥官三日復至見昶一鉢一衲不言而去昶自是進脩卒成明行

昔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衆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聞波斯匿王宮門外有多衆人民各擧手啼哭呼嗟便作是說於此國土有大惡賊名鴦崛髮殺害人民暴虐無慈村落居止不得寧息殺害人民各取一指用作華鬘（首飾也）以是故名曰鴦崛髮願王當除此人比丘食已詣佛世尊具陳前事佛便往彼時有衆人擔薪負草及斫田

人。有行路人。詣世尊所。語世尊言。沙門莫從此道行。所以然者。此道中有鴦崛髮。殺害人民。無有慈心。於衆生城郭村落。皆為彼人所害。彼既殺人。以指作華髮。懼娩世尊。遂更前進。時鴦崛髮遙見世尊來。見已便作是念。今此沙門獨來無伴。我當殺之。即拔腰劍。往至佛所。世尊遙見。便復道還。鴦崛髮走逐世尊後。盡其力勢。不能及。時鴦崛髮便作是念。我走能逮象。亦能及馬。亦能及車。亦能及暴惡牛。亦能及人。然此沙門行亦不疾。盡其力勢不能及。亦時鴦崛髮遙語世尊言。住。大沙門。世尊告曰。我久自住。然汝不住。時鴦崛髮便作是念。我行遲。行即捨腰劍。五體歸命。求為沙門。受具足戒。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猶如剃頭。彼所著衣。化成袈裟。佛為說法。成阿羅漢。時王波斯匿集四部兵。出舍衛城。欲往殺彼賊鴦崛髮。先過世尊。只向佛說。世尊告曰。若今王見鴦崛髮。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王意云何。王報言。若見當問訊禮敬。無有害心。然彼兇惡無有慈心。安能修行沙門之行。時鴦崛髮去佛不遠。結跏趺坐。直身正意。繫念在前。時佛舉手。示鴦崛髮處。時波斯匿見鴦崛髮已。便懷恐怖。衣毛皆竪。

驚。佛言。勿怖。自[illegible]汝罪當與王語。時波斯匿王便往至鴦崛髮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時波斯匿王。問鴦崛髮言。尊者鴦崛髮。本名何等。鴦崛髮答言。大王。我名伽瞿。母名曼多耶尼。王報言。汝善自勉進。我今盡形壽供養尊者伽瞿。衣被飯食。病瘦醫藥。床敷臥具。無所吝惜。常當以法擁護。時波斯匿王。頭面禮足。繞三匝已。詣世尊所。白言世尊。不降伏者。能降伏之。

昔有國王。喜食人肉。勅廚士曰。汝等密捕人來。以供廚食。以此為常。經十二年後。其王本身生兩翅。飛行啖人。已得四百九十九人。時有國王。始出宮門。逢一道人。說偈求乞。王即許之。還宮當賜金銀。其啖人王。空中飛來。抱王得去。還於山中。其數已滿。當發以祀天。啖人王曰。汝何不懼。國王對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何須愁耶。但出宮時。路逢道人。為吾說偈。即許施物。今未得施。以是為恨。今王弘慈寬恕。假日施訖。不敢違要也。即聽令去。若不還者。吾往取汝。亦無難也。王還宮。即開庫藏布施。遠近拜太子為王。慰勤百姓。辭決而去。啖人王見其來。即問曰。身命世人所重愛者也。而卿捨命。世之難有。不審何所志趣。願說其意。國王答曰。即日吾施至誠。願當得不退轉。作佛。願度十方。彼王聞曰。求佛之義。其事云何。國王便為廣說五戒十善四等六度。於是心開豁然。從受五戒。不復啖人。為消信士。因放四百四十九人。各還其國。

昔有一極貧人。若曉鳥語。為賈客僦擔。過水邊飯。烏鳴。賈客怖。貧人反笑。到家。賈客問言。我在彼飯時。聞烏鳴。我大怖。而君反笑。何耶。答曰。烏向語我。賈人身上有好白珠。汝可殺之。出珠。我欲食其肉。是故我笑耳。曰。汝何不殺也。答曰。我生前世貪人財物。故貧為賃擔。若復殺人取物。後世受苦何時當已。我今寧死。不為此事。

唐馬周者。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受命。太上勅周下佐於國。而沉湎于酒。汨沒風塵間二十年。棲旅困餓。幾於僵仆。間衣天綱善相術。因詣之以決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久。何相之有。周大驚。問禳制之術。綱曰。可自此東直而行。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迫而與語。但隨其往。此災可除。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默隨其後。繚繞村徑。

登一大山。周隨至山頂。叟顧見牛坐樹下。語曰。太上命汝佐聖孫。何為昏沉於酒。五神已散。旦夕將死。而不修省耶。周懵然未曉。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宮闕。經歷宮門數重。至大殿廡前。有宣言責之。使還其舊署。自責省愆。叟與所司送於東廡之外。院中室宇宏麗。視其居則姓名存矣。啓鑰而入。爐火鼎器。床席宛如近棲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衣五方之衣。長大奇偉。立於其前。曰。我皆先生五臟之神。先生酣酒沉湎。屢棄其身。我等久居此矣。但閉目將復神室也。周瞑目久之。忽覺心智明悟。併憶前居此仙王之庭。稽首謝過。求詣長安。明日復謁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耶。已瘳矣。六十日。當一日九轉。位至台輔。勉自愛也。貞觀中。勅文武各貢理國之策。周代常何獻策。為出人表。是日拜拾遺。既察御史。眾行自此累居大任。輔佐太宗。一旦群仙降室曰。佐國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徵命。無復留也。

梁桓闓者。不知何許人也。自西蜀來事華陽陶先生。為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性常謹默沉靜。奉役之外。無所營為。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

祭隱居庭中隱居忻然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隱居默然心計門人無姓桓者命求之乃執役桓君耳問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曰修眞朝之道積年覲朝太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召將昇天闕君欲師之桓固執謙畢不獲請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乎願為訪之他日相告於是桓君服天衣駕白鶴昇天而去三日密降陶君之室言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虫虫水蛭輩為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陶君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焉後陶君果解形仙去又為茅山上清第九代宗師也

晉許敬之諱遜生而穎悟少小通疏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麛中之子墮麛母猶爾舐之未竟而斃因是惻然感悟即棄折弓矢學道得仙

嘉言

(語)施不在豐期於救乏○積而能散無多藏厚亡之患○欲不匱則博施○施小德者受小福施大德者受大福施大而受小者安施小而受大者危施而不受者昌不施而受者亡○與人交有義惡焉施與報而已矣與神交有禍福焉感與應而已矣施報感應若形影聲響然○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

(遺)夫人為道務在博愛哀憫施與德莫大焉○為人大富從布施中來○布施得財富○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議○覩人施道助之歡喜亦得福報○未離欲心布施生人中富貴及六欲天中若離欲心布施生梵天上乃至廣果天○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施三種人果報無盡一者諸佛二者父母三者病人○運心常寬廣此則名為布施已惠於人方可名為施○好喜施人飲食者所生之處天廚自至色力具足聰慧辯才壽命長遠○若施法師流通大乘講宣如來秘密之藏令使大衆開其心眼者得無量報○若有貧窮全無財可布施見他修施時而生隨喜心隨喜之福報與施等無異○財施如燈但明小室法施若日遠照天下○請僧之時僧次供養無別異相其福寂多○布施倩淨戒智慧於慳貪功德日夜增常生天人中○所施福利無就福智得無生法忍○給濟衆生廣植福業致得成佛○賢者好布施天人自扶將施一得萬倍安樂壽命長○施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善人福寂深重○給濟貧乏苦惱衆生其福曠然不生悔悋

(道)施恩勿求報與人勿追悔○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吾利益厚者施益博○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布施廣度己不加負○積功立名於惠及物上天所鑒○含道抱德推誠樂施○濟人度物所在道利長生不死永享貞吉○其施厚者其報茂○念道布施貧乏生富貴聰明身○財者衆生性命能捨命財接濟孤貧內息慳貪外除刻奪人天利潤生死蒙恩○一切布施生歡喜心福報無邊○以吾道施人功德最重○見人窮乏飢寒困急損己布施令人富貴福報萬倍○施惠鳥獸有生之類割口飼之無所愛惜世世飽滿常在福地○一切衆生如我眷屬飢寒念與衣食疾病念與醫藥冤讐念與解釋當後來世證與人行○散財施惠開出倉庫賑恤貧窮積功累德升上仙堂○施恩不望報聖賢也施恩望報者小人也○如無至誠心施雖多而獲報甚尠捨不望報施雖少而獲報多○損身施惠後受大福○施惠布德念度根生死昇東華必彌飛天

感應

唐裴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惠施一日有一老人踵門求衆兄弟侍之盡敬老人曰觀君兄弟皆長者也積德如此豈其無福安史之亂為老人所引入一洞中由是得脫兵難其後兄弟皆至大官舉家壽皆過百

唐神龍年中襄陽將鑄佛像有一老姥至貧苦求助施卒不能得姥有一錢則為女時母所賜也寶之六十餘年及鑄像時姥持所有因發重願投之鑪中及破鑪出像姥所施錢著佛胸臆因磨銷去之一夕錢又如故僧徒驚異遂置錢不去乃知至誠發心必有感應

宋吳百三本一貧者一日見一道者詣一鋪乞一文錢鋪家睚眦不與百三嫉之取腰間一錢授與是夕即夢道者與之去贅及覺瘤贅果落

宋茶陵陳天福歲凶發廩平糶貧不能糴則與米無米則與飯又無米與錢貴糴賤糶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銅錢一百二十為糶米一斗陳

云道人要齋糧當納工一斗何必用錢道人受米出門遂題四句於壁間
云遠近皆稱陳長者與錢糴米來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上金
馬陳後富有起賑濟倉平糶濟人生三子長季忍次季雲三季芳名蘭孫
父子皆請鄉漕蘭孫補入國學皆登第官至太常丞人云平糶之報甚豈
而道人者其仙乎。

宋張八公處州龍泉人也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八佛產分二子每歲
禾穀率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八十其子意欲薄有所增張公坐
於門看糶者出門之價曰咯增此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
曾玄孫皆登第時黃溪馮公爲人本分亦好施人以呆稱之其子夢蘭登
進士科鄉人語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宋吉州仙居道堂嘉熙辛丑堂隣有李老家稍溫飽道人來往即供以好
茶深熟者与酒適有幼子病瘵骨瘦如柴死期可必忽有堂內三道人來
姿蒼古來曰令嗣能過堂同榻一宵則可再生李老亟遣去是夜兩道人
挾之而睡一道人蓋其上其氣蒸人如火病者如坐甑炊不能堪道人曰
且忍耐凡若此者五六次早起精神清爽肌骨爲暢索飲食如常不十日
獲悅殊異道人屬之曰姑遲兩年方可娶否早則病復來李老夫婦拜謝
之予以錢會布帛一毫不受但受呆飲三杯辭堂往袁州仰山時天色晚
李老與堂中道衆苦留之不從所請方出門則不見矣乃知其仙也。

宋南劍州沙縣祝染者遇歲歉爲粥以施貧後生一子聰慧請舉入學手
榜將開忽街上人夢捷者奔馳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上書四字曰
施粥之報及榜開其子爲特科狀元。

宋福州張善元夫家夫婦皆好善樂施雲水道流猝食其家寶祐丁巳年
間張嘗於市見一道人橫臥道傍滿身汙穢遂歸舍之張以子繫官急出
誠妻曰道人欲去則以百錢遺之次早道人告去妻如夫誠道人索銀子
妻怪之道人曰昨日寄銀子二十兩在你夫處安得欺我遂轉地大呼不
已妻以少釵揷遺之道人必如數乃已妻不得已累增如數償之而去夫
恨以爲平生好善乃獲此報仍誡左右曰夫歸切勿言恐其好善之怠也
未幾其子將受刑吏求銀二十兩可免欲取於家恐不及事在邸中大憂
同邸一道人曰我善乾汞爲銀須用銀一兩爲母及用汞一兩同煅之則
皆成銀矣數雖多一夕可成張曰雖然將安所得母與汞道人曰若勿
憂遂開篋取銀子及汞和於鼎中煅之但見青燄飛起高四五尺須臾青
焰息道人以水投鼎中曰且視之則皆銀矣且視之果然求道人不見啓
篋曰道人今早算結辭去矣張大駭取銀子秤之恰四十兩亟將一半免
其子罪并携其半以歸妻聞之方悟即前日道人所爲也。

宋朝東京未亂時遠郡有一士人補入太學肄習之暇常出獨坐學前茶
肆中見道人手執道扇綠此士人盡傾囊中錢與之五六十日率以爲常
道人受施無厭心士人與之無吝色一日道人曰爲受官人捨施今日還
可請道人一茶否茶罷道人曰貧道欲說一事幸毋泄官人可急歸去前
程事不必問東京不久流血成池恐禍相及士人歸治行同舍問之具以
實告或笑或侮士人心亦趑趄明日復坐茶肆道人又至驚曰官人何爲
不去若不信貧道之言恐無及矣東京不日將陷城市往來之人半是鬼
遂以布袖遮士人目令看但見行者或無首無足鬼形異象變幻不一士
人始驚亦不告同舍明早遂行方至城外而道人又在彼相送曰貧道無
以爲贈以此扇與官人遮日所過鄉落或有人群咲此扇則是鬼也切不
可駐足若無人咲此扇時方可緩緩行則以此扇從便棄之言訖長揖而
別回首道人亦不復見心疑異之士人持扇在手急走每過一處則見數
十人或見三五十人或百十人相逐來觀群衆指咲行甫兩日有來自後
者則云東京已陷士人益驚兼程而進又行兩日而咲者漸少及更三數
日則不復有咲者矣士人乃思道者之言遂將此扇棄之田中而去行將
半里復自念曰道人以此扇遺我保全性命今既至此豈可忘而棄之再
至元處拾取則見所執之扇已化爲髑髏矣。

宋太平州通判葉仁字平甫嘗爲文鏤板以爲勸戒云食饌不可廣傳傳
之浸遠殺生益多方書不可不傳救人疾苦陰德不少又常集諸經呪十
餘本印施於水陸會中以爲薦福之助一日有作水陸佛事而忌請經呪
者是夜夢其先云汝雖至誠而不請葉通判經呪無益也其家感之遂再
詣冥陽之齋往請經呪且告夢葉乃以其板施於僧坊令遇水陸印施爲

至誠印施經卷。其功不細。

宋崔公度自少好施食。每施食時。常以尊勝黃幡。徧施食上。率夜半為節。非有大故未嘗廢。得館職後。嘗飲於親故家。至中夕方歸。道沿蔡河。有酒肆未收。馬過觸之驚逸。崔墜地不知人。似醉夢中。見一婦人至曰。此崔學士也。急解帕巾幕其首。又招其徒曰。此乃施食崔學士。今有難。不可不救。俄有十餘人應聲而至。皆婦人也。與之撫摩掖視。崔覺稍甦。馳卒扶上馬而歸。家人但怪暮夜安得有人衆首。崔彷彿能道向來事。亦不悟。數日瘡愈。解其帕視之。乃古二紅纈。有亞滲色。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捨食幡也。其物應手灰飛。方知是鬼耳。

宋陽樞密既死數日。嘗與孫曰。吾在生雖剛褊。然無大過。今歲歉。若能為吾發廪拯濟。遠勝為作佛事。於吾亦有所賴。其孫即日以五百碩米付縣令孫君既拯濟。是夕復夢樞密令矣曰。吾即生天矣。

宋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昔阿育王宮有一婢。使見王作福。自尅責言。王先身時。布施如來一掬土。故得此富貴。今日復作。將來轉勝。我先身罪。今日廝下。又復貧窮。無可修福。將來轉賤。何有出期。思已悕哭。偶因掃地得一銅錢。即施衆僧。心生歡喜。不久病終。託阿育王夫人腹中。為女出世。端正殊妙。右手常捲。年滿五歲。王抱膝上。摩手取開。有一金錢。隨取隨生。而無窮盡。須臾之間。金錢滿藏。王怪所以。往問夜奢羅漢。答言。此女先是王婢。掃糞壤中得一銅錢布施衆僧。生為王女。報應如此。

昔李無競調官東京。至朱仙鎮。見二丐者爭打於道。曰。我終年乞丐。得錢數百。被你借用。頑不肯還。無競見其毆擊頗猛。因以己錢代償。一乃捨去。一曰。君能為吾辯鬬。真善人也。吾住在隆和曲。他日訪我。必當有報。無競行既數里。復自念曰。彼丐者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既至東都。來以訪之。果得其人。延無競至廬。飲以酒。無競三辭。復進以桃。無競恐怖其[illegible]略取

二枚。懷之中途。取看乃紫金也。

宋崔煒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壚者毆擊。良苦。煒趨解曰。酒直幾錢。當壚者曰。酒直一貫。煒即脫衣為之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塗。乃曰。昨蒙為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治贅疣。今日越井崗艾少許。聊以為謝。若遇贅疣。即可以此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其後遇一僧人贅垂于耳。一灼立愈。由是知名。延之者衆。一旦遂成富室。煒不敢忘。日夜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靜女葛洪妻也。行此灸於南陽者積有日矣。

宋大觀間。一官貧於京師。見一靴。是其父葬時物。遂問鋪家。答言。一官貧攜來。倚可候之。既至。乃其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隨之一二里。度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學鎮江太守葛繁。其子謁繁言之。因問繁何以為幽冥所重。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自後或二或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問何以利人。繁指座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之足。予為正之。若人渴。能與之一杯水。皆利人一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亦上至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乃有利益。後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

宋安慶府劉趯英。富商也。未生時。母夢神人告曰。爾某時生子。所禀壽不永。至期生趯英。術者推命。言壽止三十二。趯英踈豪倜儻。輕財重義。年二十即周遊湖海。懋遷有無。日益充裕。嘉熙年間。淮旱粟貴翔湧。趯英轉粟數萬。止依糴價元直發糶。富室遂皆平糶。二百里內賴以不殍。自是不復興販他物。逐年必轉粟他方歸糶。於時直量減二分。里之遠近德之。年三十二。溺水於峽。撈屍不獲。里人裒金建黃籙薦拔。識與不識。皆為流涕。越十餘日。忽歸言溺水後。到水府。見王者。延坐曰。公壽止今日。冥間以公有陰德。擬公為冥間判官。又以公有母在。議延公壽三紀。未委公意何如。趯英曰。願少延殘喘。以奉老母。王者曰。吾亦意公意如此。但今正當用人。公可就此少避。須臾設宴。仙樂清雅。品饌珍異。皆非人間所識。酒三行。有道士捧文書至。乃曰。里人所建黃籙。有玉旨趣歸。趯英辭王。王留再飲。酒行。王送出。遂甦。乃在龍帝廟。身未嘗濡。趯英在水府片時。頃人間已十數日

矣。抵英由此為善益篤。年六十八。一日沐浴更衣。語妻子曰。我今日為冥
間所錄為判官矣。翛然瞑目而逝。

宋洛陽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污藍縷。直詣肆索
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其不逐
去。笞女。女益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
否。女頗嫌不潔。少覆于地。即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
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曰。小家子
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乏。既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既笄。
嫁為管營指揮使妻。後為吳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
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宋金華范成我。建炎二年。以秀州通判權江淮發運司幹官。官舍在儀真。
方劇賊張遇寇淮甸。民間正譁。范泊家舟中。而日詣曹治事。其妻張夫人。
平生篤信佛教。每遊僧及門。因所見物悉與之。不少吝。那有僧鳴鐃鈸行
乞于岸。呼曰。泗州有箇張和尚。緣化錢脩外羅城。張邀至舟。所僧於袖間
出雕刻木人十許枚。指之曰。此為僧伽大聖。此為木叉。此為善財。此為土
地。命之笑。則木人欣然啓齒。面有喜色。取一兒枕鼓而寢者以與張。曰。此
僧伽初生時像也。又以藥一粒授張。戒使吞之。張施以紫紗皂絹各一匹。僧
留甫去。范君適從外來。次子以告。問何在。曰未遠。遣人追及。將折困之。僧
殊不動容。索紙書十字者二。又書九字。及餘字于下。以付范。即去。張氏取
藥欲服。而其大如彈丸。不可吞。乃命婢磨碎。調以湯而飲之。明日僧復至。
問曰。嘗餌吾藥否。以實對。僧歎咤曰。何不竟吞之。而碎吾藥。然亦無害也。
後兩日。賊船數百渡江而南。將犯京口。最後十餘船獨回泊真州。殺人肆
掠。是時岸下舟多不可計。舳艫相銜。跬步不得動。范氏之人無少長皆登
津散走。張以積病不能行。與一女并妾宜奴者三人不去。但默念救苦觀
世音菩薩。時正月十四日也。一賊登舟。從蓬背採矛入。當張坐處。所覆綿
衣四重皆穿透。刃自腋下過。無所損。賊跳入中。又舉矛刺之。出刃脫之間
亦無傷焉。賊驚異。釋杖問曰。汝有何術至是。曰。我以產後得病。坐待死於
此。但誦佛爾。安得術哉。家藏金銀一小篋。持以相贈。幸捨我。賊取之而留

其衣服。曰。以為買粥費。去未久。又一賊來。挾火藥罐。發之。欲焚其舟。未及
發而器墜水中。亦捨去。俄頃兩岸火大起。延及水中。范氏舟纜已焚斷。如
有牽挽者。由千萬艘間無人自行。出大江。茫然不知東西。唯宜奴扶柁。衆
猶任所向。遂獲無咎。

昔舍衛國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大富。生一男兒。身體金色。相師占看。見其
奇相。即為立字。字修越耶提婆。華言金天 其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一井水。深廣
八尺。汲用其水。能稱人意。一切所須。如心即出。兒年轉大。才藝博通。長者
愛之。未敢逆意。而作是念。我子端正。容貌無倫。要當推求選擇名女。金容
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即募諸賈。周遍求之。時閻婆國有大長者。方生
一女子。名修跋那婆蘇波。華言光明 端正非凡。身體金色。初生之日。亦有自然
八尺井水。其井所出。稱適人意。時彼長者見之。亦自念言。我女端正。要得
賢士。如我女比。乃當嫁與。爾時女名遠布舍衛。金天名稱後聞女家。時二
長者各懷憘喜。求為婚姻。娶婦既竟。還至舍衛。時金天家便設上供。請佛
及僧供養。一日佛受其請。為長者及金天夫婦廣宣妙法。皆獲須陀洹道。
歸佛還精舍。金天與婦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聽許。俱往佛所。佛言。善來
比丘。鬚髮自墮。法衣著身。便成沙門。漸漸教化。悉成羅漢。佛言。過去毗婆
尸佛滅後。遺法在世。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落。有諸人民豪賢長者。
見衆僧至。各競供養。時有夫妻二人。貧餓困乏。每自惟念。我父在時。財寶
積滿。今者我身貧困極甚。何其苦耶。爾時雖富。不遭斯等聖衆之僧。今既
得值。無錢供養。愴然而啼。婦見夫啼。而語壻言。今汝可往至本舍中。於故
藏內推覓錢寶。當用供養。夫如婦言。至故藏內得一金錢。于時其婦有一
明鏡。即共同心以用布施。買一新瓶。盛滿淨水。以此金錢著瓶水中。以鏡
著上。持至僧所。至心布施。於時衆僧即為受之。各各取水而用洗鉢。復有
取水而飲之者。時彼夫婦。歡喜情悅。遇疾命終。生忉利天。時貧人者。即此
金天夫婦是也。

昔舍衛國有豪貴長者。財富無量。唯無子息。夫婦每懷悒歎。禱祀求索。精
誠款篤。婦生一男。端正希有。父母宗親。值時宴會。共相聚。進詣大江邊飲
食自娛。父母將兒詣其會所。愛念此兒。從生抱負。父負已竟。母復抱之。歡

娛自樂既到河邊急卒散亂執之不固失兒墮水尋時搏撮竟不能得父母懊惱愛若傷懷此兒福德遂復不死隨水沉浮為一魚所吞雖在魚腹猶自不死下流村中有一富家亦無兒子種種求索困不能得而彼富家恒令一奴捕生為業值得吞小兒魚割腹得兒抱與大家大家覩省而自慶言我家由來祈祠神祇求索子息精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便摩抆乳哺養之上村父母聞下村長者魚腹得兒即往其所追求索之言是我兒我於彼河而失是子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兒之亡兒竟無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其兒父母說是我兒我於某時失在河中而彼長者復自說言我於河中魚腹得之此實我子非君所生王聞其說靡知所如即為二家評詳此事聽二長者各名此兒今若與一於理不可更共供養至兒長大各為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即屬此家彼婦生兒即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兒年長大俱為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兒白二父母我生已來猥罹艱苦隨水魚吞垂死得濟今我志意欲得出家唯願父母當見聽許時二父母心愛此兒不能拒逆即便聽許往至佛所求欲入道佛言善來頭髮自墮即作沙門字曰重姓佛為說法得盡諸苦成阿羅漢賢愚經佛言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毗婆尸集諸大眾為說妙法時有長者子來至會中聞說大法施戒之福生敬信心受三自歸及不殺戒復以一錢布施彼佛世世受福財寶無乏長者子今重姓比丘是也由其施佛一錢九十一劫恒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父母供給所須受不殺戒墮水魚吞不能死受三歸故得羅漢果

昔舍衛城中有大長者婦生一男名曰金財端正殊特是兒手拳父母驚怖即開兩手見二金錢在兒手中歡喜收取轉更續生如是勤取滿藏不盡兒年長大即白父母求索出家即便聽之往至佛所剃除鬚髮身著袈裟臨壇受戒於眾僧前次第為禮隨所禮處兩手按地皆有二金錢受戒已竟精勤脩習得羅漢道阿難問佛此金錢比丘先造何福手捲金錢佛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毗婆尸出現於世與諸眾僧遊行國界時諸豪貴施設供養佛及弟子時一貧人取薪賣之時得兩錢見佛歡喜即以兩

錢施佛及僧貧人以兩錢施佛及僧故九十一劫恒捲金錢財寶自然爾時貧人者金財比丘是也

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猫從東北角入西南角王時見已即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步步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王雖得錢怖不敢用往其所以即詣尊者迦旃延華言所說其因緣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即以此錢重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遙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重銅盆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喜恒於五里有此金錢以是因緣若布施時應當至心歡喜施與勿生悔心

昔耆闍崛華言靈鷲山中多有僧住諸方人聞送供者眾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長者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眾僧自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脩福今日富貴今復重作未來轉勝我先不脩今世貧苦今若不作未來轉劇思已啼哭於糞中拾得兩錢恒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我今持以布施眾僧今一二日不得食意伺僧食訖即使布施維那僧前欲為呪願上座不聽自為呪願復留食施諸人既見上座乞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外到一樹下食訖而臥施福所感黃雲覆之時值國王最大夫人亡來七日王遣人訪誰有福德應為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女福德堪為夫人即以香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令著大小相稱千乘萬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後時自念我今所以得是福報緣以兩錢施僧故爾

昔有三人共買衒各分得五百萬餘有一錢欲與一人則為不平欲破分之事為不然時沙門分衛三人共言布施沙門各言大佳手共持與沙門

呪願今汝今世後世並得其福共生羅閱國中各得豪富一人主山中採
金一人主耕田取金一人主井中汲取金爲受前世布施之福
昔有一人在田耕時日已垂中家餉未至有一道人失路至其田所從乞
中食耕人曰諾小頃須臾待家餉至家餉來遲道人曰食既不至仍欲狀
口耕人解其衣帶一訶梨勒果以與道人道人曰君心可感無以相報欲
授五戒君能受不答曰弟子在俗五戒難全但受不殺後耕人命盡生國
王家世世爲國王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選擇族望
娉以爲婦後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其兩手中有金錢出取已還
有如是展轉取不可盡召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覩已此兒生時有何瑞
相父母答言其兩手中有金錢出取已還生因爲立字名曰寶手年漸長
大稟性賢和慈心孝順好喜惠施有從乞者伸其兩手有好金錢尋以施
之將諸親友出城觀看漸次遊行到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光明晉曜如百千日心懷喜悅前禮佛足合掌請佛及比丘僧慈哀憐
愍納受我供時彼阿難佛勅在佛左右問小兒言若欲設供當須財寶於
是小兒聞阿難語尋伸兩手金錢雨落須臾積聚佛勅阿難汝可取此金
錢寶物營理餚饍請佛及僧阿難受教營辦飲食供養訖竟佛爲說法心
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白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
求索出家佛即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脩習得
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爾時阿難見是事已
前白佛言今此寶手比丘宿植何種生於豪族大長者家然其兩手有此
金錢取已還生值佛世尊復獲道果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
爲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教化周訖還神
涅槃時彼國王名曰迦翅收取舍利造四寶塔時有長者見其竪塔心生
隨喜持一金錢安置塔頂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
金錢伸手而出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昔祇陀太子在毗婆尸佛時布施一奴一婢給掃寺廟緣此功德世世常
得七寶宮宅門戶兩邊常有自然金銀男女擎持寶鉢滿中七寶取無窮

盡夜中常有自然天兵五百餘衛護其舍無敢近者輪王七寶者一金輪
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神寶
昔有天護商主往陸求那國常樂布施於佛生信欲先入海若安隱還我
當於佛法中作五年大會天人國內無不聞知時有一阿羅漢比丘尼同
往彼國思惟觀察知天護得安隱還作五年大會請一萬八千比丘皆阿
羅漢學人倍多凡夫無數即見上座名阿婆陀乃是凡夫甚能精進入僧
伽藍從此作禮謂上座曰大德甚不端嚴上座心自思惟云何我爲
不端嚴即自觀身見鬚髮長即喚年少剃除鬚髮比丘尼猶言不端嚴上
座更喚年少浣染衣服尼復至僧伽藍故言不端嚴上座瞋曰我已剃鬚
髮及浣染衣竟云何謂我不端嚴耶比丘尼言佛法以得四果爲端嚴大
德聞商主天護作師子吼五年大會不答言聞大德是凡夫爲第一上座
在羅漢衆中先受供養是莊嚴不以德方悟啼泣懊惱比丘尼言何故啼
泣答言姊妹我今已老無可堪任比丘尼言如來正法可見覩者無過時
節大德可往那吒婆哆寺就優波笈多比丘此比丘佛之所記我弟子中
教化第一時長老比丘至優波笈多出而迎之語言大德洗足消息答言
我未洗足欲見優波笈多時優波笈多弟子曰大德此即是優波笈多來
迎大德即大歡喜便自洗足優波笈多即教化之爲具種趣洗浴飲食種
種供養語維那言今有得二解脫比丘入坐禪處乃至一萬八千阿羅漢
悉入禪處是時比丘入第一禪座處坐時優波笈多入火光三昧如是一
萬八千阿羅漢悉入火光三昧比丘見之心生歡喜優波笈多教化說法
比丘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還其本國阿羅漢比丘尼往僧伽藍禮拜說
言今日大德莊嚴答曰姊妹力也及五年大會天護問上座世尊種種說
法上座所說而無有異上座答言於過去世九十一劫我等爲商主入海
採寶搭取滿船還閻浮提時遇大風吹船墮沙海我等爲毗婆尸
佛聚沙爲塔以珍寶物而供養之時有諸天示我道路言就後七日有大
水來當汎汝船入閻浮提及至七日果如天言以此沙塔因緣經九十一
劫不墮惡道今得阿羅漢果汝今能供養爾許多人於三寶所我說呪願
生死無窮汝今可出家天護奉教即爲沙門得阿羅漢道

昔舍衛國有長者生一男兒。當爾之時，天雨七寶遍其家內。相師觀之，白長者言：兒相殊特。生時有瑞應，號為勒那提婆。（華言寶天）兒年長大，才藝博通，聞佛神聖，心懷渴仰，即辭父母往詣佛所，而白佛言：願令出家。佛言：善來。鬚髮自墮，法衣在身。佛為說法，即得羅漢。毗婆尸佛出現於世，有諸居士共請衆僧種種供養。時有貧人，雖懷喜心，無供養具，以一把白石擬珠用散僧衆，發大誓願。婷施貧人，今此寶天比丘是。乃至九十一劫受無量福，多饒財寶，衣食自然，今遇我世得道果證。

昔大月氏弗迦羅城中有一畫師，名曰千那。到東方多刹施羅國客畫十二年，得三十兩金，持還本國。於弗迦羅城中，聞打鼓作大會聲，往見衆僧，信心清淨。即問維那：此衆中用幾許物得作一日食？維那答曰：用三十兩金，足得一日食。即以所有三十兩金付維那：為我作一日食，我明日當來。空手而歸。其婦問曰：十二年作得何物？答曰：我得三十兩金。即問金在何所。答言：已作福田中種子。婦言：何等福田？答言：施與衆僧。婦乃與夫言論不已，適遇斷事大官，問以何事故。婦言：我夫狂癡，十二年作得金三十兩，不憐愍婦兒，盡以施僧。大官問其夫：汝何不以供給婦兒，乃以施僧？答言：我先世不行功德，今世貧窮，受諸辛苦。今世遭遇福田，若不種福，後世復貧，貧貧相續，無得脫時。我今欲頓捨貧窮，以是故盡以金施衆僧。大官元是優婆塞（華言清信士），信佛清淨，聞是語已，讚言：是為甚難。勤苦得此物，盡以施僧，汝是善人。即脫身瓔珞及所乘馬并一聚落，以施貧人，而語之言：汝始施衆僧，衆僧未食，是為穀子未種，牙已得生，大果方在後耳。以是故言難得之物，盡用布施，其福最多。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沸疏，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聘以為婦。生一女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額上自然有真珠鬘。父母見之，甚懷欣慶，召諸相師占相此女。相師觀已，問其父母：此女生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此女生時，額上自然有真珠鬘，因為立字，名曰真珠鬘。女年漸長大，禀性賢善，慈憫孤窮，有來乞者，脫此珠鬘，尋以施之，續復還生，如前無異。時須達長者聞彼沸疏有此好女，遣致信令求索。珠鬘聞須達名為兒求索，前白父母：慈哀憐愍，若欲持我與彼兒者，當作要誓，必共出家，然後與彼。若不爾者，我不貪著世俗榮藥。時女父母愛念女故，不敢違逆，尋即往至語須達言，具陳女意。時須達聞是語已，共相然可，即為納娶。未經幾時，俱生厭心，尋共相將往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各獲道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真珠鬘夫婦宿植何福，生時自然有此珠鬘著頭，出家未久獲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鹿野苑中轉正法輪，度脫衆生。時有長者名阿沙羅，聞佛說法化度衆生，而作是言：我當勸化城中民衆，為佛及僧作般遮于瑟（華言五年一大會）。作是語已，上白國王，乘大白象，行於市肆，處處道頭，勸化諸人，作般遮于瑟。時有婦女見其勸化，頂上有珠，尋即問言：汝此珠鬘為當與誰？婦答夫曰：今阿沙羅長者來至此中，勸化諸人，我解此珠持用施與。夫即歡喜，更取寶珠持用布施，因發願言：使我來世莫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珠鬘隨我俱生。佛告諸比丘：由於彼時布施珠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

昔佛入舍衛城分衛，身衣有少穿壞。有一婆羅門見佛衣壞，即其家中淨少白氎持用施佛，唯願如來當持此以用補衣。佛即受之，佛與授記，使於當來世兩阿僧祇劫之中，當得作佛。

昔迦夷國王名梵摩達，時出遊獵於曠野，見有一屋，即往趣之，中有一女，從求飲食，無索不得。王請相見，女都裸形，王解衣與之，著體便無。如是至三。王以問女，女答：昔為王妻，王飯沙門，又施衣時，諫但設飯已，不須施衣，故受此罪。王欲令我得著衣者，為我作衣，先施沙門及明經賢者。王求沙門久不能得，可施五戒賢者。賢者咒願云：願令金床女得福無量，得著王衣。王問女曰：汝是何神？答曰：我勝於人，小不及天，故在鬼神道中，捨此命後，當生第一天上。

昔佛在波羅柰國鹿野苑中。爾時梵摩達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女兒，身被袈裟，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召諸相師占相此女。相師觀已，問其父王：此女生時有何瑞相？父王答曰：此女生時，身被袈裟，因為立字，名迦尸

孫陀利年漸長大。衣亦隨大。稟性賢善。慈仁孝順。將諸侍衛出城遊戲。漸次往到鹿野苑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喜悅。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白父王。我於今者。出城觀看到鹿野苑中。見佛世尊百福相好莊嚴其身。威儀庠序。容貌可觀。願王今者慈泉憐愍聽在道次。於時父王愍此女故。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迦尸孫陀利比丘尼。宿植何福。生於豪族。衣此衆袈裟著身而生。及獲道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迦那伽年尼。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王女值行見佛。心歡喜悅。前禮佛足。請佛及僧。唯願世尊受我三月四事供養。佛即然可。三月之中受供養已。復以妙衣各施一領。緣是功德。天上人中尊榮豪貴。常有衣裳隨身而生。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王女者。今孫陀利比丘尼是。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須達。以百千金錢布施於佛。而作是念。如我今者財富無量。雖以祇洹精舍百千金錢布施佛僧不足為難。今若勸化貧窮下賤。割針線而用布施。乃名為難。復得無量無邊功德。作是念已。即便往白波斯匿王。尋使然可。即遣臣佐於其城內擊鼓唱令。語諸人言。須達長者今欲勸化衆人以脩惠施。於七日頭。乘大白象於四衢道頭街巷里陌處處勸化。時諸人等心懷歡喜。競共布施。或以衣服瓔珞金銀寶物種種鐶釧針線。隨家所有。持用布施。爾時有一貧窮女人。客作三月。得一張氎。規用作衣。見須達長者勸化諸人。即便問於其傍諸人。彼須達長者多財饒寶無所乏少。乃能見於地中伏藏。今何所乏。乃復從人而行乞索。諸人語言。今彼長者實無所乏。為憐愍故。勸化衆人欲共脩福。請佛及僧。時此貧女聞是語已。心懷歡喜而作是言。由我先世不布施故。今若不施。後世遂劇。復自思惟。佛世難值。我今雖欲請佛及僧悉無所有。我今身上唯此一氎。若用布施。裸形而坐。設不用者。後無所望。我今貧苦。會當歸死。寧捨此氎於牕牖中擲與須達。須達得已。

遣人往看。見貧女人裸形而坐。時彼使者而問之言。汝今何故用衣布施。貧女答言。我畏來世遂更貧劇。以是之故持用布施。時彼使者具以事狀往白須達。須達聞已歎言奇哉。即脫身上所著服飾用施貧女。貧女得已心懷歡喜。我今布施現得花報。況將來世豈無報乎。遂經數日。貧女命終生忉利天。

昔旁耆羅私佛在世時。有紡績者名績。常紡微綫。奉施如來。因白佛言。願愍我故。受此縷綫。生攝受處。以此善根。於未來世得成如來。能攝一切。如是日施一縷。滿十五百。由此福故。廿五拘胝華言百億不墮惡趣。百拘胝。反為轉輪王。千拘胝。反作天帝釋。春覲千拘胝佛。又以香華衣服之屬供養如來。從是已後。經一阿企耶劫。出現於世。證大菩提。號善攝受如來。由施微縷。發心大故。次第展轉成滿佛法。當知由心。不由於縷。而說頌曰。行施不求妙色財。亦不願感天人趣。為求無上勝菩提。施微而獲求大果。

昔天帝白世尊曰。我先世時生拘留大國。為長者子。青衣抱行入城遊觀。值遇衆僧街巷分衛。時見人民施者甚多。即自念言。願得財寶布施衆僧。

不亦快乎。即解珠瓔布施僧衆。同心呪願。歡喜而去。從此因緣。壽終即生忉利天上。為天帝釋。九十一劫。永離八難。

昔毗婆尸佛時。有一比丘頭痛之患。薄拘羅尊者夙為貧人。曰持一訶梨勒菓施之。病愈。緣施菓故。九十一劫。天上人中。享福快樂。未嘗有病。最後生婆羅門家。其母早亡。父娉後妻。拘羅年幼。見母作餅。從而索之。後母憎嫉。即捉拘羅。擲置鏊上。鏊雖燋熱。不能燒害。母後煮肉。拘羅復索。母益瞋恚。尋擲釜中。亦不能煮。母後向河。拘羅逐去。尋擲水中。大魚吞之。遭捕入市。遇父買歸。將剖魚腹。拘羅尚活。告父安詳。無致傷兒。父既見子。喜抱而出。長大出家。得羅漢果。鏊熱不燃。釜煮不爛。水溺不漂。魚吞不死。刀割不傷。年百六十無疾。由施病僧一菓。

昔有一比丘尼名曰柰女。即從座起。整衣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我念先世生波羅柰國。為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衆圍繞說法。我時在座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頓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他園圃。乞求采菜。當以施佛。時得一柰。大而香好。擎一盂水。并柰一枚。奉迦葉佛。及諸

衆僧。佛知誠意。𢣷頒受之。分布水奈。一切周普。緣此福德。壽盡生天。得為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奈華中。端正鮮好。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

昔有一貧家。供養道人。施與衣食。一年便去。用一銅瓶。乞主人言是神。打此瓶口。所索皆得。莫語州主。別後貧家遂巨富。忘道人囑。遂請州主。主問富因。實而荅主。主即奪瓶。家轉窮弊。方憶道人。四出覓見。依實白言。道人曰故須此瓶。乞若一榼盛以杵石。賫詣主門求索瓶也。直到主門。高聲索瓶。主聞大怒。追數十人欲來捉之。開出杵石。風吹橫空。主使人身。為此木石打破頭額。從出千人。風勢所破。死尸塞門。主大怖悸。求還其瓶。其人得瓶。家復大富。廣作功德。死得生天。

昔佛在波羅奈國。穀米湧貴。人民飢饉。擔草賣以自活。彼有緣覺。名曰和理。來遊其國。我早出城。欲擔負草。爾時緣覺。著衣持鉢。入城分衛。至於中道。吾負草還。於城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理緣覺。遥見吾來。即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負草還。想朝未食。吾當隨後。往詣其家。乞以遺

飢。我時擔草自還其舍。下草著地。顧見緣覺追吾之後。如影隨形。我時心念。朝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如空鉢還。想未獲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即持食出。長跪授之。道人愍受。其緣覺曰。今穀米飢貴。人民虛餓。分為二分。一分著鉢。一分自食。為應法爾。施主報之唯然。聖人顧餘食之時。彼緣覺悉受飯食。吾因是德。七反生天。為諸天王。七反在世。人中之尊。因此一施。為諸國王長者人民。群臣百官所見奉事。四輩道俗。所見供養。自來求吾。吾無所須。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當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歡喜。舉國聞知。相師占善。因為立字。名耶奢密多。不飲乳哺。其牙齒間。自然八功德水。用自充足。年漸長大。見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為說宿福因緣。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年極老耄。出家入道。不能精勤。又復重病。良醫占之。教當服酥。病乃可差。尋用醫教。取酥服之。於其夜中。藥發熱渴。馳走求水。水器皆空。復趣泉河。並皆乾竭。如是處處求水不得。深自悔責。於彼河岸。脫衣繫樹。捨之還來。至其明旦。以狀白師。師聞是語。即荅之言。汝遭此苦。狀似餓鬼。汝今可即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即受教取瓶水。水盡涸竭。心懷憂怖。謂其命終。以隨餓鬼。尋詣佛所。具陳上事。而白世尊。幸為見示。佛告比丘。汝今當於衆僧之中。行好淨水。可得脫此餓鬼之身。聞已歡喜。即便僧中常行淨水。經二歲。即便命終。在所生處。其牙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水。自然充足。不飲乳哺。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昔有長者名爛留。不信今世後世善惡報應。與五百人共行治生。未到他國。絕食三日。前行遥見叢林。想是居家。到見有樹神。即為作禮。具說飢乏。神即舉手。指端自然出飲食甘水與之。爛留飽滿。大號哭。神問何故。荅曰。吾伴五百人。皆大飢渴。神令呼來。復與飲食。人馬皆足。爛留問神。本有何福。自致如是。神曰。我本迦葉佛時。作貧窮人。恒於城門磨鏡。有沙門出入。常喜指示分衛之處。及佛圖精舍。如是非一。壽終生此。自然受福。無所乏短。長者心悟。乃大脩布施。日飯八千人。淘米之汁。流出城門。足以乘舟。後

生第二天上。作散花天人。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華言赤澤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與衆超絕。其初生時。於虛空中。天神出現。遂自然有一大幡。遍覆城上。父母見之。歡喜無量。因為立字。名波多迦。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比丘見已。便白佛言。此波多迦宿殖何福。生便端正。與衆超絕。於虛空中。有大幡蓋。遍覆城上。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時有王名槃頭求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於彼塔邊。施設大會。作一長幡。懸著塔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大幡。覆蔭其上。受福快樂。乃至今者出家得道。

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從舍婆提華言聞物即舍衛也城向婆羅門城。時婆羅門城王。屬外道。聞佛欲來。即立制限。若與佛食。共佛語者。當罰金錢五百。後佛來到。入城乞食。人皆閉門。佛與阿難。空鉢而出。見一老婢。持破瓦器。盛臭潘淀。出門棄之。見佛相好。空鉢而來。心念欲施。佛知其意。即申鉢從乞。所棄

當淀婢即淨心持来施佛。佛受施已語阿難言。此婢因施。十五劫中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得男身。出家成辟支佛。

昔有婆羅門國名多脒象。其王奉事異道。王忽一日發其善心欲大布施。如婆羅門法積七寶如山。有来乞者聽令自取。重一撮去。如是數日其積不減。佛知是王宿福應度。化作梵志往到其國。王出相見禮問起居。曰何所求索。莫自疑難。梵志答言。吾從遠来欲乞珎寶。持作舍宅。王言大善。自取重一撮去。梵志取一撮行七步還著故處。王問何故。梵志答曰。此纔足作舍。復當取婦。懼不足用。是以不取。王言更取三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復還故處。王問何以。答言此足娶婦。復無田地奴婢牛馬。是以息意也。王言更取七撮。梵志即取。行七歩復還故處。王言復何意故。梵志答言。若有男女當復嫁娶。吉凶用費計不足用。是以不取。王言盡以積寶持用相上。梵志受而捨去。王甚怪之。重問意故。梵志答言。本来乞丐欲用生活。諦念人命處世無幾。萬物無常。旦夕難保。因縁逐重。受苦日深。積寶如山。無益於已。貪欲𩔖圖。徒自勤苦。不如息意求無為道。是以不取。王意開解。奉教。於是梵志現佛光相。踊住空中。為說偈言。雖得積珎寶。崇高至于天。如是滿世間。不如見道跡。不善像如善。愛而似無愛。以苦為樂像。狂夫之所厭。王見佛光。又聞此偈。王及群臣即受五戒。得須陀洹道。

昔有人大富而慳。其婦好佛法。欲施不敢。壻臨入海先以鐵蒺藜三重繞舍。婦礙之不能得出。一心念佛。諸鐵閑閑變成鵠毛。取絹一匹寄人施佛。佛受呪願。夫與五百伴共在海中。他皆為鬼所噉。唯留其夫。諸鬼相語曰。是人有婦事佛。不可近也。伴侶死盡。獨得寶還。問婦何事。婦具告之。二人歡喜。即布施佛僧。設會。遂得道果。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國中有目連同産弟。大富饒財。七寶具之。庫藏盈溢。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犍連數往弟家。而告弟曰。卿慳嫉不好布施。佛常說布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布施。更開新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勸施獲大報。不敢違教。諸来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将無為兄所疑誤耶。兄曰止止。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見之人聞此厭意。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微報。即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稱計。玉女侍從數千萬衆。純女無男。即問兄曰。是何宮殿。巍巍乃爾。目連告弟。汝自往問天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内迦毗羅國中。釋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甫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善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夫人布施為有報耶。為無報耶。弟懷慚愧。向兄懺悔。後至家中。轉更脩福。命終之後。即生天上。受斯果報。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貧人。名曰拔提。為他守園用自存活。每於一日擔一樵木入城欲賣。值城門中見一化人。語貧人言。汝今若能持此樵木用於我者。我當施汝百味飲食。時彼貧人聞化人語。心懷歡喜。即便以木授與化人。化人答曰。汝今持木隨我後来。共詣祇桓。即祇樹園當與汝食。時彼貧人即相随逐到祇桓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即以樵木奉施世尊。世尊受已。擲著地中。佛以神力。令此樵木須臾之間枝條生長。花果茂盛。圓可愛。如尼拘陀樹華言無節樹。世尊在下結跏趺坐。為諸人天百千萬衆演說妙法。貧人見已。心懷喜悅。即便以身五體投地。發大誓願。以此施佛樵木功德。使我来世得成正覺。廣度衆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白佛言。如来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縁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是守園貧人施我樵木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彼貧人者以信敬心施我樵木。善根功德。於未来世經十三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最後身得成辟支佛。號曰離垢。廣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咲耳。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昔有大富家。食口六人。奴婢金銀珎寶不可稱數。佛與阿難衘里分衛。佛到其門。父母兒子妻婦孫息踊躍歡喜。請佛入座。以氍毹布地。食器皆以金銀。佛言此人前生值飢餓世。家中窮乏。唯採諸菜用自繫命。作羹適熟。外有道人分衛。出見沙門。父母便言。我分與之。兒子孫息各自已分與之。

讓母令食六人一時發意各一日不食惟恨家貧無好供養緣此之福得生天上人中當得安隱豐饒財物以其發意同等之故世世共作因緣今重相值父母兒子大小一時皆持五戒命終生天受福無量今日值佛皆得羅漢

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婦又有一兒兒又有婦有一奴一婢一時共食有辟支佛來就舍乞食各欲當分捨與辟支佛言各減少許於汝不少在我得之即共從之辟支食已於虛空中現諸神變方去織師眷屬捨命生四天王天

唐元和八年法師智詧慨悟解絕倫然寡徒侶偶有耆宿聞詧著述乃曰汝識至高頗符佛意今寡徒衆蓋缺人緣耳佛猶不能度無緣況初心者乎可辦食市施飛走卻後二十年當自有衆詧如其教炊米散郊外感鳥大集持飯詧祝曰食吾飯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詧往鄭城開講座下有衆千餘人皆年少比丘

昔有一比丘名曰須陀耶即從坐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我自惟念先世之時生維耶離國為小民家作子時世無佛衆僧教法時時酤酪入市欲賣值遇衆僧大會講法過而立聽法言微妙聞則歡悅即舉瓶酪布施衆僧衆僧呪願蓋懷欣踊緣此福報終生天上下在世間財富無限九十一劫豪貴尊榮

昔有比丘名阿難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羅閱祇國為庶民子身生惡瘡治之不瘥有親友道人來語我言當浴衆僧取其浴水以用洗瘡便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即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衆僧以汁洗瘡尋蒙除愈從此因緣斯生端正金色晃晃不受塵垢九十一劫常得清淨福祐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滅逮得應真

昔豫章金公世居西山金田以進納補官朴直公正鄉閭所推服許真君與郭璞擇地至其所居璞曰璞相地多矣未見有若此者如求富貴則必有起歟如欲棲隱大合仙格其岡阜圓厚位坐深邃三峰几立四環雲拱內外勾鎖無不合宜大凡相地兼相其人觀君表裏正與地符乃與真君同謁公公欣然出迎歡如平生璞白公曰許君欲置一舍為修煉之地故同璞上謁公曰竊觀許君仙風道骨非塵埃中人第恐此地不足以處君耳君誠有意當併致莊產以為薪水之資許君曰雖家傾盡然受之無名願聞所需多寡惟命公曰大丈夫一言道合身命猶以許人況外物乎老夫拙直平生無用文券乃取一大錢中破之自收其半以半授許君曰以此為券明日遂挈家居西林之廬舍至卒老焉玉隆宮有神曰西林地主顯忠真官即公是也

晉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位至尚書令驃騎將軍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正盡忠好善惡惡奉佛敬道三教經典莫不通究心好惠施多立功德貧窮患難皆得其濟每遇善事靡不力為以永和二年病卒年五十上帝以其功德從北帝內禁御史今在南宮永華臺中已得受書行至南嶽中以在世施惠之功甚多故得返形并朱宮受化

宋杭州蔣相公者世為杭州人生建炎間樂賑施每秋成糴穀預儲貴則減價如元價歲歉或捐以與飢者死之日囑其二弟曰須存仁心力行好事里人相與塑其像以報仁心所趣靈應如響祈卜者肩相摩咸淳[illegible]廟額曰廣福六年安撫潛說友請於朝封神及二弟皆列侯曰孚順孚惠孚佑侯

晉焦先字孝然河東太原人也在世已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人狀如煮芋也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人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擔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時布席與坐為設食先便坐食亦不與語舍人不見其往時仍置薪於人門閭便去連年如此結草菴於河邊衣弊即於市中賣薪以買故衣著之冬常單衣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先如故在庵不動火過去庵盡先徐徐起衣服不燋灼又更作庵而忽大雪沒人馬人屋都壞村人往視之不見先所在疑是庵壓死乃共抄舉索之見先卧於雪下甚有溫顏了無寒色人知其異欲從學道先曰我且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年乃與人別去曰我本神仙以仙功少布施之德故來世間修其願也言訖不知所之云

漢王探字養伯太原人也初呂后攝政探抗跡終南山居棲觀以朝元煉藏吐故納新為務年三十六常誦道德經多行賑恤感仙人趙先生托以

狂人。形容毀弊。從探求乞不已。而欣然拯之。乃密告之曰。我試子耳。子可教也。遂授黄庭内景之訣。及諸仙所授秘道。漢武元朔六年正月。西靈金母遣仙官下迎。爲太極真人矣。

宋石元朴。桐川人。辭家來句曲山。結庵於山下路傍。每以草履施人。又以藥濟人。一旦感鍾呂二仙。授以雙仙透風丹。并飛步丸等藥方。元朴愈加救濟之心。施藥不怠。後遇曹申揚仙人。授以至道。仙化而去。

漢陰長生者。新野人也。陰皇后之宗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位。樂施好道。聞有馬明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與相見。執奴僕之役。親運履之勞。久而明生不教之以度世之法。但日夕與之高談當世之事。治生田農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怠。同時往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悉恚歸去。獨長生不去。禮敬彌肅。明生乃告之曰。子真是得道者。乃將長生入青天山中。煑黄土爲金以示之。立壇歃血。以太清神丹經授之。乃别去。長生歸合丹。又服半劑。不即昇天。而大作黄金十數萬斤。以布施天下。窮之無所識與不識也。周行天下。與妻相隨。舉門皆壽而不老。後於平都山中白日昇天。

唐王柯。字仙柯。青城横源人也。母丁氏夢大星照身。及覺。室内有光。因而有孕。生而紫胞緑脉。形狀異常。幼穎悟拔俗。家巨富。不以經意。長則仁慈好善。見老弱窮困者。惻然哀之。形於顔色。周急施惠。每大雪時。施粒食以濟禽鳥。後遇至人傳丹訣。乃居洞中修煉。歷年無成。鼎忽破。丹乃化爲金綫石。後因偏行山園。一日至味江龍潭。又上西峯。遇道士煉丹。柯乃盼其新炭。奉事三年。寒暑不移。道士嘉其志。授以秘訣。令内修工道。外積陰功。丹成。復分遺之。柯服丹。漸覺神爽氣逸。身輕意暢。門側有柏數株。騰身而舉。已在柏杪。因此昇天而去。乃高宗儀鳳三年正月也。後其地名羅家山。鄉人爲立祠焉。

唐劉德本。字孝叔。鄂州人也。好古多能。嘗纂書六經子史。家豪貴。不求進仕。乃往來大江商販。僖宗乾符二年。黄巢陷鄂州。沿江驚擾。德本自度不能還鄉。遂携家捨舟陸行。時歲大飢。餓殍甚多。德本以所販米數萬石。盡散飢民。活者萬餘家。死者葬之。遠近推仰。已而避地五老峯下廬江之陽也。一日有道者。蓬頭被鹿裘來訪之。不通姓字。德本與之詩酒甚歡父老回把臂入深淵。忽見石頭。中有老人倚杖而立。德本拜拜老人。不答。徐云。何因到此。德本具述行止。老人似有語云。可同到後院。遂相從行。約四五里。并見一門。丹碧煥耀。上有金篆題曰紫元涼雅之門。見樓臺層列宮室相連。守衛之士呵禁甚嚴。不許德本前進。德本但震恐。不敢仰視。欲退問老人曰。此詠真洞天也。九天使者真君採訪人間。以汝善行。故許到此。汝當籍名九天仙籍。度世不死矣。德本再拜曰。九天使者真君見居何處。老人曰。汝爲人方歷四世。宿業由多。骨肉未清。未可問也。汝宜嚴持戒行。以澄瑩心神。濟物利生。真王洞鑒隱微。他日必垂拔度。德本再拜謝老人。曾未踰閾。恍然不見。已還舊止。德本問道者曰。老仙何人。曰。即詠真洞之靈官。九天使者真王之侍衛也。爾既一造神府。躬受嚴訓。吾與爾請從此别矣。德本自後徧遊五嶽名山福地。忽一日。綵雲瑞鶴。環繞所止。德本遂翱飛而去。當時呼爲劉仙翁云。

唐韋古。字老師。踈勒國人。身衣毛毳袍。腰懸數百葫蘆。頂戴紗巾。手持藜杖。常以一黑犬同行。玄宗時入中國。每施藥餌以救人疾病。得莫不愈。玄宗重之。敬稱爲藥王。厥後忽謂請藥者曰。吾本上仙。爲有微過。生於異域。今以施藥濟人。功行已足。當歸天上。遂叱其犬化爲黑龍。乘之冲天而去。時開元二十五年也。

唐李雲卿。不知何許人也。博通經史。尤善作詩。有山房集二十卷。當時明公辟舉。皆謝不拜。每云。上真高仙。必須精持戒行。陰功濟物。遂留心醫道以救人命。心神穎悟。凡用藥不犯生命。止以金石草木。乃訂古儀製方術傳於後世。其間有以蟲魚爲藥。緣此不得輕舉者。有之可以爲戒也。先隱西山。後徙居廬山北阜。數州千里之地。求醫者盈門。皆不受金帛之贈。絶跡斷葷。其所居近九天使者廟。每早暮祝曰。某以醫藥救民病苦。不圖權利。盡未來世。永無退志。明神靈通。必能加護。凡居山六十餘年。顔色[illegible]潤。日光射人。有識者皆云陰功所致也。一日因隨采藥人至深山中。忽睹一人。面容光艷。相揖曰。我此山之神也。九天使者真王以汝救物有功。令以太清九華神丹。太微天帝君飛天綱步地紀。金簡玉字一通。目

此當絕跡人間精專修持雲卿再拜告曰九天使者未當可得見否神曰汝雖絕慾斷葷猶接迹人間穢氣未除未可見也乃以手授神丹玉字隱沒不見雲卿猶此遂辭世俗乃於聖治峯下為宗修道精勤苦行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一日白日仙去

昔虔道縣句將山下有三泉傳云本無此泉居者苦遠汲人多齎水與之有一女子孤窮藍縷無以貿易忽有乞食人衣破貌醜瘡疾竟體村人見之無不穢惡唯此女子獨加哀憐分飯飼之乞食人曰我感汝行善欲思相報汝欲何須女答曰何思可報今須之物非君能得乞人曰任汝所須曰願此山下有水可汲乞人乃取腰下書刀剌山下三處即飛泉湧出廼便辭去忽然不見

昔鄞江二客者容狀皆如三十許人棲遲旅中有一石碩城人時以藥石救民疾苦立効或以錢酬之一無所取日於市中乞丐所得沽酒共飲凡十餘年冬夏衣單一日自相謂曰我二人有微譴久謫居此施藥立功已滿相與於東渡橋中流之上投身江中衆愁驚駭沿流而下去橋十丈躍出水立波上振衣相與而去旅舍視其石碩無復他物有古鐵錢二文識者驗是越王鑄也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二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三

嘉言

【經】生長富貴當念惜福○崇善以廣德則業泰而身安○須惜福乃可延年○為善者未嘗無報也不以其實則以其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

【經】若人為佛故建立諸形像刻雕成衆相皆已成佛道○彩畫作佛像百福莊嚴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若當有人作佛形像功德無量天上人中受諸快樂○若作佛形像者世世生處身體完好後死得生第七梵天○造佛形像相好具足令人見之心生歡喜能滅恒河沙劫生死之罪○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

【論】繪畫尊像日夜虔尊重供養當獲三十種上妙功德○凡厥繫心皆先造像一念發心得福無量○聖相年久風雨侵損以時修復得福無量○所造功德第一造像第二寫經安置道場傾心供養當獲福報○諸善已備得生有道之國

感應

漢明帝永平七年帝夢金人長大項有日光飛至殿庭旦問群臣太學關人傅毅奏曰周昭王時西域有佛出世其形長一丈六尺而黃金色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博士王遵推周書異記佐之帝遂遣中郎蔡愔博士秦景等一十八人使西域求佛法蔡愔等至天竺鄰境月氏國遇梵僧攝摩騰竺法蘭二人奉佛經像來震旦（東土也）遂同東還永平十年至京摩騰入關獻經像帝大悅館于鴻臚寺法蘭同行而後至帝於城西雍門外別立一寺騰蘭居之以白馬馱經而來遂名白馬寺永平十四年或序言其僞騰蘭白於帝曰吾佛出世間法水火不能壞請驗之帝勅盡出所有奇經秘訣與沙門所持來經像就焚之正月十五日火作而沙門諸經完然不燼言者稽首歛服帝益異之由是騰蘭習漢言久之譯四十二章經卜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等五經帝嘗幸其寺騰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昔有阜無因而起夷之復然夜有光怪民呼為聖塚巨祀之疑洛陽神也騰曰按天竺金藏詮所謂阿育王獻如來舍利于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今支那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日駕幸聖塚而騰蘭隨往

拜起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侍衛呼萬歲帝喜曰。不遇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乱詔塔其上受制度於騰蘭塔成九層高二百尺。明年光又現有金色手出塔頂尺許如琉璃中見天香郁然帝觴幸拜睹光隨步武旋繞自午及申而滅。

昔有光菩薩者鄞縣人。其先世習雕塑至光藝益精市壯年忽厭家累將從海會壽梅峯剃落其妻子固留之光夕遁去遂引刃斷髮服僧伽黎絕浙河道具區登匡阜徧參有道尊宿踰十寒暑還謁壽已遷化開華頂無見和尚道行清峻挾胸中所疑投之無見令究狗子無佛性話獲證入遂禮無見為得度師。光一生雕飾兩浙諸山佛菩薩像甚多事畢掌包即去未嘗受其毫髮之報。暮年歸隱華頂遂於石橋菴塑五百應真像窮極巧妙始事之晨雲霧闇鼓鍾與梵音洋洋間作。瞻工闕圓疏。光欲遣人化之忽寧海多寶寺圓講主者送菜至光喜甚故曰。向真菩薩以尊命到寺化菜故送至。時菴中有名真者臥病久不出。由是知神人應化也。光亦不經意年七十有三無疾坐蛻于華山。

晉時僧法洪住瓦棺寺。義熙十二年官禁鎔鑄未禁之先。洪發心鑄丈六金身。鑄竟像猶在模所司知覺收洪禁械洪日誦觀音百遍。忽夢所鑄金像來獄中。手摩其頭曰。無慮其像胸前方一尺許銅常沸液當洪被禁日城中牛馬皆不肯入欄時以為怪旬日敕至。洪因赦免像即破模自現胸前遂堅。

昔佛在世時跋耆國王名優填來至佛所。頭面頂禮。合掌白佛言。世尊若佛滅後其有衆生作佛形像。當得何福佛告王曰。若當有人作佛形像功德無量不可稱計世世所生。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受福快樂。身體常作紫磨金色眼目清潔面貌端正身體手足奇好常為衆人之所愛。若生人中。常生帝王。大臣長者賢善家子。豪貴巨富財產珍寶不可稱數。

晉恭帝元熙元年。帝深敬佛道。詔於瓦棺寺鑄釋迦佛丈六金像。畢功之日。放光滿寺傾都人士咸致供養。

宋江陵長沙寺沙門釋僧亮。志操剛烈。戒德堅貞。常結西方願造丈六無量壽像功用既巨。積年不辦。聞湘州銅溪山廟甚饒銅器。欲化導鬼神取充成辦。遂州刺史張邵告曰。此廟靈驗犯者輒斃。且蠻人守護恐此難為。亮曰。福與君共死則身當。即給人船求至一宿神已預知風震雲冥鳥獸鳴呼。俄而亮到霧歇日明未至廟屋二十餘步有兩銅鑊容數百斛見一大蛇長十餘丈從鑊騰出亘身斷道。從者百人悉皆退散亮乃整服而進振錫告蛇曰。汝前世罪業。故受蟒身不聞三寶何由自拔吾造丈六無量壽像聞此饒銅遠來相詣幸可開路使我得前蛇乃舉頭看亮。引身而去亮躬率人徒捷取銅器唯床頭澡壺可容四升有蝘蜓長二尺餘跳躍出入。遂置不取。廟器重大十不收一。唯勝小者船滿而還守廟之人莫敢拒護。亮還郡鑄像。以元嘉九年畢功神表端嚴威光偉曜。造像靈異聲傳京師。文帝奉迎還都以啟光未備。敕造金薄圓光欲處安樂寺。會以彭城之塔顯居。國門送像處焉。至明帝之初以舊邸為寺。請像移住。置于湘宮大殿後亮以此功坐化而逝。

梁東海何敬叔少奉佛法。因得栴檀欲以為像而無圓光。屢求不獲。因夢一沙門杖錫來曰。檀非可得縣後何家桐樹可求之。次早因求買之何曰。嘗示人君何得知敬叔以事告之。何氏驚喜。奉以製光。後敬為湘府直省。又夢像現。

宋海州朐山賀氏世畫觀音像。全家不茹葷。每一本之直準五六十千。而又經涉歲時方可得蓋精巧費日致然。傳至六待詔者於藝尤工。遐邇奔求畫賀曰。吾家絕葷累世矣何以相汗。其人曰。君所畫不過貞我雖至貧施丹青一丐者及門遍體瘡癩膿血潰出。臭穢不可近攜鯉魚一籃遺之行乞。卻收得一好本。君欲之乎賀喜。洒掃淨室延之入。即反拒戶。良久呼主人賀往視則已化為觀音真相金光繚繞百寶莊嚴賀喚子弟焚香敬禮。遂失所在室中異香芬馥歷數月不散由是畫名愈彰。

宋元嘉二年。劉式之造文殊金像朝夕禮拜。頃之便失惆悵祈請夙夜匪懈。經于五年。夕時見佛座有光發座至棟。式之因燒香拂拭牀帳乃見失像儼然具存。後凡有祈靈答如響。

梁剡石城山有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剋意苦節。戒行嚴淨。後居剡石城山隱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央有如佛光之形。

上有叢樹曲枝垂陰安經行至壁所。輙見光明煥炳聞絃管謌讚之聲。於是擊壤發誓。願博山鐫造十丈石佛以擬彌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雕鑿移年。僅成面璞。頃之護遘疾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克果。後有沙門僧淑纂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天監六年。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皆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若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自言去歲剡溪所囑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答曰。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勅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捨金貝。誓欲成之。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逵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適祐律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鏟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克成。瑩磨將畢。夜中忽當卍字處。色赤而隆起。猶不施金而赤色仍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高五丈。佛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眾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扶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即瘳。王後改封南平是也。

唐殿中侍御醫孫迴璞。濟陰人也。至貞觀十三年。從王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隣家。甞夜二更。聞外人喚孫侍醫聲。璞起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其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如晝。日光明。璞怪訝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苜蓿谷。遙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而還。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不起。璞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明。見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幷見梁上所着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身已臥牀上。而屋中闇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勅馳驛往齊州。療齊王佑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迴璞不。璞曰是。君何問為。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為記室。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為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為太陽都錄大監。故令我召君。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請曰。我奉勅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則同宿。遂至閿鄉。鬼辭曰。吾取近所度關。待君。璞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滋水。鬼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而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禮佛。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眾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可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墮山。於是驚悟。

梁武帝於本第立光宅寺。鑄金銅丈八像。匠臨就治。疑銅不足。始欲上請。忽有使者領銅十五車至。云奉勅送寺。即就鎔寫。一鑄便成。惟覺高大。試量乃二丈二尺。以狀來聞。勅云。初不送銅。斯乃神奇應感也。遂鐫花趺以為靈誌。

宋道生居常熟興福造丈六彌陀像。得縣令梅汝能施財妝采。即集眾諷經念佛陳白。慟哭辭佛歸卧房書偈。坐亡竟往生淨土。

宋喻思淨居錢塘北關。常誦觀音經念佛不輟。善畫佛。必先靜室觀想。一日畫丈六彌陀佛。先見佛光。遂悟華法之妙。人因號喻彌陀。建鑑院名妙行。敵雲水終其身。淋三百萬人。忽靜默端坐心想西方。越七日臨終。焚香供佛。跏趺而化。異香經句。

宋僧如寶受業雲川覺華。因聞自昔珎禪師夢設浴往生事。遂發心開長堂浴二十年。及建立佛像。願求往生。年八十一。請眾啜茶言別。遽聞鐘鳴一聲。眾皆驚異。即向西跏趺合掌。凝望而化。

晉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

座親事經理。勅沙彌(沙彌華言息慈)為客僧頂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齧。顧怪其旋轉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也。後隨船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答有是事。便詣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當時見為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聞慚悚。即捨宅為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雙胃各長一丈。隨波騰漾。奄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摹取十軀。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辨新舊。任鷹采取。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恪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異光。

昔毗婆尸佛入涅槃後。難陀(佛弟子名華言歡喜)爾時為大長者。於辟支佛(辟支華言獨覺)塔廟之中。青黛塗壁。而以畫作辟支佛像。因而發願。願我世世生尊貴家。恒得端正。身相金色。值佛得道。緣此善根發願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身體端正。有三十相。豪尊富貴。快樂無極。

隋時凝觀寺僧法慶。開皇三年造夾紵釋迦立像一軀。舉高一丈六尺。像功未畢。慶身遂卒。其日又有寶昌寺僧大智死。經三日而便蘇活。遂向寺僧說云。於閻羅王前見僧法慶。甚有憂色。少時之間。又有像來王前。王遂立下階合掌禮拜此像。像謂王曰。法慶造我。今仍未畢。奈何令死。王自顧問一人曰。法慶合死未。答曰。命未合終。而食料已盡。王曰。可給荷葉令終其福業也。俄而不見大智蘇活。為寺僧說之。乃令於凝觀寺看之。須臾之閒。遂見法慶蘇活。所說與大智不殊。法慶蘇後。常食荷葉。以為佳味。又啖餘食。終不得下。像成之後。數年乃卒。其像儀相圓滿。屢放光明。此寺雖廢。其像亦存。

唐隴西李大安。工部尚書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總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數人從兄歸。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殺大安者。候其眠熟。夜已過半。奴以小劒刺大安項。洞之。刃著于牀。奴因不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畢。縣官亦至。因為拔刃。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長尺餘。闊厚四五寸。形似豬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床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豬肉。大安曰。我不食豬肉。何緣負汝。即聞戶外有言曰。錯。非也。此物即還從戶出。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須臾漸大。而化成為僧。被袈裟甚新淨。語大安曰。被傷耶。我今為汝將痛去。汝當平復。還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頭瘡而去。大安得其形狀。見僧背有紅繒補袈裟。可方寸許。甚分明。既而大安覺。遂蘇。而瘡亦復不痛。能起坐食。十數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親故來視。大安為說被傷由狀及見像事。有一婢在傍。聞說。因言大安之家初行也。安妻使婢詣像工為造佛像。像成。以綵畫衣。有一點朱汙像背上。當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郎君所說。大安因與妻及家人共起觀像。乃同所見。無異。其背點宛如補處。於是歎異。信知聖教不虛。遂加崇信佛法。彌殷禮敬。益增年算。

唐李邵者。為鼓萌縣令。云其妻亡已八九年。素不在京國。忽因參選入京。就於三洞觀側客院之中。偶見其家亡婢自隣居而出。熟視之。果其婢小玉也。以名呼之。歘趨而至。問其故。即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輒出買物。送廻即回。即與報娘子矣。邵待之。食頃方至。買果實茶餅之屬。奔馳還家。良久。延邵相見。所居室兩間。自有庭除少許。既見。敘存歿之事。或泣或悲。而頻令小玉看時節。久之。小玉報云。來矣。顏色慘悴。語聲哽咽。撝邵請去。邵未出門。有一少年張蓋而入。邵匆遽避之。小玉即引於簾後且立。其妻迎少年拜。亦不顧。擲蓋於地。化為大鑊。水滿火起。煙焰蓬勃。少時即沸。少年去大帽。即牛頭神也。將叉立於鑊前。以叉叉其妻。拋於鑊中。號叫痛楚。不久即爛。骨肉分張。鑊亦火滅。以叉挑其骨。排於庭中。張蓋而去。其妻身亦復舊。蘇而徐起。泣謂邵曰。平生罪業。合受三年。今已一年餘矣。每日如此。痛苦難言。邵見其變化。苦楚亦深。悲歎。問妻曰。今既相見。所須何物。莫要作功德救拔否。妻曰。適令小玉相邀。全為功德相託。爾此處隣里有受苦者。盡太乙天尊一身。便得免罪。知之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離苦之望矣。邵即於三洞觀中訪太乙天尊之像。啟上有古本剝落。學以金帛召工畫之。亦就觀設齋表祝。只三日內事事周畢。躬自檢校無暇

劉妻所居功德既了方得往報見其所止已空屋矣留語隣母深謝太乙天功德已得解脫往生矣昨日辰巳間與小王俱去也鄰母勸人作太乙天尊像其福報可以立待矣。

晋句崇道有道行於蜀嶺以金三十兩鑄白馬老君聖像猶欠十兩忽一日焚香之際風吹一紙貼落得金如其欠數以成功德與華陽丞呂翼交善因言余去世日託送於東郊以烈火燎棺為志也忽於逆旅暴宿如常及明已蛻矣肌體容狀宛然如生翼相送而大具薪火自棺中而出烟焰盛烈人見崇道騰翥烟燎之上冉冉向西北而去。

唐絳州碧落觀有天尊石像高丈餘於龍朔中刺史李諶為母氏太妃追為所造也上有文未刻字前有二道士來為使君篆刻其文云我二人天下名篆也約殿内四面封閉不得人窺只我二人在中俟三日即畢使君從之二道士挈一布囊入旨闔其門至三日開之只見白鴿一雙自門飛出及視篆文已畢餘一叉字但有一畫不成而去使君神之。

宋僧善崇西明小溪周氏入南湖觀室十六年閱藏經修期懺金書法華楞嚴般若楞伽淨名圓覺光明諸經造彌陀像遇法會則拈起自畫求墨觀音求者便與宣公亡後三年忽取經像分施親故請衆諷普賢行法經彌陀經念佛聲中跏趺而化時以為赴宣公淨土之約弟子海印高行似之。

宗尼道爰丹陽人先於諸寺造大像七軀務極精嚴又冶金銅造無量壽佛像忽於眉間放大光明地皆金色像與爰記曰汝舍此身必生我國即於像前端坐而化。

梁武帝以天監元年正月八日夢檀像入國因發詔募往迎紫佛遊天竺記及雙卷優填王經云佛上忉利天一夏為母說法王臣思見優填國王遣三十二匠及賫栴檀請大目連神力運往令圖佛相既如所願圖了還返歷高五尺在祇桓寺至今供養帝欲迎請此像時決勝將軍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應募往達具狀祈請舍衛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遠送乃令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卯時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像頂放光降微細雨并有異香故優填王經云真身既隱次二像現普為衆生深作利益者是也騫等負第二像行數萬里備歷艱關難以具聞又渡大海冒涉風波隨浪至山糧食又盡所將人衆及傳送者身多亡殁途諸猛獸一心念佛乃聞像後有甲胄聲又聞鐘聲巖側有僧端坐樹下騫負像下置其前僧起禮像騫等禮僧僧授澡灌令飲莊得飽滿僧曰此像名三說二佛陀[illegible]金毗羅王[illegible]自從至彼大作佛事語頃失之前夜帝夢見神僧共圖之至天監十年四月五日騫等達于揚都帝與百僚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殺但是弓刀矟等並作蓮花塔頭帝由此蔬食斷欲。

齊釋法曆出家於祇園寺誦經守素凡得䞋施聚以造像供養一日還其舊居又至定林復還祇園後三處考之皆見匱末中食皆是一時而三處焉是晚奄然而卒尸甚香軟衆咸悟其得果遂聞於帝帝親臨幸為設僧供為營理殮葬䞋施雲集仍以其錢起祇園寺塔。

唐何軫妻劉氏年二十六歲生一男得兩周一女方周滿忽夜夢入冥司判決劉氏來春三月命終其夫與親偕咸問哭泣之忽一日自誓遂命畫士繪畫佛菩薩像一軸恭敬供養斷除葷酒晝夜躬對佛前精虔持念金剛般若經發願云惟願我佛慈悲增延世壽若滿四十五歲兒女皆有婚嫁之期死入黃泉亦自瞑目至太和四年冬恰滿四十五歲一日遍告骨肉親緣曰吾死期已至何軫以為鬼魅所纏不信有此至歲除日劉氏自請大德沙門祇對三寶之前授以八關齋戒沐浴更衣獨處一室跏趺而坐端然化去凜乎如生惟頂上熱而灼手凡四方士庶見者聞者無不歸敬三寶。

宋臨安民張公子者嘗至一寺見敗屋内古佛無手足取歸莊嚴供事之歲餘即有靈響其家吉凶事輒先告之凡二三十年建炎間金人犯臨安張竄伏智井似夢非夢見所事佛來與之別曰汝有難當死吾無策可救緣前世在黃巢亂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為丁小大明日當至此殺汝以報不可免矣張怖懼明日果有人攜矛臨井叱張令出既出即欲刃之張呼曰公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曰何以知我名氏具告佛語其人憮然擲刃于地曰冤可解不可結汝昔殺我我今殺汝汝後世又當殺我何時可了今釋汝以解之然汝留此必為後騎所戕且與我偕行遂令相從數日度

其脫也。乃遣去。丁生蓋河北民，為金入滁軍者。

唐汝南周拓滯妻者，戶部侍郎席豫之女也。天寶中得暴疾，危亟殆死。平生所有衣服悉捨為功德，唯有一紅地綉珠綴背襠，是母所賜，意猶惜之，未言。其疾轉劇，又命佛工以背襠於疾所鑄二軀佛，未畢而卒。初群鬼捽攝劇明登大山，忽聞背後有二人喚，令且住。群鬼乃遷延不敢動。二人既至，顏色滋黑，灰土滿面，群鬼畏懼，莫不駭散。遂引席氏還家。聞家人號哭，二人直至屍前，令入其中，乃活。二人即新鑄二佛也。

唐聖善寺僧道憲，俗姓尤氏，開元中住持於江州大雲寺，法侶稱之。時江州元刺史欲畫觀世音七鋪，以憲練行委之。命憲令元持齋潔己，施諸絲色，悉以乳頭香代膠，備極清淨。元深嘉之。事畢，往預寧取材造文殊堂。筏成將還，忽然墮水，江流湍急，同侶求拯無由。憲墮水之際，便思念觀世音，見水底有異光，久而視之，見所畫七菩薩立在左右，扶策而起，遂得脫于難。

宋有隨州知州妻石氏，一日忽苦臂疼，知州請醫命藥，無所不至，其臂疼愈甚，殆不能堪忍也。於是其子發心修佛，凡一城之內佛像有手足不完者，皆修之，所費極不貲。工未畢而臂疼頓除，安貼如平時。

宋張先賛者，金水石城山張羅漢之裔也。以其嘗畫羅漢，因以名之。每於寺觀粧畫功德，多歷春夏，隨飲食其性，謹愨守道不移。如是五十餘年，人皆敬重之。甲午歲為賊所執，迫令引頸，凡數刎而頸不斷，遂於積屍中卧。至夜忽見一老僧曰：汝平生粧畫功德，川心吾來救汝。言訖開目無所若焉。其頸痕人皆見之。西方聖人思祐明顯，有若是之徵耶。

宋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媼年八十餘歲，攜像茅簷之下，日丐于市，頗為人所憐。敝衣糲食之外，蓄其賸錢於嶺甁，欲以畫觀音像。夏四月，鄰火延燒，所積一空，明日泣理故處，於爐中得故甁，略無壞缺，而錢自鎔成寶像，高一尺許，冠衣瓔珞楊枝淨甁皆具，工製妙巧，塑匠驚歎，以為不能及。巨室王氏取去，營一室嚴奉。留媼事香火，壽逾百歲。紹熙中猶存。時明州民媼一事亦畧相似。蓋佛力不可思議，而鄭媼素蘊其誠，故能感通以成是像，不假募鑄之力也。

具陸暉繫獄，分死，乃令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刀折，三易之皆然。官問之故，暉云：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得免。

宋靖康元年，都城不靖，皇弟肅王、少宰張邦昌、給事中沈晦皆將命使虜營，為所執。留州陳昱為僚屬，親恭所事，況香真武像，偕行雖在囚縶中，香火之敬甚謹。及遂京復被旨冊行，至燕山，虜留肅王、張承相，而遣昱、晦還。是夜夢真武授以兩符，使遇急難時，研朱書之，汲淨水吞服。若不暇吞，則佩之。更不得已，則以手指書於頭面四體亦可。其文曰凶曰凶。及次京城，已再被圍，城上飛矢如雨，胡騎復驅之，不容避，昱急畫二符於面及腹間，矢從兩旁過，略無所傷。

隋陳女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恒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養，有願莫從，專心日久，忽有觀世音金像，連光五尺，現高座上，衆歎其精感所致。

唐麟德中，京師永興坊許儼取魚為業，後患其然，若死，身赤如火，痛似火炙，自云但見火車來燒身，官府責取魚多，遣生受罪。已經數日，乍生乍死，親戚勸作功德，遂造觀音像兩軀，仍令合家不食酒肉，遂差。

宋史雋素慢佛，每見尊像，恒輕詆之。後因病，腳攣，種種祈禱，都無效驗。其友人趙文謂曰：佛能救濟苦厄，不可侮也，可試造觀音像。雋以病急，如言鑄像，成，夢觀音，果得差。

宋張逸為事至死，預造金像，朝夕祈命，後坐罪臨刑，刀折而項不傷。官問其故，答曰：唯以禮像為業。其像項上有二刀痕如血，因得免死。

嘉言

【格】君子能勞，後世有繼。○業盛者報重。○修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善人種德，降祥於天。○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善累積為福之種。

【經】諸佛滅度後，供養舍利者，起萬億種塔，金銀及玻璃，硨磲與瑪瑙，玫瑰琉璃珠，莊校於諸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若於曠野中，積土成佛廟，乃至童子戲，聚沙為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若見塔廟毀壞，當加修治，命終生天，作大梵王。○真金百千萬，將用行布施，不如一團泥，敬心治佛塔。○彼佛如來滅度已，供養舍利無厭足，悉已種種妙莊嚴，建

立難思衆塔廟。造立無等最勝形。寶藏淨金為莊嚴。此方便力不可盡。是故福報無盡極。○諸佛滅後起七寶塔。亦以華香供養舍利。其最後身得佛智慧。成等正覺。○百千車真金持用行布施。不如一善心香華供養塔。○現在諸佛及佛滅後所有舍利。具諸供養。如是修集無量功德。

◯成就觀女壇。生大富貴身。○廣造經像。立觀度人。普救一切。生天王國。○立觀度人。修齋布施。福報深厚。

感應

五代潼州白龍谷陶人梁氏。世世以陶冶為業。其家極豐腴。乃立十窰。皆燒瓦器。唯一窰所成最善。餘九所每斷火取器。率窳邪不正。乃鬻于市。則人爭售之。凡出盡然。固莫知其所以也。谷中故有祠曰白龍廟。蓋因谷得名。靈響頗頗。素為鄉社所敬。梁夢龍翁化為人來見曰。吾有九子。今皆長立。未有攸處。分寄身於汝家窰下。前此陶甄時。往往致力陰助於汝。梁曰。九窰之建。初未嘗得一好器物。常以為念。何助之云。龍曰。汝一何不悟。器方而獲厚利。豈非吾兒所致耶。梁方悚然起拜謝。龍曰。汝苟能與之創廟興時。又特獲大福矣。許之。而覺。即日呼匠治材。立新祠於舊址。敬老龍儀正中坐。東西列九位以奉其子。迨界千居民遠近和會。瞻禮歡悅。其後以亢陽祈禱。雨不移日而降。梁之生理。益富於昔。

唐釋道遵。姓張氏。吳興人也。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業曜不關於心。聲塵不染其性。誓學天台一心三觀。宗于佛乘。因廣寫法華經。於蘇州支硎山置看經院。一日發其心。二日規其址。作不逾序。殿閣化成。大曆元年。州將韋元甫等。共睹殊勝。相與飛表。詔特署法華道場。自江以東。建十七所。皆遵之力也。復拴精行僧二七人。常持此經。以報上恩。又鑄舍那像。起多寶塔。造彌陀佛。寫三大部經于道場。後於靈巖行法華三昧。忽睹光明上燭于天。遵身正念儼在光中。異日問荊溪然師。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自睹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滌垢之相。師竟歸寂。此山寺有益翰二師。同夢大殿崩倒。實道遵去之兆也。

昔有一比丘名曰聽聰。聞法欣悅。即從座起。為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佛教真諦。洪潤無量。所以者何。我念宿命。無數世時。波羅捺國。為長者子。於大道邊作小精舍。供給衆僧行路頓乏。亦得止息。緣此功德。命終生天。為天帝釋。下生世間為轉輪聖王。各三十六返。與領天人。逮下生毛羅虛而遊九十一劫。食福自然。今值世尊。碩臨衆生。獨我愚濁。安以淨慧。生死我枯。號曰真人。福報誠諦。其為然矣。

唐台州臨海縣涌泉寺。先是有任徵君。礪行清白。篤志堅高。而又深信佛道。多修善果。有女子專誦蓮經。一時經室中生青蓮華七本。舉世希奇。徵君見已。善心內發。即欲捨宅為寺。尚與客閑時。有懷玉禪師卓菴於樓石山。相去不遠。所於禪定中飛錫而來。正還徵君之庭。君盡力挽出錫。入地三尺。泉水涌高三尺。由此即以宅造寺。請禪師開山說法住持。因此號涌泉院。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遂。姓王氏。襄陽人。幼年出家。精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遊履聚落。但據形勝之處。皆措心營造。安處寺宇。為僧行道。至仁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既充。付後營立。乃渡江西上。至衢婺豫章諸郡。觀斂功德。頗與衆生同此福緣。故其所到村邑。見有坊寺釋宇靈塔神儀。無問金木土石。並即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晚為沙門惠雲邀請。遂上廬岳造西林寺。重閣七間。欄檻重疊。光曜鮮華。初造之日。誓用黃楠。闔境推求。了無一樹。皆欲改用餘木。遂曰。誠心在此。豈更餘求。必其有徵。松變為楠。若也無感。閣成無日。衆懼其言。四出追求。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黃楠。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遂尋行崖壁。忽見一處異有光明。窺見其中可得通道。唯有五尺餘。並天崖遂穿安木石。至於江首。途中灘覆。牌筏並壞。及至廬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宏冠前構。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閣南。忽有猛風北吹還正。于今尚存。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頭上自然有摩尼珠。時父母因為立字。名曰寶珠。年漸長大。見佛出家。成阿羅漢果。入城乞食。時寶珠故在頭上。城中人民怪其所以。競來看之。深自慚恥。遂歸所止。白言世尊。我此頭上有此寶珠。不能使去。今者乞食為人嗤笑。願佛世尊見卻此珠。佛告比丘。汝但語珠

我今生分已盡，更不須汝。如是三說，珠自當去。比丘受教，寶珠不現。時諸比丘請佛為說宿業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彼國王入塔禮拜，持一摩尼寶珠，繫著塔頂，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有寶珠在其頂上，受天快樂。至今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

昔佛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陀樹下。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無有子息，祠祀神祇，求索有子。精誠感應，足滿十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家中自然有一泉水，從地涌出，有諸珍寶充滿其中。後有華樹，天衣上服，懸之樹枝。時彼長者見其如是，喜不自勝，召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覩已，問其父母：此兒生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此兒生時，家中自然有一泉水，從地涌出，有諸珍寶充滿其中，及以樹上有好天衣。因為立字，名衆寶莊嚴。年漸長大，稟性賢柔，慈心孝順。將諸親友出城觀看，漸次遊行，到尼拘陀樹下，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耀，如百千日。心懷慚愧，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白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衆寶莊嚴比丘宿造何福，生便有是奇特之事，出家未久，復獲道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當孫陀，化緣周訖，遷神涅槃。時彼國王名梵摩達多，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長者，賫持華樹，懸諸珍寶，種種衣服，及以瓶水，安置塔前，發願供養。緣是功德，無量世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有泉及以華樹，隨共俱生，乃至今者，值我得道。

昔佛涅槃後，阿育（華言無憂）王國，有迦羅越，其人福德，世間希有，意有所須，應念即至。其家舍宅，七寶所成，閨內婦女，端正少雙，晝夜娛樂，快樂無極。其人信心，恒常供養二萬餘僧。阿育王聞，便召見之，而語之言：聞卿大富，家有何物？即答王言：家無所有。王不信之，便遣人看。使至，唯見門閣七重，舍宅堂宇，七寶莊嚴，巍巍無量。使入室中，不見餘物，唯見婦女端正少雙。使見即還，具以白王，王意漸解。時迦羅越知王解已，便於王前，以手東指，即時空中七寶雨下，不可限量。指餘三方，亦復如是。王見乃知是大福德。王即指寺，請問此事。寺有上座，得阿羅漢三明六通。王問上座：此迦羅越宿植何福，所須自然應念即至？上座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迦羅越，爾時與其四人同共造塔，用心偏殷。造塔成已，復以七寶及衆好華，上塔頭上，四面散下，而以供養。發誓願言：使我世世食福自然，恒不斷絕。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食福自然，快樂無極。

昔佛在世時，遣一羅漢，名曰須曼，持佛髮爪，至罽賓國南山之中，造佛塔寺。中常有五百羅漢，旦夕燒香，遶塔禮拜。時山中有五百獼猴，見僧遶塔禮拜供養，即共負石，學僧作塔，遶之禮拜。于時天雨，山水暴漲，五百獼猴一時沒死，生忉利天七寶宮殿，巍巍無量，衣食自然，快樂無極。既得生天，各自念言：我等何緣得來生此？即以天眼，觀見前身，作其獼猴，由學衆僧戲笑作塔，山水所漂，命終生此。即共相將，皆持香華，從天下來，供養死屍，迴詣佛所，禮拜問訊。佛為說法，五百獼猴一時皆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獼猴學僧，戲笑作塔，尚獲福報巍巍乃爾，豈況於人信心造塔，寧無果報。

昔迦葉佛泥洹閻維（華言焚燒）之後，以佛舍利起七寶塔，興敬供養，經歷數世，塔朋壞無補治者。有義合邑九萬三千人，時瓶沙王為上首，告衆人曰：汝等各自勸勵，共造福德。佛世難遇，人身難得，雖得為人，或隨邊地，生邪見舍。我等何為貪此俗樂，不如開意治朽塔寺。即共修理，復共發願：設有福者，不隨三塗及八難處，共生人天，見釋迦文，初會說法，皆得度脫。以王為首。時人命終，生忉利天，經歷數世。釋迦出興，時九萬三千人生摩竭國，瓶沙作王。

昔佛遊波羅㮈時，五百幼童相結為伴，俱共行戲於江水邊，聚沙為塔，各自說言：吾塔甚好，卿數吾作。其五百童雖有善心，宿命福薄，天大暴雨，江水卒漲，五百幼童俱時溺死。父母號哭，求尸莫知所在。佛言宿命，

勿生愁恨此諸兒等宿命應尒今生兜率天佛放光明令此父母遙見其子尋時皆來散華供養佛言善哉因造沙塔即得生天見彌勒佛五百幼童各啓父母勿復憂愁但力精進遶佛三匝作禮飛去

昔阿難白佛先何因緣分身舍利起八萬四千寶塔佛言過去有國王名波塞奇領閻浮提八萬四千國時世有佛名曰弗沙王與臣民供養於佛及比丘僧時王念言邊陲小國處所偏僻人民之類無由修福即名畫師圖畫佛像分布遠國咸得供養時諸畫師看佛相好適得一處忘失餘處不能得成時波塞奇王調和衆采自手畫像以為模楷諸師寫學畫八萬四千像分布八萬四千小國王皆得供養波塞奇王今我是也緣此功德身有三十二相涅槃之後得八萬四千諸塔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頂上自然有一寶珠光耀城内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曰寶光年漸長大體性調順好喜施与頂上寶珠有来乞者即取施與尋復還生父母歡喜將詣佛所心生喜樂求索出家佛告善来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有王名曰梵摩達多收取舍利起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寶珠繫着塔頂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珠隨共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昔月氏國王欲求佛道故作三十二塔為供養掯一一作之至三十二時有惡人觸王王心退轉如此惡人云何可度即將回心捨生死向涅槃作第三十二浮圖以求解脫由是因緣成羅漢道是故此寺名波羅提木叉華言解脫

昔有一長者欲起塔寺材木悉辦唯少一石搘着柱下有一長者雖不奉佛猶知有福便以家中一擣衣石施之便得成寺其施石人命終即生第二天上七寶宮殿天女侍衛衣食自然如是久後其國堅獄無人修治寺漸壞盡唯有一石沒在地中人民耕地石妨其犁衆意欲掘石主天人其心忪動以天眼觀見人掘石心中自念我因此石福来生天今人取去福將無盡乎便下化作凡人往掘石人前問曰君欲取此石去其人答曰吾欲来耕地值石妨犁故欲去耳天人問曰設耕此地種得數十斛耳卿勿去此石吾以五百兩金與卿其人問曰君得無是神乎答曰吾是天人也即復天身語其人曰吾本是此土人耳前身以此石與道人立寺我因此福得生天上受樂自然向者天宮震動怪其所以觀見君是故来耳此石是吾福之根本也卿勿取之其人聞之曰本所不知此是神明塔寺天人福田不敢犯也天人還天上其人思惟此天人但施此石得福如此吾當更立塔寺便即與功修塔如故

吳孫權赤烏四年有外國沙門康僧會創刹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為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有何靈瑞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曰何在曰佛神迹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為興寺經三七日至誠求請遂獲瓶中且呈於權光照宮殿權執瓶瀉于銅盤舍利下衝盤即破碎權大驚異希有瑞也會進曰佛之靈骨金剛不朽劫火不焦推砧不碎權使力者盡力擊之推砧俱陷舍利不損光明四射燿晃人目又以火燒騰上踊作大蓮華權大發信乃為寺名為建初改所住地名佛陀里後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當經夷塔有臣諫曰且少寬假如無神驗誅除不晩皓從之名會曰若能驗現於日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將廢加戮會集會寺皓陳兵圍守刀鋸齊至尅期就戮僧恐無靈有先自縊者會謂衆曰佛留舍利正在今時前已有驗今豈因我如期便獲乃進於皓此是如来金剛之骨設使寶錘擊以百鈞之杵終無徹毀皓曰金石可磨枯骨豈堅沙門面欺秖速死耳乃更置之鐵砧以金椎擊之金鐵並凹而舍利如故又以請水貯之舍利揚光散彩洞燭一殿皓乃欣然大信

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部弟子起七寶塔時彼塔中有佛像面上金色少處缺壞有一貧女遊行乞丐得一金珠見像面壞欲補像面迦葉爾時作鍛金師女即持往倩令修造金師聞福歡喜為治用補像面因共立願願我二人常為夫婦身真金色生天人中快樂無極宜後

託生第七梵天。

宋釋中立號明智。居南湖。常以淨業誘人。其徒介然創十六觀堂。為東州之冠。實師勉之也。一夕謂侍者曰。今聞異香。吾意甚適。即召觀堂行人俱集。合哭言曰。吾往生期至。即面西坐逝。

宋史朝請琳云。通判許州時。有路都監郢虞卿妻乳母禮塔數年。禮數將滿。嘗以薏苡記其數。薏苡忽自器中跳躑。視之。舍利滿前。皆自薏苡中出。凡得數勺。須臾所禮銀塔中。靈光煥然。舍利如雨。又須臾。乳媪兩脥生舍利無數。禮塔則舍利轉動。媪益勤不懈。數日失塔所在。

昔佛告阿難。乃前世過去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佛事終竟。復捨壽命。爾時有王名曰善頸。供養舍利。起七寶塔。高一由延。一切衆生。然燈燒香。香華繒綵。供養禮事。時有衆女。欲供養塔。便共相率。掃除塔地。時有狗糞汚穢塔地。有一女人。手掃除棄。復有一人。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嗤笑之曰。汝手以汚。不可復近。彼女逆罵。汝弊淫物。水洗我手。便可復淨。佛天人師。激濟無已。手除不淨。已便澡手。繞塔求願。令掃塔地汚穢得除。令我世世勞垢消滅。清淨無穢。時諸女人掃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爾時掃地願斂塵勞。服甘露味。爾時以手除狗糞女者。今奈女是。爾時發願不與汚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不因胞胎臭穢之處。每因華生。以其爾時發一惡聲罵言婬女。故今受是婬女之名。以值佛聞法。得須陀洹果。

昔佛在世時。告五百阿羅漢。汝等各說前世宿行。所作功德。今得值我得道因緣。時有阿羅漢。名婆竭多。黎即從座起。白佛言。世尊。我念過去無央數劫。有佛出世。號曰定光。入涅槃後。分布舍利。起塔供養。法欲末時。有一貧人。無方自濟。賣薪為業。向澤采薪。迷見澤中有一塔寺。甚為巍巍。即到塔邊。瞻覩形像。歡喜作禮。唯見狐狼飛鳥走獸止宿之處。草木荊棘。不淨滿中。迥絕無人。復無行迹。無供養者。貧人覩見。心用悵然。而不曉知如來神德。但歡喜誅伐草木。掃除不淨。掃訖歡喜。遶之入匝。作禮而去。緣此功德。命終之後。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昱。於諸天中。巍巍最勝。不可計量。盡其天壽。而復百返。作轉輪王。七寶自然。王四天下。後復壽盡。常生國王大姓長者家。財富無量。顏容端正。殊妙無雙。人見歡喜。無不愛敬。欲行之時。道路自淨。虛空之中。雨散衆華。婆竭多言。昔貧人者。今我身是。由昔掃塔。生處自然。阿僧祇九十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富貴尊榮。封受自然。快樂無極。今家後身。值釋迦佛。捨家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若有人能於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毛髮許。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盡。

昔舍衛國中。有一長者。造立塔寺。後時命終。生忉利天。其婦晝夜追憶夫故。愁憂苦惱。以憶夫故。常掃治夫所造塔寺。天下觀見。即來婦所。問訊安慰。而語之言。汝憶我故。大憂愁耶。婦聞語言。汝為是誰。夫尋答言。我是汝夫。以作塔寺功德因緣。得生天上。見汝憶我。修治塔寺。故來汝所。婦言近我。夫即答言。人身臭穢。不復可近。汝後欲得為我妻者。勤供佛僧。修掃塔寺。願生我天。若得生天。我必當還以汝為妻。婦用夫語。作諸功德。發願生天。其後命終。得生天上。還為夫婦。夫婦相將。來至佛所。佛為說法。夫婦並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

昔咀叉始羅國。屬北印度。王都城北十二里。有月光王塔。於齋日常放神光。仙華天樂。近有癩者。於塔禮懺。除穢塗香。不久便愈。身又香潔。

西晉太康二年。有并州離石人劉薩訶者。生在田家。弋獵為業。病死復蘇。云見一梵僧語訶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憫汝無識。且放汝。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得免此苦。既醒之後。改革前習。出家學道。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達悲塞煩冤。投途無地。忽於中夜聞地下鐘聲。即記其處。剎木為剎。三日間忽有寶塔及舍利從地涌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盤。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窓子。四周天全。中懸銅磬。每有鐘聲。疑此磬也。遶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現。面目手足。咸具備焉。見者莫不下拜。念佛生善。齋戒終身。其舍利者在木塔底。其塔在側。多有古迹。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容貌端正。世所希有。身諸毛孔。出栴檀香。從其口出優鉢華香。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為立字。名栴檀香。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果。

比丘見已而白佛言此揣檀香宿植何福生於豪族身口出香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時有王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長者入佛塔中見地破落和泥塗治以栴檀香末散其上發言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身口常香受諸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昔阿育王自於境內立千二百塔王後病困有一沙門諳王病王言前為千一百塔各織金縷幡欲手自懸幡散華始得成辦而得重病恐不遂願道人語王言王好叉手一心道人即現神足應時千二百寺皆在王前王見歡喜便使取金幡金華懸諸刹上塔寺低昂即皆就王手王得本願身彼病愈即發大意延壽二十五年故名續命神幡

昔有一天女坐一蓮華上縱廣百由旬此華獨妙殊於餘者所欲資生之具隨念皆從華出進止隨身目連問言作何善行受報如此天女答言迦葉佛滅度後遺全身舍利與佛諸弟子建七寶塔高廣四十里時我作女人出見寶塔中像信敬情發念佛功德脫頭上華奉獻於像

昔佛泥洹後百年山中田澤草木茂盛山外不遠有居人村牛馬入池坐五色蓮華牧牛小兒入池采取滿擔蓮華持出山際欲以上佛未至於寺道逢群牛觸殺小兒其神即生忉利天上自然宮殿五色蓮華始生天中而自念言吾宮獨有異色蓮華但諸天法先觀宿命曰緣從乃食福即見前天相謂此天報豪共有娛樂云何惶惶不安便往問之答曰吾本是牧牛小兒采蓮華欲散佛塔中道無常緣是之福來生此耳是以今摘華復欲詣先塔散佛稽拜卒我本願時五百天人執持蓮華相隨散佛塔緣是之福彌勒下時當共得道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男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有好音聲令眾樂聞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比丘等請佛為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有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一人見此塔故心懷歡喜便作音樂以造供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好音聲令眾樂聞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晉大興中於灊董汪信尚木像夜有光明後像側有聲投地視乃舍利水中浮沉五色晃昱右行三匝後沙門法恒看之遂騰踊高四五尺投恒懷中恒曰若使恒興立寺宇更見感神又躍于前於是恒建寺塔於灊入法者日以十數焉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肉團長者見已心懷愁惱謂為非祥往詣佛所請問吉凶佛告長者汝莫疑怪但好養育滿七日已汝當自見時長者聞是語已喜不自勝還詣家中勅令瞻養七日方滿肉團開敷有百男子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已請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同邑一百餘人作倡妓樂各持香華供養彼塔各共發願以此功德使我來世所在生處共為兄弟發是願已各自歸去佛告比丘欲知彼時同邑人者今此一百比丘是由於彼時誓願力故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共同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復同生出家得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高門娶以為婦種種音樂以娛樂之足滿十月產一男兒端正殊妙須漫華衣與身俱生召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觀已問其父母此兒生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有須漫華衣裹身而生因為立字名須漫那體性賢柔慈心孝順年漸長大衣亦隨大父母愛念便將小兒與阿那律（尊者）令作沙彌教使坐禪未久之間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那律勅沙彌言汝今可往跋提河邊取淨水來尋往彼河盛滿瓶水擲虛空中隨後飛來時諸比丘見是沙彌歎未曾有白佛言世尊今此須漫那沙彌宿植何福生巨富家須摩那衣（華衣即須漫）隨身俱生出家未久獲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毗婆尸教化周訖遂神涅槃時

有國王名梵摩達多收其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童子見彼塔故心生歡樂即便出家年至老耄空無所獲深自尅責須湼槃纏貫之遍覆塔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有須湼槃衣與身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唐合州慶林觀多年摧圮殿宇不修穿漏尤甚雨滴太上尊容刺史楊師謨夢太上示見而左目有泪痕乃廵謁諸觀新措功德至慶林方驗尊像左目前漏滴之痕宛若垂泪曰剗羅(音苔)荒蕪恢張制度創兩殿二樓重門遂宇壯麗華盛冠絕一時既畢復夢太上謂之曰子以崇葺之功上簡玄府當流化十郡矣其後師謨思寵日隆凡典一十一郡壽九十而終

唐益州唐隆縣大通觀晉義熙元年乙巳建置周末摧殘僅存基址武德中邑人呂細因過其地遇一道士乘青驢自天而下於觀基之內盤廻指畫良久昇天呂細與范仲良同受其教即日共出金帛特造觀宇有紫微閣高八十餘尺尤為宏壯太尉南康王韋皋再加修飾其側有市城觀在縣西南八里有石像天尊一十三身高一丈三尺後感天人下降謂之曰汝造觀功德名著仙籍吾每至齋月吉辰當一下觀自是鐘或自鳴夜有神燈或晝有仙人來往遠近共知焉

唐夔州開元觀却倚小坡形勢高爽元置之地四面通街其後居人所侵基地漸狹大殿之後便逼居人私舍亦有州司勢要占地造宅道士明知其事未嘗敢言主觀道士夢天上官吏三五十人自空而下集於殿前即喚此道士問觀地疆界答云其後生晚長自主觀來秖據見在而已振光人所言此觀元置有御容四面通街以防水火今去街極遠盡隔人家官人點頭曰實然又見一人云是地司所說亦同有朱衣吏一人進曰此事不煩躬親指說但處分刺史溫璋即得忽見令人往傳處分言訖昇空而去明日刺史忽入觀行登天尊殿上顧問道流此觀形勢布置不合隘窄如此何得側近便有人戶居住道流逡廵未敢抵對溫曰我已知之即令縣榜發遣居人四面以官街為界并追所侵占常住地者計所侵年月納租三月遷者免納過期追納充版築垣墻修飾屋宇六十餘日觀復舊制溫夜夢青童降曰汝本今歲當死以汝有整理常住之功增賜三歲之壽殺人則止得一歲溫乃益務修善後果符童子言

嘉言

(書)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慎以避禍○毋不敬儼若思○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是酒之流生禍也○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安樂必戒無所行悔○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唯酒無量不及亂○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靜而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而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小心謹畏動遵禮法不狃舊章所宜得天必獲嘉應○身不涉危而長保富貴○戒於近者不侈於遠○不以事物撓耳目聲色敗性情由是和平自生福祿用昌○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謂之大吉○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樂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樂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樂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慎○身須擇行口須擇言○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遠非道之財戒過度之酒○心要在腔子裏○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尺璧非寶寸陰是競

賢人智者齋戒奉道如星中月照明世間○持齋修善以避凶衰○明人能護戒能得三種樂名譽及利養死得生天上○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喜持戒者所生端正人中最勝○拔苦與樂必須崇戒○凡夫持戒上生善處○戒能開發菩提心學是勤修功德地於戒及學常順行一切如來亦稱美○若人能持淨戒是則能有善法○若無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華言戒律也）如暗遇燈貧人得寶○戒如明日月亦如瓔珞珠微塵菩薩衆由是成正覺○戒是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持淨戒若能堅持於禁戒是則如來所讚歎○荷道佩德繁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後已○心觀善惡心知畏忌畏而不犯終吉無憂○持戒之者凡於寃親無生愛惡不得嫉妒而嫌忌○守戒無為清淨一心則萬邪滅矣○戒為入聖之初門出俗之正路○戒為甘露道放逸為死徑○五戒十善陰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孫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

道積修苦行堅持戒律捨惡從善死後生天○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奉戒不暫虧世世善結緣○道以齋為先德行登金闕身飛昇玄都七祖咸解脫○若以修持要乎貞確行合規矩道位遷昇○勤脩功德建立福田清齋合道冀諧善緣○修奉清戒常行大德於此不退可得拔度五道不履三惡長齋奉戒自得度世○能發道意受持十戒可得為上清真人○若能持戒始終無虧則天道佑之神明輔之○施善行戒神即佑之○修齋持戒宗奉天文五帝所舉名書玉曆○戒是衆生城郭依樓屋宅能受持者善神擁護福及其身○善能受持九真妙戒當消九幽大罪標名九宮（一者敬讓孝養父母二者克誠忠於君主三者不殺慈救衆生四者不婬正身處物五者不盜推義損己六者不嗔兇怒凌人七者不詐諂賊害善八者不驕傲失至真九者不二奉戒專一）○敬信奉十戒燒香恒明燈功滿十轉報位得及飛天○不殺不盜不嫉不妒者生長命身○凡戲無益惟勤有功○勤為無價之寶慎是護身之符○大辯若訥大巧若拙澄心清淨可以安神饒口多言自亡其身○寡言則省謗寡慾則保身○鑑明者塵埃不能污神清者嗜慾豈能膠○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食瀹精神爽心清夢寐安○戒眼莫看他非戒口莫談他短戒心莫恣貪嗔戒身莫隨惡伴○機不密禍先發

感應

宋袁州天慶觀主首王自正病傷寒旬餘四支乍熱乍冷頭重氣塞唇寒面青累日不能食勢已甚危袁州惟一醫徐生能治此疾診之曰脉極虛是為陰證必服桂枝湯乃可留藥未及啜若有語之曰何故不服竹葉石膏湯王回顧不見人遂惑焉急遣邀徐醫還告曰或教我服此藥如何徐曰二藥寒燠如冰炭君之疾狀已危方酬答次復聞耳傍人云何故不肯服竹葉石膏湯自正益悚詢徐去即買見成藥兩貼煎服之先時頭不能舉若戴物千斤倏爾清涼唇亦漸暖咽膈通暢無所礙遂悉服之少頃汗出如洗徑睡及平旦脫然如常自正為人謹飭常茹素與人齋醮甚誠故為神所佑如此

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於應山肅持齋戒靜掩衡茅不下山間踰二十年服术被荷以娛其志高歡為相前後三辟皆不起道康為時方亂不欲應之及高洋又徵不就道康書齋常有雙黑鶴為景歲無不至道康以連徵不起有懼見抑不覺咨嗟是夕秋月朗然清風颯至道康向月微吟忽聞鶴呼康字云景怡鄉本瀟然為鶴今何愁思之深也道康聞之驚異又曰乃怡景怡鶴以終身道康曰爾為鶴而語何異我屋鶴曰我為上帝所罰暫為鶴耳以卿感德故來相依道康曰我忘名利不皆人間所以閉關服道穿冒其德鶴曰今海內棲隱蓋思名譽獨卿之道卓然塵外所以神祇欽屬焉鶴復謂道康曰爾既有殊異又我物外何不化人受教行焉鶴曰我來日午時往前溪相報還明道康乃策杖前溪以俟及晉果見二鶴自北翔飛來投澗而下一化為青衣童子一化為青衣女子而謂道康曰我今即歸以卿命來此然無以留訣卿有隱操幽陰見憲卿壽更四十歲以此相報言訖復化為鶴而去不知所詣時道康已年五十一後果年九十一而卒

昔迦葉佛滅度之後遺法垂末有二梵志到比丘邊俱受八戒一願生天一願作國王願生天者至家為婦逼非時食由破戒故乃生龍中願作王者持戒完具得生王家作大國王其王國中多有甘果常遣一人隨時看

送其人後時於園泉中得一果柰色香甚美持於門監展轉奉王王食此柰甚覺甘美便問夫人展轉相推到於園監王即喚來而責之曰如此美柰何為不送園監於是具陳本末王瞋語言自今以後常送斯柰園監啟王此柰縣種何由可辦王復語言若不能得當斬汝身其人還園舉哀大哭時有一龍從泉而出變身為人問其哭由園監具說龍聞入水即以金盤盛柰與之還持奉王并說吾意云吾及王求是親友乃昔在世時俱為梵志共守八戒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為人王吾戒不全故生龍中今欲奉修八齋戒法求捨此身當為吾覓八戒齋文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監奉柰具說龍意王聞甚憂良由時世無有佛法齋法難得王勑一臣龍索齋法仰卿得之若不得者吾當殺卿大臣至家甚懷憂愁臣父見子面色不悅問知委由其父語言吾堂柱今日忽放光明試破之看必有異事尋即破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得已奉王王得歡喜自送與龍龍得此經便用好寶贈遺於王王及於龍重修八戒壽盡生天同共一處至釋迦佛出世之時來至佛所佛為說法二天俱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

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毗舍離城時到乞食有一王子字輝羅羨那與諸婇女在高樓上共相娛樂佛聞樂音語阿難言我知此人却後七日必當命終若不出家或墮地獄阿難聞已即往教化勸其出家王子聞勸於第六日求佛出家一日一夜修持淨戒即便命終生四天王為北天王毗沙門子。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俗姓金氏新羅國人年過八歲性尚澄簡厭世高榮情欣方外獨靜行禪不避虎兕持戒不犯慈救為先深隱山居求徃絕粮便感異鳥各啣諸果就手送與餉於藏手同共食之時至必爾初無乖候行感玄徵罕有繼者而常懷慨然念眾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生幽隱欲何為利藏曰唯為利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眾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國中士女受戒無窮至貞觀十二年來至唐國既至京城殊利羣生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或盲者見道病者得愈又樂靜頁坐奉勑雲際寺安居三夏見大鬼神其數無量帶甲持杖云將此金轝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鬪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逢勃即就繩床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幾死乃蘇藏即捨衣鉢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體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至十七年還歸本國具行佛教一同大國王請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暗靄覆所講堂四部驚嗟美聲彌遠遂爾示寂。

唐僧道宣丹徒錢申子年十五即離俗所業誦法華等經莫不通利十六落髮受具專學毗尼華言律師三衣皆紵一食唯菽發願纏生形同土木請經必感神物奉華果供天饌或失足前階那吒扶護或築寶壇而神僧禮讚自乾封以後天人絡繹而來共願談論律相等事故師所著疏鈔得佛元意以其通神明而然也天下後世宗之其道防非止惡世謂南山教者是也。

唐王法進劍州人也幼而好道十餘歲受正一延生小籙專勤香火齋戒護持時有感應忽三青童降法進庭謂曰上帝以汝歸心精誠勑我迎汝不覺騰身凌空徑達帝所賜以玉杯霞漿徐諭之曰人處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甚不易也天運四時之氣地禀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五穀賤絲麻使耕夫織婦身勤不得飽力竭不與寒此神明所責天地不佑近者嶽瀆上奏巴秋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責罰飢餓以懲其心然大道好生務先救物雖天地神明責之愚氓豈知其過所自故無識請首原之路今令汝歸世諭民使其悔罪寶愛農桑亦汝之陰功也命侍女以靈寶清齋告謝天地儀付之使傳於世曰龍虎之年復當名汝後法進以天寶十一年壬辰復昇天。

齊梁州薛河寺釋僧遠為性疏誕不脩細行好逐流宕嗜識為任後至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故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邊烏點謂是垢汙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宗此欲講遂改常習及形易性整衣改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容晚行悔悲泪交流經一月餘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人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流汗遍身面目

滓泗眉毛漸出逮於一身。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自後娼情時不暫忘。鄉井所歸。卒於本土。

昔有人名薩薄。聞外國有異寶。欲往治生。而二國中間有羅剎難（羅剎鬼名真鬼殺食）人。不可得過。薩薄遊行見市西門有一道人。空床上坐。云賣五戒。薩薄問言五戒云何。答曰。無形直口授。心持。後得生天。現世能却羅剎鬼難。薩薄欲買。問賣幾錢。答金錢一千。即就受語。言卿向外國到界畔上。羅剎若來。卿但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薩薄少時到二國中間。見有羅剎。身長一丈三尺。頭黃如簑。眼如赤丁。舉體鱗甲。更互開口如魚鼓鰓。仰接飛鷰。踊地沒膝。口熱。五流。羣衆數千。捉薩薄。薩薄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羅剎聞此。永不肯放。薩薄聊以兩拳杖之。拳入鱗甲。拔不得出。又以脚蹋頭銜。復拔不出。五體沒鱗甲中。雅背得動。羅剎以偈語薩薄言。汝身及手足。一切悉被繫。但當去就死。跳踉復何為。薩薄志意猶固。以偈語羅剎曰。我身及手足。一時雖被繫。心如金石。終不為汝梲（[illegible]）羅剎。又語薩薄曰。吾是鬼中王。為人多膂力。從來食汝輩。不可得稱數。但當去就死。何為白寬語薩薄。更欲罵怒。自念此身輪迴三界。亦曾乞人。我今當乞此羅剎作噉飽食。即說偈曰。我此腥臊身。久欲相去離。羅剎得我便。悉持以布施。志求尊訶乘。眾成一切智。羅剎聰明。解薩薄語。便生愧心。放薩薄去。長跪合掌向之。謝曰。君是度人師。三界之希有。志求摩訶乘。成佛當不久。是故自歸命。頭面禮稽首。羅剎悔過竟。送薩薄至外國。大得珍寶。又送還家。大修功德。遂成道迹。

後周僧崖。居益州。持齋戒。發心燒五指。萬人擁觀。謂弟子曰。我去後好供養病患醜陋人。此皆佛菩薩權化也。坐亡之時。眾見寶華紛紛。師披衲執錫。口唱佛號。與數十僧乘空而去。

昔有清信士。持戒精進不懈。有一沙門已棄重擔。生死永盡。逮得神通。與共親友。時清信士。卒得困疾。醫藥不治。婦大悲苦。謂其夫言。共為夫婦。卿獨受苦。以何方便。分病令輕。設卿無常。我何所依。兒子孤單。復何恃怙。夫聞益懷愛戀。大命將至。臨時即死。魂神即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蟲。婦大啼哭。不能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故欲諫諭。令稍愁。愛婦見道人來。益用悲惱。奈何和尚。夫婿已死。蟲從鼻出。忽然墮地。婦即慚愧。欲以脚蹋道人告曰。止止莫殺。是卿夫婿化作蟲。婦曰。道人令我夫奉經持戒精進。難及何緣壽終。轉形作此。道人答曰。過起愛戀。今生為蟲。道人為蟲說經。卿精進奉經持戒。福應生天。見諸佛。但坐恩愛戀慕之想。墮此蟲中。即可慚愧。蟲聞意解。便自尅責。悔而命終。即得生天。

昔有人不信罪福。年已五十。夢見殺鬼欲來取之。眠覺惶怖。求師占夢。師作卦兆云。有殺鬼。必欲相害。不過十日。若欲禳此。從今已去。十日中間。受佛五戒。燒香燃燈。懸繒旛蓋。信向三寶。可免此死。即依此法。專心信向。殺鬼到門。見作功德。不能得害。鬼即走去。其人緣斯。壽滿百歲。死得生天。

昔優婆塞嫁女與世間人。臨遣女時。父母欲奪女戒。女言云何奪戒。父母言法嫁女與世俗人。如黃金擲牛屎中。復用戒為。女言如人遠行大空澤中。無有人民。應益裝糧食。世家事鬼。恐鬼懂得我便。應益持戒。今志堅固。黃金往牛屎中。洗自可用。豈便與牛屎同耶。父母感其言。以佛像與之。女置篋器中。朝暮向器作禮。婿問。婦答是佛。然今頭不白。顏色常好。婿同供養。後同生天上。不更三塗。

昔印土有一善人。處奉佛戒。一兒出外。父母囑曰。堅持五戒。不得虧犯。至於外國。因遇親友。苦勸逐飲。然後歸家。父母聞之。以謂違教。非孝子也。遂即趕出。復至他邦。宿歇人鬼婦家。雖破一戒。尚四戒在。天神護之。鬼不能食。即與鬼婦父母說佛戒法。須同見佛。

晉沙門支法衡。得病旬日而亡。經三日後蘇。說死時有人將去。見如官曹舍者數處。不肯受之。俄見有鐵輪。輪上有鐵爪。從西轉來。無持引者而轉駛如風。有一吏人呼罪人當輪立。輪轉來轢之。須臾之間。數人碎爛。吏呼衡道人來當輪立。衡恐怖自責。悔不精進。今當此輪。乃語。吏謂衡曰。道人可去。於是仰首見天有孔。不覺倏爾上昇。以頭穿中。兩手搏兩邊四向顧視。見七寶宮殿及諸天人。衡甚踊躍。不能得上。疲而復下。所將衡去人哭曰。見何等物。不能上來。乃以衡付船官。船官行船。使為柂。衡曰。我不能持拖。強之。有船數百。皆隨衡後。衡不悅。投拖撞沙洲上。吏司推衡引道失。當以法應斬。引衡上岸。兩鼓將斬。忽有五色二龍推船還浮。吏乃原衡

罪。載衛北行三十許里見好村岸。有數萬家云是流人。衛竊上岸。村中饒犬至欲嚙之衛大恐懼望見西北有講堂上有沙門甚衆聞經唄之聲衛遂走趣之堂有十二階衛始躡一階。見亡師法柱踞胡床坐見衛曰我弟子也。何為而來。因起臨階以手巾打衛面曰莫來。衛甚欲上復舉步登階柱復推令下至三乃止見平地有井一口。深三四丈塼無隙際衛心念言此井自然井邊有人謂曰。不自然者何得成井。衛見法柱。故倚望之。柱謂衛曰。可還去。犬不嚙汝衛還水邊亦不見向來船也。衛渴欲飲水。乃墮水中。因便得蘇於是出家持戒菜食晝夜精思為至行沙門比丘法橋衛弟子也。聞衛此說親為記之。

宋。錢塘袁氏因往靈芝受菩薩戒。即斷葷酒。進修淨業一家皆服其化。二十年不踰初志。一日病中。請圓淨律師說法。忽見佛菩薩衆現前於是端坐而化異香滿室。

晉長安釋慧嵬自幼出家徒師。精意釋典戒行澄潔多栖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嵬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嵬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嵬皆隨言遣之。後冬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諭。嵬執志貞確。一心無擾。女遂凌雲而逝。顧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皆緣慧嵬志念精專超證佛果是以鬼魅潛退天人感應。

昔有一優婆塞與衆賈客遠出治生。遇天寒雪夜行失伴住一石室。時有山神變為女像來試之曰。白雪覆山地。鳥獸皆隱藏我獨無所恃唯願見愍傷優婆塞兩手掩耳曰無羞弊惡人說此不淨語水漂火焚之。不欲見聞汝。有婦心不欲。何況作邪婬欲樂情淺薄大苦可長深山神聞之。兩手擎捧。送至伴中。

隋釋真慧大業初。居蒲坂麻谷。餌黃精絕粒。築淨地設四柱寶幢以奉三聖。每依像作觀挺身整念。必肅肅然。一夕謂弟子曰。今見蓮花載開載合將承吾足。頃之聞鐘。天香西來異光驟發。已而慧亡

昔太極左仙翁於天台山靜齋披罪燒香懺謝思真念道。一百日中。神明髣髴於空玄之上。若存若亡。雲景煒爍。或飛或集由哄齋堂。仙公自覺若微。遂感天真於是研思玄業。志勤殊勤齋未一年。遂致感通上聖降格曲盼幽房。以元正之月庚寅日夜忽有飛雲丹霄八景玉輿寶蓋洞曜流煥太無燒香散華。浮空而來。千乘萬騎不可稱焉。

陳甘戰字伯武豐城縣人也。以孝行見稱於鄉黨師事許真君。自幼躭好道教長齋奉戒精專不貳善驅考之術。每歷凶祠旦妖作害。乃行許真君之法悉皆除之真君以其除妖去鬼故令名戰字伯武。真君上昇時賜以靈方。後至大建元年。正月七日。亦乘綵麟之車上昇舊宅往往聞笙簧之聲後名飛龍觀。

昔有兄弟五人。父教持戒。大兄獨不肯持賚五枚錢至相師請求相師言年可百歲當大富貴。又言定惡復言不好。尅後十三日。卿當死亡其人大怖言非是世間常師所能治療唯有佛預知未然近在耆闍崛山中。耆闍崛山言靈鷲可往問之於是即往問佛。佛言卿有宿命。對冤家欲來取卿卿若欲得免者當持五戒乃可得脫卿歸益辦脂燭焚之過十三日即受戒然燈續明。終日竟夜誦經偈言南無佛歸命佛慎莫休息過十三日。便自得脫。其夜即有二鬼往共殺之。一鬼住百步外。使一鬼往殺見燈火光明但聞呼南無佛。歸命佛避不敢前近語一鬼言此人不可復得但呼南無佛歸命佛我恐聞之然後令我頭痛於是二鬼便相持去去不復近之從是已後長得安穩。

昔佛言大王波羅柰國有屠兒名廣額於日日中殺無量羊。見舍利佛即受八戒經一日夜以是因緣命終得為北方天王毗沙門子。毗沙門華言多聞天王如來弟子尚有如是大功德果況復佛也

晉廬山有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躭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卒以終歲與遠法師同住廬山。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拍馬馬

即鸞楚營主倒地。氷乃便遂營主嬰疾。明晨往寺向氷悔過。氷曰。非吾道本意。戒神為耳。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至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沉痾苦甚。而顔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

宋初有法瑱尼。南方人。自幼出家。事佛辟穀。食棗栗。不著綿纊。戒德甚嚴。禪定多所感通。後入會稽。瑱尼自剋亡日。遺言命終後勿棺斂。但以乞鳥獸。至破崗如期而終。從衆依其言。送置林野。閱停既七日七夜。鳥獸不敢侵。乃收殯焉。

晉僧曇翼。既為僧。已隨方問道。初詣廬山依遠法師。了悟宗乘。續入關中禮觀羅什。講譯經論。通達無礙。得大辯才。後與同學曇學東遊會稽。因抵秦望山。見其五峯聳潤。氣象雄勝。因伐石誅茅。為住山計。專誦法華經。僅于一紀。一日將曛。有一女子。身披彩服。手推乃筠籠。內有白豕一隻。大蒜兩根。立於師前。泣而言曰。妾山前某氏女。入山采薇。路逢猛虎。奔迸至此。日已夕。草木陰翳。豺狼縱橫。歸無生理。敢託一宿可乎。師辭嫌疑。堅却不得。女則兩泪哀鳴。師不得已。讓以草床。即蒙頂誦經。至晨。女出庭際。以彩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女子足躡蓮華。跨象乘雲。謂師曰。我普賢菩薩也。以汝不久當歸我衆。特來相試。觀汝心中。如水中月。不可汙染。言訖縹緲而去。爾特天上雨華。地皆震動。鄉人聞見。莫不稱歎。是日太守孟公顗方長蒞視事。忽見南方祥雲氤氳。光射庭除。而雲下隱隱有金石絲竹之音。訪問得師普賢示化狀。遂併師之道行聞于朝廷。即奏敕建寺。額號法華。

元吉州盧陵潯源蕭君信。晚年有子圭早亡。君信奉持道戒。至誠不貳。又裝塑玉皇聖像。崇奉香火。持誦玉皇經。以祈嗣息。一夕夢神告曰。爾務戒有虞。感通于天。明年當獲顯應。次年果生一子。

宋吳氏。滕君都官呂宗妻。宏因興僧勸發。妙悟佛理。吳氏刺金剛經頌示郭空寂。夫婦齋戒四十年。吳氏忽見巨迹三。雙砌金蓮。旅數日又見其勝。又數日見其身。數日見其面目。即佛菩薩三聖人也。又見樓閣境界清淨。

男子人問彼佛如何說法。曰。我得眼通。未得天耳。如是三年。一夕。徹悲自言。吾將西歸。言訖而逝。專事觀音。列瓶缶數十。以水滿中。手持楊枝誦呪。以見觀音放光灌諸器中。病者飲之必愈。世因號觀音縣君。

昔有二比丘。未曾見佛。從彼遠道共往舍衛國參見世尊。道中渴乏。值有蟲水。破戒者言。可共飲之。持戒者言。水中有蟲。何可得飲。破戒者言。我若不飲。必當渴死。不得見佛。便飲而去。持戒者慎護戒故不飲。遂渴之死。即生三十三天。先得其法。先到佛所。頭面禮足。佛為說法。得法眼淨。受三歸畢。遂歸天上。時飲水者後到佛所。佛為四衆說法。即披衣示金色身。汝癡人欲看我肉身何為。不如持戒者先見我法身慈悲之身。佛言。從今已去。比丘若行二十里外無漉水囊犯罪。

晉始豐赤城山有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諷誦三十萬言。於太原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而禮拜云。珠欺王是家男。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從者彌峯。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未見師。携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曉諒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聞道行。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嚫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時元熙年中也。

隋僧法充。九江畢氏子。辭俗出家。常持法華大品。偏數惟多。莫得而紀。住廬山化城寺。又習正定。不涉人間。每勸衆僧無以女人入寺。上禎佛化下墜。俗衆有不從者。充曰。正教不行。義須早死。遂潛往香鑪峯投身於谷。誓生淨土。有人見師墜下。就而覓之。乃亦也。身既無損。誦經如故。因請還寺。僧感死諫。即斷女人。後卒。時當盛暑。其屍不朽。如蘭之馨。閉塔中也。

宋孫忠。四明人。蔬食持戒。發慕西方。於郡城東築菴鑿二池。種白蓮。歸池建閣。月集道俗念佛。期以三日。後於病中請道俗百人繫念。忽仰視虛空。合掌問訊。手結雙印。怡然而化。闔城皆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二子相繼念佛坐化。嘗同念佛。見佛身現空中。即向佛言。惟願我佛少駐。使我二子

同獲嗜禮即走外尋二子歸佛為駐立良久後人因名其地曰駐佛巷。

唐緱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修香火十餘年汙然無侶精虔戒律至誠不懈壇側多虎皆馴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預說其姓字又曰河南緱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來曰今夕有暴無害勿以為怖也其夕果有十人持火挺刃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床上而不見之歲餘青鳥語姑遷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鄭畋自學士左遷梧川師事於姑姑謂畋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宋末釋法度至京高士明僧紹隱居瑯琊攝山捨所居為栖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觀住者輙死後為寺自度居之羣妖皆息一日神來通名曰靳尚弟子有此山七百餘年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并願授五戒度曰權道血食世祀此最戒所禁也尚曰若備門徒輙先去殺乃辭去間日又來送錢設供同衆禮拜度為授戒而去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度法師戒祀我勿得殺戮由是廟祭止菜脯而已度後有疾神又奉藥水而度疾瘳。

昔有優婆塞僑居舍衛國婦形端正一國同聞州吏欲觀終不肯示人以白王王思欲見不知何由一臣啓言夫婦並持五戒供養道士手自斟酌王可詐作道士持鉢詣門必得見之即隨臣言推變形服竊到其家婦見道士頭面作禮王覩察已還語臣等此婦實好入我心中不知何從得之衆臣白言此雖僑士應覲於王憍慢不來可以為罪去舍衛城千有餘里大池水中生五色蓮華閒有三毒蟒蛇鬼神惡獸罪應死者使往取華輙沒於彼王便呼問言卿何等人那拜答曰大王民也王言何以不來答曰愚癡不及耳自知有罪王言罰卿詣池取華七日當還若違期至當重治卿受教辭退還具告婦婦語夫言君今有罪由我美色君識佛明教三界無怙恃成可恃上道之日心念三尊口誦十善莫忘須臾若君不還吾當出家以戒自樂不經二男給夫資糧辭訣進路行至半道有數人鬼問曰何人答言是佛弟子鬼言諸犯罪者遣付吾等詐言取華賢者資不犯罪為惡人所讒答鬼言人命難得唯在大神耳鬼言卿是佛弟子又復無罪我不相害也餘有二難恐卿不免當知之何鬼復言曰相代取華以濟卿身使我長夜得福無量卿穩住此間鬼於是去須臾便還五色好華百重而至以與賢者賢者重不能舉鬼便取華并扶賢者屈伸臂頃已到宮門辭別而去賢者詣門自通王怪還速具問本末如實自陳王大驚懟曰鬼無人義害於衆生今濟善人我乃無義不別善惡不如鬼魅即自責過稽首歸命頓為弟子奉受五戒脩行六度國致太平賢者夫婦并加精進得不退轉。

昔有優婆塞本事外道厭苦禱祠委捨入佛法奉戒精進勤誦經好布施進意忍辱常有慈心暴疾命過臨當死時囑父母言我病若不諱七日莫殯奄忽如死停屍八日親屬皆言急當殯殮父母言不胖臭欲留至十日當此語時便見眼開未能動搖父母歡喜守至十日便自起坐善能言語問所從來盡何所見答言有吏兵來將到一大城城中有獄獄正黑四面鐵城城門悉燒鐵正赤獄中繫人身坐火中上下烔燒背烟上出或有人以刀割其肉而噉食之獄王問我言汝何等人犯坐何等乃來到此此中治五逆不孝父母不忠信事君答言我少為惡人所惑奉事外道愚癡又飲酒殺生事天地又於市里采取財利升斗尺寸欲以自饒從與善師相值奉我入佛道見沙門道人授我五戒奉行十善自爾以來至于今日不復犯惡仰由明王哀我不及我便叩頭王即起叉手謂我言止心清信之人不應當爾便與我坐呼吏問之此廼無上正真弟子汝輩皆當從是人得度以其人壽命自盡時乃當死耳魂神遊行若生天上天神迎之若生人中人中迎之何得將此人來入是五逆之處吏答王言世間多有是輩人不畏王法不畏四時五行不拘天地鬼神橫行天下不可不問也有師名沙門既剃頭髮被服疎隨以是自大多將弟子東西南北復大劇甚應當治之王言止止法服之人無所貴敬無所畏難諸釋梵日月中王以及國王臣民尊奉是人得福無量輕慢是者自求罪苦急按名錄應盡未盡

言未應死也。尚有餘筭二十。以其先有所犯罪。足以取之。使其鬼筆小小
自下耳。王言佛予有戒。精進天神所貴。佛以大慈救護一切蜎飛蠕動天
神地祇諸鬼龍等。皆敬貴之。豈拘生相四時五行耶。佛恩如四海。不得限
量。吏言大王奉佛戒耶。王曰然。我不奉佛。故追罪作此獄。王若人已入正
法。後悔還為外道。雖壽千歲。於道人橫。若持戒比丘及諸弟子。當勤行六
度。入衰斷絕。顧佛功德。猶若巨海。不可量也。吏言誠如王言。不別真偽。速
發遣之。辭謝使去。從高陛下。爥然而蘇。與其父母共至祇桓㭊祇自唯尅
奉五戒。修行十善。
昔波桓提國。其王號曰檀那。國中當有暴水。水除之後。忽有大蛇繞城一
匝。頭向城門。城中居民三億餘人。歷日不得出。或多飢饉者。蛇亦無所瞋
恚。若有出者。便當噉之。衆國人民莫不恐怖。時王國界山中有二道人。清
淨行道。一名摩訶調。一名沙訶調。坐思念言。蛇是含毒物。今反繞城。將危
人命。即時俱往。化入其國。與王相見。王觀二道人言。由我政化不平。故致
此患。舉國愁荒。無復人心。二道人即告王言。今當方便為王除之。王及臣
下皆叩頭尋請言。若蒙二道人恩。此國人民便為更生。沙訶調即化為大
身蝦蟇。行過蛇前。蛇飢難忍。便走逐蝦蟇。摩訶調復化為娑奈。從後追之。
蛇見衆索。便驚走入深山。蛇去之後。人民獲安。王及臣下即尋二道人到
其所在。叩頭辭謝言。二道人近在於此。我實愚癡。不早承奉。至有災患。道
人相救。唯願道人還住於宮。我等人民得展供養。道人告言。吾之為道。清
淨無欲。不樂供養。王當撿身自察。以道人民。奉行正法。可得終始獲安。王
即乞受五戒十善。歸命三尊。日月齋戒。以為常法。自是之後。國豐民寧。四
方襁負。遂致太平。
唐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為泗州漣水縣尉。平居齋戒精專。不食葷酒。嘗因
重病悶絕。經一日而蘇。云有人引至府舍。見一官人過。無侍衛。元禮遂至
此官人座上跪牀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頭。一手提腳。擲元禮於階
下。良久乃起。行至一別院。更進南入一大堂中。見爐數十。百口其鑪上有
氣蓋然如雲霧。鑪上沸聲喧雜。有同數千萬人。元禮仰視。見似籠盛人懸
之。此氣之上。云是蒸罪人處。元禮發願大語云。願代一切衆生受罪。遂解
衣赤幘。自投於釜中。同時昏然。不覺有痛。須臾有一沙門挾元禮出云。汝
素持戒至誠之心。雖死不渝。更當復生十年。安樂十歲。後卒於洛
唐貞侯均。阜城人。病經四十餘日。已死復活。云至冥司。主者曰。侯平日酗
酒好鬬。宜作牛。然嘗於隱師處三度受戒。有此一善。可往磨坊內為牛二
十日即放回。今已限滿。得復生。均自是益篤於佛戒。
宋靈芝律師重造明州五臺戒壇成。有一老人。神氣超邁。揖鬚皓白。進而
啓曰。弟子有三珠。奉獻以為壇成之賀。言訖忽然不見。即置其珠于壇心。
屢現光相。其後有壇主會十師大開戒法。越二日夜分。有一僧登壇。忽覩
珠光外徹。內現善財童子。僧乃驚呼。衆起視之。悉皆瞻禮。自是每夜僧報
益甚。虔懇而珠之所現。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柳。或奇木怪石。
或頻伽鴿飛舞左右。或月蓋長者執爐。或龍神獻珠。神變非一。見者聞者。
皆謂希有。
宋法師梵臻。錢塘人。見婦人在前。問之。則曰。妾有哀懇。請師到家。師從之
至其門。見數人拽此婦置床上。舉大刀斫之如泥沙。少時復活。泣曰。妾生
前善切膾。今受此報。欲求濟度。故敢仰屈。師為授戒。遂不復見。
宋沙門釋曇典。白衣時曾受五戒。年三十忽暴疾而亡。經七日方活。說初
亡時見兩人驅將去。使輦米。伴輦可有數千人。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
我是汝五戒本師。來慰問之。師將往詣官主云。是貧道弟子。且無大罪。曆
筭未窮。即見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具約示典。可作沙門。勤修
道業。言訖下屋。道人推典著兒服下。於是而蘇。後出家。經二十年。以元嘉
十四年始亡焉。
昔有人死。後魂神還摩挲其故骨。邊人問之。汝已死。何故復用摩挲枯骨
為。神言此是我故身。不殺生。不盜竊。不他婬。不兩舌惡罵妄言綺語。不嫉
妬。不瞋恚。不癡。死後得生天上。所願自然。快樂無極。是故愛重之也。
唐貞觀十九年。僧法聰說法於浙西之蘇杭嘉興。縣有神曰高王。降祝曰。
為我請聰法師來受菩薩戒。居人依其言而請之。戒訖。又降祝曰。自今以
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斷。後若祈福。可請僧衆在廟設齋行道。歷二年。秀州
海鹽縣神曰鄱陽府君。因常祭降祝曰。為我請聰法師講涅槃經。衆乃迎

師就講神又降祝曰神道業障多有苦惱自聴法来身鱗甲内已息細蟲
啾苦願為我請師更講大品師復為講之神降祝謝
昔佛在舍衛國國王群臣莫不宗仰時有賈客名曰波利與五百賈人入
海求寶時海神出掬水問波利言海水為多掬水為多波利答言掬水為
多海水雖多不能救飢渇之人掬水雖少能濟渇之之命世世受福不可
訾計海神歡喜即脫身上八種香瓔校以七寶以上波利波利還國持此
香瓔上波斯匿王王甚珎奇即列諸夫人若有好者以香瓔與之六萬夫
人盡嚴束而出王問末利夫人何以不出侍人答言今十五日持佛法齋
素服不嚴王曰如今持齋應違王命乎如是三反末利夫人素服而出在
衆人中明如日月倍好於常王意殊然加敬問曰有何道徳炳然有異夫
人白言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態垢穢日夜山積人命促短懼墜三塗是
以月日奉佛法齋割愛從道世世蒙福王聞歡喜便以香瓔與之夫人辭
曰我今持齋不應著此可與餘人王曰我本發意欲與勝者卿今最勝又
奉法齋道志殊高是以相與若卿不受吾何安置夫人答言大王勿憂願
王屈意共到佛所以此香瓔奉上世尊并来聖訓累劫之福矣王即許焉
即勅嚴駕往至佛所白佛言海神香瓔波利所上六萬夫人莫不貪得末
利夫人與而不取持佛法齋心無貪欲謹以上佛願垂納受世尊弟子執
心難齋直信如此豈有福乎於是世尊為受香瓔即説偈言多作寳華結
步揺奇廣積徳香所生轉好奇草芳華不逆風熏近道敷開徳人遍香旃
檀多香青蓮芳華雖曰是真不如戒香華香氣微不可謂真持戒之香到
天殊勝戒具成就行無放逸定意度脫長離魔道

宋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十許歲時善相占云年不過三六父母
兄弟甚為憂懼僧欽亦增加勤敬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得病危篤舉家酧
祈禰厲亦淫祀求福疾終不愈時有一女巫云此郎福力猛威鬼魍所不
能親自有善神護之然病久不差運命或將有限世有探命之術少事天
神頗曉其數當為君試効之於野中設酒脯之饌燒錢經七日七夕云始
有感見見諸善神方為此郎祈請家益二筭矣病必得愈無所憂也僧欽
於是遂差彌加精至其後二十四年而終如巫所言則一筭十二年矣

漢辛玄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明帝時諫議大夫上谷雲中趙國三郡太
守辛隱之子年少好道遵奉法戒享年不永歿於長津後人見之云西王
母見我苦行鄷都北帝愍我道心告勑司命傳檄三官攝收形骸還魄復
魂使我熙怡位為靈神近得度名南宫定策朱陵精蔵待時方列為仙

唐僧澄觀姓夏侯氏山陰人也依應天寺出家誦法華經復往天竺習華
嚴大経晩止蘇州從剃溪禅師傳天台止觀聽法華維摩等経又參牛頭
忠径山欽得南北兩宗禅法師博學深究識量宏遠著華嚴貞元等疏塑
像寫經不可殫槩嘗發十大願為衆身所修一但三衣一鉢不畜餘長二
當代名利棄之如遺三目不視女人四影不落俗舍五長誦法華經六長
讀大乘經七長講華嚴經八一生晝夜不卧九不衒衆伐善十不退大慈
悲師生歴九朝為七帝門師憲宗嘗召入講華嚴大旨暢悅聖懷勅有司
鑄印還國師統冠天下緇侶年一百有二歳身長九尺二寸目夜發光晝
視不瞬才供二筆聲韻如鐘梵僧稱是文殊後身及終茶毗舌如紅蓮舍
利光潤

宋錢象相天台人號止庵守金陵日問道於保寧全無用尤以淨土真修
為念嘗建接待十處皆以淨土極樂寺名之創止庵高僧寮為延僧談道
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業嘉定四年二月微疾書偈曰函蓋香從佛國
来琉璃地上絶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遂知一朶開後三日僧有問
疾者公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為人唯求生淨土耳言絶跏趺而
逝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子姪郡人同夢空中有云錢丞相當
生西方蓮宮為慈濟菩薩

宋吳秉信四明人持齋戒築庵城南禅坐衆一榻衣卧其中至五更令童
子擊柝而歌曰吳信叟歸去来三界無家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
来聞唱即起禅誦檜相亡召為禮部侍郎後召至蕭山驛令家人靜聽空
中聞天樂之聲即曰清淨界中失念来此金蓮既至吾當行矣言訖儼然
而逝

宋朱旦字世則廣陵人也以孝謹質素著稱鄉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
暴死心下不冷七日而蘇舍以飲粥經宿復常云有一人持信旛来至床

頭稱府君教喚吕使隨去直北向行道甚平淨既至城閣高麗似今宮闕遣傳教慰勞問呼吕可前至大廳事上見有三十人單衣青幘列坐森然一人東坐披袍隱机左右侍衛可有百餘視吕而語坐人云當示以諸獄令世知也吕聞言已舉頭四視都失向處乃是地獄中見群罪人受諸苦報呻吟號呼不可忍視尋有傳教稱府君信君可還去當更相迎曰此而還至六年正月復死七日又活述所見事較略如先并有罪因寄語報家道生時犯罪使為作福稱說姓字親識鄉伍吕依言尋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當行疾癘殺諸惡人佛家弟子作八關齋修心善行可得免也吕本作道家祭酒即欲棄錄本法道氏諫制故遂兩事而常勸化作八關齋

唐隴西李思一後居相州之滏陽縣貞觀二十年正月已死經日而蘇備說冥中事至永徽三年五月又死經一宿而蘇說云以年命未盡蒙王放復歸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辯珪又見會福寺僧弘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辯答見冥官云慧寶死期未至且修功德辯珪弘亮今歲必死辯珪等是年果相繼卒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等舊房召二僧問之辯珪曰我為破齋今受大苦兼語諸弟子等曰為我作齋救夜若難弟子輩即為營齋巫者又云辯珪已得免罪弘亮云我為破齋兼妄持人長短今被拔舌痛苦不能多言此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相傳云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中為天人龍鬼神說法東方有國名鬱多羅波提有婆羅門（婆羅門秦言淨行）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恒水岸邊有三祠神池沐浴垢穢裸形求仙如尼犍法道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之糧遂望見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趣樹下了無所見婆羅門等舉聲大哭飢渴委厄窮死斯澤樹神現身問諸梵志道士那來今欲何行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舉手百味飲食從手流溢給眾飲食皆得飽滿其餘飲食足供道糧既當別去詣神請問本行何德致此巍巍神答梵志吾本所居在舍衛國時國大臣名曰須達飯佛衆僧於市市酤無提酪者倩我提之往到精舍使我斟酌說行澡水儼然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時我來歸家還不飡婦怪問我不審何恨答曰不恨也見長者須達於園飯佛請我往齋齋名八關其婦瞋恚忿然言曰聖曇亂俗突是采納君不毀遣則禍從此興從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謂夜半尊其齋戒於夜半神來生此為此愚婦破我齋法不卒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提酪之福爾乃出飲食若終齋法應生天上封受自然

昔佛告智積菩薩吾昔一時無央數劫為金翅鳥王七寶宮殿後園浴池皆七寶成心得自在如轉輪王乃得入海求龍為食時彼海中有化生龍子於其齋日奉持八禁時金翅鳥王身長八千由旬以翅斫海取龍子來合演更飛銜龍出海欲食龍子先從尾而吞到須彌山北有大鐵樹高下六萬里銜龍至彼欲得食噉求龍尾不知處以經日夜明日龍始出尾語金翅鳥化生龍者我身是也我不持八齋法者汝即灰滅時金翅鳥聞懊惱自責佛之威神甚深難量我有宮殿去此不遠共我至彼以相娛樂龍頓指授禁戒威儀若壽終後得生人中爾時龍子具以禁戒法便讀誦之爾時鳥聞龍子所說受八關齋法口自發言從今以後盡形壽不殺生奉諸佛教金翅鳥眷屬受三自歸已即從龍子到海宮殿復有七寶[illegible]所說諸法深藏別有七寶函滿中佛經見諸供養猶如天上龍子語鳥我受龍身劫壽未盡未曾殺生燒觸水性是時龍子能若心開意解壽終之後皆當得生阿彌陀佛國

齊司空張邑字巴王廣南封州封川縣人也少習儒業為所推伏以才干梁明帝用之位至司空及東昏嗣位退官南歸誓慕長生久視之方頓卜棲真養性之地至彼縣文清驛見邑之東一山首出於眾獨秀出奇問之市老毛國華乃言古老相傳名為溫水山又名紫鱗山司空聞而異之次日至山下詣鄉人曰余在邑中見此山上端雲蓋頂紫氣衝天山中必隱神仙適予平生志也遂入溫水源放光峯下結草舍三十餘間居焉全家齋戒誦大洞經三十九章外日與鄉人治水陰田持三百大戒僅二十年忽一日見神人持藜杖從山而出來語司空曰吾葛洪子也奉上帝命令授子金丹火鼎之訣汝可秘而行之容濟貧苦他時功滿相見未遲出門復語司空曰吾與浮丘洪崖赤松子王喬蘇隱嚴真蘇耽丁令威常會仙峯之上以琴碁酒果用樂元和去住匪常非塵俗所知也大藥金丹得變

世為神仙沇受之勿輕泄司空蒙教方俯伏謝而神人忽不見司空是時
勤行齋戒後成火鼎之功點化礫為黃金密濟孤老貧病至梁武帝天監
二年八月十四日夜半忽聞空中有神人呼名云絕早可領家入山惟留
女盧預在家至辰巳間女使見一道流從空而下身生疥癩問司空在否
女使荅曰入山未歸又問酒庫女使指示之道流脫衣入甕以酒浴身上
疥癩及出庫整衣冠出門而去與女使曰司空歸時可與傳語道葛道士
特來相訪司空歸女使具告司空喜開庫中酒有異香遂令家僮陳席於
廳上一宅良賤悉取香酒均飲至竭惟女使潛見道流浴瘡託疾不飲司
空飲罷乃令家僮備湯沐浴更衣而坐令召鄉老諸門徒司空乃再入山
焚香陞壇語鄉老門徒曰天將召予非予厭世言訖鸞鶴舞于空中祥雲
靄于壇上舉家八十餘口白日昇天惟女使就為本山之神

昔有道士持齋誦經有一凡人為傭作治除齋堂道士見其用意至日中
持齋曰與同食食竟為其說法復語傭人隨吾持齋功德甚大可至明日
復食勿壞爾齋能如此者將可得免見世窮厄此人稽首受戒而去暮還

所[illegible]說法[illegible]別有七寶[illegible]中佛經[illegible]諸法[illegible]如天上龍子[illegible]
受龍身殺壽未盡未曾殺生燒觸水性是時龍子龍甚忘閒意解討終
後皆當得生阿彌陀佛國

齋司空張昱字巳玉廣衛封州封川縣人也少習儒業衆所推伏以才干
祿明帝用之位至司空及東昏嗣位退官南歸搜真長生久視之方頑下
擇真養性之地至彼縣文清驛見邑之東一山首出於衆獨秀出奇問之
市老毛國華乃言古老相傳名為溫水山又名紫麟山司空聞而異之次
日至山下語鄉人曰余在邑中見此山上瑞雲盖頂紫氣凝天山中必隱
神仙適予平生志也遂入溫水源放光峯下結草舍三十餘間居焉全家
齋戒誦大洞經三十九章久日與鄉人治水蔭田持三百大戒僅二十年
忽一日見神人持蔡杖從山而出來語司空曰吾葛洪子也奉上帝命令
授子金丹火鼎之訣汝可秘而行之家資貧苦他時功滿相見未遲出門
復語司空曰吾與浮丘洪崖赤松子王喬蘇隱蘇真蘇耽子令威常會仙
峯之上以琴棊酒果用樂元和去住匪常非塵俗所知也大藥金丹得變

世為神仙沇受之勿輕泄司空蒙教方俯伏謝而神人忽不見司空是時
勤行齋戒後成火鼎之功點化礫為黃金密濟孤老貧病至梁武帝天監
二年八月十四日夜半忽聞空中有神人呼名云絕早可領家入山惟留
女盧預在家至辰巳間女使見一道流從空而下身生疥癩問司空在否
女使荅曰入山未歸又問酒庫女使指示之道流脫衣入甕以酒浴身上
疥癩及出庫整衣冠出門而去與女使曰司空歸時可與傳語道葛道士
特來相訪司空歸女使具告司空喜開庫中酒有異香遂令家僮陳席於
廳上一宅良賤悉取香酒均飲至竭惟女使潛見道流浴瘡託疾不飲司
空飲罷乃令家僮備湯沐浴更衣而坐令召鄉老諸門徒司空乃再入山
焚香陞壇語鄉老門徒曰天將召予非予厭世言訖鸞鶴舞于空中祥雲
靄于壇上舉家八十餘口白日昇天惟女使就為本山之神
昔有道士持齋誦經有一凡人為傭作治除齋堂道士見其用意至日中
持齋曰與同食食竟為其說法復語傭人隨吾持齋功德甚大可至明日
復食勿壞爾齋能如此者將可得免見世窮厄此人稽首受戒而去暮還
家興以道士戒言命婦其婦不解反致嗔怒傭人不能免婦意遂壞齋共
食其後命過天使其主蜀山千歲樹精恒給其中食其樹茂盛暑月有三
精進賢者經過依樹而息因歎曰此樹雖涼日已向中何由得食此人於
樹空中曰當為賢者供設中食無以為憂須臾食至賢者共食食竟言曰
我今覓道道在何許即此自然豈非道也因問樹曰不審大神可得暫降
形否此人於樹空中荅曰我非能使人得道者也其說始宇處所云常受
道士勸使持齋為婦人所壞功德不全致令守此樹精不能得出但天以
我昔經齋中食令每至中給我齋食口腹之饒無緣得遷欲屈賢者為至
我舍道我如此能為我建三日齋戒我身便昇賢者感此人意為尋其家
具以所言語其家人家人即為建齋請諸道士燒香誦經謝過三日此人
即得飛昇於景霄之上受書為遊散仙人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三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四

嘉言

經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必有忍其乃有濟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不忍則亂大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不鬪辯則無暴亂之禍矣○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和惠謙恭享有多福○禍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藏精於晦則明養神於靜則安○惟能忍窮故得免禍○謙虛沖損可以免害○愚勝智拙勝巧訥勝辯如此者全身昧此者蹈禍○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忍之一字衆妙之門○忍則百惡消滅謹則萬禍不侵○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競○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忠正無邪神明所佑○慈祥而寬厚謙遜而靜懿坐焉而心體安沒焉而子孫大○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常安儉則常足○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釋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能止唯忍能止諍是法最尊貴○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忍辱第一道○忍者無惡必為人尊○為人端正從忍辱中來○忍辱是安樂行○忍不可忍是乃聖教○心不可縱意不可逞若能抑忍則煩惱可除○忍之為德持戒善行所不能及○我見被人譏一似鬧中悲日日被人傷天生還自有○嗔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菩提道忍辱護真心○見怒能忍是為梵行○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忍苦受辱令成法身○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常在此也害氣重殃反在于彼○每事思忍則悔吝消於現世福報顯於將來○忍是心之寶不忍身之殃舌柔常在口齒折只為剛○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忍一時之氣免千日之憂○一切諸煩惱皆從不忍生臨機與對境妙在先見明○心不負人面無慚色○至誠不欺得好名譽○雖處私室如臨至尊○常當自防護以義內省察○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遠離諂曲質直無偽○身心寂靜無諂無曲

道受辱不怨受寵若驚○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柔弱保身可以長久○信已何求非已何惜德行由已非譽由人○忍者身之寶慎勿與人爭一切諸真人皆以忍辱故○夫惟不爭故無尤○善者君子之所本百行之所長萬福之所往來○人若遇我以禍但以福往自然福德之氣長生於我○柔弱謙身之本剛強惹禍之由○不履邪逕不欺暗室○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附耳之語流聞千里○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念真心不退忠信不妄言○敏不羨乎慎言不羨乎行○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君子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行善不為名而名從之○出處語默天地皆知惟正可守心不可欺○潔身守正不欺方寸自然黙符天理○操脩於明行悖於幽人不知則鬼神知之○直道而行無偏無黨是曰善人所當崇獎○若欲不知除非不為○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人可欺天不可欺人可瞞天不可瞞

感應

宋淳熙十年南康建昌縣民告於軍司戶張玘子涵受牒檢視甘泉鄉人李氏名田數百畝皆成熟不肯陳詞鄰社交偏責之謂其立異李曰按訴當以實我家田不旱豈欺天欺人且自欺乎必不可衆人惡曰令一鄉稱旱而君獨否官司必以他人為妄是獨善其身而貽害於百室也李猶持前說於是唱率惡少夜抛磚石擊其扉及屋瓦呼譟徹旦因未逞志遂公肆言恐之曰先焚爾廬次戕爾族事到有司不過推一人償命耳李不獲已亦隨衆自列得以分數蠲租為錢六萬既而悔之曰我獻不損而強我如此何以俯仰於天地間顧已不可柰何乃邀道士數輩用所免之數

建醮遂以謝過示不以無名之財自潤也明年秋此鄉復罹兵燹之收惟李四高下皆獲豐稔

宋韋行式掾訪兩川其姪子威侍行有老兵丁約日侍左右子威覺其不凡方欲詰問約曰吾神仙也上帝嘉子不欺暗室遣吾下降更加密察令果不欺得道必矣但尚餘兩塵耳子威曰何謂兩塵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塵即世劫也

唐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風波濤如山自分必死俄見一青衣乘一小舟而至曰仙官召君方恍惚間則已達岸仙官曰君平生不欺暗室上帝所知波濤無足慮但復登舟吾當遣人護子建章竟得時命而返於是棄官學道遂獲登真

宋楊希仲字季達蜀州新津人未第時為成都某氏館賓家有小婦少而美諂學舍調客試其所守希仲正色拒之遂去其妻在鄉里是夕夢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能自操持不欺暗室神明衆皆知之當令魁多士以為報妻覺不知何事也歲暮夫歸始言其故明年全蜀類試希仲乃為第一人

宋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長安舍於臙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已銜山主家婦嫣然倚户顧客勤渠發勞苦之語繼而獨身來前曰竊慕上客高誼願申困苦之情可乎費愕然曰汝何為者何以得至此曰我父京師販繒主人也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今亡貧無以歸不能忍饑寒願依於子費曰吾不欲犯非禮汝之情吾實知之當往訪汝父令遣人迎汝汝勿怨婦人羞愧感謝而去費至京他日過其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道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人安得與我有故答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長安邂逅翁女有所託者是以來翁踊蹶出迎曰疇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才殆失矣君姓字真是也願聞其說具以告翁泣涕拜謝曰神言君且為貴人當不妄遂而計其夢果所見女之時即日遣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為巴東守

宋祁述中博士嘗言有一郡散佾樓纔三更時即有鬼掩其鼓擊之不鳴兵級屢以失更見治甚苦及往見一禪師求禳之之術師曰汝候其來則遙執之紱曰執恐不獲師曰但禁氣勿言級如所諭夜果得鬼天欲將曉鬼乃哀告兵級吾於太守暨諸僚屬並無所畏其所畏者獨二人一某寺禪師一某處黃二叔汝可赦吾不復來矣某寺禪師即兵級所訪者素有道德人皆欽仰黃二叔者未知何等人明日聞於太守召而詰之乃一老圃蔬菜為業凡三十年菜之老嫩來之大小持心不二然老圃於物不欺有所寸長尚使鬼神欽畏如此而況世之君子有大過人者乎

昔阿難邠坻在兒速山下居大富珍寶四遠賈客乘貸乞匃者往無不得時有五百賈客行海船壞珍寶皆沒死者不少或依板得活咸詣阿難邠坻主人設食汲井得寶篋各有題號其姓字估客食訖皆悲主人問故答言我等伴侶五百人共行海中船船翻沒死者不少挽持小板劣得生活亡失珍寶悲念伴侶耳屬覩井中所得寶篋皆是我許不知那爾主人言婦曹行治生賈販若至心者不失也但不至心故失耳我從無數劫以來未嘗不至心初不欺侵諸失寶者皆趣我井婦各案姓字取去

昔信州林茂先才高過人已捧鄉書家極貧閉户讀書鄰家巨富婦厭其夫不學私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可以此污我婦慚而退茂先次年登第三子皆登第

昔羼提（羼提秦言忍辱也）仙人在大林中修忍行慈時迦利王將婇女入林遊戲飲食既訖王小睡息諸婇女輩採花林間見此仙人加敬禮拜在一面立仙人爾時為諸婇女讚說慈忍其言美妙聽者無厭久而不去迦利王覺不見婇女拔劍追蹤見在仙人前立憍妬隆盛瞋目奮劍而問仙人汝作何物仙人答言我今在此修忍行慈王言我今試汝當以利劍截汝耳鼻斬汝手足若不瞋者知汝修忍仙人言任意王即拔劍截其耳鼻斬其手足而問之言汝心動不答言我心修行慈忍不動王言汝一身在此無有勢力雖口言不動誰當信者是時仙人即作誓言若我實修慈忍血當為乳即時血變為乳王大驚喜將諸女去是時林中龍神為此仙人雷電霹靂王被毒害沒不還宮

昔有比丘乞食至珠師門時珠師為王穿大摩尼寶珠放珠入屋取食以施有鵝見珠光焰於是吞而食之師持食出覓珠不見以為比丘偷之拘

遏追索比丘恐被殺鵝取珠隱忍不敢以告甘受鞭箠耳眼口鼻並皆流血是時彼鵝來趁食血珠師嗔怒舉鵝即死比丘見鵝已死涕泣不樂珠師聞之問比丘言汝何愁惱如是比丘答曰菩薩經昔捨身以救鴿我亦作是意捨身以代鵝由汝殺鵝故心願不滿足比丘具說上因珠師剖鵝得珠舉聲號哭諸比丘言汝護鵝命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禮拜懺悔

嘉言

〔禮〕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禮之用和為貴○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仁親以為寶○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信以守禮禮以庇身○拘拘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敬賢者存慢賢者亡○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崇敬師傳所以尊道重教也○愛人者必有天報○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恩意無不答禮敬無不報○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恢乎如天地之包萬物○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執禮者常安而終吉無禮者常危而招禍

〔福〕田僧寶為良福田能興福力得出生死○僧寶者謂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若長若幼皆須深敬○僧者出三界之福田具有戒體戒為萬善之根是故世人歸信供養○常應親善人遠離於惡友以近善人故能捨諸惡業○士有信行為聖所歎○若人懺解懺悔來近知識永滅陰即自見道

〔道〕學道由丹心奉師如至親○供養法師令人世為君子賢孝高才門族昌盛○供養諸道德所生無艱難○供養好道德齋戒見真正精念心不懈也祖昇天堂○貧窮好道常念施惠○積諸善功供養法師○宗奉師寶與道結緣世世不絕皆由先身積行所致

感應

唐張武者始為盧江道中一鎮副將頗以拯濟行旅為事嘗有老僧過其所武謂之曰師年老前店尚遠今夕止吾廬中可乎僧欣然其鎮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間諜如林知此僧為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業已留師行又益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唯有一牀即以奉其僧已即席地而寢盥濯之備皆自具焉夜數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嘆息謂武曰少年乃能如是邪吾有藥贈子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為常州團練副使有識者計其年已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健如故

昔有一男子於正法出家能為給事所至寺諸比丘等令其給事後轉疲極自思惟言誰能為我說法教化聞摩偷羅國有優波笈多大德華言是佛所說能於後弟子中最為第一即為作禮合掌言大德大作佛事為我說法優波笈多言能隨我教當為說法答曰能乃曰那哆婆多寺眾僧汝更給事問曰眾僧有幾答曰有一萬八千羅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時彼比丘即為一切眾僧而作給事令一切僧專修道業時給事比丘早起着衣持鉢入摩偷羅國有一長者朝出相逢長者念言我未曾見而今見之頭面禮足問言大德所從遠近有何事來答言從東國來至優波笈多處為欲聞法而優波笈多令我為僧給事我今不知摩偷羅國人誰精進誰不精進者長者曰汝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代汝給事眾僧一切飲食衣服醫藥我悉給與比丘與長者共取飲食等供養眾僧三月安居時比丘思惟所依功德得阿羅漢果

晉長安有釋曇始者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太元之末齎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以立規誡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泥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華言無諍胡遍訪眾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茲事之

昔有一女人聰明智慧深信三寶常於僧次請二比丘就舍供養時有一

老比丘次到其舍年耆根鈍素無知曉時彼女人齋食已訖求老比丘為我說法獨數一座閉目靜嘿時老比丘自知闇鈍不知說法趣其睡眠棄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為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獲初果既得果求老比丘欲報其恩此老比丘審已無知棄他走避倍更慚恥復棄蔵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現女人於時具論上恩蒙得道果故賫供養用報大恩時老比丘以慙愧故深自剋責即獲初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若至心者所求必獲

昔維衛佛衛從諸比丘六萬二千初從山出還父王國國王於城外割地立屋處諸比丘有比丘語左右家欲倩作屋男子不許其家老母手自為之屋得成十指皆穿比丘坐中定一夜入火光三昧舍現大火母遙望見念我作屋尋便已燒何薄福乎母入屋故在但於火光中見比丘甚大歡喜壽終生天釋迦成佛天命未盡來下白佛明日飯佛及聖衆默然受之波斯匿王又遣請佛佛曰已受天請王曰未嘗見天人下施何緣有此明日遣人候之不見施設乃至禺中亦復寂然王勅備餚饌若無人為吾當供之日中天至了不賫食但將諸天王女鼓諸音樂禮佛而住白曰時到即舉手巾衆事自然皆辦行水既訖更舉手出國百味甘露在地手自斟酌衆會皆足王見驚欣深畢白佛不審此天宿有何福手出百味福德乃爾佛為王說前世手為比丘作屋從是生天九十一劫手出衆物福尚未終

昔佛在舍衛國是時摩訶迦葉佛弟子華言大龜氏獨行教化到王舍城常行大慈福於衆生捨諸豪富而從貧乞欲分衛光入三昧何所貧人吾當福之即入王舍大城之中見一孤母最甚貧困在於街巷大糞聚中傍鑿穿聚以為巖窟藏身疾病常臥其中孤單零丁無有衣食便於巖窟施小籬柵以障五形迦葉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以今貧如母壽命終日在近若吾不度永失福堂母時飢困長者青衣而棄米汁臭惡難言母從乞之即以破瓦盛著左右迦葉到所呪願從乞多少施我可得大福爾時老母聞偈歡喜念前日有臭米汁欲以施之則不可飲遙啓迦葉哀我受不迦葉答言大善母即在窟側當取之形體裸露不得持出側身傴體雖上授與迦葉受之尊口呪願使蒙福安迦葉心念若吾賫去著餘處飲母則不信謂吾棄之即於母前飲訖盡鉢還著囊中於是老母待復真信迦葉自念當現神通令此母人必獲大安即在空中廣現神變時母人見此踴躍一心常跪遙視迦葉迦葉告曰母今意中所願何等即啓迦葉願以微福得生天上於是迦葉忽然不見老母數日壽終即生忉利天上威德巍巍靈動天地光明挺特譬如七日一時俱出照耀天宮帝釋驚愕何人福德感動勝吾即以天眼觀此天女福德使然即知天女本生來處

昔陳安世者京兆人也為權叔本家客稟性慈仁行見鳥獸當道避不欲驚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而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叔本家游以觀試之叔本不覺是仙人也久而轉怠叔本在內方作美食二仙復來問安世曰叔本在乎答曰在耳因入白叔本叔本欲出其妻引而止之曰餓書生輩復來求口腹也勿聽於是叔本使安世告言不在二人曰汝向言在却言不在何也答曰叔本家叱我云爾二人善其以實乃相謂曰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吾二人而敢懈怠是其不遇數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游戲乎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曰好道二仙曰汝當曰好道然無緣知之既而曰審汝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早往期處到日西而不見二人乃起而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道邊呼之曰安世來何晚也答曰早來不見君耳二人曰我端然在汝邊耳如此者三而安世輒早至二人知其可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誡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一室安世承誡二人常往來其處叔本聞安世處有人語聲往輒不見叔本問適聞人語今不見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自知失賢乃自悔曰吾慢賢而失之彼誠確而得之也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也先聞道者則為師矣乃援去白髮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安世為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升天臨去遂以要道傳叔本叔本後亦得仙矣

晉南陽滕普累世敬信佛法妻吳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設齋會不逆招請隨有來者因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使人衛路要尋見一沙門蔭柳而坐曰請與歸淨人行食翻飯于地傾簞都盡罔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鉢中

有飯足供一衆。使普分行。既而道俗內外。皆得充飽。清淨既畢。擲鉢空中。翻然上升。極目乃滅。普即刻木作其形像。朝夕禮拜。晉家將有凶禍。則此像必先倒踣云。晉子含以蘇峻之功封東興者也。

昔時有一比丘名波拘盧。從座而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拘夷那竭國。為長者子。時世無佛。衆僧教化。大會說法。我往聽經聞法歡喜。持一藥果名訶梨勒。鞞言天上持來此為藥功用殊多奉上衆僧。緣此果報。命終生天。下生世間。恒處尊貴。端正雄傑。與衆超絕。九十一劫。未曾疾病。餘福值佛。光導癡冥。授我法藥。逮得應真。力能移山。慧能消惡。善哉福報。為真諦矣。

宋齊安郡有胡男子。其妻病偃僂。恒念其疾。夙因所致。每遇僧伽道士。深加禮敬。愈久愈虔。齒植來生福果。忽有舊識道人過宿。問曰。汝皆欲愈疾乎。曰。固所望也。曰。吾有善藥。因各與五丸。遂失道者所在。服之皆愈。

昔房建居含山郡。尚奇好道。敬禮道士。受六甲符及九章真籙。積二十年後遊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與建語。為建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一一皆若涉歷。建奇之。旬餘。建自衡山適南海。道士謂建曰。吾嘗客於南海。迨今十年矣。時有寺官李侯者護其軍。李侯以玉簪遺我。我以簪賜君。君宜寶之。建得其簪。因而別去。是歲秋。建至南海。一日獨遊開元觀。觀北軒有塑真人狀者二。東者左玄真人。乃視左玄之狀。是衡山所遇道士也。又觀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驚曰。往歲有李侯護兵於南海。嘗以二簪飾左右真人之首。迨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數月矣。今君所獲。果是焉。建益奇之。因以玉簪歸道士焉。

昔趙公成者。患兩脚不能起。旦夕存心太上法禮。敬道士。太上真人賜公成流明壇柏散一劑。即能起。後得道在鶴鳴山。此乃心存行道。亦與身行之無異也。

昔有一賢者。其妻有疾。遣价迎一道士。懷之道士以事阻不得往。即以被褐付之价。持褐至家。賢者燒香敬禮如見道士。忽有一童子至庭。自言道士使我來問病。賢者方致禮延之坐。其妻病即愈。童子語賢者曰。病者已愈。道士無煩復來。賢者可送法服還也。賢者如其語。躬送法服還道士。且道神童將命。及妻病愈之故。道士愕然曰。貧道未嘗遣人。亦不知君之良配病愈。因問童子形貌何似。賢者答言。可十五六。姿容端正。佳麗出人。道士歷思弟子中無肖者。乃知神人感賢者之誠。昭茲靈貺也。

昔豫章逆旅梅氏。有道僧投止。皆不求直。常有一道士。衣服藍縷。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明日設齋。可借新瓷椀二十事及七箸。君亦宜來。於天寶洞前訪陳師也。道士將椀渡江去。梅翌日詣洞前。問村人。莫知其處。偶得一小逕甚明淨。試尋之。果得一院。有青童應門。問之。乃陳師之居也。入見道士。衣冠華楚。延坐命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之不食。又進一蒸犬子。梅亦不食。道士歎息。命取所得椀贈客。視之乃金椀也。謂梅曰。子善人也。然不得仙。千歲人參狗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此後不復見。

昔樂法師者。不知何代人也。案定志經云。法師姓樂名淨信。居業巨富。而夫婦皆欽崇大道。每以其貲儲供山中道士。仍斥僕隸。以奉洒掃。其帳席器用。萬數。香藥金珠錦繡寶具珍玩服飾之物。靡不備焉。暨夫婦既克終天年。而俱列仙籍。有子法解者。夫婦亦不違先君之貽訓。刻意奉道。遂罄家業以施其山中道士。逮至窘涸。乃鬻其二子。更以供饋。匪懈厥初。於是法解夫婦亦終永年。率證仙弟。其二子。長曰胤祖。次曰胤微。小名阿奴。而阿奴齒及齠齔。自能善畫。啓談操詞。常在人表。厥後乃共堅修煉。勉勵勤行。果滿功圓。並登仙路。此三世六人得道者也。

唐彭城劉存希。自幼以來。於唐興觀崇禮天師。發心圖寫。供養。因得絹本出入護持。雖祇命遠行。奉使南北。未嘗一日闕香火之薦。黃巢犯闕。時在內署。倉惶之際。隨駕不及。唯捲天師像捧持而行。同伴三十餘人。皆為虜捉。或被殺傷。獨於衆中得免。將入南山。夜深村落。行次遇避難人。偶語而閑妻在其間。因得同往。時與妻相失已旬日矣。

晉鍾嘉字超本。許真君之外甥。精虔奉道。得舅之秘要。不交人物。獨居象牙湖西。以道術救接百姓。真君上昇日。召之。授妙道真訣。按而行之。元康二年十月十五日。乘碧霞之輦上昇。今有古壇石井故宅。號丹陵觀。

宋滄州人張從善父喪修水陸追薦次年喪母又作水陸同薦父母既畢明夜夢父母來曰昨日好齋事吾乘此功德今皆往生西方特來別汝從善問曰兒去年作齋事如何父曰不曾得用其時有一僧來就齋而齋已罷汝乍去之坐此無有功德昨日汝心甚虔諸僧求齋者汝能誠心禮敬不問遠近功德大矣從善既覺追憶其事且喜且悔自是益禮敬僧伽

嘉言

（儒）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孝子為能饗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釋）為亡人作福如餉遠人若生人吞增益功德○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應請法師講菩薩戒經排福資亡者得見諸佛得生天上○男女命終造作黃幡懸著剎上離八難苦得生十方淨土○志誠念請淨蓮花目如來兼塑盡形像存亡皆獲報○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崇真皆欲伸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人命終時得聞鐘磬增其正念○若打鍾時一切惡道諸苦並得停止

（道）凡人命將終時若有正信眾生於其頭邊念玉帝尊號亡者不墮惡報神昇九天○故正經者上通三天下徹九泉可以追薦冥爽超度祖玄○對三寶稱揚為先亡首過務在精嚴必彰福利○為先亡父母億劫種親寫造三十六部尊經拔度神魂其福無量○其人孝道能修十二福功德必達天曹亡靈永離地獄悟道登真（一修像二寫經三齋戒四燒香五燃燈六修道場七贖生命八布施九救濟十除心慳十一慈悲捨十二平等）○鍊質入仙真遂成金剛體超度三界難地獄五苦解

感應

宋莫道祖池州人也以宣和甲辰秋喪母追慕無已聞太平州田功曹常以天樞法救人病苦能追攝死魂以詰升沉道祖見其靈異遂具狀乞行拯拔功曹受狀判押燒化命神將即時追攝道祖母氏到壇問曰冥司如何母對曰若作六六功德幽冥普獲靈恩我即得超生功曹復問曰何謂六六答云黃籙大齋道祖泣告曰兒身計未成何緣有力為大功果母曰不然但志心專誦道教太上救苦經及太一救苦天尊御號冥司簡奏上天功即應降至矣又曰冥司限促不敢久留乃作禮而去道祖即告功曹求受太上救苦經及天尊御號日夜虔誠兼誦各積千遍具疏焚化是夜母見夢於道祖曰汝今不負鞠育之恩誦經持號誠格高真蒙上帝符命我已得生天自今無復見汝汝宜自勉言訖乘雲冉冉而去

宋苟興勇略之將也自金人南侵在荊湖淮漢間凡經數十戰未嘗受衄乞畀祠朝廷從之閒居禮佛以樂餘生如此十年一夕昏黃時門首有一二千人皆舊日受換者左右之人皆不見而苟獨見之遂出門而問曰汝何故來此眾人曰平生在太尉軍中荷有威望得全此生不料兩三年皆為滯血之鬼徑來告訴苟曰教我如何眾曰特求薦拔苟曰汝眾且去待吾理會苟後建水陸大齋及九幽章醮超拔之仍日後夜靜獨坐小室又見在前一二千人皆循墻而下遂喚家人僕婢於前指示之未各苟但叫曰佛來佛來合掌而化

宋太學博士莊安常宜興人因妻亡於金山設水陸冥會資薦夜深事畢整寄榻上夢妻來冠服新潔有喜色脫所著鞋在地襪而登虛漸騰入雲表始彼驚覺以白于僧及他人皆云生天也

唐吏部侍郎盧從愿父素不事佛開元初選人有暴亡者以籌未盡為地下所司放還既出門逢一老人著枷謂選人曰君已得還我子從愿今居吏部若選事未畢當見之可為相諭已由不事佛今受諸罪備極苦痛可速作經像相救其人既活於銓司為說之從愿涕泣請假寫經於佛前念誦以資救拔後十餘日其父詣選人辭謝云已生人間可為白兒言訖不見

唐吳可久越人元和十四年寓居長安奉摩尼教妻王氏暴亡經三載見夢於吳曰我為邪見今作一毒龍在皇子陂浮圖下明日當死願為請僧就彼誦金剛經冀免他苦吳夢中不信叱之王氏唾其面驚覺面已腫痛不可忍王氏復託夢於可久之兄曰園中取龍舌草擣塗之立愈兄寤依其言即愈詣旦兄弟同往其地請僧誦經以薦拔之俄有大蛇從塔邊出舉首徧視經盡而斃後夜復夢王氏來謝曰得誦經相救吾託生人世矣可久自此歸信佛法

宋葛邦佐簿眉山忽丁父憂於二七夜被攝至冥司見其父責曰汝齋祭

不識僧與庖者皆不嚴潔無益於我曰汝每日所焚九天生神章皆於我功德有餘傍及諸囚汝若更請高明道士看誦又多焚化吾將脫離幽局矣邦佐知戒後父托夢曰得汝生神章薦拔之力已托生矣。

唐西京宜陽縣劉揖字巨濟年二十七歲家產豐盛若祥四年二月初八日乘馬遊香山寺焚香訖出寺一相者指巨濟言公衣祿豐厚其壽不永三旬尤宜修福劉揖見言悶悶而歸謂其妻曰吾雖富足壽命不長柰何相者令我修福何如妻許氏告我家鞏縣臨河倚山冤魂無數傷害百姓此王世充與李密戰時陣亡之人不得超生宜乎薦拔此可為之須得有德行高人仗其威力可救之揖曰往上清宮請大師孫真人何如妻曰善巨濟詣上清宮謁孫大師臨近二三里遙觀花樹下二三人立馬一疋既近見紫服乃孫真人也真人曰吾等公多時何來晚矣劉揖驚拜曰真人何知真人曰予昨日往洛陽買香茶回至柳堤下天色欲晚見數百人皆跪拜告曰我等皆陣亡之鬼無由超度苛劉公欲設齋薦拔望真人慈憫早令脫生言訖忽然而去今日故遠來接君遂議定清明日設醮薦陣亡孫鬼[illegible]告歸至所期之日備車馬取至真人設醮之外天門上[illegible]鶴[illegible]繞壇上是歲洛京風雨均調並無災祟其醮大達後真人寄書與巨濟言夢中見來謝云與君告天請壽可延三紀巨濟後於洛陽天津橋上見一相者曰公作何福面上有陰德之氣觀公之貌壽可延三紀劉曰別無陰德止做醮救拔孤魂設貧三日而已相者曰救死拔亡其功甚大揖後以才德任洛陽主簿又生五子壽年六十六歲善終。

昔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暴卒隨使者入冥經歷之處皆如郡城忽見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碑曰金吾將軍朱仁忠食祿生極訝之洎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誤追之矣謂生曰汝可止此吾將白於陰君然慎勿窺吾簿吏既去生潛目架上簽牌曰人間食料簿生潛憶主人朱仁忠不食醬可知其由遂拔簿求之多不曉其文遂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瞋目責之生恐懼謝過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醬是敢竊食簿驗之願恕其罪吏怒稍解乃於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還其徑路微細隨使而行忽見一婦人形容顦顇衣服襤縷抱一孩子拜於路傍謂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頃年因產而死竟未得受生飢貧尤甚希君濟以資緡數千貫生以無錢辭之婦曰所求者楮貨也君還魂後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與寫金光明經一部懺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國寺將踰其閾為使所推踣而寤仁忠既悲嘉問其冥間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將軍言其碑粟之事又詰見君亡妻言其形質無差後與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後忽覺嗜香令嗜之頗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驗也自爾朱寫經畢許生燔紙數千其婦於夢中辭謝而去云今得超生矣朱果為金吾將軍頭驗之事不差毫釐矣。

宋平江虎丘寺沙彌法明因見水濱多橫亡者每夜誦金剛經施食追薦忽因赴緣夜歸過危橋足跌而墮自覺身如浮雲中間雜遝之聲云我等救之此誦經薦我之沙彌也及甦而身在岸上遍身有經幡之類因此愈加精嚴修進功倍於前後感鬼神致謝云。

宋馬述君年十八隨父肅夫調官京師抱疾而終有姊嫁常州秘官曹義郎李樞每留姊家不知子之亡李氏婢忽如狂作男子聲曰我即馬述君也某月某日以疾死今幾月矣欲一見吾母與大姊故附此婢欲丐佛果以助超生母與姊始聞之悲駭拒之而信遂許其請婢乃不言即召太平寺僧誦經具饌篤號以薦明日婢復語云荷吾母與吾姊薦拔如此但其僧看經至某處止某僧至某處止功德不圓為可惜爾其母未深信試呼僧責之皆慚謝而退亟更誦焉。

宋朔散大夫池州通判丁鍊妻壽昌縣君施氏病卒於官舍越十四日子愉夢母如存且曰我將往生於淮南然猶為女人壽復不永所以然者以宿負未償也汝與汝父言亟營勝事使我得轉為男子愉覺以告父後數日其孫百朋又夢經一官府衙卒羅陳方趨而過或呼于後曰縣君在此安得不省謁遂回入府門至東廡簾下果見之言曰吾於此蕭然無親舊而旦暮有趨府之勞幸以命婦得乘車不然則徒行嬰拘繫之苦矣語未畢簾外吏曰可疾去判司知之不可也施氏亦曰可去矣既出門又有呼者曰判司召乃由西廡進見綠衣人據案熟視之則故潭州通判李細承

議也百朋憶其與乃祖同年進士升堂再拜曰公與祖父同年世契不薄願毋吝拜綵受之既坐詢大夫安否甚悉少頃吏引施氏就訊百朋離席綵曰施縣君與子親舊曰新亡祖母綵曰天屬也百朋曰如聞已有往生之緣而未脫女身信否曰然昨日符已至百朋泣曰祖父昔從公遊今祖母生緣在公謦欬苟得轉為男存沒皆被厚德矣綵曰奈事已定何百朋哀祈數四綵曰子少俟當試為圖之於是綵出循廡而上迤邐升殿中若無影響須臾復下則左右翼扶步武詳緩笑曰已遂所請然歸須誦佛說月上女經及不增不減經以助度生可也百朋拜謝而退視祖母猶立階下大言曰二經多致之勿忘也遂寤盡記其說餘且驚且疑曰二經之名所未嘗聞訪諸乾明院果得之乃月上女以辯才聞道如來授記轉女身為男及慧命舍利弗問佛以三界輪迴有無增減之義餘始歎異擇僧之賢者及令家人女子皆齋潔持誦數至千卷設冥陽水陸齋以侑之逾百日餘夢妻來曰佛功德不可思議蒙君追薦之恩今生於廬州富家為子矣謝訣而去

宋時(?)江寧慧力寺初造輪藏成寺僧限得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婦喪夫窮極貧念為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收拾隨聚隨費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而此心眷眷不能已遂攜所聚之錢號泣藏前擲錢於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云

宋祝堯卿云有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外妻絕美舟過揚子江大風作於金山寺下舟覆妻竟盡溺唯大夫賴小艇得脫就寺哀慟累日然後去三年秩滿東還從留故處就寺設水陸供薦禱千佛乞使妻早受生罷時已四更少焉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渾身流液如瀺泚(?)裸跣抱柱如醉如癡喚之不應黎明僧衆聚觀大夫亦至細認之乃其妻也駭怖無以喻命加薰燎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稍知人自引手接湯餅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遂言其故曰我初沒時如被人拖脚引下喫數口水入水底為綠衣一官人推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為妻每夜袖糕餅之屬飼我未嘗茹葷問其安得此物初猶笑不言及既昵熟方云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囚悶已久試帶我出瞻仰佛事少快心如何彼堅拒不可求之屢矣一夕導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燈燭與香花列布及諸香梵遥聽讚詠(?)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若料君在此盤旋繞寺不肯返綠衣苦見促我故逗留會罷燭滅強挽我行我聞君咳聲願見不得緊抱廊柱不放遭毆打極困他怕天曉始捨去此身墮九泉之下不知歲月賴君復生皆佛力廣大所致耳喜甚而哭夫亦哭遂為夫婦如初溺寺之人莫不驚異綠衣若蓋水府判官也

北齊時有士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愛奴馬及皆使用日久稱人意吾死以為殉不然無所乘也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壓奴殺之馬猶未殺奴死四日而蘇說云當不覺去忽至官府門門人因留止在門所經一宿明旦見其亡主被鎖以兵守衛入官所見奴謂曰我謂死人得使奴婢故遺言喚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關今當白官放汝言畢而入奴從屏外窺之見官問守衛人曰昨日壓脂多少乎對曰得八斗官曰更將去壓取一斛六斗主則被壓牽出竟不得言明旦又來有喜色謂奴曰今當為汝白也又官問得脂乎對曰不得官問何以主司曰此人死三日家人為請僧設會每聞經唄聲鐵梁輒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主司白官請官放奴即喚放俱出門主遣傳語其妻子曰賴汝等脩福獲免大苦然猶未脫更能造經像以相救濟冀因得免自今無設祭既不得食而益吾罪言畢而奴遂重生具言之家中果以其設會於是傾家修福練行

宋順陽郭銓字仲衡為益州刺史亡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婿南陽劉凝之家車衛甚盛謂凝之曰僕有謫事可見為作四十僧會當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魍魎不以在意後夕銓又與女夢言吾有謫罰已告汝婿令為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起見銓從戶過怒言竟不能相濟女號涌留之問當何處設齋答云可歸吾舍倏然復沒凝之即時供辦會畢凝之一夕夢銓來相謝曰感君厚恩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而絕

晉闕公則趙人也恬放蕭然唯勤法事武帝之時死于洛陽道俗同志為設會于白馬寺中其夕轉經宵分聞空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乃言曰我是闕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共來聽經

合掌鸞躍皆得觀見時便有汲郡衛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師於公則其母又甚信向誦經長齋家常飯僧時日将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逍遥眺望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公則鉢也有飯盈焉馨氣充勃闔堂蕭然一時禮敬母自行分齋人食之皆七日不飢士度善有文辭作八關懺文晉宋齋者尚用之永昌中死亦見靈異有浩儀者作聖賢傳云度亦生西方。

唐開元中亳州太清宫王師驀父誦玉皇經萬餘遍無驗生懈怠遇老叟授以善本加誠誦之三日忽夜半見其父環佩玎璫仙服下降言吾因汝誦玉皇經已享天福位居仙列言訖上昇。

宋僞齊劉豫同金虜入寇高宗下詔親征九月親詣天竺大士殿焚香祈禱。癸丑北虜既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敗金人于潤州世忠獻俘行在因陳戰殁之人乞加賜恤上愍然曰死於鋒鏑誠為可憫即勅直學士胡松年具詞建水陸大齋以為濟度是夕有見鬼神來甚衆有曩戰死者咸欣然相慶以為自此得生善道。

唐長安通軌坊劉公信妻陳氏其母因病先卒陳氏忽暴亡見一人引入地獄備覩諸罪相從見一獄石門忽開母在其中受極重苦母見女曰汝可為吾寫法華經一部使吾脱免此苦言已門閉陳氏再蘇說之公信即憑妹婿趙師子寫是經忽有經生持新寫遷經一部來貨錢趙言幸有此經可贖之不必寫也劉從之裝束訖授與陳氏陳氏一日設母食供養梵化是經其夜乃夢曰吾先令汝寫經一部何不為之女曰已為贖一部訖母曰吾為此經增受重罪獄卒打吾脊破以不合取他家經為己有故女夢覺急請人書之既成請僧表懺又夢母曰吾承經薦拔之力已脱冥司好處安身今來報汝汝當信心好住世間及詢前經果是姓范人寫時龍朔中也。

唐瑯琊王之弘貞觀中為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軌軌於和川官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軌語聲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為常聞語云軌是女婿不合於妻家立靈但以苦無所依為置立可也妻從其請又具說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軌雖無罪然必大資福助合為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等經各滿三部以此功德資我冥途自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來謝曰承寫經功德矣今即取别舉家哭而送之因云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歲此子後必仕宦願善養畜自此以後不復更來矣。

隋開皇中有僧慧超立行卓爾常誦法華師有一弟子善緣年在志學亦通遂經三卷一日病死超往泰山焚香具述來意未偶忽發聲曰師戒行精苦所問敢不皆白遂引至府君前超白曰弟子今在何處君曰善緣在此未有生處超曰欲與相見得否君即遣使領東行數十步果得見因問苦樂如何弟子曰但被拘繫亦無苦樂念生處未定願師升濟之師曰作何功德弟子曰乞造法華經一部設齋一百負師既歸即書經飯僧事訖復謁府君君相接如先師陳所為君曰善緣師寫經題妙字始成便生滕處師曰生何處君曰還生齊郡王武家為男子待三歲可往覓之超過三年即往問曰檀越之子欲得相見王氏拒不言有子師遂具說府君之言其妻在室語夫曰法師靈感若此可使見之即抱兒出見師走入懷抱悲泣良久及年長大志願出家還事超師。

隋僧行堅不知何許人常修禪觀節操嚴甚因事經游泰山日夕入嶽祠度宵吏曰此無館舍唯有神廡下然而宿此者必暴死堅曰無妨遂為藉藁於廡下堅端坐誦經可一更忽見其神衣冠甚偉向堅合掌堅問曰聞宿此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神曰當死者特至聞弟子聲而自死非殺之也又問之曰世傳泰山治鬼是否神曰弟子薄福有之堅曰有两同學僧已死今在否神問名字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受對師往見之神遣使引入墻院見一人在火中號呼形變不可識而血肉焦臭堅不忍觀即還廡下便與神坐堅曰欲救是僧得否神曰可能為寫法華經必應得免既而與神別明旦廟令視堅不死訝之堅去急報前願寫經裝畢賫而就廟神出如故以事告之神曰師為寫經題目彼已脱去此苦復生人間矣然此處不潔不宜安經願師還送入寺中供養遂與神別。

宋僧慧果豫州人幼不茹葷止京師瓦棺寺誦法華諸經嘗於厠中見一

鬼致敬云昔作維那小不如法墮餓鬼中其嘗有錢三千埋柿樹下法
師慈悲願取之為植福薦拔師即告衆取錢寫法華經一部後忽夢此鬼
謝曰已得改報大勝前日。

唐咸亨二年三月長安法海寺英禪師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
可以利益幽冥自梁武殁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
願師往求之以來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脩設荷釋從牢敢不知報英尋
義濟果得儀文即以所期之日於山北寺如法脩設次日黄昏向者異人
與十數輩來謝曰弟子秦范睢也指其徒曰此穰侯此白起此王翦此張
儀此陳軫皆秦臣也各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
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息苦然以獄情
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皆乘善力將生人間慮世
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宋沙門僧妙者吳縣人也家姓馮氏居于江陵上明村妙遊乞零陵因居
郡治龍華精舍善於蓄聚米至數千斛後數年龍華寺災焚蕩略盡妙臨
終以財物付弟子法宗分造講堂僧房法宗立堂畢頗拖延白未得建房
至泰始三年正月被疾甚篤時有道猛比丘隨泉陵令高陽許靜慧在縣
縣即郡治之邑也猛往省法宗之疾入寺數步見一沙門著桃花布裙單
黄小帔行且罵云汝子法宗違處分不立僧房費散財物既見道猛始驚
羞狀以帔蒙頭入法宗房猛皆往來此寺未嘗見此沙門不欲干突之先
見法超道人說所聞見超疑猛或詐妄撿問形狀音氣猛具言之超曰即
法宗之師也亡來數載共歎悵之其夕即靈語使急召法宗法宗既至數
罵甚嚴猶以僧房為言聲音氣調不異平生法宗稽首謝之既畢問和尚
今生何處善惡云何妙曰生處粗可耳但應受小謫二年外乃可得免矣
有小抑横欲訴所司為無袈裟不能得行可急為製也法宗曰袈裟可辦
未審和尚云何得之妙曰汝可請僧設供以袈裟為襯我即得也法宗如
言飯僧襯衣道猛時在會又見僧妙倚於堂戶之外拱立聽經飯襯訖猛
即見袈裟已在妙身矣。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大目犍連佛弟子名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
哺之恩即以道眼觀視世間見其亡母生餓鬼中不見飲食皮骨連立目
連悲哀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母得鉢飯便以左手障鉢右手摶食食未
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悲號涕泣馳還白佛具陳如此佛言
汝母罪根深結非汝一人力所奈何汝雖孝順聲動天地天地神祇邪魔
外道道士四天王神亦不能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脫吾
今當說救濟之法令一切難皆離憂苦佛告目連十方衆僧七月十五日
僧自恣日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
器香油挺燭牀敷卧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衆僧當此之
日一切聖衆或在山間禪定或得四道果或在樹下經行或六通自在教
化聲聞緣覺或十地菩薩大人權現比丘在大衆中皆同一心受鉢和羅
飯鉢和羅言自恣食也具清淨戒聖衆之道其德汪洋其有供養此等自恣僧者
現世父母六親眷屬得出三塗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若父母現在者
福樂百年若七世父母生天自在化生入天花光時佛勅十方衆僧皆先
為施主家呪願願七世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初受食時先安在佛前
塔寺中佛前衆僧呪願竟便自受食時目連比丘及大菩薩衆皆大歡喜
目連悲啼泣聲釋然除滅爾時目連母即於是日得脫一劫餓鬼之苦目
連復白佛言弟子所生母得蒙三寶功德之力衆僧威神之力若未來世
一切佛弟子亦應奉盂蘭盆盂蘭梵語華言救倒懸盆乃貯食之器救度現在父母乃至
七世父母為可爾否佛言大善快問我正欲說汝今復問善男子若有比
丘比丘尼國王太子大臣宰相三公百官萬民庶人行慈孝者皆應先為
所生現在父母過去七世父母於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以百
味飲食安盂蘭盆中施十方自恣僧願使現在父母壽命百年無病無一
切苦惱之患乃至七世父母離餓鬼苦生人天中福樂無極是佛弟子修
孝順者應念念常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當以孝慈憶
所生父母為作盂蘭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若一切佛弟
子應當奉持是法時目連比丘四輩弟子歡喜奉行。

昔有婆羅門華言淨行夫婦二人無有兒子財富無數臨壽終時自相謂言各
當香錢以為資粮其國俗法死者不埋但着樹下各齎五十金錢并燭錢

出國中有一賢者行見愍之法然流涙傷其慳貪所為說福請佛及僧盡心供辦辦飯佛前稱名呪願時慳夫婦受餓鬼苦即生天上

昔有一羅漢福度衆生因次教化遇一女人字曰光目設食供養羅漢問之欲願何等光目荅言我以母亡之日資福救拔未知我母生處何趣羅漢愍之為入定觀見光目之母墮在惡趣受極大苦羅漢問光目言汝母作何行業今在惡趣受極大苦光目荅言我母所習唯好食噉魚鼈之屬所食魚鼈多食其子或炒或煮恣情食噉計其命數千萬復倍尊者慈愍如何哀救羅漢愍之為作方便勸光目汝可志誠念清淨蓮華目如來兼塑畫形像存亡獲報光目聞已即捨所愛盡佛像而供養之復恭敬心悲泣瞻禮忽於夜後夢見有佛身金色晃耀如須彌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曰汝大慈愍善能為母發如是大願吾觀汝母過是報後當生無憂國土壽命不可計劫後成佛果廣度人天數如恒河沙

昔罽賓國有一長者本大富父母亡後常供養數道人數年之中家欲貧困無復有得為父母作福念之愁毒婦與婿言可於富家傭作得金以用布施還使父母得福無量長者言然於是夫婦同至富家就傭求直得金施盡乃復傭作富家遣夫耕田婦廚下炊耕得大石如似磨蓋發視見金千鼎便還覆之不復還食富家遣婦餉夫夫便擔金自歸其家明日稱金還了富家夫婦返舍復為七世父母布施用之終身不盡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波斯匿王後宮婇女名曰善愛年在老邁極大慳貪不好惠施時大目連欲化彼故著衣持鉢以神通力從地湧出住老母前從其乞食老母瞋恚不肯布施飯食已訖有一殘果及洗器水與而不喫爾時目連即從乞索老母瞋恚即持與目連得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時彼老母見是變已心懷信敬歸誠懺悔即於其夜便取命終生曠野中在一樹下食果飲水以自存活致經數時波斯匿王將諸群臣遊獵射戲馳逐群鹿渴之欲死遥見彼樹希望有水馳奔趣向去樹不遠有火焰起遮不聽近但遥見人坐其樹下王即遥問汝是何人在此樹下彼即荅言我是波斯匿王後宮婇女宋在於邁名曰善愛不好惠施命終生此唯願大王慈哀憐愍為我設供請佛及僧使我脫此弊惡之身王即問言為汝設福可得知否彼人荅言設福必得王自當見爾時波斯匿王聞是語已勑諸兵衆相去百步安置一人令聲相承還歸城內為其設供請佛及僧若彼得福使諸兵衆各各承聲須臾開我令知虛實尋即為設請佛及僧呪願已竟彼樹下人百味飲食自然在前時波斯匿王以知為實即於佛前深生信敬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

唐蘇連寵者靈州定遠縣人也父悰領軍於邊士殺降兵一千餘人武德二年八月死於邊上冥司論對受諸罪苦寵揔不知寵時為靈州押衙貞觀八年奉使入京因與友人遊終南山行至炭谷前有道士楊景通結廬脩竹間三百餘歲寵醉歇廬前謁景通曰吾饑有何所食景通素不飲食笑而不對寵令左右取火焚其廬室景通曰汝父屈殺生民見受罪地府不能修善救答更害於吾寵曰何以知之景通曰汝坐於此吾與汝驗令汝見之言訖書一符擲於空中逡巡有黑雲至於廬前雲中有二十餘鬼領一人枷杻鎖械來景通謂曰汝子不孝不能救汝寵見之乃父悰也悲泣謂父曰何故受苦如斯父曰吾殺降兵被他冤訟於地獄下受諸罪苦汝何故更殺無辜人令吾展轉罪重寵俯伏悲哀懺悔謝過景通曰汝爲冤父之罪修黃籙道場可以救拔必得汝父生天逡巡父被諸鬼領去寵乃禮謝景通入城於三洞觀設黃籙道場七日夜至第五日見父乘雲氣而來謂寵曰吾奉天符乘黃籙功德已生天堂凡是所殺冤魂皆已托生人世

蜀主孟昶往祈青城山見女真麻姑致齋壇側時有艷美女張氏者遂納之名曰麗華同處于丈人觀忽一夕迅雷掣電暴雨猛風拔屋宇騰空散落張氏遂殞命乃葬山下後數十年上元節丈人觀道士李若沖夜歸憩於山前忽竹陰有一女子號泣而出請若沖前賦詩云獨卧經秋墮鬟蟬白楊風起不成眠澄思往日椒房寵淚濕衣襟損翠鈿言訖復泣而退若沖還觀見丈人殿上有衣冠朱履之士皆面北立如有奏對殿下廊廡閒列諸罪人見獄卒引一女子繫於鐵柱杖之號叫痛楚徐察之乃山前逢之者俄頃有神以笏指若沖曰今夕上元天官洎五嶽丈人校勘生死罪且不宜久立若沖乃潛避還旦具白其師唐洞卿唐曰汝知之乎此乃

張麗華也昔寵幸於此藝瀆上真致獲斯罪既以詩告汝汝當救之曰何
法可救曰但轉九天生神章十卷奏畨籙白簡可免此苦即自托生偶遇
臨卭牧田思儔設黃籙若冲遂置簡書與疏轉經十過投伏離所因而救
度誦至九卷適丁梵簡之時若冲即回向而熱之明日張氏所塑之地有
沙字四句云符吏匆匆扣夜扃便隨金簡出幽冥家師薦拔恩非淺須得
生神九過經若冲諦觀大上垂教憫諸衆生故立救拔之門以濟生死之
路欲超度先亡者當崇此教也

唐開元二十六年成都張益為長史自少克孝因失怙恃哀毀過禮遂晉
家入山誦玉皇本行集經祈薦父母以報養育劬勞之恩冀生極樂之處
日夕持經不絕旦夕懇禱念念不已如是六年殊無顯驗遂疑經典無功
欲生退心忽於庵側遇一老翁儀容奇異語張益云非是經典無靈驗亦
非君不盡心此乃去聖時遠斷簡差錯經文脫略遂失其微老人即以杖
指庵中經云取來老夫驗之也益乃取遞而授之翁開卷誦之曰果誤矣
遂取筆改正改畢忽失翁之所在止見有一經集在石上開之卷軸不動
乃新經一卷也益望空頂禮方知聖賢變化倍加虔誠專心奉持得七日
亡父母忽來謂益曰隨在地獄備受衆苦承汝精神福力近得生天今現
故身表功德爾乃自天宮來言訖幢蓋自空接引而上

宋元祐七年相州范煇妻梁氏六月内以疾亡其夫專為持誦本行經并
玉皇大天帝聖號極甚精勤終月不輟忽一日夢其身飛昇上過天門見
綵霞滿空異香襲人瑤林寶樹森列無數清風偏觸皆作玲瓏之聲已覺
非凡又見宮殿星列廡下設一虛榻上題云此梁氏之靈范悟是其妻因
左右顧忽一綠衣童子傍立范問之曰梁氏何由致此其人安在侍童曰
梁氏致此乃因君為持誦玉皇本行集經及念玉皇大天帝聖號之力今
得快樂已遷天仙矣范感其言益生敬仰又見其傍有紙幾灰鑪并紙卷
極多或留在案上或如紙灰飛下者又問侍童侍童曰此乃人間功德疏
但其念誦至誠恭寫真謹者乃留不然擲去范愈生信心俄然而覺即是
年七月十四日也

隋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俗姓宋氏洛州人也勵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
持律昏曉不替大業五年仲冬次當維那鳴鐘依時僧徒無擾同寺僧名
三果者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通夢其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
病死由齋戒不持今墮地獄備經五苦辛酸今月初蒙禪定寺僧智興鳴
鐘發響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汝可具絹十
疋早奉與之并陳吾意妻遂寤寐說夢所由與人共說初未之信尋而重
夢後經十日凶告奄至恰與夢同乃奉絹與之而興自陳無德並施大衆
闔寺僧咸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興曰餘無他術見法藏傳云罽膩
吒王受苦由鳴鐘得停敬遵此事輒力行之不以為苦兼鳴鐘之始先發
善願願諸賢聖同入道場同受法食然後三扣將欲長打必先致敬願惡
趣聞鐘聲俱得離苦速得解脫如斯願行志常奉修豈期微誠遂能遠感
咸曰善哉

宋何曇遠廬江人父萬壽御史中丞也曇遠年十八丁父憂哀毀過甚蔬
蹲之外請僧法含為佛事薦拔父靈其夕轉經畢從僧已眠曇遠忽見佛
身自西方而至黃金色相光焰文餘幡花繽紛充滿虛空其父亦在其中
呼曇遠曰吾得佛力已登西方極樂世界矣曇遠稽首百拜忽然不見惟
宅中芬馨數日

宋龍圖閣待制楊瑛和王存中之子也至孝既喪考妣著存不忘于心乾
道七年三月十三日夜夢見父和王與母夫人偕龍圖前年省記考妣已
棄諸孫恐亟去懇留十日之款和王許之龍圖再拜勸酒委曲如生之禮
龍圖涕和王及夫人亦泣龍圖稟考和王尋常所修功德燒獻錢馬人物
用得否和王曰用得再問釋道功果孰勝和王云一同但舉手翻覆龍圖
又問世間經文孰勝和王答云陰府亦欲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次若為吾
印施一千卷最為第一龍圖意謂欲寘用即對云容造以獻和王曰可時
已暮矣頃之有一急足從水中行來報酉時有金字牌過楚州龍圖再問
大人今在何處和王云吾管地部方眷戀間忽然夢覺悲感淚流枕
席遂念和王平日不昧神色如生蓋和王為宋大將歷百戰戡定禍亂大
功不一受降不殺全活甚衆入居殿陛垂四十年未嘗妄刑一人忠厚明
恕宜得功德之助有所主宰且將人間所修功德看誦金剛經又所焚獻

若陰府皆得用之又知善惡報應冥陽一趣無問彼此亦足以勸世之為善者也龍圖後於釋迦世尊降生七日就資福禪寺修設天地冥陽水陸大齋一會及齋僧若干如法修禮發光明三德妙識一七晝夜命僧衆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藏資二親冥福也後又夢二親語龍圖曰吾兒純孝所作者吾皆得之矣

嘉言

(儒)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仁民而愛物○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天地之德莫大於好生萬物之情莫甚於愛生

(釋)仁慈利物安隱衆生○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恕己恕彼以慎傷暴○若能調心慈悲愍物隨所施行皆成大善○慈悲之道救拔為先○寧當殺身破眼目不忍行殺食衆生○仁無亂志慈最可行愍傷衆生其福無量○大悲之化救苦為端弘誓之心濟生為本○好積諸德慈愍衆生不害衆生是為梵行○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也○聖人所以欲生而惡殺○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不侵害人損身濟物不自惜己忍辱仁和○常行放生生生受生

(道)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制殺生者天也順性命者人也非逆天者勿伐非逆人者勿殺○昆蟲草木猶不可傷○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含血之類有急投人能為開度濟其死厄見世康强不遭横惡○度諸蠢動一切衆生咸使成就無有夭傷見世興盛不履衆横○常行慈心愍濟一切放生度死其功甚重○救濟萬物世世受祿○一切諸衆生貪生悉懼死我命即他命慎勿輕於彼○所居快樂無災厄者從放生救物不害衆生中來○濟度鳥獸蠢動含靈施捨財物普救饑寒功德最為第一

感應

漢武帝鑿昆明池習水戰池道白鹿原人釣魚于原綸絶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遊戲于池見大魚啣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鉤而放之帝後得明珠蓋魚之報也

漢楚元王出獵群鹿趨山背王引兵逐之鹿陷大谷四何壁立中止有一鳥道王以兵塞之詰朝欲盡其類既曉兵合有一巨鹿突圍至王前號請曰我鹿首也為王見逐迸死無地然古者不掩群仁及走獸鹿與人雖異其愛惜命則一吾願日輸一鹿使王庖不虛吾類亦得蕃息何如王乃歎引曰汝鹿王也汝愛鹿何異吾愛民乃下令殺鹿者與殺人罪同後吳侵楚萬鹿乘月黑奔吳軍若萬馬聲吳軍驚遁鹿王因見楚王叙其報恩曲折楚王愧感於是為鹿王立廟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令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季龍之敗赴江者莫不沉溺獨毛寶被甲投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所放白龜既得至東岸龜乃回顧而去

晉孔愉嘗至吳興餘干亭見人籠龜於路愉求買而放之至中流回顧視愉數四及愉封餘干亭侯而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感應如此愉悟乃取佩焉

晉晉陽守宗淋林得十頭龜付廚曰每日以二頭作臛其夜夢十丈夫皂布袴褶扣頭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

晉桓邈為汝南郡人齋四烏鴨作饌夫兒夢四烏衣人請命及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

宋元嘉三年春彭城劉樞字正一自江陵歸鄂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吟宴次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鄂下來要見正一樞引首望之見二人各長五尺餘容貌華飾俱白服便出與語乃謂樞曰久欲奉謁今會良時樞曰卿自鄂來有何相謂一人曰聞君儒士況復飲宴且欲奉陪笑語無間也樞覺其容止有異且疑非常更不敢答遂與同宴夜闌此二人俱醉於飲處便臥樞甚異之左右人皆相目不敢言以被覆之及明尚寢因衆被見魚各長五六尺眼雖動而甚困矣樞不敢殺乃舁致江中是夕夢二人衣白衣各持一珠拔樞目前不語而去及曉於枕邊得二珠各徑寸乃二白魚之報也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牀角奴愍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腳捧

青蚨內有珠三斤許留著奴床前啾啾如欲語狀蓋以為謝也。

梁中山劉沼天監三年為建康監嘗出門出作食次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燔灸為弊劉為設齋會放之於婁湖劉俄遷秣陵令。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旣明有人遺生鯉二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者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筭。

晉崔放字子游清河人永嘉二十七年寓公安嘗因食鱠而病秋初臨湖上山亭與女子同玩秋荷倚欄極眺忽聞亭檻之際有人語曰賢疾為嘗食鱠不食則壽長放以左右無人遂起臨檻忽見檻下有一大龜又語如前言訖入水放遂終身不食水族後放為江陵令年九十餘卒。

陳宣帝時揚州嚴泰欲往襄州看親一馬一僕前詣襄陽時正深秋對景自吟曰誰道江南景物佳岸邊常有四時花竹籬茅舍溪光淺元是西湖賣酒家下馬沽酒獨酌忽一人至揖泰曰烏壽之使我來見遭難知君仁慈必能提挈見在江左待君泰久思從來不識問來者公何人曰我乃元深遂與深相從至江上悄然不見一人乃問元深烏壽之安在元深用手指江上小舟曰壽之在此回首元深已不見小舟將近泰問烏壽之在此漁人曰無遂歌曰遠望扁舟一葉來褰江兩岸百花開好拋生計承槎去尤恐區區無取財泰曰此小舟何幹舟人曰此捕魚舟泰曰得魚何在漁人曰今日不得魚只網得龜泰請看之漁人於絡袋中取出果見龜五十餘箇於內有一大龜泰酬價買之命僕人引漁人入府陳貟外所支錢五十貫訖遂令漁人盡傾入江中泰次日到陳宅是夜閤中秉燭獨坐作詩曰可嘆秋宵更漏長無人獨對篆烟香欲眠耳畔寒蛩碎端的心寬也斷腸忽聞閤外有人作歌曰遠涉波瀾到此間雖聞刀布已先還待傾駑力終身謝爭奈君恩重若山歌畢呼嚴公云壽之特來躬謝泰開戶見元深引一人來座前拜跪致謝不已泰曰公年高何必如此此人云某乃壽之也因言前日所廢錢鈔令諸子拜送到又與公請延壽筭言畢二人辭而去泰如夢寐至來日府中見漁者告泰云前日龜價錢盡沉江中泰笑曰不義之財也遂辭親戚歸比到家百里父來遠接泰拜父父問曰數日前四更以來有皂衣五十餘人各携錢一兩言汝兒江上被人取了我父兆船中番舟而奪之令我等不遠千里送來留下錢而去其錢尚濕我與汝母以汝性命為憂泰方省曰信知壽之言前日所廢錢鈔令諸子送訖蓋烏衣者乃小龜也元深龜也壽之大龜也夫水族受恩猶能報謝而況於人乎。

唐江西觀察使韋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第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黿長數尺置於橋上呼呻餘喘須臾將死群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幾何漁曰得二千則鬻之是時天正寒韋既不可脫衣為質乃以所乘蹇易之既獲遂放於河中徒行而去時有葫蘆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韋因問命詣葫蘆先生倒屣迎門忻然謂丹曰翹望數日何來晚也丹曰此來求謁先生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託求識君子便可偕行丹思良久不能得因曰先生誤矣但為決窮通先生曰我焉知君之福壽元公即吾師也往當自詳之遂相與策杖至通利坊幽巷內見一小門葫蘆先生即扣之食頃有應門者開門延入行數十步從入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制度宏麗擬於公侯之家復有丫鬟數人皆極妍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有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韋帶從二青衣出稱曰元濬之向韋盡禮先拜韋驚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錄實所未喻老人曰老夫將死之命為君所生恩德如天豈容酬報仁者固不以此為心然受恩者思欲殺身報效耳韋乃矍然知其黿也然終不顯言之遂具珍羞留連竟日既暮韋將辭歸老人即於懷中出一通文字授與韋曰知君要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為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葫蘆先生曰幸借吾五千文以充韋君致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韋再拜而去明日葫蘆先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韋賴以濟其文書具云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授咸陽尉又某年登朝作某官如是歷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年廳前皂莢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矣其後遂無所言韋常寶持之自五經及第後至江西觀察使日月無所差異洪州使廳前有皂莢樹一株歲月頗久其

俗相傳此樹有花地主大憂元和八年常在位矣一旦樹忽生花常遂去官至中路而卒初常遇元長史也頗怪異之後每過東路即於舊居弔訪不獲問於葫蘆先生先生曰彼神龍也變化無常安可尋也常曰若然安有中橋之患先生曰此難用厄凡人與聖人神龍與蠕蠕皆不免也又何異焉

唐大和中有處士姚坤不求榮達常以醫卜自適居于東洛萬安山南以琴罇自怡居之側有獵人常以網取狐兔為業坤性仁恒贖放之如此活者數百坤舊有莊質於嵩嶺菩提寺坤持價贖之其知莊僧惠沼行兇常於閑處鑿井深數丈投以黃精數百斤求人試服觀其變化乃飲坤大醉投井中以礎石捺其井坤及醒無計躍出但飢茹黃精而已如此數日夜忽有人於井口呼坤姓名謂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孫不少故來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於塚上因從竅中窺天漢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奮飛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覺飛出躡空駕雲登天漢見仙官而禮之君但能澄神泯慮注盼玄虛如此精確不三旬而自飛出雖竅之至微無所礙矣坤曰汝何據耶狐曰君不聞西昇經云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訖而去坤信其說依而行之約一月忽能跳出於礎孔中遂見僧大駭視其井依然僧禮坤詰其事坤告曰但於中餌黃精一月身輕如神自能飛出竅所不礙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墜下約一月後來窺弟子如其言月餘來窺僧已斃於井中矣坤歸旬日有女子自稱夭桃詣坤云是富家女誤出失蹤不可復返願持箕箒坤見之妖麗冶容至于篇什筆札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後坤應制挈夭桃至京至盤豆館夭桃不樂取筆題竹簡為詩一首曰鉛華久御向人間欲捨鉛華更慘顏縱有青丘今夜月無因重照舊雲鬟吟諷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執良犬將獻于裴度入館犬見夭桃怒目掣鎖迷步上階夭桃亦化為狐跳上犬首抉其目犬驚騰號出館望荊山而竄坤大駭逐之行數里犬已斃狐亦不知所之坤惆悵嘆息盡日不能前進及夜有老人挈美醞詣坤云是舊相識既飲坤終不能達相識之由老人飲罷長揖而去云報君亦足矣吾孫亦無恙遂不見坤方悟狐也後遂絕

唐李元於吳江岸見小赤蛇長不滿尺為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之放於茂草中明年再經長橋有進士諾淡謁見曰淡居橋尾數百步大人遣奉召幸忽坐邀遂同至一山樓殿寶飾侍衛甚嚴俄一人高冠道服引元坐曰小兒不幸幾死頑童之手賴君子活此微命願淡令拜拜乃命置酒水陸交錯曰吾乃南海之鱗有功於世天帝詔居此封安流王吾有愛女小字雲姐今欲贈子子納之當得其助元乃別去後赴禮闈明日當試雲姐豫告以所試題目元頗留意暨入試果得大捷薦名登科雲姐告辭曰奉王命不敢久留作詩別曰六年於此報深恩水國魚邦省二親莫為初婚又相別都將舊愛與新人時元新娶故也

宋東平董瑛堅老之父知澤州淩川縣縣素荒僻市中惟有賣胡餅一家每以飲饌為苦會將嫁妹郡官寄餉雞子三十枚食其七而留其餘掛於堂內梁上已而妹婿至庖妾請供晨餐董夜夢二十三小兒自梁而下同詞乞命中一女著裙帔而跛足旦起顧而妾持叉取所掛物得二十三枚方憶昨夢乃捨之遍求牝雞於同官分抱焉皆一一成雞唯一雌雞病脚董自是不殺生

偽蜀廣都縣百姓陳弘泰者家富於財嘗有人假貸錢一萬貫弘泰徵之甚急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貨之足以奉償弘泰聞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蟆也

宋番城西南數里一聚落曰元生村居民百餘家皆以漁釣自給有屈師者買得他處魚塘至冬築小堰于外盡放塘水欲竭澤取魚見兩大黑鯉越出堰外復乘水跳入如是者至再三竊異焉迹其所為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窪中不能出故此雄往來且衛且從欲其身之陷死地而不恤也屈生慨然大息乃次其狀悉出之棄役而歸後數年病死入冥陰官語之曰汝漁者以網罟為業而有好生之心其用意非他人比延汝壽一紀歸語世人勿殘天物也蓋死一夕而後生

宋洪慶善妻丁氏溫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江陰有數丸䲁百餘枚不忍食寘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丐者甚衆裸體腫疾前後

各以一瓦自蔽，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愀然曰：爾輩甚樂，我何苦也。了氏
寤而思之，以瓦蔽形，必瓦隴也。夢中能記其數，取視之，已為一獺竊食，止
餘枚，乃悵然若失。得活者與夢中數同，次夕復夢，皆拜謝庭下而去。

宋汪丞相洽俊，宣和中為將作少監，時與鄭深道資之為同僚。一日坐局，
汪得六鮮鯉，將鱠之，鄭不知也，乃假寐，夢六人訴階下，自贊云：李秀才乞
公一言，干少監乞命。鄭曰：不知君等何罪。俱曰：公只一言之。鄭許諾。既寤，
達之汪公。汪曰：適得六鯉，將款鱠，豈為是耶。遂放之。鄭至夕寐，又夢六人
來謝，自此遂不食魚。

宋富商楊序，宣和間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救活億萬物命，乃可獲
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浩瀚，求易滿數。神曰：佛書有云：魚卵不經鹽漬，三
年尚可再活。自不聞之。序於是大書神語於通衢壁間，由是人皆知識，見
人殺魚，即從取卵投之江中。如是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
矣。既而果然。

宋葉三解元，有饋大鼈者，投之水，數日又進，葉熟視之，即前日所放之鼈，
遂於腹下刻一佛字，放在濟川橋下。壬子歲父子同應鄉舉，洪水驟漲，舟
至金水灘，幾覆，須臾復正，若有物扶其舟。及至安流，鼈現佛字，始知即所
放者。是夜夢一皂衣媼曰：爾子璠今秋領鄉舉。是年果然。

宋程原常，婺源人，與妻嗜食團魚，令婢梅香主烹飪。每滋味不適口，即撻
之。嘗得一大者，長尺餘，方操刀欲殺，覩其伸縮頸，憐為之不忍，指而與言
曰：我尋常烹煮，少適於意，杖責今放汝，不殺亦不過痛打一頓。遂解縛，置於舍
後汚池中。池廣水亦未嘗竭。程夫婦以鼈肥大，且滿意既餐之，既失之，怒
甚，杖婢數十。經二年，婢患熱疾，發狂奔躁，啼慘，家人知其不可療，舁入池
上茅亭，以待命終。明日天眖，有扣宅後門者，詢為鬼物，叱去之，乃言我
是梅香，病已無事，乞啟門。家驚問，信然，問其故，對曰：半夜後髣髴見一黑
物，將濕泥草遍塗我身，環繞三四十匝，便覺心下開豁，四肢清涼，全無所
苦，始知獨在亭上。程以木以為然，迨蘇復佯作如昨日，假臥而密伺察
之，見巨鼈自池銜水藻浮萍，徧覆其體，程不省其故，婢乃詳述放鼈之由，
云：今比昔日其大倍加。視尾後穿竅猶存。於是竭池取之，送諸深淵，程遂
舉家戒不食。嘗有名醫云：熱證之極，卒未可解者，汲新井水，浸衣裳互熨
之，為效。不謂水族細類亦能如此，蓋陰德所致也。

宋井陘何縣尉，天資仁慈，每出見捕雀者，必鬻其具，遂其人，見活雀必買
而放之，常戒其人使易業。如是者三年，代期將近，鄉民有被盜劫殺者，上
司督捕急迫，未能獲，忽有群雀數百飛迎馬首，何深異之。既而雀群飛滿
路傍百步外草舍上，何遣卒搜屋下，果有七人醉臥未醒，及有贓仗在傍，
擒之，乃真盜也。遂解于官，何尉美職，竟受捕盜賞，秩古有銜環之報，信矣
哉。

宋王夢龍，知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雛，王方視事，鷹忽
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非探巢之卒。銜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
巾。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遂其雛，鷹乃引群鷹飛鳴旋繞於廳上，若告謝
之意而去。

宋蜀郡舉人張洗，雍熙丙戌歲往嘉州謁平羌令，船次平羌灘下，夜泊，忽
夢二人容貌端嚴，白衣華煥，於洗前俯伏求救，洗覺，唯聞船棧下跳躑之
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洗遂取魚棄于江中，既而就寢，復夢二人衣白各
持大蒜數頭，懇謝而去。遲明方悟，向夢者魚也。至平羌，因以夢告平羌令，
令曰：君之夢祥符也，放魚所感，蒜者算也，當延君算耳。洗至晚年，著後隱
書三卷，亦記夢魚之事，享壽七十八而卒。

宋恩州李景文，慈故好生，凡有賣魚蝦螺蚌之屬，盡買而放之池。景文嘗
服丹砂，喉吻生煙，眼鼻出火，皮膚如裂，煩躁欲死，投浸池中，螺蚌遍體如
吮嗡，然須臾平復。池水為熱，螺蚌十數斛紛紜登陸，歸於江。人謂其好生
之報也。

宋景定癸亥，荊門軍黃姊子履京學，病亟，報其子至，未至十數里，宿田舍，
繼有扣門投宿者，與黃各通姓名，談論古今，照甚可聽，因問黃來故，曰：尊
君得非黃姊子那。黃曰：然。何故相識。其人曰：予死尊君實生之。近聞其病，
乃因多食魚生，胸中積冷，誤食涼藥，今但服薑附湯可愈。今幸相遇，子可
毋行。言訖不見。黃到京，乃知其父因上膈熱，多服涼藥，與冷積相併，遂服
薑附取效焉。姊子未嘗活人，但同齋曾獲一龜，將脫其殼，黃憐而縱之，蓋

其報也。
唐。劉彥回其父為湖州刺史。辟處從銀坑回。有以一大龜為獻者。曰。得此龜者。壽當千歲。其父即日復同送于坑所。父歿。彥回為房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數尺。一家惶恐。未有所之。俄有大龜似欲引路。從龜而行。歷十餘地。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復夢大龜曰。昔在銀坑。嘗蒙先使君救脫之恩。今故來報。昔應世真人曰。一切翾飛蠢動。皆不可殺。龜蛇二物。尤不可殺。若輒殺之。或至殺有靈者。其陰精定能害人。是以識者常加救護。必獲其報。
宋。宋郊。宋祁。方丱角。同肄業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廛邸。僧執大宋手驚曰。公風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渡之。由是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二宋私相語曰。安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獻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宋。京師有一酒匠。每日見酒及水內浸死蠅。輒取出用乾灰救之。生則放焉。如此數年。所活者甚多。一日偶被罪當死。官欲行刑。府官執筆書判。有一蠅抱筆頭。不得書。遂去之。再點筆。復如是。初以為偶然。至三四。洛官疑有冤抑。乃再閱審問。未決間。忽遇大赦。得免罪而還。夫蠅至微之蟲。何識而致是。不過造物者用之以報酒匠之善心爾。
宋。噲參。養母至孝。曾有鶴為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來謝。蠶數萬繭。參家遂致富。
晉。李沖元好食鱔。嘗夢一嫗衣皂衣告曰。我腹中有五千子。我死。子亦死矣。儻能生之。獲福無量。沖元意其鱔也。遂捨之。誓不再殺。後夢此嫗來謝。家由此益裕。
宋。張提刑對獄。嘗與妻戮力就居宅家買物命放生。且有定數。十餘年後。其妻死。張於寢室修疏。以平日所放物命追福。手自焚之。人無知者。至大祥作黃籙齋。道士拜章罷。言宣入別無過。又得所放物命功德疏。功德最大已超生天界矣。始大驚悟。遂勵志不衰。
宋。蔡君謨未仕時。每喜食鵝。一夕夢褐衣老人曰。來日當被害。願公貸命。蔡問汝何人。乃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筯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覺而異之。詢於廚中。有黃鵝數十。放之。經夕復夢褐衣老人曰。感公從禱。已獲復生。今上帝已命注公高爵。後蔡果顯貴于時。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
晉。李寔子。東平太守李忠祖母本一山嫗。每遇大雪。鳥無安枝。往往飛集其家。遂留不去。嫗濟以穀。且不敢驚。上帝謂有仁心。賜令度亡。後得道居華陽洞宮。
後魏。裴安祖閒居養志。不出城邑。嘗於天熱時。舍大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焉。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昔有大樹仙者。居殑伽河(恒河也)側。棲神入定。積年之久。形如槁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果名)果於其肩上。暑往寒來。乘蔭合拱。一夕忽從定起。欲去其樹。又恐鳥驚。於是安忍。方便移之。移訖乃起。天美其德。賜號大樹仙。
陳嚴恭者。黃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母愛之。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得五萬錢。往鄂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鄂州四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龜。將詣市賣之。恭念龜當死。因請贖之。謂龜主曰。我正有三萬錢。願以贖之。龜主喜曰。請以相售。恭遂盡買放之江中。唯空船詣鄂州。其龜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日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三萬。付恭父母曰。公兒在鄂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怪愕。以為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小濕。因留客為設食。明日客辭去。後月餘。恭還家。父

毋大喜而問附錢之由恭吞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其月日乃贖黿之日於是知客乃黿也父子驚嘆。

隋智者法師以身衣勸人贖簄(音扈箔也)一所為放生之池時臨海內史計翊請講光明經漁者聞法皆好生去殺合江溪簄梁三十六所三百餘里俱成法池翊後還郡坐事被繫臨當伏法遥冀智者垂救夜夢群魚巨億吐沫相濡明旦有詔特原翊罪。

唐魏郡馬嘉運性不嗜殺往蜀之日見人將竭池取魚嘉運時為人講書得絹數十疋因盡買魚放之貞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控馬一疋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荅云東海公使迎馬生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見此不悟也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進馬嘉運即於樹下上馬去其屍倒臥於地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在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先與嘉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妾姓元氏手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尚相識否昔張總管家甚曾相見總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於天曹已三年為王天主救護公瑾故常見抑今乃得伸官已追之不久將至矣嘉運先知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公眠未可謁宜且就霍司刑廳坐嘉運見之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璋也起嘉運坐曰此府記室官缺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為此官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為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有相識可舉令作俄有人來云公已起引嘉運入見廳事有一人坐肥短黑色呼嘉運謂曰聞君才學欲屈為記室耳能為之乎嘉運拜謝曰幸甚但鄙夫田野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此任公曰識霍璋否荅曰識之因使召璋問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可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即命追子良嘉運辭去璋與之別云倩君語我家狗吾臨終語汝賣我所乘馬作浮圖汝那賣馬自費述如我教造浮圖所云我家狗者謂其長子嘉運因問向見張公瑾妾所言天主者為誰璋曰公瑾鄉人王五戒死為天主常救公瑾故得至今今已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谿道命由此路歸下谿道如跌而寤嘉運具言之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名子良暴死經宿而蘇自言見東海公欲用為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吳人陳子良在公瑾亦亡自二人亡後嘉運嘗與人同行於路忽若見官府狀驚怖趨走須之乃定同侶問之荅曰向見東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說陳子良訴君霍司刑為君被請讓君幾不免賴君贖生之福故得免後太宗使岑文本問其事文本錄以奏嘉運終於國子博士云。

唐荊南俞一郎專好放生及塑佛像後因病見二鬼追之前路多有飛禽走獸迎接又遇千餘僧引至一所殿上有王者坐二判官持文簿侍側王者命檢簿有何善業判官云此人有贖放物命之功所放者已受人身三千餘合增壽二紀命青衣童子送回復活右手掌上有朱字數行隱隱不能辨蓋批判語也。

唐僧善信大師學於馬祖悟佛法大意後往五臺修無碍供父之見老父謂曰師之大緣當在隨洪師依教至大洪山適居人以牲物禱雨于山之龍池師止之曰勿殺是牲吾當為汝禱乃登山宴坐甘雨霈然後忽以利刀斷左右足置几上白乳流涌脫然坐化。

唐天寶中當塗漁人劉成李暉載魚往丹陽浦中李他往忽見船上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于岸俄聞萬魚俱跳躍有念佛聲劉大恐於是盡投魚于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己財償之明日於荻中得錢萬五千題云還汝魚直。

宋錢塘壽禪師者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鬻魚蝦輒買放之以是破家一日坐累當死吳越王游于江上夢老人引魚蝦數萬至云此皆稅務官所放者願王免其辜王憐而釋之乃捨身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死入生法得向死地走一遭抵三千年脩行。

宋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一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殺養之池中數飼以米穀飼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迎汝可上我背與汝俱升天歲餘來歸見其妻子魚從迎之於是舉家皆升天云。

元鄭城官講所有二僧同居一僧苦於鼠以大小二桶裝照鏡撲鼠撲發

鼠受撲僧急去携乃水欲淹殺之同居僧不忍潛揭楄縱之去明日撲鼠僧他出是夕僧獨宿聞群鼠喧聒異常僧厭之云我他夕縱汝汝反聒我邪早起於塌前得青條一事心甚疑焉數日後僧以條束腰鄰僧見之指云此是吾物昔失之卧內公奚得僧陳所以始知是夕鼠集衆竊鄰僧條以報德故喧聒耳

唐眉州通義縣楊寵有女名正見幼而聰悟既笄父母聘與同郡王生一旦舅姑使為鱠正見憐魚生在盆中不忍殺請于舅姑而放之一日正見迷入山中有女冠在焉知其有好生之心留止山舍常使汲澗泉已數年矣每於水次見一兒潔白可喜才及歲餘一旦抱歸兒已殭矣視之乃茯苓也因潔以蒸之女冠出山正見聞其香因就甑取食之自是容貌光彩射人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三日昇天

宋諸暨縣令潘華依晉賢懺法不令人捕江湖內魚是年奉詔還闕夜夢江湖中魚為人形者數萬號哭沸天皆云長者去矣吾衆不免烹矣華異之作夢魚記以寫後來宰邑者

宋荊南府左班殿直孫良嗣一生虔奉真武常獲神貺因見俗屠多殺物命每自思惟皆是輪迴何忍為之常於市肆買飛禽魚鱉之類放之經十五年良嗣自然達性悟理凡有作為多有奇感人皆稱曰孫先生忽一日無病而卒卜塋荊積山南開壙有很鳥啣泥裝壘土塍地穴出水化生魚鱉地生芝蓋下掘時有五色祥雲覃蔭四向壙前有一小竅現出龜蛇盤旋喜躍其靈應如此

昔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嘗釣魚于溪水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春石肺水而服之三年白龍來迎遂仙去

昔同州司馬裴沆嘗從叔自洛往鄭州在路日晚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下見一病鶴翅關上瘡壞無毛忽有白衣老人曳杖而至謂裴曰少年憫此病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即能飛裴曰請刺此臂血老人笑曰須三世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可裴欣然而返至洛訪葫蘆生陳其事生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滴乳下滿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信士乃以血塗鶴後邀裴至所居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至一莊與裴養生之要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曰此中有少漿裴視龕中有杏核一扇如笠中有漿白色飲之不饑渴漿味如杏酪裴請為奴老人曰君有微祿縱住亦不能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今有一信憑君傳達因裹一幞物大如盞戒無竊開裴還中路將開之幞四角各有赤蛇出頭裴乃止叔得信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所終裴壽九十七而卒

宋吉州隆慶長老了達言嘗寓袁州仰山寺與同參數人約往他郡行脚取笠欲治裝見笠內有鼠窠覆以碎綃紙新生鼠未開眼者五枚狀然達欲去之恐其死乃謝同行者託以他故不往又數日五鼠能行達以粥食飼之每夕宿笠中旬餘始不見其中潔然無滓穢得淨笠衣及茶一角達意其竊以來懸之僧堂三日無取者於是白主者告於衆以其茶為烘而行自是所至不蓄猫鼠亦不害

宋平陽邑淨明院有闍梨有元者愛惜物命嘗作勸放生文鏤于板邑人為之減殺一夕元忽夢紫衣百餘人俱立庭下皆云當就極刑元甚恐念平生無惡何乃至是覺猶不樂因出戶外見有挈筠籃盛小蟹者因買放之其數果百餘元乃悟後竟坐化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四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五

嘉言

（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反易天常，悖逆人紀，衆之所棄，罔或逃誅。○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事父不安親則禍憂至，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不諫而諫不忠，不圖而發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群臣不用禮義教訓者則不祥，百官伏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事主不忠，傾國亂政，寧有以得壽終者耶。○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公則誤君而危國，私則賤身而喪家。不祥莫大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不孝父母，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愛己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父之有逆子，天地鬼神不能容。○上下乖離，家道以喪。

（釋）說閻君臣，誣毀良善，使君臣猜忌，父子不和，所造罪業無量無邊。○立忠立孝所以揚名於後代，行逆行乖所以受報於來世。○五逆十惡業三毒，以為陡死，定入地獄，未有出頭辰。○五逆不孝順，天地容不得，王法鎮乾坤，犯了休不得。○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眷屬反吏侵傷，惡逆甚於鴟梟，含毒逾於蜂蠆。○殺害父母兄弟六親，王者所戮，死受惡報。○譭婦罵父母，死墮斬舌地獄。○若有衆生不孝父母，或至殺害，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無出期。○箇箇惜妻兒，爺娘不供養，兄弟似冤家，世間多此樣。牛頭努自嗔，始覺時已晚。○我見世間人，堂堂好儀相，不報父母恩，方寸底模樣。○生不識親，而逆孝行，懷此逆者，其惡無盡。○若於父母起惡心，或佛菩薩聲聞，恨此等皆入黑繩獄。

（道）不忠不孝罪之大惡。○不忠君王，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友兄弟，不誠夫婦，不義朋友，不禮三光，不重五穀，身三口四，大秤小斗，殺生害命，人百已千，奸私邪淫，妖誣叛逆，從微至著，三官鼓筆，太乙移文，即付五雷斬勘之司，先斬其神，後勘其形，斬神誅魂，使之顛倒。○語及父母師主不善，天曹罰病。○悖仁慈，虧忠孝，明則刑網理之，幽則鬼神誅之。○不忠不孝入女青獄。○嗔怒父母，自愛妻兒，死入西方地獄。

感應

宋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哲宗時仕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怙恩不忠，務為欺蔽，斂怨于上，引蔡卞等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妻孥。甚至詆毀宣仁后，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又以文及甫誣語書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有逆謀，起同文館獄，時得重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之。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中官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誣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悔之，乃曰：章惇壞我名節。民有被酒狂偽者詣惇，其死，惇竟論殺之。哲宗崩，徽宗還惇，特進封申國公，為山陵使，靈轝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貶雷州司戶參軍。初惇貶蘇轍于雷州，又下令不許占官舍，轍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占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問舍于是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後欽宗北狩，至檀州北斯縣鄉中，時盛暑，帝與隨從之人已皆疲困，少息于木下。須臾，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俄有數丈大火流于帝前，帝大驚，而所居民家一男二婦及小兒皆震死。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獨小兒有朱篆可認，云賊臣章惇後身。帝曰：章惇為相，誤國，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為之，今果報若是，為臣不忠者可不戒哉。

唐神龍元年，中書令楊再思卒，其日，中書供膳亦死，同為地下所由引至王所。王問再思：在生何得有許多罪？罪狀既多，何以收贖？再思言：已貫無罪。王令取簿來，須臾有綠衫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元年默啜陷瀛

檜等州國家遣兵赴救兵少不敵有人上書諫再思違諫道行為默啜所敗殺萬餘人大足元年河北蝗虫為災烝民不粒再思為相不能開倉賑給至令百姓流離餓死者二萬餘人宰相燮理陰陽再思刑政不平用傷和氣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數千人如此者六七件示再思再思再拜伏罪忽有手大如扇毛鬣可畏再攫再思指間血流騰空而去王問供膳何得至此所由對云却問其人云無過宜放迴供膳既活多向人說其事為中宗所聞召問具以實對中宗命列其事跡於中書廳記之云

漢董卓字仲穎臨洮人為羽林郎以武功封斄鄉侯後挾兵柄恣逆無道縱兵剽掠洛中貴家金帛淫略婦女謂之搜牢虐刑濫罰睚眦必死常遣軍至陽城時人會于杜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後刼帝移未央宮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踏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民居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後呂布李肅等謀誅卓卓方朝服升車馬驚墮泥復還更衣至北掖門李肅以戟刺之傷臂墮車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百姓聞之歌舞於道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殺其弟旻及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後其黨李傕收其灰合歛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暴雨遂震其墓冢戶關水土流入既出之棺向入輙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既下棺又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人皆以為卓不忠之報

宋馬識遠建炎三年為壽春守虜騎南侵而入籍籍言郡守嘗使虜與虜通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通判本有異志即日為降書啟城迎降虜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通判又以虜退為己功乃上章言太守降虜已獨保全一城奏方去而識遠得回通判恐即為惡言動衆識遠與家合皆被郡中群小殺之朝廷嘉通判功遂為本郡守安命張安酒方三行通判倉皇失措呼識遠名如有所見叩頭引罪言其實以城降乃冒以為功使公以非命死其悔無及旋即仆地而死

宋秦檜為京太學生時號秦長脚一日睡于窓下有異人来指檜語其同舍郎曰他日此人誤國害民天下同受其禍諸君亦有死於其手者後檜自北歸獨居相位一十九年蒙蔽朝廷無所不至先是金人擁徽宗欽宗北還悵不忍言岳飛與其子岳雲誓復故疆迎還二帝金人屢衂望風畏服呼為岳爺爺又飛有紀律高宗嘗御書精忠岳飛四字旗賜飛令行師建之初檜維居相位實佩兩國相印陰受金人兀朮約主和上未悟其姦至是兀朮又貽書於檜曰尔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女婿此讎不可以不報必殺飛乃可檜力沮恢復乞詔飛班師檜又與張俊謀使其部曲王俊妄告張憲謀還飛兵柄矯詔逮飛父子下棘寺遣万俟卨煆煉之搒掠無全膚飛終無服辭一日檜于東廂綺窓下畫灰密謀于妻王夫人夫人贊成之曰檜虎易放虎難飛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戮于市流徙兩家妻孥貲產皆沒官金人聞之酌酒相慶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罪極惡大我已訴于天得請于帝矣汝當受鐵杖于太祖皇帝殿下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王夫人朝夕思之未幾其子秦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而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窓事發矣卨在鐵籠下與檜爭辨殺岳飛事檜不服至嘉泰甲子衢州有老儒自州學晚歸中路暴亡遇兩人舁草轎来強使登輿跋涉高深至一所有黄頭力士引入見万俟卨荷校在內謂老儒曰此間勘問殺岳飛事甚急嘗殺飛時秦檜曽遣親劄令不復認恐故在此未得解釋此書今在其樓文字內無緣得來汝白主司邀公至此煩歸語吾家可急取於城隍廟焚化老儒諾之黄頭力士引出仍命草轎舁歸及門而甦將其家舁尸歸歛已七日矣心尚溫故未蓋棺耳既甦索飯食畢即命舁往卨家屏左右與卨之子言之卨子如言檢得書就城隍廟建水陸一中焚之後又有考試官婦自荊湖死而復甦曰適看陰間獄秦檜万俟卨為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與卨等俱押往無間地獄永刼受報矣為惡之報其嚴如此

唐貞元初平盧帥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嶽齋戒而往及嶽之西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餘三四人雜色服飾乃從者也碧衣持彈弓彈古樹上山鳥一發而中鳥墜樹從者爭掩捉王祐見前到山下人盡下車却蓋向山齋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車曰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從者揮路人令上車路人躊躇碧衣人自搗手又令人上持彈弓於殿西南以彈弓卓地俯視如有所伺見王祐乃召之前曰何為來祐具以對碧衣曰君本使已來矣何又更為此行要見使主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見本使遂開西院門引入見李納荷校滅耳踞席坐于庭王祐驚泣前伏抱納左腳嗌其膺因問曰僕射何故如是納曰平生為臣不忠當受此報今日復奚言也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猶在殿堦謂曰要見新使耶又命一人從東來形狀短闊神彩可愛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訖無言祐以丈唾而遲者久之忽無所見唯蒼苔於栢悄然嚴靜乃薦奠而回見納納呼入卧內問祐祐但以薦奠畢擲樗蒲投具得吉兆對納納曰祐何不實言何故嗌吾足於是舉足乃王祐所嗌足跡也祐頓首具以實告納曰遣見新使為誰祐曰見則識不知其名也納乃名三人出至師古曰此是也納遂授以後事言畢而卒

唐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殿一日而居是夕雲物凄腥風雷如撼遂為震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者青齊人相顧語曰為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譴見於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

遼劉哥字明隱太祖兄寅底石之子幼驕狠好陵侮人長益兇狡太宗惡之使守邊徼會同十年叔父安端從帝伐晉以病先歸與劉哥隣居世宗立于軍中安端議所往劉哥首建附世宗之策以本部兵助之時太后命皇太弟李胡率兵而南劉哥安端遇于泰德泉既接戰安端墜馬王子天德馳至欲以槍刺之劉哥以身衛安端射天德貫甲不及膚安端得馬復戰太弟兵敗劉哥與安端朝于行在及和議成太后問劉哥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父無罪太后殺之以此怨耳天祿中與其弟盆都王子天德侍衛蕭翰謀反耶律石剌發其事劉哥以飾辭免後劉哥有弑逆之謀既覺之帝召至問曰汝實反耶劉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項疽而死遂貰之耶律屋質問許以為罪在不赦上命屋質按之詔免死流烏古部果以千項疽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既滅萇隨其兄襄與苻永固戰於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永固即授禄位累加爵邑又轉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此號未嘗假人今將山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寵任優隆如此後隨永固子叡討慕容泓為泓所敗叡獨死之萇遣長史詣永固謝罪永固怒既甚即殺其使萇益恐懼遂奔西州邀聚士李自樹永固潰為慕容冲所敗冲轉侵逼永固又見妖怪是挺遂走五將山萇即遣驍騎將軍吳忠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萇即日因之以求傳國璽及冷榭讓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萇遂殺之後又將永固尸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即夢永固將天官使者及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甚悚懼走之後帳宮人迎來刺鬼誤中萇陰鬼即相謂曰正著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餘忽然驚寤即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夢後三日萇死

晉大司馬桓溫功業殊盛負其才力久懷篡逆廢晉帝為海西公而立會稽王是為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事好犬馬遊獵溫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官又逼新蔡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等謀反頻請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徙新安殺涓涓父浩先為溫所廢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從晞遊溫乃疑之倩生有才望且宗族甚強所以並致極法簡文尋崩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怨望以為失權僭逼愈甚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墳前斂體箕衣謂溫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溫答臣不敢既登車為左右言之又問殷涓形狀答以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日即病因此憂懣而死

宋贛州興國縣村民陳十四事母極不孝嘗因隣人忿爭密與妻謀牽其母使出鬭母久病聾且老不能堪捽拽顛仆至於死遂告于縣誣云為隣

所毆殺里巷及其妹共證為不然縣執陳繫獄未及正刑而斃時乾道六年也後三年陳妻渡溪視女遭震雷擊死於水中厥子聞之奔至溪旁採長藤入水縋母尸挽而上之岸上人勸以身負不肯聽雷復震一聲亦擊死其家遂絕

隋大業中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臠留示兒兒見之號泣將録婦送縣俄而雷雨大作失婦所在尋見婦自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變為白狗言語如恒自云不孝於姑為天神所罰夫乃斥去已後乞食於道不知所往

齊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後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汝何必併喫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聞心中介然即吐血明日而死

宋乾道三年江西大水頻江之民多就食他處豐城有農夫挈母妻并二子欲往臨川道間過小溪夫密告妻曰方穀貴艱食吾家五口難以偕生我今負二兒先渡汝可後來母已七十老病無用徒累人但置之於此渠必不能渡水減得一口亦幸事遂絕溪而去妻憫姑老不忍棄挽之以行陷于淖俛而取屨有石礙其手撥去之乃銀一笏也婦人大喜語姑曰本以貧困故轉徙他鄉不謂天幸賜此不惟是食亦可作小生計便當却還何用去復挽姑登岸獨過溪報其夫至則見兒戲沙上問其父所告曰恰到此為黃黑斑牛啣入林矣遂奔林間訪視蓋為虎所食流血污地但餘骨髮存焉不孝之誅其速如此

宋臨川縣後溪民王四事父不孝常加毆擊父欲訴于官母為族人勸止乾道六年六月又如是父不勝忿走詣縣自列王四者持二百錢邀道與之曰以是為投狀費蓋言其無所畏憚也父行未半里大雷雨忽作急避於民舍雨止而出聞子已震死趍視之二百錢乃在其脇下皮肉與血肉相連父探懷中所携乃已失矣

宋乾道三年秋臨安大雷震軍器所作坊兵龍澤夫婦并小兒曰郭僧兒三人震死於一室澤背上有朱書曰天誅不孝龍澤初澤父全既死澤妹鐵師居白龜池為娼其母但處女家遇子受俸來則來取三斗去澤夫婦頗厭其至屢出惡言郭僧者相與罵侮以乞婆目之故獲此譴

宋時陳永年嚴州人開銀鋪于臨安市狂游不檢母私儲金十數兩規以送終恐永年求取無度不使知一日開篋永年適自外來見之遽攫而走母恚悶仆絕兄追及爭奪僅得其半以歸母母遂病卧是夕永年忽遭震死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其亡女着青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告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日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悟旦自往觀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側有兩條白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勿殺待慶植至放之俄慶植至催食厨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植怒即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但見羊鳴遂即殺之既而客皆不食植怪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

宋蜀人崔福子寓居福建三世仕宦父仕至守福子以蔭至承務郎某處幹官而遊蕩不檢尤喜賭博嘉熈年間父怒逐之宿里中廟中夜不寐聞報曰梓潼帝君至廟神出肅帝君中座言語應對皆不可曉久之或曰何有生氣廟神曰里人崔某之子已而福子欲知前程輒至前拜曰帝君掌人間功名事某三世仕宦皆監司郡守未知某前程所到如何帝君曰爾家富貴皆爾高祖一人所積耳曾祖以下三世當秉鈞軸而既已富貴率皆驕淫貪暴不孝不弟今爾亦止可一任矣福子曰某二子如何帝君曰長者可作州次者可作漕皆在四十年後福子喜廟神曰君何事至此福子告以故神曰君父雖相逐君母正相念君宜急歸毋貽母憂福子出廟回顧則寂然無覩矣遂歸其母正號泣秉燭徧索越三年福子死悟神言止一任者三年也至元江南歸附後長子遇兵三刀而死蓋三刀為州字也次子溺成州蓋曹水乃成漕字也

宋乾道五年衡湘間寓居趙生妻李氏苦頭風痛不可忍呻呼十餘日婢妾侍疾忽聞咆哮聲甚厲驚視之首已化為虎急報趙至問其由已不能

言兒女圍繞拊之但含淚捫幼子若憐惜狀與飲食略不絕日與生肉則攫取而食六七日後稍捫在傍兒女如欲啖食自是人莫敢近趙昇置空室扃其戶日飼以生肉數斤邀其友樊三官來告之故欲除之樊曰不可李為人無狀衆所共知上天以此示警若輙去之殃必至盍與之焚章告天使得業盡而死亦善事也趙如其言命道士作靈寶庭入醮數奏命方絕李生時凶戾狠妬不孝翁姑暴其親隣趙生不敢校又是無人憐之者。

昔黎瓊茂州人放蕩無賴貪婪酒色不顧父母之養父喪無戚容不事哀絰仍耽酒色如常時母尋喪蔬饌五載不終窺事縱欲敗度愈甚一日被雷焚死。

宋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居決定寺之前其妻少遇亂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曰我汝父也妻見其貧陋不悅拒絕之父言其名字及中外親族甚悉妻竟不聽又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若爾榷寄門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之不可父乃去曰吾將訟爾矣左右以為公訟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風雨從南方來有震霆入歐陽氏之居牽其妻至中庭擊殺之大水平地數尺隣里皆震蕩不自持後數日歐陽氏家人至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即老父訟女文也。

宋德州德平縣民有父子數人耕田甚力家頗豐厚其弟素負傭以養母兄未嘗有甘旨之助也慶曆中新排甿佐三過所居前後植柳數百株枝如拱把一夕大雷電夜又數頭相逐繞其居折枊盡既亂擊屋死其夜隣家聞門外語曰不孝之家宜盡碎之明日視屋無一瓦得全。

宋南劒沙縣人羅舜大觀中在太學學有神祠甚靈舜亦以前程事朝夕默禱一夕神見夢曰子已得罪陰間宜急還鄉前程不須問也舜懇之曰舜平生操守鮮有過願告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耳舜曰家有兄弟罪獨歸某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為儒者故任其紀諸子碌碌不足責也舜既悟悔恨來裝還歸鄉人同舍問之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

宋郃陽城中民張二以賣粥為業有子十九歲矣嗜酒亡賴每醉時雖父母亦遭咄罵隣里皆惡之乾道七年二月寝於乃祖榻上夜半忽驚蹶仆仆不能出聲救療踰十刻方醒父之能言曰蒙綠衫人呼去逼入浴室中四向皆然火熱不可向啼叫展轉覺有人在外相接而身不得出如是移時焮然而寤謂為夢魘然境界歷歷可想也俄頃雞唱父詣廚作粥妝猫適產五子於竈巾其一死矣疑是兒所墮處云自是始知悔懼設誓不飲酒盡改故態。

宋乾道九年贛州瑞金縣市橋壞邑宰孫紹持錢授狗腳寨巡檢翟珪欲買木繕治縣民温太居興仁鄉之胡嶺家有樹林其巨者一本圍五尺前二年温母命倒伐之規為送終周身之具未暇鋸解子亡狀不復與母議徑詣里正胡琸劉宗理售之得錢萬五千悉拖為己有母聞而泣曰吾年八十五歲旦暮入地百物不可將欲送死者唯此木耳汝為我子何忍見奪耶翟珪遣軍校張友部役夫方欲牽挽木從山自衮下其末斷折丈許見者駭焉四月初温在田薅稻忽大風雨作雷擊仆于地其身由鼻準中分右畔如火所爇煙色黯然左畔半體仍舊不死背有朱書不孝二字。

宋嚴州陳尉一日出廳見門外有數人衣青襴者入遂回取衫着泊出不見人惟案間有黃牒一紙開視皆不可讀止認得其姓名下有不孝二字遂驚懼急命道士作法消禳取牒置紙錢上方舉火為霹靂所震其妻亦震死於堂蓋陳夫婦平昔不奉其親故獲斯報。

宋紹興癸酉夏四月衢之龍游地名堰頭有吳氏妻與姑爭飯有語其婦遂持飯傾與豬食之須臾雷電遂作二三天神自其門前楊柳下入其家擊二小兒於床上其婦與豬震死於當門。

宋紹興丁卯龍游地名城角有姓徐者兄弟二人共養其母五日一輪其兄貧甚而弟稍厚相去十餘里及兄供之次饘粥不給輪內尚有二日語其母曰食不足且往弟處後措置得當補填其母乃往及弟門而弟不納曰兄供未滿母以兄之意語之弟力拒不容入母聞其飯已熟覓少止饑其弟乃令妻取飯甑置卧床以被覆之雖杯飲亦不進母乃垂淚而往行未及里許雲靄起雷電大作俄有一神人自籬外入提瓶甑擊之其神人遂入先取其妻震于門次震其夫于堂人之不孝其親以速天誅捷於影

響可不慎哉

宋姑蘇村民安三以漁為業凶暴不孝紹興二十三年妻生男方在乳民母抱持之老人手弱誤墮于地死凶母畏子之暴不知所為民殊不以介意他日白母曰久不到舅家偶得大魚欲往饋餅偕行否母慰喜過望欣然從之襆被登舟行數里至寂無人處則俾抱持斧立母前怒曰罵曰母生我既知愛惜令我生子那得不愛奈何故墮地殺之便當償子命母知不可脫急引被蔽頭而已聽汝所為民舉斧將及母母分必死久乃寂然舉被視之不見其子而舟已在所泊岸下既以告婦泣言適青天無雲大雷一聲大震死于野迴身皆斧傷已劒不知何以至此母姑詰其事元不聞雷聲亦不覺舟之動搖復還此民之家遂絕

宋廣州番禺巷内民家女子父母甚愛之紹婚于家女很戾不孝無日不悖其親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因暮飲過醉復詈母既又走出戶以右手指畫肆言穢惡不可聞鄰人不能堪至欲相率告官者忽片雲頭上起雷隨大震女震死於道上其身不化手猶舉指如初

宋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不孝於姑每飯以麥不得其飽而自食白秔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游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秔飯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白飯是七嫂者我不敢動婦來必遭罵辱僧堅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婦來僧徑就求飯婦大怒且詈叱之僧哀求愈切婦嗤曰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換僧即脫衣授之婦反覆細視纔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為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皆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遂至則儼然全牛矣

宋興國軍民熊二稟性悖戾父明為軍卒年老去兵籍不能營生理妻又早亡惟恃子以為命而子視之如路人至使乞食明乗泣致懇輒爲弗聽將訴之於官復不忍但每夕焚香仰告神天願其子回心行孝如是二年惡子方從其徒縱飲飛博長空無雲忽變陰慘雨腳如麻雷電交至諸人對面驚暗莫能舉目聞有呼熊二者良久開霽不見其人相率尋覓得尸於郭門外剜其眼截其舌朱字在背歷歷可識曰不孝之子時淳熙三年九月七日也

宋時有二惡少謀欲生事尚各有母欲假手於同謀者互殺其母而後舉事其主謀陳五四者正在飯店内烹飪尚未得食立於竈後俄牧童王正忽見有文身之人携錦皮簿書入門恍惚間先攜小笠出門外霹靂一聲五四頭巾穿破頂上一竅穿透背脊而死

金熙宗時解州安儀池西鄉民梁小二家世微賤然皆耕農朴質至梁獨很戾其母寡居事之尤悖妻王氏性恬靜所以奉姑至謹北虜皇統中河東荒饑疫癘薦臻流徙湖道路梁扶母與妻并稚子四人偕行至孤山之東陵就野人乞食以哺其子王氏念姑久不食減半以與之梁見之怒甚詐使妻抱子前行自與母在後相望百步許即仆母在地曳之道側掬泥沙塞其口然後去稍進遇妻妻問姑安在曰老人舉足遲但先投大家耳晚餐以須其到可也久而杳然妻疑為夫所害遂訪之見尸已僵撫膺悲泣急取水扶灌氣竟絕不蘇乃奔告里保執梁送于縣纔及中途風雨暴作霹靂不辨人迅雷震擊鬼神飛焰雜遝出沒衆懼散亦不暇顧梁所之少頃澄霽梁乃卧土窟頭目皆為天火燒爛唯胸骨僅全儼成髑髏肢體如故目睛暗淡無光而不死能別識人物飲食言語皆無妨常謂人云有三鬼守我每得食必先祭之而後敢食官憫其妻能孝姑給錢養之梁經數年不能舉動號呼而死

宋慶元貞外郎王濆再娶高氏前妻子經大不孝奉養殊闕濆死數年經有二子皆以成立相繼暴卒經亦喪明始悔前非克己反[illegible]每自言曰此皆水丘婦及其兄弟教我使我至此每旦及夕必策杖詣母定省高氏力止終不輟經卒水丘婦亦病癩卒

昔有婦性很戾不順禮度每所云為常與姑反後乃作計欺於夫主令殺其母其夫愚癡即用婦語使將其母至曠野中結縛手足將欲加害雲霧四合為下霹靂震殺其夫母即還家其婦開門意謂夫歸遂發言已殺未姑答曰爾夫已被雷震死其婦驚怖俄而雷電復作婦亦震死墮地獄受寃見不孝夫婦俱在地獄受諸苦報

宋劉建德所生母病其妻送至尼寺遣二婢伏侍湯藥母不樂往妻悍甚

劉不能制毋死大罵曰吾必訴汝於陰府不數日妻卒又數日劉卒妻方
大殮忽震霆一聲棺皆拆裂臭聞數里雖至親亦皆走避無一在者然則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是可然乎

宋邢州李生母年老目盲李生事之至孝嘗出外屬其妻金氏侍奉有闕
必再三祝付而後往金氏不聽夫語饔飱不盡禮姑甚埋冤金氏憤之恰值
燒餅欲進母傍有小兒阿糞金氏乃以麪裹糞為餅餡以進母食既半覺
臭穢不可食遂留以侍兒歸李歸見其以穢物食母持杖擊之金氏奔走
尋邏不見忽有人報云昨日走入閻王廟中李生入廟見一狗伏於案下
睜目不敢近遂呼金氏父母來看此狗流淚自稱曰我不合以穢物奉姑
不孝忽入廟中化為狗矣數日而卒

宋松陽縣有少年子籠養金鳳毋善鬬可直宋官曾數百春忽出外數日
缺食而死妻疑夫歸必責罵之無以脫罪阿姑曰我自當之彼將何辭旣
知此子兇狠歸不見禽欲捶其妻母曰是我之罪非妻之過爾其寬之子
怒極曰老狗急洗浴去償此命母不以為然子怒愈急不獲已揭湯浴洗
俄黑雲四合震雷一聲攝其過前山擘開楓樹寘其中此地極暗人不可
見惟母見之經涉七日其子方死懸尸於樹木之杪

宋宿州虹縣何借職言往年自宿以東秋夏不稔有村民忘其姓氏常優
其妻子而怒賤其母因時饑饉越他鄉適過一大林闃無行旅謂其妻曰
婆老累我遂用弔於墓樹而去其家舊畜一犬習養甚馴夫妻既行犬遂
不復從遂居母之左右須刻有少年躍馬一二輩臂鷹挾彈道出林下其
犬輙出吠之少年引彈之則望林而竄如是者數若有所訴少年本豪俠
尚義情有所疑因隨而視之果見一老嫗懸於墓樹遂為解之詰問其由
備言兒婦之故前路未遠少年頗傷其意遂乘馬北逐使老嫗從之犬亦
兼行至前店夫婦方餌糜少年者未識其人犬搖尾先至夫妻皆欣然曰
犬至矣少年曰此必其人也將下馬即擒之未及見犬躍上齧斷其喉遂
卒妻送官司所屬准法

宋鄱陽芋誠鄉民王三十者初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二具以備死王易以
信州之杉已而又貸之別易株板及母亡則又欲留株板自用但市松棺
斂母既怒向日為霹靂擊死倒植其尸或走報廟子子急往哭且扶尸仆地
已日中震雷忽起挈子往他處約相去五里許旬復回父已復倒立矣凡
兩瘞之皆震出遂斷棺一截表以竹而掩之始得寧

宋福州長溪民為贅婿於海上人家以漁為業其母思而往見之民殊不
樂母覺其意明日即告歸民不肯留而其婦獨留之曰阿姑少留俟得魚
作杯羹少頃民還至門聞母語聲急藏魚於舍後復誑其母且告之曰今
日風惡不獲一鱗母遂去既行民責妻曰吾適所得皆鰻魚既多且大常
日不曾有此汝何苦留此老嫗耶妻往賤則滿籃皆蛇也驚走報民民不
信往視之果見群蛇蟠結一家大者昂首出徑咋其喉即死蛇亦不見

宋陳昱福州人也嘗貢入京師往二相公廟乞以科第驗焉夜夢神曰子
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昱猶疑之未信明年果下第遂急歸營喪事

宋紹興中吳江縣民張十妻事舅姑亡狀年六十矣夜夢神告曰汝不孝
即當得惡死未幾得疾兩股皆生惡瘡蛆盈其中齧骨及髓宛轉呻痛聲
連隣里妻遺糞必自取食并食為蛆皆盡半年餘乃死

宋高君贊福建人登進士第娶楊氏生一子既長納同郡劉氏為妻生二
子一女而子亡君贊仕至朝散郎亦亡長孫不慧次孫尚幼唯楊氏劉氏
共處劉氏年尚壯失婦道楊氏責之劉恚且懼會姑病不侍湯藥幸其死
遂寘蠱以毒姑之婢病未及死即強歛而焚之未數日劉得疾但日日呼
所殺婢名曰我頭極痛勿抽我髮又曰箠我已多幸少寬我其家問之曰
阿姑與其婢箠我數日而亡

宋滄州打車李留哥幼失父有老母王氏留哥酷好賭博不務營生全無
産業其母冬衣單衣一日留哥賭輸將母裙就身解脫其母拔之不從將
母推倒跌下二齒留哥恐遂去濟南依吳屠家賣肉稍改前行往數年生
理頗勝吳屠遂以女妻之後致吳屠家巨富濟南人因呼為李吳留吳屠
死無子留哥盡有其資遂廢屠業開典庫為生出入鞍馬以為豪戶一日
有告其母曰爾兒在濟南開典庫爾卻居此受苦其母遂告街坊乞少裹
足遂往濟南尋至留哥宅前問姓名有婢出問曰婆婆為誰應曰我乃留
哥母婢傳入留哥從門內視之令僕將母逐出云此老婆風魔母不得已

於濟南日乞於市。夜宿悲天院。院主張杜頭一日於典庫見留哥曰。爾母何為不認。留哥曰。諸事休言。若肯壞此老婆。與銀一錠。杜頭曰可。留哥與杜頭銀一錠。杜頭將至院。買米麫。飼老婆。謂婆云。從今日勿上街。留哥見母不上街。謂杜頭依其言。然且疑未決。不數月。母用銀盡。又上街行乞。至留哥宅後門。有婢抱留哥兒。兒見婆輙入婆懷。婢遂以與婆。兒亦欲喜惺惺。留哥妻見孩兒歡喜惺惺。留婆曰抱之。遂與飲食。婆亦隱其實不與吳氏言。一日婆失手跌下孩兒。磕破面。留哥見。將婆毆之幾死。其妻勸止。至夜半婆甦蘇。告吳氏曰。我洛州打車李清妻。爾夫是我親兒。我來此既不見認。更與悲天院主銀教壞我命。吳氏聞之。遂請婆入後堂拜謝之。留哥見之大怒。即毆擊婆并吳氏。為隣家所知。執以送官。官名張杜頭具言其實。乃申于朝。將留哥剮于市。刑訖。吳氏敬養老母終年。

宋太學經德齋乃清孫蒙仲之弟也。出繼從叔位。將其叔田產盡貨。家別買已業。後得疾危殆。命道士設醮。道士出神。見乃叔去嬪此子者。欲其守先嘗本數世之產。爲賭蕩他姓。吾許于帝。已得請矣。其家聞之。恐再設醮。蒙仲代作青詞。叙懺過之意。語極懇切。道士再言乃叔去。非由衷之詞。盡出他人之筆。病竟不起。

宋紹興十九年。沈約知潼川府。方坐衙次。忽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辨。旋踵聞雷雨大作。有神人絳衣高冠數輩。身於庭樹之杪。指顧曰撲。即有大青手出雲霧中。取執褐一卒撲殺之。少頃開霽。沈公詢其所以。乃此卒請粮粟不與母食。其母常仰天而詈。故遭誅云。

宋洪州崇真坊北有大井。杜三者汲水賣之。夏日則貨蚊藥以自給。有一母一弟同居。弟傭於餅家。怪兄以兩飯養母。然恃酗酒。小不如意。至於辱罵加箠。隣曲兒者皆扼腕。導其母使訟。未及也。嘗夢其父告曰。汝不孝極矣。後復毆母。吾必殺汝。一旦大醉歸。復毆母。俄忽如狂。取所合蚊藥内砒霜碌黃擣服之。走入市。從其徒求水飲。市人以爲醉。不知藥毒已發矣。頃刻而死。

宋周凌司勳子婦病腿間瘡。既久痛痒不可勝。惟以杖子挑之乃少解。經累年百藥勿效。聞有一吏夜主事冥司。招而問之。吏曰。當往叩之。見周司勳于冥司。問其婦疾。周曰。此婦不敬舅姑。好決罰女使。此其報也。吏明日語其子。其子懇告。吏復爲致懇。其父父曰。婦已有死所矣。當在南京。又曰。吾所任掠剩大夫也。亦以平生剋薄。好欽民財以奉縣官。故任此職。凡人財有定分。或其經營。或其種植。稍多其數。我即往取。世人不知也。職任非善處。亦安能救婦也。後其子不復南來。會其外祖知南京。力取之醫治。懇辭不獲。至南京三日而卒。

宋建安人葉德孚。幼失二親。唯祖母鞠育撫視。又竭力治生。嘗語葉云。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為汝婦。建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為寇所陷。時孚二十一歲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十鋌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戒曰。復回挾我出。勿得棄我。我雖死必訴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祖母遂死寇手。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田販茶。生涯日富。紹興八年入蜀中。謁韓惟問命。韓曰。必作官人。不讀書亦可。若問前程。相君氣色恐有不慊事。至秋後當為君說。葉大怒。幾欲毆辱之。同坐者挽勸使去。後十六日葉得病。即嘔血。始以為憂。同行鄉僧素信茶與之同歲。乃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看前一命。此人曾犯大惡。數日不死。吾不談術。僧歸不敢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婆。當以錢奉還。願乞命。婦鄉勿深逼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不義。鬼神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遞飲食相邀。號為傳坐。東市筆生趙大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女童。年十三四。着青衫白帽。以急索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廚舍内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已盜之。坐此得罪。令當償父母命。言訖化為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廚壁取得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

周王彥偉。河南人。為性凶惡。好遊獵。父鞠養憐愛極重。每戒不從。愈與惡人交遊。恣意射獵。父曰。射獵恐傷生命。絕係嗣。偉不聽。常獵不止。兼逐惡人。恒為過惡。父母既見不止。出行罰杖五十。身瘡不得出。以恨父母。伺夜

卧之後寄以土袋壓父母口加身坐上望氣不出意令速死無其瘡瘢將爲卒亡忽見鬼來入室內震動家內犬小並覺翻倒床前偉便仰臥土袋已在偉腹父母蘇覺遂挽兒腹上土袋不能去身偉復見鬼壓土袋上極困垂死唱叫救命合家大小及隣人併力挽之畢竟不移偉聲不出但得以手叩頭而卒。

昔迦溼國嶋陁扇村中有一老母唯有一子其子悖逆不脩仁孝以瞋母故舉手向母適打一下即日出行遇賊折其一臂不孝之罪尋即現報若痛不勝後入地獄受罪無量。

昔有暴惡者令母執器自搆牛乳搆過量母止之言餘者可留以乳犢子其人既聞即生瞋忿以手掬乳撒其母面隨著母身乳滴多少惡業力故即令彼人身上遍生白癩。

唐張法義華州鄭縣人年少貧野不脩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遇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冥不歸僧設松栢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僧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幸勿言相見因爲說俗人多罪累[illegible]死惡道至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沐浴淸淨披僧衣爲懺悔畢而別去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蘇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審問知活乃喜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大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巷左右皆有官曹門閤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淹留至七日使者曰法義家狗惡無有祝師祝神見打甚困袒而示背背絫青腫官曰稽留多各與杖二十杖訖流血滿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官名主典取法義案案簿甚多盈一床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云簿多先朱勾畢有未朱勾者則錄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割禾法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杖八十正杖間即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僧弟子其罪並懺悔滅除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未合死主典曰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曾勾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判官令主典將法義過王宮東殿宇弘壯侍衛數千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貧僧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罵父事白王王曰張目罵父懺悔不得然師爲來請可特放七日法義白僧曰七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往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因請隨僧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手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脩福果後來不可見我宜以手印呈王王自當放汝也法義乃辭僧僧送出至其家內正黑法義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覺在土中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脩福法義手中所印之處文不可識然皆爲瘡終莫能愈七年後兩目流血而殂。

元杭州王文伯至元婦附後還居新安子婦名西湖性慧黠喜塗抹不慳其夫愚陋一旦弃其姑毒罵攜家將遁暴卒隣人沈公憂其入牛欄而生赬面白唇丹眉如畫角如髻遠觀蛇然婦人也呼其名則舉首笑之則瞋目或下淚後捨入里寺爲常住牛其兄在杭州聞之至寺齋僧懺罪牛吐而斃時人刊其像貨焉。

唐馬敬宣懷州武陟人開元六年春授司農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子女皆幼小後妻姓謝前室兒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鞭楚異常敬宣皆不知因夜作煎餅一女年七歲饑甚竊而食之謝氏候敬宣不在以熱火筋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死又旬日謝亦無病而卒心上微暖三日復活敬宣問所見之事曰汝前妻訴我爲火筋之事冥司罰我生受爛足之報令乃雙足痛苦不可堪忍敬宣遂視之足果爛矣膿血橫流痛楚極甚敬宣初不知火筋刺女手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氏所病三年求死不得醫藥彌甚廣作功德亦無濟益。

蜀杜判官妻張氏與杜齊體數十年誕生一子平居不敬其夫夫老病不能視聽步履張待之若犬彘杜竟凍餒而卒後張疾將交發引之際兒忽聞搖動疑其還魂啓棺視之見張化作一大蛇蟠蜿屈曲骨肉奔散俄頃徐徐奔林莽而去人皆以爲不敬其夫之報。

蜀主魚鳧有弟葭萌封之于苴是爲苴侯父之苴遣使求賂蜀主不應於是遣人焚蜀府庫火勢孔盛時梓潼帝君伺之命風師返火明言苴之無道須臾苴之行人皆死於火中自是苴蜀交攻若三年苴竟大敗。

嘉言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反天不祥。○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天殃。○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不禋於神而請福焉。神必禍之。○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蹐之。亦不祥。○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違天必有大咎。○人而欺天。莫大之罪。

貪着世樂。不信三寶。其後命終。墮餓鬼中。○若人不敬佛。及佛弟子衆。現世人呵罵。後世墮惡道。○若有衆生。出佛身血。毀謗三寶。不敬尊經。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毀謗如來。壞正法輪。於諸菩薩。聲聞傷害。不久當墮三惡道中。○或怨黷天地。呵責鬼神。毀斥聖賢。如是罪業無量無邊。○誹謗大乘法。決定趣惡道。○破和合衆。不信因果。是無間罪。○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形像。惡言毀訾。受極惡趣。無有出期。○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謗無三寶。其罪實重。○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詘詘然譏佛。謂其說之不與佛之見出於人遠矣。○若有衆生聞說大乘心不樂聞。謗弄誹謗。當知則是邪魔眷屬。○不解此法而輒毀謗。百劫千生。斷佛種性。

不信經法。妄生謗讟。命終之後墮大地獄。○慢道輕教。自有陰責。○得吾真經。生不信想。誹謗滋甚。當來惡報。眉髮墮落。遍體瘡痍。○訾毀三洞大法經典。死歷九幽。出生野獸中。○舌爛壞者。從訾毀三洞大乘經教中來。○為人不信法。毀謗諸賢良。死受酆都獄。○誹師謗道。輕慢三尊。致墮諸苦。長與道隔。

感應

宋胡昂落魄不事事。每以累舉不第。縱酒罵天。太平興國初。羈游河朔中途。忽有一幅黑紙從空而下。落于馬前。昂取視之。皆篆字。天篆乃上帝譴昂之詞。昂素精篆籀。讀畢怒曰。何浪語也。擘擣嚼擲之。躍馬而去。俄頃片雲忽起。雨亦隨至。霹靂一聲。則人馬俱仆。昂遂震死。僕夫收拾行裝急奔前店。則風清日霽。了無纖翳。

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從子數人皆幼。始從師學。嘗一夕大風雨雷電震耀。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詈曰。我聞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既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于屋。諸子驚甚。即馳入戶。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聲若天。呵地吼。廬舍振動。諸子益懼。近食頃。雷電方息。天月清霽。庭有大古槐。擊枝其根而劈之。諸子覺兩髀痛不可忍。具告詢美。命家僮執燭視之。諸髀皆有赤文。橫布十數。狀類搒痕。似雷鬼之所為也。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經上明。見芙蓉方發。取還家。聞華有歎惜之聲。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棟。撤之。擊以鉛槃。懸於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來。辭所披衣。拄座案上。有人寄宿。恣意污慢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真身舍利。衆聖來敬。爾何行惡。死墮地獄。生為奴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遂顙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枝。六旬乃枯。歲餘舍利騰空而去。

唐勝州都督薛直。丞相訥之子也。好殺伐。不信神鬼。直在州行縣還歸。去州二驛。逢友人自京來謁。直延入驛廳。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謂何。友人曰。佛經云。有曠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殺。故制此戒。又俗所傳。每食先施。得壽命長。直曰。公大妄誕。何處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知者不惑。公蓋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聲云。薛直汝大狂愚。寧知無佛。寧知無鬼。君命且終。必不見妻子。當死於此。何言安耶。直聞之。大驚。遽下拜謝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誨之。空中又言曰。汝命盡午時。當急還。得與妻孥相見。不爾殞于此矣。直大恐。馳赴郡。行一驛。直入廳休。僮從若皆休。忽夢見直械繫而去。驚覺入戶視之。直已死矣。於是驛報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子與別曰。吾已死在北驛。身今是鬼。恐不得面訣。故此暫來執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復乘馬出門。奄然而歿。

唐龍朔三年。崔義起夫妻皆不信佛法。其妻之父蕭鏗。辛酒不入門。專誦法華般若數千遍。一日妻亡。為脩三七齋。次乃附婢。使素玉曰。我生時雖聞有地獄而不之信。今受苦不可言。茲由汝等為我轉經。然後遂得暫歸。我過幾日。更來將素玉去冥司矣。至期果然。素玉暴死。乃見一大城官府。夫人入別院。須臾火鑊鐵床總至。夫人受諸苦楚。忽見父蕭鏗坐蓮花臺。語素玉曰。我女生時不用我語。不信善惡。常多瞋妬。今受此苦。汝歸可語

兒女作諸功德使之解脫時見一婆羅門梵行僧從空中下教素玉誦法華金剛藥師經各一遍並作梵聲而誦素玉並解言音如是三日素玉乃蘇具言其事時有薛將軍聞而敬之設齋迎素玉令試其經及陞座誦之一字無遺座中有梵僧合掌歎曰一如西域語音無異合衆驚訝咸生正信。

昔有衆生寠㨿長吃瘖瘂口不能言若有所說閉目舉手乃不言了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誹謗三尊輕慢聖道論他好醜求人長短強誣良善憎嫉賢人故獲斯罪

昔提婆達多菩薩作種種因緣欲得煞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達多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反墮已頭上即便悶絕躃地而死。

昔佛在舍衛國無數大衆為說要法時有外道弟子摩那祇女宿罪深重身帶木盂以衣覆之出舍衛城至祇桓精舍寺見世尊與無數衆而為說法歎善踊躍不能自勝今日要在衆中毀辱瞿曇佛姓瞿曇華言令我等師得致供養乃至衆中說偈言此說法人令我此身懷妊有兒時大衆中多諸外道裸形梵志信佛者少習邪者衆聞此女語皆共信用其信佛者內自思惟昔佛在宮捨王重位捐棄綵女出家學道成寂正覺豈有心眷此穢陋之女時釋提桓因帝釋名在如來後執扇內自思惟此弊梵女云何乃生此意謗佛化為白鼠齧木盂繫斷聲震大衆無不見者其中不信篤者皆愕然此為何聲乃震四遠其中信佛之人聞此音聲歡喜踊躍欣然同悅尋有一人從座而起手執木盂語彼女曰此是汝兒耶時地自開女身即入阿鼻華言無救地獄時女宗族追慕啼泣不能捨離不信佛者即起懺悔其信者共相告曰誹謗之報其罪現驗如此豈云後世

昔有衆生兩目失明都無所見或抵樹木或墮溝坑於是死已更復受身既得生已還復如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不信罪福障佛光明縫瞎他眼籠閉衆生皮囊盛頭不得所見以是因緣故獲斯罪

昔提婆達多雜種族嫉勤王子心立大精舍得大供養徒衆雖辭少提婆達多自言我有三十相減佛未幾直以弟子未集若大衆圍繞與佛何異如是思惟生心破僧得五百弟子後舍利弗說法教化僧還和合提婆達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杵遙擲碎石迸來傷佛足指兼色比丘尼呵之復拳於尼尼即眼出而死作三逆罪復與邪師富蘭那外道等為親厚斷諸善根復以惡毒著指抓㑊交中欲因禮拜以中傷佛往而未到於王舍城地自然裂火車來迎生入地獄。

宋釋祖可字正平西蜀蘇伯固之子養直之弟崇寧中上廬山幼時家學預江西詩派唯思淵才非古之下一日猛省曰眉宇向秋專於吟詠忽若死魔索戰將何排敵因叩一耆宿曰藏乘秘典何者為勝耆宿曰法華君於群經固可信矣可即窮覽已而告曰此經可取止有香風吹萎華更雨新好者一聯頗協意可輕鼓此言即感迦摩羅疾華言白癩病舉身焦臭不可近逾三十年方殞故叢林中以癩可目之經謂若見受持是經者出其過惡此人現世得白癩病以可校之佛言不虛矣

宋僧孝慈居慈門寺自幼依信行禪師說三階佛法以備苦行身常乞食著糞掃衣六時禮懺隨所住處以是化人唱言誦大乘經者則入十方阿鼻地獄急須懺悔一時在岐州說法次有優婆夷華言近事女持法華經謝諸有緣同誦慈言曰汝持法華不當根機合入地獄速須捨誦餘者並捨之其為首優婆夷不忍即於大齋日萬人聚會燒香發誓曰若其持法華不稱佛意願身染惡疾令大衆見又願生身陷入地獄若其持法華稱順佛意願禪師即當此報言已慈即應時被神所打失音不能言其西高座唱集錄者亦復失聲內有五箇老禪亦語不得其捨讀誦人賭茲異報讀誦信先

宋景定中京師一富人姓王嘗聞人言金陵乃帝王州繁華無匹切慕之且止二三百里之近扁舟挈所寵李氏同往恣游歷覽至鐵塔寺携手笑謔後歸自省曰寺乃神佛所居誤為笑謔遂命道士設醮謝過其詞語云始為金陵之遊致有鐵塔之謔詞奏上奉帝旨送三省進奏院看詳致誤之因院官閱簿籍即無上件事迹遂差天丁下所屬契勘既至鐵塔寺伽藍等神具析方行彰露卻云歲終方敢類奏張祖師自進呈帝大怒云此等不敬三寶笑謔侮慢敢達天京王李二人送雷司鐵塔寺送火司後祖

師力叩。此人愚昧，難免罪戾，但知謝過，欲望天慈特賜輕減，拜奉帝旨。王
李皆賜死，鐵塔寺焚燬。若王生者不自畏心，亦不畏神，悔而方知畏天，吁
亦晚矣。

五季中進士孫樵，性尚剛介，不與群居，詆斥佛老，著無鬼論。自隴之蜀，過
梓潼帝君祠下，慢辱無禮而去，抵於山陰，天忽昏晦，風雨如撒，行者不可
進，欲投邸而不可得，遂呼曰：此乃北郭生張君，如果有靈，則稍遲淚，如何
帝君令佐神爇火一二示之。樵尚笑曰：廟奴誑我。拜呼曰：神既在，何不爲
我止風雨，使我能止於平陸。如何帝君笑曰：子所過神廟必傲狎，指以爲
妖，笑以爲誑，今悔之何及也。子示之炬火數百，山川明朗，可容行李，須臾
風雨頓止。翌日留記于廟焉，自是孫樵終身坎坷而卒。

宋姑蘇翟秀才家乳婢王氏，無一善，見人誦佛則笑毀之，年四十時，贅生
於尻，日以痛楚，用齋藥傅之，愈益大，至尺餘則成狗尾矣，自是不能行，用
兩手於地匍匐移足方可動，伺犬彘就槽趣隨之食，夜與共寢，踰半歲乃
死。

宋袁州太清宮有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挈一小鑪於老君殿下煖藥而賣。
衆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衆頗惑之，莫不多欲得其藥。
一日方指像大言，怒火自鑪出，飛入其身，須臾燄發五體，烘燒，衆皆以水
沃之，沃不能滅，號呼跳躍，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
則已死矣。

宋袁州鹽鋪戶師信，于乾道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設黃籙醮，託宋九四買
獻上真酒，至二十三日夜四更，忽電閃遶殿，大風翻屋，有一神將長丈餘，
謂九四曰：師信家設醮，本令李吉甫買酒，汝剛欲爲買，先除一引，固已獲
罪，又取加饒，先喫，却獻上真殘酒，罪不容赦，今汝壽未盡，汝福盡當有天
火焚燒，汝宜急告其人。慭衣拜跪，燒香至曉方得風止。

宋趙提幹彥瀧，閒慶已未任湖南倉幹，庚申，鄂渚有警，趙亟許黃籙齋醮，
遂得善歸。後咸淳辛未年間，就西山集福院賽酬，請光孝宮道士王若川
告盟，但合用數目浩大，龍之鱗甲悉用真金，力不能給，謀之建陽翁道真，
則許以金紙代之，凡事簡省，遂請翁主行齋事。王若川雖同壇分任，而凡
事終不留心，兼執事者俱不嚴肅，上貽天譴，未幾道衆一行人俱死，若川
亦感拘攣之疾，趙雖享年，亦困苦無聊，一會中人無得免者，可不懼哉。

元新昌縣黃與行，至元九年亡，設黃籙大醮，托館客傅雲叔作醮壇一宗文
字。醮罷數月，雲叔忽患背疽，口中言語悖亂，其家請法官陳革叔行法，附
體童子云：傅雲叔作心詞不直，竊事意，累成巧語，謂黃與行禮義傳家，詩
書教子，黃與行貪虐鄉若，破衆成家，安有詩書禮義耶，決脊杖二十，臥枕
三年，押赴酆都收管。越三年，雲叔疽發死。後黃與行死，葬之縣外，有罪過
掘其墓，斫尸爲三段，受禍亦至矣。

唐衢之東華觀，物產殷贍，財用豐美，主持綱領，多恣隱欺。有監齋一人，共
過尤重，不知禍福，不信神明，或聞罪福報應，謂之虛誕，常曰：道士用常住
物，如子孫用父母物耳，何罪之有。以此故教誨不及，辯以飾非，給於應對，
人有文過者，率引之以爲語端。既死數年後，一旦道侶三五人縱步園林，
遊春肆目，坐石藉草之際，觀中牛十餘頭飲齕於坐側，一人偶曰：某監齋
滯餘排斥罪善，不信報對，量其積過，莫在犢牛中否。衆方言笑，牛直詣
衆前屈之不去，試以其監齋呼之，跪而雨淚，每呼名必隨應，衆道侶感之，
爲拜章修齋，謝過遷拔，二日夜寓夢致謝，言宿過已赦，徑得往生矣。三夕
而牛斃。

宋眞歇禪師請了，紹興十一年十月，在溫州龍翔寺爲衆作水陸齋，有行
者九人竊食供果，至夜皆死，有一人得行者所遺者食之，亦病焉。

北魏吳康生爲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壽陵，拔就西門豹
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康生二兒暴喪，身亦遇疾，使巫視之，見季
龍與豹爲祟，謝之乃愈。

宋建昌王文卿，既以道術著名，其徒鄭道士得其五雷法，往來筠撫諸州，
爲人請雨治祟，名吽雷霆，若響答。紹興初來臨川，數客往謁，欲求見所
謂雷神者，拒之不克，乃如常時誦咒書符，伏劒叱咤，良久陰雨肅然，烟霧
斯蔽，見一神人峩冠持斧立前，請曰：弟子雷神也，蒙法師呼召，願聞其旨。鄭
曰：以諸人欲奉觀，故遣相召，無他事也。神恚曰：弟子每奉命，必奏上天乃
敢至，事畢而歸，又具以白，今乃以資戲玩，將何辭反命于天，此斧不容虛

行法師宜當之即舉斧擊其首衆皆失聲仆地移時方甦鄭已死矣

宋湯顯祖池州石埭人兵部侍郎允恭之孫也紹熙五年為淫縣宰初交印主吏白三日當謁廟湯叱之曰吾行五雷法神祇在掌握中豈當屈身拜于土偶之前但令具饌飲兩廊設于祠宮而命車呵殿直造其處與神分賓主亢禮對酌且言當官藉庇之意吏民見者切怪而憂之是夜暴風歘起山水溢溢縣治渰浸七八尺至于卧床之下文書籠篋大半入水僅不傷人皆以為慢神之故湯以廬舍損敗伐木於林斲一新之又命畫工王生繪神將大像七十二軀奉事香火心猶未誠至次年春為提舉官李唐卿子勉所按罷去

宋湖南帥別之傑未得志之前抵分寧縣旌陽觀縣近有貫攜人適抱病其子天錫禹錫命僧叩寘陽祈福是夜至三更之際聞衆鬼邀觀中土地同往赴齋土地辭云今夜有大貴人宿此職當呵護不可行良久衆鬼歸土地問云赴齋如何鬼曰庖丁刀傷其手齋不無腥汚監齋已攝刀於屋兎矣之傑聞土地貴人之言心切自負明早過其家告之所聞歷識之事

實於鬼上索刀驗之果如其言

宋淳祐辛丑吉之永新市人於上元夕迎燈奉神自晚至次日天曉花燭交輝極其奇巧有小輩伍三者素習滑稽裝一秀才教學生數人語言甚是山野鄙俚士人見者惡之隔二三夜夢一神人稱是孔夫子叱之曰汝何等人敢以儒人為戲吾必禍汝未幾全家遭疫至於絕嗣思此事夫聖人未必責此等小人想儒中英鬼陰見不平托名以罰之也亦可為戒

宋南昌李知縣到任謁先聖廟見殿宇頹損且基址湫隘遂作新廟於縣南奉安日往移夫子聖像十餘人擡舉不動一士人在側曰夫是之謂仲尼李宰怒正色責之曰公為士子而敢慢先聖如此其人惶懼而退至夜忽被陰吏追到一官府曰李知縣有狀申汝侮慢先聖命左右挾過決大杖二十及覺如癡人自後更不識一字雖姓名亦不能寫

宋張翰江陵人業進士其父前妻生三子而亡父再娶寳氏翰寳出也寳之生歲月日時不利于夫遂減歲遷就吉辰而歸于張氏間與廠夫禱詞於歸真觀之三清殿祝詞以所減之齒告焉繼育數子而翰父物故嘗歸

真觀火寳容以錢五十萬與道士修殿宇少時寳亦死後數歲翰為所憑以手執髮鞠躬曰聽聖語寳氏以詐偽之歲誣罔上真又弗詢子子私用家資已受考於陰府今則為異類矣事皆秘密衆所不知者如是不一緣是荆人率聞之噫女子增減其年以利適人者為過不小妄以告神罪尤大也專取家帑以用構祠堂不俾子知神尚責愆矧非禮而用者乎

昔有一長者供養大乘法師日日說法忽設午齋大乘法師升座不食長者跪曰我今設齋願師攝受師告曰臭穢觸我我不可食長者哀懇即向世尊作禮問言設食供養法師不食勝上之法何日聞見世尊曰僮僕以廁籌炊米不生敬心所以不食長者憂惱復以花香衣食施財供養於佛投誠懺悔僮僕後墮地獄身體俱然狀如火聚出大猛燄燁然不息然已復然於彼獄處復有諸虫名曰鈎哭被諸毒虫嘗噉其身生畜獸中皆由往昔臭穢於師常食尿屎捨彼身已雖生人間常生邊地從彼死已遠墮地獄無量無邊受諸苦惱中巖禪師水陸教戒儀載潼川人家以穢薪蒸作閣空中呼曰上聖不受食施主無利益以令其俗蒸作惟燒乾草以二

事觀之犬而墮地獄小而無利益皆自不潔所致人家事天事神事親事長炊爨勿薪可不戒哉

漢劉根字君安長安人也少明五經孝成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中崢嶸上下高五十丈自崖址而入冬夏無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如五十許人深目多鬚鬢鬚髮多黃長三四寸其與人坐或時忽然著高冠玄衣人不覺也衡府君在潁川自說其先祖有與根同歲者王莽數使使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遣廟掾王珍問起居根不荅重遣功曹趙公山往達敬根但言謝府君別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民人大疫郡中死者過半太守大小悉病府君使王珍從根求消災除疫炁之術珍到叩頭述府君意根教於太歲泄炁上穿地作孔深三尺以沙著中以酒沃之府君從之病者即愈疫炁登時絕後常用有効後太守張府君到官以根為妖妄欲殺之遣吏呼根舉郡皆諫以為不可張府君殊不聽於是諸吏先以此意報根令去人至未及語根曰張太守欲得見吾何為也吾當往耳吾若不往恐汝諸人必坐我得怒當謂汝等不敢來

呼我也根即詣郡時寳濟盆坐府君詰根使庭下五十餘人將絕鞭杖立於根後府君厲聲問根曰君有道耶答曰唯唯有道府君曰有道能召鬼乎若不見即當戮汝根曰甚易爾遂借府君前筆硯書一符以符扣階錚錚然作銅聲即聞嘯於庭外閒者莫不肅然衆賓悉恐須臾廳南壁忽開數丈見四赤衣吏傳呼避道赤衣兵數十人操持刀劍將一科車直從壞壁中入到廳前而所見壞壁還復如故根即命車上鬼赤衣兵數車上鳥被下有一老翁一老嫗反縛囚繫大繩勾頭府君熟視之乃府君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愴然流涕父母亦泣責罵府君曰我生時汝仕官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後汝何犯忤神仙尊官使我遭收縛囚辱如此汝何面目立於天下府君下床向根叩頭乞放赦先人根曰唯唯麾赤衣兵將囚出去散遣之科車出去南壁復開車過壁遂失車所在根亦即隱去夫人當時暴卒良久乃蘇云見府君亡父母大怒言汝何故觸犯真仙使我被罪當來殺汝其後月餘府君及妻兒並亡

宋丞相江古心微時與二三友閑行至一廟乃男子神次至一廟乃女神也古心與諸友戲以男子神畀至女神廟云送來入贅是夜古心夢女神斂衽而啓曰某乃貞潔之神奉命血食斯土請畀男神歸廟毋污我某以公異日當貴故來稟覆其三人隨從公者亦略加譴矣次日會諸友意欲詰及各言夜夢女神詰責公遂隱而不言畀男神歸廟後公果登相位而諸友俱重病獨公幸免

宋潭州屬縣有典押張永者伐神廟木豎一居稍壯搆架已畢但未粉飾張與其眷屬入內觀看常有人應答如喚茶則曰茶來如索酒則曰酒來不見有人但聞有聲衆謂此必廟神來取木而陰據此屋若先得官員福氣鎮壓然後徐徐遷入為好適有趙主簿赴任未入官舍先寓數日則其聲頓失張遂遷入室忽又聞有云你令官員來嚇我候過獄中與爾相會自後寂然越一年餘張適坐累下獄未及一日昏憒而死徧身俱黑委官究問其僕供云早晨送飯乃煮一鰻鯉來與典押喫未久即卧而死其嫂魯云鰻鯉魚頭可以醫瘵今此頭尚存索至看驗魚乃四目其眷屬自知此必廟神為祟以戕其性命甘領息訟

宋王貞外魏人以納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狠狠戾自暴出過神祠未嘗加敬或指而詈侮廣亮正隆初有士人通謁曰宋中正既延見為鋪陳禍福其言似涉讖𢦏王不悦答之曰天生德於予禍福其如予何客曰君恃力愎諫匪朝伊夕熒惑真君將下臨君家速禳之尚可免戾王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亦可禱而來子勿以不根之辭誑惑於我客咄咄不已王叱遣之經旬又一客緋衣亦稱姓宋與王語如中正之辭王曰旬日前一宋秀才相訪意欲相恐脅吾固拒却不聽君豈其黨耶吾平生直心於鬼神之事無所畏敬君衣緋衣而姓宋得非熒惑之精乎復叱之其人出外仰天大咲即有塊火從空飛下衆爭赴救王猶鴟張大言曰不足救也此不過能爇廢舍耳俄頃火焰旋轉散為數十炬王屋即無遠近一切蕩然雖金玉堅白俱成煨燼其居之側有火星廟略無所損

宋千秋鄉民王庭傑家在一鄉兄弟析居欲創大屋使工師求木頴嘷古祠有櫧木堪用之度長三丈圍丈餘匠謂可作雙梁但神祠在焉為可懼傑素狠傲聞之曰正恐才不中度耳何足懼往觀之甚喜即命斫伐汁從中出其如血施鋸鮮破有聲喤喤如泣竟治成兩梁及立柱欲舉又有聲如牛匠操斧詬罵將擊之誤中一役夫幾死是日具牲酒謝之巫祝纔焚紙錢暴得疾還家三日死庭傑殊不顧屋成之次年與弟庭佐以小忿與大訟陷弟於死地幾不免旋為僕告其曾殺人逮繫禁鞫三年坐徒刑配袁州貲產十喪七八妻子吾異疾繼亡庭傑追悔曩事而無及矣

宋溫州瑞安縣民多事三郎神廟中一鼓徑三尺二寸不知何時何人所作民間遇災咎必擊之立有報格嘗一丐者往擊見壁上有朱書十二字云此鼓響盜賊長此鼓壞盜賊敗紹熙二年鼓自震響人以為憂纔數日果有巨寇群至百兵不能禦王仁傑慈子也入廟取鼓率衆昇贈之酋方擊一聲此憁有巨人在傍叱曰汝何敢動此鼓便當有報即不見而空中飛片紙書曰汝等動鼓以十日為期賊怒而碎之旬日後賊衆皆敗郡縣上諸朝廷勅封為感應侯

宋台州民夫婦偕往廣德張王廟焚香是日早婦取行厨饅頭食其一少焉入廟夫語之使勿行婦曰不遠千里而專為此來且止食一枚又作祝

京狱內何為不可泳入門并抓洗樓裝飾樸絶高大凡以至誠詣彼祈乞聞神王誦經之聲婦見欄干前別有胡梯將躡級而下蓋屋處也遂顛仆于地血汁從口出幸無他傷唯胸頰微損嘔逆嘔吐夫視之乃所食饅頭也扶挾而還彌日方愈

宋台郡都監趙訓武所居與曹顯太尉弟三子耘相近耘嘗夢到天宮自西廂迤邐過東北角望塑神一軀甚大瞻仰而行長松巨柏陰森滿庭肅然起敬傍有兩殳將就坐少憩神搖手止之曰不可知為祠廟急從東趍出所經煩處屋以問計者論數百覺而恍然其婿趙亮夫為廣德太守遣信來其女寄祠山圖一軸展玩之宛是宵夢所覩始萌奉事張王之意俄有鬻三畫詣其質庫求十千掌事者靳之客曰吾買時用錢三十萬此名筆也特以急缺之故暫行權質勿慮不來贖也閱其一乃壽星像以白曹曹命如數付與旋又求益至三凡滿二萬而去徐視其二乃祠山像欵丹青煒如其人後不復來於是決意香火訓武之子喚工摹寫捲納筒中置於佛堂久而忘如標飾都監忽若為物擊暈仆不醒家作神語曰汝兒子柰何地我於污穢處家人莫知其旨或曰三哥心忽慢必其所為問之果然急使取之已失所在一小兒言前日見某婢擲一箇竹筒在後圃枯井內試令下取乃像卷也污泥滿外而絹素不濕都監少頃即復常而婢疾作狩療不効夜卧叫呼徹曉頭髮為鼠齧盡經三日稍愈全如廢迷遂遣其出聰其自如曹氏舉家自後不食豬肉

宋潭州有兵馬都監出於天武禁衛兵積得官既滿秩府帥使押米萬石至鄂渚因挈家行道過青草洞庭湖泊舟龍王廟下當具牲牢禮謁其人素強保且憚費薦奠非薄祝史白曰神靈意頗不懌宜每事加謹畏都監不懌長夜月明坐於船艫上望大金沙堆光如撒星熀熀聚散稍成五色炫轉滿川問舟人曰此諸神皆出嬉遊也其人笑曰是乃鬼火耳何神之為取彈弓射之蓋夙精此技百發百中纔一彈落光彩靈然而滅舟人竊以為憂明旦詣廟審視則風神土偶捨故處偏側而立腦體有拆裂紋群夕彈丸正在裂中以告都監使謝過亦但再拜而退至暮風敗其一舟失米數百斛越二年俸餘僅能償直慢神速咎如此全家惟恐怖卒不悉焉

腹

宋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為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樓閣隔處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於祠下渫瀆汙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后真容且有媟瀆之意左右戒之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雜烟霧而興冷風激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趍出殿門自閉有蛇蟠在後足脛為闔闑所齧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翌旦移屯至期天宇晴朗將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雷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汙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宋會稽王氏子壯歲時以寒食節挈僕外入錢塘詣土地堂焚香乞靈曰使我獲勝當爇紙錢為謝既而不利王氏家約唯大節日得博戲適三日已竟念不能復取償意甚深怒持杖叩擊偶像數十一僕妻洒掃見之勸止曰土地實主一宅所係亦大豈宜以小故加毀辱乃舍去後二日僕妻忽擲惡悶遁累刻方蘇與夫曰恰夢中行到墻頭被兩吏牽拌若赴冥途遇白頭老人烏帽道服問之曰此婦人有何罪吏曰亦無甚事老人曰若爾幸與我釋之我前日為一白頭公行打得他相救今不可不報遂得放歸是時王氏子有父服裹白巾故神云然始知小小神祠固有靈響後王氏子發背瘡呼號而死人咸謂擊神所致云

宋建昌人黄昭度與其鄉人為商賈泊舟潯陽月下彷彿見二人對語曰非夕金山修供甚盛吾往赴之飲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怒庖人不謹致其手鼎中今已潰矣其一曰不敬神明彼固為有罪但責之太過曰吾亦悔之顧無及矣其一曰何難之有吾有藥可治但搗大黄為末調以蜜醋傅之瘡上非惟愈痛亦且滅瘢茲方甚良第無由使知耳昭度等適欲往金山問其語意冥冥之中假我以告遂造寺中詢之乃是夜有人設水陸於此寺庖人揮刀誤傷指血落食中恍惚之際若有掣其手入鑊中數日楚痛徹骨欲死昭度等依神言療之數日而愈

宋平江常熟縣福山東嶽行祠甚嚴異中謹事之有胡子文者涞陽人也嘗舟行經廟下乘醉與所善數人入廟有二判官相對所謂善惡二

部若子文戲擊其惡若筆向行以為不可乃還之遂至舟中酒既醒頗悔醉中事甚懼因發憤狂悖忽見一使來曰被判官命汝君遂逝去沿路默誦金剛經既至廟見兩人相向而坐其西向者怒甚叱曰汝為士人當識去就何乃侮我如是對曰為狂藥所迷了不自覺願乞微命以歸請後不敢皆不應子文但密誦經至第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情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子文叩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能賜之更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即蘇徧身如瘡惟所點處生一疽痛不可忍百日方愈子文自是日誦金剛經七徧雖劇冗不敢輟

宋池州梁貽明祠累錢為旛守給邦人欲集旛錢為神請封典銅陵丞攝郡事委董其事拆旛僅及五萬丞忽顛仆嘔血而死

宋襄州龍興觀門擁圮已久神王之像土塑毀剝僅存其骨有健步者取脇骨木歸以為薪其婦因爨置薪火中但見焦黑竟不成燄撤而去之婦坐竈前自引其足燒于竈下頃刻焦然火乃覺痛其夫視之足已爛矣

宋董爵自牧寓融州通判赴調歸長沙泛江六月劉晉自牧在舟中對神像之前袒裼不冠脫忽舟師大呼曰通判亟焚香龍入船矣驚顧有一物蜿蜒起出水面壓舟已低七八尺腥涎流液滿舟中鱗如大盃其光可鑒自牧惶懼具公服百拜禱謝舟且平忽躍入水響如崩屋聲舟方無虞此又裸露褻慢之所致也

宋乾道中饒州仔者法滿每以五更擊木魚報曉嘗欲竊東嶽行宮殿上黃銷帳幔迨暮浴身入伏於殿後伺祝史就寢及諸室燈火皆滅方擬盜出甫二鼓漸見遍殿燈燭熒煌侍衛竦立外神朝謁威風凜凜可畏須臾鬼卒數輩擒一老媼至庭下認其狀乃錦標坊西居人王婆也法滿常因化錢故識之俄聞一吏抗聲數其過讀判語云徒一年而放獄卒即拌媼杖訖而出內外黑暗如初法滿竟穴壁竊帳而去明日沿門求化如常時至王媼家問安否其子婦言昨夜忽背瘡發痛不可耐平生不曾喫熱藥又無錢買金石丹劑不知何為患此見困臥床上法滿固默會但嗟嘆不此哉所覩媼旋亦獲安乃悟放者不使至于死地法滿目擊其事略不驚懼用帳滌皂為直裰而題字不沒為廟祝所認訴于官杖脊刺環遞出境尋即死

晉義熙中餘杭有仇王廟吉陽許逸為縣令惡男作廟側放火燒使燬祠前忽有三白鼠從屋走出男引弓射忽失所在復以火圍之風吹火反撲其面欲去莫從遂燒死

宋婺源縣山寺曰感恩院者僧但曾主之惟酒肉錢財是務晨香夜燈略不經意屋廬破壞不葺天王殿圮以其柱為牛欄恣肆自若凡四十餘年雖老不革乾道元年神降于法堂呼但曾名呵叱數其罪一小童見巨人大面努目朱衣長身衆怒作色餘但聞其聲而已自是凡僧所有衣衾飲食錢物器具無不取去棄擲山林間村人或拾得之庖刀亦從廚下冉冉空行而去箱篋櫃櫝之屬不可提挈者時時見烟出其中急發視悉煨燼矣僧不勝窘懼盡竭所餘散寄檀施家神夜詈其主云汝乃藏罪人禍且併及汝其人懼不敢寢待旦持還之狼藉殆盡乃已寺後巨竹數百竿常時非三二百錢不能售一竿悉中斷之小童忽不見越二日乃歸云為神攝至所居室屋雄偉華麗侍衛滿前大人小兒皆著紫朱衣亦有賓客往來使我服事左右次日晚一婦人去久留此童亡益也揮我使去恍惚如夢乃得還他日神又降法堂呼僧出告曰汝罪上通於天宜速去此以弟子智圓繼主之不爾我將降大罰於汝僧涕泣唯唯徙寓近村客舍不數月死

宋紹興八年十一月常州無錫縣南禪寺寓客馬氏居鍾樓下其婦産子數日後一妾無故仆地起作神語斥其穢污曰速徙去不爾且有大禍前日爨下食器破乃我為之汝誤咎婢子矣馬氏謂為妖厲呼僧誦首楞嚴呪祛逐厭禳之屬聲曰我伽藍正神主鍾者也安得見迫此鍾乃陳氏女所鑄今百餘年吾守護甚謹凡寺以鍾聲為號令每鳴時天龍畢集而今接官亦扣擊吾以昔代受之不勝痛盡為詔寺僧別造小鍾遇上官至則擊之若不我信當以未來三事為驗自此信宿有娼女來詣供繼有商人到順施剎竿又旬日宣州僧曰智道者來設大水陸三會智公乃十地位中人以大慈悲作布施事宜加敬禮語訖寂然馬氏懼即遷居所謂三事

者皆如其說。

宋倚濟之東海人。官至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道家作章符印籙備諸禳絕。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視之。溶之為說。所見鬼義曰。此牛頭阿旁。地獄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溶之迷很不革。頃之遂死。

元嵩縣東嶽廟甚嚴。年例以三月二十八日。市民慶賀嶽帝壽辰。每當酌獻第四盞。例是樂奏萬年歡。至元戊寅。樂人萬壽心思是年荒歉。既無人主事。又無祗待。遂只奏商調小曲。後萬壽夢被綠衣吏攝至嶽廟。渭源真君殿下。真君問曰。前日嶽帝生日酌獻。爾如何第四盞只奏小曲。萬壽竟無辭以應。真君判云。決脊杖二十。連病三年。押赴海外鬼司收管。次日果背發一疽。其大如盆。連綿三歲而死。

昔共師鼓延長安漸至于闐。晦國北曷勞落迦城。有異羅漢每往禮之。王初不信。以沙土坌蒲頓切羅漢。乃告敬者曰。却後七日沙土滿城。後二日雨寶滿衢。至七日夜果雨土填路。無遺人。其先告者預作地穴。從孔而出。

宋安城荊山劉熊翁。號淡居。館後林周氏主人。建水陸。熊翁作無遮榜。頗極詆毀。是夜熊翁如廁。遽燈滅。有從廁中呼淡居。淡居熊翁走入齋。擾案坐。聲又在案下。亟登榻。聽聲又在榻下矣。且云。與君人鬼異途。何用相毀如此。熊翁恐甚。遂得心疾。不久而死。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五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六

嘉言

【儒】毒田不執。禍倍下民。○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illegible]不聞。神將伺人。○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如懷姦慝。神明殛之。○人道悖於下。効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湯淋不競。則陰慝長。○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幽。夫是謂之定論。○內懷姦利。承顏順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人有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見不聞。安然自肆。無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聰明不可掩。○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反乎爾。理也。

【釋】心之可畏。甚於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寬習交媾。發於含恨。如陰毒人。懷抱畜惡。菩薩見兌。如飲鴆酒。○嫉妬陰謀。敗道壞德。○人情險惡。陰毒浴流。○面貌似銀華。心中黑如漆。死後受波吒。更莫稱冤屈。○閉門私造罪。准擬免灾殃。被他惡部童。抄得報閻王。○毒心內感。衜私欺怠。則墮畜生。○若諸眾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懷毒陰謀。則累劫彌結。無解脫之期。○常懷慘毒。無慈愍心。造一切罪。

【道】張機者困於機。設險者困於險。○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含想毒念。嫉妬於人。天神糾筆。地官奏言。注名黑簿。考至殺身。禍不可犯。害及子孫。○勿懷毒惡心。陰謀諸一切。以身譬他人。能作是念者。可證無上道。○陰賊凶虐。則三官執罰。○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舉者。不能解陰罪。○口親心疎。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含生積惡。過重業集。地獄之報。有所不容。○萬過千徑。積而不觧。地獄之報。瞋目不逃。○為惡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為惡於幽暗者。鬼得而誅之。○積諸罪業。行諸苦毒者。鬼神害之。千灾隨之。○陰賊良善。則有陰禍。○陰匿暗昧。伏奸藏欺。不義不仁。無恩無德。北斗定為大惡。○包貯陰心。始於害人。終反害己。○外無害人之跡。而陰運害人之機。受禍者初不甚覺。而見遠折誅其心。○牢獄枷鎖。切身者。從諂毒阿黨中來。○越

奸越狡越教窮，奸狡原來天不容。富貴若從奸狡得，世間呆漢吸西風。〇乾坤宏大，日月照鑑分明。宇宙寬洪，天地不容奸黨。

感應

宋丁謂為相，姦邪擅權，譖逐忠良，貶李文定於衡州，遣中使齎詔賜之。不道所以，李聞之欲自裁，其子東之救之得免。謂因肆行，貶寇準為雷州司戶。王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蓋指曾嘗以第宅假準。曾踧然懼，遂不復爭。謂惡準迪，必欲置之死地。初擬準崖州司戶，馮拯曰：崖州再涉海波。乃改雷州。後半歲，謂得罪，遂貶崖州司戶。有作詩送謂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初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卒改易之，不純用其語。及謂被貶，其責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謂道出雷州，準遣人以蒸羊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人皆謂天道報復，安可誣也。

宋南康都昌縣傅氏女，將適江州彭氏子，求故紙於同居從兄，欲以包裹付物。其從兄素懷嫌隙，遂將經卷數幅，皆書厭詛詩詞，及往來書信等與之。後彭氏子見而大生疑嫌，此女莫能自明，遂自經死。越三日，彭氏子暴亡，將殮而甦，言曰：被二紅衣人扯去，到一大庭闕，有王者中坐，引其妻與之供對。遂對以見故紙之故。方疑信間，而彼自經死，非我殺之。王遂問故紙緣由，妻言其故。王命吏書其從兄姓名，遣二卒追問。不逾時，其從兄至，便自承伏。王即就案判斷，吏讀判云：其從兄放還，減壽二紀；彭氏子放還；傅氏女因緣未終，令再生彭氏家作男子。讀訖，妻大哭，彭亦哭，吏推出門而甦。遣人報傅氏，其從兄亦暴亡方甦，所言亦同。彭後再娶，生男子，命名曰傅生。越八年，從兄死，年三十九。

宋乾道初，鄉人有劉氏、徐氏同結省課，俱在場中互相檢點。劉見徐文卷勝，遂擲棄之，紿云人叢中不覺誤為失之。徐乃涕泣徧尋，有一吏見卷收置袖中，問姓名同，遂還之，云因人擲之地上，我為收在。是歲徐遂登科，而劉下第，亦異事也。

宋曹州人趙諫，嘗為小官，以罪廢，惟以錄人陰事控制閭里，無敢迕其意者，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為其羈絏，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郎謝濤知曹州，盡得其凶跡，遽繫有司，與前後巨蠹狀奏列，畫下御史按治，姦贓狼籍，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勑律。

元至元癸未，吉州安福縣劉頎質疽發背，治之瘥，復發于背。醫者曰：人事盡矣，恐有天殃。頎質遂命道流告斗。是夕告斗既罷，道流謂頎質曰：此非告禳可免，恐君行已有積愆也。道流既去，頎質遂卒。即有一人持牒來追，引至陰司，見閻摩王。王坐殿上，責問頎質曰：汝生犯天律，故杖爾，告斗遽可免乎？頎質對以無罪。王者曰：汝在人家作館，作許多罪過。頎質遂對以平生館寓，歷其處，其處所作為，皆可對人言，付之於心，一毫無愧。王者曰：汝館寓其人家，造端令其致訟，遂至兩家破蕩，豈得無罪？頎質曰：此乃其弟頎立，非其也。王命吏取籍觀之，語頎質曰：時爾弟尚幼，未能畫謀，發蹤指示，皆爾為之。頎質不服，王遣人追其弟頎立。須臾至庭下，王具以其事問之。頎立曰：其少從兄在彼受學，兩家搆訟時，兄以東家不能禮待，嘗遣其與之言。今若論此罪，與之言者實其，非兄。王曰：陰司論惡定報，不惟相讓。時頎質已服，王發赴刀劍獄受報，命送頎立還。頎立忽如夢覺，備言其事，遂作佛事追薦之。

唐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通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旺氣，故衣祿富盛。他日正倫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及鑿之日，川流如血，諸杜遂衰。諸杜雖衰，而正倫旋亦受害，貶死橫州。

宋宣城符離鎮人符助教，善治癰疽，而操心甚亡狀，一意貪賄。病者瘡不毒，亦先以藥發之，前後隱惡不勝言。嘗入郡為人療疾，將辭歸，出市買果子，正坐肆中，見一青衣卒忽至，瞠目曰：汝是符助教耶？陰司與汝。示以手內片紙，皆兩字或三字作行，市人盡見之，疑為所追人姓名也。符曰：使者肯見容我到家否？曰：當即取汝去，且急歸，以七日為期。遂不見。滿城相傳符助教被鬼取去。及還至鎮岸，臨欲登，青衣已立津步上，舉所執藤棒點其背。符大叫好痛。青衣曰：汝元來也知痛。所點處隨手成大疽如盆，凡呼號七晝夜乃死。

宋李符，真宗時為諫議大夫。時盧多遜當貶，求見趙普，云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雷州雖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宥。乃

置於必死之地皆頷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儋外晉具述其事即以符知雷州到郡月餘卒

宋江南計吏止于傳舍閒及將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過之期不復由此飲逐為昔時刺喉而死後人戒曰千里井不瀉剉

宋奉符令錢若愚早歲補官姦險狠愎在處多不成任晚亦迯養子女淪喪偏目無聊因投詞於龍虎山扣頭禱謝是夕夢一神叱曰汝姦險狠愎奪筭將盡尚何謝焉未幾果卒

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陰鑒以其宗族強大而多功也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鑒謀反駿逼鑒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鑒在側遂死未幾駿亦卒

宋張商英監荊南鹽院周師厚為湖北提舉常平有供給酒數十缾陰俾張責之張言於察訪蒲宗孟劾其事師厚降官後數年張為館職舉子於判監舒亶亶繳奏其簡商英奪官始亶廢斥累年熙寧中張為御史方薦進用甚峻至是反攻商英亦世之所謂報也

昔張中父子鋤犂忿爭指天罵日以自表見父其子婦互爭分書亦復效是祠祀鬼神更相呪詛父子兄弟可謂愚很不數年間死喪淪亡一門殆盡雖有一房不預亦復破敗不及曩時此皆指天地以設鄙懷之報也

宋有楊長者出入一寡婦家頗似親密人或議之寡婦素悍不勝其忿乃告天祀鬼以詛其人不一年寡婦與楊長者兩日相繼而死

宋程華既取炭丁輸官錢偶無文憑炭丁問索程華遂與炭丁於神前呪詛以自明云我若得錢願我死後為汝家牛未數月華亡炭丁家果生一牛頓上有程華字

昔堰與妻嘗與人私又嘗竊鄰家一巾鄰家詬罵堰乃自呪呪他曰若我妻果與人私及竊汝家巾者當為震霆所擊否則汝亦如之是夕即雷霆大震果皆斃於雷斧之下堰腸下有字曰呪人保妻貞將身以為質妻腸下亦有字曰行姦為盜當使皆知

昔佛在世時有一長者家富無子更取小婦後生一男大婦心妬遂刺其兒小婦疑之謂彼大婦汝殺我子大婦愚癡不信罪報為發呪誓我若殺子使我世世夫為蛇齧兒為水漂或為狼食自食己子身亦生埋父母居家失火而死作此誓已死墮地獄罪畢得生人中為梵志女長大嫁人同夫歸寧夜宿樹下蛇齧其夫挈兩子行前渡大水大者溺河小者狼食涕泣欲歸路逢一人問家安否其人答云為火所焚無復存者婦不能活再嫁一夫臨當產時其夫或忿取所生子煮而與食婦既食子便棄其夫更復適人數日夫死彼國王法其夫死者婦合生埋凡前自呪一一受之自呪呪身如佛所說不為虛語狠生奈何不向正道而樂為此呪詛事哉

宋鄧引鳳忽與己卯被攝入冥見一婦人鬼卒以鐵丸大小如蒸餅塡塞其口繼以百鍊銅汁擎其口灌之既絕復甦既甦復灌如是數四苦不可言引鳳曰此何罪乎鬼卒曰此人生前好行呪罵故獲斯罪

唐呂用之為高駢所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一枚銅人長可三尺身被桎梏口貫長釘背上疏列高駢鄉貫閥里官品姓字為厭勝法嗚呼用之欲制高駢反為所戮當知埋蠱厭人未必果能害人適所以自速其禍哉

宋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酒平善巫亦藉此自給無飢乏之虞一歲因他事頗窘用又詣一富室有所求曰君家富贍力足以賑我願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年餉君二千錢其來甚久安得輒增窜敗我酒一錢不可得巫齧齒咲而退出驛近店道僕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污攪雜持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為妖而不知事所起巫還店甚喜俄道士亦繼來少憩訪酒家見舉肆遑遑憂窘問其故曰為一巫所困今酒甕成列盡作糞臭懼源源不已欲往尋跡哀求之道士曰吾亦見此人不須往求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又言凡為此法以敗五穀若并用糞穢罪甚大君家宜齋戒虔奉為拜章上懇其家方忿恚迫切趣營醮筵道士伏庭下俄數刻始起曰上帝有勑百日內加彼以業疾然未令死也自是巫日覺腰間痒爬搔不停忽生一贅初如炎實累日後益大巍然徑尺如毬而所係搖搖才一縷稍為物所觸則

痼徹心膂不可履地子孫纖竹為簀舁以行焉飲食糞溲雜簀中所至近掩鼻歷十年乃死。

唐洛陽丞宋之悌太常主簿之問弟也羅織殺王同皎初之悌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兗州司倉遂亡而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韋后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者論之每至切齒之遜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韋旨三思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兄弟並授五品官之悌為光祿丞之問為鴻臚丞曇為尚乘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謂曰之問等緋衣王同皎血染也誅逆韋之後之悌等長流嶺南一日見同皎擊之七孔流血遂死時客有問於浮休子曰來俊臣之徒如何對曰昔有獅子王於深山獲一豺將食之豺曰請為王送二鹿以自贖獅子王喜周年之後無可送王曰汝殺衆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圖之豺黙無應遂齚殺之俊臣之輩何異豺也未幾俊臣之徒皆遇禍

唐宋申錫初為宰相恩遇甚重申錫亦頗以致昇平為己任時鄭注交通縱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為京兆尹密與之約令察注不法狀璠其狀擒於京兆府杖殺之既約定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為中書所愛因欲親厚之乃盡以申錫之謀語焉注因逃於右軍不旬日乃偽作申錫之罪狀令人告之云以文字結於諸王圖謀不軌以衣物金寶寄王為質且令人惻其為手跡皆至逼似獄成于內公卿衆庶無不知其冤也三事已降送入論之方得謫為開州司馬至任數月不勝其憤而卒明年有恩詔令歸葬京城至大和九年春其夫人亭午於堂前假寐次見申錫從中門入不覺驚起申錫以手招之乃下階曰且來有少事要令君見便引出城似至滻水北去數里到一墟間見一大坑坑邊有竹籠及小板匣者數枚皆有封記申錫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鄭賊因憤怒叱之問曰是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詰其餘曰即自知言訖拂然而醒遍身流汗當時言於家人及親屬且以筆記於衣箱中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斬於市同受戮者數人皆同坎埋於城外乃知宋公之神靈為不誣矣

宋雲安軍知軍郭黃中一日詣十里外栖霞宮燒香夢土地之神告曰公政事雖明然事有隱匿不敢不預告明日有鮮私宰耕牛者至九人之外宜察之詰旦巡檢司果以九人解至有一兵自稱捕獲欲請功賞蓋牛乃兵殺嫁禍九人而又執之以希功賞公一詰之兵即伏罪

宋陳周士為嘉禾倅攝郡一日宴客於月波樓有周監酒者乃趙德淵之隸是日適以小冊載客薄遊初不知郡將之在樓也周士顧見之周急藏掉趨避周士令詢之知為周也怒形於色曰某不才至輕遂為一卒相侮如此乃捃摭其數事作書達之於趙備言贓濫過惡時趙守吳即日遣逮決脊編置仍押至嘉禾示衆時方炎暑周士乃裸而縢之烈日中瘡血臭腐數日而死臨危嘆曰陳通判屈打殺我當訴之陰府矣後三日周士旦出忽大叫云周監酒打我背甚苦即發背疽死時寶祐丙辰也

宋黃子由尚書夫人胡氏與可元功尚書之女也俊敏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弈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時趙師睪從善知臨安府立放生池碑於湖上高文虎炳如內翰為之作記誤書鳥獸魚鱉咸若商曆以興既而鋟石分送朝行胡夫人一誦即知其誤會炳如以藏頭策題得罪多士而從善又以學舍張蓋毆人等皆斷其僕諸士既鬧其事遂作小詞譏詆之所謂夏王道不如商王這鳥獸魚鱉是你者乃胡氏直指其誤也他日胡氏姐其婢竊物以逃捕得之送臨安府從善衙之遂鞫其婢教言乞母平日與弈客鄔日新通所失物乃主母與之耳因逮鄔繫獄縣之未幾子由以帷薄不脩去國事之有無固不可認而從善之心甚薄矣後十餘年從善死其子希箸亦死其姊錢氏婦屢獨任一幹主家事有老僕知其私頗持之錢氏與幹者欲滅其口以他事繫官竟斃於獄且標焚之未幾僕家聲其冤於憲臺時林介持憲節方振風采遂逮錢氏于庭經營區援僅爾獲免而幹者遂加黥配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厚而報復之理昭昭不容揜也如此

宋姚孜慶曆間同舒州桐城縣主簿王虎被檄前往大雲倉監量上供米麥孜受監守等金銀財物虛摟欠折正數小麥八千餘石由申上司虎但見書姓名初不知之及事敗送壽州根勘孜不欲獨受贓名乃將元受金稟一隻銀稟五隻漆器若干副以他物遺親信送與王虎虎不受先繳

所差人詐稱中路溺水書偶漬壞請暫留信龍候歸別取書來虎不疑留之未幾上司忽有文字備坐壽州勘院公文追攝王虎赴獄照對姚孜受贓公事虎至此始悟為孜所賣悔已無及洎到獄孜乃厚誣王虎以為實同受贓罪於王虎家搜到元受券子集行人驗視果皆良金虎語塞不能對俄至氣結而死孜因百計厚賂推勘盡將所坐坐之孜遂得脫後數年通判潞州一日出游湖上而王虎遊魂亦遊隔岸遂得執孜不復放捨自此即恍惚如狂常若與人毆擊甚至口鼻流血既絕復蘇如是三年每年必五七作醫巫法籙皆不能治時錢延年知潞州陳晃為通使因為聞奏朝廷乞暫差道籙宋之才到州救度之才既到即為聞奏真武初發奏情則孜已從卧榻趨出俯伏於真武案前細自陳白當初實是孜起心受贓非干王虎之事孜洎事發又不合嫁禍於虎至令虎冤死敢望慈悲特賜原赦時錢延年命吏傍錄其語俟醒示之孜大慚即日致仕未幾遂死

唐主屋主簿公孫綽到官數月暴疾而殞未及殯縣令獨在廳中見公孫具公服從門而入驚起曰與公幽顯異路何故相干公孫曰某有冤要見長官請查案本條佐竟遣無情其命未合盡為妖婢所厭以利盜竊其宅在河陰縣長官有心倘為密遣健吏齎牒往捉必不漏網宅堂簷從東第七瓦攏下有其形狀以銅為之釘布其上已變易矣言訖而沒令異甚乃擇強卒素為綽所厚者持牒并書與河陰宰其奴婢盡捕得遂於堂簷上搜之果獲人形長尺餘釘繞其身木漸為肉蠕之啞然有聲綽所貯粟麥以伺閑居之費者悉為所盜矣縣遂申府奴婢數人皆殪枯木

嘉言

〔語〕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見義不為無勇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苟不至於仁終身辱以陷於死亡○多行不義必自斃○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廢義則利不立○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時法令非義也○不義不暱厚將崩○不容於天地之間其惟不仁不義乎○貧不守則致凶貴不仁則變咎○仁則生生則久久則廣大不仁則賊賊則削削則枯涸義則成成則積積則充實不義則敗敗則散散則耗渴

〔釋〕事君親而失節雖殺身而不仁叛忠孝而偷存徒全命而非義○三毒奔馳百憂總萃了無仁義頻失慈悲○恒多造作諸惡業不曾發起一善心是人直趣阿鼻獄當受無量衆苦惱○惡起能折善禍起而福傾○惡顯於事業獲罪於幽冥○惡人行惡命短苦長

〔道〕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剛非克剛暴而無親害人斯絕何惡不臻○過生於輕慢罪生於不仁○安樂仁之賊也安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訟○人心惡天不錯○不善者動與天逆辭與地反○不仁不義致使鬼神相害災毒流行○禍起傷身蓋是不仁之召○家和貧也好不義富如何○不結子花休要種無義之人不可交

感應

昔潭州湘潭縣有村民恐其妻有私納一商村民罔知覺也久而妻與商謀殺其夫其鄉之山巔有龍窟每烟霧自窟中出則必雨旱傷則鄉人於此祈禱一日商與民往觀因推民於窟中歸會鄰里與其妻為夫婦月餘村民忽歸妻與商意其為鬼呵叱逐之村民往告其親親與訟之官官審其故對曰方推下之時窟旁皆茅葦隨茅葦而落安得無傷窟中甚黑久而漸光見二小蛇居中盤旋不動窟中但有一勺之水甚清掬其水飲不復飢渴意蛇龍也時祝叩乞庇祐而已每窟中烟霧騰繞則蛇漸大頭角崢嶸出窟而去已而雨下如此者六七一日攀擎蛇尾而上窟外則龍尾掉而墮於窟旁遂歸轉聞上司時胡石壁為提刑斷其事以妻與商皆抵罪

宋太和曾安強未達時家貧嘗登快閣倚欄觀書房帥纜舟閣下一見奇之密詢姓名即舟中召見許妻以女與之女歸家泣曰諸姊妹俱適官人妾獨適貧士耶撫其座席曰他日曾郎會坐此座位曾初已聘同邑武溪溫氏女即許妻之遂停前婚雖已娶即女尚貧儒也往就鄉校道經武溪過溫之門適溫女窺窓與其容貌語婢曰此人儼如羅口二郎神婢曰即先所議曾郎也女恨而縊焉曾後登第在五甲不就納勅歸里讀書次科再領舉將赴科復在五甲再欲納勅夢一神人引至小室見懸一婦人覺

思之知為温氏也自知以此損前程不復納勑升四甲後官至四川茶鹽提舉川旱嘗以鄉里車水注田法教人造龍骨車絞水蔭注蛟精作妖公決灌江江水為赤或謂真灌口二郎後身也或謂公有宰相器因停舉損德故止是云

宋開封府大楠村張氏家富有孫助教者為其行錢張之子少年一日至孫助教家妻女出侍張見其女有色請其父母曰某欲娶之為妻解一玉帕環與其女曰以此為定張去鄰人皆賀曰有女為百萬主母矣張一時止是戲言後娶他族忽一日此女氣壹而死孫召仵作具棺以殯仵作謂小口喪不可停其有園在五里岡頭可以殯葬孫如其言仵作心利玉環可直數萬遂往發棺見女復活謂仵作曰我何在此仵作脅之曰父母以汝不肯適人使我生埋於此今不可歸不如從我女無所言遂往從之仵作帶以為妻婦人常有往張家負問之意忽朝廷劉太后上仙郡括仵作扶護殯葬一日婦人賃馬往張氏之家張以為鬼遂用杖鞭撻至死仵作之母謂打死其婦告之官張氏下獄事既明白獄具棄市

宋鄭朝儀從子娶陸氏鄭嘗謂陸氏曰我若不幸死汝毋得再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矣為出此不祥之語居數年鄭果感疾自度必死臨終對陸復申言之陸但俛首悲泣鄭死陸携所嫁資改適曾工曹曾一日攷試他郡陸氏晝暮獨坐恍見一伻投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札也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惟体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遺棄我之田疇携資財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為人之妻慈不足以為人之母吾已訴於上蒼待理對於幽府陸恍駭汗未幾果卒

宋醫官童修巳本兩浙杭州人也少為僧禮錢藥王為師郡中有王十五郎者泛海為賈富有財產寶與人謂之王郡綱其妻汪氏好事佛日夕多請錢藥王齋有一伻童偕行童少年汪且慕之後與之私歷時久汪謂童曰我誠欲與你為夫妻其如十五郎何汪與童謀鴆殺之遂為夫妻郡中人以次皆知之又庇王家之財汪泊童知不可住遂遁入京以醫藥為業後入太醫院差送兩浙衣襖至杭州郡守日以延接晚歸驛至沙河塘橋南馬前忽見王十五郎云我尋覓你來十餘年亦知你在京作官大江所限無由到京不期今日那得見你誠殺我還我命來我今隨你入京童於馬上鬧知不覺狂亂至遂不見還京卒于家

昔楊大同隨其兄之官舍遇一婦人抱一女孩遂與之私自此即枯瘠如對一夕復遇其婦人告以實曰我爾三生前妻也此女即爾女也爾為商於池州顧戀不歸我貧困無以自給遂投井死上帝約法以爾遂利忘家致令妻子身死非命雖別有善業當得一第然終不享也果如其言

宋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負一旦遂有不得富貴家女為妻之恨大薄其妻不與同寢其妻鬱鬱不得志因感疾凡數歲堂不一顧妻亦飲恨臨終隔壁呼堂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我耶堂終不顧及死心自不安乃從邪說謀為厭勝以土器盖其面兼以索加木束縛其屍而瘞是夕女見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受厭勝然彼亦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明年果卒然則無行於妻子此可為乎

昔南京有一進士方在布衣時貧甚從一娼衣食用度皆娼也約以異時登第不它娶皆與偕老及登第皆娼資且成就之既而約與同歸娼亦携一妾同舟經汴河一夕與其娼及妾出坐舟側夜深遂推二人入水舟人以為誤墜而進士遂以為二人俱溺矣年餘後到京師忽邂逅二人於通衢進士大驚且詢其所以娼曰汝何忘恩義如此我幸不死今得一親戚收養止在馬行街一巷內居住有青綠簾者即是某日可過我遂具酒饌往果見其娼接入共之飲娼令其從者且去際晚可來取從者去及後來取其主則向所到之家蕭然一區它皆無有亂髮狼藉見其主縛於庭柱已死遍體皆杖痕詢之隣里皆驚駭云向來初無人居此

宋鍾輻少俊拔若水愛其才以女妻之輻後買一妾自隨所在狂放久不歸因過蒲城邑令延留飲于樓上輻醉卧忽夢其妻以詩責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輻悟還家妻已死數月矣妻死之夜乃輻夢於縣樓之日此因買妾而不和其室者也坐是困悴終身不振

宋饒州餘干縣桐口村民殷念八紹興乙卯夏為雷所震挈其尸至雲外

見有朱衣人云錯也復放其尸於平地恍如夢中移時方甦頂上并脇下皆有斧痕出青黑汁數升當時有桐村港口殺念八者震死此人元儲穀數萬斛是歲大飢遠近俱無有獨閉廒不肯糶故為天誅之既死其穀為火所焚而桐之跋至今咸焉

宋建炎間蘭源有徐六公者與寡嫂分爭累年不決一日天大雷雨而寡嫂焚香拜之頃史雷震其家凡器具田宅纖微之物皆從中界而為二無毫髮之偏

宋滋州合江縣村民有毛烈者以不義起富人有善田產輒下計謀之必得乃已有陳祈者與烈相善祈有三弟皆幼慮其長大而析其產業也則悉舉其田質于烈累錢數千緡其母死後但以見在田分為四於是載錢詣烈贖所質之田烈受錢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信之後數日往則烈避而不出祈訟于縣縣吏受烈賄曰官信文書耳安得受錢而無券者且言之令令如吏言祈乃以誣罔受杖訴于州訴于省臺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詛于社夢神人告之曰此非吾所能辨其從樗子東嶽行祠當如汝請既至殿上於幡帷蔽映中恍然若有言曰夜間來祈急出造夜後往拜謁置狀于几上以開有言曰出去遂退時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也越三日烈在門內有青衣直入捽其胷毆之奔迸得脫號呼而死三日二僧為牙儈死一奴為左者亦死又後祈亦死少焉復甦謂家人曰吾往對毛大事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殮也祈入陰府追烈及僧參對烈猶以無償錢券為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憑惟此耳安用券遂將業鏡照之見烈夫妻並坐堂中受其錢狀曰信矣引入大庭下兵衛甚盛其上冕冠之人怒叱吏械烈烈懼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直已黜降其官吏受賄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遂赴獄且行泣謂祈曰吾還無日為語吾妻多作佛果救我君原契在某櫃中又云吾平生以詐得人田產凡十三契皆在室中錢堆下幸呼逐人併還之以滅吾罪主者又命僧前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預知也與祈俱得釋既出見聚落屋宇大抵皆囹圄送者指曰此治殺降者不孝者巫祝淫祠者訟誑佛事者其類甚衆自周秦以來貴賤雜夾悲泣不擇也又謂祈曰子來七日矣可亟還遂抵其家而寤遣子視縣吏則其廬焚矣視其僧荼毗已三日即往毛氏家述其事其子如父言取券還之是夕僧來擊毛氏門罵曰我以汝父之故被逮得還而身已焚將何以處我毛氏子曰業已至此奈為作佛事其僧曰未合死鬼錄所不受又不可為人雖得冥福無用也俟此世數盡方得受生今只守爾門不可去矣自是每夕必至久之其聲漸遠曰以爾作福我稍退舍然終無生理也後數年毛氏家衰替始已

唐天寶後劍南有張節度使嘗於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其陳列以縱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聞於蜀人張亦知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白于張唯李尉之妻不至異之令人潛問其鄰果以貌美不出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大院遣蜀之衆工絕巧者極其妙思作一鋪木人音聲關戾在內絲竹皆備令百姓士庶恣觀三日云三日滿即將進內殿百里車輿闐溢兩日李君之妻亦不來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從婢一人而至將出宅人已奔走啓于張矣張乃易其衣服先往于院內一脫空佛中坐覘觀之須臾到先令探屋內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及歸潛求李尉之家來往者浮圖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驚而拒之會李尉以推事受贓為其僕所發張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於嶺徼死於道張乃厚賂李尉之母強取之適李尉遇而隨其妻每有痛奴之恨遂適張寵敬無與倫比然自此後亦常髣髴見李尉在于其側令術士禳謝竟不能止歲餘李之妻亦卒數年張疾病見李尉之狀益甚分明忽一日觀李尉之妻宛若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報李某已上訴於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援但過得茲年必無虞矣彼已來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畢而去有華山道士符籙極高與張結壇場於宅內言亦略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時來教張以嚴慎之道又一日黃昏時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人擧袖竹側招已者久為李妻之來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階奔往趨之左右隨後呵呼之不得至則見李尉衣婦人衣拽張於林下毆擊良久云我若不著紅衫子招肯下階耶乃執之

出門左右如醉及醒見張仆於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矣

唐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專權擅政害物傷人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往來悉令偵覘行上劉妻裴氏有國色乃之以陰事擒置取其妻劉下獄獻金百兩免罪雖即脫其橫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青鳥罷銜箋金杯倒覆難收水玉軫傾欹懶續絃從此蘼蕪山下過只應將淚比流泉鸞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尚殘香漠漠白雲將散信沉沉已休磨琢投泥玉懶更經營買笑金願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上淚痕深舊嘗遊處徧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窗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涌亦須乾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窗見河街上一虬髯老叟行步迅疾骨貌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叟對曰只今便為取賢閤并寶貨回即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啓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誅殛固不為難寶謟過已盈抑亦人神共怒祗候冥靈聚錄方當身首支離不唯赦身須殃連七祖且為君取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栱之上叱曰呂用之違背君親特行妖孽以詐虐為志以貪黷害人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仙之術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即議行刑吾今戮爾形骸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便還其前人倘更悋色頑貽必見頭隨刃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惶惑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齎金并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髯亦無蹤跡其後用之果敗

宋𥂕部員外郎王堯臣有一女患鬼胎二年不下父母疑之密令二婢伺察其女覺而大怒乃於園中自縊忽空中有聲叱曰不得枉了性命二婢馳救遂得不死因為設醮懇禱家事真武是夕即降言曰此女前生嘗為藥婆當與無聊為人打胎內有貴人命亦被枉殺尋復從墜卒難出離上帝震怒罰令求劫為恒州毒蛇今止餘此一生人身昨日園中若不遇吾已為蛇矣

昔鄭和中少時與王氏女結婚無何父卒家道漸微女家遂有休親之意其兄王固為萬州推官實主其謀然迫於公論不得已復令就婚生一子偶不育固遂隔絕和中不復使歸王氏數遣以衣服固輒罪其送者和中由是益怨憤遂感心疾而卒王氏女一夕夢和中告曰吾已訴之陰司兒已送衢州東嶽追人根勘時王氏女已改嫁陸嵩為妻嵩時為濟川教授月餘固死凡當時與奪親之議者無不皆死惟王氏女實無背夫之意故得獨存其後王固之子娶徐氏僅二年亦為女家所奪此其報也

唐盈川令將之任夜止屬邑古寺方寢見老嫗以桐葉蒙其首佝僂而前令以拄杖拂其葉嫗俯拾而去俄亦復來如是者三久之不復來夫頃有綠裳者自北戶升階褰簾而前曰將有告於公公無懼焉令曰是何妖物曰貴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衰瘵不敢干謁向者竊令張妳以達幽情而三遭拄杖之辱老妳固辭恥其復進是以自往哀訴冀不逢怒焉我滎陽子嚴君牧此州未逾年鍾家禍乃護喪歸洛夜止此寺繼母賜野葛花湯并室妹同夕而斃張妳將尖首碎鐵錐同瘞於北墻之竹陰我隴西先夫人即日訴于上帝帝勑云為人之妻已殘戮僕妾為人之母又毒殺孤嬰居暗室事難彰明在天鑒理宜殲殛以死酬死用謝諸孤付司命處置回報是日先君復訴於上帝云臣遊魂不靈乖於守慎致令閨室害及孫孩彰此家風黷于天聽豈止一死能謝罪名臣三任縣令再剖符竹實有能績以安黎甿豈圖餘慶不流見此狼狽悠揚丹旐未越屬城長男既已無辜孀婦又俾酬死念臣旅櫬誰為瘞埋伏乞延其生命使臣得歸葬洛陽獲祔先人之塋闕臣無恨矣明年繼母到洛陽發背疽而卒上帝譴怒已至如此令我即無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築溷於骸骨之上糞穢之弊所不堪忍況妹為厠神姬僕身為厠神役夫積世罪纓一旦淩墜天門阻越上訴無階竊公仁德故來奉告令曰吾將奈何答曰公能發我朽骨沐以蘭湯覆以衣衾遷於高原之上賜木皮之棺蘋藻之奠亦望外也令曰諾乃吾反掌之易爾鬼嗚咽再拜令張妳密召鸞娘子同謝明公張妳遂至

疾呼曰刑君怒晚来軒犴狼籍已三召矣於是繞褰者惶惶而去明旦令召僧徒具以所告遂命土工發涸以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與改葬焉

元龍興劍江有叔姪同居者甚相親愛至元丙子姪患丁瘡皆無父母兄弟叔利其財投以熱劑遂死姪覺之死且言曰必聲冤於陰府叔固聞也死後三日大殮叔佯痛哭而撫摩其尸姪忽噓氣一聲及叔之身便覺瘙痒已而亦生丁瘡七月而死

宋李孝廣崇寧間為成都漕以黜捡邛州士人費季章直方龐汝翼私試試卷係元祐學術謗訕元豐政事上聞三人並竄廣南因病而卒後孝廣遷官其子倞得疾于婺州知為妖孽所害召道士路時中治之時中始不肯言其故倞託親舊扣問其詳時中云有一費文若獨不肯但已莫知其故尋以告倞倞云若此其疾不復起矣尋卒

宋畢造再娶有十女為鬼所憑時路當以符錄著名畢懇求救療路纔入門鬼所憑女出拜曰我是前媽媽女為後媽媽所生女每事見欺頃年有與我議姻垂成只欠金釵一對為妹所破事不克遂我實怏怏至死壽未盡今無所歸賴偶死不可此破人婚姻於垂成者也其女竟死

宋興國軍司理院司囚抵法當斬首獄卒李鎮行刑囚告之曰死不可辭幸勿斷我手將不利於爾家鎮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奈我何越二日鎮妻生子兩腕之下如截

宋永嘉人蔣教授紹興二年登科得處州縉雲主簿再調官信州教授還鄉待次未至家百里行山中聞嶺上二人哭聲絕悲至則一叟挾雙髻女子闌道而哭蔣悽然問其故叟曰從軍二十年方得自便不幸遇盜挈我告身去將往吏部料理非五十萬錢不可辦甚愛此女今割愛鬻之行有日矣故哭不忍舍蔣曰以我囊中物與叟少緩此計何如即舉裝贈之纔直十萬叟曰感君高義然顧亡益也蔣曰叟果不見疑當以女寄我歸叟姑持此錢住臨安事若不濟還吾家取之吾甚視叟女非敢以為姬妾勿憂也叟謝曰諾約明年暮春再相見以女授蔣拭淚而別蔣下車載女自策杖隨其後將至家寘女子外館獨入見母妻妻周氏迎謂曰聞有隨車入今安在蔣以實告妻曰然則美事也共成之何害使人喚女歸蔣母柯氏愛之如己子夜則與同寢處女間至外舍與蔣戲或相調謔方初見時猶常常女子至是顏色艷嫣美好矣一夕醉不自持遂留與亂而叟亦絕不至臨赴官妻不肯往曰自有麗人何用我村夫人亦曰汝受人托子而一旦若是前程事可知矣吾老當死鄉里不能隨汝也蔣力請不能得竟獨與女之信州居數月蔣晚呼女梳頭女把頭揮涕不止問之不答咄曰憶汝父耶欲去耶女曰身非有所悲悲主君耳人壽不可料今數將盡頃作急書報君夫人蔣怒罵之曰小兒女子安得為不祥語女曰事亟矣過頃刻便不可為吾不敢妄頓庭下小史令取筆札女急奪收擲秉筆疑蔣使書蔣怒且笑曰所書當云何曰但言得暴疾以今日死蔣不得已寫十數字復問曰汝那得知女忽變色厲聲曰君知縉雲有英華者乎我是也拊掌而滅蔣隨即仆地死耳鼻口眼皆流血小史見一狐自室中穿牖外屋而去蓋蔣初赴縉雲人語以英華事蔣曰必殺之至是乃為其所害人皆謂蔣恣於慾情信義不終以殞其身亦可為戒

蜀涪水之源富民任盈年老無嗣惟一女愛之名寶珠年十五隨隣伴遨遊蚕市燈下稠人中迷路為惡少昝元誘之父母重賞尋訪月餘已為元所賣於婺子矣父哭之失明母艾氏心氣成健忘如此十年百計求之了無音信盈聞七曲之靈乃肘行膝步號泣往扣頭一見珠而死梓潼帝君閔之乃勅八功曹將三百陰兵方圓千里西外求之或見珠於婺之魚腹負泣而哀詢之係能乃得其實帝君乃夜夢於盈曰七曲而南沿流下之直抵婺門見女與語女亦夢見其父既明盈謁而去使人相之及至婺門一如夢中所見珠曰我初為人婢主母惡之而箠撻過甚又轉他家前主倍取其價又三年復為隣子詐欺曰爾父求汝今汝與我歸又轉之他家前後四主矣珠今在張白家主母忌人有孕而珠實懷之恐得罪將赴江父聞珠聲音目乃有見俱詣其主贖身以歸母亦疾愈昝元者老矣帝君乃追攝昝監治之日撻三百凡月餘抉其兩目乞丐於市自陳曰寶珠之失身元之罪也今為七曲張王治我良苦且死矣於是逾年而殂

晉殷浩父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因其行附書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及浩為中軍將軍

敗，坐免為庶人。後大司馬桓溫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人以為沉書之報。

後唐僧竺法惠，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行至嵩高山，忽謂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曾折一鷄脚，其殃即至。俄而昭為人所擲物傷脚，遂永疾廢焉。

梁廬州營田吏施汴，嘗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為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數寸，既長稍斑駮，不逾年，成施汴字，點畫無缺。

宋臨安有一婦人姓李，好為人和合婚姻，鄉里人亦以此喜之。無何，於紹興壬戌春，一家疫死，産業蕩盡。蓋為人作媒，其事非不美，獨惑於寡婦心志，使之惛然改適。間有夫死本不欲再適者，為媒之人亦不顧陰騭，多方造為甜軟之語，以移其念。彼念一移，則夫之父母子女門戶等事決不復問。及既改適，則身不得齒於節婦之列。凡此之失，皆媒妁之咎。李之疫死，得非其報。

梁時京兆人韋英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百人至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耶。梁氏惶懼，即時暴死。

梁元秀家財四十萬，養子四人，自餘諸妾所出，不問男女，並瘞埋之。一日夢中見數十輩來追殺人賊元秀，大驚起，兩手足已為牛蹄，展轉於床，大叫三日，頭斷而死。陰府中聞天曹帝大怒曰：性根不壞，方得人身，天神誦章，始離母腹。惡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罪愆。按以正條，倍於故殺。殺人償命，理所當然。天曹牒下陰府，判斷元秀受罪外，拘囚地獄，在生四子注籍刑名，四十萬財沒入官府。道者四方奏牘，類此者衆，下酆都別置一籍，收錄此等名字。差北方飛天神王，統領神兵，巡行天下，有似此者，即許便宜施行，不待奏，然押赴下獄考鞫。許真君曰：若人子不孝，自有天條勘戮，無罪殺兒，是殺天下人民也。今世如元秀者，何地無之。吾覩酆都城中，以此受罪者不可勝數，各宜省悟，不可自取天誅。若元秀永囚地獄，子孫受刑，可不悲夫。

宋大陽平侍者，預明安之室有年，雖盡得其旨，惟以生滅為己任，擠陷同列，忌出其右者。廣照覺公、圓鑒遠公居衆時，汾陽禪師令其探明安宗旨，在大陽，因平密授。明安嘗云：興洞上一宗，非遠即覺也。二師云：有平侍者在。明安以手指胸云：平此處不佳。又捏拇指叉中示之：平向去當死於此耳。暨明安遷寂，遺偈云：瘞全身十年無難，當為大陽山打供。後門人遵明安遺囑，奉全身入塔，晨夕香燈供養無缺。平後住大陽，忽云：先師靈塔風水不利。取而焚之。山中耆宿切諫平，平云：於我有妨。遂發塔，顏貌如生，薪盡儼然。衆皆驚異。平乃鍬破其腦，益油薪，俄成灰燼。衆以其事聞于官，執平繫獄，備受苦楚，坐不義還俗。後於三叉路口遭虎食之，竟不免大陽指叉之記。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族人孔敞使其二子以基為師。而敞子並凶狠，趣向不同，基屢言之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除，基以宿舊，乃賫羊往慰二子。二子猶懷宿怨，潛遣奴於路側殺基。奴未回，即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在昔，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慢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無幾，孔敞大兒向廁，忽便絕倒，絡繹往看，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亡，俱無後嗣。

宋河南有一寡婦，詣郡告其子不孝。時李傑為河南尹，追其子詢之，其子竟無辭訴，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不能撫之以終老，今其罪至死，爾後日無子為養，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每相悖忤，今寘之死地，無所惜也。傑方疑怪其事，其夕忽夢一紫衣人謂曰：寡婦告其子，蓋謂有人使之，汝當明其獄，毋寃良善也。傑既寤，益加思繹。翌日坐公署，呼寡婦紿之曰：汝子既承伏，獄已成矣。且母之告子，更復何疑。汝往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腹心人覘其後。寡婦既出，有一道士候婦道傍，婦謂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冀其有悔，諭之再三，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傑令擒之。一鞫承伏，寃獄遂明。傑指寡婦謂曰：虎狼毒獸，尚知育子，汝之不義如此，固不容於世。遂放其子。子叩頭求哀，乞貸母罪。傑曰：母自求死，非汝不能養也。乃以道士及寡婦皆寘于法。

後唐何元益與趙明夫議婚已定而趙女失明家計衰落元益易其親與單子文為婚次年父子俱喪明趙女適士人業惟先惟先後登第三典大郡元益嘗請道士醮禱伏章報曰上界方罰爾易婚不義非禱可愈

隋通州海門縣景覺之有子名佛孫九歲出家名祖惠二十八為長老濫稱禪師而不明本性戒行污穢罪惡極多其伯景識之有女名蓮眞年十八出適與其夫失歡而回欲家僧祖惠出入伯氏時或寓宿因與之亂其伯以一家無間初不知覺僅及兩月司命大怒徑奏上蒼適遇雷公奏事奉命碎祖惠尸首於通衢拷其魂於酆都地獄萬劫受罪不啻晝夜又以雷火三繞蓮眞三匝之不令死大書其背曰亂倫悖獸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如是三年方令入地獄受罪配入禽獸道識之夫婦以閨門不肅各減壽一紀惡疾而終蓮眞之姊中間知覺私受錢二百貫大風刳其目截其鼻日夕自稱曰我黨同亂倫悖獸使我至此〇監土地以失申奏亦拘繫嶽府日受鞭笞責以重罪

宋有慶藏主者蜀人叢林知名徧參眞如晦堂晉覺大長老游廬阜大都城見法雲圓通禪師與秀大師偕行到法雲秀得參堂以慶藏主之名達圓通通曰且令別處挂搭俟此間禪室空即令參堂慶在智海偶臥疾秀欲詣問所苦而山門無假乃潛出智海見慶慶即以書白圓通適秀越規矩出入圓通得書知之夜參大罵此眞小人彼以道義故拚出院來訊決疾遂以此告訐豈端人正士所為慶聞之遂掩息叢林盡謂慶遭圓通一詬而卒也

昔有賈客欲入大海要須導師即共求覓得一導師相將發引至曠野中有一天祠當須人祀然後得過於是眾賈即殺導師以供祭祀祀天已竟迷失道路不知所趣窮困死盡一切世人亦復如是欲入法海取其珍寶當脩善行以為導師毀破善行生死曠路永無出期經歷三途受苦長遠如彼商賈將入大海殺其導者迷失津濟終致困死

唐李承嗣鄂州唐年人也家富鉅萬而娶妻貌醜有子年十歲仍患腰脚承嗣常惡之乃娶小婦四人終日伎樂忽因酒醉小婦使言與醜妻一百千錢令其離異妻欲詣官訟之因此方免承嗣遂與小妻為計夜飲之次

以毒藥殺其醜妻及兒葬後旬日以來每至午時即見二鳥來啄承嗣心痛不可忍驅之不去迷悶于地久而方定如此一年而卒

嘉言

[illegible]無禁姦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求福之道○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禍亂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背法棄令而行喜怒禍亂乃生○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賊○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illegible]斷事不以其道心意顛倒無有期度眾業罪報○或恃公威或假勢力高枋大械枉壓良善吞納奸貨橈直為曲為此因緣身罹憲網○快心作惡自致重殃○宰主令長貪取民物枉繫良善怨訴無所○安忍苦楚縱蕩貪殘以多殘為聲勢以利欲為功德至如禍作殃及方悔咎原終無獲已○任性恣情肆行酷虐則天罰人楚百罹備嬰○枉壓無罪之人使其形殂衆刃身被徒鎖家緣破散骨肉生離分張異域生死隔絶如是等罪無量無邊

[illegible]政苛者民亂○小辯害治苛削傷德○任智者心中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不求善○人之苛政虐民天之暴風折木元氣怒洪強不可久○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虐下取功輕蔑天民○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吏之有罪刑賞不齊也○巧法破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嚴刑峻法不足以為威○舍公就私倍道任己功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法煩刑峻即民生詐○其怨大者其禍深○或任官吏刻削為意恣行酷罰當入地獄萬劫方生

感應

唐會昌中有王璩者自云遠祖本青州人郭平盧節度使昨主公姓李不記其名常患背疽眾醫莫能愈璩祖請以牲牢禱於岱宗遂感現形留連頃問璩祖因叩頭泣血願垂矜憫岳神言曰爾之主帥位居方伯職在養

民而虐害生靈處為不道詿州濫罰致冤魂上訴所恣皆廢盖鞭笞之驗必不可愈也天法所被無能宥之瑶祖因拜乞一見主公泊歸青丘主公已殂歿矣瑶祖具以泰山所覩之事白於主公夫人云何以為驗瑶祖曰某當在冥司之中亦慮歸之不信請謁主公備竊縹緗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圓寸餘以授某曰爾歸將此示吾家其衣袂見在夫人得之遂驗臨終服之衣果有裁裂之處瘡血猶在知其言不謬矣

宋李彦光為秦州內外都指揮使主帥李崇委任之專其生殺驕貨酷虐遭枉之者甚衆部將樊某有一騍甚駿彦光使人求之樊惜之不與因當憾以他事構而因之偽為伏辭因主帥醉而呈之帥不復詳察光即矯命斬之樊臨刑曰死若無知則已若有知當刻日而報及死未決旬彦光染疾樊即形見晝夜不去或來自屋上或出於壁間持杖而前親行撲蓋左右長幼皆散走時聞決罰之聲不可勝忍唯稱死罪如是月餘卒

宋劉瑷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辭組徑入武夷山樓居遐想曰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瑷抱大罪奈何興妄念于帝前瑷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況於人神曰子在官邇多行虐政招怨於民如提點某路刑獄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獎弗察也其罪實等獎於是悵然愧咎弗可及

宋馬絳為幹辦官性尤苛虐每出賞錢不問額之虛實物之盈縮一切必欲多得藉以肥家稍不滿意便敢肆暴人因呼為馬刷言其好刷錢也或以冥報戒之絳曰正令即日便生兩尾亦所不問既而疽發于背之左數日又發于右兩疽相對宛如杖脊深可寸餘洞見五臟僚友省問無不驚駭至是始自伏曰後之刷錢者要當以某為戒肉爛至尺一息方絕

宋左軍巡院虞候張興魯法一重因靳興者院側謂之行情凡因赴法出院則以鐵鉗擊之張出靳之日加之敲鉗所餉之食輒吐出之靳謂張曰我感你哥其心實憾之也洎訖後張每欲食訖輒脇下痛欲食必吐出經半年院一胥謂張曰夜來夢見靳興從我求君處我告不知張以為然已故不聽之數虞候聚食蒸餅張亦在坐衆見一人白袜其面自外而來曰我靳興也指張興曰我曾尋君居處終不知張忽紛拏斯前抓張頭張遂倒地尋卒

宋虞候張堪恭酷嗜利病死瘞城外月餘夜夜叫呼村人報其家謂復生妻子發塚視之身已化巨蛇頭尚人也取之置刑圄中他日體寒要厚被日食肉二斤許酒一斗復能人言時召故舊告諭以禍福以邀酒食至貴謁所蓄家產之後乃入山唯幼子及婦能飼之後數月頭亦蛇矣漸不能人言

宋政和間開封府尹李孝壽以嚴猛居官輦轂之下無敢議其非者有士人寓汴河上暴得病昏不知人者累日忽洒然醒問人曰大尹安否曰無恙曰吾將死矣因言病中憒憒見壁間隱然如一門欠而愈明金鋪朱戶高明伉爽堂上樂聲有妓女數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具服飾甚都擁金紫貴人乘涼輿徑至廳事絲管競作鍾鼓動地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悉變為牛頭阿傍（獄中鬼名）之屬奇形醜皃可怖可愕所坐之榻化為大鐵床向來金石絲竹皆叉矛鉆（切沾）鑽物也百鬼爭進剝其衣碎之屠刈焚炙備極楚毒號呼宛轉不可忍視如是移時又悉拊掌則鬼復為妓床復為輿又不復為金石絲竹貴人儼服如初奏樂以入我時進退無所向獨往廡下小室高焉不復知昏旦度如一日許所見復然如是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傍覻之一鬼忽顧曰汝為何人輒至此將累我逐之使出且闔其戶因得復生所見貴人乃尹也時孝壽尚無恙已亦忽夢身入門內庭廡宏麗如大官府而寂無一人少頃即有疾遂改提舉醴泉觀甫一月而死

唐溫璋咸通壬辰歲尹京兆府性黷貨敢殺人人皆怨之每出則通衢里巷閉門有犯其前導者立杖殺之是秋溫出自天街呵衛甚嚴有黃冠老而且傴曳杖徐行不意騶從奄至避不能及立於路側溫命捽來不問其情笞背數十笞訖黃冠振袂而去若無苦者溫怪之且疑其為異人又悔不及詳審呼街吏令潛覘其有何言復何居也吏隨之迨暮過蘭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門黃冠扣關有黃冠數人出謁甚謹且曰真君來何遲也答曰為凶人所辱吏隨而入過數重門堂宇華麗擬王公之第未及庭真君曰何人吏叩頭述溫意真君曰溫璋貪殘酷虐惡聲彰聞人神厭之

不知禍在旦夕猶敢肆毒如是爾其語之令亟脩省無自速禍也吏出詣
府白温温大嗟悅明日乃與吏同詣黃冠門吏欵扉應門者問誰曰京兆
温尚書來謁真君既聞重闢温趍入拜真君坐堂上戴遠遊冠衣九霞衣
貌甚閒暇温伏而叙曰某以非才忝職京兆繁劇之下非威嚴則無以整
肅胥民非日不謂淩迫大仙自貽罪戾故來首服真君曰君忍殺立名專
利不厭患禍將及猶送死威温求哀者數四真君不語少頃有黃冠自東
序來告真君曰尹雖不德亦天子亞卿宜少垂喻真君令黃冠揖温升堂
設小榻與坐黃冠復曰尹固有罪然真君變服塵遊俗士焉識白龍魚服
見困豫且幸審思之真君乃謂温曰君為國大臣當視民如子懾之以威
不若懷之以仁使民畏不若使民愛也君其改圖庶幾可以轉禍為福不
然君不免矣良久又曰此間亦非汝淹久之所温遂起拜謝而出然不能
改其非明年竟以獄繫醫官韓宗紹等全家受賄而死

嘉言

（書）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于天○申
嚴百刑斬伐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輕其罰者考有什死
深宅街刀都市豈非無功於民有害於人者乎○凡為人臣者莫不務崇理
義以輔太平而乃長刑罰以虧仁德不忠莫大焉○刑戮所加一有濫謬
傷和氣損陰德莫甚焉○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以苛為察以刻為明
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之或興則下有怨
（澤）揭枚良善妄讒無罪其殃十倍災迅無赦○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頭違
聖典倒背法誡○暴虐恣意殺害非法雖復傾財事法無解禍殃○若人
鞭打拷掠閉繫枉法得財生象馬中
（道）逆天地負鬼神冤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危人還
自危枉彼還自枉天堂及地獄一切由心造○酷虐無道死入北方地獄
○取功何如種德居下何如恤人○為官而酷責吏民死後乃墮地獄受
諸衆苦

感應

秦既并蜀使張儀虜巴王而取其地因以巴郡為郡文之巴郡守相伊庭
儀以太守疾攝事郡民張威家奴萬真投井而死鞫威月餘不勝箠楚誣
服曰實威殺而投之蓋萬真先有所犯威嘗撻之不三日真竊其貲欲逃
他所為威所覺真聽度不免乃自盡其命實非威殺之也獄成威之子閨
之以大珠百枚遣人獻於庭儀謂用事者曰汝醫者別日但以小箧作風
藥來雖在客前無但惧也其家甚喜至日俟門獻之庭儀適會客十餘方
具酒肴醫者至且延之坐未酒三行醫起以獻藥為言伊受之方入中堂
旋悔之曰事有不明恐招謗議命出之封題如故伊復命醫者開箧取藥
猶恐事泄分獻衆客翌日以威之狀伏辜卒將大辟威之子行哭於市仰
天呼冤曰還有靈神察地冤抑否梓潼帝君見之夜追庭儀及威之父子
醫者魂魄訊之得情庭儀曰珠實某取之從追箧中之藥乃素所備者珠
方入而易之既受其珠復畏太守知之故不敢易其欵梓潼帝君命鞭庭
儀背二百明日所訊之人寤言皆同方共訝之俄聞庭儀疽發於背號呼
月餘乃死威之家為梓潼帝君立廟一郡之人合從而見敬
客潘逢者為吏有民得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救之後潘常見其民他人即
不見悵悵聞語聲云在陰中給爾須去對之方得脫於冥間潘召人禁呪厭
劾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中門潘問之何不入中門曰我是鬼
門神不與入潘曰爾有罪官法殺爾何相執我終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祭
缴何也鬼曰爾殺我不當於法正當償命但緣爾命未盡是以相隨潘無
奈何乃具與脩書因拔離幽冥如何鬼曰甚善然須親手書云為某甲造
某事依其言即不見矣
秦商鞅事孝公變秦之法步過六尺者有罪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
論囚渭水盡赤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及孝公卒太子虔之徒告
鞅欲謀反發吏捕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鞅曰商君之法
舍人無驗者坐之於是不納鞅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後車
裂以徇家族誅夷遂無噍類
漢王温舒遷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論報至流血十餘里
為中尉善事有勢者雖有姦如山弗犯即無勢視之如奴窮治姦猾大抵
盡糜爛獄中行論無出者數歲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

族自殺其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古有三族令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盡天之報酷虐之人不輕貸矣。

唐來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長史俊臣少詭譎無賴反覆險詖殘忍荒愿舉世無比則天朝羅告諸王貴臣授朝散大夫拜御史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牽之前後坐族者千餘家朝廷累息無交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王弘義侯思止腹心羅告衣冠無問春夏誅斬人不絶時於麗景門內置制獄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者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門言入此門例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等十餘輩繕客經數千言皆有條貫支節張本布置事狀由緒令其黨告之或投匭以聞則天多委俊臣按問俊臣別造枷號為突地吼遭其枷者輪轉於地斯須悶亂又有枷號喘勒坊尾榆不得喘定百脉復有鐵圈籠頭當訊囚圈中下楔其名號數十大略如此囚人無貴賤必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後因敗棄市國人無少長咸怨之競剮其肉斯須而盡遂夷其三族。

漢嚴延年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宣帝時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河南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有府丞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坐怨望誹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墳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

北齊張和思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困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號生羅剎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即悶絶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鎖手脚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便死和思為縣令坐法杖死。

偽蜀御史陳潔性慘毒讞刑定獄嘗以深刻為務十年內斷死千人因避暑竹亭見蛛子懸絲面前以引手接之成大蜘蛛嚙中指撲落階下化為厲鬼云來索命驚訝不已指漸成瘡痛苦十日而死。

晉盧貢永和二年為道州司法參軍性剛強慘毒凡所推詰刑獄鞭笞箠楚人多不堪斃死者衆一日庭前地裂有二鬼舁一大鑊置于庭中發火煎之水已沸湧數人上廳搶貢前煮鑊痛叫聲半日餘乃出置地上諸鬼方去醒後渾身猶如火色如此半年。

宋景相禪師往三教院應供道逢一牛瘡血被體其徒以問師曰此牛昔一獄吏也時有禁囚一十七人吏拷掠無完膚故有此報受此報已死後復入地獄受苦。

宋一士夫居于田間一夕夢其友嘗為詩吏者至其家哭泣求救其詞甚哀既而衣後乃穿出一牛尾不覺驚起家之人所夢亦合方相語未竟忽外報一牛生遂取火視之牛仰首淚下莫不愴然此吏平日侵漁剝削人最多故受此報。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作鐵籠頭鬐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為鳳曬翅獮猴鑽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研骨至碎亦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贓賄流死嶺南臨終時見諸被虐者與之索命元禮驚呼而絶。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者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思止夢一鬼謂曰我昔冡汝屈以孟青相虐今孟青亦來尋汝矣尋坐私畜錦朝堂決殺之。

唐冀州刺史王瑱性酷烈時有勑使至州瑱與使語武強縣尉蘭獎曰日過移就陰處瑱怒令獄典搭之項骨折而死至明日獄典當州門限垂脚坐門扇無故自發打雙脚脛俱折瑱病見獎來自起以酒食求之不許瑱惡之迴面向梁獎在屋梁旬日而死。

偽蜀給事中王允光性嚴刻吏民有犯無貸者及判刑院本院杖直官張進因與宅內小奴子誦大井縣令蒋貽恭詠王給事絶句云厥父元非道邪奴兒光何事太侏儒可中與箇皮裩着擎得天王左脚無奴子記得兩

句時念誦之允光問誰人教汝對云於直官張進允光大怒尋奏進受罪人錢物遂寘極法後允光病寒熱但見張進執火炬燒四體高聲唱索命允光連叱不去痛楚備極數日而終

宋歐陽遇判大理寺有溧陽縣令余紹卿者坐事繫獄罪不當死而遇輙坐以死歸法之日人皆冤之自此行住坐臥見紹卿隨逐不捨心不自安遂詣廬山九天採訪使者觀設三日黃籙醮謝其事初夜分已見紹卿在側心大惡之明旦再投心詞方俯伏間忽被數鬼擒捉擲之殿下流血被體移時而卒

昔眉山主簿高公有子眉郎者甚慧不幸夭死心甚悼之後丁父憂夜寢見二吏召之隨至一官府一人着道服而出熟視之則其父也責曰汝有不公當事還曾知否簿曰何事父曰斷遣逆鋪人不窮其理以直作曲所以天奪汝愛兒眉郎在此則以直為曲禍乃及子矣

唐周興治獄酷虐與來俊臣對推事俊臣別奉進止鞫興興不之知也及同食謂興曰囚多不肯承若為作法興曰甚易也取大甕以火四面炙之令囚入處於其中何事不吐即索大甕以火圍之起謂興曰有內狀勘老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咸即款伏斷死放流嶺南所破人家流者甚多為讎家所殺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信哉

唐杭州富陽獄吏曰凌華骨狀不凡嘗遇施翁相曰能捨吏當為上將軍華為吏酷暴每有縲絏者必扼喉撞心以取賄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將死見皂衫吏齎印而前宣云奉牒取爾以華昔者曾宰劇縣甚著能績後有缺行敗其成功謫官圓扉俟其循省既迷所履犬乖乃心王枕巋然委於庸賤念茲貴骨須有所歸令領海中諸逆諸臣合為上將昔未開資雖壯咸稔宜易之以得人免塊然而安處付司追凌華鑿王枕骨送上仍令所司量事優恤於是皂衫吏引入有綠冠裳若隔簾語曰今日之來德之不脩也見小吏而失祿竊為君子惜焉命左右取鉗鑱俄頃有緇衣豹袖三人執鉗鉅至綠裳賜華酒五杯嗒然而醉惟聞琢其腦聲聲絕而華醉醒復止華於西階以聽命移時有宣言曰亡貴之人理宜捭補量延半紀仍賚十千宣訖綠裳延華升階語曰吾漢朝隱居釣之人也蓋求全身微覩小利既殺之後責受此官位卑職猥殊不快志足下莫嘆失其貴骨此事稍大非獨一人命酒與華對酌別飲數盃冥然無所知既醒宛然在縣床之上捫其腦而骨已亡其俸流賻助凡十千焉後十五年而卒

宋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沉香者浴衣井旁其嫡子墮井妻訟于州以為必沉香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父之無所授聞邢廟師頗從仙人游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荅尋詣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為之衰汗廢食者累日已而彷彿見沉香于前驚怖而卒

宋鄭州人吳仲弓建炎末知桂陽監時湖湘多盜所捕獲者亦有詿誤平民仲弓一切繩以重法入獄者多死及得疾繞項皆生癰疽又之瘡潰喉管皆見如受斬刑者一日命家人作蒸鴨欲食未及而死死之二日司理院推吏忽自語曰官追我證吳知郡公事即死時衡州人劉式為司理親見之

宋秦檜之弟知宣州州之何村有民家私釀酒秦遣巡檢捕之領兵數十輩用夜半圍其家民富族也見夜有兵甲意為凶盜即擊鼓集鄰里合僕奴持梃迎擊之巡檢初無他慮怙然不備并其徒皆見執民以獲盜為功言諸縣縣既知之矣以事誤尉尉度不可以力爭乃輕騎往好謂之曰吾聞汝家獲強盜並與我共之民固不疑也則大喜盡以所執付尉而與其子及孫凡三人同護以往遂赴郡秦乃釋巡檢以下而執何村民三人取麻絙通纏其體自肩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索三人者皆死時秦兄方擅相位無人敢言通判李季懼即丐致仕明年秦暴卒於郡又明年楊愿為守白日見數人驅一囚杻械琅璫至階下一人前曰要何村公案照用楊初至官因不知事緣由所起方審之已不見呼吏告以故吏曰此必秦侍御時富民酒獄也抱成案來楊閱實大駭趣書史端揩錄竟買冥錢十萬同焚之

宋政和初宗室郇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早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

張嘗曰汝以吾為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卽合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郇王王次子士騠妻吳氏王别以妻族也毋止入宰相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以為奇貨卽捕張贲閉封獄府尹劾以誹謗兆與言語切害罪至凌遲處死二法吏得其事曰婦人尚無故殺法安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郇王嬰然不謂至此騠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騠見婦人被血躡屏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奈二法吏不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遊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淋其上旁人言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典來訴于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為上章對曰身為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已有行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還道士寤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

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平虞殿劾之考覈其事加以重法考掠結正入重使爾上聞武帝大怒曰朱貞合死付外決之貞臨刑大罵曰死若無知故同凡士儻其有識當必報之自爾後殿時時見貞來心甚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貞居山上推石壓之月餘日殿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詣闕上謝章其婦於宅暴卒殿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梁上殿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言未訖而屋無故忽崩殿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皆死

宋時有一尉巡歷經由寺宇例皆狼籍到一院見屏除潔淨索浴隨聲應云湯辦矣浴日再到潔淨如前復索湯浴亦應聲云湯辦矣尉嗟賞之後日復來乃見狼籍索湯移時莫得尉嗔曰向來其謹如彼今來其慢如此叱主院僧僧曰昔尉之來某預得夢白衣神人報曰明日相公至洒掃所在將辦湯水今日尉來某不得夢所以狼籍非敢怠也尉察其神承看乃本廳土地卽與僧辭歸廨具章奏上帝曰以某果有相位則神第三回何不亦報某若果無則神不合誣我惑人章未焚尚就寢且夢其神曰竊窺上界祿籍知君有相公分也故按籍以報治下君近領枉法賊殺平人損陰德而司祿籍者稟天命已削去相位幸宜見察勿徒罪我而事章奏且

世人既履富貴之地便謂分定不脩義理殊不知禍福隨時變異以此可見不可不慎

唐交阯郡有獄吏樊光者一日本家日色正午時忽有大風烈雷暴至全家數口幷黃犬俱震驚而死於家庭惟光之妻自外而來不死鄰人問其故光妻曰大風時我亦在家中見一使者將我提於別所有一人又問光妻爾夫主樊光作甚不好事來感如此禍光妻曰近有二人入獄論訟其有理者貧其無理者富我夫於無理者處得賄賂覆其官名人保出還家惟有理者禁收又將有理者每日送到飯食奪與兒男黃狗食之不與囚人食將囚人淹禁餓死我常勸之不從近與樊光送飯去時見有理囚人披髮告天今不數日果有報應

唐獨孤莊為瀛州刺史兇暴深虐州人苦之嘗有盜竊民財事發遂擒莊詰之盜不卽承莊謂曰爾徒兒當自吐實吾當釋爾盜具吐其情實之莊顧左右曰取吾作具來乃一鐵鉤長尺餘甚銛利以繩懸於樹下謂盜曰汝不聞徒兒鉤下死乎令鉤其頷別遣壯士引繩未甚高而鉤已出腮矣其殘虐類若此後為施州刺史得病恍惚於夢中見前所殺之盜引二鬼來錄之至一殿下殿上貴人如王者責曰彼為竊盜罪不應死而汝誑刑殺之為民父母者當如是乎今當令汝反受其毒命左右取鉤如其法鉤之莊痛不勝因叫號而寤未幾頷下患瘡潰爛喉穿而卒

嘉言

箴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汰侈已甚身之災也○奢淫倨慢辭不衆戒○墻陵而高其崩必疾○不脩德禮而專權驕必危亡可翹足而待○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蓄暑而妄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崇侈恣情敗德之本○奢華無道遂至滅亡○驕奢則禍至恐懼則福生○飽肥甘衣輕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訓 誇豪奢侈陵人傲物如是究對無量無邊○起非法想或意多亂想觸

向弗法。所造罪業無量無邊。○僭侈者惡之大者也。

前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不知常。妄作凶。○欲之不止。求之不已。奢僭由斯而起。○咎莫大於僭。小則亡身。大則殘家。○人生驕與侈。有始多無終。○驕奢自恣。長處地獄。○富貴而驕。是禍胎。○奢侈相尚。貪欲無厭。○盈不知止者。天地鬼神之所共讁也。○人若改常。不病即死。

感應

漢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童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激流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奇禽怪獸委積其間。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潮。其中置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重屬。閒備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所覩或以僭侈。戒之廣漢。傲然不從。其家常祀太乙神。一夕假寐。忽見神告之曰。不即斂戢。且禍及。既覺。雖有悔心。終不能從。後竟為有司捕繫被誅。所居園山並沒入官。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

唐宰相王涯奢豪僭分。無與比擬。庭穿一井。合玉為欄。嚴其鎖鑰。天下寶王[illegible]中[illegible]其[illegible]涯[illegible]其他奢侈。大率如此。後被誅。死三年。隣有周忽者。病死。次日復蘇。云至地獄。適見閻王問王涯宰相僭侈事。畢家大小皆在楚毒甚至。無能言其肖貌。後涯家一乳媼聞之。往問焉。無不同者。始信其不誣。

唐張易之之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床。織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蟁之氈。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為席。嘗遨故。貧將隣媼同宴飲為樂。隣媼素崇道法。一夕忽夢道士告曰。阿臧母子僭侈奢傲。惡緩已極。天帝已命亟之。若宜遜迹絕媼。覺以語其子。不半歲。易之被戮。阿臧沒入官為婢而死。

唐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栢。為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以為階砌及地。着吉莫鞾者。行則仰倒。太平公主就其宅觀之。嘆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楚客家畜一犬。十餘年。一日忽衝楚客冠出。為人立。楚客怒曰。畜類敢作妖。僭越犯分。即殺之。犬作人言曰。公亦作妖。僭越犯分。亦即見殺。未幾。韋氏敗。果斬楚客。

唐元載造芸暉堂於私第。芸暉。香草名也。出于闐國。其香遍人。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為屑。以塗其壁。故號芸暉。而更以沉檀為梁棟。飾金銀為戶牖。內設懸藜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其上次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精押。絡以真珠瑟瑟。其精巧之妙。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帥首。即鮫綃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當寒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生。其色隱隱。或不知其帳也。謂載卧內有紫氣。而服玩奢僭。率皆擬於帝王家。芸暉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於白蘋。其花紅而且大。有如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潔菡萏。偉於常者。載因暇日凭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惡之。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即秘不令人說。又有龍髯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精以為柄。刻紅玉以為環鈕。或風雨晦冥。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近。拂之為聲。而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於池潭。則鱗甲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即成瀑布。長三五尺。未嘗輒斷。燒燭而熏之。則焞焞焉若生雲霧。後載被誅。未誅前數日。載夜坐堂中。聞窗外有歎息聲。言曰。一生恣意。窮奢極侈。既極則反。哀哉哀哉。載起視之。闃然無人。乃知為鬼。甚惡之。竟受禍。

唐有一官員山行。至孤絕處。見一酒店。因往買酒。一婦人先收酒錢入內。良久方提酒出。其酒色紅如血。飲之甚美。欲再飲。婦人泣告曰。莫買也。妾在生時侈用無度。好酒無節。故今日受報。每有人買酒。即於妾身上酢出供之。其官員矍然趨出。行數里。逢人問之。曰。此無酒店。愈大怖。蓋陰司顯化以警世。

宋臨安府步軍郭氏女。嫁右軍使李脩武。乾道九年秋。以瘵疾死。經宿復甦。云正昏憒中。為二人呼去。約行三十里。到一酒店。渴甚。嘱二人求小甜買酒。既入。探篋中得數十錢。即有女子持酒出。色赤而氣腥。飲畢問其故。曰。此陰府也。我以生前好奢侈。用物僭越犯分。及嗜酒太過。冥吏醉膏血以償之。適飲者是已。聞之甚恐懼。欲退。女子挽裙見留。曰。既至此。豈宜一杯便去。前途惡境界甚多。倘當自見。乃強再飲。再行過一大橋。橋下有銅

地鐵狗幷罪人充塞備受惱痛少焉見宮殿一區絕壯嚴麗前有判官指曰吏有四五日在且押他回遂過橋二使推墮水邊聞濕厭厭數日忽下床履地若無疾然盡取衣服之屬碎而嚼之無餘頃刻而死

宋臨安徐忠因病忽生一犬尾觀者驚異忠謂妻子曰我坐侈用財物拋棄飲食之過夢入城隍廟令詣曹司供狀自今勿得與人同食惟舐糠耳可急和糠來既至蹲踞而食與犬無少異其妻子為作浮圖佛像供養懺謝罪愆至旬日方死時紹興三十年五月也

嘉言

〔論〕暴得者必暴亡○逆順之理成敗可知賊黨欺天天所不福○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攫金於市者欲心勝而不知有所羞惡求珠於淵者利心專而不顧其溺死

〔經〕切盜之罪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中貧窮不得自在○若有衆生偷竊常住財物穀米飲食衣服乃至一物不與而取者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今身劫剝人衣者死墮寒冰地獄○盜者不與取物竊人財寶死受六畜形償其宿債負○屠剝為務而求壽百齡盜竊居儲而豐財巨億一朝禍盈舉族翻覆巢碎卵長歸萬子泥犁此華言地獄永處無間地獄○取非其有謂之盜欲非其有謂之賊

〔道〕盜天尊大道財物或國王財物或盜親眷鄉閭鄰里財物孤貧老弱之物皆履重罪殃及九玄七祖生遭惡疾死入重泉○寒冰雪山痛心傷骨以報劫盜之罪○竊盜欺濫則身行黠鉄○堪嘆人心毒似蛇誰知天眼轉如車去年妄取東隣物今日還歸北舍家○劫盜迫人於險醫家乘人之危其殺人同是為財罪皆一也

感應

唐壽州毛罕妻興元元年產一子名毛債豬頭象耳驢足魚腮人身既長每以鐵杖自鞭其身持條帚金田掃地謂人曰夙因盜常住錢今故掃地以償也後越州雲門有讚之者曰常住分文不可偷日生萬倍恐難酬豬頭驢腳分明見佛地今生掃未休

宋吉陽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里有像設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蔺庭雍妹因過化中盜取常住物因即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為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樹與語云我盜化中之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為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來往谷外經年漸去

唐長安城西明寺有銅鐘寇亂之後緇徒流離間其寺者數年有貧民利其銅就鎚鑿往竊鑿之日獲一二斤鬻於闤闠如是者經年人皆知之官吏不禁後其家忽失所在市銅者亦訝其不來後官欲徙其鍾於別寺見鍾平墮在閣上及仆之見盜鍾者儼然抱鎚鑿坐於其間即已乾枯矣

唐并州有人解畫會陷北虜突厥可汗遣畫佛像此人時偷綵色恐被搜獲以紙裹塞鼻中血出數斗此人後為僧貞觀中於山東住寺漸患鼻瘡三二年後鼻中生肉甚大如桃膿血狼藉酸疼不已後詣僧衆頭懺悔亦不愈十年始亡

偽蜀金堂縣三學山開照寺夜被群盜劫掠其貲財壓盡寺原有釋迦繡絲袈裟為千載之異物也賊曹全取與其妻拆而易之夫妻當時手指斷節墮落賊曹俱墮尋常賊數千萬

宋沙門道志者比多寶僧也嘗為衆僧專知殿塔自竊帳蓋等寶飾所取甚多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埏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輒驚叫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疾甚刺者稍數傷痍徧體呻呼不能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為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塗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嬰刀鑊已罄之身雅垂哀恕今無復餘物唯衣被氈履或足充一會幷頻請願具為懺悔者偷像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嫗今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照家今可贖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幷設齋懺功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衆僧復為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同學等於昏夜間聞空中有語詳聽即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以來備嬰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無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猶甚言終之後久乃稍歇

宋元嘉年中，東海贛榆人唐文伯，弟好蒱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後病癩，卜者云祟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人，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條，乃盜取之以為腰帶。不盈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四路流膿，如帶之狀。

梁人崔平業，善弓馬，為武士監軍，一生以偷佛像鎔銅為業，賣銅以供酒肉，心無慚懼。年五十，妻子兄弟並亡。平業忽兩手皆發，飢寒而死。

梁時有王鎮惡者，頗聰明而無善心，出言多所非毀，亦為時人所嫌輕。侵佛法，見僧必侮誚，後以鼓鑄為業。時鹿溪寺僧法滿寄銅鐘一口於其鄰舍，未取之間，鎮惡盜以鑄錢。後與法滿對誓，經年重病，而舌彎縮，口不得言。既知負誓，乃舍資鑄鐘贖罪，至死口不得言。

宋僧義孚，青社人，解琴阮，寓於江陵龍興寺，行止詭譎，寺主優容之。俾賫錢帛詣四川寫藏經。或有人偷竊社戶所造藏經出貨，義孚以廉價贖之，其羨財遂為所有。一旦發覺，賣經者斃於枯木下，僧雖免罪，未久得疾，兩脣反引，有似驢口，其熱痛不可忍也。人皆畏見，若是備極而死。同寺有數輩販鬻經像，懼而捨財修功德，以義孚為鑒戒。

宋寶積行者，居台州仙居縣寶積寺，雖小刹而從來規矩整嚴。紹興中，僧圓悟主寺事，邑人陳甲常種蔬菜來鬻，直堂行者慶修竊其一畦。陳妻王氏知之，而不克與競，但仰空詛云：我所失菜直一千二百錢，教你做畜生還我。已而慶修病傷寒，因自汗失音，困乏欲絕。人問所苦，未能言，唯墮淚而已。寮眾以粥飲強灌之，奄奄幾一歲，忽矍然而起，語人曰：向來實不合取陳家菜，遭被設誓，憶昨病瘠時，見黃山公人來云：王大伯叫汝。即以黑衣加我體，大伯者，王氏兄也。遂被驅入其舍，後先有七八人在彼矣。約月餘，復獨挈我至陳園，頓視自身乃成一豬，窘急思歸，而為繫縛，且以糟食餵飼我。數月後，肌膚充腯，持貨于張屠，正得錢千二百，屠施刀猛刺喉下，痛不可忍，大叫一聲，欻如夢覺，自是疾瘳。

宋隗六，鄱陽小民，居城北五里，家甚窮，只為人傭作。淳熙十年夏，與同里史五乘夜入柴氏家盜牛，隗適先至，以短槍刺牛死，柴覺之，持杖來鬪外，隗即逃去，史五續至，遂遭痛箠，歸舍數日而殂。其妻以夫因盜而遇害，不敢聞於官。隗之過無復有知者，自以為得計。踰一歲，隗六母病亡，經夕復生，語其子曰：汝向來同史五謀柴氏牛，史死而汝脫，雖人間不敗露，而陰府須汝對證，汝不可免矣。言畢奄然，又三日隗死。

宋文潞公出判臨安，一日到奔牛堰，堰牛作人言，稱潞公名曰：我與文彥博二十年同僚，今日何面目見之。守堰卒具以稟公，公令牽至，其牛遂倒垂頭下淚，鞭撻不起。潞公曰：此人平生好盜官錢，今日果有此報。乃令宅庫支錢二十千與買料，蓋公盛德不欲言其姓名。

宋潤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曰：官滿，分以與我。胥偽諾之。既代去，卒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悒悒渡揚子江，竟死於維揚。胥得全賄，遂富，告歸治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褰帷而入，即誕子，甚慧，長喜讀書。胥使之就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鬻其產，挈家隨其子至京師。其子調官南下，其貲漸已匱乏，至中途，子病，罄所餘召醫，及維揚而死，未死之夕，胥夢監征出舟登岸去。自是胥無所歸，悒悒旅寓，貧窘無聊而死。

宋時有富室智全禮，仲春脩祀，一室盡醉，暴客王才者，約其徒三人謀劫之。是夜未央，推戶直入，縛全禮男女良賤九人，置於別室，唯全禮之妻與二女共繫之。既取其貲，將亂之。全禮之妻惶懼乞憐，幼女舜華年十五，與其姐舜英抱母而啼。才欲逼之，華罵曰：餓賊犯吾家，張神君未知汝也。語畢，其家司命崔瑄與智之祖禰告急于梓潼帝君，帝君乃遣功曹輔興領陰兵百人治之。縛全禮以下繩皆自解，盡執其賊，翌日告于里正，聞于郡，悉誅之。

昔天竺有傭養一牸牛，日得三升乳。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為奴，偷法食，今生以乳償之，所給有限，不可分外得也。

宋泉之士人有陳芳者，與東庭觀一道士相善。陳一日夢入官府，見庭中閱囚，有吏大聲曰：追到泉州道士陳。視之，乃東庭觀所相善者。又一吏旁持文牘一卷，授道士使讀之。陳不曉其語，獨聞一事，云某年某月某日盜取常住穀若干斛，釀酒傾之。讀徹，吏問曰：是乎。道士辭服，遂取所讀文書包裹之，自項至踵皆徧，推仆于地，一瞬轉化為大水牛。陳驚悟，訪其道士，

正以是夕死

唐定州安嘉縣人王珎能金銀作與寺家造功德得絹五百疋有同作人私費十疋王珎不知此人死後王家有禮事買羊未殺間其羊頻號無數珎已怪之夜繫于柱珎將寢有人扣房門甚急看之無所見珎復臥又聞起看還無所見怪之遂開門臥未瞑見一人云昔日與公同作功德偷十疋絹私用公竟不知今已作羊公將殺之因叩頭乞命珎三懇若言訖出房門即變作羊王珎妹於別所見此人叩頭一如珎所見遂放羊作長生珎及妹家即斷肉食

宋景定辛酉俞杜澗知臨江軍因大水人病涉嘗聞江東界有一渡水漲舟覆溺死十八人梢子亦沉死俞公善行法差一卒持神符及官牒追江神來卒畏謹晝夕懇于水濱忽一白衣老人出云你且去我明日自到官卒歸報至日俞公坐廳等候近晚但覺冷風一陣拂人見一人厖眉皓首身着白云十八人死者前世曾結黨為強賊殺人以一日聚死于水俞公曰梢子又何辜老人曰此人正是賊首也令公但知陽間事不知陰府事皆註定並無差錯

宋嘉興奉賢鄉民王三妻阿徐乾道元年初夏死經夕復生言方病困時見兩箇公人把文符追我云喚汝對事我云尋常家務自係丈夫與兒子管幹我無所預何故來追公人曰須要你去不覺隨出門行一逕陰慘不見天日約十數里到官府往來憧憧喧鬧兩人止我于外先入寫押到狀然後驅至庭下四面垂簾別一吏在前立問云汝何故強占男幼財產我荅言平日不曾干預家事喫素念佛已三十來年只記得阿伯王大與丈夫王三均分祖業伯後去大聖寺出家做行者其一分田園是伯兒子王八典與魏塘鎮孫家將錢賭博非理用過只剩得屋基却是阿徐請俚累年後伯死王八出外未歸夫王三為焚化拋骨冊將屋基還王八造屋除外即無強占聽得簾裏傳聲押王大出對便有一帶枷罪人階下立乃伯也伯向我說我久在陰府不知陽間事子細所以兩次理會今既分曉更不傾爭我問伯何事受苦如此曰我做行者時將緣化施主修造鐘樓錢竊取入己又每日盜打田齋飯歸家所以受罪未脫對訖我乞放田簾內云到這裏既對理明白亦須考其平生善惡見一吏人將簿籍至檢看言此人頗有善功且壽數未盡遂放還

昔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燋爛何因故爾目連荅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

昔一衆生有一鐵丸從身上入從身下出乘虛而行苦痛難忍目連問佛此等何罪今受此苦佛荅目連此人往昔作沙彌子盜衆園中果子七枚死入地獄受無量苦餘業未盡故獲斯罪

昔有一鬼問目連言我一生來常吞熱鐵丸何罪所致目連荅言汝為人時作沙彌子取清淨水作石蜜漿石蜜堅大汝起盜心打取少許大衆未飲汝盜一口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此是華報果在地獄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四十餘里有姓皇甫者居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並皆勤事生業仁慈忠孝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一日母在堂內取六十錢欲令市買且置床上母向舍後遷從外來入堂左右顧視不見人便偷錢將出私用母還覓錢不得不知此兒將去遂合家鞭打大小皆怨後年遷亡托胎本家母猪腹中經由三五月產一豘子至兩歲八月社至賣與遠村社家得錢六百文社官將去至夜遷婦方眠夢猪以鼻觸之乃言曰我是汝夫為取婆六十錢枉及合家浪受苦楚我作猪十倍陪償今賣與社家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有何怨不語男女贖我婦初夢仍未之信復眠又夢猪以鼻觸之婦驚著衣向堂報姑姑已起坐言亦同夢見汝早令兒及遷兄弁持鈔一千二百文求贖其猪母云社官儻不肯放宜倍與價恐天明將殺馳騎急去去舍三十里兒既至彼不云已親恐辱家門但云不須殺今欲贖猪社家不肯吾今祭社時至猪不與君再三慇懃不放兄兒以時迫恐殺之私憑一有識人具述其實後始贖得既得猪已驅向野田兄語猪云汝審是我弟汝可急前還家兒復語猪審是我爺亦宜自前還猪聞此語馳走在前還舍後經多時鄉親並知兒女恥之以此隣相嫌者並以猪譏罵兒女私報猪云爺今不善受此猪身男女出頭不得爺生平與徐賢者交厚爺向徐家兒女送食往彼供爺猪聞此語涕淚馳走向徐家徐家離舍四十里至大業十一年內猪於徐家卒信

知業報不問親疎

唐汾州啓福寺主惠澄染患年吼而終寺僧長寧夜見澄來形色顦顇云為盜用三寶物受苦難言諸罪差輕惟盜用伽藍物為至重願賜救濟寧即為誦經懺罪月餘復來云承利益已得息苦別居一處但未知得脫之日耳

元僧宗輝東溟黃巖人義方右丞妻乃其母也倚勢恃強侵裂先葉靈石寺蓮一冊者得法於龍翔笑隱受宣政院檄住持本寺宗輝據居之又占鴻福安國兩刹一身任三處住持事其常住財盡盜入己恣意為非一夕醉酒睡起眼見靈石伽藍神令鬼卒扼其頸以膝築腰使其跪而亂杖捶之且呼自名云宗輝此回不敢盜常住物已神幸宥我如是三年始卒

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鄰人雞卵燒煨食之後朝村人未起聞外有人扣門呼此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兒曰喚我役者入取衣粮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出村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種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門樓丹素甚嚴兒怪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呵之勿使言因至城北門令小兒前入小兒入閫城門忽閉不見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纔沒踝小兒忽呼叫走趣南門垂至即閉又走趣東西亦皆如是未到則開既至便闔時村人出田採桑男女甚衆皆見此兒在耕田中口似兒啼聲西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旦來如此遊戲不息至日食時採桑者皆歸兒父問曰見吾兒不桑人答曰汝兒在村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外遙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然不見見父而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脛已上血肉燋乾其膝已下烘爛如炙抱歸養療髀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為枯骨鄰里聞之競來問由答見如前諸人看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良因盜卵之罪以至如此

宋福建有官家子專為盜父痛責不改徐詰之乃云盜豈願為但每夜有男子來相招不得已從之父曰今夜若來當告我遂備弩矢待之夜分男子果來門外兒指父父果見其人決弩射之却中其兒胷須臾而死亦其兒為盜之報

隋開皇十六年齊州靈巖寺釋道相恭亡至其府遇勅至菩薩引觀僧獄有榜云衆僧道法迴向京師請靈巖寺領將絹百疋贓一兩頭至京逢通事舍人為靈巖檀越奏請得額不費一錢迴自思此額因我而得應銷三十疋絹乃市絲布香藥等物私用入己當入梁壓地獄迴開即背脈陪還又一牓云人盜僧林杏樹截作梳材等僧道郭拾得殘木一截仍堪作梳直八十錢當墮火燒地獄郭聞說即時承還又牓云沙彌道弘為衆作餅先盜食一鉢當墮鐵丸地獄弘數年口瘡乃為衆設一供以此三十餘人道相七日內十三度死見菩薩指示為盜罪相以語諸人即各陪償獄牓隨滅

隋大業二年相州沙門道明亡同房僧玄緒暮行野外忽見伽藍往投之遇道明不異平生引緒至房緒私怪之至後夜道明起謂緒曰此非常處謹莫過堂去緒潛往見維那唱施粥皆作血色行粥徧諸僧舉身火燃如一食久維那打靜無復若相緒懼還所止道明至緒問之答曰此是地獄吾為盜取僧一束柴煮染忘不陪償當一年受罪褰衣見膝下並焦黑因曰公幸為我買柴百束陪還常住并寫法華經一部可得免苦緒許之歸寺依言為辦齋往尋寺寂無所見

唐高宗顯慶五年西京勝光寺沙門孝贄親姻往來以寺果啖之未幾得嘔血之疾自云每疾作見赤衣使者將往黑林中大風吹散肢節頃之又引向臺觀上一人儀容可畏厲聲責之曰何得盜寺家果飼爾親姻言已而失贄怖懼即詣直償衆僧月餘乃免終嘔血疾不愈

齊僧弘明見一小鬼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曰昔是此寺沙彌當盜帳下食今為鬼墮圊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

唐廣德初臨海縣賊袁鼂陷永嘉郡遇風東漂數千里遥望一山青翠有城雉迴拖就泊因見精舍瑠璃為瓦玳瑁為墻既入房廊不見人唯有胡犬如驢子二十餘枚器物是黃金衾茵皆重錦又有金城碎金成堆賊乃競取其物忽見婦人從金城出長六七尺衣紫錦繡上服紫綃羅裙謂賊曰汝非袁鼂黨耶何於此器物輒敢取之迴視犬子汝謂此為狗非也是龍耳汝等所將之物但恐諸龍嗔怒前引汝船死在須臾宜速還之賊等

各還其物。因問此何處。婦人曰：此是鏡湖山慈心仙人脩道處。汝等無故作賊，不出十日，當有大禍。賊因乞便風還海岸，婦人迴頭處分，俄而風起。群賊揚帆，徑至臨海泊船，上沙塗不得下，為官軍格死。唯婦女六七人獲存。

昔南岳真人赤松子曰：昔有趙成子者，學仙之上也，受吾鍊生五臟上經，乃案而為之。此人還入太陰，求改貌化形。當是時，自放死於玄丘山石室之下。即死，尸一人也。死五六年後，有他人山行，見此尸在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見腹中五臟自生，又香而不爛，如故。以液血纏裹五色之華，瑩然於內。紫胞結絡，交纏於外。彼人乃嘆曰：昔聞五臟可養以至不朽者，今見其人矣。此子將有道而不終，因手披死尸五臟之內，臟中忽見有一白石子在焉。彼人又曰：使汝五臟不朽者，必此五石也。子已失道，可以相與。因探取而仰吞石，石皆以入喉也。彼人別去十餘年，而成子之尸當生之時，彼人先服石子，即日皆飛從口出，如飛蟬之狀，逕還死尸之臟。因此成子已改形而起矣。彼人怖於石飛，心柔意惕，後日故入此山，尋視死尸之狀。彼人既到石室之前，方見成子奮髮偃臥，洞爾靈谷，面有玉光，玄鬢翼澤，指點虛無，神氣眇邈。於是彼人惶震累息，澗於嵓岫之間，林藪之側。成子來呵而問之：子何人哉？今乃忽見成子前有五老公，披錦帶符，手秉羽節，頭建紫冠，是謂空虛。並切齒而歔，言於成子曰：皆盜吞先生五臟之寶石者，今見癩面人也。言訖，彼人面上即生惡瘡，亦有崇而失言，狼俱而歸。比及達家，癩瘡已匝於一門之大小。夫得道之士而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非不欲掩惡人之心，性閉凶愚之耳目也。直欲觀靈驗於八方，示真威以流赫耳。以加吞五帝之神石，靈公之精英，欲盜服以延壽，竊濫以祈長生，不可損也，不可聞也。南岳真人故復書而記之，以祛盜濫之心。

唐杭州餘杭上清觀，田畝沃壤，常住豐贍。見徒恃道，逐姦濫冠，隱欺以私於己。雖教門鈐轄，官中舉明，必厚費金帛以請託於官吏。賄賂既行，多獲藏其罪，掩蔽其惡。由是州吏縣胥相知罔冒，積弊久矣。殿宇摧殘，香燈殘絕，遊客經過，略無投足之所。有識者為之寒心，嫉惡者為之扼腕，固有日矣。

會昌中，隣家產兒五六輩，皆形骸不具，瘖聾瞽躄。歲有白尊師自金華山至，駐留旬日。住持道流因話其事，尊師促令召之。既至，愍然曰：汝何得作此重業，犯負大道，致茲考責耶？謂觀中諸道流曰：此奴婢輩皆是此觀前輩道流，隱欺常住，恣為罪業，不唯祇受此報，方欲更履諸苦，未有解免之期。即次第呼其昔日姓名，一一問之，數輩亦似曉悟先身之罪，啼號嗚咽，悶絕於地。尊師令其家各備香油，為之焚香懺謝，求乞赦宥。常住亦為辦齋食供養。如是三日，尊師冥心靜定，經宿方起，曰：太上有明科，常住法物，供養三寶，備於無窮之世，固不可輒有隱盜侵欺之者，罪及七世，生受荼毒，死履諸苦，或為賤人畜類，以償昔債。雖三元八節天地肆赦，此罪不在可赦之例。吾以愍物之故，適為冒禁上干天府，此輩已得止此一報，即生身得於善處矣。三百句之後，相次有應。此後主持者當為鑒戒，勿履此轍也。月餘，瘖聾瞽躄者相續而死，惟躄者是稍能履，十餘年後乃復如常。白尊師言：此奴罪名稍輕，即當赦免。此奴免之日，諸輩皆釋其幽牢。後果如其言。以此奴乎復能行，為冥中赦宥之期爾。

唐雍州萬年縣閻村，即灞渭之間也。有婦女謝氏，適同縣元氏。有女適姻龍村人來阿照。謝氏永徽末亡。龍朔元年八月，託夢於來氏女曰：我為生時酤酒，小作升方，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為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今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汝寫其女滂泣，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實。女即就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滂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乎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觗觸。見其女來，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即就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後在來家養飼，女常呼為阿孃，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名視，競施錢帛。

宋紹聖中，司戶王良孺死而復甦，言至陰府，見壁間掛斗懸秤。良孺問其吏曰：此將何用？吏曰：低昂銖兩以與人，區細偏合以規利者，皆得罪於此。良孺得生後十日，而族子之用巨秤者，其姦亦如良孺所見，遂折秤不用。

元瑞州新昌縣李九郎者，以不義而富。至元元年間，久大雷電繞其屋，次

早失其平日所用之斗後得之於壙中併秤在焉衆悟壙口如許大乃能入斗其中蓋其家斗秤不公平天故警之。

宋廣東馮孟祥有田數十頃常年發糶用三六九日先一日交錢記簿給照馮孟祥死其子念唐造一雙底斛空其下數寸併作一日發糶兩斛迭用忽忙中人莫能測次年發糶先一日雷電繞其居明日發糶畢雙底斛無內底斛加大焉視之乃木屑續成也馮有怨怒辭迅雷震之眼凸口裂腹脹如甕須臾吐血繼以木屑乃斛板也吐訖而斃。

元瑞州胡宣甫斗斛不平忽有雷火徧室亟拜謝許醮失其斗斛竟不可得胡泯其事里人無知者遂密往撫州道觀酬醮值虔州楊希尹亦在酬醮亦同是日雷火焚其糶米簿及斗斛亦不欲人知故稍遠至是覩也醮畢二人皆出門即死。

宋鬱林有謝秀者衣冠後也善以術籠人上下頗愛之於田井間為騙儈事妄以小量輕秤出債與人必用大器重秤責償自喜其得計行之匪一日也人往往不覺一旦從以僕其手自提升斗諸誑具將入林野才出城東門未數里即雷雨驟興有黑雲追逐一霹靂一聲而謝秀林震死矣屢爽則屢為雷所擊俟其肉潰散乃焚焉腹中得一雷楔也世人昧錐刀間一不顧義理至為鬼所憐猶多不戒且甘於此何哉。

唐蜀郡土薄水淺民生其間率多慧黠有智數多機變巧於求利閭閻之徒雖一錢物皆有贋偽東郭人黎永正本工輪輿厭其作重而貨遲乃改業治斗桶尋又治権衡逾年人有以深斗重秤而為偽者僉取其直而與之其欲減勺為升減合為斗省銖為兩省兩為斤者亦如之永正又能作空中接縫之秤折底隆梁之斗小民不顧報應者以為便日用往往求之一日司察神糾奏有旨以為用之者罔非而作之者尤甚俾所在神祇陽譴而陰理之梓潼帝君乃遣里域神陰產憂撻永正雖悔未悔既以聲名漸彰術者愈衆貧其工直夜以繼日使其目力俱竭以致隳瞽年方四十妻棄而他之二子生而亦盲又以久業於此不欲頓廢既已失明別無生理乃至以手為目揣摩廣狹臆度長短鋸斧釘鎖冒險施用左右五指朝傷暮殘臗血肉乾剛膚未平尋復被害指節零落不能執持行哭於市人既識之皆無恤者饑寒切體如此者三年而死二子相繼以殍。

陳後主時市中震殺一人背有字曰[illegible]得道若李居正識之乃秤斗輕重四字。

昔有一餓鬼言我有鐵丸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秤小斗與重秤大斗取常欲得大利於己侵尅餘人故受此報。

昔杭州王用先家資百萬置大小二斗大小二秤較量出入欺罔侵奪以致富頃未及十年遭禍被刑家財破散子孫作丐。

唐秦蒸者盧州巢縣人也家富開米鋪絲帛之肆常用長尺大斗以買短尺小斗以賣雖日改勸之終不改悔元和四年五月身死冥司考責乃罰為大蛇身長丈餘無目在山林中被諸小蟲日夜嗜食疼痛苦楚無休歇時託夢與其子具說此苦云汝明日於南山二十里林間看我與少水喫廣造功德其子夢覺語之一家悲歎坐以待旦又明徑至城南林中果見大蛇無目被衆蟲嗜食鱗甲血流腥穢一家見之號泣以水於盆飲之飲水欲盡蟒身旛屈若有所告其子廣求救護歷問於人然極宮道士霍太清曰可脩黃籙道場三日懺悔必可濟拔其子即於宮中脩齋三日三夜至第二日見一大蛇在道場中香案之下與林中蛇大小無異忽復不見是夜妻夢見蒸著白衣坐紫雲中謂其妻曰深媿脩此道場已蒙天符釋放前罪併蓋今便生天上更可捨三千貫錢大脩道門功德以收貧病自此子孫不得輕秤小斗短尺狹度欺於平人受無眼衆毒之報此事顯然如影隨形爾非黃籙大齋懺核上達天宮太上有勅天符放赦此罪萬劫不可除吾有金裝刀子留以為驗夢覺果得此刀乃是棺中隨葬之物却往林中不復見大蛇矣

昔有衆生常在雪山寒風所吹皮肉剝裂求死不得求生不得苦毒萬端不可堪忍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攔道作賊剝奪人衣以自資養冬月隆寒褫他凍死劍剝牛羊苦痛難忍以是因緣故獲斯罪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六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七

嘉言

儒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殺有禮禍莫大焉○禍莫大於殺已降○好殺者死之徒也○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為陰德亦莫大於活人

釋 殺為凶虐其惡莫大○脩德福應多殺禍及○衆生相尅以喪其命隨仔所隨自受殃禍○有形之惡好殺者也

道 殺不辜者得不祥焉○殺人取財誅降戮服見殺加怒死有餘戮殃及子孫○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殺人之罪天所不赦不有人禍必有陰誅雖曰殺人適足自殺○殺人而致於枉則死者必不服而陰訟起也

感應

漢李廣為武將不得尚封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秦白起善用兵封為武安君昭王四十七年攻趙殺趙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前後斬虜首又四十五萬後秦復攻趙起稱疾不行昭王怒遷之陰密行至杜郵賜劍自裁起曰我何罪良久曰長平之戰趙卒降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唐尚書蘇瓌少時有人相之云當至尚書位終二品後至尚書三品病亟呼巫覡視之巫云公命盡不可復起瓌因復諭以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實然由作桂府將殺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訴公所司減二年壽以此不至二品瓌夙從桂州有二吏訴縣令瓌為令殺吏乃嗟歎久之而死

唐婁師德充河源軍使以和中破蕃於白羊澗八戰七捷優制褒美從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材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壽當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為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服俄而氣絶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為政得不慎歟

宋隆興初新淦縣丞徐從政者被憲檄充承勘官將宿于吉之境上徐氏家其家前一夕夢神人謂之曰明日有徐侍郎來宿汝家他日位吾州宜善待之至晚果有徐從政者至遂具盛禮相延及回復夢神人謂之曰徐從政此行受人金子枉一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于此徐氏遂不復相接丞深訝之謂初不相識而相待若此及已相識而反無一人出相見乃詢其故拉舂一老父出語以夢中之事丞愧形于色自後常若有人隨其左右及替赴調用舉主改官文字方下而卒于郎中年三十四初傳其死鄉人不之信謂渠方得運郎職清華及聞是事莫不惜其用心之謬而夭折若是

漢王忳字少琳為郿縣令之郿亭夜宿樓上忽見鬼數人內一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進忳以衣與之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官所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口埋在樓下劫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為縣門下游徼忳曰當為汝報之勿妄殺良善也鬼投衣而去忳旦召游徼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並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葬之亭遂清寧

宋永嘉中琅琊諸葛覆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赴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是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敘父亡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奉違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痛何可云喻歔欷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因臥窗下牀上以頭枕窗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其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為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夢託二徐驗之徐道立遏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凶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殺之差人送喪達揚都

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沉於江俘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即廣州都虞候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經甚聰俊諳

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東馬驚走不可制至夜入一莊中遂投莊宿有所衣天淨紗汗衫半臂主人嫗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夫人與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郎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見頃歲製時為燈燼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遺冠之事語之此子蹤舉往歸問母母具以其事對遂告於官官乃擒都虞候繫而詰之所占一詞不謬乃誅之而給其物力令歸渭南

宋宣城水陽村陸陽字義若以醫稱建炎中編脩朱莘老避亂携家南下其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妻為言吾平生氣血劣弱不可以服涼劑今雖病心躁而不作渴盍因避寇驚憂傷飢所致切不可投我以涼藥緝脩嗜酒得渴疾每主藥必以涼為上不必與渠議我有珎珠丹為藥直故丁寧相語陸診脉得傷寒陽證貲小柴胡湯與之服婦人曰香氣類柴胡君且審之我服此則立死陸曰非也丁寧心飲之婦人申言甚切陸竟不變纔下咽吐瀉交作婦人遂委頓呼云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罷而絕後數年溧水李氏子病瘵召陸療之陸至用藥數日未效出從倡家飲酒而索

錢并酒饌於李氏甚急李氏之兄怒叱不與及歸已黃昏乘醉下藥數十粒病者云藥在膈間熱如火又云到腹中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忍自牀顛悖墜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砂皆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至紹興九年陸暴得病日夜呼曰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便去也竟旬日而死

宋羅汝楫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歷官至監察御史附秦檜踰月遷殿中侍御史希檜意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有異志竟誣殺之楫居父喪忽暴死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曰吾政治善姑往祠之甫再拜遽卒于前其從者咸見岳飛擊之故至於死

宋趙廷臣故渝州洞戎詐約諸酋降朝廷乃盡醉而殺之揚言其叛掩為已功而取其財廷臣遂被顯擢一夕夢所殺諸酋謂曰我當為尒子以報尒未幾廷臣生子諗年未三十及第為國子博士忽以狂逆伏法廷臣坐是與其妻女皆分配嶺外而死家財盡入官其報應如此

涼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讖博達多識蒙遜重之魏遣李順封蒙遜為涼王且求曇摩讖蒙遜不與曇摩讖欲入魏數自請行蒙遜亦然大怒遂殺之既而左右見曇摩讖當晝以劒擊蒙遜遂得疾死

唐蜀郡法曹參軍曹惟思當章仇兼瓊之時為西山運糧使甚見委任惟思白事於兼瓊與語畢令還運惟思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瓊請留數日兼瓊大怒叱之令出集衆斬之其妻聞之乘車携二子來與之訣惟思已辮髮束縛兼瓊出臨斬之惟思二子叩頭食土來抱馬足馬為不行兼瓊為之泣下云業已斬矣郡有禪僧道行至高兼瓊每師之禪僧乃見兼瓊曰曹法曹命且盡請不須殺兼瓊乃赦惟思明日使惟思行瀘府長史事賜緋魚袋專知西山轉運事仍許與其妻偕行惟思至瀘州因疾夢一僧告之曰曹惟思一生中負心殺人甚多無分毫善事今冤家債主將至為之柰何惟思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兩子為僧家中錢物衣服盡用施寺仍令家素浪堂前設道場請名僧晝夜誦經禮懺可延百日之命如不能即當死矣惟思曰諸事易耳然苦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

椒醬食之即能飡矣既覺具告其妻妻營之即以兩子為僧又如言置道場轉經且食羊肝遂能飡如是月餘一日晨坐忽見其亡母與其亡姊偕來視之惟思大驚趨走迎候有一鬼子手執絳幡前引升自西階植絳幡其亡姊不言但於幡下舞傲傲不輟其母泣下曰吾兒平生不知罪殺人無數今冤家欲來吾不忍見尒受苦辛故來視尒惟思命饌祭母母食之其姊舞不已竟不交一言母食畢與姊皆去惟思疾轉甚於是羊肝亦不食常卧道場中覺有二青衣童子一坐其頭一坐其足惟思問之童子不與語而貌甚閑暇口有四牙出於脣外明日食時惟思見所殺人或披頭潰腸斷截手足或斬首流血盛怒而來詬惟思曰逆罪與我同事急乃殺我以滅口我今許于帝故來取汝欲陞階而二童子推之不得進但慢罵日中乃去惟思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來皆為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思所月餘忽失二童子惟思大懼與妻子訣別於是死者大至衆見惟思如被曳狀墜牀下遂卒初惟思為澤州相州判司時養賊徒數十人使所在為盜及事發則殺之以滅口前後殺百餘人故禍及也

唐盧叔敏居緱氏縣即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姪時祐甫初拜相有
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緱氏赴京行李蕭然有驢兩頭載書冊一
奴纔十餘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擎小幞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
甚謹生以童僕小甚利其作侶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
甚知愧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纔明紫衣人與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呼聲
云被紫衣毆擊生曰若奴有過但言必爲科決何得便自擊也言訖見紫
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衣
人在後遂棄驢并靴馳十數步紫衣遂及以刀刺倒與奴同死於嶺上時
緱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於廳事坐冬忽困睡夢生被髮血汚
面目謂曰某已被賊殺矣然此賊今未可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跛左脚曰
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買牛來於此過入
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即賊也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日果有府牒至
令捕賊河南尹於生書帙中得崔相手札捕賊益急而蹤跡不能得至明
年七月末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潛伏弓矢於西郭門外鄭君自
領徒往伏於路側至曉果有人驅牛自西來後白牛跛脚行遲一人驅之
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者遂擒之并得其黨六七人驅跛牛者即殺盧生
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於某有恩某見其囊中書謂是綾綺遂劫殺之
及開視乃非也唯得絹兩段耳自是以來常彷彿見此郎君在側如未露
尚欲歸死今就執豈敢隱乎因具陳本末與其徒皆戮於市

五代時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粗暴簡略於刑獄尤不留意枉
濫殺人人多怨之一夕押衙覃隲夢與友人胡鉞同至一官署見卒數人
押劉入廳前身被杻械又有五人與劉對辨喋喋往復劉有屈服之詞又
兩方退於行廊下見進飲食者皆是鮮血因問傍人荅曰劉公枉殺此人
故被訴寃追逮至此又問可得免乎荅曰彼枉殺人理當相報何可免也
及寤亟見鉞言之鉞夢亦同因大駭異祕之不敢泄時劉尚無恙然亦皆
憒異常日人盡怪訝未幾果暴死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權於司士宅住此宅舊有鬼怪宋知
之每夕誦經一夕忽見婦人立於戶外宋問爾非鬼耶曰然又問幽明理
殊當不宜見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婦人便悲泣曰然身是前司士妻司士
奉使其弟見逼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氊裹屍投於堂西北溷廁中不勝
穢漬人來多欲陳訴俗人怯懦見即心懼所以幽憤不達凶惡驟聞執事
以持念爲功當大庇含識願垂哀憫宋云初官位卑不能獨救明日當白
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其事於是掘地及溷不獲其屍其夕婦人又至
問何以不獲荅云西北只校一尺明當求之以終惠也依其言果獲之氊
內但餘骨在再爲洗濯移於別所是夜鬼又來拜謝歡喜謂曰垂惠過深
難以上荅雖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難養小者能繼且有榮位
兼言宋後數政官祿又云無以報使君宋見府君且叙所論府君令問已
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荅云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
別駕事皆有驗初宋問身既被殺何以不報荅曰此人今爲宣城令不仁
不義之事已訴於天更三年當受重刑死入地獄受諸楚毒永刼爲畜生
宋後四年過宣城問其前令果以去年得罪被戮

唐裴炎拜侍中時裴行儉破突厥有功炎沮之乃斬降虜伏念等五十人
後炎親見伏念等來曰爾殺我我今假手於人以報爾未幾爲徐敬業所
斬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遂殺孔父而取其妻
唐武公業有妾曰非烟纖穠容冶隣人趙象從墻窺見而悅之乃乘公業
直宿遂越牆而通焉公業覺之撻非烟至死二子之愚甚矣不旋踵間華
父受禍趙象坐是迯于江浙間常見非烟隨之亦亡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者嘗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塊隨氣上下攻擊臟腑伏
枕逾月一夕其物逆上觸心遂死數刻方寤謂所親曰初死見鬼使自稱
丁郢手執符牒云奉城隍命來追其即隨去行十餘里始到城隍廟聞有
人云王君在世頗聞脩行未合身亡何遽至此及見城隍告曰其未合死
且乞放歸城隍命左右檢簿畢曰猶有五年且放去遂活至五更腹內物
又上觸心死而復活云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解其妻問奴何
人也簡易曰某舊所使童僕年在妙齡偶因約束遂至斃今腹中物塊乃
小奴爲祟也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荷大鐵枷著青布衫手足械繫冥司

勸其非禮殺人事甚急妻遂詰云小奴廊下何敢如此蔺易曰世間即有貴賤冥司實無貴賤妻又問陰間何罪至重蔺易曰殺人為重切宜戒慎言訖而卒

唐王鐸為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且於楊全玖有舊乃避地浮陽與其幕客偕行皆中朝士子又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謀於其父之客客有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遣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妾而還賓客皆遇害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誕如此後軍亂彥禎父子見鐸等乘馬出入軍中迷惑不知所為遂為亂軍所殺

宋江南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至一殿庭忽見唐先主械繫甚嚴容民驚問曰主何至此曰吾為宋齊丘所譖殺和州降者千餘人坐是冤訴故囚此爾既得還可詔嗣君凡寺觀鳴鐘當延之吾受苦唯聞鐘則暫息或能為作一鐘尤善吾在位嘗與于闐國交聘彼遺吾一玉天王像吾

嘗置於髻後藏於瓦棺寺佛左膝人無知者爾以此事為驗民既還家具白其事主親詣瓦棺剖佛膝得之感泣遂造一鐘於清涼寺以王像建塔藏于鍾山

宋元嘉中有李龍等夜行劫掠時丹陽陶繼之為秣陵令捕獲龍等詰問之詞連大樂伎盜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就人作樂陶不詳審為作款列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并諸劫十人斬之於郡門外此伎辯惠多藝有聲譽將死之際曰我雖賤隸未嘗為盜陶令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當陳訴因彈琵琶數曲而後就死眾知其枉莫不灑泣經月餘陶夢伎至案前曰昔枉見殺實所不分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便躍入陶口落腹中陶即驚寤忽倒絕若風癲狀良久蘇醒有時復發發即夭矯頭反著背四日而亡

晉河間張麤從曠二人相善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遊鍾嶺坐飲山椒麤酒酣失性斬曠曠是夜託夢於母自陳為麤所殺投屍澗中脫裳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得當令裳飛起以示處也明日求之果如所夢於是告官追捕麤知事露將謀叛逸始出門見曠執雙刀來刺其面不得去遂逮繫伏誅

晉山陰縣令石密嘗為御史誣奏殺句容縣令萬默默臨刑曰我無罪而子枉殺我幽冥之中我將圖報也言訖就死一日密忽見默持刀來令左右急衛已捍避之際倉卒而死

涼西城校尉張頎素與趙倫不相能誣搆殺之倫臨死曰我為鬼而有知不捨爾也後頎夜見白狗以劍斫之不中頎忽僵仆不能起左右見倫在側頎遂絕

昔支法存者本胡人生長廣州善醫術家鉅富有八尺毾㲪作百種形像光彩耀目又有沉香八尺床居常芬馥王譚為廣州刺史長子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將王譚貪虐無道遂誣法存豪縱不法殺之而取其財法存死後嘗現形府合數閤下鼓似若稱冤如此經月譚得病恒見法存在左右遂死劭之還至揚都亦亡

唐周仁軌京兆萬年人孝和皇后韋氏母黨累遷金吾大將軍并州長史

殘酷好殺一日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辭血流如新斷者仁軌令人送去州南二十餘里外數日後復使人視之尚在時盛暑而肉不變人咸怪之其月孝和崩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斫之仁軌舉辭承刃辭斷墮地與比見者無異人馳騎往前委辭處視之一無所見

宋寇萊公買一妾名蒨桃公遷雷州妾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為侍兒所媢妾往戕之失於詳審娠已數月一戕而殺二人此妾所以受譴令復輪迴至此也

宋建康遊奕軍將李進健勇有力為隊長年纔三十染時氣得熱疾主將命醫職張文寶療之張素不精此技徒欲藉軍中聲勢用藥有誤遂至死一日李忽附幼女曰張文寶用藥殺我我今還魂其妻奔告統制統制遣一校率匠發塚破棺屍已朽穢自是張日夕見李在側不兩月而死

宋張超素與翟頎不和元嘉中頎為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金鄉令解職還家入山伐材翟兒子銅烏持弓矢將酒殽就山貺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我對無緣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

實不殺爾，爾枉橫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晉庾宏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載米餉家，遣劫，被殺，屍流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得髑髏屑服之即差。欣方索之，隣婦楊氏見無患屍，因斷頭與之。欣燒去皮肉，三日夜不焦，眼目張甚。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骨屑停在喉中，經三日而卒。尋而楊氏得疾，通身洪腫，形如牛馬，恍惚見無患頭來齧之。楊氏以語兒，臨終尤甚。夫死者尚不可害之，況生者乎。

宋劉毅為撫軍將軍、荊州刺史，到州，即收牧牛寺主，謂其匿桓玄家兒為沙彌，并四道人皆殺之。夜夢此僧來云：君枉見殺，已訴於天，今不得久矣。因遂得疾，不食，日彌羸瘦。初毅發揚都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征之。毅敗，單騎夜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枉殺吾師，何宜來此。亡師嘗有靈語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歎息出寺，後岡上就大樹縊而死。

北齊翟陽太守張善，苛酷貪婪，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儁就郡治之。贓賄狼藉，罪應死。善於獄中使人誣輝儁受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命尚書左丞盧斐覆之。斐希旨成其罪，奏報於州市斬之。輝儁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爾所具知。今日之事，可復如何。辦紙百番，筆兩管，墨一鋌，以隨我屍。若有靈，當報之。令史如其言，殯葬畢，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叩頭云：魏公寬我。不旬日而死。纔及兩月，盧斐坐讒駁魏史，文帝杖殺之。左右或見輝儁捽之而去。

北齊真子融嘗為并陘關檢租使，以贓汙被劾。齊主欲窮治，乃付并州祭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輝共劾之。子融共在赦前，法瑗抑為赦後。哀訴不得免，乃曰：若不得報，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夜夢子融來迫之，遂無病而死。經一年，蔡輝臥病，膚肉爛落都盡，後百許日始亡。

五代梁與唐相持河上，有偏將侯溫，甚驍勇。賀瓌為梁將，專刺忌，刻以事害之。其後瓌寢疾，左右時聞其呼侯九，頗有祈請之詞，深自尅責。有侍者見一丈夫自壁間出，曳瓌於地。侍者驚呼，左右皆至，公已死矣。

梁孟少卿為南津校尉，時有曲阿人姓弘者，客湘州數年，嘗得一栰，可長千步，材木壯麗。還至南津之次，少卿利其所有，誣以他罪，寘于重法，沒入之。弘氏臨刑之日，謂其妻子曰：可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死後踰月，少卿方坐，忽見弘氏來，初猶避捍，後乃款服，但言乞恩，遂歐血而死。凡諸預此事者，皆以次殂歿。

梁韋破虜為廬陵王公府舍人，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蓋卿亦充使。破虜發遣誡敕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違誤得罪。破虜恐懼，不敢引愆，但誑蓋卿云：當自分雪，無勞訴也。數日之間，遂斬于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斂。後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蓋卿持頭而來，將一盆蒜齏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獲已服之，因此得疾，未幾而卒。

梁杜嶷任荊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言貌兼美，寵愛特深。妾得其父書，有所求請，倚簾讀之。嶷自外還，而妾自以新來，恥以聞嶷，因嚼吞之。嶷謂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書。妾氣未絕，而書已出。嶷看訖，歎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是夜見妾訴冤，嶷旬日遂死。

梁廬陵王蕭續為荊州刺史，時有武寧太守張延康，甚便弓馬，得代將還。王欲留之，延康貪進，不肯留。王遂尋其為郡時罪，繫獄，發使奏之，意望朝廷委之行決。梁主素識延康，且疑不實，乃勅送都。王既懷恨，又懼延康申雪得罪，先使獄卒紿之曰：聞王欲殺君，何不拔身還都自理。若能去，當為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遊軍設伏，刺延康於城下，乃表云延康叛獄格戰而死。又有枝江縣令吳某，將還揚州，王留之不可，遂使人於道擊殺之，舉家數十口並沉溺。後四年，王得病，日夜常見張、吳二人，王但曰：寬我寬我。少時而薨。

唐牛肅之舅，為晉陽縣尉。有人殺其妾，妾將死，言曰：吾無罪，為爾所殺，吾死當為毒蛇猛獸以報爾。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外，呼其母曰：適夢為虎所嚙至死，覺而心悸甚，驚惡，故啓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爾何憂。然爾夜來未飯，牛可亟飯之。其人出閤中，見物似牛之脫，前執之，乃虎也，遂為所噬而死。人皆以為亡妾之報。

昔廬陵有法曹吏，忘其姓名，嘗劾一僧，曲致其死，具獄上州。是日，其妻女在家方紉縫，忽見二卒手執文書自廚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夫妻女皆驚悸流汗。出視其門，扃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

恐明日將竊取其棨已無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方祈謝不可旬月竟死。

唐太傅邠國公杜悰節制江陵時黔南廉使秦匡謀以蠻寇大舉力寡不敵奔悰求援既謁見悰怒其不趍庭使吏讓之曰爾鳳翔一民也悰兩為鳳翔節度使爾令雖認桑梓耶匡謀報曰其雖家世岐下然少離鄉土及太傅擁節時已忝分符實不曾趍走台階此時況在荆南若論桑梓恐非儀也悰怒命縶之發函與韋相保衡云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韋以悰國之元臣無素有恩遂奏請依悰處置勅既降悰乃親臨斬之匡謀將就戮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為冤枉無狀奈伸訴已不及但多燒紙筆當於泉下理之爾及臨刑觀者雲集揮刃之際悰大驚駭得疾遂舁而返俄有旋風暴起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夜獄吏發狂自呼姓名叱責曰吾已患若錢帛非少奚復隱吾受用諸物遂自撲而殞悰晝見匡謀來迫之踰月遂死將歸葬洛陽為東身櫬函而即路主吏覺函短將斂之夕難於改易遂厚賂陰陽者紿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凶就木之際吾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避於別室及舉屍就斂函果短遂蹈胸折項而斂焉然有知者及歸長子無疾亦死其報之速如此。

唐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時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而易主矣韋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禱之白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推勘捶楚特甚遂誣服前後決三百餘下投之井以死死之日韋女見妾來取命不出三日遂亡。

宋劉存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基為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為左右所譖乃構成其罪白使府請殺之使府疑其冤使送揚都存遂縊之死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見生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笑曰吾獲報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表兄馬鄴為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鄴鄴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得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祭而焚之數日存敗死。

宋乾德中僞蜀御史李龜禎久居憲職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見曾所按殺十餘人攜頭披髮呼屈稱冤漸來相逼龜禎惝懼旋馬徑歸誡其子曰以吾為刑官清慎畏懼猶有枉濫爾曹誡之自此得疾遂亡。

唐晉州刺史柳渙外孫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風竇凝將聘焉行媒備禮而凝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禮凝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揚舲下至車道口宿是夜妾產二女凝因其困羸縶之實沙於腹與女俱沉於水既而還汴給崔氏曰妾已遣矣遂擇日成親後十五年崔氏產男女數人男皆不育女二人各長成永泰二年四月忽机上有書一函開視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爾枉魂事發近在期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參軍崔延幼女可嫁前開封尉李駟並良偶也凝不信謂妻曰此狐狸之變不可徵也更旬日於室內復得一書言吾前已示爾危亡之兆爾何顛倒之甚也凝尚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言詞哀切曰禍起旦夕凝方倉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雖秘之而心實憚五月十六日午時忽聞叩門聲甚急凝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殺妾盛粧前拜曰別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內隱匿鬼踵至庭崔氏驚問之乃斂容自叙曰某是竇凝妾凝欲娶娘子時殺妾於車道口并二女同盡妾無負凝而凝殺妾凝若娶妻妾自斂跡奈何忍害性命妾訴諸嶽瀆怨氣上聞上帝降鑒許妾復讎故來取凝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泣請以功德贖罪鬼厲聲曰凝以命還命足矣乃罵凝曰天網不漏何用狐伏鼠竄便升堂擒凝而嚙咬指擦宛轉楚毒竟日而去曰未令即死且受吾毒每日輒至嚙齧肢體形貌變態不常并持其二女不堪其苦時有僧曇亮善持咒凝請之置壇內闈須臾鬼至階僧諫之曰鬼道不合干人何至是耶吾名金剛立糜碎汝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義隱賊凝不非理殺妾妾豈干人上命照臨許妾報凝金剛豈私殺負冤者言訖登階擒凝如初後崔氏李氏聘女適婦鬼亦不追曰吾縛爾足豈能逃哉凝中鬼毒發狂自食肢體入水火啖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二女亦亡。

昔鄂州有小將爲都本田家子既貴欲易其妻因與婦寧殺之於路并殺其隨行婢棄屍江畔奔告其家號哭云為盗所殺人不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賣花婦人酷似其所殺婢既近乃真是見之再拜因問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為賊所擊幸而不死既蘇得賈人船寓

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貴花給食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引至一曲巷中指貧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頃之其妻出相見悲涕備述艱苦都亦悅然莫測也俄而延入內室設酒饌從者亦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覘之寂然無聲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血流滿地問其隣云此宅久無人居矣駭異久之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師與一軍使女有私因竊以逃軍使覺之以聞詔萬年縣尉專往捕乘遞日行數驛得其踪武自鞏縣方顧船而下懼不免乃醉其女子解琵琶絃縊殺之沉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武船無跡乃已及武為節度時得疾甚忽有一道士至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武異之及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升堂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冤家在側何不悔謝武怒不荅道士又曰公試思當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曰無之道士曰適在階前冤死者見某披訴某初謂是山精木魅遂加呵責他云被公枉殺已得請矣故來報公乃一女子年纔十六七項有物一條如樂器之絃公何言無武大悟叩頭請解道士曰彼即欲面

見公公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徹去餘物焚香昇武於堂門內令清心具衫笏留一小童侍側東偏閣內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噀又以柳枝蘸水灑地却坐瞑目叩齒須臾閣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有女子被髮褰簾而出項上有琵琶絃結于咽下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武再拜武驚慚甚反袂掩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之從行雖是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其於他所尚可何忍見殺武愧謝請以經功贖免道士亦為之請女子曰吾訴于帝三十年今始得報期以明晚言畢出至閤門而滅道士亦謝去明日武遂卒

唐建陽縣錄事陳勳性剛狷不容物為縣吏十人共搆其罪竟至棄市明年死日家為設祭妻哭畢歎於靈前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夢勳曰聞卿言大悟然公署不可卒入明日卿為我入縣訴枉吾當隨卿報之明日妻如言出門見勳仗劒從之至縣遇一讎吏於橋上勳以劒擊其首吏即顛仆而死既入門勳徑至曹署以次擊之衆不能見而中者皆死後其鄉人嘗見之遂為立廟

唐張易之兄弟豪橫特甚昌期嘗於萬年縣街中見少婦婿抱兒相逐昌期以鞭撥其頭巾婦罵之昌期謂奴曰橫駁將來婿投匭三四狀皆不出昌期捕之送萬年縣誣以他罪杖殺之後昌期常見此人來索命曰吾已訴於天矣未幾果被殺

唐侍御史郭霸嘗攝殺宋州三百人驟得五品經月病甚同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矣有鬼數百隨之徧體流血攘袂切齒皆云不相放郭公其死矣乎一夕霸忽以刀子自刺而死時自春大旱至霸死而雨武后問司勳郎中張元一曰外有何事荅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慶郭霸死三慶其見憎如此

唐侍御史萬國俊殘忍好殺嘗奏誅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臺出至天津橋南有鬼滿路遮截不得前惟連聲呼云緩我緩我俄而舌出數寸徧身青腫舁至宅夜半而卒

唐王悅為唐昌令嘗枉殺李錄事李既死長子忽作靈語云王悅不道枉殺余余必報其厲經數日悅晝坐廳事忽被拳擊其腰驚頓無人既

昏擊處腫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擊王悅正中要害處即當殺之悅病甚不能愈求醫於蜀亦不效將死之前日李之男又言曰可造數人饌吾與客至蜀錄王悅食畢當行明日聞悅死腫潰處正當右腎即李之所為也

唐御史中丞杜式方為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叛奉詔討捕續命郎中裴某招撫裴令桂州押衙樂生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招令復業樂生儒者有氣誼賊帥黃少卿大喜留宴悅樂生佩刀請之樂生雖自愛然念欲招懷之不欲逆其意遂解以贈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歸副將與生不相能誣生以軍中虛實告賊帥故贈女口裴大怒生具言本末辭色頗厲裴愈怒囚之賓州獄移書式方厚誣之請必加刑式方不得已將寘於法然亦心知其冤樂生亦有狀具言其冤式方令侍牒追之面約使者曰彼欲逃避爾慎勿禁且以吾意語之使者至傳式方意生曰我無罪何逃若逃是有罪也既至式方召入問之生具述本意式方乃以制使牒示之曰非不知公冤然無可奈何不能相救遂令推訊生問推者曰中

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意抑衙不得免矣。生曰。中丞意如此。吾何言。遂誣服。式方頗甚憫惻。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託。公有男歆何職。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贈錢百千為葬具。生又曰。某自分死。必不逃逸。請去桎梏。沐浴見妻子。囑家事。式方皆從之。至時。式方乃登州南門與之訣。生巾櫛拜啓曰。某今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無。中丞為制使所迫耳。式方灑泣。令厚致酒饌。食訖。召妻子與別。問曰。買得棺未。可併具紙筆。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便往賓州取副將某。及明年四月。殺制使裴郎中。因舉頭見執刀者。謂曰。我雖分死。爾慎無折我頸。若折之。我死即當殺爾。其人不信。以常法拉其頸殺之。忽驚蹷仆地死。數日後。賓州報副將以其日黃昏時暴得心痛而死。裴至明年四月亦卒。其年十月。式方於毬場宴。勅使怨語曰。樂某汝今何來。我亦無過。索酒瀝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殺汝。亦我之罪。遂瘖不能語。舁到州。及夜而殂。而桂州城南門外樂生死處。方圓丈餘。竟無草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少有膂力。使氣好俠。常與輕薄兒遊。年二十餘。方讀書學詩。頗為人所稱道。累官至深州錄事參軍。生善談笑。美風儀。兼謹明幹。太守重之。時王武俊為成德軍帥。不顧法度。郡守畏之。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事之甚謹。盛宴于堂。慮有以酒忤之者。不敢招一客。士真大悅。至暮。令守召賓。圖盡懽於夕。守以李生為言。遂命之。生入。見趍拜甚恭。而士真之色甚怒。既命之坐。士真益怒。瞪目攘腕。守懼。莫知所為。顧生。靦然汗下。不能持杯。有頃。士真命左右縛李生。繫獄。士真復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守潛使人於獄中詢李生。生悲泣曰。嘗聞有見世之報。吾信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好與俠士行劫。常往來太行山。一日遇一少年。鞭駿騾。負二巨囊。來時已昏黑。吾利其資。遂擠之萬仞崖下。驅騾以去。得繒綺百餘。自此家給。遂改行讀書。仕至此。於今二十七年矣。昨夕見王公貌。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慙惕。自知死在朝夕。為我謝使君。敢以身後為託。頃之。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就獄中取李生首來。士真熟視而笑。已而又與太守飲酒。酣。太守從容請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即忿激于心。不可制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所以然也。及罷。太守密問其年。曰。二十有七年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是歲。異之。遂厚葬李生。

五代時。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懷武以捕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鉅萬。第宅聲妓。雄冠一時。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私養十餘輩。人呼為狗。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販賣屠兒。皆其狗也。民間隱事。罔不知之。又有散在郡邑。及勳貴家。皆執賤役。公私動靜。無不立聞。是以人懷疑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凡有與己不叶。及積金藏鏹之家。皆捕殺之。寃枉之聲。盈于衢巷。晚年其家常見有鬼數百爭來索命。其勢甚惡。及郭崇韜入蜀。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百餘口。少長皆被戮。人皆快之。

五代時。華陽縣吏郝溥。因追欠稅戶。街判司勾禮禮遣婢赴縣。囑溥勿留禁。且寬租期。溥不從。禁其婢翌足而放之。禮由是恨溥。明年縣司分擘百姓張瓊家業。郝溥取錢二亂。瓊訴之。街判司追勘。勾禮大笑曰。溥來也。莫望活。令司吏汝勳。搆成其罪殺之。不數月。汝勳見溥來索命。遂暴卒。勾禮一旦忽見溥。升堂羅拽。毆擊。因患背瘡而死。

宋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濼劫賊五百來降。居厚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禳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拱復生。曰。適到陰司。主者責曰。汝為儒者。乃敢為人誑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杻縶聯貫。極為枯瘠。又見二鬼持一桶血。自頭澆灌。流即大呼。左右掣如顛絕狀。既蘇。復澆。既澆。復絕。片時之間。如是數四。遂告拱曰。子歸。即語吾夫人。令急救我。我在此。極是理會鄆州一事耳。然則誅降戮服。其可為乎。

宋林廣。神宗時以討瀘蠻功。拜衛州防禦使。廣為人有風義。輕財好施。通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損益八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選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夏主秉常母梁氏將內侮。論中國將帥。獨畏廣。然在瀘以勅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逮被惡疾死。方疾時。彷彿見

所殺者羅立于前曰請償我命廣竟至不起

唐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為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劈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以他事杖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萬保卭崍關偃膂力絶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隨擊筋漲擁腫初無痕跡恃其力悉衆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黄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左右咸無見者故竟死於陣中

宋蜀州江源縣村甿王感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為侶據益州授儀鸞使部領子弟百餘人虜掠婦女剽刼財帛殺人不知紀極驅迫在城貧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因掘得一處古藏銀皆笏鋌金若罌甀珠玉器血之屬皆是古製尋將指引者殺之負其金帛三十餘擔往江源山窖埋之同埋者尋亦殺之恐洩于外也城中貨金銀魏氏子婦被虜在於賊所不知音耗其夫嘗募人訪于卭蜀之境寂無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家

其夫及弟謝元穎者將金帛購之二人亦沉於江中八月大軍收蜀此賊歸明衣錦袍銀帶入城見者無不切齒先是歸明者例發遣赴闕賊遂棄袍帶迯歸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處數日火烟如窯遂潛往掘看悉皆空矣驚愕之際官軍捕獲入城遂寘于法嗚呼殺人取財冤毒滋多不為已用身遭屠戮尚來火烟起處金寶已空常聞金寶藏於地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此得非化去耶冤神匿之耶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滎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有子策名京都授吉州泰和縣尉其母戀故產不之官為子娶太原王氏女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乃謀賃舟而去僕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傭價極廉僕與商量亦恐穩便遂擇發日崔與王氏及婢僕列拜堂下泣別登舟不數程晚臨野岸舟人素窺其槖囊伺崔尉不意遽推落于深潭佯為拯溺之勢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慟孫以刃示之皆惶懼無敢喘息是夜逼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于江夏後王氏生男舟人養為已子極愛焉其母亦竊誨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

州訝久不得消息積望數年天下離亂人多飄流崔母分與子永隔矣後二十年孫氏因崔財致大富其子年十八學業大進遣入京赴舉此子西上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一莊門扣開寄宿主人容之舍於廳中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又伺其言語行步皆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入升堂與之語話悉如其子問之乃孫氏其母又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違長者之意遂諾之明日母見此子告去遂發聲慟哭謂此子曰郎君勿驚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因授官遠方遂絶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貌絶類吾子不覺悲慟耳郎君西去迴日必須相過老獨心孤見郎君如已子也亦有奉贈努力早歸此子至春應舉不利却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忻然遂留停歇數日臨行贈貲糧兼與衣一副曰此是吾子衣服去日為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故以奉贈號哭而別云他時過此亦須下顧此子歸家亦不為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

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言此衣乃是吾與爾父所製初熨之時誤遺火所爇爾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以為念比為爾幼小恐伸理不達豈期今日伸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冤推問果實孫氏伏誅而其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

五代湖南帥馬希聲在位多縱率有賈客沈甲者常來往番禺間廣帥優待之令於北中求寶帶甲於洛汴間市得玉帶一條乃奇貨也迴由湘潭希聲竊知之召甲詣衙賜以酒食拉夜放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湘人具聞莫不嗟惘爾後常見此客為祟或在屋脊或據欄檻不常厥處未幾希聲暴卒其弟希範嗣立乃以玉帶還廣人

宋福州阮教授為胡侍郎館客累年不歸胡曰君在此日久俟消吉當以一婢為侍阮但感謝忽婢知主意乘間尋阮曰此月十五夜侍郎大會賓客汝勿飲酒我房門路邊亮籬若遇彼處咳唾數聲俟有好音及夜阮歸失約里有張十七者負米去碓小憩其下偶咳唾數聲婢疑阮至拋下黄白二大袋張為之驚喜不知所來拾而歸之後婢歸阮問及黄白之事阮

愕然不知其由。此婢厭厭不得志。遂致非命。阮亦自殞其身。事付忘言。自後張生曰富安妻云子。其子與阮教授絶類。或有人指之曰此阮秀才也。陽溪有李辛四郎者。嘗以此事諭之。張生恃其財勢。詣有司以別事告之。辛四郎坐獄。遂至喪命。李妻不甘其事。往陳王祠咒之。一日張氏子歸自門首。見大蛇口吐火𦦨。當門盤屈。就驚仆在地。語其妻曰。李辛四郎妻咒我。我將死矣。言訖而卒。自後此人仍復貧乏。

宋溫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還俗。居東山。因泛海往山東。為偽齊所拘。脱身由陸路將歸。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乘白馬者或袍挾弓矢者。乃殺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王乞命。若笑則可生。怒則死。緣汝累世曾殺他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陂中。果見一人乘馬。究如昨夢所言。即拜呼搜山大王乞命。其人笑而去。遂得脱。後歸鄉。亟命工繪其像祀之。

宋軍將劉璠性強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之。搆其謀叛。詔殺於海陵市。璠將死。與監刑者曰。為我語諸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

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汝識此聲否。乃劉璠也。立命酒食祭而謝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黝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為仁規所親說之。其人撫膺歎曰。仁規必死。此人即劉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云

宋御史中丞衛公有妹。為性剛戾毒惡。婢僕多被鞭笞以死。後忽得熱疾六七日。自云不欲見人。常獨閉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叫怒。經十餘日。忽聞屋中琵琶有聲。潜窺之。升堂便覺腥臊毒氣。開牖已見變為大蛇。長丈餘。作赤斑色。衣服爪髮散在牀褥。其蛇怒目逐人。家盡驚駭。共送於野。盖性情暴虐所致也。

宋葉伯益為臨川守。以剛猛疾惡布政。豪宗大姓遇惡被罪者。必籍入家貲。甚者汙瀦其室。崇仁縣富民艾大中。資給劫盜。因以起家。既抵法。郡命以牛車竭其魚塘。得人骨頭顱幾百數。又嘗呼兩伍合大木為巨凳。而中實以金銀數千兩。甫訖工。則殺伍以滅口。所為不道。大率皆然。凶禁強獷之狀。足以滅族。時郡縣皆稱慶。後三十年。當紹興辛亥。吳人楊邁深道為守。方寢。夢一吏跽于庭。稱索本州崇仁縣某鄉某里艾大中籍沒案。要照證公事。楊未及答而寤。不知所為。姑取近歲所治獄訟一一驗之。皆無其事。以夢甚明。不能自已。徧詢老吏。乃有知向來本末者。命檢索。經日始得之。擇小吏楷書者繕録。凡數百幅。具香紙併焚之。後楊復夢吏送案還曰。艾大中已罪證明白。陰司發落畜生道去訖。

唐王弘義。衡水人也。少無賴。羅織善人。常遊河北。見老人每年聚邑人作齋。遂告密。殺二百人。授游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密者。差弘義往推。乃索大枷。夾項安仁不承伏。遂於枷上斫安仁死。又捕其男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臾叱下斬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氈褥。遭之者斯須氣絶。嘗於鄉里求傍舍瓜。瓜主悋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令人捕逐。瓜苗蹂踐盡矣。時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有白兔御史。後與來俊臣羅告衣冠。俊臣敗。弘義亦流雷州。時將小姬花嚴於舟中。弘義欲偽作勅追花嚴。誅曰。事已如

此。忍更為不執乎。弘義慫縛其手足。投之江中。船人救得之。弘義又鞭之二百而死。埋之江上。俄而偽勅事覺。使御史胡元禮就嶺南按之。錮禁弘義。還至花嚴死處。忽自云花嚴來喚我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義叩頭稱死罪。元禮怒。乃杖殺之。

宋王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進士狀頭及第。釋褐建尉評簽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未試間。忽謂監試官曰。門外舉人喧譟。詬我何為略不約束。令人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恐懼。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本任醫治。踰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符召為厲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為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俟與簽判同去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亦卒。人謂王未第時。家有婢不順使令。悉戾特甚。積怒乘間排墜井中。又云。王向在里閈。與一倡妓切密。私約俟登第娶焉。既登第為狀元。就婚他族。妓聞之。忿恚自殺。故為女厲所困。竟至夭閼而死。

唐邢璹之使新羅也，還歸泊于炭山，遇賈客百餘人，載數船物，皆珠翠沉香象犀之類，直數千萬。璹因其無備，盡殺之，投於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懼人知，乃表獻之。勅還賜璹，恣用之。璹後夢所殺客皆持刃來藏其家，心惡之。未幾，子縡與王鉷謀反，遂族滅。

唐滎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趫捷聞，家于鞏雒之郊。嘗一日乘馬腰弓，將酣醉馳驅田野間，去其居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迷道，縱馬而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止屋中，忽戰慄心動，即匿東廡下，闚廟左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為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一皂衣負囊仗劍自空舍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豈非盜乎？鄭生曰：吾家鞏雒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值大風雨，迷失故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既不為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適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豎子矣。先是生常以別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生急以矢著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其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為害，爾何疑我？賊再拜謝去。生即趍西廡下避之，又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問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為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屍而去，幸君子為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即馳馬至雒，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遂寘于法。

唐興宗諒為定州刺史時，屬邑有群盜提兵入里中，殺殷氏家，掠奪金帛，賊非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為誰？對曰：吾所居東十里有姚姓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民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為司法，宜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誤而逐者

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鍤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盜所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詰其所自，目動詞訥，即收劾之，果盜之魁也。於是盡擒其支黨十餘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豈非冤魂之所為與。

唐貝州館陶縣主簿者，顯慶中奉使臨渝關互市，當去之時，將佐史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囊盛土壓殺之，所有錢帛盡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斂。至歲暮，其妻夢周具說被殺之狀，乃所盜物藏隱之處。妻乃訴之官，官司案辦，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死。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吟詠，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于咸宜，風月賞翫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為豪俠所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脩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間以謔浪，懵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為妙絕者。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惠有色。忽一日，玄機為鄰院所邀，將行，誡翹曰：無出，若有客，但云在某處。玄機為女伴所留，迨暮方歸。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捨轡而去矣。客乃玄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扃戶，乃命翹入臥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其客至款扉，翹隔闔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則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鍊師無疑。玄機愈怒，裸而笞之以百數，但言無之。既委頓，請杯水酹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枕之懽，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強魂？誓不蠢蠢於冥寞之中，縱爾淫泆。言訖絕于地。玄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有宴于玄機室者，因溲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于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語其兄，兄為府街卒，嘗有求於玄機不得，深銜之，聞此，遂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乃訝不覩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輩，攜鍤具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遂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至秋戮之。

宋閩人王基為南豐主簿。惑於官奴龍瑩。遣妻子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懇諫不聽。終竊携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餞食菜茹。皆資於外庖。一日瑩携粥來勸。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煤塵落盌內。命徹之。瑩曰。但去其汚處足矣。何必棄。强王必使食。王怒曰。既不以為嫌。爾自啖之。瑩亦不可。王愈怒。適一犬自前過。乃翻粥地上使食。須臾間。犬吐黑血宛轉而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至。非我所知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是旦獨却回云宅內已自辦矣。元粥尚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煮鉢。瑩始色變。執送府訊鞫。云與侯兵通。欲寘藥毒主翁。然後盤家貲以嫁。及議罪以未成獄。等杖脊。因病。忽若有神憑之曰。龍瑩爾外私而欲殺主。惡念之發。神已鑒之。陽罪雖減。陰誅不可逃也。遂厭厭以死。此可以為後生之戒。非落塵賜祐王其不免。

漢竇嬰字王孫。孝文帝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為丞相。後免。及竇皇后崩。嬰益疏薄無勢。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甚歡。恨相知之晚。孝景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田蚡為丞相。親幸褰横。使人就嬰求城南田數頃。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為人狂酒。先嘗以醉忤蚡。不肯賀。之竇嬰强與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灌夫因言辭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夫罵坐不敬。并奏其在鄉里豪横。處夫棄市。竇嬰歸。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書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互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淩辱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即及出。蚡復為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於是論嬰棄市。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視鬼者瞻之。見竇嬰灌夫共手笞蚡。蚡遂死

吳徐光常行幻術於市。種橘棗栗。立得食之。而市肆間賣者皆已耗矣。凡言水旱甚驗。嘗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裳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覆道。臭腥不可聞。綝怒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作亂。而景帝立。將拜蔣陵。有大風飄物。如麋從空中墜綝車上。車為之傾頓。顧見徐光在松樹上。拊手指揮笑之。綝問左右。無見者。綝患之。俄而景帝誅綝兄弟四人。一旦為戮。

漢何敞為交阯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脩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與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已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捉妾臂。欲汙妾。妾不從。壽即以刀刺脅。妾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杠及牛骨投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訴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告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魏城陽王元徽。初為孝莊帝畫計殺介朱榮。介朱兆入洛。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為刺史。皆徽之力也。既而介朱兆購徽以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疋。及兆得徽首。亦不賞祖仁。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鉅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言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乃私斂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懸頭於樹。以石硾（大偽切）其足。鞭捶殺之。

宋東海徐甲者。先娶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亡。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臼。陳氏產一男。生而咒之曰。若汝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

甲姓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臼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死後向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罪。惡橫見殘害。我母訴冤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已有期日。我今停於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爲設祭奠。且自搏其頰。悔謝再三。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對謝。陳氏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故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秉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母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烟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然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自悼己之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腫。月餘而死。鬼便寂然。繼母不慈。猶悖人道。況加毒殺。豈免天誅。爲世人者可以戒矣。

宋劉氷節。浙西人。自贛州稅官田。赴調寓家於贑。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東至信之貴溪。午駐逆旅。逢數賈客攜廣香同坐。相與問所從來。欲買客香。取視之不佳。劉曰。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發篋視之。中蓄銀可百兩。客窺見。僉曰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仗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僻。衆懼而散走。主人蓋同謀者。紿劉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侶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啓行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不俟具食即去。至高岡下。與盜遇。雖與拒鬬。而寡不敵衆。并子僕皆死。馬逸。一鄉卒過亦殺之。投屍坎中。分所獲而逍。所乘馬躑躅于道。適主簿出按田。馬迎於車前。屈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異之。曰。是必有冤訴。遣卒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跑土。疑立。滿地血點。腥氣觸人。四屍在穴。肢體尚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並誅之。

昔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及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岸。公疑。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條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顧船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

伏法。豈鬼神衘冤而訴乎。

宋蘇州有一尼。於普惠寺託佛法言人禍福。有驗。人多稱爲神尼。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尼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罪。醫誤殺人。故皆罰爲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坐聞之皆歎異。

昔目連尊者晨朝出城。見一餓鬼。泣告曰。我之此身。有類塊肉。無有手足及眼耳鼻等。被其齧嚙。長時噉食。何罪所致。目連曰。汝前生行醫不精。其術妄投藥餌殺人。使彼病者不得全活。是以此報。

昔建安一商人。自杭募二卒荷擔歸鄉。一同郡素所識者。一居浦城隣卒之所薦者。一日昧爽過杏頼灣。前卒誤仆地。抑足呻吟。後卒弛擔曰。承務可扶而起之。商從之。卒以刀劃其頸。紛挐間後卒以擔柱擊其腦。共推而納之江中。分所有而去。餘二年。浦城卒不善養母。弟訴于縣。卒遇吏於途。曰。事發矣。吾得財起家。償命甘心焉。吏怪其不答所問。就所言而探得其情。申州論隣卒。悉皆寘重法。殺人而泯其跡。自謂計得矣。如造物何。

宋寶祐丙辰。有張主簿者。罷官歸。宿鎮江一寺。時天熱月明。施帳於法堂前。臨階而寢。中夜不寐。見一婦人循廊而入。迤邐行至卧所。張方怪之。婦人直前掲帳。用裙兜擲上撲其身上。張大叫而不見。臭穢特甚。次早徧身瘰癧。遂生惡瘡。逾年而死。蓋張嘗學醫。誤用藥殺一産婦也。

昔有一衆生。嘗被獄卒執燒鐵釘。釘其百節。釘之既訖。自然火生。焚燒身體。悉皆焦爛。不可勝忍。因告佛曰。何罪所致。佛言。前世坐爲醫師。針人身體。不能愈病。欺誑取財。令人受痛而死。故獲斯罪。

宋永嘉薛紹慶元二年。知真州。季子年十五歲。在學讀書。醫者修合瘡丹。用砒霜一塊。子誤吞之。旋即燥渴。急救之。已無及。父母痛悼。悲哭不勝。子魂忽憑其母曰。二親無用過傷。兒前生曾以藥毒殺一人。今須當償債。幸別無罪業。便託生一統制家爲男。年至二十。當及第。二親幸自寬也。報應之不爽有如此者。可不戒哉。

宋知江寧縣葉義問。字審言。前任錢塘知縣日。適兵火擾攘之後。有訴虜人南渡時。本鄉百姓一十三人。殺其家老幼七口。劫取財物。縣中捕之盡

獲其賊未至縣路中偶三人已死九人皆伏罪一人不承業念十三人中十二人已伏辜此一人亦可憫也私欲出之是夕夢一鬼云知縣所欲貸者乃是前日殺其之人及盡見其家被害七人既覺詰四各令具所殺人老幼形狀獨不及此小兒業乃問不承者曰殺小兒者是爾尚可諱也囚乃垂涕俛首伏罪業遂成皆殺之

宋當塗外科醫者徐樓臺累世能治癰癤其門首畫樓臺為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者嘗獲鄉貢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蠟山富人江舜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俟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療旬日飲食悉如舊精神殊不減惟卧起略假人力瘡忽甚痛且癢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即愈是夜徐以鍼刺其瘡撚紙長五寸許點藥插竅中江隨呼痛連聲漸高徐曰當別以銀二十五兩賞我使出紙膿潰痛當立定江之子源大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為少今夕無事明日便奉償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綽亦在傍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役何惜此遂與其半時紙撚入已踰一更及拔去血液交涌如泉呼聲漸低徐方詫為痛定家人視之蓋已斃矣膿出猶不已不經年徐病熱疾哀呼不絕聲但云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爾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而死二子隨母改嫁自此其家醫業遂絕

宋郭文慶之舅偏體害瘡痛不可療而不曉其故文慶以問通悟大士大士曰爾舅前生以針為醫不善其術誤傷於人此其報也

宋張郎中景晟洛陽人也去華侍郎之孫登進士第始通強仕為屯田郎中熙寧四年奉朝請于京師忽瘍生於手痛不可忍時有御醫仇鼎者專治瘡痛求視之乃取非藥傳其上既而苦楚尤甚後雖復注以善藥而痛不能已數日而卒況困之際但云仇鼎殺我死必訴於陰府不汝釋也月餘仇坐藥肆中見二人一衣緋一衣綠入鼎家手持符檄謂鼎曰張郎中有狀相訟可往對證仇曰張郎中病疽而死何預我事衣緋者曰奉命相逮不知其他仇知不免惟哀祈延數日之命二人相顧曰延三日可矣衣緋者又曰雖然當記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即不見所印之處就腫潰膿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後三日而死始仇豈知張之囊橐殷實欲先以毒藥潰之然後加良藥愈之以邀重賂不期竟斃不祥鬼之來獨鼎見之左右但見紛紜號訴而已噫庸醫之視疾多以藥增其病使困而後治欲取厚謝因而致斃者衆矣若張君之顯報則小人之心庶幾乎可戒矣

宋景炎中湖南顏氏舉家病疫招醫者孟令父用藥顏惟一妻一女其女與孟心目相許而無間孟謂顏妻曰病亟矣不早服藥且至不治遂與女通孟謀殺其父母與為夫妻女曰不可顏得父母病愈請於父母而適君父母既愈女請曰非孟醫父母病不起今家貧無以酬其藥果之資孟家道豐隆且日有利源願託之終身以任仰事之責父母疑之不許女恨成病父母不復招孟而他招淹淹病甚數月而死適七日孟亦以瘵疾死女死七日胸腹尚溫未斂而甦曰被追至官府問與孟醫通姦謀害父母情由當以實對未幾孟至所供詞同官與吏議孟行姦謀殺兩人惡念既發雖未殺人與殺人同即命發刀山鑊湯等獄備受諸苦經百劫永墮畜生顏女雖有愛父母心而與人私姑免地獄之苦可發畜生道中更十度為母猪復生女身為娼妓冥官令我暫還說此報應以警世人言訖遂卒

元元貞乙未龍興梁清則家病疫祀其鄉巫者醫治居其中堂設壇降神因行不軌其家婦女不以長幼良賤病否皆遭其汙清則罔知二孫覺焉巫投以毒劑而死清則妻病中念其孫甚恨巫後以毒殺之清則病愈巫獲其厚謝祭神於家巫忽在空中倒懸歷歷自言其過口吐惡血二時許忽霹靂一聲震死

宋王康侯為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病甚不省忽取書冊中交股刀自截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已平復但悄悄不樂醫者以為有痰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以服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為寒中洞泄氣脫肉消飲食不進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弟覺民自舒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察知鬼神幽闇之事道士為作醮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打殺謝吳留不結案爭故致此康侯死纔二十七歲五十年前事蓋是宿生殺人受報也

昔鄧思廊女年十七歲一旦臨鏡將粧鏡中忽見一婦人被髮徒跣抱一

嬰兒迴顧則在其後。因恐懼頓仆。久之乃蘇。自是日日恒見。積久其家人皆見之。思鄺自問其故。荅云。妾揚子縣民之女。往歲建昌縣令錄事以事至揚子。因聘妾為側室。歲餘生此子。君女即其正妻。後錄事出旁縣。君女乃投妾於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詐其夫云逃去。我方訟於陰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也。思鄺使人馳至建昌驗其事。錄事老猶在。如言發井果得遺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後嫁褚氏。厲愈甚。旦夕驚悸。以至於卒。

昔蜀郡涪郪二水相會。旁有牛山。山之阿井邑殷衍。邑之吏苟信蘇玠所居比隣。而每事相反。信以公恕。玠以深刻。信以廉節。玠以貪墨。信以倜儻。玠以陰謀。信以推誠無隱。玠以匿怨深中。信以語言必信而不輕諾。玠以脅肩諂笑而無情實。信奉母以孝。而教子以嚴。玠侍父不敬。而縱妻犯上。信少求而儉用。玠奢費而無餘。信和同上下而無怨言。玠以己律人而少許與。信掩人之過而省言。玠發人之私而多口。鄉里公私皆以信為賢。以玠為邪。且以玠之敢為而不敢與之較。歲終邑人大集會。酒闌。鄉老周同

舉首視衆曰。泰有二水。曰渭與涇。一濁一清。皆赴于河。發源既殊。波蕩不返。三尺童子見水之色。皆能以涇渭名之。蓋以清濁取之也。在人亦然。方語未果。玠乃面頳發赤。投袂而起曰。苟君是渭。玠是涇矣。玠與苟信聯事而切隣。玠之所為。惟信熟知。令信播揚玠惡。使鄉老於廣衆中以水比喩玠。將報信以明心。信實未嘗以告人也。自是玠每見信必睚眦之。雖禮文相接。而中實仇敵也。又嘗教其子明能伺苟信子儀真之便。且將殺之。次年春祈蠶行樂。明能與儀真並行江滸。且語且笑。明能有惡心。而儀真未悟也。乃恃力推儀真隨水中。儀真急挽其衣。與之俱墜。出沒浪花間。儀真忽見梓潼帝君勑二江龍來拯。已而捽明能于淵。儀真及所會玠見之。塞衆而往。復取儀真擠焉。旋為儀真牽挽而入。又見帝君命江龍曳玠之足沉焉。儀真得無恙。玠父子相繼溺死。善惡積于躬。而神之報應如此。可不懼哉。

宋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郡守秦公合樂會客。李微服竊觀之。以手招所善倡與語。秦適望見大怒。械送于獄。將按致其罪。同獄有重囚四人。坐刼富民財。拘繫。吏受民賂。欲納諸大辟。鍛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南金素善訟。為吏畫策。命取具案及條令。反復尋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四囚皆不得有所言。獄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賂。即與南金為計。引贖出。後二年。南金婦樂平。與其叔帥君往德興謁經界官王曷宿于香屯客邸。夜中驚魘。尌呼之不應。撼之數十亦不省。但喉中介介作聲。尌走出。笑譁至人同呼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尌曰。惡事真不可作。累者救急焉之。今不敢有隱。始盡說前事。云適夢身在宣城。逢四人於路。挽衣見苦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本不負汝命。令汝當償我。便取大鐵盆見覆。故不能聲。後得尌救。乃曰。更後十年還我命。非尌見救。真以壓死矣。又十年。果遭蛇妖以卒。

宋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欄柱不已。觀者環繞莫測其由。不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瞑仆于地。徼巡卒共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顧左右曰。我張頳承節也。住某坊內。幸為僦人舁歸。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盆。呼醫傅藥。累旬方小愈。家人叩其端。全

不自覺。瘡成而癢不可忍。必須猛爬搔。則又腫潰。纔愈復癢。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殆於骨立。妻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舊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慇付藥。可立愈。張仗僕為導。亟訪之。杜生屛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艤泊月色正明。君杖笨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緩。致衣履沾濕。抛所執柱斧擲之。中額。僕回舟。謂妻曰。我為主翁所擊。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所赴訴。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懇白主翁。乞許爾母子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浣濯以自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號泣舁棄於水。次泣拜君曰。夫不幸道死。頗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能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解纜。妻拊膺大慟曰。孤困異土。無衣無糧。進退無路。不如死。遂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既殞於非命。復痛妻兒之不終。訴諸幽府。許報此冤。去年君觸橋時。乃彼久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我

方欲丐藥何為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書執吏役徒且同議與究獄。茲事正在吾手。屢為解釋。渠了不聽從。約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可灑掃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座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與而燈不滅。彼意尚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為矣。吾亦極力調護。但只命之冤須待彼肯捨。有司固不可得而號。無用藥為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家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悉滅。其一復明。亡僕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瀝瀝然。從室隅出。捉張曰。可還我命。即隕墜于地。頭縮入項間而死。

宋三河縣有老父頗知書。以耕桑為業。宣和乙巳歲時年已六十餘。一夕驚魘而覺。戰慄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為蔡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王民治塹。為汝所殺。我銜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舍一孫。携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路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逴叱衆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宛如夢中所見。因大駭絕道亟走。騎屬登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鞭馬逐之。至其前。乃引弓射中心。應弦而斃。七人者皆女真也。

宋嚴州淳安縣一富家翁。誤毆一村民至死。其家不能訴。民有弟為大姓方氏僕。方激之曰。汝兄為人所殺而不能訴。何以名為人弟。弟即具牒將詣縣。方君因與富翁善。諷使來祈己。謂曰。此我家僕。何敢爾。當諭使止之。彼不過冀有所覬耳。為喚僕而責。且導以利。僕敬聽謝不敢。翁歸以錢百千與僕。別致三百千為方君謝。繞數月。僕復宣言。翁又詣方。方曰。僕自得錢後無日不飲博。今既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縣懲治之。翁懼泄。乞但用前策。又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適得中都一知舊信。借市漆二百斤。倉卒不能辦。翁幸為我市。當并錢以償直。翁曰。家君力如許。此細事。吾家故有之。何用言價。即如數送漆。明年。僕又欲終訟。翁歎曰。我過誤殺人。決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貨無藝。將蕩覆吾家。今私所費將百萬。而其誅求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拒戶自經。踰三年。方君為鄂州蒲圻宰。白晝恍惚於廳事。對群吏震悸言曰。吾知翁必來。我屢取翁錢而竟速翁於死。翁宜此來。亟還舍。不及與妻子一訣。仆地而卒。吏以所見白之。始知其冥報云。

宋梓人婁氏為富家上梁。畢歸。至半途醉卧田塍上。衣物皆為人竊去。猶未醒。偶卧傍有枯木丈許。或戲以其腰條繫木上。婁夢中輾轉墮塍下。木隨壓之。面仆污泥以死。官擒凶身莫獲。有睐其褻衣者。婁之子訴其殺乃翁。竟致極刑。先是繫縲者執役于椎吏之家。以探消息。事竟。一日偶為吏浴去垢。謂吏曰。君平日治獄有冤乎。曰無也。因歷告所以。吏大驚。後數十年。俾入廣為商。數年不如意。歸至南雄。遇吏以他事縶酖。款洽之際。忽見所誣死者在側。曰。我今知得與爾辨之矣。二人心甚悸。泣別不數十步。回顧吏已為虎銜去。其人至家亦以狂躁赴水死。

宋建寧府政和縣尉紫迪功者。一日獲強盜四人。遂與弓手議曰。若得七人。可以改官。弓手乃云。其廟有丐者三人。病垂死。若取其首。作拒捕斬獲可以足數。尉從其請。遂得改官。自後凡出巡。更不敢經由廟界。一日得替還鄉。將到廟前尚一里許。忽見三人無首立於其前。驚惶墜車。因得疾到家而卒。

宋李中和為秦州都監。好出遊。從者苦之。有一軍校方食。聞鬧欲出。怒曰。得速死為幸。中和子告父云。其人罵爺令死。中和問之不伏。有妾自屏後呼曰。官人為將。奈何使軍伍罵。遂縛送府。秦帥斬之。一日宿逆旅中。夜有一人呼曰。其人來矣。乃所殺軍校也。明日神思恍惚。語人曰。鬼斫我頭。遂得瘡疾而死。其妾及子皆相繼以疾亡。

宋洛陽民李氏與陳氏爭訟。李氏為秦府幹。挾勢力歸曲於陳。陳翁死于獄。經數歲。李之少子在田間。為一白犬所斃。持杖逐之。犬還走入李氏之堂。忽不見。是夕陳翁託夢於妻曰。我抱冤憤歷年。今訴理得直。故來報。汝明日可為我設奠以賀。妻覺而悲泣。始其戒。未幾長子入李山摘楮柿。李適在山下。聞丁丁聲。趨視見之。叱曰。挺奮擊。曳至平地。又使僕併力痛箠。

肢體無完膚。即死。李乃命斫竹數束。疊於榛莽間。揚言曰。陳持刀為盜。與之格鬬而死。監鎮官汪杲驗其屍。只以實白縣。李生繫獄亦死。焉乃昔歲陳某絕命處也。

宋淳熙五年。丹陽縣市一婦人為盜所殺。沉屍於河。府縣捕逐甚峻。會稽姚仲文作尉。自以失職。絕憂之。有弓級素能搜跡姦慝。名孟其。銳以求盜自任。先是近舍少年。常出入婦家。忽往淮上。弓級心疑焉。言於尉。弓引帖同渡江。至楊子橋。與少年遇。與同邑里。素相識。乃邀詣道傍店中。買酒與飲。酒人持陶盞四隻設于案。弓級曰。吾輩兩人共請一客。何四之有。酒人指下坐曰。此女子既在席。同飲何害。弓級驚愕。少年獨慘沮。於是詰之曰。本縣某婦人死於非命。豈亦為之。故冤鬼相隨不捨。少年曰。冤鬼今日遇我矣。更復何言。就縛而歸。伏其辜。

唐裴光遠為滑州衛南縣尉。有卒王表。從表遺一子。稍俊異。光遠悅之。欲取以為己子。表不從。光遠銜之。使表於南皆何當遣人就路殺之。而奪其子。後光遠得病。累月不差。每見王表來曰。爾使人殺我而奪我子。我訴於天上。帝許我復讎。故來取爾。光遠祈哀。竟不免。遂死。

唐高駢為西川節度使時。削軍廩以自養。軍亂。監軍解之。乃定。駢乃開府庫悉還之。而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有一卒婦方踞床乳其子。報至。婦曰。我知之矣。且飽吾子。無使其飢死也。及就刑罵曰。爾奪戰士食而又淫刑以逞。我死當訴于天。使爾闔門如我今日也。言訖而死。後駢為畢師鐸所囚。嘗見鬼來迫之。且有屈服之詞。未幾果被殺。舉家不免屠戮。夫為人將領者。當與士卒同甘苦。何忍剝削以自奉。而反孥戮之耶。禍之及也宜矣。

宋朱浚明。陽翟人。早年中第。轗軻仕官不達。每起怨歎。遂設醮。憑道士奏章自訴。忽得紙尾上有十六字。若篆籀不可識。浚明聞何仙姑有道。裹糧往見之。仙姑盥手燒香曰。此天篆也。不須問。且亟歸家。浚明苦叩之。曰受金五兩。折算十年。枉殺二人。死後虧分。浚明到家即死。

宋鄱陽縣人方禹。為郡吏。與囚子楊五有隙。楊從事於駔儈。禹每為所淩。嘗因酒酣相值。即執其裾。禹度力不能敵。卑辭請命。楊弗顧。曳之於地。恣行箠楚。傷已甚。傍人勸諫。猶捘之不釋。既得歸家。困備幾絕。謂妻子曰。我與彼有宿世冤。今為所毆。萬一不起。切勿訴于官。呈驗吾尸。空遭蒸瘞。但寘紙筆於柩中。自當理諸上蒼。言訖遂沒。妻子銜冤茹恨。不復彰聞。如其言以葬。楊自以為得志。愈肆兇虐。踰數月。當秋末時。日正中。見禹從遠來。二鬼隨其後。俄至前。叱楊曰。爾無故殺我。我赴愬於幽冥。蒙助我二使共來捕爾。楊欲走。禹捽其髮。鬼又從而擊之。楊哀叫謝過。禹曰。當爾苦我時。其見窘之狀亦如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豈閒言語所可救解。路人過者見楊垂頭諵諵。往復自語。且以手摑面。流血不止。為報其家。來視之。尚能道所遇。頃之而死。

宋江東兵馬鈐轄王瑜。故清遠軍節度使威定公德之子也。天資刻薄。不知義理。居于建康。嘗延道人嚴真于家。使之燒金。怒其跌宕失禮。多所求索。諷親校飲以酒。至極醉。揮鐵椎搥其腦殺之。婢妾小不承意。輒褫其衣。縛於樹。削嫩梅枝條鞭之。從背至踵。動以百數。或施薄板夾兩頰而加訊杖。或專捶足指。皆血流至於墮落。或坐之雞籠中。壓以重石。暑則燒炭其傍。寒則設水淋漉。無有不死。前後甚衆。悉埋之園中。妻鄭氏。妾何鷙驚亦殘忍。濟其惡。專務擅愛。僞作正室。一日他妾李遭撻委頓。瑜捽付後院。自為鎖其戶。李氣息僅屬。心念此家殺人多矣。何得全無報應。便恍惚若有值遇。門忽豁開。天尚未明。負痛徑出。謂主人見之。均為一死。既過堂門外門凡三重。皆無人。遂奔歸其家。瑜方覺。遣卒雜遝追躡。李父挾女詣府。時總領使者趙從善攝府事。聽其訟。呼廂官往究驗。得兩夕前鷙驚手殺一婢。猶未掩藏。乃令吏輩監守瑜。而執鷙驚下獄鞫治。盡得衆屍。於是械繫兩人。而上其獄。詔削瑜籍。編置朱崖。鷙驚杖死於市。瑜至萬安軍亦死。

元至元辛巳年。廣州黃同知夫婦皆病。舁榻而寢。其妻晝夢吏執文引。從卒數人。持枷鎖。揭帳如擒捕之狀。一人曰。此非也。遂捨而過。對榻揭帳曰。是矣。夫婦驚而覺。夫曰。我必死矣。蓋我招安時多殺無辜。今皆至矣。逾日而死。

宋東都張員外。富甲都下。二子。長曰文。次曰武。文愚而武慧。文常程飲食外。端坐無為。武交接時貴。員外藉以應酬門戶。而受用亦榮。員外語妻曰。

文思如此。何能主持事務。妻曰。當使之歷涉世務。員外曰。善。華州張客欠錢三千貫。本息計若干。逾期不償。令之往索。往返亦三四千里。庶幾其略更事。明日出給資費。呼文遣之。文足病莫前。僕請傾馬以行。至馬坊見一大白馬羸瘦。草具嚴惡。一小烏馬精健特異豐美。文問故。答曰。白馬駑鈍顧者少。烏馬駿快傾者多故也。文因自歎。傾烏馬以行。得達華州。張客如數遣人送納。文仍歸。至前所顧馬坊。惟見白馬。問烏馬何在。曰。以駿快奔逸。旃是死矣。遂顧白馬以歸。父母見其舉錯言語。非復前時。大喜。文因訴道途險阻。具述顧馬往返之由。武謂其擬之為烏馬。且幸其登死。忿見頹色。文乃白父母。不願分家產。願出俗為僧。否則自戕。父母強留之不可。乃令出俗於白雲寺。明日文至。據坐。長老曰。常日為客則坐。今為行者則有禪規。叱令侍立。名曰通慧。令之掌廚。極其勞苦。文安之。員外使人暫長老請文者。日夕相續。長老亦令人百端導之。使歸。皆不諾。嘗令供飯。藏髮指甲內置於飯中。怒其不職。令之掌廁。文又安之。長老如廁。見盥盆內有魚鱗。杖之十二。文洗濯更水盃。勤明日復有魚鱗。復杖十二。文忿。藏杖廁側潛立以俟。廁側躋跨有路通外。見賣魚者決於盆中。文逐之。至階下擊之仆地而死。文窘。即奔華州。欲投張客。家至華陰縣。恐人跡其跡。遂投擬持寺。先一夕長老夢迎新長老。明日文至。見其端重。遂為披剃。在寺二十五年。為長老。又八年。夢一黃巾人來曰。從東京城隍司來。明日午時為有冤對。未問長老索命。我見長老有德行。故私相報。若善迴避。或可免也。文旦鳴鼓集眾曰。三十三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眾問故。曰。午時當自知之。端坐至期。時張丞相浚統兵來陝西。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瞠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候三十三年矣。卒愕而容稍和。文曰。令償汝命。卒曰。適相見。意欲相害。不知前生與長老有何冤對。文語以故。卒曰。冤報何窮。不如解釋。持矢疑然。視之立化矣。文呼曰。既是解釋。何不明白分付。卒復開目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傳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文曰。壯士去。我即來。取筆書偈云。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魔障。壯士既已前行。老僧只得趕上。書既畢。泊然逝化。

元至元丙子。贛州寇黎八嘗與同輩數人行劫於撫州樂安之境。夜立於道側。俄有數人負衣物以過。黎八殺而有之。越三年。黎八與一同輩過其地。語之曰。吾某年某夜於此殺數人。得物若干。語未既。忽數人迎與語曰。向來殺我者乃尔也。吾候於此三年。莫知為誰。今乃得尔。遂群聚搏之。黎八仆地。其同輩亦驚仆。後有行人至。呵之而甦。黎八竟死。

元建昌新城縣劉聖仲。以至元戊寅尹本邑。邑人蕭山能當道將叛逆于福建。劉募人捕之。繫于獄。邑人皆憫之。獨劉與之有隙。因同官皆公出。殺之於獄。未幾劉隨本路程府尹赴北。艤舟小孤山。時天熱。皆徹篷而卧。眾見一人涉水來。劉認其是蕭。大呼而不見。遂得疾。逾日而卒。卒之夕。劉之妻夢劉歸。蕭之子亦夢蕭曰。吾生吾已得雪其冤矣。既而訃音果至。邑人饒九峯有詩云。塞鴈銜哀一信通。家人驚怪夢歸蓬。玉驄不憚窮廬遠。金虎無緣瘞帳空。萬里遊魂啾夜雨。九原冤鬼訴秋風。老天不放生還客。淚濕香閨淵袖紅。

昔有一商人入蜀。與一富商同舟。一日晚艤舟江滸。從僕皆上岸。此商欲圖其財。見富商在船舷盥手。遂推之於江。富商急以手拿船舷。乃持刀斷其五指。遂沒溺以死。席捲其財歸。成大富。一日夢富商來其家。遂驚而起。遣人視之。果生一男子。乃命育之。給以乳哺之資。至五六歲時。收歸其家撫之。猶子每日恣其所欲。及冠。惡嗜飲博。無所不至。一從其意。日輸累萬亦不較。如是數年。一日多敗。及晚猶欲索錢。主家語之曰。今日輸已多。尚有來日。其子憤怒。夜持刀殺之。主家舉手捍禦。五指俱落。得左右人擒住。幸得不死。主語之曰。汝前生為富商。我與同舟。圖汝財。害汝命。續夢汝托生隣家。我撫育汝。自少至長。恣汝所欲。總而計之。亦可以還汝財物矣。今又傷我五指。亦足以還。但所欠一命耳。以我財力。買汝于官。救之不難。又恐冤冤相報無已。今放汝去。更隨汝意取財物。遂適他郡。別置田宅。解釋冤仇。其人遂感謝而去。

宋淳祐癸丑年。瑞陽有陳其姓者。謀殺一販生藥商人。席卷一船生藥。盡鬻商之僕共圖之跡。則開張藥局。遇發賣之時。解開纜索則見所殺商人之頭在內。眾皆有陳大驚駭。一躍而亡。

宋乾道年間衆州有僧俗姓王氏隨州僧自常武子作華一禪寺住持。先是此寺之僧。皆竭貲舉債以圖之。住持未久而遽遭奪。寺僧思前所已重。後顧無償。於是又經營三百千貼之。王僧志在强奪。堅然不允。寺僧憤懣。遂自刎。王僧席卷寺中財物而歸。沿途凡渡水之時。即見死僧隨其後。到鄉歸院。每覽鏡。必見死僧在肩之左右。於是不敢用鏡。廣燒香楮以祈平善。越數年。王僧左肩患一惡瘡如盌。膿血不乾。竟斃。

宋陳十四妻。嘗溺死一子。後有娠當分娩。忽夢一老嫗携一小兒來取命。須臾嫗曰。我且帶去。爾却後來。至歲除日。坐蓐胞衣中斷。惡血充心。隨即殞絕。

宋廬陵城西有彭屠。常以五更初往十里廟下買猪。暗中忽望見正丙岡趙宅門子携尖刀以行。更十數步。忽聞田中叫救。近前視之。則已殺死一人矣。遠望見有一家燈光。彭屠心思曰。明日必累火光之家。次日官司捡驗。果累其家。其人繫獄。不勝苦楚。遂誣服。官議棄市。彭屠見其臨刑。私自謂曰。此人枉死。夜夢其人云。此事只有爾知。吾當託生爾家。以報此讐。越

一年。彭屠生一子。慧黠異常。兒年十二。即自操刀責問。忽趙宅門子來買因小爭。揮刀殺之。彭屠心思向者之夢驗矣。其子出官招伏殺人罪。會度宗登極大赦改元。免死。又經一年。以疾卒。彭屠哭之哀。忽夢其子謝云。吾生汝家。本為報讐。今讐既報矣。吾死毋庸哀也。

宋秀州背吏陸儀充左院推司。有一囚罪當杖。被勢家用錢賂之。法外凌遲至死。後儀以罪廢。家貧鶉衣百結。又充工儀案貼書。冤死之囚。魂常隨之。陸在司中寓發。每遇陰雨。常見立於前。陸語之曰。爾且去。我自來。自此精神恍惚。後至數年。遂飢餓而死。

宋吳公源有一家居甚僻靜。適一商販者獨行到彼。昏黑不可前進。遂投宿焉。主人温存甚至。問知其為他處人。又有所賫。中夜父子相與謀殺之而有其物。乃藏其屍於路下水田內。田既自耕。人無知者。舊實窶至此稍温。數年之後。夜夢死商來。及曉。庄頭忽報牛生一子。牛長而健有力。主甚愛之。餵飼勤至。暨壯。以耕水田。牛忽奮怒。角觸其主。口鼻流血。數日而亡。其家遂敗。

宋李好義當寧宗開禧初為興州正將。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足矣。及吳曦畜異謀。好義與長史安丙等共誅之。時好義惟幼子植留家。以曦事爭冒功賞。楊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既誅。好義集于安丙家。王喜後至。心懷疑謀。欲害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為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酣酌欲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泄。而昌國遁矣。既歛。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痛如私親。推鋒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死。

宋紹興初。連南夫帥廣東。有曹生者以宣義郎攝幕府事。連公前後所殺海寇不可計。皆曹處其事。不暇細問。以是論功遷正郎。後為廣倅。公宇傍有僧寺。每報衙時。其家婢妮咸聞寺後芭蕉林間有人聲。或有數人坐葉上。見群婢亦不去。問之。則曰。來問通判索命。我輩二十六人。分為四跽。尋求通判。今我六人先到。未幾曹果死。

昔長安城南有僧乞食。一女子採桑。謂僧曰。東二里王家設齋。僧赴之。果

然。主人異之。僧言女子指示。主人乃隨僧來覓女子。問何以知。女子猶在桑。乃盧倫女也。見其來。呼婦閉門不出。主人自外問曰。我家做齋。汝何由知。女大言曰。某年月日販羊胡父子安在。主人趍出。不敢出氣。母問之。女曰。我前生乃夏州販羊客。夜宿此家。被將我父子刼殺。我遂托生為其家兒。聰俊為父母所愛。十五而病。二十而死。醫藥之費。過於所刼財物。今又為我作齋。然我父命未償。終不可免。未幾主人果死。

宋趙時為無為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冤曰。某不幸為祖翔枉殺。死魂無歸。奈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廉謹。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竟已死論。冤有所自。非祖而何。某已訴之於天。祖不能久矣。月餘果卒。

魏司馬懿功業日隆。又殺大將軍曹爽。篡宄之跡稍彰。時王凌為揚州刺史。內不能平。以楚王彪年長有才。欲奉之以誅懿。兗州刺史黄華以凌謀告懿。懿自率軍討之。凌不嘗其奄至。窮迫出迎。懿遂送凌還京師。凌至項城。過賈逵廟下。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唯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三

族皆被殺。其年懿有病。白日見淩及逵來為厲。因呼曰。彥雲緩我。遂卒。

魏夏侯玄。字太初。以才望為司馬師所忌。殺之。玄宗族為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傍。悉斂果肉納頸內。還自安頭。言曰。吾已訴之上帝。司馬子元無嗣也。既而師死無子。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司馬懿泣曰。我家傾覆。正為曹爽夏侯玄訴冤得理故也。

昔湖南帥司有郭太尉者。怒童不職。律以軍法。明年其夫人夢童泣訴曰。童有罪而太尉殺之。然服役之業未盡。職於太尉之門。陰官俾吾復生門下。翌日馬生駒。越數歲毛色異常。善知人意。郭乘之以從陳帥。馬奔入帳門不能制。陳怒斬郭。人以公法泄私怒乎。

宋福州福清縣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為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亡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負挾一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死。李遂轉承務郎。常見冤死之民立於前。及調官泉州同安縣。未摠出城。鬼隨之不置。夜宿龍山邸中暴卒。

元至元丙戌間。臨江新淦縣鄧梓林與里人爭訟于官。時傅山雲與鄧厚。說鄧以財賂殺里人於獄。逾兩月。山雲病狂而卒。卒之夕。山雲舊識劉其坐于龍興村店。見山雲與一人相紐。二卒押過。劉連呼。逐之不及而止。到家乃知山雲於是日死矣。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七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八

嘉言

【經】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窮凶極暴。人怨神怒。○酷暴不已。旋踵而亡。

【釋】殺害之罪能令眾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更相殺害。或自殺教殺。聞殺歡喜。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肆情殺害。枉夭無辜。如是怨對無量無邊。

【道】彼死於枉。我償其枉。是我殺人。乃所以自殺也。○殺戮無辜。結怨成業。○殺及無辜。未有善終者也。○持心好殺。死入九幽地獄。

感應

宋神宗時。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至樞密院使。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子以首級為功。時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聞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見吏抱文案併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委知縣斷此王韶公事。其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未幾果謫洪州。韶學佛。一日問長老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負債。及富貴而債主至。其償乎否。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耶。韶怏然不悅。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狂狀。既病疽潰。見五臟而卒。後長子厚。一日家集。菜楪內雜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於案上。眾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擲食之。登時嘔吐。明日遂死。季子寀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為韶用兵多殺之報。

唐衛州司馬杜基。嘗為洛陽城尉。知捕寇時。洛陽南午橋有人家失火。七人皆焚死。杜基坐廳事。忽有一人為門者所執。狼狽至前。問其故。門者曰。此人適來若大驚恐狀。再馳入縣門。復馳出。故執之。其人曰。某即殺午橋人家之賊也。故來歸命。嘗與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財物數百千。恐事泄。則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燒死者。故得人不疑。將財至城。舍於道德里。與其伴欲出外。輒坎坷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見空中有火六七團。大者如斗。小者如杯。遮其前。不得南出。回北走。有小火直入心中。爇其心腑。痛

熱發狂。曰為諸火遮遶。驅之令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於是出門。火又盡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備言之。由是命盡取其黨及財物於府殺之。

唐李徵為御史。奉使嶺表。路出荆南。至沙頭。停舍早飯。將去。驛吏曰。此路不可行。前去八九里兩山之間。小溪之曲。有虎害物。過者所傷甚衆。由是行客斷絕。多由山後路。雖少迂。然而無患也。徵素剛正。曰。吾銜王命而避虎。何也。乃鞭馭而去。未八九里。小溪岸上。有虎躍出。至徵馬首。虎又入草中。聞其言曰。幾傷故人。徵曰。君非李徵乎。曰。是矣。徵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徵始與君同居場屋十餘年。間情好意愛。相得甚歡。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若飢者之欲食。渴者之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遇君。而君自匿於草茅中不出。豈故人相遇曩昔之意也。虎曰。吾已為異類。使君見吾形。則心恐而且畏。則當惡之矣。何暇念疇昔之舊哉。然君無遽去。得以少盡款曲。乃我之幸。徵曰。我常兄事君。願展拜禮。徵乃再拜。虎曰。吾向與君結平生之知。今至此尚敢避辱而不識於知者乎。吾自登第後。以家貧將求選資。令友人客於荆楚間。乃將謁之。抵襄陽旅舍。忽爾臥病。始恒苦食之不足。時有寒熱。凡日數食。亦不知足。至暮則昏瞶。戶外時聞有人呼吾之名。一夕發狂。走山谷間。不覺兩手拏地而步。已而視左右股有班毛。以手捫面。亦有毛矣。是夜宿巖下。次日渴。乃飲于溪。溪水清可鑑物。見吾形乃虎矣。吾乃大慟。不成飲而去。欲迴則不識故路。又以飢久所迫。見一人俄然負於路。乃擒而咀之立盡。自是見飛而翥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皆搏而啗之矣。尒來居此。不知歲月之多少。近日此地絕無來客。久飢。不幸今日見屈於長者也。徵曰。君今虎矣。而人言何也。虎曰。吾身雖獸。而心甚明晚。徵曰。君久飢。徵與君有舊。君不忍傷徵。有餘馬一疋。留以為贈。如何。虎曰。吾乃故友人之佼衆。何異傷吾故人乎。須無及此。徵曰。食藍中有熟羊數斤。留之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君去則留之。虎曰。適見於導者挈紫囊。此必印也。栢臺清峻。今喜故人居其地。今君乘軺出使。我方與熊豹輩跳躍溪中。思向與故人騁驢頂蓋。並遊異俠間。不可得也。虎乃仰而呼天。俯而哭地。久之。徵勉之曰。事亦偶然。無苦自恨也。徵曰。君有人間事可相託者。悉言之無外也。虎曰。吾身至此。人間事無他。特矣。然有小懇。須洩待者矣。吾向臥病之山谷。僕乃盡挈我囊裝而去。使吾妻子餒凍。伺於道路。君獨不知乎。君使迴。求而少振之。則友愛無所棄也。徵曰。此無所惜矣。虎復曰。向有一婦人跨馬過此。吾持而食之。有銀握臂。吾銜至於溪曲流水下。上有小木斜生。殺水處是矣。此去不過百步。君過則取之。遺吾家也。吁。食其人而取其物以遺妻子。非人所為。然今日吾迍行倒施爾。吾常著文數篇。惜其不行于世。徵令從而聽之。徵大稱賞。乃命左右取紙筆錄而收之。虎復曰。吾欲為詩一篇。蓋洩衷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攄吾憤也。徵復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為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徵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者。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疏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又不知也。噫。顏子之不幸。冉有斯疾。尼父常深嘆之矣。若及求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曰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常私一孀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不得再合。吾因醉。一家數人盡殺之而去。此為恨爾。虎曰。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遊此途。吾今日尚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既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焉。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為非欲矜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吾待故人之不薄也。徵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慎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旆。稽滯王程。頗與子叙別。甚久。徵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徵亦大慟。徵乃於溪下得銀。乃上小山。立馬未定。見巨虎躍出。踞石嘯木。大吼聲震林木。徵使回。乃由他道去。

漢王宏。字長文。靈帝時為左扶風。與王允俱就徵下廷尉。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晉阮放。字思度。成帝時求為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

自交州還放設饌請賓伏兵殺之賓衆擊敗走保閩陽城得免到州少
時暴裝渴見賓爲祟遂卒。

唐路嚴字魯瞻懿宗時坐事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
巖體貌偉麗美鬚髯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巖嘗密請三品以上
得罪誅殛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五代陳文傑閩主王鏻時爲國計使謀害樞密使吳英英嘗主閩兵得其
軍士心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鏻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
不肯進曰得陳文傑乃進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
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
至軍士踴躍磔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臠食立盡明日鏻使者至赦之
已不及初文傑爲鏻造檻車以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
芒內嚮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

唐貞觀十三年岐州城內有寺主共都維那有隙遂殺都維那解爲十二
段置於廁中寺僧不見都維那以遂告別駕楊安共來驗檢都無蹤跡別
駕欲出諸僧送別駕見寺主袈裟左臂上有血點別駕勘之寺主云當殺
之夜不著袈裟今有血點足諸佛菩薩所爲竟伏誅。

宋胡待制舜陟帥廣東憲官車呂以帥頗有抵牾時相誣告之遂制獄鞫
爲呂妄希中時相意逮捕千與者滿獄胡竟無一事官民皆冤之乃死於
獄中鄰民相與僧賻贈建道場致牲牢者不可勝數呂方坐決事忽聞鐃
鈸鼓之聲甚喧使人問之則曰胡待制靈柩過也呂方心悸震動即有
吏持門狀至曰胡待制祇候胡乘軒隨之以入至吏卒輩皆見之呂倉卒
爲束帶見焉胡曰某無罪爲公誣死訴之上帝當與對辯於天獄言訖俱
不見一府爲之震恐未幾呂果死。

蜀郭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觜入腦而死安有男
景章厚與金帛遂隱其事人莫知之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
骨流血不絕或時覩趙安瘡透喉遂死。

宋饒州吏人臧瑋因盜用官庫錢事覺挈妻子避地餘干之金步寄跡於
市民爲二十四家乃聚小童讀書以自給建炎庚戌妖賊王念經嘯聚旁
邑狂僭稱尊步市之人皆竄伏山谷瑋生投賊中受其官職瑋窮悴飢撓
值其擁衆游徼自謂故舊可託出而迎拜爲叱而擒之斷其首揭於竿上。
持示賊詐云殺獲官軍諜者及賊平黨與多誅爲獨漏網紹興辛未上元
日里中豪者王德璋倡率壯甲爲佛會張陰凶宴且薦拔遭兵而死者爲
預焉事畢還家中途大叫言感都院領人共打我所親走報其母妻且扶
掖以歸在室跳踉若格鬭狀呻吟甚苦仍不絕聲母妻視之則無他人意
爲醉耳扃其户而出夜半其聲始息明日入視死矣徧身青痕嫰滿蓋冤
鬼報仇云。

宋宿遷大姓尹氏當亂時聚其族黨起兵劫女真龍虎大酋之黑獺祖
宗御容與宮闈諸物寘于家以道路梗塞未獻貢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
從求貸弗恆誣告有司謂私蓄禁省服玩將謀不軌獄吏不復究質於是
諸尹皆棄市周以功得本縣令郭爲丞助之誅者楠右列後遊曆祠邑人
多攜從京口周郭亦南來嘗同其友朱生華閱市朱之子從龍方六七歲
見壯卒五人着青裳抱張弓挾矢傾而怒憾當通衢欲射人周郭趨入酒
肆朱生不覺也從龍密以告乃出窺之皆相引從西去諸入飲罷過南畔
小巷到一隙處遇向者五卒正身拔鏃中周郭之胸同行者了無所覩二
子即稱心痛仆坐不能起衆扶以歸經夕疽生於背前後洞徹至腸膜兒
五臟月餘而死。

宋隆興府新建縣唐著信生居城外嘗有外間女子過門呼與語誘至後
舍刺殺之剜其首夜擧尸投江中而以鋸屑糝頸血納諸行囊負持入城
蓋素與其家有仇將寘于其門爲誣汙計既而不克復携歸首已臭乃伺
隙藏拋於溷側適一小兒在傍認爲人首亦不敢明言邏巡若兒之白于
官府令三排岸究鞫女家訴女出不反聞其事亟往視哭訴哀切三排岸
者二爲宗室不躉務獨潘忠翊往責何日不得賊蹤跡有乘七宮人者善
邀喚紫姑神試往扣啓得詩曰木屑填頭事已深三君何用苦縈心首身
異處分江漢三七之時得好音又數日尉司兩弓兵過彼處逢小兒說所
覩兵曰汝識之否曰不知爲誰其人向西邊去尚能記其面目於是與俱
行不百許步望信居在門切指之曰此是也兩兵前謂曰衆買一豬賽

福情汝提屠刀為一牲，辭以不得暇，兵強之，乃從，而色已動，語辭低怯，遂叱問之曰：殺女者是汝乎？即拱手承服，執縛送府，使撓尸於江，尚未全壞，計始行兇之日，正應三七之數，時慶元二年春也。

宋錢令望大夫之妻陳氏，天性殘忍，婢妾雖微過，必捶之，數有死於杖下者。其後卧病，有發語於冥寐中，自言為亡妾某人，具道欲殺陳之意。錢君具衣冠焚香拜之，且許誦佛飯僧，助其超生，以贖妻過。妾答曰：妾賤隸爾，何敢當官人之拜？但已訴於陰官，必得縣君一牲乃可，功德雖多無益也。陳竟死。

宋唐州方城縣典吏張三之妻，本倡也，凶暴殘虐，婢使小過，輒以鐵鏈其頸，使相觸有聲。稍怠則杖之，或以針簽爪，使爬土，或寘諸布囊，以錐刺之。凡殺數妾，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婦家詣縣訴，縣檄尉撿尸，小婢出呼曰：床下又有死者，可併驗也。獄具，以倡非正室，與平人相殺等，尸於唐州市。張自是亦病，左足皆瘡，涕淚出不禁，以首就按始得食，三年而死。既葬，為野犬齧墓，揭棺銜首擲之縣門外而去。

唐澶之北鄙有農人王安國者，力穡，衣食自給。寶曆元年冬，夜有二盜踰墻而入，皆執利刃。安國不敢支吾，而室內衣衾挈之無孑遺。安國一子名何七，年甫六七歲，方眠，驚起，叫有賊，登時為賊射，應弦而斃。安國聞外有二驢紫色者，亦為攘去。遲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俄而何七之鬼登房門而號：我死自是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永訣父娘耳。遂冤泣久之，降人會者五六十人，皆為雪涕，曰：勿謀追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安國附耳告之名氏，仍明勿泄。洎麥秋，安國有麥半頃，方收拾，晨有二牛蹊踐狼籍。安國牽歸，偏謂里中曰：誰牛傷暴我苗，我已繫之，牛主當齎價以贖，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視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所暴驚逸，不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資，而歸我畜焉。里人共詰所從，曰：驗契書，其一乃以紫驢交致也。安國即省何七所謂，及詢名姓，皆同，遂縛之，曰：爾即去冬射我子、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逭也。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救逆北竄寧慶之郊，謂事已積久，向買牛，將歸岐上。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俟夜黑方將過此。既寐，夢一小兒五歲許，裸形亂舞，紛紜相送，經宿方寤。及覺，二牛之縻絹不斷，如被解脫，則已竄矣。因蹤跡之，牛徑來至此。里人送邑，皆准於法。

宋萬安村人有小兒作田中，為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日，家人為設齋，三日，有里中兒方耕，忽見一小兒謂之曰：我某家死兒也，今日家人設齋，吾與爾同往食乎？里中兒即隨之至某家，共坐靈牀，食至輒飡，家人不見也。父之其舅後至，望靈牀而哭，兒即遙指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惡見之。遂去。兒既去，而家人見里中兒坐靈牀上，皆大驚，問其故，兒具言之，且言其舅狀之，因執以送官，遂伏罪。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禀性麤險。貞觀年中，忽遭惡風疾，旬日之間，眉鬚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匹，迥澤無人，因即劫殺。此人云：欲貿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去，過文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於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往視之，儼如生日。因下馬，以策築僧口，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文宗鼻，久悶不出，因成此病，雖懺誠求哀，亦不能免，月餘而卒。

唐胡澂者，前嶺南節度使澂之子也。宰臣賈餗與知舉，登進士第。大和末，甘露之變，北軍方捕餗，有禁軍牙校利澂家富，白仇士良曰：賈餗在澂所。因遣士卒環其家，既不獲餗，擒澂以詣士良，士良命戮於轅門外，盡取其財。時澂弟湘在河東郡，忽一日，家僮見一人無頭，着緋衣，衣上皆流血，甚異之。及凶問至，詢其由，則澂死之日也。後士良死，亦破其家。

唐黔府都督謝祐，凶險忍毒，則天時，從曹王於黔中，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勅。王怖而縊死。後祐升閣上卧，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首漆之，題謝祐字，以為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宋鄆州東阿縣令劉公之寡妻，有一子六歲，與小郎同居，巨有物產。小郎利其家團，欲進寡嫂再行，希其所有。寡嫂恃其子，莫有從人之意。小郎遂引孤姪至河岸，拋入水中，殊無見者。孤姪既隨流而去，漂及十五里餘，會有村民濯衣於河次，遂救而出之，皆言此是劉長官兒子，與狀中送本州。

州有鄭留後收養之細問其故劉兒曰𤥴𤥴擲我入河其初以為沉既沉復起見河岸上有一人乘馬衣藍袍而來以手捉我頭足以水終不入口鼻以至村民救獲鄭公遂執𤥴至匿其姪兒於屏障之外訊之曰有何胥向幾許口累號云秖有六歲小姪迍失却不知所在鄭出其姪令面證伏其罪款成而棄市

宋龔球在都下因元宵見一婢𢹂青囊行甚速球逐之婢曰汝能容我否球即𢹂其囊同行妄指一巷云吾居此汝坐巷口吾報家人然後呼汝乃竊青囊竄從他巷而去以囊中珠金往來商販一夕泊舟山陽見並舟一婦人似舊相識而不能記婦曰我向來奔婢也汝向竊我珠金須臾問適去使我坐待至晚為街吏所擒繫獄久之無以自明竟死鞭掠訴于陰府得與子對擄球至陰司主者令復魅從入世受報後以手足墮落而死

宋卞邳張禪家世仕族幼女有殊色其鄰大家欲得為妾禪以門戶恥而不許隣人忿之乃焚其屋禪死于火其兒息邦在外遠歸知其情狀已陳人有勢又貪其財竟以妹與之經一年夢其父謂曰為子不孝忘父之讎

以杖擊之嘔血而死鄰人見禪排戶而入張目攘袂曰君恃貴縱暴枉見殺害𡚁圖我女我已訴於天事獲伸雪數日隣人果病死

宋李正臣妻腹有塊氣轉為飲食之害時零陵何氏遇異人能言禍福李以其妻問之曰汝嘗打一孕妾死此其冤也其妻竟腸斷而死良久塊下宛然一女子偏體皆捶楚痕

宋楊開為丹陽令楊詢為之客開性暴橫果於決責每事必以問詢詢明知其非不敢忤意但一切贊嘆感義而已開一日乘怒於劇暑訊杖公吏及囚四十餘人二人死詢循逕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有金紫者讓之曰成令之惡者汝也令之罪當坐於汝不數日詢果暴卒

宋明參政鎬嘗識恢敏才學優贍舉進士出入臺閣累歷顯要慶曆中自京尹入參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者馳至岳廟祭訖是夜宿廟下睡中大厰從者叫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庭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熟視乃參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驅出我不覺大呼遂奔驛而歸明已沉困召使者問祭之夜夢中奚覩具述所以明曰然又云明始病數日即似荒亂時有一郎官乃明之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俾召至謂曰何以不來相視郎官曰比謂參政暫請服藥假不意實抱疾耳明曰嘗見無頭兒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食乎曰已食矣又曰豈未飼湯劑乎曰已屢進矣曰然則斯言何謂也明曰召同年正欲說此事又曰來矣可聽之郎官側聽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曰語乃胸中出向者妖賊據甘陵奉朝命攻討外圍既固攻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來撫師將坐而收功心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冤於我病其不起乎數日遂卒

唐陳義郎父彝爽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彝爽擢第歸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與彝爽交結相誓天寶中彝爽調授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縑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為交刀傷指血沾衣上啟姑曰新婦七八年溫凊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違左右不勝咽戀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滌去大家見之即不忘新婦其姑亦哭彝爽因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才三歲茂方見之甚於骨肉及去儀隴五百餘里磴石臨險巴江浩渺攀蘿遊

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為吾郵亭且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於山路陡拔之所抽金鎚擊彝爽頸碎擠之於浚湍之中佯號哭云馬驚蹶長官殂矣今將何之其夜會彝爽妻及僕御致奠感慟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況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官之名且利一政俸祿遂可歸北即與發哀僕御等皆懸厚利妻不知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帖其僕一年已後謂郭曰吾志已成誓無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滿移官家于遂州長江又一選授遂州曹掾居無何已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業及遂州秩滿挈其子應舉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北路而去且令其子覲故園之存亡至三鄉有鬻飯媼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媼曰不然吾憐子似吾兒姿狀曰啟衣篋出郭氏所留血汙衫子以遺泣而送之其子置於囊亦不知其由與父之本末明年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跡衫子驚問其故子具告三鄉媼所言及問年狀即其姑也因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為此人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臧則汝亡父之冤無復雪矣

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襦還乃天意乎其子必礪霜夕候茂方安寢乃殺之仍挈其首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即侍母東歸其姑尚存且叙契濶取衫子驗之歔欷對泣郭氏養姑三年而終

宋二士人有娶懷姙主母怒強主父搖之解后致死乃遣僕隸瘞于郊外娶忽自外而入謂主人曰君以我死不能復來耶遂直造寢室視其幃帳皆已徹去即求取復置如初自此雖處娶中無異平昔主母大恐月餘憂卒娶遂專房又經歲主人亦死娶乃不見其事以其事語人坐間忽來見形欲害之其家惶恐哀求乃云只要君肉弟先肥充明日但存皮骨

宋京師有單與衛州石審同財作客商一日單謂石曰河北兵貝二州有鐵三伯貫請石同往收索之石臨行市店內買食因置藥毒單先行路中聞單已死因獨取錢往衛州作一解庫忽見單來石謂其未死與之相揖單曰我未食石遂邀單於市店將食單於懷中取一紙裹藥云五味也單遂置一匕於石盌中單曰君毒我我返毒君食已店家保謂石曰君獨食而相揖讓何也石方悟單已死石數日吐血而卒

五代桑維翰居政地有布衣韓魚謁桑桑曰從著書殿閑人吾以子姓名奏御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黃誥袍笏至魚降階拜授桑又謂魚曰朱炳秀才安在魚對曰無恙桑曰吾何與之同鄉為最家相愛予作書道吾意召來與官魚乃作書召炳炳至授之軍巡判官他日又詢魚曰羌岵秀才今在何地魚曰見客秉魯桑曰吾與同場屋最家相鄰薄君子不念舊事子復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魚特令僕求之岵至乃隨吏去見巡判岵坐客次其吏直升階附耳言於巡判而去巡判別呼一吏云傳云秀才請去府中授官岵莫知其由行至通衢數人執岵一吏云羌岵謀救罪當處死岵大呼曰韓魚召來授官何罪而死也我死須上訴於天斬之後一日桑坐小軒見岵來曰吾上訴於天帝帝憫其無辜授司命判官得與公對桑又見階下有半醉而跛者桑曰此誰也岵曰此是唐贊何為衛吏曾辱公公命府尹致之極法桑曰能齊我乎當為齋僧千人誦佛書千卷岵曰得君之命乃已他無所用岵與贊相攜入庭下竹叢中不見桑不久死手足皆有傷處

宋慶曆中東京富倡李雲娘與解普者有舊待聞寓京貲囊蕩盡就雲娘假貸以供用普紿雲娘曰吾赴官娶汝歸由是雲娘罄篋中所有以助之普陰念家自有妻與雲娘非久計也一日與雲娘并其父母極飲市肆夜沿汴江歸普乃推雲娘汴水中詐驚呼號泣回以善言慰其母母不察其詐既而授秀州青龍尉挈家之官一日普同家人坐有人揭簾而入乃雲娘也責普曰我罄篋助子子乃以邪計害我性命我已得報子矣普引劍擊之俄而不見但有冷風觸人舉家大驚後數日州有劫盜普乘舟躡捕忽睹水曰汝又來也有一手出水中挽普入水吏役水救之不獲次日得尸而渾身皆有傷

元王知事曹州人充官吉州路屬縣有一富翁死妻僅存因爭家財事到官王以婦拘囚百般刁蹬巧計取受外聞婦有金酒器索之婦又一一從命皆其梯己人總領接受後屈婦死囚後必有詞說乃以婦囚死後任建寧路知事大德辛丑秋一日其總領者於和義坊下忽見前婦以手摑其面總領驚懼歸家其被摑處隨手患癰不三日而死臨終云官人免不得了也須來對證踰數日有二騎帶棕帽穿白衣自城外來人馬俱汗直至廳上其同官見而問之曰吉州路來尋討王知事忽亦不見其王知事已先患疔瘡數日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見差人勾我只候本路城隍司回文書便要去對證遂祝付家事有問其人何在曰在廳上詢其所着衣服正與同官所見同踰時曰文書已了言訖而死未瞑目前有司吏史姓者過其門問候方踵門一跌昏悶扶歸僅存些氣未絕史平日所乘馬撒次在萬石門外沙灘上亦昏倒不死經三日史甦曰急與馬卸鞍前本路攻都及同知歿後為本路城隍今番差我押王知事到吉州城隍司收管對證公事取到本司公文繳司方纔歸到彼時馬已甦矣

梁太山羊道生為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溠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還兄於近路待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其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溠州欲見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佩刀割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號地須臾海珍來又勸兄決斬至坐良久方覺眼在喉內噎不肯下索酒咽之頻頻數杯終

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噍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不可誣也

昔有一女人為餓鬼所持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惱我女人鬼荅之言亦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舍爾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覩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捨即斷其命

宋淳祐癸丑江州湖口縣陳梢載二商過湖欺商弱沉之而有其資不復攬載為塩商家道日興逾年但朝吳城山龍王廟一次以祈福至元乙亥朝廟後夢神告曰汝急歸汝宿冤已屆遂來汝家矣一人來則取命一人來則取財若兩人來則財與命皆須還之時大兵渡江陳遂收拾金帛作一筐負之登山須臾兵至一家皆遭殺擄一卒登山逐陳陳棄筐疾走兵得筐即去一大蛇逐陳嚙其喉拖之下山至大江方死果如神語

宋咸平中深州饒陽縣百姓劉志因嫌隙殺死鄰舍宗吉夫妻二口雖當時捉縛劉志入官勘問情由志懼其刑辟拒而不伏衆吏理問勘經一月

猶不得實情招伏時青州人張牀教為司吏自令驅劉志於問事廳涼棚柱上縛而不問牀教竊立照壁後開一小穴窺之自午至申時劉志將頭昂枷上睡纔睡又驚搐而覺凡如此三次志乃長吁不已牀教出忽令獄吏詐拷之志告曰不須更拷撻亦不敢抵諱適來廳下不覺睡著才睡見宗家夫妻來索命用手摑搭志言稱你早不招了志自度必不能逃于死乃泣下遂具陳所害之由極刑于市

宋中書吏陳昱一日無病忽暴死經三日後復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擲一物至地化為人視之則其亡姊也携昱手語曰今冥吏追汝使我先至言訖須臾之間吏卒數卒在傍又須臾冥官至矣昱私問卒曰冥官為誰卒曰即陳襄述古也冥官問昱何故殺兒乳母昱曰無之即呼一婦人至前流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遂放昱還昱歸至路見追陳周去遂詣道人往訪門下吏陳周果以是日暴死

秦高平李美家奴名徒至石頭岡忽見一人云我婦在孀居為人所殺欲報讎汝能見助否奴用其言果見一人來鬼便捉頭奴與捉手即使倒地還半路殺人便死鬼以千錢一疋青紋綾綰袍與奴囑云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之物君可自着勿賣也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既還姑孰敦遇疾白日見刁乘軺車導從吏卒來仰頭瞪目乃入攝錄敦敦大怖逃不得脫遂死

昔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胷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荅言汝前世時恒作劊子常於殺戮罪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着結枷之故今世受此報

唐洛州都督鄯國公竇軌太穆皇后三從兄性清嚴好殺為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云冬月無瓜軌曰一盤好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從我索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已而死

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稜法師處聽講道逢一人着衲帽弊拍數珠自名五戒暢因與結為法友欣然相約同詣稜師

夜至馬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為精進一如至四更即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子刺殺暢奴乃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騾驅馱即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我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子敏持弓箭乘馬追四十餘里乃獲五戒遂引弓擬之即下騾乞死縛送縣殺之

昔師子尊者見鶴勒那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曰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勒那預有讖曰吾滅五十年後當有難起嬰在汝身至時罽賓國王因賊竊僧衣服作亂王怒毀寺殺僧至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悋於頭王即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臂亦墮而死

宋曹翰性貪喜殺嘗以兵圍江州城陷縱兵掠民家民訴於官翰以民拒守又忿其訴數怒屠城死者數萬人投屍井坑既滿餘棄江中時太祖遣使諭翰勿殺人比使者至城已屠矣翰所得民家財貨鉅萬假以戰艦羅

漢為名詞發官船數十艘悉載以歸翰先嘗奉使江南李主以銀盆饋物及金銀水晶器皿設宴翰取之無遺後以罪流登州家財沒官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常乞憐於人忽一日得狂疾仆地而死子孫寒餒栖栖無依求乞於海上人謂翰貪財殺人之報

唐羽林將軍元楷其家三代皆以誣罔告密得官男彥瑋告劉誠之破其家彥瑋起侍御史先天二年一夕夢一老叟叱彥瑋曰吾汝祖也汝父元楷專行陰毒誣告殺人以取富貴害人利己天道昭然不可欺罔汝今不思改行為善愈造毒害欺心欺天今天報至矣滅絕吾宗祀無復遺餘汝且受惡報累劫無盡悔將何及言已竟去不顧彥瑋既覺大懼是年七月三日楷父子以反逆誅無少長皆斬家口悉入官為奴

宋咸方既罷鎮江都統制謫竄長沙後自便卜居湖州乾道七年苦腰股沉重之疾藥石鍼艾俱弗効既而奇痒不可忍乃寘甑竅火熾股其上使熱氣蒸噓方得稍解如是累月而死正困棘時侍妾秉燭進藥見燈焰上現人頭數十已而滿帳皆然殆以千計其一差大咸指此尨宣贊也蓋咸

嘗破廣德軍時凡官吏自太守以下皆舉室屠戮每斬首竟則剖其腹析其肢而實之以錢危君任兵鈐轄尤酷妻卞氏色美咸以為妻逮命絕之際人皆知為寃業卞氏亦繼死子世顯坐殺人于都城掠其槖幣復受極刑

宋郎中楊公畀性好潔淨過甚不近人情寓居荊南對門民家有子數歲膚髮悉白俗謂社公兒畀惡焉屢呼其父與五緡令殺之民從之潛徙去楊止一子俄病癩肌潰而卒

宋莆田士人守官廣右一僕嘗負罪遣治而不勇於斥逐僕心怨主人回其滿罷泛海歸為頋賊船到半途全家遇害拋屍水中惟一老兵既受刃而推墮板下賊鑿破其船棄于淨別易船行兵傷處不致要害經宿復蘇忍痛升岸去鄉里只數程扶杖乞食歸報主家族黨以為一門盡死安得獨存是必與賊為橐者執而訴於縣縣以大囚法桎梏研訊雖強引伏終不得其情邑宰白郡移赴司理院時獄尉抱疾歇假主簿黃掞攝職躬領弓兵護送才出縣門逢三盜着麼貫服相隨遊觀老兵指而呼之曰此三箇正是殺人賊卻教我苦中受苦掞即遣卒拘之同縛詣郡逐盡三人者知老兵在獄蹤跡已露欲來聽鞫勘消息故自投陷穽天網不漏交臂就擒洎獄成皆磔于市怨僕在獄中先患惡疾痛苦號呼日夜不已至受刑日方止人謂殺主之罪重故也

宋宣城水陽鎮宗室居者四十餘人師蔡師珏者從兄弟也其廬在空相寺側相距數百步淳熙中兩人同歐殺一僧蔡以計脫獨珏任其罪坐獄遇恩宥得脫其父伯泠為平江府將領珏留家治毋蔡嘗抵暮還舍聞門外有呼趙三者連聲甚厲恐避入室族姻數輩在彼亦聞之明日再往暮次誤處伐下一木遭壓扶以歸得疾痛楚不能興遂死時紹熙壬子秋也衆知為僧寃報而師蔡自以向來免禍姓名不絓案牘了無所懼至癸丑之秋曰訟事逮赴府舟楫已具乃使舟人先解纜待于前步少頃獨行就之舟人訝久弗至其家望溪畔亦未見舉棹然皆不疑有他故兩行客過官道怪其痴立於草間撼之再三始應曰恰為三哥邀去飲酒一杯頗覺昏醉兩客異其面曰渠死已一年汝定見鬼方悚悟即詣寺命僧設供席

禮懺竟夜冀消宿愆不旬日而死

宋荊門軍長林縣民蹇大居郭北七八十里閭有一女納同里鄒亞劉為贅壻鄒愚陋不解事薄有貲業且常為人傭販涉遠在家之日少蹇撫其屋耕其田又將致諸死地而掩取其產少年李三者數至蹇氏浸浸與女通蹇常諷之曰苟能殺鄒郎以女嫁汝李欣然承命特未得間紹熙四年秋城人袁一販牛往襄陽雇鄒輔行畢事南還蹇遙見袁生牽馬鄒負擔在其後急呼語李使持刃出迎之纔相值奮斫袁墜馬死繼又殺鄒亞昇寘道側是時適無人行里正稍稍集會倉卒之際莫知凶變所起袁之姻家為義勇部將所居距彼數里袁馬既失主徑趨其門與廄駒相咲齧部將出視驚曰此是袁一郎馬吾恰見其騎歸安得到此必有故即詣前途訪側見二尸認其一為袁其一尸衆識為鄒固已略聞陰計徑往詰蹇曰汝何得白晝殺人蹇面赤辭嘶不能荅李正在焉遂皆受捕明年春獄成蹇與李俱戮于市

宋朱宗司法者處州麗水人以祖大卿恩得官紹興戊午再調臨江軍法

掾有一侍妾妻王氏不能容日夜楚毒凌虐至於自刎朱君坐卧食息無
時不見之煩懣憂畏招閤皂山道士行法攘逐牒付城隍拘縻仍戒云毋
官從今日以後不可往獄殿自是不復覩他日郡僚偕出禱晴中途值雨
作適到獄廟之前衆僚悉入避朱亦隨之少焉雨止出外忽逢故妾來前
略無恭敬之禮忿恚溢面朱謂之曰甘汝之死我哀憐到今汝當亦知非
干我事妾曰若不做官人侍婢時安得致此朱還舍以告妻未幾遇疾卒
王氏不旋踵亦亡凡生三男子大者才六歲無人主喪族姻有從官鄰邦
者聞之亟來爲料理後事亦嘗招道流考治見朱着袍執簡立二女囚衍
枷杻訊逬棺柩出門鄰家室女見兩枷後一婦人髽頭散衣拊掌大笑相
隨而去

客江陵民世以圃務爲業有村僧居五十里外每爲剉販往來積有年矣
民長子嘗携銀券其直百千併一僕出鄉間貿易經宿不歸浸淫至累月
制上市廛子弟多因挾貲在手飲博浪游耗折父錢無以反命不敢歸或
逃遁適他境者民盡用此疑厥子不深以爲憂村僧昔以冬月農事畢李
豬過其門留少憩別一僕視其挽索驚曰此五尺我家大郎所自携者安
得在汝手五尺者土人稱挽畜産繩絆之名也僧變色抵云昨於某處大
路上拾得之詐人無此物何爲誤認僕以告主人強拉僧偕往昨處方舉
手指畫闘林莽間尸臭衆索捜之就視則子與僕兩屍坐仆敗湍內雖暴
露過甚而枯骸不損略不爲狼狐齧啖的的可識遂執僧以還始言曰見
其有所齎乃醉以酒而殺之瘞日已久意謂無由敗覺豈料用一索之故
自投冤網今無所逃矣竟伏刑於市

客保義郎左倫者豫章人壯年不拘檢專徒亡賴宗子游嬉日羣飲東湖
與數惡少年相值乘醉鬭毆斃其一人既受執而宗子自承其辜倫妥然
脫免後用父大夫蔭得官調監袁州戶部酒庫頗以材敏稱適萬載縣缺
尉郡守沈克一使往攝職寓於僧舍且一月矣忽夜半躍起若與物相抗
格言語爭辯不已遽昏神志罔罔添差判官鄭模與之有舊以爲心疾爲
白於郡呼使還招以所見曰何若實以不謹飭致有東湖之事雖幸不坐
罪然冥入死地痛悔無及自是常於夢寐中見其來到袁歲餘杳無影響
意謂渠已託生比至萬載遂遭其困倫謝之曰一時彼此爭鬭遇誤抵
此既累經恩赦又多爲作佛果資拔今歷歲已深似可見恕鬼曰事干性
命豈有不問之理國家恩赦冥司不引用也我去年來袁州本處神靈言
係隆興府鬼不許入城君今在此我始得相就念是公家差使姑更忍一
兩年必當報冤遂去後二年倫果死

客成都人宋固爲縣之文學鄉者長有病者因卧犢上時大旱四年朝廷
方行賑濟法君有病者則里正當任責固憚於聞官誘令過雙流縣牛飲
橋覺病者懷中有所挾搜之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墮其人橋下戒其
徒勿得言居無何復至前處失脚墮水中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
中與病者屍合若相抱持者然

宋熙安人楊靖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爲
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匱三合窮極精巧貿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
郎賫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
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爲遊冶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辭官北上
遇諸宿泗間子畏父責已乃曰所獻物皆爲陳六所費兒幾不得免靖信
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吞語不遜靖杖之方三下陳極苦哀告得釋還王
舟謂其妻曰楊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
靖得州鈐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常留使院中宣
和七年四月靖在簽廳有綱船挽卒相歐破鼻出血突入漕臺紛紛間靖
瞿然如有所覩急趨入屏後遂仆地舁歸家即臥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
平鎮僧能以穢迹法治鬼與靖善遣招之至則見鬼曰我梢工陳六也頃
年以非罪爲楊大夫所殺赴愬于東嶽嶽帝命自持牒追僧諭之曰汝他
生與是人有冤今世故殺汝汝又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今楊氏欲
爲僧營大水陸齋薦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今已貽怒主者懼難
反命則冥冥之中長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
鎖語鬼曰事已爾姑爲啓鎖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前拔鎖靖即
起如平常然與僧絶異復則復昏困數日死

宋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

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堂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擧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史招丞簿尉至錄事吏亦來婢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詰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救之爲其近怪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彼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彼乃忍懼遂賂庖人寘毒前日食餅半即覺之恰惶歸舍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絕幸啓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流呼匝拜之擧體皆潰爛爲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辭服并庖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不欲正刑容斃之於獄邑中今爲立廟曰王通直祠云

宋泰州人馬簡本農家子因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爲所歐至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軀幹偉然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爲吾吾宥汝簡投命遂黥爲卒後重貫擇健兒好身手者爲勝捷軍簡隸焉兵罷後從張渊道侍郎爲僕張公爲桂林守嘗令曝書於隱閣簡取三足木床登之纔一級失足而墜旁觀者以爲無傷簡起坐大聲呻痛曰損我腳矣拔所佩小刀欲自剌人急視之則臕骨已出傷處流血如注簡曰方登梯時覺眼界昏然如人自空推我下故跌乃自言舊事曰必此冤爲之數日而死

宋尙待制子長元符中爲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并別州鄭判官三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爲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者前三年實爲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遽能忘情於烟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途然意中殊不樂逮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即其側呼之瞪目不吞俄指向所用銅槃曰其價幾何可轉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史令持往所館問之曰此常物何遽問之曰將寘吾棺中向始鼓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掖以就榻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痢穢滿一室登榻復下號呼通夕不止向與鄭同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盍有以見屬黃頷首曰頻見妻向即日爲書走馳步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豈夫人脫未能來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顧君力疾告我所以不欲來及厄假娛宣如此之狀黃開目傾聽忍痛曰吾官于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于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詣于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爲計尉紿白府曰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三人者往偵娛度恐其徒泄此謀姑以買物爲名久而不還是殆斃於賊手願合諸邑求盜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于野貌蠢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弓手爲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爾四人詐爲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爲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十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戶攝其事劾因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既擇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冤狀意其或否屛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冤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當斬首身一分不可復續矣因相顧泣下曰初以爲死且從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解其縛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威怒叱使下曰君治獄已竟上諸外臺閱實矣乃受賄賂妄欲改變邪吾曰既得其冤安敢不爲辯守無可柰何移獄于錄曹又移于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別置獄守曰如是則一郡失入之罪眾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恚取移獄辭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嘗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於朝矣命同官相譙諭曰囚必死君雖固執亦無益今強爲書名于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君將何罪焉吾遁俛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皂衣人持梃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云皂衣以梃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啓望其中藥牘橫陳遂迷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于下曰某等枉死許于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懼曰所以知此冤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

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其等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即揎袴露膝流血穿漏曰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大限君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母妻與訣別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兇安在黄指曰皆拱立于此向與鄭設席焚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黄君將死勢無脫理既許其與母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我禱畢黄喜曰兇聽公矣痛即止廁不復作然厭厭無生意又旬日告向曰吾母已來幸為我辦肩輿出迎向曰所進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于院門之外褰簾一揖而絶。

蜀寧江軍節度使王宗黯為人好脂暴虐至每歲五月十六壽日所屬縣官皆來獻壽惟巫山縣令裴坦守廉清潔寛民仁恕困乏無財惟送酒獻壽衆縣官議曰裴令無物而空酒又更不來必不免於禍耳衆官上延壽詩勸之詩云時節才當梅子黄滿斟新醖泛華堂祝公高位加仁恕長見金猊歲歲香宗黯喜而飲筵上有寧江縣令劉安仁與裴令為友亦以詩勸祝之云華旦僚官獻壽觴滿筵沉麝散清香使君多賜洪仁厚算起南山壽更長宗黯醉謂衆官曰巫山縣令將吾小覷賤降日略不相敬遊散衆官歸寧江縣令劉安仁詣巫山縣見裴令告之時裴令臥疾劉告曰節使壽日何不來祝裴令曰胃疾不能前去使人擔酒獻之劉曰王公不以酒為禮但帑帛物償為事君必不免矣劉去不數日寧江軍人至勾鎖令裴坦至寧江見王節使使問曰汝敢私受民財不容分訴亦無頭證恕曰你將我小覷豈不有受財之罪以繩將裴令縛之生沉於灔澦水中觀者莫不垂涕天下之水唯此江最急其裴令尸三日不流黯使人以繩捽挽於下至來日其尸逆水復上黯命諸官以酒肴祝之使劉令為誄文祝曰地水火風合而為人至奇至秀至靈至神究非今世禍亦宿因孰不有死獨爾江津王公恐悞故至斂裡屈爾枉爾愛民保民畧容仁恕早遂沉淪謹卜宅兆葬爾江濱祝文誦畢酒奠未已其尸立於水上宗黯朝服立於岸側面色變更與裴坦尸對面相視開目宗黯大叫一聲朴然倒地衆官急救氣絶而死裴坦尸順水而下劉令使人撈之與裴令家屬葬於江上。劉令嘆曰非禮殺人若皇天未有不報耳。

宋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温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元嘉中慶祖便往其所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貸慶祖錢咸謂為害無期賫羊酒脯至柩所而呪曰君荼苦如此乃云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主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到墅舍見奴教子唯嗜不理許當痛治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嚙奴三指悉皆破損便取刀刺我頸曳著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逃我已釘其頭著壁言畢而滅無期明旦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録奴告驗事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晉羊聃字彭祖任廬陵太守為人剛克麤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聃兄子賁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琅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為請於是司徒王導啓聃罪不可容恕宜致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於是下詔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顔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為民少時疾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黄泉經宿而死。

吴幼主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為侍中大將軍恪強愎傲物峻陰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主饗恪而欲殺之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不寐張約滕胤以峻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為不過因酒食行酖毒耳將親信人以解藥酒自隨恪將入畜犬迎銜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顧拊犬頭曰怖那無苦也既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為恪所擊狂言常稱見恪遂病而死

漢游殷字幼齊漢世為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搆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睛皆脫但言伏罪伏罪游幼齊來取我命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閤下丁豊史華期二人奸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内都督孫元弼聞丁豊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元弼叩戶扇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内。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之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値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徑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徑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而死。妾亦暴亡。超逃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一升許。數日而殂。丁史二人亦尋卒。

晉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吾孫。故來相問。陶稱何罪。今已得訟於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而死。

唐陽山民周三無賴。一日與其子於山路殺一負販客。取其所負。暮至家。見所殺客在門立。奪所負擊三父子。家人皆不見。明日三父子俱卒。

商時郭崇子彭真人弟子也。兄弟四人俱行。兄為惡人所擊。傷其左臂。三弟大怒。欲追而治之。崇子曰。不可。咲而各去。惡人後仕宦。崇子謦之。數數非一。此人乃往謝之。猶謦之不已。此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子之施。乃自殺。後崇子得道。上宮校其功行。欲拜為真人。太極真人以為崇子有殺人之過。不得為真人。仙道所忌。有殺害於物。凡草木有生之類。及飛走肙翹跂行喘息蚑蟜胎卵。皆當愛護之。令得生遂。轉為人身也。崇子謦惡人致其殺。不登真品。信哉。念道之人。心真氣正。邪不敢干。去道近矣。此益為善之過。尚致其弊。況為惡乎。

唐齊州高苑縣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丞嘗令送一僧向北。通達見僧經箱。謂言其中總是絲絹。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誦呪三兩句。遂有一蠅飛入通達之鼻。久悶不出。而眼鼻遽喎。眉鬚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死。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其妻得病。歲餘亦卒。

晉名臣陶侃字士行。建旟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有光。回以白侃。遣尋之。伐見金像浸波而趣船側。驗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後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山供養。至隋末賊燹。衆僧四散。有一老僧失名。來辭瑞像。像曰。尒年老。但住何得相捨。遂依言住。于時賊董道冲寇擾江州。其賊入山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以火炙之。僧曰。就此炙死。穢見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殺之。僧曰。行年七十。不負佛。待正念已。伸頸時可下刀。賊然之。僧項伸頸受刀。賊便下斫。刀反刺心。刃出於背。群賊奔怕東走。至遠師塔。時天氣清朗。忽有黑雲如蓋。下布雷電四迸。霹靂擊死賊六人。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揚州徐敬業反。被酷吏周興等羅織。枉奏殺之。斬於東都都亭驛前。融將受刑。請引見奏事。興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斬之。尸仍激揚而起。蹭蹬十餘步。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一日周興見融來。未幾遂敗。

嘉言

（臨）放於利而行多怨○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仁者以身發財○蘊利生孼○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厚貪則怨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欲專之。其害多矣○有其有者安。貪其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貪聚無厭。過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私立府藏。皆有傾覆之禍○逆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因多藏以速禍。由有利而招辱○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貪利者害已。嗜欲者戕生○饕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極其驕奢。縱

其嗜慾人神憤怨上下乖離○貪冒無恥禍必及○冒寵貪榮方貽後譴○金玉之爲貨怨入而悖出多藏而厚亡○未有干名要利欲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福祿者也○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禍其後○殺者夏不畏烈火漁者冬不畏寒冰好名者不顧安危耽欲者不顧生死○禍富貴以巧者甚於穿窬殘性命以慾者過於焚溺○禍生於多貪患生於多欲○不義之富禍之媒也

【釋】貪習交計發於相吸菩薩見貪如避瘴海○不知足者雖富而貧○貪人多積聚得不生厭足無明顛倒心常念侵損他現在多怨憎捨身墮惡道○欲火而燒貪心難滿○積實如山無益於己貪欲規圖唐自勤苦○爲人貧窮從慳貪中來○守慳不布施積財千萬億臨欲壽終時眼見惡鬼神風刀解其體○貪利極遠馳如水注深谷○慳貪嫉妬惡業逾盛○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負榮華經營圖富貴心未片時歇奔突如烟氣○貪愛有人求快活不知禍在百年身○慳惜不救乏財多爲累愚○見好埋頭愛貪心過羅刹○貪欲之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釋炬必有燒手之患○世事何悠悠貪生未肯休研盡大地石何時得歇頭○有財不施爲自侵欺○自定權衡棄他升斗愧心負理衆罪所集○傷嗟惡痴人貪愛那生厭一墮三塗門始覺前程險○貪人好聚財財多還害己散之即福生聚之則禍起○由食生貪欲貪念心迷醉迷醉長愛欲不生死不解脫○貪求積聚終必散失身死名滅唯業相隨○惟念多蓄不顧無常所作之事與地獄對○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有財不施世世受貧○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此患○慾多傷神財多累身○財色之於人譬如小兒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食之美而有截舌之患○起一嗔心能生百萬障門○劫功德賊無過嗔恚○嗔爲毒之根嗔滅一切善○意地起嗔大地寬賊○嗔根者能滅百劫所作善業○嗔是失諸善法之根隨諸惡道之因緣法樂之寃家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福慧之刀斧○以嗔恚故焚燒功德遮障菩提開惡趣門閉人天路○出言麄獷發言暴橫不問尊卑親疎貴賤稍不如意使恨嗔怒如是罪業無量無邊

【道】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善積而不善用如畜其子寡不曰害○貪得忘失衆所同病○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尊勢厚利人所共貪貪則不平之心生非可守之道也○人性欲平嗜欲害之○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但知避害以就利不知聚利以就害○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今之人不脩人道貪愛嗜欲其數消滅○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貪饕多欲之人顛寘乎勢利○貪利入己禍不自覺○罪莫大於多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悲者未之有也○取非義之財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曰公托勢奪人即店身入地獄萬劫方生○懷嗔動殺咸乖大慈○非財害己惡語傷人

感應

宋温州司理吳璘好與客言世人挾貴恃富爲不仁不義之事者罪盈惡稔以遭意外之禍諸暨縣富室王將仕多田蔵錢豪於一鄉而賦性刻嗇錐刀之利亦不以濟人第舍宏邃且蓄妓妾六七輩耽於聲色之奉深居簡出外間罕覿其面主掌質庫幹者便用其錢數百千王檢討得其狀欲治之幹者將懶詐無從可達乃求援於衆妾曰過咎已白自知甚明欲見使主吐露本末然後擬實陪償不敢少負妾不爲明言但曰風日清和導之出廳事幹已立庭下趨拜謝罪王侈於奉養又好慾深常寘香薰爐于袖中既與幹語忘其所携不覺傾覆火從袖燒灼急擺脫遂飛熱簾上連聲呼僕取水未至烟熱騰出屋表烈焰四合僅能同妾奔出大屋百間巍然頃刻受焚門內百物無一存者自是化爲貧窶云晏君與同邑每勸人視以爲戒

宋清標鎮新興觀有藍道士者得疾其師葛紹俾醫治不愈本觀土地見夢曰藍以法貨犯天律當吐血不可療也已而果然夫持法救人行不律猶不免可貨乎天譴之宜也

宋方城縣鄉民閻四老得疾已亟忽謂其子曰我且爲驢試視我打驢歡切即翹足仰身翻覆作勢其狀真與驢等又曰可剉細草和蒸豆來我欲促食而死家人泣而進之據盆大嚼略無遺餘食罷復卧少頃氣絕閻平

生在鄉里作牙儈貪利刻剝人多怨之故有此報

宋徽州婺源縣俞彥輔者平生使氣凌轢鄉里凡田宅有便於己者必以術吞併之人無敢與之較者至老無追悔之心紹興壬戌歲大病病中時作馬嘶一日家人不在其側忽起掩其户須臾外聞有咆擲聲巫入視之而手足已化為馬蹄其身未及變數起數仆其子畏其惡聲彰露即舁入棺殮而瘞之

宋陶仁貴二子雙盲以宿業問釁相師曰此兒前生能煮錫為銀煅銅為金以欺人故得無眼報死已當墮倒懸刲斬拔舌剜眼等獄若得出已復墮傍生(即畜生也)七返然後得生人中受無量困窮

唐隴右水門村有劉鑰匙者以舉債為業家累千金能於規求善聚難得之貨取民間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帑藏盜其珠珍不異也故有鑰匙之號隣家有殷富者為鑰匙所餌放債與之累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筭之即倍數極廣既償之未畢即以年繫利略無期限遂至資財物產俱歸鑰匙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死彼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膁肋之間如

毫墨書出乃為債家鞭捶使役無完膚鑰匙妻男廣以重貨贖之置於堂室之內事之猶生人焉及斃則棺斂葬之於野

唐建昌王武攸寧別置勾使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有九告冤於天吁嗟滿路為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一日天火燒之火中有神人叱攸寧曰此是汝貪酷衆怨所呪於是庫中所積一時焚盡攸寧尋患足腫麤於甕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唐虔州參軍崔進思恃郎中孫尚容之力充綱入都送五千貫每貫取三百文裹足百姓怨歎號天哭地至瓜步江夜夢江神告曰汝無狀致怨徹天天不容汝明日遭風船沒無有孑遺家資田園償貨並盡以償官府求免其死

蜀大慈寺有慈大師紹明者主持文殊閣常教化錢物稱供養菩薩聖像積有星歲所獲太半入己後染疾但見火燒頂至足周而復始不勝其苦悔過懺謝盡施衣物竟不獲免

唐瓊山郡守韋公幹者貪而且酷掠良家子為臧獲如驅犬豕有女奴四百人執藝者太半有織花縑文紗者有伸角為器者有鎔鍛金銀者有攻珍木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課唯恐不及公幹前為愛州刺史境有馬援銅柱公幹將鎔貨與賈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君果壞是吾屬為海神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訴於都護韓約約貽書責之乃止既牧瓊多烏木呿(法切)陁皆奇木公幹驅木工沿海探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歲公幹以韓約婿受代命二大舟一實烏文器雜以銀一實呿陁器雜以金浮海東去且令健卒護行其夜公幹夢一神人語之曰汝貪殘虐民贓貨盈積如此汝能保乎將抵廣木既堅密金且重未數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幾萬萬也傳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公幹不道殘人以得貨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識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陰禍隱匿苟脫人誅將鬼得誅也

宋黃州市民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每作油時乘熱益以便溺幾三之一謂其可相雜不妨點照是獲息頗博家惟一妻一數歲子子忽告母曰爺身畔常有獄子把枷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無所覩父固

莫信又曰我將死母亦不免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柰何混以穢物罰譴深重禍至無日矣未幾子母相繼而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拷掠痛苦萬狀家資索然經歲而死

宋嘉祐中武昌勝緣山興福寺長老居約與江夏令侯鑑契愛甚厚遇休沐訪之每來主僧必夙為掃洒令竊怪問主僧告曰公每欲訪土地神必預報且曰令他日當作輔相故夙祗候令聞之自喜久之到寺僧不為備門庭蕪穢令詢其所以僧曰比者公來神輒不報令歎然曰試詰神不報之因主僧夜靜炷香禱之神夢曰初以令作輔相來此則先報近受胡氏白金六十兩而斷訟不直天曹冥府皆勾牽相簿中名矣故不相報

宋儋耳城西李氏家子病卒兩日復活云初昏暑有人引者至一官府簾下有言誤追庭下吏云奇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底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李氏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財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李氏鄰里死已二年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飣及錢數千云付其僧僧得錢

分數百道門者乃持飾入門繫若爭食其飾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皆擊湯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擊墻壁使過後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李氏驚而寤

宋衢城陸氏方賊收後侵占劉氏屋基文籍煨燼官不能辨陸氏死已十餘年一日病之遂昌僧懷德入冥見陸氏桎梏繫于廊廡問曰問其故乃云昨因方賊後侵占劉氏長街屋基至今拘囚于此未得解脫可祝其僧曰回歸陽間煩到家見我妻子令推前項屋基還劉氏如不相信但言妻某人之女名某娘長女名某次子名某以為表證僧遂到衢訪其家具以語之陸氏之子即推其地還劉氏後陸妻夢夫曰吾在冥中已脫苦矣

宋鎮江金壇縣吳千村有張先郁丙隣居後火焚其宅皆散而之他所存惟空址耳同邑有湯福病熱疾死至冥司云當復生方出門處送者湯至門外見市廛鄰列與人世不異遂坐茶肆時郁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平生喜曰數日聞公當來故候於此今知得還將託以事吾之故宅與張先比隣吾屋住址已盡吾境而侵溜所滴乃張先地也吾陰利其處巧訟于官而奪之凡侵其地三尺而張先訴于地下吾已伏其辜矣約使家人反之然二居皆已煨燼張先之子已徙陝府吾兒又流落建昌為南豐符氏婿幽冥路殊此意無由得達公幸哀我煩遣一介諭吾兒使亟推還張氏作券焚之吾得此則事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焉送者至即告別既甦遂遣人詣陝呼張氏子語其故張曰昔日實爭之今已徙居無用也湯以郁所囑不忍負復遣人召郁之子令以券授張氏仍書其副焚之他日湯夢中見郁丙來謝云感公通達此意得一段事了不然則拘繫冥府尚有出期

宋豫章開成觀牛道士為鐵柱觀上座以公堂銅磬瓶質楮三十番及以本利贖半移為己用遷延日久主首更易終莫能贖人亦莫知其故越數年牛以病卒一日主首與宋名含遊九宮山夢一卒攝至官府庭下曰汝止此今日午未空亡官未升殿久之簾捲紅光滿殿他無所睹左廊暗室中引牛上座荷校以出少頃官亦升殿問牛曰汝濫用常住器物質錢一折而脤牛向主首悲泣獄卒又復驅入暗室主首夢覺始知其錢為牛所侵用云

宋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閹寺以進至祕閣脩撰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部內有巨室畜一碼碯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其價不售廼為一番舶曾訥者所得良遣人經營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良即奏以謂訥厚藏寶貨服用僭擬乘輿有旨令究實良即以兵圍其家捕其妻孥械繫而搜索之訥之弟誼方醉臥初不知其繇伏劍而出遂至紛敵良即以誼拒命殺人聞奏奏下誼伏誅訥配沙門島靖康初元訥以赦得自便至京師知時事之變撾鼓訟冤初蔡攸竄海外繼遣監察御史陳述追於路誅之述度嶺而攸授首訖以述為廣漕代良併往鞫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擒下枷訊施以慘酷良悟憤恍惚如見誼心悸即承罪鎖押往英州聽勅勅未下而良死旅殯僧寺述復姦利不法為人所訟制勘得情詔述除名英州編管至郡寓僧舍縱步廊間覩良旅櫬在焉其夜述寢夢中亦見良告曰爾何故踵我覆轍遂悟驚悸得疾而卒擯室相並見者皆謂酷吏貪暴吞噬冥冥之中顯報如此

元湖南茶陵州東山陳辛五有出嫁姑氏見人戶闕食遂將米三百斛要其姪辛五出糶每官石取中統鈔七兩辛五意謂近後救糶可以騰價乃用出鈔一頓盡糴不與散糶於大德甲辰正月十二日送鈔還其姑氏回到地名車子岡畔為霹靂擊死扛撞不動其家人告天許下謝罪醮得扛撞歸埋未幾又為雷取出尸首合族驚惶遂命道士建醮還願其家小童忽為神附而曰陳辛五為富不仁要將此尸遍行告示方與安葬留偈四句曰吾號名為律令神纖毫罪惡豈容人一聲霹靂從空降誅戮欺心富不仁舉家求告謝罪方免

宋方城鞏固以機數治生其鄰周氏素富一旦男女相繼而死但餘一老媼并十歲孫一人固置酒延媼以善言誘之開以利害曰媼與孫介瘵而挾田宅貨財自衛是開門揖盜之說也曷若及身強健時盡價於我我當資給媼終老育尔孫使成人若何媼大喜允諾以賤價求售其直不能什二固得之即逐媼及孫使離業而盡室徙居之徙之日鞏夢周氏之夫告之曰尔強取屋業逐我妻與孫我已告於陰司明年亦全家來納

既寤命衆僧具道場懺謝至夜半有大聲從井中出繞宅到脫方止
固竟居之背一歲傍人犯城華氏數十口皆死其處無一得免者
宋秀州南門外真如寺側地名施揩里一村皆施氏有曰施八耆者故為
保正天資不仁專以并吞宗族田業為務舉債邀利家貲日豐乾道八年
七月二十五日申時後雷雨暴至雲霧陡黑有二龍趨入其家一白色一
灰色神人皆長三尺出沒無數青巾跣足手中各有所攜如鍬鑊之屬其
狀不一火光從門外稻場上起俄頃穿屋震聲轟然居室已碎大半梁柱
椽桁皆為稻草貫于中稻穗猶垂於外二龍奮躍捲合中文書斗斛無遺
餘凡箱篋揚虛空間若鳥翔為起又震一聲神物盡隱灰龍自南西去白
龍自東北掠地行落于南湖後二日風雷大作而去人咸謂施耆貪富不
仁之報
宋蜀人馮子春為資州守其胥徒之官嘗須公使銀盆老兵持以入胥匿
之而稱失去且謂馮云未嘗用馮以為兵所竊實諸獄兵衰老不能堪訊
鞫遂自誣伏索其物則云久已轉鬻了既論罪決杖且責償元直兵不勝

冤憤具狀訴于東嶽行宮泣拜而焚之仍錄一紙繫腰間乃自經於廟門
之外馮受代復知果州忽見此兵正晝在側愕然曰汝死已一年如何到
此對曰銀盆事其陳訴於嶽帝令來追知府女壻對理馮驚懾之次俄失
所在其壻即若中惡當日死馮後七日亦卒
唐有處士姓文不記其名居漢中嘗遊兩蜀侯伯之門以燒煉為業但留
意於爐火者咸為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積貨甚多為文所惑三年之
內家財罄空後為識者所誚悔而恥之以至自經又有蜀中大將屯兵漢
中亦為所惑華陽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言其宅靜遂求主者貸
而燒藥曰火發焚其宅延及一坊掃地而盡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
東趨斜谷以脫其身出門便為鷙獸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溪谷
之中鷙獸隨之不離跬步既窘急遂攀枝上一樹以帶自縛於喬柯之上
其虎逡樹咆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已及樹下獸則徐退遂就樹擒之斬于
燒藥之所
宋王翰林微時在聖壽寺教授生徒每過土地堂前土地必起身長老曰
入定見之一日復入定見王公過而土地不起身長老問其故乃云此
生時上帝賜玉印官至左相某等係節制於禮合當迴避近緣飧一道人
燒假金銀上帝追去玉印官止翰林某等不係節制所以不為禮長老具
以語告王公公悔恨而止
唐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療疾甚驗每治一疾必索十金有驛吏嘗傳其
方與數十金岑不以真方授之吏以之治疾竟不收效後岑為虎所食囘
遺一小囊於道上藏真方其中吏過而得之人皆以為神使之然也
宋吉杭沈防禦精於醫而道不行每夕焚香祝天忽夢金甲神曰汝見日
月則道行矣未幾療朝士疾有功適守四明拉之偕行由是求藥者如市
纔一歲得十萬楮捆載以歸後十年貪甚於昔欲再往復夢神曰汝前世
鄞人也於市中開義井今汲者以十萬緡謝汝矣貪心如是往必不反沈
不從果卒於鄞
唐盧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欲糶而米價稍賤昌裔適值歲旱乃往禱
神祠廟更祈一月不雨禱訖還至路憩亭中俄有黑雲一陣自廟後出頃

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髻中得一紙書則禱
廟之文也昌裔有孫將應童子舉鄉里以其事訴之遂不獲送
唐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主管義軍案團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成
紀縣百姓黃知感者妻有美髮自然欲之請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
知感歸以其言語妻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
為焉言訖攬髮剪之知感深懷悽憫既迫於差點遂獻于劉自然知感又
不免隸戍歿于金沙之陣妻乃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
牝驢忽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守召其
妻子識認劉之長子曰我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飲啖即是也遂取試
之驢即飲酒數升喫肉數臠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錢贖
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捶曰猶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之子
慙愧而死
宋紫巖章森德茂被郡檄宿眉山驛亭夢一女子杻械在身哀泣悲訴不
合奪取僧田見今受罪陰司祈乞薦拔章初夢未信再夢女復至曰非公

不足以動天德茂驚寤即為女子轎大殮終一夕遂夢女子來謝曰今已穎公得脫苦楚言訖再拜而去

宋臨江軍有趙幹師與標者貪虐好財數行不善其父母力戒之寔然不顧郡中有閣皂山李去飄法靈至夜觀中入滅燈火不復敢行忽曰上天呼匠人周元二於廊下房中閉門造燈籠一更後忽見兩廊掛燭籠殿上燈燭熒煌衣金紫者坐於兩班眾吏環列未幾押趙幹師來一吏宣讀罰案畢將趙決脊二十押送酆都收管忽周匠兒咳嗽兩廊燈與殿上燈盡皆撲滅次日周匠至趙幹師門首問安否皆云無事又數日幹師忽發背瘡祈禱于觀中仆地而死

宋李五公自杭州回船次江畔有一僧厚有財物亦同搭此船及入船謂有所忘再出船去李貪其財先令發舟僧來船已中流不可及由是赴水而死李冒認僧為門僧席捲所遺歸致大富踰年妻懷孕將產初夜夢此僧來相見遂以僧為名及長家計為之破蕩及年子又生一孫夜夢一船自天井中而下命名船老後盡蕩其家產無遺

宋沅州霍千里貪賄與厭挾妖術以濟欲旁有僧舍凡僧所得必平分乃可否則受禍紹興中一客僧於村舍誦經得錢七百而未及分霍恨欲害之及夜僧禮佛未寢忽霹靂一聲有數壯夫負棺來既而若失墜狀遂悄然及明眾僧視之皆紙為之喜云彼不勝必自禍試訪之霍已斃矣

宋虔州虔化縣常遣吏李巫猾粗近村以一僕自隨僕乞錢於逋者不滿意縛諸桑上灌以糞汁甫得千錢即雷電四起震此僕於晉安寺前其錢正在腰間遂入於肉皮裹其上

唐元載既誅魚朝恩受寵日益厚載遂志氣驕溢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為吏部侍郎鄭注得幸於王守澄李逢吉遣猶子訓賂注結守澄為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等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于訓一夕訓夢神人責曰汝當從父肆貪壞政殆將不免矣其後元載一門賜死家籍沒于官注梟首於光宅坊訓死於宦人之手

宋王玄象為下邳太守民垣下有一古塚日初升即見一女子立于其上

迫而視之則遂隱玄象聞之立命發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生謂玄象曰我乃東海王女也不日當生塚中之物任君恣取但此身切不可害玄象見女子臂有玉釧又復斬而取之女子哭曰此當入走死矣柰何其玄象尋亦以此伏誅

宋廣都人張九與同姓人田宅未幾其人欲加貨張為官僧作斷骨契閉之明年又來就貨乃出先契示之其人抑塞不得語徐謂之曰爾子孫似我欲語言而不得洒淚而去是年秋張有孫語不出而死至冬其子病傷寒失音亦死又一年身亦如之

宋陳邦光守金陵將杖朱衣吏當直伍伯者素兇暴不仁從求錢百千吏不許其半伍伯怒撰手喜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摩手消問適有破磁片正對手心刺之血流交肘登時痛腫不可忍數日而死

宋柳勝守平之邵金鄉升平里人也濫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性焰毒而鼠貪苟可攫財雖親族比鄰亦反眼不相顧其所居鄉里素推書籍流布天下無問宦族儒家皆置書版以資生理鄉有兩市相距僅一舍陽往來貿易惟人之便其印書傭工則有私約非納錢於衆不許輒以傭售此乃小民欲擅衣食之源其習俗亦從古然矣勝視書市苟為壟斷以罔其利不惮身為市魁攬取鬻書之權一聽於己則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鬻於彼市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亦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行之未久適有征商官廢述慶字去貪瑞足鄉儒雲里人也貪酷之聲素著剝剝州郡正與勝若始至交篆勝往謁之一見首告以取財之法述慶大喜自此同惡相濟與為表裏勝挾私以行科罰述慶假公施敲札鄉人厥懼而心不以為便仍以書籍越境售之勝乃嗾鄉之惡少邀邏搜捕如犯私鹽遭罰者不知其幾傭工則各使納償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錢甚豐每遇休澣勝與述慶設燕對飲細計所得鴻溝以分雖書版之家惡其貪鄙不欲與競而諸傭工不堪其害怨讟之聲藉藉於道於是群聚焚香而訴于廟之神通晝夜禮阿育王塔以詛以呪者餘二伯人未半載勝果暴死死之日七竅血流如注不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殂僧無與主喪者史遣人馳訃報其家比其反則尸蟲出戶臭溢街巷過者掩鼻於時衆傭工相

與鼓樂歌舞于市以章二貪之死雖古之燃臍讖口有不足以喻其快也
然尤有一異事勝家有老僕病忽與一黑犬同日而死越一宿僕犬皆復
甦僕良久蹶然起坐遍體汗流且告人曰吾適至一所若世之官府兵衛
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絳紅袍端坐殿上吏卒傳呼甚嚴堦下有數夜
叉兕神二罪人至皆囚首械繫每囚各有惡蛇六縲繞其身而嚙之嚎號
能認其一乃吾主人翁其一即征官也吾見之不覺戰懼須臾引問二囚
皆若隱諱不實者後令繃拷搒撻痛楚之聲至不忍聞又勅左右取呪詛
者書來示二囚又取帖子一帋則是記吾為主人翁領錢數而黑犬則常
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為證二囚乃伏辯殿上若有呼者云柳勝殿述
慶再押入地獄不以赦原永不在輪迴之數恍惚間夜叉兕推吾及犬皆
墮河水中及開目則此身乃在卧榻上而黑犬亦嗚嗚然若有所訴者是
後書市復通駐貿易如舊而術工私約亦竟不可破云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
又志業聰敏剋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
無不綜達常行見有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眾
咸奇之故雋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跡世莫
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出家有一同學法立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懟怨
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
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
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刀曰真
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之意也遂伸
頸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為安
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季關雒
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䢼亭湖廟此廟舊有
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
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驚憚莫敢慢焉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
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
與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䢼亭廟神周迴千里並

吾之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
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污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
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為法立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
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眾人必懼高曰但出眾不怪也神從林後
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胡語數番讚唄數闋蟒
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
望眾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高還豫章即以廟物起造東寺高去後
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
向之少年即䢼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
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
世害己少年尚在高竟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敘宿緣歡喜少年云
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
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着高頭
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之莫不悲歎
明三世之有徵也

昔迦毘摩羅尊者至西印度城口有大山山有一石窟尊者山行數里逢
一大蟒尊者直進其窟蟒遂盤繞尊者身尊者因與受三皈依蟒聽訖而
去後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為比
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於
蟒身住於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

昔波羅奈國長者名曰日難大富珍奇為人慳嫉日未沒時常令門監乞
者勿通日難之子栴檀亦復慳貪日難後壽盡還生國中為盲婦作子其
夫語婦汝身重疾今復懷軀我無衣食汝便自去婦出門去得大聚墻便
止其中九月生子兩目復盲乞食養之年至七歲其母悲言今有乞我少
飯愈飢兩人難飽兒聞母說便行乞食到其子家時守門者適少出外入
到庭中栴檀聞語呼守門門監懼罪即挈盲兒擲於門外傷頭折臂母
聞走到何人無道時門上神便謂之言汝得是痛尚為小小其大在後汝
坐前世有財不施故得勤苦死更苦痛觀者聞聲佛問阿難是何等聲阿

難具說頌佛哀矜到此兒所分銼飯已往視盲兒以手摩頭目便開明曾
折復念回識宿命佛問汝是前世長者日難耶對曰是也佛告阿難人居
世間甚苦愚癡一世父子不相識知時佛說經解散其意
昔舍衛城中有富長者命終無兒所有錢財皆悉沒官長者生時食啖麤
惡衣裳單敝以樹葉為蓋佛言雖得家富不自養身亦不養子不供父母
不適朋友不施沙門今日命終入啼哭地獄
昔目連入王舍城乞食見五百餓鬼白言尊者願垂哀愍語我家中言我
等輩為長者子在日放逸不好布施不信三寶見諸沙門入城乞食既不
自施遮他人言此道人不自生活但仰百姓今若與者後日復來終無
厭足以是業緣墮餓鬼中唯願尊者語諸親里共設大會請佛及僧使脫
此身目連告曰汝等至會所否餓鬼答曰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鍼
髮如錐刀肢節洞然馳走求食了不能得設見甘膳變成膿血云何能詣
會所目連如言語其眷屬為設會時入定徧觀彼諸餓鬼不見怪其所以
尋往白佛佛告目連彼諸餓鬼業風吹去非汝聲聞所能知見家汝設會
罪垢得除吾自能令來至會所佛為說法其夜生忉利天
昔佛在雞足山時有婆羅門生子令相師視之師言是子無相當名阿偪
其父母聞之無相雖長養之初不憐矜到年十二足自生活父母逐令去
勿復來還子不敢留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心念其勤苦即使阿
難呼問之欲出家否兒即歡喜願為沙門佛即以手而摩其頭鬚髮即墮
袈裟著身佛為立名羅旬踰時五部僧每出分衛〔即乞食也〕而羅旬踰所在之
部以空鉢還佛敕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念言是比丘僧自不得
食餘人何故悉復空還我若共行猶有所得佛知其意使與舍利弗俱使
目連與羅旬踰俱各分為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往目連即與
羅旬踰俱行適欲所至即便見佛及與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經歷過百
億國遂不得食目連念言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踰時甚大飢極止恒
水邊目連還即到於佛所佛時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念言我今飢甚
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且食此飯勿憂不足
目連即食食既已飽鉢中不減唯舍利弗即念羅旬踰今來得食當大飢

若使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踰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踰宿行未
報未應得食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以飯與之羅旬踰得即欲受飯
鉢便下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即得以還羅旬踰適欲食之便
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踰還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
俱行輒無所得空鉢而還舍利弗今以佛餘飯與我輒復覆去皆我罪報
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般泥洹〔即涅槃華言圓寂〕
欲知羅旬踰者維衛佛時身為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脫衣
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過從其分衛羅旬踰見前之言當何以相與便以
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即咒願是汝愚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遠
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時羅旬踰
與土沙門舍利弗是罪福果報今雖得道故受宿殃世人愚癡行惡無
罷羅旬踰是其證也
昔目連從禪定起遊恒水邊見諸餓鬼受罪不同時諸餓鬼各起敬心來
問目連往昔因緣一鬼問言我一生來恒抱飢渴欲至廁中求糞噉之廁
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初不得近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作佛圖
主有客比丘來寺乞食而汝慳惜不與客食待客去後乃行舊住緣汝無
道慳惜眾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鬼問目連言我一生來肩上有大銅瓶盛滿烊銅以杓取之還自
灌頭痛苦難忍何罪所致目連言汝為人時作寺維那知大眾裏有一瓶
酥藏著隱處不依時行待客去後乃行舊住酥是招提之物一切有分緣
汝無道慳惜眾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眾生身體長大頭上有鑊盛然火燒滿中烊銅從四面出燒其身
上乘虛而行無有休息目連問佛此何等罪今受此苦佛告目連此人昔
時作寺知事憎越送油不以分與諸客比丘待客去後乃分舊住以是因
緣故獲斯罪
昔佛在王舍城東南有一池水糞尿汙穢盡入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蟲
在此水中身長數丈無有手足婉轉低昂觀者數千阿難往見具以啟佛
佛與大眾俱詣池所大眾念言今日如來當為眾會說蟲本末佛告大眾

維衛佛泥洹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歡喜請留供養。盡心供餼無有遺惜後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各各發心欣然共議福田難遇當敦淨供人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寺主後時生不善心圖欲獨取不爲設供。大衆問言賈客施珠應當設供寺主答言是珠施我若欲奪珠糞可與汝若不時去割汝手足投之糞坑衆念其癡默然各去緣是罪惡受此蟲身後若命盡仍入地獄復受衆苦

昔有丈夫令其婦人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言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誑夫惜財而不布施身壞命終墮於針口餓鬼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餓鬼道中。

昔佛在王舍城耆闍崛(華言靈鷲)山中。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思惟觀察見一餓鬼身如焦柱腹如錐刃纏繞其身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糞穢終日竟夜受苦疲極了不能得爾時目連見此餓鬼而問之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如是苦餓鬼答言世有如來汝可自問我今飢渴未能答汝爾時目連尋詣佛所問其所由造何業行受如是苦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爲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國名波羅奈其土豐樂人民繁盛無有兵甲共相諍競時有長者名曰賢善體性柔和敬信三寶常樂惠施名稱普聞時有比丘著衣持鉢詣其家從其乞食時此長者有少急緣竟不自施尋即出去慇懃囑婦汝今在後好念施彼比丘飲食其婦答言汝且莫憂我後當與時長者婦慳貪心生便自念言令著與食後日復來此諸人等甚可惡見即喚比丘來入舍內閉著空屋令其即日飢不得食以是業緣於無量世墮餓鬼中受如是苦。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大目犍連見一餓鬼腹如大山咽如細針諸肢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唇口乾焦往趣河泉水爲涸竭假令天降甘雨望其身上皆變爲火時大目犍連即前問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是苦耶時彼餓鬼答目連言我今渴乏受苦難計不能答爾爾當問佛。時大目犍連即詣佛所欲問斯事。爾時世尊爲諸大衆演說妙法見目連來先意問訊受語軟語而問訊之見何異事。目連白佛我向樹下見一餓鬼身體焦然而向馳走具以上事向佛廣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惱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爲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井旁汲水僧從乞之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能持水與汝令我水減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復道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善逸多財寶無量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時彼長者偶行詣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照如百千日莊嚴其身心懷信敬前禮佛足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生歡喜還歸辭家及諸眷屬求索入道時諸親屬都悉聽許還歸白佛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時諸親族及諸人民以其先是豪富之子出家入道競施衣鉢種種所須既得之已生慳貪心不能施與同梵行者其後命終墮餓鬼中還守衣鉢時諸僧衆見其去世開其房戶欲收尸骸及以衣鉢闍維(華言焚化)羯磨(華言辦事)而此室中見一餓鬼身如焦柱狀貌可畏守此衣鉢無敢近者見是事已往白世尊具陳所見於是如來將諸比丘來入室中語餓鬼言咄無慚愧汝於前身出家入道貪著利養不肯惠施今墮餓鬼受此醜形之報。

昔佛言我曾聞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既得回還與伴別宿失伴憧惶飢渴所逼遙見一城謂爲有水往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餓鬼城到彼城中四衢道頭衆人集處空無所見飢渴所逼唱言求水諸餓鬼輩聞是水聲皆來雲集誰惠悲者欲與此水此諸餓鬼身如焦柱以髮自纏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乞我水億耳語言我渴所逼故來求水爾時餓鬼聞億耳爲渴所逼自行求水希望都息皆各長嘆作如是言汝可不知此餓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偈言我等處此城百千萬歲中尚不聞水名況復得飲者譬如多羅林斷然被火焚我等亦如是支節皆火然。頭髮悉蓬亂形體皆毀破晝夜念飲食憧惶走十方飢渴所逼切張

口馳求索有人執杖隨逐加楚撻撻打不得近我等受此苦云何能得水以用惠施人我等先身時慳貪極嫉妬不肯施一人𣲖水及飲食自物不與他抑彼令不施以是重業故今受是苦惱

唐洛陽高五娘者美於色再嫁李仙人李即天上謫仙也與高氏居洛陽以黃白為業高氏能傳其法居五六載開元末一夕聞空中呼李某屢披衣出門語畢遂謂高氏曰我天仙也頃以微罪謫在人間今責盡天上所由來喚既不得住能不愴然我去後君宜以黃白自給慎勿傳人不得為人廣有點凍非特損汝亦不利前人言訖飛去高氏後賣銀居多為坊司所告時河南少尹李齊知之釋而不問密使人召之前後為燒十餘床銀器不一年李及高皆死人以為天罰焉

唐贊皇李公好餌丹砂忽有一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來謁相公公喜延入既坐請公曰聞相公久服丹砂敢希一見公遣侍者於臥內取之以示道士道士視之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但促壽爾貧道有一火玉匱秘之已數千年矣乃於懷中出一玉象子狀如拳公捧之溫潤光潔非世

所有道士曰此可求勾漏硃砂瑩澈者於淨室內燃香致象之畀下覩自封鎖莫令婦人雞犬見之候三五日其砂即入象之腹矣又候五七日其砂盈腹吐出然後餌之不唯祛疾卻老亦可為神仙公曰何為火玉道士曰此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矣如置日中洞然有焰熖之勢投於大突然有聲夜置於暗室即如燈燭之狀以相公好道故以奉借唯忠孝是念無自致其咎又出一金象其狀一同曰此是雌者貴其相伴如無此恐玉者亡矣公服之數旬攬鏡見面色愈少鬚髮白者卅黑跡是公求砂無藝人多厭之而象之所服者遂經年秘腹中隱隱有殷紅之色不吐出矣其後果得罪南遷於鬼門關外忽逢其道士懇索先借二象且曰不信吾言固當如此公久不與之至鰐魚潭公平生有珍玩之物親自鐍閉三船是夕風雷晦冥澍雨併作乃見玉象子如一團火光自船頭飛出光燄衝天次見金象子隨水而入三船珍玩並溺於潭內公浩歎涕泣至朱崖不數月而卒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八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九

嘉言

(經)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謂人莫已若者亡○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驕淫矜誇將由惡終○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人棄常則妖興○倨慢驕奢則凶必從之○驕者先滅○恃德卒殆○恃財驕物所以至於滅亡○貴者易驕驕則必危富者易盈盈則必覆○傲侈禍之機○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多行無禮弗能在矣○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陷禍而已○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器滿則溢人滿則喪○惡逆已之言則禍成於不測○肆傲者納

侮諱過者長惡○以氣豪者亦以氣沮以力勝者亦以力屈榮以勢得亦以之雄以財進亦以之○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忍○陵人不祥○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毀仁惡士必近於刑○逆天統則災告降違人望則化不行○誣善者亦反其辜○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以己傑衆者必勞而怨聚○不能容物則怨多而恩少不能忍事則譽寡而毀衆○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人亦憎之○欺惑衆庶震怒上帝○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務偽不長喜虛不久○內則欺心外則欺人上則欺天幽則欺鬼神如是之人鮮有終吉○輕諾者信必寡面諛者背必非

(釋)我慢貢高即脩羅業○傲慢交凌發於相恃是故菩薩見慢如避巨溺○衆生為慢纏染著於憍慢為見所迷惑不免生死際○好起過慢自高凌物不見已失不知自短是慢業○心懷憍慢自高卑人○禮無不敬傲

不可長〇愚人無知而自貢高當知是業定墮地獄〇憍慢貢高草芥群生〇不敬師長及庚之業〇憍慢放逸此業甚盛燒滅宿世所種善根〇誑習交欺發於相罔誑罔不止飛心造姦是故菩薩見誑如避蛇虺〇心性纖穢言少誠實〇我見謗人漢如籃盛水走一氣將歸家餘藁何當有〇諂曲之心與道相遠當知諂曲但為欺誑〇以真為偽以偽為真是為邪見〇謗誹聖凡枉壓良善橫受三根長辭七衆〇我虧人是禍人虧我是福。

（注）自見者不明自足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〇為行之惡莫大於驕必伐年命〇矜功能飾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〇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椎堅強作難結怨〇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溺溢者亡〇好憎煩多禍乃相隨〇一切衆生顛倒妄想造地獄行不自知覺〇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捨而已久則害生〇損人終自失倚勢禍相隨〇不肯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〇背叛本師謗訕真正當身受大殃延及子孫〇侍挾惑依法泄慢墮地獄〇慢老欺人者死後受地獄苦報〇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天網恢恢報應甚速〇實為未至而沽買虛譽以欺人人未必能欺而內以欺其心矣〇世人要瞞人分明把心欺欺心即欺天莫道天不知〇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欺心神目如電〇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勸君莫作虧心事古往今來放過誰。

感應

唐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小與鄰舍閭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閭丘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閭丘氏子非吾類也而與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乎閭丘氏子嘿然有慙色後數歲閭丘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僚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讌遊然仇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僚會讌而仇生不得預豈有罪乎又玄慙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危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為僭居官秩耶且吾與汝為伍汝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慌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往來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濛陽郡佛寺中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于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即驅而就謁願為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為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為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為居山林終無補矣又玄即辭去燕遊濛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兒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辯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兒曰吾嘗生閭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為仇氏子尉於唐興與子同僚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耶又玄驚歎之因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兒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故我生於人間與汝為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輕慢驕傲終不能得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亡所見又玄既悟其事甚慙恚竟以憂卒。

唐郴州連山伏觀主嘗有一客過郴州寄宿觀中繫馬於門真械甚觀主責之客大罵而去數日客遇張山人張曰君將大厄曾有所犯客即說前罵道士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必為震厄速往謝之不然不可脫也君今夕當截一栢木與身齊置所臥處以衣衾覆之身遠別室作棗木釘七枚釘地依斗狀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當免矣客大驚登時却迴求得木未及郴州宿山館如其言半夜忽大風雷電震於前屋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雷入屋數四搜捕之不得而止比明視其栢木已為粉矣客益懼奔謝觀主求命久而方解謂客曰人不可輕也妖蛇尚能害人豈合無狀相忤乎今已捨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人厚報之。

昔有一國名多摩羅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一長老比丘名摩訶盧為人闇塞五百道人傳共教之數年之中不得一

偈。衆共輕之。不將會同。常守精舍。勅令掃除。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
養。摩訶盧比丘念言。我生世間闇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爲。
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絞死。佛以道眼遥見如是。化作樹神。半身
人。現而訶之曰。咄比丘何爲作此。摩訶盧即具陳辛苦。化神訶曰。勿得作
是。宜聽我言。往昔迦葉佛時。卿作三藏沙門。有五百弟子。卿自以多智。輕
慢衆人。恪惜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根闇鈍。但當自責。何爲自
賊。於是世尊即現光像。爲說妙偈。時摩訶盧稽首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
意。尋在佛前得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三藏衆經即貫在心。佛語摩
訶盧。着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衷坐。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
子。還爲說法。令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便受教。入王宮衷坐於上
座。衆人心恚怪其所以。各謹王意。不敢呼遣。念其愚冥不曉達嚫。心爲之
懼。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爲達嚫。音如雷震。清辭雨下。座上道人。
驚怖自悔。皆得羅漢。爲王說法。莫不解釋。群臣百官皆得須陀洹(華言入流)

昔華光比丘善說要法。有一弟子。恒懷驕慢。和尚爲說。都不信受。即作是

言。我大和尚空無智慧。但能讚歎虛空之事。願我後生不復樂見。於是弟
子。法說非法。非法說法。雖持禁戒。無有毀犯。以謬解故。命終之後。如射箭
頃。墮阿鼻(華言無間)獄。

宋慈照聰禪師。咸平中住襄州石門寺。一日太守以私意笞辱之。暨歸。衆
僧迎於道。首座趨前問訊云。太守無辜屈辱和尚如此。師以手指地云。平
地起骨堆。其地隨指湧一堆土。太守聞之。令人剗去。復湧如初。後太守竟
死於襄州。

昔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
言。你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衆
生故。

昔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噉食糞。有大群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廁。口中爛
臭。飢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
僧。供辦食具。以酥供設。客僧細者自食故。

昔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遍塗漫。亦復噉之。是罪何因。目連答曰。汝
前世時。作婆羅門(華言淨行)惡邪不信道。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上。持與
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汙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

昔長者婦孕滿十月。子不肯出。尋重有身。復產一子。先懷妊者在母右脅。
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惟先一子在故胎中。不得出外。其母
患極。療治無損。囑及眷屬。我腹中子抱活不死。我若命終。開腹取子。言訖
氣絕。送尸塚間。請醫耆婆(華言故活)破腹看之。果得一兒。頭髮皓白。語諸親言。
我由先身惡口罵僧。今處母胎六十年。受是苦惱。世尊遥知此兒善根已
熟。往到尸所。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衆白佛言。今此老兒
宿造何業。久處胎中。佛言。迦葉佛時。有諸比丘夏坐安居。差一比丘爲僧
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惟是
維那獨不得道。衆皆不聽。心懷懊惱。我爲汝輩營理僧事。令得安穩行道。
反不聽我自恣布薩(華言淨住)。便罵僧衆。即被牽閉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
常處闇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闇室。作是語已。自殘命終。久墮地獄。
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然後隨佛出家。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是

諸比丘復白佛言。老兒比丘宿植何福。出家證果。佛言。緣作維那。營理衆
事。値我得道。

唐高齡老爲祭酒。道氣不交。靈助無主。群邪縱互。急行其禍。保命真君謂
許長史曰。高齡之無德也久矣。鬼談之紛錯也積矣。嘗鑿敗古人碑銘。以
爲己文。水官識其蔽善以自標。陰賊於鬼神。特列於訟事之首。以詰其罪。
必不免矣。未幾果卒。然則他人之能。是可竊乎。

昔佛在世時。羅閱(華言王舍)城邊有一汪水。汙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民以
屎尿投中。有一大蟲。其形像蛇。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沒或出。
經歷年載。常處其中。受苦無量。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比丘。
汝識此蟲宿緣行不。諸比丘咸言不知。佛言。毘婆尸佛時。有衆賈客入海
取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家。選寶上者用施衆僧。食向盡。從其求索不與。衆
僧苦索。摩帝(華言寺主)瞋恚而語之言。汝曹噉屎。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其欺
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墮阿鼻(華言無間)地獄。身常宛轉沸屎之中。九十一劫
乃從獄出。今墮此中。自從七佛以來。皆作其蟲。至賢劫千佛。各各皆爾。

昔目連見一女人自身負銅鑊杖錐。著水以火然沸。脫衣入鑊內。熟爛骨沸吹骨出。在外風吹尋還成人。自取肉食。稽首問言。是何女人。目連答言。舍衛國中有優婆夷。敬信三寶。請一比丘。一夏供養。在於陌頭作房安置。自辦種種香美飲食。遣婢送之。婢至屏處。選好先食。餘與比丘。夫家覺問。汝不偷食。婢答言不。比丘食訖。有殘與我。我乃食之。我若先食。使我世世自食身肉。以是因緣。先受花報。後隨地獄。

宋階州孫仲可鄰居一寡婦無子。有田宅。仲可以計盡奪之。遂逐此婦。婦衣食無資。不得已乞丐而死。仲可夢婦來罵曰。汝欺奪寡婦。致之死地。後亦當得此報。其年仲可有罪杖誅。籍其家。妻子俱乞丐死。

宋建州人林達。性貪。務為欺罔。侵奪良善。家有四子。並龍父風。宗族親戚稍有懦弱。皆被欺壓。占奪田宅。有里人之子。喪其父母。有墳地一所風水家勝。達偽作契券。稱其父生時貨賣與已。遂還已之父骨葬焉。里人之子爭之不得。一夕達夢已之父告曰。吾今絕祀矣。爾過侮宗族。又欺人孫子。冥司不久取爾父子。達覺大懼。是年達及四子皆死。家產悉蕩盡。

魏侯終德。牧雍州。與蕭寶寅交。寶寅反敗。終德乃招集其徒。重與密謀。有道士李順興知之。語終德曰。此輩凶殘。亡無日矣。終德歸之。欲遣人斃殺順興。後恐事泄露。又呼順興飲食。將欲加害。順興逆知其意。乃謂曰。真道希微。非爾所測。而欲殺人自活。其可解乎。終德愈起凶意。順興又曰。大道不可毀。毀之者身滅殃及子孫。言訖失所在。未幾。終德病癩極苦。遂卒。

宋。江致平與熊相老翁善。翁告之曰。君何為作損陰德事。不一年死矣。對曰。吾安得有此。翁曰。試思之。江曰。自省無他惡。但昔年為試官時。宜一親舊在高等。其實私焉。獨此事耳。翁曰是也。君以己好惡而私天爵以授人。其不免矣。未幾而卒。

嘉言

【書】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妒娼生患。○妒嫉忠賢。養成禍亂。○嫉妒者凶軀之害也。讒慝者斷脛之兵也。○家有傲婦。善士所忌。○嫉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

【經】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汙天。還汙己身。○苟逐娼嫉之褊心。不弘忠恕之深意。○眾生以愚惑故。多懷嫉妒增上之心。是以見人行善。則興惡推毀破壞。不令成就。○若自揚己德。隱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毀者。是波羅夷（言重罪）罪。○心懷嫉妒。無度彼業。如是等罪。無量無邊。○欺者有四過。讒佞傷賢良。受身癡聾喑瘂。口臭腥。顛狂不能言。死墮拔舌國。○惡惑之徒。輕舉邪風。淳正之華。時遭佞逼。所以禍不旋踵。殃及己身。

【道】聞謀良善。向彼讒此。向此讒彼。離人眷屬。死入鎔銅地獄。○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心生。○父母妻子離隔不和者。從嫉妒離間骨肉中來。○抑絕賢路。自取功名。受考幽都曹。○讒嫉邪佞。則人鬼加害。○若酷陷忠良。讒毀賢人。生世處遭羌死。入牛獸身。○嫉妒行凶。死入東北方地獄。○若有惡人。讒嫉忠良。謀害賢掐送吉為凶。必招惡報。

感應

宋蜀婦人常氏先嫁潭州益陽楚椿卿。與嬖妾馬氏春奴以妒寵相嫉。樂楚生出。每殺之。楚生仕至縣令。死。常氏更嫁鄱陽程選。乾道二年二月。孰蓐三日而子不下。白晝見馬妾持杖擊其腹。程呼天慶觀道士徐仲時呪治。且飲以法水。遂生一女。即不育。而妾悖愈甚。常氏日夜告其夫曰。鬼以其死時杖杖我。不勝痛。語之曰。我本不殺汝。乃其婢用杖過當。誤盡汝命耳。鬼曰。皆出主母意。尚何言。程又呼道士。道士勅神將追捕之。鬼謂神將。吾負至冤以死。法師雖尊。奈我理直何。旁人皆見常氏在床與之辨析良苦。道士念終不可致法。乃開以善言。許多誦經呪為冥助。鬼領首即捨去。越五日復出。曰。經呪之力。但能貸我受生。而殺人償命。固不可免。常氏曰。如是吾必死。雖悔之無可奈何。然此妾亡時有釵珥衣服。其直百千。今當悉酬之。免為他生之禍。呼問之曰。汝欲銅錢耶。紙錢耶。笑曰。我鬼非人。安用銅錢。乃買偽鏹百束祝焚之。烟絕而常氏殂。時三月六日也。

唐廣州有一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首領妾。幸之。將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妾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目無睛。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燒釘烙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為蛇報。

此是杖害女婢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
二年漸大不見惟覺有物在衣被中莫不知也撥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
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無及焉
唐貞觀中濮陽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
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婢具說所由女悲泣
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無及
唐盧弁者其伯任湖城令弁自東都就省夜宿第二谷夢中見二青衣吏
來追行至一所有城壁入城之後欲過判官屬有使至判官出迎吏領住
一舍下其屋上有蓋下無梁柱下有大磨十枚磨邊有婦女數百磨恒自
轉牛頭卒十餘以大箕抄婦人置磨孔中隨磨而出骨肉粉碎苦痛之聲
所不忍聞弁於衆中見其伯母即湖城之妻也相見悲喜各問其來由弁
曰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妒忌以至於此弁曰為之奈何伯母曰汝素持金
剛經試為我誦或當減罪弁因持經磨遂不轉受罪者小息牛頭卒持叉
來弁所怒曰何物郎君來此誦經度人作事弁對曰伯母在此卒吝若惜

伯母可與俱去弁遂將伯母奔走出城各歸就活初弁惟一小奴同行死
已半日其奴方欲還報會弁已蘇後數日至湖城入門遇伯設齋家人見
弁驚喜還報伯母迎執其手曰不遇汝當入磨中今得重生汝之力也
宋劉道原為蓬溪縣令秩滿歸京夜宿縣界富民秦氏忽見一紅裳女子
泣曰妾本秦氏子婦夫壻市一婢性剛不相下遂為妾鞭撻而死其婢訴
於陰府追妾償命餘業罰為牝羊今在秦氏之欄以君經過將烹為饌念
為羊困甘刃死腹中有羔若就烹其業轉深俟產既死無恨道原因致意
主人云私忌不茹葷切勿烹宰黎明有人出告之笑曰適已烹羊道原歎
訝道以夜來之事秦氏舉家感傷納其羔於腹中瘞之此又妒忌為羊之
報也
宋張開娶孔氏生五子無何遽卒再娶李氏李氏悍妒虐遇五子五子哭
于孔氏塚前孔氏忽自塚出哭撫其子既而取其子帛巾題詩其上以贈
張曰不忿成故人泣涕每盈巾死生今已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
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塚中塵有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

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父以詩訴于連帥繳奏于朝李氏特
配嶺南然則為後妻者當如是乎偏憎偏愛是可用乎
唐梁仁裕為驍騎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
曰在下卑賤制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
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瘡腦潰晝夜鳴叫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唐荊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一寃事縣丞張景先寵一婢其妻楊氏妒之
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紿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問也
婢訖夢訴榮榮覺疑之問景曰公夫人病困說形狀景疑其有私也怒之
榮曰公夫人枉殺婢投於廁今見推勘公試問之景悟問其婦婦病甚具
首其事榮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厚加殯葬亦不能免月餘遂卒
唐末前火井縣令李明甫經過本縣宿館中有押司錄事將設酒餽欲宰
一白羊以待明甫是夜明甫夢一素衣婦人將二子拜明甫乞命詞甚哀
切明甫不測其由須臾再睡又見前婦人乞命稱其命在須臾忍不救耶
明甫不曉其意但驚怪不已再睡又夢前婦人曰長官終不能救我我已

死訖然亦償債了當我前身乃押司錄事之妻有女僕懷孕身懷二子臨
產矣其時我不合懷妒誣女僕盜金釵并金合子拷打至死今獲此報我已
還其冤債足金釵并金合子在堂西枓斗內為我藏之煩長官告錄事教
取得與我作功德明甫驚怖遂召主人告曰君宰一白羊有雙羔否曰然
李曰乃公之妻也曾妒殺一婢其金釵并金合子在堂西枓斗內錄事果
得二物取羊不食而埋之冤報之理無不驗矣
宋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美而妒一夕范當輪宿同事戲取官妓僕寢室
置范臥具中詰旦吏挈衾囊歸妻見領神色沮喪因撫心曰天乎吾至是
耶入室自縊而死蓋妒忌者天以是報之
宋余媚娘適周氏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使媒游說媚娘曰陸郎中不
置側室及女奴方可為婦希聲諾之既娶二年擘牋沫墨更唱迭和媚娘
又能製五色牋妙不可及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媚娘怒之諭令
入家同處希聲以為誠然既共居略無他說俟希聲他適即召舜英閉室
中手刃殺之碎其肌體盛以二大合封題云送物歸別墅閽吏異之送京

兆獄。娟娘遂就極典。後希聲夢娟娘告曰。我以妬殺舜英。今在冥司受報。苦毒不勝。君韋作佛事無救。蓋懷妒忌者無不受報。如娟娘者可鑒已。

宋胡宗甫妻張氏極妬。元豐中。宗甫官京局。張妾氏嘗過其家。有小婢雲英。行酒與主人相顧而笑。張見而嫉之。婢亦覺。是夕自縊於厠。家人驚告。張飲啗自如。妾氏不遑處。乃歸。明年張之女病。作婢語責張曰。我由爾死。尚未足道。爾既閉之飲食。欲樂安忍耶。必令主死。然後爾諸子盡死。使爾憂愁無聊。以償我平昔之痛。未幾女死。宗甫捐館。張遂出京還常州。長子死。從仲子與季子至京師輒死。一房姑婦孀居四人。張晚年病甚。宛轉床簀間。哀鳴求諸婢餔飼扶掖。或責之以平日事。則流涕無語。如是十餘年乃死。

宋夔州徐桂寓鄂州。見孀婦田氏貧。橐甚厚。桂已娶妻在家。而紿田氏以無妻。遂娶之以歸。及至家。桂之妻妬田氏姿色勝已。惡其夫專寵之。乃密取斷腸草漬酒中。飲田氏而死。得田所有萬餘緡。遂為富家。桂妻嘗夢田氏來與索命。心甚懼焉。火之無事。寶祐甲寅。田氏已喪十七年矣。桂復娶一妾。方十七歲。時有青城山老道人。嘗至桂家。指其眷屬謂曰。宅家打合作一處。人詰其故。終不言。但云。明年當自知之。明年桂妻惡妾忤己。嘗推辱之。妾密以斷腸草漬酒中。勸桂妻飲。桂不知亦飲之。皆斃。其妾與婢二人盡竊家貲登舟。焚其居。以為桂之夫婦皆焚死。老道人乃語人曰。桂之妾即田氏後身也。

宋紹興中。青城士人何浩設水陸。見一婦女自稱新死。欲求功德懺悔業障。浩問汝有何業。對曰。婦人家不出慳貪嫉妬。

宋咸淳乙丑年。淮陽李守妻妬。剖殺孕妾。越三年。晝寢。夢其妾倚窗外花樹欲進復止。驚覺。見一蛇繞樹集。衆欲殺之。則失矣。嘗夫婦月下對飲。覺杯中有物如蛇影。燭之無有。飲竟不快。明日腹疼痛不可忍。脹如彌月之孕。集醫法僧道作福。連日竟卒。斂訖。棺中有聲。啓視之。見一大蛇出于口而去。

蜀陳洪裕妻丁氏。青石鎮人也。因妬忌。打殺婢金危。潛於本家埋瘞。仍牓通衢云。婢金危逃走。經年。遷居夾江。因夏潦漂壞舊居渠岸。見死婢容質不變。鎮將具狀報州。追勘款伏。其婢屍一夕壞爛。遂寘丁氏于法。

宋蘄春太守妻晁氏。性酷妬。遇妾侍如束濕。嘗有忤意者。既加痛箠。復用鐵鉗箝出其舌。以剪刀斷之。妾刮席忍痛。不能語言飲食。踰月始死。後其家設水陸齋會。僧方名孤魂。晁竊屏間。正見故妾手持刀鉗二物。流血滿身。就位享供。饌怖而奔歸。為傍人言。深有懊惱意。尋得疾。呻吟之際。但云妾皆究責償。勢必不免。蘄守許以佛經及多焚楮鏹。祈釋其怨。晁云。妾不可。數日而卒。

唐蕭遘字得聖。懿宗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判官。後拜右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遘姿宇秀偉。意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為人。保衡才下。諸儒皆薄之。不甚齒。獨呼遘。後保衡為太尉。憾焉。及為相。擠遘罪。乃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遘不瞋。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禦。遘恍悟。識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為禮部員外郎。

宋吳介然黃溪人。妻妬悍無子。有四妾皆孕。妻妬忌。投毒藥。之卒皆不育。其四妾適入胎宮為藥毒。亦皆無子。一夕吳夢一神人曰。爾妻妬心太過。今誤四家無子。爾有一子。亦因而促壽。將亦主絕嗣。後介然有一子。果夭喪。吳家亦為之絕。哀哉。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陁（華言好聲鳥又山鼠名）竹林中。時尊者那羅達多。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歸本處。遥有祇洹（即祇園）赤如血色。怪其所以。尋即往看。見一餓鬼肌肉消盡。支節骨立。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羸瘦尫劣。氣力之少。當生之時荒悶殆絕。支節解散。甚為飢渴之所逼切。隨生隨噉。然無飽足時。那羅達多尋往佛所。具問斯報。佛告那羅達多云。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長者金銀珍寶奴婢僕使馬牛羊等不可稱計。惟一夫人無有子息。禱祀神祇求索有子了不能得。時彼長者即便更娶族姓家女。未久之間。便覺有娠。其大夫人見其有娠。便生嫉妬。密與毒藥。令彼墮胎。姊妹眷屬即詰其所。與彼大婦極共鬭爭。遂相打棒。問其虛實。其大婦者正欲道實。恐其交死。正欲不道苦痛叵言。逼切得急而作呪詛。若我真實墮汝胎者。令我捨身生餓鬼中。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生已隨噉。終不飽足。作是誓已。今餓鬼是。

晉桓道愍者譙人也晉隆安四年喪婦道愍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夜始寢視屏風上見有人手驚起炳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粧飾具如生平道愍了不畏懼遂引共臥言語往還陳叙存亡道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荅曰欲還甚久神道殊各有司屬無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止恒妬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為人故來與君別也道愍曰當生何處可得相尋不荅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為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道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積日

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患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伯玉夢妻曰妾以君語水神而自輕生今以腹妬隨入水族言甚悽愴後人數見段於水面披髮鼓浪里中婦人渡此津者皆不事粧飾蓋猶忌其為鬼而尚妬也

齊瑯琊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甚信釋典而妬忌之深每忘仁恕嘗在齋內使愛妾治髭忽有烏衘黃梅過庭而墜奐猜妾有私期鄰果為戲使奴出外覘視遇見一士向離私遊奴即從擒捉而此人言嗔汚媒便閉迸走奴還白之奐謂其有實加苦毆問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階笞杖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為枉橫若有天道當令官知爾後數見妾來訴怨俄而出為雍州刺史性漸狂異如有憑焉無故打殺少府長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為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等共領兵收奐奐子彪素稱凶剽及女壻殷叡共勸奐曰曹呂今來不見真勑恐為姦變政宜錄取馳以奏聞奐納之便分布千餘人閉門拒守彪遂與官軍戰彪敗而走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舉兵攻奐斬之先數日奐夢妾來告曰妾已得請君不出旬日來矣至是果驗

昔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懊惱何因故爾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汝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臥起去時所愛夫人臥猶未起著衣汝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

梁釋明琛經論雖富而以徽難為心深忌時之論者初為屋子法誘人次撰蛇勢法以授學者曰同伴二人止一林下琛曰我今內熱便解衣赤臥翻覆不定須臾兩足合為蛇尾乃曰我作蛇勢法今報至矣卿可上樹蛇心若至則有吞噬之緣伴便上樹奄爾全身作蛇惟頭未變在地自行欻作蟒頭長五丈舉首四視目如火星時諸蛇總至相隨趍谷而去其伴目驗斯報至鄴說之

五代時王延翰多選良家子以為其妾其妻崔氏性妬妾之美者輙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得病見祟滿前索命而卒

嘉言

【儒】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不有人禍必有鬼責○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倍德則崩○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携○不知其恩與知而不報厥罪惟均○受人恩不報者為子必不孝為臣必不忠

【佛】違背重恩永沉苦海○忘忽恩舊劇於路人○違恩業重現受交報○不知恩者甚於畜生

【道】受恩不感忿怒不休○忘恩違律罰筭二紀○違內負心三魂失真○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負荷恩義無報德心結怨成冤

感應

梁東徐州刺史張景僕射永之孫也嘗以戰敗陷入北虜有僧越者先是北地一土民與景盟誓為交曰共密謀歸計後果送景南還越遂捨俗出家居止嘗依於景及景往東徐越亦隨至任一日越以直言忤景景大怒遣兩門生一人姓井一人姓白昔夜往殺之其夕景夢見越來云爾初陷在北虜已無出計我冒死送爾南還爾未能見報乃忍殺我我為直言告爾亦是誠心親愛之故本有何罪我今惟苗從事弓矢以報此怨景方憂懼一日出射為箭傷其指纔微見血不以為事後因破梨梨汁漬瘡乃始膿爛停十許日膞上無故復生一瘡亦數寸許如中箭之狀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齊人周生者乃陸超之門生也超之只六人以清雅為晉安王子懋所知子

愁既敗于琳周生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王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起之亦端坐待命周生謂救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為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即死

宋時晉州平陽人常珽父為里胥蠶死毋携之再嫁富民康德休為人落魄亡賴偲你與錢三千緡使為區肆由是生理日給而珽事繼父略不知恩經數年德休死視如路人盡竊其貲甫三十歲壯無疾忽作牛鳴一聲而斃是夕康氏牛產一犢一蹄出背上朱書其姓名二字於脅間德付二子讀書識義不忍露其醜蹟匿之舍後牛鳴吼勃跳觸藩而出奔逬邑市觀者以故盡知之康氏遣數健僕蹤跡之不可得徑趍深谷中不復出

宋徽州城外三里汪朝議家祖父墳庵在馬紹興間招僧惠洪住持僧但飽食安坐未嘗誦經課念於供事香火亦極簡略僅能循循自守不為他過主家上下皆安之凡歷歲二十乾道二年病終汪氏葬之於近山元有大楮樹𣗥茂扶疎數月後頓以枯死經兩生菌汪僕牧羊過之見其肥白光粲采而獻之主人用常法煠治味殊香甘殆勝於肉今夕摘盡明旦復然源源不窮至於三秋浸浸聞于外或持錢來求買悉拒弗與又畏人盜取乃設短墻闌護之鄰人憤嫉踰墻入將空其根株楮忽作人言曰此非爾所得食強取必受殃災我即昔時庵主也坐虛受供施不知慙愧身沒之後冥司罰為菌蕈以償所以肥美者吾精血所化也今謫數已足從此去矣鄰人駭而退以告汪汪猶不信自往驗之不復有菌遂伐以為薪

昔有人入林伐木迷惑失心時值大雨日暮飢寒惡蟲毒獸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見之怖出熊語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溫煖可於中宿時連雨七日常以甘果美水供給此人七日雨止熊將此人示其道徑熊語人言我是罪身多人怨家若有問者莫言見我人答言介此人前行見諸獵者問汝從何來見有衆獸不答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不得示汝獵者言汝是人黨以人類相親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時復來汝示我者我與汝多分此人心變即將獵者示熊處所獵者殺熊即以多分與之此人展手取肉二肘俱墮獵者言汝有何罪答曰是熊看我如父視子我今

背恩將是罪報獵者恐怖不敢食肉持施衆僧上座羅漢語諸下座此是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佛莫食此肉即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勅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

昔波羅奈國有一商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㴋迴處過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衆商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悲救濟我也有一大鼈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衆人即得渡海時鼈小睡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殺鼈頭諸商人言我等蒙鼈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識恩曰我儕飢急誰能念恩輒便殺鼈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大群象蹹殺衆人

昔維耶黎國有迦羅越（華言居士）奉佛供養呪願畢請聞法義佛笑口光繞身三匝還從頂入阿難（佛弟子）問故佛言彼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買船步還經歷深山日暮止宿預嚴早發四百九十九人皆去一人卧熟失侶仍遇天雨雪失去徑路窮厄山中啼哭呼天有㫋檀樹神謂窮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窮人便留至于三月啓樹神言受恩得全身命未有微報願有二親今在本土實思得見願垂發遣樹神言善以金餅施之去此不遠當得國邑可得遷還至汝鄉里窮人臨去問樹神言此樹香潔世所希有今當委遠願知其名神言不須問也窮人復言依蔭此樹積歷三月今當遠離情懷悵悵若到本國當宣揚恩樹神便言樹名㫋檀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香遠聞人所貪求不須道也窮人至國中外親戚喜相慶慰後國王病頭痛禱祀天地山水諸神不能消差名醫皆視惟得㫋檀香病可得愈王即募求民間無有使宣令國中得㫋檀香者拜封為侯妻以小女時窮人聞賞祿重便言我知㫋檀香處王使令近臣將窮人而往伐取徑到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枝條茂盛華果煌煌人所希見心不忍伐不伐者則違王命伐之者中心隱隱踟蹰徘徊不知云何樹神於空中言便伐之但置其根耳伐竟以人血塗之肝腸覆其上樹自當生還復知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人伐之窮人住在樹邊樹撣地枝標殺之使者共識所劄窮人取其肝血如神所勅樹即更生車載所伐樹以還國中醫即進藥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其有病者皆詣宮門王出

香藥給之病皆得愈

昔有一菩薩身為九色鹿毛色九種角白如雪常在恒水邊飲食水草與一烏為知識時水中有一溺人隨流來下或出或沒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愍我鹿聞下水救之語言汝可騎我背捉我角負出上岸溺人下地繞鹿三匝向鹿叩頭乞為大天作奴給其使令採取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報恩者莫道我在此人貪我皮角必來殺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即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見非常之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其皮作坐褥其角作拂柄王當為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將死矣王募國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治賜其金鉢盛滿銀粟賜其銀鉢盛滿金粟溺人聞之欲取富貴念言鹿是畜生死活何在徑至王所言知鹿處王大歡喜言汝若能得其皮角來者報之半國溺人面上即生癩瘡溺人言大王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乃可得耳王即大出人衆往到恒水邊烏在樹頭見人兵來即呼鹿言知識且起王兵來至鹿睡熟眠臥不覺烏下啄耳鹿方驚覺四向顧望無復走

地便往趣王車邊傍臣欲射王曰莫射此鹿非常將是天神鹿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活王國中一人鹿復長跪問王曰誰道我在此王便指示車邊癩面人是也鹿即仰頭視此人面眼中淚出不能自勝此人前溺在水中我不惜身命自投水中負此人出約不相道人心反復不如出水中浮木也王有愧色乃曰汝受其恩奈何反欲殺之背恩如是即下勅國中若有驅逐此鹿者當誅五族衆鹿數千皆來依附飲食水草不侵禾稼風雨時節五穀豐熟人無疾病其世太平溺人因癩而死

宋和州開聖覺老初叅長蘆夫鐵脚久無所得聞東山五祖法道徑造席下一日室中垂問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然其語時圓悟和尚為座元祖舉此語似之悟云好則好恐未實不可放過更於語下搜看次日入室垂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祖云道什麼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尚為甚昨日道是祖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於言下大悟覺後出世住開聖見長蘆法席大盛乃去謁夫鐵脚不原五祖所得拈香時忽覺胸前如擣遂於痛處發癰成竅以乳香作餅塞之久而不愈竟卒

嘉言

【儒】犯神者有疾夭之禍○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怠慢褻瀆則招以災害○智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智者保身愚者殺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行遠神祇天則罰之

【釋】不禮塔廟摧毀經像殺害衆生入無間獄○毀經為衣竟體剝爛○毀塔象寺偷僧祇物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毀塔壞寺焚燒形像如是等罪無量無邊○壞我佛法得大罪過○佛滅度之後為興塔廟舍利不滅感靈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

【道】毀壞天尊大道星辰形像者生愚癡臭穢身○毀壞天尊形像者死入地獄○身體爛壞者從毀壞三寶中來○破壞宮觀靈壇者見世眉鬚墮落過去生毒蛇中○聖人應物必資於經不立真容成濟何由○不修妙義不修大功處處有滯煩惱生死○輕泄經目放露天真受考盟天曹

感應

宋元嘉三年謝晦為領軍鎮荊州謂塔寺不宜在城間當移之郭外釋法愍諫晦不聽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門遣隊士八十持刀斧毀壞浮圖尊像縱橫瓦木傾墜俄而雲霧晴天風塵勃起晦即怖走隊人驚散莫知所以晦蒙被塵土以手拭去膚隨指落潰爛瘡痍體無完膚後夜夢見沙門飛騰空中光明顯赫又見二人形狀丈餘雄姿甚偉厲聲叱曰所行返道尋當自知其後隊人史雙身著癩疾經時而死餘人並犯法就終晦連年瘡病後因謀叛合家被誅皆非命而卒

東魏韓賢字普賢齊神武拜為建州刺史天平初為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賢故斫破之是夜夢諸天叱謂曰咄汝賢破經函福德消凶禍及驚覺不勝追悔至是果為賊所殺

宋元祐間岳州民家共請一儒師於僧寺中開學館誨其子弟師頗毀詆

生惰學者必罰之有李受二之子頑鈍悖傲不受師教日受呵責一日遇
其師暫出取鐵釘釘伽藍神之背曰爾獨不佑我使我日受師責又於輪
藏上取一小佛像投棄井中其夜受二夢一僧一老叟來其家老叟曰爾
家惡子鑿我背良苦又指僧告受二曰又推致此人陷溺於井爾速令謝
過不然禍將自及受二本販魚為業既覺即趍出營利中道忽思憶昨夢
方俟晚歸詢問其子歸則子已患背疔口噤不能言明日狂發走寺中赴
井死受二自下取屍得所投佛像乃問其同學諸生知其子所為及釘伽
藍事隨作齋安謝而已無及矣

宋吳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飢荒遂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
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衆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
囊篋數四悉滿焉因將還家共鑄為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
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堪忍未及受刑而死舉體皆拆裂
狀如火燒

宋周宗者廣陵人也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
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晶為相因共竊取
出村貿食其一人羸病等輩輕之獨不得分既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
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

梁人郭祖深上梁武一十八條事請廢郭內小寺及無業僧尼梁武不納
後夢見善神嗔之成白癩雖悔不差

唐貞元中有軍帥過宜春留止佛寺中縣官牽羊携酒往勞之帥刲羊宴
會先令郡卒灑掃堂宇屏除像設移置廡下就廡刲羊血濺像面指爪及
胸悉已霑污及賓客至帥始就席即如昏狂仆地因遂成疾其暮刲羊之
人亦發狂暴持刀自毀其面并毀胸指流血不已竟夕而死

唐貞觀中有人任嶲州屬縣令征高昌於寺得一真珠像至京師諸大寺
欲與千貫錢買之不肯遂毀破賣得一千三百貫後月餘患重瘡痛之間
見一僧云何因毀壞尊像遂遣人拔其舌長尺餘苦痛呻吟數日而死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兹有薛孤訓者為行軍倉曹參軍及屠龜兹城後乃
於精舍剝佛面取金旬日之間眉毛總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所得
金者皆迴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

唐會昌中有中人王義逸者護鳳翔軍值武宗毀佛剎義逸以家財易諸
[illegible]求取其精者遂大營市邸并治其第為岐下之甲焉居三年一日有小
吏入告有不便事泣曰某適方就寢假寐有紫衣人招入一朱戶則類
將軍之第也見絲竹綺羅賓客列坐滿堂獨無將軍紫衣人指階下一徑
曰此路可見公主人因北趍見荊棘滿野其路纔可容人步至低屋排戶
而入見將軍卧于床上繫其手足有人持火至方爇其髮回出涕言曰吾
不幸生好買毀僧寺材礎以貪其利今繫於此後三日當死君歸為我告
家人速毀邸第以歸佛寺不可輒留既而焰盛不能盡言義逸怒而叱之
明日果腦發癰三日而卒

唐相州鄴城中有丈六銅立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悖無有信心乃彎
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執令仆
地銷鑄為銅擬充器用乃口發大聲響烈雷震力士亡魂喪魄人皆仆地
迷悶死轉怖不能起由此賊侶慙惶歸信者衆丁零後竟被誅死

唐鳳州城南有明相寺寺有佛數尊皆飾以金屬亂離之後有貧民刮金
鬻之而自給迨至時寧金彩已盡於是遍身生癩癢不可忍常須以物自刮
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而死焉毀佛之咎昭報如此

唐袁州故觀城人姜勝先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醫療積年不損
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
曰但為我續手令爾即差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黍地裏打雀於故村
佛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嚇雀有人見者云盜裂經大罪勝生反
更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總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
面作禮盡心悔過雇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
痊愈鄉人號為聖像

偽蜀達江起軍攻取閬州兵火燒劫閭里蕩盡佛寺有一大鐘在地有一
卒運大石擊鐘令碎而躪之鐘破裂流迸正中卒脛雙折而死

宋初蜀中有一男子既負且賤於上吻連生一片贅肉如展兩手許大下
覆其口形狀醜異殆不可言其人每飢渴則揭贅肉以就飲啖頗甚苦楚

戒問其所因則曰少年無賴嘗在軍伍嘗於佛寺安下同火共刲一羊分得少肉傍有一佛像吾以置其上吻間不數日嬰疾遂生此贅肉焉。

宋溫州市人張八居家。客持檀香觀音像來貨張恐其作偽。欲試之而遍體皆綵繪不可毀。乃以小刀刮足底香屑爇之既而左足大痛。如癰毒攻其內醫藥不能施。足遂爛。

宋徐州有老女人積得錢十千欲寫金剛經一卷。有一經生來請為寫。當時付與十千經生用二千錢起寫經堂三千文作新淨衣餘共買紙筆墨裝潢。每日持齋。專心繕寫既畢安置堂中忽有別經生數人嫉其得錢多。欲來偷經毀藏。潛入室中並不見經惟存白紙一卷却問主人借經看其女易衣熏盥。入佛堂取經却是所見白紙。其經字甚分明。是諸經生因起惡念一時鬚眉俱落。

唐潭州袁孝昭兇傲豪橫惟事侵奪尤不信佛法所居之東有一僧寺。高敞深曠心甚樂之而寺惟二僧相繼而死。袁偽作契券稱僧存時嘗賣此寺與已為業便欲移居其中妻與一女力諫不從。即先毀佛像以木撞擊像首乃壞其體率數力舁棄於江遂徙家焉。隣寺僧訴於郡。袁盡賂郡官僧不得志將訴於朝袁在家忽夜聞四面喧嚚之聲起視無有也是夜袁夢數十鬼卒來執縛至冥司。王者問袁曰。誰毀佛像居僧寺。袁甚恐不敢言。拷掠鞫問以鐵椎碎頭次碎其肢體。棄湯鑊中忽然而寤。大懼與妻子言之明旦謀遷去。即發狂暴死。後三子及同毀佛像者相踵皆卒惟妻與女得存。

唐西京清禪寺先有純金像一軀。長一尺四寸重八十兩隋文帝之所造也。貞觀十四年有賊孫德信偽造璽書將一閹豎子詐稱敕道取像寺僧聞奉敕不敢拒付之。經宿事發像身已被斫破徙頭不鎔太宗大怒處以極刑德信未死之間身已爛壞。遍體瘡潰寺僧更加金如法鑄成。

隋開皇中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當陽丈六金銅大像并二菩薩俱長丈六。其楔戴顋所造。正當棟下。于時焰火大盛衆人拱手。咸共嗟悼大像融毀。忽見欻起移南一步棟梁摧下。像得全形。四面瓴木炭等皆去像身五六尺許。雖被火焚而金色不變。趺下有銘。大衆咸駭。歎聲滿路後移在白

馬寺烏在無踐。至唐永徽二年。盜者欲利像銅。乃鋸窓欄斷。將欲拔出。遂被壓腕求拔不得脫至曉僧問盜者云。有一人著白衣在堂內捉手。求脫不得也。

唐益州王頠子者性凶傲不敬三寶。永徽中嘗夜入福感寺塔毀取相輪將至底級兩柱忽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困。恍惚間見一胡僧語之曰。汝欲得脫可大唱曰賊在此不爾則必死矣賊即依命。大唱數聲。寺僧聞之往救方得拔出。

梁杜龕性凶頑不信三寶。三休閣舊有佛像二軀皆金銀為之龕欲毀為鋌。先令數卒上閣壞佛項椎鑿始舉。二像一時回顧盻之所遣諸人臂如墮落。不自勝舉。失音如醉。杜龕亦爾久乃醒悟仍被打䃼遍身青腫惟見金剛力士可畏之物競來擊之受苦呻吟舉形洪爛膿血交流。穿皮露骨而卒。

東晉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寧康中沙門釋道安所造。及成就已像夜自行至萬山。天明迎歸寺。夕又出至寺門山踞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鎮副

長孫哲志性兇麤。先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加五百人方倒震地哲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此像三周甲午當滅。勘以長曆。大略符焉。其所蹈石在本寺今名啟法是也。

唐岐州岐山縣。華陽鄉王莊村。有人姓馮名玄嗣。生來麤獷殊不信敬。母兄承舍利從東都來。將欲藏掩。玄嗣不許。母兄不用其語。至舍利所禮拜還家。玄嗣怒曰。此有何驗而往禮之。若舍利有功德者。我家中佛像亦有功德。即取佛像燒之竟有何驗。母兄救之已燒下半。玄嗣忽倒不覺暴死經三日始活。說云。忽到一處似是地獄有大鳥飛來啄睛噉舌。入大火坑燒烙困苦。覺身癢悶。以手摩面。眉鬚隨落。自看大地全無精光。親屬傍看皆知罪驗。諸人語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同。但曰。火燒我心。以取俗人之語。教吾不信謗佛之罪。今殃著身。東西馳走。又被打杖懼怕號哭。但惟叩頭彈指懺悔乞命乞命而晝夜號走。不曾暫住。至二月十三日。親屬哀愍。請僧懺悔。乞願造像。又將至塔所。于時京邑大德極多。時行虔法師為衆說法。裴尚宮比丘尼等及俗人士女。向有萬人咸見玄

詞五體投地對舍利前號哭自撲。至誠懺悔不信之罪。又懺犯尼淨行打罵侵僧盜食僧果。自懺已後。眼疼稍安。大患仍自不差。未及一年而死。

劉宋時臨川康王在荊州城內築堂三間供養經像。堂壁上多畫菩薩圖相。及衡陽文王代鎮。廢為寢室。悉皆泥治乾燥。桄脫畫狀鮮淨。再塗猶爾。王不信向。亦謂偶爾。又使濃塗。而畫像徹現。焕然可數。王復令毀。故壁悉更緒改。不久抱疾。閉眼輒見諸像森然滿目。於是廢而不居。頃皆齋講。

宋元嘉中京師簡靜寺尼智通。果貌姝美。信道不篤。罷道嫁為梁群甫妻。後生一子。年七歲家貧無衣。為尼時有法華等數卷經。皆素絹書之。即浣擣為衣。兒著之。母忽癡。悖逆患偏體剝爛。狀若火瘡。生白蟲。日去升餘。燥痛煩毒。晝夜號叫。忽聞空中告云。壞經為衣。得此劇報。旬餘而死。

梁梁州有一貧人。寒甚無衣。偶得安養寺僧舊袈裟一件。製為內衣。忽雷震而死。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也。

唐蜀州新津縣平蓋化。即第十六化也。神仙彭孝通得道之所。真像存焉。化有玉女長一丈。見則天下太平。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飲之愈疾。化之上當山之半。有樟木樹。徑六七尺。居人常聞其下有考捶號叫之聲。莫知所以。大順元年丁未。山下居人何六者。本性凶悍。不懼罪福。因值干戈。化中無道流棲止。乃毀拆屋宇。採伐林木。為燃薪以貨之。固有日矣。一旦詣山前僧舍中。求水漿以救其渴。之僧素與相識。聞其聲哀切。出門睎之。見其仰面反手。如被拘縛。喉中喘急。流涕於口。問其所疾。答曰。我為毀平蓋化屋宇。斫伐樹木。今有青衣使者追捉。繫縛。將往樟木樹下地獄中考問。去渴之既甚。乞少水相救耳。以水與之。良久。徑去死於樟木之下。鄉里共所知焉。又有人取水。見泉側有雕飾二玉女。世傳為奇玩。遂盜之。因無玉女之像。泉畔小舍亦被人毀拆。近化居人見神人擒盜玉女并毀舍人。生魂入化中。二人遂皆風癩。數年而死。

唐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西面通街。大殿講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峯者事穎川王。於小蠻坊創置私第。以基地卑濕。乃使力役者斷觀門土墻。及廣掘觀地。取土數千車築基址。土木未畢。已數口凋亡。一旦自衙歸宅。於其門外見二青衣人。曰。為觀中取土事。要有勘對。應荅之間。下馬而卒。其觀內有鐘樓。曰靈響臺。有門樓宏壯。制度精巧。節度使吳行魯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拆其鐘樓。道眾勝貫。併為毀蕩矣。頃年舊在蜀明道大師尹嗣玄。云。行魯之吏因疾入冥。數日復活。言見行魯為鬼吏所驅。搬運龍興材木。鐵鎖繫械。晝夜不休。木纔積聚。又却飛去。如是搬運。不知何年當得息爾。欲求子孫為立觀門以贖其罪。而子孫貧窶。固不及爾

唐咸通中長沙有惡少十人。聞維仙姑修道於衡山魏夫人仙壇之下。十人者深夜持火挺刃。將往害之。既入其室。仙姑在床。了不能見。遂出門。推壞仙壇。壇乃一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圓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則動搖。人多則屹然而住。十人者推之。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屹不能動。乃相率奔去。及明。行至遠村。其同志者皆為虎所噬。內惟一人毀壇之時不同其惡。獲免虎害。

昔阿育王崩。諸臣欲立太子以紹王位。有一大臣名阿㝹精羅地。曰。阿育大王捨捨滿十萬億金。作諸功德。少四億。太子封藏不與。王捨閻浮提地以施佛法僧。欲以滿足。今日大地皆屬三寶。云何便使太子為王。諸臣即辦四億金送寺。然後共立。如是四世。王名弗沙蜜多羅晉言[illegible]問諸臣曰。我當作何等。令我名業久存。有臣答王曰。先王阿育造八萬四千如來之塔。復興種種供養。名德相傳。無有斷絕。王曰。先王有大威德。能辦此事。我不能作。更思餘事。有一臣曰。有二種法。名傳不滅。一者作善。二者作惡。先王造塔。今王壞塔。二俱不朽。王乃從之。即興四兵往詣寺舍。先至雞雀寺。中門前有石獅子。即作獅子吼。王聞驚怖。還入城中。如是再三。呼諸比丘問言。我壞塔房。何等為首。比丘答曰。丞不應行。必不得已。寧壞僧房。勿壞塔也。王即殺害比丘。壞諸塔寺。至娑伽羅國。又復唱言。若有沙門頭者賞之千金。此國有一羅漢。化作多比丘頭。傳與百姓。送往請金。王之庫藏金寶竭盡。後知羅漢。倍復瞋忿。羅漢入滅盡定。王往殺之。終不能得。以滅盡定力。不傷其體。如是漸進至塔門邊。塔神曰。有蟲行神。先求我女。我不與之。今為護法。即呼蟲行共立誓言。仰伏此王。勿壞正法。以女妻卿。時蟲行神往南方海中排揚地浪切大山推笮責王上及四兵眾無不死盡。

箴言

〔協〕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苟怠惰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苟惰說之為樂若者必滅○酒之為物傷性敗德○耽嗜滋味玩味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猶有幽迷不復然當入鬼同誅○衆人之宴安放肆偷情百殃並集○嗜酒者窮飲之始也嗜欲者潰腹之患也○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斧斤○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常好優游耽嗜麴蘖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貪心害己利口傷身○閒居慎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君子莊敬日嚴安肆日偷

〔悟〕自破淨戒破他淨戒如是罪惡無量無邊○若毀犯禁戒現世惡名聞為人所輕賤命終墮惡道○五戒不持入天路絕○酒為放逸之門大聖知其苦本肉是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穢因○常食酒肉恒食葷辛善神捨衛惡鬼交侵○前生不持戒人面而畜心汝今招此咎怨恨於何人○貪財愛淫欲心惡若豺狼地獄如箭射極苦若為當

〔道〕僧道出家纔入道場逆料施利多少加減法事或醉酒飽肉畜妻私寮如此等類歷劫不赦○若有人持戒朝為夕替自貽其殃○若人破戒者見世遇三災○凡人違犯經戒皆奪算○嗜酒食肉好食辛穢者見世生百病○身為餓鬼循歷鑊湯燒鐵為丸飢則當食以報破齋違戒之罪○不得其容動作必凶○耽滯聲色五味積集從茲生逢禍難殃受酸辛○凡人有過小則奪紀大則奪算○道法於人不等閒思量戒行徹心寒千年鐵樹開花易一日酆都出世難

感應

宋南城縣陳氏子諱孚德光始為士人後出家削髮法名體謙素不檢嗜酒及色既為僧故態不少悛雖居報恩光孝寺而常常在家且竊污比鄰婦女外間盡知之謙瘦之日若至於酣酒食肉持其小小者耳乾道末年染疾未甚困夢被追到冥府主者公服怒坐責之曰汝口誦般若而身犯戒律死有餘罪必獄卒械之謙指頰謝過竟不許鞭瘡顚悸與人言所見曰悔無及矣旬日死

宋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曜近村王氏子也既作僧為街坊化士嗜酒不撿一意狎遊年二十五歲得疾甚惡還其家困卧閉一寒暑忽忽不知人舉室環泣少頃仰首長鳴頓仆于下問其所苦稍能言曰腰脊之下尾骨痛不可忍呼瘍醫孔先璋視之乃短驢尾白皮膚間崛出父母驚異狀宣播急掩其衣痛愈切復裸以示人然後止明日長尺許又明日遍體生毛首面已為驢形數日後蹄鬣俱備兩耳翹然嘷吼悲鳴四肢據地卓立儼成真驢家人議欲殺之寺僧云不可此天所以示戒彰其惡報以懲後來如救之是逆天背理將為君家不利於是畜于廄中而弗施鞿勒驢嘶喊不已且亂齧人試舉鞍置前則聳耳以待若有喜意負重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六年方死

宋南城橋寺龍王堂僧德袞姓張未嘗戒持念而廢已殊猥下昧然酒肉徙耳寄赴人家齋供粉品蔬炙食之無餘忽覺兩眼癢澀摩擦不已少頃酸餡至前他人既舉箸此僧獨昏昏弗顧主人意其飽語之曰大師雖飽強食一枚亦佳答曰所下何物在何處鄰坐者為執置掌中亦不以向口視其瞳子略無晶光問其故曰眼前全黑暗不知身之所在至不能辨黑白寺僮挾以歸雙眸空存不覩一物呼醫療之言不可治或教使曉夕稱誦觀世音菩薩且入懺堂自悔前過冀有復明之理然卒不能從其言終身為盲者云

宋黎道姑者未知何許人明道元年來武當山結草庵常閉戶晏坐晨與男女遊從但舉手指心不發一語居兩歲嘗出行山忽若有所思自此方寸錯亂起居言語與昔時不同競往山下人家酒肉淫泆無所不為一夕五龍觀主鄧法師夢黎來方丈稽首懺拜云某居山下不合妄起塵心觸犯上聖明日當墮畜類入觀門為驢負重望慈悲願卹鄧未及言而覺坐遣道童詢之還報云黎姑昨夜狂走山中作驢鳴數聲至夜死於七星坡下鄧驚異集其徒告以夢俄聞磨下報四更時產一牝驢即率衆往視驢

赴前如迎候然。鄭村其背諭以隨業領受。即點頭伏地。五年復受其來謝曰。受罰負重千日。今已滿足。來日當受生人世。乞以遺軀赴屠分割。不然即為人不得全肢體矣。至旦驢已死。乃如其請剝割焉。

宋雲頂山慈雲寺主僧審言性貪鄙。欺隱本寺施財。飲酒食肉。畜養妻子。無所不為。僧衆稍狷潔者。必遭凌辱。一旦疾篤。自言見空中縋懸一石曰。有鼠齧之。繩斷正中其心。大叫氣絕。久而復蘇。如此數十度方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犢。腹下分明有審言二字。

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剛經。并為母造經一百部。忽有鹿馴戲。見人不驚。犬亦不吠。逡巡自去。有人牽羊。呼待同食。食了即卒。忽有追者引去。見一城門上有扁額。遂令入見王。王呼何得食肉。待云。雖則食肉。比先持經。王稱善曰。既能持經。何不斷肉。計爾昔日持經之功。當壽九十歲。死登忉利天。今爾破戒。止四十五歲。死後受地獄苦。若能虔精改過。猶得少減苦楚。遂得復生。

昔迦羅奈國有婆羅門華言中行子。名曰執持。受佛禁戒。無所違犯。執持久後到他國中。見人殺盜婬。便貪愛之。見人好惡。便論道之。見飲酒者。便欲追之。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受戒誓。當以還佛。即詣佛所。言前受五戒。多所禁制。不得從意。佛法尊重。非我凡類所能恭事。寧可得不。佛默然不應。言未絕口。即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扣執持頭。復有鬼神。脫其衣裳。鉤其舌者。有婬女鬼。刀割其陰。有鬼洋銅澆其口。前後左右皆諸鬼競來分裂取其血肉而噉食之。又有自然之火。焚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急持不令得動。佛見問曰。汝今云何。執持口禁不能復言。但手自摶。佛以威神救度執持。諸鬼神王見佛世尊。各立一面。於是得蘇。便起叩頭。前白佛言。我身有五賊。牽我入三惡道。坐欲作罪。還負所受。願佛慈我。從今改往修來。奉受戒法。持月六齋。歲三長齋。燒香散華。懸雜旛蓋。供事三寶。不敢復犯。佛言。汝今所言。是為大善。汝若眼見。自作自得。非天授與。

昔時有六十初發心菩薩。共到佛所。五體投地。禮足已。於地未起。悲啼雨淚。向佛合掌而作是言。善哉世尊。我等業障願分別說。令我等心自清淨。勿復更造。佛告彼菩薩言。諸善男子。汝等過去。於拘留孫如來教中出家學道。既出家已。住於禁戒。於戒放逸。住於多聞。於多聞放逸。於頭陀功德皆悉損減。於時有二法師比丘。汝於彼所誹謗嫉妬。為多利養名聞因緣。於彼親友施主之家。嫉妬慳貪。於二師所親友檀越。汝復破壞離散。兩舌毀辱。令生疑惑。不生信心。信不具足。說非善事。時二法師所有衆生。心生敬信隨順之者。令彼等輩。斷諸善根。作諸障礙。汝等以此業障礙故。遂於六十二百千歲。墮於阿鼻華言無間大地獄中。復於四萬歲墮於活地獄中。復於二萬歲中墮黑繩地獄中。於八百千歲墮熱地獄。汝於彼處捨命已。復還得人身。於五百世中生盲無目。以業障故。所生之處。一切暗鈍。忘失本心。善根閉塞。少於威力。衆皆捨棄。恒被欺凌。為人憎惡。毀呰誹謗。常生邊地貧賤之處。下賤姓家。少利養。少名聞。不為他人恭敬供養。亦不尊重。人所不喜。衆所厭惡。汝等從此捨身命已。於後五百歲中正法滅時。還生於惡國惡人之處。下賤姓家。貧窮下賤。被他誹謗。忘失本心。所作善根常有障礙。雖暫遇明。還被翳暗。汝等於彼五百歲後。一切業障爾乃滅盡。於後得生阿彌陀極樂世界。時彼如來方授汝等阿耨菩提華言無上正覺記。

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時。暴疾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四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為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連袂。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位。亦去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圍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哀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訊問。至門外。僧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黃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襞音疊置淨處。仍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襞帔置床角上。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屍欲起。惟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晝則夜反。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床頭。又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臠。是夜夢已化羅剎。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既曉覺口腥。唾出血。使人視。滿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

而辯自五六年來。遍身患瘡。潰爛臭穢。醫不能愈。人皆以為破戒之報。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為岳州刺史朱脩府中聽事典吏。少而信佛。勤謹過人。脩大喜之。每有法事。輒令典知其務。後經數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復蘇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帝勅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筭猶長。故令吾特相名也。君此後將受天中快樂。小德喜諾。王曰。君且宜還家付託後事。及作功德。可速為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逢新寺難公於此屋前。既素識。且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昨就蘭公。蘭公苦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耳。小德至家。欲驗其言。即夕遣人參訊難公。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臥。至夕而亡。小德既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奄然而卒。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同流俗。而善經唄。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殮。逕經二日稍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視。自說始死之時。見兩人皆著黃巾褠褶。一人立於戶外。一人逕造床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輿也。言卒而輿至。達既升之。意識怳然。不復見家人屋及所乘輿。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經艱危。登頓勞倦。未得休息。及至一處。見朱門墉閣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冠幘。據高床坐。姿貌嚴遠。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執刀劍。列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斂容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以來。不曾作罪。問曰。誦戒廢否。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逐齋講。恒事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復曰。沙門時不誦戒。此非罪何為。可且誦經。達即誦法華三契而止。貴人勅二使曰。可送惡地。勿令大苦。二人引達出門。行數十里。稍聞轟磕鬧聲。沸騰而前。路轉暗。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牆亦如之。達自心念。經說地獄。此其是已。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門裏。鬧聲壯烈。靜聽方知是人叫呼之響。門裏轉暗。無所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叉。叉之。血如流泉。其一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人曳之殊疾。不遑得言。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物。形如米囤。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囤上。囤裏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囤墜地。悶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煮罪人。人在鑊中。隨湯出沒。鑊側有人以叉叉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糜爛。而猶不死。諸鑊皆滿。惟有一鑊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俱喪。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復見。惟覩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一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依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其身。自此齋戒愈堅。禪誦彌固。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阿難（華言慶喜。佛弟子名也）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大山。咽如細針。又復生盲。為諸烏鷲鵰梟所啄。宛轉自撲。揚聲叫喚。無有休息。爾時阿難問餓鬼言。姊妹。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如是苦。餓鬼答言。有日之處。不須燈燭。世有如來。汝可自問。爾時阿難尋往佛所。白佛言。世尊。我於向者入城乞食。見一餓鬼極受苦惱。不可稱計。向佛如來具說事狀。不審世尊。彼餓鬼者宿造何業。受此報耶。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華言江遶）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遊行教化。到鹿野苑中。時有女人。身犯懷妊。見佛世尊。甚懷敬信。足滿十月。生一女兒。端正殊特。人所敬仰。年漸長大。往詣佛所。聽佛說法。心懷信敬。還歸家中。白二親言。惟垂哀憫。聽我出家。父母固遮。不能令止。遂便出家作比丘尼。時父母為此女故。造僧伽藍。又請諸比丘比丘尼共住寺中。時長者女於戒律中有少毀犯。諸比丘尼驅令出寺。心懷慚愧。不能歸家。寄住他舍。生大瞋恚。便作是言。我自有舍。止住其中。今者云何反更驅我。自用住止。即便向彼長者居士說諸比丘尼種種過惡。狀似餓鬼。未自生活。但仰百姓。使我受身。莫見此輩。作是誓已。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今得生盲。

元僧夾休庵。楊州人。早歲遊淮甸燕京五臺。值歲飢。附商船抵明州。客天童山。衣壞衲。日一飡。夜不寢。儼有古德之風。奉化上雪竇虛席。衆削牘請為住持。夾欣然携一笠而去。坐方丈。掌其金穀。不周歲盡變平昔所為。向

之壞衲今已輕裘向之一饕今已列鼎左右稍有犯必瞋怒自起撲之犯者仆地用拳舂脚搗待氣伸心暢始休既而盡括常住羨餘就鄞城貿民房易為庵而居日以資生為事與竹林寺僧爭屋訟于官對理不直牢死臨終張目謂人曰勿用歛札我自償還

宋良禪師靖州人揚歧會下尊宿有小師犯戒僃臨終入惡道其母夢其子銜恨於師曰皆父師不能導我為善致受是苦其母以是夢告於良良未之信龍圖徐禧德占是時為布衣嘗棲扣於良德占俄夢入一官府兵吏斧鉞森列左右熟視之乃良禪師坐於庭下鬼卒以杵撞其背號叫震裂復見其小師枷鎖紐械踞其側德占問守閽吏曰二僧何罪吏曰老者乃少者之師以其師平時不能訓導縱令破戒故師之罪特重耳此猶生報後七日與弟子同墜無間斯為大苦德占夢覺遂詢良之所以乃云數日来背痛如擊撞藥不可療七日果卒德占嘗述夢大書于分寧諸刹之壁

昔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庵羅婆提陀凶暴惡害人

無人得到其處家馬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盡皆破滅時有長老莎伽陀羅漢比丘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婆提邑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凶暴害人鳥獸及破滅秋穀聞已乞食到庵羅婆提龍住處衆鳥樹下敷坐具大坐龍聞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烟長老莎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烟龍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出火龍復雨雹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珞瞻蔔華瓔珞等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皆不能勝即失威力莎伽陀知龍力盡不能復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已從鼻入從鼻入已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来經行不傷龍身爾時龍見如是事已心即大驚怖毛竪合掌向莎伽陀言我歸依汝莎伽陀荅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師佛龍荅言我從今歸依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illegible]上是龍受三自歸依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凶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所秋穀不傷名聲流布諸國皆知長老莎伽陀能降惡龍折伏令善因莎伽陀名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爭請之是中有一貧女人信敬請得莎伽陀是女為辦酥乳糜食之女人念思惟是沙門啖是酥乳糜或當冷發便取似水色酒持與莎伽陀莎伽陀不看便飲飲已為說法便去過向寺中爾時酒勢便發近寺門邊不覺倒地僧伽梨衣漉水囊鉢杖等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佛與阿難行到是處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荅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阿難是處為我敷座辦水集僧阿難受教敷座辦水集僧已白佛言僧已集佛即洗足坐已問諸比丘汝等曾見聞有龍名庵羅婆提陀凶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乃至鳥獸無能到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莎伽陀能折伏令善鳥獸得到泉上比丘荅言是中無有曾見聞者佛語諸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荅言不能佛言今後若言是我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呵責飲酒過失已因此比丘便制不飲酒戒

昔佛在世時時有國王號名揵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樵人毀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我

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即為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逐捶拆其一角血流滿面痛不可忍牛逕到王所白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今拆我角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王語牛言我當為汝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勑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天上王歡喜得須陀洹[illegible]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本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為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外天上壽盡下為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来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

唐長安普光寺僧明解者姓姚氏性聰敏琴詩書畫為時獨絕每欣俗網不樂道門躭酒荒情顯慶三年帝造西明寺成勑靈潤法師擇人居之時有寮寀數人共薦明解潤法師曰公等宜求戒定慧學增長福田何乃酒

客畫師以當洪寄寮寀愧退明解懷憾俄而帝徵四科不問道俗明解應詔自舉射策升第喜不自勝遂乃歸俗頗有餘言未幾染疾見數十人執猛炬迎明解明解大怖言未終而卒是年八月也後託夢相州淨土寺僧智整曰明解宿無福業不遵內教今受大罪非常飢乏儻有故人之情頗能惠一飡否智整許諾及寤遂為設食至夜纔卧即見明解來愧謝之逾二年又託夢於畫工張生曰我以不信佛法今受大苦痛努力與我寫三二卷經執手慇懃賦詩言別教畫工讀十八遍令記之寤乃憶其詩曰握手不能別撫膺還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松林驚野吹荒隧落寒霜言雖何以贈留心內典章其畫工素不識字乃倩人錄以示明解知交皆曰是明解文體不惑見聞者莫不惻然哀感

嘉言

（儒）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謗讟於道

（釋）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債負之殃咎植三報之苦果○欠負他人錢財穿始惆悵○今日如許負總是前生做今日又不修來生還如故○債負宿殃來時須受○貧富交妳償負相遠舉貸觝拒業結恒隨心無悔償苦報何疑墮斯惡道長夜無歸

（道）見世為牛馬六畜者從負諦抵債中來○劫賊相逢攘奪財物從負債不還中來○借貸元是施恩不還卻成冤結既受地獄苦報又為異類償還○借貸不還罪三官大陰水官考吏主之○借貸不還死受殃對

感應

唐嶺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嘗有人遺一黑駒初甚羸劣傳素豢養歷三五年稍益肥駿傳素未從事時家貧薄矻矻乘之甚勞苦然未嘗有銜蹶之失傳素頗憐之一旦傳素因省其皁棧偶戲之曰馬子得健否黑駒忽人語曰丈人萬福傳素驚怖却走馬駒又曰阿馬雖畜生身有故須曉言非是變怪丈人少留傳素曰爾畜生也忽人語必有冤抑之事可盡言也黑駒復曰阿馬是丈人親表甥常州無錫縣賀蘭方玄小字通兒者也丈人不省貞元十二年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墅得錢一百貫時通兒年小無行被朋友相引狹斜處破用此錢略盡此時丈人在遠無奈通兒何其年通兒病死冥間了了為丈人徵債甚急平等王謂通兒曰爾須見世償他錢若便作人身待長大則不及矣當須暫作畜生身四五年間方可償也通兒遂被驅出畜生道不覺生江陵群馬中即阿馬今身是也阿馬在丈人槽櫪于茲五六年其心醒然常與丈人償債所以竭盡駑蹇不敢居有過之地亦知丈人憐衣至厚阿馬非無戀主之心然計償五年而畜生之壽已盡後五日當發黑汗而死請丈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丈人自乘阿馬出東柵門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當有一胡軍將問丈人買此馬丈人但索十萬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事訖又曰兼有一篇留別丈人乃驤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飽丈人蒭今日相償了永離三惡途遂奮迅數遍嘶鳴齕草如初傳素更與之言終不復語矣其所言表甥姓字並用錢數年月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乘至市角果有胡軍將懇求市傳素微驗之因賤其估曰六十千軍將曰郎君此馬直七十千以上請七十千易之亦不侯試水草也傳素載其緡還四日復過其家見胡軍將曰嘻七十緡夜來暴發黑汗斃矣

唐有崔君者貞元中為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酬其直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而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出文字以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歎曰崔君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更生引至其家豢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為異亦竟歸其寺焉

宋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東坊王家錢十二貫南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謫為王氏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償錢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還纔直三十八錢計今日以外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瘞銀百餘兩於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問以何為記曰明早從南薰門入一騾家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南薰門待之果遇麥馱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為

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原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録送府府尹叩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是汝子可銜其袂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監京師尹具以白豫吁入殿庭復謂之曰能舉前兩足搭子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豫嗟異良久欲為官給錢杜拜曰若不償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許焉杜掃一室謹事又二年乃死

宋廣陵有王氏老姥嘗貸西谿浩氏束帛不償病數月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西谿浩氏為牛子當尋而贖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頃之遂卒西谿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而去

唐蓬安縣令常有柔家奴執轡年二十餘病死有柔以其勤頗念之忽夢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還作畜生以償債我求作馬兼為異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馬生一白駒而黑目駿逸異常馬後數歲馬可直百餘千有柔深歎其夢不驗頃之裴寬為採訪以有柔為判官寬見白馬求市之問其價直有柔但求三十千寬因受之有柔云此奴尚欠十五千當應更來後數日寬謂有柔曰馬是好馬前者付錢深恨大賤乃復以十五千還有柔其事遂驗

唐軍吏吳宗嗣者有吏陳孟從貸錢二十萬月計利息一年後不復肯還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數之曰我前世負爾錢我今還矣爾負我當作驢馬還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獨坐廳事忽見陳白衣而至曰某來還債宗嗣曰已焚券矣何為復來陳不答徑之廄中俄而廄人告馬生白駒使詣吏舍問之云死已翌日矣駒長賣之正得所欠錢

唐時長安張高者轉貨於市貲累巨萬有一驢育之久矣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張和乘往近郊營飯僧之具出里門驢不復行擊之即臥乘而鞭之驢忽顧和曰汝何擊我耶吾家用錢二萬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擊也然甚驚驢又曰錢二萬不說汝父騎我二十年吾今告汝人道獸道之倚伏若車輪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負汝父力故為驢酬之無何汝飼吾芻昨夜汝父訖吾筭使汝錢一緡半矣汝父嘗騎我我固不辭吾不負汝汝不當騎我汝强騎我我亦騎汝汝我交騎何劫能止以吾之肌膚不啻直萬錢也只負汝一緡半出門貨之人酬亦爾然而無的取者以他人不負吾錢也麩行王胡子負吾二緡吾不負其力取其緡半還汝半緡充口食以終驢限耳和牽歸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騎汝年深固甚勞苦緡半錢何足惜將捨償豈抹而長存乎驢擺頭又曰賣而取錢乎乃點頭遂令貨之人酬不過緡半且無敢取者牽入西市麩行逢一人長而胡者乃與緡半易之問其姓氏曰王自是連雨數日乃晴和覘之驢已死矣王竟不得騎又不負之驗也

唐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語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麩家欠我五千四百錢我又負君錢數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即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及詣麩家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唐大中末信州貴溪縣乳口鎮有童安玗者鄉里富人也初甚貧窶與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嘗假借錢六七萬以助經販安玗後遂豐富及珙徵所借錢安玗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玗背恩忘義借錢不還儻神理難誣願安玗死後作牛以償其詞甚懇苦安玗亦紿言曰某若實負郭珙錢願死作一白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玗死死後半年珙家牸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玗歷歷然遠邇聞之觀者雲集珙遣人告報安玗家玗妻子并親屬等往視之大以為恥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珙憤其欺負終不允許以牛母并犢別欄餵飼安玗家率童僕持白挺劫取珙多置人守禦竟不能獲

唐崔寓清河太師安潛之後父時光啓年至鄭州尋親乃值淮西不靖不歸葬下遂至湘邊歷艱難多行惻惘長沙中有主店人封八郎從崔借銅錢一百千曰循不還崔亦不迫促乃至十餘年一夕崔宅忽聞扣門甚急伺之不見有人如是再三崔纔寐夢與八郎坐說欠負事俄有青衣使持牒中言曰封某負銅錢一百千為馬十五年封自坐化一紅騌馬跳躍嘶鳴下堦望廄而去崔未覺聞僕者報馬生一紅騌駒自後崔乘十五年無起臥驚蹶之苦他人馳騁必擺頓蹶失或羈絆偶脫長途縱逸盡力追隨無計而得崔每呼封八郎即弭耳低頭而歸於廄中

唐荆南有富人崔導者。家貧乏。偶種橘千餘株。每歲大獲其利。忽一日有一株化為一丈夫。長丈餘。求見崔導。導初甚驚不敢出。丈夫苦求見。導遂出見之。丈夫曰。我前生欠君錢百萬。未償而死。我家人復因欺君。乃上訴於天。是以令我七世為橘。計傭於君。使能滿耳。今上帝有命。哀我族屬。復我本形。兼我自省前事。止如再宿耳。君幸為我置一燓爐。我自耕鑿以卒此生。君仍盡剪去橘樹。端然守常。則能自保。不然則天降禍矣。何者。昔百萬之資。今已足矣。導大驚。乃皆如其言。即為葺廬。且盡伐去橘樹。後五年而導卒。家復貧。其人亦不知所在。

唐桂州延齡寺僧延遇。俗姓黃。名彥。未作僧時。西南城外界子所居。土名蛾纜渡。同集居人立一義社。彥為社長。每遇春秋時祭三王乞福。甚有感應。歲各彥乃用過衆錢十二千。遇祭時筭其錢。重立誓曰。若私用錢者。後身當為畜類。彥因秋祭大醉。宣於廟庭。指射其錢而散。嶠迷其路。宿于草野。至三鼓時有神喝曰。天符下。黃彥用過錢一十二千。可為虎一十二年。遂脫其衣服以安。合二鬼攏扶而行。由是村落捉猪犬之屬。並依二鬼所使。每日或食草織泥土。或食蝦蟇蚊蚋。數年後有鄰人於溪水傍見彥在水中浴。但露入首而與語曰。我為虎尚欠三年。爾勿懼我。我不害爾。我為誣罔神明。使過衆人布施錢。令別無奉酬。來日於此樹下竊所食猪以奉。遂化虎而去。隣人志其言。來日果往樹下取其猪。乃見一少年伏地。衣裳損破。父而方甦。言彼一虎曳來於此。隣人訝之。後年限滿。夜遇一僧。衣帔頭毛雪色。持錫斷其腦骨。遂延皮解毛落。戒曰。汝便為僧。悄其福田。慎勿違犯齋戒。為僧之後。欺罔衆生。則盡劫不復人身矣。時二鬼相隨。亦稽首白云。顧乞度脫。僧乃受以三歸五戒而說。見其身為人。寐於草莽間。身體垢膩酸疼。赤躶無衣。妻子驚歎。將衣陽戶抛與。親識鄉里畢集。言為虎之日。嘗見人之形。以為獸之形而擒之。誤有驚動。土地決鐵杖一百。後患左手大指伸縮不得。又言為虎時夜至慕化縣。食一不孝。被里人報。遂打損前脚大指。後入延齡寺。見白衣菩薩。發願化人修殿。揭於籬於桂林市。三十餘年。俗號黃大蟲。天成中方卒。

宋董中正。宿州高貲戶也。邢州僧慈演者寓於宿有年矣。畜錙千餘萬。寄於董宅。其後僧病且死。錢遂沒于董氏。治平三年春。中正病亟。大呼曰。邢州不須訶詆。待我還爾錢。數日旁其長男為符離衙校。既殯。父即日得病。信宿遂恍惚。云邢州就我父索錢。有人監督甚急。乞少緩。詎敢詆讕也。既而又死。宿有樂人張遂自岱岳回。出徐州界張弓手店。見衙校者躍馬而來。問何之。曰。大人有少緡錢。為券約不明。我今往兗州對辨。若歸可至我家。言我甚安。道中不暇作書也。張至宿。詣董宅將道其事。方知董之父子皆已死矣。

宋陳堯咨之姪婦。十七而有家。十八而守寡。蜀人以陳堂前稱之。七世不分業。家養山鵲一隻。日有攜山鵲來鬭者。陳之鵲常勝。以此多獲利物而致富。後一日忽鵲死。堂前憂鵲作人言云。我前世負君債。今日還君尚有餘欠。不幸被某人者偷以針刺我。遂殞命於一針之間。堂前哀其死。感其有力於我。遂以金棺造匣瘞之。陳之子孫後皆顯宦。

唐吏無畏者。從張從真借千緡。射利數歲不還。從真偶遭劫火。遂請無畏曰。從真欲周急。固不敢望爾千緡。見還只一二百千相濟可也。無畏直詆諱曰。持券來還你。從真然怒告天。雷電霹靂。無畏立變為牛。腹下朱書負心人史無畏。經旬而卒。

宋長興鄉人有婢名春。一日有豚未喫。置於竈前。為猪竊食。春以火杖打之。猪竄于山。至夜不歸。大家不知。夜夢舊識在山巖間訴曰。我欠汝錢五百。作猪以償。飢食春粥。治我大甚。願汝作主。大家明早訪巖石間。得猪而歸。問春果爾。乃命家人董善飼之。越二日猪死。賣錢止于五百。與所欠之錢適合。

宋瑞州李節推。存日有掌庫人涑某。盜庫所有千緡。節推以其無可責償。置之。夕夢涑某衣皂衫拜于庭曰。吾負主翁債。今在易監莊。其佃家次付盡償之矣。旦則聞涑某死。而易監莊生一牝犢。後十五年其牛母子凡生三十餘犢。其直幾千餘緡。

宋南劍州沙縣俞瓊為監鎮。養一白馬。極愛之。數年後忽作歎息聲。厩僕陸老叱曰。畜生為妖。馬作人語曰。我欠主人債。分當為馬以償。但嘶坐不知。併根過焉。使我愧感。僕驚告主。聽之無聲。怒僕之誕。三杖其背。至暮。供

料吧。曰。妖物累我受杖。馬復曰。赤身露體。豈敢對主人發語。僕復告士。設罡罵。乃出聲作人語如前。俞曰。爾為誰。曰。張三七也。俞惻然思之曰。我不復汝索矣。馬曰。主人未勾簿。則冥關籍不除。俞取簿勾之。且備楮錢同簿祝而焚之。馬數躍而死。時德祐甲戌年也。

宋呂保相文德招一士為館賓。罷齋歸。借馬於呂。呂與之騍。騍至士家不食。作常人語。僕聞其言曰。我欠呂相公錢。初不欠你錢。僕以告士。士至夜親往聽之。果然。士聞以衣衿蒙眼。奇興鬼神接語。遂蒙眼而問之曰。爾何人。答曰。我棗陽軍木巷黃油。昨欠了呂相公油錢。初不欠你錢。士往告呂。呂恍然記二十歲時有黃油欠油錢二十千。後忘索。馬騍歸。復食如故。

宋廬陵北鄉有民豢猪姆。多年者厭其老而鬻之。有屠者償價十一千。主人堅欲十二千。是夕其妻夢一皂衣人蓬頭垢面拜而懇曰。余宿負汝債。累年相酬。止少十一千五百矣。何故必索十二千。遂告其夫。夫曰。必昨日所議之猪姆也。次日屠者再至。增價五百。遂鬻之。時景定年間也。

宋時澧陵江家犬母生犬雛。皆能獵。鬻之必返。雖一二百里亦然。每日成群登山。負野獸以歸。三年大獲其利。一夕風雪。盡斃于十里外坑中。有牧者曰。昨聞十數人相語曰。江家之債。三年償足。我輩可歸矣。江悟犬亡處乃佃人吳某住基。生前欠錢百三十千。後為刧盜。里人火其居。取其土成坑也。

宋武當山差林化士過襄陽題化。累年不歸。所化錢物皆以非禮費盡。一夕合山人夢林歸。明日乃莊戶送一驢上山。身上毛文成林字。後於山上劫役。呼其姓名即應。

宋廬陵胡剛簡家嘗豢一烏乳犬。肥大而剛。未嘗齧人。吠聲震隣里。其鄉社下有劉姓者。忽夢其父告之曰。吾為烏犬於胡評事東位。償所逋錢滿矣。可取我以歸。劉覺大恨。明日亟訪其里中熟於胡門者。肯告以故。願以羊麵為禮易回老犬。胡疑不與。劉哀懇不已。與之。犬入劉門。挽飯盂莫畢。三躍而斃。劉葬以衣棺。剛簡一日閱其兒子建所抄日記簿云。某年某月某日被社下劉保正以他人為名。刑害勒去見錢三貫六百。米一斗。鷄一隻。

宋樂平縣抗檢市染工程氏夢老媼來曰。負君家錢若干。除償還外。猶欠若干。幸餘一屋。可以充數。今別君去矣。再拜而辭。既寤。聞一牝牛死於空屋中。剝貨得錢如夢告之數。

宋明州賈客王蘭以買販起家。積貲頗厚。其居去城數十里。性斬嗇多疑。只收畜金珠。出則自隨。酷好冶游。每入郡。不肯携親僕。畏其泄語於妻也。雖館逆旅。亦不說所在。因至村店留駐。遣負擔人去。忽苦暴下。一夕而卒。主人見橐中之物。富與妻議。欲告官而輸之。妻初以為然。既而言曰。官府未必公道。萬一翻謂有隱匿。且此人更無骨肉可以證明。或置我于獄。其將奈何。今神不知。鬼不覺。殆天賜我爾。不得已而為負心事。亦所以免禍也。遂舁屍投山谷中。奄有所齎。徐徐序變。買田築室。而麤衣菜食如初。未有子。明年生一男。長而俊慧。容色如琢玉。名曰玉童。生十七年。一意放浪。溺集輕浮少年。吹笙擊毬。蹴鞠走馬。為游閑公子之態。竟死於酒色。是時父所挾不義之財已耗太半。既歿之後。悲痛不能禁。罄力以奉僧道。無日不齋醮。及終百日供際午。有過往僧乞食於五里外小民家。一女出語之曰。我家人口少。造飯有數。今無餘可施。自此而西。一長者家正設齋和尚宜便往。僧曰。小娘子何故知之。曰。我前身是客姓王名蘭。將財本數萬貫到他店。不幸病亡。他拋棄我屍骸。盡掩我物。旋訴於陰府冥官。以不曾生壞性命。未可追攝。我乞做他兒子以取之。又分一身在此。今費蕩盡矣。尚有紅羅十匹。可指數求之。僧如言至長者門。主人謝曰。午齋過時。難以復辦。僧丐錢買食。曰。亦無矣。僧曰。十匹紅羅豈不能捨。主人大駭。詢其來由。以女言告。夫婦往問之。恰十七歲矣。其人夫婦自是不念厥子。相繼皆死。血食遂絕。

昔邵武村寺老僧鄧和尚。同里有一商販鬻於湖南。至岳下。與鄧遇焉。問何事而來。曰。到此逾月矣。今日方獲少休。袒而視之。背血肉破壞。商曰。師何以嬰是罰。曰。吾平生受人經錢至多。不盡為看經羅讚。於陰府。君幸為語吾徒弟。取櫃中經簿。一一招他僧償之。吾藏錢四十八貫。在卧榻高處閣板上。是以供費也。商歸家。旋詣彼寺。鄧元不死。但抱疾已久。疽發于背。入視與所見同。商因告以經債。和尚猶辭無錢。商曰。師所積四十八貫錢

在卧榻閣板上。將安用。鄧愕然。遂細詢曲折。益震懼。即日盡出錢命僧畢誦懺謝。疽遂愈。

宋德興民丁六翁。與同邑陸二翁為姻家。其居隔一都。皆致力農桑為上戶。陸一弟客游他鄉。二十餘年而歸。從兄析貲產。兄靳之。訟于縣。乃盡斂金帛浮財寄諸丁氏。凡田園之在契券者。一切中分。事始息。未幾。陸索丁所藏。丁曰。君兄弟爭訟方竟。遽取物歸。萬一彰露。是自起禍端。我亦當受追逮證左之撓。且審連獲罪矣。宜更少留吾家。徐取之未晚。陸喜謝以為誠言。過兩歲。優扣之。則謂媚詞抵觸。曰。君盍戲我。安得寄橐如是。無片文隻字可憑。盍理于有司。陸雖知丁已萌掩有之志。念終不可宣泄。以招弟訟。但隱忍懟苦。怏怏而殂。丁往奠唁其諸子。及還家。望見陸翁坐其廳上。見丁至。叙謝款曲。丁曰。親家已亡。何為在此耶。陸曰。我以君乾沒寓貲。憂恨而死。故來取之。宜悉以付吾兒。不然。斷不相捨。丁曰。身憂冥路。須財何為。今當廣集僧徒。多造佛果。為資他生福助。何如。陸不可。往復辯詰。奮然而起曰。我去矣。汝自商量。遂隱不見。丁心知不義。然貪得弗改。終不肯償。後數月。陸白日來。怒罵曰。我為汝故殞命。固已。弗問。但令返我元物。關論周悉。而略無悔意。當相與證于陰間耳。丁氏子弟在傍。悲聆其語。少頃。猝仆地死。家人扶救之。已無及。遠近傳播其事。皆以為掩取他人財物之戒。

宋建陽人張一貸熊四郎錢兩千。子本倍之。經年不肯償。熊督索倦矣。好與言曰。無復較息。但求本錢可乎。張愧謝。稍以與之。竟負原數八百。熊亦不復較。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八百錢來償。置地上。皆小錢。留與半級茶乃去。覺而與妻說。方竟。一僕扣門曰。牛生犢甚大。慫欲酒作福。熊喜甚。僅再旬。犢不疾輒死。隣屠就買。熊需兩千。屠笑曰。是何所直。剝而盡貨。豈不及此數。但有犢牛之名。當先以酒及杯茶啖里正。又以餉四隣。乃取其贏。今惟有八百錢章見付。不則已耳。解腰間囊擲于地。正張夢中所償處。儼然小錢也。熊方悟前事。亟與之。

宋紹興二年十月。宣僧日智至台州黃巖縣西鄉。寓宿山寺。次日寺僧留宿齋。有村民張陳二老來請主僧施戒。張曰。我女孫佛兒年十五。昨夕暴死。至五更將斂。其祖母不忍抱之以泣。女欻然開目呼曰。我適身是水。手足皆痛。問其故。曰。夜有二使來追縛我。押過叉嶺。嶺與西鄉相去十餘里。雖不能行。遭鐵椎擊背而下。極痛。嶺下有池。池中有橋。遂令我橋上立。別見人以黑被裹兩人入門內。此二使亦欲以花被裹我。曰。汝欠他家錢千五百。今當償之。我力懇曰。容我歸從祖母請錢。不許。時月色如晝。我合掌默誦多心經。未終。旁一綠衣人曰。此人亦曾聽說。曉著可恕也。二使不得已。擲我水中而去。池水甚淺。我踰岸得出。遂急歸。其父驚異其事。即往叉嶺驗之。果見陳氏者門有池。訪其主翁。問曰。翁家昨日生何物。曰。犬生三子。二黑一斑。斑者為犬母銜置池中。已死。獨二黑者在。其具以孫女言告。仍以千五百錢償之。陳老曰。元無錢在張女處。不敢妄受之。他日又須償還。今持錢來此。願主僧區處。主僧乃為施戒。而以其錢襯日智。問其聽艇名之曰。乃曾同母往縣中洪福寺。聽景祥師開堂說法。

宋永嘉新建村徐輝仲。嘗為賈丹陽。貸一駔（子朗切）錢千緡。未償而駔死。其家不知。且無契券。徐不告其家。遂歸。後生一子極俊爽。八歲而病。父母憂之。召醫市藥。所耗不可訾。病子忽語其所親昵溫師曰。我欲歸去。昵扣問之曰。父母憐汝如此。今復何歸。曰。我乃丹陽人。昔時徐公貸我百萬錢。幸我死不償。故來自取之。今已償足。奇歸矣。言終而卒。

唐六祖盧能前生借人千金。未及還而死。後住大禪剎。人天敬仰。一日置金千兩于方丈。張行昌者持刃害之。六祖引頸受刃。行昌揮刃凡三。都無所損。六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祇負汝金。不負汝命。作是語已。行昌驚拜受金而去。

宋溫州平陽民林翁。為同里富家掌田取息。積有年矣。貸主人穀三百斛不肯償。主責之。曰。家貧年老。無所從出。只有他生作犬馬為報耳。主人憐而緩其取。又數年。主家馬生騾。方臨廄愛玩。外人來言林翁死。主愕然戲謂之曰。爾非林翁乎。即掉尾弭耳而前。騐其往過。為之歎息。及壯。其劣驕悍。每將控馭。必踶躍咆哮。他人莫能近。子弟亦無敢向者。獨主人呼林翁。則帖帖馴服。可以乘跨。鄉人呼為林翁騾。

宋福州王景同。嘗往來一娼家。前後費千餘緡。後住臨安。與娼不相聞者

三年，嘗自越州渡水，遇娼僕，云其娼見寓此，與僕同到一處，如官府，群婦人聚居。娼迎與語曰：賤妾平生荷君相愛，得君錢不少。今陰司點覈，在此償君債。有小窖藏在家房內某處，有妹在家，君幸便往取之，庶妾早得復生於世。景同駭然。娼曰：妾於某年死矣，幽冥異路，君不可久處。只此相屬，毋更遲延，不則妾終無超生之期。景同大驚，遂趍出四顧，不見其處。景同又逗留臨安，年餘方歸，如其言，果得小甖，內有白金釵鐶之屬，遂齋僧為娼追薦而去。時咸淳庚午年也。

唐貞元中，蘇州海鹽縣有戴文者，家富性貪，每鄉人舉債，必須收利數倍。有鄰人與之交，剩刻至多，鄰人積恨，乃曰：必有神理照鑒。數年後戴文病死，鄰人家牛生一黑犢，脇下白文成字，曰戴文。閭里咸知，文子恥之，乃求謝焉，以物贖去其字。鄰人從之。既而文子以牛身無驗，乃訟鄰人妄稱牛犢有字。縣追鄰人及牛至，則白毛復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聲而至。鄰人恐文子盜去，夜則閉於別屋，經數年方死。

宋湖州城南市民許六者，本以貨餌餈糍為生，人呼曰許糖餅。獲利日饒，稍有寬餘，因出子本錢於里閭之急闕者，取息比他處稍多，家業漸進，遂有六郎之稱。既逾六年，病死。其甥女嫁秀州魏塘陳氏，隣家犬生三子，其一白色，腹下有褐毛五字，曰：湖州許六郎。甥女往視，信然，使其夫持千錢買之，未忍報許子，而許氏為亡者設三七齋，一家皆夢見之，泣訴云：我在生無顯過，只緣放錢取利太多，致貧民不能償，或鬻妻賣子，生此墮犬身。猶幸生於陳壻之隣，外甥已贖我，可便取歸。然不過一百日，則業緣盡矣。明日其子即遣僕往陳氏，甫到，乳犬已迎門搖尾，僕以絮窩負之歸。至家，據主席而坐，兩眼淚落，妻子不勝悲惋，豢養盡志，滿百日果死。

宋建昌景德寺羅漢院僧慶和尚，紹熙中久病，院有莊在城南十五里，曰洪源。田僕夢慶來其家，手持白花一朵，舉體透濕，若方墜水者。僕揖之坐，慶告曰：我寒不可忍，將火來烘乾衣服。未及而覺，寤，殊怪之。天將曉，不復能寐，時欄中牸牛已懷胎，忽聞鳴聲頗異，趍往視之，則正生一黑犢，有白毛一叢出于項。僕固知慶卧疾，急入寺問訊，云昨夕死矣。慶為寺綱維，平日欺用常住錢穀，以濟私費，及墮畜類中，仍在本處，豈非償債者乎。

唐宜春郡東安仁鎮有齊覺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餘，門人弟子有一二世者，彼俗皆只呼為上公，不記其法名也。其寺常住莊田孳畜甚多。上公偶一夜夢見一老姥衣青布之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內錢八百。上公覺而異之，遂自取筆書為寢壁，問住僧徒，亦無知者。不三五日，常住有老牸牛一頭無故而死。主事僧於街市糶之，只酬錢八百。如是數處不移前價。主事僧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貨之，屠者數輩皆酬價八百。上公歎曰：償債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歎。

唐上虞縣有民章蘊者，曰歲歉，於隣人假糧數十斛，後隣人闕食索之，不還，乃誓曰：的不還，作牛犂田。章笑而許諾。期月，章卒，其隣家產一犢。當耕耨之次，謂弟兄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呼，既而墮淚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肋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贖而養之。

宋常州華藏寺僧道良為知庫數年，多所乾沒。忽卧病甚，長老道素夜夢良來云：且往近莊養疾去。逮曉，則報良已卒。俄近莊報牛夜產犢而病一目，良素眇，衆皆驚訝。他日道素按視近莊，取犢視之，見素淚下。素謂曰：汝知庫耶？業報如此，當隨吾還寺，曳磑作麵供衆，以償宿負。犢即隨肩輿以行，不待驅逐。既至寺，日作麵兩石，有常課。主者竊增其數，犢至常課即止，驅之竟不行，或呼知庫良公撫勞之，則淚下。有僮行斥良名罵之曰：盜常住賊，則怒目奔觸，人力不能制。素令日以僧食啖之。

隋并州竹永通，曾貸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還，索之，云還訖，遂於佛堂誓言：若實未還，當與寺家作牛。此人死後，寺家生一黃犢，足有白文，乃是竹永通字，鄉人觀者日數千。其家用粟百石於寺贖牛，別立一屋事之如生，仍為造像寫經，月餘遂死。

宋洛陽畫工解奉先，為嗣江王家畫壁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功直已捐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為汝家牛。未幾，奉先果卒，後王家牸牛產一騂犢，有白毛於背曰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焉。

宋盍山楊舜欽使君嘗善故計吏王咨，咨數盜用使君家物，使君知之。一置不問。忽夜夢咨哀言辭去，衣後穿出一牛尾，驚起，家人之夢亦合。相語

未竟外報一牛生還取火視之牛仰首淚下使君道人訪咨家即是日死
矣。

昔有長者家富無限惟有一妹嫁一貧壻兄數數餉遺妹轉欲無厭一日從兄貸麵兄令自取便盡取之兄亦不覺如此非一妹命終後兄家產一犢兄甚愛之養食令肥當殺祠神時五百賈客欲從主人借犢頓息在外展轉自相問言借取幾錢各各說其多少最後一人言但盜取之後同不還多少何在時犢子在邊便作人語諸人何以乃生此意我是主人妹坐貸麵欺兄今作牛身來償兄債時五百賈人聞其言莫不戰慄皆不復借錢而去兄大驚異尤愛養之待其自終。

昔罽賓國中有弟兄二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來教誨勸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司不念妻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為人所駈馱鹽入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即為說法時牛聞已悲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導說而使我牛愁憂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債故墮牛中以償君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友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淵即便命終得生天上受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償。

昔佛在世時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羅越城分衛於城門中值新產牸牛所觝殺牛主怖懼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牛從背後復觝殺其主其主家人瞋恚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負擔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掛樹枝須臾繩斷牛頭落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王聞之怪其如此即與群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內興生寄住獨孤老母舍應與雇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伺老母不在默然而去母歸不見客即問皆云已去老母瞋恚尋後逐及疲極索直三客逆罵我前已與云何復索不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而呪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當相值要當殺汝正使得道終不相置佛語瓶沙王爾時老母者今此牸牛是也三賈客者弗迦沙等三人為牛所觝殺者是也。

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違契拒諱及執契作徵遂共錢主於佛前為信誓曰我若未還公頗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家牸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生白毛為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耻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啓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投錢物布施。

隋楊州卞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之功授儀同慳吝嘗雇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作人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須臾之間卞父死其年作人牛孕產一黃犢腰有黑紋橫絡周匝如人腰帶右跨有白紋斜貫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為負我錢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士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瘞。

唐鄭州楊武縣一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絹百疋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婦因病死經再宿而蘇自云被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吏汝夫生時負我家絹若干疋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某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捉追更切汝死不生兼為白我娘努力為我修福朱即告乞鄉閭得絹送其母具言其兒狀貌一如生平其母亦對之流涕歔欷久之。

昔大迦羅越居士華言出錢為業有二人舉錢一萬至時還之後日二人復相謂曰我更各舉十萬後不還之亦可有牛繫在籬裏語二人言我先世時坐負主人一千錢不還償今三次作牛猶還不了況君欲取十萬罪無畢時二人驚怪會天已曉主人出二人說牛之語主人即便放著群中不復取用呪願此牛自今已後莫復更受此畜生身若有餘錢一以布施牛後命過得生人中。

唐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至雅州刺史至官一年忽覺精神恍惚多悲恚狷急往往忽忘舉家異之一旦無疾而終心上猶煖三日再蘇亦即平復謂其寮佐曰昨為冥使齎帖見追隨行三五十里甚為困憊至城闕入門數重追者引到曹署之門立於屏外逡巡有官人著緋執板至屏迎之先

拜。公輔驚，曰：某為帖所追，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不安。官人曰：使君固應忘之矣。某是華陰縣祁司錄事巨簡，使君初官，曾獲伏事，庭廡近奉天符，得酆都掾地司所奏，使君任酆都縣令之日，於仙都觀中取真人陰君寶經四卷，至今不還。天符令追生魂勘責，使君一魂日夕在此對會。恐使君不知，故欲面見具此諮述，以報往日之恩耳。使君頗覺近日忽怒悲愁，精神遺忘否？此是生魂被執繫故也。於是引至廳中，良久言曰：此有茶飯，不可與使君食，食之不得復歸人間矣。但修一狀，請置黃籙道場懺悔所犯，兼請送經歸于本觀，生魂即釋放矣。因本司檢使君年祿遠近，送迎有吏執案，云：崔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刺史，二十三年壽。言訖，公輔留手狀，官人差吏送還。乃於成都及雅州紫極宮、忠州仙都山三處修黃籙道場，送經還本觀。公輔平復如常。其後歷官年壽皆如所說。此事是開成年中，任雅州刺史時也。

宋元豐初，諸殿直授象州監押，以乏資赴官，遂於潭州客程永言處貸緡二百五十千。程令人力唐政隨諸於任所索錢。諸思念供給至薄，何由便得二百五十千還債，遂發心與唐在一村店飲酒，俟唐醉，便推唐下崖入澗。諸忻然加鞭，後達象州。諸詣州公參，見唐在前唱喏。諸驚懼，唐云：他事便不可言，吾得爾命即休。遂向前捽諸下轎，仆地已殞。此則負人財貨，置人死地，而身亦隨死，果報其可不畏哉。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九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二十

嘉言

(儒)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動妖孽並見。用過其分則敗事，享過其分則喪身。

(釋)凶者心不仁，強弱相傷，殘殺生當過生，結積罪劫究。殺生之罪，多生惡道。為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號叫獄。強弱相害，結殃累劫。何須殺他命，將來活自己？此非天堂緣，純是地獄滓。買肉血淋淋，買魚跳潑潑，君身招罪累，妻子成快活。寄語食肉漢，食時無逗遛，只取今日美，不畏來生憂。嗟見世間人，箇箇愛喫肉。昨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爭頭競飽嗛，作計相啖食。因果都未詳，盲兒問乳色。漁獵好殺，違慈損神，怨塗交報，楚痛何申。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

(道)萬物營營，各貪其生，反天道而殺之，當有報也。殺害衆生者，得疾病牢獄、考決身。熱灰埋體，猛火燒身，以報殺生之罪。穢臭之愁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於貪狼之與封豕；鱗甲雖無知，必名我於長鯨之與巨虺。殺害食氣，則生死執對。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震怒，禍亦隨之。割剔傷害，屠毒衆生，死受酷對。飲酒殺生，恣情忻悅，終朝兢惑，至暮荒迷，命在須臾，皆禁地獄。

感應

唐李詹平生廣求滋味，其友狄慎思教以飲食之法。每食鼈，輒縛其足，暴於烈日中。鼈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復取驢縶於庭中，圍之以火，驢渴即飲灰水，蕩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為火所逼，爛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仆地而卒。頃之，詹膳夫亦卒。一日，膳夫復蘇，曰：某見詹於地下，責其過害物命。詹對其所為，某即以詹命，不可違。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傳，故得以回。無何，慎思亦卒。

宋江西都校黃敏中，因禦冦墜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龜傅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尚活，龜腹間與髀肉相連而生。敏遂惡之，他日割去，歎

下刃痛楚與已肉無異不能而止龜目所視亦同已之所見也

宋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嘗為人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撿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并以飼馬齒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已後因病見馬矢輒流涎嗜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

宋孫承祐每一小飲殺命數萬取鯉魚腮肉為臛坐客數十悉皆供足常圈鹿數百庖人不暇斷惟割取鮮肥以供食饌性嗜魚作大木斛貯水養魚擔負而隨但取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餓死

宋新繁李氏家養蠶甚盛將成值桑葉大貴遂不終飼而埋之鬻其桑因獲厚利將市肉麪歸家造饅頭以食擘開每顆中有一蠶自此舉家長幼皆死

宋劉翔酷好獵每遇寒暑不廢前後殺傷不知其數紹興七年忽得奇疾背生三物似鼈而黑隱隱在皮肉間又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鼈也已而能動或以魚誘則闖然引頭如飲食狀稍久左右齧食痛不可忍如是月餘乃死死後五日憑其子婦語曰我坐平生殺傷物命過多故獲斯報見令宜司治我正急可速取獵具焚之庶幾知我有懺悔之心

宋吳道夫其妻之族弟為淮西一邑主簿邑陋甚無人屠羊簿與令尉議共醵金買諸旁郡牸羊養之非祭祀及大賓客與公家所當用勿得以私意殺約已定久之簿妻妹自遠來相見喜甚置酒欵曲倉卒無以具饌輒烹一羊酒罷二婦人同宿簿獨寢外舍至五更聞羊鳴牀下其聲怒而哀撫牀驚之不止少焉登牀以角觸簿且齧且罵作人言曰買羊待烹嘗之謀也與眾為誓而首背之我某日當祭社乃死今遽殺我不義必償我命乃可簿曰是我之罪不敢逃死姑容入室別妻子且囑後事可乎羊曰爾殺我肯少貸那簿亟入扣寢門呼妻妻方與妹酣寢寂不應簿曰我以冤督死甚急故欲與爾別忍不相應我死矣爾勿得嫁否則當為厲以報爾妻驚起啟門則其夫已卧血中死

唐畢栗為廬州別駕家有乳母嘗抱小兒捕鳴蟬為戲得即殺之前後不可計乳母忽股上生瘡潰爛歲餘不能愈一日苦癢若蟲行狀抑搔之忽有腐肉數塊如蟬自瘡中出而血流不止遂卒

宋台州近城三十里有屠者童七累世以刺豕為業每歲不啻千數又轉販於城中專用以肥其家淳熙初元歲夕家人夢先亡祖考盡集云因小七不改故業我等皆以十餘次作豬死於其手今圈中所蓄總是我輩然還債已足切勿更加殺害至旦往視之群豕首悉變為人若祖若父若伯叔若姑姊妹皆悲酸出言大略與昨夢所語無異而下體固畜類也頃之復故而外人無所見童遂空群捨入寺且飯僧懺佛痛自洗悔而改貨紗帛以自給

宋婺源茲民江氏以屠牛為業者或能用藥毒牛但慢火煮草烏汁濟以它藥浸鐵針長三寸餘插入牛脊皮中不經日必死則詐之使宰剝肉既非病疫人食之無害謂為良殺厥價差高數年前鄱陽村居頗傳習之有江六三者居城東十五里常用此伎農見牛不病而斃莫能曉悉付之鬻賣雖鄰里鄉曲皆無一人知其事紹興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出外至昏暮不歸妻子遍詣平日所往來處訪尋彼人皆云不曾見明日過午妻見群鴉及鵝鶩翔噪於居舍百步間污池畔試往視之江溺死於中水纔深三尺耳臨斂於其腰囊內得藥針兩枚方知行詐已久而為鬼神所誅也

宋董白額饒州樂平縣白石村民以劊牛為業所殺不勝紀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每發時須人以繩繫其首及手足於柱間以杖痛箠之方欣然忘其病之在體如是七日方死董平生殺牛正用此法其死也與牛無少異云

宋周三蛙南城田夫當農隙時專以捕魚鼈鰍鱔為事而殺蛙最多至老不輟淳熙十年得疾不能名其證狀初覺腹中一物往來胃臆間漸痛楚攻劇食飲不復入口家人引手摩拊之隱隱若數蛙蠕動于內久之益侵宛轉一榻上跳擲欺頓呻呼哀鳴與蛙受苦時不異凡一歲乃死

宋鄱陽市民汪乙販魚鼈以供衣食乾道三年秋至湖上以錢兩千從漁者買一黿其重百斤還家寘諸室內夜聞呻吟聲甚哀明燈照之乃黿也見汪來昂首作人言曰願赦殘命放歸江湖當思所以報汪愚而恐以為恠持大杖鞭之數十猶乞命不已鄰叟聞而異焉披衣起喚汪免而縱之

於水。不聽。明旦叟又率他居者同勸止。且斂衆出錢償所直。竟不可。後三日殺之。未幾坐事繫獄。遭杖。與妻皆餓死。

宋饒民徐松年者。居城下。為鄉人攬納税賦。藉此畸贏。以自贍。每得生雞之饋。積之盈籠。皆以供饌。人或倩託料理公事。必用為苞苴。校其所嗜。故前後所殺不勝多。慶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繫籠一雞。方燒湯焊剝。忽活而驚飛。繞屋迸走。毛羽為之半脫。竟捕取煮食之。六歲兒在傍分肉。正踞爐。失脚墮於火焰。火傷腹。毒氣攻中。求藥傳不効。宛轉痛呼。肌體腫爛而後隕。

宋揚州芍藥名天下。品類以百數。士人無貧富貴賤。皆量力種育。民胥四六者。居于城東北四十里宜陵之北鄉。家貲頗豐。好治園圃。植此花甚多。當春時躬自培壅。不捨朝暮。乾道初年。發蕊不敷。腴隨即萎落。皆疑其下必有蟲蚓之屬為害。致敗其根。乃喚僕疏理畦間。視最悴者移出。果得螘穴。廣深如巨甕。大螘團聚充積。不可勝紀。於是悉取花置它砌。而旋煮沸湯灌穴中。群螘盡死。經數日。胥忽苦疾。若矢刃攻攢。肌熱赤如火痛

楚。踰旬自頂至踵生浮泡百枚。誤觸則極痛不堪忍。窮百計弗効。一夕潛投於汙沼中。家人覺而奔救。及登岸已不能言。諸泡同時穿破。螘從中延緣而出。良久血肉糜潰。訖至于亡。

宋淳熙元年。平江屠者賈循。以貨麞為業。常豢飼數十頭。每夕宰其一。迨旦持出鬻於市。吳地少此物。率一斤直錢一千文。皆爭買。移時而盡。凡二十餘年。贏得頗多。一夕大醉。認十歲兒為麞。束縛於案。妻奔往爭救。賈示以刀。不敢前。但拊膺宛哭。賈支解剖剝其兒。擬麞不異。四鄰雖聞之。畏或枘累。唯謹閉門。明旦賈如常日喚兒。熬搪。妻曰。夜來屠割死了。做一堆血肉。何呼為。驚而往視。始痛恨自擲。然已無及矣。

宋鳳翔府李氏莊野大者及百頃。脩竹喬木陰翳其間。棲鳥營巢數乃盈萬。一少年以鷹犬為務。飲啖過人。仍多食野物。每登木探巢中鵲雛初生者。傅之以油。欲其不生羽翼。仍置舊處。毋乃哺之。已壯而不能飛。乃日取供庖。名曰鵲豚。以為上味。歷數歲。妻因産一物。正如豚狀。見者駭怖。李生自是深悔前非。不復采捕矣。

宋錢塘民沈全施。永皆以捕蛙為業。政和六年。往本邑靈芝鄉按里民李安家寓止。彼處蛙多。前此無人采捕。沈施既至。窮日力取之。令兒曹挈入城貨鬻。所獲視常時十倍。一日施先歸李館。逢老僧扣門謂曰。吾鄉蛙之受釣。發端自汝。今汙瀦所產。萬計皆空。暴殄天物如此。將招業報。速從此改業。尚堪贖過。不然非吾所知。申戒再三。施了無悛意。僧去而沈來。具以告沈。曰。野和尚如何敢預我經紀事。使我見。當與痛打一頓。爾却縱去何也。施言尚可追及。乃相率逐之。行一里許。無所值。責其妄語紿己。咄咄嫚罵。施不能堪。與爭鬪。沈益怒。就取常用剝蛙刀刺之。中脅即死。保正擒送縣。東平鞏庭筠時為邑宰。鞫其獄。衆證既孚。物色逮老僧者不可得。沈竟坐殺人。尸於市。

宋東義郎李樞妻之乳媼。好以消夜圖為博戲。每於彩繪時。多捕蠅虎取血。和筆塗之。蓋俗戲勝術。欲使已多勝也。習以為常。後老疾將終。語人曰。無數蠅虎兒咬殺我。令人捕去。而傍人略無所見。知其不永。久之乃死。

宋唐州柏公楊氏子。娶於戚里陳氏。得官至宣贊舍人。平生喜食雞。所殺

不勝計。晚年瘡發髻間。未能為甚害。家所養雞忽中夜長鳴。大惡之。明日殺而炙之。復以充饌。未下咽。瘡毒大作。痙滿一面。久之遂潰。而毒汁流至喉下。齧肌成穴。殊與雞受刃處等。鮮血沾滴。無休時。竟死。

宋興州長道民。以釣漁為業。家在嘉陵江北。每日必挐小舟過江南。垂綸於石上。至晡而返。及老尚不輟。一日且暮猶不歸。妻子遙望民宛然據石如常時。呼之不應。疑以為得疾。其子遽鼓棹往視。見蓑衣覆其體。是日未嘗雨。民元不持蓑笠行。既至已死。但蚯蚓遍滿身中。咂嚙不置。若披蓑者然。蓋平生取魚用蚯蚓為餌也。

宋福州永福縣有村律院。伯仲二僧同房。伯僧愛一犬。每食必呼使前。仲甚惡之。見必叱逐。或繼之以鞭箠。如是累歲。伯嘗出外。旬日歸。不見犬。責仲。仲曰。汝常日憐犬特甚。秉我之出。必殺食之矣。仲力辯不得已。乃言因其竊食。誤擊殺之。埋諸後圃。非食也。伯殊不信。潛往瘞所發視。急歸語仲曰。犬雖異類。心與人同。汝與結冤。非一日。適吾視其體。頭已為蛇。會當報汝。汝不宜往。可倩所知者再覰之。洎別一人往視。則蛇頭愈長。始大恐。悶所

以解寃之策伯敎以盡鬻衣鉢對佛懺謝遂入懺堂晝夜不息凡數年一夕焚紙鏹覺盆中有物意其鼠撥灰視之蛇也乘伸張口蛇急奔入喉中遂死

宋呂德卿親戚家一庖婢曰慶喜置兎腊於厨為猫竊食而遭主母責駡不勝憤憤擒猫擲於積薪之上適有木义正與腹值㕘刺洞過腸胃流出呼呼彌一晝夜而絶後一歲此婢因暴衣失脚仆地為銛竹片所傷小腹穿破洒血被體次日亦亡殊似猫死時景象蓋寃報也

宋泉州彭通直居巖石下林泉清勝窻戶幽雅嘗有二禽飛翔於庭身大如鵲丹頂烏喙錦身白尾或如人語而不可辯已而巢於庭槐雛大燕雀見之皆斂容廻避遠近觀者日集其門月餘彭令人暮登樹探其巢獲其一取其二卵其一悲鳴而去籠養其母令雞抱其卵其一常飛鳴于庭若哀懇者彭命匠造籠設穽欲幷獲其一其一遂翀霄而去更不再見未幾二卵破五色爛然年餘彭以訟繫獄凡旬日嘗夜叩獄中之神以為寃忽一少年丰儀高潔衣冠儼雅曰彭君彭君安得無罪彭意獄神伏地再拜

少年曰繫人之母殺人之子於心安乎彭意前生或有此罪未及對少年忽不見彭之妻在家亦以夫係獄有怨聲忽聞人語曰爾夫係獄自怨恨若此繫我一年殺我之子曾不少揣於心乎妻怔之久乃悟禽語也明日夫婦聞之方悟獄中少年亦禽也遂開籠縱之禽登屋上悲鳴久之其一亦至時觀者如堵禽忽人語曰以君仁厚遠相依倚若乃不仁一至於此繫人之母殺人之子九泉之下此恨無已後六六年此心如水禽忽鳴而去至寶慶年間彭死適去此十二年始悟其言

宋張職方太寧宿州人家富于財登進士第性惡鵰每至官下必令左右挾彈彈之熙寧六年丁內艱權居于符離之佛寺嘗有鵰巢于殿之魚尾育二雛羽翼漸成飛躍于外鳴嘯不已張親彈之中九而斃既而二大鵰盤空鳴聲甚悲翌日張步庭中一鵰下搏其巾方驚駭一鵰復來攫傷其鬢創亦不甚旬餘潰爛及喉遂死

梁蔡縣令民以牛酒為禮宰夫殺牛牛解徑奔至令前跪伏哀鳴令大笑叱宰去殺之飲啜醉飽而卧既寤便覺體痒爬搔不已成癩十許年死

旃有一奉朝請嗜牛幷手殺牛則食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見大牛來躁體如刀刺呼呼而終

宋吳興有士人嘗至一村鎮中市牛肉為脯屠者為殺一牛是夕方寢見人自戶而入視內太息怪而問之曰此吾肉也吾以有罪為牛當死刀几死當復為人今牛報未盡數日而屠者以君故前期見殺又當復為牛矣士人大驚許作佛事乃滅

宋紹興初達州臨寧縣婦人湯七娘本屠家女亦善宰牛平生所戕害以百數嘗買一牛於野外相去稍遠乃牽之以歸擬至家屠殺將下忽髑髏牢禁不可動盡以縧綴於牛背與皮合為一髏竟不能脫經數日死

唐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常攘人猫狗食之市人皆嫉之號碎鴟獨行見二紫衣人呼之曰冥司有文書追汝可即去因探懷中出一牒印文猶濕見其姓名為猫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棄鷂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矣必為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已初將入𩞄饠肆鬼掩鼻不敢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為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飲三碗

六碗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為便以免二鬼相顧曰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須為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許諾以翌日午為期因酬酒直酒匠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作念繁楮如期備酬焚之自見二紫衣人挈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忽自言曰鬼使亦有賄事發冥司復追我言訖遂死

宋淳熙張奉直家田僕素好宰牛猪屢夢入獸群中卧以告奉直之子司理者司理曰汝造業已重將墮畜生非學誦經晚夜懺悔定不可免因教以觀音經未幾稍識字能終卷精熟遂誓斷前過凡十年偶見他人屠牛舊態頓作分其半體割裂鬻之越兩夕復夢如初明日欲誦經了不能記一句字亦不復識抱病旬餘而亡

宋市民丘信暴卒經宿復活云初見一吏出草叢家吾口氣遂絕擲于門外自入門望其尸卧于街下又一吏曰無令氣盡此但對事爾留一魂以守尸俄至一處若公宇令赴囹獄對事入一棘門汚池臭穢不可近池面有亂髮塊吏以杖擊其髻曰樵成髻即露頭應焉吏曰汝速款言某年某

月日殺羊豕十二隻。乃丘信使汝殺。令與信對。信聞其聲。乃州南樵二郎也。面色醜惡不可辨。呼信曰。我罪迷天地。汝為我分其十二數以減我過。信曰。昨以衆戶賽神。信實主之。但於爾處市肉。非我遣汝殺也。其頭復沒機下。吏曰。子無罪。當回矣。信問此人何時可出。吏曰。殺猪羊踰數萬。受此苦辛滿數千歲。方受生。復刈其肉以償殺者。

唐隴西李知禮少趫捷。善弓射。能騎乘。無工放彈。所殺甚多。有時捕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病數日即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疋。大於俗間所乘之馬。謂知禮曰。閻羅王追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束云。遣汝討賊。必不得敗。敗即殺汝。有同侶二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見邊際。天地盡昏。埃下如雨。知禮等敗。知禮語同行曰。王教嚴重。寧向前死。不可敗歸。知禮迴馬。射三箭。以後諸賊稍退。知。前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敵雖退。何為初戰之時即敗。以麻辮髮。并縛手足。臥在石上。以大石鎮而磨之。前後四人。體並潰爛。次到知禮。鷹聲叫曰。向者賊並是知禮之力。還被王殺。無以勵後。王遂釋放。不管束。凡經三日。忽向西北出行。入一院。墻見飛禽走獸可滿三四畝。總來索命。漸相逼近。曾射殺一雌犬。此犬直向前齧其面。次及身體。無不被傷。復見三大鬼。各長丈餘。共剝知禮皮肉。須臾總盡。唯面及目。白骨并五臟得存。乃以此肉分訖。禽獸其肉剝而復生。生而復剝。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勝紀。事畢。大鬼及禽獸總失。知禮回顧。不見一物。遂即踰墻南走。莫知所之。意中自如一跳千里。復有一鬼。逐及知禮。乃以鐵籠罩之。有無數魚競來唼食。良久鬼遂倒迴。魚亦不見。其家舊供養一僧。其僧先死。來與知禮去籠。語知禮曰。檀越大飢。授以三九白物如棗。令知禮噉之。應時即飽。乃云。檀越宜還家。僧亦別去。知禮到所居宅北。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槍矟攢植。不可得過。見其兄女并婢齎箱。箱內有錢絹。及別置一器飲食在坑東北。知禮心中謂姪女及此婢遊戲。意甚怪之。迴首北望。即見一鬼挺劍直進。知禮惶懼。委身投坑。即得蘇也。自從初死至於重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姪女持紙錢絹及飯饌為奠。禮當時所視。乃見銅錢絲絹也。

唐方山開曹州城武人。少善弓矢。尤好畋獵。以之為業。所殺無數。貞觀十一年死。經一宿蘇云。初死之時。被二十人引去。行可十餘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登梯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為嘴爪。飛來攫山開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嘴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引至廳事。見一官人。被服緋衣。首冠黑幘。謂山開曰。生平有何功德。可具言之。對曰。立身以來。未修功德。官曰。可且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南行。至一城。非常崄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開。見其城中赫然總是猛火。門側有數毒蛇。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升瓶。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恐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念佛而已。門即自閉。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曰。善。令前二人送之。依舊道而下。復有鷹欲攫之。賴此二人援護得免。及下山。見一大坑。極穢惡。忽被二人推入。須臾即蘇。面皮右膊之上。爪蹟宛然。終身不滅。山開遂捨妻子。以宅為佛院。恒以誦經為業。

唐張縱。泉州晉江縣尉。好喫鱠。忽被病死。心上猶暖。後七日蘇云。初有黃衫吏告云。王追。縱隨行。尋見王。王問吏。我追張縱。何故將張縱來。宜速遣去。旁有一吏白王曰。此人好喫鱠。罪定可罰為魚。王令縱去作魚。七日當還本身。便被所白之吏引至河邊。推縱入水。坑化成小鯉。長一寸許。日日增長。至七日。長二尺餘。忽見罟師至河所下網。意中甚懼。不覺已入網中。為罟所得。寘之船中草下。須臾聞晉江王丞。使人求魚為鱠。罟師初以小魚與之。還被杖。復至網所搜索。乃於草下得鯉。持還王家。至堂前見丞夫人對鏡理粧。偏袒一膊。至廚中被鱠人將刀削鱗。初不覺痛。但覺鐵冷泓然。尋被剪頭。本身遂活。時殿中侍御史李萼。左遷晉江尉。正在王家餐鱠。聞縱活。遂往視之。既入。縱迎接其手。謂萼曰。餐鱠飽耶。萼因問何得知。縱具言始末。方知所餐之鱠。是縱本身焉。

宋張道。幾好弋獵。其父祖墳側長林巨藪。禽獸成叢。道幾日與數輩惡少從事其間。四面皆設網罟。號曰漫天。一網所獲。亡慮數百。既而不暇拾取。但從上壓殺。分挈而去。又嘗於明陽觀側射殺一兎。其兎絕小而白。耳有缺處。自此即恍惚如狂。盡將平生獵具焚之。築一小庵於觀側。日處其中。一日有二兎直前作人語曰。吾為兎已三百年。住在張氏墳。今為汝殺。一

曰吾為兒已一百八十年隱於明陽觀側嘗為鷹搦傷吾一耳力竄得脫今又二十年矣但凡鷹犬網罟吾悉能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吾已訴於上天當償吾命未幾果卒

宋蔡攸之子衡為保和殿學士將入朝家人呼之不醒意其熟睡乃為謁告至辰巳之交方覺謂家人曰我非睡乃入冥耳初寢時有人云其官召隨以行至官府其人入報曰追蔡衡至既入獄吏問曰近日殺生何也答曰舉家戒殺無有是事吏曰此間不容抵諱吾徐思之近往池上得鮮鯉因繪食之但此一罪耳吏曰是也即取鐵鉤貫頰掛樹間數武士臠肉頃刻而盡約食頃軀體已復故主者延升廳事抗禮拱手問曰保和相識否答曰乃太師門人沈某也太師今安否答曰適方受刑痛楚未定少甦當言之主者命飲以湯即不痛徐問諸兄弟及他事甚詳將退吾禱之曰衡作惡如許不知何以自贖曰盡捨平生服用庶可救可悉取兩衣朝服金帶妝奩之屬施慧林寺且飯僧數百為吾謝過是日洪慶善適遊寺見主僧言之云可以為戒未幾時復以六百千贖所施物去竟以是年死

宋湖州醫留若沙助教之母嗜食蟹每歲蟹盛時日市數十枚置大甕中與兒孫環視欲食則擇付鼎鑊紹興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慶觀家人皆往有十歲孫獨見媼立觀門外遍體皆流血媼語孫曰我坐食蟹業纔死即驅入蟹山受報蟹如山積獄吏叉我立其上群蟹爭以螯爪刺我不得頃刻止苦痛不可具道適冥吏押我至此受供而里域司又不許入孫具告乃父泣號於里域神頃之媼至設位所曰痛苦復可忍為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群蟹令得受生庶得免遂隱不見其家即日鏤生神章楷每夕焚百紙終夜乃罷

唐合肥有富人劉崇好食雞每殺雞必先刖雙足置木櫃中烹血瀝盡乃烹之以為去腥氣劉後瘍於鬢疽既愈復生小雞足瘡瘢中每巾櫛必傷其足傷即血流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積歲無日不傷竟以是卒

宋符離人從肸居浙上家素肥饒好事口腹多釀酒沽賣魚鱉鰻鱔鯉朝暮飲食妻元氏解迎逢其意每親執刀匕所戕物命不復可殫紀元因產死從生念之不忘里人春月朝岱嶽從欲薦拔亡妻持供具往獻既至泰安三日未登廟繼步市中白晝與元遇數人隨之恍惚間且悲且喜交敘睽闊元哭咽而言我以備割魚鼈之故積業極深日受楚毒爾儻見憐宜思所以救度之理從泣下曰吾所為不善致汝如此吾生亦不如死耳至於道佛修嚴雖罄蕩家貲固所不惜元曰無用多言明日申酉之際可獨至朝中詣西廊之北二處看我當可信也從隨逐寓舍齋戒如期而往見元荷械加桎梏曳索群鬼驅以前脫械去衣束以篾用鐮刃剉截如鏤流血塗地須臾一鬼持盃水呼其名而噀之即還故形俄又復見然凡六七反然後施械擁去從悲怖出門晝夜不寐又明日再遇元曰信乎曰信矣曰所禱勿負約也大慟而別從歸後極力營善果終身不復殺生

宋侍禁孫勉見龜黃河順流而下射殺食之不數日暴卒亡尚暖未歛復蘇云始見四人來追云太山牒也至一公府見一人衣金紫正坐曰殺龜也仰視之乃韓魏公勉昔為公指使遂再拜懇告公徐命前低語曰如今到彼更再三告之如不肯放還但云命即須償只乞更檢房簿看過遂出門行百餘步至一公府三人盡衣金紫見所殺龜已在其左其西向一

人曰無故殺龜彼有詞須還他命勉不得已以公言白之遂令請房簿檢之不數十葉見將上呈喚龜諭曰此人已伏還命尚有十五年壽待至時當令受罪言訖龜滅遂命追者放還出門而寤

昔有至人鄭仁安託命告終露屍於北戎之長林下國王遊獵放火燒山四面火匝仁安忽生語曰王今放蕩傷殺無度地司已奏朱宮不出十日當被攝矣命過之後不得在人鬼之列將為野獸三百劫方得還生人中王有三子於此已死長者作老狸中者成老犺下者為獼猴未幾王亦暴死為鹿為獵師燒射鹿曰我國王也好獵受報獵師放之亦改業焉

昔有人常煤鱔作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怒其妻取鱔而炙之其子脫在手腦中盡是鱔頭戢戢焉久之乃卒

唐內侍徐可範性好畋獵殺害甚衆嘗取活鼈鑿其甲以熱油注之謂之鼈飩又性嗜饞驢繫於室內盆盛五味汁於前四面迫之以烈火待其渴飲五味汁盡取其腸胃為饌前後烹宰不計其數後隨從僖宗幸蜀得疾每睡見群獸鳥雀啄食其肉痛苦萬狀又須於床下布火炙以油醋

濯其身仍以竹網蓋覆方暫得眠以日繼夜常須如此命將盡唯一束黑骨而已。

唐前進士崔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間遇酒醉甚卧于酒館中其僕使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者得之以告道紀道紀喜曰魚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緑衣使者自天而下立於庭中速呼道紀使人執捉宣勅曰崔道紀下土小民敢殺龍子官合至宰相壽合至七十今並宜除言訖昇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時年三十五。

唐當塗民吳俗以取鱔魚皆生育之欲食則投之沸湯候轉移時乃死天寶八載一日命其子取鱔魚是日得三頭鱔其子去鱔皮斷其頭然火將羹之其鱔則化為蛇赤文爛斕長數尺行趨門外其子走及頓仆二鱔亦已半為蛇須臾化畢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於是一家七人皆相繼死十餘日且盡。

宋蜀人毋乾昭有莊在射洪縣因往莊收刈有鹿遭射逐之驚亡走投乾昭昭閉於空房中說與隣僧法惠法惠笑曰天送食物豈宜輕捨乃殺之沽酒炙鹿共僧飲啖僧食一塊忽大叫云刀割我心嘔血至夕而死。

宋蜀民李紹好食犬前後殺犬數千百頭常得一黑犬紹憐之畜養頗厚紹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有兒子自內走出斧正中其首立死一家惶駭且捕犬犬走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嗥而死。

宋蜀錦浦坊民李貞家養狗名黑兒貞因醉持斧擊殺之李貞臨老與隣舍惡少白昌祚競昌祚乘醉以斧擊貞死焉時昌祚年十九生與殺狗年正同昌祚又小字黑兒究報顯然不差絲髮。

宋阮倪者性特忍害因醉出郭見有放牛直截牛舌本割之以歸為炙食之其後倪生一子無舌人以為牛之報。

唐洛陽人朱化者以販羊為業貞元初西行抵邠寧迴易其羊有一人見化謂曰君市羊求利當求豊贏君見羊之小者以為不可易也殊不知小者不久而大也自小而易及貨而大其利不亦博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則利多也羊少則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爾知有小羊我當盡易之其人數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遂得小羊百十口大小羊相雜為群廻歸洛陽行至關下一夕所易之小羊盡化為鬼而走化大駭莫測其由明年復往邠寧見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將執之詣官府其人曰我何罪也化曰爾以小羊廻易我羊至關下盡化為鬼而去得非汝用妖術乎其人曰爾販貨群羊以求厚利殺害性命不知紀極罪已彌天自終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當與群羊執爾而戮之言訖而滅化大驚懼尋死於邠寧。

宋滄州有一士人筒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人從門過因問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内省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思忖良久乃謂客曰昔為小兒時當床上有燕窠中有三子其母從外來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納巢中燕雛亦出口承之因以三蒺藜食之既而皆死自恨悔之客曰是也言訖其三子言語忽然悶穩盡知過也。

宋蜀郡大慈寺律師脩淮雖云奉律性甚褊躁庭前植竹多蝗子緣攔檻淮怒伐去竹盡取蝗子棄灰火中淮後忽患癩瘡遍頭面醫者云蝗瘡不可醫淮後竟卒。

宋章邵者恒為商賈有財帛而終不捨路岐貪狠誅求因逢鹿避人而去麑子為邵所獲邵即殺之棄林中其鹿母遥見悲鳴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所謀者邵有子一个年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及因於大樹下憩歇以俟其父未閒且寢於樹中邵不知是其子但見衣襆在傍人熟寐遂就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襆而前行及天漸曉見其衣襆遂知所殺者是已之子也。

宋建業有婦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衆行即有聲恒乞於市自言村婦嘗與娣姒輩分蠶養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娣姒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重如負囊矣。

宋輝密之金鵬擒人畜作釣鉤積有年矣因食魚鯁喉成瘡瘢頷死。

宋尤嘉於益州判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逢忽見一龜大如車輪四足各蹋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申頸前行因其隨逐即得出內有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為脩食之須臾暴死唯

不敢前燕去。

宋曹宋二州西界有大鶴陂，陂左村人陳君積少小捕魚為業，後得患，恰被捉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之，痛即止，後為村人盜網去數日，鬧不勝痛而死。

宋遂州人何馬子，好食蜂兒，一日坐罪，令報於市，忽有大蜂數筒螫其面，痛楚叫喚，守者驅而復來，抵暮方絕，如此經旬遂死。

宋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將歸，猿母自後隨之，至家，其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猿母搏頰哀號，向人乞還其子，其人不能放，竟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及破腹視之，腸皆斷裂矣。後夢一婦人告曰：爾殺我子，爾子可報；我子命，爾可報我命。未半年，其家疫疾，其人及其子皆死，果符所夢。

唐太和光祿卿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換卻。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弃子，遂殞於刃下，而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喘，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而死。

宋廣陵有朱氏子，家世勳貴，性好食黃牛，所殺無數，嘗以暑月醉中欲殺一牛，其母止之曰：暑月如此，爾已醉，所食幾何，勿殺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應聲下淚而拜，朱子反怒曰：畜生安能會人言。立殺之，數月乃病，恒見此牛為厲，竟作牛聲而死。

宋泳節郎懷景元，錢塘人，性嗜鱉，一卒善庖，將烹時先以刀斷其首，瀝去血，云味全而美。後患瘰癧，首大不可舉，行以引首，既苦曼延不已，脣肉腐爛，首墜而死，宛若受刀之狀。景元自是不敢食鱉。

宋紹興初，越之山陰有徐熙者，常與食店殺鱔鱉，一日正飯間，忽聞有呼其名者，起而視之，不見有人，及來就食，又聞呼之，起而傾聽，乃甕中鱔魚作聲，即以箭鏃撈入鑊湯中，須臾仆地，店人扶起，遂不省人事，但以兩手爬其頭，生血流迸，大聲叫喚，常欲沸湯淋洗，如此經年，頭潰見骨而死。

昔秀州人以鰍乾為水族中性最暖者，雖孕婦病人皆可食，城中有陳五者所貨甚佳，人競市之，其徒多端伺其術，竟不肯言，後得疾，躑躅床上，繞看席，即欲人扶掖而起，宛轉痛楚，如是者旬月方死。適臨終，潰其妻方言其夫平昔每得鰍，盡寘器內，用鹽麥後以白尾竹消其中，鰍為鹽衣所螫，宛轉奔突，其皮為尾竹所破，鹽徐入內，故滋味特美，得疾而後，無異於鰍死之時者也。

昔清溪小姑乃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六穀樹，扶疏蔭映，有烏常產育於樹。有謝慶者，挾彈彈數十枚，即覺精神若有所喪，至夜夢一女衣裳楚楚，怒色而至，責曰：烏我所養，何以見侵，限十日以汝償之。汝早往廟告謝，不許，旬日而卒。

唐唐紹生而省前事，不令人知，雖妻子亦不知，後為禮部侍郎，與司巷軍人李邈嘗於暇日飲酒為樂，妻勸曰：無友不如己者，誠恐外人知，後追李愈甚，其妻更不敢勸。一日唐紹告其妻曰：吾將死矣，我今告爾，我前生是趙家女，嫁與霸陵王家子為妻，其姑甚嚴，我年十七歲時，至除夜，姑令我做繡裙，要節中待客，燈下縫之，時有黑犬走來，將燈撞倒，油污裙上，遂將剪刀刺犬，中其項，折卻一股，再將一股刺殺黑犬，至十九歲死，後再生此身，我今待李邈，是我所殺黑犬，緣此我好看彼。至來日，天子詔唐紹驪山講武，令紹攝禮部尚書，與兵部尚書郭元振同行其事，未及三合而奏畢，天子怒，令斬郭元振、唐紹，宰臣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天子免郭元振，勅令赦之，惟令將唐紹斬之，其行刀者，果李邈也，初一刀不死，刀折，再換刀而死。

宋張士寧居咸平縣，豪富有力，性嗜雞子，日食十數，以為常，其主典庫冀五郎者，每為烹之。一日冀方探筐取之，一雞子忽自筐中宜上而升，至士寧庖舍墜地，氣若黑霧，其臭薰烈，家人驚異間，火起堂廡，帑藏須臾而盡，常蓄皇祐錢萬貫，謂之鎮庫錢，焰起為烟毬而去，不復銷滓，士寧自服砒霜，爛腸而卒。

宋贛州石城縣豐義里小民何百九，強悍亡賴，以屠牛為業，嘗坐事編隸南安，遇大赦得歸，不改故態，紹熙四年春，主簿劉縉因審究公事到彼里，適見何鼓刀解牛，有犢皮小片僅三寸，割而擲之，其子五孩適從旁過，正著其右目上，揭之不落，即時生合，不可脫，黑毛森然，才為指誤觸，則痛楚異常，此子盡與父同，惡者必以為業報。

唐江陵尉薛濤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逆一吏持帖，云王使追，抑帖作祐字，濤未審是何王，攝馬便去。行下可十餘里，至一城，其吏排闥便入。廳中一人羽衛如王者，濤入再拜。王問君是荊州吏耶，濤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訴君者不可勝數。對曰往任成固縣尉，成固主進鷹鷂，濤與其事，不得不殺，殺多誠有之。王曰殺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執多，曰私少於公。王曰誠然，君福德皆厚，壽命未已，彼亦無如君何，但當追對。既是天子之命，亦難問罪。濤出見雉兔等遍數頃，皆飛走逼濤。濤云天子使鷹鷂，非我所為。觀汝輩意旨盡欲殺我，其故何也。然汝等亦皆可憫，吾今還為汝寫經像，使皆託生耳。王又令人傳語，久之稍稍引去。濤入，王曰殺生罪大，適非由天子之命，君不免矣。既還宜益作善因。濤再拜數四。王問君讀書否，曰頗常讀之。又問知晉朝有羊祜否，曰知之。王曰即我也，我昔在荊州留為刺史，卒官舍，故見君江陵之吏增依依耳。言訖辭去，命所追之吏送之歸舍，遂活。

宋鄧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餘，留暴死。所由領至地獄，先過判官，判官是刺史黃麟，麟即成之表丈也。見成悲喜，具問家事。成諸丈悉皆無恙。成因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歸傳語於我諸弟，遂入白王。既出曰已論放汝訖。久之王召成問云，汝在生作何罪業，至有爾許冤對，然業報未盡，當得復還，然宜更作地獄緣也。尋有畜生數十頭來證成，王謂曰鄧成已殺爾，爾復殺鄧成無益之事，我今放成却迴，令為汝作功德，皆使汝託生人間，不亦善哉。悉云不要功德，但欲殺鄧成耳。王言如此於汝何益，殺鄧成汝亦不離畜生之身，若受功德即改為人身也。諸輩多有去者，唯一驢頻來蹋成，一狗齧其衣不肯去，王敕衛得免。遂遣所追成吏送之出，過麟，麟謂成曰至喜莫過重生，汝今得還，深足所慶。吾雖為判官，然日日恒受罪，汝且住此，少當見之。俄有一牛頭卒持火來，從麟頂上然至足，麟遂成灰滅。尋而復生，悲涕良久，謂成曰吾之受罪如是，不可忍也。汝歸可傳語諸弟，努力為造功德，令我得離此苦。然非吾本物，雖為功德，終不得之。吾先將官料買得一莊子，今將此造佛經，即當得之。或恐諸弟為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簪還以示之。因拔頭上簪與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坑中，即活。其父家富於財，惜其子重生，數日之內造諸功德。成既愈，遂往黃氏，為說麟所託，以玉簪還之。黃氏識簪，舉家悲泣，數日乃貨莊宅造經也。

宋建昌寄居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買鹿三四頭，日取一枚，以長鐵管插入其肉間，少頃血凝溜管中，乃服。鹿日受此苦，血盡而死。趙果膚革充盛，健飲啖，而所服既多矣。晚得疾，遍體生異瘡，陷肉成竅，痒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沸湯灌之，痒方息。終日不暫寧，踰月而卒。未卒先三日，作鹿鳴不絕聲，至卒乃已。

宋徐僧保，金谿民徐六之子。僧保從十歲時便能釣蛙，率一年得五千枚，每枚直一錢，以卒歲養身之用。每殺時先截其首，蛙已斷為二，猶齧草跳擲，久之乃死。至年二十六歲，夏秋之交，被病甚困，展轉於席，不能食，但吐出。自念曰今年壞了經紀，為之奈何。竟死。未入棺之前，身自腰以下忽中斷，如蛙被殺之狀。

宋侍衛步司右軍第三將狄訓練，以紹熙三年二月六日部諸寨兵五更入受倖，至湧金門外，坐胡床以俟啓關。覺有堅物觸其足，取燭照視，則一巨蟹，長三尺，形模恠醜，命從卒執縛送于家。後坐假寐，夢一人富髯頳貌，古服，著淡綠袍，軟幘黑靴，繫烏犀帶，持手板揖曰：某乃西湖判官，因出戲於綠野，蒙君雪執，慮必遭烹，願急馳一使往告，俾全餘生，當謀厚報。脫或不免，在微命固不足恤，正恐為門下之禍，非細事也。狄寤而門已啓，衆以次入城，未暇問及。事畢奔馬歸舍，諸子已烹分食訖，其甘鮮，獨妻未下箸。狄話所夢，使勿食。未幾五子相繼病死，唯狄與妻存。

宋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媼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籙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為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座延入。僧顧其僕云去街東第幾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啓醮，遵斷家內外久絕葷饌，乞以付鄰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既熟，就廳踞坐，擘肉滿盤，分寘上真九位，乃食其餘。齋罷未揖而去。是夕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媼至，謝曰在生時罪業，見責為雞，賴羅漢悔

詶之賜令既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為冥塗得助紹興末年卒肉身經久不壞

宋董氏子家本梁工獨好羅取飛禽得之以竹破其腦歸則焚稻稈叢茅燃其毛羽淨盡乃持貨之平生所殺不可勝計老而得奇疾遍體生瘡皮鱗皺如樹遇其痒時非復爬搔可止但取茅稈以燎四體則移時乃定繼又苦頭痛不眠藥每痛甚輒令人以竹片擊腦數十下始稍止如是三年日一償此苦然後死焉

東晉義熙中鄱陽李尠兄弟二人善於用弩嘗得大鹿解其四腳懸著樹間以臟為炙方欲共食遂見山下有人長三丈許疾步而來手持大囊既至欲取鹿頭骼皮骨并火上雜肉悉納囊中徑負入山嬰兄弟須臾俱卒

宋譙國城父人王曇略嘗以牛作脯為業欲殺一牛牛見刀輒跳躑欲走曇怒乃先以刀刺牛目經少時共人眠無故爆出而死

宋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有三卵大如升取煮之湯始熱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逕來湯中銜卵而去三人未幾皆死

宋元嘉中章安縣人嘗屠虎至海口見一蟹逕大如笠腳長三尺取食甚美其夜夢一少婦語云汝噉我肉我食汝心明日其人為虎所食

宋阮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愔在郡愔使稚宗行至遠村郡吏蓋苟逐定隨焉及至民家恍惚如眠即不復癡民以為死輿出外門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數十里至一佛國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好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臠截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深水鉤舌出之剖破解切若為膾狀又鑊煑爐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良久乃止問欲活否稚宗便叩頭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唯三足矣見有螳螂頭道人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復巨此者也魚肉自死者可啖且齋會之時悉著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爾愚蒙不識緣報故以相試耳因而便蘇數日能起由是遂斷漁獵二吏相繼而死

宋宇文氏偽蜀之富家也孀居國之東門嘗夜聞寢室之上有人行命僕隸升屋視之獲野狸三頭殺狸毋而存其子焉未春歲宇文氏適護戎王承玉玉殺判府郭延鈞一家宇文氏并前夫一男二女下獄定罪赦其男女斬宇文氏皆信以為殺狸之報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畋獵善放鷹犬後病見群鳥千數皆無頭圍繞略床啾鳴曰急還我頭來略輒頭痛氣絕久之復蘇因請衆僧急為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遂終身絕其酒肉不殺生命

唐武德中隰州大寧人賀悅為隣人牛犯其稼乃以刀斷牛舌後生三子並皆瘖瘂不能言語因設醮祈佑夢神告曰此斷牛舌之報不可免也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中為右衛隰州府左果毅孝政為性躁急多為殘害府內先有蜜蜂一龕分飛聚於宅南樹上孝政遣人移就別龕蜂未去之間孝政大怒遂以湯就樹沃死殆無子遺明年五月孝政於廳晝寢忽有一蜂螫其舌上腫遂塞口數日而卒

唐盩厔鄠縣界有為果毅官者每客來恒買豚設饌衛士家生十豚總賣盡其最後買者煑尚未熟果毅對客坐遂聞婦人哭聲意疑其妻向家煑之不哭至廳又聞哭聲視其妻還不哭如此數回若向家即聞哭聲在門外若門外即聞哭聲在家其客大驚不安席仍聞哭聲云男女生十箇總被果毅喫盡其客數過聽之客懼即去果毅驚因得病數旬而卒

唐咸通中岳州有村人涸湖池取魚獲龜倍多悉剖其肉載龜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後歸家忽遍身患瘡楚痛號叫鄰里不忍聞常須得大盆貯水舉體投水中漸變作龜形逾年肉腐墜而死

唐張易之為控鶴監弟昌宗為秘書監昌儀為洛陽令競為豪侈易之為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繞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即旋繞表裏皆熟毛盡落肉赤乃死昌宗活縛驢於小室內起炭火用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橛上放鷹鷂活按其肉狗號叫酸楚不復可聽易之嘗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肋取腸良久乃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臠割其肉肥白如豬肪煎炙而食昌

儀打雙脚折稻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時人稱為走馬報

唐則天初京兆人李全間家富好殺戮猪羊驢犢皆烹宰無度常養鷹鷂數十聯春夏採魚鱉秋冬獵狐兔常與諸子取鳥雀以刀截刈其頭即放飛看其飛得遠近遠者為勝近者為負以此戲樂在家極嚴婢妾僮奴有少乖或懸開其心或剜去其眼其妻初生一子自眼以上有皮垂下至於鼻從額以後又有一片皮垂至於項再生一子牙爪如虎口似鷹嘴又生一子從項至腰有縫撥開見其心肺五臟生而俱死全間有兄亦好鷹犬弋獵性又殘忍酷毒其妻生男項上有肉枷或如鳥獸魚鱉形或無眼鼻後兄弟皆嘔血出心肝而死

唐顯慶中長安城西路側有店家新婦誕一男月滿日親族慶會欲殺羊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大小不以為徵遂即殺之將肉就釜煑餘人料理蔥蒜餅食令產婦抱兒近火前看煑肉釜忽自破湯衝灰火直射產婦母子俱亡遠近聞之者多斷殺生

唐何澤者容州人也嘗攝廣州四會縣令性豪橫唯以飲啖為事尤嗜鵝鴨鄉胥里正恒令供納常豢養鵝鴨千百頭日加烹殺澤只有一子愛憐特甚嘗一日烹雙鵝燖湯以待沸其子似有鬼物撮至鑊中一家驚駭就出之則與鵝俱潰爛矣

唐咸通庚寅歲洛師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塍者至蠶月而桑多為蟲食葉一斤直一鍰新安縣慈澗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時茂盛蔭翳公直與其妻謀曰歉若此家無見糧徒竭力於此蠶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之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十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於餒死乎妻曰善乃携鍤坎地埋蠶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葉詣都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洒于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彘肉及餅餌貯囊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群吏遂將其人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瑯琊王公凝令綱紀鞫之云某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領就村檢埋蠶處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公直埋蠶別無惡跡乃與村眾及公直同發蠶坑中唯見有一死人而闕其左臂取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領公直詣府白尹尹曰公直雖無殺人之辜而有坑蠶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難容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寘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為腐蠶矣

昔吳唐者廬陵人也少好射獵矢不虛發嘗春將其子出獵方值一麀將麑戲馬麀覺有人氣引麑漸去麑未知所畏因前就唐唐射之而死麀驚還悲鳴唐乃置麑淨地自藏草中麀來俯舐頓伏唐又射之應弦而倒既而又逢一鹿張弩之間箭忽自發激中其子唐即投弩抱子撫膺而哭忽聞空中呼曰吳唐麀之愛子與汝何異驚視左右虎從傍出逐前搏折其臂還家一宿而卒

唐咸亨中京師有屠人唐總章以屠羊積代為業一日病夢眾羊懸之一如殺羊法兩手捉手諸羊捉脚一羊持刀刺頸出血數斗已而遂死及終家人視其頸果有被刺處一邊刀孔小一邊刀孔大與刺羊無異

唐劉知元為虔州司士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之曰買肉必須含胎胞脆可食餘瘦不堪知元乃簡取懷孕水犢及猪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心上尚暖七日而蘇云見一水犢白額并子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箇月枉殺母子須臾又見猪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荅款引楊司馬處分居三日而知元卒又五日而舜臣死

昔安陸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遊齊安遂至豫章恒弄蛇於市以乞丐為事積十餘年有賣薪者自鄱陽來宿黃倍山下夢一父老云為我寄一蛇與江西弄蛇毛生乃至豫章觀步門賣薪將盡有蛇蒼白色盤于船中觸之不動薪者方省向夢即携之至市訪毛生因以與之毛方欲撥動應手嚙其乳毛失聲頓仆遂卒食久即傷壞蛇亦不知所在

唐王洞微汾州景雲觀道士家于孝義縣初為小胥性善殺常漁釣弋獵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狼狐雉兔泊魚鱉飛鳥不下萬數後為里尹因病熱月餘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鱉萬數環其榻而噬之瘡痏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兄弟俱聞洞微臥內有群鳥啁啾歷然可辯凡數年疾益

甚或有詣洞微父曰汝子病亟宜遷居避之於是卜日徙居月餘卒

唐王遵者河内人也兄弟三人時並疾甚宅有鵲巢旦夕翔鳴忿其喧噪兄弟共惡之及病差因張鵲斷舌而放之既而兄弟俱口舌生毒瘡死

宋臨安人鈐懋以賣魚爲業多育鰍鱔甕器中旋殺旋烹一日發甕失所畜過尋之乃悉緣著屋壁纍纍欲上而無所向繚繞蚪結可畏懋甚懼取投諸江誓不復殺而易爲蔬饌經數月所入殊薄不足以贍家乃如其故俄又失二物所在因汲水見盈缸井中不暇頓省拾取而烹之時乾道五年春也及秋疫作盡室皆死懋獨不然但遍身生瘡每瘡輒有鰍鱔頭喙突出痛楚特甚後一月乃死

宋金谿士人何少義乾道九年冬涸池魚爲鮓醢剖腹得子盈盆置諸竈下室中追夜半聞盆內唧唧有聲謂爲鼠齧起視之喧愈甚敲其盆即止既而復然明日以語人或勸之使投于江何吏不聽悉烹食無餘一日妻夢小兒不知其數告曰汝今殺我明年我亦殺汝次年春妻死初少義嘗夢烏衣婦乞命覺而妻家遣僕以筠籠盛巨鱉來餉頗感昨夢即親詣江

濱放之惜其妻不能然也

昔隰州佐史死數日復活云初閻羅王追爲典史自陳素不解案今舉所知遂薦同曹一人使出帖追王問佐史汝算亦未盡今放汝還因問左右此人在生有罪否左右云此人曾殺一犬一蛇王曰犬聽合死蛇復何故枉殺蛇者法合殊死令其廻頭以熱鐵汁一杓灼其背受罪畢遣使送還由是得復生

唐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得疾忽見二使者持牒告業曰王召爾有事數實忽覺精神奄奄如夢中二使夾持業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入之東行一橋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與賈奕爭殺牛事王曰二人俱不服罪汝知之宜言業言實奕殺之奕固執不服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殺牛趙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服罪王乃命發奕鑊湯司受刑送業還業忽如夢覺乃知死已二日矣

唐天祐中浙西重造慈和寺治地犁每爲蚯蚓穿穴執事者患之有一僧教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殺蚯蚓無數頃之其僧病苦舉身皆痒恒須得長指爪者搔之以至成瘡瘡中輒得死蚯蚓一條殆至數百千條肉盡至骨而卒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暴病卒一日而蘇自說被収至官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云不殺官曰汝教弟殺牛何爲不殺因呼恪弟弟死已數年矣既至形容枯槁官語之曰已追汝兄至矣初殺牛時誰之意也弟曰牛實其所殺非不與焉官曰汝雖殺牛罪歸造意汝欲代兄受罪固是善事然冥司與陽間不同凡有罪者雖父子不容相代況兄弟乎恪曰彼時殺牛實其欲宴貴官數人故使弟殺之官語弟曰汝使無罪放汝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叙官又問恪因何復殺兩鴨恪曰前任縣令殺鴨供官客耳豈恪罪耶官曰官客自有料無鴨汝何以鴨供之將以要譽非罪而何又問何故復殺雞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雞卵唯憶小年九歲時寒食日母與六卵因煑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乎恪曰不敢但說其因耳此是恪殺之也官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官遂問主司取恪善惡

籍来觀之既而謂恪曰人生於世所作罪福冥司悉皆錄之但所報有先後不同耳如福多罪少先合受福罪多福少先合受罪今汝殺生之罪如此一生善行略不多見福少惡多宜即受罪恪甚恐懼無以應對時有兒卒數十人並在堦下將欲執恪而去官顧主司曰可更考此人壽命當盡否主司取籍視之對曰尚有七月壽命未盡官曰壽命盡日罪報尚在宜且放還語恪曰我更令汝歸七月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復蘇恪大集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至七月與衆辭訣俄而命終

晉鄱陽樂安彭世咸康中以捕獵爲業每入山與子俱行後忽蹷然而倒化成一鹿跳躍而去其子終身不復弋獵至孫却習其事首射一鹿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并其祖姓名及鄉居年月焉覩之悔懊自此永斷射獵

元福建有都運司官值其誕辰胥吏周清甫設饌筵饌有牛肉運司亟命撤去徐謂衆賓曰某少時同外弟某過屠者家甫坐定見屠者左手握刀右手牽牸牛帶一犢至繫牛籬樞置刀於前而去忽犢子銜刀走園地中以足跑地而埋之逮屠者至不見其刀怒乃爲言其狀屠者既得刀坐門

首長歎移時以刀斷髮棄妻子出家學道不知所終後外弟其出仕江西舟過黃河晚泊荒岸下恍惚見一甲第高廣嚴整類王者居於是登岸揖閽者問曰此是何所閽者曰此是一衙門汝欲瞻玩不禁入門見一峨冠博帶者當廳正坐因進前跪拜之問曰汝何來答云御下來外弟因問曰此是何衙門答曰此是天下太一牢山專治宰牛人也因問鄰人宰牛黃四者死已多日還在此否答曰有遂呼來但見黃四枷鎖而至黃四見外弟驚呼云官人如何到此答云我去之任偶然到此就問黃四曰汝之罪犯當何度脫答曰我罪最重無由可脫若得官人到任官處勸人不殺牛一百二十箇能免我罪言訖回首化境沒矣外弟從此勸人不宰牛及足其數一夕黃四扣門謝曰其得官人勸人不宰牛今已脫罪仍放歸家如有家書不妨持去弟但於門內謂之曰汝歸向我家道早寄衣来閱兩月果有衣至其時衆賓聞此語皆誓不食牛肉

宋宿州有比部員外郎王袞授太平州蕪湖知縣賦性剛執貪食滋味常将活鼈用火烙生取其肉却入鐵器內烹熾有男長脩與母勸誡終不允

從值三月三日興集放生迎引社會往朝元觀獻紙王長脩往看問道士承子堅曰多見放生社會就四月八日於寺院興集何為三月三日却来道觀集會承子堅云三月三日乃真武真君降生之日普通善識於是日如法供養俱放鯉魚鼈鱔之類此是真武大避之物緣鯉魚屬北方癸化至夜朝北頂盤七點鼈如神龜鱔類聖蛇放此三物表無殘害之心各要懺罪消災求恩獲福長脩聞此歸說與母轉告其父袞亦不從諫勸長脩潛於承道士處求真武畫像及傳下降避諱等式歸家與母親妻兒別置一室供養年深王袞轉駕部郎中充邢州巡轄獨往赴任至中路見一道人曰公莫是駕部郎中王袞前赴邢州此去正是郎中員命之處袞欲再問道人潛身不見袞留邢州思慕魚鼈供厨緣邢州不產此物遂至决責從人無端杖楚袞自後染患忽夜叫言被無數帶殼水族銜冤纏繞索命咽喉喘燥四肢痛楚坐臥不得死生無門因此痛悔中不覺右手五指上如被物咬疼不可忍失聲叫真武真君一聲覺氣壅喉胸遍身極冷漸有喘息良久氣和乃云袞為性剛執自小好食火烙鼈肉不依妻兒供養真武授災此善至中路遇道人言前去是負命之處袞愚頑不悟遂遭此疾痛楚難忍又覺於迷亂中稱叫真武求救忽覺此身在一山上見真武真君前列數行負火鼈類銜冤索命真武遂指袞曰汝恣殺物命以充口腹冤家業鬼相隨無由解脫汝被天地水三官下降察知罪犯損折二十年壽祿合於邢州身死緣汝有妻兒剋苦齋心事吾香火晨夕發願懺悔祇為汝殺害啗食之故已為申上三官令特為汝解釋所殺物命一一令託生水府永無讎對仍為奏錄重注壽祿如故袞蒙真武授記病苦頓消因誓戒葷殺修奉香火晉誦真武妙經十萬遍并寫道藏經典

宋周昂嘗晝寢戶上有一燕巢五子呢喃待哺昂怒以牆泥喂之五子皆裂胸而斃其後昂生五子皆瘖而不能言

晉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永昌元年病死土地將送詣太山俗人謂師為道人路過福舍門前土地神問吏此是何等舍門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數千間瓦屋皆懸竹簾內列床榻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唄偈者自然飲食者快樂不可言禮書名已至太山門而其

身不至使問土地神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即問吏言是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遣人更錄取禮觀未遍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爾在世間有何所為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為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猪羊雞鴨府君曰汝罪應上熱鐵使吏牽著鐵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叉叉禮著鐵上宛轉身體燋爛求死不得已經一宿明日府君問主者曰禮壽應盡否命檢勘答云有餘算八年未盡時錄来牛頭人復以鐵叉叉著鐵邊府君曰今遣爾歸終畢餘算勿復殺生淫祀禮忽還活遂不作巫師

昔有一鬼言我常為天祠有狗利牙赤白来噉我肉唯有骨在風来吹起肉續復生狗復来噉此苦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作天祠主殺羊祀天止以血祀汝先食肉故今日以肉償之

梁時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宴而羊繩解来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內週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昔有衆生常在鑊中牛頭阿旁手捉鐵叉叉入鑊中煑之令爛還即吹活而復煑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屠殺衆生湯灌撏毛不可限量以是惡業故獲斯報。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也顯慶中為光祿寺大官掌膳時有西番客于闐王來朝食料餘羊凡至數十百口王並託元則送於僧寺放作長生羊元則乃竊令屠家烹宰貨肉收其錢直入己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震雷霹靂提元則於宣仁門外大街中震死馬折其頸血流灑地觀者盈路莫不驚懼。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當以宗室封王貞觀初罷職歸京第性好畋獵常籠鷹數聯殺他狗喂鷹既而公疾見五犬來索命公謂曰殺汝者奴通達之禍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在耶且我等既不盜汝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謝過請為追福四犬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我既無罪殺我又未死間汝以生割我肉臠臠苦痛吾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為之請於犬之白者曰殺彼於汝無益放令為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許之有頃公蘇遂患偏風支體不遂於是為犬追福而公疾竟不差除。

唐魏州武強人齊士望者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蘇自云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四五日勘得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平生好燒雞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出門去曾司一二里即見一城開城中有鼓吹聲士望欣然趨走而入既入之後城門已閉其中更無屋宇遍地皆是熱灰士望悶悼不知所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走向門其扉即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既出即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遙遙延不送之始求以錢帛士望許諾遂經歷川塗蹊徑荊棘行至一處有如環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懼之使者推之坑內不覺漸蘇尋乃造紙錢等待焉使者依期還到士望妻亦同見之云。

昔目連見一男子周匝多有獸頭人身諸惡神鬼手執弓弩三隻毒箭鏃皆火然競共射之洞身燋然或有問言此何人也目連答言此人前身作大獵師多害禽獸故受斯苦於後命終墮大地獄。

昔有衆生常在刀山劍樹之上若有所捉即便割傷支節斷壞滿毒辛酸不可堪忍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屠殺為業烹害衆生屠裁剝裂骨肉分離頭脚星散懸於高格稱量而賣或復生懸痛不可忍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殺傷無算嘗入山獵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捉弓箭鏃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阿鼠子文小字阿鼠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即射子文文便失魂回家言竟而死。

齊時江陵高偉播遷北朝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鱔為業後生一兒頭自是鱔自頸以下方為人耳。

昔有一鬼言常有熱鐵籠籠烙我身燋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捕魚鳥故受此報。

西晉賈宗道好殺生有阿羅漢知賈不久命終計其餘命不過一歲若命終後必墮阿鼻地獄一切受苦此阿羅漢尋往化之勸教至心稱南無佛一歲莫絕賈便一心稱念晝夜不廢至於一歲便即命終魂神便趣阿鼻地獄仍前念佛至地獄門即便大聲稱南無佛罪人咸聞一時同聲稱南無佛地獄猛火即時化滅一切罪人皆得解脫。

昔有寺僧畜一犬愛之一日遠出行者擊死此犬埋於後園僧歸尋不見行者以實告僧於所埋處尋看則犬已化為巨蛇矣眼猶未開寺僧急令行者誦經釋冤忽主僧感夢知有冤報遂用鐘蓋此行者于中其蛇冉冉而來昂頭於僧之前遍尋行者逮鐘三日方去及揭視之此行者已死惟存枯骨而已。

唐孫季貞陳州人少好捕網飛走尤愛啖雞卵每欲食輒焚而熟之卒且三年矣鄰有張生者亦已病卒三日也忽便起坐既行乃徑往孫氏家稱季貞云其言實季貞其形故張生也張氏之族即詣官訴孫云先是吾不當死以平生多害物命故為冤債所訴以食雞卵過甚被驅入一空城比入則戶闔矣第見滿城火灰既為燒爍不知所為東顧方見城戶雙啟即

奔從之至則俱鬭矣。西頭從之後然南頭北頭從之亦然於楚備嘗之矣一旦王謂李貞曰。爾壽未盡然死且三年矣何以復還主者曰鄉有張昂死纔三日。可以借此托其神魂王然之。今我實李貞也官不能斷郡牧劉尚書廙親呼問言宜說平生一事人無知者為驗李貞曰其未死前嘗藏佛經兩卷于屋瓦實無人知者命探之存焉斷歸孫氏。

後周蜀郡金華寺法師秀榮庭內多松栢生毛蟲色黃長三二寸莫知紀極秀榮使人掃除埋瘞或棄於柴積內取柴爇料於烈日中曬乾蟲死者無數經月秀榮暴卒。有僧入冥見秀榮荷鐵枷坐空地烈日中萬萬蟲唾噬僧還魂備說與寺僧仁秀。仁秀大駭遂患背瘡數日亦卒。

晉吳郡海塩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元帝時寓居華亭獵于東野大藪忽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卧岡下。士人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云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来去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吾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来就死其人即驚覺明旦腹痛而卒。

晉孝武太元八年富陽民麻姑者好啖膾華本者好啖鼈臛二人相善。麻姑見一鼈大如釜蓋頭尾故是大蛇繫之經一月變盡成鼈便取作臛報華本食之非常肥美麻姑不肯食華本強令食之麻姑遂啖一臠便大惡心吐逆委頓遂生病候忠有物塞喉不下開口示本本見有一蛇頭開口吐舌本驚而走姑嘔血而死。

晉高野人伍寺之見社樹上有一猴懷孕便登樹擲殺之夢一人稱神責以殺猴之罪當令重謫寺之乃化為大蟲入山不知所在

宋光孝宮道士章道隆平生好喫鱔魚一日忽道招討軍馬到来道衆皆避獨章候黃鱔喫後走軍馬亦到被獲拷掠需索金銀無可應付軍人以黃鱔湯灌其口而死。

昔佛在祇桓精舍為天人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止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為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花婦欲得花無人取與夫為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兒所呼天號哭斷絶復蘇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啼不止世學毀傷其恩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為其哭泣懊惱斷絶亦復難勝竟為誰子長者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殃盛美之壽而便中夭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廟中戲邊有三人亦在其中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作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

吳末臨海令入山射獵為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著黑衣白帶来謂射人曰我有讎剋明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何用為謝答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来我在南應白帶者我黄帶者彼射人許之明日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文者勢弱射人因引弩助之黄文者即死日將暮復見白帶人来辭謝云今年可在此獵後勿復来来必被禍射人曰善其年所獲甚多家致巨富數年後射人憶其處多獲而忘前言遂至其處復見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復来君不能見用今讎子已大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知甚怖便欲走還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二十終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後序

仰惟我
母后聖德純備。性由天成。母儀萬方。化行四海。好善之心。孜孜不倦。嘗編
三教聖賢勸善懲惡之言。彙次爲二十卷。命之曰勸善書。親爲之序。
用訓于下。閒以賜高熾及弟漢王趙王。再拜恭受。退則焚香啓誦。惕
然悚敬曰。我
母后心天地之心。至誠無息。以輔我
父皇內治之美。媲萬世而同其盛。高熾嘗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人性本善。未嘗有惡。因欲有遷。不能無惡。故善惡之幾相乘。出于
此則入于彼。聖賢拳拳教人爲善。以復其性。夫爲善者斯善而已矣。
爲惡者斯惡而已矣。善惡之報。皆以類應。理之自然。本無差爽。故易
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釋云。大善積而災消
衆惡盈而福滅。道云。小善不積。大善不成。小惡不止。以成大罪。三教
之言。異塗同歸。我
母后取此與人爲善。恩惠深厚。恒訓高熾兄弟曰。積善如成山。久則必高。
積惡如穿坎。久則必陷。又曰。人之爲善。如夜就旦。漸除明爽。忽覩天
日。光景畢照。無所蔽礙。人之爲惡。如明就晦。漸入昏闇。滅燭冥行。顛
倒迷謬。擿埴索塗。豈可得也。爾曹生長富貴。須謹所習。習於爲善。乃
與性成。習於爲惡。乃終罔善。高熾謹服
慈訓。夙夜不忘。恭讀是書。誠善惡之明鑑。禍福之蓍龜。
母后編錄以爲訓戒。以嘉惠天下。鏤版印成。已嘗頒布。所存尚多。
母后命高熾兄弟曰。有欲爲善者。汝廣以與之。謹遵
慈旨。將欲徧及中外。豈意
母后遽焉遐逝。於乎哀哉。於乎痛哉。鞠育之恩。昊天罔極。瞻戀思慕。悽塞
悲傷。血淚交隕。自今其無復親承
母后善訓矣。所幸是書手澤之存。觀覽省飭。猶如面訓。今以廣布流傳。恭
承我

母后慈善仁惠之心。天下臣民。於是精擇力行。取其善以爲法。惡以爲戒。
則非特其一身之獲慶。將其子孫亦有無窮之利哉。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孝子皇太子高熾泣血頓首謹書

原缺第三、四葉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後序
於乎惟我
母后天賦聖德。至善至純。孝仁慈愛。備全衆美。以相我
父皇致治之盛。嘗於内治之暇。類編三教聖賢之言。及善惡感應之事可
為訓戒者。凡二十卷。名之曰勸善書。親為之序。所以示訓戒之道者
備矣。間以賜
兄皇太子。及
兄漢王。高燧亦蒙降賜。曰謹佩誦。如覩至寶。
母后常訓高燧曰。三教聖賢之嘉言。鑿鑿如菽粟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
其脩善獲慶。積惡蒙禍者。又皎如星日。不可以掩焉者也。
母后錄一善言。則曰汝兄弟其識之。紀一善行。則曰汝兄弟其效之。高燧
一言語舉動之間。少有所失。則斥曰。自古聖賢。何嘗如此。高燧兄弟
終日侍側。不敢踰越惟聆
母后教訓。一本於善。下逮使令。皆熟聞善訓。知所以自勉。又曰吾編是書。

欲俾天下之人。咸歸於善。夫善者固不待言而喻。不善者必待於教
戒。乃可以滌濯其非心。消融其邪慮。以復其本然之善性。夫天地之
心。至誠無息。賦予於人者。至善無惡。或一毫厖雜起於念慮之微。則
天理人欲。於此焉判矣。高燧佩服
慈訓。仰見
母后至仁之心。合天地造化之心也。思惟曩時來朝京師。恭侍
左右。
母后謂高燧曰。勸善書日常誦否。高燧稽首曰。接事之暇。輙以誦讀。
母后曰。不但誦之於口。又當著之於心。大抵為善須要躬行。高燧再拜承
命。明日辭歸國。
母后顧高燧愴然。高燧不覺悲泣。拜別踰數月。
母后遂見遐棄。豈意一別。竟成永隔。追思昔者之愴。蓋我
母后清明神慧。有以先知。若將告我。第以愚昧不察。使當一有所覺。豈忍
須臾而離膝下哉。於乎

母后不可見矣。獨可見者此書耳。此書之傳。功德莫大焉。
母后嘗命
兄皇太子。及
兄漢王。與高燧曰。吾編錄是書。刻板印成。已頒於中外。存者尤多。汝
兄弟遇有好善者。廣以與之。謹奉
慈訓。不敢有違。今以此書徧布傳流。至于申
母后勸戒之義於天下者。
兄皇太子。及
兄漢王。皆述之矣。高燧謹書所常訓戒之言于後。以致罔極之思焉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孝子趙王 高燧泣血頓首謹書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太子太師淇國公臣丘福欽承祖業推誠效義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定國公臣徐景昌魏國公臣徐欽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臣徐忠思恩侯臣房寬奉
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伯臣陳懋特進榮祿大夫
中軍都督府右都督臣鄭義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臣徐膺緒
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臣柳升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臣朱榮資善大夫　太子少師臣姚廣孝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兼
詹事府詹事臣蹇義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臣夏原吉資政大夫禮部尚
書臣鄭賜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臣趙羾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詹事府
詹事臣金忠資善大夫刑部尚書臣呂震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臣吳中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陳瑛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臣王鈍嘉
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臣王彰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臣方賓通議大夫
刑部左侍郎臣劉季篪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臣[illegible]通議大夫工部
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臣趙[illegible]嘉議大夫工部左侍郎臣張本右侍
郎臣劉仲廉右侍郎臣甄廣昭勇將軍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指揮使
臣紀綱臣劉儁臣張昶臣張旭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左參議臣陳壽奉
議大夫大理寺左寺丞臣遠志右寺丞臣陳捷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
臣王勉臣朱焯承德郎詹事府府丞臣朱原貞臣陸中善亞中大夫光
祿寺卿臣井泉奉訓大夫鴻臚寺左少卿臣鄒朋朝列大夫國子監祭
酒臣胡儼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趙季通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
士奉政大夫臣胡廣奉政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黃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翰林院侍講承德郎
兼左春坊左中允臣楊士奇翰林院侍講承德郎臣金幼孜奉訓大夫
尚寶司少卿臣朱芳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編脩臣楊溥承
事郎吏科都給事中臣孫瑛文林郎戶科都給事中臣胡濙徵仕郎禮
科右給事中臣張益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臣馬麟文林郎刑科都給
事中臣張信從仕郎工科署科事給事中臣許庸徵仕郎中書舍人臣
芮善承直郎太醫院院判臣袁寶承直郎欽天監副臣徐伯陽從事郎
行人司左司副臣朱毅通議大夫應天府府尹臣向寶正一嗣教道合
無為闡祖光範真人領道教事臣張宇初僧錄司左善世臣道成臣性深
左闡教臣行忠左講經臣智壽左覺義臣張洪右臣丘福等

頓首謹啓臣福等伏覩
仁孝皇后勸善書頒首欣抃曰至哉
仁孝皇后之德所以子育臣民者盡其慈愛之極臣福等均囿於甄陶之下求
被於深仁厚澤有莫知其所以然譬如
天地造化不可以名言也
勸善書之功所以為盛也臣福等嘗謂天生萬物莫靈於人而人之性
皆善惟氣禀有以梏之故有一偏之謬往往有蹈於惡者非其生之固
也氣習使之然也惟上智之人所禀至善不為情移不為物奪渾然天
理之公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也若夫中人之資所禀不能皆純可與
為善可與為惡採其偏而歸於正則日進乎高明造乎上智不難矣至
於下愚不移豈誠不移哉特其罔善不為苟能克其私心去其邪念則
愚皆可明惡皆可善但自暴自棄者忽而不為耳
仁孝皇后閔斯民之貿貿如瞑行荊棘而莫適所歸恒輯三教聖賢之言著為
勸善書躬序於首以嘉惠天下鋟版印賜所恨未徧而遽焉傾逝伏見
皇太子殿下
漢王殿下
趙王殿下孝誠懇切敬恭
懿命序述於後以申
仁孝皇后仁慈閔惠之心用廣布天下臣福等受賜獲覩
懿訓既而誦之金玉藥石之言諄諄教戒欲俾人人皆化於善莫不咨嗟感
愴嗚咽流涕仰歎
仁孝皇后之德廣大周備同乎
天地也夫天地之於萬物包含徧覆莫不欲各遂其生足者跂而咮者喙從於
運而栽者植蠕動變化高下散異隨以付之至於人也亦然老少尊卑
之有其序飲食寢處之有其節富貴貧賤之有其等民彝物則之有其
常皆循其性之自然聖人治之者舉此而措之爾洪惟我
皇上文武仁孝聖德隆盛正人心於淳龎納天下於熙暭而人蒙至治之澤者
惟欣鼓舞於化育之中
仁孝皇后輔成內治之美欲俾天下之民咸趨於至善之地興於忠興於孝惇
信友弟篤厚其性而不為媮薄之行蓋至善之中而又加善焉是心也
實天地之心也夫天能始物而地能成物乾坤父母之道必相需而成
造化之功天運於上地載於下而萬物成形於中自然不易之理故天

不獨運必資於地地不獨載必資於天天地尚然而況於
聖人乎臣福等仰惟
仁孝皇后輔相內治者如此其至所以愍恵生民者又如此其至天下之民生
於斯世何其幸歟竊嘗讀詩三百篇孔子删之以為經訓先儒朱熹釋
之曰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而世之讀者
鮮能究其旨於勸懲之道蓋茫然矣夫知善之可為而惡不可為人莫
不同然或見於行事有相悖者蓋流於惡而不自知也今
勸善書述聖賢之嘉言裒載記之事實取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貫幽
顯而徹上下施之於日用常行者至要且切使人讀之者儼乎神明在
上而知敬也珠玉在傍而知好也陷穽在前而知避也如鑑之照而無
所隱也數之計而無所遺也善人君子之所為而企及之不善小人之
所為而遠惡之如此則天下後世仰之而歸於至善而無有不善使人
人皆君子而不為小人則是書非特有功於今日實有功於萬世夫大
德難名而至治無迹群居類處者不必面諭耳提而自知善之當為不
必威驅勢迫而自恥惡之不為使天下之民安其義命而守其常分和
樂於耕鑿作息之下而自無暴虐乖戾之風消其邪穢之行絕其妄慝
之萌致嚴於舉動之間戒慎於隱微之際知此作而彼應默感而潛通
其報捷於影響自不容於不謹矣又何待於刑政要束之哉是書之功
博矣大矣臣福等與天下共霑
恩恵者真萬世之奇遇也誠不勝忻戴感激之至謹頓首上
啓以
聞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師淇國公臣丘福等謹上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謹撰

勸善書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明仁孝皇后撰書成於永樂三年其所採輯兼及三教蓋意主勸戒下愚不及所作內訓之純粹也

歷代臣鑒三十七卷

〔明〕宣宗朱瞻基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宣德元年内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臣鑒三十七卷》提要

御製歷代臣鑒序

朕惟天生民立之君。而天下至大。民生至衆。必有道德明碩之士。相與翼賛弥綸以成康濟之功。故堯舜禹湯文武之世。有皋陶伯益伊傅周召爲之佐。百司執事之賢爲之用。斯唐虞三代之盛治有非後世所能致也。東周以降。治不逮古。豈皆出於其君。亦其臣有純焉有駁焉。蓋隆古之時。爲臣者率皆秉仁循義。心夫天理之公。視民如子。憂國如家。後之爲臣。非必無其人。然亦鮮矣。此治之所繇不古若也歟。歷代史官著臣傳以示法戒。其

賢者功德闕而譽聞著雖去之千載煇光烜赫後來願治之主往往有生不同時之歎不賢而挾姦縱私傷仁敗德百世之下聞其姓名猶起人忿憾不平之氣若是者可與共為天下國家者乎朕嗣承
祖宗洪業夙夜惓惓究惟治理所賴

文武之臣同寅協恭以圖無忝盖古者君臣有交相助益之義三代而上見諸經昭昭矣春秋以來二千餘年凡臣之行事其善惡大槩間頗錄之總三十七卷名歷代臣鑒用賜羣臣俾時覽省夫道明德立者其為善之志固已素定士或不能皆然此臣鑒所繇作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人之心豈有今昔之異哉誠能於是編而擇其善者存諸心力諸行將建之事功光明俊偉有裨於國家有耀於後來而與古賢臣同一不泯於無

窮矣朕之所益於羣臣如此為臣亦必有以助益於朕庶幾明良相與同一忠厚之至也

宣德元年四月　日

歷代臣鑒目録

善可爲法

卷之一

列國

鄭子產　晏平仲

叔向　公儀休

漢

蕭何　曹參

王陵　陳平

周勃　張釋之

石奮　文翁

汲黯　衛青

卷之二

漢

霍去病　霍光

金日磾　張安世

黃霸　雋不疑

韓延壽　魏相

丙吉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于定國　蓋寬饒

趙廣漢　趙充國

卷之三

漢

鄧禹　寇恂

任延　馮異

岑彭　賈復

吳漢　耿弇

王霸　祭遵

馬援　卓茂

桓譚　郭伋

卷之四

漢

杜詩　張堪

耿恭　魯恭

第五倫　龐參

秦彭　孟嘗

劉寵　仇覽

廉范　楊震　秉

蘇章　虞詡

劉寬　羊續
賈琮

卷之五

三國

諸葛亮　關羽
張飛　蔣琬
費禕　張遼
張郃　毛玠
辛毗

卷之六

三國

周瑜　魯肅
呂蒙　步騭
張昭　陸遜

卷之七

晉

羊祜　杜預
祖逖　王導
劉弘　陶侃
卞壼

卷之八

南北朝

檀道濟　袁粲
馮道根　鄭紹叔
呂僧珍　韋叡 放 粲
江革　徐勉
羊侃　章昭達

卷之九

南北朝

于栗磾 烈 謹　叔孫建 俊

源賀 懐　高允
楊播 椿 津　李崇
傅豎眼　高道穆

卷之十

南北朝

段韶　趙隱
辛術　李珝
尉遲迥　蘇綽
申徽

隋

歷代臣鑒卷之一

善可為法

列國

鄭子產

子產名僑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也代子皮為政慮遠而事詳凡其所施鮮不適理故無後害其稱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使國人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行之三年而民誦之凡政無大小其慮之必豫而處之必審鄭之賢者無不用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鄭國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使子大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其要皆主於禮而加之以敬故雖晉楚之强不敢加之善因事而行義寬猛無常曲直無固惟義所在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行之其所惡者吾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其於聽言如恐不及也其為鄭也內協和大

臣。外敬事諸侯。選賢以任事。立法以齊衆。行之二十二年。鄭人安之。諸侯敬之。定公八年卒

晏平仲

晏平仲嬰者。齊之世家也。事靈公莊公景公。節儉力行。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以行義顯於齊。然不得任國政。從容風議。有所匡救。其宅近市。景公欲為更之。晏子曰。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抑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公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對曰。屨賤踊貴。景公愀然為之省刑。及其適晉。公遂更其室。還使

宅人反之。曰。匪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擇鄰矣。其可違乎。公有疾。梁丘據請誅祝史嬰。曰。有德之君。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神怒民痛。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是以鬼神不享。國受其禍。祝史與焉。其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君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薄斂。而疾有間。公嬖梁丘據。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和。公問其故。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也。同之不可也如是。晏子朝。弊車羸馬。或譏其隱君之賜。公問之。晏子曰。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賢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

叔向

叔向。晉之公族也。事悼公平公昭公。習於禮而勇於義。以直聞於諸侯。雖不專任晉國。而晉之執政皆訪

之而後行。晉國賴焉。晉楚會盟于宋。楚人衷甲。趙文子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將盟。楚人爭先。叔向謂趙文子曰。諸侯歸晉之德。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既盟。楚子木歸語其君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羊舌鮒叔向之季也。貪而多詐。士景伯如楚。使鮒攝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女於鮒。鮒蔽罪邢侯。邢侯怒。殺鮒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其罪。叔向曰。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乃施

邢侯而尸雍子與鮒於朝。仲尼聞之。曰。鮒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其親。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公儀休

公儀休者。魯相也。奉法循禮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嘗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漢

蕭何

蕭何沛人也。為沛主吏掾。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倍曰。蜀漢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羽。何諫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填巴蜀。給軍食。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何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漢王大說。及漢王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以何功最盛。封為酇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十數合。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

君知獵乎。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爾。功狗也。至於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令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謚曰文終侯

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高祖為沛公。參從征伐。高祖定天下為皇帝。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

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囂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孝惠元年。以參為齊丞相。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其治用黃老術。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且死。推參代為相國。舉事無所更變。一遵何約束。惠帝怪其不治事。參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

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參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王陵

王陵沛人也。高祖起沛入咸陽。還擊項籍。陵以兵屬高祖。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

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謂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曰。始與高祖喋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遷為帝太傅。病免。十年而薨。

陳平

陳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初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

羽。得罪亡。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拜為護軍中尉。嘗從征伐。凡六出奇計。天下已定。封為曲逆侯。孝惠帝六年。平為右丞相。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孝文皇帝。徙為左丞相。文帝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順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

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稱善卒謚為獻侯

周勃

周勃沛人也高祖為沛公勃為中涓從征伐攻下郡國天下已平以功封絳侯為人木彊敦厚高祖以為可屬大事命為太尉高祖崩高后背約封諸呂為王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將北軍呂產以呂王為相國將南軍謀作亂太尉勃不得主兵乃與丞相陳平謀令酈商説呂祿之國解將軍印以兵屬太尉猶豫未決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偽納勃北軍勃入軍門令軍中曰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袒軍

中皆左袒勃遂將北軍令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欲入未央宮為亂不得入勃使朱虛侯章擊產殺之斬呂祿呂更始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迎立孝文皇帝以勃為右丞相賜金千斤邑萬戶孝文十一年薨諡曰武侯子亞夫封條侯匈奴入寇文帝使劉禮軍灞上徐厲軍棘門亞夫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亞夫軍喜其嚴肅歎曰真將軍也鄉者灞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景帝時吳楚七國反拜亞夫將軍往擊之吳攻梁急亞夫守便宜不出兵而遣將絶吳楚食道楚兵飢欲挑戰亞夫終不出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動久之自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去亞夫追擊大破之已而為相景帝欲封皇后兄王信為侯亞夫曰高皇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止

張釋之

張釋之堵陽人漢文帝時為謁者僕射從上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上曰吏不當如是邪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

令釋之曰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從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舉錯不可不審也上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其後拜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捕屬廷尉廷尉奏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者也今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

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後有盜高廟玉環得屬廷尉治釋之奏盜宗廟服御物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盜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乎上乃許廷尉當是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

石奮

石奮河內溫人高祖時為中涓孝文帝時積勞至太中大夫恭謹無與比景帝徙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

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號奮為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親禮之嘗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洒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慶為內史嘗醉歸

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

文翁

文翁廬江舒人也景帝末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減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以遺博士數歲蜀生

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者比齊魯焉至武帝令天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立祠祀之

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武帝時為東海太守治官理

民。好清靜。不苛小。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內行脩潔。好直諫。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賁育不能奪之。上曰。然。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

如見黯。不冠不見也。淮南王謀反。獨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時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黯數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後為淮陽太守。七歲卒

衛青

衛青。平陽人。漢武帝衛皇后弟也。元光中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至龍城。斬首數百。元朔元年秋。出鴈門。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三百戶封青為長平侯。五年春。將三萬騎出高闕擊匈奴。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獨與愛妾一人壯騎數百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而還。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青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其三子皆為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

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之功。陛下幸益封臣。臣子未有勤勞。何敢受封。於是大封諸將。明年春。復出擊匈奴。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而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青曰。青幸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元狩四年春。出定襄擊匈奴。出塞千餘里。單于遠其輜重。以精兵陳而待。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從五千騎擊之。單于不利。遂乘六

驫壯騎數百潰圍遁去。追至寘顏山而還。至元封五年卒。蘇建嘗説青招選天下賢大夫。青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其謙謹如此

歷代臣鑒卷之一

歷代臣鑒卷之二

善可為法

漢

霍去病

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擊匈奴。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首虜二千餘級。封為冠軍侯。元狩三年春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歷五王國。轉戰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二千戶。其夏出北地。踰居延。至祁連山。斬首虜三萬餘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等六十三人。益封五千戶。匈奴渾邪王欲降漢。天子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使驃騎將兵迎之。既度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多遁去不欲降。驃騎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號十萬。天子嘉之。益封千七百戶。元狩四年春。與大將軍青各將五萬騎擊匈奴。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獲頓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等八十三人。斬獲七萬餘級

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而還益封五千八百戶其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愛重之元狩六年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謚曰景桓

霍光

霍光字子孟河東平陽人武帝時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

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初武帝欲立嗣察群臣唯光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帝病篤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封博陸侯昭帝立政事一決於光百姓充實四夷賓服昭帝崩立昌邑王王無道告祠高廟尊立宣帝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薨其後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金日磾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時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日磾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遊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日磾獨不敢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問而奇之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初莽何羅與江充善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以力戰得封上後知太子冤夷滅充宗族支黨何羅兄弟恐

禍及謀為逆日磾陰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日磾小疾卧廬何羅兄弟夜出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如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趨卧內欲入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日磾捽何羅投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由是著忠節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上病篤與霍光同受命輔昭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

歲餘。病困。光白封之。即授印綬。一日薨。謚曰敬侯

張安世

張安世字子孺。杜陵人。御史大夫張湯子也。以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安世識之。後得書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為右將軍光祿勳。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封富平侯。以與霍光定策尊立宣帝。益封。安世素小心畏忌。職典樞機。謹慎周密。內外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輙移病出。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絕弗復通。長史言安世不薦士。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治產業。累積纖微。天子甚親愛焉。元康四年薨。謚曰敬侯

黃霸

黃霸字次公。陽夏人。武帝末。入財為官。以廉稱。為河南太守丞。為人明察內敏。溫良有讓。又習文法。善御衆。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昭帝時。以刑罰繩下。吏上嚴酷。霸獨用寬和為名。宣帝

即位。聞霸持法平。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擢潁川太守。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為選良吏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行之民間。勸以為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天子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

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後為丞相封建成侯薨于位

雋不疑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當時武帝末郡國盜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督捕威振州郡素聞不疑賢至勃海請與相見不疑曰竊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敬納其戒薦為青州刺史入為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録囚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有平反母喜笑為

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後以病免卒於家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昭帝時為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强難治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搆會吏民令相告訐由是民多怨讎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信向者數十人設酒食接以禮意問其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令文學校官諸生為吏民行禮

百姓遵用其教徙為東郡太守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聘其賢士廣謀納諫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其始若煩後皆便安之在郡三年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為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兄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三老嗇

夫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讓終死不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厲勉郡中翕然傳相勑厲不敢犯恩信周徧廿四縣莫復有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後延壽死百姓莫不流涕

魏相

魏相字弱翁定陶人舉賢良為茂陵令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强畏服宣帝即位徵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時霍光薨子禹為右將軍兄子山復領尚書事相言霍氏驕奢宜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

世故事諸上書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及霍氏謀反伏誅宣帝親政厲精為治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上與羣臣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

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上從相言而止相明經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陳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上納用焉常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

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為丞相上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其失問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傷害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人以為知大體吉病篤上自臨問誰

可代者吉言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令治郡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唯上察之吉薨上召延年為御史大夫病免以于定國代遂為丞相大僕陳萬年代為御史大夫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後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

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邑薦進督，仕大夫。自處儉約，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無彊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為起冢立祠，歲時祭祀不絕。

龔遂

龔遂字少卿，平陽人。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昭帝崩，賀嗣位，以淫亂廢，羣臣坐陷王於惡，誅死者二百餘人。遂以數諫減死，髡為城旦。宣帝立，渤海歲饑，盜起，丞相御史舉遂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息盜。遂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飢寒而吏不恤，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邪。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來迎，遂皆遣還。罷捕盜吏，諸持田器者為良民，持兵器者乃為盜。遂單車至府，盜聞即時解散，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節儉，勸課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巡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徵還，以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舉明經，補穀陽長，遷上蔡長。其治民如子，所居見稱，遷南陽太守。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遊敖，不事田作，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

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黄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
行第一復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奏請上林離
宮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黄門倡優
諸戲大官園種菜茹覆以屋晝夜蘊火待温氣乃生
信臣以為此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
他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以年老卒於官
後詔祀百辟有益於民者九江以召父應詔歲時郡
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祀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于定國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

曹決獄平凡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立生祠號曰
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不嫁姑謂隣人
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柰
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其母吏驗治孝婦自
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
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因辭去太守
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公言其故太
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
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於父累官至廷尉為人謙恭
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

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
尉民自以不冤初定國父于公門閭壞父老方共治
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
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
定國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蓋寬饒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初以孝廉為郎宣帝時為衛
司馬寬饒斷其禅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
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致
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衛卒數千人皆叩頭

自請願復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帝嘉之以寬饒為
太中大夫擢司隷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公卿貴戚及
郡國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
許伯入第丞相以下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
酒酣寬饒視屋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
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寬
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
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隷子常步行其公廉
如此

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爲名守京兆尹昭帝崩京兆掾杜建護作平陵方上縱賓客爲姦利廣漢風建不改案誅之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制廣漢至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相朋黨廣漢患之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有所案問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爲缿筩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而託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盜賊不得發威名流聞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

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其待遇吏殷勤甚備常推功善歸之於下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閭里銖兩之姦皆知發姦擿伏如神威制豪強小民得職及其死也百姓追思歌之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宣帝時爲後將軍封營平侯元康中先零與罕开諸羌解仇交質充國策其欲反神爵元年先零果反上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曰亡踰老臣充國至金城渡河爲營虜出入軍傍充國以軍新倦又恐其爲誘兵曰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止勿擊常遠斥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酒泉太守辛武賢請出兵先擊罕开充國上言宜捐罕开闇昧之過先誅先零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擇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公卿議者咸欲擊之詔以許延壽爲強弩將軍辛武賢爲破羌將軍璽書讓充國充國以爲將任兵在外宜有守以安國家復上書論利害引兵至先零在所虜見大軍棄車重渡湟水道狹

充國徐行驅之曰此窮寇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斬死溺者將千人獲雜畜十餘萬車數千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喜曰漢不擊我矣豪靡忘自來歸充國賜飲食遣歸諭種人護軍以下爭不可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耳非爲公家忠計也罕羌竟不煩兵而下充國病詔欲令破羌強弩二將軍擊先零時充國度羌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斃作奏未上及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遣客諫充國以爲宜從上意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帝王之兵以全

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今虜亡其美地寄託遠遁骨肉離心而明主罷兵萬人屯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坐支解羌虜之道也列上屯田十二便不出兵十二利奏累上詔從之明年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殺降及飢溺死者已四萬餘人計遺脫不過四千豪靡忘等自任必得請罷屯兵詔可振旅而歸或說充國宜歸功於延壽武賢充國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為陛下言兵利害即死誰復言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是秋羌若零等果斬先零大豪其屬四千餘皆降置金城

屬國處之詔舉護羌校尉衆舉武賢弟湯充國病遽起言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其後湯數醉酗羌人羌人果反如充國言充國薨謚壯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充國使揚雄頌之

歷代臣鑑卷之二

歷代臣鑑卷之三

善可為法

漢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受業長安與光武相親附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懽曰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進曰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於今之計莫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令

左右號禹曰鄧將軍與定計議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所舉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禹深沉有大度拜前將軍西討關中破箕關圍安邑斬更始將樊參其黨王匡成丹等復勒衆攻禹禹大破之遂定河東光武即位拜禹大司徒封酇侯禹乘勝而西師行有紀望風迎降者日以千數名震關西帝嘉之更封梁侯赤眉西走扶風禹南至長安謁祠高廟大饗士卒及天下平定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高密侯禹內文

明。萬行淳備。事毋至孝。常欲遠名勢。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脩產利。帝益重之。後拜太傅。薨。諡曰元侯。三子皆嗣侯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為郡功曹。與耿弇等俱南從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從破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盛兵據洛陽。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

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恂至郡。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以給軍。朱鮪使其將賈強等攻河內。恂大破之。時光武征伐。軍之食。恂轉輸前後不絕。拜潁川太守。擊斬群盜。封恂雍奴侯。拜汝南太守。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脩鄉校。教生徒。代朱浮為執金吾。從車駕征隗囂。而潁川盜起。帝乃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定之。恂曰。潁川剽輕。如聞乘輿南向。必惶怖歸死。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借寇君一年。帝從之。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帝遣恂往降之。曰。若峻不降則擊之。恂至高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峻兵強連年不下。今欲降之。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恂經明行脩。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時人歸其

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卒。諡曰威侯。子弟以功封列侯者八人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明詩易春秋。為會稽都尉。光武徵為九真太守。賜馬雜繒。延至郡。教民鑄田器墾田。華夷人淫俗嫁娶以禮。九真吏人生為立祠。以病還洛陽。帝召見。拜武威太守。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延至武威。賞罰明信。郡以大

治。後爲河內太守。卒。子愷官至太常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光武以異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飢疲。異上豆粥。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虖沱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輙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屛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

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拜異孟津將軍。與寇恂合勢以拒李軼朱鮪。封異陽夏侯。時赤眉暴亂三輔。遣異代鄧禹討之。異與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等五千餘人。拜異征西大將軍。復與赤眉餘衆戰不利。異自回谿還營收散卒。復約期戰。使壯士變服伏於道側。賊見勢弱。遂攻異。異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衆驚潰。追擊大破之。降男女八萬人。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荅大勳。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異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後諸將爲隗囂所敗。詔異軍栒邑。未至。隗囂使其將王元行巡取栒邑。異欲先據之。諸將曰不可。異曰。虜兵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宜先據城以逸待勞。乃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追擊大破之。異後病薨於軍。謚曰節侯

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光武徇河內。彭進謁。光武接見之。往說降更始大將軍呂植。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與吳漢等圍洛陽。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率其衆降。南郡人秦豊擾黎丘。自稱楚黎王。遷彭征南大將軍。率三萬餘人討之。豊拒彭於鄧。彭勒兵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逃歸以告豊。豊悉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破其部將。又從間道直襲黎丘。豊敗走。封彭爲舞陰侯。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等據荊門虎牙。橫江起浮橋鬪

樓立攢柱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奇等乘勢力戰飛炬燒之橋樓崩燒彭悉軍順風並進蜀兵溺死者數千斬任滿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爭開門降彭到都江擊破公孫述將侯丹長驅武陽將軍整齊秋毫無犯卒于軍謚曰壯侯蜀人思之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光武在

河北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以復為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從擊青犢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召復曰吏士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皆未有言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壯其勇節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封膠東侯帝欲偃干戈脩文德復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嘉之薨謚剛侯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從光武征伐拜偏將軍既拔邯鄲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及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問禹可使行者禹曰吳漢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勅諸郡不肯應調漢將二十騎

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漢即撝兵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遂悉發其兵引而與光武會清陽更始尚書令謝躬屯鄴乃留其將劉慶陳康居守自率諸軍擊寇于外光武乃使漢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降之及躬歸入城漢手殺躬降其衆光武即位拜大司馬封舞陽侯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降十萬餘人更封漢廣平侯率諸將擊銅馬諸賊皆破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圍蘇茂於廣樂漢輕騎與之戰墮馬傷膝還營諸將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可乎漢勃然裹創而起令軍中曰賊雖多皆劫掠

群盜。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人倍其氣。旦日賊出兵圍漢。漢以精兵擊之。賊大潰。時屬縣五姓。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屬反者。皆守長罪也。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相率歸降。復率耿弇等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振旅還京師。建武十一年。率岑彭等伐公孫述。攻拔廣都。武陽以東諸城皆降。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

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公孫述遣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攻漢。使別將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深入敵地。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幷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大功可立。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旛旗。使烟火不絶。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自旦至暮。大破之。斬豐與袁吉。引還廣都。自是與述凡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責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與昆弟外家。薨。謚忠侯。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少好學。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爲門下吏。光武即位。封好畤侯。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步聞之。乃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度

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林木。揚言以塡塞阬塹。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曰。後三日當攻巨里。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兵來救。弇喜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兵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城中惶懼。費敢悉衆亡歸。遂定濟南。張步復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萬餘人守臨淄。弇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臨淄雖

大而易攻乃勑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備守至期夜半弇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以為宜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攻之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絶必復亡去所謂擊一得二者也遂攻臨淄半夜拔之張藍遂亡歸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自率兵二十萬至臨淄將攻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自引精兵横突步陳大破之而飛矢中弇股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大戰復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步果引去伏起縱擊僵尸相屬步亡去弇復追之步降齊地悉平弇薨謚曰烈侯

王霸

王霸字元伯頴川頴陽人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功曹令史及王郎起兵移檄購光武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遂前北至河河冰亦合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養之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為偏將軍更封霸富波侯破周建蘇茂與匈奴戰封淮陵侯以病薨子符嗣為侯

祭遵

祭遵字弟孫頴川頴陽人光武破王尋還過頴陽遵以縣吏進見留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殺之光武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拜征虜將軍定封頴陽侯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及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卒於軍謚曰成侯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制御士心不越法度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其後會朝帝每

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遊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與昆弟故舊因說隗囂歸漢光武拜援隴西太守擊破先零諸羌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差吾兵策帝常言援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拜援伏波將軍討破之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為新息侯匈奴烏桓擾北邊援欲自請擊之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劉尚擊五溪蠻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兵征五溪援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矣軍至臨鄉遇賊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會病卒肅宗時追謚曰忠成侯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初辟丞相府史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為侍郎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尚致餽遺況吏與民乎吏顧未嘗乘威力强請求耳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王莽秉政以病辭歸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賜几杖車馬薨賜棺槨車駕素服親臨子崇嗣封汎鄉侯

桓譚上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博學能文章哀帝之時董

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王莽居攝。天下之士莫不稱頌其德。譚默無言。光武即位。徵拜議郎給事中。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賢。則論失時宜。舉多過事。後帝多信讖以決嫌疑。譚曰。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今諸巧慧小才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會議靈臺處所。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之。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後為六安郡丞。卒。年七十。肅宗東巡至沛。遣使祠其冢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光武即位。拜雍州牧。轉尚書令。數納忠諫爭。為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匈奴數抄郡界。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畏憚。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後潁川盜起。徵拜潁川太守。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伋到郡。招降山賊數百人。悉遣歸農。調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携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後以老病乞骸骨。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卒年八十六。帝親臨吊。賜冢塋地

歷代臣鑑卷之三

歷代臣鑒卷之四

善可為法

漢

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内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遂格殺廣還以狀聞光武召見賜以棨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遂斬異翦滅其衆拜成皋令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省惜民役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帝惜其能不許詩雅好推賢數進名士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受業長安志美行厲光武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召拜郎中三遷為蜀郡太守成都既拔堪先入其城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徵為騎都尉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奸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拜顯為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悼惜之詔褒揚賜帛百匹

耿恭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肅宗時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遣子入侍及北單于遣左鹿蠡王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沒匈奴遂攻金蒲城恭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

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服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遂引去後車師與匈奴共攻恭恭食盡窮困煑鎧弩而食之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單于知恭困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使上城擊殺之炙諸城上虜望見號哭單于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後恭還朝拜為騎都尉卒于家子溥為京兆虎牙都尉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

雉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恭在事三年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無所隱諱遷樂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攻劫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萬等率支黨降後拜侍中官至司徒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以老病罷年八十一卒於家兩子為郎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光武時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之與貧民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曉告百姓巫祝有依托鬼神詐怖愚民者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後遂斷絕百姓以安肅宗時代牟融為司空時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防明德太后之弟也倫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防但宜選賢能以輔之不宜任以事也倫奉公盡節言

事無所依違。諸子或諫止倫，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以老乞歸。賜二千石俸終其身

龐參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拜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去。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後為太尉卒

秦彭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肅宗時拜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脩升降揖讓之儀，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教者，擢為鄉三老，致酒肉以勸勉之。百姓懷愛。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轉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集其境

孟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養姑至孝。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誣婦鴆其母，訟之。郡不加察，竟坐以死。嘗知其枉，言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後太守殷丹到官，嘗具陳寡婦之冤，曰：宜戮訟者，庶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丹從之，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豐。嘗後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而海出珠，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米。先時宰守貪穢，採求無猒，珠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及嘗至，革易前弊，未踰歲，去珠復還，商賈流通。百姓充足。人稱嘗為神明。既去，吏民攀號隨之

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舉明經，為東平陵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拜會稽太守。寵到郡，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城。但前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犬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為人選一

大錢受之而去。寵後為宗正司徒太尉。終

仇覽

仇覽字季智。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有限。雞豚有數。農事畢。乃令子弟群居就學。朞年化行。有陳元者母告其不孝。覽曰。吾近過其里。見其廬舍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母身老寡。何肆其忿欲致子於不義乎。母聞感悔而去。覽乃至元家與其母子飲。為陳人倫孝行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覽之為政。惟務以德化人也

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顯宗時。舉茂才。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故事虜過五千人。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死者千餘人。後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成都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

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後卒於家

楊震 秉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材。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材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徵入為太僕。代劉愷為太尉。帝舅耿寶薦中常侍李閏於震。皇后兄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曰。如朝廷欲辟召。宜有尚書勑。皆不從。又極論中常侍樊豐謝惲之惡。免官歸。杜門絕賓客。嘗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耳。卒年七十二。震子秉。秉為兗豫荊徐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時拜侍中尚書。進位太尉。每朝廷有得失。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早喪夫人。遂不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年七十薨

蘇章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爲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将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徵爲河南尹。不就。卒于家。時論者謂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也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経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寛恕。毎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决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永初四年。羌胡反殘破并涼。大将軍鄧隲以軍役方費。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議者咸同。詡聞之。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将。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而賁育爲卒。太公爲将。猶恐不足當禦。棄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

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隲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内太守馬棱。棱勉之

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
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
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
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皋斷天下
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
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
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
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
餘人詡為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
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

賊衣以采線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
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
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
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
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
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
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
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
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
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

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
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
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
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
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
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
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
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
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
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

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燒石翦木開漕船
道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
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
戶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隷校尉時中常侍張防特
用權勢每請托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
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
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
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
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
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官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

獲罪乃相率奏曰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宜收防送獄乃下詔出詡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防坐徙邊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帝感悟復徵拜議郎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歛詡上疏宜遵前典蠲除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詡好刺舉無所為容數以此忤權戚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子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劉寛

劉寛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時為司徒長史遷東海相南陽太守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嘗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遷侍中代許訓為太尉卒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謚曰昭烈侯子松嗣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桓帝時拜郎中遷廬江太守擊破揚州黃巾賊江夏兵趙慈反拜續為南陽太守入郡界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絜吏民良猾悉知其狀郡内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擊慈斬之賊既平乃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後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會病卒勑太山太守以府錢賻續家云

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為京兆令有政理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輒復誅求故吏民怨叛以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歛因緣生姦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及

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於是州界翕然。大將軍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歷代臣鑒卷之五

善可為法

三國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寓居襄陽隆中。自比管仲樂毅。蜀先主屯新野。徐庶言於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問策。亮曰。曹操擁百萬之旅。挾天子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民附。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將軍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天下。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結好孫權。內修政理。以荊州之軍向宛洛。自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曹操征劉表。表卒。子琮降。先主聞之南奔。為操所追。棄妻子走夏口。亮曰。事急矣。請求救於孫將軍。時操亦東下欲擊吳。權在柴桑。亮往說權曰。曹操遠來疲弊。將軍誠能命將與劉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遣周瑜程普等將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

并力拒操。與操遇於赤壁。大戰。因風縱火燔其船。人
馬盡燒溺死。操大敗走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
軍師中郎將。成都平。進亮軍師將軍。先主即位。策亮
為丞相。章武三年。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
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竭股肱之力。
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而已。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
南夷叛。亮討平之。有孟獲者。素為夷漢所服。亮生致
之。使觀營陣。縱使更戰。七縱七禽。猶遣獲。獲不去。曰。
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五年。率諸軍北伐魏。臨發
上䟽其畧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誠危急存亡之
秋也。宜開張聖聽。不宜塞忠諫之路。宮中府中。俱為
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
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之明。又曰。先帝知
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
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
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
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遂行。屯兵沔陽。使趙雲等據箕谷拒魏。而自率軍攻
祁山。戎陣整齊。號令嚴明。於是南安天水安定三郡

皆應亮。魏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軍戰于街亭。謖
違亮節度。為郃所破。亮戮謖以謝衆。復上䟽畧曰。漢
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
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也。亮復出散關。斬魏將王
雙。擊走郭淮。九年。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粮。與魏軍戰
射殺張郃。十二年。悉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
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數挑懿戰。遺以巾幗
婦人之服。懿不出。亮乃分兵屯田。為久住之計。未幾
亮疾卒。長史楊儀整軍還。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
命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
死諸葛亮走生仲達。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
懿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史稱。亮撫百姓。示儀
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
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循名責實。虛偽不齒。邦
域之內。畏而愛之。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初亮表於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子孫衣食自有餘。不別治生。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
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言。謚忠武

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先主為平原相。以羽與張

飛為别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同寢處。恩若弟兄。二人随先主周旋。不避艱險。既而命羽守下邳。曹操東征。禽羽以歸。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白馬圍解。操表羽為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為人。而察其志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操聞其言而義之。羽辭操。復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羽從先主收江南諸郡。拜襄陽太守。益州定。拜羽董督荆州事。羽美鬚髯。諸葛亮謂之髯羽。嘗中流矢。創雖愈。陰雨骨常疼。醫曰。矢鏃有毒。當破臂去毒。羽伸臂令醫劈之。而言笑飲食自若。拜前將軍。與孫權戰死。子興嗣

張飛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事先主為中郎將。曹操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操追之急。先主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横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来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先主遂得免。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封新亭侯。飛攻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與張郃戰。大破其衆。進封西鄉侯。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諸將稱羽飛為萬人敵也。卒。謚曰桓侯。子紹官至侍中尚書僕射

蔣琬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以州書佐随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乃不加罪。後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遷參軍。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亮數外出。琬常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亮卒。以琬為尚書令。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録尚書事。封安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大興衆役。還相攻伐。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

衆。明年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懼其必死。琬竟不加罪。其好意存道皆此類也。卒。謚曰恭。子斌嗣。爲綏武將軍

費褘

費褘字文偉。江夏鄳人也。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立太子。褘爲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以褘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褘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褘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褘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中護軍。又爲司馬。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褘常諫諭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褘匡救之力也。亮卒。褘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褘節。率衆往禦之。褘至。敵退。封成鄉侯。復領益州刺史。褘當國功名畧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褘。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十六年。爲魏降人郭循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爲黃門侍郎

張遼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事魏太祖爲中郎將。數有戰功。遷裨將軍。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輙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軍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鄴破。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遼東賊柳毅等。還。太祖自出迎

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荆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轉入潛山遂進營山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

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文帝踐阼封晉陽侯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

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破權將呂範遼病薨於江都謚曰剛侯子虎嗣

張郃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初從袁紹魏太祖與紹相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紹從郃言但遣輕騎救瓊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慚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

歸太祖。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擊破袁譚。討柳城。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陳蘭梅成。破馬超韓遂等。太祖征張魯。從散關入漢中。先遣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夏侯淵與備相遇戰沒。郃還陽平。當是時新失元帥。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今日事急。非將軍不能安。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文帝即王位。以郃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鄚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明帝即位。遣南屯荆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絶其汲道。擊大破之。後亮復急攻陳倉。時郃伐吳屯方城。帝驛馬召郃到京。帝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從之。因問

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嘉獎之。擢湛爲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郃追亮軍至木門。交戰。飛矢中右膝。薨。謚曰壯侯。子雄嗣。

毛玠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仕魏爲東曹掾。典選擧。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玠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不敢奉命。玠爲官。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官至尚書僕射。卒。

辛毗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魏文帝時爲侍中。帝欲徙

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群司以爲不可。皆莫敢言。毗入諫曰。陛下欲徙士卒家。誠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帝不荅。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帝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爲食也。帝從之。遂徙其半。甞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於群下甚苦。帝遂爲之稀出。進位大將軍軍師。使。薨。謚曰肅

歷代臣鑑卷之五

歷代臣鑑卷之六

善可爲法

三國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少與孫策相友善。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孫策渡歷陽。瑜將兵迎策。策大喜。從攻横江。擊秣陵。尋使袁術。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成。求爲居巢長而歸。策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也。出備牛渚。領春穀長。策欲取荆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策薨。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出備官亭。江夏太守黄祖遣其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擊虜龍。孫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曹公入荆州。劉琮降。曹公得其軍。欲擊吳。將士皆恐懼。議者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劉表水軍。長江之險已與我共。大計不如迎之。獨魯肅以爲迎之非利。時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

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且捨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君言當擊。正合孤意。拔佩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迎操者。與此案同。至夜。瑜又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

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數雖多。不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議者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遂選三萬人。以瑜與程普爲左右督。與劉備幷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曹操軍敗。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數十艘。實以薪

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欺以欲降。豫備走舸。繫船後。引次俱前。操軍皆觀望。指言蓋降。去操二里。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悉燒操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敗退保南郡。備與瑜等復追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徑自北歸。瑜與程普進與仁相對。各隔大江。瑜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瑜與呂蒙救之。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尅期大戰。瑜親跨馬略陣。流矢中右脅。仁聞瑜創甚。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退。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據江陵。劉備

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非久屈爲人用者。宜徙備置吳。盛宮室。美女玩好。以娛心。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資以土地。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擥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衂。方憂在腹心。未能遠來。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幷張魯。留奮威守其地。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會病卒。年三十六。權素

服舉哀感動左右初瑜見友於孫策太妃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男循拜騎都尉有瑜風循弟胤拜興業都尉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家富於財時天下已亂肅大散財貨以賑窮結士爲務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指一囷與瑜瑜知其奇也遂相親結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不足與立事乃携少年百餘人到居巢就瑜瑜東渡因與同行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因薦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摸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荊楚與

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與結盟好如有違離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彊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備遂到夏口遣諸葛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權歎息曰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時周瑜在鄱陽肅勸召瑜還瑜至計與肅合遂任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及曹公破走肅先還權大請諸將

迎肅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子敬孫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困上疏言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肅初住江陵後屯陸口威恩大行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卒年四十六權爲舉哀遺腹子淑永安中爲昭代將軍都亭侯武昌督所在嚴整有方略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孫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賒貰爲兵作絳衣行縢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楊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瑜普曰留淩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獲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

蹙擊獲馬三百匹乃渡江立屯相與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乃至於此也蒙襲擊魏謝奇於蘄春降其部伍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

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計。蒙乃薦甘寧爲外
城督。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
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權嘉其功。拜廬江太守。蒙還尋
陽。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鷙鳥累百。不
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之。是時
劉備令關羽鎮守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
蒙移書三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
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
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
助蒙。初既定長沙。過酃。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
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
以方略。晨當攻城。先使玄之折以大義。玄之見普具
宣蒙意。普懼而降。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
歸普。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水口立塢。置彊
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
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漢昌太守。漢昌
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
其勢難久。乃密陳曰。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
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
復陳力。其可得邪。權納其策。又復與論取徐州意。蒙

曰。使令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
之。尤當爲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以此
言爲當。及蒙代肅至陸口。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
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
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
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
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
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撤兵赴樊。權聞之
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艫中。使
白衣搖艣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
候盡收縛之。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
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令軍中不得干
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
覆官鎧。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遂垂
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
恤耆老。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
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
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羽吏士知蒙見待
過於平時。無鬬心。會權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
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

父子俱獲。荆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賜錢一億黄金五百斤。會蒙疾。權迎置内殿治療之。卒。年四十二。子霸襲爵。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爲牋疏。嘗以部曲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尋復薦遺奉職佳吏。甘寧嘗爲權所怒。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鬭將如寧難得。權遂厚寧。卒得其用。權嘗與陸遜論及蒙。曰。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長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其見重如此

步騭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避難江東。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孫權爲討虜將軍。召爲主記。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從交州刺史。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騭誘斬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内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命騭上益陽。備既敗

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騭周旋征討。皆平之。黄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以書與騭。騭條陳時事上之。復上疏曰。臣聞舜命九賢而天下治。齊桓用管仲以致匡合。漢高祖擥三傑以興帝業。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言其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欲罪無辜。橫受大刑。使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又曰。今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且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于色。卒。子協嗣

張昭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仕吳爲長史。孫權好田獵。常乘馬射虎。虎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曰。夫爲人君者。謂能駕馭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原野。校勇於猛獸

手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之權嘗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惟酣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不言出就外坐權呼昭還曰共作樂耳公何爲怒昭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慚遂罷酒尋拜昭輔吳將軍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以直言逆旨不進見權遣中使勞問昭曰老臣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短淺違逆盛旨自分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然臣愚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時公孫淵稱藩權

欲遣張彌等至遼東拜淵爲王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耳若其改圖則兩使必不反取笑於天下矣權不從竟遣彌等既而公孫淵果殺彌等權乃慰謝昭昭容貌矜嚴有威風舉邦憚之卒謚曰文侯

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爲海昌都尉縣連年亢旱遜開倉以穀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以征伐有功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及征蜀諸將各自矜恃違孫權節度遜案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各任其事軍令有常不可犯也諸將皆服從及破蜀更封江陵侯孫權東巡建鄴命遜輔太子并掌荊州事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鬬鴨闌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爲慮即徹之時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豈可以邪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從二宮並開中外職司朝臣多遣子給侍遜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遣以要榮利若其不才終以取禍也史稱遜有謀略忠誠懇至既卒家無餘財子抗嗣爵貞亮籌幹嘗曰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

節匪躬是殉人謂其綽有父風云

歷代臣鑒卷之六

歷代臣鑒卷之七

善可為法

晉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晉武帝時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吳石城守每為邊害祜以詭計令吳罷守戍邏減半大墾屯田祜之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前後降者不絕乃

增脩德信以懷柔初附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還其家後二兒之父率屬來歸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吳人悅服祜與吳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德量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遺之藥抗飲之不疑曰羊祜豈酖人也抗嘗戒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利祜貞慤無私疾惡邪佞每被登進常守沖退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勢利之求無所關預嘉謀讜議皆焚其藁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其壻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祜不應退謂諸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深識此意祜寢疾乃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納之疾篤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八帝哭之哀南州人聞之號慟罷市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分贍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先封鉅平侯後進封郡公固辭改封南城侯

又辭卒之日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朝廷從之降詔以彰高美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晉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明於籌略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無所不有也匈奴帥劉猛反詔預定計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言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又以孟津險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衆以為不可預曰造舟為梁河

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臨視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帝密有滅吳之計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卒拜預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乃繕兵甲耀威武簡精鋭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預欲間之乃表還所獲於吳吳果召政以它將代之遂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表請伐吳張華贊成之預陳兵江陵分遣將佐授以節度累尅城邑虜吳將孫歆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望風歸附預綏撫安輯赴者如歸既平吳進爵當陽縣侯還鎮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脩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又脩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山川險固荊蠻所恃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知智名與勇功預於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終始鮮有敗事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在大事輙居將帥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立功之後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諸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言後徵為司隸校尉加位特進道卒帝甚嗟惜追贈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遺令薄葬營墓以鄭大夫冢為法欲以儉自完子孫遵之

祖逖

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惠帝時為太子中舍人夷狄之亂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衆推以為主元帝用為徐州刺史軍諮祭酒居京口常有興復中原之志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進克豫州譙郡陳留推恩撫納歸附者甚衆愛人下士雖踈交賤隸皆以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河上堡塢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諸塢主感戴胡中有謀輙密以聞前後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克己務施不畜貲產子弟皆耕耘負擔又收葬枯骨而祭之百姓感悅詠歌詔進逖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皐縣修逖母墓求通使交市逖

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士馬日强銳意進取修武牢城堡未畢而病初有妖星見豫州之分人謂大將當死逖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王導

王導字茂弘琅琊臨沂人光祿大夫覽之孫也元帝為琅琊王甚相親善帝鎮下邳請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未附導傾心推奉薦進名士顧榮賀循由是吳會歸心中州士女避亂江左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荆楊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帝曰卿吾之蕭何也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刀辭鼓蓋以身率衆欲成雅俗桓彝初過江見導極談世事謂周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後為丞相興學立教帝即位命導升御床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導忠節有素王敦之亂帝不問更任之帝愛琅邪王裒有奪嫡之議導固諫故太子

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輔政進封始興郡公進位太保司徒帝崩復受遺立成帝庾亮將徵蘇峻導固爭不從峻遂作亂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蘇峻平衆議遷都導曰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不然則樂土為虛矣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導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甚敬焉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咸和五年薨帝舉哀於朝堂三日喪禮一依漢博陸侯故事葬儀有加中興名臣莫與為比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少家洛陽與武帝有舊為寧朔將軍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封宣城公張昌之亂以弘為荆州刺史破降其衆荆土平以裨將皮初有功表為襄陽太守朝廷用其壻夏侯陟代初弘曰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若必姻親然後可用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舊制水澤禁民捕魚弘曰禮名山大澤與衆同利命攻之弘

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弘以縱横
之事弘大怒斬之陳敏寇揚州欲西上弘命江夏太
守陶侃等屯兵禦之或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脫有
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久矣
豈有是乎遂進侃為督護侃遣子及兄子為質弘遣
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尚不負
心況大丈夫乎弘後以功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卒于
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追封新城郡公謚曰元

陶侃

陶侃字士行尋陽人劉弘為荊州刺史辟侃為南蠻

長史陳敏之亂遣其弟恢来寇武昌弘以侃為江夏
太守加鷹揚將軍又加督護與諸軍擊恢所向必破
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時天下
飢荒山夷劫掠侃肅清水陸流亡歸之侃竭資賑給
杜弢寇武昌侃擊破之遂拜侃寧遠將軍荊州刺史
改廣州刺史平反寇封柴桑侯侃在州無事輒朝運
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曰吾方致力中原過尓優
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王敦平遷侃都督
荊雍益梁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楚郢士
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

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
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常語人曰大
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
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
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
吏將則加鞭扑曰摴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
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
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
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
厲呵辱還其所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

造船木屑竹頭悉令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
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
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類此蘇峻
反侃同温嶠庾亮俱會石頭侃督軍與峻戰斬峻及
峻弟逸賊平以侃為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又拜大
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侃上表固辭每
飲酒有定限常懽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
少進侃悽然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
敢踰以老病上表遜位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
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司馬王愆期

然後發薨于樊谿年七十六侃在軍四十一年雄毅有權明悟善斷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中道不拾遺尚書梅陶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

卞壼

卞壼字望之濟陰寃句人元帝以為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杖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復為世子師壼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貢而憚焉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迹以討王含功封建興縣公明帝崩壼為尚書令與王導等並受顧命輔幼主成帝即位王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曰是豈人臣辭疾時邪導聞之輿疾而至導嘗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法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壼斷裁切直不畏强禦以褒貶為己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庾亮欲徵蘇峻壼等皆恐生亂固諫不從峻果稱兵向闕壼復為尚書令右將軍與峻戰敗績賊放火燒官寺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遂死之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母撫其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峻平贈壼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祠以太牢眕贈散騎侍郎盱奉車都尉

歷代臣鑒卷之七

善可爲法

南北朝

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世居京口。事宋武帝。參建武將軍府事。遷太尉參軍。武帝北伐。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議者謂所俘獲應悉加戮。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慕。歸者甚衆。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永脩縣公。位丹陽尹。文帝即位。進封武陵郡公。固辭。帝既誅徐羡之。命道濟與到彥

之前驅西伐。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戰。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謂道濟與羡之同誅。忽聞其來。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都督諸軍事。北略地至濟上。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粮盡。士卒憂懼。道濟夜唱籌量沙。以餘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粮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言斬之。時道濟兵寡弱。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

敢逼。雄名大[illegible]甚憚之。圖之以禳鬼。還。進位司空鎭壽陽。道濟立功朝廷。威名甚重焉。

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少好學讀書。足不踰戶。事宋武帝。爲太子右率衛侍中。明帝時爲司徒左長史。清整有風操。累遷至尚書令。明帝崩。粲與褚彥回劉勔並受顧命。而桂陽王休範爲逆。率衆攻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語諸將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今日當與諸公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衰壯。於是諸將感激出戰。賊平。

加侍中。進爵爲侯。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移鎭石頭。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率以身徇國。粲將死時。其子最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被害

馮道根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鄭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聞梁武帝起兵。謂所親曰。金革被體。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歸武帝。從征伐。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

初到阜陵脩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
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等
率衆奄至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莫不失色道根命開
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戰魏軍敗退遷輔
國將軍魏復攻鍾離詔韋叡救之道根爲前鋒至徐
州道根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逼魏城道根能走
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壘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
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爲伯復拜豫州刺史
領汝陰太守爲政清簡遷右衛將軍道根謹厚木訥
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

征伐不言其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爲下所懷身雖
貴顯而性儉約所居無器服侍衛蕭然如貧士當世
服其清退復爲豫州將行武帝召畫工使圖其形道
根謝曰臣所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無可
死之地至郡人皆喜悅以疾乞還朝卒武帝幸其宅
哭之謚曰威子懷嗣

鄭紹叔

鄭紹叔滎陽開封人梁武帝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
領長流及臨雍州紹叔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後爲
冠軍將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
關中漢祖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
功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爲羽翼前途不
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於是督江湘糧運
無闕乏入爲衛尉卿紹叔少孤事母及祖母以孝聞
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悉歸之兄室忠於事
上所聞纖毫無隱每爲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
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爲事當如是
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頃之封營道縣侯魏
圍合淝紹叔督軍鎮東關事平爲司州刺史創立城
隍繕兵積穀百姓安之徵爲左將軍至家以疾卒贈

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謚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潸然謂
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稱己當今
殆無其比子貞嗣

呂僧珍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世居廣陵梁文帝爲豫
章刺史以僧珍爲典籤補主簿妖賊唐寓寇東陽文
帝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事僧珍家在建陽門東
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道不過私室文帝益重之
武帝臨雍州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腹拜輔國將軍
步兵校尉大軍次江寧使僧珍與王茂率兵先登赤

鼻邏東昬將李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進至越城居士來攻城僧珍曰今力不敵不可戰亦勿遥射須至塹當并力破之俄皆越塹僧珍分十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内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封僧珍固平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總知宿衛僧珍以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以本州拜南兗州刺史僧珍到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為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效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益私宅乎徵為領軍將軍直秘省如故常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功任總心膂性甚恭謹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侍御坐屏風鞠躬對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以疾卒帝即日臨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敬子淡嗣

韋叡　子放　孫粲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梁武帝兵起從征伐多建計策帝即位遷廷尉領歷陽太守都督諸軍侵魏攻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城中忽出數百人陣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請還授甲而戰叡曰魏城中三千人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淝案行其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淝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時魏築東西小城夾淝叡先攻二城而魏援兵大至衆懼請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吾方求軍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初淝水堰成使軍主王懷靜築城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諸將請退兵巢湖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郤令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督衆與戰魏軍郤又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鬬艦高與合淝城等四面攻之城潰俘獲萬餘所得軍實無所私焉既而魏復遣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兵勢甚盛遣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未敢進帝怒詔叡往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淝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輙飛橋以濟師旬日至邵陽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

曰。是何神也。景宗乃募雷士潛行水底。齎勑入城。使固守。城中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騎來戰。叡結車爲陣。大眼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叡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元英憚其強。魏軍先於邵陽洲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遣馮道根等裝鬭艦。會水暴長。叡令競發臨魏壘。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油。而焚其橋。風怒火盛。命敢死士拔其柵。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呼。魏兵大潰。元英遁走。以功進爵爲侯。累遷雍州刺史。表乞致仕。不許。徵拜護軍。居朝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敬禮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常慕萬石陸賈之爲人。畫之於壁以自玩焉。卒年七十九。武帝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叡涖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臨陣交鋒。嘗乘輿執如意以麾進止。梁世諸將莫能及也。子放。襲封永昌縣侯。竟陵太守。魏軍攻渦陽。放與弟洵力戰。洵馬被創。放冑貫三矢。衆皆失色。請退。放厲聲叱之。免冑下馬。據胡床處分。

士卒皆殊死戰。魏軍大潰。徙徐州刺史。卒。謚曰宣侯。放子粲。字長倩。累官衡州刺史。召爲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亂。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內史劉孝儀曰。安可輕信妄動。孝儀因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士而行。至石頭。與賊戰。子尼及三弟皆死。贈輔軍將軍。侯景平。謚曰忠貞

江革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聰敏有才思。少孤。與弟觀自相訓勗。讀書不倦。丧母以孝聞。梁武帝兵起。與徐勉同掌書記。遷秣陵令。爲政明肅。拜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後爲廣陵太守。隨府主鎮彭城。爲魏人所執。魏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遂止。時祖暅同被拘縶。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唾罵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怒。欲加箠扑。革厲色曰。江革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延明知革不可屈。日以脫粟三升給之。會魏中山王元略反。放革還朝。武帝喜。與酒勸革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以爲太尉臨川王長史。累遷會稽郡丞。行府州

事。至郡唯資公俸。食不兼味。召爲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唯乘一官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宜實以重物。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以實之。其清貧如此。遷度支尚書。以疾卒。謚曰殭。革歷位顯要。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人高之。子德藻。官至御史中丞

徐勉

徐勉字脩仁。東海郯人也。仕梁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

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嘗與門人夜集。有虞暠者求爲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累遷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草稾。加中書令。以疾卒。贈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簡肅。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禄分贍親族之貧乏者。故舊或從容致言。勉曰。人皆遺子孫以財。我如古人遺之以清白。不亦厚乎。子悱爲晉安内史

羊侃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仕梁爲徐州刺史。累遷冠軍將軍。侯景叛。率衆至新林。城中。宿將惟侃與柳津。而侃尤壯勇。簡文帝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危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援兵已至。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之。射殺數人。賊乃退。又爲尖項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灌以膏油。擲驢上焚之。賊又起土山臨城。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侃曰。車高壍虛。彼來必倒。及車動果倒。初侃長子鷟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家報主。

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吾以汝爲死。猶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害之。賊黨有語侃請開門納景者。侃怒曰。吾不能開門揖盜也。會大雨。城内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内築城。賊不能進。會侃以疾卒。贈侍中。子球嗣。侃性寬厚有器局。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雄勇人莫能及也

章昭達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性倜儻輕財尚氣。侯景

之亂。率鄉人赴援臺城。臺城陷。昭達還鄉里。陳文帝爲吳興太守。見之大喜。累從征討有功。拜護軍將軍。封邵武縣侯。周迪據臨川反。以昭達討之。迪敗走。因踰嶺討陳寶應。與戰不利。昭達乃據上流爲筏。施拍其上壞其水柵。又別以兵攻其步軍。并力戰破之。遂定南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帝謂之曰。卿憶夢否。何以不償。昭達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宣帝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歐陽紇據嶺南反。詔昭達擊之。紇聞昭達至。乃出頓洭口。聚沙石盛以竹籠。置

水柵外。用遏舟艦。昭達軍至。居其上流。裝大艦臨其柵。令人銜刀潛行水中。斫斷竹籠。縱大艦突之。紇敗禽之。送都。及征江陵。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昭達潛遣人焚之。周又於峽口岸築壘。名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爲長戟施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縱兵攻其城。降之。以疾薨於軍。贈司空。配享文帝廟庭。昭達爲將嚴明。每奉命征伐必晝夜倍道。所克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並同羣下。將士以此附之。子大寶襲

歷代臣鑒卷之八

歷代臣鑒卷之九

善可爲法

南北朝

于栗磾　孫烈　六世孫謹

于栗磾。代人。有材力。能左右射。魏登國中。爲冠軍將軍。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皇帝大悅。進假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欲使栗磾搏之。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可徐驅而制之。尋皆禽獲。帝顧而謝之。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勞來安輯。甚得百姓心。太

武征赫連昌。栗磾襲陝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爲公。卒。贈太尉。栗磾自少總戎。迄于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恭下士。刑罰不濫。太武甚悼惜之。　烈栗磾孫也。善射少言。累官至光祿卿。時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言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孝文帝嘉其謙讓。有直士風。時孝文已遷都洛。代鄉舊族多反。唯烈一家不豫。帝重烈節槩。謂不減金日磾。除領軍將軍。宣武帝時。咸陽王禧以帝叔爲宰輔。權重當時。遣家僮求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怒。烈曰。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宣武

以禧等專擅謀廢之使烈以兵召之諸王各稽首歸
政以烈爲領軍進爵爲侯長直禁中參預機密宣武
出獵咸陽王禧謀反衆莫知爲計烈時留守處分有
備奏帝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爲慰彌見優禮
卒贈太尉封鉅鹿郡公　謹字思敬栗磾六世孫也
深沉有識量事周文帝爲雍州刺史數與東魏戰有
功率師攻梁於江陵城陷梁主出降虜其男女十萬
餘人收其珍寶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謹自
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所乘駿馬及
所著鎧甲周文識其意不受拜大司寇累封至燕國

公遷太傅大宗伯議朝政謹以年老乞骸骨不許武
帝以謹爲三老幸太學以食之既畢帝北面訪道三
老乃起立於席答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
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
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
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爲
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
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
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人
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願陛

下慎之言畢皇帝再拜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尋授雍
州牧薨年七十六謚曰文及葬王公以下咸送郊外
配享文帝廟庭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
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
國之務多與謹決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中特見委
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戒諸子務存靜退然皆至
顯達當時莫比

叔孫建　子俊

叔孫建代人少以智勇著稱事魏道武皇帝參軍國
謀議累遷中領軍賜爵安平公明元皇帝即位飢胡

劉武等叛詔建督衆討之斬萬餘級餘衆投沚水死
水爲不流尋遷廣阿鎮將威名盛著久之除使持節
都督前鋒諸軍事徐州刺史率兵徇下青兗諸郡賜
爵壽光公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爲宋所憚除平原鎮
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先是諸將攻滑臺宋
將檀道濟等救之建分軍邀其前後道濟兵飢相繼
叛遂拔滑臺建沉敏多智東征西伐常爲謀主容貌
清整號曰嚴明雅尚人倫禮賢愛士綏懷內外甚得
聲稱魏初名將少能及之薨謚曰襄　子俊聰敏謹
密年十五侍帝左右爲郎道武皇帝崩清河王紹閉

宮門。明元在外。紹逼俟從己。俟實效忠於明元。詭紹等歸服。明元即位。遷衛將軍。賜爵安成公。及朱提王悅懷刃入禁中爲逆。俟覺其有異。索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執悅殺之。明元以俟前後功重。委任益隆。性平生柔和。未嘗有喜慍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勤。上下莫不嘉歎。卒年廿八。舉朝哀惜之。贈司空安成王。謚孝元。

源賀 孫懷

源賀西平樂都人。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傉檀爲乞伏熾盤所滅。賀奔魏。太武皇帝賜爵西平侯。數從征

伐有功。太武征涼州。賀曰。姑臧外有四部鮮卑。各爲之援。皆臣祖父舊人。臣願前行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賀招慰。下三萬餘落。遂平涼州。以功進爵西平公。賀善撫士卒。加有料敵制勝之謀。每遇强寇。輒自奮擊。拜殿中尚書。文成帝即位。以定策勳。進爵西平王。及班賜百僚。勑賀任意取之。辭以江南未賓。漢北不款。府庫不宜致匱。固使取之。唯取戎馬一匹。時斷獄多濫。賀請惟謀反之家。子孫從坐。其爲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及年十三已下。皆可原其命。帝納之。出爲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臨州鞫獄。以情徭役簡省。清約寬裕。甚得人心。時考殿最。賀政爲第一。賜衣馬器物。宣示天下。獻文帝時。累稱病乞骸骨。許之。然朝有大議。皆就詢訪。給醫藥珍羞。疾篤。遺命諸子曰。吾以老病辭事。不悟天慈降恩。於爾爾其毋傲恡。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忠勤以事君。清約以臨己。吾終之後。時服單櫝。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薨。謚曰宣王。

孫懷謙恭寬雅。有大度。宣武時。爲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

賑給貧乏。兼採風謠。考論殿最。撫恤有方。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連姻。爲沃野鎭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鎭。祚郊迎道左。不與相聞。即劾祚免官。懷朔鎭將元尼須與懷有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鎭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涙而已。既而懷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時。百姓爲豪橫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卒。贈司徒。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脩人魏太武帝時爲著作郎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帝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發黑子謀於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對惟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公柰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告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罪帝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允曰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允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忠也特除其罪以旌之文成帝即位允頗有謀而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允立朝知無不言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拜中書令帝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清貧豈有此乎賜帛五百匹粟千斛進爵梁城侯自文成帝至獻文帝軍國書檄多允作進爵咸陽公允年九十乞還鄉不許以允家貧養薄詔朝晡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如此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卒年九十八謚曰文

楊播　椿　津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少自脩飭奉母盡孝魏孝文帝時爲衛尉少卿假前將軍從孝文南征至鍾離師迴詔播爲貞陣拒後軍中食盡南人圍之急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衆莫敢動累封華陰伯　弟椿爲梁州刺史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峡自固衆謀未定椿曰賊深竄正避死耳今宜按軍勿侵掠彼必謂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啣枚夜襲斬瞻累官至太保孝莊帝時歸老焉　弟津孝文帝時爲侍御以敬愼見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宣武帝時咸陽王禧謀反

直閤者多從逆獨津不豫帝賞其至忠拜津左右中郎將遷驍騎將軍出爲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守令僚佐有貪濁者未嘗公言其罪常以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勵莫有犯者爲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尺特長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其所輸尤好者賜以杯酒百姓競勸官調更勝爲定州刺史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賊帥杜洛周等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葛榮以司徒說津津斬其使莊帝時累官至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幷州刺史卒播家世純厚並敦義尚昆弟相事有如父子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堦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椿昆季當世莫逮焉

李崇

李崇字繼長頓丘人魏孝文帝時拜荆州刺史鎮上洛與齊接境先是邊人失和崇至綏慰人即帖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警在州四年甚有稱績改

兗州刺史兗舊多刼盜崇乃村置一樓懸鼓盜發之處即鳴鼓諸村聞之各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發即得諸州置鼓自崇始徐州郭陸作亂人多應之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詐稱得罪亡歸陸陸納之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賊黨潰散孝文南討漢陽以崇行梁州刺史破叛氐楊靈珍孝文大悅曰使朕無西顧憂者李崇功也即拜梁州刺史宣武帝時徵爲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鷰等叛諸蠻悉應之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破斬北鷰等徙萬餘戶於幽幷諸州宣武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伯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都督淮南諸軍事後壽春大水屋宇皆沒崇與兵泊城上城不沒者二版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系於吾身一旦動移百姓瓦解揚州非國家有也吾不愛一身但憐茲士庶可桴筏隨高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欲乘水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十年常養壯士數千寇賊侵邊所向輒破號曰卧彪梁武帝惡之屢行反間授崇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撫崇。崇表言之。宣武屢賜璽書慰勉優賜。親待無比。梁遣將軍趙祖悅大出兵規取壽春。崇破之。斬祖悅。累表解州。徵拜尚書右僕射。遷尚書令。加侍中。蠕蠕犯塞。詔崇都督北討諸軍事。時年六十九。志氣奮揚。幹力如少。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孝昌元年薨。謚曰武康。

傅豎眼

傅豎眼清河人。魏鎮南王肅表爲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

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剋捷。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禄粟帛皆以享賜夷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人不圖小利。有掠蜀人入境者皆送還之。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詣。仰其德化。思爲魏人。宣武帝甚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兵逼壽春。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圍城。朝廷憂之。驛召豎眼于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豎眼既出梁州。

梁軍所在拒塞。豎眼轉戰而前。蜀人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人皆安業。分遣諸將大破齊軍。益州平。朝廷璽書勞賜。後轉梁州刺史。梁州人得豎眼爲牧。皆自賀。而豎眼至州未幾卒。累贈至司空相州刺史。

高道穆

高道穆遼東人。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俊士。時御史中丞元匡高選御史。遂用道穆。其所糾擿不避權豪。爾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孝莊即位。以爲御史中尉兼黃門侍郎。道穆外執直繩。內參機

密。凡利國益人之事必奏。行之諫諍盡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僕射爾朱世隆當朝權盛。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又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守令爲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耻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禄之責無所逃罪。臣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以五品

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司直覆問。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送相糾發。如有阿曲。聽罪家詣闕下通訴。別加案檢。如此則怨訟可息。詔從之。爾朱世隆等犯順。道穆受詔督戰。世隆北遁。加道穆衛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卒。

歷代臣鑒卷之九

歷代臣鑒卷之十

善可爲法

南北朝

段韶

段韶字孝先。武威人。工騎射。有將略。齊神武皇帝器愛之。常置左右爲心腹。領親信都督。神武拒爾朱兆於廣阿。憚其兵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强者。得天下之心。爾朱裂冠毀冕。殺主立君。王躬昭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遂與兆戰。敗之。封下洛縣男。襲父爵姑臧縣侯。神武不豫。命韶從文宣鎮鄴。參決大事。神武崩。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詔韶討之。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攻廣陵。尹令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留師圍宿豫。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猝至。望旗而奔。進破超達。軍迴赴廣陵。霸先遁走。旋師宿豫。白額請盟。遂斬之。封平原郡王。録尚書事。并州刺史。爲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和。武成帝時。周師率羌夷突厥逼晉陽。時大雪。諸將欲逆之。韶曰。不如陣以待。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師。又與斛律光等敗周師於大和谷。解洛陽之

圍除左丞相出晉州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周師來寇韶與光出兵逹西境有栢谷城敵之絶險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不去栢谷事同痼疾以火弩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周又遣將攻邊韶與光禦之破其軍從圍定陽屠其外城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賊若突圍必從東面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韶竟以病薨賜温明秘器轀輬車發卒起冢贈假黄鉞相國太尉録尚書事諡忠武韶出總軍旅入參帷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嫡之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略善於撫衆得將士心雅性温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代勲貴罕有及者

趙隱

趙隱字彦深平原人神武時為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稱為敏給神武嘗謂司徒孫騰曰彦深小心恭慎曠古絶倫及神武崩文襄慮河南有變自往巡撫委彦深以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内外寧靜封安國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没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彦深入城告諭降之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文宣即位仍典機密進爵為侯累遷秘書監以其忠謹每郊廟必令驂乘巡幸則令輔太子知後事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政尚恩信吏人懷服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入為侍中進爵安樂公累遷至尚書令位特進封宜陽王薨年七十彦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温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選舉人物皆以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取遜言恭己未嘗以驕矜待物齊朝宰相善始令終鮮有及者

辛術

辛術字懷哲隴西狄道人明敏有識幹解褐司空胄曹參軍再遷尚書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有能名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請立碑頌德遷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略使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三千餘家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賜術術三辭不許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携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於文宣尋徵入朝累遷吏部尚書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甚為

當時所稱。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欲。勤於所職。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貲物。一毫無犯。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

李弼

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魏亂。謂所親曰。大丈夫須履鋒刃。平寇難。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階以求仕。初從爾朱天光。周文帝討侯莫陳悅。弼遂擁衆來歸。帝謂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竇泰。斬

獲居多。帝以所乘騅馬賜之。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軍爲敵所乘。弼將麾下九十騎橫截之。敵分爲二。因大破之。從周文帝討洛陽。東魏將率兵至穀城。弼倍道而前。令軍士鼓譟曳柴揚塵。敵以爲大軍至。遂走。弼追斬其將。又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爲所獲。陽絕於地。睨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歷位司空太保柱國大將軍。參預朝政。累封趙國公。邑萬戶。弼每征討。朝受命。夕便引路。略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兼性沉雅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謚曰武。追封魏國公。配食文帝廟庭

尉遲迥

尉遲迥代人。其父俟兜尙周文帝姊昌樂大長公主而生迥。素有大志。好施愛士。通敏有能。兼資文武。文帝深委任焉。累官至大將軍。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時鎭江陵。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請救。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爲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有征無戰。周文以爲然。謂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卿。迥督軍下劍閣。潼川宴賞將士。修明約束。簡閱器械。時夏中連雨。山路險峻。將

士疲病者十二三。迥親自勞問。加以醫藥。引而西。圍益州。刺史蕭撝分遣諸將攻下諸州。絕其外援。撝被圍頻戰皆敗。遂與紀子宜都王圓肅率其文武詣迥降。詔以迥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封其一子郡公。迥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略未附。人夷懷而歸之。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迥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形於色。大長公主每爲和顏進食以寧其心。周文知其至性。徵還以慰母意。蜀人爲立碑頌德。孝閔帝立。進封蜀國公。除秦州總管。隴右大

都督。累官至太師。加上柱國。宣帝立。轉大前疑。出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位望宿重。懼爲異圖。徵之。迥以隋文帝將圖篡奪。遂謀舉兵討之。隋文帝遣人諭迥喻旨。密令迥長史晉昶等備之。迥乃殺昶等。申令文武。衆皆感激從命。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奉以號令。遂發兵。隋文帝以韋孝寬爲元帥。督師禦迥。迥兵敗自殺。唐武德中。迥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於周室。詔許焉。仍贈絹百匹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博覽羣書。尤善筭術。周文帝召爲行臺郎中。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行。咸稱其能。僕射周惠達稱其有王佐才。除著作佐郎。周文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召綽問之。具以狀對。周文大悦。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與綽並馬。徐行至池。不設網罟而還。留綽至夜。問以政道。卧而聽之。綽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前席。達旦不厭。即拜大行臺右丞。參典機密。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以獲齊將竇泰功封美陽縣伯。俄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曰。先正心。謂方伯守令。古之諸侯。理人之要。在於清心。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則邪僻之慮不作。凡所思念。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民。則孰不從化。是以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二曰。敦教化。謂人性無常。隨化而遷。化於敦朴則質直。化於澆僞則浮薄。浮薄者衰弊之風。質直者敦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敦和則天下自治。令牧守令長。宣教化。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日遷於善。消其邪僞之心。然後教之以孝弟。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備則王道成矣。其三曰。盡地利。謂人衣食足而後教化行。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癈農者。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單劣之戶。無牛之家。必勸令有無相通。使

得兼濟又教之備其圓圃畜其雞豚以足養生之具此王政之本也其四曰擢賢良謂天生烝民必立之君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是故將求才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患求之不勤擇之不審茍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理矣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矣其五曰恤獄訟謂人之生也有善有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

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察獄之官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隨事用刑輕重適中無不曲盡人心允協天理此則善之上者也其六曰均賦役謂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有征稅之法宜令平均使下無怨斟酌貧富差次先後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檢理無方則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不能留意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强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常置左右又令百司習誦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周文又以當世文章競爲浮華欲革其弊命綽倣周書爲大誥奏行之令自是而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周文亦推心委任無間言焉綽嘗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以疾卒于位年四十九周文痛惜之哀動左右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以彰其美及歸

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周文與諸公步送出郭親自酹奠舉聲慟哭不覺卮墜於手明帝二年以綽配享文帝廟庭

申徽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早孤事母盡孝性審慎不妄交遊周文臨夏州以徽爲記室參軍兼府主簿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爲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出徽手以功累進爵博平侯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多散獨徽不離左右遷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爲瓜州刺史卒瓜州

首望表榮子康代之。榮婿劉彥殺康而取其位。頻徵不奉詔。又通吐谷渾將謀叛。周文難於動衆。以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以五十騎行。既至。彥不疑。乃遣人微勸彥歸朝。不從。又使贊其住計。彥從之。徽知其意。俟其來。叱左右縛之。送之朝。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後瓜州刺史成慶爲城人張保所害。都督令狐延等逐保。請刺史。以徽信洽西土。假節瓜州刺史。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安之。徽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徽性勤至。凡所居官。案

牘無大小。皆親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爲姦。雖爲公卿。此志不懈。出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饋遺。徽獨廉慎。畫揚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入朝。歷官至司徒宗伯。薨。贈四州刺史。謚曰章

隋

趙綽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性質直剛毅。恭謹恪勤。隋文帝爲周丞相。引爲録事參軍。遷掌朝大夫。以擊叛蠻有功。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歷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欲重法以禁盜。綽曰。律者天下大信。其可失乎。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以世略年少無能。爲人所逼。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令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爲朕特赦摩訶。乃釋之。刑部侍郎辛亶衣緋褌。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命斬綽。綽曰。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臨刑。上使問曰。如何。綽曰。執法一心。不敢愛死。上良久釋之。明日謝綽。賜物三百段。時

禁行惡錢。有二人以惡錢市易。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大木。上怒曰。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呵之不退。會侍御史柳彧亦諫。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呼入内。論得失。賜物以萬計。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卒。上爲流涕。遣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

歷代臣鑒卷之十

歷代臣鑒卷之十一

善可爲法

唐

房玄齡

房玄齡臨淄人。字喬。幼警敏。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祕書省。補隰城尉。爲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面語。累進陜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王爲皇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即位。爲中書令。第功班

賞。與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邢國公。累進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更封魏。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群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尅。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國繇此衰。則守文爲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愼之。會詔大臣世襲。授宋州刺史。而羣臣讓世襲事。從國罷。居宰相積十五年。自以

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総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晉王爲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以母喪。賜塋昭陵園。起復其官。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玄齡數上書勸帝頓無輕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晚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宮。詔玄齡居守。聽臥治事。玄齡顧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羣臣莫敢諫。吾不得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極諫。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惙

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薨年七十一。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曰文昭。玄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娼忌。聞人善若己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帝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乃述古今家誡書爲屏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向。爾宜師之。

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少英爽喜書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為府兵曹叅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秘方多事栽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進陝東道大行臺司勲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俄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總監東宮

兵太宗即位進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管朝政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剴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勲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耶斥嶺表久之以疾辭職會病帝親至其家撫之梗塞及未亂擢其子左千牛構兼尚舍奉御薨年四十六帝哭為慟贈開府儀同三司及葬加司空謚曰成他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涕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後詔功臣世襲追贈密州刺史從國萊方為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如晦善斷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然無迹可尋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云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

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此是誰高祖定京師引為三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荊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為援謀擊卻之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險要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靖陳圖銑十策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倉卒

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叩夷陵銑將文
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
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
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
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
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趨
江陵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
進銑大懼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部號令
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
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

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
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
驅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
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以子弟來
謁南方悉定得郡九十六户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
嶺南撫慰大使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
禮義無以變風俗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
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
恭爲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東討公祏遣馮惠
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

梁山連鏁以斷江道築城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
彼勁兵連栅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
窟惠亮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祏所將亦銳
卒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鬭待公祏立計耳若
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祏禽矣孝恭聽
之靖率黄君漢等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
將輕兵至丹陽公祏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
江南平帝歎曰靖乃銑公祏之膏肓也古韓白衞霍
何以加八年突厥入太原爲行軍總管諸將多敗獨
靖以完軍歸太宗踐祚授刑部尚書兼檢校中書令

突厥部衆離畔太宗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
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大
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
靖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脱身遁進封代國公太宗曰
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取定襄足濯吾渭水之恥矣
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内附以靖爲定
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唐儉安脩仁慰撫靖謂副將
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
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
柰何靖曰機不可失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走

遇侯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
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
亡去爲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
北矣太宗因大赦天下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
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會足疾懇乞骸骨乃授檢校
特進就第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吐谷渾寇
邊太宗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
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太宗喜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
管軍次伏俟城吐谷渾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
芽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

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
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改衛國公薨年七十九
贈司徒并州右都督陪葬昭陵謚景武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有大志通貫書術實
建德陷黎陽獲徵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
爲洗馬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使河北
還帝曰益親徵或引至卧内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
世遇言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由是拜尚書
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毁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

彥博按訊是非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跡遠嫌
疑是宜責也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一體豈有置至
公事形跡若上下共由玆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
瞿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
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
臣龍逄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
流祚無疆忠臣身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秖取
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
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明
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信趙高梁

武帝信朱异隋煬帝信虞世基至賊徧天下而不得
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鄭
仁基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
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
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婚陛下
取之豈爲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貞觀三年
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
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迎之
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
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

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
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敝中國也帝曰善追
止其詔先是帝常歎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
大亂之後易治譬飢人之易食也封德彝曰不然三
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
徵書生好虛論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
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
哉德彝不能對帝納徵言其後歲斷死刑二十九幾
至刑措米斗三錢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
宿衛東薄海南踰嶺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謂群

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官
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
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耶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
曰靖珪皆腹心大臣宮人止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
吏謁朝廷法式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至宮人則
不然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
帝悟寢不問後宴丹霄樓酒中謂長孫無忌曰魏徵
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
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即應須別

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
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契所以事堯舜
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踈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
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
逆鱗哉七年爲侍中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
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耶善冶煅而爲器
人乃貴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而加礪焉雖
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徵懇請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
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文德皇后既葬帝作層觀以
望引徵同升徵孰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

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
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
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以至於亡故
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柰何令人悔爲不奢
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足寧有足耶帝
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極言亡隋之弊以爲
鑒戒因曰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
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省游畋息靡麗
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得
之則難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

奢淫泆有以動之也帝他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徵指陳其事以對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先是帝作飛山宮徵又上疏陳隋所以亡之故宜以爲戒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官寺漂居人又上疏言侍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毀譽常出於小人而督責常加於君子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手詔嘉答於是廢明德宮玄圃院賜遭水者他日宴群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爲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何以加親解佩刀賜二人十三年冬至五月不雨上疏陳太宗漸不克終十事帝曰朕今聞過矣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兼錄付史官因賜黃金十斤馬二匹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齎金帛諸國市馬徵曰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帝遂止十七年疾甚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竟日乃還後復幸流涕問所

欲對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爲之慟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陪葬昭陵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今魏徵逝一鑑亡矣遼東之役軍還帝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以少牢祠其墓恩禮加焉

王珪

王珪字叔玠世居郿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太宗時召爲諫議大夫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太宗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耶非耶太宗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陛下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歎美其言太宗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太宗怒曰卿皆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效忠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

陛下。太宗默然慚。明日語房玄齡曰。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太宗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爲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己所長。謂之確論。進封郡公。及爲魏王泰師。王問珪何以爲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聞命。願聞所習。珪曰。東平王蒼稱爲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公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後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朔州善陽人。隋末從軍。高陽劉武周亂。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得晉澮等州。武德二年。秦王戰百壁。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降。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王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禽其將陳智略。王顧曰。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之速也。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爲伏。親挾弓。命敬德執矟。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廐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詫衆。王問誰可取之。敬德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王勒兵掩其後。俄而賊兵四合。敬德帥壯士馳入賊中。王乘亂乃得出。隱太子嘗以金皿一車招之。敬德辭曰。敬德起幽賤。遭亂陷逆地。

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武太子怒而止。太宗時。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陽。敬徳輕騎與戰。敗之。所得財必散之士卒。初封吳國公。後改封鄂國。歷鄜夏二州都督。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高麗。敬徳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帝不納。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贈司徒幷州都督。謚忠武。敬徳晩節謝賓客不與通。自奉養甚厚。其戰善避矟。入賊雖群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

張允濟

張允濟北海人。爲武陽令。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焉。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壻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壻。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允濟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蒔葱。因教曰。第還舍。脱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内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闕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服。賊帥王須拔攻郡。粮屈。吏食槐葉稾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成縣男。擢州刺史。

歷代臣鑒卷之十一

善可爲法

唐

李綱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府叅軍。封新昌縣公。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騰狀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懼。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高祖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興王地。奈何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闕必諍。令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何加罪乎。明日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於是釋歆。帝以武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故魏武使禰衡擊鼓。禰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今新造天下。功臣賞未及徧。而先命舞胡鳴玉曳組。殆非貽子孫之道也。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嘗游温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鱠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若弼諧審諭。固屬綱矣。後太子寖狎亡賴。猜間朝廷。綱頻諫不聽。乞骸骨。高祖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耶。綱曰。潘仁志殘殺。然每諫輒止。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納石。其敢久爲尚書。且東宮非臣竹。是以上印綬。高祖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冀得效愚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爲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甚間。太子覽之不懌。所爲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貞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病賜步輿。聽乘至閤門。問以政事。詔東宮太子承乾爲拜。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齡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爲難。綱以爲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存問。明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

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太宗爲秦王。引爲士曹叅軍。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闕。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即日命之。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贖。胄曰。校

尉與無忌罪均陛下録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太宗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太宗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縁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廕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太宗曰朕詔不首者死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耶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柰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向以一朝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太宗感悟遷尚書左丞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太宗謂胄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胄明敏長於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貞觀四年以本官參預朝政進爵郡公太宗將脩復洛陽宮上疏極諫太宗覽奏罷役胄所敷納縁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藁秘外莫知太宗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及卒太宗爲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曰忠

馬周

馬周字賓王茌平人少孤窶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太宗即召之及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上疏言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而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時詔以二月幸九成宮周又言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師三百里非能旦發夕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爲避暑行也太上皇居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凊之道臣所未安又言宗室功臣子孫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不必世官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願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禄又言宗廟宜親享以已先人樂工雜類可厚賜金帛不宜超授官爵又言夏商周漢有天下傳祚相繼

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由創業之君積德累業恩結於人今當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本自古明王聖主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且自古以来國之興亡不在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夫儉以息人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得人耳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䟽奏帝稱善擢拜給事中書舍人周善敷奏

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太宗每曰我暫不見周即思之俄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太宗征遼留周輔太子及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太宗嘗以飛帛書賜周曰鸞凰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每詔上醫使者視護躬爲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陪葬昭陵

徐有功

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舉明經補蒲州司法叅軍累遷司刑丞時武后畏唐大臣謀已周興来俊臣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将相俾相鉤逮楚掠凝慘又汙引天下豪傑即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内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告言者無虚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顔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琅琊王沖責息錢于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顔餘慶相聞知會沖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沖謀俊臣鞫治以反状聞有司議餘慶更

永昌赦法當流魏元忠謂餘慶爲沖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后怒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有韓紀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巳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有功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縁所縁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滅詔從之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戢群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俊

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周興劾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奏曰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寛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佯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今赦前事不自言者還以論即恐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后更詔五品以上識可實孝諶妻龐爲其奴怖以妖祟教爲夜解因告以厭詛薛季昶鞫之龐當死子希瑊訟冤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以死今生之何也對曰不可以私害公嘗曰大理人命所繫

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冤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讎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授一子官會昌中追謚忠正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懐英幷州太原人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閻立本薦授幷州法曹參軍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絶域仁傑請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稱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懐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致之族張釋之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鮮陛下惜有罪虧成法柰何臣願

先斥爲群臣戒。本立抵罪。由是朝廷肅然。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妬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曰。眞丈夫哉。出爲寧州刺史。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毁淫祠千七百所。轉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密疏以爲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因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止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横。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劒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冑子數千。凡幾詔耶。爲定令

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爲來俊臣所構。貶彭澤令。邑人爲置生祠。契丹陷冀州。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召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鎭。百姓怨苦。仁傑上疏切諫。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下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以儆陛下乎。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享宗廟。未有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詔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除內史。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

悅二人者本契丹部將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仁傑切諫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中宗即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

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所疑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耶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天下號曰羅織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令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無復反者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為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

譖於后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俄為亳州刺史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廐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壹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甚間王室請加罪貶為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人為紀德于碑徙同州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既罷乃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

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遂陳十事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汩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崇嘗於帝前次序郎吏帝不荅崇趣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令崇敢一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

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蝗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蝗害訖息崇病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

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舉進士中第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不懌姚璹遽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遷黄門侍郎武三思怙寵數有請於璟璟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陰事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飢三思使斂封租璟拒不與故爲所擠歷杭相

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宫兼右庶子太平公主不利東宫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兖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尹進御史大夫爲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帝命出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

陛下今始巡狩以道不洽而罷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殺者帝遽命捨之累封廣平郡公帝嘗命璟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竇孝諶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諶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令以后父重戚高冢大寢一朝可就而區區屢以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東巡泰山復爲留守帝將發詔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荅曰所進當書坐右以戒終身進兼吏部尚書後爲尚書右丞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

歷代臣鑒卷之十二

歷代臣鑒卷之十三

善可爲法

唐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擢進士始調校書郎爲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上疏極言郊祀之禮任人之道興衰之大端俄遷左補闕改司勲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張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紱恐制出四方失望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九齡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

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忌
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為
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
賞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
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
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仙客河湟
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
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帝怒曰
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
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目不知
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
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
堪尚書耶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
客不疑九齡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封始興縣伯
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初千秋節王
公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
諷諭武惠妃謀陷太子瑛密遣宦奴告之曰公為援
宰相可長處九齡遽奏之帝為之動色故卒九齡相
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
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

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謂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
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
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
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于
韶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
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

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擢左
補闕判主爵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為虢
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芻休
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他州此守臣
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
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
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為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
丞侍中裴光庭卒帝勑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
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既為相天
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
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
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
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臣猾乃置

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鑒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殊瘦於舊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寝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寝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忠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鄭人以武舉累遷單于副都護玄宗時安禄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破史思明衆數萬平藁城南攻趙郡擒賊四千還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禄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與戰未决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鬬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人馬五百與李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率步騎五萬赴行在國威大振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會宰相房琯自請討賊師敗唯倚朔方軍為根本子儀從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賊將張通儒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李嗣業率回紇從後擊賊驚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遂收東都入朝帝遣具軍容迎霸上勞之乾元元年執安守忠以獻進中書令命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

臨攝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圍衛州慶緒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戒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州光弼敗邙山失河陽河中亂遂以子儀為朔方河中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諸鎮皆惕息代宗立僕固懷恩召回紇吐蕃入寇遂拜子儀為關內副元帥及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

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虜寇邠州兇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賊果遁子儀至自涇陽進拜尚書令懇辭帝不得已許之永泰元年詔都統河南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等三十萬人入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等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驚曰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故來今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子儀使諭虜以大義回紇曰令令公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不可子儀曰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子儀以數十騎出免冑見其大酋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與飲結歡誓好如初會懷恩暴死群虜無所統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加實封二百戶德宗嗣位詔還朝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子儀事上誠御下恕中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時方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間不行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年八十五以疾薨贈太師陪葬建陵賜謚曰忠武配享代宗廟庭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以忠死忠嗣年九歲玄宗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肅宗為忠王使與游及長有武略蕭嵩去河西引為麾下玄宗以其年少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閱武欝標川忠嗣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牛馬萬計嵩上其功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天寶元年北討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畧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文降耳乃營木剌蘭山上平戎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寨橫野軍以實之併受降振武為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徙河東節度使進封縣公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弢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

夜思戰忠嗣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亶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控制萬里故當世號為名將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開元中舉進士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

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蔣冽奏為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湟料才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若此及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紿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

首於屏處結芻續體斂而祭為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為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肅宗即位真卿數遣使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為河北招討使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真卿以賊鋭不可抗委命辱國非計遂徑赴行在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兩京復遣使告宗廟真卿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

宰相猒其言出為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為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為生事因召為刑部侍郎展卒舉兵渡淮而峘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為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群臣論奏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論其非載以為誹謗

貶陝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往諭之。詔可。真卿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真卿色不變。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我無兵戮汝。尚說我耶。希烈大會其黨。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顔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擧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絶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坑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泄。拘送真卿蔡州。真卿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等至其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贈司徒。謚文忠

顔杲卿

顔杲卿字昕。父元孫爲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謁于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爲着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還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殺循。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權渙郭仲邑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爲拒守計。李憕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真卿斬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杲卿大喜。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斬之。先是祿山遣將高邈召兵范陽未還。杲卿使藁城尉崔安石圖之。邈至滿城。虔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紿以置酒。邈捨馬。虔叱吏縛之。而賊將何千

年自趙來虔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杲卿乃遣萬德等傳欽湊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以為功厚遣泉明還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已而事顯乃拜杲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偽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

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及為守計杲卿晝夜戰井竭粮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荅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絕賊鈎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胡而絕年六十五

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詧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府別將又事高僊芝討大食圍怛邏斯城會救至僊芝兵却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慚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為判官遷隴州大推府果毅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耳嗣業因固請宰遂東

師安慶緒奔鄴嗣業與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內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諸軍戰愁思岡嗣業中流矢卒秀實即遺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迎諸境傾私財葬之荔非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為麾下所殺更推白孝德為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即日入援兵還孝德薦為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撿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白晝群行擊傷市人推釜鬲甕盎盈道至撞害孕婦秀實謂孝德曰秀實不

忍人無冠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為都虞候能為
公已亂孝德即撤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
酒剌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
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乃
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
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
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恣卒為暴亂天子
邊罪且及副元帥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
人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
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即

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譁者死邠由是安馬璘代孝
德每所咨逮璘屢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以勞加
御史中丞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
難征伐數有功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
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
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
曰夜焚藁積約救火則亂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
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旦捕之并其黨八人
斬以徇詔璘領鄭潁二州命秀實為留後軍不乏資
二州以治璘奏為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

邊戰鹽倉師不利璘為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
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
家耶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將戰虜望之不敢逼
俄而璘得歸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
按甲備變璘卒一軍遂安即拜四鎮北庭行軍涇源
鄭潁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十三年來朝對蓬
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
慰賚良渥還之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召為司
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
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

實曰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
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
乃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
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偽迎天子遣將
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宗社之危不
容喘乃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
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乃約事急為繼而令言
明禮應于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
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
起執休腕奪其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

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巉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悵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謚曰忠烈

歷代臣鑒卷之十三

歷代臣鑒卷之十四

善可爲法

唐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善射者晟挾一矢殪之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大曆初李抱玉表晟右軍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千人執其帥慕容谷鍾虜解去馬璘與吐蕃戰敗晟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

李抱真合兵攻之晟乘冰渡洺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師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柰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即造抱真壘與交歡晟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德宗壯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德宗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止晟無西晟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約

昏使諭孝忠。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
度使。進臨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敗歸。
次渭南。軍囂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李
懷光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詔徙屯與懷光聯壘。
每兵至都城下。懷光軍多虜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
所獲遺之。辭不受。懷光陰通朱泚圖反。晟與李建徽
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
屯。即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
之。帝進狩梁州。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晟能辦勝
耶。瑊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德

宗乃安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晟提孤軍恐二盜合以軋之。僞致誠於懷光。時敖
曆單要。使張彧假京兆少尹調織內賦。乃陳兵下令
曰。乘輿播遷。見危死節。吾之分。渭橋斷賊首尾。吾
欲與公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晟乃
移書責懷光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
畏晟襲。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兵數千歸晟。晟皆
表以要官。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晟
家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
家乎。晟能與下同其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怨。

邏士得姚令言諜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勑曰。爲
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泚。乃引兵叩都門。
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
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居人囂潰。非計也。賊聚
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
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賊將張庭芝李
希倩求戰。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
藉。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
賊既敗。俟西軍。是容其爲計。使王泌李演將騎。史萬
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隤苑垣爲道。比兵至。賊伐木

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令先斬公矣。萬頃
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崩潰。令言庭芝希
倩等殊死鬬。晟令唐良臣等步騎突賊陣。賊伏千騎
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
賊驚潰。禽馘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
餘黨悉降。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擇文武攝臺省官。
以俟乘輿。條脅汙于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
泣。群臣言晟蕩夷兇懟。市不易廛。長安之人不識旗
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
豈獨朕哉。拜晟司徒中書令。實封一千戶。帝至梁。晟以

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賜第宅田園。紀其功自文于碑。勑皇太子書。立於東渭橋。以示後世。尋又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晟至涇。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擊敗吐蕃尚結贊。晟年六十七薨。冊贈太師。諡曰忠武。配享德宗廟庭。圖像淩煙閣。晟性疾惡。臨下明。尤惡下爲朋黨者。篤義分。隆於故舊。每進對。謇謇盡大臣節。未嘗露於外。故眷遇終始無與比者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沈勇多筭。李抱玉表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所過剽蕩。州縣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木障之。設二門爲譙櫓。虜不能暴。代宗聞其才。召見。授商州刺史兼水陸轉運使。太原丞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長短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戰兵。止則爲陣。過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

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田悅新有魏博。輸款朝廷。燧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攻臨洺。築重城絕內外援。邢將李洪臨洺將張伾固守。詔燧與李抱真李晟救之。燧出嶠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好。悅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楊朝光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遁。燧取棄壘置輜重。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洺必勝也。即分兵助朝光。燧令李自良等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急擊。大破之。斬朝光。擒其將。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虜千餘。邢圍亦解。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初將戰。燧約衆勝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遂進屯鄴請益兵。詔李芃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粮。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

挑戰悅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燧令士無動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尸相駘藉三十里悅夜走魏州燧復與諸軍破之降悅諸將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長史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李懷光反河中詔燧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

時賊黨要廷玠守晉毛朝敭守隰鄭抗守慈燧移檄諭之皆以州降拜晉絳慈隰節度使燧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略定諸縣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遣李自良定六縣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徇時朝臣多請宥懷光德宗未決燧以懷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柰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邪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進營焦籬堡堡將降餘戍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平還光祿大夫兼侍中還太原德宗賜宸扆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榜其顏以寵之後拜司徒兼侍中與李晟皆圖像凌煙閣卒年七十贈太傅謚曰莊武

渾瑊

渾瑊鐵勒九姓之軍部也年十一善騎射從父釋之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署折衝果毅節度使安思順授瑊偏師入葛祿部略特羅斯山破阿布思與諸軍城永清及天安軍遷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而死肅宗即位瑊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功最改太常卿從子儀擊吐蕃邠州留屯邠虜復入至奉天瑊戰漠谷有功遷太子賓客回

紇侵太原破鮑防軍。拜瑊都知兵馬使督諸軍犄角。虜引去。進兼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子儀爲太尉。德宗析所部爲三節度使。以瑊兼單于大都護振武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州節度副大使。崔寧領朔方。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烈詐爲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德宗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樵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帀水囊爲鄣。指城東北構木廬。

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德宗召瑊授以詔書千餘。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署詔。瑊與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瑊中矢自握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第賞將校。進行在都知兵馬使。實封五百戶。乘輿進狩山南。瑊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卻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軍奉天行營副元帥。德宗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瑊承制命。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斬首萬級。屯奉天。以抗西南。李晟自東渭橋破賊。瑊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瑊兼侍中。實封八百戶。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繇樓煩郡王徙封咸寧。與李晟鈞禮。俄加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同討李懷光。懷光平。檢校司空。還屯河中。會吐蕃復入盜。使瑊鎮奉天。虜罷。還河中。貞元四年。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卒年六十四。贈太

師。謚曰忠武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調鄭尉。罷歸。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時皆韙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

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其事勢先後
緩急反復詳盡。後涇師急變。贄言皆效。從狩奉天。機
務塡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
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
然有餘。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尅責。贄曰。陛下引咎堯
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
因曰。自古興衰亦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
退上書。其略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
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
討四方。聚兵日衆。供費日博。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

于箠撻。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由是叛亂繼產。怨讟
並興。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
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
竭誠。臨難不能效死。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
矣。帝又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使群臣極言得失。
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帝曰。朕豈不推
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贄因是極
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懼溺而自沉者。其爲防患
不爲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因言
人主必守誠與信。而爲君以改過聽諫爲美。爲臣以

犯顏納諫爲賢。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
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
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陛下宜痛自貶勵。
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
變革。爲朕計之。贄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
於地曰帝。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
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
號。故人主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
咎降名以祇天戒。帝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稾
付贄使商討。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

欲激之使彊其意。即建言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
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
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夫悔
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
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
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惟陛下
先斷厥志。度可行者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
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至是天下貢奉
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
諫以爲令師旅方殷。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群臣觖望。

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
瓌詭纖麗無得以供帝悟即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
欲怒其軍使叛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
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此必反
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又建遣李建徽陽惠
元與晟并屯東渭橋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因怏怏
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從營不
闋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
在震驚遂從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欲授以試官贄
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
宰相議矣贄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
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今員
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
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果則授之彼忘軀命者相謂
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
勸哉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
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
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
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使楚琳遑
憾敢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

贄分矣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
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京師已平帝欲
詔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曰大難始
平而瘡痍之甿傷殘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當
今所務宜以大臣迎復神主修飭郊丘展禋享之禮
申告謝之意卹死義獎有功是皆宜先不可後也昔
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
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
飲盜馬者豈忘其愛也知爲君之體然也帝不復下
詔還京爲中書舍人俄以母喪解官客東都服除以
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鯁涕帝爲興
改容慰撫眷遇彌渥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
知貢舉明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
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
稽壅則案牒叢淆僞冒蒙真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網
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
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姦天下便之又以
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
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帝愛重其言
帝用裴延齡判度支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後

果如其言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在奉天朝夕進見由是帝親倚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内相嘗言昔成湯罪己以興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盖贄有助焉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補校書郎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爲河南功曹參軍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爲帝高選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中書舍人進御史中丞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顔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顔破時曲兵帝歎度知言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刺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傷首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若罷之是賊計適行疾愈詔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于時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回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及入朝會帝以二劒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

賊將度遇諸郾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請如詔度騰奏申解全宥者甚衆策勳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初蔡平王承宗懼遣辯士柏耆脅說乃削地納質子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幸度極論不可李師道恬强度容勸帝誅之田弘正奉詔致討師道果禽穆宗即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廷湊亂以度鎮州行營招討使度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俄兼押北山諸蕃使俄擢元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

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今居
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朝京師陛見始陳二賊畔換
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
始議者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
天子意在位聞者皆齎咨出涕度之行移克融廷湊
書開說大誼二人皆頷罷兵帝方憂滄州圍拜度守
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
軍怒執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曰必
欲收忠義心使師臣死節獨斬承偕更言其次度曰
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徐州

王智興逐崔群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
侍郎平章事李逢吉代相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奪
平章事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歎宰
輔非人使兇賊大肆學士韋處厚上疏以度擯棄于
外不能用帝謂處厚曰度累爲宰相而官無平章事
謂何處厚具道其由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帝注意
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寶曆二年度請入朝詔
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
奏倉卒無備有司且罪帝悅曰群臣諫朕不及此如
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帝崩定策誅劉克

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加門下侍郎進階開府儀
同三司賜實封戶三百度懇辭不得可乃受實封後
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擇上醫護治中人日
勞問相躡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
五日一至中書請老不許從東都留守帝知度年雖
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
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辭老疾帝命盧弘宣諭意曰
爲朕臥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三年以病丐
還東都真拜中書令上巳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賜
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薨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忠會

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詔配享憲宗廟庭

歷代臣鑒卷之十四

歷代臣鑒卷之十五

善可為法

唐

張巡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開元末。擢進士第。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為清河令。秩滿還都。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安祿山反。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潮還攻雍丘。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潮以賊衆四萬薄城。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遂敗走。追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于通衢。為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引六將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粮乏。潮餉賊盐米數百艘且至。巡遣勇士銜枚濵河取盐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紿潮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為備。潮怒。圍復合。巡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荅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潮退還陳留。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偽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拔衆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

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攻睢陽。巡勵士同守。日中二
十戰。遠專治軍粮戰具。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將
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巡
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推牛大饗。悉軍戰
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
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
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
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麾幟乘城招巡。巡
陰縋勇士數十人隍中持鉤陌刀彊弩約曰。聞鼓聲
而奮。酋恃衆不爲備。城上譟。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

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巡欲射子琦
莫能辨。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
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睢
陽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
皆癯劣不能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巡出
鉤干拄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
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栅以守。巡士多
餓死。存者皆瘡傷氣乏。巡出愛妾殺以大饗。坐者皆
泣。巡强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煑
鎧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曰。君世受官食

天子粟奈何從賊。懷忠曰。我首爲將數死戰竟沒賊。
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
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
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
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
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
鬬。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
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
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去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
已亡。請以死謝大夫。進明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

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
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
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不下咽。今主將之命不
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
指。一坐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
矢着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
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
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
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絶。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

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爲鬼以癘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荅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歎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守睢陽。吏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萬。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叛者。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節度河南。率譙東李希言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時議者或謂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董南史張建封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李絳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裒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遞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襄陽裴均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

其奏。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奬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數論方鎭進獻等事。帝怒。絳謝曰。陛下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帝於是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繇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烏重胤縛盧從史。而吐突承璀牒署昭義留後。絳曰。今尊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

將莅本軍。綱紀大紊矣。宜以孟元陽爲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咨曰。凡方鎭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爲獻。是進官物結私恩。帝瞿然悟。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

聽。上欲相之。而承璀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飢。大臣以爲言。有御史使還奏不爲災。帝以語絳。答曰。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顧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絳獨曰。陛下自視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以爲安。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加比水旱。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之日。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

絳言骨鯁。眞宰相也。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漢時名節骨鯁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可不戒哉。帝問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絳曰。玄宗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擊之。會遣五坊使。

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入為兵部尚書。毋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復以兵部召。還御史大夫。穆宗數遊畋。絳率其屬叩延英殿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為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貌。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遷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召為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卒。冊贈司徒。謚曰貞。

韋丹

韋丹。京兆人。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順宗為太子。以

殿中侍御史召為舍人。使新羅。還。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游惰。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為隸。築州城。置屯田。教種茶麥。仁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上言。令不誅。闢則可使者唯兩京耳。憲宗褒美。後拜晉慈隰三州刺史。封武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憲宗從之。徙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為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營以舍軍。歲中旱。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為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為新廄。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耶。籍其家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還之無敢違。卒之後。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

民孰第一。周墀對臣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泉上丹功狀。命刻于碑。

韋景駿

韋景駿。中明經。神龍中為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障。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為腴田。又維艚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為法。方河北飢。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人立石著其功。後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

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清漳令馮元淑臨洺令楊茂謙三人後數年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持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鄣皆公所治意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為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為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

之類如此轉奉天令未行卒

五代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人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徙澶州彥章驍勇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號王鐵鎗梁晋爭天下獨彥章常輕晋王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晋晋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間道使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梁與晋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晋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晋取鄆事急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楊村命甲士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而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

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比至而南城破矣唐兵攻兖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秖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矟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善戰者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賜藥以付其創彥章武人

不知書。常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士。莊宗又遣明宗諭之。彥章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

歷代臣鑒卷之十五

歷代臣鑒卷之十六

善可為法

宋

趙普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徙河南洛陽。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與語奇之。及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為推官。移鎮宋州。奏為掌書記。太祖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范質等罷。以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普既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茵地坐。然炭燒肉。普妻行酒。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太祖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普曰。唐以來節鎮大重。君弱臣强。今惟稍奪其

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上曰卿勿復言吾以喻矣頃之上因晩朝與故人石守信等飲酒諷之釋去兵權市便好田地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守信等皆再拜謝明日稱疾請釋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臣亦以善終皆普之力也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普屢諫以爲不可上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上曰朕待彥卿至厚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黙然遂中止普嘗欲除某人爲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後果稱職嘗有群臣立功當遷太祖素嫌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上怒曰朕固不遷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太祖嘗勸普讀書晩年手不釋卷毎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次日臨政處决

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及再相太宗弭德超誣奏曹彬有不軌謀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普爲彬辯雪事狀明白太宗歎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遇曹彬如舊及卒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真宗即位加封韓王配享太祖廟庭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生周歲父母以百玩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淳厚周太祖貴妃張氏彬從母也周祖受禪召彬歸京師爲供奉官出監河中軍公府讌集彬端簡終日未嘗旁視河中帥王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己之散率也及使吳越致命即還私覿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籍而上之官世宗强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不留一錢初宋太祖事周世宗於澶州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

以欽太祖。及即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惟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兩川既平。王全斌等不恤軍士。漁奪無已。蜀人構亂。彬復平之。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義成軍節度使。彬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于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御。當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後征

江南。以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櫂都部署。進取秦淮。後主煜輒敗還。遂圍金陵。凡三時。居人樵采路絶。彬每緩攻。冀煜歸服。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煜拒守不下。又遣人告之曰。大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早爲之圖。及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来問疾。彬曰。余病非藥石所能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安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及克金陵。城中按堵如故。彬整軍成列至

其宫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彬答拜爲之盡禮。彬遣後主入治裝。遣五百人爲檝致輜重。江南官吏親屬有爲軍士所掠者。彬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振之絶恤鰥寡。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書衣被而已。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榜子稱奉勑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以功拜樞密使。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見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閑閤燕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霜雪不易其操。嘗知徐

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民愛物又如此。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真宗即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薨。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與趙普配享太祖廟庭。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未嘗殺一不辜。諸子皆賢。令繼領旄鉞。其少子追封王爵。實生光獻皇后。輔佐仁

宗毋儀累朝非元功隂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乎

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宗朝進士累遷知制誥初蒙正父龜圖多内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兼至龜圖卒起復入為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陽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為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中

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隂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歎服與上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為民除害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燋亡矣蒙正對曰隋唐遠征遼碣人不堪命煬

帝全軍陷沒太宗卒無所濟治國之要在内脩政事則遠人來歸上韙之嘗燈夕設宴上語蒙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將謂無復太平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而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蒙正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其人可使餘臣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

同列悚息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用其人果稱職真宗即位進左僕射同平章事加太子太師封蔡國公請歸洛上封泰山過洛陽幸其第問諸子孰可用蒙正以姪夷簡對果至宰相門客有富言者欲令其兒入書院事蒙正諸子蒙正見之驚曰此兒它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過我令與諸子同學甚厚之此兒即富弼也弼後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卒贈中書令謚文穆蒙正居相位時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

列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蒙正
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有何人才。
客退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
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在相位。文武各稱其
職者此也

李昉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宋開寶中。宰相薦其可大
用。拜中書舍人。進拜翰林學士。太宗即位。加昉戶部
侍郎。從征太原。車駕次常山。常山昉之故里。因賜羊
酒。召公侯相與飲宴。父老及從遊者咸與焉。人以為

榮。師還。加拜中書侍郎。王師平幽薊。遣使詣河南籍
民為兵。昉奏曰。河南之民素習農桑。罔知戰鬬。一旦
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爾聚。更須剪除。則河北閭閻
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春和。有妨
農作。當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點募。人情若有不安。
即須少緩。密奏取裁。上嘉納之。至道元年正月望。上
觀燈乾元樓。賜昉坐於側。酌御樽酒飲之。上觀京師
繁盛。因論晉漢君臣昏闇。猜貳。枉陷善良。時人不聊
生。雖欲營繕。其暇及乎。昉曰。今日四海清晏。民物康
阜。皆陛下恭儉所致也。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因
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
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二年。陪祀
南郊。禮畢入賀。因拜舞仆地。舁歸之。卧病數日
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正。昉和厚多恕。不念舊惡。
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好接賓客。士大夫多從之
遊。昉嘗薄張佖。及罷相。佖朔望必詣昉。或問故。佖曰。
我為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事請求。此吾所以
重之也。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於上。
或以告昉。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
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上由此益重

昉。昉居相位時。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
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
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
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出於上。若其不用。又無善辭。
此取怨之道也。昉常期王旦為相。自小官薦進之。謂
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
能救也。其知人類如此

張齊賢

張齊賢字師亮。曹州冤句人。兵亂徙家洛陽。宋太祖
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

畫地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爾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太宗擢進士以齊賢爲大理評事通判衡州代還會親征晉陽改左拾遺車駕北征議者皆言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待勞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

川嶺南河東凡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使賦稅課利可經久爲定法有不便者委長吏以聞循故常者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道逢南劍建昌虔州所送罪人索牒視之率非首惡悉伸其冤因言于朝凡送因至京慮問不實則罪元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爲減太半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編木將居水中者有水場錢齊賢悉奏免之召還簽書樞密院事時大舉北伐楊業戰歿上問以策齊賢請行授給事中知代州遼兵自湖谷入寇齊賢設奇敗之擒其北大王子斬獲甚衆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時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時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淳化二年入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真宗即位有戚里分財不均者入官自訴齊賢請自治之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真宗東封還復拜右僕射請老以司空致仕卒贈司徒謚文定

楊業

楊業并州太原人宋太宗征太原得業大喜以爲右領軍衛大將軍帝以業老於邊事遷代州刺史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入鴈門業引麾下數百騎至鴈門北口南向背擊之契丹大敗自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即引去大兵北征以潘美爲雲應路行營都部署業副之以西上閤門使王侁軍器副使劉文裕護其軍師次桑乾會曹彬之師不利歸代州未幾詔遷雲應寰朔之民於內地時契丹兵十餘萬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遼兵益盛不可與戰但領兵出大

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來拒令朔州之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倪與文裕沮之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留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泣謂美曰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强

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美與倪領麾下兵陣於谷口自寅至巳倪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業力戰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業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帝聞之痛惜下詔褒其忠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王倪劉文裕並除名潘美降三官子延昭本名延朗累官至高陽關副都部署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憚之目爲楊六郎孫文廣官至步軍都虞侯獻取幽燕策未報而卒

李沆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宋太宗朝擢拜翰林學士真宗即位累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卒不得進用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

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事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復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詢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鑒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

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既歿。真宗以契丹請和。西夏納欵。遂封禪祠汾。大修宮觀。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服沆先識之遠。寇準與丁謂善。屢薦謂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準後爲謂所傾。始服沆言。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外議以爲無口匏。其弟維達此語。沆曰。朝士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疆埸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自論功最以希寵奬。有何策與之接語。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沆爲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卒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仁宗即位。配享真宗廟庭。沆性直諒。內行脩謹。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頹壁損。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以此動吾一念哉。沆歿後。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爲信任如此

歷代臣鑒卷之十六

善可為法

宋

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荅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後中第累擢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語不合帝怒起準引帝衣請復坐事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帝問時政得失準對曰刑有不平

也帝問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言之召二府入準曰頃者祖吉贓少乃伏誅王淮盜主守財至千萬以參政王沔之弟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上問沔沔頓首謝即拜準同知樞密院事後罷知青州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乞立儲貳帝怒斥嶺南無敢言者準自青州召還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願即定帝遂以為開封府尹改封壽王立為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準以

爭辯曲直罷知鄧州真宗即位入為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契丹入寇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帝召群臣問方畧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我得勝筭奈何棄廟社乎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

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上意未決太尉高瓊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太半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床子弩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往議歲幣曰百萬以下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果以三十

萬成約而還。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自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爾。後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爲丁謂所搆。卒於貶所。歸葬西京。道出荊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歲時享之。

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必有爲三公者。旦幼沉默好學。祐曰。此兒當

至公相。旦舉進士及第。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恠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群鬼嘯呼云相君至。當避去。自是遂絕。真宗朝。爲翰林學士。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奏事。群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或公議有未決。歸家不去冠帶。入靜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時天下大蝗。帝偶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宮禁火災。旦馳入。帝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耳。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當罷免。帝降詔罪己。許中外言得失。後有言榮王宮火非天災。坐死者百餘人。旦請曰。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不足罪。懇言之。繇是皆免。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請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慚。西夏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之。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旦中書有事送密院。事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慚。準罷樞密使。使人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準歎以爲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爲人所奏。

帝怒謂旦曰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帝意解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叅預政事同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皆批旨奉行恐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曾等稍留言於帝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謹奉之曾等退而愧謝帝欲相王欽若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帝遂止旦歿後欽若始大用旦嘗評品人物謂丁謂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果如其言旦爲相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詢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觀才之所長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以請帝以筆點之然後奏入故叅政李穆子行簡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帝命就中書問旦始知爲旦所薦旦歿後史官脩真宗實錄得内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以告向敏中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旦曰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旦旦曰朝廷榷

利至矣士遜思旦之言未嘗求利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必爲辯之旦素羸疾上疏懇辭禱對滋福殿命皇太子拜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爲名臣尋命肩輿入禁中帝問卿有不諱誰可代卿旦以寇準對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遂辭退臨終戒子弟曰我家世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泰侈多爲厚葬卒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後配享真宗廟廷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被服質素有負玉帶者弟以爲佳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羹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我今日不喜飯可别具粥旦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爾真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主者撤新之暫于廡下啓側門出入旦至側門據鞍俯過門成復由之皆不問焉其雅度如此

魯宗道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舉進士。累擢爲右正言。宗道言守宰去民近。而不區別能否。但考任應格則無擯斥。故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美化。不可得也。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考察之。今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爲。吏部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矣。眞宗納之。後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不敢對。宗道

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沒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耶。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上前折之。自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言骨鯁如魚頭也。卒贈兵部尚書。爲諭德時。嘗微行就飲肆中。眞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上恠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得罪奈何。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眞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

蔡齊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曾祖綰爲膠水令。因家焉。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眞宗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仁宗初。爲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守河陽。請曲賜鎮兵錢。章獻太后將許之。齊曰。上新即位。惟演外戚。請偏賞以示私恩。不可。入爲翰林學士。太后出金

帛脩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崇勳陰使人誘齊爲文記之。曰。當得參知政事。齊久之不上。罷知河南府。召爲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詔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齊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僞。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遂罷預政。權三司使。有飛語傳荊王元儼爲天下兵馬都元帥者。捕得繫獄。連逮甚衆。帝怒。使齊按問。齊曰。此小人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荊王。帝悟。遽釋之。交阯虐其部人。自歸宜州者八百餘人。議者謂不可納。齊曰。蠻人去暴而歸有德。卻之不祥。請給荊湖閑田處之。若

不受必聚而爲盗後數年蠻果爲亂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復官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執奏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乃抵齊雄罪錢惟演附丁謂樞密題名云逆準不書齊言於仁宗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奸黨所誣帝遽命磨去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文忠

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隷騎御馬直選爲散直趙元昊反詔擇衛士以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爲賊敗士卒畏怯青行常爲先鋒破金湯城略宥州嘗與賊戰衆寡莫敵青度必以奇勝之戒軍中盡舍弓弩皆執短兵密令曰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教賊來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賊大笑謂我軍怯鉦聲止忽前突擊之賊不覺大敗而走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乘勝追奔數里賊忽壅遏山嵎士卒皆欲奮擊青曰其前必遇險遽鳴鉦止之賊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因謂將佐曰奔亡之賊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詐謀況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

萬一落其術中悔將何及在涇原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八屠番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毎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以功遷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累遷保大安遠二軍節度馬軍都指揮使青爲衛士時嘗刺字於面至是貴顯十餘年而面涅猶存仁宗諭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臣所以有今日者由此涅爾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擢樞密副使廣源州蠻儂智高反破邕賓等七州仁宗遣張忠蔣偕討之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之久皆無功青上表請行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盗賊事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討賊方略青曰比者軍制不立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賊不足破也然但慮賊聞青來遁走不得見耳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何如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青既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甚多青謂之曰智高小寇至遣青行事急可知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爲請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於是

閒者大駭，無復求從行者。初張忠蔣偕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及戰無紀律。楊畋余靖所爲紛亂，孫沔大受請託，故屢爲賊敗。及青行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立部伍，明約束，進止皆成行列。有卒奪逆旅菜一把，斬之以徇，軍中肅然。青每止郵驛，或野宿，四面嚴兵守禦，無敢妄出入者。青至賓州，戒諸將毋與賊鬭。廣西鈐轄陳曙、殿直袁用等，乘青未至，輒以兵八千與賊戰，敗走。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召曙用等三十人，按法斬之，諸將股栗。時張忠蔣偕敗死，余靖等詣軍門請罪。青曰：舍人文臣，

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爲所據，乃下令賓州具糧休士卒十日。賊諜知不爲備。值上元節，令營中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起如內，久之，使諭孫元規，令暫主席，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三鼓，青已奪崑崙關矣。青既度關，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進兵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先鋒孫節中流矢死。青執白旗，急麾騎兵左右出擊。先是青縱番落馬二千出賊後，於是前後左右合擊。賊標牌軍爲番馬所衝突，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死者相枕籍。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生擒五百餘人。智高燒城遁去。明日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悉分給將士。釋爲賊俘脅者，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還京師，仁宗嘉其功，拜樞密使。始交阯願出兵助討智高，青既至，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兵五萬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蠻夷以除內寇，蠻夷貪得，或因而啓亂，何以禦之？請罷

交阯助兵。賊平，人服其遠略。卒，贈中書令，謚武襄。青事親孝，父喪，哀戚過人，養母尤篤。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戒內外不以治兵事聞，第云奉使江表而已。性愼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故所至輒有功。後神宗考次近世將帥，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深沉有智略，能畏愼保全始終，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遣使以中牢祠其家。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登進士乙科，擢崇陽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拔茶而植

粜民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粜皆已成爲絹歲可百萬匹民皆富足累遷樞密直學士兼掌三班院李順構亂攻陷成都詔王繼恩率兵討順詠知成都府繼恩破賊收成都而關中民負粮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塩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塩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十萬斛軍士皆喜慰時成都雖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宴爲事軍士往往剽奪民財詠悉擒至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皆股栗求活詠

曰汝師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能亟白乃師分其兵尚可免死衆曰唯公所命詠釋之繼恩即日分兵請食馬芻粟詠以錢給之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黨尚多民不敢出城芻粟何由得之繼恩乃出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奏罷關中運粮上喜曰向益州以粮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順之寇掠民多脅從者詠揭榜諭之自首者釋其罪使歸田里而首者相踵詠遣之曰李順脅民爲賊今日我化賊爲民不亦可乎繼恩在蜀日横而賊黨未平詠以狀聞

詔上官正討之正頓師久不進詠激其行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深入大致克捷西川都巡檢使韓景佑爲所部卒劉旰所逐掠懷安軍報至詠方會僚屬不問又掠邛蜀將趨益州報者愈急詠復不問夕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未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鋭不可擊氣驕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率兵至方井遇賊一戰斬旰首餘黨悉平正還有卒以賊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

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翦來知復是誰段倫曰學士真神明也當時随倫破賊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付營將理矣詠命悉畀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賞罰至當軍士相顧歡躍詠初至蜀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又嘗責決一吏吏枝辭不伏詠曰這的莫要劒喫吏云決不得喫劒則得詠率出斬之以徇軍吏愕眙相顧自是俱服詠之威信令出必行又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以白詠詠判

其諜曰。勘殺人賊。既而按問。果一民也。與僧行於道。殺僧取其戒牒。因自披剃。爲僧。詠屬問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民間忽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詠名縣令謂曰。汝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于市。即日帖然。詠以蜀地狹。游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爲定制。自是雖有災饉。民無飢餓者。詠治益恩威並用。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爲判語讀以

示之。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改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犯者數百人。詠悉遣之。寮屬不可。詠曰。錢唐十萬家。飢者八九。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爲盜。則爲患深矣。詠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詠。詠曰。冕非撫御才。踰年。王均亂。遂冕掾益州。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民聞之。鼓舞相慶。詠至蜀。郡復大治。初詠單騎赴蜀。官屬憚其嚴。莫敢娶妾者。詠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及詠還。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詠卒。年七十。贈左僕射。謚忠定。詠剛方有清鑒。善臧否人物。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又曰。事君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嘗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果決。三也。又曰。爲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詠之言行皆可爲師法。所至人人畏而愛之。蘇軾書公帖後云。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

見愛。皆聖賢之難事。所及者遠矣。張公治蜀。用法之嚴。似諸葛孔明。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

歷代臣鑒卷之十七

善可爲法

宋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監左藏庫。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琦奏置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涖。數日不至。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拜右司諫。論罷宰相王隨陳堯佐參政韓億石中立。又請停內降抑僥倖。凡事有不便者。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綱紀親正直遠邪佞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曰。今言者不激則畏。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益利歲飢。爲體量安撫使。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飢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卽命爲陝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爲所執。時宰收繫平子弟。琦辨直其冤。改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宣撫陝西。討平羣盜。汰禁卒羸老者。脩鄜延城障。歸陳

西北四策。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繕甲厲兵。脩營都城。密爲討伐之計。聞范仲淹富弼罷。琦爲辨析不報。乃請外。出知揚州。徙定州兼安撫使。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出怨言譟城下。琦誅其尤無良者。籍死事孫藝繼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又賑活飢民數百萬。鄰道視以爲法。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契丹冒占天池廟地。琦詰歸之。侵耕陽武砦地。琦鑿塹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東。患寇抄。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琦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九千六百頃。求知相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得疾不能御殿。臣下請立嗣。依違不行。琦取漢書孔光傳進曰。成帝無子。立弟之子。彼中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名。帝以宗實告。卽英宗也。乃定議。下詔立爲皇子。明年。英宗嗣位。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或有親客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琦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

此疾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毋可不容之乎太后意
稍和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
明王不為少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乎父母
慈愛而子孝此常事耳惟父母不慈而子孝乃為可
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
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太后還政拜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
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琦曰諒祚狂童
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
而諒祚上表謝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請建儲以安社

稷帝即召學士草制立潁王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
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乃堅辭位除鎮安武昭軍節
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琦辭兩鎮但領淮南會西
邊俶擾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河北地震河決徙判
大名府充安撫使與王安石爭青苗法請解四路安
撫止領一路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
琦琦奏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所以致
疑臣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疆
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舊好益養民
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

日充若果敗盟則一振威武恢復舊疆攄累朝宿憤
矣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
百里論者惜之卒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於治所
櫪馬皆驚帝哭之慟輟朝三日發兩河卒治冢篆其
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
宗廟庭琦早有盛名識度英偉喜慍不見于色論者
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
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
無所處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
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琦天

資忠樸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才
為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必收用之其所建請
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及出守相陛辭神宗曰卿去可
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
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荅其鎮大名也魏人為立
生祠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州人後徙為蘇州吳縣人舉
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
府服除薦為祕閣校理常推其學以食四方遊士諸

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
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
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
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
之不可為後世法且請太后還政不報出知陳州時
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條土木
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又言恩倖多以內降
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召
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宜掩其小
故以全后德詔中外毋得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

誥以楊太妃為皇太后仲淹曰今一太后崩又立一
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歲大蝗
旱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
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
之且上救敝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
之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
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召還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
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
圖曰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
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

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夷簡以為迂
闊之論仲淹又為四論譏切時政罷知饒州元昊反
召為天章閣待詔知永興軍徙知延州先是邊兵總
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則官
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
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各將三千人
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諸砦皆廢
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
又以民遠輸勞苦請河中同華中下戶稅就於鄜州
輸納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什之三明年正月詔諸

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待春
深入賊馬疲人飢易制第按兵不動許臣稍以恩信
招來之不然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田為持久
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帝皆用其議又
請脩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於是羌漢之民相踵
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與仲淹約和會任福
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
臣以為不當輒焚書請斬仲淹降知耀州遷環慶路
經略安撫仲淹至部犒賞諸羌為立條約皆受命為
漢用馬鋪砦在賊腹中仲淹城之即大順城也大順

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寇益少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仲淹率衆援之賊出塞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與韓琦龐籍分領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仲淹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改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不能守者皆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

桑七曰脩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帝悉采用之詔書畫一頒下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改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以疾請鄧州疾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内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與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邠慶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

富弼

富弼字彦國河南人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晏殊殊以女妻之舉茂才異等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不聽召爲開封府推官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燕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燕帝深悔之時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

内侍黄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按其獄德和坐腰斬夏守贇爲陝西都部署以入内都知王守忠爲鈐轄弼言守贇既爲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詔罷守忠弼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夷簡因是薦弼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若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遂密以其主所

欲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遂為使報聘。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何為。羣臣請舉兵。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無獲。若舉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契丹主曰。何謂也。弼曰。晉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克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能保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卒。羣臣當之歟。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契丹主曰。吾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來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不如歲幣有無窮之利。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其遂以誓書來。弼歸

復命。受口傳於政府以行。次樂壽。曰。脫國書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即馳還入見。易書以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且爭獻納二字。弼不可。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契丹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遷樞密副使。元昊遣使來稱男不稱臣。弼請却其使。卒臣之。出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公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天下傳以為式。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弗豫。弼與彥博入問疾。每事皆關白乃行。以母憂去位。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為樞密使。以足疾辭。出判揚州。封鄭國公。神宗立

詔入覲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實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臣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本不可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捨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憸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必多今中外之事漸有更張大抵小人生事願深燭之是時久旱以同天節當上壽弼乞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王安石用事弼度不能爭稱疾求退神宗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出判河南以不行青苗法奪使相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能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卒贈太尉謚曰文忠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嘗云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累遷殿中侍御史黃德和誣劉平降虜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己說平家二百口皆械繫彥博鞫治得實德和并奴皆就誅至和中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忽得暴疾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起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耶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彥博察其誣誅卒以靖衆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

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彥博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當言。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彥博曰。自今無得復然。既而議遣司天官定渠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至。恐治前罪。更言渠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丁母憂。乞終喪。許之。服闋。以故官判河南。入為樞密使。詔彥博宗臣。令宰相陳升之位彥博下。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上。臣不敢效其所為以紊朝著。乃止。

彥博在樞府九年。為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卒年九十二。謚忠烈。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十三人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慕之。

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由鄉貢試吏部廷對皆第一。累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脩撰。時瑞應沓至。帝語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孚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改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皆坐徒二年。曾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後罷出知應天府。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入為太子賓客。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中外以為憂。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謂惟演曰。太子幼。非宮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

演以為然。因以白后。真宗崩。曾奉命入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幼沖。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以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丁謂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獲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兩宮奏事如曾議。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曰。比

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
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出判河南府。及再入相。進
封沂國公。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曰。明
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執政
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後以左僕射判
鄆州。寶元元年。大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
月當知之。如期而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仁宗
篆其碑曰旌賢之碑。改其鄉曰旌賢鄉

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擢進士甲科。累官知乾州

改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遮留境上。曰何奪我
賢太守也。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刑獄。徙京西路。又
知揚州。有司奏衍辯獄法當賞。遷刑部。歷河東陝西
轉運使。仁宗召為御史中丞。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
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
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不出。冀其翔湧以圖厚利。請
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
宜。以平穀價。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
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輙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入對。帝
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干。朕每以衍不
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契丹與元昊戰于黃
河外。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不
可。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
不以為恨。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
以詰契丹陰事。衍曰。中國主忠信。若納叛亡。則不直
在我。且三嘏為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
尚足與謀國乎。不如還之。乃還三嘏。後以尚書左丞
出知兗州。年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以太子少師致仕。
封祁國公。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
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

皂絛袍革帶。或勸衍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
竊高士名耶。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

歷代臣鑒卷之十八

歷代臣鑒卷之十九

善可為法

宋

歐陽脩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舉進士試南宮第一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獨司諫高若訥以為當黜脩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乃為朋黨論以進其大意謂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小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者何處得來遷知制誥奉使河東言麟州天險不可廢忻代岢嵐多廢田願令民耕之歲得粟數萬斛保州兵亂富弼為宣撫使脅從二千人恐其生變將同日誅之弼與

脩遇於內黃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弼悟而止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上疏曰自古小人讒害忠賢不過指為朋黨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顓權蓋善人少過難為求瑕唯指以為黨則可一時盡逐大臣既被主知難以他事動搖唯有顓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今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一旦罷之邪臣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為朝廷惜之出知滁州召拜翰林學士在職八年知無不言拜叅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幾成嫌隙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出守青州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求罷政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謚文忠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之不顧放逐流離志氣自若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牘觀之見其枉屈乖錯仰天歎曰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寬簡而不擾所至民便之脩幼失

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脩聞而服之終身爲文趍然獨騖天下翕然師尊之

趙抃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由進士爲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吏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讞而生之翰林學士曾公亮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名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分別君子小人小人雖小

過當力遏而絶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請知睦州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召爲右司諫罷知虔州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爲歸抃造舟百艘給其道里費歸者相繼召爲天章閣待制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神宗立召知諫院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擢叅知政事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論青苗法不便語甚詳切懇乞去位出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戍卒爲憂命復知成都既至蜀治益尚寛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部晏然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飢疫死者過半抃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脩城使得食其力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長厚清脩人不見其喜慍平生不治貲產不畜聲妓嫁兄弟之女十數它孤女二十餘人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政善因俗設施寛猛不同在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

包拯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舉進士調知天長縣有盜

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拜監察御史多所論建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降曲恩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材不主先入之說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出知江寧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

節不到有閤羅包老累拜樞密副使卒贈禮部尚書
謚孝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
嘗不推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悅人平居無
私書故人親黨皆絶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
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
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生七歲羣兒戲於庭一
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
迸兒得活年甫冠中進士甲科性不喜華靡聞喜宴

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累遷
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
纓以朝孔子猶不可況給一品鹵簿乎改直秘閣判
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
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爲陰邪所蔽天下皆
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益甚不肯賀從之同知諫
院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光累上章未果行復上䟽
曰此必有小人言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
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
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遂立英宗爲皇子英宗立遇

疾慈聖光獻皇后同聽政光上䟽曰昔章獻明肅有
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内今攝
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
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
如羅崇勳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
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
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
此萬世法也曹佾無功除使相光言陛下欲以慰母
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内侍小臣必有覬望已
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責守忠蘄州安置

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上䟽論脩心之
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
必罰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
得盡在是矣光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撰通
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續其書書成神宗名之曰資治
通鑑詔錄潁邸直省官四人爲閤門祗候光言國初
草創天步艱難故御極之初必以舊人爲腹心謂之
隨龍非平日法也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詔集議光
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以爲所以不足者
以未得善理財之人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

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有甚於加賦。此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後累與王安石呂惠卿等論青苗法不合。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改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絶口不論事。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赴闕。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改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

哲宗立。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保馬市易諸法。皆復其舊。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存。西戎之議未決。光復得疾。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托。今以屬公。公乃論免役軍政。常平和戎等事。及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詔令子康扶入對。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之功。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勑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食少事繁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巷哭。如哭私親。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禮。動作有法。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

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者。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

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父夷簡器之。曰。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累遷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營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典豊昵之義。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呂誨坐論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屢絀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公

著封還其命。詔以直付閤門。公著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請鮮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人君遇災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下以至誠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又言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則世無不治也。遷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其失人心。安石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召還。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學士。以疾丐去。出爲定州安撫使。從知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曰。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即位。以侍讀還朝。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乃陳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置諫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干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各行之。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民咸以爲便。光薨。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右司諫

賈易以言事訐詆大臣。將峻責之。公著以爲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衆加歎服。公著集所講書切於治道者百篇進之。以爲聖學之助。三年。以老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御書其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蓋天禀然。其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其取人材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初與安石善。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己。既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其不私於所交如此。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爲煩。其爲名流所敬又如此。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之子。中進士第。調知武進縣。易長葛。皆不赴。仲淹問故。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

去父母耶。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襄邑皆有善政。召
遷侍御史。時宰相韓琦等議尊崇濮王典禮。純仁與
御史呂誨等論奏不聽。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
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
柰何使命出房闈。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崇。起純
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京西陝西轉
運副使。召還。拜兵部員外郎。兼知諫院。奏王安石變
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
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
納之。命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作尚書解以進。曰。其
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
究而力行之。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當自
任天下之重。而恤己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願示
臣言。使之自省。又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
心。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異己者為不
肖。合意者為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趨附
何所不至。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不聽。遂求罷諫職。
出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尋遷知慶州。秦中方
飢。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待報。純仁曰。報至無及

矣。請獨任其責。會秋大稔無所負。哲宗立。召為天章
閣待制。時司馬光為政。雖素與光同志。往往臨事規
正。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相位。務以博
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宣仁后嘉納之。及王覿言事
忤旨。純仁慮朋黨禍將萌。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
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
先臣與韓琦富弼各舉所知。當時指為朋黨。相繼補
外。造謗者相慶曰。一網打盡矣。願陛下戒之。吳處厚
傳致蔡確車蓋亭詩以為謗宣仁后。議貶嶺嶠。純仁
言聖朝宜務寬大。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誅竄大臣。
重刑除惡如毒藥治病。不能無損。言者劾純仁黨確。
出知潁昌府。召還。復拜右僕射。宣仁后寢疾。召純仁
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前勸盡母道。明
肅上賓。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
忠。哲宗親政。純仁曰。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
於此。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
所出。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
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
章惇入相。純仁堅請去。出知潁昌府。因辯呂大防等
永廢勿徙。忤章惇意。落職永州安置。時疾喪明。聞命

怡然就道或謂之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既至永居三年徽宗即位名還乞歸養疾許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畢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又曰六經聖人之事知一事則行一事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豈不在人耶

唐介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賻介尚幼謝不取介擢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爲之飾介言不宜過制詔亟毁之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綺錦行賂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帝怒貶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相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義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及名爲殿中侍御史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理願時延群下發德音可否萬機又論宮禁干丐恩澤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絶賜予嬪御之費多先朝十數倍宜有所朘損帝悉開納之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英宗名爲御史中丞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神宗立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閣所進文書於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不與知上或有所

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帝欲用王安石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安石既執政介數與之爭論不屈卒年六十八帝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謚曰質肅

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殿試中乙科除大理評事鳳翔府判官入判登聞鼓院英宗欲驟用之宰相韓

琦請召試入三等得直史館軾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熙寧初王安石執政欲變科舉興學校軾上議曰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隷未嘗無人况學校科舉乎雖今之法臣以爲有餘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科舉乎雖復古制臣以爲不足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議上神宗即日召見命指陳過失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

所隱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决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浙燈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不過以奉二宫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安石欲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其言結人心者欲朝廷止青苗均輸之法復常平商税之舊也其言厚風俗者欲朝廷任忠厚老成之士黜儉巧輕進之人也其言立紀綱者欲朝廷委任臺諫不畏執政大臣也安石滋不悅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徐州河決城將敗軾詣武衛營呼卒長率其徒持畚鍤出築長堤屬于城雨日夜不止軾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哲宗召爲禮部郎中尋除翰林院學士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未嘗不反復開導覬有所啓悟哲宗輒首肯之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忌出知杭州至杭大旱飢疫軾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浚茅山河專受江潮鹽橋河專受湖水以通漕運復造堰鍤以爲湖水蓄洩之限復完六井取葑田積湖中爲長堤以通行者入爲翰林承旨請外出知潁

州徙揚州言舊發運司聽操舟者私載物貨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近歲不許舟弊人困公私皆病請復舊從之入爲翰林侍讀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軾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謀讜論挺挺大節卒追贈太師謚文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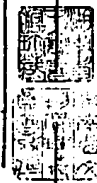
歷代臣鑒卷之十九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

善可為法

宋

鮮于侁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為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詔求言侁推灾變所由興及條當世之失其語剴切唐介稱其名於上官交章論薦調黔令攝治婺源姦民汪氏富而狠橫里中因事抵法羣吏羅拜曰汪氏敗前令不少今不舍恐詒患侁怒立杖之惡類屏迹神宗詔求直言侁為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神宗愛其文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安石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惡之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神宗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兼提舉常平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强之哉後為轉運使時王安石呂惠卿當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

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凡所薦如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尋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弊已久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召為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配享有欲用安石吴充者侁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拜左諫議大夫侁見哲宗幼沖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請復制舉以搜羅俊賢廓通言路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卒年六十九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起居郎尋為太常卿金人渝盟綱上禦戎五策欽宗即位金將斡离不渡河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固執不可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親征行營使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乃退金人議和綱謂所需金帛千萬竭天下且不足太

原中山河南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與宰執議不合綱求去上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矣時已議和然勤王兵並集姚平仲率萬人夜劫虜寨中使傳旨諭綱令速援之綱率諸將與金人戰射却之平仲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恚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命綱復為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及金人退師

綱請迎太上皇還京時徽宗南幸政事頗有更革遂致疑沮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徽宗感悟賜以玉帶金魚象簡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師道又以老病告歸耿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為河北宣撫使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綱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謫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金兵再至

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至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高宗為康王開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見帝力辭高宗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上十議皆施行焉請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為國之屏蔽上善其言問誰可使者綱薦張所傅亮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又立法申明軍政制

造戰車是時四方潰兵為盜者十餘萬人攻劫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上乃許幸南陽而黄潜善汪伯彥實陰主巡幸東南之議初綱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黄潜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北京留守張益謙潜善黨也奏自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益盛以沮張所傅亮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乃再疏求去尋有詔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

以毋病辭帰。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毁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荆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賊不可勝計。綱悉蕩平之。未幾諫官徐俯劉斐劾綱。罷為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金人及偽齊来攻。綱上防禦三策。詔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强敵猶得以潜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復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才。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疏奏。上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綱上疏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上嘉歎久之。時宋師與金人偽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軍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為掎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上車駕進發幸建康。

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且修築沿淮城壘。淮西酈瓊以全軍叛帰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来者凡十五事奏之。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上疏諫之。既又具防冬畫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臺諫交章論之。命奉祠。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奉迎梓宮。今倫之帰。與金使偕来。乃以招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招諭。此何禮也。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為忤。曰大臣當如此矣。十年薨。年五十八。訃聞。上為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迩。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畏服如此

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

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寘末甲。除大名館陶
尉。調衢州龍遊令。建庠序。設師儒。經術風俗一變。擢
科者相繼。通判登州。境內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
歲輸萬餘緡。率橫取於民。澤奏免之。靖康元年。命知
磁州。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避徙。帑廩枵然。澤至
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
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
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
北義兵都總管。金兵數千騎直扣磁州。澤擐甲登城。
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

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
謂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
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
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趍
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
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
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
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
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
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

北道總管趙野等合兵入援。皆以澤為狂。不荅。澤以
孤軍進。屢敗金人。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
入不能成功。遂轉戰而東。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
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
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
敵必復來。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
憚澤不敢復出兵。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欲據其歸
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
位。欲先行誅討。遂勸王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因累表
勸進。王即帝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

計。上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
府。時潛善等復倡和議。澤上疏極諫。上覽其言壯之。
改知青州。開封尹闕。李綱薦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
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師樓櫓盡廢。兵
民雜居。盜賊縱橫。澤首捕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
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河
東巨寇王善擁衆七十萬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
營諭以逆順。遂解甲降。楊進擁兵三十萬。王再興等
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
人諭降之。上疏請上還京師以慰人心。除延康殿學

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府尹。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而將相恬不為慮。澤以為憂。乃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為戰車千餘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大河鱗次為連珠砦。結連兩河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為統制。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澤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

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近。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敗之。金將王策本遼酋為金領兵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汝國。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得敵虛實之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勉以忠義。期還二聖以立大功。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

曰宗爺爺。時契丹九州人及燕趙豪傑來歸中國者甚衆。澤謂人曰。軍可舉矣。故請車駕還京尤力。前後疏凡二十餘上。然每為潛善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吾死何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遂薨。遺表猶贊上還京。都人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澤以為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

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集羣盜聚兵儲粮。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剋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其為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脩官。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遷侍御史。擢禮部侍郎。高宗

諭曰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正如欲一飛沖天而無羽翼御勉留輔朕除御營使司叅贊公事浚度金人必來力請為備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唐留浚守平江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作亂赦書至平江浚祕不宣約張俊呂頤浩劉光世合謀起兵討賊上疏請復辟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浚以書招之世忠至與張俊請以身任之浚大犒其將士諭以逆順衆咸感憤浚乃聲傅正彥罪移檄中外率諸道兵繼進浚遣客馮轓以大義白宰相朱

勝非使率百官請復明辟衆情大悅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身遁浚與頤浩等引勤王兵入都城都人聳觀以手加額浚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勞問再三解所服玉帶以賜之高宗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時浚年二十三傅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黨皆伏誅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請身任陝蜀之事上許之乃以浚為川陝等路安撫處制使得便宜黜陟浚在關陝三年訓新

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任劉子羽趙開吳玠而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全蜀按堵江淮亦賴以安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并力窺東南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召浚入見除知樞密院事浚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于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將士見浚勇氣十倍世忠遣麾下將王愈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在此愈出

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右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諜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高宗遣使賜詰趣歸勞問之名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歎置之坐隅問安使何蘚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崩殂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奏天子孝不與庶人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斂髮

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上乃命浚草詔書告諭中外辟甚哀切浚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機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讐恥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會副統制酈瓊執尚書呂祉帰劉豫浚引咎求去高宗問可代者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遂落職居永州尋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浚念檜欺君誤國彗星出西方浚極論時事檜大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徙永州

浚去國幾二十載退然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以至武夫健將兒童婦女亦知傾慕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而檜怙寵固位懼浚害己令臺臣每彈劾語必及浚反謂之為國賊必欲殺之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以母喪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念天下事為檜所壞邊備蕩弛會金亮篡立必將入寇上疏極言時事大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見之謂敵初無釁笑以為狂臺諫交章論浚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後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觀文殿學士判潭州時金騎

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釆石烟燄漲天慎無輕進浚不聽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即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亟臨幸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謁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車駕將還臨安高宗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孝宗即位召浚入見改容獎諭賜坐降問浚從容

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誼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孝宗名浚時浚遣子栻奏事乞骸骨孝宗謂栻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為浮議所惑帝稱浚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詔浚行視江淮浚招徠山東淮北忠義及淮南壯士江西羣盜命將統之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置戰艦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於河南聲言刻日決戰及聞浚來亟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

日不絶。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且約契丹為應援。金人益懼。而湯思退令王之望尹穡等論浚費國不貲。浚亦請辭督府。詔從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醴泉觀使。朝廷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極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謂浚勿復言時事。浚曰。吾荷兩朝厚恩。今雖去國。安忍弗言。上如復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聞者聳然。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朝。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事毋以孝稱。及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山川形勝。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悉能通知邊事本末。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為莫如建康。至於錢唐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等。皆為名臣。拔吳玠於行間。謂韓世忠可論大事。一見劉錡。付以事任。皆為名將。時稱浚為知人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一

善可為法

宋

趙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毋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為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言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㬋議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司勳郎官。久雨詔求闕政。鼎言今日之患始於王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上為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遷殿中侍御史。或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遂遷侍御史。拜御史中丞。韓世忠敗金人於黃天蕩。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改鼎翰林學士。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諫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鼎復為中丞。除僉書

樞密院事。金人兵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
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爲
陛下援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爲陛下申軍律
治甲兵。即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尋都督
川陜諸軍事。時人士皆惜其去。會邊報沓至。及朝辭。
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
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諸將各異議。鼎勸上命張浚
韓世忠進兵討之。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
鼎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

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
及捷音日至。上欲自將渡江決戰。鼎諫止之。張浚久
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
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命諸
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嘗謂張浚曰。趙鼎真
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幸也。鼎奏金人遁
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等議
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
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
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置座右。次第

奏行之。帝無子。以貴州防禦使瑗爲保慶軍節度使
封建國公。於行宮門外建資善堂。鼎薦范冲爲翊善
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建炎初。上以
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命冲刊定。鼎以宰相監
脩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
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
之。後浚論事與鼎多不合。浚滋不悅。鼎力求去位。以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浚尋去位。復召鼎入對。拜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鼎嘗乞
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

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極力營救之。上
意乃解。遂以浚散官分司居永州。鼎再相。或議其無
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
若復加攻砭。則傷元氣矣。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
度使封吳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
有子。今日禮數不得不異。上曰姑待之。鼎嘗闢和議
與秦檜意不合。及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
鼎引疾求免。乃以忠武軍節度使出知紹興府。檜率
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既
去。上每追念其功。鼎至越丐祠。檜恐其逼己。從知泉

州。又諷臺諫論鼎。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復諷王次翁等論之。累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尋徙吉陽。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鼎知檜必欲殺己。先得疾。自書墓中銘記鄉里及除拜歲月。復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配享高宗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定論中興賢相以鼎爲首稱云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早年鷙勇絕人。年十八。應募鄉州隸赤籍。崇寧四年。從征西夏。斬關殺敵。屢立戰功。進勇副尉。宣和二年。禽方臘。轉承節郎。時山東河北盜賊蠭起。世忠討捕。禽戮殆盡。轉武節郎。欽宗即位。從梁方平屯濬州。金人壓境。方平備不嚴。世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而出。欽宗召對便殿。詢方平失律狀。調奏甚悉。轉武節大夫。勝捷軍大校李復叛。擊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以功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詔入朝。授正任單州團練使。屯滹沱河。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酋帥率衆數萬逼城。時世忠麾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康王即皇帝位。命將分討羣盜。世忠已破魚臺。又擊黎驛叛兵敗之。皆斬以獻。於是羣盜悉平。入備宿衛。金人再攻河南。世忠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淮陽。帝在錢塘。苗傅劉正彥反。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度使。皆不受。進兵討之。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拒之。世忠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遂敗。傅正彥遁走。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

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脩以屬吏。因請擊賊以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禽正彥及傅送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駐軍俟敵歸路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兀朮軍不得渡。撻辣在濰州。遣太一孛堇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軍江

壯。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以鐵綆貫大鉤。曳沉敵舟。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募人獻破海舟策。得絕江遁去。世忠收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凡六賜札

褒獎甚寵。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建安范汝為反。世忠攻破其城。汝為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禽其謀主謝嚮等五百餘人。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廣西賊曹成擁衆在郴邵。世忠招之。成率衆八萬人降。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擊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仍敕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師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鷙絕倫。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

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與賊戰大敗之。遂禽撻孛也等二百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合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之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厥功不細。帝曰第優賞之。於是部將解元等皆峻擢有差。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親

織薄為屋。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為世忠所敗。劉豫聚兵淮陽。世忠即引軍渡淮圍淮陽。賊堅守不下。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十月。邊報急。世忠引兵渡淮。與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猊將寇淮東。為世忠兵扼不得進。既而秦檜主和議。世忠力陳其非。不聽。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來以詔諭為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

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不聽。十年。金兀朮率撒離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泇口鎮。敗之。又遣將分擊皆捷。十一年。兀朮圍濠州。世忠受詔救之。擊金人於聞賢驛。敗之。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米及酒庫歸於國。世忠旣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遂抗疏言檜誤國。連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骨。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

自此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事。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自號淸涼居士。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二十一年八月。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追封蘄王。謚忠武。配享高宗廟庭。世忠初得疾。勅尚醫視療。將吏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耶。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擧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攖檜怒辯之。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

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世忠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賜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絶過人。嘗中毒矢入骨。以强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𤫊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

岳飛

岳飛字鵬擧。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沉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宣和四年。眞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

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與戰。伏兵起。先所遣卒禽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從戰立功。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康王卽位。上書請復中原。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因陳方略。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禽金將拓拔耶烏。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屢戰皆捷。授英州刺史。與杜

充俱還建康。金人寇烏江。飛迎戰甚力。兀朮趨杭州。飛邀擊。六戰皆捷。金所籍兵相會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飛拒之。屢戰皆捷。兀朮趨建康。飛令黑衣人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潰。兀朮次龍灣。飛復以兵破之。遂復建康。尋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請自爲先鋒。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薄之。伏發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奔成。成自引兵十餘萬來。飛復大破之。追斬

進。成走蘄州。降偽齊。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都統。留洪州。彈壓盜賊。時賊寇范汝爲。姚達曹成等據道賀等州。飛皆討平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州。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遂授黃復等州制置使。飛渡中流。顧幕屬曰。飛不禽賊。不涉此江。遂復郢州。趣襄陽。李成夜遁。復襄陽鄧州唐州信陽軍。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飛解平之。入覲。封母國夫人。飛進封武昌郡開國侯。捕賊楊幺等降之。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

至是人以其言爲讖。張浚至江上。會諸將。稱飛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每戰皆捷。中原響應。從幸建康。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帝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又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沮之。上章乞解兵柄。終母喪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墓側。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不許。乃趨朝待罪。帝慰遣之。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

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分遣諸將赴之。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未幾。所遣部將相繼奏捷。兵勢甚銳。兀朮大懼。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之。飛遣子雲敗之。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遂大敗之。兀朮益兵來。又奮擊敗之。飛度賊必攻潁昌。又命雲速援王貴。兀朮果至。夾擊殺兀朮婿夏金吾等。兀朮遁去。兩河豪傑舉來歸。山西諸郡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所

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挽車牽牛頂盆焚香迎候
者充滿道路。兀朮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
日之衂。金將率所部降者日衆。方指日渡河。而檜欲
盡淮以北棄之。諷臺臣請班師。飛執奏不聽。憤惋泣
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
慟哭請留。飛亦悲泣。取詔視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
震野。從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
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
淮。兀朮等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時飛方苦寒嗽。力
疾而行。帝大喜。師至廬州。金人望風而遁。飛還兵于

舒以俟命。兀朮破濠州。揚沂中敗。帝命飛救之。金人
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
功行賞。飛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兀朮遺檜
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
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力謀殺之。
諷臺諫交章彈論。遣使捕飛。飛哭曰。皇天后土可表
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
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
命万俟卨。卨誣致其詞。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歲暮
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子

雲棄市。飛性至孝。母有痼疾。藥餌必親嘗。母卒。水漿
不入口者三日。家無侍姬。吳玠飾名姬遺之。飛曰。主
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
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絶不飲。帝爲飛營第。飛辭曰。
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
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行軍有法。卒有取民
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
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
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
孤。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欲有所舉。召諸統

制與謀。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敵爲之語曰。撼山
易。撼岳家軍難。調軍食必蹙頞曰。東南民力耗敝極
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
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
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
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
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一

善可爲法

宋

劉錡

劉錡字信叔徳順軍人瀘川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鍾宣和間授閤門祗候高宗即位録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閤門宣賛舍人差知岷州與夏人戰屢勝累以功加官至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紹興十年金人歸三京充東都副留守所部八字軍四萬人皆

携其孥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泝江絶淮兼程而進抵順昌三百里金人敗盟来侵錡與將佐捨舟登陸先趍城中而金人已入東京遂與知府事陳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分命諸將守諸門於是軍士皆奮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禽千戸阿黒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獲頗衆金將王褎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歩兵邀撃溺河死者不可勝計金兵来者益盛移砦

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夜斫其營復大破之兀术親領兵至或謂乘屢捷之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威稍振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矣衆皆感動思奮錡復設計敗之兀术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术平日恃拐子馬以爲强至是十損七八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錡兵不盈二萬出戰者僅五千人惟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未幾

秦檜請令錡還太平州諸將皆召還出師之謀寢矣十一年兀术兵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引兵出清溪遇敵兩戰皆勝敵敗走錡與王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錡駐和州得旨歸太平州尋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来弥望數十里不絶中外大震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金人以氊裹船載粮而来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攻眞州錡引兵還揚

州金將高景山來攻錡遣員琦拒之伏發大敗之斬景山錡病求解兵柄召詣闕下提舉萬壽觀三十二年閏二月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銀三百兩帛三百匹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應荅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時皆惜之

吳玠

吳玠字晉卿順德軍隴干人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以良家子隸涇原軍累功擢涇原第十將靖康

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將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略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為前鋒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宣撫處置使張浚巡關陝授玠統制弟璘掌帳前親兵四年春陞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帥婁宿與撒离喝長驅入關玠擊敗之撒离喝懼而泣金軍中目為啼哭郎君尋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徠安集民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次富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

玠以為未可不聽已而敵驟至進薄玠營軍遂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鳳翔民感其遺惠夜輸芻粟助之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為用遣將擊之大敗遁去金人自起海角狃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婁宿死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

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復以撒離喝為陝西經略使屯鳳翔與玠相持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玠在河池金人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墜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先是璘在和尚原

餉饋不繼。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築壘移兵守之。四年二月。兀朮撒離喝劉夔復大入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以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則斬。金分軍爲二。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急而後戰。金生兵踵至。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

山。震鼓動地。明日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金師中左目。金人宵遁。玠遣將扼其歸路。又敗之。捷聞。授玠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秦隴鳳三州。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帝授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遣內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玠卒于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賜錢三十萬。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寘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身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西人思之。作廟於仙人關。號思烈。淳熙中。追封爲涪王

張俊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縣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盜。年十六爲三陽弓箭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轉

都指揮使。積功轉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制置使种師中往援。屯榆次。俊爲隊將。進擊。殺傷甚衆。獲馬千匹。俊請乘勝進戰。師中以日不利。急令退保。金人悉兵合攻。榆次破。師中死之。俊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川。再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圍汴京。俊勒兵勤王。高宗見俊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累功轉滎州刺史。建炎元年。從高宗至東平府。討殲兗州剩賊李昱。進桂州防禦使。從高宗如濟州。以俊忠勞日積。遷拱衛大夫。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人心皇皇。俊懇辭勸進。高宗發濟州。俊便道扈行至應

天府高宗即位初置御營司以俊爲御營前軍統制遣還京迎隆祐太后尋奉太后及六宮以歸除帶御器械時江淮群盜蜂起俊皆討平之又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從帝如臨安苗傅劉正彦反俊時屯兵吴江縣傳等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三百人赴秦鳳命他將領餘兵俊知其僞拒不受至平江張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與劉光世韓世忠合兵以進戰于臨平傅等兵敗開城以出俊等入見於内殿帝嘉勞久之尋爲浙東制置使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帝如明州俊自越

州引兵至兀术攻臨安帝御樓船如温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癸卯除夕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等與之力戰大破之殺數千人俊戒將士毋驕墮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正旦忽西風起金人乘之果復攻明州俊與劉洪道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于江者無數夜拔寨去未幾江浙群盜蠭起授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以所部招收群盜十月浙西群盜悉平改江南招討使紹興元年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彦舟張用李成僭擾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攻

圍江州久未解改俊江淮路招討使討之李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矣乃命岳飛楊沂中等設計攻擊遂復筠州臨江軍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群盜聞俊兵至皆遁去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十月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以俊爲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屯建康既而改淮西宣撫使瀕江相距逾月敵不得入俊遣張宗顔王進潛渡六合出其背敵北渡遂薄諸淮大敗之獲其酋帥程師回張建壽以獻六年敗劉猊軍於李家灣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猊僅以

身免拜少保帝曰卿議論持重深達敵情兼閫撓强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八年金人請寢兵賜俊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九年金人渝盟再破河南圍順昌府命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引退繼而金三路都統自東西兩京分道來侵俊收亳宿諸軍擊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又復亳州引軍還壽春十一年二月兀术入合肥漸攻歷陽俊遣兵渡江累戰敗金人于拓皋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尋進清河郡王奉朝請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爲名將世稱張

韓劉岳。高宗於諸將中眷倚特厚。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輟視朝三日。歛以一品服。帝臨奠哭之慟。追封循王

劉光世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初以蔭補三班奉職。累升蘄州防禦使。方臘反。延慶爲宣撫司都統。遣光世自將一軍趨衢婺。出其不意破之。賊平。授耀州觀察使。升鄜延路兵馬鈐轄。河北賊張迪掠濬州境。詔光世討之。賊大潰。充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兵攻汴。光世入援。會有詔止勤王兵。光世以爲宜速

進。不可以詔示衆。進屯陜府。遂至濟州謁康王。命爲五軍都提舉。王即皇帝位。爲行在都廵檢使。斬山東賊李昱。還奉國軍節度使。平鎮江叛兵。改滁濠太平州無爲軍江寧府制置使。討張遇於池州。破之。二年。以功加檢校少保。命討李成。敗之於上蔡驛口橋。成收散卒再戰。又敗之。成遁。帝在揚州。金騎掩至天長。帝倉卒渡江。命光世爲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府控扼江口。苗劉爲亂。素憚光世。遷光世爲太尉淮南制置使。時張浚在平江。馳書諭以勤王。乃引兵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命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移屯江州。酈瓊圍固始縣。光世遣人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賊王念經于信州。金人破楚州。命光世節制諸鎮。力守通泰。完顔昌屯承楚。光世知其衆思歸。欲携貳之。乃鑄金銀銅錢。文曰招納信寶。獲敵不殺。令持錢文示其徒。有欲歸者扣江執錢爲信。歸者不絶。因刱奇兵赤心兩軍。昌遂拔寨去。紹興元年。命兼淮南宣撫使。郭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遣王德擒之。并其衆。淮北人多歸附者。命光世兼海泗宣撫使以安輯之。五湖捕魚人夏寧聚衆千餘掠人爲食。郭仲威餘黨出沒淮南。邵青據通州。光世皆

招降之。三年。命爲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劉豫將王彥先揚兵淮上。有渡江意。光世扼馬家渡。遣酈瓊屯無爲軍爲濠廬援。賊乃退。劉豫築龍城以窺淮西。光世遣王師晟破之。尋以廬州失守。光世引疾請罷軍政。又獻所餘金穀于朝。拜少師。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賜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府。十年卒。年五十四。贈太師。官其子孫甥姪十有四人。謚武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追封鄜王

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策

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以募鄉丁捍禦第賞轉承直郎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脩官紹興八年王倫自金還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疏極詆之乞斬王倫孫近秦檜檜怒之藁銜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除名編管昭州臺諫救之乃監廣州塩倉檜死銓量移衡州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脩德結民練兵觀釁隆興元年擢起居郎尋兼侍講國史院編脩官因進講言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

進言乞都建康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擂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若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

絕口勿言和字上以邊事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議排浚銓廷奏之張浚之子栻賜金紫銓繳奏之謂不當如此待勳臣子詔以和戎大詢于庭預議者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二年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言極剴切乾道初以集英殿脩撰知漳州改泉州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爲先備乞致仕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曰朕志也尋復元官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薨諡忠簡

楊存中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今名代州崞縣人祖宗閔永興軍路總管金人陷城迎戰死之父震知麟州建寧寨金人來攻亦死於難存中魁梧沉鷙少警敏誦書數百言乃能絕人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奮於是學孫吳法善騎射宣和末山東河北群盜四起存中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金人圍汴京存中與張俊以兵入援後隸張俊部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時元帥府草創存中晝

夜扈衛寢幄不少去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劇賊李
昱擾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
高望見介冑盡赤皆汙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
漢遷閤門祗候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主將欲屠城
存中力諫止羣渠魁從韓世忠與劉猊戰于藕塘存
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
自以鐵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猊以
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
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
之皆怖而降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御輦始

知朕得人也兀朮復來侵以拐子馬翼進存中使萬
人操長斧如牆而進諸軍鼓譟奮擊金人大敗退屯
紫金山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録殿前都指
揮使十四年存中請詣太學謁先聖帝曰學校既興武
人亦知崇尚如漢羽林士皆通孝經況其他乎封恭
國公拜少師尋進封同安郡王遣辭日急命存中爲
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會存中與之協力拒敵金
主亮死與允文輕舟渡江以俟敵及金人請和存中
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遽許之帝如建康詔存中扈
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
子儀也隆興二年金人再入關朝議割蜀之和尚原
以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願毋棄
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都督江淮事時諸軍各守分
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更相爲援帝
親札褒獎之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
持不可乃已乾道二年卒年六十五追封和王謚武
恭存中天資忠孝勇敢大小二百戰身被五十餘創
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孝宗以爲舊臣尤禮異之
呼郡王而不名父祖及母皆死難存中請于朝祖宗
閔謚忠介父震謚忠毅賜廟曰顯忠報忠許祭五世

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間
關數千里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紀律所用將士專
以才勇選不私部曲之舊李顯忠以罪斥存中保任
之卒爲名將嘗以尅敵弓雖勁而蹶張難遂以意創
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所居建閣以
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二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三

善可爲法

宋

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母喪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念父之鰥且疾跬步不忍離左右父死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中書舍人趙逵首薦允文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偽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上嘉納之除秘書丞累遷禮部郎官三十年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見金人運粮造舟者及亮悖慢語請豫思備禦既而金兵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時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叅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兩淮盡失金主亮大舉兵臨采石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

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分布諸將以待部分甫畢敵已大呼數百艘絶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薄宋軍允文督部將時俊率士卒殊死戰又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允文令山後出疑兵敵始遁又命勁弓尾擊大敗之僵尸四千餘獲其將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明日敵復至復出擊大敗之敵始遁去以捷聞亮尋爲其下所殺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除川陜宣諭使孝宗受禪朝議欲盡棄陜西允文爭之前後十五疏不能回上將召允文問陜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時金人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上疏力爭不得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進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爲三等

及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收用。檢鼓院以六條抑上書人。允文力言不可。從之。御史蕭之敏嘗因事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之黜之敏。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淳熙元年薨。詔贈太傅。謚忠肅。允文天姿雄偉。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其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貳焉

王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置上列。十朋以權爲對。末云願陛下正身爲本。任賢以爲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幾萬餘言。上嘉之。擢爲第一。采用其言。擢授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行。時以四科薦召爲校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金將渝盟。十朋論對言甚剴切。上嘉納。大略施行之。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述其事。遷大理丞。請祠歸。孝

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言人主有大職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上嘉之。除起居舍人。升侍講。十朋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姦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上爲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論之。遂改與祠。張浚出師復靈壁虹縣。歸附者萬計。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爲主。先之以招。不獲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指戒浚。尋浚將李顯忠等失律。浚上表自劾。主和議者乘而攻之。十朋言先因金人敗盟。臣乞用浚。今浚既待罪。臣乞竄殛。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移知夔州。饒民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復知泉州。凡歷四郡。布上恩。卹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覆告戒。俾之自新。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饒久旱。入境雨。湖州苦霖雨。十朋入境即霽。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疾革。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謚曰文忠。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沒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

周必大

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登紹興二十年進士第累官至監察御史孝宗踐祚除起居郎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爲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權給事中繳駁不辟權幸改提點福建刑獄入對願詔中外舉文武之材區別所長爲一籍藏禁中備緩急之用兼權兵部侍郎奏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擇監司郡守以補郎官又言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忽去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爲革二弊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遷權兵部侍郎兼學士院上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奏言太宗儲才爲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儲才爲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士風卒致裔夷之禍秦檜忌刻逐人材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閑暇之日上御毬場必大諫上改容謝之必大在翰苑制命温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除參知政事久旱手詔求言宰相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賑濟何以應之約必大同奏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何以塞公論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三省本未可輟卿也拜樞密使上曰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尋拜右丞相首奏今内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光宗即位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拜少保封益國公尋奉祠寧宗即位求直言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去以少傅致仕薨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謚文忠寧宗題篆其墓曰忠文耆德之碑

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建之浦城人登進士第試博學宏辭科累官至寶謨閣待制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理宗即位入爲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奏云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意乞興滅繼絶觀舜所以處象則不及矣又言當以二帝三王爲師願陛下益講學進德又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賂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爲羞今饋賂公行恬不之怪又云陛下

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illegible]溪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illegible]納。時相史彌遠益嚴憚之謀所以相撼。遂落職歸。[illegible]讀書記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中。改職與祠。知泉州。召為戶部尚書。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上皆欣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拜參知政事。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

諡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官遊所至。惠政深洽。無愧其言。德秀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德秀之力也

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為兒童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像。皆諡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為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以忤賈似道。數被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募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名入衛。其友止之。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則社稷猶可保也。天

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天祥入平江。元兵已發金陵。破常州。入獨松關。陳宜中留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乃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軍中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伯顏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等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三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勸之約諸道兵攻建康。灣頭揚子路。瓜埠。吾以舟師直抵鎮江。同日大舉。然後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

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
使四出約結時制置司以天祥爲說降欲殺之乃間
道至高郵泛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召
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
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遣參謀趙時賞等取寧
都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至元十四年正
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等亦提
兵歸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既而吉贛
臨洪邵永諸郡縣豪傑皆起兵應天祥遣人如軍中
受約束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

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恒窮
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
肩輿後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
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十五
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殂衛王繼立
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
公十一月進屯潮陽縣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
被執於五坡嶺天祥吞腦子不死至潮陽見弘範左
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
爲書招張世傑天祥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

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
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
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
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
逃其死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至燕館人供帳甚盛天祥
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世祖遣王
績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
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績翁
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孟炎

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
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
釋之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
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且言欲取文丞相因召天祥
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
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揮之退言者
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
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向南拜而死
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
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三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四

善可為法

遼

高模翰

高模翰一名松渤海人有膂力善騎射好談兵初太祖軍渤海模翰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人下獄太祖知其才貰之天顯十一年七月唐遣張敬達楊光遠帥師五十萬攻太原勢銳甚石敬瑭遣人求救太宗許之九月徵兵出鴈門模翰與敬達軍接戰敗之太原圍解敬瑭夜出謁帝約為父子

帝召模翰等賜以酒饌親饗士卒士氣益振翌日復戰又敗之敬達鼠竄晉安寨模翰獻俘于帝會敬瑭自立為晉帝光遠斬敬達以降諸州悉下上諭模翰曰朕自起兵百餘戰卿功第一雖古名將無以加乃授上將軍會同元年冊禮告成宴百官及諸國使于二儀殿帝指模翰曰此國之勇將朕統一天下斯人之力也羣臣皆稱萬歲及晉叛盟出師南伐模翰為統軍副使前驅拔赤城破德貝諸寨是冬兼總左右鐵鷂子軍下關南城邑數十三月勅虎官楊覃赴乾寧軍為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模翰與趙延壽聚

議往救。俄有光自模翰目中出。縈繞旗矛。睒睒如流星。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遂進兵殺獲甚衆。以功加侍中。略地盐山。破饒安。晉人震怖。不敢接戰。加太傅。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模翰謂左右曰。軍法在正。不在多。以多陵少。不義必敗。其晉之謂乎。詰旦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走。手詔褒美。頃之。杜重威等復至滹沱河。帝召模翰問計。上善其言曰。諸將莫及此。乃令模翰守中渡橋。及戰復敗之。上曰。朕憑高觀兩軍之勢。卿英銳無敵。如鷹逐雉兔。當圖形麟閣。爵䘏後裔。已

而杜重威等降。車駕入汴。加特進檢校太師。封悊郡開國公。賜璽書劒器。爲汴州巡檢使。平汜水諸山土賊。還鎮中京。天祿二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對衣鞍勒名馬。應曆初。召爲中臺省右相。至東京。父老歡迎曰。公起戎行。致身富貴。爲鄉里榮。相如買臣輩不足過也。九年正月。遷左相卒。

耶律屋質

耶律屋質簡靜有器識。重然諾。遇事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會同間。爲惕隱。太宗崩。諸大臣立世宗。太后聞之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擊。遇安端劉哥等于泰德泉。敗歸。李胡盡執世宗臣僚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殪此曹。軍次潢河橫渡。隔岸相拒。時屋質從太后。世宗以屋質善籌。欲行間。乃設事奉書以試太后。太后得書以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爲今之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卿。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

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帝。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爲莫若和好。帝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即不敵。柰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爲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志。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乃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爲

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禀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舍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于偏愛託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一帝曰父不爲而子爲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

慟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爲非況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爲之乃許立永康王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上喜其忠天祿二年耶律天德蕭翰謀反下獄惕隱劉哥及其弟盆都結天德等爲亂耶律石剌潛告屋質屋質遽引入見白其事劉哥等不服

事遂寢未幾劉哥邀駕觀樗蒱捧觴上壽袖刃而進帝覺命執之親詰其事劉哥自誓帝復不問屋質奏曰當使劉哥與石剌對狀不可輒恕帝曰卿爲朕鞫之屋質率劍士往訊之天德等伏罪誅天德杖翰遷劉哥以盆都使轄戛斯國三年表列泰寧王察割陰謀事上不聽五年爲右皮室詳穩秋上祭讓國皇帝于行宮與羣臣皆醉察割弑帝屋質亟遣人召諸王及喻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屋質遣弟冲迎之王至尚猶豫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羣臣將誰事社稷將誰賴萬一落賊手

悔將何及王始悟諸將聞屋質出相繼而至遲明整兵出賊不意圍之遂誅察割亂既平穆宗即位謂屋質曰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知國事以逆黨財產盡賜之屋質固辭應曆五年爲北院大王總山西事保寧初宋圍太原以屋質率兵往援至白馬嶺遣勁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兵以爲大軍至懼而宵遁以功加于越薨年五十七帝痛悼輟朝三日後道宗詔上京立祠祭享樹碑以紀其功云

張儉

張儉宛平人性端慤不事外飾統和十四年舉進士

第一。調雲州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踐歷清華。號稱明幹。開泰中。累遷同知樞密院事。太平五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移鎮大同。六年。入爲南院樞密使。帝方眷倚。參知政事吳叔達與儉不相能。帝怒出叔達爲康州刺史。拜儉左丞相封韓王。帝不豫。受遺詔輔立太子。是爲興宗。賜貞亮弘靖保義守節耆德功臣。拜太師中書令。加尚父。徙王陳。重熙五年。帝幸禮部貢院及親試進士。皆儉發之。進見不名。賜詩褒美。儉衣惟紬帛。食不至重味。月俸有餘。賙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諷諭之。上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儉弟五人。上欲俱賜進士第。固辭。有司獲盜八人。既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冤。儉三乞申理。上勃然曰。卿欲朕償命耶。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沒矣。乃從之。儉在位二十餘年。裨益爲多。致政歸第。會宋書辭不如禮。上將親征。幸儉第。尚食先往具饌。却之。進葵羹乾飯。帝食之美。徐問以策。儉極陳利害。且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遠勞車駕。上悅而止。復即其第賜宴。器玩悉與之。十二年薨。年九十一。

馬得臣

馬得臣南京人。好學博古。善屬文。尤長於詩。保寧間。累遷政事舍人翰林學士。常預朝議。以正直稱。乾亨初。宋師屢犯邊。命爲南京副留守。復拜翰林學士承旨。聖宗即位。皇太后稱制。兼侍讀學士。上閱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紀。得臣乃錄其行事可法者進之。及扈從伐宋。進言降不可殺。亡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別議。詔從之。俄兼諫議大夫知宣徽院事。時上擊鞠無度。上書諫曰。臣竊觀房玄齡杜如晦隋季書生。向不遇太宗。安能爲一代名相。臣雖不才。陛下在東宮。幸列侍從。今又得侍聖讀。未有裨補聖明。陛下嘗問臣以貞觀開元之事。臣請略陳之。臣聞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罷。則挽輦至內殿。玄宗與兄弟懽飲盡家人禮。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謂至孝。臣更望定省之餘。睦六親加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二帝矣。臣

又聞二帝耽玩經史數引公卿講學至于日昃故當時天下翕然嚮風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願研窮經理深造而篤行之二帝之治不難致矣臣又聞太宗射豕唐儉諫之玄宗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今陛下以毬馬爲樂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故不避斧鉞言之竊以君臣同戲不免分爭君得臣愧彼負此喜一不宜躍馬揮杖縱横馳騖不顧上下之分爭先取勝失人臣禮二不宜輕萬乘之尊圖一時之樂萬一有銜勒之失其如社稷太后何三不宜儻陛下不以臣言爲迂少賜省覽天下之

福羣臣之願也書奏帝喜歎良久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詔有司給葬

金

徒單克寧

徒單克寧萊州人善騎射有勇略熙宗問丞相希尹表戚中可侍衛者奏克寧可用以爲符寶祗候已而充護衛累遷至忠順軍節度使改曷懶路兵馬總管大定初詔克寧以本路兵會東京遷左翼都統從右副元帥完顏謀衍討契丹謀衍用契丹降吏計策襲賊輜重克寧爲殿與賊遇于長樂謀衍使伏兵于左翼之側賊二萬餘躡其後又以騎四百餘突出左翼伏兵之間欲繞出陣後攻之克寧與善射二十餘人拒之衆曰賊衆我寡不若與伏兵合或與大軍相依可以萬全克寧曰不可若賊出陣後則前後夾擊我敗矣於是奮擊賊遂敗越九日復追及賊于霿𩄼河左翼軍先與戰克寧以騎二千追掩十五里賊迫澗不得亟渡殺傷甚衆賊收軍返旆大軍尚未至克寧令軍士下馬射賊賊遂引而南是時窩斡已再北謀衍利鹵掠駐師白濼世宗訝其久遣問之謀衍以謂非益萬騎不可勝克寧奮曰吾馬不少但帥不得人

耳今誠能更置良帥雖不益兵可以有功不然騎雖十倍未見其利也乃召還謀衍以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都元帥師將發賊聲言乞降克寧曰賊初困蹙且無降意所以揚言者是欲緩吾師也不若攻其未備賊若挫衄則其降必速如其不降乘其怠而急擊之可一戰而定也忠義以爲然乃與克寧出中路逐敗賊兵賊奔七渡河負險爲柵克寧覘知賊柵之背其勢可上乃潛師夜登俯射之大軍自下攻賊潰皆遁去契丹平克寧除太原尹未閱月宋吳璘侵陝右徒單合喜乞益兵遣克寧佩金牌駐軍平涼詔合喜

曰。今命克寧衆議軍事。其智勇足敵萬人。不必益軍也。克寧至。下令安輯。未幾民皆完聚。治兵伐宋。改益都尹兼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是時宋屢遣使請和。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約以世爲叔姪國。宋尚遷延有請。及克寧取楚州。宋乃大懼。一一如約。兵罷。改大名尹歷河間東平尹。召爲都點檢。十一年。從志寧北伐還師。明年遷樞密副使兼知大興府事。改太子太保樞密副使如故。拜平章政事。封密國公。求致仕不許。罷爲東京留守。明年世宗將復相之。改南京留守兼河南統軍使。遣使者諭之曰。統軍使未嘗

以留守兼之。此朕意也。克寧至京師。復拜平章政事。十九年。拜右丞相。徙封譚國公。既而乞歸田里。世宗曰。朕念衆人之功無出卿右者。卿慎重得大臣體。毋復多讓。二十一年。爲左丞相徙封定國公。懇求致仕。世宗曰。汝立功立事。迺登相位。朝廷是賴。年雖及未可去也。頃之改樞密使。而難其代。虛尚書令位者數年。其取重如此。未幾以司徒兼樞密使。二十三年。克寧復以年老爲請。世宗曰。朕念舊臣無幾人。萬一邊隅有警。選將師。授方略。山川險要。兵道軍謀。舍卿誰可與共者。勉爲朕留。克寧迺不敢復言。世宗幸上京。

皇太子守國。詔留克寧中都輔太子。行左丞相事。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皇太子薨於京師。諸王妃入宮弔哭。奴婢從者多喧雜不嚴。克寧遣出之。身護宮門。禁衛如法。然後聽宗室外戚入臨。從者有數。并謂東宮官屬當以死報國。辭色俱厲。聞者敬憚。章宗時爲金源郡王。哀毀過甚。克寧諫曰。哭泣常禮也。郡王身居冢嗣。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伯謂之曰。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因諫。謹視勿去左右。世宗在天平山聞訃。知克寧嚴飭宮衛。謹護皇孫。嘉其忠誠而愈重之。世宗還京師。克寧表請立金

源郡王爲皇太孫以係天下之望。踰月。有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判大興尹。封原王。二十六年。以原王爲右丞相。克寧爲太尉兼左丞相以輔導之。章宗雖封原王。克寧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世宗。世宗歎曰。克寧社稷臣也。未幾詔立原王爲皇太孫。明日宴慶和殿。世宗謂諸王大臣曰。太尉忠實明達。漢之周勃也。稱歎再三。明年復求解機務。世宗曰。其他宰相未有能如卿者。宜勉留以輔朕。宋主遣使進遺留物。世宗恠其禮薄。克寧曰。此非常貢。責之近於好利。世宗曰。卿言是也。乃以所貢物還之。世宗命工宏大克寧

第。畢工。親幸其第。賜金器錦綉重綵。宴飲歡甚。解御衣衣之。詔畫克寧像。藏內府。世宗不豫。謂克寧曰。皇太孫攝行政事。卿其竭力輔之。詔克寧以太尉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及世宗崩。皇太孫爲皇帝。是爲章宗。徙封東平郡王。詔朔望入朝。設坐殿上。克寧涕泣謝不敢當坐禮。其後每朝。必爲克寧設坐。克寧侍立益敬。即位詔文凡除名開落官吏。並量材録用。張汝霖奏。眞盜枉法不可恕。克寧曰。陛下初即位。行非常之典。贓吏誤沾恩宥。其害小。國之大信不可失也。章宗深然之。無何。進拜太傅兼尚書令。賜尚衣玉帶。乞

致仕。不許。詔譯諸葛孔明傳賜之。錫予甚厚。明昌二年。克寧屬疾。章宗往視之。克寧謝無以輔明主。綏四方。陛下念臣。親枉車駕臨幸。死有餘罪矣。是日即榻前拜太師封淄王。賜賚有加。是歲二月薨。遺表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疎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如始。安不忘危。而言不及私。詔有司護喪歸葬于萊州。謚忠烈。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庭。圖像衍慶宮。

張萬公

張萬公。字良輔。東阿人也。登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新鄭簿。遷長山令。時土寇未平。一旦至城下者幾萬人。萬公登陴諭之。衆感悟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爲立生祠。久之。改大理評事。陞司直。四遷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丞相徒單克寧嘗謂萬公曰。後代我者必汝也。俄授郎中。數奏明敏。世宗嘉之。謂侍臣曰。張萬公純直人也。尋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爲南京路提刑使。以治最遷御史中丞。會北邊屢有警。上命發兵擊之。萬公言勞民非便。詔罷兵。尋爲彰國軍節度使。明昌二年。知大興府事。拜參知政事。踰年。賜告省親。還上問山東河北粟貴賤。今春苗稼。萬公具以實對。上

謂宰臣曰。隨處雖得雨。尚未霑足。柰何。萬公曰。旱災所致。皆由臣等。上曰。卿等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引六事自責。周宣遇災而懼。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可俱罷去。上由是以萬公所言下詔罪己。進士李邦乂者上封事。因論世俗譏涉先朝。有司議言者罪。上顧萬公曰。卿謂何如。萬公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無此法。今宜定立。使人知之。乃命免邦乂罪。其奏對詳敏多類此。四年。授知東平府事。諭之曰。卿在政府非不稱職。以母老特畀鄉郡以遂孝養。萬公謝。且捧

書言曰臣有一言會令授除未及耳夫內外之職憂責如一畎畝之臣猶不忘君芻蕘之言明主所擇伏望聖聰省察上嘉納之六年改知河中府時軍興調發叢劇悉為寬假使民易辦人為繪像於薰風樓又建去思堂移鎮濟南以母憂去職詔起復拜平章政事躐遷資善大夫封壽國公時邊事方殷連歲旱暵災異數見又多變更制度民以為弗便萬公素淳厚忠謹務安靜須帝有問然後審畫利害而質言之初明昌間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築壕壍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

無益禦侮而徒勞民上問萬公所由致萬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其言罷之為便主兵者又言比歲征伐軍多敗衂蓋屯田地寡無以養贍故無鬬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士氣自倍矣朝臣議已定萬公獨言其不可者五皆切于事情以為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上皆然之一日奏事上謂萬公曰卿昨言天久陰晦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甚有理也然孰為小人萬公奏張煒田櫟張嘉貞等雖有才幹無德可稱上即命三人補

外泰和元年連章請老不許遷榮祿大夫賜其子進士及第明年章再上不允三月舉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上知其不能留諭曰朕初即位擢卿執政繼遷相位以卿先朝舊臣練習典故朕甚重之且年雖高而精力未衰故以機務相勞為卿屢求退去故勉從之甚非朕意也加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先任完顏守貞卒於是特起萬公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東連歲旱蝗沂密萊莒濰五州尤甚萬公慮民飢盜起當預備賑濟又言督責有司禁戢盜賊之方上皆

從之上嘗與司空襄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如靜上改容而止宋人請和復乞致仕許之加崇進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泰和七年薨命依宰臣故事賜祭賻葬贈儀同三司謚曰文貞後配享章宗廟庭

韓企先

韓企先燕京人乾統間中進士第遂擢樞密副都承旨稍遷轉運使宗翰為都統經略山西表署西京留守天會六年劉彥宗薨企先代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七年遷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楚國

公。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定官制。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爲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時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居任爲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爲己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彌縫闕漏。密謨顯諫。世稱賢相焉。皇統元年。封濮王。六年薨。年六十五。正隆二年。封齊國公。配享太宗廟庭。漢人宰相惟韓企先最賢。他不及也。

十一年。將圖功臣像于衍慶宮。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至于關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由是無人知其功。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置功臣畫像中。亦足以示勸後人。十五年。謚文懿。

石琚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天眷二年。進士第一。再調邢臺縣令。邢守貪暴。掊取民財以奉所欲。琚獨無所與。既而守以贓敗。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辦改秀容令。累遷吏部侍郎。世宗舊聞其名。擢左諫議大夫侍郎如故。奉命詳定制度。上疏六事。大槩言正紀綱。明賞罰。近忠直。遠邪佞。省不急之務。罷無名之役。上嘉納之。遷吏部尚書。典選十年。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銓法。能僂指而次第之。當時號爲詳明。頃之拜參知政事。琚辭讓再三。上曰。卿之才望無不可者。何以辭爲。從單合喜定陝西。琚請曲赦秦隴以安百姓。上從之。蔚州采地蕈役數百千人。琚奏之。上曰。自今凡稱御前者皆稟奏。琚對曰。聖訓如此。百姓之福也。是時議禁網捕狐兎等野物。累計其獲。或至徒罪。琚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上曰

然。久之進拜左丞兼太子少師。上問古有居下位能憂國爲民直言無忌者。今何以無之。琚對曰。是豈無之。但未得上達耳。世宗將行郊祀禮。議配享。琚以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宜依古禮。以一祖配之。上然其言。止奉太祖配之。琚嘗請命太子習政事。或譖其希恩東宮。世宗察其無他。以此言告之。琚對曰。臣愚備位執政。兼任師保。以太子天下之本。當使知民事。非希恩也。一日上謂琚曰。女直人往往逕居要達。不知閭閻疾苦。卿嘗爲丞簿。民間何事不知。凡利害極陳之。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請御署祝版。上問琚曰。當署

乎。琚曰。故事有之。又曰。祭祀大事也。非故事不敢行。
上與宰臣議鑄錢。或以鑄錢工費數倍。欲采金銀坑
冶。上曰。山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幣不當私鑄。若財
貨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琚進曰。天子之富藏於天
下。正如錢源欲其流通耳。時宗室子有不勝任官事。
世宗欲授散官。量與廩祿以贍之。以問宰臣曰。於前
代何如。對曰。堯親九族。周家內睦九族。皆帝王盛事
也。琚之將順多類此。二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莘國
公。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移剌傑上書言。朝奏屏
人議事。史官亦不預聞。無由紀録。上以問琚。對曰。古

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後
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以年老衰病固
辭。上勉留之。上謂宰臣曰。朕爲天子。未嘗敢專行獨
斷。每事徧問卿等。可行則行之。不可則止也。琚奏曰。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居一年。復
表致仕。乃許之。頃而世宗謂宰臣曰。知人最爲難事。
近左選多不得人。惟石琚爲相時。往往舉能其官。又
言惟石琚最爲知人。唐括鼎爲定武軍節度使。上謂
鼎曰。久不見石琚。精力比舊何如。汝到官往視之。二
十二年。以疾薨于家。年七十二。謚文憲。泰和元年。圖
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庭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四

善可為法

元

木華黎

木華黎札剌兒氏。生時有白氣出帳中。及長勇毅多智略。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事太祖以忠勇稱。太祖軍嘗失利。會大雪失牙帳所在。夜臥草澤中。木華黎與博尓朮張氊立雪中。障蔽達旦。竟不移足。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有寇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衆皆恐。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捍衛太祖以出。寇遂引去。太祖即位。首命與博尓朮為左右萬戶。謂曰。國内平定。多汝之力。我與汝猶車之有轅身之有臂。汝宜體此。勿替初心。金降者皆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日恣。帝曰。朕出師有名矣。遂從伐金。攻德興雲中九原諸郡。拔之。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衆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陣。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澮河。殭尸百里。復攻居庸關。壁堅不得入。遣別將統兵趨紫荊口。金兵來拒。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分兵攻下益都濱德諸城。從圍燕。金主請和。

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州。盧琮金朴以城降。平定東京。進攻北京。斬首八萬餘級。城中食盡。契丹軍斬關來降。興中府民殺其守將。推石天應為帥。天應來降。以為興中尹。錦州張鯨殺節度使。稱臨海郡王。至是來降。詔木華黎以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掇忽闌南征。木華黎密察鯨有反側意。令蕭也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留。復謀遁去。也先執殺之。鯨弟致據錦州叛。略數州。復陷興中府。木華黎遣吾也而等攻溜石山。諭之曰。今若急攻。賊必遣兵來援。我斷其歸路。致可禽也。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縣東候之。致果遣鯨子東平援溜石。蒙古不花引兵趨之。木華黎夜半引兵疾馳。遇于神水縣東。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敗之。斬東平。獲首虜萬三千。遂由開義縣進圍錦州。致屢出戰不利。乃閉門城守。月餘。其下縛致出降。詔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絶。分弘吉剌亦乞列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而契丹蕃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建九斿大旗。仍諭諸將曰。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也。乃建行省于雲燕。以圖中

原遂自燕南攻遂城及蠡州諸城拔之取大名府遂
東定益都淄登萊濰密等州入河東攻太原忻代澤
潞汾霍等州悉降之徇下平陽遣將攻拔石隰州擊
絳州克之復由燕徇趙至滿城武仙舉真定來降史
天倪進言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兵抄掠非王
者弔民之意也木華黎曰善下令禁無剽掠所獲老
稚悉遣還田里軍中肅然吏民大悅兵至滏陽守臣
武貴迎降進攻天平寨破之略定河北衛懷孟州入
濟南嚴實籍所隸相魏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
萬詣軍門降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

萬襲濟南木華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薄
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木華黎曰此不可
用長兵當以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果大敗
之溺死者衆進攻楚丘楚丘城小而固四面皆水令
諸軍以草木塡塹直抵城下嚴實率所部先登拔之
攻下單州圍東平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戒之曰東
平糧盡必棄城走汝伺其去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
縣以敗事也留梭魯忽禿以蒙古軍三千屯守之東
平糧盡金行省忙古奔汴梭魯忽禿邀擊之忙古引
數百騎遁去遂遣石天應拔洺由東勝渡河西夏國

李正請以兵五萬屬焉復由雲中歷太和寨入葭州
金將王公佐遁進取綏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
止舍金行省完顏合達出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不
花以騎三千覘之馳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可
以伏兵取勝從之夜半大軍銜枚齊進伏于城東十
五里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進兵望見金兵即棄鼓
旗走金兵果追之伏發鼓聲震天地萬矢齊下金兵
大敗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合達走保延安圍之旬日
不下乃南徇洛州克鄜州金復取隰州由丹州渡河
圍隰克之留合丑統蒙古軍鎮石隰間以田雄權元

帥府事別令蒙古不花引兵出秦隴以張聲勢視山
險夷大兵道雲中圍四蹄寨降之拔義和寨過西河
南擊三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人於趙城縣薄青龍
堡金平陽公胡天祚拒守其下開辟降遷天祚于平
陽忽有星晝見或云天象未可征進木華黎曰主上
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
天象而不進兵天下何時而定邪且違君命得為忠
乎遂過晉金榮州汾東諸堡邑往往望風歸附河中
久為金有至是復來歸木華黎以蒲為河東要害非
天應莫能守乃以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平

陽太原隰州兵並受節制命天應造浮梁以濟歸師
乃渡河拔同州下蒲城趨長安長安城守甚堅乃分
麾下乙胡乃大不花兵六千屯守之留按赤將兵三
千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下乃駐兵渭水南遣
蒙古不花南越牛嶺關徇宋鳳州師既還蒲浮梁未
成顧諸將曰橋未畢工安可坐待乎復攻下河西堡
寨十餘北渡河還聞喜縣疾篤召其弟帶孫曰我為
國家助成大業擐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
遺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薨年五十四厥後
太祖親攻鳳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

矣至治元年詔封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謚忠武子孛魯嗣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大都永清人善騎射勇力絕人從其
兄天倪帥真定天倪遣護毋北歸武仙叛殺天倪府
僚追天澤還天澤毅然曰兄弟之讎義當復也即傾
貲裝易甲仗還至滿城遣監軍詣國王孛魯言狀且
乞濟師孛魯承制命紹兄職為都元帥俾笑乃䚟將
蒙古軍三千人援之合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擁萬
衆來逆天澤迎擊之身先士卒賊退沮夜遁天澤追

及之生禽葛鐵槍軍威大振仙懼奔西山之抱犢砦
遂復真定無幾宋將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真定天
澤扼諸贊皇義斌勢蹙焚山自守天澤遣銳卒摧鋒
而入率鐵騎繼之斬義斌仙潛結城中死士為內應
斬關夜入天澤踰城東出至藁城得董俊兵復與笑
乃䚟破走仙笑乃䚟忿民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天
澤曰彼皆為賊所脅殺之何罪力爭得釋乃繕城堡
立樓櫓招集流散存恤困窮攻下抱犢諸砦覆仙巢
穴仙乃遁去又取蟻穴馬武等砦而相衛亦降太宗
即位命天澤為真定等路萬戶統漢兵武仙復屯兵

於衛天澤合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以衆十萬來援
諸將戰不利天澤獨以千人繞其後與大軍合攻之
仙逸去遂復衛州太宗由白波渡河詔天澤會兵河
南至則睿宗已破合達軍于三峯山乃命略地京東
斬金將完顏慶山奴於陽邑金主東播復自黃龍岡
襲睢陽天澤率輕騎赴之比至圍已合奮戈突至城
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馬出與大軍
夾擊之金將白撒等敗走兵尚八萬俘斬殆盡金主
入蔡諸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栰潛渡汝水血戰
連日金遂以亡移軍伐宋從皇太子曲出攻棗陽先

登拔之。進攻襄陽。宋兵以舟數千陳於峭石灘。天澤挾二舟載死士直前擣之。覆溺者萬計。及圍光州。復引絙首上。陷其城。復州之役。宋兵以鬬艦三千鎖湖面為柵。天澤督攻即破之。復人請降。遂攻壽春。天澤獨當一面。宋兵夜出斫營。天澤擊之。悉扼其兵于淮。乘勝而南。所向輒克。憲宗賜衛州五城為分邑。世祖時在藩邸。請以天澤為河南經略使。至則興利除害。誅守令尤貪橫者二人。境内大治。從憲宗伐宋。駐兵合州。宋將呂文德以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天澤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戰艦百餘艘。追至重

慶而還。世祖即位。首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即具疏以對。大略謂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應。内外休息。帝嘉納之。拜中書右丞相。凡治國安民之術。以次舉行。又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李璮以益都叛據濟南。命天澤討之。天澤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内外斷絶。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擒璮斬之。遂復益都。天澤每受詔專征。得節度諸將。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諸將。其愼密謙退如此。帝議攻

襄陽。詔天澤與駙馬忽剌往經略之。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絶其聲援。為必取之計。以疾還京。明年。詔同伯顏總大軍復出。至郢州而疾作。帝遣使賜葡萄酒。且諭曰。卿歷事祖宗。宣力既多。又首策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可暫歸調護。還至真定。又遣醫馳視。天澤臨終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勿殺掠。薨。年七十四。計聞。帝震悼。賻以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謚忠武。累贈太師。追封鎭陽王。立廟。天澤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其元勳碩德。柱石四朝。師表百僚。殆古社稷臣。而氣貌循然。若無所為者。

及臨大事。論大政。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要以竭忠徇國。尊主庇民為心。一以至誠將之。畏避權勢。若將浼然。其善始令終。世擬之郭汾陽。而孝友忠信。又根於天性云。

伯顏

伯顏。蒙古八隣部人。初事宗王旭烈兀于西域。王遣入奏事。世祖奇之。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遂拜中書左丞。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輔也。比大舉伐宋。命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陛辭。世祖

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為吾曹彬可也
伯顏受命馳至襄陽諸軍纂嚴禡師啓行遵郢州濼
水溢人病於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
耶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至郢州郢城恃江為固而
兵精食足糴兵不攻潛由平江堰盪舟而過郢將二
千人追之伯顏以百騎殿後郢人不敢逼會阿术兵
至郢人走伯顏還擊斬郢將趙文義傳其首以招守
將王虎臣王大用不下會日暮風大起命順風掣金
汁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取
復州諸將請點視其倉庫軍籍遣官鎮撫不聽阿术

遣人來期渡江不荅明日來又不荅阿术自來伯顏
曰此大事也主上委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
刻期而去將自沙蕪口入江宋制置使夏貴將精兵
守之乃陽言明日圍漢陽夏貴來援伯顏遣奇兵襲
奪沙蕪口大兵咸會江北岸宋戰艦屬江中餘三十
里伯顏以白鷂三千艘爭漢陽堡夏貴分兵拒戰命
阿术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夜渡明旦伯顏進攻陽
羅堡斬王達其衆數十萬死傷幾盡夏貴僅以身免
諸將請追之曰陽羅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
走代吾使不必追也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

其蒙衝火照城中明日鄂人及漢陽人皆下於是定
新附官品級撤宋兵分隷諸將先是邉民戍卒陷入
宋境者悉縱遣之規取荆湖與阿术以大軍水陸東
下與國蘄黄南康江州望旗輒靡江州降師吕師夔
設宴盛飾宋宗室二女以獻伯顏怒曰吾興仁義之
師問罪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殿師范文虎以
安慶降徇池州都統張林以城降通判趙昂發與妻
自經死伯顏入城令具衣衾葬焉宋相賈似道都督
十三萬號百萬陳丁家洲遣使請和伯顏不許率騎
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夏貴先遁以扁

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倉惶失
措鳴金收軍衆遂潰溺死無筭得船二千餘艘及其
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夏貴走廬州太
平寧國建康無為鎮巢皆送欵籥請城主師駐建康
時江東大疫伯顏開倉賑飢發醫起病人大喜曰此
王者之師也有詔時方暑盛不利行師伯顏奏曰宋
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
逝矣世祖語使者曰宜從丞相言朕不從中制也尋
召赴闕復還建康付以詔書俾諭宋主伯顏分軍三
道期會於臨安參政阿剌罕以右軍步騎自建康出

西安趨獨松嶺。參政董文炳以左軍舟師自江陰循
海趨澉浦華亭。而自與右丞阿答海由中道節制諸
軍。水陸並進。至常州。太守王宗洙遁。其佐以城降。都
統劉師勇復推立姚訔為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遣
人射書城中招諭。不應。遂親督軍士多建火砲。晝夜
攻拔之。劉師勇奔平江。衆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
所過城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果來迎降。諸軍皆駐
臨安。宋主遣其臣齎國璽納土。伯顏命董文炳入宋
宮取宋主居之別室。封府庫歸之有司。放散兵帥罷
易官府軍錢。時屯軍錢唐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

以為天助。江左繁阜滋久。金玉錦綺珍異奇古之玩
在所充溢。伯顏不一掛目。詔伯顏偕宋君臣入朝。比
至闕。世祖勞之。伯顏再拜謝曰。奉陛下成算。諸將用
命。臣何有功能。拜同知樞密院。詔以陵州藤州增食
戶為六千。伯顏嘗上言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屬。川
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載。比之車乘任重而力省。今南
北混一。宜穿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遠方朝貢京
師者皆由此達。誠國家永久之利。世祖然之。宗王失
烈吉反。詔伯顏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久之不戰。
令牧馬具食。賊疑而怠。俄引兵渡水擊賊。失烈吉走

死。嘗從燕王撫軍北鎮。世祖諭之曰。伯顏才兼將相
行全忠孝。故命汝從燕王次舍。必與論天下事。待有
加禮。別吉里迷失嘗誣伯顏以死罪。未幾以他罪誅。
敕伯顏監視。伯顏與之酒。愴然不顧而返。世祖問其
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監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
世祖不豫。遣使召成宗于撫軍。世祖崩。伯顏總百官
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晨鍾。日入鳴昏鍾。以防變。伯
顏呵之曰。汝將為賊耶。其一如平日。適有盜內府銀
者。宰執以其幸赦而盜。欲誅之。伯顏曰。何時無盜。今
以誰命而誅之。其守正體大多類此。成宗即位于上

都大安殿時。親王有違言。伯顏握劒立殿陛。陳祖宗
寶訓。宣揚顧命。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加伯
顏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
事。江南三省累請罷行樞密院。成宗問於伯顏。時已
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隷
不便。成宗是之。三院遂罷。薨年五十有九。特贈宣忠
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謚
忠武。伯顏天資高厚。風神靜朗。英偉端大。剛介莊廉。
當大任而不動。遇大論而善斷。言笑有時。喜愠莫測。
恒負天下之重。以神器尊安為務。仁視群品。無間親

竦。義使衆材無所適莫。故時論翕然稱賢將相焉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五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六

善可為法

元

阿里海牙

阿里海牙。畏吾兒人。幼聰穎而辯。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畎畝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而盡其師學。事世祖于潜邸。世祖即位。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發言必當。不阿權勢。人有小疵。必白於帝。衆畏其口。命與左丞劉整取襄陽。始帝遣諸將。命毋攻城。但圍之以俟

其降。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宋兵入援者皆敗去。然城中糧儲多。圍之五年不下。既破樊城外郛。其將復閉內城守。阿里海牙以為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會有西域人獻新礮法。用以攻樊城。破之。先是宋兵為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焚其橋。襄援不至。城乃拔。移攻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震。城中諸將多踰城降者。劉整欲立碎其城。執呂文煥以快其意。阿里海牙不從。身至城下。語文煥曰。君守孤城數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汝忠。若

降。則尊官厚祿可必得也。折矢與誓。文煥感而出降。詔令行荊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阿里海牙奏曰。襄陽自昔用武之地。今天助順而克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帝乃大徵兵。拜伯顏為行中書省左丞相。阿朮為平章。阿里海牙進行省右丞。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陽新城。師出沙蕪口。宋制置夏貴守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堡。貴趍援之。會阿朮以兵西渡青山磯。貴敗走廬州。知鄂州張安然以城降。伯顏以鄂江南要區。兵糧皆備。而蜀江陵岳州皆未下。恐上流一動。鄂非我有。乃咨阿里海牙留鄂。

而與阿朮將大兵以東。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意。禁將士毋侵掠。其下恐懼。無敢取民一菜。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乃請移師江陵。荊閫安撫高世傑將艨艟千六百艘卒二萬規鄂。阿里海牙分兵禦之。世傑敗走。追降之于桃華灘。遂下岳州。乃入江陵。釋繫囚。放戍務軍。除其徑賦及法令之繁細者。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荊門隨郢復皆下之。除宋苛法。表食婞嫠。帝聞而喜。手詔襃之。移兵長沙。拔湘陰。爲書射潭城中。招其守臣李芾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不荅。乃決隍水。部分諸將以礮攻之。

破其木堡。流矢中胸。瘡甚。扶馬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芾力屈自殺。其下以城降。諸將欲屠之。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若悉殺之。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也。發倉以食飢者。遣使徇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守臣皆率其民來迎曰。聞丞相體皇帝好生之德。毋殺虜。所過皆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矣。獨馬塈守靜江不下。遣使招之。開以天時人事。皆為所殺。凡攻四十餘日而拔。塈突圍被執。遣兵分徇賓融柳欽横邕慶遠鬱林貴廉潯容藤梧皆降。師

還潭。會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全永與潭屬縣民文才喻等起兵應之。舒黃蘄相繼亦起。詔命討之。且略地海外。阿里海牙既定才喻等。至雷州。航大海五百里。執其安撫趙與珞等。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復諭降八番。以其酋入覲。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入朝加光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封楚國公。謚武定。至正八年。進封江陵王。

完澤

完澤。土別燕氏。父線真。事世祖。拜中書丞相。完澤以
大臣子選為裕宗王府僚屬。裕宗為皇太子。署詹事
長。入參謀議。出掌環衛。小心慎密。裕宗甚器重之。一
日會燕宗室。指完澤語衆曰。親善遠惡。君子急務。善
人如完澤者。羣臣中豈易得哉。自是常典東宮衛兵。
裕宗薨。成宗以皇孫撫軍北方。完澤兩從入北。桑哥
用事。竊弄威福。事敗伏辜。端揆難其人。世祖咨問廷
臣。無踰完澤。特拜中書右丞相。完澤受命。登進善良。
滌除弊法。朝政煥然一新。方權姦用事。分遣使者乘
傳諸道。以會計為名。肆為掊克。公私騷然。完澤奏請

自中統初積歲逋負。一切蠲而勿論。民賴其惠。世祖
崩。完澤受遺詔。合宗戚大臣之議。啓皇太后迎成宗
即位。詔諭中外。罷征安南之師。建議加上祖宗尊謚
廟號。致養皇太后。示天下為人子之禮。元貞以來。朝
廷恪守成憲。詔書屢下。散財發粟。不惜鉅萬。以頒賜
百姓。當時以賢相稱之。加太傅錄軍國重事。位望益
崇。倚任益重。而能處之以安靜。不急於功利。故吏民
守職樂業。世稱賢相云。薨年五十八。追封興元王。謚
忠憲

不忽木

不忽木。字用臣。康里部人。資稟英特。進止詳雅。受學
於國子祭酒許衡。衡每稱其有公輔器。世祖嘗欲觀
國書。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進。帝知
意寓規諫。嘉歎久之。其在太學。與諸生上疏略曰。臣
等嚮被聖恩。俾習儒學。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
常多。而蒙古仕宦者尚少。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使
令。然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
驥於數馬。恐不易得也。臣以為方今雖未能便如古
昔徧立學校。且於大都弘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
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

者百人。俾廩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者以充司業博士
助教而教育之。其教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為之講
解經傳。授以修齊治平之道。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
筭之類。科設教授。令以本業訓導。一藝既通。然後改
授。或一日間更次為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
點勘。使先明義理。餘力為文。因材責成。課其勤惰。立
上舍下舍。而為升黜。以其假日聽令學射。俟有成就。
乃聽保舉。而蒙古諸色依例入仕。其學政因革。生員
增減。許以不時奏聞。則學無弊政。而天下之材亦皆
觀感而興起矣。帝覽而善之。授利用少監。出為燕南

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通事脫虎脫護送西僧過真定。僧箠驛吏幾死。不忽木收以付獄。脫虎脫欲出僧。辭氣倔強。不忽木去其冠。立庭下責之。脫虎脫逃歸以聞。帝曰。不忽木素剛直。必亦葦犯法故也。俄而奏至。召入參議中書省事。時權姦轉運使盧世榮阿附桑哥。言能用己。則國賦可增十倍。帝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不忽木辭參議不拜。後世榮誅。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尚書。時籍阿

合馬家。其奴張散札兒謀言家貲隱寄者多。如盡得之。可資國用。遂勾考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詔丞相安童會官廉其事。不忽木曰。彼為阿合馬心腹爪牙。死有餘罪。欲苟延歲月。徼幸不死。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耶。誅之則怨謗自息。丞相以其言聞。帝悟。誅散札兒。盡釋繫者。改工部尚書。遷刑部。吐土哈求欽察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吐土哈中遇以不臣語。帝怒欲斬之。不忽木諫曰。遇慮其侵奪編民為兵。萬一他衛效尤。戶口耗矣。因是致怨。若誅遇。誰肯為陛下盡職乎。帝

意解。遇得不死。桑哥用事。誣殺參政楊居寬郭佑。不忽木與爭。見忌。桑哥將中以法。遂稱疾免。起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桑哥伏誅。罷尚書省。復以六部歸于中書。帝欲相不忽木。固辭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問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可。昔阿合馬家賂遺近臣。唯完澤不汙。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言。是以知其可也。帝曰。然非卿孰任吾事。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王師征交阯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

使之然。今其子日燇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交阯感懼。遣使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帝喜曰。卿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賜之。不忽木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焉。惟受沉水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而已。麥术丁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庭責之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沒。前鑒未遠。柰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或勸征琉球及賦江南包銀。皆諫止之。桑哥黨人忻都長於理財。帝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從。日中凡七

奏辛正其罪釋氏請以金銀幣帛祠其神帝難之不
忽木曰彼佛以去貪為寶遂弗與或言京師蒙古人
宜與漢人間處以制不虞不忽木曰新民乍遷猶未
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姦人欲擅貨易之利
交結近幸借為納忠之說耳乃圖寫國中貴人第宅
已與民居犬牙相制之狀上之而止有譖完澤徇私
者帝以問不忽木對曰完澤與臣俱待罪中書設或
如所言豈得專行臣等備位宰輔人或發其陰短宜
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人主至公之道也
言者果屈塞咥旃在憲宗朝常陰資帝財用帝每顧

侍臣稱之不忽木曰是為人臣懷二心者也今有以
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為若何帝急揮手曰卿
止朕失言有星孛于帝座帝召入禁中問以銷變之
道對曰天地災變如父母之怒人子惟起敬起孝故
易曰君子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
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
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
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
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
之詳論款陳夜至四鼓乃出帝疾大漸與御史大夫

月魯那顏太傅伯顏並受遺詔定大策成宗即位躬
覽庶政聰斷明果廷議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河東
守臣獻嘉禾不忽木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耶惟
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爾不忽木曰若如此既無益
於民又何足為瑞却而不奏西僧請釋罪人祈福民
犯法者皆賂以求免至有殺主殺夫者皆釋之不忽
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帝
從其言自是作佛事不釋罪人先是奴告主者即以
其主之官與之不忽木言如此大壞風俗無復上下
之分矣帝悟追廢前命竟以與同列異議幾為所出

乃稱疾不起帝知而召之問段貞代卿何如不忽木
曰貞實勝臣乃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尋命
行御史中丞有因父官受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
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化勵風俗為先若使子證
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徵贓不敘御史言罰
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簠簋不飾若加笞
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人稱其平恕卒年四十六帝
聞之驚悼士大夫皆哭失聲家素貧躬自爨汲妻織
紝以養母後因使還母已死號慟嘔血幾不起平居
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於知人

多所薦拔。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皆其所薦也。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辭洪暢。引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世祖嘗語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每侍燕間。必説古今治要。世祖每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崩。遺以白璧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武宗時。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文貞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暦術數。下筆為文。若宿搆者。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處左右以備咨訪。帝西征。方禡旗。雨雪三尺。楚材曰。玄冥氣應于夏。克敵之徵也。冬大雷。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長星見西方。曰。女直將易主矣。後皆驗。嘗與西域人較暦。言月當蝕。不食。西域人謝不及。自是帝出征討。必命楚材卜。次東印度鐵門關。有一角獸。鹿形而馬尾。其色緑。作人言。謂侍者曰。[illegible]宜早還。楚材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illegible]言四夷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宜承天

心。宥此數國人命。帝即日班師。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黄。既而疫作。得大黄輒愈。時經制未定。州郡長吏生殺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田土。而彼此州郡動輒興兵相攻。楚材首奏禁絶之。太宗將即位。宗親會議未決。時睿宗為親弟。楚材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令別擇日。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中原甫定。

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楚材從容為言。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帝悉從之。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咸得卜以舊怨疾楚材。譖於宗王。以其有二心。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不聽。後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讐。真寛厚長者。汝曹當效之。中貴人奏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栽蒲萄戶。從西京宣德萬餘戶充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

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帝南征將涉河詔逃民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大將言城下宜屠之楚材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未決復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

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散亡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脩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河南初破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柰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除其禁金亡唯秦鞏二十餘州不下楚材言此皆逃民萃此故死拒戰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詔下諸城皆降朝議籍中原民欲以

丁為戶楚材曰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從之會諸王大集帝親觴賜楚材曰朕所以推誠待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與金帛是以為恩帝曰已許柰何對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初定賦稅法群議謂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又言王者守成必用儒臣請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三科取士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

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四之一先是郡多借賈人銀償官息累數倍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息相侔而止永為定制民間所負官為代償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遞傳明驛券庶政略備民稍蘇息嘗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之奏罷富商撲買天下課稅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謂班超之言平平爾千古自有定論後日負譴方知吾言

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帝崩。后以儲嗣問楚材。對曰。自有太宗遺詔在。遵而行之。社稷幸甚。皇后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奧都剌合蠻以貨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后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剌合蠻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下。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奧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為書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卒于位。年五十有五。皇后哀悼。賻贈甚厚。楚材天資英邁。迥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平居不妄言笑。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不嗜酒。間與賓僚宴集。終日端坐。平生不治產業。及其卒也。人有譖之者曰。為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六

善可爲法

元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邢臺人風骨秀異英爽不羈初爲節度使令史不樂即棄去隱武安山中天寧虚照禪師招致爲僧名侃因後遊雲中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藝能邀與入見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経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暦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遂留藩邸上書數千百言其略曰三綱五常之教典章法度之文備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假之漢至五代一千三百餘年能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已然治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故天下可以馬上取而不可以馬上治傳世永久以福無疆在乎今日誠千載一時也君之所任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将以統三軍安四域内外相濟國乃可定然天下之大非一人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可察當擇功臣子孫分監州郡督責舊官以遵王法審其官守幷治黜否天

下大郡差徭亦大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竄由之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以定差招逃亡使復業令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依古制定其爵禄使富而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威福任情生殺惟意宜從禁治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教令之設不宜繁多因大朝舊例増益其宜十數條足矣教令既施罪非死者提察乃決犯死刑者詳讞覆奏然後聽斷則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故置府庫設倉廩所以爲民而營産業闢田野亦爲資國令宜打筭官民欠負實爲應差所借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陪償無名虚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粮遠倉有一廢十宜從就近輸之爲便驛路所需衹待偏重宜計其費以準差發關市津梁正税十五分取其一宜從舊制禁其横取以利百姓倉庫加耗適來甚重權衡量度宜使均一所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計其所出淘沙鍊石實不易爲一旦以纒絲縷飾皮革塗木石雑器仗取一時之華麗廢至寶爲微塵甚

可惜也。當嚴禁治。使童服有制。不得僭越。令地廣民
微。賦斂繁重。何力耕耨以厚產業。宜差勸農官一員
以率百姓。務農桑。營產業。實國之大益。令郡縣雖有
學。並非官置。宜從舊制。循建三學。開選擇才。以經義
為上。詞賦論策次之。仍令功臣子孫受教。選其達才
而任用之。天下莫大於朝省。親民莫近於縣宰。雖朝
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則民自安矣。關西河南地
廣土沃。頃以軍馬出入。治而未豐。宜設官招撫。使民
歸土闢。則軍國足用。凡鹽鐵諸產酒醋貨殖。定為宣
課。雖使從實。恢辦不足。亦取於民。拖欠不辦。已不為

輕。乃者又於舊額倍權。往往科取民間。科權並行。民
無所措。宜從舊例。減輕繁碎。無使斂利之徒削民害國。
鰥寡孤獨廢疾。宜給衣粮。俾無失所。州郡使臣往來。
宜公設館。禁其擾民。孔子為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
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釋奠如儀。收近代樂器。
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實太平之基。王
道之本也。又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下神祇。以和
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則一人有慶矣。
見行遼曆。交食頗差。司天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政。
須曆改元。京府州郡各置更漏。於為治實有助也。國

滅史存。古之常道。宜選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
墜於後世。亦有勵也。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
名士宿儒。使無困窮。稅其應輸。蠲其雜泛。實養才勵
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
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
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者此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故芻
蕘之言。聖人擇焉。夫蔽君心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宜
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畫於至密。君子心存
天理。能懷忠良。小人心徇利欲。惟懷讒佞。故君子小
人不可不辨。今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安民。實欲殘

民自利。宜將國中必用場治。以付各路定課。其餘言
利並行罷去。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故賢者
在位。能者在職。一人之睿知。實由衆賢之輔成也。古
者治世。均民產業。自井田變為阡陌。後世因而莫復。
今窮乏者益損。富盛者增加。宜令行利者勿恃官勢。
居官者勿侵民利。商賈與民和好交易。不相欺奪。真
國家之利也。笞箠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為一法。禁私
置牢獄。拷鞭背之刑。至於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
以御衆事。朝省所以為政本。百官惟在於得人。使紀
綱正於上。則法度行於下矣。世祖嘉納焉。邢州舊萬

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秉忠言當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朝廷即以耕為安撫使肅為副使兩人皆儒者廉平向正才長經畫由是流民復業從世祖征大理雲南每賛以天地好生王者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令行禁止未嘗妄一人從伐宋由揚羅渡濟江秉忠奏曰古者軍賞不踰時蓋急武功作士氣也今三軍暴露於外又所至克捷未獲少酬其勞可使近臣一人慰藉之上曰善即命忽剌孫以諭志故人人奮踴皆樂為用圍鄂州三月宋人乞和全師而還世祖即位下詔建元紀歲

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録用文物粲然者秉忠啓之也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謨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襃崇帝覽奏即日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閑顧問輒推薦人物凡所甄拔後悉為名臣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又命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既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他如須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扈從至上都居南屏山精舍儼然端坐無疾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棺斂遣禮部侍郎趙秉溫護其喪還葬大都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成宗時贈太師謚文正仁宗時又進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詠自適其詩蕭散閑淡類其為人有集十卷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年十九入侍世祖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趣召方讀孟子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為京兆宣撫使講求民病抑強扶弱從名儒許衡姚樞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有民妻與卜者厭詛殺夫獄成僚佐言方旱卜者宜減死希憲並置伏法已而大雨世祖南下鄂州希憲請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贖遣還以廣異恩得

還者五百餘人。憲宗訃至。希憲說世祖速還京正位。
世祖命希憲。先往觀變。對曰。劉太平霍魯在關右。渾
都海在六盤。征南諸軍散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恐
恃形勝生異謀。宜遣趙良弼往覘。奉命賜膳於宗王
塔察兒。即白王宜早翊戴。王許任其事。世祖至開平。
諸王勸進。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言。且曰
阿里不哥殿下毋弟專制朔方有年。恐生覬望。宜早
定計。世祖然之。明日即位。建元中統。趙良弼還。奏劉
太平等反狀。皆如希憲言。希憲遣使掩捕。盡得奸謀。
并其黨付獄。時關中無備。希憲命汪惟良將秦鞏諸

軍進六盤。惟良懷危疑。希憲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
云有密旨。又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幣為
軍衣。惟良感激遂行。復發蜀吏卒及餘丁。推蒙古官
八春將之。戒曰。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
得東。則大事濟矣。及詔赦至。命絞太平等於獄。尸諸
通衢。方出迎詔。人心遂安。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及
擅徵調遣帥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者也。別
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詔曰。朕委權於卿。事當從宜。
毋拘常制。坐失事機。西川將紐璘與曾官將應渾都
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于乾州獄。械二人至

京兆。請并殺之。希憲曰。渾都海決不能東。但衆懷反
側。若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為害不細。令因而寬
釋。必感恩効力。就遣往隸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
諸校。其軍疑懼駭散莫禁。及知諸校獲全。紐鄰與曾
官得釋。大喜過望。相諭効力。人人感悅。八春果得精
騎數千。將與俱西。詔希憲為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
渾都海西渡河趨甘州。阿藍荅兒引和林兵與合。分
結隴蜀諸將。又使紐鄰兄宿敦為書招紐鄰。於是成
都與元欽察俱遣使言人心危疑。希憲遣使諭之。兩
川素憚希憲威名。按堵從命。渾都海阿藍荅兒合軍

而東。諸將失利河右。大震。宗王執畢帖木兒輜重皆
空。就食秦雍。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不可。
會親王合丹及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西凉。大敗之。
俘斬略盡。得二叛首梟京兆市。事聞。帝嘉之曰。希憲
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希憲奏四川降
民散處山谷。宜勑軍吏毋俘掠。禁諸人無販易生口。
由是四川遂安。降者益衆。又罷解塩戶所摘軍。及京
兆諸處無籍戶之戍靈州屯田者。以寬民力。因為書
與宋四川制置余玠。諭以天道人事。玠愧感自守。不
敢復輕動。鎮戎州謀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推詳

惟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乞待整以恩[illegible]
後首建取襄陽之策。果得死力。宋將家屬在北者。歲
給其糧。仕宋者子孫得越界省親。人皆感之。詔希憲
還京師。進拜中書平章政事。希憲振舉綱維。綜覈名
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典章文物粲然可
考。當時翕然稱治。丁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嘔血
不能起。寢苫廬于墓傍。詔復視事。希憲出則素服。入
必衰絰。及喪父亦如之。阿合馬專制財賦。嘗其黨相
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憚莫敢問。希憲窮治以聞。杖
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

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
等為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
皐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太平。懷愧多矣。今日
小治。未足多也。因論及魏徵。對曰。忠臣良臣。何代無
之。顧人主用不用耳。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
爾。希憲曰。此閹官預政之漸。不可啓也。遂入奏之。或
訟丞相史天澤布列親黨。威權日盛。詔罷政事。使待
鞫問。希憲進曰。陛下始自潛藩。任用天澤。將兵牧民。
悉有治效。故用為輔相。小人一旦有言。當熟察之。帝
明日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

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勅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
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耶。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
言被誅。民心必駭。宜明其罪與天下知。詔遣按問。事
竟無實。欽察得免。希憲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
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對
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
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大丹。勅給所需。希憲具言秦
漢故事。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然而却之。時
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
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如是而已。

希憲嘗有疾。帝遣醫診視。須用沙糖作飲。阿合馬與
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果能活人。吾終不
以姦人所與求活也。帝聞。別賜之。詔起希憲為北京
行省平章政事。入辭。帝曰。遼霫戶不下數萬。諸王國
婿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鎮。時遼東多
親王使者。傳令旨。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有西
域人自稱駙馬。營于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
錢。索償甚急。民訴行省。希憲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
省堂坐。希憲命捽下跪。而詰之曰。法無私。獄汝何敢
繫民。令械之。其人惶懼求哀。國王為請。乃稍寬令待

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事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奏請重臣鎮之帝召希憲使行省荊南諭曰荊南入我版籍欲使新附者感恩未來者向化非卿莫宜且賜田與馬希憲曰臣每懼才不勝任何敢辭疾不敢受賜復詔得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驅至鎮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荊人大駭即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按堵首録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材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何用致疑時宋故官謁大府必致珍玩希憲語

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效今所饋者若皆己物我取為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斂於民不為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令凡發俘獲者以故殺平民論軍士虜獲病而棄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罪之仍没入其直又決城外蓄水溉良田數萬畝以業貧民發沙市倉粟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興學校選教官置經籍親詣講舍以厲諸生由是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希憲病久不愈召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相與畫

像建祠帝聞其囊橐蕭然惟琴書自隨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龍飛之地天下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惑動上意未幾果有奏徙都邑者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遂止詔醫視疾希憲服藥能扶而起帝喜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特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

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己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狄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忽有大星隕于正寢流光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

安童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中統初世祖追録元勲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母以椒房親嘗入宮中世祖問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帝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語未嘗狎一年少輕浮子是以知之帝悅阿里不哥平其黨千餘人將戮之帝問安童何如對曰人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而以私憾殺人何以懐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此言卿意正與朕合由是深重之拜中書右丞相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有

輕朝廷心帝動容有間曰朕思之熟矣無以踰卿時召許衡至帝令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安童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帝嘗諭衡曰安童尚幼未更事善輔導之衡對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安童奏內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帝曰善廷臣密議立尚書省欲以阿合馬領之乃先奏安童宜位三公下諸儒議商挺倡言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為三公是崇以虛名而實奪其權甚不可衆以為然事遂罷安童又奏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各令奏事並如常制其大政令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既得旨矣今尚書一切徑奏似違前旨帝曰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之故示專權耶不與卿議非是勅如前旨陝西省臣也速迭兒建言比因饑饉盜賊滋横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懲勅中書詳議安童奏曰強盜竊盜其罪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阿合馬蠹國害民安童摭其數事言之各部與大都路官多非才安童奏乞黜汰帝皆從之皇子北平王出鎮極邊詔安童行中

書省樞密院事以從在邊十年從王歸待罪闕下帝即召見慰勞之頓首謝曰臣奉使無狀有累聖德遂留寢殿語至四鼓乃出丞相和禮霍孫罷復拜中書右丞相加金紫光禄大夫宗王乃顏叛世祖親討平之宗室詿誤者命安童按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謝或攀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顧有乘間言於帝曰諸王雖有罪皆帝室近親也丞相雖尊人臣也何悖慢如此帝良久曰汝等小人豈知安童所為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復立尚書省安童切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別相賢者猶或

不至虐民誤國。不聽。既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屢求退。不許。明年罷相。止掌環衛。薨年四十九。雨木冰三日。世祖震悼。詔大臣監護喪事。安童十八登庸。在相位前後二十年。視事之初。勵精圖治。除前日苛政。代以寬平。抑奢淫。薄稅斂。舉賢任能。常若不及。如丞相史天澤、左丞許衡、姚樞、參政商挺、皆引置左右。同輔庶政。由是至元之初。朝廷無事。民物日以繁息。倉廩之積。盈衍於外。海內翕然。號爲極治。天子嘉之。嘗曰安童在。朕得高枕而卧。無所事矣。成宗立。制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東平忠憲王。碑曰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七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八

善可爲法

元

張文謙

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幼聰敏善記誦。與太保劉秉忠同學。世祖居潛邸。秉忠薦其可用。召見應對稱旨。命掌王府書記。日見信任。邢爲世祖分地。歲遣人監領。皆不知撫治。徵求百出。民弗堪命。或訴於王府。文謙與秉忠言于世祖曰。今生民困弊。莫邢爲甚。盍擇人往治之。責其成效。使四方取法。則天下均受

賜矣。於是遣近侍脫兀脫、尚書劉肅、侍郎李簡往。三人協心爲治。洗滌蠹弊。革去貪暴。流亡復歸。戶增十倍。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皆自文謙發之。世祖征大理。國主高祥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其城。文謙與秉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爾。非民之罪。請宥之。由是賴以全活。世祖帥師伐宋。文謙與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世祖即位。立中書省。首命王文統爲平章政事。文謙爲左丞。建立綱

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而文統素忌克謨謀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遽求出詔以本官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賦稅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賦稅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於是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洎來朝留居政府始立左右部講行庶務鉅細畢舉阿合馬領左右部總司財用專欲奏請不關白中書詔廷議之文謙曰分制財用在古有之中書

不預無是理也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莅之乎帝曰仲謙言是也尋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虜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爲一變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三年還朝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謂以乙未歲戶帳爲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爲奴之理議遂定守以爲法淄州妖人胡王惑衆事覺逮捕百餘人詔中書集議文謙言愚民無知爲所詿誘誅其首

惡足矣詔命文謙往決其獄惟三人坐棄市餘皆釋之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復與竇默請立國子學詔以許衡爲國子祭酒選貴胄子弟教育之阿合馬當國徵民鐵鑄農器高其價以配民創立行戶部於東平大名以造鈔及諸路轉運司干政害民文謙悉論罷之遷御史中丞阿合馬慮憲臺發其姦乃奏罷諸道按察司以撼之文謙奏復其舊然自知爲姦臣所忌力求去會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寖差命許衡等造新曆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以總其事拜

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恤其家未幾薨于位年六十八文謙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爲人剛明簡重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材爲己任時論益以是多之累贈推誠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宣

竇默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金末避難渡河轉徙德安孝感令謝憲

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乃北歸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召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爲對。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世祖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嘗問今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眞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鉤。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服爲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

世祖即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時初建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見陛下急於求治。以利生民安社稷爲心。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惟陛下察之。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他日默與王鶚姚樞俱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深忌之。乃請以默爲太子太傅。默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復以爲翰林侍講學士。默俄謝病歸。未幾文統伏誅。帝追憶其言。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以訪之。默又言三代所以風俗淳厚。曆數長久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默嘗從容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諫。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

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帝喜。明日帝方怒獵者失鶻。侍臣因請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默年八十。公卿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上帝減去數年。留佐朕治天下。惜今老矣。默既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訃聞。帝深爲嗟悼。厚加賵賜。皇太子亦賻以鈔二千貫。命有司護送歸葬肥鄉。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

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斯可謂全人矣。後累贈太師魏國公。謚文正。子履。集賢大學士。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慶河内人。幼有異質。而嗜學。遭世亂貧且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手抄歸玩。逃難岨峽山。始得易王輔嗣說。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乃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

曰。綱常不可一日亡。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皆喜。於是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時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爲表裏。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與樞拜命將入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

勿論。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謝病歸。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其一曰立國規模。歷論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如遼如金。能用漢法。故享國長久。今國家當行漢法。事不在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校。練甲兵。隨時

損益。裁爲定制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其二曰中書大要。令仕者宜須俸祿。使可資以爲養。未仕者宜明立條式。俾就銓叙。則無失職之怨矣。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内由吏部考訂資歷。則踰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材爵祿可得而差次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爲君難。其目曰踐言。曰防欺。曰任賢。曰去邪。曰得民心。曰順天道。此六者皆君之所難者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

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成矣其四曰農桑
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
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知防人之欺
不知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不行不患法令無可行
之地上多賢才皆思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
自行禁自止誠能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毆游惰之
人歸之南畝歲課種藝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以後當
倉盈庫積非今日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
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日明父子君臣
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

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
比矣其五曰愼微夫安天下者必本於民志定士安
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民志定而天下治
矣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是以聖王潛
心恭默不易喜怒愼其號令故數變不可也數失信
尤不可也治天下者何嘗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嘉
納之衡多奏陳退皆削草故世罕聞命與太常卿徐
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
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
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后妃

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奏上之阿合馬擅權
勢傾朝野大臣多阿之衡每與議必正言不少讓嘗
欲任其子僉樞密院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
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
慮其反耶衡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
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衡除左丞衡屢
辭不允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
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久欲開太學會
衡力請罷政乃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
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

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
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
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
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至則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
所選弟子皆幼稚衡教之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
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
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
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
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
道屬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

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係國大體。宜勿聽其去。實默爲衡懇請。乃聽衡還。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久而氣朔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詔王恂定新曆。恂薦衡精於曆數。而兼明曆理。宜使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儀象圭表。增損古歲餘歲差法。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傅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曆成奏上之。賜名授時曆。頒之天下。以疾請還懷。病革。家人方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如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

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廷。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齋。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

徐世隆

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弱冠。登金進士第。其父戒以年少毋急仕進。宜讀書多識往事。遂辭官。益篤于學。父歿。世隆奉母北渡河。嚴實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世隆勸實收養寒素。一時名士多歸之。憲宗即位。以爲拘榷燕京路課稅官。世隆固辭。世祖在潛邸。召見于日月山。時方圖征雲南。以問世隆。對曰。孟子有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況蕞爾之夷乎。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擢燕京等路宣撫使。世隆以新民善俗爲務。中書省檄諸路養禁衛之羸馬數以萬計。芻秣與其什器。前期戒備。世隆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爲之。馬將不來。吏白此軍需也。其責勿輕。世隆曰。責當我坐。遂弗

爲倫。馬果不至。移治順天。歲饑。世隆發廩貸之。全活甚衆。及宣撫司罷。世隆還東平。請增宮縣大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可。除世隆太常卿。以掌之。兼提舉本路學校事。世祖嘗問堯舜禹湯爲君之道。世隆取書所載帝王事以對。帝喜曰。汝爲朕直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帝命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諮訪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其手。世隆奏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廟。因以圖上。乞勅有司以時興建。從之。踰年而廟成。遂迎祖宗神御奉

安太室而饗禮成。帝悅。賞賜優渥。俄兼戶部侍郎。承詔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時朝儀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宜定百官朝會儀。從之。遷吏部尚書。世隆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爲撰選曹八議。尋乞補外。佩虎符爲東昌路總管。至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朞年而政成。郡人頌之。復起爲山東提刑按察使。時有妖言獄。所司逮捕凡數百人。世隆剖析詿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移淮東。宋將許瓊家童告瓊匿官庫財。有司繫其妻孥徵之。世隆曰。瓊所匿者故宋之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耶。同僚不從。世隆抗章辨明。行臺是之。釋不問。會征日本。世隆上疏諫止之。語頗剴切。當路者不即以聞。已而帝意悟。其事亦寢。召爲翰林學士。又召爲集賢學士。皆以疾辭。世隆儀觀魁梧。襟度弘博。慈祥樂易。人忤之無愠色。喜賓客。樂施與。明習前代典故。尤精律令。善決疑獄。安童再入相。奏世隆雖老尚可用。遣使召之。仍以老病辭。附奏便宜九事。賜田十頃。時年八十卒。所著有瀛洲集百卷。文集若干卷。

董文用

董文用。字彥材。真定藁城人。父俊。及兄文蔚。弟文忠皆著功名于時。世祖在潛藩。聞文用學問蚤成。命主文書講說。嘗見許重。後令授皇子經。使訪求竇默。姚樞。李冶等。世祖伐宋。文用專理軍需。從攻鄂州。大破宋師。世祖即位。以爲西夏中興等路郎中。自渾都海之亂。民胥恐動。竄匿山谷。文用至。鎮之以靜。民乃安集。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水田。歸民至四五萬戶。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于河。受諸部落及來降者。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省臣不能支。文用悉裁以法。衆

忿而譖於王王怒召詰文用意叵測文用曰請得與王傅辨傅至文用謂曰我生死不足計所恨者王以重戚鎮遠方而縱其下毒虐傷王威名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傅驚起去白王王謝文用曰非郎中我殆不知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頗立改山東東西道勸農使山東亂後野多曠土文用巡行勸勵見有墾闢者必表異之列郡咸勸地利畢興考課為天下第一丞相安童薦為工部侍郎會罷相出為衛輝路總管時初得江南輸運府庫物日役數千夫郡當衝要民不勝弊文用設法州縣吏卒足辦民得以耕而運

亦不廢及江淮轉粟京師民籍可役者無幾文用集旁郡通議立驛置法民力以舒進為兵部尚書常與朝廷大議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者而忌廉察官請以臺隸省議下文用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而人畏懾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從之轉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二院學士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得幸建議立法治財視歲增倍詔下會議人無敢言文用曰民財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傷殘今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同議者皆曰董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世榮竟以是得罪出

為江淮行省參知政事詔使即宋故宮建佛塔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又欲併建大寺文用戒使者曰民不堪矣少徐之省臣讙其格詔文用曰使困民力以失其心豈上意耶海東用兵徵斂窘急有司大為奸利文用入奏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條陳甚悉事遂罷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親細務當先薦賢乃舉胡祗遹王惲等十人為按察使桑哥用事近戚貴人皆屏息遜避會朔方軍興民困誅求盜賊蜂起文用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暴斂使至此爾具奏桑哥姦狀桑哥

亦陰譖文用沮撓尚書事請治其罪帝知文用端謹曰彼御史職爾何罪之有遷為翰林學士承旨詔皇孫從受經文用每講說經旨必附以朝廷故事反復開悟皇孫深敬禮之世祖崩成宗即位問以先朝故事文用盛言先帝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帝方巡狩三不剌之地文用言人君猶北辰居中而衆星環拱先帝新棄天下宜一當還京圖治以安元元不在勤遠略也帝悟即還卒年七十有四贈銀青光祿大夫少保壽國公謚忠穆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八

善可爲法

元

拜住

拜住丞相安童孫也宏遠端亮有祖風髫爲宿衛長仁宗即位拜太常禮儀院使進位司徒加開府儀同三司每議大政必問合典故否同官或曰大朝止說典故耶拜住笑曰試言之國朝何事不依典故同官不能對每退食必延儒士諮訪古今治亂得失嘗曰仕官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

業非儒者不能也英宗在東宮遣使召之拜住謝曰我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耶英宗登極拜中書平章政事進中書左丞相先時近侍傳旨以姓名赴銓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爲之壅滯拜住奏閤之注授一依銓次吏無容姦刑曹事有情可矜者寬恕之貪暴不法必不少容帝常諭左右曰汝輩愼之苟陷國法我雖曲赦拜住不汝恕也元夕帝欲張燈設宴時居先帝喪參議張養浩以言拜住即袖其疏入奏帝悅而止仍賜養浩以旌其直從幸上都帝以行宮制度卑隘欲更廣之奏曰此

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即位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從之帝嘗謂曰朕委卿以大任者以乃祖木華黎從太祖開基安童相世祖成治也拜住再拜曰陛下委任臣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延祐間朔漠大風雪羊馬盡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爲奴婢拜住以興王根本之地宜加賑卹請立宗仁衛總之命縣官贖置衛中以遂生養自太廟建于大都至是四十年親享之禮未講拜住奏曰禮樂百年而興郊廟祭享此其時

矣帝遂勅有司以親享儀注禮節一遵典故毋擅增損自孟冬始饗太廟次年孟春始備法駕行禮百年廢典一旦復興又奏建太廟前殿議行祫禘配享等禮帝從容謂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一人思慮所及汝爲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不逮拜住頓首謝曰昔堯舜爲君每事詢衆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聖桀紂爲君拒諫自賢悅人從己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保臣等敢不竭忠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之罪也帝嘉納之拜住每以學校政化大源而主者不務盡心遂致廢弛請令內外

官議拯治之。帝問佛教可治天下否。對曰。清靜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又嘗謂曰。今亦有如唐魏徵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並善之。初浙民吳機以累代失業田貴於司徒劉夔。夔賂宣政使八剌吉思買置諸寺以益僧廩。矯詔出庫鈔六百五十萬貫酬其直。田已久爲他人之業。鐵木迭兒父子及鐵失等上下蒙蔽分受之。爲贓鉅萬。真人蔡通泰以姦殺人獄已成。鐵木迭兒納其金。令有司變其獄。拜住舉奏二事。命臺察鞫得其情。以田歸主。劉

蔡八剌古思等皆坐死。進右丞相監脩國史。帝欲爵以三公。懇辭。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首薦張珪復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優其祿秩。議事中書。不次用才。唯恐少後。日以進賢退不肖爲重務。患法制不一。有司無所守。奏詳定舊典以爲通制。帝幸五臺。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帝善之。時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拜住言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請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增江淮粮免之。時鐵失等甚

懼。帝在上都。姦黨潛生異議。晉王也孫帖木兒時鎮北邊。鐵失陰遣人告王以逆謀。約事成推王爲帝。王命囚之。遣使赴上都告變。未至。車駕南還次南坡。鐵失與赤斤鐵木兒等夜以所領阿速衛兵殺拜住。遂弑帝於行幄。晉王即位。鐵失等伏誅。詔有司備儀衛輿拜住畫像於海雲寺。觀者無不泣下。拜住憂國忘家。知無不言。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及入相。裁不急之務。加惠兵民。輕徭薄斂。英宗倚之相與勵精圖治。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遠夷有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而姦臣畏之。卒搆禍難云。泰定初中

書奏丞相拜住盡忠效節。乞賜褒崇以光後世。制贈清忠一德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

張珪

張珪字公瑞。弘範之子也。年十六。攝管軍萬戶。尋真拜。弘範卒。服闋。世祖召見親撫之。奏曰。臣年幼。軍事重。有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帝嘆曰。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遣之。宣徽盜起。行省檄珪討之。卒有犯令殺民家豕并傷其主者。珪即斬之以徇。諸盜平。入朝。命爲江淮行樞密院副使。成

宗即位。遣使巡行天下。珪使川陝問民疾苦。振卹孤貧。罷冗官。黜貪吏。擢江南行臺侍御史。遷浙西肅政廉訪使。召拜僉樞密院事。辭。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累數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不報。遂謝病歸。中丞久缺。方議擇人。仁宗在東宮時。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即日召拜中丞。武宗崩。仁宗將即位。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珪言當御大明殿。帝悟。移仗大明。遷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得專脩宰相之職。從之。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珪曰。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既而丁母憂。廬墓寢苫啜粥者三年。英宗召見於易水之上。設醴。丞相拜住問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起為集賢大學士。會地震風烈。勅議弭災之道。珪言鐵木迭兒以私怨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朶兒只。留守賀伯顏。非致沴之端乎。漢殺孝婦。三年不雨。死者固不可生。而情義猶可昭白。進拜中書平章政事。盜竊太廟神主。時參政馬剌兼領太常。當遷左丞。珪曰。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不下。車駕幸上都。先是帝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乃與樞密院御

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大略以為弒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寃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又言日食脩德。月食脩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未幾珪病劇。辭益力。猶封蔡國公。刻蔡國公印以賜之。得旨還家卒。遺命上蔡國公印。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生而敏悟。倜儻有大志。善論古今治亂。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閤。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有薦孟有宰相才。宜令為太子師傅。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仁宗侍元聖皇后出居懷州。孟常單騎以從。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由是上下益親。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悌之道得矣。仁宗深納其言。天下稱孝。孟善論事。忠愛懇至。言天下之大經大法深切明白。厥後仁宗入清內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握持綱常之固。實孟啓之也。成宗崩。安西王阿難荅謀繼大統。成后為之主。丞相樞

客同聲附和。中書左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密使來
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訓。今宮車
晏駕。太子遠在萬里。宗社危疑。殿下當奉大母急還
宮庭。以固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悅。乃
奉太后還都。時哈剌哈孫稱病堅卧。孟往問之。引手
胗脉。衆以爲醫。乃不疑之。始知安西王即位有日。還
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可早圖之。
左右之人疑不能決。欲待武宗之至。孟曰。群邪違棄
祖訓。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不與。殿下入造內庭
以大義責之。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舍彼爲殿下用。

何求弗獲。宄清宮禁。以迎大兄。不亦可乎。安西既正
位號。縱太子至。安肯兩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鬬于
國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
大兄。非悌也。得時弗爲。非智也。臨幾不斷。無勇也。仗
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欲以卜決之。召卜者至。孟出
迎語之曰。但言吉。卜者曰吉。仁宗喜而起。共扶上馬。
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剌哈孫自東掖來
就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送都獄。奉御璽北迎
武宗。中外翕然以定。孟遂逃去。不知所之。武宗即位。
以仁宗爲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內宴。仁宗戚然改

容。帝曰。吾弟不樂何所思耶。仁宗從容起曰。賴天地
祖宗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
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知變於色也。帝命搜訪之。得
之許昌陘山。召入見。特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
仁宗立。眞拜中書平章政事。推恩三世。孟感知遇。以
國事爲己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宿衞
之冗員。貴戚近臣雖惡其不便己而心服其公。時承
平日久。風俗奢靡。近臣求請無厭。將宰不爲裁制。孟
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
各爲之限制。帝從之。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自視

常若不及。請曰。臣學聖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
主。臣不能堯舜其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解政權
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爲終始。
自今其勿復言。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及御書
秋谷二字賜之。帝嘗語近臣曰。道復以道德輔朕致
天下蒙澤。賜鈔十萬貫。令將作爲治第。孟辭曰。臣布
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乞
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其請。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
權。拜翰林學士承旨。仁宗崩。英宗立。鐵木迭兒復相。
怨其不附己。讒搆之。盡收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

學士孟欣然拜命入院讒不得行卒御史累章辨之
復元官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
上柱國進封魏國公謚文忠

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有行義為丞相掾授堂邑縣
尹罷舊盜之朔望叅者曰彼皆良民不得已而為盜
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
盜感泣相戒曰毋負張公入為監察御史初議立尚
書省養浩言不便武宗將郊不豫遣大臣代風忽大
起人多凍死養浩揚言曰代非其人故天示之變大

違時相意疏時政萬餘言一曰賞賜太侈二曰刑禁
太踈三曰名爵太輕四曰臺綱太弱五曰土木太盛
六曰號令太浮七曰倖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曰
異端太橫十曰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尚書省罷
累遷禮部侍郎進拜尚書英宗即位命叅議中書省
事會元夕帝欲於內庭張燈為鰲山養浩上疏其略
曰所玩者小所係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願以崇
儉慮遠為法喜奢樂近為戒帝為罷之仍賜金織幣
以旌其直以父老棄官歸養累召不起天曆中關中
旱饑民相食拜陜西行臺中丞即登車就道遇饑者

則振之死者則葬之道經華山禱雨于嶽祠泣拜不
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于社大雨如
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又率富民出粟
因上章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間有殺子以奉母
者為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
宿公署夜則禱于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每
一念至即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關中之
人哀之如父母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陜西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

余闕

余闕字廷心本武威唐兀氏父沙剌藏卜官廬州遂
為廬州人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吳澄弟子張恒游
文學日進元統間進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為政嚴
明宿吏皆憚之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
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以脩遼金宋三史召復入
翰林為脩撰拜監察御史改中書禮部員外郎出為
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會莫徭蠻反右丞沙班當帥
師堅不往無敢讓者闕曰右丞受命方嶽不思執弓
矢討賊乃欲自逸邪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
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

皆集沙班行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丁母憂歸廬州盜起河南陷郡縣起闕爲淮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時南北隔絶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議屯田戰守計築堡砦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屬縣灊山八社土壤沃饒悉以爲屯明年大飢人相食捐俸爲粥以食之活者甚衆失業民數萬咸安集之請于中書得鈔三萬錠以振民陞同知副元帥又明年大旱禱于潛山三日雨歲以不飢盜據石蕩湖出兵平之令民取湖魚而輸其租夏雨江漲屯田禾半没城下水

湧有物吼聲如雷闕祠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粮三萬斛闕度軍有餘力乃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軍苗軍暴於境內者收殺之凜莫敢犯時群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通道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普勝復同青軍兩道來

攻拒戰月餘竟敗而走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遣將統水軍戍焉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山奄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賊幷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金鼓之聲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賊益生兵來攻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群盜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兵自以孤軍血戰

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刭墮清水塘中闕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强衣冠而出嘗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闕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事聞贈闕攄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榮祿大夫

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豳國公諡忠宣初闞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

太祖皇帝嘉闞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云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九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

惡可爲戒

漢

田蚡

田蚡漢景帝王皇后母弟也初爲中大夫有辯口皇后賢之武帝即位蚡以舅封武安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欲傾諸將相久之罷侯家居以皇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蚡日益横後以肺腑得爲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

上怒曰遂取武庫蚡迺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嘗使籍福請故相魏其侯竇嬰城南田不許蚡大怒會蚡取宗室女爲夫人詔列侯宗室皆往賀時灌夫免官居長安嬰强與夫俱往夫與蚡素有隙酒酣夫行酒至蚡蚡辭不能滿觴夫怒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夫益怒迺罵賢蚡亦怒坐客乃起更衣稍稍去

嬰戲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爲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遣吏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諸灌氏皆亡匿。夫繫不得告言蚡陰事。竇嬰竊出上書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嬰東朝盛推夫善。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爲不道。嬰度無可柰何。因言蚡短。蚡曰。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倡優。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上問朝臣兩人孰是。汲黯等是魏其。上不聽。使御史簿責嬰。劾繫都司空。孝景時。嬰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嬰家丞封。劾嬰矯先帝詔罪當棄市。迺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聞有劾。即欲死。又有以飛語中之者。亦論棄市渭城。既而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

寗成

寗成南陽穰人。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濕。猾賊任威。遷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爲關都尉。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寗成之怒。其暴如此。後坐法髡鉗。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後義縱爲南陽太守。及至關。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按寗氏。破碎其家

周陽由

周陽由景帝時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由最爲酷暴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後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自殺。由棄市

張湯

張湯杜陵人。武帝時以善治獄補侍御史。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定律令。務在深文。及爲廷尉。舞知以御人。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吏深刻者。而深刻吏多爲爪牙。其治獄巧排大臣。自以爲功。遷御史大夫。會漢伐匈奴。山東水旱。縣官空虛。湯承上指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舞文巧詆。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自公卿至于庶人咸指湯。李文爲御史中丞。於是有傷湯者不能

爲地。湯怨之。湯所愛史魯謁居知湯意。使人告文。湯論殺之。謁居弟發其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丞相長史朱買臣等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爲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帝問湯。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帝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遂自殺

王温舒

王温舒。陽陵人。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爲亭長。累遷爲河内太守。部吏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論報至。血流十餘里。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内。善謟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爪牙吏虎而冠。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有人告温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

江充

江充字次倩。邯鄲人也。初名齊。以女弟善歌舞嫁趙太子。父之得罪太子。亡入關。更名充。誣害太子。請願使匈奴。還。武帝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從帝幸甘泉。逢太子家使行馳道中。充以屬吏。遷水衡都尉。坐法免。後帝幸甘泉疾病。充見帝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强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死者丞相公主等數萬人。是時帝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充知帝意。因言宫中有蠱氣。帝使黄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云得桐木人尤多。太子懼。不能自明。欲往甘泉。許上。充持之急。太子不得已。收充斬之。蘇文亡歸告太子反。發兵捕太子。太子拒戰敗自殺。後武帝知充詐。夷充三族。焚蘇文於横橋

公孫敬聲

公孫敬聲。漢武帝衛皇后姊之子也。父賀爲太僕。從大將軍青出塞有功。拜丞相。敬聲代爲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帝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帝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

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

上官桀

上官桀漢昭帝上官后之祖父也武帝時桀爲太僕昭帝立與大將軍霍光同輔政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五歲欲因光納之宮中光不聽時帝姊蓋長公主居禁中私近子客丁外人安說外人言於蓋長公主召入爲婕妤遂立爲后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遷車騎

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或醉則裸行又內與後母及父諸妾亂桀縱其惡方爲丁外人求封侯尚公主光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桀父子亦慚恨與蓋主等謀詐令人上書言光罪欲共執退光帝獨明其無罪知上書者詐詔捕之桀等懼欲與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事覺詔誅桀安外人并族其家長公主自殺

霍禹

霍禹漢宣帝霍皇后之兄大將軍光之子也嗣光爲博陸侯光兄之孫雲山皆爲列侯一門尊盛無比宣帝既立以微時許妃爲后光夫人顯欲貴其少女成君會許皇后當娠病令女醫淳于衍進毒藥弒之乃勸光納成君遂立爲后光卒帝頗聞霍氏毒殺許后事乃損霍氏之權更用所親信許史子弟顯及禹雲山自見日損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又聞民間讙言弒后事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雲山皆驚曰此大事罰不小柰何於是謀令太后爲宣帝外祖母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光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斬之廢帝而立禹約定未發會事覺雲山明友自殺捕顯禹廣漢腰斬諸女弟皆棄市霍后廢處昭

臺宮

淳于長

淳于長字子孺漢元帝王皇后姊子也爲黃門郎成帝立拜爲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帝欲立以爲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往來通語歲餘趙皇后得立帝甚德之賜爵關內侯後封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累鉅萬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后廢居長定宮而長與后姊孊私通受許后賂遺詐許爲白上立爲左皇后罪坐大逆詔窮治遂

死獄中。妻子徙合浦

王鳳

王鳳漢元帝皇后之弟也。元帝崩成帝立。鳳爲大將軍大司馬領尚書事。鳳子弟皆列侯卿大夫。鳳由是專權用事。上無所顓。左右常薦劉歆通達有奇異材。上召見欲以爲中常侍。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以是語鳳。鳳以爲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建始元年夏雨雪。詔求直言。議者多歸咎於鳳。琅琊太守楊彤與鳳連婚。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怨商陰求其短。使人告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歐血死。日食。京

兆尹王章奏封事。言其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又薦琅琊太守馮野王可爲輔相。鳳聞之。稱疾不出。上乃下王章獄。竟免野王官。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威權益盛。群弟爭爲奢侈。姬妾各數十。僮奴以千數。大治第宅。羅鍾磬舞女。驕僭已極。鳳卒。王音代爲大司馬。迨王莽秉政。至王莽死。王氏皆滅

息夫躬

息夫躬字子微。河陽人也。少爲博士。與長安孫寵相結。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躬與寵謀曰。上無繼嗣。體久不平。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爲太山石立而宣帝龍興。遂告東平王雲與其后祝詛欲求非望。上惡之。下有司按驗。王與后等皆坐誅。擢寵爲南陽太守。封方陽侯。躬光祿大夫。封宜陵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言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不可任用。不聽。躬既親近。論議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反目。歷詆公卿大臣以爲不足用。外戚傅晏言董賢貴幸。與躬謀欲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上奏欲詐爲降胡上書。

出兵擊之。左將軍公孫祿以爲中國以威信懷服夷狄。匈奴單于保塞稱藩。疾病不任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躬堅執其說。又言天象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上乃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丞相御史奏躬罪過。上由是惡躬等虛造詐諼之策以詿誤朝廷。交游貴戚。趨權門。罷其官遣就國。人有告躬怨恨祝詛。下獄死。躬母聖亦以祝詛大逆不道棄市。家屬徙合浦

王莽

王莽字巨君。漢元帝皇后之弟子也。永始中，封莽新都侯。莽散財賑施賓客。交結將相。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此婢宜子故買之。遂以婢奉子元。後代王根為大司馬。母病。公卿列侯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裙蔽膝。其譎詐飾名類此。哀帝即位。政由莽出。平帝立。年九歲。太后委政於莽。莽色厲而言方。附順己者拔擢。忤恨者誅滅。大肆威福。又諷塞外蠻夷獻白雉。太后詔以薦宗廟。羣臣皆陳莽功德比周公。遂賜號安漢公。莽又納其女為皇后。以固威權。遂加莽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莽媚事太后左右。由是皆譽莽。莽又白令太后車駕巡遊四郊。為娛樂。無非欲得意於太后也。帝年漸長。莽恐削奪其權。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飲酒疾作。莽作策請命于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帝崩無嗣。莽特選宣帝玄孫最幼者劉嬰。假以卜相得吉。立嬰為孺子。迫太后取傳國璽。自為攝皇帝三年。遂簒位。於是東郡太守翟義等起兵誅莽。而光武皇帝興復漢室。莽就誅。分裂其身。子孫滅亡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一

惡可為戒

漢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光武時。為漁陽太守。帝討王郎。寵發突騎轉輸粮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其意。愈怏怏。帝即位。寵未受封。輒歎曰。我功當為王。尔者陛下忘我耶。漁陽舊有塩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強。會帝徵寵。寵自疑不受徵。其妻素剛。亦固勸無受名。寵遂發兵反。拜署將帥。攻陷城邑。自立為王。後為其奴所縛。并其妻殺之。函首詣闕。夷其宗族

竇憲

竇憲字伯度。漢章帝竇皇后兄也。后既立。拜憲為郎。遷虎賁中郎將。弟篤黃門侍郎。兄弟並見親幸。憲恃寵奪沁水公主園田。主畏逼不敢計。後發覺。帝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園田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振懼。皇后為毀服深謝。使以田還主。和帝即位。尊皇后為太后。憲以侍中內

幹機密弟篤為虎賁中郎將景瓌並中常侍皆在親
要之地而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齊殤王子
都鄉侯暢來吊國憂暢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因疊母
元自通長樂宮憲懼見幸分其權遣客刺殺暢太后
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
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發兵與北單于戰於
稽落山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班師而還拜
憲大將軍封武陽侯憲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
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皆置幕府刺史守令多出其
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
臣震懾望風承旨而弟篤進位特進景為執金吾瓌
光祿勳皆驕縱而景為尤甚縱家奴侵陵小人強奪
財貨太后聞之免景官而憲自負重勞陵肆滋甚疊
與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壻郭舉相交結並出入
禁中遂共圖為簒逆帝陰知其謀乃與中常侍鄭衆
定議誅之會憲及疊班師還京帝乃幸北宮詔執金
吾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收
憲大將軍印綬與弟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
不欲名誅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瓌到國皆逼
令自殺宗族為官者皆免

梁冀

梁冀字伯卓漢順桓二帝皇后之兄也順帝拜為大
將軍暴恣多非法沖帝立太后臨朝冀益侈暴質帝
即位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
深惡之令左右進鴆加煑餅帝即日崩桓帝立冀尤
不法害李固杜喬等居位貪淫遣私客籍屬縣富人
錢少者至死扶風人士孫奮富而吝冀以馬乘遺之
從貸錢五千萬奮與二千萬冀怒乃告郡縣認奮母
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
奮兄弟死於獄中凡四方歲時貢獻皆先輸於冀吏
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
外國廣求異物又大起第舍築土山廣開園囿其妻
孫壽色美而妖妬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
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娼
妓鳴鐘管酣謳竟路連繼日夜又起別第於城西以
納姦亡取良人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帝以
冀有援立之功特加殊禮冀凶恣日甚遼東太守侯
猛等拜官不謁冀即斬之是時冀一門前後七封侯
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
尚公主者三人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威行內外百僚

側目。帝既不平。會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灾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收拷授死於獄。帝由此怒冀。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人。冀認猛為己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為梁。時猛姊壻邴尊為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乃刺殺尊。又欲殺宣。宣覺之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謀誅冀。使璜將兵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收冀大將軍印綬。冀及妻皆自殺。悉收諸梁及孫氏宗親。無少長皆棄市

董卓

董卓字仲頴。臨洮人。漢靈帝時為司空。以帝弟陳留王協賢。且自以與董太后同族。而王為后所養。欲立之。遂脅太后廢少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為帝。遷太后永安宮。酖殺之。復殺弘農王。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室。縱放兵士剽虜資物淫略婦女。又發諸帝陵收其珍寶。自為太師。子弟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車服僭擬乘輿。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詣府啓事。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以老。專恣殺戮。人不聊生。司徒王允等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卓信愛之。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王允素善布。因以所謀告之。使為內應。因卓入朝。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并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暴卓尸於市。卓素充肥。守尸吏為大炷置臍中燃之。光明達曙。如是者積日

曹操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漢獻帝時為騎都尉。討黃巾賊有功。時董卓劫獻帝西遷長安。操為刺史。擊破呂布。迎獻帝還洛陽。操進

錄尚書事。遷帝都許。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於是引用其所親信於朝。挾天子以擅征伐。下令自稱功德。尋為丞相。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自立為魏公。加九錫。納其三女為貴人。進位諸侯王上。宮禁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一日操以事入見。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尒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自是不朝。時董承女為貴人。操殺承。求貴人并殺之。帝以貴人有娠。請之不得。伏皇后亦懼。與其父完書言操殘逼之狀。操聞之。使其黨郗慮華歆勒兵入宮收后

璽綬。后逃匿壁中。歆發壁牽后出。帝時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遂弑后及皇子二人。兄弟宗室百餘人。而立其女為皇后。自進爵為王。殺尚書崔琰。為天子車服。出入警蹕。號其夫人曰后。子丕為王太子。及操卒。丕為王。遂移漢祚。及司馬氏篡位。曹氏子孫皆被殺

袁術

袁術字公路。汝南人。漢獻帝時為後將軍。董卓之亂。術出奔。遂據南陽。日以鈔掠為資。奢侈無厭。百姓患之。時海內兵興。羣雄割據。術以名應讖文當代漢為帝。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妻而奪之。議稱尊號。主簿閻象等諫不聽。遂僭稱帝。置百官。祀天地。淫侈驕奢。財用空竭。遂大窮困。士卒散走。術欲奔青州。為劉備邀之。走還壽春。因憤慨歐血死

三國

魏延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蜀諸葛亮伐魏。延為前部司馬。每戰嘗謂亮怯。恨己才用之不盡。延雖勇而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後亮出北谷口病篤。密與長史楊儀等謀。歿則退軍。令延斷後。亮既卒。延不遵命。大怒曰。我豈為楊儀作斷後將耶。率所部徑歸。燒絕閣道。先據南谷口逆擊儀。儀表其反叛。士卒聞之皆散走。延奔漢中。追斬之。夷其族

司馬懿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也。魏武帝辟為文學掾。文帝時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封舞陽侯。督諸軍征吳。加太尉。平公孫文懿。還。齊王芳即位。遷懿侍中。時曹爽何晏等驕奢無度。車服擬於乘輿。懿發其事。爽既誅。加懿九錫。朝會不拜。魏主芳久疾不任朝。太尉王凌欲背懿謀立楚王彪。懿聞之。率兵誅凌。并殺楚

王彪。於是悉錄魏諸王置于鄴。命有司察之。不令與人交通。懿威震朝廷。既而寢疾。夢王凌為祟。遂卒。懿忌刻多權變。魏武帝嘗夢三馬共食一槽。甚惡之。謂曹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汝謹備之。子師。懿卒後自為大將軍秉政。誅殺朝臣。廢張后并魏主芳。迎立高貴鄉公髦。於是楊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之。師驚駭病數日而卒。師之子昭為大將軍加大都督。專擅朝政。愓上罔下。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謂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少受廢辱。當與卿等討之。經曰。權在其門久矣。

朝廷四方爭為之致死。陛下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耶。髦入白太后。王沈等走告昭。髦遂拔劍升車。率宿衛兵鼓譟而出。護軍賈充與髦戰南闕下。不勝。見舍人成濟。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之用。濟即抽刀刺殺髦。昭由是益專權。自為晉王。遂移魏鼎矣

鍾會

鍾會魏元帝時。為司徒都督關中諸軍事。有異志。憚鄧艾未敢發。因艾伐蜀。會遂誣其反狀。而自進軍成都以徵艾。送艾京師。會遂決意謀反。曰事成可得天

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起兵以討司馬昭為名。兵未發。為胡烈胡淵所殺

孫綝

孫綝吳之宗室。丞相峻之弟也。峻為大將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因征魏發病卒。綝為侍中輔政。負貴倨傲。多行無禮。擅殺臣宰。廢吳主亮為會稽王。迎立琅琊王休。休既立。綝為丞相。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又以吳主禮待與羣臣等。乃出怨言曰。帝非我不立。今待我如此。當復改圖矣。吳主知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綝求出屯武昌。衛士告其謀反。因臘會縛而斬之。以其首令衆。并發峻冢。取其印綬。斲而埋之云

步闡

步闡臨淮人。世為西陵督。封西亭侯。吳主皓徵為帳下督。闡以累世在西陵。恐被徵命。自以失職。遂據城降晉。晉加闡侍中。仍督西陵。吳主遣將軍吾彥討之。拔西陵。遂誅闡步氏族滅

晉

王敦

王敦字處仲。琅琊臨沂人。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洗馬潘滔見而目之曰。處仲蜂

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後為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以滅杜弢功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交廣荊湘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杜弢將杜弘降敦。以為將。南康人何欽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專擅之迹。漸彰矣。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淡。口不言財色。既有重名。又立大功。專任閫外。手握

强兵。羣從貴顯。威權莫二。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以為心膂。敦不能平。嫌隙始構。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表陳古今忠臣見疑小人交搆。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加敦羽葆鼓吹。增置官屬。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劉隗為名。吳興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

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含時為光祿勳。叛奔于敦。敦至石頭。王師敗績。敦擁兵不朝。大肆劫掠。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乃以敦為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偽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為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諷朝廷徵己。加黃鉞班劒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勞以牛酒。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又自為

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悉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瑤鄧岳為爪牙。並凶險驕恣。殺戮自己。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敦無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武衛將軍以自副。敦病轉篤。使錢鳳鄧岳等率衆向京師。王含為元帥。又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為名。含至江寧。帝遣中軍司馬曹渾擊含。含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俄而敦死。應瘞尸以席埋

於廳事。縱酒淫樂。蘇峻等又擊敗王含。周光等斬沈充錢鳳。傳首京師。發瘞出王敦尸。跽而戮之。皆梟首南桁。觀者稱慶。王含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於江。餘黨悉平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永嘉之亂。百姓流亡。峻糾合數千家。結壘于本縣。是時豪傑所在屯聚。以峻最彊。遂推為主。曹嶷領青州刺史。表峻為掖令。不受。嶷惡其為患。將討之。峻懼。率數百家南至廣陵。朝廷嘉之。以為鷹揚將軍。助討周堅於彭城有功。除淮陵內

史。遷蘭陵相。初王敦作逆。徵峻討敦。不至。敦再犯順。名峻入援。峻大破敦軍。進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峻本單微。至是威望漸著。頗懷驕溢。潛有異志。撫納亡命。稍不如意。便肆忿言。成帝即位。庾亮輔政。徵峻為大司農。以其弟逸代領部曲。峻疑亮害己。遂反。以討亮為名。率衆濟自橫江次陵口。王師敗績。峻遂據蔣陵覆舟山。因風縱火。臺省官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窮凶極暴。驅役百官。裸剝男女。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為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改易官司。樹立私黨。遣兵四

出。攻陷城邑。所過殘滅。百姓苦之。溫嶠陶侃唱義討賊。峻遂遷天子於石頭。逼迫居人聚於後苑。嶠等築壘於白石。峻幾陷之。凶威日盛。嶠與趙胤率兵從白石南上欲臨之。峻遣子碩與匡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突陣。不得入。迴趨白木陂。牙門彭世等投以戈。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其黨韓晃等相繼皆就誅

桓溫

桓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素豪爽有風槩。沛國劉惔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如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徐州刺史。庾翼薦之。以溫為都督荊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溫既滅蜀。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朝廷用殷浩。欲以抗溫。溫甚忿。欲觀釁。雖有君臣之迹。但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即行。人情震駭。既而中止。時殷浩至洛陽修復園陵。然屢戰屢敗。溫復進督司州。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溫遂北伐苻健。至灞上而還。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

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進至伊水。敗姚襄。修謁諸陵。遂旋軍。請移都洛陽。朝廷不許。加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尋加羽葆鼓吹。復率軍至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辭不就職。遂移鎮姑孰。自以雄武窺覦非望。嘗撫枕嘆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當遺臭萬年。太和四年。又悉衆北伐。敗績。溫甚恥之。歸罪袁真。表廢為庶人。溫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大半。百姓嗟怨。溫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廢帝而立簡文。威勢翕赫。

簡文帝崩。遺詔温秉政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温初望其禪位。不尒使為周公居攝。既不副所望。憤怨入朝。內外懷懼。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拜時頻言臣不敢。既而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又見其所殺殷涓在帝側。因而遇疾。歸鎮卒

桓玄

桓玄温之子也。襲温爵為南郡公。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藩鎮。玄結荊州刺史殷仲堪欲起兵。會國寶死而罷。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等憚玄。不欲使在荊楚。以玄督交廣二州。玄受命不行。仲堪等推玄

為盟主。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玄潛有并吞之意。害殷仲堪楊佺期。遂平荊雍。表求領江荊二州。詔以玄都督荊司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脩為江州刺史。玄固爭江州。又輒以兄偉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寧。朝廷重違其意。從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調益鎮戍。招集流人。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為已瑞。孫恩逼京都。玄外託勤王。實欲觀釁。以庾楷為右將軍。楷以玄與朝廷搆怨。恐禍及己。密結後將軍元顯。許為內應。元顯稱詔伐玄。玄興兵犯順入京師。矯詔加己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增置官屬。害元顯于市。其黨皆居大官。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於是改授羣司。自為楚王。加九錫。逼帝禪位。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徵呼嚴速。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於是劉裕等起兵興復。玄竄歸武昌。累戰皆敗。欲謀入蜀。益州督護馮遷斬之。裕等分遂盡收斬其親屬黨與。桓氏遂滅

歷代臣鑑卷之三十一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二

惡可為戒

南北朝

沈攸之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宋明帝時累遷郢州刺史為政刻暴士大夫有忤意者輒鞭撻之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脩船艦營造器甲潛有異圖廢帝即位遷鎮西將軍荆州刺史聚斂兵力養馬二千匹倉廩充實於是益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

人自擅閫外詔徵之不受命直閤高道慶自江陵還言其反狀廢帝密遣剌客圖之未果而攸之舉兵其妾崔氏泣諫曰官年老那不為百口作計攸之不聽率其衆發江陵攻郢州為州將柳世隆所破還向江陵為剌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其子文叔奔華容之鱣頭林村人欲取之攸之窮蹙與文叔自經死村人斬其首送闕下

范曄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仕宋為尚書吏部郎彭城大妃薨將葬祖夕曄與其弟司徒祭酒廣等並集東府乃夜中酣歌開北牖聽挽歌為樂彭城王義康怒左遷曄宣城太守不得志乃撰後漢書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兄暠為宜都太守嫡母隨暠在官亡報至曄不時奔赴及行又攜伎妾自隨為御史所劾久之遷太子詹事有孔熙先者為負外散騎侍郎久不得調而熙先之父為廣州刺史以贓貨得罪義康救免之及義康有過被黜熙先密懷報義康以曄志意不滿欲引之乃厚結曄甥謝綜求見曄熙先家富於財而善博戲每與曄戲故為不敵輸物甚多曄利其財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以微意動曄曄陽不荅

而其意乃定時曄與沈演之並為文帝所知每被召多同曄先至必待之而演之先至常獨被引入曄以此為怨而綜又申義康之意於曄於是曄逆謀愈深矣熙先素善天文乃言江州應出天子義康可當之於是與曄謀與宿衛隊主許耀相結使為內應會南平王出鎮帝於虎帳岡祖道其日曄等皆從耀侍帝側扣刀以目曄曄不敢視俄而坐散不得發徐湛之表言其反狀詔收綜曄熙先等付廷尉獄皆伏罪及將詣市曄家人悉至其妻罵曄曰君不感天子恩身死固不足塞罪柰何枉殺妻子曄所生母泣罵曰主

上念汝無極。不能感悟。又不念我老。乃以手擊睥頭。睥悲泣而已。與熙先綜及黨與皆伏誅。免義康為庶人。

侯景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初事爾朱榮為定州刺史。與魏相高歡相友。及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於歡。曰。恨不得請兵三萬橫行天下。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乃使擁兵制河南。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然詭詐有智術。及歡疾篤。上表降梁。武帝封景河南王。督河南北諸軍事。為慕容紹宗所敗。與數

騎濟淮。見者罵之曰。跛脚奴何為耶。奔還壽陽。自求貶削。詔優容之。復求資給。又請娶於王謝。帝不許。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於是遂懷反計。召募居人為軍。啓求錦萬匹為軍人袍。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請更營造給之。多所徵求。表疏言辭不遜。司州刺史羊鴉仁言景有異志。朱异並抑不奏。故景姦謀益果。遂發兵以誅朱异等為辭。請帶甲入朝。武帝聞之。勅斬景者賞封二千戶。兼一州刺史。命鄱陽王休範等討之。景進攻歷陽。自采石進至朱雀航。以兵攻城築長圍以絕內外。縱兵殺掠。交屍塞路。富室豪家子女妻妾悉入軍營。乃益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攻城久不能拔。而邵陵王世子堅帳下士熊曇朗等潛開城西北樓納賊。賊衆悉上。景以甲士五百自衛。帶劍升殿。帝使向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來至此。又不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景出謂其黨曰。吾常據鞍對敵。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也。出屯西州。令其黨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矯詔自為大都督。帝憂憤感疾崩。簡文即位。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

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景虐於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舂碓。犯法擣殺之。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有犯則刑及外族。尋矯詔自進位相國。封漢王。遣宋子仙襲陷郢州。乘勝西上。次巴陵。為胡僧祐等所破。夜遁還都。乃廢簡文。迎豫章王棟即位。尋矯詔禪位。大赦改元。王僧辯軍至蕪湖。擊破景水軍。進營石頭。與景戰。大破之。景敗。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百餘騎東奔。侯瑱等追之。其衆舉幡乞降。景與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胡豆洲。太子舍人羊鯤走入船。以矟刺殺之。送于王僧辯。

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而傳屍江陵復以鹽五斗置腹中送建康暴於市百姓爭屠膾之其家屬奔魏高澄命先剝景妻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入宮為婢男三歲者下蠶室後齊文宣又悉取景子煑於鑊其子之在北者無遺類焉

王偉

王偉其先洛陽人後居潁川仕魏為行臺郎從景叛偉與協謀其文檄並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偉走匿草中直瀆戍主黃公喜禽送王僧辯僧辯曰卿為賊相賊敗不能死尚求活草間何為命之出左丞虞騭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為惡乎與呂季略周石珍等俱送江陵獄元帝使釘釘其舌於柱而剜其腸仇家臠其肉至骨方刑之並夷三族

司馬申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仕陳為太子左衛率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右衛將軍擅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罹其殃者甚多參預謀謨乃於外宣說以為己力省中秘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微言譖之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時右僕射沈君理

卒朝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主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等譖殺傅縡是以文武解體國家至於覆滅申嘗晝寢尚書省有群烏下啄其口血流及地時論以為譖賢之報也尋卒

沈客卿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與施文慶俱仕陳最相親昵文慶為中書舍人引客卿為用然俱不達大體督責苛碎後主信任之累遷尚書儀曹郎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關市之稅時後主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興造之費恒苦不給客卿唯以刻削百姓為事乃奏不問士庶並責其稅又以陽惠朗等為大市令考校簿領糾謫嚴急百姓怨嗟於是歲入過於常數十倍後主大悅加客卿散騎常侍及隋師至臺城失守隋晉王廣以客卿重賦厚斂以悅主執文慶惠朗等於石闕前斬之以謝百姓

孔範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甚見親愛後主性愚狠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贊其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為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莫不畏憚範益驕

矜以爲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嘗白後主曰諸將皆起自行伍無深見遠慮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後主即奪其兵及隋師濟江諸將請爲備又頻請兵出戰範沮之見事急乃請自戰立功未陣而遁城陷與後主及散騎王瑳王儀御史沈瓘俱入長安隋文帝暴其過惡名爲四罪人流寘遠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儀並琅琊人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又能伏意承顔嘗獻其二女以求親昵瓘慘毒苛酷發言狂邪故同罪焉

爾朱榮

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爲部落酋帥官游擊將軍魏正光中以討賊功封博陵郡公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署其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還秀容兵威漸盛朝廷不能制明帝暴崩少主立榮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立莊帝榮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太原王恣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諷朝士向河陰爲盟以騎圍之殺王公卿士二千餘人沉靈太后及少主于河使御史趙元則作禪文圖禪位倡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軍士咸稱萬歲使以金鑄己像不成又卜之不吉榮亦精神恍惚不能自持事乃寢又欲移都不果以奉莊帝向洛陽宮麾下之人皆乘馬入殿榮女先爲明帝嬪至是欲立爲后使左右諷帝從之榮甚悅還晉陽令元天穆留京爲侍中太尉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布在列位舉動皆由其意及榮破葛榮元顥累加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加前後羽葆鼓吹榮雖在晉陽而遥制朝廷莊帝雖受制而勤於政事榮嘗啓用北人爲河內諸州欲爲掎角勢帝不即從天穆入見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

違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而皇后又妬恨無禮榮之黨屬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榮諷求九錫帝不欲與而有意圖之會榮來京師中外洶洶帝懲河陰事乃與城陽王徽等定謀然榮輕帝無能爲與天穆俱入朝欲大有革易並御床南坐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户入即馳向御坐帝抜千牛刀手斬之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榮從子兆復稱兵犯關以莊帝歸晉陽弒之高歡舉兵擊兆兆敗竄窮山自縊死其從弟彦伯世隆度律族

子天光等。皆窮兇極暴。而皆相繼伏誅

馮子琮

馮子琮長樂信都人。仕齊累官至吏部尚書。其妻胡皇后姊也。子琮縱之請謁公行。貨賄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又廣拓旁隣。增修宅宇。以夜繼日。嬖人和士開居要當權。子琮深相附託。士開弟娶妻。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無異。時內外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內戚。兼帶選曹。媢其權寵頗生間隙。時陸媼勢震天下。子琮陰欲殺陸媼及士開。因廢帝而立琅琊王。事覺伏誅。子琮微有識鑒。頗慕存公。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縱其子弟。不依倫次。擅以官爵榮其私親。矯縱如此。故及於禍。諸子皆除名。

隋

楊玄感

楊玄感華陰人。楚國公素之子也。雄俊便騎射。以父軍功位柱國。拜鴻臚卿。襲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倨傲。而愛重文學。後見朝綱漸紊。煬帝猜忌。內不自安。潛有異圖。以帝好征伐。陰求將領。以立威。帝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征遼之役。令玄感於黎陽督運。故遷延不發。其弟玄縱萬石並從帝。玄感陰遣人召之。謬稱來護兒失軍期而反。以動衆。置官屬。發兵以討護兒為名。迎蒲山公李密為謀主。率兵向東都。從亂者如市。有衆十餘萬。時越王侗守東都。令戶部尚書樊子蓋等禦之。而武衛將軍屈突通等皆來援。玄感戰敗。遂釋洛陽。西圖關中。諸軍躡之。至弘農。連戰皆敗。與弟積善步走。謂積善曰。事敗矣。汝可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弟玄獎玄縱萬石等皆相繼就戮。餘黨悉平。密後復聚兵為亂。稱魏公。

置官屬。後降唐。復叛被殺。

賀若弼

賀若弼洛陽人。少驍勇便弓馬。仕周為壽州刺史封襄邑縣公。隋文帝受禪。陰有平陳之志。弼忻然以為己任。開皇九年。大舉伐陳。弼為行軍總管。襲破南徐州。執其刺史。進屯蔣山白土岡。敗陳兵。執其將蕭摩訶等。遂從北掖門入。而韓禽已先執陳叔寶。弼恚恨與禽相詬。挺刃而出。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而晉王廣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下之吏。文帝驛召勞之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封宋國公。轉右武候大

將軍。兄弟皆為郡公刺史列將其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人。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兾為宰相。而仍為將軍。意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久之下獄。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禽陳叔寶。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然終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弼意猶憤怨。又以罪下獄。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時。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改邪。帝謂侍臣曰。弼平陳後便索內史。又索僕射。意圖鎮廣陵。又求荊州總管。並是作亂處。意終不改。煬帝大業三年。竟以謗議坐誅。

宇文述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少驍勇便弓馬仕周積功拜上柱國封褒國公。隋開皇初拜行軍總管。平陳。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奏為壽州總管。訪以奪宗之計。述謂廢立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移素志者唯其弟約。乃為晉王多賫金寶入關。與約交歡。因託言於素。素從之。由是情好日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賞賜不可勝計。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煬帝立。封許國公。加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從帝西巡金山。還至江都宮。勅述與蘇威典選預朝政。而親愛過於威。頒賜相望於道。述善供奉。便僻側媚。又有巧思。數為奇服異物進奉。帝彌悅之。言無不從。勢傾朝廷。百寮莫敢違忤。性復貪鄙。富商大賈隴右諸胡皆通賂遺。金寶山積。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小人雲定興趙行樞皆進賂諂事述。驟得寵用。故太子勇諸子。述皆勸帝殺之。及征高麗。述奉密旨誘執乙支文德。文德詣其營。述縱使歸。內不自安。復與諸將率兵追之。被其欺紿。將士疲弊。九軍皆敗績。初度遼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唯二千七百。帝怒除其名。明年又征遼。復其官爵。楊玄感亂。議者多勸帝還京師。述請便道向洛陽。及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述遇疾死。其子化及士及智及皆兇險無賴恃恩放恣。貪冒尤甚。時李密等作亂。帝懼留淮左不敢歸。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謀欲叛。諸將司馬德戡元武達裴虔通等。日夜扇誘。推化及為主。虔通等以兵入宮弑帝。迎化及為丞相。立秦王子浩為帝。擁衆

西歸。爲李密等所敗。將士多叛亡。兵勢日蹙。化及兄弟無計。唯事縱飲。自知必敗。於是鴆殺浩。僭稱帝於魏縣。改元置百官。國號許。竇建德等敗之。禽化及數其罪。并其弟子黨與皆斬之。

王世充

王世充本西域胡人。祖支頹耨徙居新豐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瓊。世充父也。因姓王氏。世充卷髮豺聲。沈猜多詭詐。好兵法。曉龜策。隋開皇中。爲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知

其非而莫能屈。煬帝世遷江都丞。領江都宮監。時帝數臨幸。世充善候顔色。阿諛順旨。彫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帝。帝親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内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收衆心。有犯法者。多枉法出之。楊玄感反。齊郡孟讓等盜起。世充擊之有功。帝以爲有將帥才略。始任領兵。矯僞自苦以求聲譽。突厥圍帝於鴈門。世充悉發江都人赴難。在軍中垢面悲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以爲愛己。益信任之。遷江都通守。帝又幸江都。世充知帝好内。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益喜。命

世充選取。後令小船送東京。而道路賊阻。使者苦役。有沈溺之者。世充秘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李密逼東都。詔遣世充爲將軍。與密戰敗。喪士卒五萬人。止存千數。世充至河陽。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還都收散卒。宇文化及殺煬帝於江都。世充等奉侗爲主。侗以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又與其黨爭權。以兵圍宮。殺右司郎盧楚等。使章節諷侗命拜己爲尚書右僕射。總督内外諸軍事。授其兄惲爲内史入居禁中。後敗李密得其衆。又使章節諷侗拜己爲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爲其府。尋自稱鄭王相國。

加九錫。備法物。自是不復朝侗。信道士詐説圖讖。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遂廢侗陰殺之。僭即皇帝位。國號鄭。唐太宗帥師圍之。竇建德來救。并執之歸長安。斬建德。世充亦被殺。

歴代臣鑒卷之三十二

惡可為戒

唐

来俊臣

来俊臣。京兆人。父操。博徒也。里人蔡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己娠。遂生俊臣。天資殘忍。嘗為姦盜捕送獄。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續以罪誅。俊臣自陳前上琅琊王沖反狀。為續所抑。武后以為諒。累擢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前後夷千餘族。拜左臺御史中丞。中

外累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暐。衛遂忠等。陰嘯不逞百輩。使飛語誣蔑公卿。上急變。每擿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為羅織。牒左署曰請付来俊臣或侯思止推實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別置獄。勑来俊臣等顓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為支脉綱由。咸有首末。按以從事。俊臣鞫囚不問輕重。皆注醯于鼻。掘地為牢。或寢以匽溺。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大枷。各為號。曰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臣。失魂膽。實同反。反是實。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後以鐵為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絕。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服。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等六人下獄。俊臣乃奏因降制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仁傑等已論死。待日而決。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枉。后見愕然。遣通事舍人周綝往視。還。假仁傑襆帶立西廂。綝懼俊臣。東視唯唯去。莫敢聞。先是宰相樂思晦為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假

條反狀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為俊臣所弄耳。后意寤。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虔勗訟枉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脅息。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為民。長壽中。還授殿中丞。坐贓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為合宮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吐蕃酋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割耳剺面訟冤。僅得解。綦連耀等有異謀。吉頊以白

俊臣。殺數十族。既欲擅發姦功。即中項以法。項大懼。求見后自直。乃免誣。司刑史樊戩以謀反誅。其子訴闕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刳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為流涕。俊臣奏與同惡。后為宥死流瀼州。始王慶詵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強娶之。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歸之。初俊臣屢摘撫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咎。后不發。至是諸武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背著床瞑矣。爭抉目摘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家屬籍沒。方俊臣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員。及敗。有司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家。后赦其罪。

周興

周興萬年人。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拜尚書左丞。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興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興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興與丘神勣謀反。詔俊臣鞫狀。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因多不服。柰何。

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勣而宥興。流嶺表。在道為讎人所殺。

李林甫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為千牛直長。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裴光廷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光廷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玄宗因蕭

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擿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尋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皇太子郢王光王被譖。玄宗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曰。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時九齡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玄宗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

客賓封九齡謂當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玄宗善林甫不專由是益疏九齡罷其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公卿為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寃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鳥雀不敢棲令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而鳥雀巢獄戶幾至刑措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仙客豳國公及將立太子林甫探上意數稱道壽王而玄宗屬意忠王壽王不

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摇東宫及搆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又以計覆太子杜良娣家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未幾又擿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社稷則莫先元子玄宗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豽傷面甚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玄宗頗惑曰徐思之然太子

自以謹孝聞內外無甚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刺上意時玄宗春秋高聽斷稍怠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阱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之而進必被罪徙附麗者雖小人且為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為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為累息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

欲排搆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柰何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為野無留才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故事宰相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

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騶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為清道。公卿辟易趍走。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群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為空。林甫無學術。發言鄙陋。聞者竊笑。用人非諂附者。一以格令持之。人憚其威權。始厚王鉷。為盡力。及鉷敗。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不敢面鉷。獄具署名。亦無所申救。因以楊國忠代為御史大夫。林甫薄國忠。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始交惡若仇敵。國忠方兼劍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遣之鎮。欲離間之。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己權。即說玄宗曰。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夷狄不足圖也。玄宗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illegible]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illegible]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卒[illegible]覆天下。及林甫卒。祿山暴其短。使阿布思降將入朝告林甫與思約為父子有異謀。事下有司。其壻楊齊宣懼。言林甫厭祝帝。國忠劾其姦。玄宗怒。詔林甫淫祀厭勝。結叛虜圖危宗社。悉奪官爵。斲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槥用庶人禮葬之。諸子崿嶼岫等悉徙嶺南黔中。籍其家。

安祿山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通六蕃語。為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守珪養為子。後以平盧兵馬使擢特進幽州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張利貞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順化州刺史。積官至驃騎大將軍。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時宰相李林甫嫉儒臣以戰功進。請顓用蕃將。故玄宗寵祿山益牢。祿山陽為愚不敏蓋其姦。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身為陛下死。天子以為誠。憐之。令見太子。不拜。左右擿語之。祿山曰。臣不識皇太子何官。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祿山有亂天下意。令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進御史大夫。為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太子諫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祿山逆謀日盛。見

天子開邊乃給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進東平郡王九載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求兼河東遂拜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帝以其子慶宗為太僕卿慶緒鴻臚卿慶長祕書監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不得志詔阿布思以師會祿山忌其才不相下欲翦取之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奔葛邏祿葛邏祿懼執布思獻之京師祿山得布思之衆兵雄天下愈偃肆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時楊國忠疑隙已深建言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乃馳入謁玄宗意遂安十三載來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詔還鎮又請為閑廐隴右羣牧等使表吉溫自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之還玄宗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淇門既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祿山懼朝廷圖己每使者至稱疾不出嚴衛然後見帝賜慶宗娶宗室女詔祿山觀禮辭疾甚獻馬三千匹驂靮自倍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

京師帝賜書曰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床曰天子安穩否使還言曰臣幾死冬十一月反范陽詭言奉密詔討楊國忠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死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荅書慢甚乃大募兵以封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郭子儀為朔方節度關內支度副大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大原尹衛尉卿張介然為汴州刺史金吾將軍程千里為潞州長史以榮王為元帥高仙芝副之馳驛討賊常山太守顏杲卿殺賊將李欽湊禽高邈何千年於是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為國守祿山所有纔盧龍密雲漁陽汲鄴陳留滎陽陝郡臨汝而已賊據東京銳情僭號故兵久不西而諸道兵得稍集旬日衆數萬明年正月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郭子儀自雲中引兵與光弼合敗史思明於九門思明奔趙郡思明與光弼戰敗于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崔乾祐等攻破之祿山至長安肆為殘虐人益不附腹心雅故皆為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肅宗治兵靈武豪傑誅賊吏自歸者無虛日祿山既叛不能無恚懼至是目盲俄又

得疽疾。尤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李豬兒與嚴莊二人深怨之。至德二載二月朔。祿山朝羣臣。創甚罷。是夜嚴莊慶緒持兵扈門。豬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佩刀不得。振幄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腸潰于床。即死。年五十餘。包以氈罽埋床下。僞詔立慶緒為皇太子。又矯稱傳位慶緒。乾元元年秋九月。帝詔郭子儀討慶緒。慶緒走。獲其弟慶和斬于京師。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趍鄴。慶緒急。乃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慶緒謀拒思明。思明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慶緒至再

拜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不意大王暴師遠來。唯王圖之。思明恚曰。為人子殺父求位。非大逆邪。顧左右牽出斬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三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四

惡可為戒

唐

史思明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躁健譎狡。與安祿山共鄉里相善。少事特進烏知義。通六蕃譯。亦為互市郎。幽州節度使張守珪表折衝。與祿山俱為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遷大將軍北平太守。契丹取師州。守捉使劉客奴亡去。祿山使思明擊走之。祿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會李光弼收常山。思明迎戰。相

持未決。郭子儀合兵攻賊。凡再戰。思明皆大敗。肅宗召朔方河東兵。光弼引還。使王俌守常山。思明攻土門。城中伏甲詭降。賊登城。伏起。賊殲。思明中戟。扶以免。思明再陷常山。進破清河。兵所嚮縱其下椎剽淫奪人妻女。祿山僞署思明范陽節度使。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爵嬀川郡王。賊陷兩京。珍玉貯范陽如丘阜。思明見富彊。欲自取之。已而安慶緒敗走相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李立節詣思明議事。且共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誼動賊。請間曰。方

祿山彊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謂曰公等至士不勝喜然邊兵素憚使者威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從承慶等飲即拘之斬守忠立節以徇李光弼聞其絕慶緒使人招之思明奉十三郡兵八萬籍歸于朝有詔思明為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遣中人李思敬尉撫趣討殘賊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慶緒求救思明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數萬人乾元二年正月朔築壇僭稱建元應天殺慶緒并其衆國號大燕自稱應天皇帝以朝義為懷王思明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朝義攻陝敗思明大怒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曹將軍呵衛駱悅等說朝義曰向兵敗駱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溫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咤優問故答曰我夢群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優相謂曰胡命盡乎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廄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亂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悅畏衆不厭縊殺思明以氈裹尸槖它負還東京朝義乃即位建元顯聖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恥為朝義屈召兵輒不至王師次洛陽賊有懼色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又自濮北趣幽州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閱四旬八戰八奔自漁陽回止幽州縊死醫巫閭祠下懷光斬其首傳長安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

盧杞

盧杞字子良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藉蔭為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官御史中丞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險賊寖露媢賢忌能小忤已不傅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衆市權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張鎰材裕忠懿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見帝偽請行帝不可即薦鎰守鳳翔既

又惡郢。時幽州朱滔與泚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玉間閲。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滔。下御史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敕吏護送。廷玉疑送滔所。因自沉河。杞奏恐泚疑為詔所殺。願下詹三司雜治。并劾郢。初詹善張鎰。伺杞間詣鎰。杞知之。他日伺詹來。徑至鎰便坐。詹趨避。杞遽及機事。鎰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此。杞陽驚曰。向所言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流郢費州。杜佑判度支。杞短毀百緒。訖貶蘇州刺史。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洧以徐州降。有所經略。使人誤先白鎰。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痛憤。初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而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時兵屯河南北不解。度支條軍所仰給用費緡百餘萬。而藏錢纔支三月。杞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過千萬者貸其贏以濟軍。京兆暴責其期。校吏頸。大搜廛里。疑占列不盡。笞掠之。人不勝冤。自殞溝瀆者相望。又僦匱質舍居貸粟者四貸其一。

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為閉肆。民皆邀宰相祈訴。杞無以諭。驅而去。帝知民愁怨。罷之。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為間。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請加五十。主儈注所售。入其算有司。其自相市為私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儈得操其私以為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誹滿天下。其倡和造作以召怨挺亂。皆杞為之。帝出奉天。杞從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杞即誣寧反。帝殺之。李懷光自河北還。或謂王翃趙贊曰。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斂重。而京兆刻損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譎帝曰。懷光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整殘餘為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席勝使平京師。帝然之。詔懷光無朝。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為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讙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為新州司馬。始帝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導以道德。故建中

初赫然有貞觀風及杞相誣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其陰害矯譎雖國屯主辱猶詟然肆為之後雖斥然帝念之不衰俄徙吉州長史杞曰上必復用我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白宰相曰杞使萬乘播遷幸赦不誅又委大州失天下望宰相不悅乃召他舍人作制高固執不得下諫臣趙需等極言杞罪今復用之忠臣良士痛骨必且階禍其言懇到帝語宰相曰授杞大州可乎李勉曰陛下與大州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為澧州別駕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賀曰此日外人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喜杞死澧州

李希烈

李希烈燕州遼西人少從李忠臣戰河北有勞署偏裨試光祿卿德宗立加御史大夫即拜節度使名其軍曰淮寧梁崇義反敕諸道進討詔進希烈南平郡王漢南北招討處置使又拜諸軍都統平崇義功多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納叛以檢校司空兼淄青節度使討之希烈擁衆三萬次許州不進遣李苣約納為脣齒陰計取汴州納遣游兵導希烈絕汴餉路李勉治蔡渠引東南饋路希烈遣使約朱滔田悅等連和滔等自相王遣使者來奉箋希烈亦自號建興王天下都元帥建中四年詔諸節度討唐漢臣末至賊將乘霧進王師還東都大震留守鄭叔則壁西苑賊按兵不進德宗聽盧杞計詔顏真卿諭賊已行又遣哥舒曜討之希烈見真卿傲桀不臣即北侵汴州南略鄂州有詔曹王臯擊之至白岩賊將李良韓霜露敗走希烈自襄陽還留姚憺戍鄧州賊又得汝州武關梗絕希烈遣韓霜露等分掠州縣官軍數奔曜復取汝州希烈遣周曾等拒曜次襄城與王玢姚憺韋清合謀襲希烈不克皆死希烈懼

還蔡州上疏歸罪曾等德宗不赦詔斬希烈者四品以上得其官五品以下戶四百民賜復三年遣劉德信將節度觀察團練子弟兵屯陽翟併力以李勉為淮西招討使曜副之德信去陽翟入汝壁賊取陽翟曜戰不利屯襄城希烈怙其壯舉衆三萬圍曜時德宗西狩師氣爈不能抗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慘害臨戰陣殺人血流於前而飲食自若也乘襄城之捷進攻汴州入之運土木治道怒不如程驅人塡塹希烈已據汴僭號改元琢石作璽又獲祈車翰奉以為瑞惑其下因窺江淮盛兵攻襄邑劉洽率曲環李

克信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滔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賊使妖人祈風火戰棚盡坎堞欲登彥昭按劒乘陴士感奮風亦反誓衆擊家牛犒軍士死戰斬首三千級請援於滔滔選兵八百夜入賊不知詰旦傅城士奮出希烈大敗取其旆斬首萬計追北至襄邑收賊貲糧而還希烈懼還汴州遣崇暉以精兵襲陳復為滔敗俘衆三萬執崇暉進拔汴州希烈遁歸蔡縮氣不敢搖啖牛肉而病親將陳仙奇陰令醫毒之以死仙奇與薛育率兵譟而入希烈子請去帝號如滔青故事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

烈於市

朱泚

朱泚幽州昌平人與弟滔並為李懷仙部將節度使朱希彩為下所殺衆未有屬泚方外屯而滔主牙兵乃潛諗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因共詣泚推知留後有詔檢校左散騎常侍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泚上書謝遣滔將兵西防秋代宗悅手詔褒美居三年求入朝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翦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出屯奉天遷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為隴右節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明年徙王遂寧德宗立改鎮鳳翔滔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以張鎰節度鳳翔還泚京師加實封千戶已而為涇原兵作亂車駕幸奉天亂兵擁迎泚而源至張光晟等爭教泚為逆僭號改元燒陵廟鹵御物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十騎挑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瑊引卻賊將李日月尾追遇伏鬬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

死且晚泚自將偪奉天瑊率韓游瓌禦泚泚大敗死者萬計泚次東渭橋出遊奕軍以逼都城乃急攻城驅民填塹造雲梁渾瑊乃使侯仲莊韓澄穴地道梁陷縱火焚之城上揮膏流數百步衆亂而嚚城中兵出皇太子督戰賊大敗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至敗賊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止昏賊潰是夜泚引去興元元年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渭橋尚可孤以襄鄧兵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以兵屯中渭橋諸方貢物踵至奉天泚以本封遂寧漢地也更號漢改元天皇泚方宿

未央。涇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他處。李晟等兵寖强。渾瑊擊破賊將韓旻宋歸朝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晟薄光泰門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棄門哭保白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泚引殘軍西走失道。問野人。荅曰。朱大尉耶。曰漢皇帝。野人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泚亡至涇川長武城。田希鑒拒之。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因保彭原西城。梁廷芬與泚腹心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旻等共斬泚。使宋膺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諸從泚者皆以次第誅

五代

温韜

温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為耀州。以韜為刺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又以美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軍為静勝軍。即以韜為節度使。復其姓温。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内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冲。郭崇韜曰。此刼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乃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賜死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四

惡可爲戒

宋

曹翰

曹翰大名人少爲郡小吏好使氣陵人乾德初周太祖鎮鄴與語奇之以隸世宗帳下世宗即位遷樞密承旨宋初從征澤潞西蜀歷濟州均州刺史征江南改行營先鋒使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無噍類殺兵八百所略金帛以億萬計僞言欲致廬山東林寺鐵羅漢五百於京師因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録功遷桂州觀察使判潁州翰在郡歲久征歛苛酷政因以弛上以其有功每優容之會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翰私市兵器所爲多不法詔遣御史滕中正往鞫之獄具當棄市上貸其罪削官爵流錮登州翰卒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

丁謂

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淳化三年登進士甲科踰年直史館上䟽塩利害除三司戶部判官尋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帝問以經費謂對大計有餘議遂決天禧初爲樞密使時寇準爲相尤惡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周懷政事敗帝欲謫準江淮間謂除準道州司馬王曾以帝語質之謂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尋與李迪相詬罷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帝詰所争狀謂曰非臣敢争乃迪忿詈臣爾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封晉國公仁宗即位進司徒爲山陵使寇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皇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沉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謂潛結内侍雷允恭傳達中旨允恭倚謂勢益横無所憚允恭擅易皇堂地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衆議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内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明殿召馮拯曹利用等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官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門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

其奏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埏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奸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之德妙通欵謂嘗教其妖妄遂貶崖州司戶參軍諸子並勒停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在崖州三年徙雷州又五年徙道州居光州卒

蔡確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向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王安石等薦之累遷爲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秦帥郭逵劾其罪詔使杜純鞫治得實安石却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逵純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即疏其過以買直確嘗劾知制誥熊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爲知制誥劾中丞鄧潤甫等以爲庇有罪罷潤甫而得中丞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士大夫交口咄罵確自以爲得計也

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爲永裕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于次在道又不扈從還又不丐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元祐元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左諫議大夫張燾等連上章乞正確罪遂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卒于貶所

呂惠卿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起進士爲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非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及設置三司條例司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官至判司農寺司馬光諫帝曰惠卿憸巧非佳士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移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

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政事。弟升卿無學。引爲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己。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諛。面辱之。於是乘勢并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御史蔡承禧論其惡。鄧綰又言其兄弟强借秀州富民錢買田。出知陳州。尋知太原府。哲宗即位。勅疆吏

勿侵擾外界。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夏人遂寇鄜延。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中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爲大惡。乃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崇寧五年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坐其子淵闌妖人張懷素言不告。淵配沙門島。惠卿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爲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始惠卿逢合安石。驟致執政。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於上。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敢引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蔡京

蔡京字元長。興化仙遊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累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爲舍人。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紹聖初。權戶部尚書。

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不同。十年間京再涖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尋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徽宗即位。出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京畢史事。踰數月。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侍。瓘坐斥。京亦出知江寧。頗快快。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等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京與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幛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

是帝屬意京。崇寧元年。起知大名府。復用爲學士承旨。徽宗有意偱熈豐政事。遂决意用京。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條例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以其黨吳居厚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塩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設施皆由是出。復廢元祐皇后。盡更塩鈔諸法。舊鈔皆勿用。凡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於己。建澶鄭曹拱州爲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等爲郡守。威福在手。

中外莫敢議。時元祐羣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説。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盞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太華。京曰。事茍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免京爲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而其黨陰援於上。復拜左僕射太尉

太師。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録。封楚國公。朝朔望。太學生陳朝老追跡京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其書出。士人争相傳寫以爲實録。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御史張克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内。不軌不忠凡數十事。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抜故吏魏伯芻領榷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任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山造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

而京攔然自以爲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上寵媚。召童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偪側之狀。貫俱聽命。各視力所致。争以侈麗高廣相夸尚。而延福宮景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艮嶽矣。子攸儵儵。攸子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絛尚茂徳帝姬。帝七幸其第。賚予無筭。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欽宗即位。邉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京爲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姦惡。乃以秘書監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

潭州死。年八十。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頰
祖伺爲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
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
不合者執政以柅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
伏扣頭。無復廉恥。暮年卽家爲府。營進之徒。舉集其
門。輸貨僮隸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患失之心。
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社稷之禍。雖譴
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子八人。儵先死。攸
翛伏誅。絛流白州死。鞗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
皆分徙遠惡郡。

章惇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豪儁博學善文。登進士甲
科。調商洛令。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爲編脩
三司條例官。哲宗卽位。知樞密院事。以論事爭辯簾
前。宣仁后怒。黜知汝州。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
意。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
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
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
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
孥。甚者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
馬光呂公著塚。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慊。請編類
元祐諸臣章疏。識者知其禍之未弭也。遂起同文館
獄。遣呂升卿等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
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
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之。又誘高士京上書。欲
誣宣仁后。追廢之。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哲宗感悟。
焚其奏。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
宗廟乎。惇卞乃已。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
立。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
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節。惇肆開邊隙。絶夏

人歲賜。進築汝遮等城。陝西諸道興役五十餘所。敗
軍覆將。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己。欲塞其議。請詔中
外察民妄語者論如律。優立賞遷。許訐之風寖盛。有
被酒狂譊者詔貸其死。惇竟論殺之。哲宗崩。遷惇特
進。封申國公。爲山陵使。靈轝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
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
置。右正言任伯雨論惇。欲追廢宣仁后事。貶雷州司
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
以爲强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
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

今不可也。徙睦州卒。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稔惡。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柰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絶之言。惇無以對。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誣謗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内稱快

蔡卞

蔡卞字元度。京之弟。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累官給事中。哲宗立。歷官知

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千古之上。而實録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以卞兼國史脩撰。乃取安石所作日録上之。因芟落事實。文飾奸僞。盡改所修實録正史。於是吕大防范祖禹趙彦若黄庭堅皆獲深譴。四年。拜尚書左丞。專托紹述之説。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即位。諫官陳瓘等疏其兄弟奸惡。願亟正典刑以謝

天下。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踰歲起知大名府。尋擢知樞密院。帝謀復湟鄯。問於卞。卞以王厚高永年對。時京居相位。兄弟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人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秦中騷困。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翁王氏所行爲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妖人張懷素敗。卞與游坐降職。旋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文正。高宗即位。追責爲寧國軍節度副使。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蔡攸

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

問左右。知爲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累遷至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間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甫入。遽握京手爲胗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閲數日。

京果致仕。以季弟倏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宫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浪以蠱帝心。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爲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咎端自攸興矣。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始責爲大中大夫。既而安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驕奢淫泆。載籍所無。當竄諸海島。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黄潛善

黄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爲左司郎。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察訪陝西。因往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擢戶部侍郎。尋知河間府。靖康初金人入攻。康王開大元帥府。潛善入援。張邦昌僭位。潛善遣白于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爲副元帥。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時李綱爲右相。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用。歐陽澈上書詆時事。潛善乘間啓殺澈并東。識與不識皆爲之垂涕。帝亦悔焉。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彥誤國。成章坐除名。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爲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圖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人無不怨憤者。帝渡

瓜州幸鎮江。敵兵已躡其後。潛善伯彥聯疏求退。中丞張澂劾之。乃罷潛善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瑴又論潛善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責置英州。尋卒于梅州。潛善倀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既逐。張愨宗澤許景衡輩相繼貶死。憲諫一言。隨陷奇禍。中外爲之切齒

苗傅

苗傅上黨人。康王建元帥府。傅與張俊等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傅爲統制官。以所部扈衛駐杭州。有劉正彥者。父法政和間死王事。部曲王淵爲御營都

統制正彥歸之淵薦于朝擢御營右軍副都統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進威州刺史高宗從王淵議幸杭州時諸大將劉光世等皆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傅尋拜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傅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進淵檄取所予兵亦怨之於是與王世脩張逵王鈞甫馬柔吉等謀作亂謀頗泄淵伏兵天竺賊黨亦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分捕內官凡無鬚者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帝御樓百官皆從帝憑闌呼二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

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遙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賊不退遂命捕履傅即樓下腰斬之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也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帝即下詔賊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帝謂朱勝非曰朕當退避須太后命太后御肩輿出立樓前二賊拜曰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聖孝無失德止為黃

潛善汪伯彥所誤已加竄逐矣傅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强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幸顯忠寺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改元明受赦至平江府張浚知有變不拜即移檄諸郡約呂頤浩劉光世張俊韓世忠等討賊傅等矯詔責浚黃州團練使郴州安置浚等進兵賊遣苗翊馬柔吉將兵駐臨平以拒之韓世忠率先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壯闕二凶引精甲二千夜

開湧金門遁世忠領兵討之賊遂犯富陽等縣屯沙溪鎮復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溥死之賊犯中軍世忠瞋目大呼麾兵直前正彥墮馬生禽之傅棄軍變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檻車赴行在世忠軍還磔傅正彥于建康市詔釋餘黨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五

惡可爲戒

宋

秦檜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屢
遷至御史中丞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金帥欲推立
張邦昌檜進狀力辨其非金人尋取檜詣軍前四年
檜與妻及婢僕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
檜入見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
人監己者奔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宰相范宗尹同

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未對前
一日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
北自北及首奏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
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
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
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唱和議故撻懶縱之使
歸也紹興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九月呂頤浩再相
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言二相宜分任內外頤
浩遂建都督府於建康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侍御
史黄龜年等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

不可長至比檜爲莽卓八月檜罷爲觀文殿學士提
舉江州太平觀前一日名直學士院綦崈禮入對示
以檜所陳二策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
人將安歸檜又言爲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無聞崈
禮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龜年等
論檜不已詔落職牓朝堂示不復用五年金主既死
撻懶主議卒成其和復除侍讀充行宮留守權赴尚
書樞密院參決庶事帝行幸駐蹕平江召檜赴行在
用右相張浚薦也始浚與趙鼎論人才浚極談檜善
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檜在

樞府唯聽鼎鼎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
與浚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八年三月
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吏部侍郎
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金遣烏陵思謀來議和
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
不可與斷大事乞顓與臣議勿許群臣議帝曰朕獨
委卿樞密院編脩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
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爲解救卒械送銓貶昭州
司勲員外郎朱松等同上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
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

我國力。以懈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望我謳吟思漢之赤子。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忿怒。後數日。權吏部尚書張燾等同班入奏。極言屈己之禮非是。奉禮郎馮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檜謫時行知萬州。中書舍人勾龍如淵言於檜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爲御史中丞。首劾銓。金使蕭哲等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上爲帝。徐議餘事。檜丞是欲上行屈己之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會三衙帥楊存中等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於是議以書納禁中。

金使亦懼而從命。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十年。金人敗盟。分四道入侵河南。諸郡相繼陷歿。時張俊岳飛張浚韓世忠諸將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班師。詔飛等皆還。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十一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連戰皆捷。檜忽諭班師。自是不復出兵。檜欲盡收諸將兵權。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以宣撫司軍隸樞密院。十月。檜使諫官論岳飛罪。張俊附之。殺飛于獄。子雲張憲殺于都市。天下冤之。十三年。賀瑞雪賀日食不見。彗星常見。選人康倬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京秩。知

虔州薛弼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自是祥瑞之奏日聞。不附己者加死徒流配。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普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即奏矣。退求其故。知普安言之。遂奏普安居秀王喪。不當給奉。月損二百緡。帝爲出內帑給之。檜書趙鼎李光胡銓於座右。必欲殺之而後已。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唯流涕而已。子熺奏請代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

王。謚忠獻。檜兩居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讎斁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少涉譏議。即捕治之。中以深文。又陰結內侍及醫師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上前者。檜死。帝方與人言之。檜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己者立與擢用。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陰險如崖穽。深阻竟叵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

傾擠之。李光嘗與檜爭論。言頗侵檜。檜不答。及光言畢。檜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喜諛佞。不避形跡。開禧二年。追奪王爵。改謚謬醜

趙野

趙野開封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累官拜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建炎元年知密州。時盜賊充斥山東。車駕如淮南。命令阻絶。野棄城去。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攜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爲主。野不能應。遂見殺。家屬悉爲賊所分

韓侂胄

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女弟。仕至保寧軍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以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使侂胄以其議密啓太后。兩至宮門不獲命。重華宮提舉關禮爲之入白太后。可其議。侂胄馳白汝愚。翌日太后即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皇帝位。寧宗既立。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不可。但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傳導詔旨。深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戲侮之。熹遂去。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遂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爲監察御史。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復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復謀於京鏜。引李沐爲右正言。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朝士以攻侂胄遭責者數十人。侂胄又設僞學之目。以汝愚爲僞學罪首。使言官胡紘奏汝愚有十不遜。汝愚謫永州。抵衡暴薨。復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朱熹十罪。落職罷祠。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爲右正言。而坐僞學逆黨罪者五十有九人。一時善類悉罹黨禍。尋拜太師。群小阿附。勢焰熏灼。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辛棄疾鄧友龍輩附和其言。詔諸將密爲行軍之計。凡言兵不可動者罪之。尋除侂胄平章軍國事。三日一朝。回至都堂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昵蘇師旦爲腹心。除安

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
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時鎮江武鋒
軍統制陳孝廣等復泗州及新息等縣捷書聞侂胄
乃議降詔趣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秦世輔等兵相
繼覆敗乃歸罪於師旦謫韶州其餘誅竄者衆金人
渡淮攻廬和真揚取安豐濠又攻襄陽乃以丘崈僉
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兵馬侂胄輸家財二十萬以
助軍諭丘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
等所為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且多索要謂侂
胄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侂胄遣方信孺使北請

和金人欲以侵疆為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兩縛
送首議用兵之臣侂胄大怒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者不可勝計
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
郎史彌遠謀誅侂胄得御筆云侂胄久任國柄輕啓
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
外宮觀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
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
津園側殛殺之嘉定元年金人求函侂胄首乃命臨
安府斲侂胄棺取其首遣之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

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為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
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儼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
垂涕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
至是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始侂胄以道達
中外之言遂見寵任其後氣燄熏灼一時臺諫及執
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惡以底大僇云

吳曦

吳曦信王璘之孫以祖任補右承奉郎積官至太尉
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遂
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西路安撫使

曦至鎮諧副都統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
悉歸於曦開禧二年詔曦為四川宣撫副使侂胄以
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于
曦遂與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為反
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為蜀
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為持重按兵河池不進
潛為金人地以困王師金人犯西和王喜魯翼拒之
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
野原曦時已布腹心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
竊笑之曦退壁魚關金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金遣

吳端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爲蜀王曦密受之召模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等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三年正月乘黃屋左纛僭王位于興州即治所爲行宮稱是月爲元年侂胄聞曦反不知所爲或勸不如因而封之侂胄納其說薛九齡謀舉義兵興州合江倉官楊巨源倡義討賊未有以發遂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貴等皆有謀交相結納

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即曦室斬其首裂其尸丙分遣將士收其二子及親族黨與皆誅之函曦首獻于朝詔曦妻子履死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通主璘祀

賈似道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父廕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並恃寵不檢尋出知澧州改湖廣總領累加至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元兵攻鄂州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似道自漢陽入督師攻城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會元憲宗晏駕許之元兵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潛移之黃州似道以爲潛欲殺已銜之遂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衡永桂皆破乃貶潛循州元世祖登極遣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似道密令淮

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忠勇軍營時似道權傾中外進用群小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劉良貴捃摭以罪悉黥配之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敝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畿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朝臣小忤意

斥。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爲似道破壞殆盡。時元兵圍襄陽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臺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樂其中。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己。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自襄陽被圍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襄陽既降。似道曰。臣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其母胡氏薨。詔以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尋起復入朝。度宗崩。元兵

破鄂。似道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軸轤相銜百餘里。至安吉。所乘舟膠堰中。千人挽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虎臣尋以失利報。似道召貴與計事。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似道遂與虎臣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不許。止罷平章都督與祠官。尋除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吳潛等官。誅廖瑩中等。王爚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皇太后乃詔似道歸終喪。王爚復極論其罪。始徙似道婺州。監察御史孫嶸叟等皆以爲罰輕。乞竄似道廣南。乃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使縣尉鄭虎臣送之貶所。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拉殺之。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六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七

惡可為戒

遼

李處温

李處温析津人。伯父儼。大康初。為將作少監。累官叅知政事。封漆水郡王。雅與北樞密使蕭奉先友舊。執政十餘年。善逢迎取媚。天祚又寵任之。儼卒。奉先薦處温為相。處温因奉先有援己力。傾心阿附以固權位。而貪汙尤甚。凡所接引。類多小人。保大初。金人陷中京。諸將莫能支。天祚懼。奔夾山。兵勢日迫。處温與

族弟處能。子奭。外假怨軍聲援。結都統蕭幹謀立魏國王淳。召番漢官屬詣魏王府勸進。魏國王將出。奭乃持赭袍衣之。令百官拜舞稱賀。魏王固辭。不得。遂稱天錫皇帝。以處温守太尉。處能直樞密院。奭為少府少監。左企弓以下。及親舊與其事者。賜官有差。會魏國王病。自知不起。密授處温番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病亟。蕭幹等矯詔南面宰執入議。獨處温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魏國王卒。蕭幹擁契丹兵宣言當立王妃蕭氏為太后。權主軍國事。衆無敢異者。幹以后命召處温至。

時方多難。未欲即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能懼及禍。落髮為僧。尋有永清人傅遵說隨郭藥師入燕被擒。且言處温嘗遣易州富民趙履仁書。達宋將童貫。欲挾蕭后納土歸宋。后執處温問之。處温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世蒙宥容。可使因讒獲罪。后曰。向使魏國王如周公。則終享親賢之名於後世。誤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處温無以對。乃賜死。奭亦伏誅。

察割

察割字歐辛。明王安端之子。善騎射。貌恭而心狡。人

以為懦。太祖曰。此兇頑。非懦也。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目若風駝。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世宗即位于鎮陽。安端聞之欲持兩端。察割曰。太弟忌刻。若果立。豈容我輩。永康王寬厚。且與劉哥相善。宜往與計。安端即與劉哥謀歸世宗。及和議成。以功封泰寧王。會安端為西南面大詳穩。察割佯為父惡。陰遣人白於帝。即召之。既至。上前泣訴不勝哀。帝憫之。使領女石烈軍出入禁中。數被恩遇。帝每出獵。察割託手疾不操弓矢。但執鍊鎚馳走。屢以家之細事聞於上。上以為誠。察割以諸族屬雜處不

克以逞。漸徙廬帳迫於行宮。右皮室詳穩耶律屋質察其姦邪。表列其狀。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稱屋質疾己。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無此。何至泣耶。察割時出慫言。屋質曰。汝雖無是心。因我過疑汝。勿爲非義可也。他日屋質又請於帝。帝曰。察割捨父事我。可保無他。屋質曰。察割於父既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納。天祿五年七月帝幸太液谷留飲三日。察割謀亂不果。帝伐周至詳古山。太后與帝祭文獻皇帝于行宮。群臣皆醉。察割歸。見壽安王邀與語。王弗從。察割以謀告耶律盆都。盆都從之。是夕同率兵入弒太后

及帝。因僭位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屬。至夜閱內府物見碼碯盌。曰。此希世寶。今爲我有。詫於其妻。妻曰。壽安王屋質在。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察割曰。壽安年幼。屋質不過引數奴詰旦來朝。固不足憂。其黨矧斯報壽安屋質以兵圍于外。察割尋遣人弒皇后於柩前。倉惶出陣。壽安遣人諭曰。汝等既行弒逆。復將若何。有夷離菫劃者委兵歸壽安王。餘衆望之。徐徐而往。察割知其不濟。乃繫群官家屬。執弓矢脅曰。無過殺此曹爾。叱令速出。時林牙耶律敵獵亦在繫中。進曰。不有所廢。壽安王何以興。藉此爲辭。猶可以免。

察割曰。誠如公言。誰當使者。敵獵請與罨撒葛同往說之。察割從其計。壽安王復令敵獵誘察割斷殺之。諸子皆伏誅。

金

赤盞合喜

赤盞合喜性剛愎好自用。朝廷以其有才幹任之。宣宗時。累遷蘭州刺史。哀宗即位。拜參知政事權樞密副使。正大八年。元兵破嶢峰關。九年正月。兩省軍潰于三峰山。北兵進薄京師。立攻具。沿濠列木柵以薪草填壕。主兵者不敢戰。但城上坐視而已。合喜以先

守鳳翔自詡。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而合喜當之語言無措。顏面失色。元兵攻十六晝夜不下。乃謾爲好語云。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朝廷亦就應之。明日。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犒師。遂退兵。壬午合喜以大兵退。議入賀。諸相皆不欲。獨合喜以守城爲己功。持論甚力。呼令史元好問曰。罷攻已三日而不入賀何也。好問以白諸相。權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諸侯以爲耻。況以罷攻爲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近侍張天任至省。好問私以賀議告之。天任曰人不知耻乃若是

耶。會學士趙秉文不肯撰表議遂寢。是月以尚書省兼樞密院事。合喜罷樞密。失兵柄意殊不樂。欲銷院印。諸相謂院事仍在印。有用時不宜毀。合喜怒詈其掾。有投匿名書於御路云。副樞合喜總帥撒合輦參政訛出皆國賊。朝廷不殺。衆軍亦須殺之。爲國除害。衛士以聞。撒合輦飲藥死。訛出稱疾不出。惟合喜坦然若無事者。上亦不問。由是軍國之事盡決于合喜矣。初元兵圍汴。司諫陳嵩屢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責之曰。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爲奴。聞者無不竊笑。天興元年。思烈恒山公

武仙合軍自汝州入援。詔以合喜爲樞密使統軍應之。駐於近郊。進屯中牟古城。凡三日。聞思烈軍潰。棄輜重馳還。黎明至鄭門。聚軍乃入。言者謂合喜始則抗命不出。中則逗遛不進。終則棄甲先遁。委棄軍資不可勝計。不斬之無以謝天下。上貸其死。免爲庶人。既而籍其家以賜軍士。

元

阿合馬

阿合馬。回紇人也。世祖始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阿合馬奏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給授宣牌以興鼓鑄之利。於是括戶三千。興煽鐵冶。又言太原民煑小塩販賣。解塩以故不售。當於歲入塩課銀外每歲增辦五千兩。進中書平章政事兼領制國用使。因奏别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燃。請遣官採取。桓州峪所採銀鑛每百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立尚書省以阿合馬爲平章尚書省事。專愎益甚。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併尚書省入中書。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奏以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右丞相安童見其擅權。奏大都路總管不稱職。乞選人代之。并言阿合馬

等挾宰相權。網羅天下之利。厚毒黎民。阿合馬廷辨不服。其後忽辛進中書右丞。父子在朝。益肆貪横。援引姦黨。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千戶王著者。素疾惡。因人心憤怨。袖銅鎚碎其腦。阿合馬立斃。有禽著者。著挺身請囚。曰。王著爲天下除害耳。世祖始知阿合馬之罪惡。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剖棺戮其尸。縱犬啗其肉。子孫皆伏誅。

桑哥

桑哥。膽巴國師之弟子也。能通諸國言語。爲人狡猾

豪橫。好言財利。事世祖。擢爲總制院使。進尚書右丞相兼統制院使。凡倉庫諸司無不鉤考。奏遣參政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等六省錢穀。天下騷然。又言國家經費既廣。歲用不敷。請增塩茶酒醋課額。則國用可支。桑哥既好聚斂。且專執國政。以刑爵爲貨。人咸奔走其門。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紀綱大壞。人心駭愕。先帖木兒等劾奏其專權黷貨。不忽木又言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亂在旦夕。宜亟誅戮。世祖乃暴其罪惡而誅之。

鐵木迭兒

鐵木迭兒者。木兒火赤之子也。仁宗即位。拜中書右丞相。奏言江南田糧未覈實。宜令田主手實頃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如之。分遣使者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四方騷動。尋總宣政院事。進位太師。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受其賂出之。於是御史中丞楊朶兒只等劾鐵木迭兒桀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又取晋王田。奪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鈔幣寶珠玉帶。及取殺人囚張弼賂。諸子無功。盡居貴顯。縱家奴陵虐官府。爲害百端。四海疾怨。咸願車

裂斬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顯戮。庶使爲臣者知戒。仁宗震怒。有詔逮問。會仁宗崩。英宗即位。復用爲丞相。朝士素不附己者。皆譖殺之。英宗覺其姦邪。乃以拜住爲左丞相。鐵木迭兒漸見踈外。遂以疾死。御史蓋繼元等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追奪官爵。籍沒其家。

搠思監

搠思監者。怯烈氏野先不花之孫。亦憐真之子也。泰定初。襲長宿衛。爲必闍赤怯薛官。至正間。累遷拜中書右丞相加太保。久居相位。無所匡救。公受賄賂。貪聲著聞。監察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又印造僞鈔。搠思監懼。請謝事解機務。詔收其印綬。時天下多故。遼東賊勢甚張。復起爲丞相。搠思監因結資政院使朴不花。相爲表裏。四方警報與將臣功狀皆不以聞。及孛羅帖木兒與廓擴帖木兒稱兵犯闕。索搠思監朴不花。帝縛二人畀之。皆爲孛羅帖木兒所殺。既而監察御史言搠思監盜用鈔板。私家草詔。賣官鬻獄。費耗庫藏。居廟堂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淪沒。乃誤國之姦臣也。曩者姦臣阿合馬死。剖棺戮屍。今搠思監亦宜

剖棺戮屍。帝從之。遂沒其家。竄其子觀音奴於遠方。

孛羅帖木兒

孛羅帖木兒。答失八都魯之子也。拜中書平章政事。守石嶺關以北。察罕迭木兒守石嶺關以南。孛羅帖木兒南侵其守地。遂據真定。又匿黜罷大夫老的沙于軍中。陰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不花。佯爲不知。弔而不哭。朝廷知其跋扈。詔罷兵權四川安置。孛羅帖木兒殺使者拒命。稱兵犯闕。詔嶺北甘肅遼陽陜西及廓擴帖木兒等軍進討。孛羅帖木兒大恐。日與老的沙飲酒荒淫無度。喜怒不測。人皆畏忌。威順王

子和尚受帝密旨。謀結勇士伯達兒等陰圖刺之。孛羅帖木兒入朝。行至延春閣李樹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以刀斫孛羅帖木兒中腦。死。老的沙傷額。趨出北走。有旨盡殺其部黨。尋獲老的沙誅之。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七

臣鑒三十七卷 內府藏本

明宣宗皇帝撰有宣德元年四月御製序取春秋迄金元人臣事蹟分善可爲法惡可爲戒二類而宋之張俊亦在善可爲法類品第似未盡允也